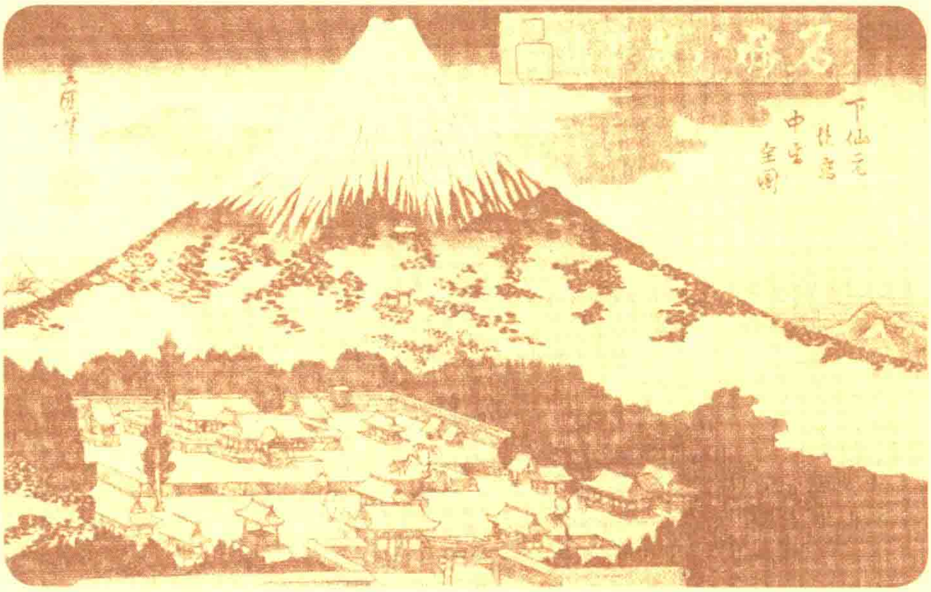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十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册目録

東京　岡千仞檢閲
參河　近藤瓶城編次

全十四册

日本史記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考訂

東京　新井新
前川文榮堂
柳原積玉圃　梓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
大阪前川文榮堂刻本影印

序

漢書肇於一代正史，故易修焉
易讀焉。邦之系連綿今既二
千五百有餘年矣，而一筆以
終始之，斯之所以難矣。我而
讀史者，從頭至尾，時勢屢
變錯綜諸亂，難得其統紀。於
是乎近藤瓶城有所觀，輯錄之
著也，所以爲標國紀傳，因時勢
分之，爲上中下三編，蓋傚泰西
人年紀之說云。夫西人以紀元
爲數，其之所千年，可截劃

故有年紀之說。瓶城取其意
以世系爲紀，隨時勢所變分之，
則備之易，著之讀之易，得力可
謂翔體也已。蓋世系雖無窮，
而時勢不能無變，屢遷屢遷之
跡，見乎史，漢之史以載代泰西
年號以觀世，本邦世系以紀時
變。六以至億萬斯年，瓶城叙
此體，傳諸後者，柳亦大一統之
義也夫

明治十六年二月

成齋重野安繹撰

从弓从厶之字為本朝國諱例以宏字代之讀者諒之

序　方五

古之史皆出於官。漢以後史不由世掌。而擅著作之才者。往往綜朝野之見聞。私為撰述。而雜家之史興焉。唐宋以來。官書正史。卷帙孔多。讀者或終身不能徧及。於是刪去繁蕪。整齊史家。而別史之体復出焉。有明邵氏宏簡錄。上起唐代。下迄金源。為本紀列傳二百五十四卷。別史之最善者矣。其意本欲繼鄭氏通志。而成古今通史。特未能續其二十略。然世咸謂與柯維騏宋史新編同稱典要。故近人多以附十七史之後。以代宋遼金三史。豈不以正史浩博。而此書約而易尋哉。　日本開國二千五百餘年。其見於中國載籍者。首則山海經。而歷朝之史并多紀錄。顧以體例所存。不能詳盡。而其六國史則又為編年體。至水戸源光國作大日本史。始備紀傳。賴山陽更仿朱子通鑑綱目。為日本政紀。又日本外史專記執政大將軍世次掌故。三史者顯稱善本。惟各自為書。疏密互見。初未有總而一之者也。　近藤瓶城子

始撮三史之要。仿邵氏舊例。為國史宏簡錄。自神武天皇以逮德川氏之末。曰本紀。曰皇后列傳。曰皇子列傳。曰皇族列傳。曰宰輔列傳。曰武將列傳。曰文官列傳。曰藩翰列傳。曰諸國守護列傳。曰雜竹列傳。曰叛亂列傳。曰荒服載記。分上中下三篇。凡四十有九卷。蓋三史之精華。畢萃於是矣。抑余謂日本介在東瀛。衆建諸侯。以守其國。政教風俗。始終如一。宜若可長久勿替者。乃至今日而交關互市。徧於四洲。明治以前蓋亦幾經多難矣。而格卑列藩。因此遂廢。事窮則變。變則通。此固天道之常經。而寔為日本建國以來一大關鍵。文中子所謂掃地而求更新者也。然則此編之終於德川之廢。其以是也夫。

光緒九年春正月既望　鳳陽定遠方濬益敍於

東京使署

序

史體有編年有紀傳。水戸義公開史局撰日本史。以紀傳之體。義例謹嚴。取捨不苟。稱爲完備。獨恨其閣筆於後小松之朝。南北統一以後。無可得而考也。賴氏外史爲各氏傳。似紀傳而不繫本紀。以事繫年似編年。而不表王統。此未可以史體論也。政記以編年。而畧於事蹟。詳於議論。此范氏唐鑑類。青山氏皇朝史略巖垣氏國史略以編年。而删畧大過。此直供村塾童小本者。皆未可以史體論也。且我邦中古漸爲封建制度。至德川氏。列藩碁峙。制度一定。比盛殷周。而諸書皆閣筆於元和一統。封建制度維持三百年太平者。槩乎不可考。實爲史書闕典矣。近藤瓶城常病播行史籍無完書。編國史弘簡錄一百四十七卷。上起於國初。下終于今代。分爲三編。就時勢設各目。神聖垂迹以來。朝政變爲院政。爲鎌倉室町之霸政。爲豊臣德川之封建。一貫之以紀傳之體。綱擧目張。簡而該。弘而約。

可謂集而大成也。瓶城該博。尤邃史學。捜索遺書。名山石室。罔羅無遺。每得一異書。覈核眞贋。叅考同異。編史籍集覽若干卷。其經刊行者已至累數十卷。顧是篇就諸書。序槩畧者。未爲盡要領也。觀者若取集覽討其源究其委。則取舍引用。左右逢源。而上下三千年。瞭然有如視掌紋者矣。

明治十五年第三月仙臺岡千仞撰

自序

余曾讀漢書河間獻王傳曰史實事傳是而已是謂史者非實不傳實者不史不傳也韓愈氏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史之極軌

皇朝之史惟德川義公大日本史足以當之自大日本史未出三鏡東鑑源平盛衰記太平記等史各記其所見聞爲一家言蓋史體未立也自大日本史既出學者承其風掇拾補綴爲編年體爲別史雜史記事本末蔚然盛興新井君美中井積德賴襄巖垣松苗青山延于最爲典雅而未有正史接武于大日本史者也京師人飯田忠彦究必生之力作爲野史二百七十卷史之諸體悉備顧忠彦豈不欲追逐義公之撰而其於記事論賛誅姦發潛之微意猶或未盡者故其文猶或未能傳實也夫史之爲體其事則忠奸淑慝其文則典雅質實大日本史之撰是也其於取裁或失駁雜而其文足自名其家者中井積德賴襄以下之史是也其文則雅俗不擇時交佛説專取易入人之肺腑而於史之體支離叛去者盛衰記太平記等是也若夫記事無取裁修詞欠雅馴者今人所撰犯國史略日本外史之名者是也謂之非史筆可也余就大日本史所引用諸書及野史卷首所舉諸書去其駁取其醇綴以一家言德川氏末路乃取續太平年表四五種近世秘稿今日抄等十數種合爲一書得紀傳一百四十七卷總號曰國史弘簡録庶幾卷帙省而得其要顧余輩淺學所爲何謂得誅姦發潛之旨惟令取將上下二千五百年之事一筆抄取就實傳是誰之力歟不可不記其所自也是爲序

明治十六年二月中澣

近藤瓶城撰

凡例

一書中體裁、倣明邵弘齋氏弘簡錄之例、稍變其目、

一弘齋氏之書、一代一史、而其所據之史、皆易代而後成焉、故治亂易記、興亡易觀、我朝皇統一世、千萬年不替、既往二千五百餘年一史耳、而有始無終、何以結局、是修史者讀史者、所以難之也、然時有隆替、其間豈莫時變耶、文治年後七百年、是天子垂拱于上、將門窃權之時也、今隨其時變、假分爲三記、取易修易讀之便耳、初、此書體裁未立、就先輩岡千仭木原元禮氏質之、二先輩爲區畫之、爲三記、然後叙述得明白、

一自國初、至安德帝御世、一千八百年、其間政出于王室、是爲上篇、

一自後鳥羽帝御世、至後奈良帝、三百八十年、其間法令移于將門、天子仰成耳、雖時有建武之中興、年季短縮、未足以立別目也、王室坎壈、姦雄潛竊、是時爲甚、是爲中篇、

一自正親町帝、下勅旨於織田信長、命以中興王室、掃蕩群雄之後、繼織田氏興者、爲豐臣氏、爲德川氏、二氏皆奉承前勅、以繼織田氏之志者、而其設封建制度、假于王室、而張私權、三氏齊一也、然陽尊崇之者、已陰然爲今日復政之源矣、叙封建始末、以至今上御世之始、是爲下篇、

一歴世天皇、中古以下、以院號稱之、從大日本史、一例以天皇稱焉、

一神功皇后及飯豐天皇、列于皇后皇女傳、光嚴天皇以下五世、附後小松天皇本紀、與長慶天皇列于紀等、皆從大日本史也、

一本紀及武將傳、悉具年月、他傳一一不記之、就其事蹟、參考之本紀及武將傳、則瞭然矣、

一皇后傳、附錄女御以下天皇生母、及皇女之具事蹟者、

一皇子傳、擧其名耳、稍有事蹟者錄之、其皇子而賜姓者、有別傳、

一宰輔傳、右大臣以上、雖無事蹟、之可記者錄之、中篇以後、取五攝家及其有事蹟者、錄之、

一古昔無文武職官之別、此書就其事蹟分之、

一源賴朝以下、爲將軍傳、則有碍於織田豐臣二氏、故爲武將傳、

一大日本史立將軍家人傳、大義凜然、使群雄知名分之不可犯、在義公在當時、作史之體宜然也、今名分已判然、且吾輩所修

之私史、不得倣之、自鎌倉氏至室町氏之季、爲群雄立傳、曰諸國守護、而不任守護者亦列焉、於織田豐臣氏以後、立傳曰藩翰、而未得封土者亦列焉、按鎌倉氏以後法制無度、其有功于已者、擧世襲茅土、名爲守護地頭、而儼然列侯矣、豐臣德川氏以後、賜朝爵列侯籍矣、（修史者稱有土之者曰諸侯曰大名稱謂不一今余定稱諸侯者據明治元年御誓文）署名而執役于將府者、猶鎌倉室町之制也、要之、就其擁茅土子孫世襲者論之、則其實一而已、今暫從時世分名目也、

明治十年季冬

編者　識

日本史記總目

第壹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八卷　皇子列傳三之一

第九卷　皇子列傳三之二

慶賴王○代明親王延光○重明親王○兼明親王伊陟○
村上七子○爲平親王○具平親王○冷泉二子○華山四
子○皇子清仁○一條一子○敦康親王○三條四子○廢
太子敦明○後三條四子○皇太弟實仁○輔仁親王○白
河七子○堀河二子○鳥羽八子○崇德二子○後白河九
子○以仁王北陸宮○二條一子○高倉二子○守貞親王

第十卷　宰輔列傳四之一

可美眞手○武内宿禰○木群木兎○大伴室屋○大伴金
村○物部目尾輿○物部麤鹿火○葛城圓○平群眞鳥○
蘇我稻目○物部弓削守屋

第十一卷　宰輔列傳四之二

第四冊

藤原鎌足○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巨勢德太古○多治
比島池守縣守○石上麻呂○蘇我赤兄○中臣金○藤原不
比等房前○宇合○麻呂濱成富士麻呂○橘諸兄氏公○藤原武智麻呂是
公○阿部御主人○長屋王○鈴鹿王○藤原永手○藤原
豐成○藤原魚名○藤原内麻呂眞楯○長岡良繩○大津

第十二卷　宰輔列傳四之三

藤原良繼百川○藏下麻呂○吉野○種繼○仲成○大中臣清麻呂諸魚○神
王○藤原繼繩○吉備眞備○藤原冬嗣長良長能○爲業○藤原
園人○藤原緒嗣春津○清原夏野○藤原三守諸葛○藤
原氏宗

第十三卷　宰輔列傳四之四

第五冊

藤原良房○藤原良相○藤原基經○源信弘○寛○明○定○勤○
源常○源融○藤原良世恒佐○藤原高藤定國○定方○朝成

第十四卷　宰輔列傳四之五

藤原時平保忠○藤原菅根○菅原道眞惇茂○文時○爲長○源多○源光
○源能有○藤原仲平○藤原忠平師尹○濟時○藤原顯忠
藤原實賴佐理○源高明俊賢○顯基○藤原在衡○藤原師輔
高光○藤原伊尹義懷○維成

第十五卷　宰輔列傳四之六

藤原兼通顯光重家○朝光○藤原賴忠○藤原兼家道綱○道兼○藤
原爲光○藤原公季○藤原道隆伊周○隆家

第十六卷　宰輔列傳四之七

藤原道長賴宗○俊家基俊○藤原實資資平○源雅信○源重信
○藤原賴通橘俊綱○藤原教通信長○源有仁○藤原師
實家忠忠雅○敦長○藤原師通○源師房俊房師賴○顯房顯雅雅兼

第十七卷　宰輔列傳四之八

藤原忠實○源雅實雅定○藤原忠通基實○基房隆忠師家○藤原
賴長師長藤原實行實房實能○實定○藤原伊通○藤原經宗藤
原維方

第十八卷　宰輔列傳四之九

平清盛重盛惟盛○基盛行盛○知度○平宗盛

第十九卷　文官列傳五之一

天日槍田道間守○辰孫王○王仁○野見宿禰○弓月君

中篇

第壹卷　天皇本紀一之一
後鳥羽○土御門○順德○仲恭○後堀河○四條○後嵯
峨○後深草○龜山○後宇多○伏見○後伏見○後二條
○花園

第貳卷　天皇本紀一之二
後醍醐○後村上○長慶○後亀山

第三卷　天皇本紀一之三
後小松 光嚴○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 ○稱光○後花園○後柏原○
後奈良

第四卷　皇后列傳二之一
後鳥羽藤原任子中宮 藤原重子○源在子 ○土御門藤原麗子中宮
典侍源通子 ○順德藤原立子中宮○後堀川藤原有子皇
后　藤原長子中宮　藤原竴子中宮○後嵯峨藤原姞子
中宮 準三后藤原愔子 ○後深草藤原公子中宮○亀山藤
原佶子皇后　藤原瑄子中宮 女巫貫川 ○後宇多妗子皇
后 典侍藤原忠子○源基子 ○伏見藤原鏱子中宮○後伏見女御藤原
寧子○後二條藤原忻子中宮○後醍醐藤原禧子中宮
珣子中宮 藤原廣子 ○後村上女御某○後亀山某中宮○
後小松 藤原資子○宮人藤原氏○光嚴壽子內親王藤原秀子○崇光女御藤原氏○後光嚴藤原仲子○後
圓融藤原嚴子 ○後花園宮人藤原信子○後土御門源朝子皇后
○後柏原宮人藤原藤子○後奈良藤原榮子皇后

第五卷　皇子列傳三之一
後鳥羽十二子○雅成親王○土御門十一子○順德六子
○忠成王 忠房親王 ○後嵯峨十三子○後深草六子○龜
山二十三子○守長親王○後宇多三子○伏見七子○尊
彥親王○後伏見九子○尊胤法親王○後一條五子○皇
太子邦良○花園三子○後醍醐十五子○尊良親王○護
良親王 陸良親王○村上義光○僧良忠○僧祐覺 ○宗良親王 尹良親王○良王 ○皇
太子恒良○成良親王○懷良親王○後村上六子○說成
親王 義有王 ○後龜山一子○小倉王 義仁王○尊義王○尊秀王○尊雅王
○後小松二子○僧宗純 北朝皇子○光嚴二子○光明一子○光崇三子○榮仁親王○後
光嚴十四子○後圓融一子 ○後土御門四子○後柏原五子○後奈良
一子

第六卷　皇族列傳四之一
滿仁親王 全明親王○恒直親王 ○邦恒王 邦康親王 ○榮仁親王 治仁
王○後崇光院貞成親王○貞常親王○邦高親王○貞敦親王○邦輔親王○貞康親王

第七卷　宰輔列傳五之一
藤原兼實 良經○良相○良平 ○藤原基通○源通親○藤原道家○
藤原公經 實氏○公相○實兼○公基 ○藤原公繼 實基○實通

第八卷　宰輔列傳五之二
近衛兼經 基子○家基○經平○基嗣○道嗣○兼嗣○忠嗣○房嗣○政家○尚通 ○鷹司兼
平 基忠○冬平○冬教○師平○冬通○冬家○房平○政平○兼輔

第九卷　宰輔列傳五之三

九條教實 忠家○忠教○師教○房實○道教○經教○忠基○滿家○政基○尚經 ○二條良實 師忠○兼基○良基○師嗣○滿基○持基○持通○政嗣○尚基○尹房 ○一條實經 家經○內實○經通○房經○經嗣○兼良○教房○冬良

第十卷　宰輔列傳五之四

二條道平 師基○教基 ○近藤經忠○洞院實世○北畠親房

第十一卷　武將列傳六之一

源頼朝○源頼家 公曉 源實朝

第十二卷　武將列傳六之二

藤原頼經○藤原頼嗣○親王宗尊○親王惟康○親王久明○親王守邦

第十三卷　武將列傳六之三

足利尊氏○足利義詮 滿詮

第十四卷　武將列傳六之四

足利義滿 義嗣 ○足利義持○足利義量○足利義教 義視

足利義勝

第十五卷　武將列傳六之五

足利義政○足利義尚○足利義植○足利義澄 義冬 ○足利義晴 義榮 足利義輝○足利義昭

第十六卷　文官列傳七之一

藤原光親○藤原忠信○藤原宗行○源有雅○藤原範茂○藤原信能○藤原朝俊

第十七卷　文官列傳七之二

藤原俊基○源具行○平成輔 中原章房○章兼○章信 ○藤原資朝 邦光

○藤原藤房 季房 ○藤原師賢○藤原定房

第十八卷　文官列傳七之三

源忠顯○藤原隆資 隆俊 ○藤原爲冬○藤原光繼○藤原雅忠○藤原康長○藤原行房○源定平○藤原清忠

第十九卷　文官列傳七之四

二條爲明○冷泉爲相 爲純○藤原爲賢○入江相尚 ○萬里小路宣房○

洞院公賢 公定 ○四條資名 西大路隆政○鷲尾隆良○擲筍隆憲○八條隆英 ○勸脩寺經頼 岡碕宣持○坊城俊賢○芝山宣豊○穗波經尚 ○久我通光 中院通方○六條通有○岩倉具堯○久世通式○梅溪季通 ○一條房家○四辻善哉○姉小路尹綱 三木直綱 ○東坊城秀長○西洞院行高 長谷忠康○交野時貞

第二十卷　文官列傳七之五

日野資名 重光○有光○廣橋頼資○日野西總監○竹屋兼俊○外山光顯○豊國有尚 ○正親町三條實雅 花園公久 ○三條西實隆 公條 ○正親町實秀 裏辻季福 ○中御門宗繼○持明院基家 高野保春○石野基顯○園基氏○東園基教○壬生基起○石山師香○六角基維 ○飛鳥井雅世○橋本公國 梅園實清 ○甘露寺親長 葉室顯隆○清閑寺資房○池尻共孝○梅小路定矩○堤貞長

第二十一卷　文官列傳七之六

中院通秀○三條實量 滋野井教廣○河鰭公清○阿野公佐○山本勝忠 ○中御門宣胤○清水谷實久○四辻實仲 藪嗣良○中園季定○高丘季起○西四辻公碩 ○柳原資綱 三室戸誠光○北小路德光 ○烏丸光康 ○裏松資清 ○世尊寺行季○高倉永家 堀川康胤○樋口信孝 ○西園寺公廣○德大寺實

下篇

○桃園一子○光格七子○仁孝六子○孝明一子

第六卷　皇族列傳四之一

邦房親王貞清親王○邦道今上親王○貞致親王○邦永親王○貞建今上親王○邦忠親王○貞行親王○○邦頼親王○貞敬親王○邦家親王○智仁親王智忠親王○穏仁親王○長仁親王○尚仁親王○作宮○文仁親王○家仁親王○公任親王○盛仁親王○節仁親王○淑子内親王○正仁親王職仁親王○音仁親王○職仁親王○韶仁親王○直仁親王○典仁親王○美仁親王○孝仁親王○愛仁親王

第七卷　宰輔列傳五之一

近衛稙家前久○信尹○信尋○尚嗣○基熙○家熙○家久○内前○經熙○基前○忠熙○忠房○鷹司忠冬信房○信尚○教平○房輔○兼熙○房熙○尚輔○基煕○輔平○政熙○政通○輔熙○輔政

第八卷　宰輔列傳五之二

九條稙道兼孝○幸家○道房○兼晴○輔實○師高○幸教○稙基○尚實○道前○輔家○輔嗣○尚忠○幸經○二條晴良昭實○康道○光平○綱平○吉忠○宗熙○宗基○重良○治孝○齊通○齊信○齊敬○一條房通兼冬○昭良○教輔○兼煇○兼香○道香○煇良○忠良○實通○忠香

第九卷　武將列傳六之一

織田信長信忠○秀信

第十卷　武將列傳六之二

豐臣秀吉秀頼○豐臣秀次

第十一卷　武將列傳六之三

德川家康

第十二卷　武將列傳六之四

德川秀忠○德川家光

第十三卷　武將列傳六之五

德川家綱○德川綱吉○德川家宣○德川家繼

第十四卷　武將列傳六之六

德川吉宗○德川家重○德川家治家基○德川家齊○德川家慶○德川家定

第十五卷　武將列傳六之七

德川家茂○德川慶喜

第十六卷　文官列傳七之一

萬里小路惟房正房○今出川晴季○吉田兼右○廣橋兼勝○飛鳥井雅庸難波雅宣○醍醐冬基○廣幡忠幸○花山院定誠常雅○中院通勝○烏丸光廣○舩橋秀賢○伏原宣條○德大寺公信公城○勸修寺經敬○野宮定基○武者小路實陰○裏松光世○千種有敬○油小路隆真○小倉實紀○柳原紀光○中山愛親○三條實萬

第十七卷　藩翰列傳八之一

北畠信雄山口重政○神戸信孝關萬徹○織田長益

第十八卷　藩翰列傳八之二

平手清秀○簗田政信○森可成長可○長定○佐久間信盛○林通勝○柴田勝家佐久間盛政

第十九卷　藩翰列傳八之三

瀧川一益○佐々成政木村秀俊○丹羽長秀○筒井順慶○荒木村重

第七冊

第二十卷　藩翰列傳八之四
豐臣秀長○豐臣秀勝○木下家定 勝俊
第二十一卷　藩翰列傳八之五
細川藤孝 忠興 ○稻葉通朝○中川清秀 高山長房 ○池田
信輝 輝政○光政○光仲 ○蒲生氏鄉○金森長近○土方雄久
第二十二卷　藩翰列傳八之六
淺野長政 幸長○長矩○大石良雄 ○堀秀政 直政○直寄○溝口秀勝 ○中村一氏
○加藤清正 忠廣 ○福島正則○堀尾吉晴 生駒親正 ○加
藤光泰○竹中重治○仙石秀久○田中吉政 木村重茲
第二十三卷　藩翰列傳八之七
前田利家 利長○利常 ○宇喜多秀家

第八冊

第二十四卷　藩翰列傳八之八
石田三成 僧惠瓊 ○小西行長 天艸時貞
第二十五卷　藩翰列傳八之九
增田長盛 宗重 ○長束正家○大谷吉隆 平塚爲廣 ○眞田
昌幸 幸村○信幸 ○九鬼嘉隆
第二十六卷　藩翰列傳八之十
片桐且元 小出秀政 ○大野治長 治房○速水守久○薄田兼相○渡邊久○郡良列
津川左近○氏家行廣○槇島重利○森勝永○後藤基次○竹田永應○塙直次○御宿友政○北川宣勝○明石守
重 ○木村重成
第二十七卷　藩翰列傳八之十一
小早川秀秋○黑田孝高 長政 ○加藤嘉明○藤堂高虎○

第九冊

蜂須賀正勝○山内一豐○京極高次○富田知信○脇坂
安治○寺澤廣高○松倉重正
第二十八卷　藩翰列傳八之十二
鍋島直茂 勝茂 ○立花宗茂○宗義智○有馬晴信○大村
喜前○松浦隆信○有馬豐氏
第二十九卷　藩翰列傳八之十三
佐竹義宣 戶澤盛安○六鄉政乘○仁賀保擧誠 ○蘆名義廣○最上義光○
伊達政宗○南部信直○津輕爲信
第三十卷　藩翰列傳八之十四
松平秀康 忠直○光長○忠昌○昌親○直政○直基○直良 ○德川義直 慶勝○成瀨正成
○德川賴宣 安藤直次 ○德川賴房 光圀○賴重○中山信吉

第十冊

第三十一卷　藩翰列傳八之十五
德川忠吉○德川忠輝○德川忠長○德川綱重○德川宗
武○德川重好
第三十二卷　藩翰列傳八之十六
松平信吉○松平信綱 輝綱 ○松平清善○松平家信○松
平康安○松平宗次○松平好景 伊忠○家忠 ○松平康高○松
平重勝○松平親乘○松平長家○松平正勝○松平親次
○松平信定○松平義春○松平信一○松平信孝○松平
康孝○松平正之 容保 ○松平康元 康俊 ○松平定勝 定信○定
敬 ○松平　○松平忠明○松平武光○小笠原秀政 長重
○長行

日本史記首卷終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一

參河　近藤鉼城　編次
仙臺　岡　千仞　檢閲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訂正
東京　新井　新

天皇本紀一之一

正親町○後陽成○後水尾○明正○後光明○後西院○靈元○東山○中御門○櫻町○桃園○後櫻町○後桃園

弘治三年　永祿三年　五年　六年

正親町天皇、諱方仁、後奈良天皇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贈内大臣賢房女、弘治三年十月、天皇踐祚、二條晴良關白庶政、永祿三年正月、即位、時朝廷衰弊、不能行禮、安藝國主毛利元就獻金助儀、始得行禮、五年十月、天皇遣中使於尾張、詔織田信長曰、朕聞卿威名、爲日久矣、今朝廷衰微、姦宄縱橫、卿幸養威力、以勤王室、若肅清輦下、修整宮闕、興廢滯、振之絕、使庶尹百司各得其所、以策不世之勳、則予一人以懌、因賜奇香豎衣稱、信長再拜稽首、答曰、今也大國雄藩、不爲以爲、特賜寶命小邦臣信長、何榮如之、臣請先平濃江、然後弭節京畿、扣天閽以拜命、當此時、足利氏大衰、三好松永二氏擅政、京畿大擾、皇室式微日甚、京師人左京亮立入宗繼、說中納言藤原惟房奏請、所行中使即宗繼也、六年、以將軍義輝奏請、使聖護院法親王道澄往安藝、大納言久我通興往豐後、講和毛利大友二氏、聽命收師、使者留安藝、又諭毛利

七年　八年　十年　十一年　元龜元年　二年　二年　天正元年　二年

氏與尼子氏平、元就疏上十事以辭、使者不能強而歸、七年八月、織田信長克美濃、八年五月、松永久秀弑將軍義輝、義輝弟一乘院主覺慶出奔、冬、以足利義榮爲左馬頭、十年二月、詔以義榮爲征夷大將軍、十月、復使宗繼之美濃、詔信長曰、朕顧四方、莫如卿武畧、降密勅囑以征討、卿存心王室、不憚跋涉、聞已平美濃、奮武宣威、朕深嘉之、宜益迪果毅、以副朕望、因賜錦袍、十一年、足利義昭投織田信長、托討賊還京之事、義昭乃覺慶也、九月、信長率兵西上、戰于近江、克之、義榮在頓田、發疔暴卒、二十三日、信長率兵五萬入京師、遣維房勞師、十月、信長擊平攝河二國、義昭朝覲、詔爲征夷大將軍、敘信長從五位下、任彈正忠、朝旨擬以副將軍、以信長辭之罷、十一月、關白前久罷、晴良再任關白、十二年、三好黨侵京師、圍將軍義昭、衛兵苦戰卻之、信長入京、修舊第、置義昭、遣部將木下秀吉護衛京師、修治皇宮、元龜元年四月、敘信長正四位下、是歲、詔使信長與淺井朝倉二氏行成、二年八月、信長燒比叡山、是歲、皇宮成、信長貸金於京人、收息以奉供御、舉缺典、續常職、公卿流落諸國者、往々復舊、紀綱稍張、三年、信長以書諫義昭、以其欽朝覲等十七事、天正元年、義昭與信長搆兵、奔於河內、詔削義昭官爵、足利氏亡、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弛徭役、議將蠲地子錢、以其臣村井貞勝爲京師所司代、七月、改元、二年二月、信長入朝、詔敘從三位、任參議、信長奏請剪東大寺黄熟香、令大納言日野資定、中納言飛鳥井雅教莅焉、四月、信長發使者於四境、均道里、植行樹、通津梁、蠲關征、信長入朝、贖公卿所有田園沽于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人者、慭復其舊、十月、信長入朝、與石山和、十一月、以信長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子信忠任秋田城介、以信長子北畠信雄為左近衛大將、是歲、前關白前久如薩摩、四年、以信忠敘從四位下、十一月、九條兼孝為左大臣、一條內基為右大臣、信長為內大臣、五年、信忠敘正四位下、及平松永久秀之亂、敘從三位、任左近衛權中將、十一月、兼孝辭左大臣、內基代之、信長為右大臣、二條昭實為內大臣、六年正月、信長敘正二位、信忠敘正三位、是時朝廷歲時、諸儀多廢缺、信長獻貲舉行、始行節會、四月、二條晴良辭關白、信長辭右大臣右大將、十一月、兼孝為關白、內基為左大臣、七年正月、內大臣西三條實枝薨、十月、皇太子入二條第、足利義昭之出走、二條第久廢、信長修之成、乃獻之東宮、廿二日、皇太子具

儀仗以徙焉、九年二月、帝臨觀信長將士調馬、四月、兼孝辭關白、內基代之、十年二月、前關白前久為太政大臣、修伊勢太廟、成、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內外兩宮、行遷宮儀、著為令、後世衰亂相尋、王室衰微、兩宮頹圮、舊典不舉行數百年、於是信長奏新之、慭復舊制、六月二日、信長信忠入京、信長為其臣明智光秀所弒、信忠館隣二條第、為請皇太子還、送禁內、入第與賊戰鬪死、光秀置所司代、蠲都下地稅、信長將羽柴秀吉誅光秀於山崎、朝廷嘉秀吉功、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固辭之、十月、敘從五位上、任左少將、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十一年五月、秀吉敘從四位下、任參議、先是、秀吉代信長出近畿政令、至是有此命、十二年、秀吉任從三位大納言、十三年三月、遷正二位內大臣、初天皇

十四年

春秋既高、有倦勤之意、以別宮傾圮不果、志傳旨秀吉營別宮、秀吉大起土木、成之、北畠信雄為正三位大納言、秀吉南伐紀泉平、五月、南海平、七月、昭實辭關白、秀吉請代之、進從一位、遂賜敘任其子弟功臣有差、賜秀吉姓豐臣氏、八月、關白秀吉伐越中平之、十一月、地大震、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尤甚、地裂水涌、廬舍碎陷、死者無算、是歲、諸國饑疫、死餓莩相枕、民皆茹草根、地日震踰年而止、十四年五月、上杉景勝入朝、敘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皇太子誠仁薨、追號陽光院、九月、秀吉遣使於薩摩、徵其朝貢、薩人不至、十月、參議豐臣秀長為中納言、侍從秀次為參議、德川家康入朝、任權中納言、十一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孫、在位二十九年、文祿二年正月崩、壽七十五、葬于泉涌寺、遺詔稱曰正親町天皇、

論曰、世謂應仁以後、天下大亂、而織田信長出、戡定之、顧使信長以戡定為己任者、誰也、致建武中興之功者、楠正成也、而使正成無後醍醐帝之詔命、彼固草莽一匹夫、無為于天下也、有後醍醐帝、而後有正成、有後醍醐帝與正成、而後有建武之中興、故有正親町天皇之詔命、而後信長以報効自期、有正親町天皇與信長、而後能戡定應仁以後之大亂矣、帝憂天下喪亂、能知信長於未成名之時、命以戡定之大業、真不負祖宗之委托者、而論古者、徒偉織豐諸氏之戰伐、而不論帝事、此不知其本、故余特表之、

後陽成天皇、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町天皇之孫、贈太上天皇陽光院誠仁子也、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晴秀之女、天正

天正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四年十一月、即位、仍用天正號、十二月、關白秀吉為太政大臣、
秀吉奏西伐島津義久、十五年七月、振旅而歸、天皇遣使郊勞、十
月、義久入朝、十六年正月、秀吉奏請幸聚樂第、時喪亂日久、典故
圯鈌、秀吉令前田玄以、采應永中幸足利義滿第、永享中幸義教
第儀、及公卿記籍典禮家議、雜就之、於是四方無事、而儀禮亦定、
遂奏請其期、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宗室二宮妃
嬪皆從、關白迎扈、文武百官諸侯皆扈從、縱民拜觀焉、四方皆聚、
父老或流涕曰、不圖今日始覩太平之象、天皇駐蹕累日、凡幣獻
之腆、超絕前古、天皇大驩、十五日、秀吉使諸侯盟于御前、載盟書
曰、凡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蔑弛勤勞王室之邑、蔑有侵
弁、關白所令、蔑有沮格、無愆義、無從欲、相戒相飭、世々罔墜、有渝
斯盟、明神大罰殛之、俾殞身泯國、無有遺育、十六日、大宴公卿諸
侯、天皇上皇賜和歌、秀吉以下、皆應制賡歌、十八日、天皇還宮、是
月、松前地復內附、四月、秀吉括輦下戶稅、充供御、以為定額、七月、
毛利輝元入朝、叙從四位上參議、其族小早川隆景吉川廣家為
從四位下侍從、是歲、始造大小鈒金、十七年二月、東海地震、秀吉
獻金銀、徧餽宮宗室公卿、冬、琉球入貢、十八年三月、秀吉入朝告
討北條氏政不庭、詔賜節刀、陛辭而發、出兵三道伐之、使參議輝
元留守京師、大納言秀長守大坂、七月、滅北條氏、關東平、八月、秀
吉至白河、遣人檢陸奧出羽地、鎮撫東北、振旅而還、十二月、德川
秀忠為侍從、明年、遷左近衛少將、尋為右近衛中將、朝鮮使入貢、
十九年正月、大納言秀長卒、德川家康入京、拜關東封、賜御香、十

文祿元年　二年　四年　慶長元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一月、秀忠遷參議、兼武藏守如故、十二月、秀吉奏伐朝鮮、乃以內
大臣秀次為嗣、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文祿元年正月、近衛
信輔罷左大臣、關白秀次任左大臣、二月、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
次享之、儀如故事、三月、秀吉陛辭、至肥前、建行營、諸侯以次入朝
鮮、七道風靡、七月、明人救朝鮮、九月、秀忠為中納言、十二月改元、
二年正月、上皇崩、葬正親町天皇、五月、與明及朝鮮和成、九月、天
皇使右大臣晴季如大坂慰勞秀吉、四年四月、始檢實天下田、蓋
秀吉意也、七月、秀吉殺關白秀次、慶長元年五月、家康為內大臣、
秀吉挈生子秀賴朝見、叙秀賴從三位、任中將、甫二歲、八月、明使
至、和破、秀吉又出師朝鮮、自是連年搆兵、禍結不解、十二月改元、
三年八月五日、太閤豐臣秀吉薨、外征諸將皆還、詔贈秀吉正一
位、十二月、天皇改諱、四年三月、大納言前田利家卒、子利長叙從
三位、任中納言、初、利家輔秀吉嗣子秀賴在大坂、家康在伏見攝
政令、至是家康獨執政權、八月、家康入朝、五年、上杉景勝在國不
入覲、五月、家康率師伐之、七月、豐臣氏臣僚議伐家康、九月、家康
還軍、戰于美濃、克之、天皇遣使于草津郊勞、十二月、前關白左大
臣兼孝、復為關白、是月、廢皇太子良仁、立皇子政仁為皇太子、佐
渡國始出銀、六年三月、秀賴秀忠並叙從二位、任大納言、是月、山
東大疫、五月、家康奏增洛邑四外供御之田、及朝紳釆地、以田萬
石、以其臣板倉勝重為所司代、結城秀康任參議、七年正月、家康
叙從一位、秀忠正二位、五月朔、家康朝覲、二日、朝皇太后、六月、家
康奏請剪東大寺黃熟香、右大辨勸修寺光豐、右中辨廣橋總光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六年

苞苴、八年二月、遣大納言廣橋兼勝、參議光豐奉策命就拜家康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加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秀康以下諸侯從臣叙任有差、置武家傳奏司、以兼勝光豐爲之、二十五日、家康入覲拜命、儀衛甚盛、天皇饗之勞之、家康拜手稽首曰、老臣不敏、敢對揚天子休命、成禮而出、二宮皆有獻贈、遺及宗室百司、四月、秀頼任内大臣、十一月、秀忠任右近衛大將兼右馬寮御監、大納言如故、九年六月、秀忠朝覲、十年三月、秀忠入覲、用右大將頼朝入朝儀、四月朔、家康上表請致仕、天皇優詔許之、勅以左大臣就第、十二日、秀頼任右大臣、十六日、遣大納言兼勝、中納言光豐奉策命就拜秀忠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加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其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列將從臣叙任有差、二十六日、秀忠入覲、儀皆如家康時、七月、左大臣信尹爲關白、十一月、淺間嶽火發、十一年五月、家康奏斥禁内地、毀公卿第舍以廣、諸宮改築周垣、十一月、信尹罷關白、左大臣信房代之、十三年、猪隈侍從教利及參議光廣、少將忠良、實久、雅賢、宗勝、宗隆等、有姦罪發覺亡命、大索獲之西陲、明年斬教利、流官女五人于八丈島、竄公卿五人于硫黄、松前、隱岐、伊豆諸島、宥罪者二人、六月、京畿大水、八月、又大水、信孝罷關白、右大臣忠榮代之、十四年八月、諸道大水、九月、改造伊勢兩宮、初信長立例修舊典、既而過其期、家康奏修之、遂爲永制、十六年、贈家康大祖新田義重鎭守將軍、父參河守廣忠正二位大納言、三月、天皇禪位皇太子、在位二十五年、元和三年八月崩、壽四十七、

十六年

葬于泉涌寺、藏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帝將崩、詠和歌曰、宇幾阿伎乃牟志能那久禰能安波禮止母以麻味乃宇遍仁可幾里登曾於毛布、稱曰後陽成天皇、

論曰、足利之末、武威廢頽、王室亦衰、武人隕命鋒鏑、萬民陷塗炭矣、及織豐二氏相尋興、近畿幾定、始得免兵禍、帝益深厭兵亂、矜人民困苦、雖有志意、不敢顯諸辭色、是以天下得休息、設使帝不忍亂、何所底止、嗟帝之愛人民、不亦大乎、又曰、六十餘州之亂、至元龜天正而極矣、迨帝之即位、秀吉築聚樂、行行幸之禮、父老流涕曰、不圖今日觀太平之象、未幾關原之軍起、政權又歸於家康、慶長庚戌春、帝欲讓位太子、豫設儀衛、所司代板倉勝重就傳奏曰、幕府女卒、愁歎殊甚、請宜延讓位之期、因越一歲、嗚呼、幕府以一少女之故、遮蔽大禮、如是、得不謂束縛之馳驟之乎哉、帝以英邁之姿、不能斷武臣羈累、快々不樂、常以吟詠消遣、臨崩遺一首御製、復足以知天意矣、石川鴻齋

後水尾天皇、諱政仁、後陽成天皇第三子、母中和門院藤原氏、准三宮前久之女、慶長十六年三月十二日、行即位禮、家康朝覲拜儀、五月、修上皇宮、置供御之田、家康所奏請也、又檢御府所亡秘籍寶器、流傳在東庫者、悉獻之、六月、奧羽地陷、潮溢死者八千人、家康使角倉某鑿渠于京師、股引鴨川以通伏水、漕京師便之、七月、一條内基薨無嗣、上皇第九子兼遐降嗣之、是歳、奈良大風、春日祠樹折、朝廷以爲大凶、家康奏曰、是無可怪、喪亂之餘、祠久就頽弊、今神以此封助營造耳、因改造祠宇、乃照舊典、以每二十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元和元年　二年

改造、為永制、十七年六月、關白忠榮罷、右大臣信尚代之、十八年、修皇宮、盡年鳩功、殿閣門牆奐然改觀、二月、家康奏定文臣法五條、其一曰、公卿日夜學問、勿懈、十九年十月、遣大納言兼勝實條勞家康大坂之役、上皇聞家康聚古書、擇秘府書數部投之、十二月二十八日、家康覲上皇、見關白鷹司信尚、曰、禁内舊儀前日修擧未盡者、請按舊典秘籍、以補其闕漏、二十九日、帝使傳奏司傳旨、興白馬踏歌諸節、及聳正朝廷祿爵之制、家康對曰、道有崇替、古今異宜、老臣凱旋之後、當稽典故、采衆議損益草定、以奏請焉、後審定其制、以上著為永制、元和元年六月十五日、家康以大坂之役終、入覲、秀忠二十一日入覲、時喪亂之餘、伶官分散、朝章廢闕、家康招撫有日、寢復先職、厚廩稟、以肆業舊樂、因修擧此日萬

于二條第、與公卿諸侯觀焉、有萬歲樂、延喜樂、蘭陵王、入陳曲、七德舞、貊鉾、拔頭、還城樂等、人以為太平象、七月、詔停豐國廟號、削其祀典、徙塑像于方廣寺、棟守任其頹廢、十三日改元、七月、關白信尚罷、以前關白昭實代之、家康與昭實議、斟朝廷舊式、撰定法制、奏請頒之、畧曰、帝王之要、在學古道矣、國詩雖綺靡、而風習一定、其來尚矣、亦不可廢也、曰、如見任三公、位次在親王上、曰、江戸及列國任官、僉在員外、曰、朝紳繼嗣、必取同姓、曰、朝紳有賢行及才學優長者、妙選超擢、不可拘以門望資格、曰、浮屠賜紫、廷議考覈、毋有猥授、二年三月、遣大納言兼勝實條至駿府、就拜家康為太政大臣、家康力疾、具冠服拜之、四月十七日、從一位太政大臣、前征夷大將軍家康薨、遣使致帛、卹典極隆、三年四月、遣使改葬

五年　六年　七年　九年　寛永元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家康於日光山、詔贈正一位、廟號東照、新賜祀典、六月、秀忠入覲、上皇勅曰、卿既喪父、天下孰敢誠卿者、乃父家康生長干戈之間、不遑講道、卿治世良將、宜施仁政於四海、以建子孫無窮之基、慎勿生侈心、以啓厲階、秀忠服膺聖旨之忝、尊戴皇室、終身弗懈云、七月、德川義直賴宣任中納言、德川忠直、嶋津家久任參議、八月、上皇崩、葬後陽成天皇、是歲、秀忠奏蠲京師地税、五年、秀忠入覲、七月、關白昭實薨、九月、九條忠榮復關白、是月、詔皇弟知恩院良純親王、列門跡、嘗為家康猶子、是為知恩院門跡祖、六年正月、德川家光任從二位大納言、秀忠長子也、三月、京師火、六月、秀忠奉詔納女和子禁内、備女御、後進中宮、八月、德川賴房任參議、秀忠弟也、七年正月、京師火、白馬節盜竊内藏寮布繒、八月、東國大風

九年正月、行密法於紫宸殿、擧廢典也、六月、秀忠入朝、奏請辭職、七月、家光入朝、詔拜家光征夷大將軍、任正二位内大臣、其他賜官銜、如秀忠、後襲軍職者、賜官銜、依故事、八月六日、家光朝覲拜命、閏月、近衛信尋任關白、十月、鷹司信房女適將軍家光、寛永元年二月、改元、三月、帝遊櫻町宮、四月、帝覲于女院、三年、秀忠入覲、八月、家光入覲、秀忠任太政大臣、家光任右大臣、義直賴宣及家光弟忠長、叙從二位、任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常、嶋津家久、伊達政宗、皆任中納言、武臣除任不復記、九月六日、天皇幸二條城、秀忠家光率列侯享之、公卿亦多陪焉、是歲自夏至秋、京師井水涸、四年、諸國大水、五年、高仁親王薨、帝第一子也、六年正月、式部卿智仁親王薨、帝之叔父也、是為八條殿祖、子智忠嗣、其弟忠幸立、

廣幡氏、為正親町源氏祖、八月、一條兼遐任關白、是月、立皇女興子為内親王、十一月、帝禪位内親王、在位十八年、慶安四年、薙髮、法名圓浄、延寶三年冬、祝八十算、八年八月崩、壽八十五、葬于泉涌寺、帝倣後醍醐帝之意、撰年中行事、親書三部、而一藏禁内、一贈新院、一留其稿、置之法皇宮、帝最信佛教、遜位之後、每使僧文守如周天圭等、説禪律、帝嘗賜隱士序、曰、山陰道之側、有遯士、結白茅卜居已十年、銘菴曰相江望江山、以攄詩情、甘岑寂以修禪定、詩熟禪悟、見投金玉十篇、幽賞莫措、翫味不倦、賡韻作卑詞以報焉、帝又善和歌、又好插花枝、帝剔髮之日、詠和歌曰、於母布許止奈枳馱爾曾武久世乃耶珂仁阿波禮寸天豆毛遠志加羅奴呼乎、稱曰後水尾天皇、

論曰、帝留心古典、著年中行事、親書以藏之、由是觀之、帝蓋有意於王代之治、會豐臣亡、德川氏興、似可復王權、而不可為焉、慨歎之餘、著此書也、且其學禪、好插花歌詠、以為排悶之具而已、薙髮之詠、寓意可以觀矣、近藤正安

論曰、帝資性英敏、留心典故、自著書以垂後訓、其憤世之意、亦見于吟哦、帝嘗欲聽鶯聲、左右求籠食者獻之、帝聞曰、噫禽亦與世推移乎、何音調卑俗也、蓋是時家康滅大阪、掌握霸權、帝以為一洗舊慣、鏟革國政、以奉事朝廷、何圖籠絡全國、以束縛列侯、依然襲鎌倉氏舊業、兼以足利氏弊習、傳至於秀忠家光、益跋扈關東、以固霸礎、朝廷尚不能比於東周、而幕府勝於桓文十倍矣、至其使陪臣護京師、以嚴其制限、朝廷猶籠禽仰食

寛永六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悲鳴、安得比翱翔天外、嘉鳴者哉、帝又聞野生者、曰、是真黄鸝矣、蓋託鳴禽、以歎世態耳、

明正天皇、諱興子、後水尾天皇皇女、母東福門院、德川氏太政大臣秀忠之女、寛永六年十二月、踐祚、時年七歲、以關白左大臣兼遐攝政、七月、女院崩、稱中和門院、九月、天皇行即位、家光使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入朝賀之、八年二月、雨灰、九年正月、太政大臣前征夷大將軍秀忠薨、詔贈正一位、賜謚曰台德、賜祀典如制、十年正月、諸國地震、箱根山崩、十一年正月、行内侍所神樂、祈上皇疾、六月、家光入朝、鹵簿趨從、具三十萬七千餘人、以家光為太政大臣、固辭不拜、任從一位左大臣、八月、兼遐辭關白、上皇復聽政、十二年、左大臣康道任攝政、是歲右兵衛總盛卒、為西日野氏祖、十

十三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三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因廢小朝拜、明日行之、十月、左近衛少將藤原基教卒、參議園基任之子、是為東園氏祖、基任孫三位基起為葉川氏祖、後改氏壬生、基起子權中納言師香為石山氏祖、師香弟右近衛少將基維為六角氏祖、十一月、皇妹昭子内親王降尚近衛尚嗣、是歲四辻藤原公達子權大納言嗣良、繼絕家高倉氏、因號高倉、至是改號藪氏、嗣良子參議季定為中園氏祖、季定子三位季起為高丘氏祖、十六年正月朔、廢朝拜、十七年三月、帝朝上皇於櫻町宮、十八年十月、西三條實條辭右大臣、薨、好學善和歌及書、次子侍從公種為武者小路氏祖、實條孫權大納言公音為押小路氏祖、十九年正月、右大臣道房為左大臣、内大臣尚嗣為右大臣、是歲天下大飢、二十年九月、帝禪位紹仁親王、在位

正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慶安元年　四年　承應元年　二年　三年

十四年、元祿五年賀七十算、九年十一月崩、壽七十四、葬于泉涌寺、稱曰明正天皇。

後光明天皇、諱紹仁、後水尾天皇第三子、母壬生院藤原氏、贈左大臣基任之女、寛永二十年十月即位、時年十一、是歲詔罷知恩院法親王良純、放之于天目山、以近婦女茹葷腥也、正保元年正月、輟四方拜、十月改元、二年三月十五日、夜月赤如丹、而無光、四月、德川家綱敘從三位、任權大納言、家光長子也、九月、勅神祇少副卜部兼里、祀吉田廟、參議藤原季福卒、爲裏辻氏祖、十二月、詔賜東照廟以宮號、三年三月、以家光奏、請遣使賜幣於日光廟、每歲爲例、八月、以皇弟守澄法親王、爲日光祭主、四年正月、九條道房任攝政、五日而薨、三月、前左大臣昭良任攝政、十一月、追謚僧天海曰慈眼大師、慶安元年正月改元、三年三月、關東地震、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四年二月、帝覲上皇、四月、征夷大將軍家光薨、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謚曰大猷、後係軍職者薨、則贈官位賜謚、爲故事、八月、詔以家綱任征夷大將軍、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九月、遣使奉幣於太神宮、奉幣之典久廢、至是復之、關白康通罷、十二月、左大臣尚嗣代之、承應元年九月、以法皇第十子穩仁爲八條智忠親王嗣、二年五月、帝召朝山素心、講經于御前、屢進講、帝呼爲白河三位、入道、六月、皇宮災、七月、關白尚嗣薨、是月、權中納言藤原爲賢卒、爲藤谷氏祖、其孫從三位相尚、爲入江氏祖、八月、家綱任右大臣、九月、二條光平任關白、三年、勅家綱營大內、五月五日、識仁親王生、七月、權中納言平時庸卒、爲平松氏祖、

其弟三位忠康、爲長谷氏祖、忠康弟大膳大夫時貞、爲交野氏祖、時庸孫權中納言行豐、爲石井氏祖、八月、尊生母藤原氏曰壬生院、九月、帝患痘而崩、在位十一年、壽二十二、葬于泉涌寺、帝英敏宏度、自幼好學、粗通大義、嘗謂侍臣曰、佛學有體而無用、又勅侍講進程朱新注、講者奏古來侍講、必用漢儒古注、帝曰、擇其善者從之耳、何別新古、乃講新注、每召朝山素心、賜以三位袍、以使進講易經、梓性理大全、惺窩文集、文集之序、帝所親製也、帝常好詩賦、嘗賦餘寒云、愧違醐帝脫衣德、還覓重裘覺體胖、帝疏斥和歌、及伊勢源氏物語等、謂朝政廢弛、職由耽歌、嘗覲後水尾上皇、上皇聞帝好詩賦、不喜詠和歌、曰、和歌者吾朝故典、不可不學、帝乃獻和歌十首、上皇未讀了、又詠十首呈之、上皇歎曰、如斯則不學亦可、帝性酷惡雷、及聞謝上蔡須從性偏所難克克將去之語、豁然悟曰、忌雷亦偏矣、朕豈難克乎、一日迅雷、端坐簾外、竢其止而入、自此不復畏也、嘗愛擊劍、所司代板倉重宗奏曰、擊劍非天子事也、幕府聞之、必不喜、帝不聽、重宗復奏曰、陛下不停之、臣莫辭以謝幕府、有剳腹而死耳、帝曰、朕未見武人剳腹之狀、宜築壇于南殿前、自裁也、朕臨視之、重宗慚謝、上皇患癰、帝大驚、欲覲仙洞、重宗曰、覲大儀也、請議之關東、帝曰、然則起高廊、自禁中直達洞裏、是亦一宮耳、乃覲視疾、帝嘗病短襖、所謂上下者、欲復烏帽子素襖之舊、曰、夷狄猶有袖、吾朝何用此凶服、將諭幕府、復古製、未果、又嘗欲建孔子廟、復大學寮、亦不果、自持統天皇之喪、始行火葬、世々相兼、遂爲俗、帝每歎之、將復舊典、帝疾、一日謂素心曰、

偶夢遊南廷有龍長十丈如娛駕者乃乘之升天吉凶如何對曰吉莫過之者天下之事一如叡慮耳帝微笑詠和歌盖擬絕命詞也後五日遂崩朝議廢火葬遂修埋葬儀稱曰後光明天皇

論曰帝剛明果斷亞後三條英邁不群類後醍醐而是時德川氏傳業三世人才輩出列侯擁戴天下樂其治帝銳意有為徒焦慮自致短命尔嗚呼使帝生早四五十年際織豐堀起天下未平之時收攬名爵駕御群雄則假令不能奔波天下風靡四方復祖宗之舊物必不至如拱手屏氣甘就彼所致爲有其人而無其時噫　岡千仭

論曰帝年甫十一即位二十二而崩在位僅十年而已而其英敏學識發見於言行非西漢昭宣之比所能及也然當時德川氏武力撥亂之後專斷抑制雖帝有才德亦未由施之矣可惜哉設使在元弘建武之際恢復之績必有可傳者矣　蜂須賀識

後西院天皇諱良仁後水尾天皇第七子母逢春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隆致之女承應三年九月先帝崩無嗣天皇以皇太弟即位年十八關白光平右大臣實晴內大臣教輔並如故十二月右大臣實晴罷是歲以皇兄守澄親王為日光山門主敘一品列門跡親王為日光山門主始此明曆元年正月以內大臣藤原教輔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經為內大臣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藤原房輔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富兼右近衛大將權中納言藤原實教為權大納言四月改元十一月皇宮成二年正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立乃行即位之禮將軍家綱使松平賴重等入朝賀之六月以藤原經孝為內大臣有赤氣二道見于西方數夜不滅十二月以藤原公富為內大臣是歲權大納言藤原隆基卒繼絕家油小路氏萬治元年七月改元十二月伊勢內宮災造新宮至明年成二年以德川家綱為左大臣家綱辭之十二月右大臣教輔罷三年正月藤原實秀為左大臣公信為右大臣五月天下大水是歲權中納言源具起卒為木工頭具堯子久我晴通孫是為岩倉氏祖其弟權大納言有能為千種氏祖有能子參議雅永為植松氏祖具堯孫權大納言通福為愛宕氏祖繼晴通者通堅敦通通世而晴通孫參議通康為東久世氏祖敦通季子右近衛少將通式為久世氏祖通世次子參議季通為梅溪氏祖寬文元年正月十五日皇宮災延燒公卿第宅及佛寺民家四月藤

原實秀辭左大臣是月改元五月藤原共房為內大臣藤原定好為左大臣公信辭右大臣九月以源廣通為內大臣十二月權中納言宗朝卒帝外祖隆致之子為園池氏祖二年十一月皇宮成三年正月左大臣定好罷以右大臣房輔代之是月帝傳位於皇太弟居于凝花洞在位八年貞享二年二月崩壽四十九葬于泉涌寺天皇馭世天災荐臻地震踰月不熄民心不安自以為有缺德因避位自是讀書喫茶卒歲嘗謄寫御府記籍為二部納其副仙洞文庫既而御府記籍災今所存帝親寫者尚多云帝性愛山茶花衆爭獻之帝親押其花奇絕者以為花帖歷年積為五十餘帖於是嗟嘆其所好新奇無限而止之稱曰後西院天皇

論曰帝無失德然當時災異荐至天數也是故帝堯至德不能

免洪水滔天之患、殷湯聖敬日躋、亦有七年之旱、帝求始甚急、自以災異為失德所致、壯年讓位、可謂撝謙之甚耳、木澤成肅

又曰、帝温厚文雅、頗涉獵古典、性愛花卉、自作花帖、且謄寫記籍、以備後證、其流風逸事、最可賞讚也、然取世之間、災異荐臻、時人或謂虧德所致、遂退隱凝花洞、優遊以卒歲云、夫調理陰陽宰相之職、丙吉所以問牛喘也、帝不謫時相、自避位、何其謙也、至靈元之朝、天災尚未熄、又以為失德之故乎、時櫜鞬五十年、幕府忘武日競驕奢、其穢德所致乎、時俗之媚於勢家、可謂已甚矣、石川鴻齋

（寛文三年）靈元天皇、諱識仁、後水尾天皇第十六子、母新廣義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基音之女、寛文三年正月、天皇受禪、年甫十歲、仍用寛

文年號、二月、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更稱明正帝曰本院、以經孝為右大臣、廣通辭內大臣、四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乃行即位之禮、將軍家綱使松平直政大澤基時入朝賀之、（四年）四年二月、經孝辭右大臣、四月、以公富代之、五月、以藤原兼晴為內大臣、左大將如故、九月、從一位光平辭攝政、以房輔代之、例賜兵杖、（五年）五年正月、公富辭右大臣、以廣通代之、三月、罷乃以兼晴為右大臣、六月、以基熙為內大臣、八月、家綱収川上監物等封、諭之以其宮城修築過期也、（六年）六年十二月、詔新院第一皇子長仁、紹八條殿封、吉田卜部兼敬列朝貴、（七年）七年閏二月、攝政房輔辭左大臣、四月、詔新院第二皇子幸仁紹花町殿封、以實晴為左大臣、七月、贈藤原基音左大臣、九月、盜竊伊勢外宮寶刀、十月、誅盜、（八年）八年三月、以房輔

為關白、四月、天下大旱、實晴辭左大臣、九月、公信為左大臣、（九年）九年三月、修泉涌寺成、夏、京師飢、勅家綱賑貧民、六月、平蝦夷亂、閏十月、家綱獻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十三經二十一史太平御覽二程全書朱子大全諸書、十一月朔、日南至、設節會、納藤原教平女房子為女御、家綱使松平美作守入朝、賀大婚、十二月、公信辭左大臣、以藤原實雅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十年）十年四月、以經孝為左大臣、十一月、以藤原兼輝兼右近衛大將、尋補右馬寮御監、（十一年）十一年五月、經孝辭左大臣、以右大臣兼時代之、以內大臣基熙為右大臣、八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維為內大臣、（十二年）十二年三月、法皇同東福門院幸修學院、自是臨幸每歲數次、閏六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輝為內大臣、（延寶元年）延寶元年五月、京師災、延燒皇宮及法皇

本院新院東福門院四宮、帝奉神器避火、幸右大臣基熙第、民舍罹災者五千餘戶、九月改元、是歲權中納言藤原康胤卒、為堀川氏祖、其弟參議信孝為樋口氏祖、（二年）二年四月、畿內大水、六月京師雨雹、畿內大水、人馬溺死者多、（三年）三年正月、營大內及諸宮、九月皇子朝仁生、十一月、皇宮成、設尚齒會、慶法皇壽八十、闕下西街火、延燒近衛行宮本院宮及公卿第、是歲、天下大饑、（四年）四年七月、天下大水、東海尤甚、十二月、法皇宮東福門院宮再災、（五年）五年正月、營二宮、法皇及東福門院移居焉、七月、尊中納言局為准后、稱新廣義門院、十二月、以右大臣基熙為左大臣、內大臣兼輝為右大臣、藤原經光為內大臣、閏十二月、家綱獻冊府元龜稗海百川學海三才圖會等書、（六年）六年十一月、內大臣經光辭、右近衛大將以藤原公

七年　八年　天和元年　二年　三年

規代之七年正月參議藤原資忠卒為勘解由小路氏祖其姪參議資清為裏松氏祖八月修石清水放生會典久廢至是復之八年將軍家綱薨令世子綱吉兼後叙權大納言從二位七月以綱吉為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八月法皇崩葬後水尾天皇是月以綱吉為內大臣綱吉使井伊直興入朝謝恩天和元年自去年九月不雨至正月九月改元十二月伊勢大廟災二年二月房輔辭關白以右大臣兼輝代之三月一條鷹司二氏增采邑各五百石九月大藏權大輔藤原有尚卒為豐岡氏祖十二月以皇子朝仁為親王三年正月兼輝辭右大臣以兼熙代之公規為內大臣二月立親王朝仁為皇太子兼熙傅之自後小松天皇之後不復起東宮至是始立坊立女御房子為皇后稱中宮綱吉使松平

貞享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賴常等入朝賀之六月旱貞享元年二月伊豆大島燒聲如雷崩沙成山是月改元三月詔陰陽博士安部泰福改曆法廢宣明曆用大統曆名貞享曆九月左近衛中將秀光卒為大宮氏祖十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定誠為內大臣二年二月新院崩葬後西院天皇五月御匣局薨贈准后稱逢春門院三年三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家熙為內大臣四年正月皇太子冠三月帝讓位皇太子在位二十四年正德三年薙髮法名素淨享保十七年八月崩于仙洞壽七十九葬于泉涌寺帝性聰敏能識下情善國雅又善納諫不尤勸修寺經敬之不敬嘉尚其忠世傳多之嘗戲作痩辭云假面步行衆不能解藤原公福曰是將貫之法皇曰何不言紀貫之遺詔因孝靈孝元二帝諡稱曰靈元院天皇

論曰帝性英敏而寬宏英敏故通下情寬憐億兆未嘗須臾忘於天心也故其所珍藏名器為藤原經敬所毀而不怒能容其言求於古帝王亦不可多得焉當幕府專制之時不能有所施為是以功德不垂後世可堪既耶

論曰帝幼頴悟能通下情性仁厚垂拱天下治時上下無事漸流侈靡帝亦好古器至於一茗碗費數百金帝納一諫能改其過資性可推知耳然君非聖不能從臣非賢不能諫君聖而臣賢雖欲天下不治不可復得也唯幕府操政柄逞威福雖帝王之尊不能相抗也故雖帝不能有為也

東山天皇諱朝仁靈元天皇第四子母敬法門院藤原氏內大臣宗條之女貞享四年三月受禪時年甫十三尊先帝曰太上天皇

元祿元年　二年　三年

嫡母中宮曰新上西門院關白兼輝攝政左大臣基熙右大臣兼熙內大臣家熙並如故四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受禪尋行即位禮綱吉使保科正容等入朝賀之獻明正靈元二上皇新上西門院名刀白金及綿十一月行大嘗會自後柏原天皇朝廢闕不舉者百數十年至此修之元祿元年二月以藤原宗條為內大臣罷又以家熙為之四月再造大佛殿東大寺院主奉詔募天下造之九月改元二年閏正月尊生母大典侍曰准后三月以攝政兼輝為關白十月詔皇弟作宮紹八條殿後改名常盤井宮是歲從三位誠光卒為三室戶氏祖其子正三位德光為北小路氏祖三年正月兼輝辭關白以左大臣基熙代之二月權大納言藤原宣豐卒為芝山氏祖宣豐父光豐姪經廣子權中納言經尚為穗波氏祖

五年　六年　七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二月基熙辭左大臣以兼熙代之經光為右大臣四年藏人中務權大輔源冬仲卒為慈光寺氏祖五年正月朔日食二月京師火六月阿蘇山晦冥雨石至八月池赤如血鯉鮒多死九月德川光國建楠正成碑於湊川十二月經光辭右大臣以公規代之六年四月帝朝靈元上皇宮八月公規辭右大臣以內大臣家熙代之藤原實治為內大臣十二月以藤原輔實為內大臣左大將如故七年四月遣使祭加茂兩廟即葵祭也後醍醐帝季年廢闕至此綱吉奏請修之納穀充祭資每歲為例十月綱吉奏請以增上寺主了也為大僧正九年三月天下大飢七月詔皇弟文仁紹常盤井宮封改曰京極宮是歲京師醫松本秀明著前王陵廟記自瓊瓊杵尊至正親町天皇八月詔贈源滿仲正一位十一月本院

崩葬明正院天皇十年正月贈謚念佛宗祖源空為圓光大師二月納幸仁親王女幸子為女御綱吉使本多政武等入朝賀大婚五月以皇弟文仁為親王任兵部卿幸仁親王敘一品任式部卿七月正二位權大納言藤原冬基卒一條昭良之子嘗分房列清華是為醍醐氏祖十一年九月上皇書寬永寺中堂扁額賜綱吉十二年正月內大臣輔實辭左近衛大將以右近衛大將綱平代之任左馬寮御監十月藤原伊季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是歲天下飢十三年正月朔日食明日行元日節會是歲德川光國卒光國好學嘗奏請出御府秘冊索天下逸書編輯歷朝實錄又撰礼儀類典獻之上皇皆寓慨皇室淩遲之志云十四年正月朔日食六月京師大雷十二月皇子慶仁生是歲東國大飢十五年

十六年　寶永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三月帝聞伊藤維禎名詔求文章十六年正月基熙辭關白以左大臣兼熙代之十一月武藏相模上野地大震安房海嘯溺死數千人帝以天災荐至遣使奉幣諸祠綱吉奏修先王陵墓其所再造者二十五寶永元年正月關白兼熙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經光代之辭以家熙代之以前內大臣實治為右大臣二月實治罷以內大臣輔實代之以前權大納言源通茂為內大臣罷以權大納言綱平代之左大將如故三月改元大赦天下二年三月以綱吉為右大臣其子家宣任權大納言敘從三位綱吉使酒井忠舉等入朝謝恩三年六月改鑄元字銀四年四月以皇子慶仁任親王五月以女御幸子為准后八月造東宮於凝花洞舊趾十一月以公弁法親王為准后堯延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基熙辭關白以

左大臣家熙代之是月不二山焚雨沙晝晦數日山麓出一峯世呼曰寶永山五年正月關白家熙辭左大臣以輔實代之綱平為右大臣伊季為內大臣二月立皇子慶仁親王為皇太子綱平傳之立准后幸子為皇后稱中宮綱吉使松平賴保等入朝賀之是月東宮成三月京師火皇宮上皇宮東宮及准后中御門宮並災十一月淺間岳焚有聲如雷傍近雨灰六年正月將軍綱吉薨三月以權大納言通誠為內大臣四月詔以家宣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敘正二位家宣使井伊直通等入朝謝恩獻名刀白金及綿上皇皇太子新上西門院中宮皆有所獻六月帝傳位於皇太子十二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壽三十五葬于泉涌寺天皇即位之後災變屢至人心洶々帝自悔菲德遂遜位稱曰東山天皇

論曰、帝以天變地妖之故、修祭祀、致敬天地鬼神、則可矣、自悔德薄、壯年遜位、而莫諫止之、公卿亦有罪焉、

中御門天皇、諱慶仁、東山天皇第五子、母新崇賢門院藤原氏、内大臣隆賀之女、寶永六年六月受禪、年甫九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以關白家熈為攝政、左大臣輔實右大臣綱平内大臣通誠並如故、上皇宮成、世稱土御門宮、七月新院朝覲元上皇、八月詔贈德重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正一位、家宣所奏請也、十月以前左大臣基熈為太政大臣、十一月大赦天下、十二月新院患痘而崩、大典侍藤原氏薨、基熈辭太政大臣、

七年

七年正月葬東山天皇、三月稱嫡母中宮曰秉秋門院、追尊所生大典侍曰准后、稱新崇賢門院、十一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行即位禮、十二月以攝政家熈為太政大臣、

正德元年

正德元年正月朔帝冠、太政大臣家熈加冠、左大臣輔實理髮、二月勅祿皇弟直仁、家宣使榊原政祐等入朝賀即位、以權大納言家久為内大臣、四月改元、七月攝政家熈辭太政大臣、十二月尊皇祖母准后曰敬法門院、有年、

二年

二年四月新上西門院崩、年六十、葬泉涌寺、五月權大納言藤原保春卒、為高野氏祖、其姪權中納言基顯為石野氏祖、八月山城國大水、漂淀伏水等民舍、溺死千餘人、攝政家熈罷、以左大臣輔實代之、十月將軍家宣薨、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謚曰文昭、十二月詔以家宣嗣子鍋松為權大納言、敘正二位、上皇賜名家繼、

三年

三年三月以源家繼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其他賜官銜如故事、家繼使松平忠雅等入朝謝恩、是月京師火、延燒千餘家、七月勅聖護院法

親王道義、詣大峯、從者五百餘人、十二月帝始讀紀傳、文章博士菅原總長侍讀、

五年

五年三月攝政輔實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實治代之、八月實治辭左大臣、以右大臣綱平代之、内大臣家久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吉忠為内大臣、十二月以前權大納言藤原宗顯准大臣、敘從一位、

享保元年

享保元年四月將軍家繼薨、天下大水、六月改元、七月詔以源吉宗為權大納言、吉宗德川光貞季子、奏受其宗、繼家繼後、尋任征夷大將軍、敘正二位、遷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吉宗使松平賴豐等入朝謝恩、十一月攝政輔實復為關白、以前攝政家熈女尚子為女御、吉宗使柳澤吉里等入朝賀大嘗、

三年

三年正月以直仁為親王、内大臣吉忠辭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兼香兼之、補左馬寮御監、四月參議菅原長時卒、為清岡氏祖、其弟權中納言長義為桑原氏祖、十一月朔日南至、是歲吉宗奏修山陵、初綱吉修陵廟、未知其所在者多、至是更據圖檢之、或甃石、或作欄、數年竣功、

四年

四年二月東山帝女秋子内親王適伏見貞建親王、六月以日吉祠人祝部行茂敘從三位、十二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全為内大臣、尋罷、以吉忠再為内大臣、權大納言源豐忠為右近衛大將、

五年

五年正月皇子昭仁生、以女御尚子為准后、薨、號新中和門院、二月秉秋門院患痘崩、十一月以儲君昭仁為親王、

六年

六年七月吉宗獻通志堂經解、康熙字典、八月天下大水、九月法皇幸修學院及林丘寺、觀楓、

七年

七年正月輔實辭關白、以左大臣綱平代之、五月關白綱平辭左大臣、右大臣家久代之、内大臣吉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兼香為内大臣、是月法皇賜吉宗本朝世記、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六月、吉宗獻法皇禮義類典、八年正月、吉宗得清舶所齎之伽羅
木獻天皇法皇、名曰隱家、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隆賀為內大臣、
罷權大納言豐忠代之、尋罷兼香再為內大臣、是月、進柿本人丸
神敍號正一位柿本明神、三月、法皇為其皇妣元瑶大尼、慶其壽
九帙、張宴比尚齒會、召老人十名、大納言平時成、大中臣景忠、松
室忠親、松室綱然、浦野道英、岸本惟明、高倉王泉、窪近純及僧有
雅、院婢大進侍宴、惟明年百二十、賦詩獻之、九年三月、以權大納
言幸敬為左近衛大將、補左馬寮御監、大坂大火、焚死者甚多、七
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冬熙兼右近衛大將、尋補右馬寮御監、十年
四月、以吉宗長子家重為權大納言、敍正二位、吉宗使酒井忠寄
等入朝謝恩、十二月、以前太政大臣家熙准三宮、辭之不允、乃剃
髮致仕、十一年二月、越前大風雨、六月、關白綱平罷、以左大臣家
久代之、九月、關白家久罷左大臣、右大臣吉忠代之、內大臣兼香
為右大臣、准大臣宗顯為內大臣、罷前權大納言源通躬代之、罷
以權大納言幸教代之、左大將如故、十二月、以皇叔職仁為親王、
明年、任中務卿、是歲、詔典藥頭小森賴庸列堂上、與丹波氏為錦
小路氏、賴庸原姓劉氏、後漢靈帝玄孫高貴王歸化、高貴子志拏
直居丹波、賜坂上姓、志拏直遠孫康賴任鍼醫博士、稱丹波宿禰、
天文中、其二十世孫施藥院使盛直卒于相模、丹波氏遂不祀、而
其族小森氏世仕于朝、小森賴季任宮內大輔、因聽其子賴庸昇
殿、以繼盛直家、十二年三月、親王昭仁始讀書、明經博士清原宣
通為侍讀、七月、以藤原公福為權大納言、敍正二位、八月、修小御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享保十三年　二十年

所、吉宗所奏請也、十月、元瑶大尼薨、年九十四、後水尾皇女也、初
名光子、敍內親王、性恬靜、好禪、落髮稱元瑶、能和歌、畫佛像、是為
林丘寺始祖、十二月、以權大納言源惟通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
寮御監、十三年六月、立儲君昭仁為皇太子、右大臣兼香傅之、吉
宗使酒井親本等入朝、賀之、追尊新中和門院曰皇后、七月、權大
納言致季為內大臣、辭、以權大納言冬熙代之、是月、畿內東國大
水、十月、權大納言房熙為內大臣、十四年四月、帝觀童象、廣南所
貢也、法皇亦觀之、十五年七月、權大納言源惟通為內大臣、麻疹
流行、帝亦患、十六年正月、吉宗使吉良左京大夫入朝、賀天皇法
皇麻疹愈、五月、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適德川家重、八月、天台座
主公寬法親王准三宮、十七年三月、第三皇子忠篤、第四皇子良
視並為親王、八月、法皇崩、葬靈元天皇、敬法門院薨、九月、西南諸
道大蝗、民飢、十八年正月、以關白家久為太政大臣、二月、皇太子
冠、太政大臣家久為賓、六月、天下大疫、十二月、大赦天下、關白家
久辭太政大臣、十九年四月、吉宗獻禮儀類典、帝嘉光國以來子
孫竭力著作、下詔褒之、二十年三月、帝讓位皇太子、在位二十六
年、元文二年四月崩、壽三十七、葬于泉涌寺、稱曰中御門天皇、
櫻町天皇、諱昭仁、中御門天皇第一子、母新中和門院藤原氏、准
三宮家熙之女、享保十三年立為皇太子、二十年受禪、尊先帝曰
太上天皇、關白家久、左大臣吉忠、右大臣兼香、內大臣惟通並如
故、上皇徙居仙洞宮、閏三月、吉宗使織田對馬守入朝、賀受禪、十
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十一月、行即位禮、吉宗使井伊直定等、

元文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寛保元年　三年　延享元年

入朝賀、之元文元年正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常雅為內大臣、四月
改元、五月、吉宗奏改鑄金銀、八月、家久辭關白、以吉忠代之、家久
內覽如故、十一月、大婚、以御息所舍子為女御、吉宗使松平朝矩
等入朝賀大婚、二年三月、京師大風、四月、上皇崩、五月、葬中御門
天皇、六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宗熙為內大臣、八月、以前太政大臣
家久、准三宮、以右大臣兼香為關白、十一月、兼香為左大臣、關白
如故、三年正月、內大臣宗熙為右大臣、權大納言道香為內大臣、
八月、以前內大臣致季為右大臣、罷、以前內大臣通躬為右大臣、
罷內大臣道香代之、前內大臣常雅為內大臣、九月、以前權大納
言藤原實陰准大臣、陞從一位、實陰善國雅、有名于世、十二月、遣
使奉幣大廟、告修大嘗會、加茂石清水並奉幣告之、取祭禾於近
江丹波、大赦天下、四年二月、以權大納言藤原種基為內大臣、五月、勅
右大臣道香聽內覽、五年二月、遣使奉幣大廟、告復新嘗會、五月、以女
御舍子為准后、勅起竹臺於便殿西庭、以為歌會場、七月、京都大水、十月、
修新嘗及豐明節會、新嘗廢闕二百八十年、至是復之、後以為例、寛保元
年二月、皇子遐仁生、是月改元、八月、以吉宗為右大臣、家重兼右近衛大
將、補右馬寮御監、家重長子家治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吉宗使松平容
貞、酒井忠溫等、入朝謝恩、三年五月、以權大納言基輝為內大臣、六月、以
權大納言內前為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九月、以直仁王子典仁、職仁王子
音仁為親王、十月、閑院直仁親王季子輔平、出嗣鷹司氏、以
伏見邦忠為親王、延享元年、二月、改元、五月、遣使奉幣太廟、告
改元、七月、京師大水、九月、奉幣宇佐香椎兩廟、告改元、典久廢、

二年　三年　四年

至是修之、後每甲子歲行之、以典仁親王為太宰帥、敘三品、二年
二月、以京極公仁為親王、關白兼香辭左大臣、前右大臣致季代
之、三月、左大臣致季罷、以右大臣道香代之、前內大臣冬熙為右
大臣、五月、冬熙辭右大臣、以前內大臣惟通代之、公尊法親王自
日光入朝、任天台座主、九月、吉宗上書辭軍職、十月、以權大納言
家重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敘正二位、十一月、遣使行石清水
遷宮儀、十二月、家重使松平賴恭等入朝謝恩、閏月、右大臣惟通
罷、以內大臣內前代之、權大納言宗基為內大臣、三年二月、以關
白兼香為太政大臣、三月、以儲君遐仁為親王、十二月、兼香辭關
白內覽、以左大臣道香為關白、四年三月、親王遐仁冠、立為皇太
子、內大臣宗基傅之、家重使松平定功等入朝賀立坊、四月、隕霜
殺苗、五月、以關白道香為攝政、帝讓位於皇太子、居于仙洞、在位十一
年、寛延三年、四月崩、壽三十一、葬于泉涌寺、帝初在儲位、將有立
坊之宣、東宮殿庭之圖豫成、掖庭諸姬、論其廣狹而不決、如其所
請、則帝所愛金棣棠、不得不移、有司大患、憑嬪奏之、帝曰、果然、應
踐祚而徙大殿、矣、此殿則新中和門院舊居、假令雖不便、何改之為、
於是事始定、有司猶奉其圖請焉、帝曰、申口以外、勿取後宮之便
其他非朕所指示也、群臣皆服、時帝甫八歲、聰叡已如此、天皇尤
敬祖宗、復新嘗、及宇佐橿日兩奉幣、先是家宣修櫻町宮、帝意嚮
之、乃遜位移居焉、云、帝嘗欲試神祇伯源雅富、大副卜部兼雄、才
學、召問曰、水火二淨孰優、雅富對曰、水火者陰陽、神體、至淨而齊
耳、兼雄對曰、水優于火、火有淨穢之忌、至水則無有之、稱曰櫻町

寬延元年　二年

天皇、
論曰、帝機敏聰明、幼時為衆所畏、世人相傳為厩戸皇子再誕、
百官屬意、以望其成立、及即位、學舉廢典、行祭祀、務求民瘼、惜
乎年及壯、退隱離宮、未幾而崩矣、當是之時、吉宗久在職、以年
及耳順、辭以讓乎家重、家重襲職、乃修櫻町宮、欲使帝退隱、蓋
修宮出於吉宗之意、爾吉宗自紀藩入、識量過衆、能通時情、夫
英雄之心、英雄知之、吉宗知帝之英明、意不甚安、於是自
辭職、又使帝退櫻宮、其意似有所慮焉、嗚呼、將軍之職、雖握兵
馬之權、何得黜陟皇位、因襲之弊、勢至乎此、莫可奈之何也、而
吉宗之辭職、年六十有餘、帝之退位、年纔三十、枉而從之、知時
之不可也、私推帝心、可不堪慨歎哉、

又曰、帝自幼叡智、人以為厩戸皇子再生、復久不行大祭大禮、
漸將張皇皇威、在位不長、而尋崩、可謂本朝不幸也、
桃園天皇、諱遐仁、櫻町天皇第一子、母開明門院藤原氏、大納言
實武之女、在儲位數月、延享四年五月、踐祚、齒甫七歲、尊先帝曰
太上天皇、尊嫡母准后、曰皇太后、太政大臣兼香、左大臣道香、內
大臣宗熙、並如故、八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九月、行即位禮、家
重使藤堂高豐等入朝賀之、十月、遣使奉幣石淸水、寬延元年三
月、以前大納言藤原光榮為內大臣、罷、以宗基代之、七月改元、十
一月大嘗、十二月、攝政道香辭、左大臣前右大臣冬熙代之、以春
日祠人中臣延庸敍正三位、二年二月、冬熙辭左大臣、以右大臣
內前代之、前內大臣常雅為右大臣、三月、直仁親王女倫子適德

三年　寶曆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川家治、十一月、常雅辭右大臣、以內大臣宗基代之、罷、以權大納
言右近衛大將實顯代之、三年三月、皇姊智子為內親王、四月、上
皇崩、五月、葬櫻町天皇、家重使畠山民部大輔入弔、六月、稱皇后
曰青綺門院、八月、權大納言通兄為內大臣、九月、京師草木著花、
候如春溫、十一月、內大臣通兄辭右近衛大將、尋辭內大臣、權大
納言左近衛大將尚實代之、寶曆元年四月、帝初讀書、大內記菅
原家長為侍讀、越後地大震、五月、賜攝政道香隨身內舍人、六月、
前大將軍吉宗薨、七月、藤原兼香辭太政大臣、准三宮、未幾薨、十
月改元、是歲、勸修寺文學良野芸之獲僧奝然遺本鄭注孝經於
東大寺、刋之、鄭注本始見于世、二年正月、右大臣宗基敍從一位、
三年四月、麻疹大行、十一月八日、日南至、使陰陽頭安倍泰邦立

表測景、十二月、賜公仁親王隨身兵仗、四年二月、以前內大臣實
顯為右大臣、五月罷、以前內大臣通兄代之、十月、使安倍泰邦改曆
法、謂之寶曆曆、五年正月、右大臣通兄罷、以內大臣尚實代之、權
大納言經胤為內大臣、二月、以攝政道香再為關白、八月、西海大
風、十一月、以權大納言公晃為內大臣、故准三宮兼香女從三位
冨子為女御、家重使松平宗衍入朝賀大婚、六年五月、以權大納
言輔平為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九月、山城大水、大坂北疆瀦成
巨浸、七年三月、道香辭關白、左大臣內前代之、聽內覽、四月、東海
北陸大水、八年七月、皇子英仁生、是歲、以家重奏、褫權大臣光胤
權大納言公城、左中辨資望、太宰權帥公積、權中納言俊逸、從三
位經業、正三位兼久、其子右馬頭兼望、少納言平時名、從四位上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源通維、權大納言源通積、權大納言公言、近衛少將隆共、左少辨
光世、右兵衛督永秀、官職禁錮之、子自筆、以徵竹內式部習武伎
也、逐式部、九年二月、以智子內親王、叙一品、三月、以女御富子、為
准后、五月、以儲君英仁、為親王、十一月、關白內前辭、左大臣、以右
大臣尚實、為左大臣、內大臣輔平、為右大臣、尚實子權大納言道
前、為內大臣、十二月、以平野祠人中臣盖親、稻荷祠人秦親安、叙
從三位、十年正月、以家重、為右大臣、家治為右近衛大將、補右馬
寮御監、三月、家重使松平賴恭、家治使松平容清、共入朝、謝恩、四
月、家重辭軍職、七月、以家治、為征夷大將軍、陞內大臣、叙正二位、
其他賜官衛、如故事、十月、家治使井伊直幸等、入朝謝恩、十一年
三月、松前大風、六月、前大將軍家重薨、十二年五月、以公啓法親

下編卷一　三十一

十二年　十三年

王、為天台座主、七月、帝不豫、家治使六角廣孝、入候起居、帝崩、在
位十六年、壽二十二、葬于泉涌寺、稱曰桃園天皇、

論曰、帝性淳良、留心曆學、命安倍泰邦、造新曆、所其志可知也、
而不及壯年而崩、其德之大小、未可知也、新井新

後櫻町天皇、諱智子、櫻町天皇第二女、母皇太后青綺門院藤原
氏、關白吉忠之女、寬延三年、為內親王、寶曆十二年七月、踐祚、年
二十三、以關白內前、為攝政、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平、內大臣道
前、並如故、八月、葬桃園天皇、家治使廣瀨駿河、入弔大喪、長澤資
右上香、送葬、是月、仙臺大水、害稼、十三年二月、尊先帝生母姉小
路氏、曰開明門院、八月、賜攝政內前內舍人、為隨身、九月、右大臣
輔平、辭左近衛大將、以內大臣右近衛大將道前、代之、權大納言

明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藤原重良、兼右近衛大將、道前補左馬寮御監、十月、以皇姪貞行
及有栖川織仁、為親王、重良補右馬寮御監、十一月、遣使奉幣太
廟、告嗣位、尋行即位禮、家治使酒井忠恭等、入朝賀之、明和元年
三月、以織仁親王、為兵部卿、六月、改元、十二月、遣使奉幣太廟、告
修大嘗會、大赦天下、是月、以尊真法親王、為天台座主、二年、營桃
園皇妃准后宮於烏丸、三月、遣參議藤原公雄等、賜幣于日光、修
東照宮百五十年齋、六月、賜織仁親王隨身兵仗、八月、美濃大水、
人多溺死、是歲、毀京師東郭開市街、三年正月、陸奧津輕地大震、
人畜多死、三月、以家治嗣子家基、任權大納言、叙從二位、五月、以
明經博士清原宣條、為英仁親王侍讀、叙從二位、七月、大坂雨雹、
淡路大旱、西南諸道不雨、自六月至八月、十二月、播磨大風、四年

下編卷一　三十二

五年　六年　七年

十一月朔日、南至、百官表賀、大赦天下、是歲、尾張海嘯、五年二月、
立皇姪英仁親王、為皇太子、右大臣輔平傅之、家治使松平忠刻
等、入朝賀立坊、五月、以攝政內前、為太政大臣、八月、皇太子冠、太
政大臣內前為賓、六年正月、內大臣通前辭、左近衛大將、權大納
言藤原糧良代之、五月、京師及諸國雨毛、八月、以權大納言源前
豐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九月、前左大臣道香、准三宮、是
歲、遠江人賀茂真淵歿、七年三月、修櫻町宮、閏六月、道前辭內大
臣、尋薨、八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季晴、為內大臣、自五月不雨、至是
月、井泉皆涸、十月、內前辭太政大臣、十一月、帝讓位皇太子、居于
仙洞、在位八年、文化六年十二月、賀其七十算、奉舞樂、十年閏十
一月崩、壽七十四、葬于泉涌寺、稱曰後櫻町天皇、

論曰、帝以坤居乾位、恭儉節用、未嘗有過擧、亦元明允正之流亞也、

後桃園天皇、諱英仁、桃園天皇第一子、母恭禮門院藤原氏關白兼香女、明和五年、立為皇太子、七年十一月、踐祚、尊先帝為太上天皇、內前為攝政、尚實左大臣、輔平右大臣、季晴內大臣、並如故、

八年

八年正月、上皇徙櫻町宮、四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尋行即位禮、家治使松平定靜等入朝賀之、以權大納言藤原輝良為內大臣、是月、東海大雪、五月、尊准后、曰皇太后、七月、稱皇太后、曰恭禮門院、十一月、遣使奉幣太廟、告行大嘗會、大赦天下、以攝政內前、復太政大臣、

安永元年

安永元年八月、攝政內前為關白、十一月、改元大赦天下、十二月、納關白內前女從三位維子為女御、家治使松平賴恭等入朝賀大婚、

二年

二年三月、帝患痘、六月、山城伊勢大水、美濃雨沙、七月大風雨、諸道大水行旅不通、

三年

三年三月、詔修稻荷祭、先是廢棄三百餘年、至是復舊典、六月、江戶大雷、山城大風雨、大坂海溢、溺死千二百餘人、八月、大內計吏田村廣敬津田義明等數十人作奸伏罪、初廣敬等、僞稱供御、求金於幕府、專營私利、至是發覺、廣敬等四人處斬、餘處流奪官、

四年

四年三月、修後醍醐天皇四百五十年忌齋於伯耆安養寺、四月、京師霖雨、閏十二月、內大臣輝良罷、以權大納言源豐前代之、罷、以權大納言實季代之、罷、復以輝良為內大臣、

六年　七年

六年十二月、以關白太政大臣內前准三宮、七年二月、內前辭關白太政大臣、尋以左大臣尚實為關白、聽內覽、伊豆大島焚、七月、京師大水、十一月、關白尚實辭左大臣、十二月、以右大臣輔平為左大臣、前內大臣經胤為右大臣、

八年

八年正月、經胤罷、以內大臣季晴為右大臣、二月、前權大納言家基卒、贈正二位內大臣、三月、季晴辭右大臣、以內大臣輝良代之、權大納言經熙為內大臣、四月、北陸及伊勢大雪、六月、以女御維子為准后、八月、東海北陸二道大水、九月、帝不豫、家治使前田長房入候、大隅櫻島災、十月、天皇病彌篤、遣使奉幣太廟禱之、十一月崩、在位九年、壽二十二、葬于泉涌寺、稱曰後桃園天皇、

論曰、當帝之世、泰平愈久、而風俗愈頹、奢侈遊惰、不可匡救焉、幕府竊執萬機、弁髦天子、雖天子有所蘊、勢不可如之何、況帝幼即位、亡幾而崩矣、時勢之移、志士所慨歎也、

日本史記下篇卷一 終

安永八年　九年　天明元年　二年　三年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二

天皇本紀一之二

光格○仁孝

光格天皇諱兼仁、東山天皇曾孫、典仁親王第六子、於後桃園天皇為再從弟、母藤原氏、淮三宮内前女、安永八年十月、自閑院宮入繼大統、初後桃園帝無子、上皇與内前謀、欲迎立崇光帝裔邦仁親王子貞敬王、而憚尚實、未敢發、及後桃園帝大漸、上皇入視、使内前呼關白出宮、其意欲屏尚實而親告而迎立貞敬、尚實乃對曰、上將登遐、臣奚得離左右、帝顧尚實曰、後嗣之事、囑汝、言畢而崩、於是定冊迎立帝、年甫九歲、以關白尚實為攝政、左大臣輔平、右大臣犦良、内大臣經煕並如故、十二月、葬後桃園天皇、家治使至上賻、命龜山淀水口尼崎四藩、衛泉涌寺及般舟院、九年三月、勅仁和寺修宇多帝八百五十年忌齋、八月、以家治為右大臣、家治使井伊直富等入朝謝恩、十一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十二月、行即位禮、閑院太宰帥親王叙一品、後桃園帝女欣子為内親王、以攝政尚實為太政大臣、賜内舍人二名為隨身、天明元年正月、帝加冠、尚實為賓、左大臣輔平理髮、三月、行即位儀、使氏縱觀、家治使酒井忠以等入朝賀、之尊適母准后近衛氏曰皇太后、四月改元、五月、帝始讀書、尚實辭太政大臣、二年三月、以家治子家齊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治使松平賴起等入朝謝恩、五月、京畿松樹生華狀如蜂房、七月、關東地震、十一月、帝始讀紀傳、以文章博士菅原在煕為侍讀、三年六月、諸國大水寒如冬、七月淺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間岳噴火、十月、稱皇太后曰盛化門院、崩、四年三月、家治奏呈一品親王穀千石以終其世、五年正月、畿内雷、二月、攝政尚實復為關白、三月、前關白内前薨、子經煕嗣、八月、畿内及東海大水、十一月、畿内尾張雷、是冬、畿内暖如仲春、六年正月朔、日食、皆既、帝親製和歌賜家治、以其年五十筭也、令閑院伏見二親王及關白尚實以下皆賦和歌賜之、六月、河内水、九月、將軍家治薨、自春至是月、天下大雨、禾稼不登、十一月朔旦、日南至、關白尚實上賀表、十二月、天台座主妙法院直仁法親王獻白烏、博士上瑞否勘文、明年、勅放之於山科、七年三月、尚實辭關白、氏長者内覽兵仗、左大臣輔平代之、上皇賜馬慶之詔、以權大納言家齊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五月、家齊使松平賴起入朝謝恩、關白輔平辭、左大臣犦良代之、經煕為右大臣、家孝為内大臣、是月、天下大飢、至六月、米價愈貴、餓莩載路、民聚建禮門、廻匝宮外祈穀價低下、九月、以從一位前關白尚實准三宮、再賜隨身兵仗、居四日薨、子道前孫輔家先卒、治孝子輔嗣繼後、十一月、右大臣經煕子養島津重豪女、嫁之於家齊、八年正月、京師火、會大風、延燒皇宮上皇宮、帝奉神器避之下鴨、即夜幸聖護院、為行宮、上皇幸照高院、郡山淀膳所篠山龜山高槻諸藩皆出兵備不虞、而龜山藩主松平信道先至、奏請從駕至行宮、勅准四位侍從、行所司代事、罹災者、公卿武臣宅百九十區、民家十八萬三千戸、佛剎九百二十宇、死者二千六百三十餘人、二月、上皇遷幸青蓮院、三月、家齊經始皇宮、松平定信等來董役、勅前左大臣光世考古宮制度光

世揆醍醐所藏古禁内圖、量其規度、製圖以進、四月、以一品忠譽
法親王、准三宮、尋薨、親王ハ中御門帝第三子也、九月、家齊課五萬
寛政元年
石以上諸藩、築宮垣、寛政元年、正月改元大赦、五月、權大納言政
熙為内大臣、八月上丁、勅釋奠孔聖于行宮、菅原為顯進講孝經、
二年
年甫十四、帝賞曰、秀才、名不空矣、以權大納言源信通兼右近衛
大將、尋補右馬寮御監、九月、開明門院薨、二年正月、青綺門院崩、
三月、勅廷臣曰、大禮節會拜賀朝儀、用其故衣、獻物減舊額、七月、
勅隱岐國造、上驛鈴、後賜金反之、八月、柴野彦著禁障畫圖考證、
九月、皇宮上皇及恭禮門院宮成、足利氏時、宮殿在土御門烏丸、
織田氏更造于今地、由舊制也、及德川家康、歎禁内隘阻、斥拓東
北地、至是勅改造紫宸清涼二殿、起兼明玄輝朔平三門及廊臺

唐門等、以復上古制、改櫻町宮正門為西門、十一月二十二日、帝
徙新宮、二十六日、上皇徙櫻町宮、縱民觀儀衛、帝親製詩、賜家齊、
曰、追慕周文囿、不羨漢武臺、舊章一是從、新築本非催、百工忽告
竣、整駕自東、拭目向城、雉城雉亦美哉、兩殿應規矩、四門總崔
嵬、燕雀繞簷集、櫻橘接階栽、豈其為逸豫、講禮共徘徊、委佩辟僚
會、將幣九州來、素心既已定、起臥感鹽梅、欣然歌思動、乙夜薄言
裁、上皇亦賦國雅、賜之、十二月、勅奏神樂于内侍所、恭禮門院自
三年
妙法院徙烏丸宮、三年三月、勅安井蓮華院、修後白河天皇六百
年忌齋、六月、以第一皇子禮仁為親王、明日薨、八月、輔平辭關白、
輝良代之、聽内覽、十一月、經熙辭右大臣、以政熙為左大臣、權大
四年
納言治孝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源信通為内大臣、四年正月、家孝

復為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尋罷、實季代之、二月、以權大納言忠
良為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實起兼右近衛大將、四月、
左兵衛佐藤原公碩卒、公享之子、是為西四辻氏祖、温泉嶽
五年
焚、島原地熱、山裂發火、光照西海、山麓熱水涌出、海亦溢、島原溺
死三萬人、肥後二萬人、五年二月、遣議奏前大納言中山愛親、前
大納言正親町公明於江戸、初帝欲尊生父太宰帥親王為太上
天皇、傳旨家齊、家齊以主上繼統、父子之義固定、議無上帥宮以
尊號之理、愛親與松平定信論辯、然家齊不奉勅旨、三月、以有栖
川韶仁為親王、四月、家齊獻太宰帥親王廩米二千石、五月、守治
橋成、橋發久矣、至是再造之、十月、以一乘院尊映法親王、叙一品、
六年
賜牛車、十二月、以欣子内親王為准后、是年、高山正之歿、六年三

月朔、立准后欣子内親王為中宮、自恭禮門院宮入、關白輝良右
大臣治孝等從焉、縱民觀儀衛、内親王朝上皇于櫻町宮、家齊使
松平定國等入朝賀之、以關白輝良夫人得子、叙從三位、七月、閑
院太宰帥親王薨、詔追稱自在王院、葬于廬山寺、子彈正尹美仁
親王嗣、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九月、遣權大納言愛德等於石清
七年
水、修放生會、以太宰帥親王喪、延期也、十二月、第二皇子俊宮薨、
七年十月、以左大臣政熙補藤氏長者、聽内覽、從二位關白一條
八年
輝良薨、子忠良嗣、十一月、以左大臣政熙為關白、賜隨身兵仗牛
車、恭禮門院崩、八年四月、關白政熙辭左大臣、右大臣治孝代之、
九年
京師雨雹、九月、右大臣家孝罷、前内大臣實季代之、十二月、實季
罷、以内大臣忠良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實起為内大臣、九年二月、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享和元年　二年　三年

以家齊子家慶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三月、家齊使酒井忠温等入朝謝恩、以治孝子權大納言齊通為內大臣、五月、帝學琵琶於前右大臣賞季、八月、築天文臺于京、測景正節、以伏見貞敬親王、十月、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改曆法、至十二月成、賜名寛政曆、詔曰、頒天審象定作新曆、依例頒行四方遵用、十一月、以詔仁親王為中務卿、十二月、上皇傳古今集於帝、十年七月、雷震方廣寺、以權大納言實祖為內大臣、右大將如故、九月、上皇召智積院僧浩然、書御障、十二月、以權大納言實種為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十一年正月、以參議權中納言德川治濟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後陞從一位、三月、以權大納言基前為內大臣權大納言愛德兼右近衛大將、五月、以宇佐廟祝宇佐公古叙從

三位、輪王寺公澄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尋賜牛車、加賀地震海溢、六月、前右大臣經熙薨、子基前嗣、八月、以宇治禰宜荒木田經高叙從二位、十一月、帝賀上皇壽六十、奏樂禁內、上皇觀之、十二年正月、前權大納言紀光薨、紀光博學、嘗著閑窻自語、中宮生皇子温仁、二月、妃勸修寺氏生皇子寛宮、三月、家齊使入朝賀之、以温仁為親王、四月薨、是歲、廢癸祭、愛宕山祠火、享和元年二月改元三月、例遣權大納言愛德、奉宸翰於大廟、告革命、是歲、平宣長歿二年正月、揚牓于紫宸殿兼明門、門牓書博士加茂保考書之、二月、遣權大納言源前秀等於北野、修菅公九百年齋、九月、以邦頼親王叙一品、賜牛車、住吉祠災、六月、雷震大和招提寺浮圖、自天平寶字中創此寺、未嘗有災、至是亡、三年正月、遣使奉幣住吉謝

文化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災、四月、麻疹行、十月、大島焚、文化元年正月、以貞敬親王為兵部卿、二月改元、遣使奉幣七廟告之、三月、奉幣宇佐廟告之、六月、出羽地大震、山崩填象潟、二年二月、妙法院眞仁法親王、適江戸見家齊、三月、遣使比叡山、修桓武天皇千年忌齋、四月、遣使安樂壽院、修鳥羽天皇六百五十年忌齋、八月、一品妙法院直仁親王薨、十月、勅天台座主尊法親王、落御學所、天明災後此殿久廢至是復舊、三年六月、諸國大旱、四年正月、權大納言兼左大將輔嗣薨、弟尚忠嗣、二月、詔置左右衛門權大少尉大少志、左右兵衛權大少尉大少志、左右馬大少允、每官十員、凡二百人、藏人頭左近衛權中將源重能奉行、聖護院盈仁法親王之江戸、九月、京師及近畿大風、是月、以皇子寛宮為親王、賜名惠仁、家齊使至賀之、五年

三月、以閑院孝仁為親王、後累遷常陸太守式部卿、六月、加賀能登越中水、七月、武藏下總水、傷禾、六年三月、立惠仁親王為皇太子、右大臣忠良傅之、以小御所為假東宮、四月、家齊使井伊直中、戸田氏明入朝賀立坊、七月、大坂水、八月、伊豆相摸、以東大風、拔樹破屋、九月、再造住吉社、十二月、帝賀上皇壽七十、奏樂宮中、七年正月朔、佐渡地震、九月、詔第五皇子盛仁、紹京極氏、封改第名曰桂殿、自公仁親王薨、空第四十年、至是皇子移居焉、十一月、德川治紀、上表進大日本史、自其先光國撰此書、校補累世、嘗奏請公大日本史之名、帝許之、乃付梓、至是先刊紀傳二十六卷獻之、有年、八年閏月、皇太子始讀書、十四日、讀紀傳、三月、皇太子加冠、右大臣兼東宮傅忠良為賓、五月、以皇子盛仁為親王、明日薨、十

月、修後桃園天皇三十三年忌齋、天台座主兼眞法親王主之、賜牛車、（九年）九年六月、修賀茂石清水臨時祭、此典廢者數百年、歷朝欲復之、至是勅家齊修之、有年、（十年）十年正月、前左大臣輔平薨、子政熙嗣、三月壬午、修臨時祭於石清水廟、遣參議左近衛權中將源重能等行之、五月、以公猷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尋賜牛車、閏十一月、上皇崩、十二月、葬後櫻町天皇陵、賜上皇御服於昵臣、有年、（十一年）十一年四月、治孝辭左大臣、右大臣忠良代之、前內大臣實起為右大臣、大旱、八月、以陰陽寮司加茂保敬敍從三位、九月、政熙辭關白、內覽、忠良代之、實起辭右大臣、內大臣基前代之、權大納言愛德為內大臣、右大將如故、十月、輪王寺親王東叡山第災、十一月、修臨時祭于賀茂上下兩廟、遣參議右兵衛督兼東宮亮隆純等行之、

古昔南北祭皆每歲行之、自去年復之、各間歲一祀、後為恒例、（十二年）十二年正月、關白忠良辭左大臣、基前代之、前內大臣實祖為右大臣、二月、以關白政熙准三宮、再賜隨身兵仗、實祖辭右大臣、權大納言政通代之、左大將左馬寮御監如故、權大納言齊信為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四月、遣前大納言源有康、前大納言忠言等於日光、修東照宮二百年忌齋、左大臣基前及青蓮院法親王尊眞、梶井法親王兼眞詣焉、八月、畿內大水、十二月、右大臣政通辭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更敍從一位、內大臣齊信代之、權大納言公修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十三年）十三年三月、以家齊為右大臣、家慶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權大納言如故、各賜名刀一口、家齊使松平容衆、松平直溫、家慶使織田

信順、中條信義入朝謝恩、八月、以青蓮院尊眞法親王准三宮、九月、修仙洞宮、十一月、伊豆松崎山頭、水涌溺人、是歲、能勢郡出野村農下辻某家葺理屋宇、得其祖左少辨經房書於棟上、盛以竹筒、委在塵煤中、所記與古老所傳村祠八幡宮緣起相符、云、昔檀浦之敗、經房等潛奉安德帝、自山陽入山陰、揚言曰、菅氏族赴筑紫、而東歸也、駐蹕此地、將入京師、聞後鳥羽帝即位、不果、明年、安德帝崩、經房乃立廟奉祀、憚京師權、曰八幡宮、書尾又附經房家系、訖天正中而止、或示之幕府、執政松平定信、定信使人鑒之、曰、六百年古紙也、定信告之家齊、令下辻家准士族、（十四年）十四年二月、以伏見邦家為親王、尋任上野太守、賜勅額於家齊、揭之先廟、三月、帝讓位皇太子、居于仙洞、在位三十七年、至天保十一年十一月

崩、壽七十、葬于泉涌寺後月輪山陵、帝為人英邁、身長六尺五寸、嘗新嘗祭之夜、儀衛司直、環列儼然、燈火煌々、有白衣人突至、衝隊蹴燈而去、衛士愕然、莫敢發者、蓋帝親試也、明日、帝謂衛士曰、甚矣警備之不慎、奉職捉犯、曷問其人、帝初遜位之日、人設請為法皇、朕不肯之、東方人何傚西土風、帝又好學、精通典故、每勗諸皇子讀書、皇女亦旌經史、帝之在位、正宮殿制、復南北祭、修廢官數百員、其遜位、家齊奏請舉帝所欲、因修修學院、歲幸焉、謚曰光格天皇、

論曰、天下政權、歸於武臣久矣、至德川氏、益固基礎、制度嚴肅、確乎不可復撼也、帝以英邁之姿、生昇平之世、博通古典、務修學術、皇子皇女、一無不通經史、恨遭幕府專政之際、空在深宮

文政元年　二年　三年

不能伸聖志、然在位四十年間、靜穿無事、四民樂業、退位之後、尚二十餘年、雍容閑雅、以讀書吟咏卒歲、雖有所屈於志、復足以慰清悶乎、帝不固喜佛、嘗曰、日域人何做西土風乎、蓋聖武孝謙以來、天子避位之後、或薙髮學浮屠、謚號亦係僧撰、至帝初改其弊、數百年陋習、於是乎一洗、是皆學術所致、求之前代、不多見其比、可不謂聖主耶、石川鴻齋

仁孝天皇、諱惠仁、光格天皇第四子、母東京極院藤原氏、權大納言經逸女、文化六年、立為皇太子、文化十四年九月、即位、時年十八、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忠良關白、基前左大臣、政通右大臣、齊信內大臣、並如故、自五月不雨、至七月、八月、遣使奉幣太廟、告嗣位、九月、行即位禮、家齊使松平賴儀等入朝、賀之、十二月、准三宮政熙女從三位繫子為女御、乘牛車入內、縱民觀儀衛、家齊使井伊直亮等入朝、賀大婚、文政元年正月、以阿蘇祠人阿蘇惟馨敍從三位、十一日、宮中非藏人松室陸奥失心、拔刀入宮、大判事勢多章武執之、至五月、死于獄中、四月、改元、十月、二品彈正尹閑院義仁親王薨、子孝仁親王嗣、十一月、遣使奉幣大廟、行新嘗會、二年正月、德川治紀獻大日本史、二月、帝患痘、家齊使土岐賴庸入候、及愈、戶田氏敏來賀焉、六月、近畿地震、三年正月、以權大納言尚忠兼左近衞大將、補左馬寮御監、二月、二品中務卿有栖川織仁親王薨、子韶仁親王嗣、三月、尊嫡母中宮曰皇太后、是春、芥川驛北直上村民掘地、得石棺、內藏石川年足銅牌、牌方一尺許、文中有言曰、儀形百代、冠蓋千年、夜臺荒寂、松柏含烟、四月、從一位左大臣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基前薨、子忠熙嗣、五月、皇子鎧宮生、六月、以右大臣政通為左大臣、前內大臣愛德為右大臣、兩筑水島原山崩、水涌漂田廬、溺人畜、十月、愛德罷右大臣、以內大臣齊信代之、權大納言公修為內大臣、十二月、以女御繫子為准后、四年二月、以上皇第七子悅仁為親王、無幾薨、諸國疾、三月、前關白政熙適江戶、四月、以權大納言尚忠為內大臣、左大將如故、六月、遣藏人隆晃于延曆寺、修僧最澄千年忌齋、東國大旱、以第一皇子安仁為親王、無幾薨、五年閏正月、蝦夷地震、二月、以右大臣家齊為左大臣、敍從一位、權大納言家慶為內大臣、敍正二位、右大將如故、家齊夫人島津氏敍從二位、家慶夫人鷹司氏敍從三位、遣前大納言資愛等就江戶拜焉、三月、家齊使松平賴恕、家慶使酒井忠器入朝謝恩、家齊獻黃金千枚、名刀一口、馬一頭、家慶獻黃金五百枚、名刀一口、馬一頭、獻金銀上皇皇太后准后、關白議奏傳奏及諸嬪、皆有問遺、四月、准后繫子薨、追稱新皇嘉門院、明年追贈皇后、五月、家齊奏請上皇數游幸修學院、以修養自靈元帝外遐之後、院久頹圮、至是修之、所司代信敦獻橋亭、此歲蒲生秀實所著山陵志刊行、初秀實慨朝典墜地、徧跋涉諸國、以著此書、六年三月、前左大臣忠良辭關白、以左大臣政通代之、七月、從一位政熙辭准三宮、不允、政通嗣家、九月、以有栖川幟仁為親王、尋任上總太守、十二月、有星自西北飛東南、響震天地、七年正月、關白政通辭左大臣、以右大臣齊信代之、內大臣尚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經久為內大臣、麻疹行、二月、式部卿閑院孝仁親王薨、子愛仁嗣、五月、以權大納言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源通明為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六月以權大納言源豐為內大臣、前關白忠良辭橘氏長者、以權大納言忠熙為內大臣、左大將如故、八月陸奧山岳水涌出、上野二總水、九月上皇幸東山修學院、觀紅葉、帝使前權大納言隆聲扈從、大臣以下前驅、關白後衆所司代信敦等陪從、縱民觀儀衛、上皇勅羣臣賦詩歌、奏樂、親自吹笛彈琵琶、極歡而還、家齊聞鹵簿之盛、命畫人原在明圖之、拜觀焉、八年三月、上皇幸修學院觀櫻花、七月以前大納言德川治齊准大臣、八月准三宮政熙女從三位祺子入宮補女御、家齊使松平容和等入朝賀之、十月上皇幸修學院觀楓、春秋二幸歲以為例、是歲諸國疱瘡行、九年大舍人助音博士源松苗私修國史略成、江戶地震、四月更截南庭橘、六月東國旱、十

月從一位前左大臣治孝薨、子齊信嗣、十年二月以左大臣大將軍家齊為太政大臣、賜左右近衛府生二人近衛八人為隨身、內大臣家慶敘從一位、遣廣橋從一位甘露寺從一位就江戶拜之、家齊使井伊直亮松平定永等入朝謝恩、四月第二皇子鎔宮薨、閏六月家齊使青山忠裕入朝、獻金二千兩、獻上皇金年百貫錢充東山幸費、增關白職俸五百苞、公卿亦有銀帛之遺、十一年二月以家齊嫡孫家祥為權大納言、敘正二位、家齊使酒井忠實等入朝謝恩、七月東海水、天龍川溢、京師大風破屋、八月西海大風雨、彥山祠扉飄墮筑後、以閑院愛仁為親王、尋任彈正尹、九月山陽山陰蝗、以關白忠良准三宮、以一品公猷法親王准三宮、十一月越後上野雨雹地震海嘯、是歲禾稼不登、十二年正月追贈德川治

天保元年　二年　四年　五年

濟太政大臣、十二月以青蓮院尊寶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天保元年閏三月修宇多天皇九百年齋于仁和寺、伊勢火延燒子祠八十餘宇、太廟無恙、詔發朝五日、五月遣使奉幣太廟、虔謝子祠災、諸國民爭詣太廟、自三月至是月、沿道民與之兇子食物、時人呼曰御蔭、每人與神符、以女御祺子為准后、七月京師地震、後屢震、至明年夏止、勅營新祀宮、十月以一品聖護院盈仁法親王准三宮、十二月改元下詔、責己、其略曰、感禎祥而建號、前史之所記、因變異而改元、後王之所則、朕雖盡夕陽就就之心、致雞鳴率々之思、政令不節乎、教化不行乎、何圖宗廟告災、火延及京師、有地震災禍、宮闈懷危懼、天下加驚愕、朕之不逮、何能荅之、先擇嘉號、急發恩令、其改文政十三年為天保元年、大赦天下、今日以前大辟

以下、罪已覺未覺、已詰未詰、輕重咸赦、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釋者、不在此限、復天下今年半徭、庶民僧尼年百歲以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玄陰將謝、踐春陽且布和、尚乘此時令、宜與物更始、普告遠近、俾知朕意、二年二月上皇入見帝、五月上皇入見帝、六月上皇入見帝、皇子統仁生、十月上皇幸修學院、十二月詔藏人極臈大江俊矩列朝貴、聽昇殿、是為北小路氏祖、俊矩精國典、四年二月賜勅額於贈太政大臣德川治濟廟、六月奥羽凍寒、禾稼凋落、九月上皇入見帝、五年三月以醍醐寺座主三寶院前大僧正高演准三宮、四月詔置左右近衛府生番長每官十二員、凡四十八人、九月勅修賀茂廟及御蔭貴船祠、以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輔

六年　七年　八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熙、轉左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六年、自去年十月、不雨至二月、三月、上皇幸修學院、六月、以皇子諱紞仁、為儲宮、仙臺地震海溢、七月、詔第五皇子節仁、紹桂殿、封自盛仁親王薨絶世、至是繼之、九月、以儲君為親王、京師黄雲滿空、人面色變黄、七年三月、以皇子節仁為親王、尋薨、四月、上皇幸修學院、六月、夏寒、人服絮衣、近江水、九月、家齊辭軍職、請家慶襲職、帝以年飢、勅奉幣太廟、祈年十月、上皇入見帝、十二月、勅賀茂祭使、祈年、八年正月、上皇入見帝、六月、准三宮忠良薨、子忠香嗣、八月、以内大臣家慶任征夷大將軍、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家祥兼右近衛大將、上皇遣權大納言實久、慶其襲職、左大臣齊信、内大臣忠熙如江戸、九月、松平賴恕、因權大納言實堅、獻其所修歷朝要記六十卷、有年、物價猶貴、

至季冬、稍低、九年正月、京師大雪、十年五月、太宰大貳樋口壽康、臣岡田某、以事殺其主壽康、捕獲死于獄中、壽康子功康連坐處流、聖護院雄仁法親王奉勅入大峯、詣熊野祠、十一年三月、立儲君統仁親王、為皇太子、内大臣忠熙傅之、修小御所、為假東宮、家慶使松平定永等入朝賀之、十一月、上皇崩、先是帝欲修朝上皇儀、徴其資於家慶、家慶獻金一万兩、遭上皇登遐、不果爲、十二月、葬大行天皇、是歳大旱、十二年閏正月、稱皇太后曰新清和門院、前將軍徳川家齊薨、天皇遣左近衛大將藤原輔熙等於泉涌寺、奉謚上皇、曰光格天皇、自宇多天皇停謚、大典廢者六十世九百年、至是復之、二月、贈家齊正一位、賜謚曰文恭、三月、修後白河天皇六百五十年忌齋、四月、以妙法院教仁親王為天台座主、十月

十三年　十四年　弘化元年　二年　三年

東大寺別當濟範法親王潛伏見大坂、航海西奔、尋還于京師、幽之東寺、十一月、泉涌寺災、靈明殿四條天皇廟法會堂景福殿並延燒、十三年三月、欽宮薨、年十六、光格帝皇女也、性敏、好讀書、工詩歌、又妙于箏琴、八月、以關白政通為太政大臣、賜内舍人二人左右近衛番長四人、職如故、瀧口衛士菅原重武有罪、停其職、九月、詔陰陽頭安倍晴親、改作曆法、賜名天保曆、其節季等、復寶曆之舊、十月、建學習所、揭示曰、履聖人之至道、崇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辨明之務、行之、大納言三條實方撰、太政大臣政通書、十二月、以教仁親王、復為天台座主、十四年三月、所生從三位勸修寺氏薨、後追尊曰准后、稱東京極殿、弘化元年正月、贈外祖故權大納言經逸内大臣、六月、靈明殿法

會殿成、十二月、改元、二年正月、詔第六皇子胤宮、紹閑院、封、九月閑院胤宮薨、十二月、家慶奏建學校於建春門前、帝賜名學習院、以前中納言藤原具善、参議菅原聰長、為學頭、家慶獻十三經註疏、史記、漢書等書、所司代酒井忠義、獻大日本史、資治通鑑、朱子文集等書、三年正月、帝崩、在位三十年、壽四十七、葬于泉涌寺後弘化山陵、帝孝謹好學、工和歌、光格帝之寢病、帝潛出宮、御女輿視疾、謚曰仁孝天皇、

論曰、帝仁厚温和、能事先帝、盡孝、最喜問學、博渉獵百家、將軍及諸侯、屢獻書籍、嘗詔家慶、興學習院、使儒臣督之、於是上下為風、大振起斯道、搢紳好學、蓋由於此云、時昇平數百年、天下忘武、四民耽遊、帝有意、陞家齊於太政大臣、諸侯亦進級、於是

侈靡互競、苞苴公行。天保初、屢鑄貨幣、尚不能償、爲偶遭饑歳、米價騰貴、黎庶凍餒。幕老歎府庫空罄、頒下節儉令、令極煩苛。國家自是多事矣。後歷二十年、天下遂一變、雖由於外夷之交際、明治中興之業、實胎於此矣。而世臣之竭力於王事者、皆由於帝之德庇。惜帝不及知命而崩。天若假之以年、使帝在維新之日、其喜如何乎。

日本史記下篇卷二終

日本史記下篇卷三

参河　近藤鉼城　編次
仙臺　岡　千仞　撿閱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訂正
東京　新井　新

天皇本紀一之三

孝明○今上

孝明天皇諱統仁、仁孝天皇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藤原雅子、權中納言正親町實光女、天保十一年、立為皇太子、弘化三年二月繼位、年十六、政通關白太政大臣、齊信左大臣、尚忠右大臣、忠熙内大臣、並如故、三月、葬仁孝天皇于泉涌寺、五月、京師火、閏月、北亞米利加國使者、抵相摸浦賀港、六月、皇祖母清和門院崩、七月、京師水、流失三條五條二橋、三條氏臣平種松、著帝皇略譜、右兵衛大尉紀員幹、尋著國基、八月、詔嚴海防、九月、修皇宮、十月、賜和漢經史於學習院、四年三月、勅學習院開講、尊嫡母鷹司氏曰皇太后、信濃地震、四月、齊信罷左大臣、以尚忠代之、忠熙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家厚為内大臣、八月、遣使奉幣太廟、及賀茂石清水、告嗣位、九月、行即位禮、家慶使松平齊貴等入朝賀之、十月、尊稱皇太后曰新朔平門院、是日崩、十二月、家厚罷内大臣、以權大納言輝光代之、有盗發成務天皇陵、竊御劍珠玉朱沙、又入布留祠庫、竊劍、獲盗、磔之奈良、是歲、有栖川家臣飯田忠彥、著大日本野史、

成、嘉永元年二月、修仁孝天皇三年忌齋于清涼殿、以權大納言實堅為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是月改元、赦天下、高臺寺修豐臣秀吉二百五十年齋、三月、實堅罷内大臣、以權大納言近衛大將輔熙代之、權大納言忠香兼右近衛大將、六月、近江水、宇治川溢、七月、修中宮別宮、自六月不雨、至是月、八月、京師大風雨、紀伊尾張水、伊勢大風、九月、政通辭太政大臣、十月、行放生會、以德川家慶為左大臣、叙從一位、追贈德川廣忠家基正一位太政大臣、廣忠乃家康父也、十一月、造悠紀主基二殿于南庭、遣使奉幣太廟、及賀茂石清水、告行新嘗、十二月、左大臣尚忠女夙子、為女御、尋進准后、家慶使酒井忠發等入朝賀大婚、是冬、修太廟、二年正月、輔熙辭左近衛大將、以忠香代之、權大納言源基豐兼右近衛大將、四月、賜額於學習院、令忠熙書之、京師甘露下、閏月、英咭唎舩入浦賀、七月、前關白忠良子養公久、女嫁家慶子家定、三年正月朔、日食、二十七日、追贈外舅實光左大臣、四月、京師火、八月、築新待賢門院第於清和門内、門院自正親町第徙焉、十一月、詔家慶追贈傳通院從一位、大光院從二位、四年三月、遣使高尾神護寺、追贈正二位和氣清麻呂叙正一位、賜謚號護王明神、五月、松前大風、壞舩、九月、修内侍所、五年二月、修菅公九百五十年齋於北野、遣權大納言光成等行之、七月、山城丹波大和紀伊水、墮橋漂家、九月、皇子祐宮生、六年六月、米國使人航至浦賀、強請貿易通交、帝憂之、令幕府嚴海防、勅七廟七大寺、祈四海靜謐、十二日、將軍家慶薨、贈官位如故事、賜謚曰慎德、准后亦遣使吊之、宥年、

以德川家定為征夷大將軍任内大臣其他賜官銜如故事遣權大納言實萬前大納言俊明就江戶拜之帝深憂外夷詔太廟及二十二祠祝人及七大寺叡山祈攘之罷此月歌會

安政元年

安政元年正月米艦再至帝詔二十二社及七大寺祈國寧靜勅大覺寺法親王慈性設大法會禱國安將軍家定不經奏可私締貿易條約四月六日皇宮仙洞宮火延燒公卿第士民房一萬餘帝避火下鴨廟尋從聖護院為行宮家定使由良貞時入朝吊災閏月勅公卿朝臣戒奢侈九月魯西亞國使船抵大坂海尋去十一月東海道及美濃加賀紀伊攝津播磨地震海溢此月改元太赦天下

二年

二年三月詔幕府銷天下梵鐘以鑄大小砲既而不果行遣使奉幣太廟及石清水廟五月改造神嘉殿初櫻町帝復新嘗祭立假神嘉殿以行之以其狹陋改作之寛政之時廢假承明門復之古制以門南窄隘拓宮地于南改欠巽坤隅各百餘坪至是殿南亦隘拓艸巽隅遂鉄櫻町宮乾隅清水谷氏艮隅各百餘坪以為儲七月京師大風雨倒新造神嘉殿再作之不用舊材九月皇宮成勅天台座主青蓮院尊融法親王落之東海地震十月江戶地大震鄉邑多倒家定奏拓蝦夷地十一月帝徙新宮左大臣尚忠等前驅關白政通後乘縱民觀儀衞准后九條氏亦自桂殿徙權大納言幸經等從焉

三年

三年六月政通辭關白七月新待賢門院甍京畿不雨自五月至是月八月以左大臣尚忠為關白

四年

四年正月尚忠辭左大臣忠熙代之經久為右大臣二月經久辭右大臣輔熙代之權大納言實萬兼右近衞大將補左馬寮御監五月基豐辭内大臣實萬代之右大將如故閏月駿河地震海溢

九月

九月參議左大辨公愛從三位清原宣諭等四十人有罪勅削二人官爵餘皆停朝參

十一月

十一月水戶人信田某堀田某等入江戶蕃書調所欲刺米使為吏卒所拘

十二月

十二月家定使大學頭林煒及目附津田某至傳奏聽長光成見林煒及津田某煒等陳海外事情奏請互市勅許傳奏卻之曰王春多儀未遑廷議留而不議

五年正月

五年正月十七日詔召諸公卿會議幕府所奏米國事宜時鷹司政通為前關白稱鷹司大閤前左大臣九條尚忠為關白近衞忠熙左大臣鷹司輔熙右大臣三條實萬内大臣與其他參議以上數十人皆與議而權大納言東坊城聰長權大納言廣橋光成掌傳奏司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正房久我建通為議奏官此日廷議遂不決

二月

二月老中堀田正篤至九日入朝獻黃金及物又餽金關白以下關白卻之太閤及傳奏竝還之十一日傳奏議奏諸卿莅正篤館正篤厚饗之十三日正篤奏幕旨曰近年米使連至切乞通市自餘諸國亦將踵來而皇國獨執舊規絕而不通恐自取禍幕議因欲大開諸港汎通海外以一變國法中興盛業將患天下人心未信其然是非仰天裁不可以服之敢取進止願速允之於是傳奏議奏受旨就館問曰權宜開港事或不得已然兵庫畿内也宜避之對曰外人素諳内地百方占便殆不可沮格前已約定禁入京師十里内既有所禁乃不能無所弛如兵庫開港不得已則曲容之曰建商館播蕃種何以杜滋蔓之漸對曰條約苟定則不必過慮曰近港已開蕃人漸迫而皇城單少宜令大藩屯衛四方對曰幕府在幸勿

煩聖慮、傳奏苛還奏、而朝裁未下、先是廷議概以徵諸藩衆議、而蜂須賀茂韶密上疏、及呈書太閤、言天下之安危在此一決、切願愼重從事、至是以關白及太閤之旨傳言曰、奏事極大、上測宗廟神鑒、下慮天下之人心、議非可即決、宜採三家以下諸藩之公議具奏之、（三月）正篤詢之江戶、老中連署促得勅許、三月五日、正篤入朝奏云、謹奉朝旨、人心向背、幕府尚能定之、不必累朝旨、願勿勞天心、十一日、關白主定議、勅裁略定、下文案廷議之、左大臣忠熙內大臣實萬、不朝、使右大臣輔熙權大納言齊敬召之、文案中有幕府苟鎭衆心、則聖慮且安、凡所奏陳、舉倚任關東之語、公卿皆變色、時傳奏聰長陰主此議、德大寺實堅拔之曰、是適事宜、衆默然、權大納言中山忠能怒責實堅曰、如此則國體不立矣、何以適事宜、主上素嚮祖宗神慮、而媚關東、下此勅、則舉朝無人也、臣不敢從、權大納言正房亦曰、臣謂不可開市、因之雖得譴褫邑、固所甘心也、顧諮左右、左右皆應之、聰長實堅不能辨、於是忠能與實愛等八十餘人俱詣關白第、愬之、又上疏言、臣等謹按前勅、已如彼、而幕府纔以人心一款奏報、不復及神鑒、如何且自任以定人心、亦與馳使抑哉之旨反、其違旨食言如此矣、而勅案有倚賴幕府之語、臣等恐自此啓幕吏之專、以失天下之望、伏願覆議審定、疏入、帝嘉其忠直、勅改報案、令大外記大史等議之、聰長辭傳奏、正房代之、而權中納言正親町實德代正房、為議奏、於是朝議一變、二十日、關白公卿皆朝、召正篤及所司代本多忠民、傳旨曰、米夷要請事體極艱、國家安危之所係、人心向背之所決、主上深思遠慮、宸憂

日切、夫去歲下田之舉已不副聖意、矧復開諸港結信各夷、既紛更舊制、恐貽患後世、誠未易輕決、其宜召議三家及諸藩、以奏處置之宜、正篤等奉勅書而退、（四月）四月、又勅曰、太廟及京師無嚴守、宜速傳命大藩備之、因賜家定硯匣文臺金屛畫幅、賜正篤和歌冊子、餘各有賜、准右亦賜家定畫幅掩障、正篤等東歸、（五月）五月、周防僧月性死、性慷慨好論時事、長防之士興志性與為有力、（六月）六月、京師火、延燒民房一萬三千八百戶、及長講堂東本願寺、皇女生尋薨、遣權大納言公純等奉幣太廟、以米艦至也、勅使過三條京極、黑煙一道起衝天、所司代鳴鐘發防火夫、至則無跡、人以為凶兆、詔遣實愛忠能等奉幣加茂石淸水廟、是月、將軍家定疾病、養參議慶福為嗣、黜德川齊昭等、先是幕府未及報對三月之勅旨、已為假條約事傳至京師、朝廷益不平之、於是詔徵三家及大老幕府又不奉命、（八月）八月、詔德川齊昭起輔幕府、政通忠熙輔熙實萬等奉旨草詔曰、嚮奏假約米夷出不得已、將使間部詮勝入京奏事、是無徵諸侯之勅也、如此大事印而後聞、稟行之義何在、背朝命、忽國計、勿論外事、行政至是、何以持國哉、欲使公武合體、特召三家大老、則曰齊昭慶恕慶永皆有罪黜之、雖未審其罪狀、然當外患事急、自剪羽翼、奈人心向背何、特詔、汝與儕列幷三卿諸侯及退老者、會議圖濟世安民、折衝禦侮、相與贊成、傳勅四方、傳奏授之水戶藩京師邸監鵜飼邦廣、令邦廣奉之東下、是月、將軍家定薨、慶福更名家茂、兼其後、幕府聞詔旨之下、齊昭大索與議者、就所在執之、就捕於江戶者、有水戶老臣安島帶刀、薩摩藩日下部伊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六年二月　三月　五月

三次、父子、先手部屬中井數馬、下田奉行屬吏大沼又三郎、欽砲
方屬藤田忠藏、麾下古賀增隸藤森恭助、麾下曾我某隸飯泉喜
內、麾下阿部某隸勝野豊作兄弟、髙松藩士長谷川宗父子、宇和
島藩士吉見長鳳、園寺士行、阿波游士一蒲市正等三十七人、老
中詮勝抵京、稱病未入朝、竊與關白尚忠、所司代酒井忠義謀、大
索讜議者、尚忠奏曰、凡詔勅之下、經關白內覽、獨齊昭所賜、臣未
知之、豈出左大臣以下之私意耶、因黜前關白政通、內大臣實萬、
削髮屏居、就捕者、鵜飼邦廣及子幸吉、越前藩士橋本左內、有栖
川宮臣飯田忠彥、鷹司氏臣藤原俊璹、小林良典、兼田伊織、三國
大學、一條氏臣藤原則賢、若松大藏、久我氏臣春日仲襄、三條氏
臣森寺常邦、平正庸、富田伊織、西園寺氏臣藤原尚弼、青蓮院宮

臣山田勘解由、伊丹倉人、僧百甫、大覺寺醫員六物空萬、岡部豊
常臣寛承三、清水成就院宰近藤正慎、處士賴醇、梅田義質、浮田
一蕙、池內時、近衛家婢村岡等、獨梁川緯先事未覺沒、故得免尋
檻致邦廣等三十餘名於江戶、九月、尚忠辭關白、忠凞代之、是月、
暴痢大行、世呼為虎狼痢、死者相枕、十月、實萬辭內大臣、屏居邑
里、詮勝等入朝賀皇女生、謝將軍贈官謚詔、以德川家茂襲軍職
任內大臣、奏請緩攘夷之期、十一月、成就院僧月照投薩海死、以
豫水戶內勅也、十二月、遣使奉幣太廟、告行神嘗、泉涌寺靈明殿
火、是月、詮勝告東歸、賜真劍、非例也、六年二月、幽粟田宮尊融親
王、三月、忠凞輔凞並辭官薙髮、以忠香為左大臣、家厚為右大臣、
齊敬為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五月、天皇賜黃金於尚忠政通忠

八月　十月　十一月　萬延元年三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一月　文久元年二月　四月　五月

凞輔凞實萬及兩奏職事諸公卿、以慰外事之勞、勅曰、嚮侍從詮
勝入奏內外國事、朕傳旨幕府、欲觀其舉措如何、卿等亦須注意、
八月、幕府獻金關白以下、贈財有差、增關白尚忠職俸五百苞、采
邑一千石、幕府斷讜人獄、禁錮齊昭、幽其子慶篤慶喜、令安島帶
刀自裁、斬鵜飼邦廣父子、茅根伊與助、飯泉喜內、橋本左內、賴醇、
及吉田矩方、謫鮎澤小林六物日下部勝野池內等、其餘禁錮流
竄有差、志士之罹禍、世比之漢黨錮、明東林之獄云、十月、暴痢復
行、京師死者二萬人、十一月、再作靈明殿法會堂及方丈、復立四
條天皇廟、賜東本願寺主光朗紫衣、以其老也、本願寺賜紫衣是
為始、萬延元年三月三日、水戶人佐野光明等、殺幕府大老井伊
直弼於江戶櫻田門外、各自首呈書、訴直弼罪狀、此月改元赦天

下、六月、賜詔書幕府、諭示攘夷及闕下置衛陣、拓淑子內親王第、
等事、七月、以皇子祐宮為皇太子、八月、家茂遣女監姉小路氏橋
本氏、至奏請尚皇妹和宮、先是、以和宮約適有栖川王府、不聽、橋
本氏要請不止、是月、德川齊昭卒、九月、以儲君為親王、十一月、帝
許皇妹降嫁、依吉子內親王東降例、是月、幕吏堀利熈、以書諫老
中安藤信正自殺、文久元年二月、帝聞自外交開、物價騰貴、衆庶
困弊、發內帑黃金若干、賑山城國民、將自邇及遠、普遍海內、勅幕
府贊成之、此月改元、水戶人脫藩、據總野之間、壽藏品川東漸寺
英館、傷英人、幕府彌嚴衛兵、四月、以皇妹為內親王、內親王詣石
清水廟、朝臣武人扈從、五月、遣使奉幣太廟、告革命、勅落靈明殿
安列聖神主、內親王遊修學院、途詣加茂廟、召西陣工女、觀其織錦

六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二年正月　四月　六月

鈴先是内親王剋日遊修學院前夕庭上松樹無故而倒至是再卜日遊六月毛利慶親遣臣永井時庸入京奏事十月内親王東下中山忠能橋本實麗岩倉具視千種有文冨小路敬直及生母橋本氏典侍庭田氏幕府女監清水谷氏與少老高家扈從爲十一月至江戸館清水氏遣第島津氏密奏出兵京師十二月内親王入營尚將軍家茂二年正月下毛人河野顯三河本杜太郎等六人刺傷安藤信正于江戸坂下門信正尋免職幕府奏請增尚忠胤保俊克以下十九人爵祿四月永井時庸爲幕府入京說開港議諸卿不省是月浮浪之徒聚于京畿盛唱尊王攘夷議竊請忠煕輔煕等斥尚忠所司代酒井忠義聞之發吏捕浪士激徒逃散走西國會島津久光東上途爲浮浪士之所推相率至邸之伏水自入京師因忠煕上書請處分朝議恐處士過激留久光鎭京師酒井忠義聞浪士俄至倉皇入二條城自守於是所司代威令不復行於京畿毛利定廣入京又詔留京師與久光戮力以鎭游士時慶親仍在江戸呈書幕府勸將軍入朝慶親尋入京詔解尊融輔煕忠煕忠香建通博房等幽居六月罷尚忠關白以忠煕代之遣左衛門尉大原重德東下島津久光奉旨從焉七日抵江戸就營宣詔曰朕惟方今戎夷猖獗時勢危急而幕吏失措置之宜天下爲之騷然自顧朕不德不能以匡正仰愧祖宗俯羞億兆爲日者幕吏奏曰海内人心未協和是以不能興膺懲之師願降嫁皇妹於大樹以示公武一和之實如此則人心一致國是乃定不出十年必奏攘夷之功朕甚嘉之因允其請祈誓神祇以遲成功昨

下編卷三　九

七月　八月

臘和宮之東下也使扈從千種少將岩倉少將諭行大赦且戒曰如國政仍舊委任關東至於外夷處分則事體重大宜必仰朕旨然後定議或使二三外藩臣參豫之幕吏對曰宸旨至大難遽奉行請暫猶豫爲朕以爲異迨至近日關西諸藩往往獻策于朝如薩長二藩則特躬親伏闕奏事朕深倚賴之因令其鎭撫諸道驀起之徒慰勞其忠誠而箝制其暴激乃召幕吏久世廣周欲有所問而依違不即至俄布赦令朕不知其何意也雖然大樹弱齡未親政事何咎之有特有司苟且撫馭失術以致近日紛擾爾朕憂惕不能措於是折中衆議得策三事大樹苟能擧行之則中興之業蓋亦不難朕深有望焉其一曰大樹宜率大小侯伯上洛入朝議定内外機宜其二曰宜據豐臣氏故事擧沿海五大藩稱以五大老咨詢國政責任防禦其三曰宜令一橋刑部卿扶翼大樹越前中將任大老職各戮力協心以措置中外朕之所慮要在斯三者有司其審議決之家茂奉旨理西上裝命慶喜輔佐軍職松平慶永總裁政事大布新政重德還道英人馳馬過生麥截久光隊前衛士斬之重德駐駕品川三日而發七月毛利慶親又定廣建議論朝廷幕府協和是月游士殺尚忠臣島田左兵衛尉尋殺宇鄉玄蕃幕府小吏渡邊金三郎大河原重藏等皆與直弼臣長野主膳謀陷讜人者梟其首四條磧揭示罪狀曰天誅天誅之稱自是起初京俗溫柔自伏水之變殺伐盛行處士恣行今日殺一人明日戮二人吏有力者往々罹禍小吏逡巡不能誰何時勢大變八月帝將遣使讓幕府錯置仍失之者毛利定廣奏曰臣先往說幕

下編卷三　十

閏八月
九月
十月

府、帝遣之詔贈實萬右大臣、齊昭從二位大納言、黜內大臣建通、中將具視、少將有文、中務太輔敬直、勅前大納言實愛前大納言忠能屏居、以內親王東下事失當也、山內豐信入京、同久光慶親駐京鎮闕下、當是時、數賜內勅、諸藩議事、諸藩至京師者八十餘藩、從衛塡咽市街、有其威望者、人推薩長土三藩、而尊融忠熙親薩實美公知親長土、勢稍相軋、是月、望衆星南徙注射如雨、麻疹大行、閏八月、家茂命井伊直憲削長野主膳、九月、放尚忠幸經建通有文具視敬直於洛外、十月十八日、吉野後醍醐天皇廟震動破裂、是月、中川久昭東下、過伏水、尊融等遣人責之曰、何先江戸、而後京師也、久昭懼入京、帝召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及山內豐範曰、朕聞自聖賢不在位、未能必保內外也、元和寬永以還將士慣太平二百餘年、游惰為風、輙忘武備矣、卒然當外夷來逼、不能制之嘉永癸丑甲寅之際、有司殊失制御之術、事頗多摸稜、是以夷虜不知所懼、屢來請締條約、通互市、幕府逡巡、不能拒其無厭要請、臨如此大事、屢以旗下小吏奏狀矣、朕知其誣罔斥之、於是老中堀田正篤等來稟、切請開港而不止也、夫夷狄之醜俗蔑禮、以害於中國、千古不可勝數矣、一旦親狎則赫赫神州陷腥羶域、神威陵沉、使斯民破忠孝義烈之風也、必矣當朕在位之日或缺金甌則何以謝先皇在天之神靈、是朕之所以憂懼也、因詢之群臣、皆奏外夷不可親之狀、列藩亦有上疏陳不可者、乃勅將軍徵群議、何圖幕吏不奉勅、況贅視朕勅、朕徒憂國威衰頽、日夜不能安寢食、群臣時視朕憂露於色、奮然以贊朕意者十八人、其意忠

誠、其言亦正義貞實、朕甚喜之、何圖奸臣在朝、揚言曰、朕若不允幕府所請、則必有承久元弘之變、朕益意縱令為武臣所遷竄海島、亦豈可以一身易祖宗社稷哉、乃申明前令、使正篤東歸、奉使三大廟、祈追弘安先蹤、全國體、保人民、當是時、幕吏不待朕令、既締外國條約、許通交通商、以片紙奏云、時勢切迫、事出於不得已、朕雖殊怒其侮慢無禮、未輙譴責之、將召三家及大老訊糺幕意、幕吏諜奸臣知朕意、以事錮尾水越及二三藩主、因其臣屬、以塞朕意、無幾將軍家定棄世、嗣子家茂猶幼、衆人危懼焉、雖然、朕不肯論其長幼、任家茂以重職、姑視幕吏所為、當時幕吏柔惰、而逞自己威福、未曾顧國情如何、恣親昵夷虜、以排斥正議、徒其積欝之氣、激生奇變、外夷乘其間、以因緣射利、朕深憂之、乃下特命於德川齊昭、使之與大小諸侯、輔佐幕府、除奸吏、擯黜虜、以副天下億兆之望、於是乎懼責及其身、東西奸吏、謀合不可言陰謀、使間部詮勝縛收議者、終幽親王大臣、以屈撓朕意、詮勝奏云、締外國條約者、一係前職堀田正篤所為矣、非方今有司所與知也、而破條約止通市、則何以示信於外國、外國亦必激怒、恐生不測之變、今也環海守備不完、且大奸在內、一朝受外患、則內變必乘之、寔係國家存亡之秋、伏願假罪於臣詮勝、姑允幕府申請、則未出數年必同復神州之正氣、以掃絕夷虜、朕熟思詮勝所奏、姑觀天下大勢、無幾浪士刺井伊直弼、雖其所為似暴慢、要之在憂外夷跋扈、以死諫幕府、且如殺英人襲英館等、其意皆基於此、而外夷益強梁、如對州之難、豆州之亂、及自兵庫陸行至江戸海岸測

量殿山借與頻朕屢下勅幕府諭其不可幕吏乃奏云是皆一時之權宜而浪華開港延期之策耳又奏請云天下不協同則難以掃絶外夷故尚和宮於將軍以示公武一和於天下也不然則奸猾隔絶公武至攘夷之功終不可奏也朕謂和宮係先帝遺愛且移皇女於百有餘里外以尚武臣古所未曾有也然幕吏陳述内外事情切請而不止朕意實雖不忍亦難以易祖宗天下爲則斷然決意聽其所請將軍乃奏云速充實環海武備不出十年必掃攘外夷幕老亦連署奏上皆奉朕命意何圖幕吏潛有所謀浪士復刺安藤信正蓋與往日刺直弼者意皆出於一而其視死如歸可謂義勇士也嗚呼使此輩少伸其所憤鬱諭以丁寧誠實姑儲其勇氣應異時非常之變用以衝堅挫鋭則其成功必有大可觀

者幕府不着意於此日夜搜索其餘黨是徒構怨於天下也於事蓋無益爲況以威力制天下激生大變將軍幼弱非幕吏以忠實懇篤副億兆之望安得挽回衰運是朕日夜所憂慮也自往年奉幣三大廟以來晨夕禱請神祇以期天下清平且去年改元與天下更始釋親王公卿及二三藩主幽屏宜併連坐士民囚獄其生存者扶持之其死亡者弔祭之獲天下歡心而後諭夷虜以國情斷然謝絶爲彼若不服則擧海内全力興膺懲師攻守應其機不失則庶幾乎恢復神州之正氣也矣而幕議不出於此因循姑息屈膝陷夷虜術中印度覆轍殷監不遠也是故所期十年内幕府不擧膺懲師則朕踏神武神功之遺蹤帥公卿百官及天下牧伯親征夷虜耳汝等體之往諭幕府以副朕意實美等感泣奉命東

下乃宜勅曰釋戊午讒人之幽囚以與天下更新若攘夷宸旨終始不渝幕府宜速決策奏聞其期且旣傳之中外則緩急不可不早備宜徵募兵食於諸藩編制親兵以守衞京畿矣家茂奏對曰親兵之擧謹領宸旨臣家茂雖不肖旣叨軍職分當自任至於折衝之略臣自有策不必勞天心雖然臣不敢奉命當採訪衆議羣策不日朝奏仰天裁實美等乃復命時朝議以攘夷已決選公卿數十名勾當事務以待家茂入京家茂薦戶田忠恕族和三郞爲

十一月

山陵奉行修理山陵十一月以慶喜任中納言追罰大老直弼以其在職蔑朝旨失人心賞罰不正賄賂公行深負至重之托因削遺封併罰堀田正篤間部詮勝久世廣周等削其封脇坂内藤及酒井忠義等或禁錮或致仕以皆嘗在要職與直弼表裏擅政也

直弼所陷小林民部鮎澤伊太夫等所在竄放者皆赦安嶋帶刀以下及吉田矩方賴醇等其旣就死者則削罪名許建墓皆從朝

十二月

旨也十二月松平容保入京館黑谷光明寺德川慶喜入京館東本願寺島津久光獻米一萬石尋毛利慶親獻金一萬兩浪士火江戶殿山英館殺塙次郞於江戶九段坂次郞嘗受安藤信正旨

三年正月

按廢帝例者也三年正月在京諸侯毛利慶親父子島津久光山内豐範細川齊護蜂須賀茂韶伊達宗城等並詣學習院賀正先是朝廷開學習院命議奏三條實美等管之兹募策士會議事於是朝議命茂韶總裁海陸軍務遷慶親任參議策士遂以攘夷議逼慶喜慶喜諭待將軍入朝當是時游說者以言涉激烈爲正義以排幕府爲勤王以依舊拘法爲因循幕習先者唱之後者和之

二月

啻層杌架、至使將軍辭職而止、處士一夕之談、或飄然為天下布告、幕人大惧、議原中島永吉、鋼永吉坐水戸獄者、游士殺池田時於大阪、投其片耳於大納言實愛・大納言忠能家、曰、公等與千種岩倉二氏、謀貪賂婿、詔親昵酒井忠義為奸、三日不罷職、如大學耳矣、實愛等尋罷、又殺千種有文臣賀川肇、投其首於慶喜館、曰為攘夷代禡、呈左右、腕於具視有文之謫所、曰、公等信肇奸謀、故獻之、又投一首於山內豐信館、附書曰、是百姓惣助首、惣助出入千種氏、助悪、今日攘夷詔下、公之舉措、安危係焉、微者之首、敢供轅門、時唱勤王攘闕東者、處士也、横行擅生殺者、亦處士也、公卿亦危懼、忠熙罷關白、輔熙代之、二月、詔青蓮宮尊融、蓄髮稱中川宮、尊融避嫌、未輒奉詔、肥後人轟武兵・長門人久坂玄瑞詣關白第、激切論攘夷、及開言路等事、關白諭旨藩邸、監吏牽去之、命左衛門督大原重德・侍從裏辻公愛、屛居坐生麥之事也、詔公卿及在京諸侯曰、速舉攘夷事、勿辱國、又曰、洞開言路、草莽寒微之言、亦當以聞、又曰、選關國事、置國事參政及執事、大納言正親町實德・中納言三條西季知・少將橋本實麗・大藏卿豐岡隨資等、至關白邸、促攘夷、言頗激切、關白報之慶喜、慶喜與容保・慶永・豐信對曰、待將軍入朝、轟武兵・中島永吉說容保家臣曰、將軍業已奉攘夷詔、後見總裁職已備、而紛紜者、蓋有沮之者、可疑者一橋氏其人也、請說乃公諭之、以迎將軍、時以處士縱論不止、慶喜等議諭示建言面議、不可避嫌、會處士數十人入等持院、斬足利尊氏以下三世木偶首、梟之三條磧、揭示曰、戒尚義之風尚矣、賊尊氏等罪

三月

四月

惡貫盈、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今日有奸惡過足利者、苟不悛、天下志士大舉問罪、笑觀者咋舌、容保等命索之、捕伊豫人三輪田綱一郎・會津藩士大庭恭平・下總人宮和田勇・青柳健信濃人高松趙・角田由・因幡人仙石佐太・石川一・江戸人師岡節齋・山田總夫・陸奥人長澤眞・備前人野呂久佐・岡元太郎等、皆篤胤門徒也、初平田篤胤唱皇朝學於京師、篤胤歿、其子紹述之、說雜尊攘、門人遂危激為事、於是慶喜等怒其有所指、欲處極刑、毛利慶親請原之、朝議亦欲假之、幕人不聽、遂禁錮之、自是浮浪士益疎幕府、親毛利氏、此月、詔在京諸侯曰、英人至横濱、問生麥之事、令將拒絶之、任藩屛者、就國戒嚴、在京諸侯多就國、又詔使藩士處士入學習院、縱議國事、三月、將軍家茂入覲、獻遺及公卿以下、慶喜奏請庶務委任幕府、帝可之、十一日、帝行幸上下加茂廟、親祈攘夷也、關白以下皆從之、家茂率諸侯扈從、行幸之典、不舉者數百年、縱民觀儀衛、當是時、朝廷議攘夷倍急、策士等復逼慶永、欲決其期、慶永病之、上表辭總裁職、未得允、夜脫京師而還國、家茂黜之、後被釋入京師、久光久在輦下、或有議其專者、上表請暇、書纔入已出就途、時江戸留守執政等、以英夷之事、與促家茂還、飛報相望、家茂奏請東歸、未允、時徳川慶勝在京師、以將軍東歸為不可、奏請留之輦下、以示君臣一和之實、朝議然之、乃詔家茂仍駐、指麾諸藩、以盡守禦之策、家茂奉勅、因更勅徳川慶篤代守關東、四月十一日、帝謁石清水廟、將就祠前賜攘夷節刀於將軍、家茂稱疾不出、慶喜扈從、因詔代受、慶喜俄稱疾下祠、策士等聞之

五月

詈曰咄悟夫不足共事遂奏請帝親征朝廷慰止之二十日家茂奏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限因遍告列藩翌日稱巡覽攝海乃發京師駐大坂城遣姉小路公知覽攝海公知遣使家茂曰將軍來訪吾耶吾行見將軍乎蓋朝廷疑家茂託言巡覽海路東歸故遣公知探其動止也詔十萬石以上諸藩每三月更戍京師使三條實美掌之親兵亦屬之輿馬塡門五月長門人襲米艦於赤馬關嚮慶親父子就國因有此舉詔賞長人果斷家茂自大坂歸京尋公知亦還時攘夷過期東報未至兩奏議家茂慶勝等對曰遣使促之有知還延將軍東下討之有人刺殺少將公知於朔平門外道路以為薩人所為下令索賊嚴九門守會人捕薩人田中新平等疑刺公知也新平自殺詔免薩人乾門守帝痛悼贈公知以參議

六月

左中將慶喜上書辭後見朝議不允先是老中小笠原長行銜命東歸欲行鎖攘而議不合遂議決生麥償金之事自任其責海路赴京師謝罪朝議不許入詔褫其官秩屬大坂城代禁錮之初輸金之報達京師松平容保等俄朝請罪因奏曰事已至此非復老中等所能辦將軍欲躬親監督以奏掃蕩之功伏願允東下之請不允六月中川宮尊融上書請為攘夷先鋒自薩人去京王深自斂藏此奏一出人異之尋以尊融為鎮西將軍尊融辭不拜家茂自京至大坂尋航還江戶詔以少將公董為監軍遣長防及鎮西傳攘夷應援之詔於諸藩曰兵端已開有傍觀者宸衷為之憂勞國民敵愾相為聲援勿取國辱先是馬關之舉以小倉藩觀望不援也毛利慶親獻金萬兩為監使之費慶親又請公董將征小倉

七月

公董曰吾監攘夷不監內亂使人奏之尋召還公董詔議幕府私與七國盟約曰鎖港期限宜當三十日過三十日七國遷延不却其速膺懲之毋有假借幕府以為事不猝行議擱置之於是朝命直欲糾合小藩守大坂命容保部分之容保抗言不奉詔幕府欲使慶勝鎮大坂慶勝辭詔因幡柳川守大坂詔彥根藩陸江濃川路通漕運召十津川鄉士賞古來勤王事各賜祿五十石屬之傳奏傳奏命親兵捕尊融臣山田某伊丹某疑其啣旨通薩已原之廷議咎關東攘夷遷延命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職在守護乃使禁裏付小栗某東下傳旨是月英艦襲鹿兒島戰於海上互有死傷七月幕府遣小吏某入京託容保上書奏內政修後闔國併力攘夷之事容保抑而不奏以事涉輕舉也關白召池田慶德茂

八月

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曰長門能斷而關東不斷今有議親征者如何慶德等曰主上公卿未慣軍旅當觀守護諸藩行軍而議之處士殺德大寺臣滋賀某乃貽書曰耽利貪賄沮攘夷盛舉故天誅之尋投書忠熙忠房齊敬公純第曰公等沮親征欲召久光何苟不悛將突進又斅擲棄三條橋畔標榜又燒高臺寺貽書曰將使朝敵春嶽館故神火燬之貽書大津曰擬越人輜重者天誅不旋踵春嶽即慶永也帝觀會津練兵於建春門外八月詔大坂城代松平信古曰蕃艦如至擊勿失幕府下敎曰有朝旨勿浪戰詔敎齟齬率此類也信古稱病不視事先是以攘夷議決毛利氏乃奏請車駕先幸大和示親征之意朝議然之豫告天下既而長藩生隙幕府往々相鬩廷臣援幕府者衆以間之於是詔曰行幸

大和、拜神武帝陵、駐蹕春日山、議親征、因命加薩等六藩、徵行幸資、召近畿諸侯、忽有飛語曰、是長藩陰謀、欲挾天子號令四方也、道路恐有變、朝廷遂猜長藩、十七日夜、尊融俄入朝、令守護職所司代關禁裡諸門、備兵守之、於是召忠熙齊敬等、詔停行幸、停三條實美等十三人參朝、免毛利氏堺門守、長人不奉旨、薩人會人欲卻之、遂相持不去、京人荷擔而立、親兵千餘人聚實美邸、實美率兵詣關白第、長人亦會、實美因關白請參朝議、容保茂政等不可、詔宰相公正、令責實美以違屏居之詔擅入關白第、將幽之、又遣柳原光愛至關白第、召關白且宜詔諭長將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益田親施等曰、嚮下勅定行幸親征事出急遽、時有流言飛語、人心不堅、今將挫之、然叡旨在攘夷無之或渝、汝主勤王朝廷倚賴焉、汝等擁衆不去、恐生事變、宜引待命、長人仍不退、薩人請討之、更詔上杉齊憲諭卻之、親施等遂留書、請復實美等職、及堺町門守、乃擁中納言季知中納言實美少將通禧修理權大夫基修、侍從隆謌右馬頭賴德主水正宣嘉而去、途至妙法院、親兵或欲從而西、實美憚之揮而去之、朝廷未知之、尋詔召實美、不及、輔熙入朝、請罷尊融、救解之、遂詔奪實美等位官、命大藏卿隨資中將實在少將實梁權右中辨博房、侍從光德中將基敬等屏居、詔天下曰、近者詔令真偽錯出、十八日以前者、以矯旨出之、宜為偽勅、十八日以後者、實出於宸衷、四方其體之、聞者笑之、朝旨於是又變矣、尊融始蓄髮、為彈正尹、先是親征詔下也、處士藤本真金、松本謙、安積五郎、吉村虎太郎等數十人、推中山忠光為將、以十五

九月　十月　十二月

日發京、入大和、聚者千人、襲取五條代官所、及聞停行幸之詔出、長人引兵去、退據天川險、幕府令近傍諸藩擊之、踰月事平、藤本松本等戰死、忠光間行奔于長門、九月、以太宰帥親王熾仁為攘夷別勅使、使松平茂政從之東下、不果行、又詔曰、今日急務在富強、聞列藩罷弊、其止貢親兵、又詔禁藩士出入公卿第、詔酒井忠顯東下、讓幕府攘夷遷延、初松平慶倫請東促攘夷、至是奏請守攝海、松平慶倫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藤堂高潔池田茂政淺野茂勲連署奏請曰、薩長首唱勤王、而今卻之、令列藩生嫌、非計也、伏望調停二藩、俾協心戮力、以責其成功、因請寬長人罪、召宰相父子、一我敵愾、以攘外夷、太閤忠熙致書關白輔熙、勸召薩長土三藩鎮撫闕下、朝議特召島津久光、當是時、輔熙欲辭職、帝聞之曰、近者激論風生、物情紛紜、事如十八日、公等務佐朕志、勿以避嫌乃止、為慶親因右少辨勸修寺經理上書、許寬、十月三日、久光入京師、奏請召將軍家茂及慶喜慶永豐信、慶喜等皆踵至、詔曰、鎖港事重、列藩受幕府指揮、勿輕舉、主攘夷者聞之不懌、曰、朝議亦陷姑息、相率奔于長、是月、浮浪士平野國臣等、推澤宣嘉為將、據銀山廨舍、馳書募兵、兵未聚、為近傍諸藩所攻、國臣就縛、宣嘉走、十二月、長人根來上總井原主計至伏水、上慶親父子所裁自敘癸丑以來周旋朝廷幕府、一意倡尊攘、以迨今日事情、號曰奉勅始末書者、請入京控訴、豐信及細川護久等、欲召之問情、或曰、縱之遊說公卿、生不測之變、乃卻之、以幕府奏請、增尊融親王俸二千苞、時有流言、譖尊融、慶喜容保等連署奏上、保尊融無他、人

益興之秋月種殷上奏曰幕府奏增中川宮廩米酬其功也臣以為名不正夫天下非幕府私有而王受其賞事似行賄授受恐兩相失八月之變下勅行其賞則王固應受之惟如會津桑名者幕族幕臣宜得幕賞以是比擬親王公卿事非允當臣愚謂頒幕府所貢獻供御以詔旨賞勳勞則名正理順矣輔熙辭關白右大臣齊敬代之尋拜左大臣以內大臣公純為右大臣以大納言忠房為內大臣左大將如故是月薩商船過下關峽長人砲擊之

（元治元年正月）

元治元年正月池田慶德上奏請許七卿及毛利氏入京詔勸修寺濟範蓄髮稱山階宮十四日將軍家茂入覲使中納言定功就二條城慰勞之家茂率慶喜諸執政及諸侯朝獻真劍一口白銀千枚綿千把皇太子准后親王公卿以下獻遺有差和宮天璋院亦有獻遺帝延見之尊融齊敬以下皆侍爲賜詔書家茂令尊融傳宣之有汝將軍及列侯皆朕赤子也語聖旨懇到又諭旨使勿輕舉攘夷家茂奉旨而退時謂之翻覆綸旨家茂退上書誓遵奉宸旨請寧海內詔以家茂拜右大臣尋慰山陵修葺之勞叙從一位

（二月）

二月毛利慶親遣邸監奏請曰今春有蕃舶侵長之說請詔蕃舶往來上下關者禁近海下錨及夜行且每往來豫令報知批曰蕃舶不發砲者勿停往來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遣其臣河村某丹羽某因傳奏上書曰今將軍率諸侯入朝當定國是立廟謨而未見攘夷實効萬一遷延失機則積年叡慮一朝為空人失方嚮邦內瓦解是陷夷術中也每一念及此泣血悲歎眷眷之情不可默止冒瀆尊嚴不堪戰栗又曰臣等方國家多事之日當趨走闕下而

進退不謹自取罪戾而譴免官位念愆何已臣等猥不自揆欲盡微衷攘外夷以報萬分之一然事觸忌諱流言者以為懷異志鄙衷不徹於天俯仰悲歎無由攀闕哀訴上書陳情仰聖明之垂憐爲不省立花鑑寛奏請就國援毛利氏攘蕃船淺野茂勲亦請就國援毛利氏島津茂久奏請建社湊川祀兵部卿護良親王准后源親房中將橘正成等招忠義魂以禱護國討夷可之以慶永為京師守護職久光奏請整攝海防禦是月幕府斬天忠黨安積五郎等而浮浪士奮激益起薩人構邸地於洛東岡碕村練兵時鴨川以東概為諸藩邸地長岡護久黒田慶贊俱奏請審理長門功罪因幡老臣荒尾但馬亦奏請之詔家茂曰環海守護攝海最急整內政定民志然後可不待數年而行征夷之實也家茂封詔書頒之列藩慶親聞之使邸監論奏詔勅前後之異是月改元

（三月）

三月德川慶勝奏請使列藩就封充實邊防慶贊奏曰弊邑沿海地兼長崎戍今有蕃艦寇長之說不可傍觀請賜暇就國以修守備臣嚮患長事使家臣諭之然事太難臣歸途過長視慶親父子告以京師近狀并探情實而奏之時諸藩各疏所見論時事先是置參豫以忠熙齊敬尊融濟範及容保慶永久光豐信宗城護久等為之既而廢之更詔曰有事則參朝議蓋政令復以委任幕府也詔以慶喜為禁裏守衛攝海防禦指揮免其後見曰將軍在京當戮力如故慶親遣邸監奏定軍服不省

（四月）

四月慶永罷守護職容保代之松平定敬為所司代有人投書兩奏告朝議反覆尊融行咒咀薩人或于豫其事尋詔家茂以鎖港海防及實美慶親處分之事

五月　六月

家茂奏上新制十八條表尊崇之意曰年獻米二千苞充神宮供
御曰將軍紹職諸侯襲封各自入朝謝恩曰諸侯貢土物曰西藩
會同者先朝京師曰親王丞相之薨海內遏音曰廣拓內裏曰發
止皇子皇女為僧奏可之又奏獻粟十五萬苞充供御詔許後命
茂韶等前後就國是月因幡人山部隼太安達清一上書論時事
五月家茂入朝賜暇航還江戶水戶人藤田信田丸直諒等唱尊
攘說載齊昭木主與其黨三百人據太平山幕府糾合近傍諸藩
與德川慶篤俱擊之六月詔曰將軍入覲列藩會之國論已定內
外處分一切委幕府列藩從幕命如故大納言一條實良奏曰嚮
行幸禱攘夷於加茂男山臣信國論確乎不動然觀去月下將軍
詔與其奉勅疏則變攘夷為鎖港者何也嚮將軍與慶喜業已奉

攘夷詔故委任萬事而未見其效將軍即知事不行則當論之於
初而入則奉詔出則忌戰愚不解其故夫征夷固將軍之任顧應
別有成算固非搢紳所論列臣敢辭國事參政雖然生攝籙之家
辱大臣之任即有大處分亦陳愚計大原重德亦奏曰再召將軍
者在定國是決攘夷使四方嚮風然天下洶洶疑叡念中變臣謂
嚮詔將軍有言曰可以實心行征夷實事曰不待數年而踐言奏
對曰必充實武備必底績然則非叡慮中弛蓋鎖港攘夷名異實
同鎖之而不服必至交戰若夫償金約鎖則神州大瑾天下失望
臣決知其無之將軍又曰夷情難測環海武備勉勵完備之然則
非內決攘夷而外議鎖港邪將軍一歲再朝而會諸侯要在攘夷
安宸衷耳果如臣所忖度攘之與鎖非有二事不稱鎖港而稱攘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慶應元年正月　二月

夷布告中外示必戰以定我民志折彼凶威則有志之徒爭請先
鋒今一橋氏防禦攝海而未聞折衝之策請下詔宜嚴備之游士
古高俊太郎及其黨十數人為會津人所捕有栖川宮臣粟津駿
河守三條氏臣冨田織部等亦見收疑與長通也慶親臣福原元
僴率兵數百自攝入伏水請曰宰相父子自奉攘夷詔日夜累苦
唯恐乖聖慮而一朝受譴闔藩不知朝議所在請復七卿官許父
子入朝則為攘夷先鋒幕人拒之不得納國司朝相益田親施等
以兵數百踵至朝相陣天龍寺親施陣天王山京師戒嚴慶喜等
令諸藩護九門扼伏見鳥羽二道京人荷擔四奔七月十七日親
王公卿朝議詔曰長人率兵要朝廷緩急討之十八日長人致書
所司代定敬罪條尊融容保請清君側十九日昧爽長人分兵襲

京師與幕人及諸藩兵戰既而長人皆敗走幕人慮長兵潛匿市
中大放火禁京師初火之發也延及六角獄幕吏又慮囚人脫去
斬丹羽平野以下讞人三十八人於是尊融等宣詔追討長防八
月五日米英佛蘭四國軍艦冦長門戰而和是月游士殺佐久間象
山九月詔開九門更嚴警備誰可往來詔削慶親以下官爵十月
幕府以德川慶勝為總督率諸藩兵伐毛利氏十一月毛利氏斬
福原元僴等犯京師者十三人謝罪十二月水戶黨人武田正生
藤田信等率兵西上將入京訴事道梗不通遂投加賀藩營就縛
幕府定罪案以為國賊誅之慶應元年正月慶勝凱旋朝議欲召
諸侯議長門事容保奏請待家茂入朝而決已而朝廷聞長內訌
數召家茂二月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率兵入京齊敬見之曰

詔召將軍而卿等來者何也曰常野之事措置未了故來迎一橋公耳齊敬曰慶喜代將軍為總督守京攝將軍豈召之乎因命正耆東下促家茂入覲詔曰將軍數入朝然東西懸隔事情否塞宜西上以慰朕望三月薩人見齊敬請寬長門罪免諸侯入覲先是長薩有隙已解其怨幕人未知也又命宗秀東下促家茂入覲四月改元五月幕府憤長人舉事于國更大舉西征閏五月二十二日家茂入朝詔曰朕名慶親父子即來汝按之不來汝討之朕召列藩汝在京攝諮於衆適宜奏而處之家茂奉命至大坂城九月各國公使自橫濱航抵大坂有所要請家茂遂奏請讓軍職於慶喜且具別疏奏曰臣不肖叨辱大任不能策富強輝威武上安宸衷下濟黎民臣族慶喜奉職闕下多更事故必堪負荷臣將讓職於慶喜臣別策時務以取進取曰臣察宇內氣運日開萬國往來結條約通有無獨皇國絶交際則如畏避者恐非持國之體昔年米使入下田參酌時勢奏上見允結約爾來變鎖國舊制而開富強基址後又下詔拒絶外交然戒無謀輕舉故欲資彼以製艦鑄砲亦取其長精其術耳而西征事起臣在坂城不圖夷艦入兵庫要請條約勅許曰不得命入京請之卻之不聽我國雖武我兵雖强然內憂外患湊於一時今與各國戰幸而勝之環海皆寇兵連禍結臣家存亡措而不問未知實作安危如何則非陛下覆育之意而臣亦失控御之任不堪痛哭願得賜勅申約則盡力奉行外實防海之備內奏西征之功外夷近京將限日卻之謹待詔命十月四日家茂入覲宿伏見當是時家茂掣於廷論逼於外議困

三月　四月　五月　九月　十月

缺

悖不知所為遂以此夜潛理歸裝慶喜容保等馳至諫止之慶喜容保定敬長行連署奏曰頃者外國人至近畿更請條約宣旨且促兵庫開港曰幕府不能決之則將詣闕辨之臣等多方緩其期然不得勅旨則不退即倉卒動兵縱得一攘之彼必連衡來寇我彈丸之地安能受萬國之兵乎伏願聖明鑑之速賜勅許於是下詔諸藩以條約開港議問意見諸藩多可之會久光密奏諫兵庫開港於是朝廷使傳奏飛鳥井雅典野宮定功就二條城賜勅於家茂許結條約更正舊約特不許開兵庫港二年正月齊敬忠熙公純尊融濟範及慶喜容保定敬勝靜長行等入朝議長門罪二月幕府奏請給齊敬別俸年粟七百五十苞家茂以大坂城為行臺遣師伐長防薩藩奏諫西征辭出兵幕軍置督府於廣島督府

二年正月　二月

缺

八月

九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拘長門候臣宍戸備後等長人託安藝藩控訴請還使者已而幕
軍進戰屢不利久光奏請赦毛利氏未報家茂在大阪臥病慶喜
奏請徃省之時京師有流言公卿激論者及浮浪士等將乘虛舉
事齊敬等右幕議者大懼爲久光復上長防人民陳情表附奏解
辨長藩情由八月十一日大將軍家茂薨於軍二十五日詔
以家茂薨旋征西師詔慶喜紹其宗家十月常陸宮濟範有罪屛
居前大納言實愛左大辨宰相經之左衛門督重德等二十一人
坐結黨建言或杜門或屛居十一月五日詔以慶喜拜征夷大將
軍敘正二位任權大納言兼右大將天使就二條城拜爲明年轉
内大臣十二月天皇患痘二十九日崩在位二十年壽三十六葬
于泉涌寺後山稱後月輪東山陵帝聰明辨大體嘗改正璽聖諡

號又追贈和氣清麻呂位爵舉復古之典孜孜務不倦自外國事
起以來深以國家安危爲憂其慮社稷所規畫甚深遠不幸短祚
天下萬姓悼之上謚曰孝明天皇

論曰我赫々大八洲基於礮馭盧島礮馭盧之島非與衆俱闢之
實成於天瓊矛乃我神威之尊嚴可知矣而傳之神孫名曰大日
本其土壤靈秀風氣諄美而神孫萬世統御之凡四夷八蠻皆仰
我末光稱曰日出之鄉乃垂涎於我者有年於此其所以然者我
邦已爲日出之鄉而陽明正大之氣積爲勇武剛直忠愛之誠萬
古凝如金鐵矣未嘗易朽摧爲藤原也源平也鎌倉也室町也織
豐也德川也凡人臣之偷國權者弄朝憲者蓋皆大海之消埃耳
復何足論終能輝我國威於千載之下再致今日之盛者皆我勇
武剛直忠愛之誠因萬古有素爲由是言之我邦尚武敬神仁以
愛民智以明物者蓋列聖經倫之大端遵之則天業恢弘違之則
皇化凌夷汙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朝廷之祭神天子躬自親之
而其征不逞也亦天子親臨之其治民理物也明名分愼國體布
公道以勸實效是天業之所以恢弘中葉以降資法海外佞佛托
儒天子居九重之深乃擧神征討之道衰爲而王公大人手不知
兵也於是乎尚武之俗移爲奢侈日長聚歛掊克而愛民之仁亡
矣淫風相競宮壼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例循邊幅而明
物之智蔽矣皇化凌夷國威不振者職是由之故英明之君一出
能修神聖之遺緒則法度紀綱翕然俱舉況光仁桓武宇多後三
條後醍醐諸帝或總攬綱紀或戮滅兇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

成者必能遵神聖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也帝以英明之資夙
歎皇化之凌夷將修神聖之遺緒公卿諸侯志士群賢推廣我邦
勇武剛直忠愛之誠以翼賛帝之英志焉於是乎朝憲國威俱張
法度紀綱翕然並擧也 馬杉繋

九月

今上天皇諱睦仁孝明天皇第二子母皇太后名夙子前關白九
條尚忠女實大納言忠能之女典侍藤原氏所生也嘉永五年九
月二十二日生稱祐宮萬延元年立為皇太子慶應二年十二月
踐祚時年十六以關白左大臣齊敬為攝政右大臣公純內大臣

三年正月

忠房如故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葬孝明天皇大將軍慶喜率諸侯
從焉詔辨中務卿親王幟仁大納言實德權大納言實則三位信
篤中將基敬右中將博房少將基文甲斐權介時厚少納言為榮

大夫高仲右兵衛權佐基正等幽閉皆嘗有所奏議而見黜者也

四月

特詔弛九條尚忠罪以其齒至古稀也四月伊達宗城島津久光

五月

入京松平慶永山內豐信踵至五月開兵庫港詢列藩多可之者
終許之賞容保守護之勞陞參議當是時雖幕府執政諸大處分
待朝裁而行之久光等五人參大政既而豐信以疾就國尋久光
宗城亦就國豐信自國寄書慶喜說大政返上之議十月十三日
慶喜大會列藩主及其重臣于二條城以還政奏案示之譜第將
士等大愕薩藩小松帶刀土藩後藤象次郎備前藩牧野權六郎
宇和島藩都筑莊藏等同聲贊成之議遂決十四日大將軍慶喜

十月

上表辭軍職還政權十五日慶喜入朝公卿以下皆會大廷議將
軍奏事小松帶刀等亦與焉是日朝廷遂聽將軍辭職優詔報之

因命召列藩見召者凡五十餘藩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島津茂久山內
豐信伊達宗城等相踵入京師自餘有疾不至者亦使重臣代來而德
川慶喜仍駐在二條城屢條奏庶政仰朝廷新裁二十日廷議召諸藩
士咨問七卿處分及外國事宜次日各上書奏對其議概以為宜姑委
任德川氏待諸侯會議決之德川勳舊諸侯諫朝廷輕易執政廷議於
是暫留公卿及薩土諸藩首唱復古者以為是慶喜與尊融齊敬所謀
也遂激切論事曰天下將定於一而廷議不斷坐失事機者何舉朝為
搖關白懼可其奏二十九日奉宣命使權大納言日野資宗於泉山山

十二月

陵告朝政復古十二月八日朝廷召慶喜以下諸有司及在京列藩慶
喜及老中等稱疾不朝大納言忠能實愛中納言實則右兵衛督具視
等與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島津茂久山內豐信及尾越薩長重臣

會議小御所遂決防長處分復慶親父子及支族官位許其入京
復三條實美等五卿及故錦小路賴德官爵獨澤宣嘉以不審其
所在不與焉命物色之遂議及會計經費茂久曰朝廷已收政權
然不有土地人民有名無實宜課德川氏割其八百萬石以充經
費具視贊成之出書於袖中則畫策變革事處分內外者也豐信
有異議議徹曉遂使慶永傳五卿及防長處分議於慶喜九日罷
齊敬攝政黜彈正尹尊融禁廣幡柳原飛鳥井葉室等諸卿入朝
廢攝籙幕府及守護職所司代等權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親
王熾仁為總裁以岩倉具視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等為議
定以小松帶刀後藤象次郎等為參與以綜政治尋三條實美至
則為議定木戶準一郎為參與命松平容保松平定敬解職就國

因令薩土藝等諸藩代守衛九門、衆皆戎裝、益戒非常也、十日、令于中外、曰、德川慶喜既辭軍職、解政柄、朝議斷然聽之矣、抑癸丑以來、天步艱難、外患危急、以致先帝積年之宸憂、汝衆庶之所徧知也、故今欲興復王政、挽回國威、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副蒼生來蘇之望、以與天下同休戚、因自今廢絕攝關幕府、及議奏官傳奏司守護職所司代、權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登庸人材、洞開言路萬機基神祖創業之始、庶務從天下公平之議、裁之以聖心、衆宜一洗驕惰之汚習、奮發勉勵、以效報國之誠、是日、長藩重臣毛利內匠等率衆入京師、先是、內匠等既在攝津西宮、至是乃入相國寺、尋五卿亦歸京、十二日、罷新在家門備前藩守衛、命長藩代之、長藩踴躍奔命、於是、德川毛利事已平、而搆兵之餘、互相猜忌、會

桑人亦自疑忌、是夜、慶喜率容保定敬等、赴大坂遺城、代牧野某入京抗疏、乞清君側、不省朝廷議其舉止非常、禁會桑人入京、十四日、禁門乃解嚴、廢京師町奉行、命笹山膳所龜山三藩、灌斷獄訟、令大洲水口等六藩、巡邏市街、二十四日、議定參與曰、宜降慶喜之官、列之議定職、若朝廷經費、宜課之德川諸藩、割土地獻之、於是、詔慶勝慶永南下、諭慶喜、慶勝等抵大坂、具宣朝旨、勸其貢地降官、而促其入朝、三十日、復命、尋有正月三日之事、官軍進陷大坂城、慶喜東走、先是、朝廷撤三條橋京尹牓文、更揭以參與新令、令云、朝廷自今親裁萬機、與天下更始、然至於德川祖先之良法善政、無毫有變更、爲衆庶宜奉戴聖旨、安堵營生、又以此旨告列藩、更定三職分課、職仁親王總裁如故、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副之、而實美兼外國事務總督、具視兼軍務及會計總督、其他朝野名賢相踵登庸、人材蔚興、庶績漸熙、於是、遂令海內曰、世道之變至此、大勢誠不得已、朝議因決策、欲更開外交之路、新結條約和親、上下一致、富國强兵、以輝國威於海外、萬國衆庶宜體此旨勉勵從事、尋傳旨兵庫外人、其歲三月、英吉利荷蘭佛蘭西亞米利加、各國公使始入朝、天皇引見之、賜以優禮、公使大悅服、呼萬歲而出、自是外國交際出于朝議、先是、慶喜及列藩之誤方向者、皆歸順、是月、勅使東下、收江戶城、慶喜退居水戶、幕臣之執迷者、雖據東叡山、抗官軍、東北諸藩應之、猖獗跳踉、弄兵潢池、王師所指、如碎瓦缶、五月、東叡山陷、九月、會津陷、莊內降、幕臣之脫於海者、一旦入蝦夷地、而不回踵而就捕、朝廷憫其志非素抗王師、一旦

執迷誤事、皆寬典處之、於是、公卿諸侯藩士庶士從事者、皆賜爵給祿、公卿首三條實美岩倉具視、諸侯首嶋津毛利山內氏以下皆有差、海內悅服、尋諸侯上書、奉還藩籍、朝廷收其國、別賜家祿、與公卿俱賜族曰華族、皆貫屬于東西兩京、其家士亦賜祿、及族皆就其所在、貫屬于府縣、自是三府七十二縣之制、始大定、政體還復于古、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終

日本史記下篇卷四

皇后列傳二之一

正親町典侍藤原氏〇後陽成女御藤原前子〇後水尾源和子皇后（藤原基子〇藤原隆子〇藤原國子）〇後西院女御明子女王〇靈元藤原房子中宮（典侍藤原宗子）〇東山幸子中宮（新大納言藤原賀子）〇中御門藤原尚子皇后〇櫻町藤原舍子皇后（典侍藤原定子）〇桃園藤原冨子中宮〇後桃園藤原維子皇后〇光格欣子皇后（典侍藤原婧子）〇仁孝藤原繁子皇后〇藤原祺子皇后（典侍藤原雅子　女親子内親王）〇孝明藤原夙子

皇后

正親町典侍藤原氏内大臣秀房女也稱新大典侍生誠仁親王

天正中贈准三宮

後陽成女御藤原前子關白前久女也天正中為關白豐臣秀吉養女入宮生後水尾帝近衞信尋好仁親王一條昭良庶愛親王及六皇女元和六年加號中和門院

後水尾皇后源和子太政大臣秀忠女也元和六年入宮為女御寛永初立為中宮生明正帝高仁親王上號曰東福門院〇藤原基子贈左大臣基任女也稱京極局生後光明帝幸教親王加號壬生院〇藤原隆子贈左大臣隆致女也稱御匣局生後西院帝真敬親王穩仁親王嘉遐親王又生光子内親王内親王性信禪法受戒改名元瑶字照山創一寺於修學寺村曰林丘寺避世居焉薨年九十四貞享中准三宮加追號逢春門院〇藤原國子贈左大臣基音女也稱新中納言典侍生定敏親王常賢親王周賢親王靈元帝延寶中准三宮加追號新廣義門院

後西院女御明子女王好仁親王女也

靈元中宮藤原房子左大臣教平女也寛文九年入宮為女御天和三年為中宮上號曰新上西門院〇藤原宗子内大臣宗條女也稱大納言典侍生東山帝文仁親王元祿二年准三宮加號敬法門院

東山中宮幸子式部卿幸仁親王女也元祿十年入宮為女御寶永五年為中宮上號曰承秋門院〇藤原賀子内大臣隆賀女也稱新大納言局生中御門帝直仁親王寶永六年敍從三位加追號新崇賢門院

中御門皇后藤原尚子攝政家熙女也正德三年為女御生櫻町帝上追號曰新中和門院贈皇太后

櫻町皇后藤原舍子關白吉忠女也元文初入宮為女御五年准三宮生後櫻町帝又養桃園帝為子延享四年尊為皇太后上號曰青綺門院后自弱崇佛教入般若三昧明和中自書大般若經令大僧正祐常校之〇藤原定子參議實武女也稱宰相典侍生桃園帝寶曆中加號開明門院

桃園中宮藤原冨子關白兼香女也寶曆五年入宮為女御八年為中宮上號曰恭禮門院生後桃園帝貞行親王

後桃園皇后藤原維子攝政内前女也安永元年入宮為女御天明元年尊為皇太后上號曰盛化門院

光格皇后欣子、後桃園帝女也、稱女一宮、尋為內親王、依後桃園帝遺詔、豫立為后、寬政六年、為中宮、生溫仁親王、文化三年、尊曰皇太后、上號曰新清和門院○藤原婧子、贈內大臣經逸女也、稱權典侍、局生仁孝帝、天保十三年、叙從三位、十四年薨、廢朝三日、追贈准三宮、加號東京極院

仁孝皇后藤原繫子、關白政熙女也、文化十四年、入宮為女御、文政三年、准三宮、生安仁親王、六年薨、上追號曰新皇嘉門院、贈皇后

皇后藤原祺子、關白政熙女也、政通養為子、文政八年、為女御、十三年、准三宮、弘化四年、尊為皇太后、上號曰新朔平門院○藤原雅子、贈左大臣實光女也、稱宰相典侍、生孝明帝、節仁親王、嘉永

三年、准三宮、加號新待賢門院○藤原經子、權大納言實久女、生胤宮、殤、又生女、稱和宮、名親子、親子、文久元年四月、為內親王、適內大臣德川家茂、慶應二年、家茂薨、落飾、號靜寬院

日本史記下篇卷五

皇子列傳三之一

正親町一子○陽光院○後陽成十二子○好仁親王○直輔親王○後水尾十二子○幸教親王○定敏親王○穩仁親王○後西院十一子○幸仁親王○尚仁親王○靈元十七子○文仁親王○東山五子○直仁親王○中御門五子○桃園一子○光格七子○仁孝六子○孝明一子

正親町一子誠仁、○誠仁親王、天正七年、徙二條第、具儀仗、往關白以下扈從、右大臣平信長修之所獻也、十年、及惟任光秀作乱、俄出第、還宮、十四年七月薨、年三十五、謚曰陽光院、追尊太上天皇、以後陽成帝生父也、親王初納内大臣藤原晴右女為妃、生六子九女、其長後陽成帝也、五子興意、六子智仁、○興意法親王、慶長六年、為方廣寺別當、以大佛殿上梁及鐘銘有不祥之語、為德川家康所怒、遽止其落式、興意罷職屛居、後遇赦出、家康為建昭高院於白河、居焉、

後陽成十三子、良仁、兼恢、後水尾帝、近衛信尋、毎敦、常嘉、好仁、直輔、一條昭良、庶愛、道晃、道周、幸勝、○良仁親王、初居正親町帝故宮、慶長六年、移真光院、尋削髮為僧、○好仁親王、慶長十七年、任彈正尹、稱高松宮、又稱花町宮、納德川秀忠養女為妃、生明子女王、女王入後西院帝宮、○直輔親王、元和初、為德川家康所養、削髮、寛永二十年、坐事流于甲斐天目山、萬治中、還京師、歸俗、號以心菴、○幸勝親王、居梶井宮、平生嗜茶事、又好挿花、皆熟其伎云、

毎敦、常嘉、庶愛、皆為親王、削髮為僧、兼恢、道晃、道周、為法親王、後水尾十五子、高仁、某、後光明帝、幸教、周敦、後西院帝、直、○定敏、穩仁、良賢、喜選、常賢、周賢、常尹、靈元帝、○高仁親王、甫三歲薨、○幸教親王、後光明帝同母弟也、正保元年、為親王、尋削髮、更名尊敬、正保四年、為日光山座主、掌東照祀事、初寛永中、僧天海將歿、受德川家光意、與老中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密議、遂請朝廷、迎尊敬以置日光及寛永寺、自是世以親王襲其職務、○穩仁出、襲八條宮、兼智忠親王後、

後西院十一子、長仁、幸仁、貴平、幸嘉、幸智、秀憲、宗範、尚仁、昌隆、某、勝明、○長仁親王、襲八條宮、○幸仁親王、出嗣有栖川宮、○尚仁親王、出嗣桂宮、

靈元十八子、寛清、師永、某、東山帝、周慶、某、文仁、某、某、寛敦、某、某、庶賢、某、某、職仁、榮貞、久嘉、○文仁親王、初為幸仁親王嗣、元祿中、詔還宮、更繼常磐井宮、改稱京極宮、○職仁親王、出繼有栖川宮、

東山六子、某、某、有定、某、中御門帝、直仁、○直仁親王、享保二年、賜第、移居、曰閑院宮、

中御門六子、櫻町帝、保良、忠篤、良視、某、寛全、某、殤、保良以下皆為親王、削髮為僧、

桃園二子、後桃園帝、貞行、貞行為親王、嗣伏見宮、

光格八子、礼仁、某、温仁、仁孝帝、盛仁、某、悦仁、某、礼仁親王、温仁親王、悦仁親王、某、皆殤、盛仁親王、嗣京極殿、更稱桂宮、

仁孝七子、安仁、某、某、孝明帝、某、節仁、某、安仁親王、初稱鍠宮、甫二

歳、親王宣下、尋薨、某皆殤、節仁親王、初稱幹宮、甫三歳、繼桂宮、翌

年親王宣下、即日薨、

孝明二子、皇子某、今上帝、某、嘉永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翌殤、

日本史記下篇巻之六

皇族列傳四之一

伏見宮　貞清　邦尚　邦道　貞致　邦永　貞建　邦忠

邦房親王○貞清親王○邦尚親王○邦道親王○貞致親王○邦永親王○貞建親王○邦忠親王○貞行親王○邦頼親王○貞敬親王○邦家親王○智仁親王智忠親王○隱仁親王○長仁親王○尚仁親王○作宮○文仁親王○家仁親王○公仁親王○盛仁親王○節仁親王○淑子内親王○正仁親王職仁親王○音仁親王○織仁親王○韶仁親王○熾仁親王○直仁親王典仁親王○美仁親王○孝仁親王○愛仁親王○朝彦親王○晃親王

伏見宮邦房親王、初名邦良、邦輔親王季子、為正親町帝猶子、兼兄貞康親王後、天正三年、為親王、六年、任式部卿、尋遷中務卿、子貞清、○貞清親王、慶長四年生、四歳、為後陽成帝猶子、任親王、十年、任兵部卿、納權中納言宇喜多秀家女、為妃、子邦尚、邦道、○邦尚親王、寛永三年、為親王、有病不冠、子貞致、○邦道親王、兼兄邦尚之後、為後水尾帝猶子、尋為親王、任太宰帥、○貞致親王、兼邦道之後、為後水尾帝猶子、萬治三年、為親王、任彈正尹、尋叙二品、遷式部卿、子邦永、盛永、○邦永親王、為靈元帝猶子、元祿八年、為親王、尋任中務卿、尚福子内親王、進一品、聽乘車出入宮中、子貞建、貞良、庶康、榮懷、邦光、貞良親王、為東山帝猶子、為親王、剃髮入聖護院、庶康親王、剃髮入青蓮院、榮懷親王、為靈元帝猶子、剃髮補東大寺別當、邦光親王、為靈元帝猶子、剃髮為三井寺長吏、○貞建親王、為東山帝猶子、寶永六年、為親王、任兵部卿、叙三品、尋叙一品、聽牛車入宮中、尚二品秋子内親王、子邦忠、邦頼、庶盛、成輔、庶盛、成輔、為櫻町帝猶子、皆剃髮、○邦忠親王、為櫻町帝猶子、

貞行　邦頼　貞敬　邦家

寛保三年、為親王、任上野太守、尋遷兵部卿、進一品、聽牛車、無子、奏請養貞行親王、為嗣、○貞行親王、桃園帝第二子、後桃園帝同母弟也、寶暦十年、為邦忠嗣、為親王、叙二品、○邦頼親王、初名徳明、邦忠同母弟也、為櫻町帝猶子、尋入勸修寺、為僧、改名寛寶、安永三年、詔復飾、兼貞行之後、為親王、尋任兵部卿、進一品、聽牛車、子貞敬、弘道、弘道親王、為圓滿院附弟、後移輪王寺、○貞敬親王、為後桃園帝猶子、寛政九年、為親王、進兵部卿、叙二品、賜隨身兵仗、又聽牛車、子邦家、尊寶、尊誠、晃、尊常、守修、朝彦、尊寶法親王、繼青蓮院尊誠法親王、尊常法親王、相尋繼一乘院、守修親王、初名覺諄、薙髮居圓融院、慶應四年、復飾、明治後、稱梨本宮、○邦家親王、初稱睦宮、文化十四年、為光格帝猶子、任親王、尋為上野太守、叙三品、天保十三年、坐事屏居、尋釋、子嘉言、讓仁、貞教、嘉彰、能久、博經、智成、貞愛、易王、嘉言親王、文政中、為祖父貞敬親王所子養、稱多嘉宮、天保二年、為光格帝猶子、入聖護院落飾、明治初、復飾、稱聖護院宮、同年八月薨、讓仁親王、天保中、為閑院宮孝仁親王所子養、三年、為光格帝猶子、入曼珠院落飾、十三年薨、嘉彰親王、初名豐宮、弘化三年生、嘉永初、為仁孝帝猶子、安政中、任親王、入仁和寺、落飾、改名純仁、慶應三年、復飾、改今名、戊辰正月、德川慶喜帥兵向京師、親王挈錦旗出伐之、伏見鳥羽、進陷大阪城、尋征東北、賊徒會津最猖獗、不下、久而聞親王奉詔出征之、忽倒戈就囚、親王臨軍之功、至是大見爲、後稱東伏見宮、能久親王、初稱滿宮、嘉永初、為仁孝帝猶子、安政中、任親王、入輪王寺、落飾、改名公現、明治、

貞教　貞愛　桂宮　智忠　隱仁　長仁　尚仁

初及德川慶喜悔過屏居于寺、請而謝罪、公現周旋尤勤、而流賊
擁上野、抗王師、為其所擁、遂走東北、謀抗王師、及會津降、悔過就
囚、因禁錮于伏見宮、尋宥禁錮、止猶子、復伏見宮籍、復今名、博經
親王、萬延初、為孝明帝猶子、任親王、入智恩院落飾、明治初、復飾、
稱華頂宮、知成親王、萬延初、為孝明帝猶子、慶應中、任親王、入聖
護院落飾、明治初、復飾、稱北白河宮、易王、慶應中、為孝明帝猶子、
至明治五年、兼閑院宮、愛仁親王後、○貞教親王、弘化四年、為仁
孝帝猶子、尋為親王、任兵部卿、叙三品、文久二年薨、年二十七、以
弟貞愛為嗣、○貞愛親王、初稱敦宮、萬延元年、為孝明帝猶子、入
妙法院、文久二年、貞教親王薨、復歸兼後、
桂宮智仁親王、陽光院誠仁親王第六子、後陽成帝同母弟也、小

字古佐麻呂、為關白豐臣秀吉猶子、以其請、號八條殿、天正十九
年、為親王、尋冠、任式部卿、叙一品、有學才、宮闕嘗火、煙焰忽及、深
宮、群臣倉皇、智仁整衣冠帶劍、上清涼殿指揮、啓輦路、移車駕、子
智忠、勝行、源忠幸、勝行親王、為後水尾帝猶子、剃髮入曼珠院、從
後一乘院為中興之祖、忠幸賜姓源、○智忠親王、初名忠仁、寛永中、
為親王、叙二品、任中務卿、初智仁修別業于桂里、為遊觀之地、智
忠襲立、復修園池、親指揮築山疊石、剖桂水注園、造奇閣、栽花木、
大具幽致、號曰園林堂、無子、奏請下穏仁親王為嗣、○隱仁親王、
後水尾帝第九子、後西院帝同母弟也、兼智忠之後、任式部卿、又
奏請長仁親王為嗣、○長仁親王、後西院帝第一子、兼穏仁之後、
任中務卿、無子、弟尚仁親王嗣、○尚仁親王、同帝第八子也、兼長

作王　文仁　家仁　公仁　盛仁　節仁　淑子　有栖川宮

仁之後、任彈正尹、尚仁好學、優待栗山潛鋒、受保建大記喜讀焉、○
作王、靈元帝第九子也、元祿中、承尚仁之後、繼八條宮、更稱常磐
井宮、五年四月薨、年四歲、○文仁親王、同帝第七子、承作王之後、
改稱京極宮、任兵部卿、進一品、子家仁、周典、周典親王、為靈元帝
猶子、為親王、剃髮居仁和寺、○家仁親王、為東山帝猶子、為親王、
正德三年、任式部卿、賜隨身兵仗、進一品、未幾薨、子公仁、和義、繼
基、和義親王、為櫻町帝猶子、剃髮居知恩院、繼基親王、為後桃園
帝猶子、居一乘院、○公仁親王、小字胡佐宮、為櫻町帝猶子、延享
二年、為親王、尋任上總太守、聽帶劍、賜隨身兵仗、尋聽牛車、有女、
適德川治濟、○盛仁親王、光格帝第五子也、文化七年、繼京極宮、
更稱桂宮、薨年二歲、○節仁親王、仁孝帝第六子也、天保六年、繼

桂宮、尋薨、年四歲、○淑子内親王、同帝女也、出繼桂宮、叙一品、
有栖川宮正仁親王、後西院帝孫幸仁親王子也、其先出、出好仁
親王、好仁親王者、後陽成帝第七子、後水尾帝同母弟也、初入聖
護院、有病、出居高松殿、尋為親王、任彈正尹、稱高松宮、又稱花町
宮、子養後水尾帝皇子良仁親王為嗣、改稱桃園宮、承應三年、後
光明帝崩無嗣、良仁親王入踐祚、是為後西院帝、好仁納大將軍
德川秀忠養女為妃、生明子女王、入後西院宮為女御、於是帝以
其二子幸仁親王為好仁之嗣、出居高松宮、尋徙花町宮、故第、任
兵部卿、又改稱有栖川宮、遷式部卿、進一品、幸仁善和歌及書、元
祿初、養靈元帝第六子富貴王為嗣、會子正仁生、明年九月、富貴
王還宮、遂以正仁為嗣、又生良邦、良邦後剃髮居知恩院、寶永四

年、皇太子假徙居有栖川宮、正仁遷居鷹司第、五年正月、為東山帝猶子、二月東宮新殿成、正仁還居、復為中宮假殿、正仁移居相國寺中瑞春院、尋為親王、任太宰帥、六年正仁還居享保、初進一品、未及髮而薨、

職仁

○職仁親王、靈元帝第十五子、享保元年、出兼正仁之後、任中務卿、敘一品、善和歌及書、傳歌道於桃園後櫻町二帝、及關白内前尚實等、就學者甚衆、子音仁叡仁覺仁增賞常仁、織仁敬典種德成美熾仁、音仁親王為櫻町帝猶子、任常陸太守、進一品、薨年二十七、子僧圓導、為職仁親王所子養、叡仁覺仁增賞常仁、倶為法親王、

織仁

○織仁親王、以音仁蚤薨、嗣家、寶曆十二年、為桃園帝猶子、敘三品、任兵部卿、尋授二品、文化八年、進一品、薙髮改名龍淵、文政三年薨、年六十七、幼時家訓嚴密、溫讀吟哦、有課程、未果則遏餮飱乳媼、或竊置餠果于几下、以充其飢、遂得和歌入木之奧、傳法于光格帝、織仁為人豪邁、而慈仁、老後專意泉石、每與左右遊吟名山勝區、閑蹤以自適、子韶仁兼眞舜仁濟仁、尊超兼眞以下、皆為法親王、

韶仁

○韶仁親王、初稱阿計宮、為光格帝猶子、遷中務卿、進一品、弘化二年二月薨、年六十二、子幟仁慈性、公紹公潔、慈性為光格帝猶子、入大覺寺落飾、天保中、為護持僧、十三年、請補東大寺別當、安政初、米國軍艦至、海内騷然、奉勅設大法會、禱天下寧謐、弘安元寇、修此會、今依例云、弘化三年、轉住輪王寺、慶應三年薨、公紹親王、為光格帝猶子、文政中、入輪王寺、弘化三年薨、公潔初約入聖護院、天保中、為權中納言藤原寛季所子養為嗣、任右大將從三位、

幟仁

○幟仁親王、初曰八穗宮、為光格

帝猶子、文政六年、為親王、弘化中、敘二品、進一品、子熾仁、佶王、長王、佶王為仁孝帝猶子、入青蓮院、薨年六歲、長王為尊超親王弟子、薨年四歲、

熾仁

○熾仁親王、初稱歡宮、天保六年生、母佐伯氏、為嫡母藤原廣子所子養、廣子、左大臣齊信女也、嘉永初、為仁孝帝猶子、尋為親王、任太宰帥、敘三品、元治初、與一條實良等、上書解救長人、被幽、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及廢攝籙幕府、以親王任政事總裁職、尋為征東大總督、開府江戸城、七閱月而解、戎衣奉還節刀、

閑院宮

閑院宮直仁親王、東山帝第六子也、寶永七年、帝令直仁立一家、卜第地、經始稱閑院、初常磐井木寺伏見三家並立、而常磐井木寺不繼、伏見氏世相續、併京極高松氏、稱親王三家、至是加為四親王家、直仁任彈正尹、敘一品、准三宮、子典仁寛義輔平、寛義法親王、初居曼珠院、後入輪王寺、敘一品、輔平出為鷹司氏、

典仁

○典仁親王為櫻町帝猶子、敘三品、任太宰帥、尋進二品、明和九年、子兼仁親王入承大統、安永九年、典仁進一品、尋加奉邑一千石、薨年四十八、子美仁、深仁、公璋、公延、直仁、光格帝、盈仁、深仁、公璋、公延、直仁、盈仁以下法親王、

美仁

○美仁親王為桃園帝猶子、明和五年、任彈正尹、進一品、子孝仁、

孝仁

○孝仁親王為光格帝猶子、寛文五年、任常陸太守、敘三品、文政三年、遷式部卿、進一品、子愛仁、弘保、弘保親王、天保初、剃髮居妙法院、敘二品、嘉永五年薨、

愛仁

○愛仁親王、初名基宮、為光格帝猶子、敘二品、天保十三年薨、年二十五、無嗣、至明治五年、詔以邦家親王子易王兼後、

山階宮

山階宮晃親王、伏見宮貞敬親王第四子也、初稱志津宮、文政初、為光格帝猶子、尋為親王、名清保、七年、入勸修寺、薙髮改名濟範、天保中、有故止猶子親王、削籍幽于東寺、文久四年、復籍還初服、改今名、是年為孝明帝猶子、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為議定職、

賀陽宮

賀陽宮朝彥親王、伏見宮貞敬親王第七子也、初稱富宮、天保中、為仁孝帝猶子、親王宣下、名成憲、入一乘院、薙髮改名尊應、後入青蓮院、改名尊融、安政六年、有故蟄居于相國寺中桂芳軒、復言住于青蓮院、文久三年、復飾改今名、稱中川宮、尋改賀陽宮、為國事掛、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罷國事掛、事皆見于本紀、明治元年、有故止猶子親王、謫于安藝國、三年、復籍于伏見宮、八年、復猶子親王、稱久邇宮、

近衛稙家　前久　信尹　信尋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七

宰輔列傳五之一

近衛稙家　前久○信尹○信尋○尚嗣○基凞○家凞○家久○内前○經凞○基前○忠凞○忠房

○鷹司忠冬　信房○信尚○教平○房輔○兼凞○房凞○尚輔○基輝○輔平○政凞○政通○輔凞○

輔政

近衛稙家、關白太政大臣尚通子也、大永三年、任右大臣、兼左大將、五年、爲關白、七年、叙從一位、八年、爲左大臣、天文二年、辭職、四年、准三宮、五年、復爲關白、六年、任太政大臣、十年、辭職、二十二年、出京、寓在朽木、永祿九年薨、年六十四、子前久、○前久初名嗣政、又前嗣、天文十六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二十二年、爲右大臣、二十三年、爲關白、同年爲左大臣、二十四年、叙從一位、永祿三年、上杉謙信入京、奏請以前久爲關東主、前久之越後、前久時爲關白、執政大臣、移居他國、始于此、五年、前久與謙信不諧、歸京、十一年、出京、罷關白、天正三年、之薩摩、五年、歸京、六年、准三宮、十年二月、爲太政大臣、五月、薙髮號竜山、同月、出京、以與幕府不協也、慶長十七年五月薨、年七十七、子信尹、○信尹初信基、又曰信輔、天正八年、任内大臣、叙從二位、十三年、轉左大臣、兼左大將、叙從一位、慶長十年、爲關白、辭左大臣、尋准三宮、十一年、辭職、十九年薨、年五十一、○信尋、信尹無子、以後陽成帝旨、子養帝第四子、爲嗣、信尋是也、慶長十七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叙從二位、十九年、爲右大臣、元和六年、轉左大臣、九年、爲關白、寛永六年、辭職、正保二年、薙髮號應山、慶安二年薨、年五十一、應山性嗜茶、嘗與權大納言

尚嗣　基凞　家凞

李吉、遊福島正則第、正則迎之中門、有蛛絲經正則面、信尋視之、意謂正則性悍、掃夫必被戮、乃徐謂曰、高興破矣、有蜘自喬松下、渡中門、牽絲巧作織文、今爲卿所斷、頗可憾也、蜘蛛呈伎、亦主人之意乎、正則懽爲不問罪、信尋敏恕如此、子尚嗣、○尚嗣寛永十七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叙正二位、十九年、爲右大臣、正保四年、轉左大臣、慶安四年、爲關白、五年、辭左大臣、承應二年薨、年三十二、子基凞、○基凞寛永五年、任内大臣、叙正二位、八年、兼左大將、十一年、轉右大臣、延寶五年、爲左大臣、貞享三年、叙從一位、文祿三年、爲關白、十六年、辭職、寶永六年、任太政大臣、享保七年薨、年七十五、子家凞、○家凞貞享三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元祿六年、轉右大臣、十七年、爲左大臣、寶永四年、爲關白、六年、爲攝政、七年、任太政大臣、正德二年、辭攝政、十年、准三宮、元文元年薨、年七十、嘗皇宮災、帝倉卒避火于加茂、家凞先驅過、今出河街上、有售竹杖者、家凞命買之、須臾與兒女艱歩者、及奉車駕於私第、又命取布數十匹、裁而付之宮女童豎、因得拭其泥脚、慮及細事、如此、性最好學、重典型、朝廷所用直衣中絕、家凞嘗職復之、嘗謂人曰、以國語譯漢語、不免牽強、以類推文字、當付和訓、是通釋之法也、又曰、詩文書畫、彼此無差、是天地之理也、我上世稱能筆者、無異於漢人之筆迹、如佐理、行成、亦擇和漢名筆、悟其骨法、習熟而各成其風、故雖師弟不相似、尊圓親王亦熟古人筆法、自爲其風也、今學其風者、徒擬其形、稱之御家流、皆不得骨、而摸容而已矣、尊澄、尊道、筆意未得尊圓之骨、尊珍能摸其華、別稱青蓮院家、皆以形相摸擬、

家久　内前　經凞

不能入尊圓骨法矣、又曰、我家歷世存係譜、可謂幸也、所傳御堂殿筆記三十八卷、公事節會無一有缺漏、和歌之才、道進院當時無倫、我祖三藐院亦拔群、乃首書御堂殿筆記、朝典具備焉、雖今日有變體、節會不墜、其力也、歷二百餘歲迨今日、大禮少儀無缺遺、實可謂萬世功矣、又曰、後圓成寺准后今世才人也、聞其所論皆合禮義、必為朝家輔弼、要是圓成寺之遺薫、圓成寺絕世之才、能諳故事、其文庫嘗罹火、悉失記錄、復盡心力、網羅文籍、有用之書、無一不備、汗牛充棟、實一世之大業也、家凞自東府還京師、書篋茶具悉押朱印、擬之於別業、歷年而終云、凡閱書籍、遇疑字則探索群書考證是正、又嘗語人曰、今世以茶會客者、依様畫葫蘆、可笑也、雖百茶會以其趣不同、為喫茶韵事、一年正月、在別業、倚几而睡、會使者自本第至、因賦詩曰、一事無成又添歲、群芳脫却出群芳、迎春偶至綠衣客、午睡覺來梅更香、或獻琴、家凞試之音調殊異、乃命琴工解之、有銘曰、時雨、蓋小督局所撫也、詠歌曰、加多類遍仗登母奈羅年扗毛布留巨登遠以萬勿武賀之廼志具礼珥曾幾玖、家凞尚憲子内親王、生子家久、○家久、正德元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五年、轉右大臣、享保八年、叙從一位、十一年、為關白、十八年、任太政大臣、元文元年、辭關白、二年、准三宮、是年薨、年五十一、子内前、○内前、寬保三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延享二年、轉右大臣、寬延二年、為左大臣、三年、叙從一位、寶曆七年、為關白、九年、為攝政、明和五年、任太政大臣、七年、辭太政大臣、為攝政、九年、為關白、安永六年、准三宮、七年、辭職、薨、年五十、子經凞、○經

基前　忠凞　忠房　鷹司忠冬　信房　信尚　教平

凞、初名師久、安永八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天明元年、叙從一位、七年、為右大臣、寬政十一年、薨、子基前、○基前、寬政十一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文化二年、叙從一位、十一年、為東宮傅、任右大臣、十二年、轉左大臣、文政三年、薨、年三十八、○忠凞、文政七年六月、為内大臣、兼左大將、弘化四年、為右大臣、嘉永中、奉勅書學習院扁額、安政四年正月、為左大臣、六年三月、辭官、剔髮屏居、文久二年四月、解屏居、七月、為關白、三年正月、罷關白內覽、如故、三月、將軍家茂入朝、免内覽、三年八月、及解長藩門衛、七卿走長、忠凞致書關白曰、嚮吾儕再任重職者、薩長之力也、今乘勢羅織長藩之罪、為暴為逆、何面目再見、慶親父子爭請以死表志、關白輔凞至固止其死、相顧歎其不能為而去、後為政事參豫、議國之大事、及元治元年三月、家茂再入朝、以政治依舊委任幕府、解之、今上踐祚、任國事掛、是年十二月九日、罷之、子忠房、○忠房、文久三年十二月、為内大臣、兼左大將、今上即位之初、官如故、尋為左大臣、兼國事掛、是年十一月、罷左大臣、十二月九日、罷國事掛、尋為刑法總裁職、

鷹司忠冬、關白晴良子也、天文六年、任右大臣、兼右大將、十年、叙從一位、任左大臣、十一年、為關白、十五年、薨、年三十八、○信房、忠冬弟也、慶長十一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同年、轉左大臣、為關白、十三年、辭職、明曆三年、薨、年九十三、子信尚、○信尚、母佐々成政女、慶長十六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十七年、轉右大臣、為關白、十九年、叙從一位、元和元年、辭職、七年、薨、年三十一、子教平、○教平、

房輔　兼煕　房煕　尚輔　基輝　輔平　政煕　政通

寛永三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同年、轉右大臣、十七年、為左大臣、兼應四年、敘從一位、寛文八年薨、年六十、子房輔○房輔明曆四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萬治四年、轉右大臣、寛文三年、為左大臣、四年、為攝政、八年、為關白、敘從一位、天和二年、辭職、元祿十三年薨、房輔有威望、嘗請後水尾法皇宮、法皇命講節會儀、辭曰、非束帶不可請、期習之法皇、强之、威儀翼々、賜書褒之、有女、適大將軍綱吉、頗賢明、能贊内治、云、子兼煕○兼煕、天和元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三年、轉右大臣、元祿三年、為左大臣、十六年、為關白、寶永元年、敘從一位、四年、辭職、享保十年薨、年六十七、子房煕○房煕、享保十三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十五年薨、年二十一、○尚輔、家煕季子也、享保十八年、任右少將、同年薨、年八歳○基輝、關白兼香第二子、房輔外孫也、入為嗣、寛保三年、任内大臣、是年薨、年十七、○輔平、彈正尹直仁親王季子也、寛保三年、請為嗣、寶曆六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九年、轉右大臣、十三年、敘從一位、明和五年、為東宮傅、安永七年、為左大臣、天明七年、為關白、寛政三年、辭職、文化十年薨、年七十五、子政煕○政煕、寛政九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三年、為左大臣、七年、為關白、八年、敘從一位、辭左大臣、文化十一年、辭職、十二年、准三宮、○政通、文化元年、敘從二位、任左大將、六年、任春宮坊大夫、十二年、為右大臣、敘從一位、文政三年、轉左大臣、六年、為關白、七年、辭左大臣、天保二年、以女嫁内大臣德川家慶、十二年、遇大喪、政通、納德川齊昭建議、乃謀之幕府、遂復天子諡號、又以女嫁權大納言德川家定、十三年、為太政大臣、賜内舍人、

下編卷七　五

輔煕

近衛番長、職如故、嘉永元年、辭太政大臣、安政五年二月、辭准三宮、内覽隨身、五年九月、辭職、剔髮號拙山、政通、嘗見有售古劍者、一見驚曰、此劍非人間所有、唯大和布留祠藏之、因其言獲盜、世服其博洽、子輔煕○輔煕、文政十年、如江戸、嘉永元年三月、任内大臣、安政四年二月、轉右大臣、六年三月、辭官、剔髮屏居、文久二年四月、解禁、三年正月、為關白、九月屏居、十二月、辭職、今上踐祚、為國事掛、是年十二月九日罷、尋為制度總裁職、

下編卷七　六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八

宰輔列傳五之二

九條稙道 兼孝○幸家○道房○兼晴○輔實○師高○幸教○稙基○尚實○道前○輔家○輔嗣○尚忠○幸經○道孝 ○二條晴良 昭實○康道○光平○綱平○吉忠○宗熙○宗基○重良○治孝○齊通○○齊信 齊敬 ○一條房通 兼冬○昭良○教輔○兼輝○兼香 道香○輝良○忠良○實通○忠香

九條稙道 兼孝 幸家 道房 兼晴 輔實 師孝 幸教 稙基

九條稙道、前關白左大臣尚經子也、大永八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天文二年、為關白、三年、辭職、奔攝津、居十二年、又之播磨、弘治元年、敘從一位、年四十五、薙髮、號惠空、文祿三年薨、年八十八○兼孝、前關白晴良子也、稙家養子之、永祿十二年、任右大將、天正二年、為右大臣、三年、轉左大臣、兼左大將、五年、蒙內覽宣旨、六年、為關白、九年、辭職、十年、敘從一位、慶長五年、復關白、九年、辭職、寬永十三年薨、年八十四、子幸家○幸家、初名忠榮、慶長十二年、任右大臣、十三年、轉關白、十七年、為左大臣、辭職、十九年、敘從一位、元和五年、復關白、九年、辭職、寬文五年薨、年八十、子道房○道房、初名忠家、寬永九年、任內大臣、兼右大將、十二年、轉左大將、十七年、為右大臣、十九年、轉左大臣、正保四年正月、為攝政、是月薨、年三十九○兼晴、前左大臣教平第三子也、入為嗣、寬文四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五年、轉右大臣、延寶五年薨、年三十七、子輔實○輔實、元祿六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十七年、轉右大臣、寶永五年、為左大臣、八年、敘從一位、正德二年、為攝政、六年、為關白、享保七年、辭職、十四年薨、年六十一、子師孝○師孝、正德二年、任左大將、三年薨、年二十六○幸教、輔實次子也、享保十一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十三年薨、年二十九、子稙基○稙基、元文四年、

尚實 道前 輔家 輔嗣 尚忠

任內大臣、兼右大將、敘正二位、寬保三年薨、年十九○尚實、輔實季子、初薙髮、居隨心院、寬保三年、由勅植髮、繼家、寬延三年、任內大臣、兼右大將、寶曆五年、轉右大臣、敘從一位、九年、為左大臣、安永七年、為關白、八年、為攝政、天明五年、為關白、七年薨、年七十一、尚實性明敏果決、及後桃園帝大漸、儲貳未定、中外危懼、尚實遂奉顧命、冊立光格帝、帝之踐祚也、年甫九歲、輔導之功、尚實最多云、子道前○道前、寶曆九年、任內大臣、兼右大將、十三年、為左大將、明和六年、敘從一位、七年薨、年二十五、子輔家○輔家、安永七年、任權大納言、天明五年薨、年十五○輔嗣、左大臣治孝第二子也、入兼輔家後、文化二年、任權大納言、兼左大將、四年薨、年二十四○尚忠、輔嗣弟也、文政三年、以權大納言、兼左大將、左馬寮御監、四年四月、為內大臣、左大將如故、七年正月、轉右大臣、弘化四年、為左大臣、嘉永元年十二月、進女夙子、為女御、六年十二月、如江戶、安政四年正月、辭左大臣、六年八月、幕府奏增職俸五百苞、采邑一千石、撥春日街民家、為第地、初幕府遣老中堀田圭篤于京師、請外交勅准、尚忠與朝紳阻之、正篤病之、詢之禁裡附都築峰重、峰重與彥根臣長野主膳善、主膳又與尚忠臣島田左兵衛尉親善、島田美濃人、修驗某子也、為人狡佞而多智、少時入都、給事一朝紳、既而轉仕數主、後仕于九條氏、為大所親寵、於是與主膳謀說尚忠、伸幕旨、詔草已具、事垂成、為中山忠能等所阻、不果行、然幕府已與九條氏善、及水戶內勅之獄起、主膳與島田大有所盡、尚忠竟奏黜關白政通、內大臣實萬、島田與幕吏相表裏、為

幸經　道孝

之耳目、捕縛正士、降嫁皇妹、皆其所周旋也、幕府賞其功、賜俸五十口、掌管官武事務、勢焰灼々、島田自以躬為怨府、深匿蹤跡、使不人知之、遂以千金聘美姬、置之二條木屋巷、自來潜焉、會為浪士所覺殺、尋其黨宇鄕玄蕃、及幕吏渡邊某、大河內某等、前後被斬殺、時文久二年也、尋尚忠亦罷關白、尋屛居於洛外、今上踐祚、以至其齡七十、特許還住、子幸經道孝、○幸經文久二年九月、罷官屛居於洛外、○道孝幸經弟也、初為權大納言、慶應三年十一月晦、超拜左大臣、為國事掛、十二月九日、罷國事掛、尋與醍醐忠順、澤為量、為奥羽鎮撫總督、航至仙臺、當是時、東北諸藩危疑、號令未行、徙盛岡、轉秋田、崎嶇閒關、具嘗艱苦、能使佐竹氏孤立賊中、危而能保、遂與諸軍俱奏戡定功者、道孝等功為多、朝廷特善其勞、首賜祿八百石、以賞之

二條晴良　昭實　康道　光平

二條晴良、前關白尹房子也、天文十四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十五年、轉右大臣、十六年、為左大臣、十七年、為關白、二十二年、辭職內覽如故、永祿九年、准三宮、十一年、為關白、天正七年薨、年五十四、○昭實晴良第三子也、天正五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七年、轉右大臣、十二年、為左大臣、十三年、為關白、敘從一位、是歲辭職、慶長十年、准三宮、元和元年、復為關白、五年薨、年六十四、○康道關白幸家子也、入為嗣、元和七年、任內大臣、兼右大將、九年、為左大將、寛永六年、轉右大臣、九年、為左大臣、十二年、為攝政、十六年、敘從一位、正保四年、辭職、寛文六年薨、年六十、子光平、○光平寛永十九年、任內大臣、兼右大將、二十年、為左大將、正保四年、轉右大

綱平　吉忠　宗熙　宗基　重良　治孝

臣、承應元年、為左大臣、二年、為關白、明暦三年、敘從一位、寛文三年、為攝政、四年、辭職、天和二年薨、年五十九、子綱平、○綱平寶永元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五年、轉右大臣、兼皇太子傅、正德五年、為左大臣、敘從一位、享保七年、為關白、十一年、辭職、十七年薨、年六十一、子吉忠、○吉忠正德五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享保七年、轉右大臣、十一年、為左大臣、十四年、敘從一位、元文元年、為關白、二年薨、年四十九、子宗熙、○宗熙元文二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三年、轉右大臣、是年薨、年二十一、子宗基、○宗基延享二年、任內大臣、兼右大將、三年、為左大將、四年、兼皇太子傅、寛延二年、轉右大臣、寶曆二年、敘從一位、四年薨、年二十八、子重良、○重良寶曆十三年、任右大將、明和五年、兼春宮大夫、是年薨、年十八、○治孝重良弟也、寛政三年、任右大臣、兼左大將、八年、敘從一位、為左大臣、子齊通、○齊通寛政九年、任內大臣、兼左大將、十年薨、年十八、○齊信、齊通弟也、文化中、為內大臣、十二年十二月、兼左大將左馬寮御監、文政三年十月、轉右大臣、尋為左大臣、弘化四年四月、罷左大臣、○齊敬安政六年三月、任內大臣、兼左大將、尋轉右大臣、文久三年十二月、為左大臣、又轉關白、今上踐祚、為攝政、是年十二月九日、勅廢攝籙及征夷大將軍、於是攝籙五家、與征夷府及公卿諸侯、俱賜族稱華族、

齊通　齊信　齊敬　一條房通

一條房通、前關白冬良子也、初出在土佐、天文八年、歸京、任內大臣、兼左大將、十一年、轉右大臣、為左大將、十三年、之土佐、十四年、入京、為關白、十七年、辭職、二十年、准三宮、弘治二年薨、年四十八、

兼冬　昭良　教輔　兼輝　兼香　道香　輝良　忠良

子兼冬。○兼冬、天文十五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十六年轉右大臣、二十年敘從一位、二十二年為關白、二十三年薨、年二十六。○昭良初名兼遐、後陽成帝第九子、以帝旨賜為嗣、元和五年任内大臣、兼右大將、六年為左大將、七年轉右大臣、寬永六年為關白、為左大臣、十一年為攝政、十二年辭職、正保四年三月為攝政、七月為關白、慶安四年辭職、寬文十二年薨、年六十八、子教輔。○教輔初名伊實、又教良、慶安三年任内大臣、兼右大將、四年轉左大將、明曆元年為右大臣、萬治二年依病辭職、寶永四年薨、年七十五、子兼輝。○兼輝初名内房、又冬經、寬文十二年任内大臣、兼右大將、延寶三年為左大將、五年轉右大臣、天和二年為關白、貞享四年為攝政、元祿二年為關白、三年辭職、七年敘從一位、寶永

二年薨、年五十四。○兼香關白房輔子也、入為嗣、享保七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十一年轉右大臣、十三年兼東宮傅、十七年敘從一位、元文二年蒙内覽宣旨、為關白、任左大臣、延享三年任太政大臣、辭職、寬延四年准三宮、同年薨、年六十、子道香。○道香、元文三年任内大臣、兼右大將、轉左大臣、左大將、四年蒙内覽宣旨、依兼香病也、寬保三年敘從一位、延享二年任左大臣、三年為關白、四年為攝政、寶曆五年為關白、七年辭職、明和六年薨、年四十八、子輝良。○輝良、明和八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安永四年敘從一位、五年為右大臣、七年轉左大臣、寬政三年為關白、七年薨、年四十九、子忠良。○忠良、寬政四年任内大臣、兼左大將、八年轉右大臣、十一年敘從一位、文化六年兼東宮傅、十一年為關白、子實通、

忠香　實良

實通、文化元年任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二年薨、年十九。○忠香、嘉永六年為左大將、安政五年為内大臣、左大將如故、六年三月為左大臣。○實良元治元年六月上書言事、八月以與有栖川宮及公卿七十餘人上書請許長人屏居、令上踐祚、為右大臣、尋兼國事掛、是年十一月罷右大臣、十二月九日罷國事掛。

日本史記卷之八終

日本史記下篇第九卷

参河　近藤瓶城　編次
仙臺　岡千仭　撿閲
信濃　木津成齋
筑後　笠間益三　考訂
東京　新井新

武將列傳一之一

織田信長 信忠 秀信 ○

天文十五年

織田信長幼字吉法師彈正忠信秀次子也信秀宗家曰常祐治清洲居未盛城置信長于那古野令林通勝平手政秀等傅之天文十五年加首服更名信長時年十三尋信秀迎美濃國主齋藤秀龍女配信長

十八年

十八年信秀卒信長嗣稱上總介是年冬今川氏大擧圍信長庶兄信廣于参河安祥信長得報急馳至途望安祥火起悔其不及時已而今川氏使至請以信廣易曾所虜德川竹千代信長許之乃送還之信廣還信長為人好異様放縱自恣政秀驟諫不聽

廿二年

二十二年正月政秀自殺信長悼惜自悔自是改志益講武事警備隣國時年二十是歲四月之美濃會秀龍秀龍見其動止大奇之

廿三年

二十三年七月清洲將坂井大膳河尻左馬等弑斯波義統義統織田氏故主也來居清洲城竊右信長常祐子彥五郎等不自安遂及于此義統孤兒脫走投那古野信長曰清洲我宗家也而弑我累世之主不可不誅乃遣勝家等攻清洲斬左馬彥五郎乞援守山城主信光信光佯諾入城就座斬大膳兄大炊信長攻殺彥五郎取清洲徙居焉遂使通勝勝家守那古野通勝與勝家憂信長剛強與勝家及弟光春謀欲除之立其弟信行信長覺之令佐久間大學守名塚砦備之勝家等攻名塚信長率兵七百赴援斬光春勝家走末盛依主母六角氏乞降初六角氏愛信行俱居焉於是令信行呈誓書事平而信行仍有異志

永祿元年

永祿元年勝家來告謀信長捕信行斬之

二年

二年四月秀龍為其子義龍所攻殺信長將兵赴援不及而還義龍與岩倉城主織田信武俱躡之信長自殿而退敵不能障之乃退去十月信長與犬山城主織田信清合兵攻岩倉戰于城外大破之遂拔其城盡取尾張而知多一郡仍屬今川氏先是鳴海城將山口某畔附今川氏取大高沓懸二城更城村木信長攻下之又攻笠寺城主戶部某驍勇不可下信長造疑書間於今川義元義元召戶部殺之又殺山口父子信長圖義元來侵修諸城壘令佐久間大學守鷲津飯尾定宗守丸根

三年

三年五月義元自將兵四萬餘來攻信長自欲援二城林通勝等諫止信長曰嘗聞之先君大敵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沮變志當亟出迎戰吾明日將一戰試此語耳與吾同志者努力因命酒與諸將飲酒酣信長自起舞即單騎擧鞭而出時天明及熱田祠得兵三千人自祈戰勝先鋒佐々隼人等馳今川軍而死義元意益驕信長望丸根鷲津之煙令軍中曰轉取山路偃旗鼓直衝中堅時風沙撲面樹枝皆偃諸將或諫止梁田出羽獨保奇勝勸之信長乃循山而馳及過沓懸嶺大雨暴至信長以為神助鼓譟斫營而入敵皆擾亂遂斬義元駿河軍遂大潰我兵逐北斬首

四年　五年　七年　十年　十一年

二千餘級、賽熱田而還、大高沓掛諸城皆解走、信長論功行賞、授出羽以沓掛邑、賞過獲義元者、自是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是歲十月、左京亮立入宗継、奉正親町天皇密旨、自京師至、告以撥亂反正之事、因錫奇香及衣一襲、信長出見宗継、再拜稽首、答曰、臣聞大國雄藩、不為少矣、今特辱使命于臣信長、加以寵貺、何榮加之、臣請籍天威、先東山徒、然後入朝、因厚享宗継、遣歸召森可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等、諗以勅旨、日夜議西上之策、刈谷城主水野信元、勸通好岡崎城主徳川家康、信長從之、又厚幣通好武田信玄、四年五月、自將兵千五百、出西美濃、洲股城將長井某・日根野某以大軍迎戰、信長分兵横撃破之、二將皆戰死、獲首三百余級、遂城于九條洲股、令織田勘解由守

九條、木下秀吉守洲股、五年五月、齋藤龍興、幸河漲信長難至、遣牧村某攻九條、九條告急、信長赴援、乃鞭馬亂流而渡、全軍從之、時既夜、與勘解由合兵撃敗之、徙城于小牧、七年七月、美濃將稲葉通朝氏家經國伊賀範俊、以事憾龍興、送欵于我、信長密聚兵俄率而西行、襲瑞龍山焚之、以逼井口、縱火疾攻、城兵惶駭而降、乃逐龍興、初美濃有二驍將、信長計除之、行間於其妻齋藤氏、使舅氏殺之、美濃自是弱、至是全亾、信長既定尾張美濃、徙居井口、更名岐阜、十年十月、立入宗継齎詔復來、勞西上、啓行、因錫戰袍一領、信長感激、受其袍曰、臣督師詣闕之日、當服以拜賜耳、是歲信長送其女、以嫁徳川家康長子信康、自是無東顧之患、十一年七月、足利義昭使至、述託恢復之旨、信長曰、是武臣之面目也、臣

敢不竭力以圖焉、即諾、先是足利義輝之見弑也、弟義昭出走、流寓諸國、至是至美濃、信長迎謁於立正寺、獻劍馬及鎧器等、八月、遣使觀音寺城、招諭六角義賢、使者三反、義賢竟不答、信長乃索近江地圖、與諸將計畫之、發兵三萬、欲圍觀音寺城、使稲葉通朝等備和田山、自引兵先襲箕作、陷之、轉取和田山、湖南震慴、望風潰者十八城、觀音寺城聞之亦潰、義賢等遁、諸城皆降、獨日野城主蒲生秀賢固守不下、信長說之、乃降、信長居觀音寺城、為政國中、遣使迎義昭、置守山、明日、濟湖、陣于園城寺、三好三黨逃去、信長整諸軍入京師、天皇使藤原惟房迎勞之、信長稽首、謂惟房曰、臣屢辱過寵、不勝悚懼、幸為臣謝、立入宗継又至、信長指所服戰袍示之、使義昭居清水寺、而自陣東福寺、令部下嚴禁侵掠、會有二

卒、與賈人爭價、輙執縛之樹、以視行道者、由是都民又安、信長聞三好三黨據近畿諸城、即日進攻攝津、伊丹親興率兵來屬、時三好康長守高屋、篠原長房守越水、皆棄城逃、信長進攻池田城、々主勝政出質乞降、於是諸城望風欵附、尋三好義継松永久秀等亦降、義昭惡其弑逆、欲誅之、信長曰、平治天下、當務綏撫、且彼族疆大、不如舍弘以收其用矣、遂許其降、諸冦悉平、信長乃分河内封義継、分攝津封親興勝政、遂歸京師、當是時、京畿將士執謁信長者多、朝議賞信長功、任從五位下左兵衛佐、義昭封以山城和泉河内攝津近江五國、信長固辭不受、曰、今日之舉、臣非自為也、義昭乃賀成事、欲張戯樂十三曲于其第、信長諫曰、方今凶賊纔服、四方未平、此非優游之秋也、乃省為五曲、即日撤饗、内關塞以

便行旅尋還岐阜十二年正月三黨圍義昭于本國寺信長聞之
單騎赴援事既平初信長令畿內豪戶納金足利氏獨界浦不奉
命又資三黨信長宣言屠界浦浦人乞哀乃使上贖金二萬貫就
二條武衛陣故址拓修幕府徙義昭居焉於是信長病京師秏廢
朝儀衰歇念所以答昔歲朝命首欲修造皇宮乃使村井貞勝董
其事且諭曰今畿內粗定當修禁內以安玉座雖然亂後興役不
可急遏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乃辭歸令留羽柴秀吉護京師又
遣兵以伊丹親興池田勝政為先鋒略但馬攻山名氏八月自將
兵五萬略伊勢取安香城其部內諸城主九鬼嘉隆等皆降進攻
北畠具教于大河內具教距守累月城中糧竭請和信長以次子
信雄為嗣後與具教有隙又帥衆伐之具教將柘植某送款信長
弑具教信長縛柘植數之曰汝為人臣弑其君以降敵天地不可
容也乃斬以徇勢州悉平十一月入京師戒皇宮工事元龜元年
二月再入京師張散樂于將軍新第大會諸將領義昭為奏請進
信長官爵信長固辭時朝倉義景好內廢政信長自將伐之至敦
賀攻手筒城取之進攻金崎城降守將朝倉景恒以為先導欲定
國內淺井長政招六角氏餘黨與義景約夾擊信長長政信長妹
婿也信長得報不信警聞三至信長恐義景追躡乃留秀吉拒之
乘夜赴京師西至朽木谷朽木元綱被甲率兵而迎信長疑其有
異心元綱乃脫甲棄軍獨進以示其誠遂送信長入京信長在京
為義昭徵京畿將士之質割近江地令森可成守志賀宇佐山柴
田勝家守長光寺佐久間信盛守長原羽柴秀吉守長濱自歸美

濃聞義賢兵起要于鯰江市原使蒲生賢秀等為鄉導由千種路
歸途為義賢客杉谷善住所狙擊中袖而不入從者請索之信長
不許終達岐阜六月勝家等邀擊義賢破之淺井長政朝倉義景
壘于比長刈安令近江驍將掘某樋口某守釜川城是月信長使
竹中重治誘降之以為先導自將繼之諸壘皆解走遂攻長政于
小谷城長政不出森可成坂井政尚等戰破敵信長引諸軍上虎
姬山焚城四面而還佐々成政梁田出羽中條將監為殿勝家請
殿信長曰否險地難整大兵卿等先去我率三部將號令之保其
安全乃引近臣二百騎返助成政等成政等逆殿而歸遂攻橫山
城長政及義景族景健援之合兵二萬軍大寄山我軍與德川家
康合兵在龍鼻長政議曰今距敵陣五十町直馳則兵疲不可用
乘夜從野村三田黎明擊其不意可以捷夜潛勒軍進信長夜望
大寄山顧呼宿直諸將曰柴田木下佐久間等在乎皆答曰在信
長乃召而前之指示曰北軍炬火徹宵是將乘曉襲我也因下令
勒為十二隊坂井政尚池田信輝等為先鋒以當長政家康獨將
其兵當朝倉氏令稻葉通朝助之乃留丹羽長秀備城兵自引兵
西向天明遇北軍于姉川北軍大驚信長使氏家經國伊賀經俊
擊其橫通朝顧而助之大擊破長政而景健亦大敗走獲驍將遠
藤眞柄等十餘人斬首三千餘級初長政與信長婚也信長來見
長政饗之成菩提院其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衛甚少還白長政
曰信長雄才絕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
之臣一人足以辦之然後君舉兵攻岐阜可一舉而定也長政不

二年

從直維恨其失機及是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爲麾下所殺横山以下諸城皆解走遂攻磯野貞正於澤山置兵戍之西入京師敵徒遂歸岐阜八月信長自率兵西上擊三好三黨於野田福嶋陣天滿林本願寺僧以大坂應賊信長曰長袖輩何能爲戰不利信長軍困三城間長政義景合兵三萬軍比叡衢將焚坂本守佐山城將森可成出拒死之信長弟信治及尾藤某道家某皆死敵遂攻守佐山過大津縱火醍醐山科信長聞警曰吾籍得拔三城使奴輩蹂躪京師則我之耻也令攝津河内將備三城還救之額至江口渡無舟檝信長熟視曰水淺可渡也乃亂流而濟整軍徐退敵不敢逼遂達京師北軍上叡山而陣信長且日陣志賀宇佐山分兵攻叡山每夜襲擊使人招諭其僧徒且曰令不從則焚滅豬

山僧不奉命山僧素不持戒至此益收婦女貯酒食號爲犒師公然作姦信長益怒六角義賢糾近江土兵將夾攻信長秀吉長秀聞之行敗土兵來援信長軍漸振長政等請和不許義賢來降十一月堅田人猪飼甚介等來屬坂井政尚徃監之與北軍戰死之十二月大雪北軍慮歸路梗數請和信長弗許乃請之義昭義昭來信長營請之乃聽之各解兵歸國二年長秀告磯野貞正以澤山降秀吉告擊長政之攻箕浦卻之先是一向賊起於伊勢長島攻信長弟信興于小木江殺之五月信長攻長島縱火而退賊衆風雨迫險要擊氏家經國死之八月勝家入近江縱火小谷傍而還信長再發兵攻拔新村下小川常樂寺九月陣勢多命諸將縱火焚叡山諸將皆失色信盛等皆諫之信長謂衆曰吾倡勤王之

三年

天正元年

師露宿風飧勞筋骨輕軀命未嘗一日安居去歳略攝津兩城將陥長政義景舉兵窺我後吾舍兩城而還棲之山上僧徒黨之破律亂政以梗王師是非國賊乎今而不行芟除必貽天下之患也遂分兵四面合圍縱火燔伽藍悉捕僧侶併其所蓄婦女童幼皆斬之山谷爲空乃以志賀郡賜明智光秀使城于坂下遂歸岐阜是歳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擧廢典續常職煥然可觀始足利氏之季宮闕不修茨墻竹柵無復門闢時群童來階下博士塊以爲戲揭簾窺戸闃如無人頽廢殊甚至是壯麗復舊規信長欲置供御之地而恐寇賊侵奪乃借金於京畿豪戸每月納息縣官以奉大内且爲計畫廷臣家計興廢繼絶三年三月信長伐小谷連戰破之縱火城下退徙軍志賀攻木戸田中二城置戍焉遂入

京師陣妙覺寺細川昭元岩成左通來降大坂僧徒亦贈物納欵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私與畠山氏關築城交野信長素疾二人遣兵攻交野久秀降七月信長攻淺井長政于小谷令秀吉別攻山本閒朝倉義景來援壁虎姬山以待之義景以二萬騎至信長曰及其未陣襲之莫使安營將士乘夜襲之北人多來降者會義昭使來諭弭兵令秀吉守虎姬山宮部某守宮部壘鑿山開道以便往來時武田信玄以甲斐信濃兵西出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援家康拒信玄於三方原不利汎秀死時信長病義昭多失行以書諫疏其不朝天子不撫諸侯賄賂公行賞罰私斷冒貨利窮土木昵細人事微行等十七事義昭不懌自是遂相嫌隙天正元年二月義昭自城于石山堅田徵發兵食信長聞之曰吾終不

得不用兵、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等渡勢多、降石山、三月、信長自將至大津、細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降、乃進入京師、觀兵請和、義昭遂行成、信長還至守山、遣諸將攻六角義弼于鯰江、竊令長秀造船艦、遂歸岐阜、七月、義昭再擧兵、據宇治槇島、報至岐阜、信長即日師、師夜濟朝妻、渡旦日達阪下、進圍二條第、戍兵盡降、乃為先鋒、轉攻槇島、縱火焚之、自陣柳山、遣稻葉通朝、伊賀範俊等將二萬人、渡平等院、信盛秀吉等將五萬人、渡五箇莊、尾張人有梶川某者、信長愛其勇、與以善馬、梶川感喜至此、騎其馬大呼自名、亂流而渡、槇島竟破、義昭請降、信長令信盛秀吉幽義昭于若江、以村井貞勝為所司代、下令京師、蠲戸租、免徭役、賑窮民、旌孝節、遂凱旋、尋信長至近江、拔木戸田中二城、盡封明智光秀、令秀吉藤孝攻淀城、斬岩成左通、令荒木村重攻芥川城、斬和田惟政、又逐池田勝政于高野、併和田池田地、以賜村重、八月、歸岐阜、淺井氏將阿閉某來降、信長復發、下月瀨城、進陣山田、朝倉氏兵二萬餘騎守大嶽、與山田相持、信長遣勝長信盛陣高月、絕越前援路、淺井氏將守燒尾者、以城降、所在響應、又遣稻葉通朝助勝家遂圍大嶽、夜冒風雨疾攻下之、信長令信忠守虎姬山、不破光治守大嶽、進下丁野、相持未戰、一日登營樓候敵動止、戒諸將曰、令夜北軍必走、宜尾擊、諸將皆笑曰、主君何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半敵中火起、義景果遁、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與左右五十騎馳出、有先馳者、信長問之、答曰、利家成政、其他十餘人、信長

戲曰、吾欲先登、為汝等所先、乃聯轡疾馳、及刀根山、斬殺敵裨二十三人、雜兵二千、時金山某執甲首以謁、跣而蹀血、信長勞之、手賜芒鞋一兩、曰、吾每臨戰懸之刀欄、以備闕亡、今而有用矣、於是信長兩日間、下十四城、留敦賀三日、徵降將質子、進軍龍門寺、義景遂自殺、信長誅其黨類、善撫降附、梟義景首、使降將前波長俊為越前假守、引兵還虎姬山、淺井長政與父久政、保守兩城、遣秀吉絕兩城之間、久政長政自殺、信長分其地、賜秀吉、九月、遣勝家攻降六角義弼、捕義賢、客善住以竹鋸鋸其首殺之、十一月、入朝、遣佐久間信盛、攻殺三好義繼、二年正月、近畿將士盡賀正于岐阜、信長賜之酒、酒三行、乃出漆函于席上、曰、是佳肴也、可以侑飲矣、自開其蓋、則義景長政首也、衆皆曰、佳肴也、豈不勸醉乎、信長曰、吾經略京畿、為二將所礙、卿等為吾積勞累苦、竟得致誅戮、因賜佩刀、以賞其功、二月、聞甲斐兵寇東美濃、信長與子信忠出兵拒之、城內有叛者、城陷、乃修高野遠利二城、令河尻鎮吉池田信輝守之、三月、信長入朝、敍從三位、任參議、以足利義政故事、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自取其三之一、以其二分賜諸將、四月、歸京師、大坂一向之徒出要之、信長擊破之、六月、武田勝賴圍高天神城、家康請援、信長信忠將兵至荒井、會城陷、還、七月、征長島、先是伐長嶋、遇風雨、賊據險、夾射林新三郎、殿戰死之、信長怒曰、以草賊故、多亡吾良、吾必覆其巢窟、殲其醜類、以吊死者、已而長島懲武田氏、信長覺之、益怒、於是與信忠、將兵數萬、三道赴討、信雄與瀧川一益、九鬼嘉隆、以舟師會之、八月、陷大鳥居城、賊夜乘風雨遁、

勝家等屠之贈其耳鼻於城中既而篠橋城降九月長島賊出城
乘船而去信長使弓銃手豫伏堤側擊鏖之餘賊可八百突入我
中軍信長叔父信次庶兄信廣弟秀成從弟信成迎戰死之賊遂
奔大坂信長燔殺三城男女二萬人臭聞數里使一益守長島且
以北伊勢五郡賜之三年正月分遣使者於四境治道路造津梁
蠲關征弛徭役百姓大悅三月信長入朝時公卿益窮粥采田以
自給信長為償還之四月信長至攝津攻高屋城三好康長出降
又攻大坂城香西越後築堺津以應大坂信長破斬之五月武
田勝頼大舉圍長篠城家康請援信長信忠乃以騎卒五萬赴之
戒其軍令人持杙與組覲詣熱田祠祈戰勝至岡崎會長篠使者
至還其使縱反間曰信長方患京畿北國不能來援勝頼乃分兵

築壘鳶巢山自濟龍澤川而陣信長至設樂鄉令將士議戰德川
氏部將酒井忠次進必勝之計信長佯罵曰咄田舍兒何知諸將
皆退信長使人陰招忠次汝計可用吾恐其漏泄故佯叱之耳汝
宜速發顧如毋鄉導何忠次即為鄉導信長遣金森長近等四人
襲鳶巢壘當是時信長陣極樂寺勒兵為十五隊家康為右先鋒
居前信盛秀吉一益為左先鋒信長為柵于軍前用杙與組立成
乃下令曰勝頼恃勇無謀而其兵喜騎戰吾沮之以柵彼即馳至
勿遽發銃俟其逼叢銃斃之二十一日昧爽鳶巢火起敵軍擾動
信長自率司銃五人出柵十町發巨銃于敵中挑戰而退敵先將
更進逼我右先鋒轉犯左先鋒銃丸亂發敵兵沮靡令先鋒縱兵
乘之敵軍大潰追北斬首一萬三千級擠餘兵於川獲其宗族將

領二十餘人勝頼僅以身免參河諸城屬武田氏者皆解走信長
收軍不敢窮追家康來謝軍門信長曰卿兵最力戰故得此捷耳
家康因請乘勢入甲斐信長不可曰我兵疲矣吾且養力再舉乃
振旅而還令信忠攻岩村城時越前亂朝倉景健等與一向徒據
龍門虎杖等諸城以應大坂八月信長發兵八萬北伐分諸將攻
之諸城隨陷丹波若狹將士以兵艦數千艘來會景健斬一向徒
下間和泉乞降弗許斬之斬獲五萬人進畧加賀加賀越前十餘
日而定九月至北莊大論戰功令梁田出羽守檜屋大聖寺二城
以鎮加賀分越前三郡賜前田利家佐々成政及金森原不被武
藤等以其餘八郡盡賜柴田勝家城北莊足羽使居焉信長謂勝
家曰越前加賀國大而為北陸樞要汝勿懈鎮撫也尋還岐阜十

月入朝詔聽昇殿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因賜宴於御前會
信忠馳使告勝頼來援岩村信長馳赴之信忠已拔城信長磔城
將以城賜川尻鎮吉朝廷嘉信忠功任秋田城介信長因奏請將
校賜受領諸將賜任四年正月信長欲居于近江安土課畿內及
十一州起天主閣閣凡七層高七丈布邸第于山下既成信長徙
治焉令信忠居岐阜以備武田氏四月信長入朝詔使修二條城
趾以為館焉及館成不自居獻之皇太子時大坂復叛信長遣細
川藤孝荒木村重等將兵三萬赴討令佐久間信盛等守天王寺
壘一向徒搆壘于木津難波而塞舟路信長戒諸將曰必取木津
原田直正率降將三好康長及根來寺兵攻之難波人以銃手要
之田中直正戰死賊遂以萬餘人圍天王寺信盛固守拒之信長

五年　六年

聞急上馬與百餘騎赴援至若江兵聚者三千分為三隊命先鋒於村重辭信長曰然則乃公為之自雜輕卒指麾而進敵矢丸如雨信長傷足不屈益進擊破賊兵賊兵猶布陣不退信長欲再戰諸將皆諫信長叱曰機豈可失乎合兵為二隊覆追北至大坂城門斬首二千餘級乃整軍築壘十所以環大坂凱旋若江六月歸安土七月天主閣成十一月入朝詔進正三位拜內大臣十二月獵尾張參河五年正月入朝二月紀伊賊雜賀孫一作亂應大坂信長自南伐降孫一四月能登越中賊起信長招降能登人長重連等乘機略地七月長尾謙信來攻重連乃遣秀吉助勝家赴救秀吉不告而還信長譴不許見九月松永久秀叛據志貴城應大坂乃令信忠將數萬騎攻陷之久秀等伏誅藤孝光秀皆核其屬

城筒井順慶最有功因賜之大和十一月信長入朝進從二位轉右大臣播磨人赤松別所小寺黑田等求援欲距毛利氏黑田孝高因秀吉以通信信長以秀吉為西征大將使伐毛利氏以償北國之敗六年正月饗信忠及功臣十二人于若室賜名刀寶器於秀吉率諸功臣以登天主閣曰所以就此者卿等力也又遣秀吉西征四月辭兩職時謙信已死遣將定越中遣光秀略丹波五月毛利輝元發大兵至熊川秀吉告急信長欲自赴援諸將止之乃遣信忠信雄信孝信包帥兵三萬為秀吉後援六月信長入朝秀吉來謁具白軍狀信長曰計我利則不若引兵定播磨待時進取秀吉從攻三木城信長命九鬼嘉隆絕三木大坂海路九月入朝南赴住吉放鷹於安倍野十月覽嘉隆水戰大賞之荒木村重與

七年　八年　九年

議據伊丹城叛十一月信長自討村重高槻城主高山友祥茨木城主中川清秀素屬村重於是皆來降遂圍村重不克乃下令築長圍于伊丹令池田信輝瀧川一益蒲生氏鄉等守之而還七年二月入朝尋與信忠勞諸將士抵箕尾觀瀑放鷹九月信長如伊丹村重潛棄城夜逃尼崎信長用瀧川一益計下伊丹磔殺城中兒女遂徇荒木氏族三十餘人于京師悉誅之賜攝津于池田信輝是歲令秀吉分兵助光秀攻丹波賜丹波於光秀八年正月三木城將別所長治致城自殺因加賜三木於清秀令秀吉定但馬備前已屬秀吉秀吉與毛利氏相距兒島大坂連失强援勢力日衰天皇遣廷臣三輩就諭降之信長亦使楠友閑往焉本願寺光佐約降請盟信長使青山虎蒞焉四月光佐散遣其衆自逃紀伊

其子光壽違盟信長怒欲攻之光壽惶恐謝罪而去八月信長入朝自宇治舟行至大坂巡視城郭以書責佐久間信盛其子正勝怠于軍事曰吾所言非則直爭信盛等不能答放之高野後又召正勝祿之初水野信元為信盛所讒死至是得白信長召信元弟信重復其邑流林道勝伊賀範俊以通勝嘗謀逆範俊嘗謀叛也九年二月柴田勝家以北陸稍定來謁賞以傳家茶鐺是月信長大閱馬京師為埒于皇宮東請天子蒞視焉四方將士皆會越中守將佐々成政亦至長尾景勝窺虛侵越中信長聞之令成政等馳還拒之柴田勝家義兒佐久間盛政在加賀尾山擊土冦殲之遂走景勝賜成政越中先是前田利家定能登以能登加賀增賜之細川藤孝定丹後因賜之八月信雄與順慶定伊賀分賜之信

十年

雄信包乃令秀吉大擧以伐毛利氏十月拔鳥取城定因幡十一月武田勝頼送致質子勝長信濃人木曾義昌因信忠降請征甲斐十年二月信忠將五萬騎入木曾家康以三萬騎自駿河北條氏以三萬騎自相模金森長近以三千騎自飛驒並進應之信忠連戰皆捷信長自將步騎七萬繼之陣飯島信長進至波合則信忠使至函勝頼首以獻信長大喜以信秀所傳佩刀賜信忠乃梟函首于京師進陣諏訪會者凡十餘萬下令於甲斐信濃駿河上野撫納降附尋收武田信龍以下姧臣數十人數其罪悉誅之北條氏獻黄金粱米以賀戰勝家康既定駿河來謁信忠亦來會乃論功行賞賜駿河于家康甲斐于川尻鎭吉上野于瀧川一益信濃

四郡于森長可岩村地五萬石于長可弟蘭丸諸降將穴山信良眞田昌幸等因舊邑而增損之四月信長以一益爲關東管領與勝家相爲應援自巡視二府革武田氏弊政定關東法制十五條以授一益遂入駿河觀富士岳西歸三子信孝及織田信澄丹羽長秀等伐南海四國五月家康與穴山信良來謝信長待遇甚渥使光秀饗之且日秀吉書至曰毛利氏擧國來信長悦曰是天所與我親往一擧可取也乃遣堀秀政馳諭秀吉曰汝與之相持勿使歸入於是大徵兵使池田信輝細川忠興高山友祥中川清秀爲先鋒自領地發光秀亦與焉先是光秀以事數忤信長至是饗具絶備而有此命光秀大恚遂有反心而信長未之覺也乃令津田益信及蒲生賢秀等守安土自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與弟

勝長館于妙覺寺六月二日昧爽光秀悉其衆來圍鼓譟而入弓銃交發信長在臥内驚起曰反者誰令蘭丸出視其旗幟反報曰光秀也信長罵曰豎子敢爾手射斃數人弦絶執槍奮擊而傷蘭丸以下宿直者僅百餘人耳皆肉薄拒戰矢代勝介伴正林死其庭蘭丸弟坊丸及金森長則等死堂上高橋寅松死其厨其餘皆戰死信長遂揮姫妾使逃去縱火自殺年四十九信忠戰死二條第安土城尋陷而越數日光秀伏誅秀吉收信長燼骨葬之大德寺詔贈信長以從一位太政大臣信長資性跌蕩自幼喜武事被衣奇偉喜佩大刀出行街市或憑人肩餡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泅聚近士令以竹槍鬪乃造二丈槍及代足利氏定近畿二十餘國法令嚴峻奸盗屛息路不拾遺行旅憩林樾者委橐

而睡云有五子信忠信雄信孝秀勝勝長秀勝爲秀吉所養封之丹波爲左近衞少將文祿四年卒無嗣國除勝長爲質子赴于甲斐既歸死父兄之難

論曰織田公當少年時放蕩不羈日以講武爲事其志固不凡矣然其擧動不似人君宗黨離叛故平手政秀以死諫一旦幡然改過運籌決策常出人意表走齋藤龍興殲今川義元威名震于四境雄峙尾濃之間將軍義昭之求入克修闕職誅勦群兇魁使義昭得歸京師厥功偉矣既而義昭陷於敵國離間之計而反欲圖公於是公再擧兵放之河内遂得建牙京師號令天下賞市人宗運之至孝嘉鹽川國滿之政績亦有志于振頽綱而興風化矣知人善使拔秀吉於行伍之中委以關西之任

山陽之地殆將歸版圖、其規模亦大矣、然性褊狹、疾惡過甚、人或有過、終身不能忘之、必至屠戮而慊矣、故光秀懼其必誅、決意謀反、變起倉猝、父子殲於行營、光秀弑逆之罪、固天地之所不容、而公亦有以自取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難矣哉。安積覺

論曰、名教之不明久矣、足利氏凶逆奪天下、遺德餘習、淪人之心髓、亂臣賊子、接迹於海內、先王之善政美俗、蕩然掃地、而盡矣、於是天下大亂、英雄割據相爭者、凡三十餘名、獨天降大任於織田氏、使之定數百年之騷亂、其輔將軍、尊天子、焚叡山、屠長島、平諸州、討兇逆、勲業赫烈、可謂曠世英主矣、然而其知審於利害、而不察於名教、賞罰失當者不少、豈不惜哉、松永久秀事三好則弑三好、事義輝則弑義輝、罪不容誅、乃其勢窮而降

也、宜戮之以正弑君之罪、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又與郡邑、是賞不忠也、明智光秀質其母、誘殺丹波國主秦秀治、敵人大怒、磔殺其母、非光秀自殺之也、一間耳、尤宜正其罪、以明大義、乃置而不問、賜以丹波、是賞不孝也、且光秀忍于母、豈无忍于君乎、然則本能寺之變、非光秀殺弑織田氏也、織田氏自致弑也、或曰、天下潰亂、既數百年、知攻城野戰之功、求利而已、曷嘗知仁義禮樂為何物哉、甚哉子之迂也、余曰、道之在人心、万古一日、不以堯舜而加焉、不以桀紂而損焉、戰國之士、果无此心、皆化為鬼魅也、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出於戰國之間者、班班史籍、亦足見民彝物則之不可泯矣、織田氏英主、豈无仁義之心哉、其征北畠具教也、柘植某弑具教以降、織田氏讓之曰、汝為人臣、弑其君以降、不可赦也、斬以徇、此其正大光明、足以扶植萬古之綱常矣、然而不誅久秀與光秀者、乃為利害所錮也、他日嫉二人太甚、慢罵之楚撻之如仇讎、蓋雖一時為利害容忍之、意有不慊焉者、其心之不可昧、亦可見矣、向使織田氏不為利害錮其心、而捕二人誅之、非唯明名教於天下、抑免弑逆之禍也、惜夫。安積信

論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擧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税、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山縣禎

信忠、幼字奇妙、元龜三年、始被鎧、從信長、攻淺井長政于小谷、又

守虎姬山、天正三年、長篠之役、信忠率歩騎五萬軍于新御堂、大敗武田氏、還攻岩村城、聞武田勝頼來援、及其未至急攻之、城將出戰、信忠擊卻之、進圍城、城將遂降、以川尻鎮吉為岩村城主、折武田氏、朝廷嘉其功、擬以高爵、信長固辭、乃除秋田城介、四年、叙從四位下、尋進上、是歳信長築近江安土、徙為信忠留居岐阜以備武田氏、五年九月、松永久秀叛、據志貴城、信忠將數萬騎討之、細川藤孝、惟任光秀、筒井順慶等來會、信忠令藤孝等攻久秀屬城片岡、諸將拔之、俱圍志貴、久秀潛遣使與雜賀大坂、約期夾攻、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捕獻之、信忠喜曰、是天授也、擇死士二百、僞雜賀援兵、夜至城門、門開而入、比及內廓、信忠鼓噪齊登、二百人呼譟應之、信忠遂入、蹙久秀于天主閣、久秀自殺、誅其子

久通以下、天子嘉其功、遣使叙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聽昇殿、信忠誓首曰、天恩隆渥、無物可比、雖然臣不敢輒受、請告之信長、然後奉受、強之不受、天子動容嘉賞、聽其所言、信長答書曰、久秀老猾、汝一舉殲之、汝功多矣、宜奉詔也、信忠拜官、乃入朝覲、安土而皈岐阜、六年、毛利輝元發大兵至熊川、信忠與弟信雄信孝等、率諸將赴援、攻下神吉志方諸城、十一月、從信長伐荒木村重、七年二月、復從信長如伊丹、遊寶尾、九年二月、從信長入朝、觀調馬、十一月、信濃人木曾義昌、因美濃人苗木某、言於信忠曰、臣不勝勝頼誅求、願為前導、以伐甲斐、因請降、信忠告之信長、信長曰、吾欲伐甲斐、未有釁可乘、今得此報、我事成矣、雖然吾聞木曾地險隘、人心不可測、宜徴其質子、然後蹊其地、信忠乃徴義昌任子、十年二月、

信忠收其任子、將五萬騎、入木曾、徳川氏北條氏及金森長近等、自諸道並進應之、信忠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為先鋒、入伊奈、伊奈人降、導鎮吉、兵納之、我兵進陥松尾飯田小山三城、義昌撃破甲斐前軍于鳥居嶺、獻捷於信忠、信忠遣兵五千助之、自進陣桔梗原、復進陣飯田、陥大島城、甲斐信濃士民素苦勝頼弊政、爭先來降、信忠留兵守大島、又進陣飯島、勝頼在諏訪、走皈甲斐、信忠乃圍高遠城、城當衝要、守將仁科信盛、小山田昌辰等、力戰不可下、三月、信忠使諸將攻其前、而自攻其後、凌城而登、獲信盛昌辰以下將領十七人、斬首二千余級、齎信盛首獻信長于呂久川、進陥高島深志二城、遂入甲斐、三月、勝頼以下、已逃匿山谷、信忠陣古府、誅其留者、遣弟勝長及森可成子長可、徇上野、下其諸城、聞

勝頼在天目山、遣瀧川一益圍之、獲勝頼及其子信勝、齎首獻信長于波合、信長大喜曰、出師三十日、乃定四國、獲其巨魁、此兒真奇才也、賜傳家刀賞之、四月、信忠聞佐々木高定匿惠林寺、使川尻鎮吉索之、不與、為信忠大怒、使人焚惠林寺、僧徒焚死八十餘人、高定義賢之子、嘗勸足利義昭圖信長者也、會信長于諏訪、賞罰已終、而西還、五月、秀吉報書至、乞援兵、信長入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與弟勝長等、館于妙覺寺、六月二日、有本能寺之變、信忠大愕、馳赴之、途望見本能寺烟起、所司代村井貞勝迎馬首報曰、右府已遇弑矣、君宜急保二條第、信忠從之、使貞勝徙皇太子于禁内、而入第保之、信忠命士衆鎖門、衆或議曰、及賊未來、馳皈安土、建我旗鼓、則數万騎立至矣、討賊復仇、一舉可辦、信忠曰、彼既

謀此大事、豈有不置兵塞路者乎、與其暴尸於路、寧自裁于此、衆以為然、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日中、賊合二万余騎、來圍、吾兵厪二三百人、連鋒奮撃、相逐于庭、事起匆卒、從臣皆單衣、佐々清蔵山口小辨、年俱十六、相謂曰、我輩不甲而死、其屍可醜、顧甲而死、二人乃出戰、各獲一甲首、入城取其甲、自擐奮戰而死、猪子兵介小澤六郎在逆旅、聞警赴之、主人止之、弗聽而入、梶原松千代亦欲入援、其家僕又右衛門止之、而代入、信忠褒之、賜長刀、殲數十人而死、賊患我兵力戰、乃遣弓銃手、登近衛第屋上、瞰而乱發、我兵死傷略盡、信忠縱火剖腹而死、時年二十六、毛利孝高福富貞次菅谷正頼齋藤新吾皆死之、子秀信、

論曰、信忠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

慶長三年　五年

戴天之仇、碎其首、剉其骨、汗瀦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爲當時信忠明知父死、抑情忍恥、完躬脱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絶、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晩也。中井積善

秀信幼字三法師、本能寺之變、在于岐阜、前田玄以至抱逃于清洲、羽柴秀吉等誅賊、與諸將會議于清洲、以三法師為信長嫡長孫、立為嗣、更今名、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万石、其餘割地各分領之、以俟秀信長、慶長三年、秀信為中納言、秀吉徙之岐阜、食邑如故、因稱岐阜中納言、五年、徳川家康率諸將攻上杉氏、使至請出兵、秀信佚遊奢侈、國用窮竭、以故不能從軍、七月、石田三成舉兵關西、使人脅秀信曰、岐阜當東下之衝、不從則韲粉矣、秀信疑懼、欲附三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公以右府嫡孫、顧役于豐臣氏家奴乎、秀信猶豫不決、具康等請謀之於前田玄以、玄以為京師所司代、秀信遣具康諭之、玄以曰、速東嚮、具康馳還、未至、近習爭勸其應西軍、三成又遺黄金百枚、啗以大封、秀信終與三成盟于澤山、具康至、嘆恨、因又請誘殺三成、弗聽、終為西軍守岐阜、尾張美濃諸城、因是多屬西軍、時東軍自清洲來攻、秀信出兵拒于木曾川、具康曰、我兵寡、請堅壁待後援、弗聽、東軍濟川來戰、兵忽敗走、東軍追北、傅城、秀信分兵守外城、具康曰、寡兵不可分、請專守内城、又弗聽、城遂陥、具康力戰被創、秀信降、逃于高野、東將福島正則使人勞問具康、既而前田氏亦欲聘之、延以厚禄、辭曰、福島公已知臣矣、遂仕正則、秀信卒于高野。

論曰、庚子之難、天下侯伯、不能無病於去就矣、蓋抱妒而東焉者、嫌於負豐家、踐要盟而西焉者、疑於奬乱、或牽於情、或拘於數、而内又懷一身之計、宜矣、其難察乎順逆之機也、當是之時、無之數者之惑、斷然可東而西黨不得容喙、心事暴白、不愧乎天下後世者、唯秀信為爾、木大夫所諍、吾無間然、若能幡然自奮、首當西軍、則清洲為後援、萬無傾敗、不是為之與、不可與夫何愚。中井積善

日本史記下篇第十卷

武將列傳六之二

豐臣秀吉　秀頼○豐臣秀次

豐臣秀吉、小字日吉、尾張愛智郡中邑人、父曰彌右衛門、母夢日輪入其懷生之、因名曰日吉、時天文五年正月朔也、(天文五年)八歲而孤、邑人筑阿彌、織田氏徼者也、謝病歸耕、衆因納為繼父、生一男一女、秀吉幼而倜儻不群、父母厭之、託日吉于光明寺、將為僧、日吉機敏、而不曉誦梵、傾聽人談武事、益不欲為僧、游嬉任意、僧遂逐之、日吉恐繼父怒、大言曰、果逐我、我且焚寺、悉鏖殺羣僧、僧頗懼、乃託事禮辭而歸之、日吉時甫十歲、父素貧、日吉撈鯔魚以自給、或為人奴去就、以日數轉徙於尾張美濃間、年十六遂如遠江、為土豪松下之綱奴、之綱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與助為朋所娼而誣之綱、與資還、尾張聞織田信長有遠志、攻畧四疆、與助以為非此人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自稱曰木下藤吉、瞯信長出蹕、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為先公奴、願君復以臣為奴、信長笑曰、汝顏似猴、身定輕捷也、乃收為奴、常挈鞋以從、呼曰小筑、藤吉奉任甚勤、信長屢侵晨出獵、從者未屬、而藤吉每從之、信長寖親近之、時信長所居清洲城壁壞殆百步、命吏修補之、過二旬餘而不成、藤吉從過城下、視之獨語曰、今東有今川武田、北有朝倉齋藤、西有佐々木淺井等、互欲併吞、實危急存亡之秋、而今城壁壞破、不能急補之、危矣、信長聞之曰、吁、猴奴何言、歸舍召藤吉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汝能之乎、藤吉拜謝、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

食、乃分百間為十隊、以一隊充十步、每隊置頭、各掌其事、身自督促、成之兩日耳、信長見之大驚、因加俸升為吏、時永祿二年也、(永祿二年)三年、(三年)藤吉又上言曰、清洲城乏水、徙小牧便、信長已欲之、未果、且惡人知乏水、乃叱而退、爾後犯顏竭忠、知無不言、藤吉娶淺野長勝養女為妻、藤吉家素貧、成婚之夕、夫妻布藁于簀而坐、以瓦缸敗盞相酬云、六年九月、(六年)信長出舍洲股、近臣福富貞次失其刀笄、諸人目藤吉、藤吉急赴津島市、就富豪堀田某而謀焉、盜果至、請貨刀笄、貸五萬錢、藤吉即執縛之、詣于信長、信長憫之、遂賜以百貫邑、一日、信長召吏問炭薪一年之費、吏曰、一千石也、使藤吉筭之、則曰、三分之一而足矣、信長命掌之、果如其言、九年九月、(九年)藤吉築美濃洲股、守之、初信長聚將士、謂曰、吾用兵美濃、而徒勞者數矣、洲股河之故耳、得築一城於河西以為援、則可果志也、衆亦善之、而無當其任者、信長密謀之藤吉、藤吉對曰、敵地孤城、遣兵守之不易、況築之乎、今因其土豪用之、事可就也、因舉蜂須賀小六稻田大炊梶田隼人青山新七河口久助長江半丞以下六十餘人、其黨有五六千人、可分之為二、令築且守之也、信長危其無率之者、藤吉請當之、於是信長聚材為栰、遣之、敵將守近邑者出兵而沮之、我兵且戰且築、數日而成、於是藤吉以甲士五百守之、藤吉乃招聚所識者、兵凡可三千、遂用小六等大敗敵、乃效首虜於信長、信長就其傍賜三千貫、命名曰秀吉、美濃豪傑大澤某據宇留間城、為信長患、秀吉以計降之、携謁信長、信長疑大澤、令秀吉瞻殺之、秀吉歸舍、不佩刀而召大澤曰、吾於子之身、有所不安、子以

十一年　十二年　元龜元年　二年　三年　天正元年　三年

夜去。吾為子留為質。大澤乃逃亡美濃。人竹中重治好奇計。不為齋藤氏所遇。亦來屬焉。秀吉引為腹心。每事咨詢。重治傾心結納。十一年。信長擊六角義賢。秀吉為先鋒。與諸將攻箕作城。拔之。十二年。足利義昭憂三好氏將兵擾京畿。使謂信長曰。擇一將智勇無備者。以鎮京師。信長撰于衆。命秀吉。衆大驚。秀吉既拜命。即日發詣京師。依上野清信面謁義昭。裁決京師事。無不立辦。三好氏不敢犯。諸將士有譏秀吉者。信長卻而不聽。信長修大內。以秀吉及村井貞勝監工焉。八月。從擊伊勢。攻淺香城。先登。元龜元年四月。從入越前。拔手筒城。會淺井長政發兵斷後。信長欲班軍。恐義景尾擊。擇後距者。諸將默然。秀吉進曰。願命臣。乃以三千人留當義景。義景不肯出。遂與德川家康合兵而西行。擊土寇。達于京師。以功食發智川三萬石。六月。從擊淺井朝倉二氏于姉川。守橫山。九月。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合兵圍信長于大津。秀吉赴援。二年五月。淺井長政攻鎌羽城。秀吉以輕兵馳援。城後將掎其背。敵驚潰走。八月。從攻淺井氏山本城。三年七月。又攻之。朝倉義景來救。逆擊破之。天正元年。以信長命。廢將軍義昭。徙之若江淀城。為義昭守不下。往說降之。八月。秀吉攻拔小谷。獲淺井長政父子。以功食其地十八萬石。明年春。以小谷雪深有往來之勞。城于長濱居焉。三年五月。信長與武田勝賴戰于長篠。秀吉為左先鋒。秀吉賤裝出監結柵。敵將山縣昌景狙擊之。不中。柵成堅固如城。大破甲兵。八月。朝倉餘黨大起越前。信長至敦賀。秀吉自敦賀以舟師遠出敵後。上岸毀舟。襲河野取之。遂拔龍門。諸城皆潰。是歲除筑前守。

五年　六年　七年

更羽柴氏。以桐為號。以金瓢為馬表。曰。吾每一勝增一瓢。必積至千矣。因稱千瓢。信長性固猜忌。秀吉恐已及于禍。因白信長曰。臣敢請養二郎為子。以讓封。信長喜。以其子秀勝為秀吉義子。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皆送款。因秀吉通之。五年。以秀吉為西征大將。使取播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將兵數千入播磨。十一月。秀吉攻佐用。拔之。進攻上月。浮田直家在岡山。發兵來爭。國人黑田孝高逆戰。秀吉赴援。我兵必卻。秀吉自後大呼勵之。擊走直家兵。遂拔上月而還。六年正月。秀吉大城姬路。姬路初為孝高居所。以其當要地。勸令居之。秀吉引為謀主。與之宍粟半郡。故出雲國主尼子勝久以兵來屬。置上月。以之糧退還。城復為直家有。二月。秀吉赴攻。盡焚殺其兵。以城當備作之衝。難其守。遂以城予勝久。三月。別所長治據三木城舉兵。長治赤松氏庶族。累世以武顯。於是四近城堡皆應之。秀吉圍三木。分兵攻略諸城。接戰不決。四月。毛利氏與直家合兵七萬。攻上月。秀吉留兵備三木。而自赴援之。陣于高倉山。信長使荒木村重等來助。五月。更遣其三子信忠信雄信孝來援。相持不戰。乃請信長班軍。陣于書寫山。攻拔神吉志方。八月。秀吉將二萬人攻三木。是時直家知秀吉終不可抗。以界浦藥商子小西彌九郎者為使。赴三木請和。秀吉為請信長許之。伯耆國主南條元續亦以國降。會村重叛於攝津。秀吉請往諭之。不聽。又遣黑田孝高說之。村重囚之。後及伊丹陷得歸。先是竹中重治死。孝高獨為謀主。秀吉既歸三木。休戰築長圍困之。長治與村重通。城于淡河丹生。互為應援。七年正月。長治出襲

八年　九年

秀吉秀吉逆擊大破之斬其銳兵八百二月秀吉乘風雨襲丹生一戰拔之使異父弟秀長以五百騎攻淡河不利淡河定範收兵入三木秀吉令加藤光泰築寨以絕其糧道長治引兵出取毛利氏所送糧秀吉以麾下邀擊于大村大破之獲別所氏族十人長治走入城秀吉徙壘逼城八年春遂陷之使長治自殺以免城兵於是盡定播磨乃使浮田氏城于兒島毛利氏攻之秀吉遣兵援之安藝兵退去秀吉自將擊山名祐豐于但馬攻竹田城不克留戍而還四月擊山名豐國于因幡攻鹿野下之七月復攻但馬陷諸城祐豐以出石城降遂定但馬再入因幡至鳥取城豐國乃出降而城兵未下乃引兵還九年春將攻因幡先遣賈舶以善價糴因幡穀穀罄兵入七月秀吉乃以兵五萬攻鳥取使秀長攻丸山

二城食乏遂陷十月秀吉至伯耆助南條元續軍于鵲山與吉川元春相持天已寒定因幡使降將宮部繼潤守之而還十二月赴安土獻寶刀一鞍馬百土物五千信長大喜親饗之十年正月直家病卒秀吉為請立其子秀家聞吉川元春欲攻鳥取曰吾令彼返渉乃引兵入淡路二十日定之四月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敵兵盡走高松城我軍隨圍城秀吉察地形謂不如水攻乃移營于龍王山築堤城下凡三里以湛甲部川及谷地水灌城五月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元春與小早川隆景合兵來陣于庿山灘元在其後秀吉分兵二萬人當之既而雨水大至益築防使峻城兵斜板而坐懸釜而炊元春隆景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舉來援援會不

可失請出大旆舉中國信長大喜部署諸將將來救而自以近侍等入京師不日將西下毛利氏聞東軍大舉且至遂使使議和秀吉未許也六月光秀反弒信長於本能寺凶報至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明日毛利氏使者復來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謂使者曰右府公遇弒汝主無乃負約乎汝還告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諸將亦欲戰獨隆景極言其不可乃送質成和且弔之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氏假騎一隊旌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發兼程疾行至尼崎發哀斷髮使人周告諸將曰逆臣光秀今跋扈王畿是所以不秀吉與諸君共戴天也諸君盍與秀吉併力梟彼豎子以弔先君之靈於是信孝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至自大坂細川忠興中川清秀等至自其邑盡會尼崎光秀至洞嶺十二日入淀城秀吉遣使約戰光秀以見兵一萬六千分為六隊夜半冒雨渡桂川至山崎筒井順慶舉大和兵萬人軍洞嶺為其後援黎明秀吉統諸將而至高山友祥為先鋒清秀信輝長秀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已而兩軍皆陣山崎秀吉北仰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賊據此則非吾利也乃命堀尾吉晴及堀秀政徙據之又使毛利氏將渡邊某登後山援之賊兵之先至者遂棄山走吉晴等代陣焉既而友祥進攻山崎清秀登坂邀其左信輝濟河衝其右三面合擊大破之斬賊將伊勢貞興等洞嶺軍觀望勝敗不戰而走秀吉追北直逼光秀光秀走保勝龍城我兵圍城數重即夜光秀潰圍北出至于小栗棲被殺秀吉既

破光秀軍、收信長屍于灰燼中、殯之、進陣于園城寺、斬光秀、子光
慶于亀山、又令堀秀政將萬人伐光春、光春自殺、又獲齋藤利三
誅之、秀吉乃奏捷朝廷、梟光秀首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僅十有
三日矣、遂留軍于山崎寶寺、誅支黨、納降附、當是時、秀吉威震畿
内、四方兵士來聚山崎者、凡六七萬人、天子嘉其功、詔叙從四位
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辭不拜、秀吉以信長繼嗣未定、與諸將會
于清洲議之、八月、以信忠遺命、立其長子秀信爲嗣、信雄攝之、信
雄以下、各分地領之、秀吉自畧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諸州、至是
皆爲其有、則不復受分地、是日、勝家傲言辱秀吉、丹羽長秀竊請
斬勝家、秀吉哂而不答、諸將促罷其宴、勝家將就國、途當長濱、以秀
吉在焉、抵垂井而不進、秀吉乃遣猶子秀勝爲質、以示無異志、勝

家歸越前、使其甥勝豐乞長濱、秀吉與之、勝豐留守焉、初、秀吉自
長濱徙姫路、未移其家、本能寺之變、阿閉長之京極高次、欲獲秀
吉家、拏應光秀、家人皆匿伊吹山、得免、長之取其貲、應光秀、戰死
山崎、於是秀吉族長之、降高次、而歸山崎、十月、詔叙從五位下、任
左近衛少將、秀吉拜命、因請追贈信長爵位、告公族諸將、葬于大
德寺、無來會者、秀吉爲喪主、自是政令一決於秀吉、秀吉又與信
雄協心、以佐秀信、勝家嫉忌之、信孝與信雄爭權、遂與勝家一益、
及佐々成政氏家行廣稻葉通朝等通謀、俱圖秀吉、及信雄擁留
三法師守岐阜、約期並起、信雄謀之秀吉、秀吉曰、越前多雪、今未
能出兵、及此時伐美濃、乃與池田丹羽筒井細川諸將合五萬人、
攻岐阜、行廣通朝皆降、信孝佯請和、秀吉乃取三法師、質其母氏、

十一年

歸、勝家使前田利家等來山崎、請釋憾協心、共輔幼主、秀吉許之、
秀吉既遣歸使者、謂左右曰、勝家欲使怠我而擊之、豈陷其術中
乎、吾且破其謀、十一月、引兵至長濱、降勝豐、復取長濱、十一年正
月、歸姫路、撫循士民、頒賞賜酺七日、入朝京師、遂至安土、議伐瀧
川一益、分衆七萬爲三隊、三道入伊勢、一益在長島、分守諸城、秀
吉留兵備之、而進至桑名、縱火城下、退而爲營、誡其衆曰、瀧川亦
老於兵者、今夜必來、警備而待、一益至、不戰而去、遂陷桑名、閏月、
秀吉攻亀山城、守將佐治其避城而奔長嶋、又令蒲生氏郷關政
一攻嶺城、嶺城未下、勝家遣佐久間盛政將兵二萬、南出焚掠柳
瀨近邑、秀吉乃留氏郷政一及山岡景隆等七將以當長島、而自
引諸軍赴賤岳、與柴田氏對壘、自與十餘騎陰覘北軍曰、攻之不

可猝拔也、乃勒兵爲十三隊、據湖山、築連砦、使堀秀政守東野山、
山路正國守大杉山、桒山一玄羽田興春等守賤岳、中川清秀守
大岩山、高山長房守岩崎山、弟秀長守田上山、誓曰、敵至則首尾
相救、勿懈、丹羽長秀屯海津、與細川忠興絶北地通路、以覘敦賀、
秀吉自次猿馬場、三月、勝家悉引兵至、我兵堅壁不出、四月、聞信
孝復擧兵岐阜、秀吉至大垣、佐久間盛政將萬人、俄襲大岩山中
川清秀、與高山友祥出戰、友祥走、清秀苦戰終死、盛政既勝、因留
不還、當是時、秀吉欲攻岐阜、會甚雨、呂久河暴漲、不得濟、命頓軍
水岸、是日午時、賤岳飛報至、秀吉聞盛政未退、大笑揮刀距躍曰、
我獲大捷在指顧之間、乃撰健步三十人、持炬先行、發沿道民、持
炬登嶺、絡繹相屬、又選二十人、遣之、具酒食芻牧、俱最以厚賞、遂

下令軍中曰有大利在柳瀨皆輕裝疾發留堀尾吉晴氏家行廣備岐阜晡時親將提步騎萬五千而馳抵藤川馬斃吁其副又馳及暮炬火彌天餉者亦爭至士氣益奮揚初更抵賤岳使謂諸砦曰大兵既至平明各以弓銃逼敵北軍望炬火大愕士卒困卧莫能興盛政急收軍時月弦既開諸砦出兵弓銃乱發盛政且戰且走至岳北據岨監柴田勝政將兵三千在岳趾二十一日平明盛政欲與之合金瓢馬標已至岳南我軍大叫逼之矢丸雨下勝政軍擾秀吉顧左右縱兵衆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谷武則片桐且元提槍石川貞友櫻井左吉伊木遠雄揮刀跳進所向無前大破之清水坂獲勝政進蹙盛政又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進攻勝家于核山勝家走秀吉追至府中

單騎敲城門呼利家曰又左又左利家乃出迎之以其兵從諸城望風解走二十三日秀吉以秀政為先鋒進圍北莊焚其郭自登城外愛宕山瞰之細川藤孝請宥勝家死秀吉掉頭曰天之與不取却受其殃哉縛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獻麾下秀吉視之城中勝家與妻織田氏俱死秀吉引兵北徇加賀能登越中盡降之五月還北莊索得織田氏所生淺井氏遺女善視之信孝出走遂自殺一益降於是秀吉還軍坂下六月叙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大賞戰功與丹羽長秀于北莊池田信輝于大垣堀秀政于澤山森長可于金山賜加藤清正等七人祿各五千石世呼曰賤岳七槍十月毛利氏令吉川廣家修盟上杉氏德川氏皆使使賀戰勝秀吉有覇天下之志相地形曰京師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無地可

十二年

列邸第不足以待諸侯大坂北帶大河西控海水地勢宏壯可以管轄七道十一月大城大坂殫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十餘國及鳩功殿守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為天下第一遂徙居焉十二年三月信雄疾秀吉威權日隆與德川氏合兵與秀吉絕池田信輝森長可拔犬山守之秀吉遣尾藤知定監二人軍曰持重待我至尋欲親將而東會南海盜起乃令中村一氏蜂須賀至鎮黒田孝高備紀浮田秀家當西方丹羽長秀與前田利家合兵當北面乃東下至犬山信雄家康合兵陣小牧對壘未戰秀吉遺書約戰敵不應四月信輝請間道擣參河秀吉不答明日復請許之乃令三好秀次助之臨發丁寧誡遣焉自徙陣樂田二將敗死于長湫秀吉得敗聞投袂起曰敵戰而勞吾迎而疾擊可以鏖

之急抽精兵二萬赴長湫聞敵入小幡欲隨攻之以稲葉通朝諫乃止下令曰旦日攻擒二帥秀吉還樂田築壘於奈良髙田使長谷川秀一稲葉貞通守之又修羽黒壘使堀尾吉晴等守之又築子城十餘以備小牧山置秀長守美濃戸嶋五月引兵至冨田攻美濃諸城竹鼻城主不破源六不降決木曾川灌之源六降六月以竹鼻予一柳直末令長可弟忠政襲兄邑封蒲生氏郷于松崎食十二萬石統轄傍近諸城秀吉自陣大垣徘徠伊勢尾張間修諸城砦遣脇坂安治徇志摩移大和國主筒井定次于伊賀以大和賜弟秀長以志摩賜九鬼嘉隆秀吉初使瀧川一益居神戸一益率兵入蟹江為家康所襲棄城而走十月秀吉入伊勢陣羽津信雄陣桑名秀吉遣冨田知信津田信秀議與信雄和十月相見

十三年

于矢田河原家康使使賀之家康彝送其子秀康為質秀吉之東
也南海盜數攻岸和田長曾我部元親既畧定四國發兵援之竊
大坂中村一氏守岸和田擊却之佐佐成政又以越中應北畠氏
將兵萬餘南出前田利家擊破之十一月秀吉進從三位任大納
言十三年二月進正二位陞内大臣三月秀吉將兵十萬南伐攻
根來寺滅之遂攻下雜賀引紀伊川灌太田壘城中乞降磔其魁
首五十人進欲攻熊野社人及旁近之民皆降高野亦降撤諸關
塞以紀伊和泉加賜秀長以近江賜秀次初根來僧自信長時磐
據險隘屢為寇攻之不克至是掩其巢穴悉殲焉四月秀吉以書
諭元親割侵地獻之元親不聽五月令秀長秀次以舟師六萬往
討之自阿波入又令浮田秀家自讃岐小早川隆景自伊豫並攻

元親元親戰屢敗乃乞降送質遂入朝秀吉讓曰來何晚也乃奪
其三國賜阿波于蜂須賀家政讃岐于仙石秀久十河一存伊豫
于小早川隆景來島康親以伊豫正木賜加藤嘉明以淡路洲本
賜脇坂安治南海盡定於是詔為關白進從一位具騶從入朝謝
恩奏請授子弟將士以官爵秀吉初無姓氏稱平氏又稱藤原氏
於是羞冒他姓請賜新姓豐臣置吏五人奉行政令淺野長政石田
三成增田長盛掌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祝秀吉
戒五人曰大事會議決之小事則一人二人決之可也郡國之政
教莫敢遲緩獄事乃慎之莫因愛憎為輕重又下令曰令諸士撿
束其身之法先在治其所病行私曲一病也挾恩仇二病也納贈
賄三病也雖其所病有輕重齊歸于絕病根當是時豐臣氏歲入

十四年

二百萬石府庫充溢遂下令分金五千枚銀三萬枚於諸將士償
其軍費設場于京師一日悉散之縱觀如堵八月將騎卒十萬北
伐北畠信雄以尾張伊勢兵前田利家以加賀能登兵皆會焉佐
佐成政據富山拒于栗殼嶺秀吉至石動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
襲富山成政削髮出降乃加賜越中于利家子利長以丹羽氏有
罪奪越前割其半予堀秀政令村上溝口二氏屬之以鎮北陸遂
與石田三成等十餘騎踰險直入越後謂其疆上吏曰吾秀吉也
汝主已通使於我我故來見欲面議事吏馳使告景勝大驚來盟
秀吉屏左右與語獨三成與景勝臣直江兼續侍焉既畢西還使
金森長近畧飛驒先是信濃豪族真田昌幸以沼田事憾德川氏
送款納子幸村為質家康怒攻之秀吉令上杉景勝援之有勝敗

家康遂退兵小笠原貞慶亦因昌幸送款十一月德川氏將石川
數正來降其國大擾秀吉乃謂信雄曰吾既定中州東西未服近
日將西伐宜先與德川和以拒北條也子為我圖之信雄乃遣二
使諭家康家康恐其有變不敢來是歲毛利氏遣小早川隆景吉
川元長來大坂秀吉善待之曰天主閣新成當使卿等一觀乃自
從一侍女導隆景元長及其從者數十人上閣指示山海謂元長
曰明年吾將伐九州煩乃翁為先鋒因約封之筑前十四年二月
内野第成名聚樂秀吉將請天子幸焉率諸侯朝之也四月以其
妹妻德川氏五月上杉景勝入覲先是豐後國主大友義鎮亦入
覲請伐島津義久且求援乃遣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於豐後
使秀久諭義久歸順義久不聽秀久大怒率兵擊之義鎮卒子義

十五年

統出兵助之義久使弟家久拒之秀久大敗信親戰死元親子也秀久遁還豐後島津氏大擧入豐後下十六城事聞秀吉怒奪秀久邑竟議西伐益促家康入朝十月家康從萬餘人而發秀吉母曰大廳往問女于岡崎以安其國人家康到京師十一月家康入謁于聚樂第畢禮而去天皇禪位皇太孫即位是爲後陽成天皇十二月詔以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職如故秀吉奏請親伐薩遂下符徵畿内及南海北陸山陰山陽東山東海諸道三十七國馬步二十四萬人期以明年二月會大坂命峙三十萬人一年食芻菽稱之以小西隆佐建部壽德宮城豐盛爲運司悉漕于小倉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爲支糧司是歲秀吉建方廣寺於東山以木造大佛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

五歲而就十五年二月兵會大坂者十五萬人秀吉下令嚴軍制又置吏于沿道驛舍使軍資莫延滯乃遣秀長將前軍中國兵先發三月朔秀吉將諸軍發京師水陸俱下時義久居豐後府内聞之引兵而退秀長至耳川互有勝敗嶋津氏焚高城而退二十五日秀吉至赤間關徵國人質子濟海入北豐廿八日陣于馬岳分兵並進四月陥岩石城降秋月氏又遣偏師攻降阿蘇大宮司十一日進軍高良山龍造政家降東肥諸城皆降薩人戍者望風而潰秀吉遣舟師迫八代城嶋津征久新納忠元等夜遁秀吉入八代下令大赦榜之四方歸降者闐咽秀吉進入薩摩降島津忠良五月進至千代河河接海港前所發漕船盡湊焉遂定爲行營爲久頓計諸將伐林塡澤大布陣營遠近望風而潰初秀吉伴本願

寺主光佐往光佐奉命招諭九國門徒士民如奔波輸糧芻薩人潜身歸降者相屬於道於是悉知地理諸軍多取舟路出入甚便乃遣水軍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攻桂忠昉于平佐忠昉降秀長以日向故主伊東祐兵爲先鋒自日向入前田利長淺野長政自大隅入家久以佐土原降義弘退陣求麻諸軍合而南下迫於鹿兒島島津義久乞降且謝罪秀吉曰吾初欲誅不庭之臣使無遺類吾聞島津氏故家也四百歲名族一朝滅之吾亦不忍也其宥之義久大喜削髮從近臣數人出降秀吉延見以温言慰藉之命以弟義弘爲嗣琉球國馳使修貢獻七月凱旋至太宰府盡收九州質子且大論其功罪令島津氏保故土領薩摩大隅日向削其侵地賜肥後于佐々成政筑前于小早川隆景豐前于

黒田孝高森勝信筑後于毛利秀包立花宗茂而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封割伊東祐兵舊封予飫肥曾井清武龍造寺政家有功得叙任其族鍋島直茂攝國事及政家卒孤又夭乃立直茂又賞宮部繼潤耳川之事尾藤知定敎秀長失機因奪其讃岐後以賜生駒親正丹羽長重犯軍法因奪其若狹賜之淺野氏削阿蘇大宮司律彥山僧徒大村氏私舍西蠻祆賊奪其長崎邑磔賊二十餘人于邑中使鍋島氏監外國互市爲禁天主教大修西海政令初赦令之下各爭歸於是定令曰土寇作暴久矣宜誅其魁宥其餘有渠魁木山紹宅者善聯詞以磐太帶句得名秀吉聞之曰風韻可惜吾當曲從寬典乃一切赦之七月復命于京師天皇遣使郊勞之八月家康來賀戰捷十月義弘入覲是歲封松下之

十六年

綱、以石見田三千石、後賜遠江田一萬石、錄舊誼也、十六年正月、秀吉奏請臨幸於聚樂第、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蓋新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流涕曰、吾儕嘗聞有行幸之儀、而不得觀、今日親覩之、何幸也、即日行享禮、使伶人奏五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內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左近衛中將秀家、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而進、盟載書曰、凡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勿兇勤勞王室之邑、勿有侵牟關白所令、勿有沮拵、無恣義、無從欲、相戒相飾、世々罔墜、有渝斯盟、日本二祖一宗之靈、六十六國明神、大罰殛之、俾殞身泯國、無有遺育、天皇賜和歌、關白以下皆賡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戶稅奉供御、以其戶租為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嶋郡充廷臣、釆田、凡金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算、十月、大張茗讌于北野、辟下競設屋宇、以供具、秀吉令茶博士利休督事、自是茶事大興、

十七年

十七年五月、秀吉復棚于聚樂第外、分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于文武百官、當是時、東北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葦名諸侯、爭修使幣、秀吉禁其私鬪、使之朝覲、松前豪族蠣崎慶廣、請內附、秀吉封慶廣、比內諸侯、獨北條氏政、據關東八州、伊達政宗、據陸奧出羽、不肯降、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赴相模諭氏政曰、吾子席五世之勢、擅有八州、而不修朝貢、今天子新立、宜速入覲、氏政依違答之、佐々成政有罪賜死、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是月、秀吉妾淺井氏舉

男鶴松、毛利輝元入覲、拜參議、隆景廣家、從並任侍從、八月、氏政使使來請曰、真田昌幸取我沼田、請令昌幸還之、然後入朝、諸將皆忿曰、氏政亡狀、請發兵討之、秀吉曰、未也、是年七月、使知信信季就昌幸、諭之、昌幸奉命、致沼田于北條氏、於是、二使遂往小田原、趣其入朝、曰、不朝則有罰、氏政取沼田、而無意入朝、竊相謂曰、關白不必至、或至猶平維盛耳、使者微聞其言、歸報秀吉、秀吉怒曰、氏政以吾比平維盛邪、吾將示之我技倆也、是歲、伊達政宗滅葦名氏、秀吉使使責讓政宗、命其入朝、政宗亦不肯、十月、真田昌幸來告曰、沼田有那胡桃城、為臣墳墓之地、北條氏併取焉、秀吉益怒、遂奏請討氏政、氏政使者石卷康昌在京師、賴石田三成陳謝之、秀吉不聽、押送康昌、相模遺書氏政、絕之曰、廢格王命、背約為猖獗、大逆無道、吾當以來春奉明詔、精銳百萬、正不廷之罪、氏政仍不以為意曰、是虛喝耳、猴奴寔來、兵寡則力不全、兵衆則糧不繼、是易與耳、秀吉遂發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兵二十六萬、命長束正家、運粟二十萬石、又出金一萬枚、糴於海道諸國、時海運未通、氏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為祟、秀吉迺作戒龍王檄、投衆曰、以此投大洋、保無風波、水手乃應募、使水軍三將與長曾我部元親、護糧舶以東、

十八年

十八年正月、家康送其嗣子為質、秀吉賜之姓羽柴氏、名秀忠、遣歸之曰、亞相懇實、以其與相有姻、送見擬質、吾何疑、厚贈遣之、家康乃空海道諸城、除道供帳、以待、德川北畠、前田上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秀吉戎服入朝、受節刀、拜辭、出闕、率騎卒十七萬、發京師、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之、使毛利輝

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坂、二十七日、秀吉至沼津、時氏政遣親將、拒箱根諸城、秀吉自上山、候視敵城寨、即夜下令、令秀次攻山中、信雄攻韮山、而家康踰箱根、明日、諸將並發、秀次以中村一氏為先鋒、一鼓陷城、走城將、信雄亦破韮山、郭家康陷三城、至酒匂、四月、秀吉率諸軍、抵小田原、建牙于石垣山、夜發役夫、設樓櫓、糊紙于壁、以代堊、一夜而畢、城兵驚、以為神、尋令諸軍圍城、水軍將士、又破沿海諸城、而來會、為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將北陸兵三萬、入上野、大導寺政繁、以松枝降、導入武蔵、下七城、遣淺野長政等、會之徇上野、至二總安房、二月而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固守不下、先是、信雄自韮山來會、時陣中訛言、織田徳川二氏、與北條氏通謀、將士疑惑、秀吉乃從左右數人、與二氏往來讌飲、訛言乃止、秀

吉患小田原不下、召小早川隆景於清洲、而謀之、乃從其策、釃酒犒師、下令軍中、隨意高會、列營歌呼之聲、往往徹曉、城兵大困、當是時、豐臣氏軍幾三十萬、山林皆兵也、東北豪族、望風降附、佐竹義宣津輕為信、秋田實季、南部信直等、或自至執謁軍門、或馳使者納幣物、伊達政宗、覘形勢大懼、乃修幣就徳川氏乞降、六月、政宗與百餘騎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寘之山谷、使人讓其專橫、命致其侵攘之地、政宗曰、臣生死唯命、況邑土乎、乃入見、秀吉便服而坐、慰勞之、且曰、卿狃小戰、想未覩天下軍容也、乃親引政宗至臨絶壑、指點列營、然後遣歸、左右以為放虎深山、秀吉哂曰、吾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人曰、關白、天威也、遂去之國、是月、攻降舘林忍、屠八王寺城、八州諸城大半

皆破、而其將士在小田原城者、或逃或降、城內人々相疑、秀吉遣黒田孝高羽柴勝雅入城、見氏政父子、說以禍福、氏政不肯、七月、氏直遂出、因勝雅乞降秀吉、許之、使氏政致城而出、因謂諸將曰、吾此行、欲誅不庭之臣、今而釋之、是失信天下也、吾欲誅氏政、而釋其餘、諸將曰善、乃賜死、秀吉覽其首、罵曰、汝輕蔑王命、敢笑侮我、今如何也、梟之京師、氏規聞小田原既下、亦以韮山降、乃縱氏直氏規等三十人于高野、給俸百口、尋給萬石、乃擧北條氏故地八國、以賜徳川氏、擧徳川氏故地五國、以賜信雄、信雄辭之、秀吉怒、放之秋田、賜駿河于中村一氏、甲斐于加藤光泰、尾張及北伊勢五郡于秀次、參河于池田輝政、田中吉次、遠江于堀尾吉晴、山內一豐、有馬豐氏、信濃于森忠政、石川數正、仙石秀久、論關東諸

將功罪、黜陟之、求古河足利氏後、國朝食喜連川田五千石、為賓、執大導寺政繁、誚之曰、叛其主者天下罪人也、吾不能私釋焉、乃誅之于江戸、遂詣鶴岡、命祭源頼朝、龕肅之曰、子發於流竄、吾起自行伍、俱不階寸土、而能得志行于天下、但吾寒族、而子將門、故其成功較有難易、是吾所以贏得一籌、雖然我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其背而出、遂引兵東下、至宇都宮、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皆迎謁、八月、至白河、命淺野長政、大谷吉隆、石田三成、撿陸奥出羽地、賜氏郷以會津仙道十一郡、以葛西大崎賜木村秀俊、賜政宗以故土米澤長井、秀吉乃謂氏郷曰、為我守東門、因指授方略、戒徳川前田上杉氏、為之應援、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迎饗之、贈鞍馬三百餘匹、秀吉擇黒馬騎焉、屏其徒御、行入尾張、至

其故里中邑、周馳街巷、出而召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俯伏、秀吉曰、比吾少時、邑閭甚整、戸口亦似滋息也、因賜之酒及物、與語舊故而去、九月、復命於京師、於是東國盡定、而伊達政宗、心懷觖望、陰誘土兵作亂、圍秀俊、氏鄉即進戰破賊、援秀俊歸、政宗懼、納質氏鄉、十九年正月、秀吉得警報、遣秀次赴討、聞氏鄉已定亂、則途還、是月、大納言秀長卒、無嗣、以秀次弟秀俊襲封、二月、氏鄉至京師、上狀、乃馳使召政宗、連至乃釋之、五月、南部氏族九戸政實叛、據福岡城葛西莊内應之、秀吉命秀次家康赴討、氏鄉政宗等諸將圍福岡、降政實、秀次斬之、徇國中、以秀吉命徙政宗于葛西大崎、以其地加賜氏鄉、食百萬石、秀吉性好兵、喜多事、力欲凌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面既定、海内無事、而心不自足、且患國土小而無地增封寵臣、先是、使柳川調信僧玄蘇赴朝鮮、朝鮮館之東平館、玄蘇謂韓人金誠一曰、明國久絶我朝通信、關白秀吉竊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為奏聞、俾通聘使、則必無事、而本朝之民亦得免兵革之禍矣、誠一峻拒之、玄蘇曰、昔高麗導元兵寇我朝、因之我國常思報怨、所宜然、誠一不為意、二人復命、是年夏、又遣宗義智諭之、朝鮮不報、秀吉大怒、有外征之志、未敢公言、秋、男鶴松夭、悲泣累月、忽々不樂、乃欲大舉取快、聞明主朱翊鈞昏懦、國多奸臣、紀綱不振、意遂決、即會諸將告之曰、今海内粗定、而外國阻王化、實國家之恥、吾欲以大政委秀次、自將入朝鮮、與諸君直取燕京、分之諸君、以為何如、衆愕然、莫敢對者、浮田秀家贊之、秀吉大喜、奏請外征、乃下令、造艨艟巨艦于伊勢、使九鬼

嘉隆督之、趣期晨夜並作、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峙糧芻、家康輸伊豆材、大治舟艦、毋氏大廳、聞秀吉航海、憂懣不食、秀吉更議使秀家代往、而建行營於那古耶、以為策應、行營壯麗無比、所費百餘萬金、役夫十四萬人、踰年而就、十二月、秀吉定軍令、以浮田秀家為元帥、擇西海南海諸侯、分為八隊、加藤清正率一隊、鍋島直茂相賴定屬焉、小西行長率一隊、宗義智松浦鎮信有馬義純屬焉、二隊間日迭為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政為第三隊、島津義弘毛利高政伊東祐丘等為第四隊、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為第五隊、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為第六隊、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為第七隊、毛利輝元為第八隊、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來島康親等、將水軍、豐臣秀俊尚弱、藤堂高虎代攝、屬水軍、兵凡十五萬、竢期航海、家康及秀俊前田利家上杉景勝蒲生氏鄉結城秀康最上義光、畿内東北侯伯數十、從秀吉于行營、遙為聲援、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隸徳川氏、兵凡十萬、又圍結遊軍六萬人、織田秀信淺野幸長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等、分將之、以備後援、作朝鮮地圖、遍頒諸將、期諸道兵、以明年三月、悉會那古耶、處分既定、乃以内大臣秀次為嗣、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然軍國機務、秀吉皆躬處決、文祿元年二月、秀吉發京師、或曰、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詣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抵那古耶、諸軍皆會、先遣水陸九軍、發大礮、鬨而揚帆、蔽海而渡、

行長先進、徇下慶尚道、清正略慶州、會行長于忠州、又分路而進、韓王李昖、出奔平壤、五月、秀家入國都、六月、遣石田三成等三奉行、與伊達政宗等帥兵六萬、追赴焉、李昖奔義州、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行長攻拔之、走斗壽命元、七月、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來島康親死之、明主朱翊鈞、遣其將祖兼訓帥兵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驛、之承訓僅以身免、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諴連戰、破之、獲克諴、遂虜韓二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是月、大廳有疾、謂秀吉已航海也、憂疑疾篤、秀吉聞之馳歸、覲之至則已薨、秀吉哀慟氣絕、久之復蘇、九月、秀吉除喪、復至那古耶、十一月、鍋島直茂以兵三千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於咸興北、大破之、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取平壤、行長敗走國都、小早川隆景邀擊如松于碧蹄館、大破之、殆獲如松、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晉州、不克、五月、明使徐一貫謝用梓與沉惟敬至那古耶、謁秀吉、請和、許之、惟敬返韓、行長使小西如安偕往、六月、還清正所虜韓二王子、以下秀吉啣晉州向破我兵、命在韓諸將、合兵攻拔晉州、秀吉待惟敬報問、久而不至、謂為惟敬所欺、名諸將議軍事、黑田孝高密有異言、秀吉側聽、是之謂家康曰、釜山諸將、逗撓不進、我往征之、本朝之事委卿、因顧曰、利家汝將五萬、氏鄉汝亦將五萬、吾將十五萬、為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長政大諫之、以殿下一舉足、內亂尋起、秀吉不懌而罷、居未幾、肥後人梅木田氏部叛、陷佐敷城、秀吉大驚、俄召長政曰、吾嚮汝、遣汝子

幸長討賊、已而國人殺氏部、幸長未至而亂平、乃命長政按定其國、減韓戍卒、八月、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利家攝軍事而歸大坂、命所生男、名棄丸、長曰秀頼、九月、右大臣晴季、至大坂傳詔慰勞秀吉、是歲、秀吉收前後明韓之馘、封于京師方廣寺前、為京觀、世呼曰耳塚、此時朝鮮野多尸、虎豹群至、我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檻其尤大者、以獻之、三年正月、大城于伏見、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三月、秀吉與秀次及家康利家等、遊吉野、遂之高野山、四月、浴有馬溫泉、是歲、加藤光泰卒、嗣猶幼、徙邑美濃、以甲斐封淺野長政、十二月、大納言秀俊卒、無嗣、國除、以郡山予增田長盛、以藤堂高虎為今治城主、食七萬石、四年二月、蒲生氏鄉卒、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焉、以俟明使者、置淺井氏于淀、世曰淀君、六月、始撿實天下田、七月、秀吉奏請褫秀次官爵、廢為庶人、尋殺之、誅夷木村重茲熊谷大膳亮等、流秀次妻父右大臣藤原晴季於越後、尋召還、與正則以清洲、是歲頒令六條於天下、其一禁國主郡主私嫁娶、其二禁結盟樹黨、其三禁鬭爭、其四禁多畜侍姬、其五禁留連飲酒、其六禁壯年乘輿、初西洋人、託商賈至唱耶蘇之法、秀吉惡其惑民、收伴天連六人及其徒二十餘人、械送長崎、磔之、禁西洋通市、長崎民固請許之、慶長元年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沈惟敬私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而去、五月、秀吉以秀頼朝見、詔敘秀頼從三位、任右中將、六月、諸將凱旋、秀吉不見清正、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水城壞、壓死數百人、清正入省、秀吉大悅、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家康

（欄外：三年　慶長元年）

入衛、夜俱入朝、退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秀吉罵曰、我置汝為護國家也、而其軀猶不能保、何補於人、彎弓射之、八月、明韓使者至伏水、秀吉怒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效三道、是紿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也、因責讓韓使、不得謁見、九月二日、秀吉引見明使者、諸侯皆陪位、儀衛甚盛、使者乃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壯麗、振恐股栗、秀吉親慰勞之、二使以為諂讓、流汗蒲伏、不能前、行長喻行禮、三日、饗使者、秀吉著明冕服、使家康以下皆以位次著明衣冠以行禮、惟敬等謂秀吉既受封、和議已成、乃悦秀吉、令僧兼允讀封冊、至曰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虓怒變色、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乃責行長曰、汝敢欺罔我、大為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服罪、諉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為證、兼允亦救解之、事纔得止、而秀吉怒稍釋、以三成方寵、事寢不問、四日、命驅使人歸國、下令再征朝鮮、令西南諸侯還治兵、以次年二月為期、以小早川秀秋為征韓元帥、尚弱、以黒田孝高佐之、使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復為先鋒、謂行長曰、宜立奇功以償前罪、其餘諸將皆前役所遣、已諳海外事、以故秀吉不復親出、遣授方畧、置吏于那古耶、以司糧運、惟敬以無復書、屢因行長求之、不能得、既而秀吉憫明人遠來、遣柳川調信追賜銀物若干、移書朝鮮、責其罪、調信謂黄慎曰、再征之命既下、貴國速納三道、可使王子發來謝、慎大恐、朝鮮馳告變于明、楊方亨既還、詭報日本受

二年　三年

封、惟敬私多市奇貨、以為日本貢物、又偽撰秀吉謝表以進、二年正月、清正先入韓、復竹島舊壘、連降機張梁山西生浦、行長戍築釜山、為元帥府、韓王李昖奔海州、七月、高虎嘉明等攻韓將元鈞於閑山唐島、大破之、八月、行長又破之於加德、斬鈞、進陷南海順天、遂與清正合、攻陷黄石城、諸將合兵陷南原、進入全州、於是慶尚全羅盡定、菅正陰與韓將李舜臣戰、敗死、九月、黒田長政敗明將於稷山、十二月、明軍圍清正於蔚山、大敗、三年三月、秀吉遊醍醐、觀花、輿服供具之盛、前代無比、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等分守諸城、其餘罷歸、是月、秀頼進從二位、為權中納言、五月、命再造方廣寺大像、嬰疾而止、六月、外師罷歸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疾篤、召家康、託以外事、及秀頼、家康歔欷曰、殿下百歳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其神算、以建萬世之基、家康老朽、何以齎重任、曰、吾思之審矣、不用過讓、家康固辭而出、秀吉召三成長盛告之、三成造膝曰、殿下百戰取天下、何以一旦付之他人、殿下總攬英雄、為日久矣、今天下猛將謀臣如林、後事不足憂也、若以遺孤托臣等、願以死奉之、於是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家康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為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為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所執不同、或爭權生郤、則中老居間和解之、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傅秀頼、因諭曰、吾起人奴、為關白、國恩最宏大、未遑報之、且過與明搆兵、禍結不解、至今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寇、國朝自古未嘗受外

國侵辱以吾故受爲何以償其罪是吾所以托家康至家存亡未暇恤也雖然家康必不負吾汝輩善保護秀頼慎勿令與家康生事又使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尚副二人分親兵爲七隊以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眞野宗信中島氏種野々村吉安堀田正高爲隊長馬標旌旗盡傳之秀頼使母衣騎郎良列卒將津川左近掌之八月盡會大老奉行以下告之曰以六歲小兒累諸公宜盟以安我心遂刺血誓曰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易舊章勿泄機事釋憾修好相戒以忠勿樹黨勿比親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利家保嗣子於大坂而家康視事於伏見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是事顧弗易内府以下深謀以結局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又顧侍臣

曰姑秘喪言畢薨年六十三時八月十八日也使前田玄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峯初聚樂第之成秀吉偶書國歌一首於簽賜尼孝藏主使藏之曰他日有需則出之乃至病篤召尼曰出昔年所與國歌尼進之秀吉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末書花押半成而腕澁乃止蓋絕命詞也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又夢秀吉性機慧嘗過伏水有倒植長竿挂肩衣於其上者見之冷笑顧左右曰汝解之乎皆對曰不解曰此喻世事顚倒不可者在上位也邦語不可爲無袖也既而吏拘其人至曰汝雖小黠可憎亦足以警吾矣但施之他人汝必獲罪慎勿再爲賜金縱之嘗移封蒲生氏鄕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鄕來謝未及謝恩秀吉曰聞卿善書幸爲孤寫謠曲一本親取筆硯授之終不及移封事其眞率如此又每逢人來謁輒曰汝亦得吉夢乎侯伯來謁則設宴款接或與圍碁或親點茶或歌謠舞樂隨其人所好罄歡而罷故人皆悅服九月家康與諸侯盟無貳於嗣君使長政三成以遺命赴肥前密召在韓諸將十一月外征諸將整軍引還兩奉行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大老奉行論征韓功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得賞有差皆罷就國四年四月方廣寺廟成詔賜號豐國明神

論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嗇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

使皆其家臣用以事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顚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嘗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棄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喜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賴襄

又曰豐公之伐韓與秦政之築長城一也皆以禍其子孫而其功反有施於後世者矣蓋秦政糜爛其民以築長城遂致天下怨叛子孫敗亡然而後世禦胡虜制其奔軼者莫不賴長城為之隔閡爲豐公興無故之師以斬伐異域使我士暴骸骨於外其民困賦役於内以致海内懷怨憤雖天命自有所歸乎其子孫亡滅弗救者伐韓之役實為之禍也然而至今三百有餘年西洋諸戎雖或垂涎於我不敢輕肆其饞噬者豈非當日威武嚇於四海者有足懾伏其桀驁之心乎　藤森大雅

又曰霸天下者非必有攻取戰勝之勇也非必有運籌出奇不窮之智也要在於攬群雄之心而已矣苟攬群雄之心而發縱指示使其當勍敵陷堅陣天下不足平也若恃我智勇與群雄較勝敗於戰鬪之間群雄皆為吾敵天下將何時而定耶然則攬群雄之心何為而可土地金帛可以攬之乎高位重爵可以攬之乎曰不可夫徒以土地金帛高位重爵為餌吾餌有限而群雄之心無限以有限供無限如沃焦釜灌漏卮舉天下不足給之且以此為餌是所以待鄙夫纖人而非所以待群雄也士固有得千金之利而不喜而能殺身於一言之下者何則有信義爲以感之也故信義之所感不須土地金帛而喜不與高位重爵而服既喜且服離然以我為可仗而不可叛然後隨其有功而賞之以土地金帛寵之以高位重爵彼益喜而愈服此馭群雄之道也豐臣秀吉嘗説美濃大澤某降之織田氏疑其詐欲殺之苦諫不聽乃退告大澤使亡去而以身當其怨美濃豪

傑聞之皆爭屬豐臣氏而雲蒸之勢自茲始矣其與毛利氏相持京師變起秀吉不秘即告以實而毛利氏和立成矣迄于平北陸上杉氏未服秀吉從十餘騎直入越後而上杉氏約怨成矣夫毛利上杉蟠據十餘州帶甲數萬士馬精強非竭數年之力不易服而太閤定之立談之頃何其壯也其征小田原會諸將指地圖部署眞田昌幸在末座秀吉進之曰吾以汝為山道先鋒昌幸退而謂人曰殿下一言榮於百萬石矣蓋是時天下久罹騷亂人情危險雖有父安知不虎雖有兄安知不狼俔々然惟恐其叛而噬我也況乎敵國外患相欺以詭謀相擠以機穽而秀吉獨披肝胆示信義或暴白大事於勍敵或挺身入悍猜不測之地此其所以鼓舞籠罩天下之羣雄而定大亂於數年之間者也雖然秀吉信義乃霸者之微權假爲而營其私與聖賢作為迥然不侔嗟夫此秀吉之所以為秀吉也歟　安積信

秀賴小名棄丸文祿二年八月生母淺井氏慶長元年五月敘從三位任中將三年八月秀吉薨秀賴嗣爲權使德川家康視事四年正月十日前田利家奉秀賴徙大坂家康以下來謁之家康還居伏見第視事五奉行更遣兵守伏見城先是德川氏與伊達福島蜂須賀三家私為婚是月大老奉行連署詰其違遺令又詰三家皆不服而三家與黒田淺野池田藤堂細川京極有馬金森山岡諸將俱嫉石田三成陰附德川氏三中老議執遺命和解之請大老奉行尋盟于伏見利家有疾輿而臨盟既而利家卒三成與行長等圖家康而不果三成遂就澤山潜與上杉景勝通謀約俟

明歳東西舉兵以討徳川氏七月前田上杉佐竹三氏並之國家康久不覲秀頼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促之辭以疾八月乃往遂留居西城時秀頼嫡母淺野氏在于西城避於京師前田氏與家康有隙家康徴前田利長母為質十一月徙之江戸増田長盛長束正家又詣其背遺令私收質家康不省五年夏家康稱上杉景勝違遺令帥諸軍伐之三成欲起兵躡其後秋移書遠近曰家康有罪嗣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出兵陥伏見城三成等率大軍東下家康至下野聞變分兵西上家康將一軍由海道使秀忠將一軍由山道山道之軍為真田昌幸所拒七日不得進海道軍獨進至美濃兩軍大戰關原自辰至未東軍數卻既而小早川秀秋應東軍下

松尾山襲西軍後東軍乘勢齊進西軍遂大敗三成行長等就虜浮田秀家等遁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等皆降徳川氏家康入大坂大行賞罰秀頼以年幼不被問家康威權益熾七道將士皆會江戸留其孥為質而秀頼獨食攝津河内和泉六十餘萬石初片桐且元小出秀正憂諸奉行擧事而不能制也家康疑其黨三成等秀正退居岸和田尋病卒且元獨傳盡心輔導未嘗離左右八年

八年

三月家康為大將軍四月秀頼陞內大臣叙從一位七月家康以其孫女妻秀頼命且元迎之十年四月秀頼遷右大臣是月秀忠

十年

襲軍職十三年二月秀頼患痘福島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

十三年

十五年秀頼以東旨再興方廣寺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鎔金馬充費初秀吉造金馬數十一馬當鈑金千枚藏之大坂城中以備

十六年

軍須於是金馬殆盡十六年三月秀頼以家康招之京師淀君危之加藤清正淺野幸長來啓曰臣輩以死保護郎君必無慮矣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若勸之淀君乃遣秀頼二十八日溯淀河入京師二將以弓銃警兩涯護船福島正則稱疾守大坂家康使其二子義直頼宣迎之東寺二將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家康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家康南郷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頼北郷坐二將在其後秀頼贈以名刀二口駿馬一匹黄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家康答以二刀三鷹十馬北廳亦來相見饗畢清正曰母氏欲遄其歸請辭爲家康使其女婿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罷二將扶秀頼出拜豊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爲四月義直頼宣來謝六月清正

十八年

病卒淺野父子相繼病卒十八年秀頼以東旨加片桐且元大野治長禄各五千石且元服事關東甚謹治長者淀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淀君季父也皆見親信寖立異與且元相軋十九年二

十九年

月大坂天主閣黒氣起如狼烟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否之謙文長占以易林貞曰秦為虎狼與晉爭強并吞其國悔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絶後秀頼母子皆懼用幣于鉅祠名刹四月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卜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行會家康覽鐘銘及序稿大怒以為詛關東遽停慶會秀頼遣且元與大野治長赴駿府陳謝淀君又遣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既而且元與二女得家康微旨而還其旨大異淀君大疑且元二女證且元與關東善之狀且告

且元秘策、淀君憤恚曰、吾雖太閤妾、於右府為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耳、乃欲誅且元、擧兵治長長益力贊之、欲待其入城誅之、且元還城門管鑰、就其邑茨木、秀頼會諸將議事、治長建議、擧兵移檄四方、更鎖法馬及諸金器、作幣、廣募逐臣游士、又遣兵界浦、逐守吏、得穀二十萬石、金帛薪炭等亦稱之、又多購火藥丸杖、輸之城中、於是關原戰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浪士、爭先來聚、眞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内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友政、塙直次、仙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宣勝等數百人至、旬日得五萬、城故秀吉所築、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比、遂大修守備、因築羅城、北倚淀河、西限横濠、南鑿空濠、設柵三重、

從玉造達横濠、東浚外湟、引貓間川及平野大和木津諸川、堰其下流、瀦為大澤、皆高壘設樓櫓、嚴置守衞、築于織多崎、使薄田兼相守之、又連砦于船波、天滿博勞淵、禾座港、土佐港中、島野田福島鷺島傳法四貫島、互為應援、海門皆置哨船、眞田幸村別就築偃月城、獨以其兵守焉、數獻策議、不協、淀君作娘子軍、躬自擐甲跨馬、巡視諸衞、家康秀忠率諸侯來攻、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谷衞好于江戸、不許從軍、正則遂戒其老福島丹波等、應大坂、不聽、東軍患二島、難濟、壅其上流、城兵出爭之、不克、十一月、鷸野今福及織多崎不守、諸將引兵入城、於是議曰、諸柵失守、敵兵稍迫、宜撤天滿船場等戍、併力本城也、遣後藤基次燔塞收兵、自是城中守備畧定、東軍屢攻之、遂不能克、家康欲

議和、弭兵、令本多正純貽書城中、又使貫人光次來請和、秀頼會諸將議之、或曰、外無應者、而内有貳心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城、城内糧仗雖多、不足恃也、不若速講和、以為後圖、秀頼不聽、織田長益、大野治長、入説淀君曰、敵已迫矣、危在旦夕、而彼倡和、是天祚我也、家康已耄、彼而死、東方當一擧而定矣、今收兵為後圖、洵為上策、淀君以為然、令秀頼決之、遂使人依本多正純以成和、家康約曰、撤外壘、塡周池、否則可徙於郡山、秀頼聽撤壘塡池、為客兵請食邑、家康不肯、遂易之以避城徙封之議、秀頼欲易攝河泉以阿讃豫、家康曰、易以房及二總、淀君不欲東、議乃止、淀君登天主閣、以眺東軍、營壘四起、旌旗亂空、淀君大驚、會備前嶋軍發大熕、中閣第二層、楹椽摧折、侍婢虀粉、淀君震怖而下、急名長益

治長議和、秀頼不聽、曰吾固以此城為死所也、何和之為、先是家康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京極高次母尼常光、常光淀君之妹也、是日、常光入城、諭秀頼、秀頼不得已而和焉、明日、長益治長出子為質、秀頼使木村重成出莅誓、家康使板倉重昌入莅誓、適島津氏以三千餘艘至兵庫、和成之後四日也、先是天下諸侯悉會于東軍、島津氏獨不至、豐筑諸將、受家康密命、不發、於是至、東軍多疑其意者、聞和成而去、東軍役夫已隳羅城、埋空濠、遂及内湟、治長大愕、馳見東將、讓違約、東將不服、益發役夫、日夜督責、塹壘悉夷、所存唯牙城一湟而已、城中皆咎治長失策、元和元年正月、大坂荒殘之餘、將士莫所仰給、而淀君游嬉恬安、物議囂然、三月、遣青木一重及大藏正榮、請賑於關東、關東不報、客兵交勸秀頼母子

再舉、曰、去歲舉天下攻我、而不能、是世所共知也、今而再舉、必有
歸者、乃召募遠近、得十二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數日不決、
眞田幸村進策、治長兄弟不聽、七隊長曰、城濠旣廢、誠不可比前
役、此地三面迫水、而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
帥、直衝突麾下、其勝敗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舊趾、
穿塹二尺、四月、東軍先鋒已至京師、家康秀忠兼程西上、飛檄諸
侯、復急赴大坂、復使常光氏來言曰、弭兵徙大和、七年則吾修大
坂、如故、還予之、疑其詐、不答、於是分軍爲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
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
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眞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
之、議已決、出戰、而治長矜持太甚、以淀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

長益父子出奔京師、治長益專、遣大野道見、縱火界浦、奪東軍據
資、遣大野治房、攻郡山、走其守將筒井定次、逢于淺野氏、戰、先鋒
塙直次死之、既而東軍來自大和河内、水野勝成、藤堂高虎、井伊
直孝、伊達政宗爲先鋒、五月五日、基次等欲扼國府嶺、進至片山、
治長兼、後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各處鏖戰、基
次傷、兼相沒、治長大敗、幸村與尚更殿而退、重成死、若江盛親敗
于矢尾、諸將縱火、聚落而入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
色、諸將議曰、今日期會皆失、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
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諾之、幸村、幸村因定夾擊敵中堅之策、
勸秀賴出觀軍、且日幸村與渡部尚、大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
勝永、竹田永應陣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

李太后也、淀君、馮皇后也、片桐且元、猶桑維翰也、大野治長、猶
景延廣也、出帝不似其父、秀賴亦不似其父、馮后用事、出帝從
之、李太后數訓戒之、淀君用事、秀賴從之、而北廳使親族諸將
輔翼秀賴、未嘗與關東開釁、而李氏與北廳、俱嫡母爲賢、即一
也、桑維翰以高祖遺臣、勸出帝、服事契丹主、出帝不從、維翰嘆
曰、晉不血食矣、片桐且元、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淀
君沮之、且元大息曰、自速亡滅耳、是其最同者也、景延廣策立
出帝而用事、屢阻維翰之言、因謂契丹使曰、翁怒則來戰、孫有
十萬橫磨劍相待、戰後就擒、契丹主數責問、延廣伏不能
對、大野治長、以淀君乳母子、見親信、竄與且元相軋、因謂曰、天
下比年苦土木、擧皆思亂、至西諸侯、擧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

援者、而及擧事、有土將士、無一人至者、意大沮、其兩人驕傲、亦
相似也、德光之於晉、有翁孫之約、家康之於秀賴、亦有翁孫之
義、城陷之日、德光以手書與出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
處、家康使人入城議和、曰、徙封大和、弭兵、及城陷、又使人謂曰、
宥秀賴、置高野、而德光能庇藐孤、家康不宥孺子、出帝與太后、
出郊奉迎德光、德光辭不見、秀賴與淀君、將出城見家康、使人
請曰、給二竹輿、不與、是乃異也、出帝與太后聞契丹兵至、欲自
焚、嬖臣薛超勸止之、秀賴奉淀君、將自殺、速水守久勸止之、是
乃同也、出帝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秀賴避火、在
倉中、家康遣四將、發銃示絕、倉中火起、是乃異也、周顯德中、有
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出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白石紳

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瓢馬表在其後、東軍溢山野來攻、家康統左、秀忠統右、左右並進、於是秀頼出在櫻門、擐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旗左右成列、如秀吉東征之容、將士踴躍、大有鬭志、俄而治長止秀頼不出、幸村及大谷吉之、御宿政友等皆戰死、勝永與永應逼家康麾下、和議復起、城兵相疑大潰、秀頼在櫻門據胡床、潰兵大至、秀頼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秀頼返坐于千帖館、東軍鼓譟逼京口門、先破敵放火樓櫓、城中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擎馬標牙旗至千帖館割腹死、其子兵蔵又死、真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外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刄妻子、健闘而死、秀頼奉淀君、將自殺于天主閣、守久又止之、乃自觀月樓上于東櫓、煙燄隨至、又移園莊倉中、秀頼悽然謂曰、吾為太閤嗣、而至於此、天也、乃自刄而薨、年二十三、勝永到之、淀君抱秀頼首悲號、使氏家道喜殺己、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津川左近竹田永翁及堀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髙槁主肥寺尾片岡垣原小室淺井中高等、二十餘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邊尚並有母、與北畠氏湯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真田大助坐倉外俟秀頼死、乃自殺、秀頼身長六尺二寸、頗有膂力、生一男一女、庶出、東軍未知其所在、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人槁畔、捕而殺之、田中持之號慟、竟殉之、豐臣氏絕焉、

論曰、豐臣氏之亾甚有與五代石晉似者、秀頼猶出帝也、北廳書載平田平蔵之語、秀頼遁流寓肥後、為加藤忠廣所養、有一男女、是乃同也、契丹之與石晉、固有父子之約、而石晉驕夷狄視之、以背其義、而不必出出帝之意、故德光特優待之、德川與豐臣、一旦受其約束、躬以託孤之任、兼為外祖、而秀頼開釁、亦未必出其意、家康何不優待之、而家康最重仁義、不似德光之殺伐以張、而德光仍恩意頗到、家康恩言數到、遂不見其實、嚮使股肱四將監護倉外者、焉知非豐臣勳舊防圖脫秀頼者邪、不然、及聞發銃之言、何首肯也、是亦見其本謀也、余平生好讀五代之史、偶思元和之役敗亡之蹟、頗有似者、因併錄之、而責國就榮、如馮道者、豐臣氏無其人、是稍強人意耳、

豐臣秀次、幼字孫七郎、實三好氏之子、秀吉妹所生、以故養為子、

（天正十二年）天正十二年、池田信輝等襲三河、使秀次率兵助之、（十三年）十三年、秀吉南伐、秀次備千石濠、三寨寨兵以弓銃要之、秀次縱騎橫擊、遂與秀吉合兵圍寨、發火箭中賊硝櫃、賊焚死、諸寨皆解走、及南紀平、以功領近江、五月、秀次與秀長以舟師六萬伐長曾我部元親自阿波入、攻降和氣城、與秀長合兵攻木津降之、七月、進與諸將俱萃于羽津、元親降、四國悉平、是年、秀吉任關白、秀次任中納言（十六年）十六年四月、後陽成天皇幸聚樂第、秀次與諸侯伯陪座、皆應制獻歌焉、（十八年）十八年、小田原之役、秀次以兵五萬攻山中、以中村一氏為先鋒、逼城、一氏攻破其郭、進薄內城、秀次乃麾軍齊登、走城將北條氏勝、於是敵失險、小田原之道通、關東平、既而陸奧葛西大崎土寇起、圍木村秀俊、飛報至京師、秀次赴討、秀吉使石田三成

促德川家康會師、聞蒲生氏鄕定亂、則還、十九年、南部氏族九戶政實叛、秀吉命秀次、復與家康俱往伐、以伊達政宗、與氏鄕為先鋒、令淺野長政・堀尾吉晴監軍、氏鄕等進擊、八月、秀次進入陸奧、陣三迫、氏鄕政宗攻下五城、景勝會軍、擊平莊內、諸將遂圍福岡、誘降政實以下魁首三十人、致之三迫、秀次斬以徇、焚殺其餘黨、徙政宗于葛西大崎、以其地加賜氏鄕、遂巡視國內、按撫士民、課東邊諸侯築城大崎、以置政宗、而還、秀次為秀吉嗣、進內大臣、十二月、為關白、居聚樂、志益驕溢、日事遊獵、荒淫無度、喜怒不節、上皇崩、而數日出獵、手及侍臣、夜暑微行、斫人于街路、嘗出望見孕婦、曰、古有剖胎者、其樂可想矣、命左右曰、速挐來、一人馳及之、附婦耳曰、汝亟去、乃擲路傍、賜麥還言曰、是懷麥囊者、非有身矣、取一

擲以証之、婦纔得脫、又自城上以銃彈人、以為笑樂、技精命中、多死傷者、世呼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邦音相近也、田中吉政為其傅、數諫之、乃託事遠吉政、秀吉之再赴肥前也、外議以為秀次當代行、而殊無行意、黑田孝高切諫曰、太閤自少從事戰鬪、冒死涉險、千辛萬苦、以平定天下、至老不敢安處、尚暴露于外、殿下以外甥為嗣、位人臣之上、官極重任、公卿牧伯、拜趨門下、皆不太閤之賜乎、而殿下不圖報效、肆然耽樂、不顧太閤疲勞、是非臣子之道也、須速改過、慎行、請如那古耶代太閤以治軍事、如此則太閤必悅、富貴可保也、蒲生氏鄕亦勸其濟海、請為其先鋒、秀次皆弗納、有流言、關白謀叛、秀吉弗問、及秀賴生、秀次自疑被廢、益不軌、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不悅於秀次、希秀吉旨、數惡之、秀次自知、取怨多也、每出遊、輒具鎧仗、又厚贈諸侯伯、而與之誓、三成・長盛因證其有叛形、七月三日、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就詰問之、秀次恐謝罪、獻載書七紙、以明無異志、秀吉稍霽意、恢怒秀次、罷臣木村重茲、嘗為三成所搆、而繼四日、夜乘婦人車、入聚樂、盡漏而出、其曉、秀次招德川秀忠、使朝餐、欲因劫為質、秀忠走如伏水、三成既偵知重茲入聚樂、以告、會毛利氏亦獻秀次所贈誓書、列侯各上要盟之狀、秀吉大怒、使使召秀次、秀次與親臣議之、紛紜不決、吉田修理曰、君能行大事、則假臣兵一萬、乘夜襲伏水、可以逞、不聽、八日、遂如伏水、秀吉不見、為使如高野、而竢命、付諸僧、與山時從者猶數百人、三成斥之、不得過三十人、秀吉奏秀次大逆之罪、詔削秀次官爵、廢為庶人、三成潛諷興山促其自裁、興山懇

會法徒、欲為乞一死、不果、三成日夜勸秀吉正典刑、秀吉遂遣福島正則、就賜死、然冀興山乞其命也、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山僧無情至此乎、三成請梟之京師、秀次好內、菊亭右府晴季女、美而寡居、秀次併取其母子、嬖之、秀吉最惡之、又博求名姝、自公卿侯伯、至士庶之女、凡以殊色聞者、皆迫而取之、後房至數百人、如夫人者二十餘人、淫樂極醜、於是併秀次妻子妾婢三十餘人、皆處斬、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塚、毀聚樂、徙諸邸第于伏見、分秀次地、予福島正則以清洲、誅喪木村重茲以下、獨吉政免罪、三成既誅重茲、欲遂與大獄、以陷害列侯異己者、乃誣淺野・伊達・最上氏黨秀次、作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豐臣而霸、秀吉笑曰、是恐家所為耳、秀次逆黨、亦是類也、遂皆釋之、秀次嘗遊六角義鄉之

第謂義卿曰、人皆患多遺忘、孰能記事未嘗忘義卿曰、君之遺忘太甚矣、天下未見其比也、以君職位忘天下之蒼生譬猶以父母忘子也、遺忘孰大焉、秀次赧然、而無改心、終及禍焉、

論曰、秀次以斗筲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為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孥何其慘也、塵之一坎、號畜生冢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為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亦甚矣、安積覺

論曰、以秀次之凶虐、洮頮於義卿之一言、何也、羞惡之心在內也、既有羞惡之心、而獨無惻隱恭敬是非之心乎、而秀次終身不能為善、非是下愚之不移、繇其臣謂吾君不能而不責難也、若有汲々責之者、縱不能諫去泰去甚、何必至為天下之大戮矣、以此言之、諸臣之罪、重於秀次、天咎曷免、宜其與秀次俱就死者之衆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謂此也、藤井臧

日本史記下篇卷十終

廣忠　天文二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九年

日本史記下編卷十一

参河　近藤餅城　編次
仙臺　岡　千仭　撿閲
信濃　木澤成粛
筑後　笠間益三　考訂
東京　新井　新

武将列傳六之三

徳川家康

徳川家康、幼名竹千代、参河守廣忠子、参河岡嵜人也、廣忠年甫十歳、遇家難、以曾祖父長親命、承父清康後、安倍定吉傳之、當此時、累年與織田信秀搆兵、信秀聞清康暴卒、廣忠幼立、擧兵來侵、我軍僅八百、季父康孝率之奮戰、大破信秀、時天文二年也、廣忠叔祖父信定自立、送欵於織田氏、定吉懼、奉廣忠奔伊勢、密與大久保忠俊、酒井正親、正親從子忠次、石川清兼、石川數正、通謀納廣忠、五年三月、定吉奉廣忠從遠江懸塚、得今川氏援、入参河牟呂、國人多來歸之、六年春、信定來攻、忠俊射書城上、期以四月迎之、信定懼、引兵據上野、忠俊遂與林政縁、成瀬正乗、本多忠豊、植村榮安等謀、密告岡嵜留守松平信孝、信孝稱疾赴有馬、五月、忠俊等迎廣忠入岡嵜、五月、將士來謁、長親令信定使事之、信定不得已來謁、信孝亦歸、七年、信定卒、衆心始安、定吉深病其為逆家、自絶其嗣、婢有身、嫁井上氏、生子清秀、清秀子正就、後為徳川氏執政、實安倍氏也、九年六月、織田氏兵來攻安祥、廣忠遣兵援之、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三月

十年、廣忠娶刈谷城主水野忠政女、十一年八月、織田氏復來侵、乞援於今川氏、今川氏遣僧大原將三萬赴救、與信秀戰于小豆坂、克之、十二月、竹千代生、織田氏又來侵、内藤清長擊卻之、十二年、水野忠政卒、子信元附織田氏、廣忠憚今川氏、絶婚、再娶戸田憲光女、十三年八月、長親卒、信秀聞喪、來攻、抜安祥、松平忠倫以佐嵜叛、為信秀守上輪田、以迫岡嵜、十四年、廣忠攻安祥、大敗、本多忠豊死之、松平清定據上野叛、酒井忠尚畔歸之、廣忠攻之、不利、十五年三月、近臣岩松八彌喪心、傷廣忠而逃、植村榮安斬之、九月、廣忠攻上野、降之、寘清定于櫻井、令忠尚守上野、十六年正月、信孝叛、依松平忠倫、歸織田氏、酒井忠尚復叛應之、九月、廣忠遣兵伐信孝、不利、鳥居忠宗死之、十月、忠倫將導尾張兵取岡嵜、廣忠遣刺客殺之、信秀率兵至輪田、增築六砦、逼岡嵜、令子信廣守輪田、而去、廣忠乞援於今川氏、十二月、義元徴質子、廣忠遣子竹千代、年甫六歳、與諸將士、質五十餘人、東赴駿河、以道路梗塞、取途于田原、外舅戸田憲光治所也、憲光陰通欵尾張、欲取竹千代質于尾、乃具舩艦、佯言頃日多雨、陸路水潦不易行、今幸天霽風息、不如從海路之便、既發、轉柁達熱田、信秀拘竹千代於大宮司家、廣忠聞之大驚、已而信秀使至、勸降、廣忠答曰、欲殺即殺、吾豈以一子、故失信隣國哉、信秀怒、錮竹千代、十七年三月、信秀率兵次安祥、今川義元將兵來援、戰于小豆坂、走之、四月、松平信孝來攻岡嵜、敗死、是月、信秀復來侵、擊屢敗之、長阪信政毎臨戰、莫不槍濺血、廣忠父清康嘗呼曰血槍、十八年三月、廣忠卒、年二十

四、廣忠性猜忌、将士不親、及卒、或曰、與尾張和、迎嗣君、或曰、駿河强大、宜修舊好、徐計迎嗣君、議未決、今川義元聞我喪、急遣其将朝比奈泰能、來守岡嵜、将士乃附駿河、竹千代在熱田、聞訃哀慕如成人、我将士攻安祥、不利、本多忠髙死之、十一月、義元益發兵、使僧大原、助攻安祥、信長發兵救安祥、先是信秀卒、信長嗣、於是大原設伏破之、信廣出救、我兵與援軍、三面夾撃、破之、追北、取其郛、信長聞敗、自馳援、望安祥烟起、頓兵鳴海、大原欲活信廣、以易竹千代、使人請之、信長不許、林正成、平手政秀皆諫、乃許之、於是、尾張駿河會盟于笠寺、信廣西歸、而竹千代得歸岡嵜、居旬餘、往質于駿河、酒井重忠、天野康景、平岩親吉、阿部正次、髙力清長、植村榮政等二十餘人、養卒百餘人從之、義元給以穀千石、置之于

宮嵜、遣其兵守参河諸城、留松平重吉、鳥居忠吉、監租賦、輸之於駿河、諭将士曰、竹千代猶幼、我當權領國務、俟其長返于戸田憲光乗我虚奪吉田、二十年端午、竹千代甫十歳、出游安倍河原、觀兒童投石戲、一衆一寡、與僕豫圖勝負、皆曰衆哉、竹千代曰、衆者自恃其衆、寡者自知其寡、寡者勝矣、果如其言、義元聞之曰、所謂将門出将者也、弘治元年、義元出兵尾張、攻蟹江、松平眞乗、大久保忠俊、忠貞、忠世、阿部忠政等、七人力戰、二年正月、竹千代加元服、義元為賓、與其偏諱、命名元信、稱次郎三郎、妻以關口義廣女、元信自幼從僧大原、讀書史、受兵法、義元城福釜、使酒井忠次守之、阿部忠政、大久保忠勝、忠佐佐之、尾張将柴田勝家來攻、忠佐等善戰敗之、冬、元信請義元以一歸國、掃墳墓、義元許之、乃歸岡

嵜、三年、春復如駿河、元信更名元康、稱藏人、永祿元年、義元謂元康曰、西参河諸城、多畔歸信長、子盍撃而復之、元康曰、固所願也、二月、歸岡嵜、會将士議戰、攻寺部、走鈴木重教、攻廣瀬、斬津田兵庫、使松平家次守科野、松平信一代守、又敗敵兵、四月、元康復如駿河、是冬、本多廣孝、石川清兼、天野景隆、往請義元曰、寡君既長、願如約、義元依違未果、二年三月、子信康生于駿河、母關口氏、義元時有西上之志、先出兵徇尾張、元康從焉、駿河将鵜殿長持守大髙、而告糧竭、義元以其斗出敵境、艱其人、乃使元康納糧焉、元康以千騎護糧而往、宿臣更事者、擧危之、元康曰、唯見我處分、會信長親巡砦、在于鳴海、元康使鳥居信吉、杉浦勝吉等候視之、信吉曰、敵欲邀戰、勝吉曰、彼不下山、是不欲戰也、元康然之、曰、我當

出奇以制之、乃令酒井正親等率一軍、深夜直馳、背大髙以伐鷲津、縱火鼓譟、丸根及他砦、望火馳援、元康以麾下八百為三隊、納粮大髙、收兵而還、近砦守者、以壁已空、皆傍觀不能支之、是歳、元康復赴駿河、三年五月、義元将攻信長、至池鯉鮒、使元康攻丸根城、城将佐久間盛重邀戰、我兵奮撃、獲盛重、縱火抜砦、為義元守大髙、義元會敗死于桶峽、駿河兵在大髙者、亦遁、我将士亦請收兵而歸、元康曰、軍中多訛言、未可輕去、水野信元使人告義元死、元康曰、水野氏雖我舅、今為敵、未可輕信、遣人偵之、報曰、信矣、衆爭勸還、元康曰、暮夜昏黒、恐失道、竢月出、整兵東還、本多百助數與士屢戰、達于今村、元康入大樹寺、留三日、及駿河戍兵棄岡嵜去、入于城、元康在外十四年、而復歸焉、時年十九、士民讙呼、親戚

舊臣皆集、賀先時所部多服從、元康因欲掃平國內、將兵攻擧母梅坪廣瀨、六月、水野信元發兵攻岡嵜、元康邀戰、交綏、元康出兵攻寺部擧母、轉至山中、攻醫王山寨、拔之、十一月、元康出兵于東参河、略其故地、四年二月、信元又來掠、元康戰石瀨、破之、松平好景攻板倉重定、走之、取中島、先是今川氏真慚猜防我、使吉良義昭守東條、牧野成定守西尾、清成守牛窪、三月、元康伐義昭、不克、令好景備之、東参河豪族菅沼・奧平・設樂・西鄕諸氏皆背氏真、以其邑來降、四月、義昭襲中島、好景中矢而死、元康築津平小牧、以備東條、五月、氏真攻東参河諸族、善拒、七月、元康自攻牛窪、使別將攻鳥屋城、依山險、攻不下、元康至、分兵為二隊、麾下轉出山南、會敵城失火、城遂陷、又攻拔西尾東條、賞諸將、以其邑、水野信元、

欲我與信長成、往說信長、信長大喜曰、是得我心、乃使瀧川一益來就石川數正、求和、信元又勸之、元康終和、信長大喜、定國界、解兵戍、請元康來盟、酒井忠尚在上野、聞之、恐其質死于駿河、乃來說曰、信長意難測、可和、不可往也、今君室家皆在駿河、彼何信我乎、元康曰、業已定約、不當背也、忠尚不懌而去、元康從百餘騎赴尾張、信長使林通勝等迎之熱田、元康憩于正海寺、遂至清洲盟、曰、兩家戮力征討、織田有天下、德川為之屬國、德川有天下、織田屬之、畢、饗而還、信長郊送、使通勝等來謝、氏真聞之怒、酒井正親使人言、強鄰不可不結之意、氏真不能詰、五年三月、元康遣久松俊勝・松井忠次等攻西郡、虜城將鵜殿長持二子氏長・氏次、命俊勝守西郡、石川數正聞氏真甚惜鵜殿氏二子、因關口親永、議易質、送二子於駿河、關口氏及子信康歸、已而氏真悔之、怒殺親永、盡串殺我將士質、元康聞之哀痛、九月、駿河將朝比奈泰長來襲五本松、殺其城主西鄕正勝・正勝子元正、在月谷、聞警赴救、見父已死、冒陳死、其弟清員為泰長所捕、行歷懸厓、斷袂自投、遂脫歸、因菅沼定盈告狀、元康命承父兄後、辭曰、臣兄有遺孤、臣請佐焉、元康義而許之、元康自將攻板倉重定于佐脇、佐脇與牛窪揄木、合兵拒于阪井、我前軍敗走、渡部守綱・夏目正吉殿、敵不能逼、元康聞敗馳救、擊斬重定、拔佐脇、六年三月、自將與駿河將小原鎮實戰于小阪井、破之、五月、獵深溝、徙城主伊忠守長澤、十月、使菅沼定顯城于佐嵜、糧儲未備、見邑中上宮寺頗饒資糧、定顯徵之、寺僧不聽、乃奪之、寺為一向宗、大為愚民所崇信、寺僧怒、檄同宗

鍼嵜勝蔓寺・野寺本證寺・主呂善秀寺、合衆得千餘人、攻菅沼氏刼剽而去、定顯訴之、乃命酒井正親捕其主謀、斬以徇、僧徒益怒、大招聚門徒、各據寺為塹壘、人授一符曰、為法除敵、前死即登天堂、其徒相傳訛朧煽動、將士係其宗者、多往黨之、矢田作十郎・馬場小平太・蜂谷貞次・渡部守綱・本多正信・其弟正重等數百人、分據四寺、吉良義昭據東條、其弟義虎據荒川、酒井忠尚據上野、松平家次據櫻井、夏目正吉據野羽、一時並叛、各擧烽燧、首尾相應、事起倉猝、四境騷擾、元康大驚、分兵守諸城、大久保忠俊與從子忠世・忠佐以下守輪田、酒井正親守西尾、松平伊忠守深溝、本多廣孝・松井忠次守土井、松平清善守竹谷、松平家忠守形原、出兵日戰、互有勝敗、不決、元康自出擊之、則彼皆卻走、而見我將士衆

勢而進、則返戰不屈、元康數瀕危、一日還、解甲、銃丸墜者二、七年二月、大久保忠俊等議、說元康以許彼徒、反正贖罪、水野信元、援至、亦以為請、元康勉以從之、召蜂谷貞次、渡邊守綱以下于輪田、徵盟、賜書、土呂佐嵜野寺相率降、松平家次酒井忠尚亦降、逐正信等五人及諸惡僧、以其餘為先鋒、攻東條荒川義昭、義虎請降、不許、皆西走、當是時、信長伐美濃、以與齊藤氏連兵、不能來援、而今川氏真淫酒癈政、亦不能乘我弊云、元康出兵東參河、四月、小笠原康元以幡豆降、築砦于一宮、逼牛窪、牧野定成降、康元伐吉田田原、五月、氏真出次掛川、為吉田田原聲援、分兵圍一宮、元康將二千人赴援、次本能原、今川氏不戰而罷、戶田重定以楡木降、六月、酒井忠次攻吉田、本多忠勝先登、蜂谷貞次戰死、小原鎮實致城去、賜之忠次、本多廣孝攻田原、取其郛、朝比奈元智亦致城去、賜之廣孝、六月、酒井忠尚復叛、以上野附今川氏、廣孝忠次討之、忠尚奔駿河、尋死、是歲、攻御油寺部、皆取之、長篠築手段嶺三邑皆降、於是參河悉平、武田信玄使人來通好、元康喜答之、八年春、始置三奉行、以本多重次高力清長天野康景充之、政治大行、元康取遠祖義家偏名、改家康、九年十二月、詔敘從五位下、任參河守、鳥居忠吉所奏請也、十年五月、家康為子信康娶信長女、信長使佐久間信盛來送女、信玄使其將山縣昌景來言曰、請戮力滅氏真、我取大井河以東、公取大井河以西、家康許之、十一年正月、任左京大夫、三月、家康出兵遠江、攻久能、使高力清長說城將宗能降之、松下之綱以西家降、近邑望風歸降、松平信一榊原康

政降堀川、家康遂取宇津山、八月、遣松平信一援信長軍、畧近江、十一月、家康入遠江、下井伊谷刑部菅沼定盈有力、賞以其舊邑、在遠江者會引馬守將飯尾某與其部下相鬪而死、家康聞之入引馬、招降馬伏高天神二城、氏真已為信玄所逐、投朝比奈泰能於掛川城、甲斐將秋山晴近濟大井河入遠江、與平菅沼迎戰于見附、我兵不利、家康使人誚其違約、晴近引去、家康攻掛川、城險食足、不可輙拔、乃連砦備之、退陣見附、是歲奏請復德川氏、自是德川為宗、松平為族、十二年正月、復攻掛川、遣使武田氏、申舊盟、信玄答曰、不敢渝、家康徙陣于天王山、以銃手逼掛川、氏真誘久能氏不聽、告之家康、命佯受約、設三覆城外、及期敵精騎潛出夾擊、破之、獲其五將、尾而抵城、城兵堅拒、不得入、一月、置戍退陣見附、定濵名都築、三月、復攻掛川、泰能等出戰于西宿、大破之、獲將校三十六人、以竹槍環攻城、兵發舟師出我軍後、鳥居元忠榊原康政等邀擊走之、家康退次引間、會氣賀盜起、將斷我歸路、家康不之知、與十餘騎馳過、盜亦不知、後遣兵誅其首謀、盡赦餘黨、遠江民歸心、氏真度掛川終不可守、欲走依北條氏康、氏康其舅也、乃掛川守將朝比奈泰勝、以氏真命來言其意、家康許之、且曰、信玄有併駿遠之志、今以遠江見與、當與北條氏合兵伐駿河以圖復歸、因送誓書、五月、使松平家忠護送氏真、家康取遠江、以掛川賜石川家成、自從五百人、巡視郡縣、甲斐將山縣昌景將兵三千、自駿府至金谷、遇家康、覘我兵寡、及騎襲之、家康走就險隘、奮擊卻之、家康大怒、遣兵攻駿府、昌景棄壘走、家康與北條氏和、謀復

氏眞、氏眞舊臣岡部正綱等、相聚守之、既而信玄復取駿河、元龜元年正月、改築引間、改名濵松自居之、使信康居岡崎、二月、信長將伐越前、使人來乞援兵、家康率兵往、與信長倶入京師、四月、諷將軍足利義昭、自若狹赴越前、攻拔手筒、遂下金崎、會淺井長政應朝倉義景、欲夾擊信長、信長危懼、問家康曰、為之如何、家康曰、長政雖勇、見事晚矣、歸路必無患、公直馳入京師、若留一猛將乎某助之為後拒、敵不能尾也、信長乃留羽柴秀吉、而夜走京師、家康與秀吉殿而退、行擊土冦而過、尋歸岡崎、六月、信長擊淺井長政、朝倉氏出兵援長政、信長復乞援、家康將兵五千、會信長于龍鼻、信長議戰、家康曰、僕年少、不喜混戰、願當一面、信長曰、公當長政、願公、兵寡、我且益之、乃使稻葉通朝從、因取一搶贈曰、相傳是

為鎮西八郎箭鏃、公源氏冑胤、詰朝其以此指麾、家康喜而受之、於是分兵為四、酒井忠次等為前鋒、石川數正等為次隊、家康自為中軍、稻葉通朝為後拒、且曰、長政自東、景健自西、來至姉川、信長又使人來謂曰、吾深憎長政、必欲甘心焉、願公當景健、家康諾、忠次諫曰、我所嚮已定、乃易之、則部伍必亂、家康曰、舍寡弱赴強衆吾所願已、乃引兵而西、與景健夾姉川而陣、景健縱兵百餘先濟、本多忠勝擊卻之、景健以全軍進、我前鋒卻、次隊承之、戰于河中、次隊卻、敵進直逼麾下、麾下將士、拒戰不決、家康怒奮槍指麾顧榊原康政本多廣孝曰、盍衝擊、二人涉澤而馳、與麾下犄角、衆皆殊死戰、呼聲動地、遂大破之、顧見信長軍敗、沿川而東、與後拒及信長師、三萃于長政軍、又大破之、追北至大寄而還、信長大賞

其功、目家康以武門棟梁、本多正信等、亡在越前、至是來歸、八月、大風傷稼、參遠最甚、命三奉行賑恤之、是歲、今川氏眞自相摸至、家康給以邑、氏眞勸與上杉謙信通好、謙信答之、約夾攻信玄、於是信玄與我絕、二年正月、家康進從五位上、遷侍從、六月、信玄圍高天神城、城將小笠原長忠告急、家康乞援于織田氏、既而參河諸城、為信玄所陷、我民多畔、欲襲岡崎、家康遣青山忠門擊平之、自陣于吉田、遣兵擊信玄將山縣昌景、走之、信長聞我與信玄搆兵、心甚危之、使人來言曰、濵松當敵衝、宜避徙岡崎、家康謝曰、某徐計之、使者出、家康笑謂近臣曰、吾而去此、當蹋折刀劍、不復用焉、信玄何足畏哉、十二月、信玄兵侵吉田、揄木、家康自將拒之、不敢戰而罷、三年正月、出兵徇駿河、十月、信玄大舉來侵、拔鞲、飯田、

二城、陣于袋井、見附、家康遣内藤信成、大久保忠世、將兵四千、至西島、與信玄遇、家康自出陣馬籠、使本多忠勝率精騎往援之、忠勝至、馳入兩軍之間、兩軍乃開、終收兵而退、已而信玄攻二股、家康自將赴援、渡天龍河、不戰歸、於是乞援於織田氏、十一月、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等來援、十二月、信玄進陣于三形原、縱火濵松城外、家康欲出擊、信盛強止之、家康謂諸將曰、嚮信玄入小田原、氏康不敢出、至今為嗤、今敵踏藉我城下、而不發一矢、非大夫也、果然則吾當削髮被緇耳、諸將固諫而止、未幾信玄退、入井伊谷、山縣昌景等殿、我兵出而觀之、或投石、甲斐兵反投、城兵大譟而出者數百、家康與信盛等、遂出軍于三形原、信玄返戰、家康分兵八千、為九隊、遣鳥居忠廣往覘敵狀、更使渡部守綱往、皆

天正元年正月

報曰、勿與戰、家康叱曰、人踏我枕席、臥而不較、非丈夫也、命大久保忠佐、柴田康忠往挑戰、守綱止之、不肯而馳、與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共擊郤小山田昌行、家康與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擊山縣昌景、郤之、遂亂次而進、勝賴與馬場信房逼我麾下、我軍退、數正反擊、復郤之、昌行更進、忠次等邀之、勝賴信房為奇兵衝突、武田信豊繼之、信玄皷衆整陣徐進、兵勢甚銳、我軍遂大敗、死傷無算、家康以麾下反擊、兵疲不支、將士力戰多死、美濃師不戰潰、平手汎秀死之、甲斐兵乃萃於我麾下、安藤基能死之、家康且戰且退、本多三彌反擊被傷、本多忠真亦死、內藤信成代之、疾戰、其屬皆死、鳥居忠廣、成瀬正成皆鬭死、甲軍益蹙、家康自度不脫、欲返決死、夏目正吉馳至、執轡諫之、挽回家康馬首、驅以矛鐓、遂健鬭而死、家康得間乃走、使忠世樹旗于犀崖、以収敗軍、敵以為麾下爭赴之、家康因得達城、至城門下馬、扙槍慨然謂從者曰、吾恨為尾張人所沮、戰失其時、遂取此挫衂、兵、都築秀綱妻豫煮粥以犒士卒、時已昏、鳥居元忠請閉門、家康曰、門已閉、後者安歸、且非計也、命開諸門、設燎敵方、追北逼城、見門開、恐其有伏兵、不敢入、鳥居元忠、渡部守綱等整三百人出門、信玄乃退、家康召諸將議守禦、使忠世等夜逼射甲斐營、會石川家成悉其甲自掛川入援、我軍頗振、家康自城樓望甲斐軍、顧富永某曰、甲軍歸乎、對曰、必去、兵軍後無輜重、竈不見烟、非持久之師也、明日、信玄去陣、刑部、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攻野田、菅沼定盈等堅守、家康自將救之、甲斐軍不可犯、退次吉田、馳使乞援於信長、信長依違不果、已

五月　六月　八月　二年正月　三月　六月　九月　三年　四月　五月

而野田陷、信玄有病引去、使我叛將守七城以逼濱松、家康曰、可使敵在我近郊哉、乃使子信康、石川家成、平岩親吉、久野宗能、復天方二股等五城、五月、家康徇駿河、六月、巡二股、壁于城山、七月、圍長篠、以火箭焚其城、守將菅沼正貞退保牙城、家康留兵而還、八月、勝賴率兵來援長篠、家康自將邀戰、甲斐諸將退去、擬陷正貞奔鳳來寺、初、奥平道文叛附甲斐、已而悔之、擧族來奔、甲斐戍將逐之、家康遣本多廣孝、松平伊忠迎奥平氏於瀧山、擊破追兵、進戰簗手下、又破之、二年正月、家康進正五位上、三月、修長篠城、復諸亡地、六月、勝賴圍高天神、家康乞援於信長、信長自將來援、勝賴疾攻、城將小笠原長忠遂降、信長自途還、九月、勝賴復來侵、家康出陣于天龍河、分兵欲俟敵渡夾擊之、甲斐諸將懼而退、三年二月、家康出獵、見井伊萬千代、携歸、賜其舊邑井伊谷、以長篠賜奥平信昌、以當勝賴衝、四月、勝賴侵參河、以我岡崎守吏大賀彌四郎陰應之也、事覺誅彌四等、勝賴引去、初、彌四郎者、以智巧擢用、至司二十餘邑稅務、貲富驕横、竊懷異圖、與其黨小谷、倉地、山田三人謀通款甲斐曰、我世子信康處守岡嵜、其良皆在濱松、僕輩掌岡嵜管鑰、若潛師奪城、可得挾質以臨濱松、無不降兵、勝賴大喜、刻期來襲、山田中悔、自首信康、信康使人伏其臥內聽之、盡得其實、急報之濱松、倉地小谷知事覺逃、捕斬倉地、終執大賀窮治服罪、乃加鐵枷、約反具以徇城下、斷手指、擢足筋、以竹鋸徐斷其首、七日而死、勝賴已至、聞大賀事敗、遂燒牛窪、家康帥兵拒于吉田、信康拒于法藏寺、勝賴退去、五月、勝賴大擧攻長篠、分兵

六月　七月　四年正月　五年　六年　七年

絶糧道、家康乞援於信長、未至、信昌竊發使馳至家康營、告以長篠危急、於是家康以騎卒二萬先進陣高松、信長與子信忠合兵五萬陣設樂、既而家康與信長合軍而至、信長用酒井忠次之謀、附兵五千使進襲鳶巢、家康命本多廣孝松平伊忠菅沼定盈奥平貞能等率三千人助忠次、又馳騎告信長曰、公令諸隊齊發銃、我軍用槍橫擊、可以克也、信長列柵三重、使銃手守之、甲軍競進拔柵、數千鳥銃應機俱發、山縣昌景中丸而死、本多忠勝大久保忠世兄弟松平忠正鳥居元忠榊原康政等攢槍奮戰、會鳶巢陷、焰烟大起、甲斐軍顧後而擾、信昌出長篠夾擊甲軍、遂大潰、幾獲勝頼、斬首一万餘、武田氏宿将親兵畧殲焉、家康賞信昌功、加賜采邑、許以女妻之、遂大賞将士、六月自将攻二股、使大久保忠世守蜷原砦以當之、轉至掛川攻光明城下之、七月與信康攻諏訪原下之、令松平忠次守之、自是後勝頼仍數侵、遂不能深入、八月家康攻小山、勝頼募兵二萬陣大井河上、家康循河班師、城兵出躡、信康固請而殿、自是信康常從軍、十月使忠世康政攻二股、踰月下之、遂取伯耆塚八荒山、四年正月城橫須賀、使大須賀康高守之、勝頼納糧于高天神、家康自出相拒之、是月家康納今川氏真於駿河、使松平康親松平家忠並視其政、五年十月修築濵松城、尋詔遷右近衛少将、六年三月徇駿河、攻田中、八月入駿河至持舟而還、過田中、恐其兵出、尾為攻城狀、敵不敢出、七年四月三子長丸生、母西鄉氏、初信康為人剛厲、至手刄近臣、生母關口氏性妬悍、家康疏之、適于伊勢、信康私迎寘之岡嵜、其配織田氏亦

八年　九年　十年　六月

妬而無男、又為姑氏所離間、憤怒作書、以姑氏陰事告信長、因疏信康十二罪、家康聞之、至岡嵜放信康于大濵、使俟後命、其明信康親來哀訴、弗聽、又遷之堀江、遂幽于二股、令忠世護焉、尋闕口氏伏誅、信長意未解、九月遣服部正成賜信康死、時年二十二、八年三月攻高天神、連砦逼之、九年二月攻高天神城拔之、斬守将岡部與行、尋與織田氏議大舉攻甲斐、十年二月家康将騎卒三萬五千入駿河、陷諸城、甲斐将穴山信良在江尻、家康遣長阪血槍說降之、以為鄉導、自市川入甲斐、所過毫毛不犯、沿道望風歸降、時信忠已下信濃諸城、進入甲斐古府、殺勝頼、家康見勝頼首、愀然下胡牀加禮、甲信士民聞之、皆竊歸心、是月家康會信長于諏訪賀戰捷、信長遂以駿河歸我、家康曰、今川氏真寓居僕所、願割其半予之、信長不許、五月家康往安土、穴山信良從焉、遂往界府、遣京商茶屋晴延入京師以候信長、六月二日将還入京師、此日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家康已至飯盛山、望見京師烟起、已而晴延來告變、家康聞之曰、吾義當立討光秀、而從兵至寡、今獨有入京自殺而已、乃引兵北上、已而本多忠勝回轡諫曰、空歸國舉兵、酒井忠次石川數正亦勸之、且曰、光秀已扼衢路、宜取間道、家康曰、吾不諳地利、必為土寇所困、終不若自殺、秀一曰、此間士民素憚臣、使令臣能使之導、晴延亦散金募之、大和人越智玄蕃使人為鄉導、土寇乘夜起、忠勝及高力清長等數返戰攘之、穴山信良自懷猜疑、不欲同行、分道而去、為村民所殺、明日家康至木津、織田氏将山岡景隆帥衆來迎、已而光秀覺家康已去、出兵諸路

要之、因本多正信策、得入信樂館于鱒尾氏、家康嘗德於伊賀人、
相告來護、入伊勢、自白子浦上舟、七日、達於参河大濵、入永井直
勝家、將士迎賀、即日、徴兵討光秀、進陣于熱田、聞羽柴秀吉斃光
秀乃班師、當是時、四方聞變騒擾、家康聞河尻鎮吉為國人所殺、
遣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成瀬正一入甲斐、以武田氏降將依田
信蕃岡部正綱為介、竪旗於柏坂嶺、招來國人、武田氏遺臣横田
尹松城昌茂等降附者千餘人、因予之印信、安堵如故、又遣大久
保忠世石川康道本多廣孝將兵繼往、招諏訪頼忠小笠原信嶺、

七月

皆降之、七月、留兵守駿河諸城、親將入甲斐、進陣于古府、撫循降

八月

附、分守諸要、遣忠次忠世以下、以兵三千徇信濃、圍高島城、八月、
北條氏直將四萬騎、入佐久郡、諸將引還、氏直進軍、家康設伏自

將數百騎、出軍淺生原、使鳥居元忠水野勝成松平清宗三宅康
貞守古府、又進陣新府、北條氏政出兵入郡内、與氏直夾擊新府、
古府四將諜知其謀、以兵二千邀擊之、北條氏兵入郡内者大敗、
遁去、家康望壓曰、我兵勝矣、已而四將以首級還獻、命梟之新府、

九月

氏直軍未知敗、見之褫氣、九月、家康使依田信蕃招降真田昌幸、
合兵屯碓氷嶺、絶關東糧道、保科正直降、以高遠兵取箕輪、招諸

十月

城以屬我、氏直益窘、十月、氏政使氏規來請和、曰、公取甲斐信濃、
我取上野、且為氏直取公女、家康許之、是月、氏直撤兵、修平澤砦、
家康怒、使人詰之、曰、我初欲取上野、遇和而止、今既和、而築是偽
和也、使諸將發兵赴之、氏直懼、毀砦而去、上杉景勝取河中島、築
砦四外、家康遣依田信蕃柴田康忠菅沼大膳等攻前山高棚小

十年

田井諸砦、悉拔之、於是甲信豪傑屬我部下、家康撿其采邑、或依
舊、或削之、使平岩親吉鎮甲斐、大久保忠世鎮信濃、建寺于田野、
以弔勝頼、選其遺臣為僧者守之、十二月、還濵松、十一年閏正月、
賞松平康親功、賜河東二郡、二月、依田信蕃攻拔岩尾、遂死之、家
康祿其子康國、命大久保忠世助之、攻拔小諸、居小諸、鎮信濃、七
月、家康使酒井忠次送女于北條氏、八月、如甲斐、修法令、賜真田

十二年　二月

昌幸以上田、十二年二月、家康遷參議、進從三位、當是時、羽柴秀
吉為政於京畿、威權隆盛、家康亦通好、織田氏二孤信雄信孝、皆
為之下、信孝舉兵不克而死、信雄孤立、秀吉復欲激而除之、故遇

三月

之亡狀、信雄怒、三月、與秀吉絶、乃來求援、家康曰、吾荷信長厚誼、
視其孤之窮蹙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即遣石川數正水野忠

重等往助信雄、攻拔星崎、既而聞秀吉大舉東下也、欲親將援信
雄、廑北條上杉窺其後、使大久保忠世備北面、松平康親平岩親
吉鳥居元忠備東面、親帥師至清洲、見信雄議戰守之策、命酒井
忠次修小牧故壘、自携信雄往駐軍焉、發間使入南海、招雜賀根
來及阿波土佐諸豪、使並起圖大阪、留康政於小牧、而入清洲、使
本多廣孝築城小幡、以便参河往來、秀吉自將兵十二萬五千、軍
于犬山、穿空濠二重於山前、使數千人守之、家康聞之、留内藤信
成等守清洲、與信雄合兵一萬八千、復陣小牧山、上樓櫓望見塹
柵、笑謂信雄曰、彼襲故右府長篠之策、豈以我比勝頼乎、遂下令
軍中、禁擅進、既而秀吉自犬山移營于樂田、于時西軍將池田信
輝說秀吉、請潛兵擣三河空虚、信輝將前軍、森長可將二軍、堀秀

五月

政將三軍、長谷川秀一將四軍、羽柴秀次將五軍、兵凡三萬、夜潛發、家康發諜覘之、悉得其實、會秀吉陣燧起、家康曰、是爲歸也、乃密戒諸將、夜半傳發、選輕騎四千、自將之、皆卷旗及馬銜、馳赴小幡、我先鋒進擊秀次、秀一終大破之、當是時、家康攜信雄、至勝川、問其地名而喜之、謂其兵曰、吾勝矣、擐甲而進、途得捷鬭、遂至長湫、有來告者曰、先鋒再戰大敗、兵榊原康政馳歸、謁家康執其手泣曰、汝得無恙乎、或說曰、敵大衆乘勢、不可抗也、不若速走保岡崎也、渡邊守綱還報曰、敵亂次、追北以麾下迎擊、必克、高木清秀提敵首而還、曰勝機在此、急擊勿失、本多正信曰、勿行危徼幸、清秀守綱怒曰、子坐褥握籌可耳、豈知旗鞍之事乎、家康曰、二人之言然、乃命擊中軍、旗歸遠出山後、敵兵驚沮、家康麾軍而進、敗秀政、獲信輝父子及長可、斬首一萬五千級、日時加午、收兵還小幡砦、夜與信雄勒衆還小牧、秀吉度我疲、以數萬騎疾發、聞我兵入砦、憮然曰、家康何神也、乃引兵還樂田、五月、秀吉留兵戍樂田、撤軍而去、六月、家康使酒井忠次留守小牧、退入清洲、信雄歸長島、是時、織田氏故將瀧川一益、九鬼嘉隆、率舟師欲入蟹江、家康聞之、即發清洲、呼記室作檄、有吾可親往之語、家康曰、可、字沮兵機、命削之、即絺衣上鞍而馳、井伊直政、成瀨正成、内藤宗成、水野勝成等追及於路、信雄亦來、俱至蟹江、我兵急迫一益、一益兵潰、壓脫入城、我兵隨攻之、別使石川數正、安部信勝、攻拔前田、走其叛將岡部長盛、山口重政又擊嘉隆于下市、走之、遂與信雄以中軍攻下市城、城負大澤、澤多蘆葦、家康曰、是可獲而前、使探之、報曰、

八月

蟠根可簀、乃麾衆、經澤逼城、城兵不備、因立拔之、斬其守將、乃合兵圍蟹江、一益終乞降、家康曰、斬叛將獻之、盡致邑於織田公、則宥死、一益盡如其言而去、七月、家康聞秀吉屯桑名、進航神戶、修築諸砦、聞秀吉引去、乃還清洲、八月、秀吉將兵八萬、復入尾張、家康出陣岩倉、信雄陣氷村、九月、秀吉至茂呂、家康與信雄援軍赴之、親出巡師、秀吉夜退、乃還、十月、留酒井忠次守清洲、榊原康政守小牧、松平家忠、菅沼定盈、守小幡、而收兵入岡崎、既而秀吉乞降於信雄、面謁獻誓、馳歸大阪、家康至清洲、聞之不懌、使石川數正賀和成尋還岡崎、而土佐紀伊並起之報至、家康惜不及其機、遂凱旋濱松、論賞長湫戰功、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請和、信雄亦遣瀧川雄利介之、家康召詢諸將、不決、乃遣歸三使、十二月、信雄至濱松、謝出師之勞、家康饗之、信雄從容曰、君與秀吉、非素有深讎、特爲吾搆兵耳、今吾行成、君亦宜講和、遣一子於大阪、以爲秀吉之子、永以修好、不亦可乎、家康乃送子秀康於大阪、秀吉大悅、援羽柴氏、任參河守、富山城主佐々成政至、曰君擊秀吉、請出兵相助、家康不許、

十三年

十三年五月、家康巡甲斐、與北條氏直約、以上野沼田易佐久郡、氏直請沼田、時真田昌幸領沼田、遣使諭之、

八月

昌幸不奉命、遂叛、送款大阪、八月、使大久保忠世、平岩親吉、鳥居元忠等擊昌幸、相持踰月、互有勝負、閏月、聞上杉景勝大擧援昌幸、命諸將班師、留忠世守小諸、以備昌幸、十一月、我將石川數正叛附大阪、

十四年

十四年正月、先是秀吉使羽柴雄利來勸入京、家康不聽、至是又使雄利及富田知信、請以妹妻家康、家康許之、四月、遣

十月　十七年　七月　十八年正月　三月

本多忠勝於大阪、納聘。十月、秀吉母大廳來見女。家康之大阪、秀吉饗之、供饗甚厚、為造第於聚樂。家康任權中納言。十一月、本多忠勝・榊原康政並為朝散大夫。徳川氏臣僚受朝命始于此。十二月、家康徙治駿府。使土岐定政等守濱松。十七年、家康獵于中泉、遂至清見寺。獲甲斐將土屋氏遺孤以歸、廼屬子秀忠曰、今為汝獲護身刀一口。是為土屋忠直。後累功食來里一萬石。真田昌幸送子信幸為質。七月、秀吉許北條氏請、告于我、令還沼田城于北條氏。家康遣使上田、諭昌幸以沼田予北條氏。氏直遂俟那胡桃取之。於是與北條氏和破。秀吉發東征之命。十二月、家康之大阪請其約。十八年正月、秀忠之京師。十四日、夫人豐臣氏卒于京師。十五日、秀忠謁秀吉于聚樂。井伊直政・酒井忠世・内藤正成・青山忠成從焉。秀吉稱曰、佳兒佳兒。攜而入命、更衣結髮、授金綬刀、曰、變鄙様為都様。亞相必喜。亞相慇實。以其與北條氏有姻、送兒擬質。然吾何疑。亞相厚贈之、遣還。家康曰、關白不留兒、是欲假我沿道諸城也。乃命本多重次・本多正信掃修焉。後數日、秀吉使者至。果然。更命伊奈忠政監道里、造浮簗於富士川。二月、調歩騎二萬五千、軍令嚴密。大誓師而發。三月十日、家康次長窪。伊豆諸城多潰。十九日、秀吉至駿河。二十日、家康至自長窪、相見甚驩、留止數日。二十八日、家康與秀吉俱進、抵總原、按圖議戰。家康曰、分兵圍山中・韮山二城、而其向函根。氏政父子即來邀殿下、以大兵繼後、一舉可禽。二城取一、而氏政猶不出、其當從間道入酒匂、留兵斷八州援路、然後與殿下會、直攻小田原、破之必矣。秀吉從之。織田

四月　七月

信雄攻韮山、未下。豐臣秀次攻山中、陷之。家康乃從間道踰函嶺、新莊足柄・鷹巣三城、望風而潰。進軍酒匂。小田原震駭。秀吉尋至。以大兵圍小田原。四月、我兵戰于宮木野、克之。湯本・竹浦之戍皆潰。九日、秀吉移營于石垣、請家康俱登櫓、曰、北條在吾脚底、亡無日矣。我當徙封卿于八州。因耳語曰、卿亦將治于小田原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其地在疆場、當令宿臣守焉。我聞距此數十里有地曰江戸、沃野廣衍、控河擁海、形勢之地。卿宜治于此。家康拜謝。遣部下將本多忠勝・酒井家次・鳥居元忠・平岩親吉・松平康國、助浅野長政等及山道軍、徇武野之間。康國頓于總社、為降將所殺。事起倉猝。弟康貞單刀擊賊、殪十餘人。家康使康貞襲封。伊達政宗懼、發使因我乞降。家康諭令速來謁。政宗尋至。以故得保國。政宗德我。七月、家康使人如韮山、諭降城主氏規。不聽。家康復使内藤信成往、告氏直勸降。氏規從之。六日、氏直誅叛臣松田憲秀而致城、自造徳川氏。家康避姻婭之嫌、使依羽柴勝雅以通之。秀吉其翌、家康遣直政・忠勝・康政與片桐且元・脇阪安治俱監諸門、禁鹵掠、收小笠原長忠斬之。長忠初叛我降甲。甲亡、奔相。於是被斬。氏直室太歸于我。氏政與弟氏輝自殺。關東悉平。家康以秀吉命移封于北條故地、領相豆武房二総二毛。里見・皆川・宇都宮諸族皆隸于我。賜駿遠參江之田萬石為行路畋獵之地。又以近江田九萬石為朝宿邑。小笠原秀政來仕。秀政、貞慶子也。貞慶嘗獲罪秀吉、奪其邑深志。於是以其故家善待之。尋以子信康遺女妻之。是月、家康分遣諸將徇未下郡邑。八州悉平。乃留大久保忠世守小

分月朔　九月　十一月　十九年正月

田原及函根八月朔觧嚴入江戸悉除北條氏苛政與民更始管内悦服遂改定群臣封邑論功行賞封井伊直政于箕輪本多忠勝于綣瀧榊原康政于館林各食十萬石大久保忠世于小田原鳥居元忠于矢造各食四萬石平岩親吉于廐橋松平康貞于藤岡酒井家次于碓氷大須賀忠政于久留里各三萬石奥平信昌于宮嵜石川康通于鳴渡小笠原秀政于古河本多廣孝于白井牧野康成于太胡菅沼定利于吉井松平康重于請西内藤家長于佐貫高力清長于岩築各食二萬石松平家忠于忍酒井重忠于河越大久保忠鄰于羽生小笠原信嶺于本庄松平家廣于松山本多正信于甘索菅沼定盈于阿布内藤信成于韮山各食一萬石其他封祿有差舉内外士人分為五隊以直政忠勝康政康

通親吉領之唯本多重次以屢失意於秀吉不得已廢錮之潜予祿三千石家康之遷江戸也正信以其城中狹隘且粗悪請修拓曰階除最陋或用壞船板無待大實恐為四方嗤家康哂曰是婦女之見耳不聽急定群臣城邑促期以從多設草舍區處士大夫其食采地者挈孥權寓于邑長家及寺祠中皆徐圖土木經遠近揣輕重量散劇紓更番資用有給館傳不跆遷者如歸至是而畢九月發使者致舊封秀吉歎曰是何神速家康處事非人所能及十一月以陸奥亂遣結城秀康赴援康政為先鋒尋率兵至岩築聞蒲生氏郷討平之還師家康愛伊達氏雄才勸之入朝謝罪十二月秀忠任從四位侍從尋轉左少將兼武藏守十九年正月家康詣京師拜封帝賜御香家康入覲拜賜勅設賞花宴四月還江

五月　十月　文祿元年　四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七月

戸五月九戸政實叛奥羽大亂六月秀吉使至使家康與秀次俱北伐且曰東北軍國諸務便宜從事七月家康帥師而北康政將前軍忠勝將次軍直政監軍八月次盤手遣直政會氏郷圍政實於福岡直政諭以順逆令降秀次以其元悪斬之家康分將士鎮護諸城奥羽悉平十月家康與秀次巡視奥地修整除蠲皆適宜課東陲諸城主為伊達氏城大嵜然後凱旋十一月秀忠還参議右中將十二月征朝鮮議決是歳請停沙金召京師金工後藤光次更造楕形大小鈑金與金錢並行焉小鈑重四倍金錢大鈑什倍小鈑民便之文祿元年二月家康帥兵萬五千發江戸赴肥前行臺令康政輔秀忠處守是月徙忍城主松平家忠于上代以其地封子忠吉食十萬石四月與秀吉至肥前駐那古耶遂為征韓

諸將聲援是歳封子信吉于佐倉食四萬石封外孫奥平忠明于小幡食三萬石藤原肅播磨人定家十二世孫也好學以起正道為己任會遊西肥家康聞其賢時々延見訪以聖學之要心敬重之家康自是有興學之志二年五月與明及韓和成諸將以次而還是冬延聘藤原肅開講筵詢訪治道三年二月秀吉大城于伏水課國主城主輸大石巨材家康令康政賦役於管内遂如大阪五月適伏水視役遂如京師九月大久保忠世卒子忠鄰嗣是歳以氏直離婚女妻池田輝政四年五月家康東歸留秀忠于京師密囑曰關白秀次之悪稔矣難將作汝聞變則當速往伏水太閤倘及艱徑奔大阪關白以甘辭來招慎勿聽六月關白秀次有異志七月四日秀次嬖臣木村重玆女裝夜入聚樂其翌昧爽使人來

慶長元年七月　八月　二年　三年六月

戒秀忠朝餐、土井利勝疑有變、辭以秀忠未興、使者去、傅大久保忠鄰、令利勝奉秀忠赴伏見、使者復來促、忠鄰見之曰、秀忠赴約于伏見、今行已遠矣、秀次聞之憮然、秀吉見秀忠悅、忠鄰遣人告變于江戶、家康聞變戒嚴、發江戶、道上遲回、以待後軍、至三島聞秀次死、乃倍行、二十四日、至伏見、九月、秀吉以淺井氏爲養女、配秀忠、慶長元年五月、家康任內大臣、叙正二位、七月十二日夜、京畿大震、城郭崩壞、家康入伏見城、候秀吉起居、謂秀吉曰、盍馳使者問宮禁、秀吉曰、善矣、吾當與公親往、遂出、左右不屬、而家康騶從如儀、近臣行扯家康袖者數、家康不顧、秀吉鮮餒、援家康曰、步履甚憊、以煩從者、家康捧持、乃援井伊直政、秀吉鹵簿亦隨至、秀吉笑顧本多忠勝曰、內府醇良、吾審知其無妄擧矣、八月、明使至、以書辭不遜、和復破、征韓之役再起、是歲、家康以女配蒲生秀行、十月、酒井忠次卒、十二月、以松平康親、松平家乘、爲大番頭、初家康置大番五隊、以內藤永井栗生三家子弟爲頭、皆不滿萬石者、於是諭二人曰、吾以此職累子、子必不厭心、雖然世事不定、中軍之鋒、非子不可、又令井伊本多榊原石川平岩五將更番伏見、頓于藤杜、以備非常、二年十二月、本多廣孝卒、三年六月、秀吉疾病、十六日、大會同侯伯、令淺野長政石田三成等傳命曰、列藩與群吏解怨同輔嗣子、衆皆曰、同心戮力、奉嗣君無有異志、但至解宿怨、不肯奉命、秀吉聞之愀然、召家康曰、請煩內府、家康出申命、衆對如故、家康作色曰、已曰無有異志、又曰不肯解宿怨、以私滅公、奉冲子之義安在、衆皆懾伏曰、謹聽命、家康反命、秀吉大悅、命悉

七月　八月　正月　四年

賜食、使五奉行及中村一氏生駒親正等接待、衆忿爭無礼、一氏親正不能制、入告家康、家康按劒叱之、衆乃謝罪、遂獻酬如儀、盡驩而罷、秀吉聞之、見家康流涕曰、疇昔之事、微公孰能辦之、公之恩威素服群心、亦可以見吾兒雖幼、後事不足慮也、公幸撫孺子以鎭靖天下、家康歔欷而退、七月、秀吉知疾遂不起、自謂秀頼幼冲、列侯大臣、無所統一、而海外結禍、衆喪來犯、亦未可知、內外分崩、變故叵測、能靖斯難者、無若德川氏、迨今授大任、則我家頼以無事、乃召家康託孤、家康固辭而出、秀吉召三成及增田長盛、告之、三成大諫之、因議置五大老三中老與五奉行決事、十六日、伏見夜相驚、列藩邸第爭集兵馬、移更而後止、此日、水野勝成來歸、八月五日、秀吉召家康謂曰、以公固辭誤大計、今悔何及、公其冠諸人、專主大政、以靖邦家、十八日、薨、遺令曰、菅亞相居大阪護幼孤、源內府在此秉大政、三成秘喪未發、心害淺野長政與家康善、佯謂長政曰、秘喪不易、今我與子贈魚於內府、則外間必解疑、長政從之、而三成密使人告訃家康、家康怨長政不告、謂天下自今多事、即日遣秀忠就國、四年正月、家康在伏見、代豐臣氏、權決天下事、且與諸老俱論外征之功、奏請行賞、各有差、秀吉之薨也、嗣子秀頼猶幼、內外疑懼、口耳相屬、當是時、天下牧長豪傑、各有自立之志、一日、家康觀散樂于有馬則頼第、適伏見相驚、云有反者、井伊直政馳至曰、是非娛樂時、藤堂高虎繼至、共扶家康而出、人情益危懼、先是、家康子忠耀娶伊達政宗女、家康又以松平康元女嫁福島正則、以小笠原秀政女嫁蜂須賀至鎭、諸老奉行使人

三月

讓三家私婚背遺令事皆所主家康既秉大政奉行等不能詰於是諸將以前日變故皆有蹤跡反詰之京畿騷然諸將遂分黨相軋黑田孝高其子長政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尤暱於我與細川忠興京極高次織田長益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森忠政有馬則頼金森長近山岡景友新莊直頼等日夕擁衛備警戒勸入京極氏大津城家康不肯前田利家力疾自大坂來見泣托後事曰此館淺露不足以待不虞宜徙向島奸黨必絶望家康喜先是以三成間之有隙其婿細川忠興調停之於是釋然三月家康欲赴大阪福島正則頗危行家康曰亟相來不可不報吾有警備奴輩何能為乃行加藤池田細川福島黒田淺野諸將皆從以弓銃護水陸而使秀康留守已詣利家第利家喜扶起迎謝欵語移

六月

七月

晷其夜家康宿藤堂高虎第明日還伏見榊原康政為前驅井伊直政為後拒時三成等有襲家康於途之策遂阻家康遂徙向島伏見故城址也諸奉行知事泄皆著僧服要謁于豐後橋以謝其罪物情稍定池田黒田等七將罪状三成連署請誅之家康弗聽曰石治部之奸雖固可惡而逆未形而今戮之以私憾誅重臣也閏月利家卒七將議伺三成出要撃之佐竹義宣勸三成歸于我三成來投家康遂使三成解職以安衆心而慮七將要撃三成令秀康等護送之六月家康自向島徙治伏見城諸藩主皆來賀威望益重七月前田上杉佐竹毛利浮田黒田加藤諸氏皆就國共期以來春會同八月家康朝京師九月赴大阪欲以重陽節見秀頼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夜密來告家康曰前田利長潛謀欲俟君

十月

五年正月

五月

候入見郎君殺之與淺野長政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計熟矣君侯備之家康與從者議徵兵乃入見焉諸將議以西城奉家康家康徙西城使秀康留守伏見十月放治長于下野雄久于常陸長政于武藏府中遂下令撃前田氏丹羽長重請曰臣封其鄰也願為先鋒許而遣之細川忠興來為利長白冤因馳書加賀命以利長母為質利長聽命是歳家康益忠興封以杵築五年正月家康令長盛吉隆促景勝會同景勝辭以疾不來而東北諸國告景勝有反形乃令伊奈圖書再往詰之景勝不服四月家康遣直江兼續所善僧承兌以書諭景勝兼續嫚辭荅之五月家康遂决意東征令諸道治兵以七月會江戸家康部署諸將所向伊達氏自信夫佐竹氏自仙道最上氏自米澤前田堀村上溝口氏自津川上國

七月

侯伯從家康自白川尅期同進以佐野正吉為西城留守伊達政宗時在大阪以其封疆與會津相接請先如國家康許之且戒曰會津強大愼勿輕戰十五日秀頼來祖家康出師其翌抵伏見命鳥居元忠為留守松平近正内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十八日家康遂東至大津見京極高次賜物及石部水口城主長束正家請饗之會有告其異謀者乃乘婦人輿夜過城下正家驚追及土山陳謝家康温言遣歸諸侯伯相踵來從得兵五萬沿道城主傾心供具駿府城主中村一氏篤疾瀕死使其子一榮從軍七月二日到江戸大饗内外諸將休士馬數日下軍令十三條是月廿一日家康發江戸進至小山秀忠先發在宇都宮還謁秀康自結城會伏見使者至報三成舉兵之状先是三成抵大阪議舉兵佐野正

吉護諸姬奔伏見毛利輝元入西城移檄諸將會大阪者四十餘人為應援者三十六國三成等引兵東下圍伏見城又遣別將圍細川藤孝於田邊家康得報夜召秀忠及親將議戰因直政言議遂決旦日下令盡會諸將于小山使直政忠勝宣西事曰三成奸謀非一日而西藩皆惑焉意景勝亦必同謀西征東伐不可偏廢但渠藉口秀頼而諸君皆寘質焉請熟慮以為始終計即欲與三成者宜速解去諸將相視未言福島正則首建西討之議黑田淺野池田細川等皆贊其議家康悦賜酒食詢以方略衆皆主西討乃命封通畿向者相次先發賜正則驪馬以為先鋒輝政副之直政忠勝護軍賜德永壽昌駱馬以為郷導將發諸將獻誓書納質於是擇留守之任本多正信薦秀康乃召命之以萬人陣于宇都宮以備景勝遣使促佐竹義宣義宣觀望不應政宗已出兵爭疆埸家康聞之發使誡之又遣使最上義光堀直政皆下令禁戰東事處置盡定家康乃使西討諸將以二十八日發小山當是時天下將士東西嚮背來往如織而父子兄弟分處兩地者迭懷危疑先是堀尾吉晴受家康旨赴越前途過刈谷會利井重茂者刺殺水野忠重訛言以為吉晴衆欲執其子忠氏秀忠斷為謬傳忠氏與山内一豐議首納掛川濱松二城海道諸城主皆納城海道於是闢而山道未闢擢木曾氏遺臣山村良勝千村吉晴歸徇木曾西尾光教以美濃來歸眞田昌幸以信濃兵西歸其子信幸歸於我我軍分為二家康由海道秀忠由山道令定未發家康赦淺野大野土方三人遣雄久曷利長令富田知信稲葉貞道等就封

下編卷十一　廿七

八月

伊勢為守又發間使予書于黑田孝高加藤清正遂授方略使統西海將士以撓西軍之後小早川秀秋送書約内應八月朔伏見城陷四日家康還江戸伏見城陷落之報至哀慟恤戰死者子弟皆令襲封曰西警方急當不日而發當此時大谷吉隆入北國毛利秀元等攻伊勢織田秀信以岐阜應西軍西軍總十八萬騎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為根據清洲前軍引領望家康至訛言曰與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等懼上下解体屢促駕使者項背相望家康乃命村越吉直往諭諸將十九日達清洲二監及諸將爭問上程期吉直對絑識二監失色加藤嘉明欲一戰以明志正則大然之於是諸將議攻岐阜留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等備大垣大山令福島正則涉尾越川出其面池田輝政亂河田渡出其背諸將分隷之兵各萬餘吉直還報家康乃命榊原康政輔秀忠以兵三萬西上以二十四日發下野直出山道間日得岐阜捷報使人轉告東陸諸國上杉景勝聞家康西上轉北攻山形最上義光伊達政宗與之對戰堀秀治鬭岐阜陷乃攻取津川前田利長發兵將會

九月

美濃相拒越前九月朔家康親將發江戸命松平康元奥平家昌居守酒井某村串某擎金扇馬表葵章白旗在馬前近藤秀用大久保忠教掌槍渡邉守綱伊奈今成成瀬正成安藤直次等十五人為弓銃隊長忠吉以下親屬將領三十餘人兵凡二萬五千石川家成白曰司天之法今年塞在西方願俟勝而行家康曰我往啓之耳遂發自東海道皷行而西近畿西國將士爭發使者上狀

十一日

馬首者絡繹屬道十一日家康至清洲召直政忠勝於赤阪質其

下編卷十一　廿八

十四日

功勞黑田長政啓謂曰若撤一向宗徒飆起畿甸擾敵肘腋衆内顧擊之可不勞有功家康曰子策亦善但吾欲藉諸君武力以戡定禍亂假力於浮屠非吾志也長政慚服當是時西軍以岐阜陷召伊勢越前之軍秀元等拔安濃津至秀元屬將勸秀元歸我吉隆與京極高次定大正寺府中而至高次歸心於我還守大津於是秀元屯于南宮山秀秋屯于松尾山皆在大垣城西島津義弘屯于城東城北長松曽根砦皆歸我一柳直盛水野勝成守之待山道軍二日軍未至家康決策發至岐阜或獻巨柹實家康笑曰大垣既落我手擲之地使近士爭取之明日發岐阜前軍諸將迎謁呂久川家康面襃岐阜戰功遂率諸將至赤阪士氣大振諸將請衆機攻大垣家康曰大垣城壘壯固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

十五日

義弘行長正家吉隆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攻之必損我兵獨三成輕而恃衆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撓其後則可一戰鏖也我且試之日午進旗鼓于岡山令諸將移陣而進三成出兵與秀家衝中村一榮陣互有勝敗敵收兵入大垣其翌長松曽根砦皆報敵擧軍出關原家康哂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軍中部署諸將十五日進旆於桃配野福島正則為先驅軍八幡祠南井伊直政奉忠吉與本多忠勝為中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戸川達安等為右拒軍菩提山南藤堂高虎山内一豐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為左拒軍牧田西酒井家次為中軍前驅大須賀忠政為後軍水野勝成松平康長與一柳松下西尾津輕等留備大垣池田淺野與有馬金森徳永

等聯諸軍備南宮山餘皆從中軍兵總七萬五千遣奥平貞治潛赴松尾山監小早川秀秋軍使俟戰酣為内應時大霧咫尺不可辨家康進中軍半里許而霧晴東西之軍合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霽敵諸將覩東軍已近欲誘致而夾擊之未敢挑戰既而中軍皷譟起諸隊大鬨弓銃已交正則擊秀家右軍諸將擊三成左軍擊吉隆日將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秀元秀秋按兵不動我軍發礮松尾山以試之秀秋乃以兵八千下山迫吉隆之右不利脇阪朽木等與我左軍相翼而進秀秋返三面合擊於是家康傳令諸軍皷譟齊進聲震天地敵軍大動我先驅衆之擊走秀家我左軍既獲吉隆進與右軍夾擊走三成迫擊行長走之義弘以一軍走東南正家盛親等皆潰我軍衆勝追北斬首四萬級戰既罷我

十七日

十八日

士卒死傷不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效首虜家康據胡床顧左右取冑左右怪問故家康笑曰諺所謂克而固冑纓者也乃延見諸將秀秋疑懼未至家康命召秀秋乃與脇阪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觀乃命拔澤山自効以小川赤坐有罪奪邑放之或請凱家康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而其妻孥皆在大阪吾心未降也不出數日取附之諸君然後凱耳於是發使者東報捷於秀忠秀康先是田邊圍解大津陷藤孝徙龜山高次遁高野於是我軍備大垣者攻拔城池田龜井等逼水口獲正家近江人捕行長使直政忠勝西次今須自以諸軍止舍藤川後一日進踰磨鍼嶺陣正法寺山使直政忠勝率諸將攻陷澤山族誅石田氏遂徙陣永原明日又徙八幡山家康命田中吉政大索三成吉

十九日

政捕三成至十九日家康至草津天皇使使勞之乃拜謝曰新人託事擾亂天下臣家康頼諸將吏之力得以掃除之四方殘黨當不日來降幸勿勞聖慮焉乃命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先入京師鎭撫士民使大野治長往諭秀頼及淺井氏曰近日之事吾明知不出内府也今亂人既獲凡事皆如舊道路紛紜之言予不以介意衆情大安會山道軍至家康怒秀忠愆期託疾不見秀忠攬泣而出榊原康政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酒井忠利請見亦使直政辭焉責以遲滯之罪正信子正純亦言之家康意稍解至大津召秀忠見之以戶田一西為大津留守淺野長政從秀忠而至家康召見命助秀康以經理奥羽長政乃東於是兩道之軍盡萃于大津侯伯將士來謁者如雲前田利長降青木一矩於越前

二十二日　十月

而來謁家康遣與平信昌入京師攝所司代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大久保長安為副捕僧惠瓊二十二日遣直政忠勝率列侯臨大阪輝元長盛乞降遂不答二十七日家康命修伏見城十月朔命奥平信昌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於京師斬之并長束正家首梟于三條磔伏見城中應敵者十八人于粟田口遂下令伐西南諸國未定者以秀忠為大將刻期發軍既而輝元長盛乞降益力乃放長盛于高野使藤堂高虎收其郡山削輝元六國收浮田秀家三國真田昌幸致城邑乞命家康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榊原二氏固請家康宥死一等併幸村放之高野島津義弘之歸自關原其兄義久囚之而乞降許之初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舊國豊後過杵築黒田孝高赴援破而降之清正又攻守土八代

降之清正孝高約夾攻筑後鍋島直茂大村喜前舉兵應之擊立花宗茂宗茂降清正置之熊本遂與孝高徇下毛利秀包筑紫廣門長曾我部盛親乞降被許後以事奪封先是關原之報至陸奥上杉景勝大驚急召還山形軍佐竹義宣亦懼乞降東北稍定十二月家康與秀忠及諸親信議曰禍亂略定當裂天下賞有功乃以關東八國立為根本之地居江戶城如故時東北未平定其餘郡國與西軍通者或降或死或就擒家康與群臣審議其罪除削流斬諸城館主後至者皆從寛典復其爵邑區宇大定遂論功行賞改封秀康于越前六十七萬石忠吉于尾張廿四萬石秀秋于備前美作五十萬石京極高次于若狹九萬石京極高知于丹後十二萬石福島正則于安藝備後五十萬石池田輝政于播磨五

十二萬石細川忠興于豊前四十萬石淺野幸長于紀伊三十七萬石堀尾吉晴于出雲隠岐廿四萬石黒田長政于筑前五十二萬石田中吉政于筑後三十萬石山内一豊于土佐廿萬石中村忠一于因幡伯耆二十四萬石有馬豊氏于丹波福智山八萬石加藤清正就封肥後七十二萬石益前田利長以能登併舊封加賀越中為百十九萬石益加藤嘉明以松山併舊封真嵜為二十萬石益藤堂高虎以大洲併舊封今治為廿萬石餘並有差於是以攝津河内和泉三國及四外郡邑為大阪統下凡六十餘萬石其畀府尼嵜等要地置吏建藩以管轄之又定群臣賞改封井伊直政于近江佐和十八萬石本多忠勝于伊勢桑名十二萬石以其舊邑上総大瀧五萬石予其次子忠朝賜酒井家次上野高嵜

七萬石、與平信昌美濃加納六萬石、石川康通大垣五萬石、賜内藤信成駿府、松平忠頼濱松、本多康重岡嵜、増酒井忠利秩萬石、乃使秀忠入朝告成事、令諸冐豊臣氏者皆復本姓、豊臣氏嘗立皇廢子良仁為太子、而非天子意也、於是欲立皇嫡子政仁、諮於家康、家康對曰、非臣所敢議也、嫡廢之分、唯帝裁之、天子即以政仁為太子、

六年正月

六年正月、家康在大阪西城、入見秀頼于牙城、列侯諸將盡來賀正、三月、徙于伏見城、以西事既平、遣秀忠平定關東諸國、四月、秀忠歸江戸、佐竹義宣來伏見謝罪乞降、家康曰、衆時擧事英雄之常、不足深咎也、獨觀望兩端者可鄙矣、吾惜義宣過於景勝、乃不許見使就第俟罪、景勝亦屢因秀康謝罪、秀康為請、乃許之、收其會津一百萬石、賜米澤三十萬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

食六十萬石、伊達政宗藉大捷之威、數侵上杉氏、違忤命、又誘南部叛臣作亂、罷與百萬石之内旨、併上杉旧封十二郡六十二萬石賜之、加最上義光、堀秀治封、九月、家康召前田利長、任子利常冠之、遣歸以秀忠女妻之、是歳夏、奏加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以田萬石給豊國廟三千石、遂定祠廟寺院之田、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為京師所司代、正次尋坐事免、勝重專任之、其他大津草津界浦尼嵜等地、皆置吏、又城于膳所、使戸田一西守焉、遂命關西諸侯城于京師二條、以為駐駕之地、以大番士人更戍之、十一月、家康還江戸、尋使秀忠居牙城、而自居西城、以本多正信、内藤清成為關東奉行、以綜庶務、更以青山忠成副之、賜奥平家昌以宇都宮食十萬石、

七年正月

七年正月、詔陞家康従一位、諸藩請會同于江戸、家康不許、前田利長不待命而來、家康聞之、遽西上、利長如江戸遂赴伏見謁家康、家康適大阪、賀正、尋還伏見、後以為常、四月、賜島津氏印章、復薩摩旧封、併日向食七十七萬石、

五月

五月朔、家康入朝、二日、朝皇太后、因留在京師、六月、奏請剪南都黄熟香、見許、天使來蒞、本多正純掌其事、八月、生母水野氏卒、葬于礫川、謚為傳通、詔贈一位、十月、家康還江戸、十一月、復赴伏見、十二月、島津忠恒至伏見、令忠恒襲封、賜族松平名家久、是歳井伊直政卒、子直勝襲封、尋召廢子直孝、祿之、家康欲廢佐竹義宣為庶人、以其父義重乞哀、乃收其常陸八十萬石、賜出羽秋田二十萬石、收其弟宣隆岩城、賜出羽亀田、以秋田氏不従關原之役、收其國、賜常陸宍戸、命松平康重撿常陸地、佐竹氏将車猛虎作亂、康重迎擊擒

猛虎、是歳冬、小早川秀秋卒、無嗣、國除、以其老稲葉正成、平岡重定嘗有功于關原、召而祿之、封五男信吉于水戸二十萬石、以其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以岩城賜鳥居忠政、食二十萬石、酬其父元忠死節也、

八年二月

八年二月、先是朝廷以家康既致太平、将有征夷之拜、屢諭其旨、列藩群臣亦交勸之、家康謙讓不敢當、且恐其勞費天下也、至是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參議藤原光豊為傳奏司、奉詔書就伏見拜家康征夷大将軍、遷右大臣、兼淳和弉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秀康以下諸藩主従官叙任有差、二十五日、入朝拜命、儀衞甚盛、獻白金萬兩、皇后皇太子及宗室百官皆有贈遺、天皇饗之曰、天下之亂久矣、汝能略定之、朕善汝功、使擧乃祖之職、宜統朕師、以鎮護王室、家康稽首曰、臣雖不肖、敢不

九年　十年　四月　七月

服膺王命、禮畢而出、文武庶僚、悉詣二條城、以賀、是月、封七男忠輝于信濃川中島、封八男義宣于甲斐、義直幼未就國、使平岩親吉攝其國事、徙川中島城主森忠政于美作、加封、四月、家康還伏見、時豐臣秀頼還內大臣、家康欲以孫女妻之、七月、秀忠女適秀頼、十月、家康辭右大臣、尋歸江戶、十一月、先是德川信吉卒、無嗣、國除、又封九男頼宣於水戶二十萬石、是歲、流浮田秀家於八丈島、以島津家久苦請也、九年二月、下令東北三道、定道程、置堠樹、以三十六町為一里、西南四道亦皆倣其制、三月、家康如京師、六月、入朝、尋還江戶、先是紅毛安南諸國皆來貢、而松前慶廣奉敎旨、約束蝦夷、家康使宗義智諷朝鮮修聘貢、時朝鮮苦明人來戍、欲遂成和、是歲、使使者孫文彧等來對馬、請入見、且求還其俘囚、

義智馳使報之、家康允之、且曰、明春吾父子將入朝、卿率詣京師、以俟、乃命板倉勝重館之大德寺、十年正月、家康入京師、二月、見韓人于伏見、令諸道撿韓俘返之、謂義智曰、吾將老矣、貢使來致之江戶、又曰、秀忠覲期在近、兵宜留、韓人觀其儀衛、乃加賜肥前田二千石于義智、三月、秀忠西上、遂入朝、四月、家康奏請辭將軍職、優詔許之、勅為左大臣、固辭而還、十六日、詔拜秀忠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陞正二位、加淳和奨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賜車仗等仍帶舊職、自是世號家康曰大御所、五月、諷豐臣秀頼使入朝、生母淺井氏性猜忌、固執不遣、七月、課諸藩十餘名、重修伏見城、十月、家康還江戶、尋使異父弟松平定勝長子定行聘島津氏女、次子定綱聘淺野氏女、婚成、因給以資用、遣近臣視事、是歲、命金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工光次、更造方金、次年、又鑄新錢、民皆便之、初、上杉氏有佐渡、毛利氏有石見、皆出白金、而不多、及德川氏取二國、使甲斐人大久保長安掌之、又開鑛、獲者無數、長安又開伊豆鑛、亦有大獲、十一年春、家康建白、禁廷狹隘、不可行朝儀、遂課列藩修拓之、各刻名于礎、秀康掌其事、又大修江戶城、賦役于西道十五藩、藤堂高虎督其事、三月、家康赴京師、九月、江戶城成、宏壯稱天下第一、十月、家康歸江戶、是歲、封十男頼房于常陸下妻、食五萬石、會島津家久請征琉球國、聽之、十二年正月、課海道及畿西諸國、城于駿府、家康有疾、困而瘳、遠近訛言、二月、命張四部散樂、家康與秀忠率列將群臣臨之、使士民縱觀、訛言立止、三月、中將忠吉卒、無嗣、因徙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越前中納言秀

康卒、子忠直襲封、是月、家康老于駿府、先是韓囚歸其國、說我新政、五月、遣使者呂祐吉等入貢、自是每將軍禪代輙來、為例、是夏、課東北諸侯、作江戶天主閣、十二月、家康還駿府、府城災、十三年、再城之、是歲、筒井定次荒淫無度、前田利宗喪心殺其老、並收封、以利宗邑八上、徙封松平康重、以其地形不足以扼山陰、乃改城于篠山、十四年正月、義直始就國、九月、徙脇阪安治于大洲、富田知信于宇和島、以伊賀伊勢二十三萬石賜藤堂高虎、治于阿濃津、十二月、封頼宣于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于濱松、徙頼房于水戶、是歲、諸侯妻孥盡至江戶、令其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為永制、且禁西諸侯多造戰艦、島津家久伐琉球、平定之、以琉球賜島津氏、為其臣隷、先是家康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多齎金幣、令商船往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阿媽港求沓木夷民誘我商三百人掩殺之盡奪其載逃皈者三人是歲阿媽港商至長嵜者二百人家康命晴信及長嵜奉行長谷川藤廣擊盪之十五年春爲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助役諸侯助篠山役者告竣命因助名護屋福島正則頗不平之家康聞之使人謂正則曰厭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俟我旅正則大懼與諸藩從期董督數月而成八月島津家久携琉球王來謁駿府獻方物又造江戶十六年三月家康如京師先是朝旨欲以爲太政大臣家康固辭不拜是月皇太子受禪是爲後水尾天皇家康朝覲觀即位儀家康命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地又使人謂豐臣秀頼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秀頼嫡母淺野氏使使諭其不可再違命四月秀頼詣二條城家康饗而還之遣義宣頼宣往大阪謝之遺以白金一萬三千兩乃歸駿府是月淺野長政卒五月加藤清正卒子忠廣嗣嘗是時夷蕃入貢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家康命吏贈書於明福建守因故事請勘合印守疑懼不荅其商舶來者益衆乃以長嵜爲互市地禁他所碇泊有馬晴信修天主教至是事覺放之于甲斐尋賜死益嚴其禁十七年春日祠樹折朝議以爲凶兆家康曰是神欲以修祠耳七月命改造祠宇給以穀二萬斛又嘗與朝臣議制天下寺祠修造之節而嚴禁新立焉家康見天下無事欲與民休息以時屬草昧每遊獵留意民事屢購求遺典獲續日本記保曆間記東鑑等書於是命林道春校其異同又數召道春咨詢經旨是歲明大商鄭芝龍歸化家康召見推問外事館之長嵜十八年

十九年

正月家康復修皇宮賦役於三十四藩大阪亦與焉大久保長安奸利事發會病死誅其七子富田知信高橋元種及石川數正子康長皆有罪奪邑當是時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土井利勝安藤重信酒井忠世爲江戶老中本多正純成瀬正成安藤直次爲駿府老中分執天下諸政是歲奪忠隣封放彥根里見氏坐而國除十九年四月天使過駿府諭内旨令孫女爲中宮家康奉詔又諭以太政大臣准三宮固辭不受五月前田利長卒子利光襲封先是方廣寺成秀頼又鑄巨鐘將親往落焉期以七月使片桐且元來告之家康戒以源頼朝落東大寺儀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呪詛者上棟牌亦不如式家康怒乃馳使停其慶且元以爲自責罪來謝不省尼正永又來謝慰諭遣之秀頼與淀君執迷將誅且元且元遁遂與大野治長等議傳檄諸侯誘之諸侯皆縛其使獻之治長修壘柵舉兵遠近騷然十月朔家康與諸子觀散樂會京師報至告大阪之變乃撤樂議西討使報江戶以徵兵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阪家康乃下軍令曰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家康關八州及陸奥出羽將帥皆隸秀忠而家光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居守江戶蒲生最上以下隸之頼房與其傅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傅成瀨正成頼宣與其傅安藤直次皆從軍諸付嘗有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家康率數百騎發駿

十一月

府、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松平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光以三萬人皆會、居三日、召諸將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以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為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自南面進、以北面阻水、令伊奈忠政壅淀川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十一月四日、忠明陣飯森、高虎直孝次住吉、大阪將掠界浦者、不戰而走、淺野長晟陣大鳥、池田利隆與弟忠繼入中島、十日、秀忠至伏見、其翌詣二條議事、十七日、家康至住吉、秀忠至平野、義宣賴宣陣住吉北、忠直利光陣岡山、直孝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堀尾京極諸將陣平野西、伊達金森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陣中島、九鬼向井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地、家康度城中必悔、使人議

和、不肯、終議進取、阿部正之安藤直次永井直勝小栗忠正等數十人為巡使、大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獲罪出亡、以老兵事被收祿、於是皆為巡使、傳令諸軍進退操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取織多嵜、九鬼向井以水軍奪敵候舩數十艘、景勝攻鷸野、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秀忠令片桐且元入屯備前島、二十八日、天使至慰勞、家康言以詔使秀賴行成之意、家康拜命之辱、而辭之、諸將攻博勞淵二寨、陷之、野田福島等皆陷、城兵燒柵入城、遂令諸將曰、整攻具、俟令、勿妄進以損一人、又以天寒增糧食、家康命本多正純遺書城中、議和、秀忠不欲和成、諫曰、攻圍已備矣、拔城在旦夕、何和之議、正信曰、太公何有遺策、請觀其成、已而諸將輕進、死傷頗多、家康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叱之、

十二月

元和元年正月

秀忠請罰破令者、家康曰、甘罪犯令而進者、亦可惜也、於是秀忠屢巡視諸營、制之、家康亦被葵紋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望觀識之、叢銃雨注、衆爭請避、家康不顧、按轡徐行、横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欲觀矢石之來、多無若之川場、乃扣馬而西、十二月六日、家康徙陣茶臼山、秀忠徙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壅河之切既竣、湟水多涸、城兵大驚、我軍築土山、起堙樓、四面發銃皷譟者三夜、使城兵不得休止、家康令諸軍射書城上曰、降者有賞、於是城中人人相疑、秀忠請傳令諸軍、約期登城、凌城齊登、家康不許、十日、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曰、右府能悔過改圖、吾莫復介意、城內客兵悉從寬典、宜撤外壘填周池、不然則徙大和、以淀君為質、必居一焉、城中衆議不決、多願和者、治長遂勸秀賴填周池、

而請為客兵加食邑、家康怒曰、釋之已多矣、何得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京極忠尚母常光氏、常光乃淀君妹也、使之入城勸和、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二十日、令板倉重昌入監秀賴誓書、家康令諸軍撤圍、特留勳舊七將率工夫填湟、列藩爭助、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瀬正成董之、至明春終役、三歲之兒能匍匐而上下之云、二十四日、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詣茶臼山拜成、及夜、家康俄旋駕于京師、蓋聞大阪有要擊之謀也、先是家康命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校寫、至是畢功、為三本、納其一于秘府、置二于駿府江戸、二十八日入朝、上皇天皇慰勞懇至、命議正朝廷爵位、興諸節會、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家康發京師、歸駿府、九日、秀忠入京師、盡罷諸侯

正月　四月　五月五日

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切致、且告大阪有再擧之計、初江戸人小幡景憲、佯投大野治房、治房愛其才、事皆與景憲議、因城中情實悉見、而秀頼未之知也、三月、秀頼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來請曰、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illegible]故淺野長政女、家康謂二女使曰、往尾張相婚儀、儀畢則吾自有所處置、已而京師報至、曰、募兵聚大阪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家康笑曰、多多益可敗、不必禁之、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四月、家康至尾張、召大阪使者曰、吾自往處之、汝等暫俟之、因遣常光氏再諭、以弭兵、十五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頼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因徇畿甸、應大阪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之、秀忠踵至伏見、謁于二條

城、家康欲以二十八日出師、乃召藤堂高虎議方畧、定為野戰、遂定諸軍所嚮、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氏守尼嵜、西國諸將自神崎進、南海諸將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忠輝及伊達政宗帥之、水野勝成為先鋒、與井伊藤堂相為策應、直孝高虎以近江伊勢之兵為中軍、先鋒榊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内口進、四方兵已集、五月五日、家康乃發令諸軍、持三日糧食、駕肩輿而行、秀忠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六日、家康與秀忠至平岡、先是城將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邉尚、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本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乃嚴備以俟、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

六日

家康曰、事如我意、是日昧爽、勝成等諸將、與基次兼相尚戰、大敗之、伊達氏為幸村所破、直政高虎破盛親、斬重成、城兵遂大潰、既而家康部署諸將、以明日自南郊進、前田利光為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蒔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大隅、黒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松平忠直為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郷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榊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稲垣重種繼之、秀忠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内藤清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家康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内藤掃部等衛之、子義直頼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

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及子忠輝、在左軍之左、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七日、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頼親將繼之、我候騎白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旆、家康叱曰、敵擧城而進、亦不充十萬、何謂大兵乎、舍輿屏甲、乃麻衣草蹊上馬而進、秀忠亦至、兩軍既合、左先鋒忠直軍、與幸村戰、忠朝秀政父子皆戰死、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多遠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于稲荷、又敗、右軍既前、左軍已斬幸村等、森勝永仍進戰不止、我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榊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後

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奉令至、督衆返擊敗之、勝成率所部、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與明石守重遇、交綏而北、大番三隊、以秀忠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先是秀頼欲親出、家康屢遣人議和、令秀頼召還大野治長、敵軍皆顧後潰、我軍乃乗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家康進上茶臼山、秀忠上岡山、忠直破京口門而入、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燄衝天、諸軍齊進、全入、毛利秀元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蜂須賀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家康據胡床、望見火起、頷曰、勝算如意、已而秀忠來賀、家康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時秀頼避火于樓上、夫人出城徒步而至、秀忠叱曰、何不與夫俱死、秀頼遂入糒倉中、發使

乞命、而日已暮、秀忠遣直孝及安藤重信等守糒倉、八日、家康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好亦記在臆、今全子母二人、亦何妨于事、乃欲置秀頼于高野、給淀氏以萬石、而事不諧、秀頼母子俱自裁、倉中火起、即日、家康命駕赴京師、夜二鼓達二條城、秀忠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将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壥、收屍于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見、諸将争捕大阪殘黨來獻、十五日、徇長曽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後二旬、磔大野道見于界浦、大阪将伊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家康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豊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改圖而仕者

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阪事、覺伏誅、於是西南諸侯相繼來謁、六月、賜大阪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家康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秀忠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水野勝成以違敵旨不賞、後徙備後福山、食十萬石、其餘有差、忠直進参議、前田伊達淺野皆進爵、閏月十一日、秀忠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萬于二條城、與公卿諸侯觀焉、朝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家康参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群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人者、勿不告、疲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衞從過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乗輿、諸将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撰

定朝廷式十七條、是月、封織田氏于大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豊臣氏祖廟、家康不敢私斷、與諸公卿議、奏請廢祀典、任其頽廢、八月、還駿府、十月、遊獵關東、遂如江戸、歸駿府、是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公使、巡察諸國、以三年一巡為率、二年正月、命侯伯将帥、隨爵位具衣冠、以賀正、二十一日、家康狩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三月、放忠輝、是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家康為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家康力疾、具衣冠、使秀忠饗天使、四月、家康自度不起、命退醫藥、乃麾婦女曰、不許入侍、十四日、悉召諸侯伯諭曰、天下者公共之物也、将軍而失政、則有道之者其替之可也、又諭秀忠曰、我已告諸侯、以代興之義、汝慎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勳舊、宜速加誅伐、遂召義直

賴宣賴房曰、汝等善事將軍、又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屬以輔導之重、十七日疾革、乃顧秀忠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秀忠答曰、將大亂矣、家康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年七十有五、遺命葬久能山、天皇賜𨁈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使榊原照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三年四月、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功畢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廟號東照、家康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嘗有人出一疏于懷獻焉、家康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卒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稱之、曰否、吾稱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

者至矣、又嘗諭將軍近臣曰、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奬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覆其根、猶鷙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捨、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可不懲毖乎、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盈之府庫、目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為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內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奧、見源賴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東陸也、夫介胄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為虛飾、鐵可以為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健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耆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有所變更、譬之刀、鍛鍊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附治工、則刀終不可用矣、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制、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絶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柄、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鄰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為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哉、

論曰、漢光武、唐大宗、皆出戎行、統精經術、建武貞觀之治、到于

今稱之、蓋以武創業、以文守成、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國朝文學之盛、載在舊史、曁乎國家多事、檀車四馳、禮圍策試之法廢、而學館黌舍、鞠為茂草、威權下移、廟堂陵夷、自足利氏失統馭之術、四海鼎沸、無日不尋干戈、自爾文柄歸于五山僧侶、而紳縉反丐其膏馥、經殘教弛、舉世無復知有學術者、神祖以撥亂之才、托守成之器、關原亂平、輙命足利僧三要、刊行家語七書貞觀政要、蓋當此時、世乏其人、故委任三要、而欲使世人粗知嚮學之方也、及得羅山、擢為講官、世人能知尊信孔孟、而祖尚程朱者、皆神祖之敎也、他年難波之役、身在京師、運籌之暇、日以講書為務、豈唯古來武將之所罕、臣竊以為開闢以來為將者、所未有也、安積覺

論曰、論者或病大阪之事、為累東照公之徳、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阪、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恩、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姦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鋭、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搆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太閤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其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

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内、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致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阪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公之雄武老錬、雖太閤非其所畏、况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徙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勍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久有天下歟、賴襄

論曰、世謂德川家康平天下之亂、開三百年之太平、非織豐二氏之所能及焉也、余謂家康者有成之織豐、而織豐者無成之家康也、且夫家康平天下之亂、開三百年之太平者、就其迹而論焉者、若以其情、則織豐二氏固不易及焉也、信長奉朝旨、剗除四方梗命者、修獻貢供御之法、秀吉率天下牧伯朝天子於聚樂之第、是以天下之力勤勞於王事者、非家康徒竭畢生精

力、以營子孫霸業之比也、信長之雄猜、秀吉之權詐、就其迹而求其心、天下固知其情也、唯家康沈實不測、謀之以長久、出之以老練、故天下後世頌贊為無可議、皆為其所瞞者矣、家康之與秀吉行成、曰、吾當與之定天下、以救億萬生靈、其言則似矣、而不知其情果如所言否、且家康族望聲蹟、不下秀吉、秀吉之請家康、不特因其望而為己重、又將資其力而定天下也、而自家康一屈其膝、一意奉承、秀吉傾天下之力、征無名之朝鮮、而家康不敢陳其非策、秀吉盡府庫之入、興無益之土木、家康不言其失計、至甚享宴之席、為秀吉整復夷然不疑、如此謂之與之定天下、以救億萬生靈、可乎、蓋其心謂既不能以弓馬屈彼力、不如以佞媚悦彼心、優遊年月、以待彼自斃也、故藏爪牙偽

言貌、務為質實無他之狀、使彼信任己、無復所疑忌、秀吉不之覺、臨死把手囑以托孤之任、噫又危矣、大阪諸將、以不利遺孤討家康、家康固曰、我將為吾事、於遺孤何有、其集天下之兵殲諸將効忠豐臣氏者、於一撃之下、此皆家康二十年間、深思熟謀、以待有此事者也、嗚呼、鐘銘、一比丘之所為、何關天下之事、而家康幸武夫之不知字、借之為鼓動天下之資、親率猛將悍卒、與孱兒弱婦、決輸贏於一戰、其意謂、不及吾不瞑、而一戰了事、則百年堅忍事業、功少一簣、而子孫之覇業有所未全也、其設心之詭秘、運謀之陰險、比之信長之論妻亡舅氏、秀吉之鬪二孤奪其資者、有過而無不及也、余故曰、家康者有成之織豐、而織豐者無成之家康也、

日本史記下編卷之十二

武將列傳六之四

德川秀忠〇德川家光

天正七年

德川秀忠太政大臣家康第三子母寶臺院西鄉氏左衛門佐清員養女也天正七年四月生于濱松城天正十五年任侍從十九年左近衛中將兼武藏守文祿元年任權中納言慶長六年權大納言八年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十年四月代家康為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敘正二位右大將如故兼淳和弉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許牛車入禁門十二年正月入江戶牙城受諸侯賀

元和二年

元和二年四月至駿府候家康病家康謂秀忠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愼其政治勿有私曲而天下若有

方命者雖親戚勳舊宜加誅伐秀忠歔欷聽命及疾革顧秀忠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秀忠對曰將大亂矣家康曰善於是秀忠服膺遺誡常以為戒以駿府賜弟賴宣五月青山忠俊內藤清成酒井忠利為老職六月本多正信卒子上野介正純嗣七月收松平忠輝封放之朝熊

十月

十月改卜家康新廟塋域于下毛日光山僧天海幹其事本多正純藤堂高虎督役

三年

三年三月最上家親卒子義俊嗣是月日光山新廟成四月秀忠改葬新塋遷主于新廟天使莅焉詔贈正一位廟號東照新制祀典儀文隆盛四日而畢廿一日秀忠至自日光山世子家光詣新廟六月朝京師帝親勅諭以治世之要秀忠拜命之辱終秀忠之世封拜諸侯必朝而行之七月內藤清次卒島津家久任參議弟義直賴宣並任中納言姪忠直任參議朝鮮三使至伏見賀秀忠襲軍職獻方物後為例井上正就任老職正就故阿部定吉遺腹孫也

四年

四年正月酒井家次卒三月以村上義明家臣爭訟沒封越後村上四月建東照公廟於江戶城中紅葉山五月佐嵜成政自殺沒封石見濱田初秀忠女自大阪還寡居使成政再婚與女不協而止女遂之本多忠刻成政大怒聚兵欲奪輿幕府諸老諭之不聽遂及焉十一月殲葛西千葉寺數所是歲蠲京師地租

五年

五年五月朝京師六月福島正則有罪奪封放于信濃河中島其子忠勝亦同放焉明浙江總兵官王某使清商齎書來請杜兩國奸商七月島津義弘卒八月禁殺耶蘇宗徒五十七人於六條磧十月徙封奧平忠昌于古河十二月徙封淺野長晟於安藝併備後之半食四十二萬石徙賴宣于

紀及勢數郡食五十萬石并義直賴房稱為三家義直慈仁賴宣雄邁賴房謙讓義直與賴宣更番會同賴房特不之國大事則老職咨詢三家而後施行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於郡山以大阪為鎮府置城代是歲封忠直弟忠昌于高田

六年

六年二月蜂須賀至鎮卒三月四日京師火六月秀忠納女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老職酒井忠利土井利勝從如京師八月賴房任參議十月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仕子重宗襲職是歲置京橋玉造兩戍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戍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於界府奈良長嵜佐渡是歲封牧野忠成於越後長岡初關原之役忠成從秀忠西上攻上田薄城秀忠馳使止之本多正信令忠成殺其兵犯法者一人忠成曰奈何殺無辜乃以其兵逃亡父康成坐獲

七年　八年　九年　寛永元年

罪於是有此命七年六月安藤重信卒子重長嗣八月田中忠政卒無嗣沒封筑後賜弟吉興二萬石存其祀後終不祀徒有馬豊氏於筑後暹羅來聘先是伊勢人山田長政航海至暹羅遇其國亂累建戰功遂管領國事因説國王通聘云是歳共吉利辭通商八年二月定錢價以四千錢直金一兩四月詣日光山修東照公七回忌齋秀忠宿宇都宮城不及城主本多正純饗之俄命駕而還家光亦尋詣焉正純有罪放于出羽五月經始江戸城秀忠移西城家光居本多忠政邸十月城成是年最上義俊有罪奪封出羽最上賜田一萬石最上氏後有故減其半列麾下九年二月酒井忠世為西城老職參議忠直有罪放于豊後剃髪號一伯三月上杉景勝卒六月秀忠朝京師増供御田萬石上表請辭職詔許之使世子家光襲軍職自是稱秀忠曰大御所寛永元年九月移西城三月遊蒲生忠郷第忠郷張筵自是臨諸侯邸無虚月以結其歡朝廷以其外舅故禮秩異等而益小心常在禁内獨時息便室人或闚戸衣冠粛然如與神明為伍既老仍聽機務自郡國利病至列藩及海外事情無不詳悉暇乃召諸子語祖業艱難或宴功臣耆老話舊三年五月朝京師九月詔拜太政大臣固辭不許九年正月薨于西城年五十四葬于増上寺贈正一位賜謚曰台徳秀忠自幼徳量絶人年十三使人讀書而聽之俄有牛突入戸障皆倒近侍皆失措秀忠恬然既卒業起怒視左右良久一無所言秀忠觀猿樂適地大震陪侍者皆駭散公儼然不動或云殿屋將傾秀忠曰屋壁未墜何至傾倒嘗燕坐謂子弟曰吾有一願

終不得成或問之曰登殿守撃鼓不亦愉快乎然吾撃鼓殿守則城下皆好鼓城下好之則闔國皆好之吾故不為也島田利正為司刑嘗言曰臣欲背擢當世決事以為折獄之法秀忠曰據律斷獄則決獄之吏唯律是憑而不究其事情夫刑獄之事臨時判決情偽曲直自當明白非法律之所豫議處也又曰大辟雖已論決更思其可宥之理而後刑之秀忠極節儉故當時國用至用二十年祖云及薨頒遺金凡五十二萬餘兩秀忠雖老寢疾聽政如常家光憂之不令執政言事秀忠聞之曰吾一日不聽政事心常不安至死聽事吾所願也及其病革召家光屬以天下之事乃遺命曰國家典刑有未盡善者予欲有所更張區畫既定而嬰疾不能施行汝宜繼志矣又顧義宣頼宣頼房曰幕府年少若有失道卿等宜為國家計夫天下神祖之所經營豈可使異姓覬覦哉

論曰秀忠謹嚴整肅雖非創業之才於守成有餘雖既握天下之政權不敢自專父在之時則賞罰黜陟無大小必稟父命而行父沒之後確守其遺教不失是以天下大治自鎌倉氏以來所在以戰争為務萬民不安其居者殆三百年至此始蘇息矣其功徳不亦大乎　木澤成肅

論曰關原之役家康譴秀忠之後期殆易其嫡論者以是短秀忠曰不達於大計矣秀忠豈不達於大計者哉嚮使家康臨發警期則秀忠固當晨夜奔馳無後其期且其攻上田出於本多正信榊原康政二將二將家康之所信任者秀忠安得違之家康之譴責訓子之道雖宜如此欲以是易嫡則誤矣而秀忠引

過自責、不一言辨罪、如井伊直政欲有所立、則人情之所不能堪焉、而秀忠不特不露言面、始終禮待不衰、此觀過而知仁者、安得以是短秀忠乎、或謂秀忠忠實有餘、而雄畧不足、秀忠負荷大業、天下帖然、老将巨藩、甘受其命、不足雄畧者而能如斯乎、而其專為忠實有餘者、守成之体、固當如斯也、夫守成與創業者異、剗暴推脅、兼昧固宜為雄略有餘、以威懾天下也、若夫守成者、以培養民力、鞏固國本為本、非為忠實有餘則不可也、成康之承文武之統、文景之接高祖之業、忠厚勤倹與天下休息、此守成者之所宜師者矣、秀忠有見於此、故專以忠實率天下、天下靡然、無敢或踰越、如秀忠可謂克恢祖業者也、而余短于秀忠者、不能興文學以盛教化也、當是時、大亂始定、天下厭亂、此興文學開禮俗、與天下更始之秋也、假令秀忠率天下之牧伯、秉四方思治之機、造脩校舍、講習礼文、以絃歌諷誦之習變戰争鬭殺之俗、以忠孝礼儀之懿、矯强悍不屈之風、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文明之治可期也、禮讓之化可致也、此千載一時之嘉會、而明君賢主之所以致極治、不外乎此也、而秀忠不是之圖、曰與諸宿将、張茗讌、設散樂、專以酒食結其歡心曰、我能得駕御之術、噫又陋矣、

徳川家光、幼字竹千代、太政大臣秀忠長子也、母崇源院淺井氏、慶長九年七月、生於江戸西城、元和六年正月、任大納言、叙従二位、以酒井忠勝為傅、初酒井忠利、内藤清次、青山忠俊為輔導、清次卒、以土井利勝薦、加忠勝、八月、詣日光廟、九年、兼右近衛大将、

是歳、七月入朝、詔襲征夷大将軍、任内大臣、叙正二位、為源氏長者、兼淳和弉學兩院別當、右馬寮御監、賜牛車兵仗、天使就伏見城宣之、翌日、入朝謝恩、黒田長政卒于京師、子忠之嗣、弟忠長任中納言、九月、家光奉秀忠還自京師、遣使出羽、奪本多正純邑二萬石、給千石、是月、秀忠傳牙城於家光、徙西城、十月、禁殺耶蘇徒於芝、流青山忠俊於相摸、没封武蔵岩槻、十二月、始置十人番頭四員、徙封阿部正次於岩槻、三宅康信於伊勢亀山、松平重綱於下野鳥山、先是成田氏範卒、無子除國、賜重綱、是歳尋聘鷹司信房女為夫人、阿野正次任老職、是歳暹羅國入貢、寛永元年正月朔、親藩及譜第列侯登江戸城賀正、二日、國主及先世以來列侯執謁如前日、著為永式、二十七日、家光受旗幟及騎號于前将軍、親藩譜第列侯謁見賀之、二月、西班牙人來聘、請互市、聞其倡耶蘇教卻之、三月二十八日、秀忠臨蒲生秀鄉第、二十九日、家光亦臨、茗宴極其盛、兩日陳設各異、觀者嗟賞、自是兩将軍臨親藩及諸侯邸無虚月、六月、丐氣多甚刄秋田長門守於營中自殺、七月、福島正則卒、八月、徙封忠長於駿遠二州、食五十五萬石、十二月、朝鮮來聘、賀襲職、是歳、家光憫秀康絶祀、徙封其子忠昌於越前五十二萬五千石、忠昌有請、尋賜忠直子光長以忠昌舊封越後高田二十四萬石、二年正月朔、家光之西城賀正、四月、毛利輝元卒、子秀就襲封、是月、阿部正次任大阪城代、十二月、永井直勝卒、子直清嗣、三年三月、青山幸成任老職、六月、秀忠朝京師、居于二條城、八月、家光朝京師、至二條城、候秀忠、十八日、詔陞秀忠太政

大臣家光右大臣義直頼宣忠長皆叙従二位任大納言頼房及
前田利常島津家久伊達政宗皆任中納言其餘列侯叙任有差
九月六日天皇幸二條城秀忠家光率列侯享之公卿亦多陪焉
警衛嚴肅供具豐備留蹕數日建東照公廟於江戸城北上野因

四年

營一寺擬比叡山號曰東叡山寛永寺以僧天海為寺主兼掌廟
祀是歳始置二條在番四年正月蒲生忠郷卒無嗣除封會津封
其弟忠知于松山食廿五萬石徙加藤嘉明于會津食四十萬石
丹羽長重封于白川食十萬石五月安南國呈書乞互市荷蘭國
呈書書辭無禮令松浦隆信卻之十一月酒井忠利卒子忠勝嗣

五年

是歳諸國洪水命令修堤防五年春青山忠俊卒于配所後召宗
俊賜三千石後累功復本祿四月家光與秀忠詣日光廟六月豐

島信満以私怨殺井上正就於營中衆斬信満収其釆地是歳森

六年

川重俊永井尚政任老職六年正月伊豫松山盗起城主蒲生忠
知發兵平之秋申禁耶蘇教先是聞筑紫多耶蘇之徒命竹中重
門松倉重政索捕之其悔過者蹈耶蘇像不悛者悉殺之至是使
筑紫人皆蹈之後以為例十一月帝欲讓位於皇女皇女乃東福
門院所生也傳其旨於家光家光奏曰遷都以來久不立女主而
今立之世或曰外戚專威之所為也帝不聽禪之而老明正帝立

七年

七年九月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如京師賀即位十月藤堂高虎
卒子高次嗣八年二月雨灰又甘雨降草木色變六月加藤忠廣
有罪奪肥後封放于出羽荘内九月加藤嘉明卒子明成嗣關東
洪水人畜多溺死本多忠政卒長子忠刻先卒次子政朝自支封

九年

入嗣始置少老職副老中掌雜事九年正月前将軍秀忠疾有命
以土井利勝為老職尋薨老臣議欲秘之酒井忠勝以為不可即
夜發喪於是家光下教召諸侯親出面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
天下天子授以大政然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
孤雖不敏齎太平可有為之運已輔天皇居統率之任則自今宜與
卿等執君臣之禮以顯祖考之威德於無窮若有異志別有處置
列侯頓首而聽命於是賜佩刀以盟焉是夜府下失火十三所宿
直諸士帶甲警備四月池田忠雄卒子光仲嗣徙封于因幡伯耆
姪光政徙備前各食三十萬石餘七月徙封細川忠利於肥後食
五十四萬石以同國八代賜其父忠興為湯沐邑割忠利舊封賜
小倉于小笠原忠直中津于其兄子長次九月幽大納言忠長於

甲府尋收其封流於上野高崎後賜死駿河復隸幕府兩番更戍
奏請贈外祖淺井長政權中納言十月命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
嘗所拘紅毛人是月酒井忠世酒井忠勝及稻葉正勝等並任老

十年

職是歳始置大目附十年正月諸州地大震箱根山崩道路不通
令小田原城主稻葉正勝開路三月堀田忠長正盛任老職始遣
使五畿七道巡察風俗徳川義直建先聖殿於上野堀尾氏無嗣
國除徙封京極氏後三年亦無嗣収封召其胤子賜播磨地六萬

十一年

石尋徙之丸亀十一年五月徳川光國始謁家光賜以文昌星銅
像六月家光入朝鹵簿衛従三十萬七千餘人儀衛之盛亘古所
無也詔家光為太政大臣固辭而不受陞従一位左大臣初西上
之途經尾張以流言不宿城而過義宣怨之不會同翌年頼宣諭

十二年

之俱至於是解七月西城火留守酒井忠世避城待罪東叡山議宥之閏月賜京師市人銀五千貫一家百廿四文始置町奉行斷市人訟獄稻葉正勝卒子正則嗣九月長嵜奉行竹中重次有罪賜死重次贖貨漁色嘗奪富人妻為其夫所訟家光命捕重次籍其家多藏村正刀世傳村正刀不利德川氏故將士不敢佩家光大怒賜死十月獵板橋親以雉刀斃猪鹿是日獲猪鹿凡二千頭十一月定大番隊為十二部蒲生忠知卒無嗣除國明年從封松平隱岐守於松山食十五萬石封其弟定綱於桑名十一萬石叔父定房於今治四萬石是歲改造日光廟窮極華麗列侯各效華飾外夷亦獻金石彝器十二年六月安宅艦成初遣向井勝忠於伊豆造之長三十尋設櫓二百技家光自泛之品川賜宴諸侯謂

十三年

之曰武備之要陸有城壘水有船艦今天下雖平何可忘武十二月定列侯及陪臣衣服冠冕輿馬之制始置寺社奉行以堀利重堀直之任之頒新令二十三條十三年正月建評定所於和田倉執政始會議初家康之遷江戶執政會諸有司於其第後以詔使屢至營傳奏館待之而館常空虛乃以為會議之所課皷原街倡家日出倡婦供使其簡率如此每詔使至會議乃廢於是造之云三月酒井忠世卒子忠行嗣五月伊達政宗卒家光數如邸問疾子忠宗嗣七月鳥居忠恒卒無嗣沒封出羽山形徙封保科正之食廿萬石賜忠恒弟忠春三萬石存其祀十一月朝鮮來聘先是國書賜外國不稱王朝鮮不受書宗義智臣柳川調興竊填王字與之義智懼而訴之家光大怒親聽斷訟流調興於津輕頒朱章

十四年

十一月

於天下寺社領地者又鑄寬永錢是歲誅耶蘇教徒逐南蠻人居長嵜者二百八十七人於阿媽港又慮其作亂令大村純信備之而禁諸國商舶之往外蕃先是聽廣東東京大泥臺灣東浦塞暹羅阿媽港六昆等貿易商舶至者歲九隻至是皆禁之十四年春家光不豫諸侯罕得謁見人情危懼三藩執政皆爭獻歌舞秋東西赤雲如火十一月小西氏餘黨以耶蘇教據肥前島原煽亂推天艸時貞為將領主松倉重次寺澤賢高等出兵勦之而遂不能克馳驛報人以為小寇頗輕之遂議以板倉重昌討之石谷貞清監軍十二月五日重昌貞清至肥前先是賊修原城故壘據之重昌部署諸將進攻不能克家光聞賊日熾更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赴討十五年正月朔江戶大風折樹揚沙黑烟滿天殆如暗夜

十五年

是日重昌率諸軍進擊奮戰死之三日信綱等至島原四日細川光尚帥兵萬餘人至五日寺澤賢高來會信綱巡視城外因合長圍以困之立花宗茂細川忠利黑田忠之鍋島勝茂有馬豐氏松平重直皆就國以十二日會家光又遣水野勝成二十四日諸將會議於信綱營勝成知賊糧已竭勸速攻之信綱從之乃約廿八日鍋島勝茂等先期攻外城破之二十八日衆曉攻牙城放火焚城至午時城乃陷屠戮賊男女三萬七千餘人四月信綱氏鐵凱旋西海諸侯皆就國召寺澤賢高松倉重次至則禁錮重次削賢高封六月召鍋島勝茂榊原職直問曰勝茂何以犯軍律曰榊原父子先登臣恐其戰死故進攻耳問職直曰臣兒先登臣不忍見其死故進兵也勝茂法當國除德川賴房諫之而罷初出師于西

海也、命正之就國鎮東北、既而出羽之民嘯聚、正之遣兵戮之、東陸頼以無事、天下服家光遠識、是月、島津家久卒、子光久嗣、

十六年

十六年七月、令諸國曰、國家嚴禁耶蘇教、南蠻非不知也、往々潜遣其徒、蠱惑百姓、竟以禍亂、自今已後、嚴禁其來泊、若有來者、輙毀其船、誅其人、天下郡國警察海濵、或有蕃舶漂到、速送之長崎、勿使暫碇泊、八月、江戸城火、修之、明年春成、松平信綱阿部忠秋、任老職、是歳、徙封松平忠明於姫路、備西國屯戍、始置大老職、以酒井忠勝土井利勝任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参大政、索荷蘭英吉利人五十人放之咬嵧吧、大目附井上正重戒之曰、汝等知我大禁、而敢來泊、無状甚矣、然今特宥汝等放還、若再來必誅無赦、先是蠻人在長崎者、與里人雜居、於是、特造夷邸於湊浦、別居焉、

十七年

十七年五月、增大目附井上正重祿、為萬石、初家光觀劇、令列侯以下著彩服、正重禮服而至、家光怒責之曰、汝喪心乎、曰臣不喪心、臣以為今日之令、止於列侯、諸有司不與、家光益怒、既而有此命、是月、阿瑪港船來長崎、遣加加爪忠澄、令言之曰、汝等屢來犯我大禁、是蔑吾國也、捕而悉斬之、燒其船及貨物、六月、沒生駒高俊封、丸龜、賜子某二萬石、存其祀、後削弱、以八千石列麾下、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九月、家光如品川別館、義直頼宣頼房等皆從焉、毛利秀元饗茗、是歳、松前海溢、出一島、

十八年

十八年正月、江戸大火、初桶房失火、延燒八千家、命阿部忠秋防之、列侯走馬漸集、加加爪忠隆墜馬而死、相馬義胤亦傷、其他死者甚多、二月、命太田資宗、改正諸家家譜、四月、放鷹中野、見歩卒販竹

木、召隊長責之、六月、遣巡察使於諸國、問民苦、八月三日、家綱生、以天草島屬肥後、使筑前肥前二藩間歳掌長崎防備、曰、東照公以英武戡定禍亂、台德公亦屢勞軍旅、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可祿、至天下要衝之地、選人材以守之、庶幾以報祖宗之德也、又以甲斐莊正述為長崎奉行、謂之曰、薄海之内、有異姓代興、是吾家之耻、而非天下之耻、若喪寸土於外國、實天下之耻、卿等以此為意、是歳、日光寶塔成、

十九年

十九年二月、世子家綱、拜山王廟、執政傳命三家、令扈從、義直有異議、不能強、春夏之交、天下大饑、發倉賑之、捕江戸豪商與吏結黨閉糴者、刑之、命譜第列侯、定其會同賜告之干支、為兩番、以六月為期、其封屬關東者、率以年之半代焉、三月、始置勘定頭、以伊丹康勝酒井忠吉杉浦正友為之、家光聞麾下多窮乏者、悉召見之、皆以為世子新育、必有恵賜、家光時患頭痛、帕首而坐、諭衆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有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一旦緩急、將奈吾何、乃泣下、衆無仰視、酒井忠勝自側彌縫之、衆心服、誓守約而退、十一月、立花宗茂卒、子忠茂嗣、十二月、松平乘壽任老職、傅世子、徙松平頼重封於高松、食十二萬石、

二十年

二十年五月、筑前番士捕蠻夷十人於長崎、以傳耶蘇教也、送之江戸、蠻人自首曰、請更宗門、為我民、置之小日向、加藤明成有罪、奪會津封、賜其子明友石見間田一萬石、至明友子明英、徙于近江水口、食二萬五千石、列譜第、七月、徙封保科正之於會津、食廿三萬石、又徙丹羽光重於二本松、九月、以天皇禪位、後光明帝即位、遣松平頼重、如京師賀之、十月、僧天海寂、年百三十三、是歳、亂

正保元年

母齋藤氏死正保元年三月松平忠明卒子忠弘嗣七月土井利勝卒子利隆嗣寛永諸家家譜成凡三百七十卷藏之日光山秘藏十二月明水師總督崔芝使參將林高齎書來請借兵甲長崎奉行對曰與明絶勘合已百餘年無復交誼之存雖有商來泊皆屬私事是以不得如請遂卻之

二年

二年正月課諸侯浚江戸溝世子家綱任權大納言叙正二位八月松平忠昌卒子光通嗣十二月詔賜東照公廟宮號

三年

三年柳生宗矩卒三月朝廷遣使賜幣於日光廟後為例

四年

四年三月家光聞隅田川遊人甚盛遣久世廣之往視還報曰遊航蔽水歌吹喧闐陸則士女填溢望之如雲家光悦曰民心不和安有此樂尋家光泛舩觀從臣游泳令阿部忠秋饗三家於隅田川各給巨艦尾張日本丸紀伊天地丸水戸朝日丸六月南蠻舶二艘到長崎乞貿易遣使諭曰汝既知我邦嚴禁而敢來請不遜甚矣然以使人有禮使還慎勿再來九月林信勝講貞觀政要於正衙十月明遣使奉明主及鄭芝龍書來乞援兵召三家及老中議之三家請往井伊直孝沮之議不決會長崎報至云八月韃靼人奪國芝龍等已降乃答明使曰聞福州已陷則援兵不及為初芝龍來肥前娶田川氏生子成功芝龍還明迎成功母子韃人之陷泉州田川氏投河而死韃人嘆曰婦人尚爾日本之勇氣可知也及芝龍叛去成功獨為明主所信任賜之姓朱為軍都督所謂為國姓爺者矣十一月松平光久行大射禮於王子家光臨之是月阿部正次卒是歲寺澤賢高喪心自殺沒封唐津

慶安元年

慶安元年閏正月遣松平越中守本多内記赴參河大樹寺修贈

大納言廣忠百年忌齋封青山宗俊於小諸食三萬石宗俊忠俊子也四月家光修東照宮三十三年齋於日光公卿自京師來會者五十七人六月古田重恒卒無嗣國除八月守澄法親王自京師至為東叡山座主兼日光廟祭主法親王領寺務始此九月稻葉紀通自殺沒封丹波福智山

二年

二年三月召諸侯營中諭之曰聞近年士風稍流奢侈往々至犯禁吾所甚懼也自今宜嚴務儉約明日又召麾下士申前令四月令西海諸侯曰耶蘇之徒屢來乞互市於今不已或言今歲當來長崎彼果至則生殺在我或至用兵未可知也卿等宜豫備兵以待後命也

三年

三年四月撰六諸侯命之曰城之内外有失火急發騎來救諸侯救火始此五月德川義直卒遣酒井忠勝弔之子光義嗣九月忠秋任世子傅十月内藤信照任大阪城代閏月毛利秀就卒子綱廣嗣

四年

四年三月水野勝成卒四月三日賜子長松德松食邑十五萬石長松即綱重德松即綱吉二十日家光疾病遺命三家曰家綱年未滿十五卿等輔衛勿就國遺命正之曰卿善輔吾兒遺命執政曰政事一遵舊章此日薨堀田正盛阿部重次内田正信三枝某等皆殉死榊原忠次聞之曰嗟執政盍豫請將軍止之莫使國家失良臣廿六日以遺命葬日光年四十八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謚曰大猷家光資性英武常以武備廢弛為戒然待人仁恕左右有過未嘗譴責若有言涉詐妄者必繩以法嘗使穿龍口溝通錢瓶橋舟舩往來時諸侯質子在郭内門禁甚嚴婦女不得夜行或曰溝瀆通舟恐為任子不利家光曰白日逃亡則如之何夫法舉其大綱而已又嘗

聞墨水春遊甚盛、喜曰、政寛而不苛、百姓能和樂、若百姓疲弊、何得和樂、家光常言、余欲治國家、夙夜勞心焉、余無作也、所恨者無學耳、余有子孫、必令讀書而頗好文雅風流人所不知也、嘗遊一別墅、謂主人曰、花木中宜建一寺、添幽致、及寺成、又遊曰、此寺在花中、宜名長安寺、所謂一日看盡長安花也、平生為政、最愛重名器、雖元老重臣、官不過侍從、酒井忠勝充登極賀使、任少將耳、中根正盛為側用人、用事寵遇無比、然祿不過五千石云、

論曰、徳川氏制馭天下之道、在封建布置得其宜矣、苟失其宜、則雖有智者、亦無所施其術也、其制封建也、使六十州侯伯、迭掎角箝制、不得以生釁焉、夫大小侯伯、無慮三百、其大者百萬石、其小者不下萬石、而有外諸侯焉、有内諸侯焉、有外諸侯而

視同内諸侯者焉、内外大小、錯雜布置、而監之以親藩、已居關東四塞之固、以制之、故歷世經年、而海内屏息、干戈不動者、皆由封建布置得其宜也矣、我就其大者試論之、西海侯伯其大且強者、莫過於島津氏焉、島津氏有日薩隅之地、以為根據、故當之以土地肥饒士馬強悍之細川氏、次之者曰福岡、曰佐賀、故兩藩接境、以互相拑制、置久留米柳川於筑後四戰之地、控南而掣北、佐賀之西南、環之以唐津大村島原等、而羅列小藩於豐後、禦之以小倉中津、居豐前之地、以數監西海、南海巨藩為土佐、為阿波、故裁之以伊豫讃岐諸侯、松山高松宇和島等、而紀伊為之監、長防為山陰山陽之強國、毛利氏占之、故安藝備中備後以抗之、石見以支之、兩池田居備前因幡之地、故綴之以津山宮津松山等、布小藩於播磨丹波、以大坂鎮之、前田氏提封百萬石、為諸侯第一、跨加賀能登越中三州之地、故越前以掎之、越後以角之、而尾張居東海中央、以監四方、沿道充之以内諸侯、東山道之為地也、山野曠濶、故雄藩碁峙、曰仙臺、曰秋田、曰盛岡、曰米澤、而親藩内諸侯、亦有會津、有庄内、使是數藩迭相控制捍禦焉、而關東八州、不交外諸侯、徳川氏之制封建、概如此、故甲起則乙扼、丙動則丁掣、掎之角之、拑之制之、使進退失措、不得相發、而大藩當大藩、中藩抗中藩者、自有親疏内外之別、而小藩之接於其間者、亦自有從地形而相依之勢焉、是皆東照台徳二公之所區畫、至大猷公、其布置大備、故曰、歷世經年、而海内屏息、干戈不動者、皆由封建布置得其宜、

也矣、本莊一行

論曰、論者曰、偉哉佩刀之舉也、君臣分定、守成業成、微家光則不能也、余以為不然、以力制人者、不若以禮制人、惟禮人之所畏而不踰也、如家光則威力制人、啻足以貽壓制之政而已、昔者宋太祖収天下之兵權、議者不取焉、雖然孰與以威力制人者乎、三浦應

論曰、家康以不世出之才、能創霸業、秀忠承之、以謹慎待諸侯、或過恭、是以諸侯狎侮、往々至不奉命、家光智勇英邁、承父祖業、乃革待大諸侯之禮、視之如家臣、於是乎雖疆抗者、畏而服之、偃武之政行、文明之化興焉、固徳川氏基業者、非家光而誰、木澤成肅

論曰、源頼朝創覇府以來、姦雄接踵、其所以為横肆無所不至、而論者以足利義滿為僭竊驕奢之極、余謂義滿之不臣固不可以常理論之、然而猶能以父子禪讓之禮、迎後亀山天皇、此知尊正統天子者、以徳川氏所為論之、未為大過也、請就家光之事論之、夫家光資父祖餘業、金城湯池、可以無加、而課天下増築西城、以自奉輪奐之美、雖或讓金閣、至其蠹國力耗民財、則非區々金閣所能匹也、然而城闕所以威天下、猶有説也、而至其修築増上寛永二寺、則堂塔之宏、棟宇之峻、固非義滿寶幢相國之比也、然而寺塔所以托祖宗之兆域、猶有説也、至其營日光、則赭山項、錮泉源、傾天下有限之財、興終古未曾有之土木、義滿雖驕奢、未曾為斯無益也、然而此猶所以追尊其祖、

未為無一理也、至請朝廷冊親王為日光座主、以奉祭祀、則余不知何説也、世傳此謀出于僧天海、其意蓋謂既犯天下之大順、若一旦有承久建武之事、則奉天潢西向、學高氏之所為、則可以免賊名也、其不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非耶、且高氏以雇賊自棄、固不足深責也、而其奉光嚴帝出於窘蹙不得已之餘、其心固不屑為之也、而今家光在天下無虞之日、甘為此不臣之舉、若以春秋誅心之法、則不知其罪孰與高氏也、蓋徳川氏之有家光、猶足利氏有義滿、義滿襲父祖之餘威、合一南北、家光積威三世、以臣待天下諸侯、傳所謂人衆勝天者是也、而後之論義滿者、争咎其僭竊、此天定勝人者矣、而家光之僭竊、倍蓰義滿、而無一議者發論及此、豈天獨有所私於家光耶、蓋將待其人於三百年之後、以定其勝人者也、

日本史記下編卷之十二

日本史記下編卷十三

参河　近藤瓶城　編次
東京　東條琴臺　檢閲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考訂
東京　新井　新

武將列傳六之五

德川家綱〇德川綱吉〇德川家宣〇德川家繼

德川家綱

德川家綱左大臣家光長子也小字竹千代母淺井氏慶長九年生元和九年家光臨薨命入牙城受諸侯賀時年十六保科正之以家光遺命與土井利勝井伊直孝阿部忠秋松平信綱板倉重宗俱輔佐之是歲八月三日以弓匠藤四郎及田代某訴逮捕處士由井正雪丸橋忠彌正雪自盡忠彌就縛幷收其黨與誅之正雪駿河之民幼讀太閤記有所奮發出江戶遂以兵法教授與槍術教師忠彌結交遂有異圖會欲乘國喪發焉忠彌為江戶賊帥刻期將起使賊黨酒榑貯火藥每酒肆置之以為火江戶正雪如駿河見火光遙約相應忠彌應軍須或乏貸金於田代某及弓匠藤四郎因說以秘計事成則賞以封侯二人馳告變松平信綱信綱捕忠彌及與黨馳使駿府城代捕正雪正雪知謀漏自殺磔忠彌於品川賞田代及弓匠以金一千兩增信綱封五千石是月家綱任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內大臣其他官銜如故事

由井正雪

承應元年

承應元年三月佐渡賊辻某與僧蓮華坊據小比叡山代官屬吏岡村擊平之五月王代一覽成六月酒井忠清班老中上八月處士別木其林某等謀叛將火增上寺事覺磔之十二月水野忠亂為大坂城代

二年

二年七月平岡賴勝有罪收封八月家綱為右大臣弟綱重綱吉並叙從三位任左右近衛中將兼左右馬頭九月琉球聘使來保科正之任左中將命松浦鎮信築熕臺三年營大內課諸侯助役以去年六月條火災也七月明僧隱元來歸九月帝崩後西院帝立板倉重宗罷所司代

明曆元年

明曆元年十月朝鮮使來聘十一月剏萬福寺於宇治以僧隱元為寺主

二年

二年正月遣松平賴重吉良義冬如京師賀即位五月暹羅人來長崎請貿易卻之八月駿府城番稻葉正能為其宰安藤某所謀殺鞫訊得情誅宰某是歲徙板倉重宗封於關宿

三年

江戶大火

三年正月十八日江戶風飀蔽天小石川火適麴町亦火風益猛屋比蕩盡延及府城執政建議欲避城外獨阿部忠秋諫其不可議乃止火不滅者一晝夜諸橋焚斷府下悉為焦土所在設場為粥食饑者賦予金於市人瘞焦屍十萬三千餘於牛島為叢塚曰無緣寺松平信綱議令諸侯俱就國二月停諸侯在國者今年會同時土功竝起木價踊貴乃令曰牙城營築必待來年諸藩第宅務從質樸於是諸侯皆取材於國木價頓賤三月更賜諸侯第地又賜萬石已上以別墅先是慶長中諸藩始營邸第于江戶窮極華麗爭殫金碧之美加藤清正刻五犀於門大如馬市人或造三層樓窗摘塗以黑髹豪侈如此至是土木稍從儉樸五月兩本願寺創別院於江戶西寺在築地東寺在淺艸各賜方百間地經始牙城欲先營牙城正之曰天主制非古制也

万治元年　二年　三年　寛文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不定以此屈民力停爲使加賀肥後諸藩助役九月以稲葉正則為老中以肥前民奉異教命長崎奉行黒田興捕之誅其徒五百餘人是年林道勝歿萬治元年正月江戸火六月明鄭成功遣使到長崎獻書及方物不答是歳明朱之瑜來歸二年詔家綱為左大臣以年猶弱辭之造隅田川兩國橋六月井伊直孝卒十二月久松定政不告而歸邑収其封三年二月令仙臺藩鑿新溝自筋違橋至牛込土橋以通漕運六月大坂大雷震其城樓延燒及火藥庫烟焔四迸石壁崩壞壓死者數百人十一月堀田正信有罪沒其邑寛文元年三月荷蘭來聘七月權中納言頼房卒遺命禁殉死是為水戸藩祖閏八月封弟綱重於甲府綱吉於館林並食二十五萬石課諸侯造京師公卿第宅保科正之禁家臣殉死二

年三月松平信綱卒命松平頼重井伊直澄参老中議政事毀方廣寺巨佛像鑄錢世謂之文錢七月酒井忠勝卒八月常野北總盗起尋平三年正月帝讓位靈元帝二月以酒井忠清為大老加三萬石威權大縦四月遣松平直政大澤基時如京師賀即位令天下禁殉死八月頒武家法則二十四條一曰毋不勵文武毋遺義理毋亂風俗以久世廣之為老中九月大坂城番鳥居忠春為醫某所殺四年六月上杉綱勝坐事褫其封邑之半綱勝卒無嗣艱吉良義英子景隆承其後五年正月雷震大坂天主閣閣中本藏一秘匣番士中川某冒火上閣閣焚倒湟中探湟得其屍屍焦爛猶懐匣賜秩千石於其子七月定絹布制以二丈六尺為一端八月沒川上監物二柳直興封謫之先是寛文初皇城災家綱遣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監物直興營之以其宮城修築過期及會同違節有此謫是月始置京師町奉行以宮崎若狭為之十月禁日蓮宗不受不施派德川光圀毀封内滛祀明年又毀新寺十二月板倉重矩土屋數直並為老中徙封内藤信照於棚倉六年四月禁諸侯騶從過馬三疋槍七條五月京極高國高頼父子有隙家政擾民怨嗟収邑謫之十月錮處士山鹿素行七年二月遣巡察使察諸國風俗三月禁種烟草於良田六月水野元知國除元知妻妬忌一日聞其與歌童宴飲抽短刀刺元知元知傷其面稱疾不出遂坐沒安中二萬石七月聘神道者吉川維足此月填鐵砲洲本所深川洿池以為邸地多開溝渠自萬治興功十年乃竣是年禁庶人佩大刀著絹紬八年二月江戸災収高力隆長封島原以驕奢虐下也四月

以老中板倉重矩為所司代徙牧野親成於田邊京極高直於豐岡松平直矩於姫路削與平昌能地二萬石先是昌能父忠昌卒家臣杉浦某犯法殉之昌能坐削地杉浦二子處斬殉葬始止九年京師飢為粥賑之自正月至四月而止討蝦夷叛民平之閏十月獻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十三經二十一史太平御覽二程全書朱子大全諸書于京師十一月遣松平美作守等如京師賀大婚十二月徙久世廣之於關宿朽木植昌於福知山十年二月以板倉重矩為老中封徳川頼宣次子頼純於西條以永井尚庸為所司代是歳本朝通鑑成十一年正月權大納言頼宣卒是為和歌山藩祖四月伊達宗勝有罪流之土佐収其封于宗藩先是伊達氏有内亂使板倉重矩糺治之召其宰伊達宗重原田宗輔對鞫

十二年　十三年　延寶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之宗輔奸、見遂刺宗重、在坐者擊斃宗輔、於是幽族田村宗良連坐得罪者甚衆、以藩主綱村年猶幼、置而不問罪、七月、琉球聘使來、十二年十二月、保科正之卒、是為會津藩祖、是歲、徙脇坂安政於龍野、堀親昌於飯田、十三年二月、流處士與平源八傳藏等、延寶元年五月、皇宮災、英國舩來長嵜、請互市、不許、十二月、以阿部正能為老中、二年、清人來長嵜、告國亂、是歲、狩野守信歿、三年正月、課諸侯營大內及諸宮、三月、大飢、堀芝口新溝、游士往々蔽面溷入役夫、乃命以夜作、其徹夜執役者、給以三日傭錢、京師飢殊甚、設場與粥及米、自三月至五月而止、元和以來、比年豐稔、至是始饑、米價昇貴、天下苦之、五月、阿部忠秋卒、六月、遣人南洋、撿諸島、先是紀伊商舩漂至南洋無人島、島在八丈島南、歸告之、故有

此舉、八歲、封松平忠昌孫直堅於絲魚川、四年四月、流長嵜代官末次茂房、先是茂房家奴潜往外國、鬻刀劍圖籍、事覺捕而籍其家、奸賍畢露、流茂房於隱岐、初慶長中、豐臣氏以安藝人村上東菴為長崎代官、東菴與末次平藏爭訟、平藏曰、東菴子信耶蘓教、流之於外國、東菴客奪于洋中、又嘗贈火藥於大坂、東菴坐誅、平藏補代官、至是亡、四月、所司代永井尚庸罷、戸田忠昌代之、五年正月、營法皇宮及東福門院宮、以去年十二月係災也、七月、大久保忠朝為老中、閏十二月、獻丹府元龜稗海百川學海三才圖會等書于京師、六年、九月、左馬頭綱重有罪、令之自裁、七年七月、土井利房、堀田正俊為老中、八年五月、大將軍家綱疾、家綱無子、使執政議其嗣、大老酒井忠清、援鎌倉故事、欲迎親王為嗣、有司莫

言者、堀田正俊爭以為不可、於是謀之三家、德川光圀建議、令家綱弟中將綱吉承後、綱吉自舘林藩邸入西城、閒一日、家綱薨、年四十、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謚曰嚴有、葬于增上寺、自是寬永增上二寺、為德川氏塋域、堀田正信時家居、聞家綱薨、自刄而歿、近臣雉髮者數十人、

論曰、家綱亦有為之主也、雖然當時治具已備、紀綱悉張、無作為而害治化、則足矣、木澤成肅

論曰、人君之德、莫大知人、善任所任、誠賢也、則其所行者、皆吾所為、功成事立而已、無所與、是天下之善、皆吾善也、其於治何有哉、故曰用人惟哲、又曰任賢勿貳、然人君惟有知人之明、而後能用人、苟無知人之明、遇其人則善矣、苟非其人、小則亂法

傷風、大則壞國亡家、豈可不懼乎、家綱藉父祖之遺業、身享太平之安、三十餘年、間雖有小賊姦宄、皆不旋踵而誅戮、於是定禮法、立制度、父祖三世之業、至是時大定矣、家綱何脩而能得此也、余夷考其為人、才德平庸、非有知人之鑑、其所為則若燕而已、放鷹而已、非有躬親聽斷、揔攬大綱、且身多疾病、率委事臣下、然而其事業能如此、豈非任得其人之效哉、當是時保科正之以顧托位老臣之上、其他若酒井忠勝、阿部忠秋、松平信綱、皆忠誠直亮、各以所長事之、和而不同、忠而能諍、家綱皆能用之、各盡其能、其任賢一事、雖古明君、猶有愧色也、蓋其天資柔順、深知遺訓之不可不守、加之親覩父祖優遇大臣之狀、以為此皆父祖所遺於吾者、吾能任之、天下無可復足慮者、否則

是背遺訓也此其所以終始不貳也既而諸老凋謝継而任政者皆不過悃愊自守之人而無有復如嚮者諸賢其人家綱乃以嚮所以任諸賢者獨任酒井忠清忠清行私潰貨專權驕恣至有下馬将軍之目徳川氏忠厚之風為之殆壞則其任而不疑者適足以成禍此非任人之罪而不能知人之過也嗚呼人主誠能用賢才則平庸如家綱其効尚如彼況有剛明之識而兼容人之量不自用其才智而盡人才智者乎

徳川綱吉

徳川綱吉家綱異母弟也母本莊氏寛文初受封舘林任右近衛中将兼右馬頭延寶八年家綱臨薨入為嗣五月敘正三位任權中納言六月内藤忠勝変心殺永井尚長於増上寺齋場賜死殁邑并收尚長封以尚長弄威及于此也七月綱吉為征夷大将軍兼右近衛大将其他官銜如故事八月任内大臣遣井伊直興如

京師謝恩閏月令諸國代官曰民者邦之本也代官之職務察民疾苦使無饑寒之患年豐則民怠制之産業勿之懈惰長吏用心民事勿專任小吏凡堤防橋梁以時修之勿令毀壞以板倉重種為老中以子徳松為世子初綱吉之封於舘林聘鷹司房輔女為室及入承後鷹司氏為嫡妻有侍姫小屋氏父某嘗為皇宮厮粮博而争賭為人所殺小屋氏流寓為舘林邸婢見幸之生徳松及其為世子小屋氏寵貴滋盛勢殆傾後房女寵之盛始此

天和元年

天和元年正月遣使諸國巡察風俗五月酒井忠清卒六月流松平光長

越前之獄

収其越後封先是光長無子群宰議継嗣各有所主訴之幕府綱吉親聽斷之誅首悪小栗正矩父子流光長弟長良及荻田主馬連坐者甚多有削封褫官者諸侯聞綱吉能威斷疑獄莫不震怖十一月戸田忠昌為老中稲葉正通為所司代十二月以老中堀田正俊為大老

二年

二年三月奏加一條鷹司二氏邑各五百石去歳飢饉京師尤甚至是餓莩載路設場於北野祇園為粥與餓者四月琉球聘使來五月池田光政卒七月聘木下貞幹為儒員八月朝鮮使來聘召朝鮮使觀其調馬於外櫻田十二月江戸大災収真田信成封徙松平直明於明石土井利秀於大野西尾忠成於横須賀

三年

三年三月遣松平讃岐守如京師賀大婚禁庶人衣綾綺錦繍令長崎奉行禁買外國服飾奇玩五月世子徳松夭

貞享元年

貞享元年八月少老稲葉正休殺大老堀田正俊於營中諸老走救不及亂斫正休十二月始置天文司以安井都掌之都嘗呈貞享新暦

徙封本多政武於姫路小笠原貞信於勝山

二年

二年正月献日次記二百三十巻于京師六月阿媽港送我漂民至長崎乃給糧食薪水遣歸以松平信之為老中九月土屋政直為所司代徙封稲葉正通於高田是歳減清及和蘭互市歳額伊豆大島災噴沙為山

三年

三年正月徙大久保忠朝於小田原復舊封三月帝讓位東山帝九月林信篤木下貞幹奉教撰武徳大成記是年捕麾下子弟結黨横行市街者二百餘人皆抵罪麾下以豪俠自任號曰神祇組者自此罷

四年

四年二月令曰凡人家失蓄犬者必須搜索若有外人蓄犬來必須收養之求其主以送還之綱吉無嗣遂納僧隆光説布此令尋又停獻海錯生魚三月禁蓄魚鳥凡蓄鳥可供人食者皆命放之綱吉為隆光大營伽藍曰護持院四月遣保科正容等

元祿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如京師賀即位獻名刀白金及綿若干明正靈元二上皇新上西門院十月土屋政直為老中內藤重頼為所司代定清船互市之歲額限七十隻後增十隻是歲烏山城主那須資德有罪國除元祿元年十一月為僧尊融創護國寺賜侍臣柳澤保明祿一万石十二月謁先聖廟命刊行四書直解封德川義直孫義行於駒野徙太田資直於田中二年六月禁優童舞女出入邸第又令曰凡殺禽獸者一切處刑唯豬鹿豺狼之傷人及害田者許銃殺之十一月綱吉携夫人臨牧野成貞第自春至冬凡五回後以為常是月生母本莊氏徙居三丸新第封母弟宗資為列侯賜一萬石徵京師詞人季吟畫工土佐廣澄伶人狛高規等各供其職是歲儆長嵜地七千六百方積令築館居清商三年六月命林信篤講四書於營中使諸番士聽之七月建學校於神田八月以日光廟修復成自為猿樂以落之自是綱吉好為之又召儒生講經十一月松平信興為所司代四年正月神田學校成綱吉自書其額曰大成殿以林信篤任大學頭命蓄髮解衲二月徙柳澤保明邸賜刀及白銀閏八月以小笠原長重為所司代九月徙封松平輝貞于壬生五年七月以松平忠弘失政削其白川封徙之山形徙松平直矩於白川六年三月綱吉為答賀正使設筵親講大學八月令曰殺生既有大禁而近聞私釣魚者未嘗絕若窮治之獲罪者必多宜令兩奉行傳釣舟是歲新造隅田川新大橋七年四月奏修加茂兩廟葵祭納穀充祭費歲以為常十月奏以增上寺主了也為大僧正是歲封柳澤保明于川越本莊宗資于笠間八年二月織

惡幣之起　養犬　愛馬　九年　十年　麾下之釆地

田信武有罪自盡削其封徙其嗣子信林於柏原江戶災本多重充坐不能制臣下收其丸岡封三月始講周易諸侯群臣侍聽者四百三十人自是每月數次五年而畢九月改鑄大鈑小鈑方金鋏銀銀鈔款以元字先是綱吉欲謁日光廟謀之執政皆曰非十萬金不可今國帑匱乏未易遽辦也綱吉不樂執政召諸有司議之荻原重秀以為改鑄金幣淸以他金則其數自倍矣議可之天下惡幣之行始此十一月造狗廬於城西中野先是令曰傷狗者死矣殺狗者梟首有病狗則隣伍相告延醫治之於是有業犬醫而致富者又命吏執市街牡犬千頭每日放之中野群犬狺々聲聞數里綱吉又愛馬禁焚剪馬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至死是以乘馬髭然殆如野馬已而人不敢騎皆使從者牽之牧野成貞辭老職致仕十二月徙封有馬永純於丸岡松平輝貞於高嵜烏居忠教於水口九年三月天下大飢發穀一万三千石賑貸京師民八月奏贈源滿仲正一位擢散樂師百餘人為侍者於是市人習猿樂以求仕進九月臨保明第令大學頭林信篤與儒士荻生茂卿詰談司馬光疑孟十年二月遣本多政武等如京師賀大婚三月始量定金銀箔工外貨商戶四月小笠原長重為老中松平信廣為所司代先是每所司代交代獄囚皆斬長重以為非特拘重囚放輕囚六月以井伊直興為大老鑄二銖金八月森長成卒無嗣收其津山封七月賜麾下士五百苞以上采邑初荻原重秀建議曰麾下士食廩祿者漕輓之費皆出於幕府不如賜采地於近國以自收租稅則上下兩便綱吉便之乃檢諸藩封地在近國

十一年　中堂之火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者盡收之其地雜租亦皆充秩祿之數議已決戸田忠昌爭之綱吉不聽十月始収諸國酒稅十一年五月梶定良卒于日光年八十七葬家光塋域之後德川光圀嘗聞定良愛馬欲遺之良馬訃至悼惜之送馬於僧寺作文祭之畧曰嘗聞孝子廬親墓者未覩忠臣廬君墓者乃今於居士乎見之柳澤保明爲老中與偏諱改名吉保冐松平氏九月寛永寺中堂成上皇賜額曰瑠璃殿落之日近街失火府下大半爲焦土寛永寺坊舍亦蕩燼唯中堂文殊樓歷免人謂之中堂之火命松平直矩次子宣富承光長後封之津山任少將十月江戸火延燒將及牙城衆爭登殿屋防之屋皆銅瓦衆苦其滑綱吉命取梯一千聯絡布之屋上衆得盡力火遂滅十二月小笠原長胤使事愆期収其中津封邑江戸大火市人避災溺死隅田川者千二百餘人發穀七千石賑貸遭災者十二年三月鑄新錢於八條磧十月秋元喬知爲老中天下飢江戸尤甚是歳造永代橋十三年七月禁賣鰻鱺鼈九月迎清凉寺釋迦佛於外城拜之十二月權中納言光圀卒是歳徙堀田正虎於山形板倉重寛於福島十四年正月稻葉正通列老中三月淺野長矩爲荅賀正使接伴怒吉良義英傷于營中時天使在白書院將傳詔以變起更就黑書院行事即日賜死長矩没其赤穗封命其弟長廣屏居私第是歳東國大飢江戸餓莩載路設場於本所與粥及衣被至明年三月而止徙封本多利久於絲魚川稻葉正通於佐倉是歳奏改造六孫王廟於八條大通寺即第趾也十五年秋命久世重久守荒井關罷奉行十月馬醫橋本某坐殺犬賜死

十六年　寶永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下令曰我所以禁殺生欲令人存仁愛之心也十二月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襲殺吉良義英于本所邸自首待罪幕府議囚之於四藩邸明年二月賜死遂流吉良義固於信濃收其邑是歳命本多正永再築沼田移居焉徙封本莊資俊於濱松牧野康重於小諸永井直敬於赤穗後徙直敬於飯山十六年十一月江戸大火兩國橋焚溺者殆四千人是月命水野勝長築于結城移居焉是歳奏修先王陵廟其所再造者二十五寶永元年三月鑿新大和川九月本多正永爲老中十二月以從子綱豊爲世子改名家宣即綱重長子也賜松平吉保甲斐徙封秋元喬朝於川越封家宣世臣戸田忠利於足利二年三月家宣爲權大納言遣酒井忠擧松平定直如京師謝恩九月大久保忠增井上正岑爲老中三年正月江戸火綱吉請令權中納言持明院基輔書聖廟諸門匾額六月改鑄元字銀是歳徙永井直敬仙石政明森長直等封邑廢參河岡崎橋初家康拔一萬石於岡崎城主以爲修橋之貲至是奪其貲四年八月奉勅造東宮於凝花洞宮趾命町奉行安藤次誠等監工十一月停諸藩揩幣是月不二山焚雨沙數日而止山東地爲灰沙埋沒人民窮困課金於列藩賑之出役夫除武藏相模積灰其不能除者皆爲不毛有徙村落於他處者翌年淺間山又焚雨沙五年正月鑄當十錢曰寶永通寶二月遣松平賴保等如京師賀立坊立后三月皇宮災奉勅造諸宮課諸侯助役七月鑄小鈑金於松平吉保封內世稱甲州金十二月綱吉患麻疹是歲算長崎互市歲出自慶長五年至今年六十一年出金三

六年

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万四千二百九貫錢寛文三年以來四十六年間出銅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六年正月每夜有群狐叫躍殿側令近臣驅逐之九日疾癒十日征夷大將軍綱吉薨年六十一夫人藤原氏亦薨夫人之喪及二月綏之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諡曰常憲葬于寛永寺

論曰綱吉初好文學用心政治其嘉言善行有足稱者矣既而為姦佞所蠱過失不可勝計猶開元之與天寶其不過祿山之難者以祖宗仁厚澤尚在之故也　木澤成肅

論曰綱吉者可謂英主也其瑕瑜不相掩夫猶漢武帝也歟其繼大統之初削黜宗室削減諸侯是武帝之使諸侯王分封國邑又立峻法割削之也其崇儒好學講經書策士人者是猶其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親策問之開東閣以延天下之士也其好立威猛者是猶其好大示強也其信佛近僧喜禱祠者是猶其祠竈信道士仙術也其耽宴安翫雜戲比頑童外樂工是好內親侏儒俳優觀蹴鞠角抵狗馬作承露銅盤造建章漸臺也其愛犬馬禁殺生寵外家是疑巫蠱寵衛霍也謁祖廟而徵錢財猶修封禪用不給也造惡幣鑄大錢物價騰貴是賣爵造緡錢天下蕭然也綱吉畢生事業無一異漢武也唯末年作書以百萬石封柳澤氏此事與武帝輪臺一詔深陳既往之悔一大霄壤矣綱吉為妻所殺一大疑案也然果若世所傳則與武帝臨終為社稷慮殺嗣主之母者大異也要之二主皆英主以威風震懾一世者也而武帝極漢運之盛而衰兆漸至綱吉極徳川氏之盛而衰兆亦萌後世人主有英才而多欲者宜鑑于二主也

徳川家宣

徳川家宣初名綱豐左近衛中將兼左馬頭綱重長子也綱重以驕侈不得良死故弟綱吉入承宗綱吉議立世子光圀以為綱重子宜承後綱吉不聽立其子徳松為世子夭死寶永初綱豐入為世子居西城改今名為世子之前日若年寄加藤明英呈西城圖家宣曰明英諂媚失執政體遂疏之仕權大納言敘從三位綱吉時屢遊諸侯第宅而以家宣不過別館謂之曰何不擇勝地造新館家宣請造之海瀕專閣華潔臨眺絶佳家宣又請綱吉改造根津祠寄祭田五百石初根津某仕家宣生父綱重綱重有酗疾根津苦諫綱重怒手刃後每酌酒見某在側儼然如生綱重懼建祠以祀之至是家宣憫其生父之臣而死於諫因請新之

根津

寶永六年

寶永六年正月十日綱吉薨十一日家宣入牙城受列侯賀是日柳澤吉保請剔髮家宣曰卿言善矣然祖宗以來未聞執政而披剃者宜待葬事畢致仕後行志可也世多其善馭權臣十七日下令停大錢大除殺生之禁

解殺生之禁

初綱吉謂家宣及吉保曰吾百歲之後愼勿廢殺生之禁至是家宣以謂自殺生之禁行獲罪戮死者不知其幾此禁不除天下無復蘇息之日乃拜柩告曰殺生之禁在家宣一身則愼奉戴遺命無有所負獨至令於天下則不能無扞格之弊敢請為萬民除之遂會衆下令罷老中柳澤吉保黜諸近侍毀狗廬放之四月義宣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敘正二位其他官銜如故事遣井伊直通等如京師謝恩獻名刀白金及綿是月赦罪人

七年　貨幣議

正德元年　新井君美呈皇族為僧之議

以紹其職也六月帝讓位中御門帝八月家宣奏請贈綱重征夷
大將軍太政大臣七年三月家宣改鑄金幣與古金並行停貳朱
金家宣之未拜關職也老中請曰故將軍時國用蹙竭改鑄金幣
淆以他金增其數資辨國用今也有司告乏再改鑄以為之備家
宣曰方今財用罄欠吾亦知之然大拜之議國之大禮不可得而
省也苟得辨其經費其他則一切從節儉萬一有不虞吾將以一
身當之尋又議改鑄惡幣諸有司曰元金雜銀錫居半今造純金
新幣使大小鈒重如故則海內金幣減其半不如小其形以充原
數而以故價行之民明知其為純金不敢不行然後採金於各處
礦山漸補其不足以復慶長之舊也家宣從之遂下教改鑄金幣
其小鈒及金形如故而薄小欵文曰乾頒新令十七條五月徙封
間部詮房於高崎老中小笠原長重罷遣巡檢使於諸國十一月
琉球聘使來十二月本多忠國卒無嗣命本多忠良紹後徙于刈
谷正德元年二月遣榊原政祐等如京師賀即位且奏與上皇弟
直仁親王以一千石邑初新井君美呈書曰東照宮天錫勇智蕩
壹海內莫非祖宗積累之德而螽斯詵詵列為大藩者四家至台
德公三子則駿河公既不得良死今為諸侯者厪會津耳大猷公
子為侯者二人嚴有公無有繼嗣故先將軍從親藩入立有世子
而夭故將軍再從親藩入為儲嗣嚴有公已後宗統已絕者再矣
以東照宮功德未滿百年而事已至此此必有以也將軍欲恢弘
先業祈天永命莫如遵奉東照宮之遺訓臣固為殿下盡言不諱
但一事有所未言者焉元弘建武之間皇統分為南北天下大亂

下編卷十三　十五

確言

君美接韓使

其後南北一統而天下之亂不熄故皇室盛衰武人不暇問也及
東照宮平天下所以尊皇室者至矣然亂世之弊未盡除諸皇子
則除東宮之外悉為浮屠今夫匹夫生子必願其有室家奈何以
萬乘之尊棄皇子於桑門不仁亦甚矣朝廷縱無所言國家安得
不問今冊皇子為親王皇女皆下嫁未必糜海內之土地財用國
家尊天胤如此則東照宮之後亦必有萬世無疆之福矣議者將謂
海內土地財用有限而皇子皇女日多何以給之臣以為不然天
地間自有大算數往古皇族固嘗多矣今其後存者無幾又何憂
土地財用之不足議者又謂皇族衆盛恐非武家之利是又不然
以仁王倡義諸源響應由平氏之橫暴也至元弘之亂下令旨誅
高時者非大塔宮邪是皇子為僧亦能起兵誰謂浮屠不足懼也
惟將軍圖之家宣感悟因有此奏請也三月聘三宅緝明室直清
為儒臣初家宣之在藩邸新井君美以博覽多識為所寵遇至是
眷遇益渥君美才力超邁記識絕倫家宣有所問輙援引古今對
之詮房亦重之當是時林氏世秉海內學柄儒官率皆出其門及
君美進勢威頗與林氏相軋乃引緝明等以為羽翼四月以阿部
正喬為老中八月鑄四寶字銀八月令曰頃因巡察使言詳聞郡
國政治得失風俗衰頽四民困窮予承職未久不敢問其罪自今
以後大小政事須自勉厲令四民安其業倘不悛舊弊若具論其
罪蔑有攸赦十一月朝鮮王遣趙大德等呈書獻方物賀家宣繼
職命新井君美遇之君美呈接韓事例論幕府接外聘使可用王
號家宣從之世尤其以新進變更故事謗議喧然君美欲乞骸骨

下編卷十三　十六

二年 / 君美接韓使議 / 君美駁擊荻原重秀 / 建四脚門

家宣不允曰誹議何足以介意君美感泣而止十二月江戸火徙
封松平忠喬於尼崎青山幸侶於飯山阿部正邦於福山小笠原
長信於掛川永井直敬於岩槻二年二月江戸大火是歳君美呈
書曰國家待朝鮮供擬過豐州縣爭以侈靡相誇燕饗賜予之費
以鉅萬計而遣其王者不預焉是徒罷弊中國送迎外國間諜之
使者也宜與彼議往來各止於境上是勤一使之勞以除萬世之
弊也八月徙封本多忠良於古河三浦明敬於刈屋牧野成英於
延岡加藤嘉矩於水口鳥居忠英於壬生勘定奉行荻原重秀罷
初元祿中國用匱乏重秀建議造悪幣後益變易舊法姦蠹日甚
及家宣襲職國用益窮重秀資給立辦累增食邑至三千七百石
君美獨不懼屢白其姦曰彼姦悪無比今不黜患必及國家被而

不黜臣必極諫以死家宣遂黜重秀削其三千石重秀不食而死
十月大将軍家宣薨年五十一葬增上寺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謚
曰文昭家宣初在藩邸有改舊弊志及入襲職勵精圖治祛秕政
弛禁綱而以其在職未久不能革奢靡也家宣為人白晢美姿儀
喜脩飾威儀欲復衣冠俗屢與君美議之又造四脚門峻宇彫牆
頗極壯麗云其疾也自知不起謂君美曰我而死傳國于幼子乎
将傳尾張氏乎抑使尾公攝事乎君美曰不若使嗣君紹統而輔
以三家也家宣召三家及老中託輔導之事既而召有司曰事未
經裁決者悉白之乃親聽之皆判決焉群臣獲罪屏居者皆賜寛
赦左右近臣皆賜謁為永訣老人有流涕者則張目叱曰生必有
死其何泣之為

德川家繼 / 正德二年 / 三年 / 服制之議

論曰家宣在藩邸已見幕政之不完善慨之及襲其職出號令
施德於海内士庶相慶共稱萬歳然而天不假年而薨雖曰天
壽固命也抑亦近閨房之過也哉

德川家繼初名鍋松家宣子也正德二年十月自西城徙于城受
諸侯賀時年甫四歳令諸老臣傳遺命曰吾以不肖受社稷夙夜
勉勵思所以恢弘祖業不幸享世日淺宿志不遂遺憾曷已抑歷
觀往古主幼國危概由大臣爭權樹黨相軋夫同舟濟海胡越同
心況在今世生長太平孰不浴東照宮之恩澤汝群臣百僚其宜
戮力協心以濟患難若背恩忘義以踐覆轍非徒國家之憂實天
下萬世之不幸也天下貴賤一體此意十二月詔任鍋松權大納
言叙正二位上皇賜名家繼三年三月家繼為征夷大将軍遷内

大臣其官銜如故事遣松平忠雅等如京師謝恩大學頭林信篤
謂老中曰嗣君居喪殆不可常憲公定服忌令父母為七歳以下
及七歳以下人為父母皆無服今當遵之於是遣使告祭日光廟
及諸大禮以次舉且有日君美聞而駁之累數百言謂本朝舊令
有身無服心持喪者謂之心喪令已不得違元祿者則宜以無服
居喪如古所謂心喪之禮事有所忌諱避吉從凶以盡其服忌月
數乃已大夫人藤原氏及所生勝田氏是君美議於是諸吉皆待
十三月後行之信篤又建言曰年號用正字昔人以為不祥空奏
請改元詮房問之君美曰此明儒妄說非君子之言也正字果凶
耶一歳之首為正月是以不祥之月為歳首也豈有是理乎乃罷
五月流銀坐四人放一人檢其簿記荻原重秀賍金二十六萬從

四年

者六萬有司欲追論其罪君美諫而止之定婦女服制令曰凡衣服之制禁奇巧過制過者抵罪八月久世重之為老中十二月江戸大火焚死二百餘人停大國諸侯設猿樂享執政四年三月流夫人勝田氏傳嫗江島於信濃五月更金銀諸幣復慶長舊述家宣遺志也令西海諸侯曰蕃舶出沒邊海及近海岸者斬其人火其舩我舟擅近蕃舶者必追捕之初綱吉時防海之法稍寛清商或陵虐我賤民抗者輙抵罪由是外商頗專横後銅價騰貴貿易不行因長嵜民往往私販海上清商亦或登岸侵掠君美聞之曰我國尚武萬國所知今受侮至此柰國體何遂建請為嚴海防九月所司代松平信庸戸田忠真為老中水野忠之為所司代十二月琉球聘使來五年正月减清及和蘭商舩歳額清限三十隻和蘭二隻遣使長嵜申令給舩牌是年生島幽軒自開壽莚會府下老人七名六年正月朔江戸災四月大将軍家繼薨年八歳贈官位如故事賜謚曰有章

防海

五年

六年

論曰家繼立為征夷大将軍也猶幼弱不躬政然祖宗之德澤未竭祖宗之制度未廢閣老皆前代功臣相與率由旧章無所變更故上下翕然無違命令者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銖錙不違矣

徳川吉宗　毀四脚門　二年　三年

日本史記下編巻十四

武将列傳六之六

徳川吉宗○徳川家重○徳川家治○徳川家齊○徳川家慶○徳川家定

徳川吉宗大納言光貞季子頼宣孫也初封于丹生兄頼職卒無嗣乃襲宗家家繼之薨以太夫人藤原氏命襲本宗吉宗固辭宰相綱條起執其手延之上座遂入承後時年三十三翌日吉宗命毀四脚門或諫曰三年不改父道經有明文門未可毀也吉宗曰知父祖不義而不改是為不孝一日遷緩則一日之不孝何憚而不改遂有此命葬前将軍家繼老中本多忠良間部詮房罷七月任權大納言尋任征夷大将軍叙正二位遷内大臣其他官銜如故事遣松平頼豐等如京師謝恩遣巡察使於諸國十一月遣松平宣維等如京師賀大婚二年正月江戸大火郭内諸邸盡延燒九月所司代水野忠之為老中松平忠周為所司代十二月徙封松平直之於絲魚川松平輝貞於高嵜本多助芳於飯山奥平昌成於中津間部詮房於村上是歲以普請奉行大岡忠相為町奉行又擢近藤某為番長初吉宗在藩邸失火某為防火使率部屬至時火将熄辭之不納某不聽強入撲滅餘焔吉宗怒某曰是職也雖公有命不得廢也於是召見某謂之曰汝為職忘其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可不謂忠乎因有此命尋又擢為親衛三年閏十月禁乾字幣十一月琉球聘使來是歲修山陵初綱吉修治陵廟不知其所在者仍多矣至是更據圖撿之或甃石或作欄數年竣

四年　五年　廟制　六年　七年　復田獵

切吉宗親造測午表置之吹上庭四年十月朝鮮來聘初家宣之時接賓之礼衣冠服飾皆有加吉宗以為過文至是儀皆復舊令室直清土肥元成荻生觀等講經府下命諸吏聽之是歲前田綱紀呈稲生若水所撰庶物類纂三百六十巻五年二月命儒員高瀬忠敦撰明律釋義白川城主松平基知横斂暴賦委政奸臣部下民庶不聊其生相聚作亂請誅郡宰杉浦徳罰徳及駐吏民乃散三月大猷廟災吉宗以為天子七廟我既有六廟續之則超其制不敬莫大焉因除東照廟而定五廟之制遷猷廟神主於莊廟祫之自是世有國葬則叙昭穆以祫寛永増上二寺之廟十月徳川宗堯奉教納大日本史是歲撿群臣勤務滿十年者褒賞有差六年正月禁縱銃捕鳥為業者二月命荻生茂卿作六諭衍義訓點後命室直清譯之刊行出吹上廳聽三奉行決獄尋置理匭於評定所門前令民訴冤發姦六月廢伊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模浦賀奉行七月獻通志堂經解康熙字典于京師十一月青山處士山下長亮上書論政治得失吉宗嘉納賜銀賞之後松平定信採幕府庫籍獲此書深以為得理財之源移同僚論究文意相俱歎賞之十二月禁衣服器玩用金銀及制新様吉宗初欲矯前世奢靡之弊自奉極儉薄執政以下悉倣之於是發此令七年春節諸侯進物之數又申令行賂之禁四月修家繼七年齋朝廷依例将遣使賜勅齋吉宗辭之自修為例五月法皇賜本朝世記安藤信友為老中六月獻礼義類典於法皇宮十月獵于戸田初綱吉禁屠殺家宣不好田獵家繼幼冲是故廢之者有年吉宗以為田獵固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非為盤樂也一以為賓客一以講武事乃命有司為田獵之備一皆從舊制時百姓遇鷹人臂鷂者於塗必下馬避之吉宗聞之曰尊鷂而卑人寧有此理乎命毋下馬於是出獵道路弗除肆店如常懼妨業也此日會聞村童誦歷世掲示賜金及書于教師賞之是歳命府下諸邸畜救火夫八年正月得清舶所齎之伽羅木獻京師四月松平乘邑為老中徙封佐倉徙稻葉正知於淀命和蘭貢馬至翌年貢洋馬五頭自是每歳為例至元文中止六月定職俸之額以前三世多費至是府庫告竭吉宗與老中水野忠之議曰前世後房十有九皆仰廩於府庫宜節其費士之一旦就職增祿者子孫無減是制既重世故庫庫今懸磬矣宜傚周礼官田稍食之法以制之於是布令凡就職者家祿不中職俸之額則增之

而罷職則收之復故此制傳終德川氏之世九年三月大坂火焚死者多九月命山田正朝講經賜俸二百苞正朝年甫十三上牋謝恩其文佳麗十二月松平忠周為老中牧野英成為所司代徙封柳澤吉里於郡山以甲府自隷十年三月獵于小金原四月世子家重任權大納言叙正二位遣酒井忠寄等如京師謝恩五月新井君美卒七月水野忠恒發心傷毛利師就於營中收其松本邑徙封戶田光慈於松本稻垣昭賢於鳥羽十月改鑄大鈑金復慶長舊制十一年正月側衆有馬氏倫加納久通並列諸侯班賜一万石二月越前勝山大風雨山裂水出人畜多死十二年四月引見荻生茂卿初奉教校群書又撰政談呈之六月處士小笠原貞任請撿小笠原島聽之貞任曾祖貞頼為深志城主嘗奉幕命

十三年　十四年　道士改行　伊奈半左

撿南島得一島命每歳航海収其利寛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請七月東埔塞使來長崎呈書及方物請互市給船牌斥方物奏修小御所十二月禁神祀佛會作新樣十三年二月江戶火發金賑遭災者使市街畜救火夫以伊呂波字為號先是市舍多以草覆屋火易延燒故命以瓦代之貸其資財四月謁日光廟遂如足利學校撿其藏書五月大久保常春為老中七月畿內東國大水九月江戶大水漂沒民舍十月酒井忠音為老中徙封太田資晴於館林是歳建甲斐田中村節婦泉碑十四年四月廣南所貢象至二月行大射式於吹上庭先是襲前世華靡之餘年少輩至裝粉為冶様見武使短袴之士甚少吉宗深慨之設塲親試刀鎗之伎引見南都寶藏院僧令演鎗法觀之柳生小野山本山名等進于

伎者彬彬輩出著於府下於是令伊勢貞丈呈射儀家書參考諸家舊記定式行之自是小笠原孫九郎酒井與左衛門吉野左仲多門多宮土岐大學目賀田長門守等著于世士風一變矣有馬則維封內有伽羅木取之獻京師及日光山門主是月處道士改行於斬梟于品川初浪士有赤河大膳者以修驗為業構館于江戶品川門樓壯麗如侯邸會有天一坊改行者為秋葉山道士職來寓貌相偉異常言我實將軍吉宗嫡子於大納言家重為兄有故匿于民間今有入世志欲教日光門主告將軍列侯籍有日矣乃聚浪士得數十人共圖事以大膳為家老以下為用人奉行職名皆擬幕府而舉動非凡衆相與注視為郡代伊奈半左所逮捕鞫之曰營業何改行曰道士職又問汝擬高貴何故曰余為道士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元文元年〕

一泒之長、常為衆人所仰敬、故不與衆同席耳、又問汝稱大納言之實兄自客歳多畜家士、授食邑、果信乎、曰否、僕幼失母為赤河大膳所養而近日欲襲相州大社祠官、故先令食客四五人充其事耳、又問汝不憚政府、叨服葵章何、曰是某氏所寄附之物、有唐花葵章故仍私用焉、又問觀汝今日擧動、如別有目途、空吐其實、改行語塞半左乃具狀以告、於是梟改行時年二十一、大膳以下數十人、流竄有差、餘黨悉平、十五年正月、刋醫貟林良適等所著普救類方、與僻地不得良醫者、罷水野忠之老中、以松平乗邑代之、復列藩賭鈔、京師火發金穀賑遭災者、七月、松平輝貞、松平信祝、為老中、徙封本多正矩於田中、十六年正月、遣吉良左京大夫如京師、賀帝及法皇麻疹愈、頒禁奢行儉令、是月、造第二子宗武

第於田安門內、吉宗謂生子無限、封之有限之地、則後世無復寸地也、不如給之廩米而無嗣則収之也、因問室直清、直清對以秦漢以下關內虛矦之例、五月、迎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為家重室、十七年四月、設曲水宴、使侍臣賦詩、七月、黒田直邦為老中、九月、西南諸道大蝗、民飢、令移關東粟貸西州列藩、十八年二月、西州大疫飢餓、死者十六萬九千餘人、發倉賑之、男日給米二合、女一合、先是琉球始貢甘藷於薩摩、後外舶齎到長崎、其種大殖、民頼免餓、六月、天下大疫、十九年四月、獻禮義類典、六月、土岐頼稔為所司代、本多忠良為老中、二十年三月、帝讓位櫻町帝、閏三月、遣織田對馬守如京師、賀受禪、五月、本多忠良為老中、松平乗賢為西城老中、十一月、遣井伊直定等如京師、賀即位、元文元年五月、

〔二年　四年　五年　寛保元年　二年　三年　延享元年　二年〕

改鑄小鈑四銖錠銀碎銀諸幣、欵以文字、十一月、遣松平朝矩等如京師、賀大婚、二年二月、鑄新錢於城南鳥羽、四月、家治生、四年正月、罰徳川宗春屛居思愆、使其從弟宗勝襲尾張封、二月、大坂橘坊船戸太郎、漕米貿易、佯為遭颶、投海覺覆斬、其子女五人、詣廳請代父死、乃減死流之、七月、大坂大雷、民多震死、鑄鉄錢文曰寛永通寶、五年三月、荅賀正使大納言為久頼亂至饗之隅田川泛、麒麟大竹等官舩、使高家及成島道筑陪遊、儀容可掬、道筑記焉、六月、東埔塞商舩至長崎、貢蟒蛸、是歳、造第四子宗尹第於一橋門內、寛保元年正月、武徳編年集成成、木村高敦之所撰、八月、吉宗為右大臣、家重兼右近衛大将、補右馬寮御監、家重長子家治、任権大納言、敘從二位、遣松平容貞酒井忠温等如京師謝恩、

徙封久松定賢於白川、榊原政一於高田、二年四月、遣青木敦書於相摸伊豆諸州、捜索遺書、禁民間用瘞埋錢、六月、所司代土岐頼稔為老中、徙封沼津、牧野貞通為所司代、八月、畿內東海東山北陸大水、人多溺死、旌相摸民荻生正卿、正卿散粟及金、活難民數百人、十月、課細川伊達藤堂阿部仙石間部稲葉諸藩、修東海道以為水所壊也、三年正月、減和蘭互市歳額之半、四月、禁民間用銀飾、延享元年九月、酒井忠和為老中、命清商貢冊府元亀續文獻通考百川學海玉海等書、十月、徴甘蔗苗於外舶、求種之之方及造糖之術、本邦古來不產甘蔗、故購糖蜜於外國、靡財無箕、至是始得之、十二月、徙封石川総慶於亀山、板倉勝澄於松山、二年九月、吉宗上書辭軍職、令家重入牙城、自退居西城、寶暦元年

吉宗善行

膳番依田

六月薨年六十八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諡曰有德吉宗仁明好學承前世奢侈之後勤儉率下尤用意於決獄命大岡忠相石河政武等作律九十條頒之開言路登賢良於是弊風一變矣然吉宗終身所為皆以攝職之意行之故非關國家大事者苟無興止而資性以覿理明故首毀四脚門不遲疑徙柳澤氏封収甲斐復朝鮮聘礼於古又修山陵減廟制辭忌齋勅會等最斷行之大者而性謙讓有所為則使儒臣室直清商推可否而後施行之故享保之政最于德川氏吉宗性又寛容於人過失皆宥之嘗謁廟持佩刀者跌而仆有司依法擬罪吉宗曰彼雖仆不見手釋刀非豫設心者不能也宥之凡出獵之日有過失者皆宥之曰莫使目付知也故目附在側尚為不知者一日放鷹徒卒觸戟於吉宗頭仍曰莫使目附知也膳番依田政次嘗遺失其齋日煮魚羹之吉宗酷嗜魚每食必盡之此日纔食而徹之蓋慮膳番獲罪也既而政次悟之懼而乞罪於老中老中入稟吉宗吉宗曰齋日而羹魚膳番有罪雖然遺失而食魚者罪亦非輕也遂不問其罪先是綱吉時膳番有罪綱吉怒賜之死是以政次自分必死而吉宗一言得免死政次感泣深德之後吉宗即世每忌日必廟拜雖祁寒暑雨未嘗一日曠廢云

論曰吉宗為人聰明勇武識量過衆年三十有餘自紀藩入為嗣頗通下情多能鄙事顧非生於深閨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辨菽與麥者之比也襲職已來釐剔訛弊考覈政教登庸儒士專務經濟屢獻書籍於朝廷或刊布醫書且好星學自製簡天儀以測量軌道多藝多材雖古聖賢何以加茲前是綱吉家繼頗耽驕奢紀綱寢弛風俗頽壞且沈溺佛氏禁絕殺生於是修廢起闕屢舉田獵田獵者所以講武調兵厲士勤力也昔者源右府西征東伐一時得小康懼武備頽敗自率諸侯大狩于富士野雖異蓬豆遜讓之俗勵士氣試武技莫過焉吉宗歎士氣不振屢獵郊野以試伎倆游惰素餐之徒修文講武風俗大化世以為德川中興之主亦宜哉　石川鴻齋

論曰國初之政質質之敝民養而野故中葉承之以文文之敝奢而巧常憲文昭之間可謂文敝矣吉宗起紀庶子身嘗艱難自知民之情偽慨然有志於善治故承之以儉興士風抑驕奢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宥罪戾節器用內外無嬖寵從諫如流以開言路教化大行天下無寃民用人適其可士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不愧於中興之英主也其德業之最不可及者繼職三日未及解經首毀四脚門示礼不可越以補先過以立諸侯之制辭職之日舉賢相武元以立善後之策故令多病少視事之家重風爭變絕索之家治不墜其緒業亦豈不偉哉

徳川家重

延享二年

徳川家重幼字長福吉宗長子也正徳元年十二月生于紀伊藩邸享保元年徙于二郭十年四月任權大納言敘従二位徙于西城寛保元年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延享二年九月入牙城受諸侯賀是月松平乘賢為老中家繼生母勝田氏卒家重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其他官銜如故事十一月堀田正亮為老中

三年　四年　寛延元年　二年　三年　寶暦元年　二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十二月遣松平頼恭等如京師謝恩三年二月遣巡察使於諸國五月西尾忠直為老中十月本多正珍為老中十一月修櫻町宮十二月徙封堀田正亮於佐倉越智武元於館林太田資俊於掛川四年二月江戸火三月遣松平定功等如京師賀立坊五月帝讓位桃園帝八月麾下士校倉修理喪心斫細川宗孝於營中乃收邑九月遣藤原高豊等如京師賀即位越智武元為老中秋元涼朝為西城老中是歲徙封内藤政樹於延岡井上利容於磐城平寛延元年五月朝鮮來聘十二月琉球使來以大岡忠相封西太平列諸侯班徙松平信岑於亀山青山忠朝於篠山二年三月迎直仁親王女倫子為家治室七月丹後但馬等大水人畜多溺死九月酒井忠寄為老中松平資訓為所司代十一月徙封酒井忠恭於姫路松平明矩於厩橋松平忠祇於宇都宮戸田忠辰於島原松平信俊於吉田本多忠英於相良三年五月遣畠山民部大輔如京師弔櫻町上皇薨獻香銀寶暦元年四月越後高田地大震山岳多崩民舍盡壞壓死者一萬六千餘人六月前將軍吉宗薨十二月寧波商舶至長崎送歸南部舟子二年四月酒井忠用為所司代十二月琉球使來是歲加賀藩亂誅賊臣大槻内蔵允等四年七月濬木曾川使島津重年助役五年二月削安藤信尹封誅其宰從其子信明於岩城平懲極奢濫刑也七月朝鮮告窮歲賜一万金賑之如是者三年十一月遣松平宗衍如京師賀大嘗六年正月長崎淀桑名火二月大坂火三月江戸屢火五月封大岡忠光於岩槻為諸侯徙永井直陳於加納松平輝高為所

八年　九年　十年　越智武元

司代八年七月家重奏黜權大納言藤原公城等十七人褫其官爵禁錮之逐京師儒竹内式部九月松平輝高為老中井上利容為所司代十月収金森頼錦封竄之頼錦縱酒色苛政虐下為其下所愬多連坐得罪者十二月徙封青山達道於郡上本荘資昌於宮津井上正經於濱松九年四月金澤火貸金救之是歲造次子重好第於清水門内十年正月家重為右大臣家治為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江戸大火諸橋多焚溺死者八百餘人三月家重遣松平頼恭家治遣松平容清共如京師謝恩四月家重奏辭軍職子家治入牙城十一年六月薨年五十一葬于増上寺詔贈爵如故事賜謚曰惇信家重性多病不視政事吉宗嘗勸游獵以養性及吉宗薨遂廢不復視於是紀綱亦弛風俗赴奢執政堀田正亮專用事多興利以佐費與稲葉正明等比黨竊權市恩請託大行如大岡忠光寵傾一時而為人不甚縱衣而越智武元以吉宗命嚴毅執政機雖群少充庭以是紀綱猶存焉

論曰晉襄文公之餘威得為盟主百餘年矣靈公之不肖諸侯不敢叛晉國尚有老成人故也德川氏至家重九世享國已百五十年基礎堅牢法令全備確乎不可搖也且有爭臣戮志輔治雖偶有不君不至一朝而失焉前是吉宗釐革政教一洗舊習天下人安府貺委至老臣皆狃偃先軫之徒而家重非靈公之比也但溺於内寵不親政事而已然在覇府之重不知守成之難臣服諸侯優遊以卒歲非先君之德庇與老臣之嘉謀嘉猷安得如此乎　石川嶋齋

論曰家重立而多病不耐政務左右近侍之臣頗有威權然家重資性明敏聞老有其人相與奬順其德匡救其過是以浸潤之譖不行故天下遂得擊壤鼓腹之極治矣

德川家治家重長子也元久二年五月生于西城寛保元年八月任權大納言叙二位寶曆十年四月入牙城受諸侯賀七月為征夷大將軍任内大臣叙正二位其他官銜如故事十月遣井伊直幸等如京師謝恩十一月井上利容為老中阿部正右為所司代十一年六月前將軍家重薨十二年四月越前府中大火燒死二百餘人七月使六角廣孝如京師候帝起居以不豫也尋崩遣廣瀬駿河如京師弔大喪九月徙封松平康福於岡崎水野忠任於唐津土井利里於古河十三年十一月遣酒井忠恭等如京師賀

後櫻町帝踐祚是歳以和蘭請額外給銅七万斤延享以來歳出金千圓為限於是別給銅以換金出銅歳額稍多明年減之限八十万斤明和元年二月朝鮮來聘松平康福為老中六月徙封松平乘佑於西尾命三浦明次築美作勝山徙治焉十二月琉球使來二年九月鑄方銀又鑄鐵錢三年三月世子家基任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治慶嗣子拜官赦罪人五百餘名四年二月鑄新鐵錢於伏水五月填大坂曾根崎京町湟等諸渠更起市街七月命田沼意次築遠江相良治焉八月誅處士山縣大貳藤井右門流竹内正庵大貳等好談兵聚衆言有所觸及于此織田信邦坐之徙封高畠正庵即式部也十一月賞足立郡農新井某賜白金某常築堤毎有水災儲舍與食子孫善繼其志云是歳徙封松平朝

矩於川越秋元凉朝於山形五年二月遣松平忠刻等如京師賀立坊四月鑄鍮錢背作波紋以一當四六年十一月土井利里為所司代徙封松平康福於濱田本多忠肅於岡崎板倉勝清為老中七年三月修櫻町宮課諸侯助役六月京師町奉行石河政武任満而歸十一月帝讓位後桃園帝八年四月遣松平定静等如京師賀即位安永元年二月江戸火延燒九千戸死者六千七百餘人發金賑貸焉五月以田沼意次為老中進秩加封大張威福八月遠江以東武藏以西大風發屋拔樹未幾美濃備前諸州亦大風為災九月鑄方銀謂之南鐐十二月遣松平頼恭等如京師賀大婚二年六月山城伊勢大水美濃雨沙七月大風雨諸道大水行旅不通三年六月江戸大雷山城大風雨大坂沿海船舶壊

市舍倒溺死者千二百餘人八月以大内計吏田村廣敬津田義明等數十人作奸刑之初廣敬等僞稱供御求金於幕府專營私利至是發覺廣敬等四人處斬餘處流奪官十二月徙封松平忠恕於島原松平忠周於上田戸田忠寛於宇津宮四年八月越前福井火五年四月謁日光廟麻疹流行九月安房相模伊豆海嘯漂浸民家人多溺死六年七月陸奥出羽大水八月長崎海嘯十一月久世廣明為所司代水野忠友再築沼津城治焉七年三月伊豆大島焚雨石七月京師大水尾張名古屋火八年二月世子權大納言家基薨年十八勅贈正二位内大臣四月北陸及伊勢大雪八月東海北陸二道大水九月遣前田房長如京師候帝起居以不豫也尋崩遣中條康隆如京師弔大喪大隅櫻島焚雨沙

石湧出七小島命酒井忠休城松山九年四月清商船一隻漂至
安房六月阿部正允為老中八月家治為右大臣遣井伊直富等
如京師謝恩松平豊雍請給新田一万石於支族豊産列諸侯天
明元年三月遣酒井忠以等如京師賀光格帝即位五月久世廣
明為西城老中牧野貞長為所司代閏五月粮旗治濟子豊千代
為世子命名家齊治濟宗尹子吉宗孫也以一橋氏宰田沼意致
為傅増田沼意次封一万石九月久世廣明為老中鳥居忠意為
西城老中水野忠友為老中格増封稲葉正明加邑列諸侯班二
年三月詔以世子家齊任權大納言叙従二位遣松平頼起等如
京師謝恩始起天文臺于淺草七月関東地震函根嶺崩小田原
城壊八月江戸海溢是歳群書類聚成六百三十五巻皆僧塙保

己一之所輯三年六月以井伊直幸班老中上八丈島焚七月淺
間岳及草津山噴火熱泥沸湧利根川溢漂没三十五村溺死四
万餘人是日江戸雨灰如雪八月陸奥隕霜殺穀麥十一月田沼
意知為少老父子威焔太熾十二月江戸火四年三月奏獻一品
親王穀千石以終其世親王帝之生父也麾下士佐野政言殺少
老田沼意知於營中五月牧野貞長為老中戸田忠寛為所司代
糶京師及江戸大坂倉穀低價以賑民至九月米價稍低十一月
井伊直幸為大老松平重村請鑄方鐵錢行之其管内以五年為
限文曰仙臺通寶此歳陸奥大飢五年正月畿内雷増松平康福
田沼意次封各一万石増水野忠友封五千石為老中九月琉球
飢貸穀万苞金万両于島津重豪以賑之陸奥飢六年正月江戸

屢火聖堂延焼二月江戸日光火七月武蔵二毛大雨連旬江戸
市街成河壊壘流橋溺死亡算與食窮民發金賑貸八月家治有
病老中田沼意次辭職世子家齊自西城移牙城九月大将軍家
治薨年五十十月葬于寛永寺贈爵如故事賜諡曰浚明家治幼
而穎悟能讀書習字其嬉戯常弄紙鳶其線索為疾風所絶甚有
愛惜之色人或誡之曰世子生節倹之世習慣成性愛惜此區區
之物何其氣宇狹小與有章公不相似之甚邪昔有章公之幼也
亦好弄紙鳶其駕風而飛揚故断其線索以為笑樂主於天下者
豈不當如斯耶家治聞之他日謂左右曰毋令放紙鳶駕疾風予
也雖幼稚豈愛惜一紙鳶者耶其所以然者自有深思在焉抑紙
鳶一玩具爾若誤墜之市街市人必廢其業奉還之市尹府必矣

以一嬉戯之故使市人廢業曠日此我所不忍也嚮誡者聞之大
愧其失言其夙慧類如此而為田沼意次所弄常圖繪以消閑雖
水旱飢饉連年不絶家治不復知之自以謂四海已無事事無大
小取決於意次於是祖業大壊矣

論曰家治幼而穎悟襲職數年天下莫有是非其政者季年勲
舊之臣既沒任用田沼意次意次暴戾舉同排異營利之徒相
踵而起往往行新法天下多事百姓苦之猶神宗之信任王安
石也而邊疆不及荷戈者抑亦幸矣哉臨其終少悔悟雖欲悛
之不及豈弗惜哉

家基家治子也寶暦十二年十月生母津田氏明和二年任權大
納言叙従二位家基頗有賢聲聞于四方時以苦田沼意次虐政

未令開戸　德川家齊　天明元年　七年　松平定信　田沼貶黜

冀家基新政者多矣明和八年家基有疾侍醫池原雲伯曰人身有疾病皆心氣壅塞所致宜遊行野外抒暢其意思也於是獎家基屢出遊野外二月放鷹於驪卿將出偶疾作雲伯與侍臣強促其行塗而獲篤疾還未幾而薨年十八上下悼惜四民廢業未令而閉戸遏音云雲伯本細川氏醫也辭仕住江戸能稱治療錮深結托田沼意次迎合稱旨因得準官醫世或謂意次忌家基令雲伯侍之云家基贈正二位内大臣賜謚曰孝恭葬于寛永寺

德川家齊幼字豊千代安永二年生於一橋邸大納言治濟之子也天明元年五月自一橋第入為家治世子六年九月八日移于城受諸侯賀閏十月鳥井忠意為老中田沼意次得罪削封二万石收其二第坐意次貶黜者多是歳天下多雨未稼不登東國殊甚七年三月詔以家齊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其他官銜如故事家齊時年十五阿部正倫為老中五月遣松平賴起如京師謝恩天下大飢江戸尤甚飢民群起侵掠豪富大坂及林田伏見界浦小田原加奈川飢民亦嘯聚六月米價愈貴餓莩載路京師斛銀錢二百五十江戸倍焉松平定信為老中任侍從班諸老上九月井伊直幸辭大老擢府士通經者十餘人充聖堂講師日講於仰高門無貴賤聽之十月田沼意次坐在職多不法收其封二万七千石幽之私邸賜一万石於其孫意明承後意次未幾而卒遣人收其相良城令近傍諸藩分方位毀之井上本多二氏月餘不終功西尾氏購漁網懸之樓櫓以倒之一日而畢家齊賞之責二氏遲緩麾下士赤井忠晶松本秀行並坐託羅營

八年　誅奸吏　寛政元年　二年

利削邑所司代戸田忠寛罷松平乘完代之十一月迎右大臣經煕養女島津氏為夫人八年正月以京師火延燒皇宮遣使吊災遣勘定奉行根岸鎮衛等巡檢燒址董造宮事分給數万金于公卿初二條城番屬石河某議發倉賑都下人城番曰所司代未至當請江戸而後發石河曰歳歉且災可謂急矣必稟而行則無及矯制之罪吾自任之遂發穀數千石事聞乃擢為大目附遂貸米銀免商賈税所司代松平乘完至京館高臺寺阿部正倫罷老中命松平定信為輔佐手賜唯刀三月經始皇宮課列藩助役命松平定信董役水野忠友罷老中四月松平康福免老中松平信明代之時諸國代官多浚民膏營私利誅伏見奉行小堀政弼流大坂代官青木楠五郎青木在職數十年多營私利至累數万金至是坐贓抵罪政彌奪部民婦女淫酗肆虐義民文珠九助等潛詣江戸乃免奉行至是覆罪聞者快之五月發金二萬兩賑貸京師市民時朝鮮將發使命宗義功延其期又諭受聘礼於對馬寛政元年二月家齊成婚遣勘定奉行柳生久通監大内工令諸國禁用金銀奢靡服器四月松平乘完為老中太田資愛為所司代五月蝦夷國後酋月野栭將其部民五百餘人襲松前市場殺監吏及賈人九十餘名命松前道廣討賊賊逃亡初南部賈人請松前開市於國後漕運物産賂吏射利夷人憤怨及此七月量定諸國娼戸禁土娼九月命列藩各置預備倉毎秩万石蓄粟五十石令右筆某撰續藩翰譜十二月大坂火是歳令天下興宋學禁異說二年和蘭商來献方物引見賜時衣四月本多忠籌為老中格増秩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五千石五月令柴野邦彥岡田恕監昌平黌事八月柴野邦彥著禁障畫圖考證九月減外舶歳額清止二舶蘭一舶給銅六十万斤和蘭毎歳貢獻至是更令五歳一貢十一月戸田氏敎為老中是月以新宮成賜御製詩上皇亦賜國詩十二月琉球使來賞大内落成之功賜刀於松平定信其餘賜金銀時服有差三年三月給自令朝臣東下經費後為例蕃舩二艘漂至熊野清人二名在其中呈書曰駕和蘭舩載銅鉄火砲将赴皮草國遇颶漂至此得順風即去地方官往撿之未達發銃而去觀練兵於駒場野八月東海大風函嶺崩海溢漂屋發倉賑江戸飢民十月改濟壽館為醫學館令多紀安長司之四年四月温泉嶽焚山崩海湧溺死者五萬人五月禁錮仙臺林子平八月所司代太田資愛罷堀田正順代之松平定信辭輔佐不許九月始試科業於聖堂令寄合以下士應之及第者賜時服金帛自是四歳一試堀田正時為所司代五年二月奏召議奏前大納言中山愛親前大納言正親町公明至愛親與松平定信有所論杜愛親門禁公明出行既而還京師四月獻太宰帥親王稟米二千石松平定信巡視伊豆沿海五月造宇治橋七月置和學所令塙保己一司之八月安藤信成為老中九月魯西亞國使水軍将阿陀牟等至蝦夷根室乞通信互市送歸我漂民漂民伊勢舩稍也天明初過駿河洋遇颶漂至魯居十二歳乃還十一月遣目付石川忠房等至松前諭阿陀牟曰此地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嵜然互市不得許之六年正月江戸火二月令諸國禁奢靡三月遣松平定國如京師賀大婚七年三月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享和元年　二年

狩小金原六月江戸大雷八年十一月琉球使來水野忠友為西城老中九年二月世子家慶任權大納言叙從二位遣酒井忠温等如京師謝恩十一月清人來貢鐫刻七經孟子考文十年四月美濃水八月木下利虎有罪黜之令其子利徽襲封是歳使近藤守重按蝦夷守重到擇捉十一年正月治濟任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後陞從一位家齊父也給稟米年五万苞命堀田正敦等修武家寛永以來宗支冊合之寛永系圖傳名寛永重修諸家譜至文化中成一千五百卷二月所司代堀田正時罷以牧野忠精代之三月割松前章廣封以箱館已東直隷幕府易之以久良喜地遣松平忠明石川忠房羽太正養等於東蝦夷地撫夷民為交易命南部津輕二藩出兵戍箱館五月中井積善以其所著逸史呈幕府賜金帛十二年五月遣渡邊胤大河内政壽三橋成方等戍東蝦夷北界擇捉諸島八月林信徵柴野邦彥尾藤肇等呈孝義録五十卷先是松平定信奉敎録諸國良民德行状至是刊之布民間九月辟安藝賴惟完薩摩赤嵜貞幹等命講經聖堂享和元年正月江戸火三月遣戸川安倫大河内政長巡蝦夷地方六月太田資愛罷老中出羽土冦起仙臺米澤發兵各守國疆奥羽騷然踰月稍定七月牧野忠精為老中土井利厚為所司代二年二月置蝦夷地奉行以羽太正養戸川安倫為之至冬改稱箱館奉行六月東國水没深川市舍没箱根嶺温泉未幾山城大水淀川決河内諸郡瀦為湖牧方以西河涸漕運自河内通至冬河道復舊九月安藤信成為西城老中土井利厚為老中青山忠祐為所司

文化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魯西亞

代十月大島焚江戸雨灰十二月松平信明罷老中文化元年正月青山忠裕為老中稲葉正諶為所司代五月建佛寺于蝦夷六月荘内酒田等地震山崩塡象潟廬舍壞人畜死九月魯西亞將吟咱涅吐等至長嵜再送歸我漂民呈書及方物乞通好互市弗聽明年二月遣目附遠山景晋於長嵜與奉行肥田頼常傳命仍賜米塩綿各若干給薪水遣歸先是阿陀牟至根室及還與一牌曰若重至我邦以是為信魯人誤謂許互市故吟咱涅吐固請不止頼常抗辯不許漂民仙臺船稍寛政中洋中値颶漂至魯領為魯人所誘抵魯京淹留數年至是還是歲撿戸口二年五月增津輕藩封賞其經理蝦夷也六月賜金一萬兩於宗義功賞終朝鮮事也是歳續藩翰譜成三年三月江戸大火延燒諸藩邸六十餘區麾下

以下千百餘戸社寺千三百餘市舍無數死者千二百餘人五月松平信明再為老中九月魯西亞兵艦寇蝦夷樺太焚朧高柵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十月阿部正由為所司代十一月島津齊宣牽琉球王子詣江戸呈方物告其王繼世四年四月松前章廣坐父道廣馭蝦夷亡状褫封徙之梁川賜九千石収松前及西蝦夷直隷幕府南部津輕所遣箱館戍兵出戍東西蝦夷四月魯西亞兵艦二艘寇擇捉火茴穗柵執戍卒三人進犯紗那寨戍兵力戰殺魯人數名其夜魯人反襲戍兵敗退魯人乃焚寨掠器械而去泊朧高令東陸諸藩備之處士平山潜蒲生秀實上書論事並不報五月魯人侵利尻島焚抄船數隻使所捕樺太戍卒齎書而歸其書曰敢乞互市若不聽明年大擧攻東西蝦夷六月遣老中堀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目付遠山景晋等巡視蝦夷地方七月漕軍粮於箱館八月永代橋断墜溺死者七百餘人是日當深川八幡祠神會士女畜集遂及此災置松前奉行以河尻肥後守村垣淡路守為之遣鐵砲手井上左太夫巡視伊豆安房上総海岸十一月函館奉行羽太正養坐指揮失宜褫職十二月令會津仙臺二藩發兵各屯蝦夷要地命小菅正容村上義雄山岡景佩夏目長往督之明春二藩遣將戍蝦夷兵凡六千三百餘人至秋罷歸五年四月貶箱館奉行戸川安倫坐控御失道也起熕臺於相摸伊豆安房上総六所八月暎咭唎船至長嵜邉海夜潜乗輕軻入港剽掠民家呈書乞糧牛薪水奉行飛檄肥筑二藩將燒夷之英舶乗夜遁去松平齊直坐之屛居十二月酒井忠進為所司代

命南部藩督西蝦津輕藩督東蝦進爵並封南部氏併原封為二十万石津輕氏半之六年正月江戸火四月遣井伊直中戸田氏明如京師賀立坊七年二月命松平定信松平容衆戍相房二総沿海地三月和蘭使來聘六月松平乗保為西城老中八年二月江戸火三月朝鮮通使一行三百六十餘人至對馬呈書及方物遣小笠原忠徳脇阪安董莅城受之儒員林衡古賀樸等副之六月賜答書及物遣歸償金三万兩於宗氏一万五千兩於脇阪氏一万兩於小笠原氏五月魯西亞將伊利古留船至利尻島八人上陸抵泊嵜言語不通戍兵執之魯艦發銃去九年四月松平定信辭老中八月伊利古留再至利尻使我國民及所執擇捉戍卒三人上陸請還前年所虜八人不予伊利古留及去掠我商船而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去十年五月伊利古留復來使其去歲所掠我商賈上陸請泊嵜柵以罰之侵掠者為魯國政府所不知來謝焉遂請還八俘六月松前奉行服部貞勝遣屬吏二人利尻報伊利古留曰獻罰所掠器械及入犯謝書則聽之伊利古留詣箱館壘獻謝書還器械因賜書及八虜自魯人擾北邊至是八歲始平十一年二月和蘭使來聘十月輪王寺親王第災十二年四月修東照宮二百年齋于日光勅使及左大臣基前青蓮院梶井兩門主自京師至酒井忠進為老中大久保忠真為所司代六月給所司代大坂城代官俸各一万石七月召宗義質賜米一万苞以賑朝鮮饑八月錮小笠原忠固於其邸麾下士仙石政和刋類聚國史管公所修原二百卷經變亂存六十卷云十一月宗義質坐朝鮮呈書削字痕存疑

于攸寃屏居思愆十三年三月詔以家齊為右大臣世子家慶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賜名刀各一口家齊遣松平容衆松平直溫家慶遣織田信順中條信義如京師謝恩九月奉勅修仙洞宮再賜米一万石於宗義質賑朝鮮饑十月牧野忠精罷老中十二月罪井上正甫失行錮之十四年二月賜勅額揭之有德惇信浚明孝恭四廟召宗義質以其累世掌朝鮮通信事而交易隔絕國用罄竭殊加賜封二万石阿部正精為老中水野忠成為老中格三月帝讓位仁孝帝九月遣松平賴儀等如京師賀即位徙小笠原長昌於唐津水野忠邦於濱松井上正甫於棚倉十月增松平康孝津山封為十万石十二月遣井伊直亮等如京師賀大婚文政元年三月和蘭使來聘四月鑄八銖金松本藩士木澤大淵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編國史三百卷後命納之昌平黌五月益松平治好封二万石英咭唎船來泊浦賀八月水野忠成大久保忠真為老中松平乘寬為所司代二年二月遣土岐賴庸如京師候帝恙疫及愈遣戶田氏敎賀之五月改鑄元字小鈑四銖金以草書文字別古文字金是歲以麾下士薄祿不給每百苞加賜金五兩以比年豐熟穀價低下也三年七月改鑄文字銀麾下士高橋作左衞門譯滿州諸書尋譯魯西亞書四年二月諸國疫賜錢米於江戶貧民三月前關白政熙自京師至七月和蘭貢駱駝二頭十一月增水野忠成封一万石十二月免松前章廣罪再為松前城主鎮東西蝦夷松平齊廣請削封三万石增其族利之為十万石五年二月家齊為左大臣敘從一位家慶為內大臣敘正二位右大將如故家齊夫人

島津氏敘從二位家慶夫人鷹司氏敘從三位鎌倉氏以來世子任大臣是為始家齊遣松平賴恕家慶遣酒井忠器如京師謝恩獻黃金一千五百枚名刀名馬和蘭使來聘增土井利厚封一万石八月松平乘寬為老中內藤信敦為所司代此月誅盛岡逋臣相馬大作關良助六年三月免松平定永房總沿海警備徙定永于桑名松平忠堯于忍阿部正權于白川四月麾下士松平外記以私怨斫殺同僚本多伊織等三人自殺番頭酒井忠藎以下連坐者多七月徙田沼意正於相良復其舊十一月松平耀延為老中東本願寺災十二月江戶火七年二月改鑄二銖銀七月鑄一銖金　舩一艘入寇薩摩寶島島津齊興發兵討之殺一人餘二去九月吏足立左內著魯西亞學筌八年三月增林忠英秩列諸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侯補少老、五月、松平康任為所司代、七月、治濟進大臣、八月、遣松
平容和等如京師賀大婚、九年正月、清人至遠江、納南部漂民、三
月、和蘭來聘、四月、上總土寇群起、所在抄劫、五月、江戸多盜、夜剽
掠行人、十一月、松平康任植村家長為老中、水野忠邦為所司代、
十年二月、詔家齊為太政大臣、賜左近衛府。二人、近衛八人為隨
身、家慶叙從一位、廣橋一位甘露寺一位就江戸拜之、家齊會以
從一位義同三司治濟薨在喪固辭、不得遂奉勅除喪拜之、源氏
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耳、右大將輔煕先勅
使至、家齊厚待之、乃遣井伊直亮松平定永等如京師謝恩、五月、
增青山忠裕封一万石、閏五月、給別俸二万五千苞於一橋齊位
十一年正月、老中酒井忠進卒、二月、牧野忠精復為西城老中、家

十二年　天保元年　二年

齊嫡孫家祥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遣酒井忠實等如京師謝恩、
五月、吹上別第火、十月、塵下。。。高橋作左下河邊林右於獄、以其與
日本地圖和蘭人也、十一月、水野忠邦為西城老中、松平家發為
所司代、十二年正月、追贈內大臣治濟為太政大臣、鑄一銖銀、三
月、江戸火、諸侯邸宅九百數十、市舍十一万八千戸焚、死千九百
餘人、各所設塲作食、與罹災者、五月、松平定信卒、十月、德川齊修
卒、弟齊昭嗣、十一月、磔耶蘇教徒妖巫貢及其徒五人於大坂、天
保元年三月、和蘭來聘、十月、越後新瀉民嘯聚、二年二月、濬安治
川、大坂民爭請奉役、浚海口為一阜、名天保山、四月、八丈島飢、禁
民間名死者以院及居士、及壯麗葬儀、錮前長崎奉行本多正收
以其臣買妓偕歸也、五月、松平家發為西城老中、太田資始為所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司代、七月、蕃舩寇東蝦、松前兵砲殺數人、餘遁去、八月、迎關白政
通女為家慶室、令松前章廣列諸侯、三年五月、令諸國修溝洫、二
月、家齊設六十壽筵、帝賜御製和歌、上皇賜和歌屛風、八月、誅巨
盜次郎太夫、十月、鑄二銖金、諸國飢、十一月、琉球使來聘、是歲、飛
彈信濃美濃竹蕨實、民取而食之、四年二月、賜勅額於贈太政大
臣治濟廟、八月、東本願寺再造堂宇、十月、狩駒馬野、十一月、立感
應寺於雜司谷、尋流寺主竣之、年飢、奥羽尤甚、二國及播磨伯耆
土寇起、尋平、五年二月、江戸火、延燒鍛冶橋數寄屋橋二門、三月、
和蘭來聘、水野忠邦為老中、太田資始為西城老中、松平信順為
所司代、是歲、復置松前奉行、六年三月、盜入蓮池庫、竊金、賞新莊
沼田高遠長瀞巖槻藩濟部內飢民、美濃民嘯聚、攻笠松代官、代

仙石氏之亂

官野田某走駒野村、桑名高須藩發兵備之、以代官納賂修水閘
不完、因壞田也、命大垣藩捕亂民、擒致魁首十餘人、磔其首、野田
自殺、九月、鑄楕形大錢、文曰天保通寶、遣目付戸川播磨守等于
長崎、詗清船、破令私販之罪、十二月、以井伊直亮為大老、削仙石
久利封、誅其宰仙石左京等、免松平康任老中、徙之棚倉、徙井上
正春于館林、松平齊厚于濱田、九月、賑京師飢、是月、家齊辭軍職、
請家慶襲職、退居西城、十二年正月、薨、年六十九、贈正一位、賜諡
曰文恭、

論曰、家齊在軍職五十年、驕傲奢侈、位極人臣、身窮逸樂、前古
未嘗有其比、家齊獨何人、而齎是多福也、吾於是乎知德川氏
法制之善、所以維持天下之術、非他氏之所能及也、夫法一立、

而不可變者也、故創業之主、必視前世之得失而損益之、譬之數十年之久而變通之、求其適時宜民、然後立而為法、以此始以此終、不敢自紛更壞亂、故後世雖有庸君驕主、苟能守而不改、則其民尚不至怨叛、此創業者之所以焦慮苦思貽孫謀也、如見一時之利而徒之、悅一言之得而用之、施祢施廢、朝令而夕改、是自侮其法也、欲民之無背焉可得邪、德川氏之制、封建之利害、置而不論、其取民易簡有恒、此其制之尤得者也、蓋田賦仍豐臣氏之丈量兩稅、而十四、比古昔王制雖甚重、而兵農分則視姬周之十一、無大過也、而水旱必蠲、兵後必除、以不至殘其民、著以為典令、莫之或渝、以至亡日、故守法雖非其人猶可久而莫失也、家齊之善政可記者、獨松平定信為政之日而已、及定信罷、無復畏憚、諸老徒拘之於法制之內、而不能有建於法制之外、於是耽酒色、荒游畋、寵優伶、賁丘園、驕淫矜誇、無不至、奢侈之弊、至此而極矣、當是時、天災地變無歲而無之、如之魯人之延北邊、英人之暴長崎、藩臣弑君者有之、吏舉亂者有之、人心洶洶、日有危亡之懼、然而卒無搖撼之憂者、不獨民思其祖先之德、不敢叛也、有司守祖法而不失墜、不敢設色名以加於額外、興新法以壞古制也、故雖當時昏亂之日、賑撫之政、賞罰之典、追故事、舉常例者、相望於策、是以雖其主之荒淫如彼、其害止於後閫、而不及民、民雖知其荒淫、亦不甚非之也、書曰、政貴有常、又曰、民國本、本固國寧、守其恒而固國本、此德川氏家法所以貽子孫者、不然、民心難令而易離、以人臣執

國命以肆於萬民之上、其亡不必待尊王攘夷之說起也、故曰、

德川氏維持天下之術、非他氏之所能及也、

德川家慶　天保元年　八年　大塩平八郎　遠藤胤統

德川家慶、太政大臣家齊第三子也、天保七年九月、自西城入牙城、受諸侯賀、時年四十五、是歲自春至秋多雨、禾稼不登、大飢、東國最甚、奧羽兩野之民、爭赴府下京師、以大津不輸穀、益困、多往大坂沽糧、大坂遂捕沽者、八年二月、大坂町奉行屬吏大鹽行素與其子格之助、及同僚瀬田小泉渡邊近藤平山等作亂、行素稱平八郎、初文政中、為吏、斷妖巫賍吏之獄、發擿如神、聲名大見、意欲拔擢、官終不錄、常憤懣、不能自遣、詬罵長吏、誹訕時事、當是時、海內飢荒、市民大窮、行素乃鬻其藏書、賑救之、及其擧事、亦托周卹、以誘河內攝津民、書旗曰救民、黨與五百人、發巨礮、燔東西吏坊、及天滿邇市廛、城代土井利位、及在城諸將、各發兵護諸門、町奉行跡部良弼、堀利堅、撤天滿天神等橋、拒之、賊更渡難波橋、分為二軍、放火舟場、以掠豪商家、玉造戍將遠藤胤統、率部下三十餘人、執銃尾擊、破賊于平野街、進戰、衆筋、彼此相距百餘步、部屬坂本鉉之助、勇壯精于銃、與賊良梅田某、擬銃相迫、賊先發、汰鍪過、我丸洞其腰、斃之、斷其頭、貫槊視之、賊驚潰、同僚山碕彌四郎、本多為助、左尾清次郎、岡部官、糟谷助藏等、各有功、利堅良弼、縱士卒逮捕、又令防火、兩日夜、火始熸、而行素等未獲、近畿諸侯、皆發兵備之、置關物色、大坂多罹兵燹、延燒市舍一万八千餘戶、城倉司島田等、炊飯食飢民、既而有民告城代曰、行素潜匿油懸坊滐戶、遣卒與良弼圍之、父子縱火自殺、磔二魁焦屍、黨與數人于

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弘化元年　二年

大坂論功賞遠藤胤統賜鐙一雙還坂本為鐵砲方賜白銀百枚加以行素所挈大熕焉八月家祥兼右近衛大將鑄五兩鈑一分銀廢二分金改鑄文字小鈑一分金十月前將軍家齊遣松平定穀家慶遣松平賴恕家祥遣酒井忠器共如京師謝恩秋豐熟九年二月改鑄文字諸銀幣三月西城災課列藩城之四月江戶大火土井利位為老中間部詮勝為所司代八月甲斐國民相聚煽亂遠藤胤統等捕獲誅之賞討賊功賜胤統以下物十一年正月牧野忠雅為所司代遣松平定永如京師賀立坊十一月上皇崩遣織田信恭如京師弔大喪上賻十二年閏正月前將軍家齊薨二月布禁奢靡之令三月堀田正篤為老中六月真田幸貫為老中十一月迎關白政通女為家祥室是歲幕府欲復享保寬政之

政用矢部定謙岡本成等十三年二月令天下減物價二月磔加賀姦商木屋藤右衛門兄弟二人偕犯國禁與外人貿易海上故及此是月江戶町奉行矢部定謙坐事除籍禁錮於桑名遣使於近江檢湖邊墾田將播歩弓傍近地甲賀民群起拒之聚徒一万人發卒誅其魁然檢田遂寢重申行節儉嚴武備之令十四年三月水野忠邦罷老中閏九月阿部正弘為老中尋牧野忠雅為老中酒井忠義為所司代重疏通印幡沼是歲廢文政乙酉攘夷之令用寬政文化之令於是沿海之國雖有外寇不得輒礮擊之弘化元年三月和蘭兵艦抵長崎告曰西洋同盟諸國將率兵艦入寇五月江戶牙城火侍婢多燒死課列藩城之是月幽徳川齊昭錮其臣戶田忠敞藤田彪鵜殿忠受今井則等二年二月北亞米

三年　四年　嘉永元年　二年　三年

利加漁船抵相摸浦賀送歸阿波南部漂民二十二口三年正月仁孝天皇崩遣有馬廣泰如京師弔大喪閏五月北亞米利加將必氏茘帥兵一千人航入浦賀呈書乞通信互市幕府命松平齊典松平忠固嚴修海防令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豐傳命曰我國祖宗以來禁與外國互市且外事任之長崎不關此港勿復入焉六月米艦還去米人七名漂泊擇捉明年令和蘭人送還之七月錮高島秋帆神代德次刑其黨二十餘人八月英吉利艦入琉球測量沿海而去九月修皇宮四年二月命川越彥根藩戍相摸會津忍藩戍房總六月朝鮮使來聘九月遣松平齊貴等入朝賀孝明天皇即位以慶篤弟七郎麻呂嗣一橋氏後嘉永元年四月狩駒塲野十月家慶任左大臣陞從一位追贈廣忠及家基正一位太

政大臣松平乘全松平忠優為老中十二月米人十五名漂泊蝦夷命和蘭送還辭是歲番舩往來北海者太多二年三月米舩入長崎受漂人去家慶率諸侯狩小金原閏月英咭唎舩入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奉教亦之歸返剽掠下田測量山海韮山代官江川英諭之遣歸五月令列藩益修防海守備減其騶從七月迎前關白忠良女為世子家定室實菊亭公久女也去歲鷹司氏卒故再娶之命五島盛成及松前為吉築新城嚴邊防十月令諸藩練兵於江戶郭外尋令諸侯上士麻才達文武者姓名是歲西洋貢種痘法蕃舶闌入對馬南部津輕松前乞薪水糧食三年二月江戶火三月和蘭來聘六月蘭人告英屬印度人及米人欲來請互市尋米人三十二名至東蝦夷七月送致之長崎九月內藤信親為

四年　五年　六年　北米軍艦

所司代十月肥後飢京師米價斗二千三百錢至明年四月米價漸低十一月追贈傳通院從一位大光院從二位琉球使來四年三月再量定諸商戶四月江戶火七月漂民土佐漁夫萬次郎自米國歸納萬國輿地圖及西洋奇貨十一月內藤信親為西城老中十二月脇坂安宅為所司代久世廣周為老中天保末禁土娼京師除島原之外皆逐之至是復享保制是歲課十國修北野菅廟五年四月大坂火五月西城火幕府使井伊直弼兼守浦賀築熕臺於大森八月和蘭報幕府曰米人欲以明年來請貿易即急之將有戰十一月大坂火命德川齊昭復起視事寶庫火六年二月相模地震函根足柄山崩築西城課加賀仙臺肥後長門安濃津德島等五十二藩役罪加賀宮越奸商錢屋五郎兵衛沒入其

產六月北亞米利加國遣將陂理帥兵艦至浦賀浦賀奉行戶田氏榮使吏問之對曰奉國書方物求通信互市幕府命諸侯嚴備武藏安房上下總伊豆相模沿海起戍聯百里造假館于栗濱為接使所命會津彥根二藩警備水陸前中納言齊昭復參幕議細川齊護立花鑑寬請以部兵擣之並竢後命氏榮等莅栗濱陂理呈書函及方物乞通信互市曰我邦疆大土沃寶貨足以相資瀛舩足以相通貴國若通互市其利國亦不貲試之數年無益而後止不亦善乎且我市舶之赴支那者往往遇颶漂至貴國海灣或欠薪水隨乞給之幸甚幕府議謂昇平日久武備不完宜先為之備而後絕使氏榮等報陂里曰明年使和蘭人在長崎者傳報因賜本邦物產令去四艦臨去發空砲又突入內海測量海底港吏

外人內海測量

呵止之曰以資他日進戰耳吏不能禁之遣脇坂安宅如京師奏米人事榊原政恒納西洋製巨炮六門宗義和呈書幕府告清國亂二十二日征夷大將軍家慶薨年六十一贈爵如故事賜諡曰慎德

論曰昔者賴襄嘗論北條氏曰承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士之叛北條氏者始乎陸奧人安藤堯勢余以謂元和以還海內士人無一人畔德川氏者士之畔德川氏者肇於大塩行素堯勢之背叛胚胎乎長崎高資決訟不公行素之圖不軌激成官吏不救窮民而北條氏伐之不克德川氏討之誅夷遂而論之德川氏權勢兵力如不至於北條氏衰絀者掩而察之則均是不免為亡兆也譬之人身及其壯也血氣正強雖

有寒暑燥濕之異未嘗至少感冒時氣也及其老也血氣已衰於是乎亡論於寒暑燥濕百疾雜作諸病爭起當是時雖有俞跗越人亦無如之何矣德川氏之天下元和以至於元祿如少壯男子雖時有寒疾發汗可以驅除其邪氣也正德以後以至於文政之初如中年以上之人衛生以頤養其性命不至過酒暴飲傷損其肺腸之甚亦可以保百年眉壽已而為天保為弘化為嘉永安政愈下愈衰如六七十癈人病夫百疾並起一病未痊一痼再動遂罹癸丑米使之大患至不可救藥而斃矣而跡其所自皆國力虛耗衰絀所致北條氏於安藤堯勢德川氏於大塩行素前世後代其揆一也後之憂國者勿使國力至於衰絀蹈北條德川之覆轍菊池純

德川家定　嘉永六年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一月

德川家定家慶第三子也嘉永六年六月襲職遣少老本多忠德等巡視浦賀沿海七月下米人書於諸侯議之魯西亞使布恬廷帥兵艦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奉行水野忠篤使吏問之對曰奉國書來謁貴國大臣呈之忠篤奉教受之請修鄰好正蝦夷境界通互市之書築礮臺于品海東一里凡三後又增為五始許諸侯齎火器入江戸解高島秋帆罪屬江川某授砲術於衆火伎大行島津齊彬報曰米船來泊琉球那覇港圖山量海府商源八呈書市廳請設塞柵于海口禦寇獻其方略九月許諸侯作大艦內藤信親為老中下教習西洋砲術用德川慶勝議命和蘭上蒸氣舶及戰艦十餘艘約明年納之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等于長崎賜答書於魯曰貴國與我邦原無開衅之端以好意來諭我邦何得不以好意報第疆界之區域貴國以為不明則當與商議而定然按圖籍加査撿有確憑是非今日所能辨也通市則我邦有厲禁業已固辭然現今宇內互市日盛不可取古例律今事須與論一定而後報之魯使受書去十一月禁用蕃語時武人習西洋兵法摸其兵器多用蕃語故禁之換用譯語徵土佐漂人萬次郎為普請役初萬次以天保末漂流為米艦所救遂往米國留十三年至嘉永中還至是用之以其知土風也島津齊彬又報曰去月米艦三艘來泊那覇港積石炭于港口而去故微藩益修兵備築礮臺命會津肥後長門因幡備前川越忍柳川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地是月天使權大納言實萬前大納言俊明自京師至勅以家定為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其他官銜

十二月　安政元年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如故事准右使及左大臣尚忠左近衛大將忠香亦至慶其襲職尋遣松平賴胤等如京師謝恩十二月京畿然泉乾耗物價騰貴町奉行請發粟賑窮民水戸藩納大砲七十二門再鑄一銖銀安政元年正月米人陂理帥兵艦至浦賀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町奉行井戸學弘儒者林煒等査之會陂理病不能出副使阿單須接見浦賀假館使吏謂之曰外船碇泊內海國法所固禁宜回艦阿單須曰萬里航海曠日彌久頗苦無事苟獲前報即揚帆去耳事猶不辨直入江戸取決幕府於是命加賀藩守京師命水戸藩守江戸仙臺久留米米澤等諸藩亦與焉郡山淀藩等分守京畿餘皆扼守近海浦賀奉行戸田氏榮井戸學弘等遣米人以食物數品以問其病諭之退浦賀港不聽米使請入江戸呈書不許浦賀奉行伊澤政義等至加奈川設接使之所二月德川齊昭建白十議論米人不可和細川齊護亦請討米艦並不許遣煒及學弘等接米使饗之陂理呈書請定兩國相親之約幕府賜米人米百斛每苞入五斗使角紙者搬運之遂撤諸藩沿海地警備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歸三月許米艦泊下田箱館二港納直求欠乏物居下田沙子島方七里約貸箱館地若干聖謨政憲自長崎歸聞許米人以二港以其與前議相反呈書爭之老中阿部正弘等不省米艦至下田港送致長門人吉田矩方澁木某專連松代藩佐久間象山乃拘三人於各藩四月皇宮火遣由良貞時如京師弔災獻黃金令彥根藩曰汝家自古護京師嗣後上國有急即趨焉因罷其羽田大森戍令阿波藩代之奉勅造皇宮課

六月　七月　英吉利呈書　英又呈書　九月

諸侯助後、阿部正弘掌之、二十三日、大坂城石壘無故自壞、煒及學弘政義會陂理于下田、許米人居箱館、地方五里、尋許泊長崎、六月、鍋島齊正築礟臺于神乃伊王二島、賜刀賞之、復置箱館奉行、以竹内保德為之、尋增一員、以堀利凞補之、七月、咬𠺕吧都督漸涅喇兒使甲比丹贈書長崎奉行曰、弊邦與貴國通信年久、交深、今貴國棄舊圖新、遇魯米、過弊邦、願弊邦亦自今得比二國、魯將蠶食樺太、以及貴國、英國女王以僕為東方水軍將、追魯軍、僕欲帥兵艦先發、英國亦傾心貴國、行且乞互市、貴國請審事情、許其艦入長崎諸港、幕府荅以非討魯之故、而乞欠乏之物、則可給之、且許泊長崎箱館下田三港、是月發五兩銀、閏月、米艦至下田、歸漂民二人、閏月、英國海軍將某來長崎、呈書曰、今也魯國與弊邦及佛國戰而敗、欲漏積鬱於東洋、遂窺視貴國沿海、而魯之流涎於樺太者、亦有年、彼幷蝦夷千島、自皮及肉、於骨終將吸精神而止、竊為貴國寒心、貴國其熟慮深計焉、今弊邦通欵貴國、竭區區之意、欲使貴國先得一著於局面也、弊邦敬天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魯醜小弱而自大乎、此弊邦之所以航行球上而交于諸國也、自後我船取道貴國者、舉徽章投錨、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下令沿海諸道、豫知悉之、自今立盟結義、東西聲援、則魯形露勢阻、不得逞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貴國者久、兵罕旅之間、不能盡拜趨之禮、鎮臺報之於府、速賜報、長崎奉行水野忠篤等奉教、延見英使于廳中凡四次、許其泊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之物、阿部正弘、臣山岡某諫其君主外國和議、自殺、九月、魯艦樹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二年二月　三月　四月　六月　八月

幟、自南海入大坂海、呈書請達市廳、城代撤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彥根郡山淀龜山膳所各藩發兵扼洛外、各所薩摩肥後亦發兵東上備之、十月、魯艦退泊紀伊加田浦、未幾來泊下田、使政憲聖謨等接之、十一月、東海南海西海山陽畿内北陸地大震、廬舍壞、人畜死、冨士山崩、沒伊豆大島、日晡西南有聲如雷、蓋海嘯也、使彥根小濱郡山藩守皇居、使篠山淀膳所等藩分戍京師要口、命和歌山築礟臺於加田、德島築於由良岩屋、明石築於明石、命宮津田邊峯山諸藩各嚴海防、互相應援、是月、以災害荐臻、令寛永增上二寺祈天下安寧、以諸道城郭驛舍毀壞、令長崎停來年和蘭使聘江戶、賜其王名刀、緋縐、緋緞、掩障、書案、花瓶等、十二月、江戶火、二年二月、命松前崇廣上東西蝦夷地、以隷幕府、自東木古内村以北、至西落部村以北、更賜以伊達郡四万餘石、三月、幕府以收梵鐘之詔頒畿内七道、又下教天下、禁除戎器之外、以銅鐵錫鉛鑄佛像佛具諸器、德川氏行政以來、以詔勅令天下、是為始、有盗入平川庫、竊金三千兩、米船至下田、呈書乞測量海底、幕府議難之、使天下益修武備、四月、報米人以測量竣後命、仙臺藩戍東蝦白老以北、勇拂、根室、擇捉、國後等、秋田藩戍西蝦御神居以北、增毛、宗谷及北岸知床等、津輕藩守箱館、壘戍江刺、落部及御神居以南、松前藩戍箱館岬、江刺岬、七里濱、木古内及東蝦惣別、六月、和蘭人至長崎、贈蒸氣船及小銃、遣矢田堀景藏、勝麟太郎等學操之、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優並稱疾辭免、八月、薩摩藩獻其摸西洋制所造船昌平號、與名刀賞之、觀練兵于吹上庭十

十月　十二月　三年二月　七月　八月　十月　十二月　四年　三月　四月

月二日、江戸地大震、諸侯邸、士民宅舍多倒、火發、死傷十萬餘人、小川町小石川本所尤甚、幕府許諸侯就國、設場、為食賑窮、日光門主亦施食、伊達慶邦賑米一万苞、幕府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先是清水氏絶嗣、乃遣其遺臣及士廢千餘人於蝦夷、使之講文武、經田野、蕃牧畜、種樹、採藥、捕鯨及堀石炭、鑿鑛山、堀田正篤為老中、布節儉令、省郭門守衞、減諸侯騶從、十二月、以新宮成、賜名刀于阿部正弘、黄絹于少老遠藤胤統、賞之、尋遣高家賀從御新宮、諸侯賀使、例各自其封內發、之至是以邊備繁劇、始許京邸吏入賀、三年二月、置蕃書調所于九段坂下、六月、再鑄八銖金、先是築熕臺二于界浦、至是其一竣功、七月、濬治鴨川、成以京町奉行淺野長祚請也、自五月興功、役工三十五万六千人、費金十

萬兩、課豪商助之、初九條南北水溢積中多竹、人行其中、水則不得渡焉、至是斥川伐竹、開道堤上、世使之命、高松松江二藩築砲臺於大坂兩川、八月、英艦突入長崎、壞佐賀船、死者數人、魯艦入長崎、米艦去下田、岩瀨忠震自下田歸、議開十港、十月、使堀田正篤專掌外國事務、班諸老上、時外患不息、以阿部正弘請也、十二月、納島津齊彬女為夫人、四年、清國人江星育等呈書長崎、報清國朱賊狀、三月、和蘭甲比丹呈書曰、交際外國、勿論名義、或開釁於瑣事、不可不戒、嚮清國失土地於阿片、今廣東亦見蹂躪、可為殷鑒、於是幕議稍動、堀田正篤等以為、蘭人所告如此、米使所迫如此、今業已結和、以變寬永後之法、則待之亦不得不因寬永前之規、遂主偷安、四月、命講武所都肄海軍使、高松松江二藩守攝海、

五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米使通交之議　十一月

松山藩守神奈川、五月、鑄箱館通寶錢、行之蝦夷、七月、令島津齊彬曰、米佛並與琉球約事、和蘭亦與之約、和蘭使至、卿董其事、家定將延見米使、齊昭辭參幕政、與其子慶篤呈疏諫之、加賀薩摩等諸藩亦建言切諫、其不可、或請不與相見、議不省、八月、脇坂安宅為老中、本多忠民為所司代、溜直諸侯連署諫延米使、亦不省、松山大洲地震、增侍臣本鄉泰固秩、列諸侯班、為少老、九月、以松平忠優復為老中、鍋島齊正呈疏、請討米人、以雪辱、十月、米使巴爾理上詣堀田正篤邸、呈書論事務、其一置合衆國宰官一員府下、其一縱各國商舩入港互市、且曰二者不啻本國、請泰西各國所望也、又曰英主嚮欲伐貴國、蓋惡魯欲併滿州及清國、竟垂涎東印度也、故與佛合軍與魯戰、亦欲得樺太及蝦夷以横絶魯軍

也、又曰鴉片產于東印度、其毒弱體耗神、英欲賣諸貴國以專利、與英交易須禁鴉片、又曰貴國開互市、迎我國宰官置之、則不蹈清覆轍、諸國遣使約事、須告曰既與合衆國約、則英有爭者、若夫宗教、從其所好、勿禁、夫東印度為英所併、不與西洋契約故也、請貴國鑑東印度、開市結約、戰艦火器、皆應貴國需、僕日者會英將於香港、彼曰率瀛舩五十艘、往江戸要約二事、若不許自我動兵、僕意佛國同之、亦必來、其幾者與清戰故也、為方今計、不如許互市、丁我、僕飛書英佛、告與我約成、許入港、然則蒸氣艦之來亦一二而已、貴國幸熟圖之、十一月、正篤令土岐賴旨川路聖謨等會巴爾理于蕃書調所、質問其申告中疑義、正篤遂與會、謝其忠告、水戸人信田仁十郎、堀田芳輔、蓮田藤藏、夜入蕃書調所、欲刺巴

十二月　始遣使京師

爾士事覺捕之處刑二十一日家定延見巴爾理士于牙城大廣間受米國大統領書賜以時服十五領賜饗於聖堂十二月巴爾理士再呈書固請前議川路聖謨建言宜遣使奏聞而後許巴爾理士以疾歸下田幕府賜之書及藥物雞卵存問其病使侍醫診之遣林煒及目付津田半三郎如京師奏外事又移米國大統領書及巴爾理士呈書于諸侯各陳所見林煒等至京見傳奏前大納言聽長前大納言光成上米國書及米使所告諸件曰近世萬國風氣一變盡事互市歐羅巴諸邦謀開我鎖港而米為之魁使陂理求通信我拒之彼必冦事見舶載書客秋巴爾士齎國書來請見將軍以獻之前月延見之今月受其書乞許府下置宰及十港開市幕府議欲擇其可者許之然事體與嚮許入港給之絶異

五年　正月　老中之京師　三月

故使臣等奏之欲減其十港開江戸邉海以綏宸衷傳奏託言他事留而不議蓋朝廷欲不許所請也是月鍋島齊正呈疏論時事時諸藩亦多請營言事德川齊昭奉敕造軍艦上之賜黄金百枚時衣三十領賞之川路聖謨等見齊昭告米國事齊昭不答五年正月遣老中堀田正篤如京師具奏米人事請勅許川路聖謨岩瀬愿等副焉正篤等見傳奏聽長光成上書奏外事聽長光成傳旨拒之是月所司代兩町奉行伏見奉行等治兵於衫坊大坂災越中飛彈地震山崩壓死數千人三月先是彦根臣長野主膳與關白九條氏臣島田左兵衛尉善正篤乃使主膳介島田説關白請委外事於幕府關白尚忠等右之於是朝廷議略定廷議沸騰多非之者事遂不協聽長辭傳奏議定正房代行傳奏之事遂召

五月　幕府報書米國

正篤宣勅旨曰米夷之請乃神州安危之所系更使三藩諸侯悉議焉重請制可正篤使目付岩瀬愿奉勅書東歸尋召還正篤於是移告其所奉之勅書於諸侯遂以井伊直弼為大老特命晏上直視事正篤召巴爾理士謂曰條約之難定在國内人心之不合如嘗所告者廷議亦不協敢乞延期巴爾理士不肯曰兩國相議定之後以人心不協延期約者公法不許史書不見也政府不能決之則僕請京師決之請君再思焉五月與書巴爾理士答米國大統領曰肅復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殿下貴國屢求兩國修睦且現派領事官巴爾理士為使節齎書翰謀使兩國人民共通貿易永以安寧意旨懇欵感荷無已乃宜以章程草案相示也然期日不得不緩者以我國國俱悉商議也幸諒之巴爾理士還下

六月　北米假定約之議　家定病

田所司代忠民至尋為溜語六月罷堀田正篤脇坂安宅老中以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復為老中酒井忠義復所司代江戸火魯艦入神奈川米艦入小柴遣勘定奉行永井尚志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箱館奉行堀利凞目付岩瀬愿等撿之巴爾理士曰英佛乘勝清之威來將得其所欲我憂貴國不耐誅求苟聽我請則我諭二國圖無事幕府危懼直弼以為事迫應俟詔旨失機與巴爾理士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捺印授之尋使所司代奏之令安濃津藩備京師非常備前因前土佐諸藩戍大坂長門藩戍兵庫柳川藩戍界浦越前藩戍神奈川二本松藩戍富津德川慶勝慶篤慶喜慶永建言請破條約奉勅旨攘夷之論遂大與焉家定疾議繼嗣齊昭慶勝慶永議曰將軍無子而嗣君未定方

繼嗣之議論

今國家多難、非長且賢者、不可以副其職、以刑部卿慶喜有聲望、因欲立為嗣、慶喜齊昭子也、直弼等深忌齊昭、故議以宰相慶福為嗣、既定、齊昭聞之、與慶勝慶永請入見將軍、議之、直弼不為通、遂會老中等議之、直弼曰、宰相係血屬、是舊制也、不可違、齊昭等皆曰、平時乃爾、當今日之變、非幼主之所能任、直弼不聽、齊昭憤怒、將與閣部詮勝趨出、曰、將軍召掃部頭擁之而入、遂不復出、齊昭等怏怏而去、慶福入為世子、改名家茂、此月、免少老本鄉泰固、尋削祿、杜侍醫岡櫟仙等三人門、

七月

七月、英艦入品海、請詣江戸定條約、幕府遣使接之、黜齊昭慶篤慶喜、命慶勝慶永各屛居別第、使其弟茂德代慶勝、其族茂昭代慶永、尋罷側用人石河政平、貶勘定奉行佐々木顯發、先是、朝廷詔幕府、徵三家及大老幕府

各國假定約

奏對辭之、更命老中間部詮勝西上、命外國奉行永井尚志長嵜奉行岡部長常等、會蘭使、改互市舊則、為十一條、捺印授之、命尚志及箱館奉行堀利煕等、會魯使布恬廷、改舊約、定互市則十七條、捺印授之、命尚志利煕等、會英使、改舊約、定互市則廿四條、捺印授之、

八月

八月八日、以田安慶賴為家茂後見職、此日、大將軍家定薨、年三十五、贈爵如故事、賜謚曰溫恭、

論曰、家定時、麾下將士皆忘其方向、賄遺協從、競取安逸、至其甚、則視弊風之盛、稱為邦政之成、脅肩諂笑、豈知德川氏之衰僨在諂笑之中哉、如家定、夙承累世之餘弊、不能力回之、麾下將吏亦浮薄為風、以狡黠為才、而西驅東衛、不嘗知大義之所繫矣、偶有忠慨論事者、則抑壓貶黜、以防其口、遂墜家康之遺業者、亦因無哲人、然時勢頹廢、豈一二有司之所挽回也哉、馬杉

繫載取

日本史記下編卷十五

武將列傳六之七

德川家茂〇德川慶喜

德川家茂　安政五年六月　七月　八月　五國假定約之要　十月　十二月　六年正月

德川家茂、家定從弟也。初和歌山藩主無嗣、家齊六子齊順出繼之。家茂即齊順子也。直弼以家定命迎為嗣。時安政五年六月也。七月、代家定見魯使。八月、入牙城、受諸侯賀。年十二。直弼擁幼主、勢威大熾。九月、命水野忠篤、永井尚志、堀利凞等會佛使、許互市、約二十二條、署授之。自六月改許互市、五國各同其約。其條曰、永相親。曰、自明年六月始互市。至七月開神奈川、以代下田。曰、定約之後四十月而置市場于江戶、五十月而開兵庫、置場於大坂。不開新潟、則別開西州港。曰、聽設館庫于神奈川、兵庫、長崎、箱館等五港、居兵庫、神奈川、箱館地各十里、但兵庫禁入京畿十里內、長崎限公有地。曰、禁糶米麥、特給其乏絕。曰、貨幣互行國內。曰、銅以剩餘貿之。曰、嚴禁阿片輸入。時始有暴痢、世呼虎狼痢。朝瀉夕死、藥之無驗。江戶大坂及諸國死者無算。是月、齊昭奏請下勅書、將為所欲事。覺幕府大索其黨、逮其老安島帶刀等二十七人。遂命老中間部詮勝西上、與關白尚志及所司代酒井忠義謀、俾前關白政通、前內大臣實萬削髮屛居、令町奉行岡部豐常逮捕公卿家臣及游士三十餘人。十月、家茂為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叙正二位、其他官銜如故事。十二月、檻致京囚、命寺社奉行大目付鞫之。罷寺社奉行板倉勝靜、以其論京囚不協旨也。六年正月、從諸商于神奈川。初畫日船漂、惟幕府輸漕用之。及令列藩摸造西洋

一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二月　萬延元年正月

大船、許用此幟、遂為日本徽號。又令諸海舶帆幔用白布、艫上樹畫日白旗、以別外舶。英米遣使、促我使節赴二國。二月、令講武所講劍槍銃三技、曰、今也銃煩術稍備、聞武事各國有異同、若不省我風俗、一依和蘭銃法、恐陷偏固失機宜。宜折衷以創銃及射槍步騎法、勿慕彼技、而屈我武。令山內豐信退隱。五月、令天下禁用異服。鑄小鈑四銖銀二銖銀。六月、水戶民多詣幕府、請解齊昭屛居、或請釋家老等罪。不省。令天下禁以律書兵書公鑑武鑑城郭地圖及銅屬與外人交易。七月、罷太田資始老中。有人殺魯人三名於橫濱。江戶神奈川大風、海溢壞舶溺人。八月、幕府奏增關白尚忠職俸五百苞、釆邑一千石。遂撤春日坊市舍、增其第地。斷水戶獄、禁錮齊昭於水戶、幷幽其子慶篤。慶喜屛居。太田資始黜。作事奉行岩瀨忠震、軍艦奉行永井尚志、西城留守川路聖謨、小普請奉行淺野長祚、駿府町奉行鵜殿長銳、水戶家宰中山信寶等、齊昭之臣鵜飼以下其黨與斬流禁錮有差。堀田正篤、松平忠優並免老中。九月、賜蝦夷於仙臺、會津、秋田、盛岡、弘前、莊內六藩、開拓之。使姬路、小倉二藩守品川砲臺。十月、家茂延見佛使。牙城火、再築之。京師西陣窮民三百許人群起、毀大宮坊絲商其家、以貿易開市之後絲價騰貴、商其關之也。町奉行小笠原長常發吏卒捕之。會大坂町奉行飛書報長常曰、頃西陣窮民來大坂乞食、收之廳內、與食者七百人。長常按籍還之、頒金一萬兩、諸商亦賑之。十二月、令德川齊昭納去秋所賜勅書。間部詮勝罷老中。賞有司逮京囚者。是歲、頒五國條約。萬延元年正月、遣外國奉行村垣範正、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新見正興軍艦奉行木村某目付小栗某勘定森田某等二百餘
人於米國至十月歸安藤信正為老中改金貨之直保字小鈑當
二兩十一銖二月令宗義和延朝鮮來聘期三月三日大老直弼
登營途為水戶浮浪士所刺殺衛士有死傷浪士等赴肥後藩邸
及執政邸呈書並自首後皆死于刑是月近江日根郡民三千餘
人鳴納稅不公群起作亂尋平之增江戶郭門警衛復舊罷直弼
大老時秘直弼喪至四月發之閏月久世廣周為老中四月命阿
波藩守品海改鑄小鈑五月英人入江戶議設館于殿山六月禁
裡付大久保忠良齎詔書至故事宣傳聞奏經武家傳奏今乃不
然人異之本多忠民為老中是月許葡萄牙通商定條約七月家
茂延見米英二使尋見佛使命高松彥根郡山松江桑名五藩守

八月　九月　文久元年正月　二月

京師淀高槻膳所篠山四藩守洛外英人上富嶽八月德川齊昭
卒命鹿兒島藩綏琉球來聘期令彥根郡山藩申嚴京師警備割
北蝦夷賜大野藩水戶人三十餘名詣薩摩邸請賴其力以為攘
夷先鋒薩人慰撫給以錢穀至明年七月還之水戶當是時唱攘
夷者充於常總遂欲襲橫濱命近傍諸矦備之有人殺米使記室
於三田九月解慶勝慶喜禁錮釋太田資始本鄉泰固石河政平
等罪箱館奉行堀利熙屢以事諫老中安藤信正信正不納利熙
遂致書自殺增久世廣周封一萬石賞董牙城役也青山忠良為
老中以皇妹和宮降嫁議協使所司代忠義納幣頒金一萬五千
兩於親王公卿朝臣文久元年正月鑄大錢二月德川慶篤告藩
人七命樹黨屯集長岡驛江戶戒嚴令慶篤追捕之令佐倉藩備

三月　六月　七月

本道宇津宮藩備南道郡代寄合先手市廳屬吏戍江戶諸橋鋏
其四出捕之遣小普請及講武所吏於橫濱守蕃館命列藩備麻
布高輪三田蕃館魯人入對馬島造家修船殺人剽掠宗義和陳
其亡狀幕府使諭之去三月增老中信正邑一萬石家茂自西城
移牙城五月水戶脫藩士十四人襲東禪寺英館揮槍殺傷英卒
三人郡山西尾藩衛士與幕吏俱禦之捕斬之英使責老中信正
曰日本政府無權橫逆至是不可復說與佛使蘭使將以兵逼信
正等百方說諭事裁平自是英置兵橫濱以備不虞與英死者親
族以洋銀三千元六月家茂召尾紀二藩及溜直諸矦議水戶事
命新莊桑名松山諸藩守神奈川蕃館七月英人請曰自神奈川
至長崎箱館洋中有暗礁多破船請測量水路淺深許之我吏俱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二年正月　二月　三月

測量圖之及圖成頒之諸藩築蕃館於殿山十月親子內親王發
京師內親王即和宮也其母觀行院典侍局庭田氏營婢清水谷
氏與大納言忠能等及少老高家以下扈從命越前藩守品海熕
臺姬路松代藩守神奈川橫濱十一月內親王至館清水氏遺第
恭尭長澤蒼翠呈疏論時事其言切至命鍋島齊正退隱十二月
迎親子內親王置于牙城家茂尚之是歲遣使英佛魯墨蘭普六
國二年正月老中安藤信正登營途為浮浪士所傷衛士鬭斬之
尋執拘儒生大橋順亦疑為其黨也佛人說天主教於橫濱聽者
三十二人捕之既而原之二月毛利慶親呈書論時務因見老中
久世廣周於牙城薦其臣永井雅樂雅樂主開港與老中協因厚
遇之投密旨知京師說公卿不見行而還三月增酒井忠義封一

四月　島津氏入京　五月　毛利氏入京　六月　勅使　七月　八月

萬石本多忠民罷老中以水野忠精板倉勝靜為老中四月安藤信正罷老中島津久光率浮浪士入京師釋慶勝慶喜慶永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罪毛利定廣入京師五月慶親又呈書勸將軍入朝鎮事使松平容保松平慶永參政事德川慶頼罷後見蜂須賀茂韶呈書言事將軍入覲山陵修理砲臺增置海防勸工等數事也藤堂高猷亦呈書言入朝以稱中外之望權宜以寬游士之罪敵愾以稱征夷之職以脇坂安宅復為老中罷內藤信親老中英人呈書爭小笠原島幕府引舊證答之後令代官江川某管其地英人不能強松本藩士伊藤軍兵殺英人三名於高輪東禪寺而自殺英與各國公使責幕府乃出軍兵屍謝之罷松本藩警衞幕府與洋銀三千元於死者我商船初抵香港互市六月勅使左衞門尉大原重德至勅曰宜率諸侯入朝議決內外事宜宜依豐臣秀吉之例選五大藩為五大老以咨詢國政宜以一橋慶喜為夾輔松平慶永為執政戮力協心指揮中外朕之所慮在斯三事審議決之家茂奉命罷久世廣周老中尋罷所司代酒井忠義以松平宗秀代之後削忠義封一萬石使之屏居延見慶勝慶喜慶永七月命老中板倉勝靜等大行黜陟起慶喜為後見慶永為政事總裁職八月削久世廣周封一萬石復安藤信正邑毛利定廣自京師至勅使重德西歸島津久光從西久光衞士斬英人於生麥村罷所司代宗秀以牧野忠恭代之英人以生麥事讓幕府閏八月置京師守護職以松平容保為之給官俸五萬石命井伊直憲刑長野主膳直憲斬以已誅之免直憲京師守護幕府舊政諸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三年正月　二月　處士處分

侯間歲會同江戶寘妻孥於邸內以分其力當此時諸藩凋弊幾會同期許妻孥就國又改衣服制廢虛飾九月以小笠原長行為老中格十月井上正直為老中十一月慶喜任中納言削井伊直憲封十萬石安藤信正二萬石久世廣周間部詮勝各一万石復內藤信親松平乘詮邑譴責松平賴胤脇坂安宅堀田正篤酒井忠義松平宗秀水野忠寬等又奉詔釋戊午以來關國事被罪者收養殉難者妻孥勅使中納言實美少將公知至宣勅宜除舊弊改政體入朝以安宸衷下教諸藩速奏攘夷之功於是加待勅使禮遂以明年二月為上洛之期布告天下薦宇都宮藩宰戶田和三郎修理山陵十二月松平容保如京師命德川慶篤奉行戊午勅德川慶喜如京師是月有人火殿山英館殺塙次郎是歲囑和蘭造軍艦遣榎本鏻次郎赤松大三郎內田恒次郎等於和蘭學習水軍又召募士民編步兵隊又撰麾下士團結騎砲二隊名三兵隊三年正月以鍋島直正為文武總裁時京師攘夷議益興處士之橫議者遂至擅生殺之權容保等憂之以謂幕政失當之所馴致也乃建議原儒生中島永吉罪登用與力平塚飄齊等卻山田雀三以從人望浮浪士益起二月慶喜慶永容保豐信宗城等皆在京議處分處士慶喜曰游士憂國之情弃君主捐親戚宜賞其志戒其行容保曰賞之則以為甘言誘之徒取笑耳議未決時游士轟武兵久坂通武等通關白促攘夷慶喜聞之怒慶永遂記數十人姓名欲逮之或曰游說公卿者一切稱處士然其黨不一藩士亦在中即急之則井伊之續耳容保曰不如諭處士各歸其

（三月 家茂入朝）

主無主者幕府食之命町奉行搜索之又議置文武場以為處士容身之地遂下令曰言國事者不避忌諱因執事建言猶避嫌者可封呈面議之會處士斬足利氏三世木偶首梟之三條磧立榜容保等議曰此輩外托尊王内逞私意結黨横行僇及木偶慘虐倂發墓鞭屍尊氏等拜大臣大將今朝廷詢芻蕘此輩有意見即可奏聞而謗當世蠱人心輕朝廷無幕府辜不可釋又命町奉行布令曰假名營私者罪之而精忠正義志在尊攘者將與之同謀勿容疑捕斬尊氏木偶首者分拘之諸藩三月家茂入朝獻黃金百枚銀三千枚及物親王公卿以下獻饋有差昔者家光入朝儀衛太盛至是天下多事國帑疲弊故極省略先是慶喜因關白請造廷建言關國事沮之至是賜詔公卿羅列慶喜前曰將軍在職

（新徵團）

願依舊委任庶務帝許之慶喜拜謝而退自是家茂名望大定命上山關宿亀田鯖江等七藩守殿山濱殿越中島以新撰圍會津先是幕府召募游士編曰新撰以鵜殿鳩翁為總括率入京師其徒豪俠亡賴欲以歷在京處士至是編一隊曰新徵以出羽人清川八郎為長部下五百人擅募軍須於豪戶將襲横濱遠近騷然幕府悔置之命諸藩所在逮捕八郎為人所殺事寢平家茂之未西也豫期在京十日既而以天皇待之太渥倂慶勝容保等請留京未能還而英事日急有燒品川高輪之説府下騷然京師攘夷之議亦日逼慶永不請而之國慶篤奉攘夷詔至幕議益紛擾

（四月）

四月家茂以疾不能從男山行幸以慶喜代之已至山下慶喜有疾亦辭而還京與論紛紜命長門藩守對馬久留米津山岡諸藩

（生麥償金之議）

守兵庫西宮納容保議以八幡山崎為山城前門築塞堡使勝麟太郎等董役時英夷償金之議久不決慶喜曰戰者何償乎容保曰可正名而攘夷然償之亦有限不可饜其欲老中然之薩人呈書幕府請用兵決之公卿亦主張不償之説會有英佛寇攝海之説家茂遂與慶喜等詣闕奉詔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令之諸藩遂南至大坂尋巡紀淡攝播沿海輕裝間行市街不警議扼要衝修守備時英人與佛人帥兵艦至江戸曰請得主使殺英士官者不則取償銀五十萬元於政府別取三萬元於薩以恤死者妻孥

（五月）

時德川茂德留守江城與老中謀欲竢家茂東下荅之致書家茂促東歸東人謂朝命多不便幕府留京徒損幕府威耳以大田資始復老中五月老中多稱疾不至無一人視事德川茂德欲西上

奏請與償金已而茂德入名古屋城稱病不出慶篤致書關白報議決不償關白告之中外既而老中松平信篤井上正直授償金券於英人會長行自京至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中不聽長行獨至横濱見各國公使説諭日本人心不好外交公使不荅慶喜亦至途聞償金議決馳騎止之召神奈川奉行詰之聞事勢不可回乃入江戸論駁無敢應者乃不得已償洋銀四十五萬元於英事始平是月長門人襲米國艦砲擊之家茂自大坂歸京廷議屢促攘夷慶喜上書曰賤臣無似叨蒙朝眷未見攘夷勝算幕吏疎臣為包藏禍心臣日夜盡力欲報萬分之恩而才短智淺不能審勢知機恐不堪負荷請辭後見朝廷不允

（六月）

六月小笠原長行航至京師將有所議朝廷命容保出兵留之容保曰長行非抗命者留之

七月　八月之變

何用兵力長行遂入淀淀人叢銃備之詔禁長行入京老中出問
長行意曰事已迫見將軍面陳之其意謂鎖港太難乃欲陳其所
視形勢以定廟議家茂命長行待命大坂江戸西城火家茂自京
至大坂詔按長行罪會外國奉行柴田某來啓英事家茂乃使慶
勝容保等按長行罪尋免長行老中格拘之大坂至秋屏居江戸
黜水野癡雲井上某向山某等從長行西上者以酒井忠顯為老
中班諸老上朝廷下命曰鎖港限三十日若夫私盟七國茂命不
退則攘之老中信篤正直等謂事難施行且弃絶舊盟國何也牧
野忠恭罷所司代稲葉正邦代之幕府奏增供御及公卿祿七月
英艦入鹿兒島海與薩人戰以有馬道純為老中幕府遣行人牧
野某入京託容保上書曰待吾内政修然後圖國戮力以攘之容
保留其書不上曰重大事件何一介行人之任乎幕府遣中根某
責長門擅啓兵端長人不服拘留之中根遂死于長由是幕府惡
長人八月長人與三條實美等謀奏請行幸大和駐驆於春日山
議親征慶德等諫曰臣請先火横濱而後從事十六日粟田宮尊
融入朝有所奏議其夜天皇賜書于尊融曰當賴會津因幡藩力
以制事尊融對曰濟事在名專恃力乃取惡名時處士屢說尊融
齊敬促親征公純忠房以投書之故亦怒於是尊融忠凞掌内齊
敬忠房公純掌外十七日夜半尊融忠凞以下入朝議乃定召守
護職所司代徴兵備非常議奏傳旨鎖九門使薩摩會津淀因幡
備前阿波米澤諸藩分守之兵士輻湊槍砲成列遂停公卿十三
人參朝又停非當直者參朝召大納言實德中納言光愛宰相中

大和之亂　九月　十月　但馬之亂

將公誠大納言實愛及慶德茂政茂韶齊憲等尊融傳詔曰親征
則出敎旨至大和行幸則長藩所託言議奏國事信長人之詭
激矯旨圖不良天皇宸怒當嚴正其罪也十八日詔停行幸免長
人堺門守代以淀兵長人遂擁實美等七卿而去容保正邦慶德
茂韶茂政齊憲等寓施藥院學習院及公卿邸宅以警非常尊融
蓄髮為彈正尹布告天下曰以今十八日後所出之詔為真天下
其體此旨浮浪士與長人俱事者擁中山忠光至大和襲五條殺
代官鈴木某奪金穀戎器又襲高取城城主植村家保出兵擊之
捕其黨五十人浮浪士走據天川命紀伊彦根安濃津郡山諸藩
勦滅之浪士自稱曰天忠黨命忍白川新庄諸藩守京師命水戸
藩守品川命高崎藩守品海第三砲臺容保下令京師曰處士横
行放火毀家戮亡辜企非望宸衷勞矣詔按問之下民安其堵勿
惑於無根之說苟有所見者公言勿諱九月賜金五萬兩於容保
充在京經費罷青山忠良老中紀伊將水野多門與津將藤堂新
七俱率兵討天忠黨紀兵津兵未克得彦根援兵交戰克之彦兵
又覺其夜襲敗之津兵進陥其要衝斬獲多四藩兵追討之斬其
黨魁藤本松本等走忠光等事稍平以松平直廉参政事十月三
日江戸火詔家茂入朝與諸大藩定國是詔禁藩士出入公卿第
江戸戒嚴以鎖港事迫也以牧野忠恭為老中酒井忠顯奉詔旨
至以松平直廉為總裁職尋命城前橋命廣島藩守品川第一砲
臺是時府下貼書多天誅神火事變百出至有曰薪炭價不發請
哀於吾黨有商賈為處士所殺者以關貿易也是月浮浪士襲但

十一月　十二月　元治元年正月　家茂再入朝　二月

馬銀山代官廨舍奪金穀出石藩捕浪士使者荒川某送之於是
命近傍諸藩出兵平之捕魁首平野國臣下京獄十一月江戸牙
城火家茂徙清水邸尋徙田安邸慶喜入京大坂及江戸火以新
徽團屬酒井忠發齊敬與容保正邦議使永井某東聞牙城災恐
家茂西上遷延也遣外國奉行池田某河津某河田某於英佛諸
國議鎖港事奏增尹宮尊融秩別給廩米年二千苞於是宮中璧
書謗議正邦久光護久護美連署奏曰側聞宮中流言間尹宮不
堪驚愕尹宮進退皇國安危係焉聖明豈為流言所動乎然衆口
鑠金古今同轍釁隙一開不可挽回臣等以死保其亡他請照鑑
焉十二月命中津藩守品川下令諸道行旅皆持符契往來是歲
鑄文久永寶錢元治元年正月江戸火十四日家茂率諸侯入朝

天皇詔曰朕愛汝如子汝視朕當如父親睦厚薄國運挽回之成
否係焉醜夷不可不膺懲雖然朕不好倉卒行事可以實心行實
事汝議奏策略朕詳悉可否以定不抜國是朕見凡百諸侯如會
津中將越前前中將伊達前侍從島津少將等忠實純厚志慮宏
遠足以任國家樞機朕愛之亦如子汝親之與謀焉又曰暴倡攘
夷非朕之所好而三條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議親征遂至欲帥
師討幕府而長人亦忽其主命砲擊夷舶暗殺幕使勾引實美等
其罪至矣然皆朕薄德之所致自今海內一敵愾絕外交以副朕
意家茂任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尋進從一位家茂奉詔書頒示
諸藩先是朝廷置參豫職以中川宮及公卿諸侯為之於是廢之
業已以委于幕府也二月江戸火增容保封五万石賞鎭撫之功

三月　四月　水戸黨亂　六月　長人犯京師　七月

尋以容保為軍事總裁職以海陸軍屬之朝廷以容保任參議容
保辭不拜追贈其祖正之加從三位以慶永為京師守護職命町
奉行誅五條浮囚安積武真岡見恒成等十九人三月命明石松
山郡山諸藩守京師慶喜為禁裏守衞摠海防禦指揮容保有病
數辭職不允四月慶永罷守護職容保代之以稻葉正邦為老中
松平定敬為所司代德川慶勝敍正二位蜂須茂韶伊達慶邦池
田慶德鍋島齊正黒田慶賛累遷參議賞其在京拮据之勞也詔
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會特旨使政令出一途以鎭人心如國家
大計可經奏而決攘夷勿變海防勿忽實美慶親等事一切委之
當適宜處之宜低下物價以安民心家茂奏定新制十八條乃航
還江戸水戸人藤田信田丸直諒等以兵擾常野之間遣兵與水

戸藩寅黨及近傍諸藩兵合伐之六月在京會津人捕游士古高
俊太郎得游士等約放火京師及誣尊融謀反書乃捕其黨十數
人又得京商報捕有栖川氏臣粟津某三條氏臣富田織部等數
人以通長人也是月長人福原元僩益田親施國司朝相等率兵
數百至分屯伏見山崎嵯峨託名七卿及慶親父子歎願欲發京
師慶喜等恐動兵闕下諭之引去不肯容保力疾入朝退直擬犯
洞部署一橋會津加賀越前桑名彥根大垣等兵備之諸軍充塞
京師護九門扼伏見鳥羽二道於是慶喜容保等欲盡人謀以鎭
之使永井某及容保臣飯田某等出諭福原等刻三日退兵不赦
則奉詔追討七月十七日有詔曰長人率兵要朝廷緩急討之十
九日拂曉長人三路犯闕大垣兵守藤森瞯長兵近伏銃手於道

征長之部　馬關償金　九月

傍俄起襲擊之殺傷甚衆長人潰走嵯峨長兵攻中立賣門一橋兵與戰不克會兵替進戰薩兵橫擊之會兵又與一橋兵防長軍戰於唐門飛丸及宮垣會人窪田某揮槍率先死之時砲聲如雷宮中雜蹂或議遷乘輿於加茂容保定敬入諫之退宿直殿下宮中稍定既而薩將仁禮某等以兵二百襲長兵背後會兵亦戰遂敗長兵越前彥根桑名兵防于界門山崎長兵自鷹司邸後門入襲之越前兵等不利將潰薩會來援射巨砲放火鷹司邸蹙之於是長人三隊皆敗火勢益熾延燒文武邸第及市街數萬戶伏屍蔽道追討所在長人薩兵向嵯峨不覩隻騎獲米五百苞燔營而班師會桑攻山崎長人燒營自死幕府大賞戰功諸侯進位賜物有差詔曰毛利慶親使陪臣福原元僴託言控訴謀不逞國司朝

相益田親施等唐突騷擾禁闕撿其軍士屍懷慶親父子印署軍令其計謀甚著其追討之七月池田某等自歐羅巴歸初某等使各國先入佛說鎖港佛不容某等觀其交際之隆有所悟遂不歷各國而歸陳其不可說幕府責奪其官祿八月米蘭軍艦十八艘入豐前洋砲馬關與長人戰既而和約成各國軍艦來橫濱逼幕府曰長事要償銀三百萬元取之於長乎將政府取而授之邪荅曰政府取於彼而與之使宇和島藩傳命於長曰幕府奉詔問犯闕之罪慶親父子及闔族當屏居待命下教天下西征撥肥筑薩藝二十一藩部署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為總督以松平茂昭松平康圭副之家茂亦將親繼之命毀長邸第在江戶及京攝者九月命諸侯再質妻孥於江戶賜容保月金一萬兩定敬五千兩以

十月　武田耕雲齊　十一月　征長

充在京費捕鷹司臣水口貢疑通長人也十月當是時西有防長之師東有常野之亂幕府極多事兵幕府之軍援水戶寅黨日夜攻彪黨會彪黨在水戶城中者三百人南走屯小金井驛藩士武田正生以慶篤命奉松平賴德徃鎮之相率至水戶俄而與寅黨交兵據那河港寅黨市川三左等訴正生罪執其徒妻孥既而筑波彪黨合之拒命遂令少老田沼意尊率兵討正生下教諸藩援之寅黨屬之十月幕兵及壬生藩兵善戰四面環攻居十日聞其糧竭又有內應者遂大舉討之正生等西走至美濃加納彥根大垣兵扼要衝路梗不通遂入山請假道加賀藩海津營不許慶喜在京聞正生等逼京請自討乃率兵向海津加賀會津桑名筑前小田原等兵助之正生書至乞哀不聽命加賀等諸藩拘正生等

先是彪黨別據太平山者至是亦平拘其俘於佐倉關宿高崎諸藩至是就賴德封錮其族明年二月斬正生等二十四人於敦賀征西總督德川慶勝副將松平茂昭等會大坂城召列藩重臣布軍令以廣島為總督行營十一月吉川經幹遣使於藝曰征討事迫慶親父子及一族闔藩泣血不遑待命先誅三渠帥參謀者且五卿在山口者請徙之境外願告總督府以緩大師今日之事一仰貴藩周旋藝藩告之總督府十一日召長藩重臣十三日長臣志道安房至廣島國泰寺本營出三渠帥首曰已斬首謀宍戶左馬介佐久間左兵竹內左兵中村九郎及久坂義助寺島忠三來島又兵等已戰死京師時總督慶勝未至其宰成瀨正肥與大目付軍目見之十五日吉川經幹毛利伊豆至國泰寺陳慶親父子

征長處分　慶應元年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長防再征　五月

謝罪之狀、於是傳檄諸軍、緩攻擊、十六日、慶勝至行營、召經幹、令四事、曰、毀山口城、曰、出五卿、曰、慶親父子自來謝罪、曰、鎮激論者、於是慶勝遣使啓長人伏罪之狀、吉川經幹至總督府、啓四事皆奉命、尋家老毛利隱岐、側用人目賀田嘉助至督將慶勝、老中稻葉正邦等、嚴備、延見之、隱岐等上慶親父子及三支藩、謝罪書、報毀山口城、出五卿、鎮激論者、於是傳命諸藩、班師、尾張、老石河某、目付戸川某、受總督命、率兵千餘人、往撿慶親父子恭順狀、視長防二國境界、撿毀山口城、復命幕府、拘五卿於太宰府、命筑前薩摩肥後肥前久留米五藩監護之、慶應元年正月、下教曰長門事已定、將軍在江戸處之、不復西、時長防有內訌、朝廷數召家茂、二月、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率兵入京、已而正耆奉詔而至、迎家茂、以酒井忠顯為大老職、三月、宗秀又奉詔至、慶勝就國、四月、老中稻葉正邦、牧野忠雅、諏訪忠誠並辭免、以松平康英為老中、下教曰聞毛利慶親不悔過、更有非常之計、以五月十六日大舉征之、沿道諸侯宜緩東覲期、以竢命、乃部署所向、將親都督之、屢調兵於駒場野、以茂德為先鋒總督、以彥根高田二藩為先鋒、命酒井忠顯留守江戸城、茂德辭先鋒總督、以茂承代之、肥後藩士在江戸者、請出在邸兵、為征西先鋒、許之、五月、慶勝呈書諫再征、勝安芳亦諫之、老中黜安芳、十月六日、家茂發江戸、令曰以姬路為行臺、衞從載陣笠、着戰袍、金扇馬標在前、用將軍出征之儀、閏五月、筑前兵可二百人航至大坂、曰、更戍二條城、卻之、疑長人在其中也、二十一日、家茂過膳所、不入宿大津、二十二日、入朝、奏處

下編巻十五　十五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二年正月　二月　四月

置長防之事、尋以大坂城為行臺、時會霖雨、沿道河水溢、往來不通、人馬填咽、比驛後發者歷五旬、達大坂、慶喜容保、以詔抵大坂、輔軍政、九月、守護職邸成、廿一日、英米佛蘭帥兵艦九隻來兵庫、促條約勅允及兵庫開港、曰、事若不決、則直至京師辨之、刻日而逼、而防長之釁方開、內外切迫、家茂憂慮不措、於是稱疾辭職、欲使慶喜襲職、上表請之、并建白意見、乞開港勅允、十月、家茂至伏見、欲得命東歸、在坂諸將士爭從、道路騷然、時慶喜在京師、聞之大驚、即夜與容保等單騎馳至、諫止之、尋慶喜容保長行等連署上疏、請條約勅允、以申家茂之意、朝議從之、乃許、更訂條約、而未許開兵庫港、十一月三日、家茂還大坂、命永井尚志西按長門事、尚志臨境、問以七事、長人分疏之、二年正月、免德川茂德征西從軍、更命留守江戸城、慶喜容保定敬勝靜長行、與尊融濟範齊敬忠凞公純入朝、議長門罪案、二月、給齊敬別俸年粟七百五十苞、長行西下、召長支藩及吉川經幹於廣島、長人皆留不至、更以四月二十一日為至之期、曰、再遷延、則討之、置牙營於廣島、四月、老中水野忠精罷、以松平乘謨代之、長人航侵備中倉敷、倉敷代官櫻井久助適出不在、乃放火殺人、土人贈之兵餉、以避侵掠、松山岡山兵擊之、亀島走之、變下後藤一兵佐佐井半十郎等、率銃手千五百人、自藝至、又討之、於阿部川、走之、備中乃平、先是薩藩奏京師、辭出兵、薩人大久保市藏至大坂、見老中勝靜、亦諫西征、不省、遣櫻井與四郎寺尾清十郎於岩國、促吉川經幹至藝、聞命、督府更命、令老臣宍戸備後毛利筑前代慶親而來、支藩亦當出、其

下編巻十五　十六

五月　拘長使者　六月　構兵

家臣又曰特還宗藩及支藩家隷妻孥捕于江戸者宜待我報迎之於藝也二十三日宍戸備後小田村素太郎等來支族四家亦各使其臣毛利伊織等來長行欲召備後傳命備後稱病不出五月長行等數召備後備後稱病不愈乃更召素太郎曰某不能專對乃召伊織等於督府傳旨曰慶親父子雖竄誅罪人謝罪然失職之責不可逭今奉朝旨以決三條曰削封十萬石曰禁錮慶親父子使嫡孫承後曰絶福原元僴等三家後出高杉晋作桂小五郎等十二人又曰刻本月廿日復命督府以倉數變疑備後素太郎所為拘之於藝下教諸軍曰業已裁長人罪聞國民煽動梗命宜出先鋒於國境以備不虞伊織等自逐託藝人告督府以國人危疑道路不通之情督府報之曰不許復命後於二十日如有塞道者諭之不聽則當討之而開路也長人又託藝請曰宗家得嚴譴使臣亦見拘國情紛紜未得報命唯支藩相議耳如刻日復命請暫緩其期不許長人遂託藝控訴使臣被拘之狀督府乃奏其執悍梗命之狀詔速奏效使稻葉正邦傳命薩摩兩肥二筑諸藩護送五卿五卿亦不至六月進兵於長防四境三兵隊及紀伊彦根高田兵與海軍合自藝入因幡出雲濱田福山紀伊兵自石見入肥後柳川小倉兵與海軍偕自豐前入分三兵隊及松山兵攻大島郡二日長行至小倉指揮豐前軍八日河野某戸田某等乘大艦率歩兵千五百人向大島郡松山兵與之合砲擊陸地燔聚落遂拔敵營取之十五日我軍陥長人伏中敗績松山將佐久間一學等死之竟收兵還藝本道軍海陸並進先鋒彦根高田兵游

石見陥　七月　八月

入長境長人逆戰我軍不利退陣大野石見口軍刻日將入長門長人出侵濱田我軍守雲雀當麻二山險戰退守濱田城十七日又為長人所襲濱田將山本半弥死之長人遂逼濱田軍監三枝刑部奮戰死之十八日濱田兵自燬城而去藩主松平武聰率其族航避出雲各藩退至藝大森代官廳亦為其所奪石見遂陥于敵豐前軍將襲赤馬關長人以兵艦逼田浦小倉將島村志津馬放砲擊沉其一隻率兵三百擊其上陸兵敗之其二艦向門司關小倉將澁田見某擊卻之既而小倉兵退屯大里肥後久留米出兵援小倉十九日三兵隊與紀伊大垣兵陣大野長人襲之我軍力拒長人潰走死傷甚多二十五日黎明又來襲我軍駕大艦砲擊其背長人大潰我據山別隊亦擊長別隊更進互退勝敗不決僵屍蔽野先是松平宗秀代長行在廣島特原宍戸備後放還之幕府以其沮軍機拘宗秀於大坂七月長人託薩人致書於督府請解救焉薩人檄於三十六藩陳其可救之情肥後肥前安濃津久留米米沢柳川忍諸藩卻之會家茂在大坂臥病慶喜奏請來省之勅使中納言飛鳥井雅典就問家茂病當是時長既陥大里田浦小倉兵戰不利熊本兵千三百人邀擊破之既而肥後柳川兵稱長行指揮不善班師長行航海走長崎長人逼小倉八月朔小倉人自燔城走香春先是本道軍移營大野議將海陸大舉入長二日踰四十八坂海陸並進攻玖波小方長人邀戰砲聲徹天會霖雨泥滑進退頗難自巳至酉我軍左甄先敗長人乘之我軍遂大潰縱火玖波而去紀伊彦根高田兵亦與長人戰松原宮內

家茂薨軍中

而敗、皆退入大野、八日、退軍歸廣島、時詔慶喜代家茂指揮西師、慶喜將如藝、而敗聞累至、諸藩引兵、朝野失色、十一日、大將軍家茂薨於軍、慶喜奏辭戎事、請召諸侯有資望者議事、乃手書召德川慶勝、黑田慶贊、鍋島齊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島津久光、長岡護美等、二十五日、詔以家茂薨告列藩旋西征師、詔慶喜襲職、老中稻葉正邦護柩歸葬江戶、贈爵如故事、賜謚曰昭德、

論曰、大將軍入朝之典、其廢也久矣、自寬永十一年家光行之、至是二百三十年、家綱以下十世、坐受官爵、朝使臨焉而授之、嗚呼、名分之不脩、一至於此乎、家茂擧十世不行之廢典、而天皇之幸於加茂也、身自扈從、以副朝廷之意、可謂知所勸也矣、他日朝廷親萬機之政者、雖係於慶喜之奏請、亦安知非家茂勸王之誠、不為之地也耶、本注一行

德川慶喜　慶應二年九月

德川慶喜、齊昭第八子也、及家茂薨、以詔承後、慶應二年九月、遣勝安芳於藝、喻長人解兵、安芳見長人廣澤兵助井上聞多、陳朝旨幕命、以令退其兵、長人奉命、自師之起、幕府帑藏不支、而師遂不利、自是強藩大鎮、多不受節度、

十月

十月、罷長行、老中、未幾復起就職、罷井上正直老中、

十一月

十一月五日、詔以慶喜拜征夷大將軍、敘正二位、任權大納言、天使就二條城拜焉、明年任內大臣、

十二月

十二月、天皇崩、是歲、甲信土寇起、遣三兵隊擊平之、初幕府延佛人、編騎步砲三隊、就傳習、至是用之、冬、榎本武揚等乘開陽艦歸自蘭、遣小出大和石川河內等於魯、議樺太島境界、遂約五十度以南彼此人民雜居而歸、初文久二年、遣竹內下野松平石見於魯、議島事、

樺太島境界

其地夔儀及須免連來人種、分處各所、故欲以北緯五十度定兩國境界、遣我吏於其地、以治土民、且作地圖、以紅青二色分境、魯人爭曰、何得以此地為貴國之有乎、以輿論言之、謂之滿州屬島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曾見夔儀人種、而徒欲分之於五十度乎、此土素無境界、可定而強定之、則生兩國紛擾、然彼此接壤而不界之、亦非我之所好、故我在下田、與貴國假約彼此人民雜居、貴國措而不問、曰、他日目擊實地以議、雖然、今如無已、以阿丹和港界之、二人察其言荒唐、不啻有掠奪全島之意、然茫不知其地勢、故不能論駁、乃約再就地勢定之、交取券以歸、具啓其狀請命、熟知其地理者謀之、幕府欲更遣使撿之、而邦內多事、居五年、魯幸我使節不至、大起土功、開拓樺太島、幕府聞之大驚、乃遣小出大和石川河內等、至其都府、執舊券議、就地勢定界、而魯為不知者、欲與千島以代樺太、小出等讓其食言、論駁辨難、魯曰、不以口舌爭、今與貴國偕開之、隨開隨居、不亦善乎、小出等議曰、雖論辨盡力、然魯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是吾儕蹉綫失機也、終約彼我人民雜居而還、於是訕議者不止、

三年正月

三年正月、今上天皇踐祚、二十七日、大將軍慶喜率諸侯、奉送孝明天皇靈柩於泉涌寺、容保以慶喜旨、養慶篤弟喜德為嗣、

三月

三月、各國公使自兵庫至大坂、賀慶喜襲職、且促開港、慶喜奏請曰、昨年十月、先臣家茂率臣慶喜等、伏闕上疏、敢請勅許、先帝明察事情、降勅允之、而特禁兵庫開市、先臣等雖不敢違聖旨、然其開港之期、既載在盟書、不可渝焉、苟或渝之、則失信萬國、而取禍目前、國家安危之所係、誠不易輕決也、

四月　五月　六月　九月　十月　大政奉還之奏　十二月

是以未布禁令、今開港期已過、臣等諭以內亂、而項者各國促之
方今萬國迭結條約、大小交際、照準約束、以取信義、強不得凌弱
條約之重如此、臣保渠等入兵庫、不以暴威加於我、冀朝廷許之
四月、伊達宗城島津久光入京、松平慶永山內豐信踵至、朝廷議
而許之、以明年三月為期、五月、容保任參議、賞守護之勞也、六月
撰大坂豪商山中善右衛門等十九人、結商社、給之俸錄、開兵庫
故也、幕府憂帑藏空、議造交鈔、當是時、雖幕府執政、諸大處分、待
朝裁而行之、久光等五人、參大政、既而豐信以疾就國、作書呈慶
喜、陳還政權之議、九月、慶喜納山內豐信之議、具疏示親藩譜第
將士、十月十四日、大將軍慶喜上書奉還大政、曰、昔王綱解紐、相
家執權、保平之亂、權移武門、及至臣祖家康、纔能得戡定禍難、特
蒙寵眷、寄以閫外之任、子孫相承、奕葉奉職、蓋繼世十有五、歷年
二百餘年、傳及臣身、國家多難、政刑失當、勢至今日、是皆臣非德
所致、悔恨何及、顧外人輻湊、時勢至變、軍國之務、內外蝟集、非復
區々舊制之所得而濟焉、臣然後益知政令不可不出一途、朝權
不可不復上古也、臣願辭閫外之任、解兵食之柄、謹奉歸之聖朝
天下之事、一仰宸斷、以與列藩同心戮力、保護皇國於無窮、照耀
天威於海外、是乃臣慶喜所以圖尺寸之報也、天皇優詔嘉納之
於是慶喜以正二位內大臣就第、初還納大政也、譜第將士等意
謂議必不決、既而朝議勇斷、事忽定、衆以其出意外、疑惧不已、及
長藩入京師、五卿復官職、遂大騷擾、容保定敬等亦不自安、竝稱
疾解職、尋皆奉還官階、藩情洶湧、十二月九日、容保率衆入二條

廢幕之詔　三月　四月　五月

城、不復還邸、邸中無人、定敬亦留于城中、當是時、與諸藩衛闕者
狀如對壘、慶勝慶永、數出入二條城、面諭慶喜、慶喜首肯、容保定
敬等、頗建異議、慶喜不納、而闕下騷擾益甚、於是阿波筑前肥後
久留米等十藩士、亦會議城中、遂連署上書朝廷、切乞撤兵備、以
鎮衆心、未報、及十日、發幕府攝籙之詔、出慶喜意、大不平、以為是
必奸臣矯勅專制耳、於是頗有異志、時加賀前田氏被召在京師
未得入朝、十二日、遂率衆去京師、是夜、慶喜俄赴大坂、譜第諸將
士皆從、獨井伊直憲稱疾不屬、留在京師、禁會桑二藩入京之令
至、慶喜遂抗疏、建清君側之議、使大坂城代牧野越中守入奏、不
省、慶喜益觖望、報至江戶、府吏大驚、遣兵西上、時令庄內藩兵巡
警府下、浪士數百人、聚于芝口薩摩邸、潜出抄掠富戶、府內騷然
巡邏兵乃欲捕之、遂逼薩邸、使出其徒、不肎、因縱火燬之、大半就
擒、事聞、上國德川島津二家、隱然相鬩于京坂、朝議遣慶勝慶永
於大坂、諭慶喜以任職納土二事、因勸曰、公第輕騎入朝、僕等萬
保其無虞、苟猶有戒心、請以二藩衆扞衛道路、慶喜陽應曰、諾、二
氏復命、實十二月晦也、明年正月、慶喜以伏見之事、獲罪於朝廷
官爵褫、罪討之、三月、官軍三道東下、所向草偃、慶喜大懼、恭順謝
罪、自屏居上野寬永寺、四月四日、勅使入江戶城、田安慶賴等開
門迎詔、詔宥慶喜屏居水戶、竝命收江戶城及兵器、慶賴致城就
第、慶喜乃徙水戶、自德川氏剏建牙城、至是二百六十餘年、府城
始屬朝廷、閏四月、朝議存德川氏、嗣命田安龜之助繼之、五月、遂

賜封土、兼領駿遠奥羽各地、提封凡七十萬石、而龜之助居駿府、八月、慶喜徙居駿府、九月、若松城陷、松平容保等出降、官軍東北、黨藩望風歸順、十二月、朝廷處分之、容保以下皆宥死禁錮、後賜陸奥斗南地三萬石、保科氏以存其祀、己巳五月、王師戡定箱館、我脫走人榎本鎌二郎、大鳥圭介等皆降、於是天下悉歸朝廷有、蓋源頼朝以來、武門專制天下者、七百年、慶喜一旦歸諸朝廷、以致皇室復古、大業、慶喜奉還政權之功、於是大見于世、識者深偉其功、而惜其志之不悉云、

論曰、奉還政權、出于慶喜之心邪、曰否、他人說而為之也、入京之擧、出于慶喜之意邪、曰否、他人激而為之也、尊王之事、非慶喜之志邪、曰否、承諸父祖、固存諸心耳、夫慶喜之立也、覇政衰

耗、內外多事、當此時、以汲汲乎振興政權、輔翼王室、為務耳、而以還政辭職、不為心也、會山內氏之言、大義之不可忽諸也、翻然從之、乃還政之事始成矣、故曰、他人說而為之也、既還政權也、觀黜陟與奪之權、名雖荷朝命、其實諸藩士司之、乃心憂王室、又以疑還政之過擧也、乃有入京之擧、故曰、他人激而為之也、而一戰不利、悔悟恭順、不復抗王師者、即尊王之心也、況還政權、固崇尊朝廷之心、而入京師、亦出于保護朝廷之心、則存心王室、終始如一、而父祖之遺訓、亦未為無素也、故曰、承諸父祖、固存諸心而已、雖然徒區區于懷猜疑、爭權勢、而不察他人有謀、果出于富強之大圖者、為可惜耳、三浦愿

論曰、武門之治、莫盛德川氏矣、其豐功偉烈、至皇政維新之際、益顯焉者、亦不可不知也、蓋在昔中葉、乾綱弛、保平之亂、政歸將家、武斷為理、禍敗接踵、迨室町氏之季、大亂極矣、織豐二氏、討伐削平之功、非無可觀焉、但權謀嗜殺、大本弗立、其自招亡滅、固宜矣、若夫仁義兼至、恩義並行者、唯德川氏撥亂反正之蹟為然矣、豈特智謀武略之末、是恃乎歟、況其崇王室以正名分、明聖學以興教化、制度典章、綱擧目張、而繼體守文之君、奉謨訓、保豐盈、驪虞殆三百年者、固非鎌倉以下諸家之所及矣、故及其衰也、事機荐失、號令不行、雖以致上從縉紳侯伯、下至浮浪之徒、大唱尊攘、國家多事、要皆出宇內時勢之變遷、不得已焉、是以其所事者、不過和戰閉鎖之數端、而其子孫宗族、亦能守大義、主勤王、竟奉還大政、永存其祀矣、比之鎌倉以下、亂

賊競起、簒奪弑逆、忽諸者、豈亦可同日而語乎、然則其祖宗創業之際、崇皇室、明聖學、垂懿範于後裔者、及數百年之下、國勢一變、皇運復隆之時、益見其功烈焉、蓋非偶然也矣、閑攖

日本史記下編卷十五終

萬里小路惟房

日本史記下篇第十六卷

参河　近藤缾城　編次
仙臺　岡　千仞　撿閲
信濃　木澤成粛
筑後　笠間益三　考訂
東京　新井　新

文官列傳七之一

萬里小路雅房○今出川晴季○吉田兼右○廣橋兼勝○飛鳥井雅庸（難波雅宣）○醍醐冬基○廣幡忠幸○花山院定誠（常雅）○中院通勝○烏丸光廣○舩橋秀賢○伏原宣條○德大寺公信（公城）○平松時春○勸修寺經敬○野宮定基○武者小路實陰○裏松光世○千種有敬○油小路隆眞○小倉實紀○柳原紀光○中山愛親（忠能。忠光）○三條實萬（實美）○岩倉具視（具經。具定）○中御門經之○大原重德（重實）○正親町三條實愛○東久世通禧○澤為量（宣嘉。宣種）○姉小路公知○萬里小路正房（博房）○久我健通（通久）○正親町實德（公董）○三條西季知○錦小路頼德○四條隆謌（隆平）○壬生基修○高倉永祐○醍醐忠敬○柳原前光○西園寺公望○橋本實梁○西四辻公業○鷲尾隆聚○穗波經度○河鰭實文○烏丸光德○五條為永○平松時厚

萬里小路惟房、仕正親町帝、官至大納言。時將軍足利氏已衰、供御不享、宮闕荒廢。惟房常思復舊。左京亮立入宗繼、京師人也。詣

密勅周旋　今出川晴季　關白任職周旋　吉田兼從　日向明神　廣橋兼勝

惟房、說織田信長英武、能可扞王事。而言、僕與尾張人有舊、往可說也。公願奏之。惟房大悅、入勸帝、請下密勅。帝卜而決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祠。乃使宗繼及磯貝久次者、齎密旨赴尾張。已而宗繼還、告信長大喜、以王事自任之意。惟房奏之。帝大悅。時永祿五年十月也。十一年、信長入京師。惟房奉命郊勞之。信長大悅、拜馬前、營宮奉田、以答勅旨。惟房勸弉之力也。

今出川晴季、又稱菊亭氏。左大臣公彥子也。與羽柴秀吉善。秀吉意望征東之任、求為足利義昭猶子。義昭弗聽。晴季聞之、謂秀吉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非征東之比。公既冒姓藤原、今而為之、固不為不可矣。秀吉大喜、即請之。天皇弗懌、廷議畏其威力、不能奪。乃延其報。晴季奏曰、方今廷臣居此職、特尸位耳。如使秀吉任之、則名實相稱。爲制可。於是諷藤原昭實、辭關白、秀吉代之。晴季之力也。是年、晴季為右大臣、叙從一位。文祿中、以女婿關白秀次之故、貶謫越後。後遇赦歸京。

吉田兼從、姓卜部氏。遠祖兼延、神祇大副。永延元年、一條帝幸吉田社、詔為社務。中葉兼倶有三子。次宣賢、繼清原氏。長子兼致無子、養宣賢二子兼右為嗣。嘗謂、乙訓郡向日社、則神祖天皇廟也。其平亂有天下、始起兵于日向。故名社。後轉置文字耳。宜為百王之所尊崇也。兼右曾孫為兼從。補豐國社務職。分家稱萩原家。後豐國社廢、或謂兼從呪咀關東。兼從遂徙居豐後日田。細川忠興與兼從有姻、為所請幕府也。兼從後傳神道於吉川惟足。

廣橋兼勝、贈內大臣國光子也。天正五年、補藏人頭、尋任參議、權

飛鳥井雅庸　醍醐冬基　花山院定誠　廣幡忠幸　中院通勝

中納言、慶長中、轉權大納言、為武家傳奏、元和中、任內大臣、
飛鳥井雅庸、本名雅枝、慶長十九年、講古今集於駿府、元和元年
薨、子雅賢、雅宣、雅章、雅賢容姿美、任左少將、慶長中、與烏丸光廣
等、淫逸獲罪、謫於隱岐、遂歿、雅章襲家、為武家傳奏、官至權大納
言從一位、雅宣繼難波家、與兄雅賢等同罪、謫於三島、十七年、遇
赦歸、更名雅胤、亦為武家傳奏、官至權大納言從一位、
醍醐冬基、一條昭良次子也、分家列清華、延寶中、任權中納言、天
和初、兼左衛門督、尋任權大納言、
花山院定誠、累遷權大納言、延寶中、為武家傳奏、尋任內大臣、定
誠好學、欲見中邨惕齋、惕齋固辭、定誠曰、我先往、既而邂逅於山形某
宅、為相識、傳奏有宰輔之權、惕齋乃曰、草莽之客、不徃求權門、絕
之、定誠不憾、孫常雅○常雅累歷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終右大
臣、常雅博學、習朝憲、有所顧問、乃對、皆有明證、鷹司輔平重之、為
屢薦之、而未果、用明和八年薨、
廣幡忠幸、正親町帝孫、智仁親王第二子也、初游尾張、依德川義
宣、後歸京、賜族號廣幡氏、
中院通勝、資性怜悧、才智超衆、弘治二年、遷權中納言、無侍從、天
正八年、辭官、尋違旨出奔、潛居丹後、薙髮、號也足軒、是時細川幽
齋亦致仕、居田邊城、通勝就學古今和歌集、傳及歌道秘奧、慶長
四年、遇赦歸京、明年夏、後陽成天皇召見、賜詩曰、旅雁壯飛殘臘
天、今宵話舊意欣然、前身蘇武去歸否、一瞬居諸十九年、通勝獻
歌奉和、所著有倭歌鈔若干、源氏物語五十餘卷、號岷江入楚、

烏丸光廣　古今傳授　姦罪　船橋秀賢　盛畚　傳易學

烏丸光廣、慶長四年、任左中將、補藏人頭、學和歌於細川幽齋、與
入道中院通勝、參議三條西實條、乞古今傳授於幽齋、未許、庚子
秋、及兵革起、幽齋據守田邊城、所傳源氏物語、及二十一代集、副
和歌一首、奉禁闕、又慈記古今傳授秘訣、緘諸篋中、遣使謂光廣
及通勝實條曰、曩者懇問古今之義、因忽劇未果、今我在圍城中、
意必死、為乃以此送之、他日聞我死、可發篋得旨矣、三人憂喜交
至、感其情、既而京師傳幽齋死、通勝實條遽解其緘、光廣獨竢其
信、亡幾、天使赴軍、諭寇脫幽齋、幽齋入京師、光廣大喜、擁篋謁幽
齋、遷右大辨參議、叙從三位、十四年七月、先是光廣及大炊御門
賴國、猪隈敎利、花山院忠良、飛鳥井雅賢、難波宗勝、松木宗信、德
大寺實久、相共遊蕩、姦官女、事聞、十一月、竄賴國等於海島、特旨
宥光廣實久二人之罪、元和二年、至權大納言、寬永十五年薨、光
廣善和歌、嘗誡子弟曰、凡歌會得題、宜先慮我才、及不及、強賦所
不及、或得一時驚人、亦不如不詠也、十一世光德、為維新之功臣、
船橋秀賢、初補藏人、歷左近衛將監式部大丞、為明經博士、慶長
九年、改族稱船橋、十九年卒、年四十、秀賢有學才、父國賢菲勵之
功也、當其幼時、國賢宿直、或之他、輒盛秀賢於畚、鈎之梁、書而誡
曰、比我歸、必畢業、不然則歸亦不許下、鈎雖酷暑嚴寒、亦然矣、後秀
賢語人曰、我乘畚苦寒暑、繼母或來謂、須臾可憇、解紐令下、其喜
可知矣、然今而思之、如無母之哀憐、則學或成矣、豈以今之愚終
哉、其家傳易學、授受有法云、長子秀雅、叙從三位、次子賢忠、分家
稱伏原、

伏原宣條　白烏　德大寺公信　直諫　公城　竹內式部

伏原宣條、賢忠、孫正二位宣通、二子也、歷明經博士少納言、寶曆十三年冬、有白烏之瑞、下議諸卿、宣條與舩橋則賢上書曰、夫王者之瑞、在于時和年豐進賢顯忠、此之謂嘉祥、此之謂長瑞、甞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因是觀之、今之出白烏瑞何虛呈、

德大寺公信、母織田信長女、寬永中、累遷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萬治三年、任右大臣、進從一位、寬文八年、轉左大臣、初光明帝嗜飲、時劇飲、公卿憂之、議將諫之、一夕開醼、與將酣、公信進奏曰、宴安過度、易傷体、且陛下平生嗜道學、恐似有違矣、請少減焉、帝赫怒、手撫劍、公信從容曰、國初而來未聞天子親誅大臣、雖伏誅、所諫見納、則臣骨不朽矣、帝振衣而入、或謂公信曰、卿忠誠堪感、但恨當宴破興、莫不察時機乎、公信曰、察時機、恐無其期也、明

日、帝召參議實起、謂之曰、昨宵之事、朕甚慚于公信、通夜不寢、彼必不朝矣、汝出見之、實起奏曰、公信夙朝、以候天威、帝曰、豈有忠實如此者、汝為朕言前宵之悔、朕難召見、彼若欲見汝誘之來、實起出告之公信、公信攬淚而入見、帝曰、朕甚慚、汝自今誓停劇飲、直把御劍賜之曰、是昨宵所撫也、與汝為信、公信感謝拜賜、四世實憲、娶于加藤氏、無子、侍女某氏擧子、其家取之為嗣、名公城、公城資性明敏、累官至權大納言、為大歌所別當、公城初學堀正蔵殁後、質學於家人竹內式部、式部山崎敬義門人、所謂神儒兼學者也、搢紳就受學者多、先是關東有荻生茂卿、以文筆鳴于世、都鄙靡然歸其風、京師學徒亦受風、以文筆為主、少說經講道者、唯式部主張朱學、專說淺見安正所著靖獻遺言、於是搢紳家學風

搢紳之獄起　式部放逐　罪狀　勅勘不履土

殆一變、朱學復起、權大納言源敏直最崇信焉、或言式部好說軍學、搢紳從之講武、寶曆七年冬、武家所司代某召式部鞠問其說、搢紳以軍學式部陳以其無之、明年六月、幕府奏請黜公城解侍御之任、議奏藤原公積弗聽、曰、方今公卿莫及公城之賢者、何解其侍御、於是幕府又奏請令公積稱病辭職、二十三日、公城參候、有和歌御會、公城列莚如舊、七月二條府再召式部問曰、聞汝勸搢紳講武、蓄鎧甲、有諸、式部對以不知、乃召京師鎧工矢人訊之、衆皆不知、遂下式部於獄、其翌借朝旨奪公城官、幽于家、莫知其故者、其所連累權大納言藤原公積、藤原光胤、權中納言藤原俊逸、右近衛中將藤原隆古、左近衛少將源通古、少納言平時名、左中辨藤原資望等、永錮于其家、權中納言源恒具父子、正三位藤

原兼久、藤原永秀父子、左近衛權少將藤原隆共、刑部權太輔藤原氏福、左少辨藤原光世、右馬頭藤原兼梳等、皆幽居、前權中納言源通積為議奏、勢威頗張、或謂此事皆出於通積、帝之乳母連子亦稱病去、權中納言藤原宣季來傳近衛氏旨於公城曰、他日、莫為式部之學、聞有傳書一卷、須速呈之、公城曰、吾傳朱學耳、式部所傳亦神學耳、何祕書之有、出而視諸宣季、九年五月、二條府決式部罪狀曰、吉田白河兩家世為神道之宗、汝叨唱神學、引兩家為門人、且為搢紳稱講學、誘致之於淫肆、違道義、破風俗、罪當放逐、乃籍家沒官、併逐其子主計、寶曆十年、公城落飾、號蘂溪、自盟曰、蒙勅勘者、不可宜履國土、自是黜坐一室、足跡不及戶庭、安永七年、遇赦、天文二年薨、年五十三、

平松時春 勸修寺經敬 直諒 野宮定基 武者小路實陰 歌人 詠歌大吉 裏松光世

平松時春姓平氏祖父權中納言時庸父權中納言時方時春累遷侍從從三位嘗有病上辭表出門已剔髮為僧時攝政近衛家久過其第時春曰既已為僧不可見也避之家久甚惜之云九世時厚為維新之功臣

勸修寺經敬參議資經二子經俊之後也為人矯直不群靈元帝嘗以數百金得一名硯群卿皆稱珍經敬獨不懌欲諫故稱光眼難睹奉御硯出殿階為誤失手墜之石上御硯碎飛群卿失色經敬徐進御前稽首曰臣欽思古來御器皆用邦產未聞用異鄉古器充之状願陛下勿妄費財用以導世奢

野宮定基花山院氏支族也累進任中納言為人好學強記典章禮度無不通曉為官武領袖嘗著黃白問答為新井君美說明有職之疑義其為識者所重如此

武者小路實陰刑部大輔實信子也實陰自幼好和歌才學超倫累遷權大納言從一位准大臣靈元帝謂自古迄今稱歌人者人麻呂貫之定家實隆及朕弟子實陰而已或問實陰曰凡和歌之躰有公卿士民之別乎曰我未聞師說也然如公卿年甫八九歲而讀三代集稍長潛心於歌學故鍊熟三代之風所以優而美也士民所學則與之異或壯年初起志學之薰蕕猶遲且所習亦淺而志卻高尚是所以其歌理屈而不優也

裏松光世任左大辨天明八年皇宮災光世奉詔考古宮制度與博古士藤叔蔵俱據醍醐理性院所藏古禁內圖量其規度製圖以進之因皇宮改造大復舊制

千種有敬 油小路隆貞 小倉實起 柳原紀光 復古功臣

千種有敬嘗有服家居會大內災攝政家熙馳車至見階下蒲伏者乃有敬以服之故在于此也後累遷至從二位權大納言六世孫有功妙于和歌

油小路隆貞姓藤原氏官至權大納言正二位兼民部卿嘗謂近年人名不雅拾芥鈔等書徒集僻字而就此鈔出余未解其意也周公所撰爾雅佳字多宜採用焉隆貞以有識稱

小倉實起西園寺氏庶流也任權大納言好學信道審音律與仲郎暘齋相與講學論樂有二子長公連次熙季公連累遷參議從三位實起嘗坐事解官流于佐渡公連與父俱配于佐渡無幾並歿熙季襲後

柳原紀光日野氏族也紀光博學嘗著閑窓自語官至權大納言

五世前光為維新之功臣

中山愛親三條實萬俱為復古功臣之翹楚繼之以愛親之後忠能忠能子忠光實萬之子實美岩倉具視及子具經具定中御門經之大原重德及子重實正親町三條實愛東久世通禧澤為量及宣嘉孫宣種姉小路公知萬里小路正房及子博房久我建通及子通久正親町實德及子公董三條西季知錦小路賴德四條隆謌及子隆平壬生基修高倉永祜醍醐忠敬柳原前光西園寺公望橋本實梁西四辻公業鷲尾隆聚穗波經度河鰭實文烏丸光德五條為榮平松時厚等各有功名列竹帛或賜賞加祿偉勳洪業宜垂後之採錄者

日本史記下篇卷十六終

北畠信雄 北畠氏生隙 信雄能討賊 與秀吉生隙

日本史記下編卷十七

藩翰列傳八之一

北畠信雄 山口重政 ○神戸信孝 關萬徹 ○織田長益

北畠信雄、幼字茶筅、信長次子也、永祿十二年、信長以兵入伊勢、攻國主北畠具教於大河内城、遂構和、以信雄為具教子具房義子、令織田掃部為南伊勢奉行、輔信雄、元龜初、具房養妹為子、以配信雄、信雄居大河内城、勢日熾、遂與具教有隙、兩家將士交相淩轢、適信雄近臣入第捕鳥雀、北畠家士鞭辱之、信雄愧憤、告之信長、信長怒、命織田掃部紿拘具房、誘北畠舊臣、弑具教、信雄攻多藝、陥之、具房為信雄義父、以故免死、天正二年七月、信雄與瀧川一益・九鬼嘉隆、以舟師會信忠、勦長島行、破賊兵而進、九月、殲賊、六年、信雄與弟信孝・信包等率諸將赴播磨、援羽柴秀吉、拒毛利氏、八年、信雄與筒井順慶定伊賀、因分領伊賀、十年、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信雄時在伊賀、蒲生賢秀守安土、遣使求援、信雄乃出次土山、會伊賀盗起、信雄以故不能進、既而賊平、羽柴秀吉等會于清洲議嗣、以信忠幼子秀信為嗣、信雄分地、領尾張、既而與信孝有隙、十一年正月、信雄攻信孝黨北畠具親于篠山、陥之、遂與秀吉俱攻一益于長島、又圍岐阜城、兵潰、信孝自殺、一益棄城而走、信雄取其地、既而秀吉欲激信雄除之、設飛語曰、羽柴將不利北畠氏、信雄之安土、諸將賀正於秀信、皆過見信雄、獨秀吉至大津、而不入、信雄怒、諸將和解之、盟于三井寺、信雄將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驍勇、秀吉先盟招四人、誘以厚利、三人聽之、獨雄利佯聽、臨盟告信雄、信

叛三老臣 乞援德川氏 與秀吉和 勸諭德川氏

雄驚馳、皈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以為不可、信雄曰、吾誅猴奴易易耳、汝輩何得沮我、三人稱疾不出、三月、信雄伏甲、召三人誅之、分攻其邑、拔松島、予之雄利、信雄招池田信輝及其二壻森長可・堀秀政、秀吉亦誘信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還之曰、先考待卿最厚、卿必不負于我、我持其質、是疑卿也、信輝已收其質、乃應秀吉、誂一益、亦應秀吉、於是一益入北伊勢、蒲生氏郷・關萬徹等皆應秀吉、獨峯城主佐久間正勝與部將山口重政等固守拒之、一益等不能下而去、正勝乃還長島、又守蟹江、信雄往濱松、乞援於德川氏、家康曰、吾荷信長厚誼、視其孤之窮蹙而不援、爲將何以對天下、家康率精騎至、信雄合兵二萬、軍于小牧、四月、秀吉令信輝・長可襲三河、信雄與家康邀撃、獲信輝・長可、六月、信雄使正勝城萱生、一益誘降蟹江留守前田種利、其二子義種・定利、守前田・下市二壘、山口重政守大野壘、二子皆叛去、來攻重政、重政撃走之、信雄與家康來援、拔前田、賞重政、遂圍蟹江、七月、一益斬種利以降、信雄宥一益死、八月、佐々成政起兵于越中、遙應我、十一月、秀吉以八万人入伊勢、信雄出而對陣、秀吉謂冨田知信・津田信季曰、我為先君復仇、務鎮定國家、而二郎君聽細説、動欲誅我、我不得已出兵、三郎既不令終、良為遺憾、今又與二郎構兵、實所不忍、釋怨修好、是我志也、卿善處之、二人來請、信雄許之、盟于桑名城下、秀吉陽尊信雄、執臣禮如故、信雄大喜、是月、信雄叙從三位、任參議、十二月、信雄至濱松、謝出援之勞、且謂家康曰、公與秀吉素無仇怨、特為援我構兵耳、今我已與之和矣、公獨何自執

子、宜聽其所言、秀吉以無子、欲養公之子、公宜予之一人、家康乃遣燕子秀康、為秀吉義子、十三年、遷大納言、十六年、陞從二位内大臣、十八年、秀吉伐北條氏、信雄以兵一万五千助之、攻韮山、破其郭、小田原久不下、陣中流言曰、織田氏與徳川氏有異志、信雄與秀吉家康、倶往來相饗、乃止、及事平、秀吉欲以徳川氏舊國五州致於信雄、信雄辭曰、尾張伊勢、吾故地也、得仍居焉足矣、敢膺大封、秀吉怒其不肯受已封也、乃奪二州、逐信雄于出羽秋田、明年、徙于伊豫、山口重政等皆事徳川氏、文禄元年、信雄至大坂、予秀雄食大野五万石、信雄退居伏見、剃髪号常真、慶長五年、徳川氏東征、秀雄以疾不從軍、石田三成誘信雄、信雄辭以無兵、乃約給金千枚以募兵、曰事成復封尾張、信雄乃應之、請金、乃予銀千枚、信雄曰、尾張可知矣、召秀雄謀之、秀雄力諫而止、秀雄卒無嗣、徳川氏收其封、而不問信雄、信雄徙居京師、遂徙大坂、以與秀頼母淺井氏有中表之親也、十九年、淺井氏乃延信雄、説之曰、片桐且元與關東通謀、圖我母子、吾將待其飯伏甲誅之、以舉兵也、内兄為我將、信雄驚曰、是大事也、且彼叛狀未見、請熟思之、淺井氏聞之弗懌、密謂曰、再請不從、當先除此翁、以防漏泄、會一侍女與信雄有故、捧茗而出、附其耳告之、淺井氏再請、信雄佯諾曰、事已至此、吾豈固辭之、吾之少也、亦將一萬指揮之方、固所慣熟、今雖老、猶能得當方面、淺井氏大喜、信雄飯第、謂其下曰、吾豈可再肯徳川之徳哉、乃走京師、使人馳要且元、警之、且元以故得免、後及叔長益卒、徳川氏賜信雄以大和宇多郡五萬石、寛永七年卒、五

子信友稱出雲守、承後、四子信良稱兵部大輔、及兄秀雄國除、召至關東、賜上野小幡、食二萬石、信友之後、有故削二萬石、徙于丹波柏原、信良之後信邦、明和三年、坐山縣昌貞之獄、削一萬石、徙于出羽高畠、

論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為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任其穿鼻、乃今日之擧有自來矣、抑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頒我朱章矣、徳川公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攖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竢論焉 中井積善

山口重政、尾張人也、其先出於周防大内氏、父曰盛政、仕織田氏、重政隷佐久間信盛、及信盛入高野、重政獨從之、後從其子正勝、倶隷織田信雄、信雄使正勝重政等率兵五千、修嶺故壘、將襲亀山城、十二年三月、羽柴秀吉率師來圍嶺城、正勝重政拒戰不利、死傷甚多、正勝將死、重政止之、固嚴守備、會徳川氏後援至、敵不敢逼壁、日已暮、正勝重政斫敵一面、乃走長島、六月、正勝據蟹江、重政守大野、正勝因信雄命出城、檢地理、欲築寨、使前田種利守城、瀧川一益九鬼嘉隆皆黨秀吉、一益誘種利降之、遣人招重政、重政弗聽曰、汝輩忘恩背義、歐心之甚、我受命守城、唯以殉死為

守節

夏役父子戰功

怨闇夜闘死

神戸信孝

分耳明日一盃嘉隆率舟師攻大野城重政拒戰不屈一盃為徳川氏所破而走重政出擊嘉隆於下市走之家康使本多忠勝召重政深賞其守節之志賜以名馬十四年為從父弟重勝養子居星崎城食一萬石屬信雄徙居伊勢及信雄國除去仕徳川氏領上總田五千石慶長六年稱但馬守改稱修理亮加五千石十一年為大番頭守伏見城十六年累加下野田五千石十八年正月重政有故忤旨潜居武蔵龍穩寺剃髪号宗恩十九年大坂冬役欲以功自償乃與子重信弘隆馳而至箱根關吏拒之重信變名佯為旅商經歴山道行抵大坂事已平元和元年夏役再起重政父子間行私隷井伊直孝與城將木村重成相遇於若江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敵二騎進與重成闘而死是夜重政赴直孝陣衆弔慰重信死重政灑泣曰重信戰死乃哭中之慶唯怨闇夜闘死耳衆為愀然重政遂幽居高野山寛永五年九月秀忠命召還重政復稱修理亮列伽衆六年六月賜遠江常陸田一萬五千石十二年九月卒次子弘隆稱但馬守寛永中襲封食一萬石重政季子重恒稱備前守割父遺邑五千石與之至其孫重良嗣絶

神戸信孝幼字三七信長三子也為神戸友盛後居神戸城食五萬石神戸氏關氏支族關隆盛子盛澄始稱氏盛澄六世利盛弱冠有武名友盛乃北畠材親五男出為嗣嘗約以關盛信子為嗣信孝之繼非其志也天正六年信孝與信雄赴播磨拒毛利氏九年信長命信孝等軍于大坂以信長密旨宣言脩艦於紀伊因急

圍鷺森

謀誅秀吉

乳母子幸田

信孝死

襲鷺森幾殺僧光佐而本能寺之變起信孝與信澄長秀議解圍而退至大坂信澄乃光秀婿也叛應光秀據其子城信孝等迫之使自殺欲伐光秀而兵潰不可收會羽柴秀吉至自備中信孝大喜乃會議于尼崎自將四千人為後拒討光秀于山崎大破之光秀伏誅秀吉擁立姪秀信為嗣令信孝領美濃時秀吉國最富兵最強矜貴自持而秀信幼孩信雄暗弱皆不能制馭之信孝有英氣曰我家遭變故而家奴輩舎長立幼以爭攫遺地且吾與信雄同年生特以月日少後故有兄弟之名耳吾有復讐之功秀吉乃擁而沒之其寖竊之勢已成矣不速誅之後不復可制乃密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盃謀討秀吉又説丹羽長秀長秀不肯秀吉聞之乃結信雄急發兵攻信孝于岐阜勝家以雪深不能來援岐阜兵寡將陷長秀勸信孝出其母及乳母為質和之十一年二月勝家出軍于梁瀨四月信孝復起兵應於勝家一盃秀吉怒殺信孝母於安土城下其乳母有子幸田某在岐阜母遺之書曰臣致身於君大義也覲先子而死常道也汝事三七君行大義以常道自釋勿以我故懷貳心也秀吉招幸田不至乃磔殺乳母遂圍岐阜信孝戰敗幸田兄弟力戰死之既而一盃降秀吉勝家敗死信雄來圍岐阜城兵潰信孝出奔于内海為信雄所迫自殺

論曰凡殺質泄憤以絶敵人牽連之意非良圖也況羽柴氏之於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其主之諸姬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爲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叛者也然其雄飛

之志深害二公子居其上衆累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已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信棄毋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擧不名為狂逆則稱為頑愚固不足齒列矣　中井積善

關盛信

關盛信伊勢人也姓平氏出自小松資盛資盛孫實忠補關谷地頭職子孫因氏焉盛信與神户友盛俱為蒲生定秀女壻定秀嘗隷六角氏因勸二人令隷屬焉神户氏無嗣以盛信二子盛義約為嗣及織田信長來侵使其子信孝為神户氏盛信不平之尋薙髮号万鉄天正十年信長遣信孝征四國万鉄老武事因召為之傳予以亀山城子一政盛綱一政稱右兵衛佐居亀山城關原之役從軍有功無嗣使姪氏盛兼其後

織田長益

織田長益信長弟也天正中食大和二萬石為從四位下侍從削髮稱有樂以淺井氏外叔在大坂與大野治長等並輔秀頼以拒東軍城中倚頼焉及和議起先納質於東軍勸淺井氏成和長益乃赴駿府請曰僕在圍中欲抜敵東軍而和適成以得有今日僕無復所願獨願於京師界府之間得一隙地以為終老之計徳川氏優旨慰藉元和元年兵再起長益與少子尚長出奔京師遂赴

長益父子逃

關東遇徳川氏于尾張悉告城中虚實長子長正稱雲生寺猶在大坂請為督將衆不許之長正曰吾信長從子而秀頼從父也乃為督將何為不可今如此復何望哉出奔京師及事平徳川氏分長益地賜芝村于長正柳本于尚長無幾長益卒而長正尚長二家並存祀

日本史記下篇巻十七終

平手政秀　諫諍五條　死諫　政秀寺　信長人君之言

日本史記下篇巻十八

藩翰列傳八之二

平手政秀○簗田政信○森可成長可○佐久間信盛○林通勝○柴田勝家佐久間盛政

平手政秀、稱中務丞、輔尾張人也、天文三年、爲織田氏傅、爲人豪直、善強諫、信長幼跌蕩放縱、日甚、政秀驟諫之、時政秀子某有名馬、信長請之、辭弗肯獻、信長怒、遂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遂決意條諫、一曰、正己心而後可以正人、二曰、人至察則無徒、重賞輕罪宜沿故典、三曰、欲永治天下、則莫如兼用文武、四曰、悖戻礼義、對祖先爲不孝、請速改焉、五曰、欲統御天下、則當用心於大恐也、信長不用其言、政秀憂懣、自謂吾苟受保傅之任、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遂自殺、時天文二十二年正月也、信長驚悔自咎、辟居不出、爲建佛院、名曰政秀寺、忌日必詣、輒自矢曰、吾徒悔無益也、當改過厲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信長及威武稍長、嘗愀然曰、吾奮勵至此者、由政秀忠諫也、政秀有三子、長五郎右衛門、次監物、季汎秀、汎秀稱甚左衛門、元亀三年、與佐久間信盛援德川氏、戰三方原、及軍敗、信盛走、汎秀死之、信長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政秀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政秀一死之諫、吾何以得至乎此、吾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政秀之力也、[illegible]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政秀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政秀、使吾追悔感々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政秀爲信長所惜如此、

論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諛、亦非無謂、幸公不受以爲己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政秀亦可以瞑也、

簗田政信　賛奇計　森可成先知　佯為賈人　知戰機

簗田政信、稱出羽守、永禄三年、桶峽之役、織田信長進襲今川氏、諸將以兵寡諫止、弗聽、政信進説曰、敵抜鷲津丸根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用其計、至桶峽、遂斬義元、及論功行賞、拔以沓懸邑、賞過獲義元者、天正中、從信長平越前乱、以功賜檜屋大聖寺二城、以鎮加賀、信長欲使諸功臣繼西海豪族絶嗣者、以政信冒別喜氏、

論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爲上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不録、往々皆然、信長之行賞、先善謀而後有功、可謂善賞矣、宜其興也勃焉、青山延于

森可成、稱武蔵守、美濃人也、初仕齋藤氏、去仕織田氏、爲隊將、弘治二年、信長撃叛將林光春、戰始不利、可成謂信長曰、今日之戰、我軍克矣、信長問何以知之、曰、光春有驕色、信長欲馳、可成曰、少俟之、已而光春愈乘勝縱麾下兵、可成曰、可以馳矣、信長乃馳撃破之、永禄初、信長謀殺戸部政直、以其善書、令侍史學之、期年而得、乃贗作戸部通織田氏書、令可成佯爲賈人、齎赴駿河、上之今川義元、義元怒、召政直殺之、信長之襲義元於桶挾間、欲下馬接戰、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從之、有大捷、元亀元年、從攻小谷、可成及坂井政尚等、與城兵戰于雲雀山、破之、八月、信長與三

設伏　長可　鬼武藏　盡斬質子　長可中丸

好黨一向徒相持攝津淺井長政朝倉義景聞之與兵長政自辛崎義景自河野軍于湖北合兵攻守佐山時可成為守將乃出城設伏于路挑戰義景將朝倉景鏡侮可成兵寡亂伍進擊可成誘之險地掩擊之景鏡敗走可成斫敵六騎被傷遂死敵圍城武藤某等能拒得保之子長可長定長隆稱坊丸長氏稱力丸季忠政長隆長氏與長定殉死于本能寺○長可幼字勝藏後稱武藏守從信長于長島每臨軍有功人畏其勇壯呼曰鬼武藏天正十年長可從信忠攻武田氏抵信濃伊奈小笠原氏以松尾城降長可監焉尋攻擊飯田高遠二城長可先驅慫下之信長因賜信濃四郡食邑十万石長可修海津城居之出伐上杉氏與敵甘糟景持戰不利會信長訃至收兵還海津土豪乞返質長可怒不聽挾筑摩川土寇塞路長可擊破而過木曾義昌等要之於路長可挾諸質子馳入美濃盡斬之十一年七月秀吉議予金山城邑十萬石以長可償失封也十二年秀吉與信雄生隙馳人招長可長可要池田信輝女因信輝左袒秀吉與信輝拔犬山城守之及德川氏至小牧長可出陣羽黑酒井忠次等來挑戰長可出軍八幡林戰不利信輝請秀吉間道襲三河長可與堀秀政從之進拔岩崎砦將入三河德川家康與信雄追躡長可等回軍擊家康先鋒榊原康政等走之家康親督軍自山陰衝擊長可等奮戰勝敗未決敵伏遠山麓連炮雨發部兵死傷殊多長可力戰中丸墜馬死時年二十七無子季弟忠政嗣忠政小田原役從攻韮山城征韓之役率兵障那古耶慶長中家康賜封于美作食十八萬石稱美作守

下編卷十八　森可成　三

長定　乞父舊領　誠愨　先知　佐久間信盛　諫言　諫言

大坂兵起忠政陣天滿有戰功○長定稱蘭丸美姿有才武日夕近侍信長甚被愛寵信長嘗陳珍玩謂長定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長定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近江滋賀郡先臣可成舊領也願得還賜幸甚非所敢望也信長曰暫俟之因命明智光秀以長定為女壻光秀不奉命天正十年六月本能寺之變長定與二弟坊丸力丸從焉肉薄拒戰多殺賊力竭遂俱死信長初欲驗長定才命闔前堂紙障長定往則障闔矣乃幾開而緊闔之而還信長曰障果開乎曰闔矣然則其戛然有聲者何也長定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紋數長定潛料記其紋數信長覘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紋數者乃與此刀眾爭射之不能中也長定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長定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為不知者而中之是貪其賜也信長悅其誠愨不欺賜以其刀後長定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無及信長以為讒而不能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佐久間信盛稱右衛門尉仕織田氏以宿將見信用元龜元年六月六角義賢起兵甲賀次野洲川信盛與柴田勝家擊破之加賜三萬貫信長迫小谷議攻城築城甚險信盛諫曰拔之不難恐損我兵主君以身任天下何必爭此信長退軍二年信長焚叡山信盛等諫曰自桓武帝創建此寺幾千年于此為王城之鎮莫敢或

下編卷十八　森長定　四

信盛密計　守天王寺　縛叛臣之使者

犯者、今而滅之、其如之何。信長不聽。天正元年、足利義昭再擧、守槙島。信盛與秀吉渡五箇莊攻拔之。十一月、三好義繼反、信盛攻殺之。三年、長篠之役、信盛與羽柴秀吉爲左先鋒、大敗武田氏。初信長未出軍、召信盛及毛利河内問計。河内諫止出師。信盛曰、否也。武田氏之強、固吾軍之所不當也。然吾不出兵、則德川氏必敗。敗則屬甲斐。是生一甲斐也。不若一戰以取敗、博義也。雖然臣有一策。爲取勝亦不難矣。信長曰、何哉。信盛曰、臣聞勝賴有嬖臣、曰跡部長坂。所言皆聽。今若多納金於二嬖、令二嬖言臣臨軍送款、則勝賴必擊我營、而叢銃以斃之。想不易耶。信長大喜、如其言。二嬖果言之。勝賴不聽老將之言、豬突以取大敗者、信盛之所爲也。四年、大坂僧徒叛。信盛守天王寺壘。處之五月。一向徒萬餘人來

圍天王寺。信盛與諸將固守拒之。時溝壁未成。乃刺殺牛馬、張其皮代壁、以扞矢石。信長自率兵援之。城兵望見其旗、大喜、開門出戰。夾擊破之。五年十月、松永久秀叛。初久秀之降也、信長欲戮之。信盛謂信長曰、彼事暗主、乃能如此。爾得主公駕馭之、何能爲也。宜且撫納之、以示天下廣可也。信長從之。及久秀叛、信盛營捕一人。久秀求援於雜賀之使者也。縛送之信忠營、因得滅久秀。八年、信長至大坂、巡視城郭、以書數信盛及其子正勝曰、汝父子戍天王寺五年。翫寇殖利、不事進取。夫羽柴秀吉以二歲定攝津播磨但馬三國。惟任光秀定丹波。池田信輝二兒以妙齡拔華隈。柴田勝家聞此數人树功、自愧不如也、力戰以定加賀。獨汝父子無尺寸功。不養士卒、而蓄金錢。不論賞罰、而品茗飲。是胡爲也。前朝倉

信盛遁于高野　林通勝　通勝不忍　處流　柴田勝家

之敗也、汝懈不肯追。吾以麾下獨進。汝乃曰、雖爾懈矣、若信盛者、焉可復得。審如所言、則五歲之戍、何不一戰。自吾執弓箭、未嘗敗也。前使汝援家康以拒信玄。家康有所指教、汝不肯從、乃餧乎手於敵、貽吾羞辱。何顏返見吾乎。吾以四方未平、含忍至于今。汝終不悛、日累罪矣。吾不復能用汝。汝猶悔過引咎、欲立功自贖乎、不則宜削髮而去。吾不忍置汝於法也。使人齎遣其書。信盛父子、弗能答、削髮遁于高野。部將皆散、獨山口重政從之。後二歲、信盛死于高野。信長憐之、召正勝祿之、使仕信忠。正勝稱甚九郎。信忠歿後、仕信雄、與部將重政守北伊勢嶺城。十二年、瀧川一益等來攻。正勝善拒、及敵去、還守長島。又城萱生守之。

林通勝、與平手政秀傅信長。爲那古野留守。通勝患信長慓悍、與

弟光春、柴田勝家謀欲除信長而立信長弟信行。信長往那古野詗之。光春耳語通勝曰、是天幸也。宜速行大事。通勝不忍遂擧兵。光春戰死。通勝與勝家被僧服、謝其罪。信長謝曰、是吾之罪也。吾嚮背德忤諫、使平手自殺。汝自今代平手匡我、爲那古野守如故。永祿三年、今川義元來攻。信長欲赴援。通勝諫曰、敵衆垂五万、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鋭、據本城待之。信長不聽。天正八年、信長處通勝于流、啣嘗謀逆也。

柴田勝家、稱修理亮。初仕織田信行。嘗與林通勝謀欲弑信長、立信行。信長察之、使佐久間盛久守名塚壘。勝家與通勝弟光春將千騎急攻之。信長即率見兵七百赴援。令織田造酒丞等當勝家、自擊破光春、轉赴勝家軍。勝家大怖、皈末盛城、憑信長母氏。勝家

守長光寺　乏水　餘水二斛　破缸柴田　攻長島

通勝皆被僧服來謝信長不問其罪勝家遂傾心信長伐參河攻福釜城以搶刺大久保忠勝欲戰之為敵所射傷歸是歲信行城龍泉寺欲與岩倉兵合略取信長地令其將都築藏人招聚兵士勝家數諫不聽永祿元年正月信行饗諸將士不及勝家勝家怒夜來清洲告信行反信長殺信行勝家自是仕信長五年從信長畧取近江留居觀音寺城預行國務元龜元年入越前攻手筒城還守長光寺城六角義賢俄起圍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或告義賢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義賢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義賢恠之乃託和議遣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

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鐓鍛破水缸以示必死衆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六角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捷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勲狀及食邑三萬貫以賞之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信長自攻小谷還令佐々成政等殿勝家曰此輩兵不盈千盡命臣若信盛信長曰否大兵敗於險地不可復收故命之成政等卿等先去二年五月從信長攻長島海賊城信長俄命返軍賊覺之出戰衆輕舸挾大田河砲擊我軍尋奪勝家馬標呼曰勝家降矣勝家大恚將反擊毛受家照斫賊取之而歸八月勝家為先鋒入近江出小谷山本之間縱火而退兩城兵八千出躡之勝家返戰三次敵

盛耳鼻於一船　守國之要　配置親戚屬將於名城

不復出天正元年二月足利義昭城于石山堅田信長使勝家等拔之勝家乃留備京師又從信長入越前滅朝倉義景九月攻鯰江薄之六角義弼棄城走二年正月賀正信長用義景長政髑髏盃先觴勝家衆榮之八月又勦長島賊大鳥居賊夜乘風雨遁勝家等追擊殲男女二千人截其耳鼻盛之一船送致長島長島尋平三年八月越前又亂勝家從信長赴之拔烏羽城入加賀平之信長大論戰功以越前八郡賜勝家城于北莊足羽使居焉因戒曰越前北陸之要扼而當長尾氏之衝吾選於諸將以命汝汝其勉之夫守國之道不當徒恃勇武當恩威並施以服民心乃申條制曰毋厚賦斂毋征關市毋侮士民毋偏訟獄毋遺武備毋喜游田皇人之邑為亂賊所掠者當按印券還付國內閒地旣我倉廩

者以待功勞之士不當徒費凡我所令有不便者輒來爭之我將改焉因命諸將與勝家共檢察國政勝家出兵徇加越二州滅遺冦四年四月使毛受家照報國中戡定於安土信長大悅先是勝家妻死信長以其妹嘗之淺井長政歸寡居配勝家勝家威望益重於是勝家大行賞置佐久間盛政于尾山城德山五兵衛于御幸塚拜鄕久盈于大聖寺城子勝豐于丸岡族子勝政于勝山金森長近于大野安井家清于東鄕城五年四月以越中能登土冦起招降能登人長重連等略地八月上杉謙信來攻重連勝家與羽柴秀吉救之秀吉遁勝家遂歸八年聞謙信既死上杉氏亂勝家帥兵入越中拔末森城長連龍來會縱火敵地而歸令佐佐成政治森山前田利家治七尾及末森城勝家傳令於郡邑曰方今

收甲仗作農具
茶鐺
鬼柴田
與秀吉有隙
彼墮術中

政令漸洽、寇賊絶跡、國人所畜甲仗、自今無用、悉收之府庫、換與以農具、衆逮奉令、莫敢支吾、若夫背令潛藏兵、莫有攸赦、民人赴令如歸市、勝家汰其精鈍、精者藏庫、鈍者鑄造農具、分之四方、又造大鎖鏁、用以繫黒頭龍川船梁、以便行旅、民大悅、十一月、一向遺賊起於加賀、勝家擊之、獲酋師、十年二月、以北陸稍定、乃至安土、獻金銀及土物、信長襃其成功、親饗之、初信長家有茶鐺名姥口、勝家嘗請之、不許、至是又請曰、臣籍君威靈、定越前加賀、不足稱勲勞、雖然四方漸平、臣等莫復可以樹功也、願以是時得前所請者、信長欣然賜之、十年三月、信長滅武田氏、與信濃四郡於森長可、上野於瀧川一益、與勝家相為應援、以圖上杉氏、五月、勝家與上杉景勝、相持于越中、遂拔魚津、將大舉伐上杉氏、適信長訃

至、勝家大愕、乃欲收軍入京師、討光秀、至柳瀬、得捷聞、遂往清洲、與秀吉等議奉信忠子三法師為主、各分地領之、勝家得長濵、勝家威望最於諸將、因号曰鬼柴田、勝家素居門閫、忌秀吉暴居已上、遂欲除之、擁立信孝與瀧川一益謀曰、秀吉擁立幼主、身任輔相、志在簒奪、不如除之、遣使與丹羽長秀謀、連兵西向、長秀不肯、秀吉聞之、急結信雄、發兵攻信孝、一益遣使越前、報勝家曰、今北越凝寒、不可用兵、宜與講和、勝家然之、乃謂前田利家等部將五人曰、信長即世未踰歳、二國搆兵、必取謗天下、吾欲與秀吉一心輔幼主、君等幸致意秀吉、利家等至、懇修好、秀吉許諾、解信孝圍而去、利家還報、勝家大喜曰、彼已墮吾術中、明年、一舉亡之耳、初勝家養勝豊為嗣、處之長濵、既又愛姪盛政、與加賀二郡、寵遇過

勝家定算
勝家收兵
毛受家照
乞飯借馬
夫妻駢死

勝豊、以是怨勝家、秀吉抵長濵、誘勝豊、遂降之、十一年二月、勝家聞秀吉攻一益於桑名、信孝於岐阜、議大舉救岐阜、使盛政將兵二万、陣于木本、秀吉據湖山、築數壘、分兵而守、三月、勝家引兵至柳瀬、秀吉兵堅壁不出、四月、信孝復舉兵應勝家、秀吉率兵赴之、盛政請襲中川清秀壘、勝家曰、可也、吾與前田氏留當諸壘、汝則往擊、擊而勝、逮還、慎勿留也、既而盛政得捷、因留不還、使者五返、遂不還、為秀吉所敗、時勝家在枝山、聞賤岳軍太窘危之、已而敗卒交至、勝家曰、盛政不用我言、果取此敗、吾自往決戰、乃檢其兵、兵已逃亡、在者厪三千、諸將皆勸退、勝家曰、吾嘗以少擊衆、獲勝者數、諸君何泥我也、毛受家照諫曰、往時君所將、皆濃尾驍卒、今領北兵、非素拊循、所以逃亡、推敗之餘、何堪折衝、臣請假君旗幟

偽稱君死、君逃入北莊、徐自為計、勝家從之、既而秀吉兵追至、急整隊圍之、家照大呼曰、柴田勝家死于此、乃力戰死、勝家得間走過府中、入見利家曰、子為我出力、不知所謝、吾命窮至此、復何言也、吾飢矣、請供飯焉、利家供之、勝家食畢、借善馬而出、利家欲從之、勝家揮之曰、子與秀吉善、毋以我為也、終皈北莊、諭其將領與敵有姻者、皆遣還之、既而秀吉至、圍城數重、勝家夜會諸將置酒、慷慨曰、我欲報先君之恩、終為猴郎所困、豈非天哉、遂撤守備入寢室、勝家使夫人逃去、夫人泣曰、妾自去秋出岐阜、業已委身於良人矣、今日之事、固期於心、何逃也、因匿始適淺井氏所生之三女于一乘谷、夫妻訣飲、徹曉、終伏刄駢死、侍臣文荷者、縦火于閣殉之、所從男女三十餘人、亦自殺、勝家為人、養威自持重、信長初

勝家威權

以勝家為先鋒將固辭不受再三强之乃承命而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咎其無禮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其所以固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權不立號令不行安有無禮之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

論曰豪傑舉事不可以成敗論也彼長其成而短其敗者非知豪傑者也本能寺之變太閤已討滅光秀立秀信佐之而柴田勝家舉兵而叛欲奪其權不能討君仇而嫉討者悖矣為此論者蓋震於太閤之成業而不知其他耳夫山崎之事雖太閤主之也信孝及諸將之功居多而太閤負其兵力已專其功妄自張大其舍信雄信孝而立秀信者利幼孩也其簒國之勢不待智者而知則為勝家者惡得不爭而惡得日不以叛叛織田氏

者太閤也為織田氏討叛臣者勝家也勝家此舉不為織田氏而為奪權乎則必佐信雄不佐信雄而佐信孝其不為奪權亦明矣蓋信長諸子信孝最英武藉使勝家成其舉而仍列群臣受制信孝而已安得有其權哉勝家之老事機豈不豫知之是其舉事非為織田氏而何然則勝家何以不速討光秀不速討光秀適足以見其忠之優太閤爾何哉光秀一枉兇豎子或遲或速其斃必矣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也而太閤晨夜東馳急於斃之者蓋有説矣太閤之得計也其心必躍然曰機不可失矣若有先我而為者我志之成將期何日故其斃之也天下耳目悉屬太閤而信孝徒則落々焉故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而係太閤之斃否太閤不斃織田氏不安是勝家所以不能不舉事也當此時强將悍帥莫不屈首於太閤者勝家一舉事而太閤破膽太閤以莫世之略擅二十餘州兵而不速得志於天下者勝家沮之也可不謂豪傑乎不成而死何病知不成而為期以見豪傑也曰勝家所為未可信其誠為織田氏也彼勝家嘗事信行者信行為信長殺而乃事信長其為人如此此亦非也士為知己者死信行不知勝家豪傑而信長則拔為元帥豪傑勝家也唯豪傑勝家勝家故死於豪傑之舉而咎之固不同也彼繩墨之談安可規亂世豪傑哉　賴襄

佐久間盛政

佐久間盛政稱玄蕃允勝家義子也天正六年信長令諸將定越中以謙信死上杉氏擾也以加賀賜盛政九年上杉景勝侵越中加賀賊並起應之盛政在加賀尾山擊賊殲之擊走上杉氏十一

盛政襲岳　襲長篠故智

年二月勝家與羽柴秀吉爭雄盛政將歩騎二万出陣柳瀬與秀吉相拒三月信孝舉兵岐阜秀吉赴之盛政欲進擊諸壘勝家不許部將山路將監衆中謂盛政曰聞神戸君擧兵應我而秀吉往攻之宜出兵赴援盛政曰道路阻絶敵充塞其間我將如之何將監進附其耳語曰敵諸壘皆固獨中川清秀壘在賤[illegible]之[illegible]去[illegible]尤遠而其備不固吾潜兵趨之出其不意必獲志矣秀吉在大垣不能速來子急擊勿失盛政大悦以其計告勝家勝家懇誡遣之盛政乃與從弟勝政將兵一万衆夜至余吾湖東並湖往進比曉至岳麓清秀卒方飲焉于湖盛政先鋒執斬之其一人逃還清秀與高山友祥出戰盛政謂部將曰長篠之戰火鳶巣而捷是可倣也遣人燒其壘下營友祥走清秀戰死南軍皆震慴棄壘欲遁盛

使者五反

用鐵楯陥陣

政遂陣賤岳。勝家遣使召還之。盛政荅曰、日傾兵疲。當俟明還。勝家曰、直路不過一里。何不亟還。盛政笑曰、老怯過慮。何足為意。使者五反。日已暮。既而盛政兵見濃路諸山多炬火相驚曰、秀吉來矣。部伍驚擾不可制。盛政嚴衆暗拔軍而北。秀吉來攻。盛政留銃隊殿之。引兵上岳北陣。勝政在麓。欲與之合。敵以銃逼。勝政兵死者二百餘人。陣皆亂。勝政就虜。盛政又敗。遂為秀吉所擒。盛政素虓武。每戰用鉄楯躬自陥陣。人呼曰鬼盛政。於是斬于六條磧。淺野長政監焉。盛政臨斬言曰、我悔不聽修理言。苟聽修理言、則使秀吉知是也。長政叱之。盛政曰、不五鼎食則五鼎烹。至死顏色不變。勝家義子權六亦被斬。

論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慢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輿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　中井積善

日本史記下篇卷十八終

瀧川一益　說諭　攻天目山　關東法制十五章

日本史記下篇第十九卷

藩翰列傳八之三

瀧川一益〇佐々成政木村秀俊〇丹羽長秀〇筒井順慶

〇荒木村重

瀧川一益、稱左近將監、近江人也、永祿中、往尾張仕織田氏、信長愛其勇智、擇為諸隊長、每戰列先鋒、永祿十一年、督征勢之軍、居蟹江城、十二年九月、從信長攻伊勢、焚大河内郭、取禾、城中糧盡、國司具教終行成、因賜北伊勢五郡、天正二年九月、信長征長島、一益與信雄及九鬼嘉隆、以舟師會之、行破賊兵而進、賊奔大坂、一益為長島主、兼保蟹江城、三年長篠之役、一益為左先鋒、有功、六年正月、信長親饗功臣十二人於安土、一益與焉、七年、荒木村重叛信長、攻伊丹城、城將留族人、棄城夜遁、而城未下、一益密招城兵中西某、諭之曰、汝主怯恇、棄若輩去、為怯主致死、曷若降織田公、以樹功名哉、中西乃與卒長五人、謀納信長兵、城乃陷、十年三月、從信忠伐甲斐、與川尻鎮吉為先鋒、入伊奈、進蹙甲軍、勝賴匿山谷、一益索之、及聞勝賴在天目山、乃進兵圍之、遂獲勝賴父子、齎其首獻信長於波合、信長賜上野、且誡曰、吾以汝為關東管領、凡關八州以至陸奥出羽、皆汝處分之、所不能獨決者、謀之德川家康、賜之名馬曰、宜騎焉以入封也、因令柴田勝家等、與一益相為應援、以圖上杉氏、又授關東法制十五章、一益使小幡信貞為鄉導、率步騎八千入上野、居廄橋城、六月、信長訃至、部下將士說曰、變故之際、人心不測、且秘之、更取諸客將質、然後託事西上、

自我發之　盡返質子　一益知軍機

一益曰、是豈可終秘乎、不若自我發之、乃急傳令召諸客將、告變事曰、事已至此、吾在此地與否在諸君、所計吾且還、諸君質客將、皆相謂曰、管領推誠遇我輩、我輩誓不相負、乃請重納質、一益謝而遣皈之、明日、變報四至、北條氏直欲乘變擊一益、一益乃率部下八千人、軍於鉋川、諸客將以万騎來援、擊走敵一將、氏直以全軍繼至、一益使言於客將曰、諸君辱為僕一戰、可以休矣、一益請代進、乃進戰不利、其將篠岡某等二百人鬪死、一益皈廄橋、盡返質子、徑信濃而西、遣使告沿道城主眞田昌幸、木曾義昌、皆送質出兵護送、達于尾張、七月、還長島、又之清洲、謁秀信、與柴田勝家等會議、分取五萬石、勝家素忌秀吉、陰欲圖之、一益為勝家諭秀吉、假交和、十一年正月、一益在長島、分兵守諸城、秀吉分兵備之、進至桑名、縱火城下、退而營、一益謂其下曰、我已分兵在者甚寡、以寡擊衆、不如夜襲、即夜潛兵赴秀吉陣、視其有備而去、俄退軍三里、秀吉亦欲夜襲、視其有備曰、一益能知軍機、擊之無益、已而柴田氏滅、一益力竭終乞降秀吉、致長島及封邑五郡、秀吉給近江田五千石、十二年、信雄與秀吉有隙、德川家康援信雄、池田信輝誂一益曰、子盍舉兵自取旧封、一益大喜、聚兵據木造城、以復舊封、秀吉令富田知信佐之、關盛信以龜山應之、一益與織田秀包、蒲生氏鄉、合兵攻嶺城、城將陷、聞援兵至、收軍而退、六月、一益在木造、狙蟹江之虛、誘其留守前田種利、降之、又誘下市前田二城、以山口重政在大野、招之曰、汝母在蟹江、不聽則殺之、重政弗聽、一益與九鬼嘉隆迫以兵艦、不能下、一益以舟師入蟹江、江潮方

一盃流離　佐々成政　諫言　知敵敗機　應信雄

落舟膠不能進會德川家康自清洲來擊一盃兵遂潰壓得以身入城時下市前田已陥敵合兵來圍起土山下射城中城中大困嘉隆以大艦來援亦為敵所敗一盃終斬種利以降信雄宥其死乃走皈朮造城將冨田知信疑而弗納一盃慚愧走京師入妙心寺剃髮遂寓居越前

佐々成政稱内藏助仕織田氏武略超衆元亀初信長攻小谷還成政與梁田出羽中條將監交殿而退城兵尾擊且戰且退遂全軍而歸天正元年信長與淺井朝倉相持于叡山成政與菅谷長頼使於北軍曰信長與公等相持曠日若士卒勞倦請一戰以決勝敗長政等不荅二年正月信長以髑髏盃開筵筵畢成政留而白曰臣無似從諸將之後叨被洪恩不知所報唯願君不自足爲

遂定四方也信長握成政手入室内與談政治侍史武井夕菴自傍賛之曰不圖成政能為此言君莫忽焉信長厚賜二人三年長篠之役從在軍及戰已接成政望敵中軍旗幟揺動馳告信長令縱兵乘之遂大克之又從平越前亂因分越前賜之與柴田勝家俱檢察國政六年上杉謙信卒神保越中送款于我成政佐之治越中九年二月成政與神保氏來在安土上杉景勝窺其虚侵越中加賀賊起應之信長令成政等馳拒景勝至則佐久間盛政平之信長賜成政以越中十年五月與勝家俱擊景勝抜魚津城將大進擊六月京師凶報至收兵保冨山十二年八月織田信雄與羽柴秀吉搆兵成政起兵于冨山遥應信雄攻前田利家不克因欲就德川氏協謀以圖秀吉乃稱疾屛居留侍臣於冨山餽食稟啓

冒雪入無人之境

如常誡之曰度我往還不過二十日利家必不能覺即覺治兵則我已皈至矣潛與壯士百餘人冒雪入信濃衆攙兼行所經皆山谷絶無人烟得一樵家入之樵夫大愕以為鬼物從者曰吾輩自越中赴深志者汝為郷導吾重賞汝樵夫乃燒柴燎衣導至下諏訪使善走者告德川氏德川氏乃遣人馬迎之十一月至遠江説曰願公舉五國兵吾亦舉越中兩雄戮力鼓行而西必禽秀吉德川氏以其言為倨且知北地不便出援乃辭之成政遂適尾張勸信雄再舉兵信雄不肯成政失意而皈十三年八月秀吉師兵來攻成政據冨山築三十餘壘于栗殼嶺逆戰不克削髮出降寘于京師十五年秀吉予成政以肥後誡成政曰善待土豪勿擾國民成政就國括民田土冠大起鄰國出兵救成政成政頗苦戰踰年稍定明年成政自赴大坂秀吉使迎之尼崎賜死

論曰磐根錯節不得不待天下之利器然操利器者自恃其利無所不試則其利亦有時而盡矣惟人亦然自恃其才無所不用則其才亦有時而躓矣天下未平固英雄豪傑之磐根錯節也故英雄驅使天下之才使之皆盡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割踴躍奔走爭為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々皆然無乃失之大快與吾觀豐太閤之平東西二隅西則封成政於肥後東則封氏郷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舊將授之大國而不顧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處置然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閤籠絡一世之智勇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邉隅

治葛西大崎　木村秀俊

之地、久梗王化、强豪蟠據、壘壁錯峙、蓋有不易遽拔者、而一旦大兵來伐、遠近靡服、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亦不得獨立、則其東手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得不復叛、故太閤不授之己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閤矣、雖力竭而降、太閤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迺授之大國、此固天下之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之磐根錯節、故受大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問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暗知、故戰不爲不苦、然猶能假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任、而太閤迺曰、今何爲不綏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然成政亦不爲無過、方其受封之日、何不試思之、我嘗抗太閤、今何爲封我大國、彼果欲盡吾才歟、抑欲擒

我於險艱、以是思之、利害之際、豈不甚明乎、奈何恃才而不顧以殺其軀、至於氏鄕、頗能鎭定境內、故叛民不起於境內、而起於隣境、所以無患也、吾聞太閤初欲封立花宗茂於肥後、宗茂辭、以陪臣不欲、繇此觀之、一時之豪、固有見其機者矣、太閤既殺成政、然後授肥後於清正行長、彼其初之所以不授者、果有所恃矣、余益服宗茂之智、而悲成政之死焉、青山延光

木村秀俊、稱伊勢守、始仕明智光秀、後仕秀吉、天正十八年、秀吉召秀俊及子重昌曰、子等嘗仕逆賊、吾特借子勇武、列臣籍、今封父子於葛西大碕三十萬石、以爲陸奥鎭將、謹勿曠職、勿懈武、秀俊拜謝而行、自治大碕、重昌治葛西、秀俊父子起身不次、遽得大封、臣屬寡少、不擇貴賤賢愚、其應徵者、悉召祿之、或爲老臣、或列

土寇起　丹羽長秀

侍臣、擧圍人萬師、爲士隊長、而大碕葛西之爲地、城壁宏濶、四隅爲狐狸巢窟、名族著姓、多失食邑、或憑農商、離居見秀俊僅率數十人而入、皆異之、而秀俊驕泰、士卒亦暴謾、曰東夷不足懼矣、輕侮土人、强姦妻妾、掠奪貨財、暴戾慘毒、人擧怨憤、葛西東山土人結黨蜂起于相木山、把鍬揮鎌、搏殺秀俊士卒、適重昌屬士二人、姦氏家隆繼家士女、家士怒殺二人、於是土寇遂起、葛西大碕十二郡、一時響應、作亂陷城、逐秀俊、重昌、秀俊奔佐沼、賊圍之、秀俊告急於蒲生氏鄕、氏鄕率師救佐沼、逆秀俊于名生、還會津、明年、秀吉怒削秀俊籍國除、氏鄕憫收祿之、

丹羽長秀、稱五郎左衛門、其先武藏兒玉族也、嘗從尾張、世仕斯波氏、長秀少以武顯、事織田信長、屢有戰功、爲澤山城主、元龜元

敗土兵至志賀　造艦

年九月、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合兵圍信長于大津、時六角義賢嗾近江土兵、將夾擊信長、長秀與羽柴秀吉赴援、行敗土兵至志賀、信長登樓望之、驚以爲義賢至、至則長秀與秀吉也、二人以首級謁、曰、二軍深入至此、自送死耳、請擊莫使隻騎還、信長大喜、二年、以信長命誅高宮某于澤山、以通大坂也、天正元年、足利義昭築堅田石山拒信長、長秀等攻陷之、及和成、信長召長秀耳語曰、室町氏必再擧、阻勢多矢橋、汝伐澤山木造艦十餘艘、七月、義昭果擧兵、信長馳至澤山、乘其艦夜渡朝妻、旦日入京師、京師人大驚曰、織田公豈飛來耶、二年、以信長命冒惟任氏、四年、長秀爲信長築安土天主閣、十年四月、奉神戸信孝與織田信澄俱南征、信長曰、事平分賜四國、六月、以信長密旨圍鷺森殆陷、信長凶聞至解

長秀入賤岳

割獲一腹塊

成田罵人

圍歸大坂與諸將會議清洲時勝家威望大熾踞而飲酒以設言挑秀吉長秀附秀吉耳語曰子欲定國家即斬勝家秀吉哂而不答諸將分地領之長秀遂歸舊邑若狹并領志賀高嶋十一月勝家欲除秀吉因遣人諮長秀長秀曰信孝若疑秀吉宜遷幼主於岐阜不宜信浮言以開釁端也勝家弗聽信孝等釁已開長秀勸信孝出其母及乳母為質和之十一年信孝勝家復開兵端長秀遂屬秀吉賤岳之役長秀在坂本城出兵萬人守敦賀及塩津海津聞秀吉赴美濃自塩小舟來視柳瀨之營已至忽聽罵聲知其有戰勵舟子而進從者數人耳皆諫長秀不聽達岸則已大岩山陥桑山長近棄賤岳走長秀馳入壘呼返長近俱守之諸壘聞長秀至皆堅守竢秀吉至長秀之力也及勝家亡并領其地十二年秀吉與信雄有隙自帥大兵赴尾張使長秀與前田利家當北面以備焉十三年三月長秀死年五十一初長秀以秀吉為有忠功枉意助之至是視其勢出織田氏上則大悔恨長秀夙有癥瘕至是益不勝痛苦引刀自裁及火葬獲一塊大如拳龜形鳥嘴背有刀痕一時哄傳奇之子長重年十五繼為加賀守旧臣相共謀欲舉兵長秀志謀頗漏秀吉御之長重從秀吉擊佐々成政坐士卒犯法秀吉奪若狹越前封食近江三郡地後筑紫之役長重以背軍法擯為松任城主給五万石家臣成田某憤懣謂同僚曰吾欲舉事誰與我者衆莫敢荅成田罵曰皆非人也遂為秀吉所斬関原之役長重坐觀望失其邑大坂二役從軍有功遂封白川食十萬石任参議子光重從二本松

筒井順慶

觀望勝敗

定次

中硝櫃

筒井順慶稱伊賀守大和人也累世為興福寺僧徒居筒井莊因氏焉其先順快子順永永享中築筒井城子孫相襲叙法印順慶父曰順昭屬三好氏順慶年幼頗有膽畧永禄年間攻略郡邑併大和半國徙居布施城織田信長令松永久秀伐筒井以自效久秀率兵伐順慶順慶迎戰于法隆寺又戰於龍市東山元亀二年十一月降信長信長察其可用許之又予其所併之地天正二年三月順慶往京師謁信長送子定次為質三年二月信長以女妻定次五年久秀叛順慶屬信長子信忠攻片岡城拔之先是國人多叛屬久秀至是順慶招諭國人國人多應之會久秀遣人于大坂乞援順慶急擇精兵二千擬大坂援兵乗夜入信貴城密報信忠信忠下令合圍薄城久秀勢屈遂自殺城陥信長因賜大和九年從伐伊賀十年從伐甲斐又有命將出兵於中國會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光秀乃馳使餌以紀泉和三國順慶悦將應之島勝猛松倉勝重固諫乃設詭計陽許光秀令勝猛勝重率兵屯于八幡送盟書于羽柴氏表無異志遂自將歩騎七千陣于洞嶺及山崎戰酣瞰察光秀軍敗機見遂率兵而下明智十郎左衛門豫備之俄起衝順慶麾下麾下大擾部下死傷甚多遂與諸將追敵獲首六百余級秀吉意憎順慶懐貳人稱叉覆順慶云十一年正月從秀吉攻瀧川一益于伊勢又從于賤岳十二年五月小牧之役發疾輿還遂卒年三十六無嗣養姪定次為子定次稱伊賀守是歲任侍從十三年徙封伊賀食十二万石定次與堀秀政率兵伐根來賊攻千石濠定次命射火箭中賊硝櫃火發賊悉焚死諸寨聞之皆潰

荒木村重　信長愛其豪壯　威振近國

走夷子之役、從東伐、及上國軍起、受命還國、定次平常荒淫無度、擘臣專權、又厚聚歛于民、因見故伊豫、大坂役起、其臣多應大坂募、家康怒、賜死於譴所、子順定、即織田氏出也、與父倶被流、亦自戕、

荒木村重、幼字彌助、稱攝津守、波多野義通孫、義定之後也、祖父某、稱大藏大輔、居攝津武庫郡、父曰義村、稱信濃守、天文弘治間、村重屬池田勝政、永祿十一年、村重健鬪、斬茨木城主茨木佐渡守、遂拔其城、據之、遂黨三好氏、保尼崎城、天正元年、織田信長帥師西上、村重與細川藤孝、迎謁大津、首應信長、七月、攻芥川城、拔之、外甥中川清秀、戕守將和田惟政、初村重之謁信長也、面貌甚偉、請以其兵伐攝津、信長愛其豪爽、會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刀貫饅頭于鋒、言曰、汝能啗之乎、村重匍匐而進、開口受之、食盡、以袖拭刀徐退而伏、信長笑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村重戰併和田氏地、足利義昭擧兵、村重聞之、進圍二條、攻槙島、有功、池田勝政不至、及事平、懼棄其城、遁高野、其部下諸豪多屬村重、村重併有和田池田邑、伐其不服者、悉滅之、二年、村重攻伊丹城、討伊丹勝興、拔之、更徙治、延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為腹心、威振近國、三年三月、一向徒築大和田、掠奪邊神崎村、村重怒戰大破之、進奪大和田天滿二塞、賊畏縮不出、村重增築吹田尼崎華隈等、以自備焉、四年、大坂復叛、信長至若江、兵聚者三千、分為三隊、命先鋒於村重、村重固辭、信長自雜輕卒、指麾而進、村重得織田氏之精、蓋始於此、四月、村重從羽柴秀吉、拒毛利氏軍於播磨、

為光秀所構　秀吉勸諭　孝子也　茗事吟詠自遣

七月、拔神吉城、時村重部下、有糶於大坂者、軍吏告曰、村重與大坂有私、信長不信曰、村重微者也、吾擢為攝津守、護何苦而反、毋乃訛傳耶、明智光秀嫉村重以新進声績出己右也、力媒孽其叛、信長使人詰責村重、村重大愕、欲面陳謝之、家臣皆諫、弗聽、而出、光秀馳人止之曰、主公怒、弗可犯、足下何自投虎口、為村重乃還據伊丹城、決意而叛、十一月、信長自將討村重、中川清秀以高槻、高山友祥以茨木降、信長既而秀吉自三木潛造伊丹、面諭再三、說謝罪出降、村重泣謝曰、織田公豈終釋然於我哉、秀吉泣別而出、伊丹人請殺之、村重曰、彼肯輕身來此、殺之不義也、秀吉再使黑田孝高來諭之、村重捉而幽之、以示絕、十二月、信長合兵圍伊丹城、村重拒戰、竟卻之、會近江兵卒把槍乘墉、城兵將急擊之、其兵投槍而坐曰、我生不足惜、但有一老母、鄉里貧窶、無他兄弟、我今日就死、則母明日立餒、因欲立微功、資其養、而誤進至此、冀免一死耳、辭色悃愊、衆相視斂兵、村重聞之曰、孝子也、乃予金遣皈其家、七年、信長復攻伊丹、下令作長圍、村重受圍連旬、外援不至、糧食且竭、因留族人守城、自赴備中、乞援于毛利氏、毛利氏辭以海路梗塞、村重乃奔入尼崎、遂徙華隈、十月、信長聞村重逃駛、如攝津、命諸將鼓衆、傅伊丹城、城中士固守不降、為瀧川一益所說、納城而出、信長質其妻孥、令伊丹將士往說致尼崎華隈二城、二城拒弗納、信長磔殺其質三十餘人、明年、村重潛抵兵庫、航奔安藝、居數歲、削髮號道薰、以茗事吟咏自遣、及秀吉得志、賓諸界浦、予湯沐邑于攝津、又召其遺臣祿之、

論曰、村重以讒之故、叛於織田氏、秀吉開諭再三、惘愊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反覆無操為恥也、而及糧竭城危、則獨以身脫、委妻子士衆於鼎鑊、而不顧、亦何忍也、一委贄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子、非仁也、而子不為義、君子固不敢爲、山形禎

日本史記下篇卷十九終

日本史記下篇第二十卷

藩翰列傳八之四

豐臣秀長〇豐臣秀勝〇木下家定 勝俊

豐臣秀長

豐臣秀長、秀吉異父弟也、天正七年、從秀吉、逆擊別所長治、大破之、斬其銳兵八百、又以五百騎攻淡河、不利、九年、從秀吉、入因幡、攻丸山城、十年、秀吉葬信長於大德寺、秀長率卒一萬人監護焉、十一年、柳瀨之役、秀長守賤岳、十二年、領大和、十三年、加以紀伊和泉、

南征

五月、秀吉令秀長秀次、帥舟師六萬、討長曾我部元親、秀長與秀次合兵、攻木津、降之、秀長進圍一宮、一宮當要衝、元親悉力守之、當是時、小早川氏入伊豫、下金子、石川諸城、浮田氏自讚岐來會、阿波諸城多解走者、秀長合諸軍、攻一宮、守將谷忠澄、江村親俊堅守、秀長遣使城中、勸降、忠澄乃之羽久地、勸元親降、遂因秀長降、四國悉平、是歲、秀吉促德川家康入覲、遣母大應問女於岡崎、

諫言

秀長諫曰、以母為質、天下後世謂之何哉、召之不來、則何不征伐焉、秀吉哂曰、汝何狹中、是非汝所知也、已而家康至莅其歸、

秀長饗家康

秀長饗之宴、酣、秀吉至、著褚袍、黙茗享家康、諸侯皆在門外、秀吉曰、吾祖子聚樂、秀長躡家康足、家康進乞褚袍、秀吉曰、此我衣也、不可與也、家康曰、家康在焉、不使殿下復戎衣、秀吉笑、脫而附之、因顧左右曰、吾得快婿矣、衆讙然、十五年二月、秀吉討島津氏、秀長將前軍、先發、至豐前、嶋津義久囮軍日向、秀長進入日向、軍耳川、

宮部継潤

伊東祐丘為導、築五十一砦、圍高城、義弘以二萬人、襲我先隊南條元續、宮部継潤、營、秀長未及濟川、元續敗走、継潤擊卻敵、継潤

近江人、嘗為僧、性好武、讀兵書、講武事、後從秀吉攻因幡、有功、為鳥取城主、於是、從秀長入日向、濟耳川、而軍、敵夜出斫營、既毀柵、入、継潤叱左右、急叢銃亂發、敵兵沮靡、継潤死鬪、獲嶋津忠親、遂敗之、而敵未退、天明、秀長進、欲濟河、軍監尾藤知定固止之、既而義弘退入高城、秀長濟河、逼城、義弘焚城而遁、五月、秀吉帥全軍、自肥後入薩摩、秀長以五萬人、自日向入、會之、諸軍合而南下、臨於鹿兒島、義久因秀長出降、西海悉平、十八年、小田原之役、秀長守大坂、十九年正月、病卒、無子、以秀次弟秀俊為嗣、襲其封、任大納言、

秀俊

秀俊為人昏暴、嘗觀蜻蜓瀑、命左右投于湫、左右拉秀俊、俱投而死、無嗣國除、

豐臣秀勝

豐臣秀勝、織田信長四男也、幼字荻丸、天正十年、秀吉請以為猶子、授秀字、信長尭、質於越前、無幾而還、十一年正月、從秀吉、率兵一万五千、攻長濱城、降之、四月、從戰賤岳、六月、封丹波治龜山、尋敘從五位下、任侍從、十三年七月、任左近衛權少將、十五年四月、秀吉伐嶋津氏、秀勝督師、攻巖石城、蒲生氏鄉自南門、前田利長自北門、谷衛秀、小野木重勝為軍監、四面肉薄而登、敵兵善拒、秀吉遣使促之、氏鄉、利長競登、乘風縱火、遂拔之、十八年三月、從伐小田原、七月、封甲斐、居一年、因母氏愬訴、轉封於美濃、十九年十一月、任參議、文祿元年六月、秀勝率兵三千、入朝鮮、九月、卒于師、歲二十七、無嗣、絕、

木下家定

木下家定、本姓杉原氏、北廳弟也、家定自幼仕秀吉、後賜姓豐臣、族木下、天正十三年、食姫路城四万石、庚子乱、居京師、持兩端、削

長嘯子

邑食二万五千石於備中、薙髮稱二位法印。子勝俊、利房、延俊、俊定、秀秋、俊忠、利房應石田三成事、訖褫邑、迨家定卒、家康命分其田於利房延俊二人。俊定稱信濃守、蚤卒。秀秋承小早川隆景後。俊忠稱出雲守、後致仕。利房延俊二家並存。○勝俊為龍野城主。天正十六年、為侍從。文祿二年、封若狹、食八万餘石、轉左近衛權少將。庚子之役、奉秀賴命、守伏見城。德川氏將鳥居元忠保其城。迨兵起、元忠遣使謂曰、聞卿弟秀秋來攻城、卿不宜在于此、請致郭而去。勝俊如其言、因而失邑、居京師東山、更號長嘯子、吟咏以遣懷。

日本史記下篇卷二十終

日本史記下篇第二十一卷

藩翰列傳八之五

細川藤孝 忠興 ○忠利 ○稻葉通朝 ○中川清秀 高山友祥
○池田信輝 輝政 ○利隆 ○光政 ○忠繼 ○忠雄 ○蒲生氏鄉 ○金森長近 ○土方雄久

細川藤孝、稱兵部少輔、賴之弟賴有九世孫也、父元常、養大和守三淵宗薰子、即藤孝也、或傳將軍義澄遺腹子、為宗薰所育、永祿八年、義輝遇弑、賊謀殺其弟周暠、又將殺覺慶、藤孝聞變馳至、覺慶密謀、佯稱疾、徵醫、藤孝進醫米田宗賢、宗賢侍之數日、託覺慶疾瘥、夜賜酒守兵、守兵皆醉臥、宗賢乃扶覺慶奔近江、頃焉藤孝又至、經甲賀山、至矢島舘和田秀盛家、勸覺慶蓄髮、更名義昭、依六角義賢、義賢不禮、藤孝等奉義昭夜走若狹、依武田義統、又赴越前、依朝倉義景、知義景不足託大事、於是藤孝為使者、說織田氏、謀信長、大喜、迎義昭於越前、舉兵討三好黨、遂奉義昭復歸京師、足利再興、藤孝之力也、元亀四年、信長以桂川以西地、封藤孝以長岡為氏、義昭狎暱佞小、猜忌藤孝等、陰圖信長、藤孝數諫弗聽、天正元年三月、義昭舉兵、信長西上、藤孝赴美濃、抵逢坂、送款信長、足利氏亡、義昭走、藤孝弟三淵某死之、時藤孝修青龍寺城以備餘寇、遂徇湖北、取木戶田中、七月、藤孝受信長命、攻淀城、與岩成左通戰、藤孝士下津權內勇而善泅、與左通相搏、墜水馘之、城陷、四年、藤孝從信長、攻一向徒於大坂、又進、縱火森口、多獲首級、五年九月、屬信忠、攻松永久秀於片岡城、拔之、六年、藤孝與諸

將、俱攻下神吉志方諸城、明年、攻嶺山城、八年三月、任侍從、八月、丹後亂、藤孝發兵、以有吉立行米田某等為先鋒、歷松尾嶺入八幡山、誘殺守獲一色義定、信長因以丹後賜之、藤孝專行德政、多來歸者、徙治田邊城、又築宮津城、十年六月、信長遇弑、藤孝深悼之、往京師弔之、為賦百韻聯歌、削髮稱玄旨、又号幽齋、尋敘從二位法印、聽昇殿、十五年、秀吉伐西海、幽齋赴筑紫行營、著九州道記、小田原之役亦從焉、慶長五年、德川氏伐上杉景勝、石田三成糾合諸侯起于後、幽齋為德川氏守田邊、三成使小野木重勝等率二萬人攻之、初出雲人三刀屋孝智、豪武善鬭、征韓之役隷毛利氏、有功不見錄、漂泊京師、與幽齋相善、敵兵聞之、欲誘降之、孝智佯諾、率其徒五百人入田邊、幽齋大喜、既而重勝等來圍、孝智邀擊敗之山下、又乘夜斫敵營、幽齋麾衆助之、多獲首級、敵更以竹盾薄城、孝智等健鬭、幽齋以死自誓、防禦甚力、幽齋長詞學、嘗受古今集於西三條氏、敵將谷衛友等、弟子也、陰通款不丸於銃云、朝廷恐其學之絕傳也、遣廷臣諭使行成、幽齋徙居亀山城、聞關原捷報、愧遁高野山、德川家康念其功勞、召還之、幽齋自少時、侍室町幕府、足利氏奕世故實、無不通曉、家康晚年、注意於礼儀、令永井直勝屢就問其要、幕府法令、幽齋多所創定云、十五年八月、卒於京師、歲七十七、所著伊勢物語闕疑抄、家傳礼式軍令條等、今行於世、子忠興、興元、興元庚子役攻福智山有功、食下野田一萬石、大坂夏役有功、加封六千石、居常陸茂木

論曰、細川幽齋氏風流文雅、舉世藉々所艷稱、茶博士以為一

光秀所使

借金徳川氏

代宗工、國歌者流、以為詞林領袖、一器一物、凡其所創造、名曰幽齋好、可以想見其為人卓越時流也、雖然此啻其皮相、而未察其心腹者之説耳、抑幽齋氏所可尚者、匪精於茗儀也、匪妙於國歌也、能當戎馬倥偬之時、肆力斯文、諳練朝章、是也、當是之時、微幽齋氏傳室町氏禮文典故、雖以東照公勵精圖治留意文學、前代文物典章、其何由獲徵之邪、其不為緜蕝野外不徵兩生、魯國當時諸侯群臣、朝聘會同、賀正幕府者、令無敢誼譁失禮者、咸幽齋氏所口授而指畫、其裨益於國家、豈特茗儀詞章之雄而止哉、吾故推幽齋氏、以為我東方叔孫通。菊池純

忠興歳甫十一、從父藤孝戰守治槇島、又與弟興元倶攻片岡城、先登獲首級、遂拔其城、天正八年、織田信長賞父子功、封以丹後、

十年六月、明智光秀弑信長、忠興治軍裝、將赴山陽、募兵、初忠興娶光秀女、光秀遣使謂曰、封以攝津、請發兵為應援、忠興大恚、逐其使者、幽妻于別室、十一年正月、為羽柴秀吉前鋒、攻亀山城拔之、又從軍於賤岳、十三年、忠興任侍從、兼越中守、尋為左少將、十八年、從東征、攻韮山城、斬百餘人、進圍小田原、即夜忠興進堅旗濠上、其翌秀吉望之曰、非敵出城邪、左右曰、忠興也、已而東北平、秀吉以會津予忠興、忠興固辭曰、父耄且路隔、若或録微功賞之、願得小邑於西土、以為京畿守護矣、秀吉許之、朝鮮之役、與加藤光泰等、率兵二万、踰海進晉州城、不克、退保王城、先是關白秀次獲罪、忠興嘗借秀次貯金、秀次歿後、有司促還納、急、忠興不能辦、與老臣松井興長謀、興長曰、臣頃與徳川氏臣本多正信親、請試

徳川前田調停

蓑笠操舟

阻三成計

言之、乃就正信、請家康、家康附與黄金百枚、興長曰、速取於國、以奉償也、家康曰、否、事如漏、則非兩家之福也、勿敢為意、忠興詣家康於茗室曰、如有不虞、則臣竭力以酬疇昔之恵也、雖然恒候門下、則人生疑也、疏濶如故、慶長元年九月、任參議、三年、秀吉薨、大老諸奉行相間、徳川前田二氏、使生隙、忠興與前田有姻、利家語之曰、吾老矣、為人所侮、吾將皈國也、忠興諫曰、公廢太閤遺命、弃幼君、是自舍威權而取嗤於人也、利家乃止、既而三田三成等、勉推戴利家、勸除家康、利家子利長密告之忠興、忠興曰、子亦為治部所欺乎、利長色變、忠興曰、子悔告我乎、前田氏存亾、將決於此、生死必與子倶、子勿憂、利長大悟、忠興乃入諫利家曰、治部推戴公、公知其情乎、彼欲專事權、而憚徳川氏與公、乃欲假公力以除

徳川氏、今日除徳川、明日及前田、公獨暗於此乎、公総知其姦、今乃在其計中、而不自知也、夫家康雄資智略、諸將無出其右者、彼輩百計圖之、竟自招禍耳、公與彼輩共被其禍、不若結徳川以為子孫之計也、利家頷之、忠興即夜赴伏見、入家康第、具告以故、自是忠興憚外人指目、被蓑笠自操舟、數來往兩家、時利家有疾、忠興與淺野加藤等、倶勸力疾赴伏見、面徳川氏、利家乃往、田川二氏之相全、忠興之力也、既而三成等、謀襲撃徳川氏、因前田玄以請忠興、啗以大封、忠興密告之加藤福島等諸將、諸將曰、可佯聽以探其謀、忠興與三成會於長束氏、問曰、欲除家康、有何策、三成告以其計、忠興又問其期、曰、今夜發矣、忠興心憂之、徐曰、徳川素訓練其兵二千人、決死出闘、公保必勝之乎、且放火箭、何論地高

四十萬石

輿中耳語

忠興敬孫

畀彼苟謀知我計則我能放之彼亦能放之是非策之得者也武有一策我以吾兵二千為子為先鋒突入死戰而公等以大衆承其弊克之必矣三成不肯忠興力爭天已明忠興走告之家康促徙向島遂與加藤福島池田諸將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家康不許乃赴大坂請於利家亦不許是歳以秀吉遺命加封忠興以杵築五万石五年家康東伐忠興從之及關原兵起三成慫慂東下列侯妻孥以為質欲取忠興妻妻弗聽遂自盡是時家康西上忠興等先驅擊破美濃軍又與黑田長政等破三成兵獲首百三十級是年封忠興於豐前食四十万石黑田將後藤基次怨長政去投于我忠興納之長政怒欲戰遂為德川氏所命不得已出基次以兵護送之大坂兵起島津家久不出兵忠興受命為之備使子

忠利從軍及夏役忠興乗輕舸抵兵庫遂與數十騎馳至行營初忠興未至家康謂近臣曰忠興必先衆至果如其言家康親引之輿中嘉奬之耳語良久五月七日東軍齊進薄城忠興與藤堂高虎同陣平野既而敵自茶臼山驅下與高虎前鋒接戰高虎勢沮忠興進奮鬪復進軍天王寺與堀田勝喜真野賴包等戰遂破之斬獲頗多元和五年致仕削髮稱三齋正保二年卒年八十二忠興既老孫光高來謁則必脱頭巾而見左右怪問之對曰忠利子也固至親矣如孫稍疎遠不可無敬忠興有五子長忠隆慶長初秀吉授羽柴氏娶前田利家女庚子之亂忠興妻死節而忠隆妻逃忠隆恚逐之自削髮稱休無寬永中德川家光召見忠隆授以食邑次興秋嘗獲罪於父入大坂屬西軍夏役戰天王寺忠興逼令

忠利

海岸揷火繩

自殺次忠利次立孝立孝領守土三萬石

論曰忠興生於閥閲之家攻城野戰其功較著而其尤大者在乎調停神祖與前田利家爲石田三成久蓄異圖見利家老病殘喘無幾陽為奉之而日夜媒櫱巧為離間之計忠興知之詳告利家利家悟其姦與神祖和好神祖利家和好如故而三成計沮既利家薨三成百計欲除神祖而忠興等七將有憾於三成必欲殺之神祖務而庇護之落職使居佐和山城三成又欲嗾利長陰使其黨讒淺野長政等於神祖而歸其罪於利長其計愈巧而其情難見矣忠興能探隱微故説神祖明其無貳利長之寃枉始得申理而庚子之亂竭力勠兇徒徇北越以鏺三成之羽翼此其大機關而忠興之功隱然在乎攻城野戰之外也　安積覺

忠利初冒長岡氏慶長中復細川氏寬永九年轉封肥後食五十四万石治熊本城島原賊起忠利遣舟師發銃困賊賊糧乏往々出採海物忠利命開走路果獲逃兵問城中虛實曰矢盡糧乏不復能守賊夜航海欲襲肥後海濱穀倉忠利臣川北某令銃卒守海岸又多揷火繩於竹駢植之賊望見之為有備而還城中益困一日城陷隊士陣野某斬賊首時貞子光尚○光尚襲封慶安二年卒初病篤幕府遣酒井忠勝看病光尚曰僕有大國無寸功而沒奈何傳國幼兒請納之幕府待兒長收録之家光聞之歎異及卒子綱利年甫七歳家光召其宰曰細川氏世忠貞特命襲封汝等善賛之綱利長與柳澤吉保親善竟與池田綱政藤堂高久松

綱利柳澤之爪牙

重賢之治

齊護

藩士轟武平等

平賴常為之爪牙、吉保常謂吾行大事、四君可與謀也、及綱吉營北城、將老綱利助工役、日夜營之、會綱吉薨、吉保罷職、而罷之子宣紀嗣、宣紀子宗孝、相繼襲封、延享四年、宗孝為板倉修理所害、修理曾欲修怨同族勝清、宗孝容貌肖勝清、其服章亦相類、此日、宗孝登營、如厠、修理終誤傷宗孝、云經二日宗孝卒、重賢襲封、重賢擢堀勝名、大整理藩政、修文講武、士風一洗、擧歸朴素、民亦樂其業、野酒村粱、以建生祠、祝其仁政、時德川治貞亦善理其藩政、世稱紀麟肥鳳、將軍家治賞其多善行、將奏請拜左中將、使人傳意重賢、重賢對曰、吾未有寸功之酬國家、況如中將、父祖猶不肯拜、請辭之、無幾致仕、老於江戸、重賢好讀歷史、劄記古今成敗、名曰紛冗錄、子治年襲封、治年三世為齊護、嘉永中、米國軍艦入江

戸海、齊護與立花鑑寛、請以部兵擁衞之、將軍家慶意不決、乃俟彼命、安政二年、家慶將見米國使節巴爾理士、齊護諫止之、不聽、齊護不能自已、乃與島津齊彬、伊達慶邦等二十一人、連署呈疏諫之、不報、萬延元年、齊護致仕、長子慶順襲封、文久中、藩人宮部鼎藏、長島三平、轟武平、松平村源造等、竊謂嘉永癸丑以來、幕府私結外交、以背勅旨、天皇宸怒、將親征外夷、薩長諸藩皆奉叡旨勤王、豈袖手傍觀之秋耶、乃說藩老長岡監物曰、時勢已如此、盍奮起勤王事哉、然人必謂我侯受幕府之眷顧、非一日也、今而棄幕府、非義、是所謂犬羊之見耳、宜詳大義之所在、以答幕府盛意也、否則我侯雖勇武、何面目見天下之人、況我侯未曾有臣事將軍、將軍譬如兄、天皇則得非我父耶、我父有患難、兄不援之、而衆弟

護久護美奏請

稲葉通朝

援之、固無不可也、況朝旨非敢廢幕府、特欲誅奸吏、攘醜夷、以濟斯民耳、我侯遲疑失機、則志士不肯為藩型、各自為所欲為、其辱孰大焉、監物告之慶順、弗聽、於是鼎藏等亡命、倡尊攘說於四方、鎭西諸藩亦為之奮起、元治元年、諸藩上書、請毛利氏處分從寛典、護久護美奏曰、自開港後、澂徒横行、有櫻田坂下變、初毛利慶親謀朝廷幕府協和、而未協、竟至於此、不可亦惘乎、而嚮以朝旨如進慶親官、又賞馬關之擧、今皆稱為偽勅、是雖臣亦不可解也、於是毛利氏固執舊詔、以新詔為偽勅、遂致此紛亂、是朝詔幕旨未盡善之所致也、請詔召慶親父子、若其重臣、說諭懇到、使毛利氏信朝幕協和、而後責其勾引七卿、暗殺幕吏等罪、則慶親必謝其過也、若夫執迷違旨、則天人所倶誅、誰敢拒之、今也廟算不出於此

臣為國家危之、於是朝廷置參與職、以容保、慶永、護久等充之、將軍家茂親征長防、慶順稟曰、將軍逗大坂殆一年、將士念歸、動欲擁將軍而東、願不傚將士之意、且在大坂、而通意西藩、以定人心、則今日之事可坐而制也、家茂不納、命慶順出兵伐長防、七月、隊將長岡監物、溝口藏人等、擊毛利氏兵於豐前、破之、幕軍參將小笠原長行、指麾失其宜、監物藏人等怒之、輒引兵而還、長行航走長崎、小倉城陷、幕府遂不振、

稲葉通朝、姓越智氏、出自伊豫河野氏、父曰通則、居美濃下田城、牧田之戰、父兄皆戰歿、通朝為人豪強、稱伊豫守、與氏家安藤、並稱西美濃三人衆、通朝為之首、皆屬齊藤氏、頗為國人所推、時龍興多失政、通朝數諫之、弗聽、於是降信長、元龜初、信長自越前歷朽

德川識拔

恐單進致死

諫言

吟釋古詩

木谷、入京、通朝出兵擊土寇、獲首千二百級、姉川之役、信長使德川家康當朝倉景健、曰、吾當分兵援子、誰可者、子其擇之、家康請通朝、信長曰、汝為德川所識拔、槃莫大焉、既而信長軍不利、通朝乃助之、大破長政、景健亦敗走、天正元年、足利義昭再舉兵、據槙島、信長遣通朝及伊賀範俊等攻之、既而梶川某亂宇治川而渡、通朝麾兵從之、奪柵縱火、而入城陷、通朝至柳山、謁信長、曰、臣為梶川所先、意甚慊焉、然恐其單進致死、故繼之、信長并賞二人、是歲、入越前、助勝家拔大獄、及朝倉義景棄一乘谷、匿大野、通朝與勝家等分兵搜索、通朝貨土人、得義景所在、誘降其族景鏡、景鏡迫義景使自殺、二年、從攻長嶋、又與柴田勝家伐加賀賊、三年、薙髮號一徹齋、十二年、通朝為秀吉守羽黑陣、森氏敗聞至、陣中駭擾、通朝奮激曰、參遠軍鋒何足怖乎、吾當先驅、而覺恇夫睡眠、衆始安、東軍對犬山、發喊二聲而去、通朝率衆而還、池田信輝、森長可、既為家康所獲、秀吉怒、赴長湫、則家康退入小幡城、欲隨攻之、通朝諫以日暮兵疲、乃止、通朝率部兵守岩崎山、十六年卒、歲七十三、子貞通、重通、直政、方通、初通朝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嘗設茗讌、延之茶室、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通朝從容入室、見壁間所挂幅、朗誦其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通朝解說其意甚詳、信長隔壁傾聽、怨然走出、謂通朝曰、我初謂汝武勇男子、今乃知其有文學、於是猜疑之心頓消矣、通朝頓首而謝、信長命三人各出匕首於懷、以示之通朝、亦出短刀、笑曰、今日之事、吾亦覺之、期不徒死、故懷之耳、子貞

重通

鰤魚返國

中川清秀

跳出斬首

道嗣、封豐後臼杵、食五萬石、

論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大槻崇

重通初子養林某、子正成有故絕焉、子紀通封福智山、食四萬五千石、慶安初、紀通自殺國除、初紀通與丹後國主京極高廣接境、嘗遣使乞丹後鰤魚、高廣怒曰、彼取之我、安知其不餽之權臣哉、乃贈魚一百、皆去其頭、紀通怒曰、彼家士若經吾國、吾必殺之、以報怨、已而丹後駛卒入其境、紀通登城樓發銃斃之、會紀通誅其家士多所連及、餘黨大懼、流言紀通謀不軌、殺掠行旅、鄰國大驚、龜山城主松平忠晴出兵境上、告變江戶、遠近繹騷、阿部重次在大坂、令諸侯出兵備變、紀通大驚、遣使京師、告所司代板倉重宗、辨其誣妄、重宗報曰、執政阿部氏今在大坂、宜就告之、紀通將發、國中相驚曰、鄰國兵至矣、紀通歎曰、鄰國誤我、遂剖腹而死、子大助尚幼、家光命稻葉正則錮之、沒封邑、後憫紀通冤死、召子大助、賜以父資財、

中川清秀、稱瀨兵衛、攝津人也、父曰重清、初住常陸、後去赴攝津、國人中川左衛門尉、以女配重清、稱佐渡守、居茨木城、清秀隸荒木村重、天正元年、和田惟政據芥川城、侵掠邊境、織田信長榜賞格曰、獲惟政者予萬金、清秀熟視之、以墨勾其條、衆皆嘲笑、其夜清秀密伏城濠側、待惟政巡視、跳出馘其首、以獻信長、信長賞以萬金、六年十月、村重叛信長、分兵於伊丹華隈茨木高槻諸城、守

山崎戰功　賤岳戰死　秀政

之秀吉遣高山友祥勸降清秀乃降及村重亡信長賜以茨木城八年三木城陷信長以三木加賜於清秀清秀令子秀政居之信長以女配秀政十年信長被弑清秀會秀吉于尼崎議軍事戰于山崎大破光秀軍織田信孝把清秀手而謝秀吉坐輿中呼曰瀨兵勞矣清秀曰筑前守驕傲氣已呑天下矣十一年清秀與諸將守賤岳佐久間盛政潜兵來襲兵卒飲馬湖邊見敵兵來進還報清秀與友祥出戰盛政縱火焚營烟焰覆空清秀軍大亂勒餘衆入壁盛政急逼之清秀帥數十騎拒戰衆寡不敵棄寨走盛政呼且罵曰見敵而逃何其怯也清秀囘轡力戰斃敵數人遂死之子秀政為信長女壻後從秀吉有戰功征韓之役秀吉賜馬秀政素膂力絶倫自奮鬪屢有功會中虜箭被創不瘥尋死無子弟秀成兼後

高山友祥　閑門待曉　池田信輝

高山友祥稱右京大夫攝津人也居高槻城常崇天主教初黨大坂一向徒與荒木村重通謀拒信長信長召教主伴天連令諭友祥於是友祥出降信長親脫衣衣之賜芥川郡天正十年秀吉討明智光秀抵尼崎與諸將會議討賊皆爭先不決乃因信長在時之法次以城邑遠近友祥為先鋒鬪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軍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殺傷相當清秀等繼近遂大敗賊十一年友祥守柳瀨寨及清秀鬪死走木本寨秀吉怒奪其城邑放之加賀

池田信輝攝津人也父曰恒利稱紀伊守移尾張仕織田氏信輝攻星崎城有功因賜偏字永祿初信長怒其弟信行召誅之信行

要擊廊下　山崎戰功

多力不能獲信行走將去信輝要擊斃之廊下後屢有功封犬山食一萬石信長伐美濃與齋藤龍興戰於洲股既夜信輝與佐々成政俱刺敵驍將於暗中相讓不職柴田勝家取其首獻曰信輝成政相讓不取臣謹獻焉信長併賞三士姉川之役信輝等為先鋒當淺井長政信輝進戰不利氏家經國等橫擊遂破淺井氏軍天正二年武田氏侵東美濃信輝修遠利城守之七年信長攻荒木村重於伊丹村重夜出城如華隈信長以攝津賜信輝令與其二子之助輝政俱攻華隈終拔之山崎之役中川清秀及信輝等以次相屬清秀踰坂而衝賊右陣信輝亦濟川衝其左陣合擊大破之斬賊三將小牧之役信輝與婿森長可襲犬山城拔而守之德川家康與信雄軍于小牧襲長可於羽黒信輝聞之與稻葉通

襲三河

朝來援或止之曰敵兵衆勝未可與爭鋒宜按兵憑高待來而下突信輝從之家康懼而退兵已而秀吉率大軍至信輝說秀吉曰敵悉鋭拒此料參河必空虛我潜軍出敵背擣其窟穴則彼必顧而潰因夾擊之可以獲其渠魁矣秀吉沉吟不荅明日復說曰公速斷之遲二三日敵亦為備秀吉乃許之長可將二軍堀秀政將三軍長谷川秀一將四軍羽柴秀次將五軍而信輝自將前軍兵凡三萬翌夜潜發臨發秀吉誡之信輝諾而往至篠木柏井誘土冦以向參河織田將丹羽氏次為岩崎城主時從在小牧其弟氏重居守信輝襲拔城斬氏重信輝檢其首級報捷後軍遂向岡崎既而聞家康尾我而至秀次秀一二軍敗走於秀政秀政報敗於我而自囘擊大敗敵信輝長可又囘軍與秀政合追北而進與家

番大勝存池田氏

康麾下戰、勝敗未決、為別軍所橫擊、秀政疲而敗、長可中銃戰死、敵軍大集、信輝軍、信輝仍據胡床勵兵苦戰、遂為永井直勝所搶刺而死、子之助亦戰死、我軍大潰、子輝政亦欲返馬戰死、番某執鑣固勸囬佯曰、老公未死、輝政大怒曰、奴何以知大義、以鐙踢其項、某曰、公實不知大義、左手執鑣、右手鞭馬、輝政益怒、連踢不歇、鮮血淋灕、猶不縱其鑣、遂鞚馬而囬、輝政得不死、以存其祀者、某之力也、其後陷陣摧鋒、荐重功勞、輝政舉為重臣、稱大膳、輝政攻岐阜有功、食十萬石、賜姓豐臣、稱羽紫、及秀吉為關白、拜侍從、從伐佐々成政、又討紀伊賊、征筑紫、滅小田原、輝政皆為前鋒、以功徙封吉田、食十五萬石、朝鮮之役、以兵八千航海、明將李如松棄坡州去、輝政遮擊破之、如松僅以身免、秀吉令輝政運糧於朝鮮、家臣中

攻岐阜

邨九郎兵衛買燈三百皷四十餘、而發碇泊玄海島、候晡時、點燈發船、鳴皷助勢、燈光映波、足稱偉觀、秀吉眺之大喜、是時諸軍糧餉不繼、以輝政漕運、至軍勢復振、秀吉薨、輝政與石田三成有隙、與諸將狀其罪、請加顯戮、家康不聽、及家康之大坂、訪前田利家病、三成等欲謀之、家康館藤堂高虎邸、輝政設備、列炬邸內嚴整、三成黨見不可襲而罷、上杉景勝不朝、家康東征、輝政及子利隆從軍、三成作亂於上國、初輝政娶中川清秀女、生利隆、亾何出之、秀吉親媒、以家康女為繼室、生忠繼忠雄、留在大坂、三成欲取質、輝政妹夫山崎家盛在城中、竊取匿諸其邑三田、家康班師西上、以輝政及福島正則為前鋒、先發、以輝政為家康之婿、故諸將皆納質於吉田城、以明其無貳、家康未西、諸將會議、攻岐阜城、以福

興正則争先

島正則及輝政、為兩帥、輝政與正則爭攻城前後、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諭之、輝政乃服、入夜、適廁不復反、席帥兵潛出、直向岐阜、正則憤輝政拔軍獨發、縱火里閭、梗塞其路、輝政以父嘗為犬山城主、能諳地理、與子利隆弟長吉、麾兵七千、乱合渡、上游抵加納、敵兵邀戰、輝政縱騎奮戰、諸將亦麾兵合擊、敵兵潰走、追擊可二里、斬首七百餘級、遣使正則、告捷曰、今日之戰、將士皆疲、當以明日合拚鼓一舉破城、正則怒曰、輝政倍約奪功、使我仇也、我不得不與死、遣使讓輝政曰、子曷倍約先戰、輝政不爭曰、遇敵應之、勢不獲已也、明日之戰、足下攻城面、僕撞城背、秀信不足擒也、正則意解、輝政欲直拔城、攀七曲阪、破外郭、自汲路入、投拚牙城、諸軍相繼競進、城中捍禦術盡、秀信窘蹙乞降、正則欲建幟牙城、奪

子腹心務從我言

拔城功、輝政怒曰、入牙城、無先我者、取城拘秀信、非輝政而誰、正則弗聽、爭辨將鬪、直政忠勝諭輝政曰、大敵在前、今以私忿爭鬪、非忠也、輝政不復爭、正則輝政各寘兵守城、輝政幽秀信於上加納、家康至、進營岡山、輝政曰、願為前鋒、擊石田浮田等、以洩宿憤、家康曰、我以子為腹心、請務從我言、輝政乃與淺野幸長備南宮長東正家長曾我部盛親來侵、輝政不動、既而東軍大捷、敵不戰而潰、輝政利隆追奔逐北、斬首三百餘級、家康命輝政及正則幸長、徃護衛禁闕、鎮撫士民、慰問北廳、三將署名榜通衢、禁盜偷寇鈔、既而與諸將抵大坂、灑掃西城、以待家康、至家康論功行賞、封輝政於播磨、食五十二萬石、拜少將、輝政欲以忠繼為嗣、家康不許、利隆為嗣、如故、家康養榊原康政女為孫、以嫁利隆、以備前封

池田氏分為三家

忠繼食三十一万五千石、而忠繼尚幼、以利隆撫新封、輝政携忠繼至江戸、拜命秀忠眷遇殊篤、及歸藩、使大久保忠常・安藤重信送至箱根、又以淡路六万三千石封忠雄、輝政為人沈毅有大略、恒曰、我荷德川公殊遇、併有三國、何以報之、天下有事、當悉賦速赴、不俟東旂之動、蓋慮大坂有變也、於是割戸邑散金帛、以招致天下士、出納之間、無所顧吝、士乃競歸之、又曰、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乃遠姫妾、卻玩器、薄封內租税、自奉儉素、如小邑侯、德川氏以為西道之倚、慶長十七年、任參議、賜松平氏、明年卒、年五十一、

子利隆・忠繼・忠雄、

論曰、嗚呼、播侯其實楠氏之裔云、楠公父子、忠孝大節、冠絕古今、至於其殞身殉國、志業不終、則千載之下、孰不搤腕痛惋、今也、播侯立心端亮、决邪正之幾、恭儉匪懈、綏御有力、儼然為關西領袖、可謂克繼祖武矣、其啓大封也、帶礪之盟、福履无疆、而昔時巨寇群凶、勝天以擠二楠者、其裔安在、天定勝人、於是亦可見焉、中井積善

利隆

利隆稱武藏守、慶長十九年、大坂舉兵、遠近騷然、家康以利隆與尼崎城主建部氏有姻、命幾守之、利隆遣麾下間重景守之、片桐且元已納降于東、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崎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不肯救、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來監我軍、忠繼等乱下流、利隆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擊之、昌茂止之、其夜二更、忠繼等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島、忠繼入野田福島中嶋、諸將欲

利隆為監軍所譏

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命我護軍、戒其持重、公等違我言、乃違太公言也、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利隆等諸將逗留、答以昌茂沮之、家康因名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軍、見機不進、何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島、尋忠繼等入川場、利隆等入天滿、已而京師流言利隆懷覬望、逗留中島、故其尼崎戍將不救、且元家康怒、欲奪其封以與弟忠繼、利隆大懼、遣老臣番氏明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氏明父大膳、長湫之役、諫止輝政者也、家康曾記之、嘉其世忠節、意乃解、翌年夏役、利隆與忠繼守尼崎、率兵赴戰地、途望大坂城烟、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斬首六百餘級、二年六月、利隆卒、子光政、

番氏再存池田氏

○光政幼名新太郎、年九歲繼家、徙鳥取城、食因伯二國、寬永三年、任左少將、九年、光政自因幡徙備前、食三十一萬五千石、與忠雄子光仲易其封、光政自是居岡山城、大有政績、資望冠一時、

光政

慶安三年、備前大水、光政命熊澤伯繼治水、伯繼率群吏赴上流、踞石眺望久之、忽令曰、唯吾馬蹄是視、乃跨馬沿川而去、群吏逐其馬跡、樹標發役夫築堤、新鑿一渠、是後備前免水患者、百餘年、民賴其惠、

熊沢治水

明曆元年、備前大饑、光政發倉廩賑之、而不能周救境內、又謀之伯繼、伯繼曰、民命至重、遷延曠日、民將餓死、臣請赴江戸、就天樹氏哀訴、則饑可救也、光政從之、因遣江戸、就天樹氏請救、爲天樹氏為請之將軍家綱、遂借四萬金而還、光政悉頒布之境內、民賴以全活者不可計云、光政乃天樹氏女壻也、天和二年、光政卒、年七十四、光政嘗問為國之術於板倉勝重、偈其

光政善政　慶政　條陳九事　忠繼

要旨即踐行之又善伴用伯繼創學校教士民毀境内滛祠九萬餘區修正祠七十餘使祠官監耶蘇國中皆知尊儒賤佛緇徒徃徃蓄髪還俗鄰國稱為聖人之治已而老臣池田出羽等媢忌伯繼伯繼致仕而去光政以謂辟臣不和由己不德躬行愈勤於是老臣感服教化益行至是卒國民如喪父母

論曰人君之務莫難於知人唯夫有明君而後知賢臣也無明君則雖有賢臣怏々齎怨於九泉者何限而明君常不出於世明君賢臣之相逢寔千載之一時也夫熊澤了介者所謂賢臣也公能知之任以國政興學校以教士民國中大治豈公亦非所謂明君乎

光政九世曰慶政慶政子養徳川齊昭九男為嗣名茂昭元治初

天下多事茂昭以九事呈幕府一曰定國是和人心是為攘夷之基本二曰長崎新瀉箱館三港之外可禁外國船入泊也若犯約則攘斥之三曰可速擧横濱鎖港之實四曰省江戸城營繕可以充軍資五曰將軍宜入大坂城以議海防六曰尾張前亞相館二條城可以守衛京師七曰募金於富商可以贍藩力不支者若不修其武備者宜嚴加譴責八曰可禁藩士游説親王公卿九曰可許毛利氏入京師此數者今日之急務而一失機則國勢恐土崩不可復收也將軍家茂善之而未能用茂昭知幕府不可救遂贊大業為復古功臣

忠繼慶長八年賜備前國時年八歲兄利隆攝國事十八年父輝政卒加賜播磨三郡地大坂之役率兵至臨蜆川而陣謀臣花房

花房職之　忠雄繼封　河合又五郎　慶德　河田左久

職之望見野田福島二寨曰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濟遂入寨又進入川場忠繼陣以職之在焉敵亦稱備前軍畏之元和元年卒年十七無子弟忠雄襲封二年任侍從忠雄第與麾下士安藤重信對門重信家士河合又五郎殺人而逃入忠雄第重信遣人索之忠雄不出其後又五郎又殺人逃匿重信同族治右衛門家忠雄遣人索之治右衛門不出忠雄大怒欲攻之將軍家光命治右衛門避於郊外佛寺僚友徃援者絡繹不絶遠近騒然會忠雄暴卒事乃解時寛永九年也忠雄子光仲嗣光仲後遣人索又五郎殺之云是歳五月徙封光仲於因幡伯耆與伯父子光政換封光仲任從四位下左少將兼相模守居鳥取城光仲十一世曰慶德慶德德川齊昭第五子也嘉永三年入為

池田氏嗣當此時外交始興幕議失當天子憤其因循不應機發親征之議令關白傳旨慶德及茂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曰長藩斷行攘夷而幕府不能斷決令有議親征者如何慶德等上疏曰古者天子親王自為將帥輝武於海外國史所載也雖然方今内有公卿外有幕府列藩選其人以征焉亦奚有不可也若藩兵敗績不奏攘斥之功則親王為之元帥而後議親征是為得其序焉今也至尊儼出征臣不為得其機且小栗政寧奉勅歸關東促攘夷期幕府可必副叡旨願莫輕擧誤大計則國家之幸孰大焉慶德與尊融及松平容保議戮力阻親征議時藩士主尊攘者皆謂主公慷慨豈沮親征者乎如其跡出於奸吏黒部權之助等意河田左久馬等二十二人竊相議曰不除奸吏遂不能見主公

馬寺刺奸
臣定國論

正議八月十七日乘夜刺黑部及高澤省已早川卓之邸加藤重次郎亦黑部黨也聞變恐怖自伏劍而死於是一藩方向畧定既而毛利氏得譴歸國七卿亦西走京師形勢頗變慶德憂叡志難貫徹遂上奏曰臣聞之信叡慮在攘夷終始不渝既而詔慶喜曰攘夷之舉不待幕府命復詔以有栖川宮爲別勅使命酒井忠顯東下促攘夷及召將軍特詔曰撰留守委鎖港勿敢或弛召慶喜亦欲聞攘夷決議嘗刻攘夷日行幸加茂男山天下志士踊躍感奮願犯白刃蹈水火殉難者數千人然而去秋以來人疑朝議之變者何也叡慮一悉則天下將窺九重深淺而不信朝命夫七卿毛利氏之觸朝譴雖非無跡然要之遵奉叡旨爲攘夷嚆矢足以償越境之罪長人亦服膺慶親父子敎而與起十年客氣流離間

荒馬
但馬

關事或出粗暴耳去冬慶親使國老請命而禁其入京其臣民痛憤恐生不測之變況使奉攘夷詔者蒙嚴譴則人人解體將曰不如因循姑息之爲愈是我自開釁使外夷乘之也請顧積年攘夷之叡慮以和人心人心一和則雖武備不完決死奮戰假使神州爲焦土當不忝列聖在天之靈今處七卿慶親父子爲重大事叡慮即忌疑則神怒人憤論起於攘夷敗於攘夷顛倒錯亂皇威衰矣臣在病褥上書請許七卿毛利氏入京以和人心伏陳區々之情願裁擇焉家宰荒尾但馬率藩士在京師亦奏曰聞召吉川監物等於大坂欲按其事客年長藩使光根來上總井原主計等來請事而拒不入京今亦召之於大坂足以示朝議之狹非計也或曰長人球暴可厭今將軍率諸侯在京豈以暴爲念哉萬一有變

蒲生
氏鄉

賢秀

眼光
射物

我兵殊死以捍之別疏請假長罪非獨陪臣之請一藩之所望也藩士山部隼太安達精一郎等亦上書請赦毛利氏立時公議出藩竟一定方向勞王事及出兵東北其功最著

蒲生氏鄉其先出於藤原秀鄉秀鄉六世之裔雅俊自陸奥從近江食蒲生郡因氏焉雅俊十七世孫定秀其子賢秀俱仕六角氏永祿十一年織田信長欲定京畿大舉來攻義賢棄城而走賢秀獨保守以死自矢信長嘉其節賢秀妹夫神戸盛友爲信長說之賢秀乃降信長復其邑時氏鄉年甫十三從父謁信長信長見之曰此兒眼光射物非常人可以爲婿因留質於岐阜信長每與諸將談兵氏鄉輒傾聽不倦稻葉通朝見之歎曰蒲生氏兒不凡後必顯十二年八月氏鄉從信長略伊勢攻大河內挺身進薄城

賢秀
不取
寶貨

獲首級信長嘆賞乃以女妻之遣歸其邑日野天正二年八月賢秀氏鄉屬柴田勝家攻長島賊斬獲甚衆十年六月信長爲明智光秀所弑賢秀留守安土聞變城中大擾賢秀欲鎭衆拒守衆一夜屢驚諸將士多逃者賢秀乃令子氏鄉具輿馬數百迎信長夫人以下逃於其邑日野人或勸賢秀取天主閣貨寶而火樓屋勿使賊得之賢秀曰先君所盡心經營不忍燒也今吾苟取其貨人謂之何使木村某守之而去保守日野會光秀伏誅於是氏鄉從北畠信雄至京師秀吉賞其功益封五千石及信雄與弟信孝生隙構兵氏鄉決意附秀吉秀吉大喜爲飛驒守賜龜山城十二年氏鄉爲秀吉攻拔嶺城攻加賀井城有功從封松島食十二萬石統攝傍近諸城尋拜侍從十五年從伐島津氏岩石城險而難猝

岩石城先登

擊破夜襲兵

氏郷流涕

抜、秀吉欲留氏郷當之、而自進兵、氏郷懃留、圖抜城、請之、秀吉、秀吉乃使羽柴秀勝為將、輔以前田利長、氏郷破柵先登、秀吉陣杉原山、為聲援、自山上望見氏郷徽號、自脱其袍、使人齎賜之曰、被此以登、內城、氏郷感激、身先士卒、會風驟起、縱火焚城、城即陷、鎮西震駭、於是諸軍分路並進、而氏郷自日向入、島津氏降、明年四月、以功進左少將、遷治松坂、十八年三月、從伐北條氏、攻韮山城、為先鋒、積土豚攻城、城將北條氏規能拒、氏郷臣蒲生氏可冒矢砲挨進、丸中左目、以指抉出丸、益奮戰、拔外郭、既而秀吉召還氏郷、攻小田原城、城兵夜出襲氏郷營、氏郷不擐甲、單騎執丈八矟、繞出敵背、臨谿擊之、敵多沒水、遂擊破其衆於城下、初氏郷以熊皮為馬標、欲易以三層笠、及從東征、請之秀吉、秀吉曰、此佐佐成政馬標也、卿之武固無愧於彼、我將旌卿之功、見許之、氏郷奮激、欲建殊功、預期必死、及事平、秀吉許之、以氏郷為先鋒、進入陸奧、東北悉服、秀吉問諸謀臣曰、吾欲擇一將鎮撫東北、卿等皆陳所見、衆所對各異、秀吉曰、皆非也、非氏郷不可、乃徙會津城主伊達政宗於米澤、賜氏郷以會津仙道、并食四十萬石、誡之曰、奧民動輒反側、會津重鎮、卿善制之、因指授方畧、氏郷受命出、而就舍、倚柱流涕、侍臣怪問其故、氏郷曰、關白封我以畿內、緩急可及事、功名可立成、今乃棄吾邊鄙、我悲吾志之不遂也、政宗既失會津、居常怏怏、陰圖作亂、十月、大崎土兵起、襲木村秀俊、奪大崎城、政宗時之、煽亂、奧羽大擾、氏郷聞之、即日、遣使告變京師、且赴政宗會師、十一月、自將步騎六千發、會雪、攙行、將士諫之、氏郷曰、關白命

何以立天下

氏郷堅陣挫政宗

誅九戶政實

大言招忌

我與秀俊相視如父子、今使其死賊、我何以立天下乎、乃發、政宗將兵一萬五千屯飯坂城、氏郷已達信夫、將馳入、或曰、政宗必有反心、宜舍以察其動靜、氏郷曰、反則戰、且政宗之有反心、吾已知之矣、明旦、發軍促政宗、政宗意沮、乃發、氏郷繼其後、政宗請氏郷入館、計事、意欲刺之也、氏郷直入館、門者遮從士、從士忽排戶而入、皆鎧冑把刀欛以侍、政宗不敢動、既罷、政宗猝稱疾不出、氏郷行、布長蛇陣以備之、進攻名生砦、政宗追躡、視其有備、即止、氏郷麾兵一鼓拔之、斬首六百、即收兵入砦、會有告政宗通賊者、氏郷嚴設守備、既而賊諸城皆望風潰散、氏郷乃遣兵迎秀俊父子、置之名生、政宗數謝無他、氏郷使立功自效、政宗攻下宮崎城、於是賊黨悉潰、初秀吉令淺野長政巡察東國、畢事西還、途聞變起、率兵至、政宗懼、自詣長政陳謝無他、長政使政宗納質於氏郷、十九年正月、氏郷至京師、具申政宗反狀、秀吉深嘉其功、分政宗封予之氏郷、徐言曰、卿在、爲吾無所庸指揮也、氏郷為人俊邁有大略、用兵嚴整、尤愛士、與衆同勞佚、嘗饗士卒、手悅褁頭、自吹火燂湯、以故衆咸樂為之用、是歲夏、九戶政實叛、氏郷與淺野長政攻而下之、餘黨悉平、氏郷留巡旁郡綏撫反側、自是奧地無復畔者、氏郷之還國、秀吉密諭之曰、吾知政宗反計、顧彼膽略可愛、故釋不問、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予之汝耳、於是賞其功、加封陸奧出羽七郡、并旧食百二十万石、尋拜參議、文祿元年、朝鮮之役、從赴名護屋、行營氏郷雄畧益著、秀吉稍忌氏郷、氏郷亦知之、欲往征朝鮮以避禍、秀吉與諸將議外征事、氏郷進曰、是易易爾、若以朝

放虎深山　秀行　妻織田氏　忠鄉　巨盜水無瀬又兵

鮮賜臣任其進取則殿下不復煩諸軍矣秀吉不懌三成乘間說
曰當今天下至安莫足患者獨會津參議英才蓋世臣向入奥觀
其行兵大類殿下而部下勇猛輩出今付之重鎭是放虎深山也
願殿下慮之秀吉益忌之征韓再役起當此時關白秀次滛惰亂
行氏鄉諫之勸其濟海自請為先鋒三成聞之益忌因遂毒之氏
鄉一夕泄血數升得疾就國四年二月疾革作絶命詞而卒年四
十令其子秀行襲封秀行娶德川氏女任飛驒守為侍從世傳初
氏鄉之卒也秀吉聞其妻織田氏美欲取之織田氏不肯削髮以
死自矢秀吉怒遂託事奪會津秀行徙於宇津宮食十二万石後
關原之役以功再封會津食六十万石秀行卒子忠鄉嗣任下野
守寛永初忠鄉饗秀忠於其第翌日又饗家光忠鄉新構亭宇窮
極靡麗初氏鄉好茗飲多蓄寶器故兩日陳設各異觀者嗟賞四
年忠鄉卒無子國除徙封弟忠知於伊豫松山先是忠知食出羽
上山四萬石於是食二十四万石寛永六年有巨盜水無瀬又兵
衛者帥其徒一千掠松山民家遣蒲生鄉成等擊平之斬又兵衛
十一年忠知卒無子國除

論曰秀吉伐九戸政實之時密諭氏鄉曰政宗必叛矣吾愛其
勇故特釋之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予之於汝嗚呼太閤之
心可見於此矣夫太閤欲除政宗豈非忌其居要地桀鷔難制
耶既忌政宗居要地而又舉其地與兵附之氏鄉之手何也無
他會津當東北要衝顧諸將能堪是任者無踰氏鄉故特啗以
大封鼓舞而用之以待奥羽之定而其心未嘗不在除之也猶

金森長近　可重　宗和　白山之訴

以政實未亡暫釋政宗也政實亡而政宗亦被遷政宗既被遷
則氏鄉必為之次此勢之最易見者也氏鄉不察坐受大封不
辭此太閤之所以殺之而不悔也豈待三成之讒而發乎　岡田僑

論曰豐公之疑蒲生氏讒人媒之也公封蒲生氏食百萬石氏
鄉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善手蹴莘為孤寫謠曲一本其籠絡英
雄既已如此則鴆毒下策未必太閤之意也嗚呼讒人之亂誠
可嫉而可憎　大槻清崇

金森長近美濃人也仕織田信長賜偏諱稱長近天正五年長篠
之役為軍監又從平越前割大野郡賜之十二年勝家滅徙屬秀
吉十三年伐飛驒國司姉小路賴綱滅之次年移封飛驒治高山
城每秀吉出征必從有戰功後與德川家康親善庚子之役令義
子可重先家康西上攻郡上城拔之事平賜上有知關金田田二
萬石併旧領食三萬六千石十二年卒年八十四子長則長光可
重長則殉信忠于二條第長光襲家夭死可重實長屋景長子仕
長近長近取為義子庚子之役有功為嗣慶長十六年冬饗秀忠
於江戸霞關私第元和之役守岸和田城獲首二百余級子重近
重次重賴可次重勝重義重登重近稱飛驒守與父不善慶長十
九年幽居京師剃髮號宗和最嗜點茶名于世重次之裔賴錦縱
酒荒滛頗行苛政下民昏墊田野多荒白山祠係八幡部内會祠
人上村豐前與杉本左近爭事訴之曲在豐前賴錦受賕曲左近
左近怨望潛至江戸訴之老中賴錦怒下之獄籍沒其田宅放逐
左近及其黨與五百餘人時冬月也越地沍寒積雪沒脛老幼婦

土方雄久
刺客
雄久再為刺客

女、流離號泣乞食道路者、逞逞至凍死、左近寃結、復至江戸訴之老中、乃命有司按問之、踰歳獄成、執上村豐前處斬、連坐得罪放流者、數十人、左近連年寃枉、乃解、金森氏於是獲罪

土方雄久、尾張人也、仕織田信雄、戰於伊賀、與敵二騎交鎗、一刺一殪、自是每從軍有功、天正十二年、信雄與羽柴秀吉構難、老臣岡田重喜疑通秀吉、召之、使雄久刺之、重喜慮變、帶刀倚柱、顧雄久曰、主君何在、對曰、在寢室、曰、聞主君將戮臣、信乎、雄久曰、何為有是事、雖然若有命、則吾何敢辭、乃揖入寢室、信雄曰、我須得手銃乃視之、重喜曰、重器也、信雄又召雄久、見之、雄久察其期自後斬重喜、重喜抽刀傷雄久膝、雄久搏倒之、信雄把眉尖刀曰、縱爲吾將誅之、雄久曰、併臣殺焉、雄久遂殪重喜、是秋、與秀吉和、雄久

為行人、秀吉封以犬山城、食四萬五千石、及信雄失封、雄久仕秀吉、慶長四年、大坂諸將、欲殺德川家康、以雄久為刺客、事覺、放雄久于常陸、庚子之役、家康赦雄久罪、以與前田氏有姻、受命使加賀、勸利長起兵、利長弟利政在能登、稱病不出、雄久赴諭之、不從雄久歸金澤、令利長出師、攻丹羽長重于小松、乃賜越中一萬石、子雄氏、雄重、雄氏徙伊勢菰野、

日本史記下編卷二十一終

日本史記下篇第二十二卷

參河　近藤鉼城　編次
仙臺　岡千仞　檢閱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考訂
東京　新井新

藩翰列傳八之六

淺野長政 幸長〇長矩〇大石良雄 〇堀秀政 直政〇直寄〇溝口秀勝 〇中村一氏 〇加藤清正 忠廣 〇福島正則〇堀尾吉晴 生駒親正 〇加藤光泰〇竹中重治〇仙石秀久〇田中吉政 木村重茲

淺野長政本安井氏、近江人也、織田氏臣淺野長勝、有二女無男子、以長女嫁木下秀吉、養長政為子、妻以少女、因是淺野氏以外戚屬秀吉、後稱彈正少弼、天正十三年、秀吉始置奉行五人、命長政掌訟獄、十四年、秀吉遣使求婚于德川家康、別授密旨、長政繼叢家康立約、欲婚書三事示之、長政曰、某袖關白手書、亦有三條、出而視之、皆暗合、為家康喜婚、十五年、長政從西征、與前田利長徇大隅隅薩諸城、皆迎降、長政受封若狹、後轉甲斐、十八年、小田原之役、長政率偏師入上野、助加賀越後師、攻鉢形城、長政以隷戰功不顯、辭之、進自安房入二總、分兵轉戰、月餘得城砦四十八、秀吉大嘉其功、八月、長政與石田三成、疆理奥羽之田、長政豫度陸奥必亂、造十餘砦、留兵守之、因之陸奥不至大亂、慶長二年、秀吉出師朝鮮、諸將爭功、八道不舉、議自帥大軍航海、命具舟艦、獨

留家康、令居守、為家康弗懌、曰、僕少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居守之為、長政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為野狐所憑爾、秀吉怫然、扣刀而跳曰、吾為狐憑、有說乎、長政神色自若、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到千百、何足言乎、今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々希休息、無為而殿下興無名之軍、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為荒野、當是之時、殿下一舉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雷動風起、雖有德川氏、安得鎮定之乎、是其所以願外征也、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山、而根本之地已為他人有、是勢之最易覩者、殿下有平常之心、豈不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秀吉益怒、將斬之、前田利家進擁秀吉、因斜睨長政曰、可去矣、長政乃徐起還舍待罪、居數日、有上變事者、曰、肥後賊梅北舉兵、取佐敷城、秀吉大驚、急召長政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為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將本多忠勝從焉、未發、肥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秀吉遣長政按定其國、減韓戍卒三年、秀吉薨、長政奉遺令赴那古耶、班外師、四年七月、家康久不之大坂、覲秀賴、頗有物議、長政等數促之、辭以疾、八月、乃往、遂留居西城、有流言、長政及大野治長土方雄久、援前田氏、圖俟家康入覲、刺之、於是長政避嫌、稱疾不出、請致封、依子幸長、家康別與五萬石、置武藏府中、五年、關原之役、長政助秀忠、由山道西上、戰既畢、家康謂之曰、西面之事、我與秀忠能辦之、東面獨有秀康、子往助焉、長政乃東下、十六年四月、長政卒、年六十五、子幸長、長晟、長重、

論曰、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為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矣、自韓役之興、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驍悍不可攖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寧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霽其惑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徒知致死於鋒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爾矣、中井積善

幸長稱左京大夫、小田原之役、年甫十五、攻岩築、先登有功、文祿元年、征韓之師起、幸長與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等、將游軍六萬、以備應援、明軍大舉入朝鮮、我將議修補蔚山城、幸長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宍戸元繼・僧惠瓊等、將往監役、行至彥陽、與明將高策夾嶺而舍、明人立榜於惠瓊營、約戰期、我軍不能讀漢字、獨惠瓊讀之、竊收榜遁、是以我軍不知明軍至、斥候上嶺、為明先鋒所獲、幸長怒欲進戰、政信・元繼說曰、聞明兵來者百萬、恐非虛喝、平原接戰、固不可敵、不如疾走入蔚山也、幸長曰、吾提兵至此、未覩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哉、子等欲走即走、吾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田・岡野・龜田・森島四人、率銃隊、進繞山還與明大兵遇、逆擊其先鋒、卻之、幸長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進也、恐四人戰沒、使人召還之、不肯、益進擊、斃數百人、終死、獨龜田脫還、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衆矣、請君速退、幸長怒揮徽号麾衆而進、幸長身被十餘創、猶進不止、龜田力諫、令二從士回其轡、而以刀鞘鞭馬奔蔚山、蔚山守將開城出迎、既而明將破蔚山外郭、幸長代清正

率厲將士、嬰壁防之、明兵以為清正也、欲必獲之、攻擊益急、幸長自放銃、無不命中、每戰挺身先衆、加藤直正諫曰、君太閤親戚、願在牙城指揮督戰、幸長不聽、時清正在機張、敵衆充塞道路、幸長曰、誰可往者、近臣木村某奮請往、幸長壯之、予以善馬、獨騎出門、明兵麕集、木村馳突万衆中、一晝夜而達機張、告急清正、清正乃率見兵五百、登舟赴援、遂入城、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曰、明將願媾、和清正欲往、幸長曰、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為一方重寄、勿輕出、恐貽笑外國、雖然不出示之怯也、城中可無幸長、不可無公、公欲必往、幸長請代往、衆遂兩止之、我諸將在釜山者、聞蔚山急、三面來援、幸長與清正開門合擊、明軍大潰、幸長嘗與石田三成惡、三成欲以秀次之事、併殺幸長、會幸長書記芥川藤助者、亡命歸三成、三成使偽作幸長通聚樂書上之、因發兵圍幸長第、幸長大愕、因前田利家、為白其寃、秀吉鞫藤助得實、乃還於幸長、磔之、於是益與三成惡、及秀吉薨、幸長等皆就國、五年、關原軍興、幸長與東軍福島正則等、攻岐阜城南門、城兵善拒、不可拔、幸長與一柳直盛等、攻其別堡、堡險而左右皆泥淖、幸長老臣淺野右近生長美濃、諳其地理、蹊田而先登、揚徽于壁上、幸長望之曰、右近不可亾也、馬上揮槍、身先士卒、士卒皆奮、奪壁而入、斬守將南部遠山以下五百人、敵走牙城、城中驚擾、秀信遂請降、家康進旆于桃配野、幸長與池田輝政備南宮山、既而西軍大敗、三成被捕、諸將爭折辱之、幸長視三成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囚虜也、元同為豐臣氏臣、吾不忍乘其困、加以無禮、家康聞之、心敬憚焉、幸

長以家康命先入京師鎮撫士民且慰問北廳氏幸長以功食紀伊三十七萬石十六年三月幸長與清正護秀頼之京師見家康家康饗之饗畢二將扶秀頼還幸長至伏見暴病清正獨護而歸大坂無幾幸長病愈十八年八月卒年三十八幸長為人俊勁嗜武兼好文嘗厚礼招藤原肅講孟子生憂患而死安樂章幸長曰吾嘗與三成抗常懼為其所陷慎言行誠養攝今三成既亡辱天下藩鎮富貴既極忘養攝失言行極多古賢不我欺也無嗣有二弟神長晟稱但馬守嘗為任子長於大坂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家康弗聽令長晟襲封又約以幸長女妻徳川義直未成婚而没大坂聚兵遣使誘之長晟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不義孰大焉使者猶至則吾試刀

耳初長晟國冨兵強而與大坂相為腹背關東以為大患家康聞之大悦長晟將兵發紀伊行撃土兵來與藤堂高虎議事還陣大鳥土寇起後大野治房以兵二萬來逆我將亀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樫井薮林塞蹊而陣長晟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撃傷則綱我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互傷交退多湖某射斃直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而走土寇亦平長晟進會徳川氏軍元和之役後事至仍進爵聨家康女至明年成婚五年移封安藝治廣島食四十二萬六千石後裔茂長之時蕃舩渡航海内騒然令子茂勲率兵護京師及毛利氏獲譴茂勲與蜂須賀池田氏等連署奏請曰薩長首唱勤王而今遠之列藩生嫌非計也

請寛長人罪召宰相父子一我敵愾以攘外夷茂長在國亦為毛利氏屢奏請白寃所區畫多明年出兵東北有功加封

長重受父長政湯沐邑食五萬石子長直移封赤穂無城郭就永野忠善請築之幕府不聽强請之見許長直孫長矩稱内匠頭元禄十四年接伴答賀正使吉良義英練熟典章長矩屢就問饗禮義英貪黷邀其賄已不答其日又問義英不應又面辱之長矩憤懣拔刀斫之為梶川某所擁持義英被創而免將軍綱吉怒長矩無狀囚之於田村氏邸即日使自裁没其封邑家宰曰大石良雄稱内藏助為人淳良忠愿聞長矩之死會衆於城中謂曰主辱臣死固其分也顧有介弟長廣君之在可以奉先君之祀吾輩當以死請幕府若不見許則枕城倶亡耳大野九郎兵衛以為要上

不可其議良雄反覆辨論九郎兵衛不從良雄遣二使于江戸四月二使至江戸受城使既西良雄乃議曰事已至此不得不致城諸君宜散去雖今去此豈無死所哉衆或有曉其意者時公使將至鄰國皆出兵境上備變闔城恇擾良雄日坐廨舍接見吏民應對四方事無壅滯慇懃償長矩所嘗借財貨及公使至候迎甚謹封倉庫具簿冊以呈且具陳藩主祖先勲蹟請為立後言甚切至公使曰諾吾當為卿哀訴良雄退謂衆曰吾固知公使之言不可恃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公使有以驗於他日矣良雄遂往京師居山科冒外家氏稱池田久右衛門同志士皆變名韜迹東西往来互為耳目是歳七月良雄決意復讐乃告同盟以計皆相次赴江戸良雄又變姓名曰垣見五郎兵衛上杉憲綱義

英子也遣家臣於義英宅嚴設警備良雄聞之使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為商賈伺察讐家動靜又知憲綱使人伺已故事遊蕩耽娼妓與博徒遊讐家聞之防備稍懈時義英致仕或宿上杉氏第良雄擇衆中以年分為四每夜往反兩邸之間詗察之翌年十二月義英將招客設宴期以十四日還本所之邸良雄聞之急與同盟四十六人會堀部金丸舍訣飲衆皆裹鎖甲戴兜鍪著䩨衣如救火者狀擐擔弓槍及長槊大槌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殺乃分衆為二夜半至義英第會天大雪街衢闃然於是大喊擣壓槌門良雄自前門入子良金自後門入呼曰淺野氏遺臣來報主仇擧邸駭愕衆爭突入枕者斬之遁者不追進至寢室則義英已逃衆以手試撫牀蓐尚帶微煖皆曰去未久乃急搜之排戶坌入會間光興揮槍鏦一人武林隆重擊殪之衆疑其義英乃驗其尸著白襯衣有刀痕衆喜曰得非先君之所手擊邪良雄命光興藏之執門者問之果義英也遲明良雄等赴泉岳寺祭長矩墓焚香羅拜良雄預作連名狀途遣吉田兼亮等齎詣大目付仙石久尚請罪幕府命分拘良雄等于細川綱利松平定直毛利綱元水野忠之四邸明年二月悉賜自盡良雄再拜曰臣等自分極刑今也賜自盡死且不朽良雄遺託葬諸士於長矩墓側都下之人往拜者塡咽香火不絕良雄忠義天性粗涉書史酷好論語諷讀不倦云

長廣遂終于宗家綱長家

論曰世皆以四十七士賊吉良義英為復讐義擧余不知復讐何義也夫以幕命饗朝使一大事也使長矩少有度量固不至

蔑殿廷絕宗祀也而以區々私憤援刄與義英決死於殿廷之上朝會之席此王誅之不容者長矩之賜死固其宜也而四十七士既不能輔長矩令得正直以其不能逞義英於一擊之下為終天之憾至斧其首以祭長矩之墓是從君於曲者其蔑王法亦甚矣謂之復讐義擧而可乎余所以取於四十七士亾于此也夫春秋罪首難者長矩以私憤刄朝貴其罪固大矣而其所以至此者義英貪賄速之也而長矩死於法義英以首難獨免此春秋之所不與況義英貪汙無行為公議所排非一日乎彼四十七士豈不知蔑王法之為罪更大乎其心謂法不可仇也唯義英以首難獨免此吏議失當而公憤之所不與者君辱則臣死臣子處是際唯以一死賊義英以漏天下之公憤庶幾可以酬豢養之恩見長矩於地下此亦出于臣子不得已之誠衷而强仁慕義者之所與焉也其蔑王法亂大典不可律以復讐大義四十七士固既知之故事捷之日展手足以竢蔑王法之罪無所少規避也豫讓不言乎余所以為此事者將愧後世懷貳心事其君者也彼四十七士以一死泄天下之公憤而後貪賄無行如義英者不敢以不義加人貪祿偷活如大野輩者無所容其踪而法吏擬議失當者始知法之不可以私彼以一死興起世道人心如斯豈可不謂之義焉乎余所以取于四十七士者在于此而不在於彼也若彼周官礼經所謂復讐者君父無罪為人所殺而臣子得手刄固非四十七士之所得而擬焉者也

堀秀政、初稱久太郎、後左衛門督、美濃人也、父曰秀重、屬齋藤道三、齋藤氏亡仕織田信長、為人有智畧、領近江坂田郡五千石、永祿八年、賜二萬五千石、天正五年、從信忠攻雜賀、七年、又從徇攝津、九年九月、為長濵城主、十年六月、戰于山崎有功、又擊明智光春於大津敗之、十一年四月、從羽柴秀吉入越前、督諸將圍北莊城拔之、以功食澤山九萬石、十二年四月、小牧之役、其舅池田信輝建策襲三河、秀政將第三軍進拔岩崎砦、後軍羽柴秀次等、為德川氏所破、秀政聞之回軍、與三河將榊原康政戰大敗之、已而為家康麾下所乘不利而還、十三年三月、伐根來賊、與秀次夾擊大破之、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八月、移封北莊、食二十九萬石、村上義明溝口秀勝隷焉、十五年西征、從入大隅、十八年、小田原役、秀政為先鋒、差人沿道購牛數十頭、衆異之、及踰函嶺、輜重困嶮、秀政乃以牛運之、勞逸懸殊、人服其智、一夜風雨晦冥、秀政令其營曰、今夜必有盜、與其失鎧馬韁仗於他人、寧吾伺惰者奪之、巡軍者數士、衆不得睡、營中無事、而他營往々為盜所攘、五月、病卒于早川尻營、年三十八、軍中皆惜之、秀吉歎曰、吾平北條之後、將大用之、今不及矣、又嘗曰、秀政雖托之天下、萬無一失者矣、其被推奬如此、秀政初修繕北莊城、令弟秀種監之、不協意、譴責秀種、慚愧不告而去、秀政聞之曰、渠必餓死道路、遣人齎黄金十枚追而與之、親取其所包紙藏之篋中、謂左右曰、當用則十片金不足惜、雖十枚皺紙、不可空棄、子等勿為鄙吝、其就封也、民不慣秀政令、窃揭謗書二十餘章於城下、吏欲收為之者、秀政乃盛服取謗書戴

之者三、曰、是天責也、令民言之耳、乃與吏商確事之可否、削苛除煩、制法令、示于四方、民大悅、於是秀政治蹟遂冠于北陸、英世呼為名人左衛門、子秀治、親良、政成、政成襲近藤氏、稱信濃守、○秀治、繼父任侍從、兼左衛門督、慶長三年、移封越後、食四十五萬石、關原之役、秀治在越後、與土冠相持、未戰、聞東軍克岐阜、擊賊破之、下田會津敵兵亦退、遂拔津川、掃其巢穴、越後悉平、後又受德川氏命、與最上義光帥南部戸澤本堂村上溝口等、伐會津諸城拒命者、悉平之、十一年五月卒、年三十二、子忠俊、稱寉千代、忠俊襲封、德川秀忠賜族及字、任侍從、兼越後守、十二年、前將軍家康養本多忠政女妻之、忠俊受封年尚弱、其宰堀直清、與其庶兄直寄爭事、訴于江戸、家康與秀忠親聽斷之、遂放直清于山形、收忠俊封、放于岩城、親良初仕秀吉、領二萬石、慶長三年、徙越後蔵王城、食四萬石、七年、讓封、居于京師、從大坂二役、寛永中、卒于鳥山城、子親昌襲封、後徙信濃飯田、

堀直政、尾張人也、本姓奥田氏、堀秀重甥子也、初名三左衛門、仕信長、領父後、因從父弟秀政、永祿中、攻龜田城、先登有功、十二年、圍峯城、與山岡景友接槍、山崎之役、直政馳相地利、率銃卒隊長近藤重勝、備寶寺後嶺、後與明智光春士甲田龜之丞相遇格鬪、獲之、十一年、從秀吉于賤嶽、揮十字槍、奪勝家金幣騎標、秀政得封越前、賞直政功勳、予藤原氏及族堀氏、稱監物、每有軍旅之事、從樹功、慶長三年、秀政子秀治轉封越後、割予沼垂郡五萬石、守三條城、庚子秋、軍柏碕、芟夷寇徒、十二年卒、配秀政女、生子直清

直寄直重直之直堯廣出也、列為家臣、直清或云直次、以嫡母子繼父後、初稱雅樂助、改監物、屬秀治、忠俊、居三條城、庚子八月、土寇群起、直清置戍于城、馳到春日山、父直政大怒曰、初丹後在此間、寇起馳到板戸討之、汝不知恥辱、劣乃弟矣、直清懼而皈、土寇競來圍城乞救于本莊、新發田、村上義明、溝口秀勝及神子田基政來援、直政亦來救、夾擊直清、老臣山中兵右衛門、獲賊首安田定治、擊却之、慶長十五年、與直寄爭訟、坐姦曲、放于山形○直寄、稱三十郎、直政庶長子也、慶長十二年、與兄直清爭事、十五年、訟之徳川氏、家康與秀忠、隔牆聽其訟、直清曲、而忠俊抗疏辨直清無罪、家康判之曰、直清傾邪、忠俊庸劣、不可以為人牧、乃除其國放直清于山形、更賜飯山二万石直寄、初直寄童年、質於大坂、秀

吉見其白晳清標、擢為扈從、秀政之移封也、直寄請曰、臣父直政、年老遠徙新封、恐有土寇之變、願賜臣休暇、助父鎮土寇、秀吉喜、賜一万石、授羽柴氏、拜丹後守、秀政亦與一万石、及上杉景勝起兵於會津、以越後其舊領、潛以厚利煽動土寇、土寇應之、所在擾乱、直寄率兵伐大敗之、斬賊魁二人、卒三百餘人、既而賊再起、直寄又敗之、斬渠魁及二百八十餘人、賊悉逃散、家康賜書褒之、増禄二万石、併領四万石、於是受家康命、留居駿府城、會城中有災、直寄指揮救火、且閉諸庫、以是珍寶貨財皆免火、家康賞其敏捷、加賜一万石、大坂之役、直寄屬後軍、圍城、及家康徙陣于茶臼山、命直寄先驅、夏役屬水野勝成、自大和進、勝成分為二隊、以直寄及松倉重正為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

對曰、亀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為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出、其分也、且守屋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正、至國分嶺扼守之、黎明與重正進至片山、遇城將後藤基次、重正戰不利、直寄擊其橫破之、

溝口秀勝、稱伯耆守、尾張人也、父曰勝政、仕丹羽長秀、織田信長、召、治高濱城、天正十一年、羽柴秀吉伐越前、秀勝率部兵先驅有功、因賜大聖寺城、屬堀秀政、以鎮北陸、慶長中、徙封新發田城、食邑六万石、庚子之亂、秀勝率兵擊破土寇、時聞堀直清在圍中、將赴援、老臣等諫秀勝曰、若令堀氏死、則他日何顏見于徳川氏哉、汝等宜拒守、勿浪出兵、乃次分陀川、具舟艦、水陸齊進、追擊土寇、獲首殊多、秀勝縱火近邑、而還、家康聞之、賜書褒賞之、

中村一氏、不詳其所出、父曰一政、稱孫平次、仕羽柴秀吉、父没後、一氏亦稱孫平次、繼父仕秀吉、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天正五年八月、與堀尾吉晴擊大坂一向宗徒、敗之、十一年、一氏受命守岸和田、一氏招聚土豪、以備根來雜賀黨、真鍋貞成、於是屬一氏、貞成稱次郎兵衛、後更稱主馬大夫、父曰主膳兵衛、和泉人也、十二年、秀吉與織田信雄生隙、將攻尾張、徳川家康黨信雄、誘根來雜賀攻大坂、三月、來攻岸和田、國中震駭、貞成年甫十七、請曰、聞賊以舟師侵堺、臣屬在大津、願往拒之、一氏許之、使秋山助之丞助之、貞成直赴大津、民聞寇且至、修古城據之、助之丞謂貞成曰、事急矣、宜速定所向、貞成曰、策將安出、曰、策有三、納孥於城中、固守上策也、使孥避賊於堺、而身還岸和田、中策也、與倶赴堺津、下

策也、貞成曰、吾從上策、助之丞曰、如此、則無生路矣、貞成拔刀矢曰、丈夫寧守城而死、不棄城苟活也、既而敵以千餘人將上岸、貞成曰、坐待賊來、不如邀撃之、使助之丞等撓賊半上陸、齊射、而貞成與其從者、自林中突出、以短兵接戰、大破之、敵即遁去、會一氏遣兵來援、貞成率其族倶歸、岸和田賊解圍去、秀吉將赴尾張、聞海陸共梗、延期及、得一氏捷報、乃發、賊復攻岸和田及堺、一氏邀撃破之、於是大坂無後顧、及關東之役起、一氏屬豐臣秀次、攻山中城、拔之、一氏臣藪忠綱称内匠、先登、渡邊了次之、了背旗甚大、豐臣秀吉登高望見、獨識認了、乃賞了以先登之功、忠綱不言已功、一氏與二人祿各三千石、七月、一氏封駿河、食十四万石、治府中、其弟一榮居沼津城、一氏麾下有智勇士十人、各割予邑六千石、令蓄士卒、謂曰、山東有事、關白出征、則我舉兵入伊豆、虚居城以待關白、德川家康屢出獵、不敢履一氏地、一氏雖接壤、不足恭、慶長三年七月、任中老、秀吉薨、奉行謀家康、一氏使忠綱謂曰、某奉故關白内旨、為關東之鎭、人臣之義、無私交、頻年缺礼、非敢慢易公事、不得已也、今老且病、不能復視事、鎭撫之任、専依賴公、家康曰、諾、庚子之役、家康東下、一氏以疾不能從、請享家康於城中、家康頗疑辭之、使村越直吉入城訪疾、信、家康乃入、一氏舁病出拜、氣息奄々、家康攬涙慰勞之、一氏曰、臣旦暮將入地、不得冒矢石立寸功、請使弟一榮代往、家康許之、一氏尋卒、子忠一嗣、既而石田三成等起兵美濃、一榮從東軍西上、忠綱從至美濃、池田輝政、福島正則等將攻岐阜、忠綱聞之曰、在昔豐臣氏之軍、我兵每

為先鋒、乃與武田又六、野一色賴母請軍監、請為先鋒、正則在坐、驕豪負氣罵曰、一榮小兒口吻猶黄、欲敢為先鋒乎、詰且之事、有正則在焉、孰敢先吾、叱之使退、又六賴母相顧而退、忠綱不肯去、進謂正則曰、往日式部之在也、公特一偏裨耳、今以式部不在、抗顏自大、無乃無鳥里蝙蝠乎、正則大怒、欲斬之、衆救而解、聞者稱其抗直、杭瀨川之戰、一榮有功、家康自岡上望之曰、故式部長武、故其士皆練習進退可觀也、封伯耆十七万五千石、慶長十四年、忠一卒、有庶子、猶幼、宰臣議不協、遂以無子聞、由是國除、其臣矢野正倫慨然訴之于關東、踰歳不得申達、正倫深傷遺孤之無依、而主家不血食也、甲寅之役、詣大坂、自陳情、請曰、臣願效力行間、事成則賜舊封、遺孤以紹其家、豐臣秀賴義而許之、授客兵五十騎、為隊將、十一月、正倫與飯田家貞等率兵守今福、穿壕樹柵、晝夜督役、設假橋、出銃卒柵外、以備之、佐竹義宣先鋒梅津憲忠、戸村義國潜兵自隄下進、逐銃卒逼柵、正倫渡橋拒戰、中丸而歿、家貞亦戰死、一氏遺孤不知所終、中村氏遂不祀、

加藤清正、祖父清信稱因幡守、居尾張、屬齋藤道三、戰死於犬山、其子清忠稱彈正、早死、是為清正父、清正幼字虎之助、父死時甫三歳、其母與關白秀吉母、為從父姊妹、因携赴長濱、憑秀吉母氏、及長仕秀吉、改今名、長濱城下有賊殺人、據商家、挺刃自衛、邏者不能捕、清正挺前捷仆之、加祿併食三百七十石、清正從攻鳥取城、每戰多獲首級、翌年又從攻冠山、攀壁後先登、陷之、山崎之役、高山友祥為進藤半介所挫、會清正為候騎、視之、挺進斬半介於萬衆中、天正十一年、秀吉伐瀧川一益於龜山城、中驍將近江新

七與木村某鬪清正自旁鍛其肩使木村獲首賤岳之役清正脫兜鍪著白襦馳驅奮鬪與驍將山路將監相搏滾壑遂獲其首又斬戶牧隼人檜柴田勝政秀吉授祿三千石屬以戰士二十人鎗手百五十人清正乃分祿招三十六士為爪牙十二年四月從秀吉於樂田清正與堀尾吉晴殿遇土寇於郊野發銃擊旅而還十三年任主計頭十六年以肥後分賜清正及小西行長秀吉謂二人曰他日將有大用汝等也肥後鉅族盤踞稱難治清正就藩撫納義故而屠可討者一城國中讋服未幾天艸賊起行長不能制請援清正與賊酋木山彈正遇彈正以火槍擬清正清正曰兩雄相遇何用火器為彈正乃運槍來前清正迎鬪牙騎莊林隼人來助遂斬彈正拔本渡志岐二城又斬賊將天草伊豆降志岐麟專

後行長賄權要而爭境清正訟每不克十九年征韓議決清正進曰臣雖駑鈍願為先鋒生虜韓王進屠明地秀吉悅文祿元年分朝鮮地圖於諸將部署其所向清正將第一陣秀吉賜之記幟曰吾代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四月發那古耶鍋島直茂相良賴定等屬清正至壹岐風本阻風十日風稍定行長夜潛解纜不告衆先發清正怒而發風濤暴惡不得進復皈風本後行長三日至釜山聞行長已前進拔釜山東萊等清正切齒曰悔為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跡乎乃轉取別路縱火慶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五百級轉鬪而進所向皆靡清正抵忠州捕農夫問我兵先有過者盃曰無乃淹留二日會行長於忠州郊野乃議進取京畿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攻國都先鋒當見屬吾也行長曰吾與子並受約束

更為先鋒子何得擅更之對曰子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撫劍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為直茂慰解曰聞有二道近者險二公盍分道往事解清正曰吾寧取險而近者矣議乃定行長間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岍舟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舜於途捕之馳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連兵舩守之清正望久之笑曰敵舟有扈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蓋韓將金命元等惧清正置疑兵遁也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皆小西氏号也清正盖怒居十餘日諸將皆至浮田秀家居國都使諸將圖進取清正與行長長政合兵進至臨津與命元相持十餘日清正等伏精兵而佯退韓副將申硈等渡水追之遇伏驚走三將還擊大破之擒硈及劉克良其死傷若溺者萬餘人清正

捕降人剃頂髮鬢鬚又墨其腕塡盡忠於日本之字放之故降人不得歸去諸將乃濟臨津至安城驛探鬮定軍所向行長得平安道長政得黃海道而清正得咸鏡道清正至永興見朝鮮人標道路曰王入明國二王子從此道去清正悅曰我何可逆之將發師入北道直茂諫曰韓人所標未可信也清正不聽留直茂賴定守永興清正進至安城虜居民三人使先導二人辭清正斬之一人懼諾清正率輕兵進兼行十餘日至鐵嶺踰而北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鎮兵遇於海汀倉北兵善射箭如急雨地又平衍我兵不利退入倉中會日暮克誠縱兵圍之清正排列穀苞自障隙發銃狙擊斃千餘人韓兵退上鐵嶺而陣欲待旦戰清正夜分兵數千環敵而伏且大霧克誠將下嶺而我兵四面齊起大破之克誠遁

入鏡城府、追尾又敗之、擒克誠、縱火焚城、聞二王子在會寧府、清正驅而赴之、府使鞠景仁俱拘二王子、使人來乞降、且曰、王子不食三日、願賜之食、清正許之、從十餘騎而往、使數十人齎食繼之、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内、虜人塡咽、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為、吾已失王、不可再失王子、即有變、吾與王子決死、毋慽也、乃與十餘騎入城、持食者陸續而至、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辨其無他、語言不通、益相逼、清正被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人給一紙、韓人捨弓羅拜、縛送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清正解其縛、妃嬪皆覆面而逃、清正使人護送之鏡城、聞會寧與女直接壤、以景仁為導、清正即以八千人進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既夜、乃布陣排銃手、曰、敵必來、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

之、傳其城、追以銃手、鼓譟而登、虜酋皆逃竄、清正曰、我兵寡而無繼、聊耀我武耳、收軍而還、胡騎躡之、清正自殿而退、遂至海濱、西南望得高山、韓捕虜曰、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冑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還過青州、獲後藤次郎者、次郎松前漁人、漂抵此住已數年、頗解韓人語言、清正召為譯者、乃皈鏡城、留十日、以諸俘虜還、至蓮下、會漢南兵二万扼梁養山、清正擊破之、走其將梅天直茂賴定、迎之相見於橘中、賀其無恙、時已十月也、清正返軍安邊、乃修全山橘刈諸城、相與協心、按撫韓人、當是時、韓猛將精兵、多在咸鏡道、而為清正所阻、不能出援韓王、十一月、清正盡收咸鏡二十二管、遂議自北道長驅、入遼東、未果、先是清正至龍心、欲攻意丹城、其臣森

本義大夫貴田孫兵衛、爭先鋒將鬪、清正止之曰、當以明日戰功定之、二人各還營、義大夫冒夜獨騎往而待、黎明清正將八千騎向城、孫兵先中軍至、遙見黑甲騎馳馬漸近、即義大夫也、罵曰、汝已爭先、乃竢天明而來何也、孫兵曰、何論遲速、唯在斬獲何如爾、義大夫下馬、薄城、城兵開門出戰、義大夫進與一虜相搏、斬其首、孫兵繼進與虜將敎數賀搏、俱倒地、孫兵欲拔刀、刀長不脫室、終見殺、清正麾衆齊進、拔城、清正名義大夫、賞其功、加賜五百石、義大夫流涕曰、昨夜臣與孫兵有違言、今也隕命、臣欲救之、為虜所遮、臣不勝遺憾也、二年正月、行長已敗于平壤、退而入國都、諸將亦退、兵韓人伺隙往々擧兵、以應明軍、當此時、清正孤軍在咸鏡道、聲聞不通、明人宋應昌聞之曰、清正可以虛喝服也、乃使辨士

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和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我皇帝震怒、遣大兵救韓、復平壤及開城、遂復國都、擒浮田小西、盡逐其兵、令琉球暹羅諸國壓和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為誰乎、皇帝聞足下高義、使使臣為報告之、今為足下計、莫若速返韓王子、收軍皈和、否則明軍四十万、驅韓兵而東、直萃於安邊、足下雖欲降伏將ゝ　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皈語明主、我有敝甲凋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阨、騎不可比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万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万、四十日殲之、日殺二万、二十日殲之、既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明主於海東、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皈、時秀家等在國都、以明軍大至、將馳檄召清正、難其使、島津義弘以其家士數根

猿島二人應之、二人率槍手二百人、經過敵地十餘日、以達橘中、清正時平橘中、寇綏撫民人、獲秀家書、遂收兵與直茂賴定皆之都城、明兵相驚曰、清正自北道繞襲平壤、扼我皈路、李如松大懼、退入平壤、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明將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絶我糧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疲、三奉行等以糧竭、欲退守釜山、清正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万、明韓兵何足為意、何不奪其糧、石田三成曰、公宜往奪、不得假助於人、清正曰、諾、即夜以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時和議大起、秀吉欲屠晉州城、而許和、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城險兵衆、我軍填壕、蒙竹楯仰攻、城上矢石如注、清正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樓櫓崩折、城陷、軍散、論功、黒田長政曰、先登者我也、清正召其家士飯田直景問之、對曰、臣初入城、斬虜首而出、途與黒田氏遇、何謂先登乎、長政徐曰、將帥先登、不讓他也、清正曰、信矣、清正還所俘二王子、清正知和議必破、心甚不懌、虜中尤畏清正、呼曰鬼將軍、慶長元年、清正還至伏見、秀吉不許見、以三成行長讒之也、乃就増田長盛請申救、長盛曰、子宜謝於治部、清正曰、吾死不能、拂袖而起、乃皈第竢命、居亡幾、京畿地大震、伏見城壞、清正曰、吾寧重罪、不可坐視、從卒二百入省秀吉、秀吉及夫人諸姬避中庭、席地而坐、清正見尼孝蔵主、先問秀吉安否、自陳軍勞、且訴三成行長之誣、秀吉遥目清正、顧謂夫人曰、阿虎來何速、彼肥皙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黧且悴也之甚、命守中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傳命特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使短小佞豎入、且日、秀吉召

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清正應答如響、毎事畫地而語、秀吉泣下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三成嘗讒清正在朝鮮自稱豐臣氏、至是秀吉詰之、清正陳謝曰、臣無異旨、使虜知為豐臣氏先鋒耳、秀吉遂賜族愛遇如故、已而和議破、二年正月、清正與行長統領部將、以二百余艘航海赴朝鮮、入竹島旧壘、并其戍兵、清正自機張攻梁山、陷之、軍西生浦、韓人懲創前役、逃竄駭散、清正撈諭之曰、太閤命吏責問朝鮮王、屯兵東邊、以竢其報、汝民庶各安其居、勿敢擾乱、朝鮮王李昖使僧松雲詣清正營、議媾和、清正曰、我大兵攻而墟朝鮮、如篲掃塵矣、汝臣民無有孑遺、若王子一人來謝太閤之意、亦解以得免禍、以王子一人航海之勞、代闔國生靈、不亦善乎、松雲曰、王子航海事勢必不難、而義則不可也、以王子一身論之、則宜航海而謝太閤、以宗社論之、則不可以王子送倭家、清正曰、王子航海宗社可保、不然、我兵今毀宗社、宗社何為哉、松雲語塞、清正又曰、王子就擒、當戮之、太閤憐而放還、夫可殺而不殺、日本謂之恩、貴國謂之讎乎、松雲以面掩地曰、貧道當盡力而謀之、而事不協、六月、沈維敬在南原、以為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遺書清正曰、三國媾和、將皈無為、而足下勸太閤敗和、明主命邢總督以精鋭七十万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答書曰、吾毎病朝鮮兵羸弱、不足與較、今當明大軍、作一快戰、吾所願已、惟敬窮蹙、不知所為、八月、清正兵自西生浦歴慶州、入全羅、諸城望其旗曰、鬼將軍至矣、不戰而潰、清正進與行長合攻黄石城、陷之、斬守將郭越趙宗道等、清正等

分道并進韓元帥權慄軍雲峯望見清正軍棄守而逃進與諸將攻南原陷之十月以天漸寒清正退守蔚山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為和兵持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為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以揚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爲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益修城壘巡視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直正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和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絶釜山援路而明諸將皆萃於蔚山蔚山土木未竣其役卒見明軍至狼狽入城直正迎戰明將佯走直正追擊陷伏大敗城兵死者四百人直正挺身入城嬰守淺野幸長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宍戸元繼等至直正望見出城迎入元繼為明軍所隔自間路入島山島山蔚山別堡也時揚鎬李如梅等攻破蔚山外郭幸長代清正率屬將士嬰壁守之二城之間有川李芳春解生泛兵艦以絶之縱火民屋欲乘煙入城城兵覺之以巨熕擊碎虜船時我兵有為敵所虜者敵問清正在城中否佯言在爲虜懼退而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聞急投袂而起將赴援左右止之曰兵在蔚山者三之二今又留半此地麾下無幾君臣徒死無益也不如糾合諸將赴援清正曰彈正囑我曰有急幸援我兒我不可不出死力矣乃發此夜我軍設新塞於蔚島二山之間時冱寒鑿土植杭溉以水堅氷固結一夕而成麻貴等攻之城兵死者五百人虜死者萬人遂鳴金

收軍麻貴又攻島山島山險巇難攀援我兵俯瞰發銃飛丸雨下麻貴欲強登我兵亂投木石明兵擾亂死傷無算明軍議將大舉攻蔚山是日清正率見兵五百人人負米鹽登舟赴援逆擊明哨船於江中奪虜艦二艘餘悉走之清正蒙銀兜鍪杖薙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意氣凛然舟馳如飛波濤邀立明韓諸軍在岸上者數萬莫敢近者遂入蔚山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入城矣猶檻虎而刺之也明日合兵四面仰攻直正曰一擊以破虜膽以振作我衆清正曰善直正乃率兵五百突出虜兵披靡我兵自是無懼心清正令士卒投大石巨林擊殺虜即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高樓以火筒佛狼機百道並攻一日清正巡城中坐丘指揮敵狙擊丘上虀粉數人衆愕貽欲避清正堅坐使勿動敵以為準低乃撻架更發丸從頂上過於是清正與衆爭起而下敵望見却為的中頻々虛發人伏其膽智鎬貴遂知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休戰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城兵飢渴皆嚙紙煎壁土或刺馬飲其血夜潛出城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半炙食之時天大雪士卒皸瘃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礟日斃明兵數百千人鎬貴夜設伏而曉焚營退走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擧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誘我也固閉不出既而明伏兵多從林藪出復合圍之尋明將揚鎬乞與清正媾和面議於城外清正欲往幸長止之時黒田孝高在梁山聞蔚山急與秀秋秀元長政等諸將率騎卒五万自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揚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逃

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於是清正與幸長等合兵追擊敵衆崩駭
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奮擊走之明軍大敗
遺棄糧仗蔽野諸將之救蔚山也明候我空虛一軍襲梁山孝高
擊卻之一軍襲釜山宗茂擊走之明主得蔚山敗聞與其下議曰
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力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
罪當歸經理乃罷楊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鄧子龍張芳監芳威等
率楚兵往助邢玠秀吉得捷聞大喜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為餽糧
食四月諸將罷歸清正留守蔚山修城固壁糧多兵勇人思一戰
九月麻貴至温井懲前役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貴兵立花宗
茂自釜山赴援夾擊大破之既而秀吉之訃至諸將以次還軍行
長為劉綎等所圍清正與義弘返擊拔行長皆上舟十一月整軍

至那古耶長政三成出迎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等詣
伏見當各之國來秋會同以茗讌相招清正曰諸君好為茗讌哉
守孤城風餐雪臥已七年矣勞悴纔存毋茗毋酒當炊稗粥答之
耳三成嗛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憾清正曰吾亦欲
之如子善治部何自是相讐益深大老奉行等論征韓功賞清正
以下諸將有差自征韓之役起連兵前後七年清正最為敵所畏
服若慶尚全羅二道每歲出戰艦練兵東嚮造偶人射而稱之為
攘倭冦至表清正者雖善射者不能中其見敬畏於異域者如此
清正法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故土人懷其仁爭致租稅不肯背
叛王子及從官回送後感羈囚中礼遇使画工寫清正真歲時祀
之礼司李欒春尹起幸等與秀吉謝清正恩書有言曰博愛寬洪

君子中之真君子其為韓人所愛敬亦如此五年上杉景勝拒命
德川家康議東伐是時清正在伏見遣使謂家康曰頃聞公親執
節旄將出征會津頗剽悍幸我兵馬猶在此請與忠興正則嘉明
長政先發伐之若不利公乃親征未遲也三成及奉行等以景勝
為香餌欲以釣公公請勿出家康曰兵貴神速我伐會津速則辟
黨自潰散矣卿毋勞意卿當時名傑宜委任西土速就藩於是清
正皈熊本會大坂檄至曰是佞豎託幼主以濟其私也乃發兵攻
小西氏城邑盡取之會黒田孝高亦攻畧近國乃合兵擊降筑紫
廣門等既而關原事平降立花宗茂與孝高合兵臨薩摩境上島
津義久降十二月食肥後七十万石六年八月築熊本城初德川
氏養水野忠重女配清正至是命配清正女於賴宣十年任侍從

兼肥後守十一年清正與福島池田淺野細川諸氏修江戸城一
日家康謂本多正信曰我欲置西海大鎮莫過加藤主計但有微
瑕卿知之歟正信曰臣不知也家康曰主計資性剛强果敢使氣
難獨任也清正聞之謂身以豐臣氏姻戚為其病將不容無疑於
是外示威重內畜倡妓日夜逸樂然其赴江戸多率士卒往返必
過省秀賴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近古必剃鬚髯而清正長
髯自喜家康使正信以其私謂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
髯一也大坂邸二也東行率多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銅面有
髯以為之藉則肅然無有搖撼之患撤大坂邸是棄大閤旧誼不
率多兵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十六年家康如京師召見秀賴
淀君不肯清正與幸長啓曰臣冀以死守郎君必無慮矣淀君乃

遺秀頼於京師、家康與秀頼相見於正殿、二人坐列、其後饗畢、清正曰、淀君遲皈、請辭矣、乃扶秀頼自伏見上舟還大坂、清正歸其邸、出短刀於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尋就國途而病到熊本熱甚矣、煩燥不能言、然召諸臣奏散樂相娯、且謂曰、我嗣君見内府釋天下之疑、事將和諧、遽遇疾、豈非天乎、及病革全身焦黑、命侍史作遺書告誡諸臣、乃卒年六十一、子忠廣嗣、清正晚好學、每就國船中披閲論語數加朱圈、嘗謂人曰、前田利家晚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託孤寄命之章示之、我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之略有所曉、當今之世、不念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清正預慮後事、搆大厦於熊本、遺命忠廣將有事則迎嗣君而居之、忠廣不能果其志云、

論曰、征韓之役、韓人最懼加藤肥州、喚為鬼將軍、至于不戰走、其後韓人著書、又大稱肥州以為男子中之真男子、君子中之真君子、嗚呼、肥州之於韓人、何其見懼之若彼、而見稱之又如此也、蓋肥州忠信正直、其所為皆光明、質於天地而無所愧、對於鬼神而無所懼、是以其為戰、縱遇百萬之敵、不以屈撓其心適壯快其氣、益勇猛、此其所以大震懾韓人、而獨致鬼將之名也歟、且肥州慈仁之人也、及其擒韓之王子也、蓋深憫之、視猶我子、其他遇韓人亦皆加愛敬焉、此其所以深感悅韓人、而亦獨得真君子真男子之稱也歟、嗚呼、肥州蓋達德皆備者矣、而其忠精義烈、比之於關羽則上焉、比之於岳飛亦不下焉、吾邦之人、大尊公、画公之像、建公之廟、拜之祭之者、亦非偶然也、加藤

重愼

忠廣、父卒時年尚幼、幕議使藤堂高虎徃監視國事、既長稱肥後守、慶長十八年、德川秀忠養蒲生秀行女、配忠廣、大坂之役、忠廣裝軍艦而發、抵兵庫聞和成、回軍、寛永三年、任侍從、忠廣為人不肖、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陣、可無矢砲之惧、其老飯田直景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陷陣拔城、未嘗被創也、終宣威於海外、以鬼將軍稱、未嘗用兩甲、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為我用、謂之重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携貳、縱襲百甲為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秀忠之薨、或傳匿名書於諸藩曰、吾將害將軍立駿河殿、諸藩皆上其書、獨忠廣留而不上、遂獲罪、召之、肥後忠廣途遭山崎

家治、家治屛人謂之曰、吾嘗為石田三成所困、危急瀕死、子先君給我以一萬金、事乃獲解、今子至江戸必獲重譴、何不還國起兵、吾當出援兵以謝舊恩、忠廣不從至、乃流忠廣于出羽莊内、子光正于飛彈、家治還江戸謂執政曰、僕嘗受清正恩、得有今日、故勸忠廣起兵、而彼不聽、吾已勸人叛、請伏誅、家光釋而不問、忠廣至莊内賦詩曰、三十一年如一夢、醒來莊内破簾中、聞者悲之、時寛永八年也、

福島正則、稱左衛門大夫、幼字市松、尾張人也、源頼綱居信濃福島、因氏焉、頼綱十一世正光、即為正則父、正則傀偉多力、自幼修武技、仕豐臣氏、天正六年、從秀吉於熊川、追擊南條元續、斬馘有功、十年、伐明智光秀於山崎、擒可兒才藏、後以為臣、十一年、賤岳

之役、與加藤清正等奮擊、大敗敵軍、所謂賤岳七槍之一也、賜秩五千石、十三年夏、為治城主、食十万石、後移清洲、十五年、從西征、十八年小田原役、攻韮山城、時才蔵及福島丹波長尾隼人等、挺身奮戰有功、文祿元年、征韓之役、正則將第五陣、正則入慶州、令部將守城、韓將朴晉攻之不克、乃夜使放礮城中、巨丸墜中庭、衆怪聚觀、須臾火藥發、震激若雷、鐵彈四迸、死傷百許人、守將棄城去、此時韓創造此器、名震天雷云、正則後在巨濟、虜船數十來侵、正則伏兵於海岸、出輕兵誘之、潜遣人燬其船、虜懼遁去、及秀吉薨、以遺命召還之、慶長四年、徳川家康養松平康元女、配正則子正之、石田三成等數之、正則不服、三成欲襲家康、正則抵家康館守備嚴戒、正則與加藤清正等七將謀誅三成、家康不聽、庚子

之役、正則從東伐、次宇都宮、上國兵起、家康召諸將議事、正則進曰、三成首事、非幼主所知、臣等為受其頤指、以敵於足下哉、願克前驅殄滅姦豎、淺野黒田池田等諸將、皆贊其議曰、吾輩從足下、固不顧妻孥、家康悦饗之、正則引滿屬長政曰、近日必以三成行長頭為下物、七月正則未西上、三成使木村重則往清洲、諭致城去、留守大崎玄蕃津田繁元胥議、繁元欲致城納西軍、玄蕃怒罵曰、未有君命、何輕卒如此、若彼來攻、當背城戰死耳、於是急修守備、馳使告變正則、時家康問清洲留守事、正則對曰、大崎玄蕃在為不足勞心也、及使至、家康大悦、正則與池田輝政受先鋒命、直發、八月至清洲、距大垣七里、相持未戰、既而議進取之策、正則曰、岐阜兵衆而阻木曾川、未易攻、我声言攻犬山、則彼必分兵援之、我則逼岐阜、岐阜陥則犬山自潰、乃部署諸將、留藤堂高虎黒田長政等備大垣犬山、令正則渉尾張川、出其面、池田輝政乱河田渡出其背、諸將分隷之兵各万餘、正則以河田上流路捷、欲自赴之、以先諸軍、輝政又以出敵背為恥、衆皆諭解、正則進陥竹鼻砦、攻岐阜南門、力戰遂陥、九月西軍向關原陣、兵凡十二万八千、正則候吏法齋者、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何以知之、曰臣擬馬矢皆温、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告之家康、家康哂曰、敵隨我術中矣、以正則為先鋒、十五日侵曉出軍、桃配野、井伊直政護下野守忠吉、以兵三百過正則陣前、時可兒才蔵為隊長、下馬横槍呵曰、犯令踰先鋒者誰、對曰、下野公子、井伊侍從自為斥候也、才蔵曰、斥候不可多兵、直政乃附兵其將木股某與忠吉、以二十騎馳、才蔵

與福島丹波等、擊浮田秀家、我軍不利、死傷數百、衆將潰、正則叱咤督戰、令曰、退者斬、秀家亦勵衆健闘、兩旗相摩、迭前迭卻、終克之、才蔵常潜出戰、毎獲首級、輒揷竹葉於鼻耳中、棄去、是日正則命撿之、得十七首、家康曰、自今宜稱笹才蔵、於是召諸將家臣有功者、賜盃、正則臣尾関石見福島丹波及長尾隼人、皆來謁、三人嘗以驍勇聞、石見瞎、丹波跛、而隼人缺脣、三人同至、左右掩口而笑、既退、家康叱曰、彼輩皆以功名顯、乃眞丈夫也、汝等安能得嗤其醜貌哉、正則謂淺野加藤等曰、吾輩知三成擧事、非郎君意、故右内府討之、今三成既敗矣、内府若謀不利於郎君、則吾輩以死拒之、皆然之、倶入京師、家康至大津、置關於日岡、使伊奈圖書守之、正則遣使大津、為關吏所辱、使者復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

贈直政。直政驚、斬闌卒數人、謝之。正則曰、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如不見許、吾將為我所欲為也。圖書聞之自殺。是歳、封正則安藝備後五十万石。八年二月、任左少將。七月、大久保忠隣奉命送女德川氏於大坂、配豐臣秀頼。婚成、正則密徵西諸侯盟書。十二年冬、正則誣長子正之發心疾、幽之室中、遂剄之、立次子正勝為嗣。十三年二月、秀頼患痘。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先是、正則謂結城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坂郎君為兄弟。將軍百歳後、公善遇郎君。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不答。十五年春、幕府令正則等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助役。諸侯助篠山役者、又命助名護屋。正則謂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敝。若夫兩府、所不敢辭。此等私役、復驅使我輩、何也。子為駿府愛婿、盍為我輩說之。

清正奮臂曰、左衛門不欲助役、則不如速反。不能反、則何出此言乎。輝政大笑而止。十六年二月、秀頼之京師見家康。正則稱疾守大坂。十九年、大坂擧兵。家康獨留正則及黒田長政等於江戸、不許從軍。正則遂與大野治長謀、輸粟五萬石於大坂。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守。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戸、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頼曰、郎君忤關東旨、遂動兵馬。是速亡滅也。願改其圖、奉淀君於關東、以計無事。不則老奴為東軍先鋒、一擧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家康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頼得書、亦無所答。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遂戒其老丹波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為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不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

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元和三年、正則任參議。正則驍猛嗜殺。初就國、舟中問水手曰、今日之風如何。對曰、是為地荒。正則怒曰、吾始就國、何乃出不祥之言。即手刃之。備後人善織席。正則呈之幕府。鄰國亦呈席、尤為精緻。正則聞之、怒召商人挺槍鏦殺之。横虐日甚。國人往々畏誅自殺。又擅增築廣嶋城。於是秀忠之京師、與群臣議正則罪。數日不決。遂用井伊直孝之言、乃遣牧野忠成、花房正成於江戸、使久世廣宣、坂部廣勝等副之。忠成等使廣宣、廣勝帥衆、登愛宕山、叢銃臨正則第。乃往見正則傳命。正則曰、使前將軍尚在、正則將有所言。今將何言。唯當奉命耳。聞者惻然。時丹波留守廣島、玄蕃守鞆。秀忠遣永井直勝、松平

忠良收廣島、鞆二城。命山陽、山陰諸侯戒嚴。直勝、忠良率兵至廣島、傳命丹波。丹波自若、徐曰、後當往答。於是丹波令國中將士曰、主公得罪被廢。今使者來收城。然主公父子生死未可知。宜急來守城。過申牌不來者、除籍、永為不義徒。將士聞之、爭入城。有林亀之丞者、是日與儕輩遠出漁。其僕來告。大驚馳歸、則城門已閉矣。其友逃去。亀之丞獨留、數乞入。門者不肯納。亀之丞乃大聲呼曰、我今日有故遠出、後期。壯士惜名、豈求生哉。遂自殺。門者驚救、已絶矣。既而城中守備略具。於是丹波使人對使者曰、謹聞教命。寡君蒙罪、處流、沒入廣島、鞆兩城。丹波不敢有他。唯未知寡君生死如何。且兩城關原之役、以功賜寡君。寡君謂臣及玄蕃等曰、此皆汝等功。今以兩城屬汝等。能守之。緩急枕此城而死。臣奉是言。周

旋、非有寡君命、臣雖死不敢奉命、使者曰、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
汝、丹波又使言、曰書未至之間、請移貴隊於境外、使者許之、為退
兵三里、頃之正則手書至、丹波拜讀畢、因謂使者曰、寡君手書至、
當速致城、唯寡君夫人、及羣臣妻孥、不可徒步、願給船五百艘、若
不得命、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使者為給船、如數、丹波乃載正則妻
及羣臣妻子於船、臣下守義者、適城者具題之賓館壁上、武器財
物、盡記之、留兵監守、而後去、不詳其所終、初命移正則於津輕、秀
忠聞其奉命還之信濃川中島、給七萬石、子正勝、元和五年、坐父
事、處流、明年死於配所、正則弟正頼、為大和守、多城主、亦有罪、減
死一等、籍沒、

論曰、正則之於關原也、勢望之所關、亦大矣、正則西則西勝、東

則東勝、於此時、不察進退之機、為豐家之計、區々拘小慎、以兄
弟相鬩、何異於蚌鷸之争、致漁父之利哉、家康之兇險深阻、終
非為孺子利者、不待識者而後知也、為正則者、宜斃巨鯨於一
戰之下、置豐家於泰山之安、而後徐圖三成、則一朝事可辨也、
正則計不出於此、華城陷而不能援、豐家滅而不能救、終至竄
窮迫感、無所訴寃、何無思慮之甚也、語曰、先者制人、後者制於
人、正則可謂制於人者也、正則固黥越之徒、未可望以識量、豐
家諸將、迴謀決勝、不乏其人、而無一人思慮及之、可勝歎哉、本
莊一行

堀尾吉晴、幼名仁王、長稱茂助、尾張人、不詳其先所出、為人沈毅
寡言、身體瘦小、如不勝衣、人以為柔弱無能為、呼曰佛茂助、羽柴
秀吉薦之織田信長、信長授祿百五十石、屬秀吉、時年十七、秀吉
攻横山城、遣吉晴於岐阜告之、途遇淺井長政候騎、擊殲之、秀吉
褒其驍勇、獻首級信長、明日又戰、獲甲首、信長驚曰、汝復獲歟、乃
賜佩刀、謂秀吉曰、彼所謂一騎當千也、秀吉亦予槍賞之、長篠之
役、斬甲斐驍騎、明智光秀受封丹波、土寇蜂起、信長遣秀吉勦之、
戰畢收軍、吉晴殿、賊不敢尾、秀吉伐中國、攻上月城、浮田直家來
援、城、吉晴奮戰破直家兵、遂拔上月、山崎之役、戰未合、秀吉北瞻
天王山曰、今日之戰、得此山者勝矣、言未畢、賊兵方登、即命吉晴
奪之、吉晴應聲而起、單騎馳赴、賊兵已上者千餘人、吉晴顧吾兵
則能屬者十五六騎、弓銃手二十人耳、進躡其後、賊弓銃在前、不
可用、吉晴全兵殲之、賊大困、羽柴秀長、堀秀政亦繼至、乃大呼疾

擊賊、遂棄山敗走、光秀伏誅、令吉晴收龜山城、以功受丹波田六
千石、戰於賤岳、殿于長湫、其他每戰有功、封若狹高濱一万七千
石、尋徙坂本、領二万石、未幾、封澤山四万石、從征筑紫、以功叙從
五位下、拜帯刀、授豐臣氏、小田原之役、與中村一氏攻拔山中城、
以功封濵松十二万石、陸奥九戸政實叛、秀吉使三好秀次率伊
達政宗蒲生氏郷伐之、吉晴與淺野長政監其軍、吉晴獨進、踰諸
隊、黎明襲城、直奪門入、縱横衝突、斬敵無數、賊遂潰走、秀吉病革、
以吉晴及生駒親正中村一氏為中老、遺命曰、天下之政務、諮諸大
老、大老及奉行不協和、則卿等居間調停、勿使生釁、既而石田三
成等、欲解德川家康政權、家康曰、吾固不欲也、當引去、吉晴聞之
大驚、詣前田利家曰、公知將陷阱歟、利家曰、何也、吉晴曰、三成密

告僕曰、源菅瞻則不利我輩、今既有釁隙、子勸亞相除內府、亞相老病、在世不久、吾與子長保富貴、僕佯諾、是陷公穽也、公不如與內府和、為子孫謀也、利家愕然曰、吾殆為豎子所誤、請煩子、幸為吾計之、於是吉晴與親正等、往來和解、就井伊直政、請家康誓書、家康作誓書、予吉晴、吉晴會四大老五奉行、令各作誓書、三成曰、子黨內府、要我輩盟乎、吉晴厲聲曰、治部反矣、三成怒、拔刀曰、何以謂吾反、吉晴曰、太閤遺命曰、大老奉行不協和、非天下福、今內府先誓、而不報、是求不和也、非反而何、三成語塞、皆作誓詞、詣德川氏謝焉、亡幾、吉晴請家康入伏水城、利家已卒、有流言、前田利長據加賀叛、乃以吉晴為越前留守、授府中五万石、吉晴傳濱松十二万石嗣子忠氏、家康之東征、忠氏迎駕於濱松、享之、吉晴亦

來見、為請從、不許、令忠氏從軍、遣吉晴於越前、偵上國動靜、往宿知立驛、與水野忠重・利井重望同飲、皆醉、重望俄斬忠重、吉晴即殺重望、事聞、小山衆以為吉晴殺二人、井伊直政請收忠氏、秀忠不許、曰、吉晴父子、非黨賊者、是必謬傳也、事尋得白、忠氏與山內一豐議、首納濱松城於德川氏、海道諸將皆傚之、家康大悅、畿甸亂平、以出雲隱岐二十四万石、酬吉晴父子之勳、吉晴城松江、治焉、其為政平正、士民懷之、吏請稅佐陀魚、不許、曰、此是我士游漁所樂、欲其致死、而奪其所樂、誰為我用、吉晴告老、忠氏嗣、忠氏卒、子忠晴猶幼、吉晴復起視事、慶長十六年卒、年六十九、

生駒親正、尾張人、從賤岳之役、將于第五陣、有功、食神戶四万石、稱雅樂頭、天正十三年、四國平、移封高松、食六萬石、後從鎮西關東及朝鮮之役、子正一亦入朝鮮、秀吉恒喜親正忠貞而有才辨、遂擇為中老、與中村一氏・堀尾吉晴、倶盡力調停政事、庚子之役、正一屬東軍、以功封讃岐國、食七十萬石、慶長十三年八月、正一移妻孥於江戶、是為諸侯移家於藩邸之始、家康嘉其忠懇、免傭役之半、元和中卒、子高俊襲封、叙從四位下、寬永十七年、高俊有罪、流於出羽、高俊土井利勝女婿、性甚癡騃、老臣前野助左衛門專權無軍、詐言土井氏所命、或言幕府執政所命、僚輩不能爭、由此國多秕政、士民日離、國老生駒將監憂之、來江戶、請執政曰、弊邑之政頗遵父祖遺法、不必取旨諸君、執政怪、召前野詰問、前野曰、臣初不咨稟諸君、將監妄矣、乃召將監對辨、將監探懷取書呈執政、覽之示前野、前野視之、曰、彼曾餽魚於臣、此乃答書、有何干

涉而呈之、其愚如此、宜其妄言也、將監曰、此果卿手書邪、曰然、將監乃出書數十通曰、此皆彼手書、議政事者、請以此斷之、執政覽之、果如其所訴、執政乃執前野、下獄、家光聞之、曰、吾非不知高俊不肖、然彼勳舊之家、吾姑優容之、今乃啓禍至此、遂處、泫然憫其愚、給刑部賜采地一萬石、命族前野連坐者衆、生駒氏衰遂不得列于侯籍、裔孫親敬父子、能自振、戊辰之難、有功於王室、錄功加封、

加藤光泰、稱遠江守、美濃人也、初仕織田氏、元龜初、與生駒親正木村重茲等、倶屬豐臣氏、每有軍旅、攻城野戰、勤勞弗懈、天正十年、山崎之役、從軍有功、因賜周山城、食邑二万石、後轉封甲斐、食二十四万石、文祿元年、入朝鮮、與毛利秀元等、攻晉州、不克、退入

王城三奉行等、以糧竭欲退守釜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可棄也、與三成等議不合、三年八月、光泰病歿於朝鮮、年五十九、三成以韓都之議不合、怨光泰最深、蓋毒之也、嗣子貞泰尚幼、徙邑美濃、貞泰稱左近太夫、庚子之役、屬織田秀信、將從東伐、秀信變志黨三成、貞泰深仇三成、而勢不得獨異、佯從之、竊遣人送款德川氏、家康素知其無貳、乃諭令從軍、貞泰悅與關一政、竹中重門、俱屬東軍、元和九年卒、年四十四、

竹中重治、稱半兵衞、美濃人也、好奇計、仕齋藤氏、不見遇、以事慾龍興、夜率家士十六人、竊入牙城、發叫聲、龍興棄城而遁、時永祿七年也、重治年十九、織田信長聞之、遣使謂重治曰、納城于我、則以美濃半國換之、重治曰、吾怨我主、懲之耳、豈忍與他人耶、尋以城還附龍興、去之近江、信長厚礼招之、重治遂仕焉、十一年、從信長擊六角義賢、為先鋒、與諸將攻箕作城、拔之、元龜元年、淺井長政、朝倉義景、令其將堀某樋口某守金川城、信長欲誘降之、重治為說二將曰、子守城者、欲何為、曰、欲立功、曰、立功以為何人乎、曰、為淺井朝倉氏、曰、織田君為天子將軍、起義兵、而二氏不助焉、欲乘其危圖之、不義亦甚矣、是天下所切齒、而子為之立功、為士者固如是乎、二將乃因重治降于信長、重治每從秀吉于陣間、知莫不言、任遇日盛、天正七年春、重治罹疾、就醫京師、數月不瘉、自奮曰、我即不起、寧殞身于行間、乃力疾復之播磨、尋死、秀吉嘆惜、撫其孤重門、後封為列侯、任丹後守、關原之役、為西軍守犬山及岐阜、陷、與加藤貞泰、關一政、皆歸東軍、

仙石秀久、初名權兵衞、美濃土岐支族也、仕豐臣氏、天正九年、秀久伐淡路、攻安宅冬康於須本城、下之、又擊炬口氏于炬口、安宅監物于安呼、田村于郡家、島于山田、野口于志知、湊二郎于湊、阿那賀氏于阿那賀、梶原於沼島、由良氏於由良、或滅或下之、淡路悉平、秀久治須本城、十年、受封淡路、十一年、秀久援三好存保、敗長曾我部元親軍于引田、山中既而元親馳至、秀久不利、族勘解由權平等死之、十三年、秀長秀次南征、秀久為先驅、攻屋島、拔之、八月、移封讚岐、讚岐之為地、元親嘗爭之、為戰地數年、田邑荒涼、租稅不調、秀久緝捕賊酋十三人、燔殺之于足津聖通寺、麓士民益叛離、逃匿山壑、秀久懼變、施刑彌嚴酷、香東郡安原、山豪族香西住成巢穴也、衆民潛匿于此、秀久以容隱罪、執安原甚太郎等十二人、磔之、併斬農民百餘人、梟之、國人皆厭其暴虐、相携離散、比年百穀不登、國益困窮、秀吉征嶋津氏、使秀久奉書先往諭之、義弘恃強不服、大罵、秀吉、秀久怒違節度、伐嶋津而敗、秀吉奪其封、黜為庶人、小田原之役、秀久私從師、秀吉錄其舊功、封之小諸、食五萬石、後移封於出石、食五万三千石、十三世久通寵用家宰族左京、子久利襲封、左京益專橫用事、遂欲殺久利、以巳子小太郎代之、與守野甚助、岩田靜馬謀、鴆殺久通、同僚河野某、邸監神谷轉、謀而知之、左京懼焉、欲殺而滅口、讒河野於久利、斬之、又託事召轉、轉脫籍為普化僧、改名友鷲、左京使人捕之、不獲、乃遣刺客刺久利於江戶邸、不中、遂請町奉行、執友鷲、友鷲就縛、詣寺社奉行脇坂安董愬冤、安董乃檻致左京等、與友鷲對勘、安董聽訟

廉平、嚴加糾察、左京等首服、遂伏誅、斬其黨甚助靜馬、放小太郎于海島、磔醫員巳白、以聞鴆弑之事也、松平康任坐左京姻戚免老中、削久利封二萬三千石、時天保四年九月也、文久中浪士平野國臣等、據銀山、其黨森川主計來告奉澤宣嘉入京、久利疑捕之、幕府有令、擊銀山平之、

田中吉政、近江人也、仕豐臣秀吉、屢有功、食近江甲賀邑二萬石、稱兵部少輔、傅秀次、天正十八年、移封岡崎、加邑為十万石、更城西尾、子長賴居之、及秀次為關白、吉政常憂其脅虐、隨方規諫、秀次厭之、命修攝津河堤、遂遠之、自是秀次左右、無諫臣、勸不軌者交至、爲及秀次獲罪、秀吉特嘉吉政忠藎、善遇之、

木村重茲、未詳何許人、仕豐臣秀吉、稱隼人佐、後稱常陸介、初有

寵於秀吉、而為石田三成奪其寵、乃結於關白秀次、秀次悅納之、機密無所不預、重茲遂勸秀次、以叛謀、重茲素好奇術、能隱形、或不解鎖入密室、一夜竊往大坂、窺秀吉寢室、隔壁聞侍女語曰、稍可達伏見、重茲謂秀吉不在、轉身入寶庫、取其所愛玩釜蓋、既視秀次、秀次心頗動、叛謀未決、見誅夷、秀次獲譴之前夜、重茲女裝入聚樂第、與秀次密語、盡漏而出、為三成所偵知、乃告秀吉、拘執之、重茲以罪自殺于茨城、重茲有遺服子、曰重成、以其母乳養秀賴、免爲秀吉召祿之、重成任長門守、以隷於秀賴、

日本史記下篇第二十三卷

藩翰列傳八之七

前田利家 利長 利常 ○ 宇喜多秀家

前田利家、稱又左衛門、尾張荒子城主縫殿助某子也、初與淺野長勝、木下藤吉善、長勝養二女、利家悅其長女、欲娶之、女不聽、利家强之、藤吉權謂利家曰、彼女吾已通之、子舍之、利家笑曰、吾未之知也、子何不婚、吾為子媒之、藤吉遂娶之、女即高臺夫人也、因之利家益與藤吉善、利家自以數有首功、因補偏裨、元龜元年、一向徒為亂、信長發兵討之、不利、利家揮槍大呼、手殪數十人、賊辟易而去、利家嘗為信長近士、忤旨被逐、私從軍先登、獲首級者數、信長乃復之、擢為荒子城主、至是力戰、以全信長軍、驍名益著、府中十万石、賜利家、八年、利家定能登、累戰有功、因加賜能登加賀國、十年六月、信長遇害、是月、能登亂、利家擊平之、十一年、柴田勝家與秀吉戰敗北、走過見利家於府中、請其馬、馳北荘、秀吉追走、至府中、單騎敲城門、呼利家小字曰、又左又左、利家乃出迎焉、以其兵從、諸城望風解走、十二年、小牧之役、利家與丹羽長秀合兵、備佐佐成政、利家素與成政有隙、城末森、成政將八千騎來攻、時城兵僅三百人、土井伊豫、奧村永福守之、伊豫曰、不能邀敵而戰、吾酷愧、乃率兵二百出戰死之、永福居守、告急、勵衆捍禦、敵發礮銃晝夜不絕、城垂陥、永福欲死、其妻加藤氏煮粥、親巡陴食士卒曰、聞往昔有楠氏、以孤城拒百萬兵、諸君努力能支一夜、則明旦金澤援兵至矣、士卒皆奮、利家得報大驚、不暇集兵、即夜單騎

赴救、騎能屬者百人、比至髙松三千人、丹羽長秀聞急馳至、利家請之守金澤、利家進過神保氏春川尻陣、御救褒札而走、其曉利家分兵絕敵後、而自衝成政軍、永福開門出戰、大敗之、獲首七百五十餘級、利家賞永福功、賜以甲仗及金、十三年八月、秀吉自將兵十萬北伐、利家以加賀能登兵會焉、成政乃降、十五年、秀吉西征、利家父子從焉、秋月種實、以嶋津氏兵據岩石城、利家與蒲生氏鄉夾攻之、遂陥之、十六年、利家任右近衛少將、兼加賀守、後至從二位大納言、天皇幸聚樂、利家與德川家康等侍坐、以次進盌、十八年、小田原之役、利家與上杉景勝、將北陸兵三萬、以真田昌幸為先鋒、入上野、大導寺政繁以松枝城降、導入武藏、下七城、攻鉢形下之、并降附五萬人、至秀吉不甚賞、利家與景勝頗嗛之、二人聞秀吉語近臣曰、非無功也、然降輒受之、不足稱勤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二人復發、攻八王子城、利家臣横山長知為先鋒、進踰城、城兵以槍鐵之、墜而復登、終拔城、功為第一、永福父子亦從軍、獲首級、秀吉賞之、八月、秀吉使淺野石田大谷等為撿使、釐理奧羽之田、利家與上杉景勝、總督其事、遂諭東陲諸豪、功罪、復除封邑、朝鮮之役、利家從秀吉於行營、遂為声援、慶長三年、秀吉臨薨、以利家任大老、專護秀頼、鎮大坂城、與家康論決諸政、尋有訛言、明大舉扼我軍歸路、家康曰、吾不可不往、利家寢疾、聞之曰、内府一動、則海内亂矣、我當輿疾往肥前、指揮諸將、衆皆止之、四年正月、利家奉秀頼、徙大坂、抱坐正廳、德川氏以下諸牧伯將吏來謁、二月、利家與家康有隙、欲罷就國、細川忠興為利

家戚屬、引遺命誅止之。利家遂輿疾赴伏見、見家康。三月、家康如大坂、利家有疾、扶而起、泣囑之曰、我將旦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家康曰、諾。既而池田、黑田、淺野、細川、福島、兩加藤七將皆與三成有隙、赴大坂、欲請利家誅之。會利家疾篤、三成方來視之。七將不得達。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奮呼曰、天下汹々、吾不目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卒、年六十三。詔贈從一位。利家晩志儒學、招清正、幸長等語、次舉論語託孤寄命章示之、蓋有所指也。子利長、利政、利常。利政任侍從、為人果毅好武。利家分能登予之、當家康自伏見往見利家、利政私語利長曰、家康來、我將刺之。利長遽止之曰、族矣。至饗、利政佩寶刀、祥進拜揖、意在刺之。利長屢目攝之、遂不得發。母氏之出質也、利政固執為不可、欲死之。庚子之役、利政議曰、方今天下中分、為前田氏謀、則當屬德川、為幼主謀、則不可不擇所從。宜遣使大坂、悉事由、然後決去就也。利長不聽、利政不得已從而攻大正寺城、拔之。利長為大谷吉隆所欺、還兵。利政亦還能登。已而家康至美濃、利長又欲率兵會之、屢招利政、利政曰、我家蒙太閤殊遇、就令不能助、豈忍寇之哉。前為兄一出、今可再邪。稱病不出。致封而終于京師。

論曰、士不可不以弘毅。唯弘故能當天下之大任、唯毅故能斷天下之大事。戴幼主而處危疑之際、可謂天下之大任也。托權家而濟反亂之時、可謂天下之大事也。豐臣秀吉擢前田利家於宿將中、囑以托孤之任、豈非以利家有弘毅大節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之故耶。余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

而不撓、其意不為不壯矣。然徒為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以秀吉之所以囑我者囑二人也。夫大廈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而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亡、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意人心之所歸、非人力之所能抗也。然欲為秀吉竭力而不負其囑、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也。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傾險、不可以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愨有餘而權數不足者、可以任其難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况二人亦皆一武將、弘毅大節固非其人、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晩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々之力、擁護秀頼、天下固知其為未。而秀頼不為無所倚頼、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而家康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秀吉之知人、豈有所感於心歟。

利長稱肥前守。天正十一年、柳瀨之戰、利長為柴田勝家先鋒。縱火關原而退、陣于木本。後佐々成政來攻、利長與父利家赴援末森。十五年、利長從征島津氏、與淺野長政率兵五萬人、自大隅入。慶長四年、襲父封、陞中納言、兼加賀守。衆推為大老、班在四人下。

而威權日熾、利長邸與島津鍋島二氏邸隣、因請一之鑿塹搆櫓、嚴如城郭、毛利氏出卒助、後家康頗嫌之、一日謂利長曰、二人在此無益、迭就國、利長請先就國、悉挈其室行、而遺弟利政妻利政恨之、八月、有飛語、利長罾與淺野長政大野治長等、圖德川氏、家康欲北伐、細川忠興諫之、以書勸利長與修好、利長怒欲戰、家宰亦諫之、遣横山長知分疏其誣、家康作色曰、肥前守就國、携其母氏而行、蓄不軌非一日、可知也、長知苦解、家康意稍解、曰、曷不呈誓書、長知曰、去歳太閤薨、寡君上誓書、故不復上、公若疑之、誓書累百、終無益也、家康曰、宜送還母氏于大坂、利長不得止、知其言、家康遂徙之于江戸、五年、利長將出師會津、家康以上國有難馳書北國、令其驅除殘黨、以會美濃尾張之間、利長乃傳檄招納四隣、西軍亦屢以書煽動加賀越中二國、利長不答、丹羽長重山口正弘青木一矩等、應西軍、於是利長與利政爲德川氏、攻大正寺、小松兵遮路擊、卻之、遂連戰拔其城、獲正弘、進至細呂木、欲攻北莊、得中川宗伴僞書信之、乃還、九月、利長發兵復攻小松、會土方雄久至自小山、始知爲大谷吉隆所欺悔之、已而東軍使者至報家康西上、令會師、利長乃發、會丹羽長重送款東軍、遂與利長交質相見、利長進抵大正寺、西軍戍卒悉遁、乃遣使北莊、青木一矩、依違答之、利長勒兵迫北莊、關原捷聞至、一矩懼乞降、送任子、利長曰、乘人窮、吾不忍、乃受其降、一矩贈賄甚厚、一無所取、以任子南上、至大津、執謁賀捷、家康慰勞之、且問曰、令弟何如、利長蹐蹠曰、利政功罪不相掩、伏請減宥、家康曰、子安之、先公嘗以子兄弟

託於我、我豈忘之哉、利政遇赦、利長併能登、領百九萬石、六年、召利長任子利常、冠之、遣歸、以秀忠女妻之、七年、利長之江戸、自山道東下、家康避之京師、留秀忠當之、利長至、秀忠親迓之於板橋、待遇甚渥、利家大喜、乃就第獻名刀馬鷹金百枚、且日入謁秀忠出坐殿前、延見利長、尋行饗礼、賜名刀一口及金銀衣物若干、遣還之、利長大愕悔之、遂赴伏見謁家康而還、尋傳其封於弟利常、蓋利長憤德川氏之所爲、因之告老云、十九年四月、織田長益大野修理諭書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嗣君、城内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至數万石、足以有爲矣、利長以疾辭之、利常以其書獻駿府、五月、利長病卒、年五十三、無子、利常任筑前守、大坂之役、利常將兵士三萬會于京師、初横山長知以忤利長旨被譴責、屏居山科、及役起、家康召長知、秀頼亦誘以封土、長知並辭之曰、我受前田氏恩、不願他仕、長知乃携其二子康玄長治馳至越前、瞰利常過、伏道側曰、願自効以償罪、利常喜、復旧祿、且命曰、北陸之民動輙煽乱、汝宜速之本州以鎭之、於是使長知赴金澤自携二子西上、明年夏役、利常代藤堂井伊二將爲先鋒、五月七日、敵將大野治房軍岡山、利常當之、與治房戰、兵各三万、我兵少衂、利常怒、麾衆而進、西軍披靡、治房先遁、追至稲荷、又破之、進抵城下、斬首三千餘級、及城陷、諸軍競進、万衆重沓、互爭首功、紛擾不可言、而長知將我前軍、率騎士左右分列、部伍整肅、不可犯、家康遣使褒奬之、利常叙從三位、任中納言、子光高利次利治、利次分封十萬石、治富山、利治分封七萬石、治大聖寺、後又加三萬石、

世宗藩羽翼利常、四世孫吉德、舉大槻内藏允者、信任之、内藏初自銃卒出身、遂為老臣、增祿進班、威震内外、私通吉德、側室鏑木氏欲立其出世佐、吉德有五子、世佐則其第三子也、内藏意難其踰次為嗣、遂謀弑吉德及其二兄、會從吉德就國、筑摩川大漲、衆臨津皆有沮色、内藏策馬先亂、吉德壯之、一行皆從之、吉德馬中流而驚、吉德墮馬、衆援而登岸、僅得不溺、然自是病、踰月而卒、初内藏使逆黨鳥井又助潛匿河中、刺吉德馬足、由此覆沒、世子宗辰嗣、又鴆而殺之、及二子重煕嗣立、鏑木氏與内藏謀、誘婢淺尾使圖之、曰、即賴汝之力、公子世佐得嗣立、富貴唯其所欲、作左券以授淺尾、淺尾入茶廚、投藥於毘、婢都田知之、密告横山藏人、藏人捕淺尾、按問得其實、檻而送之金澤、時内藏在金澤、前田清經

得藏人報、預伏力士、佯稱重煕疾篤、悉召諸士、内藏以為謀成、先衆入城、力士捽而囚之、内藏淺尾以大逆、處之鋸刑、鳥井又助等十二人皆處斬、餘黨悉伏誅、幕府雖聞知之、寘而不問、蓋異數也、重煕襲封之後六世、為齊泰、時有外冦、國論沸騰、治下有小川忠篤者、有大志、學于京、忠篤聞島津氏奉朝旨上京奏事、慨然曰、吾藩提封百萬、可為牛後乎、即北歸呈書齊泰、論勤王之義、齊泰畏之、不容、有人譖忠篤與處士通謀、乃執禁錮之、明年、將軍家茂入朝、齊泰亦漸有悟、釋忠篤、擢中士、從嫡子慶寧西上、參機務、是歲、禁毛利氏臣屬入京、尋大和兵起、幕府欲藉大藩為重、發使召慶寧、忠篤糾諸同志止之、冬、又召慶寧、慶寧意未決、遣忠篤視京師形勢、忠篤素寃毛利氏、至則見各藩抗慨士、議事以還、狀曰、皇

上方側席、是豈中立傍觀之時乎、慶寧乃決意西上、詔護禁門、既而長人引兵入京、慶寧危懼、移病以其曉還國、幕府讓慶寧倉皇就途、闔藩不知所為、乃下忠篤等於獄、委以誤國事、以謝幕府、遂處忠篤斬、慶應三年、慶寧被復召之京、會將軍慶喜納政、擢意稍中變、事將旦夕發、慶寧復危疑就國、時十二月十二日也、慶喜以此夕走大坂、明年、鎮撫使四條隆平、從薩長大隊兵北征、諭慶寧、慶寧歸順、與支藩利同等出兵徇越後、有功加祿、

浮田秀家、初字八郎、直家子也、天正十年、直家卒、羽柴秀吉為請織田氏、立八郎為嗣、後屬羽柴氏、十三年、八郎年十三、加首服、秀吉援偏名、名秀家、養前田利家女、以妻之、秀吉伐南海、秀家遣兵會于軍、是歲任左近衛中將、十五年、從征島津氏、八月、進從三位

參議、十六年四月、後陽成天皇幸聚樂第、秀家從秀吉扈衛、爲十八年、從伐北條氏、城固不拔、將士皆倦、秀吉設計、令將士宴樂讙呼之聲、充溢陣營、有一士、過牙營前、大聲罵詈曰、主將愚哉、不計攻城之策、徒事宴樂、何以得拔城、衛士呵曰、汝喪心乎、何無禮、士曰、吾浮田氏客花房職之也、非喪心者、大將即喪心也、唾陣門而去、衛士訴之秀吉、秀吉大怒、召秀家曰、職之大不敬、汝速磔之、秀家受命趨出、秀吉呼之曰、職之之罪、當不抵死、汝放之、秀家出、又呼還之曰、吾諦思之、職之言頗有理、從征諸將、皆畏吾威、莫敢諫吾、非彼一匹夫、乃能言之、其膽可嘉矣、汝其以職之為軍師、厚遇之、秀家拜其辱、十九年、秀吉欲伐朝鮮、會諸將帥議之、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文祿元年四月、秀家爲

元帥率諸將航海、小西行長欲專功、潛拔其軍、不告衆先發、秀家聞之、謂其將佐曰、若使彼死異域、是負大閤也、且彼自我家起身、吾可不援乎、乃踰次發舟抵釜山、馳書告行長、五月、行長陷都城、秀家與諸將繼至、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行長進平安道、清正進咸鏡道、長政進黄海道、皆引兵北入、而韓將李悦尹國馨金睟、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兵五萬騎、援國都至龍仁、見我兵壘山上、挑戰、我兵不出、已而瞰其懈、出擊大破之、當此時、自國都至釜山數十城、烽火相應、皆為我兵所守、以與那古耶行營通聲息、秀吉慮明兵來援、命石田三成、大谷吉隆、増田長盛、為監軍、與淺野幸長等、率兵六万赴援、秀家統之、以警衛國都、行長進陷平壤城、欲乞諸將繼進、自伐明、秀家與奉行謂之曰、全羅江原二道未定、

我未可深入、我水軍將循全羅而北、會于黄海、然後水陸並進、是萬全之策也、乃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間諸城、大友義統守鳳山、黒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城、以備應援、又使水軍諸將經全羅海上、會平壤、水軍諸將為韓將李舜臣所阻、不能達、九月、明人沈惟敬抵行長議和、行長告之秀家、於是我兵在平壤者、又不西下、而韓將沈岱募兵朔寧、計復都城、秀家攻而斬之、鄭湛邊應井亦聚兵全羅州、筑紫廣門自慶尚入全羅、與湛應井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下、九月、石田三成、蜂須賀家政、入江原道、三成營原州、家政營忠州、應井弟應星、敗三成于馬灘、元豪敗家政于龜尾浦、遂攻毛利高政于春川、高政伏兵擒豪、定江原、清正直茂等定咸鏡一道、擄橘中、當是時、諸將稟事行臺、使舸交於海中、二年正

月、明軍俄至平壤、先是、行長以惟敬去而久不至、頗疑之、至是明軍省至、急遽登城苦守、義統聞之、棄鳳山逃、行長衆寡不敵、棄城走、長政迎途、倶至國都、韓人聞之、所在並起、以應明軍、明軍乗勝鼓行而東、秀家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小早川隆景、與毛利秀包、立花宗茂、不肯之、駐碧蹄館、邀擊明軍、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明總督李如松走保開城、又退入平壤、秀家召清正至、時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航海至、攻晋州、大敗、退入都城、時軍中糧竭、而大疫、秀家與三奉行、欲退守釜山、光泰清正爭之、惟敬又至議和、乃報之秀吉、見許、以隆景策、縱火城中、乗煙撤兵、歩々相顧、分番輪殿、韓人既屯于鳥嶺、慎不敢追、諸將濟漢江、斷橋沈船而退、李如松聞和成、神稍定、始進兵入王城、韓相柳成龍謂和好非計、屢

極言之、如松陽許可、於是成龍見如松、請尾擊、如松辭以漢江無船、成龍預具船艦、乃艤焉以請、如松不得已、使如柏率兵萬餘往、半濟、如柏稱疾、作回棹、我師屯釜山浦、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以俟秀吉令、明主以孫鑛代宋應昌、與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列居昌諸城、秀吉欲屠晋州成和、六月、秀家分兵六萬為二、自將一軍、秀元將一軍、督諸將攻而陷之、城主徐元禮逃匿林中、秀家臣岡本某搜得斬之、秀家遣岡本某獻其首於那古耶行營、秀吉大喜、召見之、脱短襖賜之、更出刀一口、視左右曰、此名刀也、唯剛強如岡本者、而後可佩、因賜之、由是岡本名顯于世云、慶長元年、秀家乃率諸將皈、是役、兩先鋒爭功、諸將不和、所過剽掠殘破、秀家不能制之、以故以成功、二年、和敗、秀家副小早川秀秋再

與諸將航海、既而還、三年七月、秀吉有疾、定大老五人、秀家與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爲之、八月、秀吉薨、秀家與諸侯、盟輔翼嗣子秀頼、是歳、秀家拜權中納言、四年正月、前田利家奉秀頼、徙大坂、秀家往謁、遂留居焉、先是、浮田氏有家宰長船越中、岡豐前等、自直家時、數有軍功、相與執國事、越中死、豐前獨決事、秀家重之、越中子紀伊、便佞多智、有寵、征韓之役、豐前從航海、得疾將死、秀家就其臥内、問所欲言、豐前曰、紀伊、小人也、願君遠之、臣之所憂、唯是而已、言畢而絶、秀家不能用其言、信任紀伊、紀伊薦中村某、爲援、掊擊不附己者、時老臣宿將皆死、秀家寖驕侈、好田獵撒樂、兵亂以後、國用空乏、紀伊因撿家臣及寺祠食邑、削奪二十餘萬石、怨咨盈路、花房職之諫秀家、秀家怒、欲誅之、以

其重臣聞之秀吉、秀吉不許、附職之于佐竹氏、及秀吉薨、浮田成政、戸川達安等共謀、毒殺紀伊、中村某獨用事、勢焔薰灼、成政等憤怨、連訴請誅中村、秀家不肯、固請之、秀家怒、將誅成政等、德川家康止之、乃拘成政等、成政等後皆仕德川氏、五年、秀家皈岡山、五月、家康討上杉景勝、石田三成、矯秀頼命、起兵、秀家與毛利輝元、應三成、會大坂、秀家議曰、吾料家康之策、不能進攻會津、則退守江戸、不則返旆西上、不出三者外矣、今聚兵於此、坐待敵、非計也、不如進軍張聲勢、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可以得志矣、衆皆稱善、乃留輝元長盛、居大坂護秀頼、其他出屯美濃尾張、聞家康西上、則輝元急發大坂、合力決戰、約已定、謂三成曰、吾先屠伏見城、梟鳥居内藤之首、而後會美濃、卿須速皈國、督諸軍而進、三成從之、率

兵至大垣、秀家與島津義弘等、攻伏見拔之、進赴美濃、屯太田、聞東軍攻下岐阜、急馳至、三成迎而犒之、推爲元帥、秀家曰、敵兵戰疲深入客地、吾乘夜襲之、以逸擊勞、必得大利矣、三成曰、當與島津小西議、秀家曰、兵貴神速、何議之爲、吾獨出決戰耳、三成請俟毛利秀元以下盡至、合軍決勝、秀家曰、我軍盡至、則敵軍亦盡至、勝其可必乎、雖然子稱老輩之言、吾後生也、不敢違焉、唯子勿悔、乃入大垣、九月十四日、秀家與三成、率兵破敵於株瀬川、頗有斬獲、然東軍以家康至、士氣大振、而輝元不來、諸將會議大垣、曰、家康來矣、何以決勝、秀家曰、家康之來、吾所期也、彼必悉鋭來攻我、守備既具、足以待之、田邊大津之兵、應不日來會、安藝黄門亦當繼至、我疲敵于堅城之下、而内外擊之、其勢如鷹鸇之搏鳥雀、是

全勝之策也、三成恃衆欲戰、不從其議、吉隆正家勸三成從吾議、三成遂不聽、諸將犯夜出大垣、赴關原、秀家後諸將而發、東將福島氏兵、横截我後軍、後軍不能進、稲葉某大呼曰、主公在前、何遲疑不進、餘衆因馳突東軍而過、乃與我前軍合、秀家背石原嶺東南向而陣、分兵二万爲五隊、先是小早川秀秋至高宮、逗撓不進、秀家遣人促之、秀秋辭以疾、秀家察其有異志、與三成議、使戸田重政平塚爲廣、赴秀秋營、託軍議劫之、秀秋稱疾劇不出、遂引兵軍松尾山上、秀家見家康之背南宮山而進、欲與毛利秀元共夾擊之、約三成吉隆等、按兵不動、既而東軍來戰、秀家與福島正則戰、屢擊卻之、勝敗未決、會秀秋叛應東軍、擊吉隆、西軍大敗、秀家怒、欲與秀秋決鬭死、明石守重諫之、秀家曰、吾非獨惡秀秋反覆、輝

元倍約不來、秀元亦觀望、天下之事可知、唯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曰、何不運籌策、以擁戴嗣君、時長河内七郎仍率其屬馳突、守重大呼曰、一敗塗地、七郎之氣何王也、七郎哂曰、是士之常、不足異耳、留而死、秀家得間走膽吹山、守重走京師、秀家獨從近臣二人、微服夜過粕川谷、步至中山鄉、投白樫村矢野某家、居數日、矢野具竹輿、護秀家至大坂、秀家聞封内已失守、乃航海如薩摩、依島津氏、先是秀家臣近藤某、詣本多忠政、佯告曰、吾浮田氏臣也、關原之敗、吾主秀家走北國、路聞石田小西等就捕、度不免自殺山中、獻其刀為證、忠政聞之家康、家康命附近藤於忠政、於是不復搜索、秀家因得免、歳餘事露、島津氏為請哀、家康特宥秀家死、流之八丈島、近藤自首請死、家康嘉其忠、祿之為麾下士、秀家

子秀勝、尚幼、乳母澤橋氏、号泣徒跣、請從秀家于於八丈島、被允、澤橋氏從入島、撫育秀勝、秀家婦人前田氏、皈于加賀、澤橋氏有一男、曰兵太夫、仕前田利長、後去為僧、抵京師上書德川氏、請如八丈以養、已母不許、又請曰、絕島中之資用、願使前田氏每歳遺米金、許之、自是前田氏贈遺八丈、年々不絕、云秀家削髮號休福、

寛文二年、卒于島中、年八十餘、

論曰、浮田秀家、兼父直家殘酷之後、坐襲其封、皆豐臣氏之賜也、秀家終始不負豐臣氏、可謂知所報矣、豐臣氏末路決計、無若朝鮮役、假令秀家力不能諫止、何忍贊其議、既贊其議、自受將帥之任、而不能統御之、諸將爭功相鬪、軍無成功、使海内再騷然、歸怨於豐臣氏、忠於國者、固如此耶、庚子之役、一敗亡國、竄謫窮島、僅延殘喘者、豈非天耶、　岡田僑

日本史記下篇卷二十三終

日本史記下篇第二十四巻

藩翰列傳八之八

石田三成 僧恵瓊 ○小西行長 天草時貞

石田三成幼名左吉、父曰爲成、石田判官爲久之後也、三成幼修學於觀音寺、羽柴秀吉放鷹於近郊、渴入寺求飲、三成盛温茗巨盌以進、秀吉一啜盡、復請、於是淪茗甌而進、漸熱、秀吉知其非庸児、乞寺僧而還、置之左右、三成性敏捷、秀吉寵之、任治部少輔、封澤山食邑十八万餘石、五奉行之一也、秀吉伐嶋津氏、命三成掌粮餉、十八年、從伐北條氏、與大谷吉隆等、攻降館林、文禄四年、征韓之役、三成以兵二千、濟海入江原道、與韓將元豪、戰于亀尾浦、不克、先是秀吉生秀頼、意欲廢秀次、秀次素淫虐、三成因論之、錮於

高野、又潜諷僧興山、令勸其自裁、秀次自殺、又作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豊臣氏而覇、事不果、蓋三成之意在除有異志者、以庇護秀頼也、慶長三年、秀吉薨、三成等秘不發喪、赴行營召在韓諸將、時秀頼幼、内外疑懼、三成與増田長盛等謀、欲離間徳川前田二氏、三成陽戴前田氏、謀除徳川、蓋家康存、則天下將歸其手、故預爲秀頼除其害也、因務招知名之士、島勝猛者、嘗仕甲斐山縣氏、驍勇有智畧、三成延爲謀主、勝猛數爲之建策、蒲生郷舍近江人、剛勇善戰、初仕六角氏、六角氏亡、仕蒲生氏郷、氏郷擢一万三千石、使守梁川城、氏郷卒、郷舍去、三成聞其勇名、厚礼招之、給一万石、先是征韓之役、三成與長盛等在朝鮮、聞浅野黒田二人奉命來就將議軍事、二人方圍碁不顧、三成等怒而出、二人收句使

人吁返、三成等不返、罵而去、因惡二人于秀吉、是以二人之子皆啣之、與加藤清正等、欲要撃三成、家康乃諭諸將弭兵、諭三成權解政權、就封澤山、勝猛説曰、家康素與諸將善、諸將以私忿欲甘心我、而家康力救我、是其意不可測、今欲就國、若中路有變、悔無及、爲臣料、君兵不下一萬、留一千於澤山、徴發九千、爲四隊、分付六千於臣及舜兵庫、蒲生備中、君親將三千、縱火浅野氏第、臣與兵庫、備中、自豊後橋進襲家康向島第、家康必奔關東、赴大和路、則追至宇治決戰、若赴山科、則以備中爲先鋒、從木幡追之、假令大坂諸將、黨家康者來援、事出倉卒、部伍不整、既獲家康、勢沮膽落、無能爲、是必勝之策也、三成曰、汝策誠善、然我既與上杉佐竹定議、就國而後圖之、勝猛曰、若然、盍徴兵於澤山、爲之備、三成從

之、乃遣使徴兵三隊、各三千人、屯醍醐山科及鏡山、然後就國、三成不用謀者、以兼約與景勝東西擧兵以討徳川氏也、五年、景勝擧兵、家康伐之東歸、三成欲起兵、大谷吉隆自敦賀會家康、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極言其非計、三成不聽、吉隆遂同之、與長束正家皆赴大坂、見増田長盛決議、移書遠近曰、家康有罪、嗣君命討之、苟念故太閤恩誼、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者、四十余人、時東西諸侯妻子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中、使輝元長盛守大坂、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等、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等、攻田邊城、毛利秀元與長束正家僧恵瓊、攻阿濃津、京極高次等徇北陸、三成與諸將至大垣、秀家等既抜伏見城來會、時東軍攻岐阜下之、三成與義弘援之、不及、東軍益至、九月十四

日三成與秀家率兵出池尻口、按視敵營、騎走報曰、赤坂多白旗、得非家康來乎、三成等曰、彼方憂上杉佐竹、踏跙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日午、敵建大將旗皷于岡山、令諸將以移陣、勝猛欲一戰以振軍氣、説三成與秀家倶擊中村氏兵於株瀬川、勝猛為先鋒、伏兵林藪中、自率輕騎挑戰中村一榮、邀戰、有馬豐氏援一榮、横衝我軍、勝猛佯走、敵衆勝渡川而進、伏發、勝猛返戰、與浮田氏兵夾擊破之、斬獲甚多、是夜、諸將議戰守、秀家欲守城、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倍則守也、我輩擁大兵、征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敢出戰、天下之望我者、皆沮喪、往年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戰不戰、終成家康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勇者、多右是議、吉隆正家欲從秀家議、義弘欲試夜擊、三成皆不聽、遂決

議出戰、曰、浮田氏出陣關原、毛利氏以前軍邀敵、島津氏自菩提山赴赤坂之北、遠出敵背、三成以下、分屬三軍、胥機合擊、擠東軍于呂久合渡、下令治兵、三成親往諭毛利秀元、乃約曰、吾輔浮田公與敵交鋒、而公横擊之、吾胥其時舉烽、為號、秀元諾、三成乃赴小早川氏、見秀秋、勗之、遂北赴小關村、諸將皆發、設大炬于栗原山以燎路、秀家義弘背天滿山東向而陣、行長陣其左、三成又陣其左、吉隆陣其右、秀秋在松尾山、秀元屯南宮山、正家及鍋島勝成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諸軍大振、而毛利小早川二氏士心不整、十五日朝、三成在小關村、植柵、勝猛與鄉舍為先鋒、諸軍同時交兵、勝猛率步兵三千出柵、左手提槍、右手揮麾、與黑田氏兵戰、中銃傷而退、其子清

長與藤堂氏士藤堂良政搏戰、斬其首、將去、為良政臣山本某所刺殺、清長弟清資亦死、鄉舍擊田中金森諸軍走之、我軍大競、三成舉烽、秀元不應、屢舉、遂不動、已而生駒一正援田中、兵來戰、二氏軍返之、我兵敗、鄉舍苦戰不退、其子大膳提首級示鄉舍、鄉舍曰、是何等時、欲視首級乎、唯有死報國爾、三成見先鋒敗、下天魔山接戰、諸軍頗競、會小早川秀秋及脇坂朽木小川赤座諸將應東軍、西軍大敗、三成走匿膽吹山、鄉舍見東將織田長益、呼曰、吾為蒲生備中、公豈知之乎、長益曰、若降、必保無他、鄉舍曰、何不識人之甚也、吾豈憑人丐生乎、直前斫長益、長益墮馬、其兵澤井久藏來救、槍刺鄉舍、鄉舍斬久藏、東兵麕至、救長益、鄉舍殺傷數人而死、勝猛亦冒東軍死、三成散遣從者、曰、吾欲航赴薩摩、以討再

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乃為樵夫狀、採拾充飢、行四日、患泄、匿於石橋村農夫家、聞田中吉政搜索甚急、因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汝宜出告、農夫勸之逃、不肯、曰、吾病矣、不能寸步、汝等速自首農夫告之、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遇之甚恭、三成就捕、視吉政猶故、曰、吾欲報先君知遇、舉事不成、一敗至此、命也、願速自裁、吉政請之德川氏、德川氏命醫治其疾、三成父為成兄重成子重家、侄朝成在澤山、死守、城陷、皆自殺、大垣留守福原某三成戚屬也、與熊谷垣見相良秋月高橋等、固守、松平康長等聞關原戰作、進薄其陴、已而外郭破、嬰守內城、居四日、相良秋月等應敵害熊谷垣見、以降、福原自裁、三成至德川營、本多正純曰、子盡死於關原、三成哂曰、吁、燕雀何知鴻鵠之志、賴朝若就虜于杉

山則應為汝所咲也、不復言、是歳十月、三成等斬於六條磧、三成臨刑、求飲、警吏就民舎乞湯、不得、欲以水換之、三成曰、吾聞水損五臟、非攝生之道、不飲而死、三成次子左吉、與從者走高野山、途就虜被斬、初三成臣有小幡信世者、從軍於關原、及戰敗與三成相失、走石山、求三成不得、尋見捕、家康召信世、問三成所在、對曰、臣固知之、然身蒙石田氏之恩、不忍負之、臣頭可斷、主所在不可告也、家康以為義士、特宥之、信世入一僧舎自殺、三成為人敏慧、秀吉嘗言佐吉類我、一歳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數十百囊、命士民盡運以塞其壊處、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囊、其囊則聽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乎前、其投機成功、率此類、而軍旅之事、非其所長也、

論曰、三成之起事也、結私黨、為唱首、謀諸侯、動搖上國、雖事出於忠節、實從是就豐氏衰滅也、三成蒙太閤之恩、非一日、方主家危殆之際、不可不靡身以報故主、是臣子不得已之情也、豈有弄權圖霸之意乎、雖然以有三成叨行恩賞、恣差除之言、時人以為有簒奪之意、顧戰國人情、不以懲誂後、不以能使役、爲故僞詐時起、浮言莽行、況三成以一朝之策、招大國之衆、矯婦人稚子之言、以動天下諸侯乎、是時、三成僅領澤山、而權勢亞五老、雖浮田秀家為元帥、説諭諸侯、進退大軍、皆出其手、非才智出群、人望越衆者、焉得至此乎、是時豐氏存孤兒寡婦、天下搖蕩如坐弊船、而德川氏威望、特出列侯之上、饕餮之氣既已顯矣、三成夙悟之、欲為豐臣氏挽回勢威、所依賴有大谷、小西、增田、長束之黨而已、其他西軍諸將、各々殊志、紛々異議、故疑惑生於内、號令亂乎外、隊伍不整、鬪士躊躇、徒伴萬人木偶者、烏合以充山野耳、宜哉其取敗也、周書所謂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離心離德、豈安有得勝之理乎、蓋三成雖機智慧黠、於軍旅所不長也、以其所不長、當他所長、棄天險之城、戰平坦之野、猶王陵諸葛誕等討司馬昭、愁舉事、自速滅亡也、雖然三成之舉固所出於忠節、其敗也命之所極、倘見太閤於地下、亦可以無所耻矣、石川鴻齋

僧惠瓊、安藝人也、小字竹若、年甫十一、適京師、為僧、名頓蔵主、慧辯好學、頗有才、諳誦超衆、為長老、遷南禪寺、為僧錄、聽紫衣、惠瓊

嗜酒、放蕩違律、去寺以觀相糊口、秀吉之未達、會就瓊問占、瓊觀其相、驚歎曰、貴不可言、悉投算木於河水、秀吉問其故、瓊曰、我實非相者、為游戲姑糊口耳、今相子、寒微悽惋、與相甚異、故欲投占歸佛也、秀吉哂曰、禿奴知相法、未知時機也、時若屬太平、何以得一郡乎、今四海糜沸、君臣錯亂、雖卑賤如吾輩、不可謂無青雲之期、不察時機而占相、不亦誤乎、瓊感激曰、君言乃與占合、稱奇矣哉、足下青雲之後、請莫遺焉、脱袈裟以屬秀吉、去、瓊又巧土木經營、適安藝造安國寺、性又嗜武事、毛利輝元愛其辯、眷遇殊渥、多畀食邑、預聞國政、高松之役、屢往謁秀吉、知為謁乞相者、相見大懽、因令輝元與秀吉行成、自是出入秀吉帷幄、暇輙談儒佛及弓馬之事、群侯或憑惠瓊得達事情、無貴賤贈遺之門如市、遂棄佛

歸武驕侈好美每來往車馬盛粧看者如堵嘗搬運朝鮮巨材以造堂庫廚厩庚子之役瓊與三成定議所為也瓊自陣于南宮山及戰敗鞭馬脫走從毛利秀元騎士隊到楮針嶺贈書秀元曰愚禿運窮將自殺蒙公護衛至此然公已與家康講和就從行則恐為公累請從是訣矣不知其所往後見捕梟于六條磧

論曰安國寺惠瓊以才能有寵于豐公建牙列趨勢與諸侯等遂忘其分黨于三成行長幢幡為粧旗厠養為隊伍終不能交一矢望風逃竄近世僧覺有云僧家寄跡寰中接身物表一切塵氛尚當謝絕況可貪祿乎一切文事尚不可與況可操武事乎因論元劉秉忠明姚廣孝為佛門中萬世之罪人況如惠瓊者其為大罪人當何如哉安積覺

小西行長幼字彌九郎堺港藥商壽得之子也幼而機警為岡山賈人所養壽得老於京師羽柴氏徵時數館其家因與彌九郎親善及浮田直家遣使者於京師代壽得行貨於織田氏權貴壽得曰欲右府親暱乎莫若親羽柴氏直家因用行長充使者赴三木秀吉為請許之行長往反措辦其事周旋甚悉秀吉愛行長才召而祿之更今名後從軍屢有武功寵遇日熾天正十五年八月秀吉以肥後地分賜行長及加藤清正謂二人曰他日將有以用汝也行長矜伐與清正不相善是年行長任攝津守文祿元年朝鮮役起行長與清正為先鋒臨發秀吉賜清正以記幟賜行長以名馬且謂行長曰以此驅突鋒虜行長拜賜而出清正負門地心鄙行長謂之曰予用賜幟為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耳自是益相惡行長聞丹波人內藤如安讀書屬文署為記室已發諸艦阻風泊壹岐島行長粗諳海路潜合部下舟艦乘夜而發促舵師冒濤而進閱三日達釜山浦釜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而還行長隨圍其城一皷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拔西生多太一浦斬多大僉使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地曰西北二十里有東萊行長謂衆曰休兵失機乘其未備而取之衆皆踴躍從之乃進圍之肉薄而登城兵潰斬首千餘級其府使宋象賢堅坐受刃而死行長嘉其節收葬之進拔梁山鵲院分兵長驅州郡望風降潰慶尚右道頃空行長進圍金海黑田長政援至刈禾填塹以陷之

初朝鮮以金誠一為慶尚右兵使王信誠一嘗言日本為虛喝憑不設守備云王怒逮誠一下獄未至赦之為慶尚左道招諭使以

金玏為左道安集使行長截其中路不通聲息其守令皆弃官而逃行長欲取尚州會巡邊使李鎰至行長以為不足畏進至善山而鎰果處分齟齬有告急者以為惑衆斬以徇及城中火起始使騎出候遇伏而殪鎰軍奪氣鎰策馬先遁軍大亂褊裨以下無得脫者我兵追鎰甚急鎰棄馬裸體而走聞申砬在忠州援之初砬得忠清道兵八千欲進扼鳥嶺之險聞尚州敗不敢前行長進踰鳥嶺兩峽如束巨川盤紆路出其間行長疑有伏探之無敵乃過焉或報砬砬亦以為妄言斬之廼出兵于彈琴臺背江水布陣其翌行長從丹月驛進擊申砬於彈琴臺下斬之與宗義智分兵而進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炮響震地遂取忠州而與清正及諸將會議分道入其京畿清正行長爭先撫劍詬罵

諸將居間、乃解行長自東路、清正自西路、初行長獲蔚山守將李彥誠、遺書韓王招降之、彥誠畏罪、不敢白、及取尚州、獲應舜、予之太閤券書、使返責彥誠之報、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人者也、韓王乃遣德馨乞降、途聞忠州陷、使應舜先往、詗之、乃為清正所捕誅、德馨走去、韓已聞鎰敗、大怖、而猶屬望申砬、一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對曰申總兵死矣、關白軍將來矣、都城大擾、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兵諸道、行長至驪水、韓將元豪據北岸、堅拒、行長撤民舍、結長筏濟、中流覆沒、死者甚多、會巡察使柳永吉召豪、䟽行長得濟、五月入京城、閴然無人、乃分兵守四門、諸將繼至、乃與諸將進至安城驛、探鬮向平安道、至大同江、遺書於平壤、復召李德馨、其使平調信僧玄蘇相見江中、招降之、

議不諧、六月、韓王留左相尹斗壽、元師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令右相柳成龍發兵、竝令命元固守以俟明援兵、命元與行長夾江相持、伺我兵稍怠、夜遣精兵濟襲之、行長叱衆起、令宗義智絶其後、擊破韓兵、韓兵乱流而走、行長曰、是可乱也、舉軍從之、斗壽命元弃守走、行長入城、得韓積粟十餘万石、使使還趣國都諸將、與俱西、曰太閤志主伐明、今已取平壤、平壤以西莫復支者、自鴨緑江至明北京、不過百餘里、吾之全軍卷甲趨之、使彼不及備、可以得志矣、秀家誡其輕進、待水軍至、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間諸城、行長日望水軍至、水軍諸將入全羅、與韓將李舜臣戰大敗、遂不能合陸軍、行長亦不能進、七月、明主翊鈞聞我兵入韓、乃恐、召大臣問計、大臣曰、韓明之屏也、

今不援之、且折而入和、和韓為一、其禍孰大焉、韓不可不援、明主從之、遣遼東副總兵祖兼訓率兵三千、與遊擊將軍史儒至義州、兼訓問館伴、知行長不去、祝曰、天使我立殊勲也、十八日、進次安定館、行長夜出輕卒試之、明營驚擾、行長笑曰、此虜亦易與耳、十九日、行長與明師戰安定、迫以銃手、兼訓遠來、士馬共疲、望見我師旗幟鮮明、馬皆被甲、馬驚逸、行長乘之、明師大敗、史儒中丸而死、兼訓單馬度二水而逃、尚恐追至、遂還遼東、兼訓之敗也、行長檄朝鮮、有羊群放虎之語、聲言且暮渡鴨緑、義州荷擔而立、明聞聲息、上下震駭、明主命諸道大徵發以備東北、且知我兵鋒不可當、欲以請和紓事、乃募能使我師者、兵部尚書石星薦市人沈惟敬、惟敬本浙民、客居國都、狡獪薄行、僥倖乎衆變、得利都下、鄭四

者、嘗歸化、在對久也、乃就之畧記我國事、因石星妾父袁茂通星、星召而與語、遂薦之、是月、惟敬至朝鮮、以書贈行長、卑辭請和、致金幣、行長悦、求面議、乃與宗義智等陣于平壤城北十里、盛設軍容、惟敬從家丁數人至、矯情示不懼、行長曰、若欲定和議、當亟發使者航海、便約數條、惟敬務欲以弭兵為已功、曲意兼當、因言歸取報而來、期以五旬、請以平壤西北十里為界、行長許之、迺以木標之而去、明得沈惟敬報、而和議未固、以天方寒、多勸出兵者、明主命李如松及其弟如柏如梅等出師、石星獨持和議、使惟敬復往探動静、行長待惟敬之報、過期不至、行長怒、剋期渡鴨緑、會惟敬至、留城中、傳譯密議、累日而去、十二月、李如松至遼東、惟敬見如松曰、和議既成、行長請撤平壤以大同江為界、如松鋭意於戰、

以惟敬為懇、衆叱欲斬之、其下請舍此以紿敵、乃拘諸營、誓師渡鴨緑江、初行長収韓人金順良等四十餘人為間諜、虜中動静、立馳報至、是為韓將柳成龍所執、無一人脱者、以故不知明軍至也、二年正月、朔、李如松遣別將査大受、抵順安、佯報我軍、言和義如約、沈惟敬且至、玄蘇不覺其詐、以詩慶之、行長大悦、遣牙將迎惟敬、大受飲之酒、醉而殺之、徒隷死者十餘人、行長驚愕、遣小西如安詰如松、如安即内藤如安也、行長賜小西氏為飛彈守、明人呼為小西飛、如松見如安於粛寧館、慰解還之、六日、如松等兵五萬至平壌、行長始覺其詐、分兵登陴防之、七日、明兵攻平壌、韓李鎰金應瑞攻含毬門、城兵堅拒郤之、是夜出斫李如柏營、不利、八日、圍合、獨欽東面、既而各奪其門、三面齊入、火器並發、烟燄蔽空、我

兵殊死戰、死者千六百、退保牙城、虜亦多死、収軍城外、虜之至也、行長告急鳳山寨大友義統、恇惧棄寨奔王城、行長知援不至、夜収衆踏氷度江、奔龍山寨、黒田長政聞之、自白川率兵迎行長、殿而退、虜不敢尾、大同江以南諸寨相議、皆撤守、及如松為小早川隆景所敗、遂使沈惟敬計和、惟敬赴北京、報曰、秀吉欲封日本國王、如足利氏故事耳、因與石星定議、來韓都城、厚賂行長、申前議約以七事、一曰歸俘、二曰割地、三曰入貢、四曰封冊、餘三事不傳、行長及秀家三奉行皆不學亡術、以入貢為鄰交之禮、以封冊為封秀吉於明國王、喜受約、玄蘇等粗雖知字、亦記誦陋習、不識國體、未曾辨析其不遜、後雖知封貢為國恥、而惟敬諳我情、欺罔百出、行長等甘心聽納、申報行營、秀吉許之、惟敬請先撤王城兵、以

為信、諸將勉强從之、明使謝用梓、沈一貫、沈惟敬來、謁秀吉于行營、秀吉饗明使者、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還清正所俘二王子大臣以下、令諸將屠晋州、以償前敗、韓王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令沈惟敬來見行長曰、公等許和、未十日有晋州之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請石星召還如松以下、獨留劉綎吳維忠等萬人、明主疑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秀吉亦以如安久不還、意惟敬欺己、日夜議軍事、三年春韓戍未撤、韓數促明定和、十月、明主召如安、石星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賂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騎而入至闕、衞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闕、而問秀吉意、如

安所答、勉副星意、明乃定封王議、遣正使李宗誠、副使揚方亨、以沈惟敬為導、惟敬觖望、且難星曰、前約七事、今止封冊事、必不成、星弗聽、如安與三使皆發、四年、入韓境、疑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戍于釜山、未肯濟海歸、李宗誠貴族子、日夜思歸、惟敬因欲逐而代之、慶長元年正月、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献秀吉而去、怵宗誠曰、和敗矣、秀吉兵將來執我輩、四月、宗誠遁去、揚方亨問計於惟敬、惟敬曰、有兩語、汝慎記之、舉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明主遂以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資惟敬、齎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固、依違不從、獨使黄慎朴弘長從之、六月、濟海、八月、至界浦、九月秀吉引見明使、行長助其禮畢、饗使者、既罷、秀吉服明服

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私囑之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
子且諱之、承兌不聽、乃讀冊於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
秀吉大怒、欲併使者與行長誅之、行長股栗、謝罪於三奉行、乃出
書牘數通、為證事、纔得釋、再下令出師、使行長立奇功贖罪、惟敬
聞之、猶意其虛喝、行至耶古耶、見沿道諸藩皆修船艦、乃大驚奔
去、明年二月、惟敬等還明、懼被罪、仍佯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
成、因私貫海外珍寶、誣為日本幣物、已而吳越將吏上變、告曰、秀
吉先鋒加藤清正已擁二百艘、上機張、明主因詰方亨、得實、乃詰
惟敬、惟敬噺謝、因曰、秀吉責韓而已、不久將去、明不信、乃戒東北
守備、復大募兵、遣邢玠揚鎬麻貴揚元劉綎、董一元等、率師而東
下、諸將皆以智勇聞其國者也、韓告急於明、明君臣歸罪於石星、

奪其官、且議曰、割地之議、出惟敬之詐言、忠清韓之府藏、全羅慶
尚韓之門戶、皆其重地、而明之海路亦恃為藩屏、今予之秀吉、秀
吉以為取韓犯明之資、彼之舟帆晨發夕至天津登萊、非明之有
也、因宥惟敬、使徂更為說、以弭我兵、行長之發也、潜遣諜者告韓
王曰、和議之敗、職由清正、今清正再將、貴國長於水戰、宜及其未
上岸、以舟師邀擊、一擧必就禽、韓王乃命李舜臣出兵、舜臣疑其
詐、不輕進、韓王怒、下舜臣於獄、惟敬已入韓、明主數責其效、韓人
亦指目之曰、是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罔明欺和、而使韓受其弊、
惟敬大窘、又聞石星已下獄、則恐、因嚇清正、欲令退兵、清正不聽、
惟敬不知所為、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行長許之、邢玠在遼東、聞
之曰、彼入日本、必為我腹心害者、乃令揚元伏三千人、要其走路、

捕之、尋誅焉、而我與明遂絕、先是舜臣下獄、元鈞獨將水軍、韓王
令鈞進擣釜山、鈞乃合水路諸軍、赴釜山、八月、行長伏兵于加德、
以舟兵與鈞戰、絕影島會日暮、風怒濤起、行長回舟偽遁、鈞縱兵
冐濤而進、比至加德、兵飢渇、下舟取飲、伏兵起、行長返兵夾擊、大
敗之、鈞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遂斬鈞、乘勝西行、連陷南海順
天、自豆耻津上陸、進與清正合兵、攻黃石城、陷之、又分軍進陷南
原、逼都城、時以天寒、退守順天、與釜山相為声援、十二月、行長聞
蔚山急、以舟師赴救、以計裝空艦、蔽海而至、楊鎬麻貴等聞之逃、
行長還守順天、與明軍相持、劉綎將攻順天、患順天帶山海不可
近、乃欲以計擒行長、乃偽申和議、請會盟、譯使荐至、綎又單騎親
出示信、行長信而許之、約期八月朔、行長將赴會、而我兵降在綎

部者、泄其謀、行長驚還、綎來攻、行長擊卻之、十月、秀吉之訃至、行
長撤順天、將還、而劉綎復來圍、清正返擊、援行長、皆上舟、陳璘、鄧
子龍、李舜臣、陳蠶、馬文煥、陶明宰、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
已去、義弘鬪且退、至加德嶋、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厲士卒止戰、
會明人失火器、反中其船、我兵因奮擊鏖之、斬子龍、舜臣來援、亦
射殺之、進圍璘、幾獲之、而蠶文煥繼至、銃炮交發、盡焚我舟、行長
上一島、奪敵寨據之、明兵艦環守之、行長乘夜獨遁、投於義弘、義
弘返、載其餘衆、與蠶明宰戰、破之、獲明宰而還、皆至加德、劉綎復
以生兵來攻、行長與義弘擊卻之、明軍不復追躡、行長與三成善、
三成欲為豐臣氏除德川家康、四年三月、家康如大坂、宿藤堂高虎
第、三成等會議於行長宅、謀家康、行長建策曰、吾請今夜襲藤堂

氏縱火攻之不則要之岐途可以獲志前田玄以故發異議沮之
五年行長與三成等起兵大戰於關原行長陣天滿山左及三成
敗行長前隊亦乱乃傳令少卻而整東軍謂小西走爭萃焉軍遂
潰行長麾衆大呼返戰衆不聽乃挺身逃是役也行長首應三成
三成以其吏事深倚賴之行長爲人自殖而薄士士不樂爲之用
也故軍擾不能整云行長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
也吾德女矣僧曰公盍自刄行長曰我奉耶蘇教不可自刄僧乃
縛而告之是年冬見斬於京師其徒多遁于肥後後遺臣天草時
貞起于天草島

論曰小西行長朝鮮之役頗著威名徒逞血氣之勇而不思善
後之策終與清正相軋大爲諸將所惡孤立無援不得不與三成

相盟比錢鳳沈充之於王敦傅亮徐羨之於謝晦其勢然也及
其黨戰於青野原行長一戰輒敗束手就禽爲世大僇何前勇
而後怯也　安積覺

天草時貞稱四郎小西氏遺臣也初小西大友二氏之亾遺衆徃
徃散處民間二氏皆崇耶蘇故遺衆亦皆奉其教有馬直純亦奉
其教而亾嶋原其舊地也會嶋原之民怨城主松倉氏苛政嶋原
接天州天州亦苦領主寺澤氏酷吏也大矢野松右衛門千束善
左衛門大江源右衛門片山善右衛門森宗意等時之自天州赴
嶋原深江村潛以耶蘇教聚衆曰先輩嘗諳天州當出神人以弘
此法今天州人益田時貞乃其人也天有赤雲之祥地有異花之
瑞皆如先輩言時櫻樹或著花衆驚爲神怪時貞幼而警敏好讀

書嘗遊長崎清人相之曰此兒有反相異日必就戮時貞既學耶
蘇教而善幻術人稍惑之其徒立時貞爲主移檄鄰近聚黨有馬
村里正次右衛門弟角藏亦時貞徒也會十餘村民拜耶蘇像令
盟焉松倉氏吏來捕角藏并妻子去教徒聞之大怒至南有馬殺
代官林本馬某逸走吏又至深江村民俄起而進遇銃擊而遁保
深江又走布津村布津堂崎有家三村民三千來救見松倉氏兵
已去乃急進攻嶋原被敗航海而走當此時時貞已擧兵天州大
矢野上津浦嶋子諸村悉應之嶋原教徒已聚者八千人請時貞
爲將時貞許之教徒潛迎時貞毋於宇土途爲肥後兵所捕冨岡
城守將三宅藤兵衛得唐津援兵進至本戶召村民問狀村民素
教徒也乃詒曰上浦使者來誘我輩慢罵逐之彼欲來攻不果蓋

畏公等耳公等進陣嶋子彼必降矣藤兵衛信之遣子藤右衛門
導諸將進屯嶋子時貞方與嶋原教徒合謀將掠長崎聞唐津兵
至曰吾當決戰嶋中十一月十三日嶋原教徒數千至時貞大悅
其翌海陸竝進薄嶋子村民放火應之藤右衛門等逃澤木某伏
兵龜川遮之亦敗時貞進攻木戶斬藤兵衛等遂進圍冨岡議曰
冨岡三面瀕海一面據險吾當取之以爲根抵十九日以一萬人
薄城守堅不拔死傷極多遂撤城外曰攻城不拔耻也近日再大
擧來攻二十二日復圍城遂陷外城城兵仍堅守不能拔時貞赴
大矢野嶋原教徒亦還已而聞幕府兵來討議曰嶋原冨岡皆不
易拔高來郡有原古城有馬氏嘗據爲三面瀕海形勝無雙吾等
當據之十二月朔時貞令運所在米穀入原城奪重次倉穀五千

斛、三日、時貞入城、修築二日而畢、天艸男女二千七百、航海入城、悉毀舟為塀、十日、東軍來圍、二十日、敵大舉攻擊甚急、時貞令發矢石力拒、婦女亦皆登塀投石、東軍悉敗走、十五年正月朔、天未曉、東軍又來逼、銳氣異常、教徒登塀、連發矢石、精兵五千開門突出、東軍褰創而進、鷲塚忠大夫指敵一將曰、金甲黃裳者、督將也、言未終、駒木根某狙擊之、一彈斃之、即板倉重昌也、幕府軍大潰、自是合長圍、為持久之計、二月、城中糧已竭、城中始困、時貞會衆問計、或曰、與其束手餓死、寧乘夜斫營、縱火奪糧、時貞從之、曰、細川營多銃手、攻之損衆、有馬立花地勢險隘、不便馳逐、唯鍋島寺澤黑田三營、可攻而奪也、二十一日、衆三千夜出、斫三營、縱火大喊、城中呼譟助勢、聲震天地、三營皆有備、城兵敗還、幕府軍鍋島

氏攻擊最勗、時貞議築外壘、與鍋島兵相持、鍋島氏日夜發巨銃、銃無空發、城中大困、時貞與左右圍棋從容、以鎮衆、會飛礮斷其袂、男女數人斃、衆驚曰、神人無復天助矣、而饑餓益迫、二十七日、外城陷、二十八日牙城陷、衆素嶋民、善銃而不善刀槍、以彈藥已竭、銃器無用、加之有飢餓不能立者、於是滿城男女皆併死、寺澤松倉二氏亦不祀、駒木根某嘗製一火箭、箭以木造之、長六七尺、一筒込二十箭、發射如礮、世未有此器、城兵每以之拒守、故幕兵攻擊頗艱云、

論曰、天草一島、合草賊耳、非大藩巨鎮援之聲勢、非健將猛卒資之搏噬、而仆板倉重昌於前、敗有馬晴純於後、松平信綱、水野勝成、以一世名望、監其軍而後僅平定之、彼以烏合一草寇倔強至此者、何也、余讀歐土各國史、至十字軍及新舊教黨之亂、而後有知教法之難力爭、不可以常理論焉者也、夫十字軍起、干回教人、黷耶蘇墳墓也、而百萬大兵、不期而雲合、蹂躪萬里之絕海、出入百死之危地、糜國力、勦人命、前後覆敗至九至十、無少悔色、新舊教黨、不過爭宗旨之得失、而犯國律、抗國討、分黨別派、父子爭隙、骨肉相仇、抉眼爛臂、死者百萬、至今為梗、嗚呼耶蘇憂人道滅裂、教之相生相養之道、而其徒競為危激、踏水火而不辟、得無乃其立教大旨、有未得中正者、而然為也邪、蓋彼以耶蘇繫十字架、為一大靈蹟、曰耶蘇死于教法、靈魂昇天、百世不死、愚民無知、心醉其說、合掌讚拜、不懈昕夕、唯恐礼敬未至、熱信未切也、一見排耶蘇者、戟手而爭曰、此獲罪於

教祖者、刀鋸之所臨、矢石之所攢、踊躍奔赴、視死如歸、曰、可以荅教祖之恩、而階昇天之福也、夫賁育之無敵于天下者、以其不畏死也、不畏死者、猶無敵于天下、況以進死為昇天之福、其奮迅果決、果為如何、此固賁育之逡巡所不敢抗者、舉天下之勇、無之能勝也、天草為當時教徒之淵叢、以烏合一草寇抗天下之兵、固無足怪也、是役柳生宗矩策重昌之必敗曰、以織田古府、及神祖之勇、數厄於大坂三河、教徒之至、攜兵未可以草賊聚之也、夫宗矩策重昌之必敗、是也、以三河大坂教徒、聚天草則未為得矣、蓋佛慈悲為旨、殺伐為戒、而耶蘇以死于教法為聖蹤、曰寧負國法而不負教法、寧負君父而不負教祖、此其強頂百倍佛氏者、宜天草之亂、至勦其根株、戮十四萬人而後

已矣

日本史記下篇卷二十四終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二十五

參河　近藤餅城　編次
仙臺　岡　千仞　掄閱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考訂
東京　新井　新

藩翰列傳八之九

增田長盛 宗重○長東正家○大谷吉隆 平塚為廣○真田昌幸 幸村 信幸 信利○○九鬼嘉隆

增田長盛

增田長盛稱右衛門尉、豐臣氏五奉行之一人也。長盛掌訟獄、封郡山、食十五萬石。天正十五年、秀吉西征、長盛從軍、守關戶城、有功。文祿中、朝鮮之役、長盛將游軍赴援。慶長三年、秀吉臨薨、召德川家康、託以後事。長盛與石田三成諫秀吉止之。自是長盛與三成日夜謀德川氏、以其不利於嗣君秀賴也。及關原之敗、遣子高野、當此時、長盛臣渡邉了、田中角之助守郡山城。家康令藤堂高虎・池田長幸收其邑、率兵至。二人對曰、臣受主命守城、非有主命城不可致也。既而長盛書至。二人見之曰、此非真蹟也、願得真蹟。

渡邉了節義

了謂角之助曰、我數建違言內府、必怒若有緩急、我先殺妻子、然後與子俱死、我孥徙之內城、子亦可同徙也。先是角之助以妻子為累、出之城外。至是悔、告以故。了曰、吁、無及也。頃之長盛手書至、諭以致城。二人拜讀、乃致城而去。先是了仕中村一氏、有功於小田原之役、語見於一氏傳。了後仕高虎、有功於大阪之役、見於高虎傳。家康取長盛置之武藏岩槻。大阪役起、家康謂長盛曰、子受故太閤之恩、情義不可背。秀賴須入大阪城。長盛曰、臣老矣、無能為。適足以益羞辱。惟當老于此耳。及聞子宗重戰死、乃自殺。子宗重。

宗重

○宗重稱兵大夫、後稱兵部、關原之後、德川義直召宗重、祿之。大阪冬役從軍、聞城兵勝則喜、敗則憂。監使白其狀。夏役、家康謂宗重曰、汝欲屬大阪、亦任汝意。宗重悅、乃請入城。豐臣秀賴嘉其忠、賜以錦袍。五月六日、宗重與藤堂氏兵戰平野、不利、為磯野行尚所獲。宗重之與行尚鬪也、不名而死。人莫知其為宗重。經數歲

一老婦

有一老婦詣行尚請謁曰、聞乙卯之役、君獲一錦袍、將然乎。願得觀其袍。妾故增田兵部乳母也。兵部之入大阪也、右府手賜錦袍一領、刀劍二口、付騎卒三千、命為隊將。六日冒夜赴平野、不復還。人或告其戰死。妾欲索屍殮之而不能得。頃聞君獲錦袍、將無知其姓名。妾意是必吾主、欲一拜遺物。因語其服色及款識甚悉。行尚乃出示戰袍刀劍。老婦觀之、悲哀號慟。行尚憫然、予之以其刀云。

論曰、增田長盛之死、或云東照公賜死以子重宗屬大阪也。余以為不然。宗重屬大阪者由有教命、非長盛之所使也。不獨許宗重屬大阪、亦許長盛也。此非以至公之心待豐臣氏舊臣邪。既已許之、又追而咎之、理之所必無也。然則長盛何以自殺也。曰、彼非能忠於豐臣氏者、然一旦覩主家之亡、不能自安、因殉之耳。抑雖宗重生死未分明、長盛知其非苟免者。故聞城陷乃絕望自引決歟。此未可知也。而宗重之不名而死者、蓋慮父聞

已死而傷之也、故晦其跡、以安父意、其情可憫也已、岡田僑

論曰、渡邉了、小田原及大阪之役多功、然終以驕漫廢要之功罪不相掩也、獨其為增田長盛守郡山、欲舉家殉節、可謂烈矣、東魏崔楷為殷州刺史、為葛榮所攻、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同心哉、遂舉家之官、或又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既而悔之、遂追還、夫了之事、甚類楷、而角之助之脫妻子、即或者勸楷之說也、楷悔而召還兒女、了徙妻孥內城、其心一也、但楷守城死、而了則出城者、義不同耳、長盛之黨三成、固無足論、了受其託、為之居守、其拒命不肯致城者、特以無長盛命也、猶福島丹波俟正則書、而後致廣島、東照公不奪了之志、盡允其所請、是非徒慮損兵、乃以至公之心、完天下節義之士也、當是時、若了之請不得允、長盛死生亦不可知、則了必踐其言而死、必不偷生苟免矣、此余所以有取於了也、比之小田原大阪之功、何啻十倍哉、岡田僑

長束正家

長束正家、稱大藏少輔、嘗為丹羽氏吏、後仕豐臣氏、天正十三年、秀吉始置五奉行、以正家充其職、參決大政、封水口五萬石、十五年、秀吉西征、正家為支糧司、與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並掌錢穀、十八年、秀吉伐小田原、正家掌漕轉米粟狼戾、初、德川家康以為大軍圍堅城、必彌久、欠糧食、因糴隣國甚勤、於是服秀吉善用人、

掌漕運

慶長三年、秀吉薨、正家為奉行如故、四年、德川氏下令伐前田氏、且徵其母為質、正家與增田長盛爭之、曰、遺令勿不告而交質、盍與諸老議、

舉遺令

五年、三成等舉事、正家俱赴大阪、見長盛、定議、正家與毛利秀元僧惠瓊等、將三萬人、攻阿濃津、富田知信為家康守之、不降、及岐阜陷、大垣諸將召正家等、正家再攻仍不下、遂引軍入美濃、諸將會議曰、家康來何以決勝、秀家說守堅城疲敵、三成不從、正家與吉隆說三成曰、當今誰與家康決勝於野戰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從之、三成遂不聽、正家與長曾我部盛親等、屯南宮山麓、及軍大敗、正家走保水口城、及東將池田長吉龜井茲矩來攻、正家自殺、

大谷吉隆

大谷吉隆、本名吉繼、豐後人也、父曰盛治、仕大友氏、吉隆去國漂泊諸國、當豐臣秀吉在姬路、依石田三成仕之、為人才智聰穎、勤學不倦、為秀吉所信親、稱刑部少輔、列為奉行、天正十五年、秀吉西征、吉隆為支糧司、小田原之役、吉隆等攻降館林及忍城、八月、

吉隆釐理陸奧出羽、伊達政宗陰誘土兵作亂、吉隆豫度之、猶留撿田、吉隆嘗患眼、百方加醫療無効、遂辭職、人皆歎惜焉、庚子之役、吉隆欲從東伐、率騎兵一千餘、發敦賀、抵木本、遣使於澤山謂曰、公從東伐、則請偕行矣、三成使柏原某招吉隆、避人說曰、方今家康執權、天下洶洶、屢悖戾太閤遺令、輕蔑嗣君、我不忍坐視主家傾覆、彼今東伐、是天助也、時不可失矣、既與毛利氏約、輝元入大阪、則關西皆我黨也、卿何不援之、吉隆愕然諫曰、公獨不見夫奕棋者乎、中手相對、算成者勝、即遇國手、其所為皆出我意表矣、家康國手也、吾恐其出公之意表也、

吉隆陳五不可

且公舉事有不可者五、家康少小角武田北條諸豪、老於兵機、以故太閤之英略、終不能加焉、況於今人乎、其不可一也、家康國富兵強、諸侯無可與較者、其不

吉隆奇策　吉隆與三成　吉隆將略　奇策

可二也家康資望重於諸侯而公以身位微力首事其不可三也家康多熊虎之將在昔織田右府選諸家將士圖繪其像時德川氏有三河一國而上圖者十九人今又不知其幾倍我將士有類之者乎其不可四也德川氏撫士非一日也部屬精鋭義與主家終始者不可勝數即有死事祿其孤於襁褓士之親附如膠漆然我乃以烏合之師校之其不可五也有五不可公必止焉三成曰我心既決且吾嘱與直江兼續約先使景勝擧兵迨今變之則令景勝自滅吾不忍矣遂不聽吉隆大息曰公而有此謀盍早告吾吾託送率兵從之與長束大藏夾擊之可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放虎於山也吉隆乃去宿垂井三成使者三反吉隆低回久之曰吾與三成共仕太閤舊相好也彼既告密謀令知其事不克棄之

心不忍也乃還佐其謀與俱至大阪移書遠近徵兵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既而吉隆還敦賀招加越諸將青木一矩以北莊青山忠元以丸岡丹羽長重以小松山口宗永以大正寺應之相議曰堀尾吉晴以府中屬東軍先攻屠之會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為德川氏攻援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自將赴援或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今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若取不可不分兵守之分則兵寡以寡對衆是為難耳且彼必不敢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北兵以存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即夜五更馳至北莊適值利長姊夫中川宗伴於途即執之令為書給利長曰内府西上大阪兵逆擊之美濃内府敗績西

勝敗洞見　豫知秀秋叛　坐轎敗敵　湯淺五介

軍今已發舟師將取加賀公宜早為之備利長得書疑懼引兵退先是京極高次等率兵二萬至吉隆與之合勢頗張修大正寺故址令木下利房等守之以上田重安為小松援軍將攻府中府中降於吉隆北國略定及岐阜陷三成促會師吉隆發軍至大垣臨發誡妻氏曰此擧萬無一勝矣吾依義致命耳必莫遺悔又諭家人撰其器托後事已至議戰守吉隆與秀家正家專主守大垣三成不聽會戰關原吉隆獨疑小早川秀秋有異志使平塚為廣陣松尾山下備之使子吉胤將兵二千五百對垂井姪賴繼率兵千餘倚右邊山自將兵六百藉陣繫馬於林中輕服坐轎戒左右曰我罹惡疾睹不明恐謬死期汝等及敗速斬我頭已而吉胤等與藤堂高虎津田信成織田長益戰勝負未決秀秋果叛以兵八千

銃手六百下山擊吉隆吉隆碧綃蔽面自轎望秀秋旗呼曰豎子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戶田重政平塚為廣等助吉隆大破秀秋斬東軍監使奥平貞治脇坂安治朽木元綱小川祐忠赤坐久兵等皆與秀秋應起後逼我秀秋亦返戰我士皆戰死吉隆士湯淺五介退告之吉隆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即自屠而死年四十二五介剄之使侍臣某埋之泥中而冒藤堂氏陣死吉隆二子吉胤吉之賴繼返見空轎哭泣欲死從者諫之乃走欲守敦賀不能支遂走大阪賴繼病死吉之等從真田幸村戰死于茶臼山

論曰北齊祖珽病盲北徐州之亂自乘馬臨陣反者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散走珽且戰且守竟平其亂大谷吉

平塚為廣　平塚越中　平塚罵家康

隆亦病盲、而其志操、迥出㒒之上、奇略起衆、勇決挺羣、始欲依神祖立功名、而終黨于三成、為之謀主、非其志也、吉隆固知三成之無成、諫之再三、而三成意不能回、吉隆守匹夫之諒、以死酢之、其經略北國、訓練士卒、如臂使指、不攻府城、而直救北莊、馳咫尺之書、以卻金澤之大軍、其曉暢兵機、皆所不及也、曁乎東西鏖戰之日、豫知金吾中納言之有異圖、選六百之精銳、抗八千之勁兵、士卒皆懷其惠、無敢離叛者、及其戰敗、決然自屠、不受僇辱、豈非智勇出羣者哉　安積覺

平塚為廣、稱因幡守、仕大谷吉隆、關原之役、吉隆患惡疾、坐在轎中、為廣代指麾、大破秀秋軍、斬德川監軍奥平貞治、而知其不可克、送所獲首級於吉隆曰、以為冥途土宜、請君速為計、勿使元落

於敵手、某自是別矣、附以國雅、吉隆乃作答歌、付之、為廣戰疲息於隴上、小川氏士攏井某、揮槍鏦之、為廣躍起呼曰、身是平塚因幡守、令我德汝、投所執十字槍曰、并以為汝寶、乃授首、為廣弟某稱越中、幼有驍名、初不仕、在家、家康嘗百方招之、不肯、曰內府長溫言、而吝賜予、我不屑仕如此之人也、後仕石田三成、三成敗、軍吏生縛越中、至焉、家康笑曰、汝向不我足、而受三成重聘、以致有今日、於汝足矣耶、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為虜、武夫之常耳、足下之幼、因於織田氏、縲絏三年、醜態可想、是之不思、而反嘲人乎、足下負故太閤之遺訓、蔑視孤兒寡婦、以奪天下、如足下所為、則義士所恥、我何苦仕此不義之人乎、欲斫斫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塞、家康怒曰、如此狼奴梟磔以取快乎、不若留餘喘、以久受苦楚、乃解縛放之

真田昌幸　盡忠武田氏　上田掌之地　昌幸敗德川氏

論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桓俠氣也、夫既知石田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石田者、不同矣、而平塚為廣之苦戰授命、亦果感其俠氣也夫　大槻崇

真田昌幸、稱安房守、信濃豪族海野棟綱孫也、父幸隆、以幼時失信濃地、往上野、吾妻居之、後仕武田信玄、因復舊地、併取上野沼田、子信綱、昌輝、昌幸、信綱昌輝戰死於長篠、昌幸少壯有武略、天正十年、織田信忠攻武田氏、甲師連敗、不能守新府、勝賴將走、與諸將議避敵之地、小山田義國有欲奪君以賣敵之意、請奉而歸巳邑、昌幸進曰、臣邑沼田、地形足以守、粟與矢砲、皆不乏、且信豐

在小室、昌豐在箕輪、三人戮力防敵、必無患矣、君請來臨焉、臣盡死力、以護君、卒恢復國家、勝賴從之、昌幸先往、長阪跡部二嬖沮之曰、昌幸羈旅之臣、不如義國之舊、勝賴惑之、不往沼田、遂窮死於天目山、武田氏亡、乃屬德川氏、領上田沼田、德川氏與北條氏婚、令昌幸還致沼田、答曰、公之所賜上田、掌大之地耳、至沼田、吾以我兵力取之焉、得還致哉、家康怒、率步騎七千討之、十三年八月、上杉景勝以秀吉旨、發兵援昌幸、昌幸延之內城、而已居外城、植柵城內、伏兵城外、出羸卒誘敵、敵進入城柵內、銃發、敵陣亂、內外夾擊破之、敵走、伏起又破之、斬首三百五十、我兵死者二十人而已、初昌幸與客圍碁、聞敵已傅城、徐收碁子、喫飯畢、開門先驅悍馬五十入敵中、馬皆繫槍刃、所觸皆死傷、從以壯士六百人縱

小田原陣之根　一言敵百萬石　上田籠城

横驅撃、是以德川氏大敗云、子信幸亦迎撃北條氏兵於沼田破之、昌幸嚮送款於豐臣氏、以次子幸村為質、故秀吉下令越後為之援也、九月、德川氏不能克而退去、十四年七月、家康自將討上田、秀吉聞之、遣使德川氏、為昌幸議和、八月、昌幸往德川氏謝罪以子信幸質焉、十七年、豐臣氏遣使北條氏政、讓不入朝、氏政使使請豐臣氏曰、眞田昌幸取我沼田、請令昌幸返之、然後入朝、秀吉乃遣使諭昌幸、昌幸致沼田於北條氏、十月、昌幸往告秀吉曰、沼田有那胡桃城、為臣墳墓之地、而北條氏將守沼田者、欲取之、臣曰、殿下命致沼田、未聞致那胡桃也、彼不聽、遂攻取之、敢告、秀吉大怒、遂奏請發東征之命、於是會家康以下將帥部署其所向、昌幸素與家康惡、時在下坐、秀吉呼前之曰、吾以家康為海道先鋒、以汝為山道先鋒、昌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一言、多於得百萬封矣、十八年四月、昌幸為山道先鋒、入上野、陷北條氏屬城

庚子之役、昌幸赴會津、至犬伏、而大阪檄至、昌幸議去就、子信幸曰、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幸村曰、太閤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東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矣、乃遣信幸於江戸、自與幸村、以兵三千、歸上田、尋東軍三萬西上、陣於小室、信幸在其軍、以書招父、不肯、居四日、東軍来攻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得進者三日、關原役畢、昌幸幸村開城乞命於德川氏、家康以信幸故聽之、乃置于高野、居九年、昌幸病卒、初昌幸屏居、志常在助豐臣氏抗德川氏

昌幸陳奇計　昌幸前見　幸村　幸村繼父志　幸村獻策

及病革、召幸村歎曰、吾胸中蓄一奇策、而不能施、今將死、幸村曰、兒願聽之、曰、非汝所及、非是汝之智不足吾、既老武事、故人用吾言、汝智過吾、而未多更戰爭、是以人不信之、雖然、多年所蓄之策、不語而死、亦似可惜、試以語汝、自今不過三年、東西必生戰爭、大阪若招吾以為謀主、則吾將率兵二萬、防東軍於青野原、汝知此策乎、幸村曰、是非要地、亦非有堅城、兒不能知其理、昌幸曰、家康素知吾伎倆、聞吾率兵要於途、雖大軍、不輙進、謀議必至四五日、吾諜探敵情、退壊勢多橋、以防敵大軍逗撓至十餘日、則東西將校觀望者、多通款大阪、於是遣兵火二條城、退入大阪城、不戰而守、以逸制勞、曠日彌久、待敵生内變、出而撃之、郤東軍百里外、如指掌、是全我兵破敵之策也、汝雖説之、人必不信、徒為無謀之戰以自取滅亡、可惜夫、後果如其言、○幸村、昌幸二子也、稱左衛門佐、娶於大谷氏、嘗質于豐臣氏、有舊誼、庚子之役、因屬西軍、慶長十九年、大阪之役、自高野應秀頼募而至、幸村材武有謀略、善用兵、不喜受人約束、別築偃月城於玉造阜、開東西二門、守之、募信濃遺氏、得百五十人、秀頼又附以伊木遠雄山川賢信北川宣勝等五千人守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德川氏驅天下兵来攻我、我無他奇道、何以族之、幸關東北國之兵、強半猶未至、宜以此時出大旆於天王寺、以森勝永與臣為先鋒、赴山崎、使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見、縱火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西國諸侯必有来屬者、是一奇也、基次曰、計雖善矣、非萬全者、本城壯固無匹、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

幸村之對　日本半國　將畧　將畧　將畧

内變、諸侯被先世恩者、必欵於我、何必遠出、幸村從之、十一月、池田氏兵自神崎濟、城兵出距、不利、幸村建議曰、二翁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大野治長不從、已而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家康使入諭幸村、幸村答曰、關原之役、我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某陋劣、授某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某也、士為知己者死、死不能負焉、信尹復至、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地、世世毋絶、幸村曰、為某謝將軍、某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弭兵、某當寄食叔父耳、今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十二月、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出銃手於城外林中、日斃其兵、利光前鋒奥村某、欲奪林以為功、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奥村至、不見一人、

我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兎乎、奥村忿、踰濠攀壁、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既而藤堂井伊二氏合兵傅壁、加賀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櫓上失火、敵二百人乘之而登、幸村擊鏖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城兵不損一人、既而和成、弭戰、幸村乃建議曰、敵新和、不儆也、請夜銜枚而出、分兵掩茶臼岡山、一舉可逞也、治長等弗聽、幸村憮然曰、豐家之事、不可復為矣、東軍尋撤圍、元和元年三月、大坂復召募遠近、得兵十五萬、乃議戰備、而未決、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治長不聽、七隊長說曰、城濠隳廢、誠不可比前役、此地三面迫水、而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帥、直衝突麾下、其勝敗天也、議遂決、急繕守備、東軍

幸村敗陸奥騎兵　茶臼山出陣　幸村戰死　東軍動搖

先鋒至京師、秀頼命作三軍、以幸村隷第二軍、進陣道明寺、基次為東軍所夾擊、盡亡其兵、幸村間急馳至、横邀陸奥軍、陸奥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煙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布陣焉、命其兵皆脫冑委槍坐、以竢指麾、陸奥軍稍近、幸村令曰、皆冑、又相去數十歩、令曰、執槍、敵發銃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鎗悉洞馬腹而殪之、敵兵大潰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而退、既而三處之軍不利、將校多死、城中失色、諸將相議、令日期會皆失、各自為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頼詢之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臼山、以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塲出今宮之南、舉火、敵必來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克矣、從之、旦日、

幸村進軍茶臼山、治長巡視至、幸村謂之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而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塲軍亦當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頼已出在櫻門、治長時信關東間諜、以為城中有反者、遽停秀頼、東軍先鋒已來迫挑戰、幸村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召子幸昌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吾無貳心、幸昌時年十六、請止俱死、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盍殉右府乎、幸昌攬涙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塲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而已、使勝永永應當本多忠朝等、自麾軍衝越前軍、越前軍披靡、東軍望幸村進旗、諸隊悉動、奔潰不可復整、延及麾下、秀忠親制之不息、秀忠大怒、執槍將馳出、安藤重信控勒止之、秀忠舉鞭打其冑、重信不縱、已而軍

幸昌継父志

稍定、諸軍亦整陣成行、德川義直以幼不與戰、時在後軍、謂渡邉守綱曰、不見敵兵來攻、我軍自致崩潰、何乎、蓋此時也、勝永已斬忠朝、破松平康長、又與永應合兵、破小笠原秀政・秀政子忠修、進犯幸村、陣死、幸村乘勢益進、遂犯家康麾下、越前兵叉戰、諸隊交進、自左右縱擊、幸村縱横血戰、力竭遂斃、我軍遂大潰、城亦尋陷、

幸村時年四十六、子幸昌入城、見秀賴、叙遺命、乃請隨其所赴、衆諭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子、不必殉之、盍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竢秀賴死、乃自殺、幸村妻大谷氏、匿在紀伊、自削髮為尼云、

論曰、人皆稱眞田幸村用兵神出鬼没、喜行奇計、有彷彿楠公者、予以謂不獨用兵一事、其出處事行、亦酷肖楠氏、楠公有正行、能紹父之志、幸村有幸昌、能守其訓戒、其櫻井驛、與茶臼山、父子飲泣、攬涕訣別、彼則屢十一、此則甫十六、楠氏之與眞田氏、忠臣孝子、悉聚一門、一則與南朝終始、一則與豐臣氏偕亡、奚其二氏相似類之甚哉、夫眞田氏而一日存焉、大阪命脉亦可以延一日也、猶楠氏而不亡、則南朝正統可以維持一隅也、而令其纔與後藤・薄田諸客將、相比肩、弗能大展其力、猶楠公與名和・結城諸氏同席、而不甚顯、其恢復之無成、奚足怪哉、嚮使大阪悉用幸村之策、速入京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令七隊將士、先據伏水城、拒菟津、斷湖橋、連營滋賀・辛崎、以壯軍聲、則大事或可集也、惜哉、其所畫策者、相牴牾不行、擧父子之肝腦、悉膏諸鋒鏑、與豐臣氏倶傷偕亡、可勝慨哉、吾嘗數遊攝播諸州、

下編卷二十五　十三

信幸

婦本多氏

徑過所謂櫻井驛、詠懷楠公訣子古蹟、既而又登茶臼山、探討幸村戰没舊趾、悉為荒煙野草、廢墟斷碣之地、問之父老、莫知其詳者、過而覽者、未嘗不為之躊躇、而悽愴也、抑楠氏父子、殉命勤王、暴骨原野者、獲明主碩儒手筆、大書豐碑、留之不朽、廟食百世、獨至彷彿楠氏者、絶無一人薦蘋藻、弔英靈者、徒為芻牧之場、豈非以亡國之敗將耶、後之弔古士、誰其奮筆、撥揮幽光於無窮者、菊池純

信幸稱伊豆守、嘗質於德川氏、遂列臣籍、進至四位侍從、最被恩遇、慶長中、封信濃上田、食十萬石、娶本多忠勝女、初父昌幸與幸村西走、夜過沼田、沼田信幸邑也、欲入見其婦本多氏、婦辭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妾不敢私開門、昌幸又欲見孫、曰、公欲抱孫、何必今日、遂命士卒乘陴、昌幸不能强、去歸上田、關原事平、昌幸・幸村應坐誅、信幸因井伊直政・榊原康政、以乞其父命、家康命取旨秀忠、二人以白秀忠、秀忠曰、信幸請固是然、吾以彼故後軍、斯安可宥之、二人以語信幸、信幸曰、予有一願、請先賜死、而後誅父、使世人知叛者之子、當必受戮、康政嘆曰、子賢於義朝遠矣、吾當固請、乃白家康・秀忠、遂貸之、昌幸得全、信幸之力也、

信幸忠孝

論曰、世傳昌幸不愛長子、而愛少子、遂至父子殊歸、其在議去就、昌幸不强留信幸、使之各行其志、而信幸終能建功業、勲得贖父罪、以傳茅土於子孫、

幸貫

信幸七世幸貫、實松平定信二子也、幸專養為嗣、天保中、為幕府執政、性頗英敏、與鍋嶋齊正・山内豐信・伊達宗城親善、最受知德

下編卷二十五　十四

信利　九鬼嘉隆　水軍

川齊昭、齊昭始見幸貫於營中、問其何以報國家、幸貫曰、僕辱藩屏之任、非有他技、唯變起倉卒、匹馬上途、即藩邸之士、不期而從者、有三百人、可以入水火中、是所以報國家也、齊昭善之、歸邸召諸士告其言、幸貫臣佐久間修理、明事務、善察機、嘗因幸貫建議幕府、幸貫尋去職、故不用、識者惜之、幸貫無子、養弟幸榮、蚤卒、幸榮子幸教、以嫡孫承祖、時戊辰之役起、幸教出兵北越、與薩長諸藩兵掎角而進、討以功、加祿三萬石、世稱其兵精強、不墜祖法云、

○信利、信幸孫、信吉子也、分封食上野沼田、為人暴慢、儒臣佐藤直方、屢諫不納、直方謂老臣曰、主君不悛、三年必亡、辭祿而去、信利妻、酒井忠舉姊也、每歎曰、直方不去、吾家不亡、忠舉乃聘直方善遇之、信利奉幕旨、脩兩國橋、信利採材於國、曠日不成、綱吉大怒、又惡失行、遂流于出羽、沒沼田三萬石、

九鬼嘉隆、稱大隅守、初居鳥羽城、永祿中、織田信長伐伊勢、因降于信長、天正六年、受信長命、率大艦數十艘、抵熊野浦、擊破雜賀賊船、奪三十餘艘、以傳界浦、梗塞大阪舟路、是時、毛利氏糧船六百餘抵攝津、嘉隆習水戰、自漕大艦、迎擊于木津浦、放巨炮、碎敵船、敵辟易去、十二年六月、嘉隆援瀧川一益、攻大野城、不克、嘉隆收戰艦、轉赴下市場、一益入蟹江、忽為德川家康所攻、嘉隆以大艦來援、一益、家康不能進擊、秀吉以志摩賜嘉隆、秀吉西征、嘉隆與加藤嘉明等帥水軍入薩摩、攻桂忠昉降之、小田原役、將水軍有功、文祿元年、征明之役、海路諸將、盡會於嘉隆第、載盟書遂發、六月、嘉隆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不利、三年、屯安骨浦、與脇坂安治

守隆　守隆攻父

加藤嘉明為水軍三隊、更守焉、五年、關原之役、子守隆屬東軍、石田三成屢招嘉隆、辭曰、我已老矣、無復為也、三成強焉、嘉隆曰、我豈惜一死、乃諾、使堀內氏嘉保鳥羽城、自率兵攻岩手城、當此時、守隆在東、請先衆西上、勸父屬東軍、弗肯、守隆乃陣畔乘、及家康西上、恐獲罪、乃進攻鳥羽城、效首級于途、關原敗後、嘉隆與氏嘉奔其邑新宮、守隆如大阪、為乞命、得允、馳使迎之、嘉隆意為見殺、曰、死所期也、豈索活耶、遂自刄、子守隆嗣、其子久隆、徙居三田城、稱大和守、

日本史記下篇卷二十五終

日本史記下篇卷二十六

藩翰列傳八之十

片桐且元 小出秀政 ○大野治長 治房○速水守久○薄田兼相○渡邊尚○郡良列○津川左近○氏家行廣○槙島重利○森勝永○後藤基次○竹田永應○塙直次○御宿友政○北川宣勝○明石守重 ○木村重成

片桐且元

片桐且元、幼字助作、稱東市正、仕豐臣氏、賤岳之役、與加藤清正等、大敗敵軍、所謂七鎗之一也、賜秩三千石、後食茨木二萬五千石、㕍秀吉薨、與小出秀政俱受命、為嗣子秀頼傅、未幾有浮言、為德川氏之所忌、秀政退居、自是且元獨盡力輔導、未嘗離左右、慶長八年、秀頼迎家康孫女為室、且元為媒介、因賜一萬石、且元辭、不受、尋如江戸、家康面諭勿辭、封十五年、秀頼以東旨再興方廣

大佛再建

寺、且元監其事、十八年、家康囑秀頼、賜且元邑五千石、且元服事關東甚謹、而大野治長淀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淀君季父也、皆與且元相軋、十九年四月、方廣寺役畢、鑄鐘成、且元赴駿河、請行慶禮、家康曰、右府為顧主、宜親往慶之、因命本多正純、以女為且元婦、慰勞遣歸、八月三日、落方廣寺、會家康覽鐘銘、以為呪詛、已大怒、馳使停其慶會、且元大驚曰、銘文非右府所知也、託之僧清韓、臣不學、不知其可否、成則附工、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畢禮、尋毀滅銘文、然後臣伏誅、

詰鐘銘

德川氏京尹板倉勝重不肯、曰、國家安康之句、分截太公二字、而今落之、是為詛也、大小韡迎為接伴之句、是暗欲令韡令公軍職、而秀頼代居之也、遂停儀、且元召譲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

駿河陳謝、且元弟元重大野治長繼赴駿河、家康執清韓、命板倉重昌、如京師、令五山僧注疏銘文、僧多依違作答、或證其詛、且元反至鞠子驛、候旨、九月、命遣歸治長等、而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反覆言秀頼不知状、淀君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等赴謝家康、遇之如常、使二女如江戸、省夫人淺井氏、二女喜出意外、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乃辭上途、尋止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卿今何以保全秀頼、以表白其無也、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曰、請赴江戸、取將軍旨、乃入白焉、家康曰、將軍意亦與我同耳、汝宜歸而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土山驛、謂之曰、東旨嚴切、索表我無他意、而引而不發其旨、吾竊揣之、唯有三策、避大阪城為下策、托姻好煩我君東行為中策、督

且元苦計

姊弟之親權、令淀君東行、為上策、東旨必不外於此、我還將固請若從上策、我則自有處置、二媪艴然相視、不言而退、以為過慮、且懐貳、延兼程先反、具言之、淀君大怒曰、且元當族、召大野治長謀之、治長素忌且元、因建除且元、舉兵之策、淀君大悦、邀織田信雄告謀、信雄佯應、乃使人告且元、以情、且元還、疏上三策、移疾不出、秀頼召之、使者三反、固稱疾篤、治長等悟謀泄、遂議攻之、且元與弟貞隆、召家士授甲曰、我豈畔嗣君、但死讒口、無為也、當與姦豎決死、然彼等來攻時、勿使我矢丸嚮牙城、且元秉政有年、恩威並行、上下倚仗、於是騎而會者三百、且元又掌城門管鑰、治長等大懼、召七隊將、挍急擊之、皆弗聽曰、且元忠而亡罪、今逞濫刑、是速東師、以禍右府也、我不之為、衆勸且元挾秀頼、以誅群姦、且元曰、

且元遇譏

且元陳意中策　且元棄其邑　反開大隙

是脅君也我豈忍爲隊將速水守久來諭且元曰盍擁交質退就
封邑且元從之私曰我於上策行則別自有處置德川公春秋已
高要在紓難以爲後圖我爲淀君請江戶丘陵若卑溼之地治邸
第廣作基趾此役可以延數年而徐治淀君行臨期辭以疾亦荏
苒徒歲嗣君既壯矣東方或有釁可乘可以得志是淀君有居東
之名而無舉趾之實也我計之甚熟而讒間橫發反釀禍機是天
厭豐臣氏歟因歔欷守久亦攬淚而出淀君聞之稍寤乃令長益
治長交質且元累日勾撿簿鑰器械致之有司廼挈孥而出七隊
將送至吹田各還質置酒而訣皆悲不自勝且元遂走其邑茨城
遠近聞之騷擾既而且元託其貲於界浦豪商宗薰及大阪兵出
宗薰告急於茨木且元乃遣兵二百防之抵尼崎奪舟城主下間

重景疑而不許大阪兵遂擊且元重景兵不援且元退守神嵜士
民爲其叛大阪爭起要之遂與重景合擊盡其兵且元僅以身免
會家康至京師召見且元且元辭曰臣討輯和反開大隙今何以
見爲家康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更爲後圖乃率族來謁乃屢
引見更名貞盛貞盛軍備前島城兵棄柵而退貞盛入砦及秀賴
自殺秀忠命貞盛貞隆置邸駿府徙居焉貞盛以豐臣氏夷滅愧
懣成疾未至而卒

論曰宜矣片桐氏之死也其終身之經營寸丹之傾奉所以殫
力竭智者倏忽而塵斷澌盡無復影響以衰病之日顧瞻興喪
之迹有難爲情者矣或曰其死非良死也夫既有所逼理或然
或者因謏談曰淀臺孺子爲厲也其獰惡之狀貞盛寤寐明見

小出秀政　退其邑

之呼服謝罪卒以致死記述歷々相傳爲信甚矣世之好怪也
夫死也者生之盡也形神滅漠然無跡其死于病猶火銷於鑪
也其死于兵猶火滅於水也雖順逆緩急之異等乎其爲銷滅
則同矣更留何物爲厲哉且也設令豐氏而果爲之歟自當有
所讎何有於桐氏設令桐氏而果見之歟程叔子所謂心病是
已婦女豎子之談矣足置諸齒牙邪婦女豎子姑舍旃若伯有
爲厲係鄭國癡人一宵之夢與蕉鹿夢覺相伯仲者其恍惚狂
妄固不足乎列然左氏誇誕之筆鼓子產詭辯之說以矯誣千
載亦是與齊東野語之類也已後儒滔滔逐末沿流不復窮本
源雖或賢知之拔萃也猶且不寤隨爲之分疏回護乃言別是
一理以貽世之頑蔽夫聽妄譚于桐氏之徒亦或有所誘焉者

先賢實任其咎悲夫噫吾誰與歸　中井積善

又曰且元智慮周密爲秀賴謀者無所不至可不謂天下之賢
傅乎若使之出大阪之後直去髮入山則雖南朝藤納言何以
加之但其武臣而暗於古道也雜處於關東諸將中而終其身
誠可惜也　加藤重慎

小出秀政尾張人也其先居信濃小出莊因氏焉秀政嘗與豐臣
秀吉同邑里親睦因篤食岸和田三萬石秀政與片桐且元傅于
秀賴秀吉臨薨召二人於寢室囑以後事慶長中石田三成等包
藏禍心屢圖德川氏秀政憂之稱疾不出及家康東征使子秀家
從軍尋三成募丹波但馬國人攻細川幽齋于田邊城秀政弗得
辭使子吉政應募關原事畢秀政引咎自退其邑慶長九年卒有

大野治長

四子、吉政、秀家、三尹、重堅、吉政嗣稱信濃守、三尹侍家康于大阪之役、及城陷、東軍諸將爭赴牙營賀戰勝、家康指城中火顧三尹曰、如何、三尹瞥然俛首曰、臣不忍視、諸將有愧色、

大野治長稱修理亮、淀君乳母子也、慶長三年、豐臣秀吉薨、有流言、治長與淺野長政通謀以圖德川氏、因放治長於下野、五年、赦其罪、從軍關原、與宇喜多氏驍將高知某相搏、治長馬上以搶鏦殺高知、治長還大阪、與七隊長保護秀頼、十八年、秀頼以東旨加治長邑五千石、十九年、以方廣寺鐘銘事、與關東為大隙、當是時、秀頼已長、治長等謀舉兵復舊業、治長有姿容、受愛淀君、所言莫不聽、用秀頼所統攝河泉加以四外郡邑、領田六十六萬石、號為百萬石、治長恃以為雄資、乃進言曰、家康欲滅豐臣氏日已久矣、

治長以為雄資

下編卷二十六　五

且元黨之、請速誅且元以舉大事、大阪金湯之固、士馬精強、粟支數年、西南諸侯可傳檄糾合、恢復之業、可指而定、淀君大悅、治長遂勸淀君黜片桐且元、與織田信益、木村重成、薄田兼相等、日夜籌畫、既而聞家康下令天下共攻大阪、會諸將議拒守、先是七隊長更候駿府、治長疑之、頗收其兵權、隊長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久和解之、乃出、治長竟建議曰、天下比年苦土木、舉皆思亂、至西諸侯、概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乃買城下及界浦漕粟或火藥、移檄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及諸國亡命者、爭先來聚、治長以竹範鑄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往往偽姓名應募、旬日得五萬、而有土將校無應者、秀頼手書招諸國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送德川氏、治長謀屢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

治長建議

事不可中止

廣築難守

宣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軍來則夾而擊之耳、遂修守備廣築羅城、起三柵、七隊長曰、柵不可廣、廣則難守、況以一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糜糧食、毋為也、治長不聽、十一月、東軍大至、真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及家康未陣、將襲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強之、治長竟弗聽、東軍五十萬列營四外、治長發間使誘舊屬諸將、諸將莫應、織多崎今福鷸野諸柵陷、於是知諸柵難守、棄而入城、十二月、東軍入三柵、即夜治長第失火、東軍意城兵有內應者、自京橋口進、城兵堅拒郤之、南條光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堂高虎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城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事覺、治長族誅之、而不更其幟、列銃以俟

下編卷二十六　六

黎明、藤堂氏井伊氏合兵傳壁、加賀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織田長頼守星谷口、其卒私鬪、東軍乘喧疾攻、遣北川宣勝等援擊郤東軍、東軍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遂休戰、每夜發砲而鬨、城兵亦發砲而鬨、東軍攻而不能克、家康遣使屢請和、治長意益驕、遂與淀君及長益議和曰、德川翁旦夕人也、明年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為後圖、會淀君妹常光氏至慫慂和議、竟勸秀頼、約遂客兵、填周池、治長出其子治德為質、和成、治長詣茶臼岡山二營、家康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為秀頼舉事、何其壯也、吾欲上野介事秀忠猶卿也、命本多正純請其上衣、遠近傳以為榮、治長意氣益驕、東軍發卒十萬驟外城、填空濠、遂及內湟、治長大愕、使人詰監吏、吏曰、吾輩受命填周池、以為周者、

治長意益驕

填周池

復舉兵　治長惑志　仍議和　治長殉死

周内外之謂也。時秀忠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太公命也。治長乃馳使京師、詢板倉勝重。勝重曰、本多正純主此事。我所不與知也。乃還詰正純。正純稱疾不出。面往復數四、而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而已。治長大怒。元和元年、復議舉兵。治長自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治長矜持太甚。以淀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時長益父子、出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櫻門前。有人刺之、不中。治長卒追殺之。且日撿尸、則弟治房部卒也。城中益疑懼。五月六日、治長與諸將出戰。衆多戰死。治長不克而退。七日、諸將又出戰。治長與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幸村等諸軍皆競進。秀頼亦將出。軍氣大振。俄而質子治徳書自東軍至。曰、聞城中有約内應者。欲俟右府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遂止秀頼不出。欲往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治長軍。急以銃手要擊之。不能遏。幸村等遂戰死。諸將仍競進。東軍屢敗。家康又使人入城、議和曰、徙封大和、弭兵。淀君乃使秀頼召治長及速水守久。治長等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薄城。城兵大潰。既而城中有應東軍者、焚治長第、延及殿宇。城中大擾。秀頼奉淀君、將自殺。治長與守久止之、徙園莊倉中、共護衛之。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家康・秀忠曰、臣等請自殺。願全右府母子之命。乃使人奉夫人徳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井伊直孝等監護倉外。直孝等發銃於倉中、以示絶。倉中皆哭。已而火起。秀頼母子自刄而斃。治長與其母共殉死。子治徳及幼治稱信濃守。質於徳川氏。迨豐家滅、乃

道見　米村權右衛門　治房　治房信用小幡景憲

賜死。治長弟治氏稱壹岐守。初仕徳川氏。及大阪滅、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弟道見、初率兵略地、縱火界浦、奪東軍擄資。城陷之後、被礫殺。治長臣有米村權右衛門者、為人剛強、數有戰功。及治長自殺、權右衛門受遺言、匿治長少女、厚撫養之。事露被捕。至江戸、吏訊以大阪城中貲財幾許。對曰、不知也。吏曰、汝修理寵臣。何得言不知。權右衛門罵曰、我主在城中、唯議軍事、而不言金錢。且城兵悉血戰、首領猶且不保。何有於貲財。若戰勝、則雖將軍佩刀、亦皆我輩之有。貲財不求而自來矣。吏不能詰矣。〇治房稱主馬正、治長弟也。大阪冬役、治房以萬人守道頓港。諸將以諸柵難守、召使入城。治房不聽。托軍議召之。遣後藤基次等燒諸壘寨。治房部下驚走入城。一日、塙直次等勸治房曰、宜一擊以試夜襲。然夜襲宜分兵以備敵之追躡。治房曰、吾亦欲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之、恐不能克。宜專襲其一軍。乃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及長岡貞安將之。出斫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橋上而還。部伍不擾。人稱其有法。和成時、江戸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亡。玉造之戰、先衆奮鬪。治房望見奇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遺歸。景憲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啓之秀忠。秀忠與家康議、為不知者、以候其動息。治長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景憲告焉。勝重等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卿則恐費力也。汝勗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與兄治長深信景憲之説、以為不可。或説治房

法隆寺工人　速水守久　守久調停　正死　薄田兼相

曰景憲諜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驚愕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来見既而東軍西上城中議分諸將作三軍治房領其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隷之尋治房以萬人入大和法隆寺中有工人中井正次者前役為東軍造攻具治房惡之圍寺焚之進侵郡山走其守將筒井定慶聞淺野氏舉紀伊軍至因誘其國民乗虛起兵紀伊軍還救治房尾擊先鋒塙直次戰死治房赴援不及五月七日黎明治房與政友陣岡山東軍右先鋒来逼治房直擊破其先隊轉逼秀忠麾下與東軍諸將戰治房敗走脫身入城及秀賴自裁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不知所終

速水守久稱甲斐守豐臣氏臣也初秀吉分親兵為七隊守久為隊長慶長十五年以秀賴旨為賀正使赴駿河其實伺察東事也十九年片桐且元與大野治長有隙稱疾不出守久往諭之曰蕭墻構兵不祥也盍假交質退就封邑則事或可白且元從之乃與治長交質而去守久送之攬淚訣別治長又與七隊長有隙守久居間和解之夏役城將陷秀賴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塡路不可出戰徒死徒隷手無為也寧嬰壁固守力窮而死秀賴從之秀賴奉淀君將共自殺於天主閣守久又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樓上於東櫓烟焔隨至守久與其子並殉死于糒倉中

薄田兼相稱隼人正仕豐臣氏與片桐且元小出秀正俱保護秀賴慶長十五年與速水守久赴駿河十九年大阪將舉事淀君召

飲倡家　渡邊尚　郡良列　奉還金瓢馬標　氏家行廣

兼相及木村重成日夜籌畫兼相守穢多崎蜂須賀至鎮来攻之兼相豪悍負氣縱飲於倡家其兵不支而走兼相深以為恥夏役兼相與後藤基次等出陣平野兼相恥前役之敗奮擊而進東兵沓至為水野氏將河村新八所鎗遂死

渡邊尚稱内藏助與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共受命傳秀賴大阪舉事尚參與軍議冬役起鴫野柵為上杉景勝所敗尚與七隊長出拒擊破其前軍竟不利退明年尚與真田幸村明石守重隷重成軍出陣平野助基次而戰基次兼相戰歿尚與幸村殿而退明旦與幸村出陣茶臼山及城陷從治長之言脫身為後圖走至近江聞秀賴薨乃自屠死尚有老母亦與治長重成母並死

郡良列稱主馬為母衣騎隊士良列與卒將津川左近掌馬標旗旗大阪冬役藤堂高虎為東軍先鋒陣住吉良列窺其孤軍欲襲之議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間諜縱火德川氏兩營亦不用真田幸村後藤基次等發進擊之計良列亦勸之大野治長弗聽和成木村重成莅誓良列為之副夏役及城陷東軍鼓譟而至良列與左近擧馬標牙旗至千席館駢跪稽首而言曰老臣不死城外者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苟有目者莫不覩而識之不忍棄之也今謹奉還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言畢卸甲脫其母衣置之牀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而死其子兵藏亦死左近聞秀賴自刄殉之

氏家行廣稱内膳行廣與京極修理朽木兵部並為近士祿各萬

屬村意中人　戲言偶中　八九神色不變　槙島重利

石、小田原之役俱從、宿草津驛、酒間戲謂館人曰、我三人者、孰能建功、稱殿下意、汝宜屬盃於意中人、館人不敢荅、強之、館人乃熟視、屬盃行廣、曰、君必建殊勳、為桒名城主、無幾、行廣果以功封桒名、食五萬石、館人聞之、來桒名、拜賀、行廣勞之而不甚賞也、左右交謂曰、嚮館人稱君今果有驗、盍賞之、行廣曰、戲言偶中、何足深賞、若以一言之中、遽加重賞、則自父兄時、積功累勞者、將何以賞之、顧疇昔盃酒之歡、亦不可忘、因命為西道館主、行廣為人勇決重義、關原之役、家康使本多忠勝招行廣、行廣曰、吾受豐臣氏恩眷、義不敢奉命也、及事平、致城去、流寓若狹播磨之間、大阪冬役、又使人召行廣、行廣辭之、夏役復使板倉勝重諭行廣曰、肯來、封為十萬石侯、行廣固辭之、而潛入大阪城、五月七日、城陷、秀頼命

行廣護淀君、行廣乃到淀君而自殺、有四子、長左近、次内記、季八丸、皆坐賜死於京師、時八丸猶幼、臨死、左近慮其畏懦失度、顧八丸促自裁、八丸曰、弟未知自裁之儀、請視阿兄所為而傚焉、左近乃袒倒執刀曰、當如此、即割腹死、内記次之、八丸神色不變、如兄之儀而死、觀者流涕、第三子為僧、東獻山主天海為乞哀家康、曰、行廣不忘故太閤之恩、可謂義士、豈可復戮適世之兒哉

槙島重利、稱玄蕃允、大阪之役、有讒其通東軍、大野治長使真野頼包、野野村雅春捕之、時重利屯城西、頼包等率兵圍之、詰問、曰、有告子通敵、果有之乎、重利曰、事已至此、何須分疏、夫烈士之所恥、無甚於使主公疑貳、昔田光為燕丹死、苟存於狐疑之間、受不義之名、不如死也、將自殺、頼包等遽止之、知其無異志、釋之、重利

森勝永　勝永與妻訣　勝永慶勝

初屬速水守久、後擢為隊將、為人忠正有勇、及城陷死之、

森勝永、豐臣氏臣也、父曰勝信、為小倉城主、關原之役、勝永應石田三成、與父勝信俱放於土佐、勝信尋病沒、及大阪役作、勝永謂其妻曰、我得罪久困於此、今有所思、然難於言矣、妻曰、士遇世變窮厄、何足憂、願聽其意、勝永曰、我家世以武顯、大丈夫安鬱鬱沉淪邊土、我欲為豐臣氏死、然我若去、汝愈窮困、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不似、為士家婦、此何足為意、願良人為主致忠、揚家聲、勿以妾為意、勝永大喜、乃潛如大阪、土佐國主山内忠義遣兵拘其妻子、聞家康、家康曰、節士之志可憫、特命釋其妻子、夏役、勝永與真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各將一面、基次軍大和口、五月五日、夜、勝永與幸村至基次營、議曰、明日、合兵三萬、踰國分山、直衝家康營、

決戰、非獲其首、則授我三人首、約期而去、黎明、勝永進陣藤井寺、會基次冒夜出失道、至古市戰死、東軍競進、幸村至勝永陣、握手流涕曰、恨誤期、事不成也、七日、勝永將五千騎、陣安部野、淺井周防、竹田榮應、陣其前、勝永與東將本多忠朝戰、真田信吉、松下重綱、淺野長重、援忠朝、勝永及子式部、横擊斷之、忠朝敗死、小笠原秀政、率騎兵三千、與二子忠脩、忠政、擊破榮應軍、進與大野治長戰、勝永急提精兵、拯榮應、横衝秀政陣、大破之、斬秀政、忠脩、乘勝鼓行、直逼家康麾下、與其前軍秋田實秀、松平忠政、立花宗茂、本多正純、正純弟忠純等接戰、忠純拔隊前進、勝永擊走之、日已過午、兩軍鏖戰、互有勝敗、東軍誤放銃、後軍有訛言、軍中騷擾、勝永乘之、殺傷甚衆、既而東兵益至、城兵無繼、乃走入城、勝永及式部

後藤基次　基次將畧

殉死

論曰、自古國之所以衰亂敗亡者、多因弱主受世、母后臨朝、奸臣專權、有一於此、國欲不亂、不可得、况三者備焉者乎、若大阪乙卯之役、可謂備此三者矣、當是之時、豐臣秀頼孱懦、事皆決於淀妃與治長、斥逐忠貞、寵任佞邪、紀綱大壞、其守城者、大率烏合之衆、慕祿畏死、靦然無恥、臨危爭先而走、其終始守節、視死如歸者、木村重成・真田幸村・後藤基次・森勝永・氏家行廣・槙島重利、是數人者、或守城而死、或殞身行陳、要之不愧梁王彦章・劉仁贍・元王保保之徒、是數人者、皆爲晉王明祖深仇而或歎其抗節致忠、或稱爲奇男子、豈非以其能盡忠於所事故哉、初東照公招降重成・幸村・基次・行廣等、皆不奉命、及死節、歎息深惜之、嗚呼、其所以深惜之者、即晉王明祖之心也、其爲萬世人臣勸忠義、至深矣、（岡田備）

後藤基次、稱又兵衛、初仕黑田孝高、數有功、爲人壯武有膽略、與長政以事不善、長政與細川忠興生隙、築砦于黑崎及高取、小熊以備之、命基次守小熊、先是基次子隱岐得罪奔攝津、基次屢乞哀、不釋、基次恨之、會長政欲令其三子文市與優人偕擊鼓、基次大恚曰、隱岐不得赦、今又待兒如此、事可知矣、乃挈家走小倉、寓細川氏、又去、屏居南都、大阪之役、基次入城、基次與真田幸村等建議曰、徳川氏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不從、東軍盡至、列營四外、十一月、今福柵爲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出拒、基次援重成、泛舟澤中、放銃横擊之、基次中流丸、傷其左肋、捫之

右府有福　東强西弱　隱岐　捕盗

曰、吾創不至死、右府命厚矣、既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葦島博勞皆陷、池田淺野等、自西北進、城中議船場天滿以難守撤之、乃使基次及森勝永往燒廬舍、收兵、基次揀壯士伏之、曰、備前兵必來、汝等努力、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煙、果欲馳入船場、其將花房職之諫曰、基次多畫策、必有伏兵、乃止、伏兵無功而還、基次笑曰、花房未死乎、治長恃寵驕矜、數沮軍謀、諸客將所陳、皆不從、基次怏怏、夏役、基次率兵一萬四千、軍平野、家康使人誘降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播磨、基次拜謝曰、東西之强弱相反、則謹奉命矣、今去弱就强、臣之所耻也、雖然、東旨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至古市、黎明、與陸奥・美濃・伊勢諸軍戰、被創、盡亡其兵騎、裹創復進、中銃、墮馬

死、及城陷、隱岐見捕、不屈自殺、初隱岐奔在木津、一日從一小奴入市、會有二賊殺人走入酒庫中、閉戸自拒、吏不敢入、隱岐謂吏曰、欲生捕之耶、將殺之耶、吏曰、殺之、隱岐蹴戸跳入、斬一人、捕一人出、附之吏而去、路遇片桐且元、且元嗟嘆、問其名、不應、使人蹤之、贈米酒、受酒還米、明日、且元親來、固問其名、隱岐乃告之、且元予金二百兩、徙堺浦、及軍起、從父在城中、終死難、

論曰、後藤基次以小嫌怨其君、去國而欲仕其君之所仇、雖有功、何足稱哉、而余特取大阪之役殉節耳、夫君子之於人也、揚其長、恕其短、故人悔過勸善、且基次之所以去黑田氏者、非專以其子得罪故也、余嘗按舊記、長政嘗問其臣曰、當今可代我而將者誰也、菅正利對曰、後藤基次其人也、長政黙然、則知長

政之不懌基次久矣孝高將死謂長政曰汝有勝於我者亦有不如我者陷堅摧鋭我不如汝任用才能得士卒歡心汝不如我嗚呼基次所以見遇孝高而不見遇於長政者其以此歟要之基次任俠抗直人也其居傲不羈不守禮節或有之臨危苟免醜顏慕祿則斷無之也方黑田細川二氏生隙時若使黑田氏弱而細川氏強基次必不去此就彼亦猶大阪之役矢不負西之弱而應東之強也隱岐嘗受豐臣氏恩及事起與父俱殉難可謂不愧基次之子矣　岡田僑

竹田應永

竹田應永大阪夏役與森勝永出陣天王寺南聞茶臼山敗抵岡山進犯德川氏麾下為井伊藤堂二軍所橫擊竟敗後殉於糒倉中

下編卷二十六　十五

塙直次

塙直次稱團右衛門大阪之役應城中募冬役直次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然其言乃揀壯士百餘以直次為先鋒直次

夜襲

斫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士衆驚潰明年四月淺野長晟將兵進次樫井治房率兵萬五千追攝抵貝塚直次為先鋒與長晟將龜田高綱上田重安戰死之初直次仕加藤嘉明以事去之留詩

詩

於壁曰野水江南遂不留高飛天地一閑鷗投妙心寺為僧能悟禪機云子某亦為僧曰雲居索父屍厚葬之亦超悟僧也

雲居禪師

御宿政友

御宿政友稱勘兵衛大阪之役應秀賴募夏役與大野治房陣岡山政友初仕越前於是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

乞馬

賜一匹騎以戰死忠直予之以駿馬自岡山馳至真田幸村營則戰方酣矣乃曰此亦不可以死乎遂策馬冒東陣而死

北川宣勝

北川宣勝稱次郎兵衛大阪之役應募入城宣勝屬真田幸村守玉造阜假月城又援後藤基次擊卻東軍及秀賴自殺宣勝亦殉之

明石守重

明石守重稱掃部助仕浮田秀家關原之役秀家欲與金吾秀秋決鬪守重諫曰君為元帥何為匹夫行也秀家曰大事已去唯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宜據其國以輔嗣君徒

諫秀家

死何為秀家乃走守重單騎追去大阪冬役隸木村重成軍夏役守重與幸村有約率驍騎三百赴今宮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聞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玉與阿部正次高木正成戰不利而走後不知所終

下編卷二十六　十六

木村重成

木村重成稱長門守常陸介重茲子也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秀吉召祿重成隸於秀賴秀吉薨重成守遺囑與片桐且元薄田兼相及七隊長俱保護秀賴慶長十九年大阪之役德川家康以與重成父重茲有故招降重成重成不應是年冬今福柵為佐竹義宣所破重成聞急單騎出拒之後藤基次見之即馳至謂重成曰

單騎出拒

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軍方合代將則陣亂公老於兵者何為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泛舟澤中排楯擊義直陣重成因大破之斬獲澁江正光正光者敵驍將也既而和成秀賴遣重成出莅盟

茶臼山使節

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赴茶臼山營至轅門下馬東將臚列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敘秀賴旨然後退伏家康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

押血糢糊　遺書　絕纓薰香

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年矣、往日鷄野今福之戰、壯勇無双、重成慨然對曰、臣唯以不獲佐竹氏為憾耳、已而誓書出、押血糢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家康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為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明年夏役起、秀頼分軍為三、重成領其一軍、真田幸村渡邊尚明石守重隸之、當是時、家康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答、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病創歸鄉、重成遺書及物告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為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侍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一所聊賴、致身在此、特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刀僕所常佩、經數十戰、未嘗

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乃訣別、五月六日、重成進陣若江、井伊直孝來攻、重成相拒若江堤、擊破其前隊、自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信等三十四人、其兵死傷略盡、乃據隴而息、敵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扼重成曰、盍還城、重成掉首而進、遂死之、時年二十三、井伊部兵取其頭獻之、家康冑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家康歎惜曰、是豫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于山田村、敗退、遂死、

論曰、使于四方而不辱君命者、我於木村重成見之、重成之奉使命也、不為勢懼、不為威屈、苟不出於倨傲、苟不失於禮節、可謂真了使命者也矣、見其在圍城、百戰不撓、從容取義、求之古人、不多見其比也、惜哉、不生於太閤勃興之日、而於右府衰亡之秋、纔留節於孤城、余為重成憾焉、世傳其妻文書曰、一樹之陰、一河之流、猶因他生緣、妾自客年奉枕席、結偕老之契、為同穴之誓、形影相倚、夢魂互繆、有一日千秋之思焉、何圖四海騷然、鐘磬交響、且暮不聊生、仄聞良人今日之舉、冑纓不復結、項羽、古豪傑也、尚濺淚於虞氏、義仲猛將也、而惜別於松殿、妾於浮世無復所憾、唯一死以先君、有浮屠氏所謂三途渡口、以待君至耳、伏願有忠誠以報右府、嗚呼、如重成夫妻者、千歲之下、真使人悽然焉、本莊一行

日本史記下篇卷二十六終

小早川秀秋

日本史記下篇卷二十七

藩翰列傳八之十一

小早川秀秋○黒田孝高長政忠之○加藤嘉明明成○藤堂高虎○蜂須賀正勝○山内一豐○京極高次○冨田知信○脇坂安治○寺澤廣高○松倉重正

小早川秀秋木下家定子為豐臣秀吉外甥有故為隆景所子養尋嗣之領筑前任中納言世稱金吾中納言以小早川氏為左衛門督也征韓再役秀吉以秀秋為元帥浮田秀家毛利秀元副之以黒田孝高充參謀慶長二年正月兩先鋒已濟海進撃二月秀秋與孝高至釜山因山海之勢列壘寨聯舟艦以為根據之地出令禁暴掠而諸道望風潰奔時韓地荒廢無糧可因我海運亦未

達以故聲言朝鮮獻三道如約乃止不復深入時韓王已出奔海州告急於明清正行長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當俟韓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期全捷而後已且戒曰前使我不得志者全羅水軍也此行必報之當此時明軍已至全羅楊元在南原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閑山唐島水陸相援以守全羅七月水軍諸將攻唐島大捷鈞保閑山而明將楊鎬麻貴等繼至韓令鈞進擣釜山行長敗之絶影島斬之進陥南海順天清正入全羅合兵陥黄石城我軍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峰秀家繼之行長從密陽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於南原諸將疾攻兩晝夜遂陥之我前軍進向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徴求及聞南原陥皆遁走明兵阻之多為韓人所傷愚衷遂棄城走會麻貴遣牛伯英等援南原不及與

正陰敗死

愚衷合兵軍于公州諸將困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王聞水陸軍皆敗謂鳥嶺之守無益也使李元翼引兵徑出忠清以阻我軍鋒復起李舜臣統三道水軍舜臣至錦島與我將菅正陰遇亭下以大礟乘潮来攻正陰敗死舜臣因與明水軍將陳璘軍古今島以扼我水軍而我陸軍一隊以秀元為將黒田長政為先鋒進迫國都與明軍戰克之已而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釜山相為聲援明遣李如梅来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于星州不能取秀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十一月明起大兵分為三軍議絶釜山順天援路總軍皆萃于蔚山蔚山堅守以待援軍黒田孝高在梁山使使告釜山援蔚山秀秋與秀元長政嘉明及森忠政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脇坂安治等將騎卒五萬

自彦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秀秋等至彦陽撃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明諸將聞我軍自三面至乘夜解圍援軍與城兵合撃大敗之四月秀吉遣使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弘黒田長政淺野幸長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留者分為四屯秀秋守釜山而蔚山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邢玠議令李如梅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相持未戰明兵益至九月行長敗劉綎清正敗麻貴而義弘大敗一元斬首三萬餘級明韓諸將恐怖奔竄秀吉之訃適至諸將潛相告稍稍治歸裝秀秋率釜山軍還諸將撃破明韓追兵盡達對馬十一月諸將整軍還庚子亂

秀秋憾三成　秀秋德德川氏　西軍擧烽東軍發砲　松野主馬義言

起秀秋未有所就黒田孝高加藤清正勸歸東軍初秀秋之援蔚山自奮戰卻敵秀吉大喜欲賞之石田三成阻之曰金吾固勇矣而不顧釜山根本而輕進則非其所職也秀秋聞而憾嘗以事與三成詬諍提刀而起家康遏之秀吉憤其無禮欲徙封越前食北莊十八萬石秀秋不奉命欲諍之家康慰諭止之懇請秀吉謝其罪秀吉曰卿憫秀秋篤摯吾應為卿赦之家康携秀秋謁秀吉意鮮賜饗而止秀秋深德德川氏常思報効於是從母北廳淺野氏又戒勿負德川氏而諸奉行陽推奉之秀秋亦陽應之遂與浮田秀家等攻伏見城陷之時孝高書至勸就東秀秋遂自伏見送書小山驛謝家康曰僕發筑前来上國本将會於東征不圖為賊所要共攻伏見勢不可獨異請俟大姉来倒戈以償前罪秀秋至高宮稱疾不前三成等疑之使人来議事因刺之秀秋覺不見遂稱疾愈来至美濃不敢入大垣九月十五日夜未明三成来裝勵秀秋秀秋佯諾之家康臣奥平貞治来監我軍約俟戰酣為内應已而戰合日将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西軍數擧烽東軍發礮松尾山以促之貞治亦促之秀秋乃傳令前軍下山擊大谷氏陣前軍将松野主馬大驚曰臨戰變節乃不義之尤者也小早川氏未嘗有此事吾不能奉命唯有一死報國耳使者曰主公既與内府定約專為家謀焉不可中變今子獨拒命奈國家何主馬不得已引兵下山而不肯戰秀秋以平岡重定稲葉正成為先鋒迫大谷吉隆軍不利貞治戰死脇阪朽木小川赤座諸将應我而進秀秋返戰三面合擊於是東軍鼔譟齊進聲震天地秀秋遂獲吉隆

黒田孝高　說秀吉　被囚

進與黒田長政等合擊走三成西軍大敗秀秋至中軍謁家康遂引兵攻澤山澤山兵已逃遂陷城以秀秋功最大封浮田氏故地備前備中美作食七十三萬石主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自是秀秋縦恣濫殺臣下有逃亡者翌年秀秋卒年二十三無子國除秀秋雖狂躁然性好學征韓前役秀秋從軍行營藤原肅適在肥前秀秋與肅有舊邀為賓師雖飲讌嬉戲之時聞肅至必改容待之云

黒田孝高幼字官兵衛其先出於源秀義六世孫宗清宗清居近江伊香郡黒田邑因氏焉宗清八世孫曰職隆削髪號宗圓嘗佐小寺政職有功政職治於御著宗圓築姫路居焉孝高即宗圓子也政職使孝高送款於織田氏孝高因秀吉說毛利氏可擊狀曰臣請為嚮導秀吉知孝高有器畧可用具語之信長信長遂決西征天正中信長封秀吉於播磨以圖西土於是秀吉就國抵御著孝高與父宗圓迎謁說秀吉曰臣所居形勝之地也君宜據為根本西面以圖毛利氏秀吉從之孝高素有智略秀吉延為謀主予以宍粟郡五年十一月秀吉為征西大将孝高為之先鋒攻佐用上月二城拔之浮田直家在岡山發兵来援孝高邀擊大破之六年荒木村重叛信長孝高赴伊丹說村重村重囚孝高孝高不屈孝高臣栗山利安佯為賈人竊入城覘獄衛卒嚴備不可近賂獄卒夜就見孝高得數通消息七年九月村重棄伊丹走尼崎利安從瀧川一益拔伊丹城直詣獄出孝高孝高痿痺不能起令健卒負以出十二年秀吉大擧伐尾張令孝高等備紀伊紀伊兵二道

時出意表

勿廢帷幄之職

論征韓之將帥

赴岸和田、孝高與中村一氏撃走之、十四年、秀吉伐嶋津氏、孝高趣毛利及兩川氏、護軍攻馬嶽閏津、拔之、十五年、吉川元長歿於軍、無子、人危吉川氏國除、孝高為請秀吉、立元長弟廣家為嗣、廣家深德之、是年、秀吉論諸將功、割豐前六郡封孝高、治于中津、初孝高跛而勇、與竹中重治並為豐家機密臣、聰敏機警、所籌畫莫不合機、或時出意表、重治早死、孝高獨從事、秀吉益信任、而心竊畏之、不欲建為大藩、孝高揣知其意、及受封中津、自請曰、臣雖未衰老、而足既不良、頃日有癥結之疾、賤息長政既長、幸不甚駑、竊恐一旦填溝壑、不及覩其榮、願使之早從國事、足以慰鄙心耳、秀吉然之、曰、但勿廢帷幄之職也、因令長政襲封、孝高削髮號如水、益見親暱、征韓之役、日夜參謀議、私謂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所過、無不殘滅、夷皆避其暴、相率逃亡、故千里赤地、得之又何益、且加藤小西二子、爭功相疾、法令不齊、衆不知所適從、而浮田宰相、無統御之才、何以有成功、方今堪縂督之任者、除德川及前田外、獨有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之、大會議將親往、外議以為秀次當代行、而秀次遊蕩放肆、殊無行意、孝高苦諫、令秀次請代往、不聽、慶長元年、再征朝鮮、以小早川秀秋為元帥、孝高充其參謀、孝高奉秀秋至釜山、列壘寨、聯舩艦、以為根據、嚴禁暴掠、諸道望風潰、明兵圍蔚山、時孝高在梁山、遣使告釜山曰、蔚山卽隘、諸城隨之、不可不援、諸將然之、元帥秀秋率騎卒五萬而發、孝高使子長政會于西生浦、刻期同救蔚山、明軍覘梁山空虛、驅韓人來襲、孝高邀戰卻之、五年、石田三成作亂、其檄達西海、孝高哂曰、石豎

欲搖螳臂乎

金湯何益

何有於金幣

子欲搖螳臂乎、乃下令戒嚴、適修城隍、遷命停役、老臣曰、事方如此、宜益營繕、孝高曰、吾守在四境、當愛養民力、以圖進取、萬一東軍不振、敵薄我城、雖有金湯、亦何益、長政之東下也、將士多從、處守之良、孝高乃傾貲財、招士募兵、客有冒名再取幣者、有司欲詰之、孝高曰、客之來者、皆致身於我也、身且不愛、何有於金幣、是其人負囊、不辨軍裝、爾平時節用委積者、以備今日耳、一士不可失焉、士爭趨之、會其室與清正妻至自大阪、孝高送清正妻熊本、九月、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其舊國、以兵逼杵築、杵築告急於黑田氏、孝高募兵一萬、發中津南行、或請上國聲息、孝高曰、如此、將失機會、且不免觀望、遂發、乃貽書義統、曉諭百方、義統弗從、糾煽土人、據立石、兵勢頗張、孝高與杵築兵合擊破之、義統懼而降、孝高進攻安岐城、城主熊谷直陳在大垣、叔父外記處守、孝高起堙樓、發巨砲火箭、又以龜甲車毀壘址、鼓聲震地、城中大窘、或請焚城為內應、孝高不許、曰、人臣而貳姦之大者也、吾焉利之、且縱火多死傷、吾不忍也、乃射書城上、諭以順逆、且曰、若用命不戮一人、外記乃致城奔上國、孝高入城、悉祿其士、已而外記聞直陳死投中津、亦祿之、孝高進傳富木、攻之、赴安岐城將夜出斫營、擊卻之、城主垣見家純死於大垣、有逋歸者、軍吏縛之、至、孝高故縱入城、守將乃降、士衆怒其斫營、請殺之、孝高哂曰、我已薄彼、彼亦薄我、其事相抵、功之最在得地而不殺人、悉出其民而祿其士、孝高遂助中川秀成、攻下太田一吉、盡定豐後、還入豐前、攻香春小倉、踰月皆下之、轉入筑前、與清正約夾攻筑後、鍋島直茂舉兵應

孝信 孝高　享其養　灌園

之撃立花宗茂宗茂既降東軍孝高與清正和解之直茂攻來目孝高清正使人諭城中初毛利秀包與孝高善其發來目也囑守者曰西軍若不利四隣必來伐汝等力竭則悉殺吾孥死之唯黒田氏至受其指揮慎勿共抗焉至是守將棄城挈孥奔安藝孝高與清正招筑紫廣門降之遂糾合二豐筑肥兵討島津氏進兵佐敷軍薩摩境上孝高度薩必降服乃貽書清正故緩師期以俟東報既而家康下令班師是年長政得大封孝高東上賀捷且拜賜家康慰勞甚至欲奏進爵且置湯沐邑於上國咨諏大政固辭曰臣老且病無復意於世兒今受巨藩為榮多矣就享其養足以娯餘生耳初孝高為豐臣氏謀主以見忌早告老自恬退列侯士大夫日踵其門贈遺紛錯孝高不以為意也尋辭歸而灌園將軍秀忠聞嘆曰有漢張良之風九年三月死年五十九子長政

論曰豐太閤之用人固既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屠如水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東照公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懐服不忍離也則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為是無足辨者然而世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知之夫如水以絶異之姿為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避望母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聞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豫其議焉則公之於如水諮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明其必曒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公輸寫

長政　負平生戒　閉門不出　援行長

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公而庸人猶過揣謬度如水之心夫庸人之疑不破則讒間或得乘之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言奔放雄肆翕張捭闔孩視群雄塊視宇内而無所顧使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言唯其放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讒間之口嗚呼如水可謂知所畏矣　青山延光

長政稱甲斐守幼字阿吉年甫十歳從父孝高在賤岳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孝高召栗本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阿吉途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武夫之子有進無退今而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歸砦後孝高之就封也城井谷友房負險不服長政時年十六請伐之孝高不許長政潛出兵伐友房友房據險亂射箭中長政馬馬斃長政見後藤基次令進馬基次為不聞而遁因怒基次菅正利授己馬為圓陣以退長政愧敗閉門不出近臣恒屋善七諫曰今日之戰群下皆棄郎君而逃是群下不致死故無功使臣等在左右必不取此辱乃為怯懦輩所誤願君勿沮氣居無幾長政撃敵將塩田内記大破之善七喜曰郎君雪前日之耻臣死無憾遂戰死長政為攬涙文祿元年朝鮮之役長政為第三隊至金海城圍之刈禾填塹而登引兵出左右道之間絶其應援守將徐禮元棄城遁走六月長政在白川與諸將列城寨互為應援二年長政聞小西行長敗即率兵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躡六月諸將合兵圍晋州長政與清正先登斬城將徐禮元等鏖六萬餘人夷城池而還慶長二年九月

與禽獸何

算鬪士

毛利秀元進兵全義舘長政為先鋒燒夷近邑擊明將解生于稷山部將栗山利安後藤基次與明楊登山牛伯英遇揮槍激戰殪數十騎長政馳之登山伯英退與解生合濟川斷橋而陣我軍絶流而渡復大戰解生等卻走會明軍來援兵氣復振長政部將母里友信原種直菅正利等力戰秀元兵亦至擊卻明軍一日昧爽軍中大擾長政謂屬來襲胄而乘堙瞰之有虎入廐食馬也頃之正利揮刀跳進斫之虎傷益獰正利殆不免基次舞刀繼至擊殪之舉營唱采長政弗懼曰勇則勇矣然彼二人為吾偏將任國事者舍生與禽獸格何耶衆咸服明軍圍清正於蔚山諸將赴援長政使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蹶于水崖還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即馳躡明軍破之五年家康養保科正

直女以配長政是年長政從家康討上杉景勝命部將利安友信守大阪第三成起兵應景勝欲收諸侯孥在大阪第者徙之城中利安友信以計逸長政母及其室飛舸歸豐前長政等西上議攻岐阜長政與藤堂高虎田中吉政留備大垣犬山犬山戍兵棄城遁西軍自大垣援岐阜長政高虎等聞之率兵濟合渡川乘曉霧擊其不意敵方傳餐狼狽接戰長政舞槍殪一騎將基次等殊死戰長政陷於溝中從兵掖之代馬復馳高虎吉政犄角之敵遂敗走九月十五日黎明長政將右軍進陣菩提山南長政使其臣毛谷主水至中軍候家康召問敵數對曰三萬曰我候騎皆以十餘萬告汝何所見對曰臣算其鬪士而已家康大悅長政素與三成有隙欲親殪之以償宿憾預擇壯士十餘人以自從誡曰今日之

戰斬敵勿馘敵走勿追唯余馬首是瞻循山麓步[illegible]三成陣大敗之以功封於筑前五十二萬石徙治福岡城任侍從兼筑前守基次嘗以事怨長政去奔細川氏長政大怒遣使忠興逐基次忠興不肯將用兵德川氏聞之制止兩家命忠興逐基次十九年大阪軍起長政與正則等留護江戶夏役長政與加藤嘉明以寡兵從秀忠軍出謁道傍秀忠甲而不冑單騎從二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進曰曩昔敵速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秀忠首肯曰今且剪滅之本多正信亦笄輿從焉袴帶衣持團扇而過長政目送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元和九年長政卒年五十六子忠之

論曰宮腰秀典曰長政關原大功世所共知也及天下一統偃武修文不以武事矜人謹厚奉上謙退下士如福島正則枉殺伊奈圖書絶所不為也小瀨道喜著太閤記購求諸家記載長政重臣僉曰宜錄祖考以來武功使著之書長政曰凡為士者立憧怒敵皆為公家而非為營私求名也太平之世衒耀武功非吾志也終不許其購故太閤記書黒田家事率多闕畧長政可謂明哲保身者也覺謂秀典去若狹仕筑前其論長政恐有溢美之言而質之載籍實如所論干戈既戢其有意文學數延羅山聽其講說賞之于今為國藩屏良有以哉　安積覺　裁文

忠之稱右衛門佐天草之亂出兵擊之城陷之日隊將黒田美作犯烟先登牙城斬賊無算尋奉幕旨與鍋島氏間歲出兵戍長崎

世為例子光之萬治中築石堤於博多海中以便通船長數町三年而成嘉永中外交開物議興裔孫慶贇自入京護關文久末禁中有流言譏中川宮慶贇與德川慶喜松平慶永等上書白其出于誣告慶應中征長師起慶贇奏曰方今外患不測朝廷幕府始協和而削黜長門藩則不獨列藩生疑不逞之徒煽動嘯聚釀皇國之亂可為寒心項者幕府賜封書於諸藩或以為征長之擧果然則黨激論者有據城必死耳請召其支藩若老臣使敕使幕使按問之事應白毛利慶親本遵奉叡旨鼓舞士氣以去年五月為攘夷期限故啟兵端以舊勅為真新敕為偽宜寬假其罪全其封邑是為上策渠即不悛則問罪之師當直指其城下耳尋又奏曰弊邑沿海兼長崎戍今有蕃艦寇長之說不可傍觀臣父齊溥臥

病於邑請賜暇就國以修守備臣嚮恚長事使家臣諭之然事太難臣歸途過長視慶親父子告京近狀使之悔悟謝罪并探情實而奏之及長門事平三條實美等五卿自長門至館于太宰府慶贇與薩及兩肥久留米藩護之既而幕府令五卿還京師慶贇等依違不應後出兵東北有功加封

加藤嘉明稱左馬助三河人也父曰廣明永祿中屬豐臣氏嘉明膽勇有膂力善馭馬秀吉召為近臣時年十二嘉明敏捷給事能協秀吉意天正中從秀吉征播磨屢有功十一年賤岳之役健鬪獲首級秀吉稱其勇武賜秩三千石為賤岳七槍之一也十三年為正木城主食伊豫六萬二千石十四年九月嘉明與長曾我部元親仙石秀久脇阪安治等赴豐後援大友義統合其兵進擊島

水軍　佃一成　示弱决戰　授密計　一躍入虜艦

津家久軍潰嘉明安治力戰不撓秀吉賞其功明年春秀吉至嘉明及安治九鬼嘉隆等帥戰艦入薩摩拔堀河城五月進至千代河造浮梁濟軍十八年小田原之役清水正次為北條氏守下田城嘉明與嘉隆率戰艦數十艘自海路進擊正次剛勇善拒嘉明築寨於東山背縱火海濱屋舍士衆皆上陸傅城其臣佃一成先登放火焚寨秀吉聞之賞焉文祿元年征韓軍起嘉明及藤堂高虎九鬼嘉隆脇阪安治等將水軍自海路進欲經全羅海上會平壤之軍發釜山浦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艨艟鬪艦數千艘在巨濟洋我諸將集飲於毛利勝信營議進戰安治曰先以大船巨炮挑戰然後奪其船嘉明曰是劫而去之非誘而奪之誘而奪之者宜以小船示弱及敵近决戰不則太閤謂水軍將士不欲戰

也安治曰此事至重一敗則陸軍亦不能振也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因侑酒酒數行嘉隆曰今夜三鼓解纜且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如廁招軍吏塙直次授密計遽發我船赴敵監軍見之馳使敺之曰虜艦横亘數十里公等宜聯鋒並進不可獨先嘉明陽驚曰少壯客氣敢背軍法自起召還之直次既受其密計為不聞鼓槳銳進嘉明乃曰非我親往不能敺之乃直去不顧衆見勢不可已諸將亦周章進艦朝鮮哨船四十餘為前列相隔里餘戰艦星羅嘉明輕舸寡兵冒矢石撞其中一躍乘虜艦舞刀呼躍驍兵追從縱横鏖鬪奪虜艦十餘餘船引去先是高虎夜潛發船奪哨船百餘於是自矜曰水戰功高虎第一也嘉明曰子功在暗夜

遇一大艦

嘉明水戰芳山櫻花不若

不連署

鼓之僕功在白日如何高虎大怒按刀而起嘉明倚柱色如常諸将又與舜臣戰舜臣少卻我軍追之入洋中舜臣乃縱左右翼以巨熕撃碎我船来島康親死之安治苦戰亡其衆而退舜臣因屯閑山以拒我水軍是以水軍不能合陸軍陸軍亦未遂能進也二年春復與舜臣元均戰於熊川進奪虜船是年歸航慶長二年七月水軍諸将議攻韓将元均於唐島高虎安治先發韓以數百艘逆撃高虎安治親揮槍力戰嘉明後至遇敵一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満嘉明拔刀躍入其船敵不敢發嘉明立斬數人遂奪其艦諸将因奮撃大破之此役嘉明臣佃一成川村權七最有功初一成冒矢砲登虜船虜以劍刺其口一成怒益奮戰虜又搏投之海中一成素善泅其臣熊谷某授薙刀幹拯之一成既登又跳乗虜船

殺傷數人鈎収兵守閑山水軍之功嘉明為最時鍋島勝茂在竹島聞嘉明等大與虜戰海上鞭船至而戰将畢猶見嘉明在虜艦輕捷疾闘鎧甲朱殷勝茂嘆賞曰勇哉典厩天下壮觀也不及戰酣而觀之誠為遺憾我向從太閤覧芳野櫻花満山爛熳以為海内壮觀今觀嘉明舟戰芳野壮觀殆不如也嘉明乗勢與諸将攻南原明年正月嘉明與諸将赴援蔚山嘉明所斬獲千五百人尋諸将會議西生浦衆皆曰蔚山深接敵境援路隔絶運糧遼遠不若毀蔚山東以西生海為根據西棄順天而守南海嘉明弗肯曰未見虜旗而棄城壁是武夫所辱也衆議未決事聞蔚山清正與毛利秀元議遣僧恵瓊於順天曰去順天而保釜山宜稟太閤而後決清正以下諸将連署馳使請旨嘉明獨不署名秀吉忿曰明

結託徳川氏

徳川氏使者

嘉明進戰之議

不卻不追

寧暴尸

虜大舉来則破之耳何撤城堡乎乃諭遣歸深美嘉明議賜書襃賞加封并食十五萬石三年秀吉薨諸老奉行等将圖徳川氏嘉明聞之詰其郎徐言曰府下騒擾似闕君家僕領騎五千今朝令遣之國若有事則獻其餘兵君勿為意無幾事寢嘗與石田三成有隙且念父廣明仕徳川氏深結託家康庚子之役嘉明從役於小山及上國軍起與福島正則等西上次清洲族家康至時徳川氏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屢遣使促出師會徳川氏使者村越吉直至二監迎問其期吉直曰稱疾不出耳二監大驚曰愼勿将此命因私改其命且曰會諸将招吉直吉直心竊謂二監所言主公固知之吾素以率直名而受此使命者欲吾不枉其命也乃言於諸将曰内府言諸将久屯良苦吾有寒疾不可出也二監失色

諸将黙然嘉明進曰方今諸将在斯地者皆寘妻孥於大阪信僞似不明不如一戰視義而促大旆之西上矣正則拍掌然之衆議始決八月拔岐阜城吉直歸報家康大喜乃傳命西上大戰於関原西軍潰亂嘉明先衆長驅而進是日臨陣鎧冑鮮麗及戰換以敝甲敵抗而不卻走而不追人以為智家康謂人曰嘉明可謂老武者毛利輝元之東也使其将村上掃部能島内匠等率舟師略伊豫自安藝次三津浦土冦亦競起共攻正木城留守佃一成佐嘉明兄忠明扞禦不屈一成設計夜襲三津營手斬掃部毛利氏大敗内匠亦死又撃破土冦身被數創藝兵合土冦復逼城忠明防戰不克一成歎曰與病而死牀寧暴尸於原野乃裹創而起張疑兵於山上敵以為大援至氣沮一成乃悉鋭衝突大破之逐北

終身無貳則奉命

至海瀕艤兵爭舟而逃一成轉擊土寇平之海南諸國賴得保全
嘉明厚賞一成是年加封嘉明食伊豫二十萬石徙治松山城十
九年大阪之役使子明成率兵從軍夏役嘉明從秀忠而赴獲首
一百級元和八年秀忠世子家光始擐甲令嘉明助其儀嘉明受
命謂子明成曰大將始擐甲其儀重矣今者宿老不為無人而將軍
命之我其恩厚矣汝善體吾意終身無貳則吾將奉命明成諾之
即進誓書寛永中任侍從四年二月轉封會津四十萬石八年九
月病卒年六十九嘉明練熟武事命諸士禁結帶於背皆結之右
腋下又謂軍士帶甲臨戰被甲掛臉不易辨識自士隊長以至行
人甲冑前標及絲穿盡彩畫屏風揭其姓名平日使庶士家丁各
諳識之如改絲更標則令畫工更摸子明成明重明利

明成
堀主水

論曰東照公臨終謂台德公曰嘉明三河之產自太閤時輸款
於我其人亦慤實宜善遇之但性頗偏狹動輒觖望以此為意
台德公曰彼本小器必無異圖東照公曰不然善謳者使人躍
然起舞名將為衆所服縱無異圖衆且推戴之勿以小器侮之
嗚呼東照公知人之明有不易測者嘉明人品亦於是乎定矣
固無待後人之呶呶也　青山延宇

明成大阪冬夏之役從軍有功及父歿襲封稱民部少輔尋任侍
從初娶保科正直女即家康外姪女也明成為人多欲專為聚歛
國人不服老臣堀主水驟諫不納主水亦頗驕奢君臣遂有隙主
水家士與人爭訟有理明成罪之主水營救明成怒罷其職主水
乃與其二弟率妻子徒屬三百餘出奔發銃火橋而去明成大怒

藤堂高虎

發兵追之不及主水匿於鎌倉聞明成追索甚急走高野山明成
遣使索之僧徒不出明成益怒請幕府曰願以臣國易主水將發
兵主水避之紀伊氏家明成請紀伊索捕主水窘蹙遂來江戶訴
明成十餘罪幕府命問明成明成獻父時誓書以明無貳幕府曰
主水所訴不為無理然舉兵去國是叛臣也乃捕主水兄弟賜明
成明成大悦誅之妻子匿於鎌倉尼寺明成遣人捕之寺主大怒
因天樹夫人訴之明成遂稱病納城邑遂沒入會津四十萬石時
寛永二十年五月也先是明成弟民部少輔明利卒無子沒二本
松三萬石加藤氏亡矣六月德川家光念嘉明之功憫其絕祀封
明成子則友於石見安濃賜一萬石後徙水口城

藤堂高虎稱佐渡守近江人也父曰源介淺井氏微者也高虎為

健啖兼人
入高野斷髮
飛舸奪哨船

人魁偉健啖兼人及長膂力亦兼人蚤歲游事諸侯皆不得志遂
仕羽柴秀長從入但馬擊賊魁上月等平之以功食三千石山崎
賤岳之役皆有功益千三百石及秀長封大和紀伊高虎食一萬
石討紀伊賊斬五百餘人降湯川直時又入阿波取木津一宮二
城長曾我部元親就高虎而降日向之役諸將惧嶋津氏不能援
宮部繼潤高虎獨進以槍鏦敵數人秀長加祿一萬石賞之秀長
卒高虎斷髮入高野秀吉惜其材召還食伊豫地七萬石征韓之
役起秀長嗣秀俊尚幼高虎代率大和軍屬焉欲自全羅海上出
黃海道與陸軍會韓將李舜臣以巨艦數千次巨濟列哨戰於唐
島高虎以飛舸奪其哨船百餘艘上島焚虜營斬獲甚多諸將遂
議進取論議不決戰不能成功慶長二年再征朝鮮高虎與脇阪

高虎出女輿

修江戶城

安治加藤嘉明等將水軍議攻唐島韓以艨艟數百邀擊高虎揮
槍力戰士氣益奮大破之蔚山事急高虎將兵二萬救蔚山三年
京畿訛傳明虜大舉拒我兵德川前田二氏皆欲往衆議止之曰
二公俱不可出佐渡守諳虜情乃可使也家康曰然是能辦之乃
命高虎代往初家康朝京師館秀長邸高虎掌飲饌事已而搆德
川第於聚樂高虎督役因與家康相親至此知其才幹可用故遣
之會得新寨捷書乃止四年列侯分黨相軋高虎專屬意德川氏
家康赴大阪有戒心高虎乘女輿出迎言曰道路恐有變宜御此
而行家康從之入高虎中島第終一宿焉五年攻岐阜城高虎出
備大垣敵聞我軍攻岐阜出援之島津義弘石田三成陣呂久川
遣三千人進至合渡高虎諜知之與黑田長政分路而濟天大霧

敵兵不覺急擊敗之追北至呂久川時高虎族高政進至赤阪諭
居民使安堵諸將繼至止舍定為頓軍之地南與大垣對九月十
五日家康進旆於桃配野高虎為左拒陣牧田西邀擊西軍大破
之高虎往救增田長盛邑郡山守將渡邉了拒之及長盛手書至
致城高虎嘉了因授邑一萬石高虎加封併舊邑令治食二十萬
石十一年家康修江戶城以高虎督其事高虎經基趾制曲面遂
與列藩俱漕鉅木大石分功程戒日竣功家康賞以備中田一萬
石任和泉守尋任侍從寵遇日渥參豫政務十四年封伊賀伊勢
二十三萬石徙治上野安濃津兩城十六年加藤清正卒嗣子忠
廣尚幼使高虎往視國事十九年大阪冬役高虎為先鋒進至大
仙陵大野道見縱火天王寺以撓東軍堂宇皆燼高虎按兵不動

哂其計淺

如出我口

與長宗我部盛親戰多亡我良

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過高虎營前了在前軍聞甲馬
聲勒兵而出則已不及也高虎其跡以似縱敵深憾焉諸將皆謂
高虎豐臣氏故將不宜命以前驅以勳舊換之家康不可是月家
康營住吉高虎進陣天王寺已而住吉邏騎夜捕一卒自首曰欲
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捡其懷得秀賴書書曰二魁深入死地子計
中矣宜速令東國歸款諸將斷其歸路事成則加封如約家康覽
書哂其計淺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黥
額曰秀賴畫諾房黴跡於紙旗挿其背載之版舁至城外棄之先
是南條光明以關原之役失封在城中守南隅高虎識其叔父政
友約書射城上招之為應光明乃揭燈籠示期放銃不實彈剋以
四日事覺被殺城中不更其幟聚以俟揭燈籠示期我兵爭傳壁

多傷而卻元和元年大阪謀再舉京師訛言大阪兵至負擔四走
高虎陣淀以護京師訛言乃止四月家康至京師召高虎諮攻城
方略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誘其遠出擊之則敗
衂之餘不能復守家康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向
高虎以近江兵為中軍先鋒自何內口進陣千冢山城將長曾我
部盛親將兵五千出向矢尾高虎曉發千冢將赴道明寺敵循矢
尾堤連綴三十餘町我先鋒三隊高刑將左軍桑名一孝藤堂宮
內渡邉掃部等屬之良勝將右軍藤堂良重藤堂氏勝田中內藏
友田左近屬之了將中軍了見木村重成出馳騎止左右二軍使
不得進高虎怒遣使責了曰何故止之了馳至曰此地水田不便
戰鬪須至道明寺交戰高虎從之召還二軍了登小阜望敵復謂

高虎薦嘉明　席幟追敵

高虎曰南向之敵忽轉而東向是欲横擊我軍也然此地不可置陣西有長堤宜至彼整隊見機決戰高虎許之高刑已向矢尾良勝相繼而進了傳高虎令使高刑等抵西堤而止高刑等忽了新進傲人皆為不聞而進了見之怒其違命高刑等所過田路湫隘數騎星散無復陣列盛親伏兵堤下突起出擊左軍高刑二孝宮内掃部等皆戰死右軍良勝良重氏勝等踰玉造堤與重成戰澤田但馬亂發火槍藤堂式部挺衆善鬭獲首二百餘級敵兵亦疾鬭良勝良重内蔵左近皆力戰而死氏勝見我軍挫衂忽呼鏖戰亦斃敵手高虎左右二軍宿將驍騎皆戰亡士卒亦死者幾三百人了與高刑良勝等固不相協故見其敗死竟不之救二軍悉潰棄旗幟鎧仗向矢尾而走盛親追擊了横撞之獲二十餘級既而

敵據形勝了兵寡不得戰頓東堤下數遣使高虎請進兵高虎怒其不救高刑等終不進兵麾下壯士潛馳往者可三百人了兵稍振盛親乘勝而進了與諸隊扞戰終敗之了遂縱火而退高虎不賞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為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将樹席幟追敵指揮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黙然了免冑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属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了遂以傲謾見黜七日高虎将右軍而進戰未決高虎横斷森勝永軍後擊破之與七隊將戰天王寺東又破之及事平召高虎賜以豐家金法馬即直大鈠千枝者又加封五萬石寛永中蒲生氏國除将軍家光召高虎曰會津襟要之地吾将授之卿高虎曰臣老矣不足以鎮遏陲家光問孰

方東禁殉死　高虎説伊賀地勢

可者高虎以加藤嘉明對家光曰卿與彼不相善何為薦之高虎曰擇鎮将者國之大事臣不敢以私怨沮大事家光封嘉明且告以高虎言嘉明感泣交驩如初七年十月高虎卒年七十六高虎嘗惡時人殉葬之弊造一函謂群臣曰他日欲殉我者書名小簡投之於是投簡者七十餘人高虎持其簡請家康曰此皆臣之股肱臣将使之輔臣子請以公命止殉家康許之高虎乃還家諭衆一人曰臣被創為廢人願獨殉焉高虎憂之家康聞之曰我委藤堂以先鋒若有殉者必奪之其人乃止高虎又請曰臣子不肖不足傳臣國願得徙封家康問故高虎曰伊賀沃饒其人鷙悍輕舸西馳一夜而抵大阪伊勢與近江山城接境扼大阪咽喉臣不欲傳之不肖之子家康曰卿家壯士欲殉卿者為卿子守吾何憂焉至是竟無一人殉之者

論曰英雄所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豐公嘗以關東八州封徳川氏八州者沃野千里用武之地也而徳川氏主其地則為豐臣氏者捍禦之道亦不可不講焉蓋我地脉起甲信二國其起而左降者為上野上野北疆劃陸奥出羽包括關東故關東雖稱天府未得甲信脊梁之國則不為國也豐公有見于此此時信濃真田昌幸恒與徳川氏相軋而力不足故封加藤光泰于甲斐中村一氏于駿河及光泰歿徙封浅野長政于甲皆為豐家股肱者而上野有佐野氏常陸有佐竹氏會津置蒲生氏武相間一旦有警則自沼田佐野傳檄鎖東北断甲信搤亢拊背則圖徳川氏括囊裡耳豐臣氏之豫防關東如此徳川氏封

高猷
呈書言事務
澁谷寛行
奏議

井伊直政於澤山、公子秀康於越前、前田氏京阪通路斷立尾紀二親藩於東海南海之會、而有未便進取者矣、放首鼠兩端之筒井氏、徙封信義素孚之藤堂氏於伊賀、常山蛇勢成矣、而豐家舊臣宿將擁大封於大阪西南者仍多、置細川池田諸氏於其間、使之犬牙相制、大阪一旦有事、則由美濃近江遣兵由伊賀大和出奇兵、以直孝高虎雄虎之將督之、則西海侯伯、或通豐臣氏者未及東上、吾當合擊勦絕之、伊賀有木津之流夕解纜、乃旦而抵大阪、猶甲信一開關則萬馬直走武野大阪之有伊賀、猶關東之有甲、苟非信義無貳者不能得土、是藤堂氏之所以被封也、豐德二公其能圖形便相扼者、可謂至矣、然豐公不及用兵於關東、而東照公能成武於大阪者、何也、當豐

臣氏末路、加藤清正淺野幸長相尋沒、福島正則見拘、天下無復擁孺子以抗德川氏者、是據形便豫布算耳、然非得高虎其人置于此、則又杌上之論也、

高虎十二世之孫曰高猷、時歐米船屢來航、時務大變、諸藩呈書幕府言事、高猷亦呈書言入朝以稱中外之望、擢宜以寛游士之罪、敵愾以稱征夷之職、要旨不煩人稱之、及浪士屯大和、以幕命出兵伐之、浪士澁谷寛行至我營曰、吾輩將奉親征之詔、以迎乘輿、今除姦吏以為勤王率先、而貴藩敵視之何也、執而檻致之伊賀、因奏曰、臣執黨兵澁谷寛行、鞫訊之備悉其情實、雖其所為實謬、而志向期殉國、則不可概為亂賊也、且攘夷之敕既下、幕府方且奉之、則蓄銃養勇誠今日之急務、而此輩勇敢皆緩急可用、臣

勅使至營
蜂須賀正勝
洲股

以為宜以非常之典宥罪責功、以充國家干城之用、臣既受命討之、而為此言者、誠非私其輩、竊恐當折衝之時、而動干戈于邦內、縱令亟奏討滅之功、自鏺其爪牙、非計之良者也、願廟議善裁之、不報、而寛行竟死于獄中、於是藤堂氏亦知幕府不可為、慶應末守山崎關門、毛利氏將毛利內匠率衆至、以其赦命未至、呵禁之、不許過關、長人大騷、我士諭之、急馳使候朝旨、而開關納之、明年正月、伏見鳥羽變起、敕使來諭以順逆、我藩奉命、為朝廷守關、未報之於幕吏、東軍退保橋本、及官軍攻之、我兵自山崎橫擊、屢敗擲彈多命中、東軍潰走、尋出兵東北、奏王師戡定之功、

論曰、藤堂氏奏天忠黨處分、論公而議正、決非以私心回護其黨者也、然而當路大臣袞如充耳、不聞有起而救之者、豈當時

或憚幕議而然耶、抑由天運否塞未開而已、雖然陳吳狐鳴、而項劉竟興焉、賴政唱義、而諸源從之焉、創明治維新之鴻基者、安知非天忠黨首唱之舉、為之地乎哉、天之開皇運、其所胚胎、豈一朝之故哉、藤堂氏所請而被聽、則幕府末路、亦恐不至如此也、

蜂須賀正勝、初名小六、後稱修理大夫、足利高經庶流也、居尾張蜂須賀邑、因氏焉、正勝父正利、食百貫地、至正勝、與稻田大炊、梶原隼人、青山新七等相結、專以豪俠見于尾濃之間、羽柴秀吉徵時、請織田信長招之、為屬將、秀吉築壘於洲股、守之、敵欲誘出而陷之、以輕卒挑戰、秀吉不肯出、即夜與正勝議曰、敵必疲矣、且以我為怯、不復設備、可襲而破也、正勝已悉地理、以數十人偕出襲

庚子之役　取織多嵜寨　上書言外交非計

敵城。秀吉戒曰、莫使敵尾入我壘。正勝與大炊言曰、公勿憂。開門可容二三人、以待之。臣請殿焉。秀吉曰、前言以主公意爾。不行危道、莫以為大功。自固而棄士、吾所不為也。公等勉之。正勝等踊躍而出、散邑中放火。秀吉以兵援之。正勝大敗敵、大獲而還。乃效首虜於信長。天正初、領伊勢中島地。四年、從秀吉戰三木。七年、伯耆南條氏為吉川元春所圍。秀吉援之、不能解圍。正勝子家政年二十二、竊納糧於城中。十年、攻青龍寺城、先登皆有功。十一年、正勝從播磨龍野。十二年、家政戰賤岳、又敗雜賀敵。十三年、正勝父子從羽柴秀長討平四國、以功賜阿波。十四年、正勝卒。家政襲封。征韓之役、為監軍。庚子之役、家政在國、子至鎮從德川家康東下。而在國之重臣高木某從大谷吉隆北下。事平之後、有家政觀望東西之謗。終讓家而老。至鎮嗣、任阿波守、食十八萬六千石。慶長十九年、大阪役起。家政首迎謁家康。至鎮攻織多嵜柵、取之。尋大野治房棄道頓港入城。至鎮追獲其旗幕。以功加封淡路國。元和六年、至鎮先父卒。子千松丸襲封、賜名忠英、任阿波守。忠英十二世曰齊裕。齊裕乃大將軍家齊庶子。天保十四年、入襲封、拜正四位下左中將。聘鷹司政通女為室。嫡子茂韶襲封。是定外國通交之約、遣老中堀田正篤於京師奏之。諸侯皆不平之。茂韶潛上書曰、正篤等優柔不斷、馴致今日之事。臣誠懼敵慮何如。此事至重、忽之無如將來何。臣嘗見外夷近狀、覘至近京邊海。天步艱難、危急日逼。臣日夜痛心疾首、眠食不安。京師若有緩急、臣進兵守闕、身先列藩、粉骨碎身、以表盡忠報國。仰念宜制置有神

呈書大論事務策　入覲　游士　番館

算。又呈書關白政通曰、數效愚計於幕府、不見納。諫爭路塞、嘗憚物議、未得奏愚慮。而顧今非苟安之時。天下安危、實在今日。企望殿下運寶祚悠久、馭戎安民之策。於是朝廷卻正篤所奏請、更敕幕府以咨三家及諸侯之意見。文久二年、薩長二藩主已入京師、幕府威權日衰。茂韶以幕府親戚、不忍默視之。乃呈書曰、夫膠柱之法、不足制究理之夷。許之互市、亦有廟算。而憾其不當窾。何也。初拒彼之請、及其要請皆許之、遂開港於近海、住夷於內地。茂韶怕其陷腥膻之域。游士已嘯聚闕下、人心向背、於是可見矣。側聽天皇逆鱗、敕使東下。蓋亦係外事。朝廷幕府親疎、皇國安危係焉。除舊弊、作新民、措天下安危於盤石之安、在今日。生釁釀亂、蹈應仁覆轍、亦在今日。事機易失、間不容髮。宜選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事矣。松平春岳、鍋島閑叟、藤堂高猷、伊達春山、皆有所長。而閑叟有賢明之稱。宜使之參廟議。麾下亦豈乏其人哉。宜採擇甫之。故源齊昭、故島津齊彬、才識不凡。嘗所建議、必有可參酌者矣。命三家二卿陳意見、優待大藩備諮詢可也。公私二字、治亂判焉乎。時宗以鎌倉執權、鏖蒙古、全金甌。非以處今公平乎。今在征夷之職、功烈不及時宗、可不慨歎耶。敢陳管見、以備采擇。曰、將軍宜入覲、謝寵隆之恩、厚渭陽之情。曰、近頃物價騰貴、皇宮供御得無欠乏耶。宜進贈倍舊額。曰、修歷朝山陵、厚忠孝之風。曰、四方游士、憤受外侮、故欲生事、以變和戎為攘夷、遂犯幕法。跡可憎、情可恕。今辠罪之、恐更激之。請寬假之、使各歸其藩。是亦權宜也。置番館于殿山、使彼占據要衝、犄角海陸、我品海砲臺、屬贅疣、非計也。然業

府下砲臺
江戸戸口
海防
造船鑄砲

已許之諭以他地代之曰增築府下砲臺設林藪溝渠於坊間以備火攻徙坊民於諸侯別邸曰江戸人口倍息家屋稠密屢有火災請下教使寄寓者各歸原籍則游民省物價低曰參酌古今兵制命諸侯每萬石課士馬若干使合之麾下兵量其力定其制将軍時觀其都肆勸督之宜自江戸始關左京攝堺浦伏水至邉塞一變舊制曰海防大事請命海外各國造十數艦使麾下家人就彼學操艦以熟海路難易或巡視北邉魯西亞境或航朝鮮廣東香港呂宋爪哇諸島自我開貿易以償損費曰置造船鑄砲場於五畿七道每一道三所使工人習熟技巧前件所陳擬迂腐常談身為幕府葭莩之親敢陳微衷幕府嘉之然遂不能用焉於是茂韶亦入京師贊成復古之業職歷議定之江戸鎮焉後解職携妻遊學歐洲悉力國事大應有所為

山内一豐
關東無雙

山内一豐其先出於藤原秀郷秀郷十世孫首藤義通居相模山内因氏焉其裔徙居丹波三宮城天文永祿間有山内久豐者其子盛豐稱但馬守仕織田信安自丹波徙居尾張先是信安與族織田敏定中分一國信安領半國上四郡居岩倉城盛豐為信安守黒田城永祿中敏定庶族信長與信安有隙攻拔岩倉城尋攻黒田城盛豐力戰不利與長子十郎死之次子一豐時年十三受父兄戰沒之餘流寓四方不能自給還仕信長時有賈人自東輿来鬻馬其馬雄駿龍蹄稱關東無雙而價尤貴重衆無購之者賈人将牽而去一豐屬意殊切而無資乃歎曰吾新就仕途未嘗表寸功不得此駿馬何以顯吾技倆長大息不已妻聞之問其價曰

開鏡匣出金

十金妻輒開鏡匣出金授一豐一豐大驚罵妻曰身逼貧窶有年於玆汝有金秘之不救吾困苦慳戾何如此妻答曰初妾之嫁也父授此金戒曰勿敢供尋常資用也貧士之常耳若臨大事宜供之也妾守父戒與卿共忍艱苦久矣頃聞京師有觀馬宴卿騎此名馬以從君侯則不獨卿之榮君侯之名譽亦不為不多矣是以供之耳一豐大喜因獲購其馬已而信長入京師奏請天子臨之觀馬於宮外信長觀一豐馬驚曰彼騎為誰左右對曰山内一豐也信長乃召問其所獲一豐答以實信長感嘆久之曰眞良馬也鬻使牽而去恐為奥人視家士不識馬吾聞一豐流寓非一日雖纔就仕途家道貧窶可知也何圖獲良馬以揚我武於京師也命屬羽柴秀吉增其給祿一豐從此名始見天正十一年賜若狭髙

縒書為笠紕
納城

濵城十三年徙近江長濵城十八年以累功徙遠江懸河城食五萬石慶長五年徳川家康之東也一豐從至下野小山其妻在大阪使人間行報石田三成小西行長等舉兵狀以路經敵中縒書為笠紕一豐得之不觧持之獻家康還之曰猶觀也一豐諮堀尾忠氏曰子何以表志忠氏曰吾欲納城一豐曰善乃進請曰僕城地在海道當出族屬及妻孥以質于吉田而差兵守懸河則城中貯積殆支數月諸将士聞之皆納城於是西討之議立成家康大喜吉田者家康女婿池田輝政所守也一豐乃委質於輝政與諸将為先鋒馳至美濃大戰關原走敵将行長以功封土佐二十四萬石七年始就國修髙知城居之明年詣江戸家康從容問曰土佐歲入有幾許乎一豐對曰凡可二十萬石家康驚曰昔者長曾

為歳入不下百

京極高次

松丸殿

我部氏在土佐、曰、故太閤館爲吾亦從至考察地利、以爲歳入不下百萬石、故賜汝以酬其勞、何圖如斯其小也、一豐感泣、尋叙從四位下、一豐無子、養弟康豐子、爲嗣、將軍秀忠賜名忠義、家康養松平定勝女、妻之、命冒松平氏、忠義拜從四位下土佐守、兼侍從、有四子、忠豐、忠直、一安、安豐、而長子忠豐襲封、世拜從四位下土佐守、兼侍從、

京極高次、近江人也、其先出於佐佐木高氏、高氏居京師京極、子孫因氏焉、高氏四世孫持清、爲大膳大夫、寶德中、補侍所別當、持清曾孫高峯任壹岐守、永正十四年、攻淺井亮政於小谷城、大永六年、又與亮政戰於椿阪、高峯遂與族六角定賴合謀大擧伐亮政、復不克、自是亮政兵威益强、盡并呑江北、與淺井氏和、京極氏日衰、其孫高吉是爲高次父、近侍足利義輝、及義輝薨、京極氏亡國、天正初、織田信長召高次、賜近江田五千石、高次姊有容色、適武田元明、武田氏亡、後爲豐臣秀吉妾、是稱松丸殿、高次母淺井久政女也、高次又娶長政女、是爲常光、實淀君妹也、以故秀吉親昵高次、加封至二萬八千石、任侍從、兼近江守、文祿四年、任左近衛權少將、是年、轉邑滋賀郡、食六萬石、治大津城、慶長元年四月、叙從三位、任參議、四年、大阪諸奉行圖德川氏、高次赴伏見、請家康徙大津城、庚子之役、家康東下、高次素重家康、迎駕入城、家康見常光及諸臣、賜物、携其弟高知而行、七月、高次陰謀、城守石田三成等議曰、高次有媚於德川、向背未可知也、令人來責任子弟、聽、再使朽木元綱來言、高次尚弗肯、諸老諫之、乃以子熊若質焉、

守大津城

常光尼勸和

淀君色動

八月、三成使高次及元綱等、合兵二萬、徇北陸、高次不得已從之、高次之北也、令老臣黑田伊豫、赤尾伊豆留守、三成等以大津城當要衝、乃諭納城、二人對曰、寡君之命、有死無貳、使者三反、遂弗能奪、高次在北陸、遂決意屬德川氏、九月、自北國馳歸大津、擧兵、高次馭下有方、衆爲竭死力、無有離心、及立花宗茂等率大軍圍城、防禦不屈久之、與敵交質、致城而退園城寺、後遁高野、初、高次之保大津也、馳書於井伊直政及弟高知、告擧義、家康大喜、已而召還高次、賞功加若狹、併領九萬二千石、稱若狹守、慶長十四年五月、高次卒、年四十七、子忠高嗣、德川秀忠以第四女配之、及大阪役起、其母常光在京師、家康迎之軍中、使之入城勸和、更經工場而行、工人千百成群、造諸攻具、飛橋轒轀、皆以千數、常光視之心驚悸、入城具說淀君、淀君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熕、中閣第二層、一女震死、淀君始大驚、會常光至、喜懼交集、常光因語所見、且傳家康言曰、右府必欲居大阪、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關、特逐諸客兵、使東軍毀外城、填池、以著和親之實、淀君遂勸秀賴成和、於是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不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二人懼、獻質、明年、軍復起、家康復遣常光、行成、弗調、城竟陷、寬永中、忠高加封至二十四萬石、尋卒、無子、國除、初、忠高收養弟高政子高和、爲嗣、事未聞而卒、於是特命賜播磨邑六萬石於高和、爲龍野城主、承忠高後、萬治初、徙丸龜城、

高知　京極氏亂　高三　富田知信　善于辭令

高知高次弟也以關原大阪二役之功賜十二萬七千石築宮津居之有三子須封長子高廣嗣高廣驕下暴横國中怨嗟及高國襲封釐革弊政撫循人民一國大悦既而高國意稍驕恣疎斥宿老寵信新進專殖貨利賦斂日重境内大困於是高廣潛謀廢高國立次子高勝高國知之故薄其奉養高廣積不能平上書訴之將軍家綱寛文六年流高國於南部子高賴於伊勢没丹後七萬五千石高廣窘迫匿於京師家綱憫之歳給五百金尋遣青山幸村於丹後收其城地高國老臣澤岡圖書見幸村曰寡君獲罪國除臣等敢不奉命但將家有法束手去城如天下笑何臣請剝腹以致城幸賜驗使幸村曰諾馳使報之江戸家綱命高國手書諭之圖書等乃輸城而去○高三高廣三子也初居田邊後從豐岡

富田知信父曰信廣豐臣秀吉愛知信才知過衆每有謀議諮之知信又以善于辭令每奉使之諸國長湫之役使知信與瀧川一益守木造城一益將畧尾張與九鬼嘉隆謀艤戰艦赴蟹江為東師所敗歸木造知信疑而不納一益亡命如京師秀吉賞知信賜阿濃津五萬石天正十八年有告伊達政宗反者秀吉召政宗即來秀吉謂知信曰政宗敢來其意知何知信曰無怪也彼之來與殿下初自西國來安土相似蒲生氏鄉聞之恨知信初知信與氏鄉友善故非有意救政宗拒氏鄉率然言之卒生隙諸將為和解知信以智得寵每有軍議必與焉秀吉或就咨詢秀吉薨後屬家康庚子之亂知信從至小山及上國兵起家康謂知信曰汝先歸保城青野原當東西之衝戰始則海路不便汝速歸以族孤之至

輕舸遁津城　妻女勇戰　脇阪安治　連環徽號　雌雄貂革

乃與分部政壽俱西上抵吉田憑池田氏假船從海路而還遇西軍九鬼氏戰艦于海中知信計不可敵寄輕舸詐曰吾輩欲屬西軍故還也乃得歸長束正家率兵先抵安濃津知信新至自東正家招之知信陽從之夜出斫正家營大破之正家挺身逃政壽歸上野城惡不可守且四近應岐阜又聞西軍日逼乃棄而投阿濃津是日毛利秀元攻安濃津拔外城知信入牙城與政壽殊死防敵知信妻浮田氏美而武單騎而出鎧冑鮮麗揮薙刀突戰扶知信卻敵知信守禦以死自誓秀元知城不可拔且聞岐阜急使高野僧興山行成知信致城而去事平家康嘉其勞召復舊封益以二萬石併食七萬石後徙封伊豫宇和島十八年以事獲罪放于岩城

脇阪安治近江人也父曰安明安治年十六仕羽柴氏元龜元年秋秀吉聞信長攝州軍不利率兵赴援駐年弱者守城安治亦在守兵中竊脫從之秀吉叱之然意壯其志賜鞍馬天正四年信長築安土城諸士獻巨石而秀長從者有盜秀吉所輸之石者安治悉斬之秀吉賞賜祿百五十石六年秀吉攻三木城安治斬敵驍將魚住源吾因大破之獲別所氏族十人徙壘逼城一日秀吉出紅緹有連環徽號者顧衆曰勇兼人者我授之衆相視未言安治進曰臣雖駑願得之秀吉笑與之及戰剌一騎反曰以報疇昔之賜也安治徽號原用桔梗花遂更連環云七年八月光秀攻赤井直政於鬼城安治受秀吉旨入城說直政直政弗聽翌日合圍陷城安治獲直政併獲其所家寶雌雄貂革以傳于後十一年四月

二十人拔上野城

異數

從秀吉于賤岳、為七槍之一、織田信雄令瀧川雄利質幼子於秀吉、秀吉屬之安治、雄利紿安治曰、見母疾病、願蒙慈惠、令歸省、安治恰許之、雄利挈任子、走其邑上野、安治怒、請以從士攻之、秀吉不許、固請以母為質而往、從騎僅二十人、入伊賀、懸重賞、募士人、乘夜襲上野城、一鼓拔之、雄利狼狽奔伊勢、安治馳人報捷、秀吉大悅、令安治按撫國中、安治悉心招納、糾察邪正、以綏國民、盡収其征税、安治徇志摩、而國人素怨織田氏、安治布以恩威、漸次納款、秀吉錄安治去年之功、賜攝津地一萬石、敘從五位下、任中務大輔、尋加賜二萬石、世以為異數、十四年秋、與長曾我部元親、仙石秀久、加藤嘉明、從西征、會大友義統、伐島津義久、師敗走、安治與嘉明力戰不退、安治運糧于臼杵城、又與嘉明及九鬼嘉隆、率

舟師攻平佐城、安治先登降桂忠昉、後關東役、又率舟師有功、文禄元年、征明軍起、安治與嘉明等將水軍、釜山浦與王城之間道路梗塞、來往不便、安治巡視地形、違王城七里、築寨、置戍屢、與韓屢戰有功、庚子亂、安治在大阪、發間使、送款于小山、東路梗塞不果、率兵從西軍、軍松尾山下、遂從小早川秀秋內應東軍、有功、元和中、致仕、閑居京師、卒、子安忠、安元、安信、

寺澤廣高

寺澤廣高、一名正成、尾張人也、中納言長谷雄之後、今住濃尾間、父廣正仕織田信長、稱越中守、後仕豐臣秀吉、廣高繼父仕秀吉、屢建功、賜唐津城食八萬石、天正十七年、敘從五位下、稱志摩守、征韓之役、起為先驅、前後七年、累戰、慶長四年九月、島津義弘臣伊集院久直、以其父有罪見誅、叛據城、德川家康令義弘討之、尋

廣高美事

遣廣高諭降之、久直乃降、庚子亂、從家康于小山、後西上、累戰屋濃之間、事平、賞其功、加賜天草四萬石、大阪冬役、從師、寬永十年四月卒、年七十一、廣高每曉必早起、聽家務、朝食前必試馭、食後學刀槍、冬日則延善射者、使壯者習之、躬自試之、夏則學銃、每食一菜、與家士同、不嗜美味、夜講武技、則與諸士俱食粥、尋就寢、謂人曰、夜談久之、英氣沮、精神疲、故明日必罷、因不熟眠也、使左右發、就寢、得暇、輒巡視郡邑、問民疾苦、命有司預設水旱饑疫之備、輕租税徭役、嘗曰、使人治郡邑、聞其所言、則有所不盡矣、唐津之地宜麥、每令諸士僕隸悉麥食、曰、非唯僕隸、雖侯伯亦可食、守儉節用、欲令於下、躬必先務之、故群臣能奉令云、長子忠清先父卒、

天草之亂

次子賢高嗣、寬永十四年、島原耶蘇教徒為亂、天草島以接近之

動搖、先是賢高以唐津天草海路懸隔、城富岡以鎮天草、命家宰

酷吏三宅

三宅藤兵衛率兵守之、賦歛暴急、百姓愁苦、於是島民赴島原、亦倡以耶蘇教誘衆、立小西氏餘黨益田時貞者為主、時貞舉兵、時寬永十四年十月、藤兵出陣大島子、索捕賊黨數人誅之、還、欲發兵、衆止之曰、大矢野上津浦悉為賊巢、不宜以寡兵往、乃乞援唐津、時賢高在江戸、衆議不決、曰、賊皆愚民、何知武事、三宅耄矣、爭請往、老臣乃命拮關往援、時賊掠日甚、藤兵衛又告急、十一月五日、唐津遣岡本治郎左衛門等四人、將兵一千五百、航海援富岡、十一日、三宅岡本等輕進苦戰、遂敗、賊急進、鋒甚鋭、三宅戰死、餘衆皆潰、唐津將原田嘉種挺身血戰、丸中背幟者七、乃還富岡、與諸

原田嘉種

將會議、或欲拒守、或欲歸唐津、嘉種奮曰、吾當死守、諸君若歸國、

天草島　松倉重正　大志

傳吾意衆請同守議乃決嘉種晝夜督兎嚴備賊火廬舍聯竹牌薄城銃不能洞嘉種命銃手五十人叢擊一牌牌果壞城兵乘勢出擊殺傷數百人賊敗走二十二日賊来圍數匝遂陥外城城兵叢銃苦拒獲一賊將時貞走大矢野島原賊航海逃去天草民往往請納質守城嘉種令曰汝等果欲来歸速火志岐賊營民乃縱火志岐運芻糠入城城兵固守不敢出飛報達江戸賢高就國則賊已解富岡圍航海據原古城賢高尋與諸將俱圍之賊夜襲營擊卻之及賊平與有馬直純等毀原城石壁以賢高撫御失宜削除天草島四萬石賢高失天草憤悶無聊擧措躁妄命并河三郎兵衞第將士戰功并河竊弄威柄賞罰猥濫原田嘉種功最大而賞薄衆欲為之爭嘉種曰家衆樹黨相攻敗亂之基也吾不忍禍

主君尋致仕而去正保四年賢高發狂入淺草佛寺自殺無子没

唐津八萬石

松倉重正大和人也父信重仕筒井氏居高取城後徙名張城天正中卒重正仕豐臣氏徙居二見稱豐後守庚子役屬西軍攻田邊城已而從東軍與本多政武守竹鼻城九月十五日赴中軍請見軍容即馳獲首級而還大阪役屬藤堂高虎有功五月六日重正陣片山望後藤基次旗馳至戰被敗又奮進與堀直寄俱擊走之道明寺之戰又與直寄競進後爭其先後德川家康是重正之言是歳賜島原城併食六萬石家康謂之曰島原號耶蘇巢窟卿竭力剪除乃免一切課役重正窮捜境内斬戮殆盡重政素好武養驍雄峙糧糗嘗航海遭風漂至呂宋呂宋喜得我國貨物約以

重次島原之亂　岡本多賀

每歳互市重政乃遣老兵吉岡九左衞門木村權之丞僞為海商載百貨以往呂宋益悅吉岡等約曰今後將使商舶多来舶以赤旗為徽乃留五月巡視地形而還重政請將軍家光曰耶蘇之来必取道呂宋臣請攻取呂宋扼斷津要以除祆邪之患矣幕議未決會卒而止子重次嗣時寛永七年也十四年十月島原民作亂

初小西氏遺臣往往散處民間崇耶蘇教其遺民亦皆竊奉其法而肥前最多重次為人鄙吝不恤其下士民離畔於是潛伏于境内者往々以詐術煽誘愚民而重次不之知也島原接天草島而島屬唐津城主寺澤賢高賢高賦斂暴急島民困之聞島原教徒嘯聚遂立益田時貞為主移檄煽動教徒時重次在江戸留守臣聞有馬里正某弟角藏唱耶蘇教遣代官本馬林二人驗問角藏

捕之其徒大起殺林或窃告本馬本馬遁家宰岡本多賀等聞之帥戰艦十九艘赴有馬路遇本馬本馬曰賊八百屯有馬將来襲島原多賀曰吾當歸城繕守備然後進勦乃引還多賀遂帥兵三百陣江東寺遣使深江告村民曰汝等果黨賊乎村民不答大喊而起二人令銃手遞發乘烟衝突賊走追擊斬八十餘人餘衆走布津村島原兵欲追躡多賀曰吾等僕隷皆賊親戚也不宜深入乃引還賊急攻島原岡本出兵城外既而聞城中有内應入守果獲賊黨賊呼譟而進揮斧碎城門木村彌兵次舞槍捍之曾我八右衞門連發巨銃賊稍沮城兵乘勢突擊賊潰亂奪兵船而逃時德川氏目附牧野成純林勝正在豐後府内衞護前參議忠直島原遣使告變當是時鄰國諸侯皆出兵境上備之遣使府内請援

非我所關　野村

島原、成純等曰、非我所關也、報之江戸、乃馳海船、報江戸、此日島原將、斬角藏及妻子十六人、賊勢益熾、遂至八千人、而天草賊焰太熾、島原賊請奉時貞為將、時貞率衆據原古城、變報達江戸、重次就國、謂衆曰、賊在近地、安得坐視、吾以明日進擊、老臣曰、賊鷙銳、不可當、我兵死傷之餘、安能克之、請待督將至、重次乃止、明年正月朔、督將板倉重昌苦戰、諸軍多死、重昌馳至重次軍、勵之曰、今日之亂、始于貴國、何不苦攻、重次辭以多死傷、重昌遂戰死、十二月、幕府責重次失御、賜死、流弟重利於讚岐、重次寵臣岡田作右衛門、大町權之助、皆處斬、家衆不敢斂重次尸、唯新臣野村治右衛門請而葬之、

下編卷二十七　三十五

日本史記　下篇卷二十七終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二十八

參河　近藤鉼城　編次
仙臺　岡　千仞　檢閲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參訂
東京　新井　新

藩翰列傳八之十二

鍋島直茂勝茂齊正〇立花宗茂〇宗義智〇有馬晴信〇大馬晴信〇大村喜前〇松浦隆信〇有馬豐氏

鍋嶋直茂

鍋島直茂初名信正稱加賀守肥前人也其先出於太宰少貳敎賴三男經直經直子經房襲父爲少貳至其孫茂尚始氏鍋島以

清房

同姓屬龍造寺氏直茂父曰清房稱駿河守娶龍造寺氏生二子長信房次直茂是也初龍造寺氏喪逝相繼幼主隆信母憂家門衰耗欲得國士爲傅乃召清房謂曰聞卿早鰥吾爲卿謀之清房諾已而女輿自隆信家至迎而見之即隆信母也清房大愕母曰

隆信母

卿莫怪焉隆信幼而失怙卿與二子皆英資今藉卿欲以興家鍋島氏自是一意佐隆信直茂初爲千葉胤連義子深沈有畧能撫

深沈有畧

綏其下軍國大小事皆咨詢永祿六年有馬晴純入小代郡與千葉胤信連戰直茂扶隆信赴援破晴純軍元龜元年大友宗麟將兵十萬侵肥前直茂佐隆信逆戰於高尾破其先鋒而大友親真陣今山進薄佐賀城直茂曰衆寡不敵將士喪氣孤城難固守自坐受其敗不如出決勝於一戰夜潛兵襲親真走之追摑斬之義

鎭走直茂與隆信弟長信攻小田鎭光於多久城鎭光走筑後直茂勇名益顯國人歸降者繼至三年直茂爲隆信如京師請鎭定西海足利義昭嘉之令直茂更稱飛彈守自是隆信意驕多行暴

切諫

政直茂屢切諫弗聽隆信讓國於子政家益耽滔酒至是漸踈斥直茂出守柳川城天正十年直茂聞織田氏遇害竊謂天下必歸羽柴氏乃憑小早川隆景遣使贈南蠻帽子秀吉鎭西侯伯通信於羽柴氏始于此十二年三月隆信大擧伐有馬直茂在柳川聞之馳至固諫曰討有馬氏則島津氏必來援是大敵也君勿輕擧不可遂與薩軍戰敗死直茂敗走薩兵追躡之乃沿山路入神代

躍入舟

海濱適見一軍艦擊岸躍入其中則有馬士田龍孫六舟也嘗通欵直茂乃護送之柳川龍造寺信周憂隆信子政家猶幼而外逼

强敵使人招直茂直茂往佐賀至水江不入城謂衆曰我生還偏與死尸同今又何言焉信周曰卿曷爲一身而忘國家乎共入城

攝國事

議馳檄募兵信周勸直茂令執國事直茂以宗族攝行國事大得士心日夜勵精輔佐政家欲以復隆信仇屢乞援於豐臣氏大友立花亦送欵豐臣氏於是秀吉大議西征下敎鎭西諸將固守以俟十五年秀吉親將大兵西征直茂及政家抵行營秀吉命爲先鋒令自大隅入攻佐土原島津家久出降及九州悉平秀吉大論

襲龍造寺封

戰功使政家復舊領直茂攝國事已而政家夭直茂襲龍造寺氏封兼監外國互市征韓之役直茂屬加藤清正爲先鋒清正與小西行長爭先欲鬪直茂曰太閤令二公迭爲先鋒何不分道進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東者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議決

咸興之捷

清正之入咸鏡道也、直茂與相良頼定、駐永興、爲聲援、取德原咸興等七城、移守咸興、咸鏡道巡察使李希德、以兵三萬軍咸興城北丌平山、直茂率兵三千邀擊、斬首千餘級、希德遁去、尋直茂佐清正、護朝鮮二王子於陣中、慶長二年、外征復起、秀吉使直茂及蜂須賀家政爲軍監、三年、秀吉薨、嗣子尚幼、時伏見大坂騷擾、兵革將起、直茂馳至伏見、護衞德川氏第、且曰、吾若死難、則使子孫與公俱盛衰耳、家康悅焉、庚子之役、直茂令子勝茂率兵東下、大

勝茂

坂奉行等、贈書勝茂曰、家康戾太閤遺命、竊謀自立、恣事征伐、故欲糾其罪、而卿從東征、是黨不義也、須還軍與諸將攻伏見城、勝茂從之、直茂聞之、馳使謂勝茂曰、我熟患事變、幼君奚有思慮、是皆奉行等姦計、修私怨也、我嘗與内府盟、汝必勿挽弓東師、欲奉

太閤遺旨、莫如從内府、請愼焉、勝茂曰、我年弱、爲姦人所欺、千悔何及、吾當自殺、以明吾志、諸老諫曰、死猶早、試具狀以謝、乃因黑田長政請曰、臣聞立花宗茂據其城、願獲宗茂、以贖罪、家康乃許之、十月、直茂勝茂整隊伍進、獲敵擊却其兵、清正勸宗茂令避城直茂屬清正、伐薩、會和成、弭兵而還、元和四年六月、直茂病卒、年八十三、子勝茂、元茂、直澄、○勝茂任信濃守、從父入韓、庚子之役黨石田三成、屬西軍、大阪冬役、率兵從師、寬永中、叙從四位下、任

直澄

侍從、十四年、嶌原之役起、勝茂在江戶、使二弟從板倉重昌赴之一日與賊戰、我軍不利、直澄單騎奮槍進、賊楠浦某薄之、直澄鏦左肋斃之、與賊强將千千輪某格鬬而別、重昌之戰死也、賊乘勝追擊、直澄擧槍挺進、賊見之曰、嚮之戰將也、乃收戰而退、尋勝茂

至自江戶、率兵與松平信綱等莅戰、刻日攻擊、直澄先期乘曉霧與監軍榊原職直攻外郭、賊大江某奮進、直澄一槍斃之、衆乘勢登外郭、忽有一騎來、大聲呼直澄曰、千千輪某在焉、揮槍而進、直澄斬之、諸軍繼進、拔牙城、直澄知賊將時貞等潛匿荒神洞、自間道進衝洞背、斬鷲塚某以下數十人、鍋島氏功第一、而以犯軍令

鍋嶋氏功第一

見黜、因德川頼房言、乃得免罪、後直澄賜蓮池五萬三千石、十八年、勝茂奉幕旨、與黑田氏出兵戍長崎港、間歲以代、後爲例、九世孫齊正、嗜學愛士、有聲望、與德川齊昭、山内豐信等交好、常憂外寇、談兵備、天保中、齊正就國、途宿於川嵜驛、適一橋齊位出遊、其卒見驛頭揭我牌、仆之蹂躪、齊正大怒、使人詰齊位邸、責其無狀齊位佯爲不知焉、齊正益怒、訴曰、齊正雖無似、以父祖餘蔭受巨

封、奉台命、赴鎭嵜陽、今無故爲一胥徒所辱、其謂之何、請得其人甘心焉、且松平氏幕府賜姓也、今被汙鞋下、何榮之有、願致賜姓復本姓鍋島、幕府責一橋氏、梟其士、安政中、齊正憂外寇、呈疏幕府、欲討米夷、以雪辱、不報、又呈書曰、幕下以武備不修、縱米舩入内海、而忍辱苟安、亦一時之權宜、然我邦自神武開國、儼乎耀威萬國、東照公紹其緒、再造天下、建功至大、今爲米夷所辱、虧損國

海防議

威、諸夷聞之、相踵而至、嘗審夷情、託事通好、豈非窺釁隙、謀簒其國者邪、縱令彼來寇、列藩奮戰、却之不必煩幕府、臣世辱鎭西重任、及聞米夷入見、意知敵兵破後門、願躬督足食足兵之事、使家臣熟防禦之術、請在國以十八年爲期、必有於兵力可觀、文久元年冬、齊正以幕府命、辭職號閑叟、子直大襲封、三年正月、幕府起

齊正爲文武総裁職、後及大政復古、齊正大盡力王事、時稱爲薩長肥土、齊正更名直正、官至議定大納言、

立花宗茂、實髙橋鎭種子也、天正九年、立花鑑連養爲嗣、以女配焉、鑑連鎭種共屬大友氏、宗茂幼時、與群童放鷹於野、有猘狗來將嚙、宗茂童奴奔散、宗茂以刀脊撃狗、狗走逸、鎭種曰、汝何不斬、對曰、兒聞、劍以斬敵、未聞斬狗也、鎭種嘉其膽力、而深戒矜伐、後繼氏、宗茂年甫十六、從軍獲秋月種實驍某、十三年、鑑連鎭種畧筑後、宗茂留守、種實窺其虛來攻、城中危懼、宗茂謂其臣薦野増時曰、彼侮吾少弱、必不設備、可襲而破也、増時曰、我兵寡單、宜堅守、不宜出戰、宗茂憤激曰、勝敗天也、假令守城不出、豈保必全、卿等不從、吾獨往矣、夜以三百人出襲秋月氏營、種實果不設備、衆潰走、九月、鑑連以病沒於軍、鑑連忠亮有勇、削髮號道雪、嘗涼臥、暴雷震撃、傷足、仍起斬之、因號刀曰斬雷、後赴軍常乘轎云、及其死、四鄰並叛大友氏、附島津氏、而宗茂堅守立花、十四年春、聞島津氏大擧且至、宗茂與鎭種議、乞援豐臣氏、薩摩驍將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筑紫廣門、破之、進至太宰府、諸城皆下、不下者、立花岩屋寶滿三城而已、七月、二將又攻岩屋、宗茂聞之、慮兵寡難守、乃遣使勸鎭種、棄岩屋而入立花、鎭種死守不去、宗茂謂將士曰、岩屋急矣、不可不赴援、誰可往者、衆奮請往、於是宗茂令吉田連正等四十餘人赴援、既而圍合、鎭種勵士卒、拒戰殺傷過當、忠長忠棟使人說城中曰、君守禦得法、以寡破衆、武亦多矣、雖然、大友氏既衰、九州盡屬我、而君獨守孤城、無成也、不如議和全身、鎭

種自櫓上應之曰、我荷大友氏殊遇、見其衰、背之義不忍爲、豐臣氏援兵將至、公等之死、其在近矣、公等亦將棄舊主、全身乎、我固守節、死非所避也、忠長忠棟知其不可降、益兵四面齊攻、城竟陷、鎭種自殺、二將乃下寶滿、執鎭種次子直次、轉兵圍立花、遣使說降、宗茂曰、城以兵守、宜以兵取、非口舌所能得也、二將以兵疲解圍去、宗茂追撃大破之、其翌攻拔高鳥井城、斬城將星野吉實、又復岩屋、十五年、秀吉將諸道軍至筑前、宗茂往謁、秀吉嘉其城守、賜名馬寶刀、命爲先鋒、討島津氏、以功封筑後四郡、食十三萬石、治於柳河、任左近將監、秀吉召見直次、以其父死節、賜筑後地一萬石、使屬宗茂、是歳、肥後賊起、圍平山城、城中糧盡將陷、秀吉命宗茂討之、宗茂撃賊走之、納糧而還、賊伏兵山谷、要歸路、宗茂乃宣言曰、寡兵踰險危道也、我且待援而還、賊聞之不備、宗茂急提軍而過、賊將追躡、鏦宗茂、傷其左手、宗茂怒直奪槍斫賊將、竟撃破其黨、明年賊平、宗茂往京師謁秀吉、秀吉曰、吾欲賞子功、公田在四國九州者、唯子所欲、對曰、臣荷殿下恩、有甲兵三千、天下有事、足以當一方、封土非所望也、殿下苟錄臣微功、願賜官階、秀吉爲奏請、拜侍從、文祿元年、征韓之役、宗茂與小早川隆景將第七軍、航海既下釜山東萊諸城、會浮田秀家營議戰、諸將欲直赴都城、秀家曰、宜先聞太閤而發、宗茂曰、僕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出兵海外、毎事遥取進止、恐誤機會、今王城警備未周、國中召募未集、機不可失也、隆景曰、何以知之、對曰、若根本堅固、釜山東萊不應如此崩潰也、以是知王城亦無備、且僕聞、王城道程有艱

宗茂軍機　夜襲　追擊　設伏

嶮數所、若猶豫彼守其險、則難猝拔、不如及其未定進取也、諸將從之、遂下都城、宗茂與隆景攄開城、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敗小西行長於平壤、率兵三十萬長驅進都城、査大受爲其先鋒、宗茂値于礪石嶺、擊破之、斬百餘人、如松至、隆景爲正兵、宗茂與毛利秀包爲奇兵、橫擊之、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如松以身免、初隆景議戰、宗茂曰、虜忸勝侮我、謂我不能復戰、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敗也、今不急擊之、曠日持久、彼知我情狀、築長圍、絕釜山粮道、無可如之何、今日之計、在戰而已、戰獲大捷、於是我軍復大振、四年六月、宗茂自朝鮮歸、至伏見、謁秀吉、秀吉賞其功、爲宿衛將、慶長二年、和議敗、再航海、從秀家守釜山、三年、明兵圍蔚山會、明將牧務遼窺虛、率兵數萬、抵般丹、秀家大驚、使宗茂擊之、宗茂卽夜發釜

山、時天雨雪、衆請待明旦而發、宗茂曰、使敵知兵寡、非我之利、且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卽發、夜闌寒甚、明兵困臥、宗茂火虜營、鼓譟攻之、虜遼駭走、斬獲頗多、九月、明兵大擧圍三屯、秀秋聞之、議赴援、衆皆默然、宗茂獨奮曰、蔚山圍解、則新寨順天自解、吾請往、乃率兵千人赴援、乘曉霧擊明軍于北濱、破之、追北急、小野鎭幸止之曰、虜恐有後軍、宗茂曰、虜馬足亂、可追也、不追、虜知我寡、單追擊又破之、既舍、故逸囚、衆怪之、宗茂曰、是示寡誘敵也、設伏以待、夜半、虜果來襲、伏起、復破之、斬首四百級、明日至全澄、距蔚山十里、麻貴解圍而退、宗茂與清正夾擊又破之、清正見宗茂以孤軍來援、驚謝曰、夙聞公勇、今則過所聞矣、宗茂外征、前後七年、屢建功、監軍石田三成等忌之、以故賞不酬其勳、關原之役、三成矯秀

拔大津城　依清正　賜舊封　籌策

賴命起兵、毛利輝元應之、檄書至、宗茂曰、我浴太閤之恩、且與輝元有舊、不論成敗、唯視義所當爲、宜從輝元指揮也、乃將二千五百人往會大阪、行抵勢田、聞京極高次以大津城應東軍、與毛利秀包等攻之、排土豚發大砲、破第三郭、高次懼致城而去、宗茂等進至草津、聞關原軍敗、回兵、宗茂入京師、使人謂木下家定曰、貴息之事、不可言也、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阪、家定答曰、子先往矣、乃閉門自守、宗茂乃至大阪、使人謂輝元曰、公苟城守、吾願扞一方、輝元曰、請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取質航海還柳川、修守備、清正以蔚山之援、與宗茂善、至是遣使來致城、宗茂乃降、家康沒其封邑、宗茂去依清正、九年七月、更賜五千石、後封陸奧棚倉、食一萬石、大阪之役、從德川秀忠參幕議、以功加賜二

萬石、元和中、賜舊封、再徙柳河、秀忠以其誠直無他、特親近之、呼稱相伴衆、寬永十四年、嶋原賊起、將軍家光下教西海諸侯、以板倉重昌爲監軍討之、尋召宗茂問計、對曰、賊雖死守、食竭則自潰、臣度賊糧不支久、若欲急夷之、宜退軍下令曰、誅止魁首、脅從者盡宥之、如此則豪將强兵猶且相疑離散、況於烏合之衆乎、我因乘釁疾攻、卽城可拔也、卽命宗茂赴討、明年二月、賊果食竭、盡伏誅、是歲、宗茂致仕、削髮號立齋、十九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六、宗茂爲人忠勇有謀、家光寵遇優渥、每召見問戰功、及年老、賜帽杖、許營中用之、嘗謁大納言義直、義直饗之、語次從容謂曰、請爲我語大津之役、聞卿每戰以寡破衆、用何兵法、宗茂對曰、所用兵法、唯臨時制宜耳、僕平日持部卒、無所親疎、以愛矜撫恤爲務、以故臨

鑑寛

事致死、此其所以制勝也、義直聞而嘆稱焉、子忠茂任飛彈守、弟直次關原之役、得罪没封、後賜五千石、冐姓立花、至其子種次復舊封、嘉永中、蕃舶入浦賀港、宗茂之裔鑑寛請以部兵攘之、不聽、後率兵守界浦、元治中、聞外人寇長門、鑑寛奏曰、聞有蕃舩寇西海之說、雖毛利氏觸忌嫌、然縱夷上陸寇掠、則皇國安危在一瞬中、請就國爲之應援、後出兵東北、有功加封、

論曰、大友氏事、無可稱道、而立花氏以其族將起身、功烈甚偉、而余所深感者、爲立花之役、方嶋津氏攻二筑、鎭西震駭、不下者巖屋寶滿立花數城而已、鎭種宗茂各守孤城拯援、四絶、而巖屋先受圍、鎭種守節死之、吾觀其答薩摩將、引義慷慨、誓死不顧、雖張巡睢陽之守、蓋不過之、嶋津氏兵、已陥巖屋寶滿、以爲立花可不攻而下也、而宗茂不屈、以死拒之、及敵兵去、尾擊破之、又攻拔高鳥井城、是其最難者也、異日朝鮮之役、數畫策建大功者、已兆於此矣、或曰、宗茂慮巖屋難守、勸其父守寶滿、鎭種不肯、宗茂觀父之急、不自赴援、而遣其將、何也、曰、各有城守之責也、道雪以大友氏宿將、積功勞、領立花、而宗茂繼道雪後、則義當與城存亡、不得棄之從父也、且是時敵兵方猖獗、乘累勝之勢、圍彈丸黒子之城、萬無活路、惟得死所而死、此宗茂之意、而豈圖得其全哉、故宗茂之不自赴援、猶鎭種之不肯棄城也、豐臣太閤嘗曰、方今勇士、西則立花宗茂、東則本多忠勝、長湫之役、忠勝以五百騎躡太閤數萬之衆、宗茂以孤城拒嶋津氏、皆出於節義、而太閤所以深稱二人者、亦以此歟　岡田僑

下編卷二十八　九

宗義

世掌接韓之事

柚谷康廣

宗義智、其先出於中納言平知盛、知盛有遺孤、曰知宗、居對馬、稱武藤判官、冐乳母姓氏、惟宗、掌太宰府兵馬、管轄筑豐壹岐對馬等、其子重尚襲職、卒、弟輔國嗣、文永中、胡元來寇、輔國率八十餘騎拒之、戰死、輔國六世孫貞盛、嘉吉三年、與朝鮮莊憲王約、始貿易、以商舶五十爲歲額、輸穀二萬石于對馬、自是世掌接韓之事、子成職嗣、卒、無子、貞國承其後、貞國、貞盛弟盛國子也、文明元年、與朝鮮約、定額外加七艘、謂之特送、其他國主郡長往往遣使舶相往來、貞國皆管之、子村盛、孫義盛、並稱讃岐守、永正七年、足利義植賜館號、是年、與朝鮮生隙、四月、遣子盛弘將兵伐之、盛弘攻唐泣山拔之、朝鮮兵圍盛弘、兵潰死之、弟盛長嗣、盛長七世爲義智、任對馬守、仍舊掌朝鮮互市貿易、朝鮮國例歲贈米豆各二萬斛、我諸州之來往朝鮮者、皆以其文引而發、故宗氏於朝鮮交際頗密、豐臣秀吉之入筑紫、義智與父義調至筥崎迎謁、時秀吉已畧定天下、遂欲經畧海外、以對馬素來往朝鮮、乃謂義智曰、汝說韓令王親來以賀天下統一、如不肯、我舉兵征之、義智奉命、遣其臣柚谷康廣齎書之朝鮮、康廣至尚州、牧司宋應洞享之、盛設妓樂、應洞衰白、康廣令譯官謂之曰、老夫數年苦干戈、故鬚髮白、使君每處聲妓間、似萬莫所憂而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朝鮮但報其書、而不遣使、辭以水路迷昧、康廣歎息、語譯官曰、汝國亡矣、康廣歸報、秀吉大怒、以歸化人沙乙背同者爲鄕導、遣兵艦十六艘自嶺南外洋、直至興陽、剿竹嶋、先嘗朝鮮兵力、是歲九月、又遣使使者至京、而義智別遣平康勝於朝鮮、告秀吉密旨、不得要領、十

下編卷二十八　十

韓人相賀

七年秀吉慍朝鮮不来聘將起大兵問罪義智請曰某先赴彼地諭王李昖令来朝請緩師期秀吉許焉義智率僧玄蘇及其臣柳川調信到朝鮮諭以来聘昖不聽於是欲邀通信使與倶而朝鮮憤其民在我邦謂義智曰拘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事於是遣歸調信不數月捕沙乙骨同及我邊民為賊者三人併所虜獲孔大兄等百餘人押送焉朝鮮相賀以為南邊自是無事李昖詰問沙乙背同等悉處斬引見我使而宴焉義智贈孔雀鳥銃槍刀等物李昖答以内廐馬一匹而通信之議未決柳成龍時以輔相判禮曹事議曰請速定議齎國書方物遣使日本勿致生釁十九年秀吉又遣義智諭釜山韓將曰日本將發大兵攻明然貴國亦騷擾貴國速報知明主而與我修好通信免此患李昖聞之不信義智泊

義智榜

舟十餘日而去義智還白朝鮮事情且獻其輿圖於是秀吉征韓之志決矣奏拜義智為侍從兼對馬守授羽柴氏命征韓先鋒屬小西行長義智率兵五千邀行長於對馬以七百餘艘渡海向釜山朝鮮以舟師迎戰洋中義智與行長發火銃飛艇遂大破之焚燬虜船直抜釜山進圍東萊府府師使宗象賢登城門督戰而部兵聞釜山陥不戰而逃義智與行長入仁同城義智榜曰民逃散者皆還其家男耕女蠶四民各修其業如有我軍犯法以妨業者必罰不赦行長義智先衆至京畿又與諸將進將渉臨津韓將金命元申砬等在臨津勒兵守江灘斂江中船隻悉在北岸無船可渉義智隔江相持令調信贈書敵營曰貴國如俾日本與明氏講和我軍纔外而還王於舊都朝鮮人答曰假令就死且不講和我

國分隼人

軍佯為退軍狀以誘敵申砬渡江追尾我兵倶起擊殺申砬餘卒投江而死命元應賓望之氣沮遁去朝鮮軍再聚守大同江行長義智進至江李鎰防之淺灘黒田長政来援義智兵朝鮮軍敗走舟舟人見我兵逼不及艤舟溺死甚多餘軍從王城灘亂流而逃我兵始知淺處此夜舉衆由灘濟義智之航海攜僧宗逸令掌文書宗逸與朝鮮人李孝仁善一日孝仁告李昖妃及奴婢所走處宗逸捕送諸浮田秀家明將李如松等至平壤行長以為和睦使使衆夾道而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城下我兵遽登陴拒守朝鮮將李鎰金應瑞等攻城東義智擊走之平壤之地東南並臨江西北巒陡立迤北牡丹臺高聳距城二里餘臺側築柵為牙城行長在牡丹臺義智欲迎之平壤敵絶中間聲問不通擇能使者國分隼

義智調停

人曰臣請往義智悦遣之隼人單騎直進明兵不敢遮得報而還義智迎行長行長潰圍復入平壤如松遣呉惟忠攻牡丹臺臺遂陥如松提大軍直抵平壤城下以巨砲火銃攻之砲聲震地林木皆焚我兵咽毒煙昏眩明兵含解藥蟻附而上外郭已陥我知不支夜棄平壤退尋和議起語在行長傳秀吉以薩摩地一萬石賜義智賞數年戰功德川家康以肥前地一萬石易薩摩地石田三成之亂承行長之檄稱疾不出使其宰柳川調信率兵至赤間關亂平義智朝江戸家康謂之曰太閤再伐朝鮮我素無怨於朝鮮彼若欲講和孤當從其請然非自我求和也卿能體悉曉諭朝鮮王以揣其意義智奉命歸對馬屢遣使朝鮮諭之朝鮮苦明人来戍欲遂成和而李昖猶疑懼相半也是歳錄事孫文彧金孝舜僧

不稱王號

松雪来對馬、謂義智曰、言若不僞、則當詣伏見江戶、拜謁兩公、事或壅滯、當亟歸國、義智遣調信白之家康、諭曰、我欲以明春入朝、卿當攜朝鮮使先至京師、以俟之、調信歸報、義智乃攜文彧等入京師、明年二月、義智將文彧等謁家康于伏水、家康謂義智曰、我欲傳閫職於右大將、當舉鎌倉例、使右大將拜賀、宜留韓人令觀其儀衞、又曰、我將老矣、朝鮮聘使来江戶期在近、吾與汝資用、乃授肥前地二千石、令諸道檢韓俘、返予囚歸朝鮮、說我新政、李昭心嚮之、乃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入貢、謝恩、義智導之至江戶、家康秀忠悅、進義智爵、比十萬石、自是復掌朝鮮聘事、又置吏釜山、貿易諸貨、元和二年卒、子義成嗣、尋朝鮮使又至、徳川氏賜書於外國、不稱王號、於是賜朝鮮書、亦無王號、使者不肯受、爭之不聽、

加王字

平田秀賢

義成臣柳川調興、與僧玄方謀、密加王字日本國之下、以附之、事發覺、將軍家光大怒、召調興玄方二人、親臨擬罪、流調興於津輕、玄方亦處竄、時寬永十二年也、自是宗氏世塡國書、以王字、因是被譴責、亦如爲例、正德元年、新井君美議革朝鮮接待事、其一曰、使者至客館、宜下輿入內、我使至客館、宜迎之陛下、信使趙大億等至大阪、爭辨不從、議宗氏臣平田秀賢進曰、吾主掌鄰交事、百餘年於今、諸君拒吾議、以失兩國之好、恐非貴國之利也、諸君果不欲下陛、吾將擁持諸君而下矣、使者從之、幕府賞接韓協宜、增封一千五百石、明和中、朝鮮互市館有虎、多害人、我吏患之、獵獲二虎、韓人驚歎、賦詩傳之、文化元年、幕府令傳朝鮮曰、自今聘獻受之對馬、朝鮮奉命、初、新井君美發此議、至是行之、幕府賜義功

受韓使于對馬

金萬兩、八年三月、朝鮮通政大夫金履喬、通訓大夫李勃求、知中樞府事去義洵等三百六十餘人至、幕府遣小笠原忠德、脇阪安董来接之、大目付、目付、及儒員林衡、古賀樸等副焉、六月、賜答書及物遣歸、後爲例、嘉永二年、番舩来泊、乞薪水糧食、六年、呈書幕府、告清國亂、安政五年、告朝鮮、以延聘期、文久元年、魯人俄至我、未及修守備、已上陸、造家修舩、殺人剽略村邑、幕府尋諭魯人、令去、維新後、宗氏仍以朝命、掌兩國修好、廢藩後、朝廷修鄰交、朝鮮疑而不納、動爲不遜之對、我士民大恚、欲出師問罪、朝廷不可、我軍艦將航清國牛莊、泊朝鮮江華灣、朝鮮遽砲擊之、於是征韓論大起、朝廷遣大臣、與朝鮮定議、交換修好條規、自是兩國始通好、云、先是宗氏奉還藩籍、移居東京、

有馬晴信

有馬晴信、稱修理大夫、肥前人也、伊豫掾藤原純友之裔、遠江權守經澄、在肥前高来郡有馬邑、因氏焉、經澄八世孫貴純、始爲有馬城主、其孫晴純、仕足利氏、列相伴衆、常欲併肥前、時多久城主多久宗時、叛少貳氏来屬、晴純子義貞、義貞子義純、相襲任修理大夫、天正中、義貞父子、與大友宗麟連和、欲伐千葉胤連、奪小代郡龍造寺隆信、助胤連、義貞父子戰敗、武威日衰、乃與隆信行成、以義純女、配隆信子政家、隆信意滿、漸恣暴虐、義純憎之、與島津氏通謀、請其援兵、與隆信戰於森嶽、大敗之、島津臣川上左京斬隆信、於是有馬氏武威殆復、弟晴信承兄後、居原、日野二城、征明之役、率兵從師、慶長五年、上國事起、傳小西行長謀狀、九國諸侯、發戰艦、抵赤馬關、大村喜前悟其出三成行長等謀、議急還城邑、

擊蠻舶

以修天主教亡身

大村喜前

晴信亦歸城、應東軍、子直純率兵二千、攻吉川水津城、及關原之敗、守將自殺、晴信乃屠其城、遣直純報捷、十四年、德川氏使晴信擊蠻舶于長崎港、先是南蠻商舶、抵周防、以爾後踵至者益衆、命以長崎爲互市地、禁他碇泊貿易、遂令禁耶蘇教、既而禁弛、至是蠻人耶瑯子上變、告倡蠻教者覬覦非望、家康乃令海內撿蠻人盡逐之、晴信奉令、與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乘輕舸追蠻人、會烈風驟起、蠻舶漂至硫黃島、晴信乘機、縱火箭襲之、其火四迸、蠻舶中煙焰漲空、舶立碎沒、夷虜盡殲、十七年、晴信爲人所告訐、曰竊修天主教、家康怒流晴信于甲斐、初本多正純僚吏岡本大八、嘗與晴信親暱、大八揣晴信以誅蠻人希重賞、強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大八自獄中上疏曰、晴信陰圖大事、家康怒磔大八于阿部川、賜死於晴信、子直純稱左衛門尉、慶長中、家康養外孫女配直純、尋以父有罪、割其舊封、予四萬石、十九年、徙封日向延岡城、加一萬三千石、寬永十四年冬、嶋原賊蜂起、直純與子康純、率兵爲先驅、與水野勝俊爭先、攻入巢窟、殺傷至四百人、後徙越前丸岡、

大村喜前稱丹後守、肥前人也、與有馬晴信同其祖、遠祖曰直澄、領藤津彼杵二郡、居于大村、因氏焉、直澄十七世孫純前無子、養有馬晴純二子純忠爲嗣、稱民部大輔、元龜中、始開長崎市港、以便蠻舶來往、屢靖國難、興隆家聲、送欵羽柴氏、純忠子喜前襲父封、天正十五年、秀吉征薩之時、喜前率兵從師、征韓之役、前後從軍有功、慶長三年、築久島城、徙居焉、庚子之役、得大阪及小西行長檄、備戰艦、抵赤馬關、覺其姦計、意自悔、有馬晴信等、帥舟師、又

爲武備修蠻教

松浦隆信

有馬豐氏

来會焉、喜前謂曰、故太閤托孤于內府、天下所共知也、今嗣君幼冲、無所預聞、而上國動干戈、罪狀內府、恐是奉行輩謀逆、以藉口於嗣君耳、諸君善自爲計、吾且從此歸、當效力內府、乃命轉柁送欵、加藤清正從軍有功、慶長十九年、幕府下令悉禁耶蘇教、喜前諸士爲其徒者多、因使本多正純糾問之、喜前對曰、我累世微祿且介在大國之間、欲爲武備、修南蠻教、然意有所疑、故遣族人于意太利、令學羅馬教法、又遣家人嬉野某于呂宋、欲詳其教旨耳、後召二人而問其所言、不異於是、盡令改宗、初喜前與清正善、聞其言曰、日蓮宗徒能鞏固人心也、於是創建日蓮寺、悉改耶蘇爲日蓮宗、破毀長崎所在耶蘇寺院、元和二年八月卒、年四十八、子純賴稱民部少輔、襲封食二萬七千九百石、裔孫純熈勤勞大政更始之變、賜三萬石、

松浦隆信、肥前人也、其先出于渡邊綱、綱子久居肥前松浦郡、因氏焉、十八世之孫義、仕足利義教、有殊寵、及嘉吉之變、薙髮號天叟、義曾孫興信、天文中、在界浦、邀擊細川氏綱、殺三十餘人、走氏綱、子隆信繼家、稱肥前守、隸少貳氏、豐臣秀吉伐薩摩、隆信受旨守海路、尋志岐天草土冦蜂起、隆信與加藤清正俱擊平之、慶長四年卒、子鎮信率兵三千、從小西行長、爲征韓先鋒、有功、庚子之役、送欵於東師、食邑如故、

有馬豐氏、赤松圓心五子律師則祐之裔也、父爲則顯、初則祐之二子義祐、領攝津有馬郡、因氏焉、後徙播磨三木郡、則顯又從淡河城、及羽柴秀吉領播磨、則顯首來屬、尋請老薙髮、子豐氏襲封、

得甘心

則顯常與金森素玄、德永壽昌、俱候伏見、號爲御相伴衆、天正十九年、豐氏徙遠江横須賀、食三萬石、慶長中、石田三成等圖德川氏、則顯父子傾心護衛家康、深得家康甘心、一日家康來過豐氏饗之、已而井伊直政等至、自藤森告以外間騷擾、護家康還、豐氏益傾心屬德川氏、庚子之役、則顯父子有功、則顯賜舊地三田二萬石、豐氏賜丹波福智山六萬石、七年、則顯卒、年八十、是歲家康子養松平康忠女、嫁之豐氏、賜以則顯舊地、併食八萬石、十六年、豐氏之子忠鄉、年甫十六、往江戶謁將軍秀忠、任兵部少輔、賜今名、大阪二役、豐氏忠鄉俱從軍有功、元和七年、徙筑後久留米、食二十一萬石、任侍從、天草之役、豐氏父子又赴戰有功、忠鄉尋更名忠頼、叙從四位下、

日本史記下編卷之二十八終

日本史記下編卷二十九

藩翰列傳八之十三

佐竹義宣戸澤盛安○六郷政乘○仁賀保擧誠○蘆名義廣○最上義光○
伊達政宗忠宗○秀宗○宗城○南部信直○津輕爲信

佐竹義宣其先出于源義光義光子義業始居常陸佐竹莊子孫因氏焉義業子昌義稱佐竹冠者昌義孫秀義當源頼朝時語見于前秀義旗用白與頼朝旗幟無別頼朝乃賜月輪扇爲其徽號六世孫貞義隷足利氏其曾孫義盛無嗣以上杉憲定次子義仁爲女婿将士仍欲立貞義曾孫與義爲主於是足利持氏使岩松持國攻與義長倉城將士不能支遂立義仁爲主應永之季鎌倉亂義仁率兵援持氏以功爲關東八家之一又六世義重當是時

管領上杉氏亡關東豪族悉屬北條氏而常陸下野将士屬義重北條氏累侵常野義重擊卻之江戸重通在水戸城通北條氏義重攻滅之使長子義宣徙居自老于太田城義宣稱右京大夫時豐臣秀吉伐北條氏義宣傾心屬之秀吉命爲常陸守護義宣抵石垣山行營謁秀吉義宣欲藉秀吉威誅鋤統下豪族以兼併其國因厚賂石田三成三成欲厚結義宣因請之秀吉秀吉曰孤已擧一國授之統下諸豪皆汝家奴耳如有不服者汝當就國剗除義宣喜辭還常陸盡併其地所食至八十萬石義宣深徳三成常思酬不遺十二月任侍從慶長三年秀吉薨池田黒田淺野細川諸將將謀三成義宣在伏見聞三成急馳見之曰衆謀不可犯能制之者獨徳川翁耳君寧自歸焉乃使女裝而往自乞命家康乃

許之庚子之役義宣觀望兩端陰遣其將車猛虎救上杉景勝及西事作益修守備家康使人詰之義宣強辭答之及西事既平義宣大懼迎秀忠于品川謝罪請降不許遂如伏見請於家康家康不許先使就第竢罪七年五月家康欲廢義宣爲庶人時父義重仍在往乞哀因收常陸八十萬石更賜出羽秋田二十萬石義宣僅率七十餘騎從出羽路値猛虎猛虎諫曰相時而動是良將之略也常陸雖褊小悉國内兵帶甲不下四五萬糧食有十年之蓄足以動搖天下爲快戰矣而今棄祖宗之國遷不毛之地恨莫大焉君何惘然爲庸主之行哉義宣曰我豈無其志乎然内府天授也非人力所能敵況今天下已歸之且我一朝殲三十三氏其子弟臣僚皆在邦域之中而欲修怨於我其力不足賴也假令我如

汝言討兵未加而先爲睥睨者所殺以貽笑後世矣汝莫復言猛虎乃辭去獨留水戸城不肯從及松平康重撿常陸猛虎煽動土民作亂欲以復佐竹氏舊封事覺爲康重所捕斬十九年冬大阪之役義宣從師攻城東今福柵與城兵戰大破之木村重成後藤基次等單騎出拒義宣士戸村某大塚某等傳竹束接戰戸村中丸死澁江政光出拒又爲重成所射斃我軍苦戰遂奪柵據之明年夏役義宣率兵抵平岡望見城中火起急馳到行營賀捷先是家康於江戸設茗讌招秀忠以義宣及上杉景勝伊達政宗等爲接伴恩遇漸厚寛永三年任左近衞權中將初猛虎弟善七以主家與兄之故仇幕府謂殺吾兄者康重也今殺之者秀忠也吾必爲報讎往遊江戸變姓名爲挐鞋奴常欲剸秀忠者三而不果秀

一大堅軍　義堯　誓死勤王　戸澤盛安

忠執縛親詰。善七具狀。秀忠曰、義士也。汝改心事吾乎。善七謝曰、今日之事、惟有死而已。縱被寛宥、臣豈坑顏與人相齒。請去爲乞人之長。於是善七被髮徒跣、行乞于市。遇衆乞必惠。衆乞悅服。尋善七以病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嚮蒙將軍恩貸、常念報之。故就衆乞中、收錄勇敢才力者、有年于此。自誓國家若有緩急、則將率此輩一戰死之。今也不幸、吾命在旦夕、不能無遺憾。因令取一帖子于枕中。即乞人名簿也。曰、某者本某氏臣也。以事匿於乞、資性豪宕。某者嘗事某侯、以幹事稱。吾擢爲百乞之長。如是者凡五六十人。部伍井然、隱乎一大堅軍也。曰、噫多少貔貅、今無所用之。遂投帖子于爐火中、瞑目而終。十年正月、義宣卒。年六十四。無嗣。養岩城貞隆子、更名義隆。令襲封、稱修理大夫。義宣十三世孫義堯、文久中、出兵京師、與島津山内氏、俱護禁門。戊辰事起、東北諸藩執迷抗王師。督將九條道孝、醍醐忠順、來投秋田。義堯納款、誓死勤王。適仙臺藩使至、斬徇之城下。自是佐竹氏孤立賊中。已而戸澤氏、六郷氏、生駒氏、仁賀保氏、舉兵應于我。賊平之後、朝廷賜爵加封。佐竹氏、祖先義光、始有功于出羽。子孫復以功終于出羽。世傳偉之。

戸澤盛安、平貞盛之後。領陸奥磐手郡滴石莊戸澤。後移居出羽。十七世忠盛、徙治淀河城。是爲盛安祖。父曰道盛。盛安初名九郎、後稱治部大輔。居角館城。世屬南部氏。永祿天正之間、武威稍張、懷獨立之志、屢掠郡邑。小野寺景道將來伐。盛安聞之、急起兵侵伐郡縣。猶岡城主小笠原右衞門佐、勸盛安攻沼館城。盛名

夜义九郎　六郷政乘　仁賀保擧誠

大振。人呼曰夜义九郎。天正十年、秋田實季起兵來侵。軍唐松。盛安聞之、與右衞門佐議。會本堂彌六郎、赤平勘解由等、率兵一千餘、隔淀河而陣。連戰三日。盛安克之、護首三百餘級。實季脫走、入船岡。盛安追北、復破之。盛安爲人慈仁下、令曰、秋田兵遁敗走、必勿加害。宜送還之也。是日荒川城主近藤乘、以其子忠以亦追躡。忠以死之。盛安獲首七百餘級。盛安處事廉潔、禮士愛衆、威惠竝行。天正十八年夏卒。年二十五。弟光盛嗣。卒。盛安子政盛嗣。庚子亂、率兵八百、會最上。而聞石田三成等奉秀賴命起兵、乃引去。與六郷政乘率兵至江戸、將從德川家康西征。家康已發、日夜兼行、達島田驛。家康在金谷。二人夜濟大井川從之。慶長七年、遷食邑於常州多賀茨城二郡、居松岡。十四年、任右京亮。元和八年、徙治

出羽新莊城。裔孫正實、戊辰之役、應佐竹氏有功、加封一萬五千石。

六郷政乘、二階堂行忠之後。道行爲出羽仙北六郷地頭職、因氏焉。道行生通行、通行生政乘。政乘初隸小野寺義道。天正十六年、從戸澤盛安等、陣于白瀧。義道與秋田實季戰山北。兵破潰。政乘赴由利、陣相議講和。庚子亂、德川家康伐會津。小野寺義道嘗與景勝合謀、招納諸豪。政乘特送款家康。賜常陸府中邑一萬石。大阪冬夏役、從師獲首級多、更加賜一萬石。徙居出羽由利郡。子政勝繼。裔孫政鑑、戊辰之役、與佐竹氏俱勤王、加封一萬石。

仁賀保擧誠、祖由利維久、屬藤原泰衡。泰衡亡、維久就虜。源賴朝宥其罪、賜舊邑、居由利。孫維實、正中元年春、邑人島海彌八起兵

蘆名義廣

金上盛備佐瀨平八

襲由利、維實戰死、維實亡、後子孫歷三四世、得瀧澤地、稱氏瀧澤、天正中、最上義光傳令撫定由利、使赤尾津道俊二男繼由利氏、後是爲仁賀保擧誠、擧誠從豐臣秀吉出兵役、後仁賀保氏衰、僅存祀耳、裔孫誠成父子、戊辰之難、能應佐竹氏振作一二小隊、以勤王、朝廷錄功賜賞、世以爲異數云、

蘆名義廣、其先義連、三浦義明子也、始封會津、傳至盛氏、蠶食隣境、兵威尤殭、遣其臣金上盛備入朝、朝廷嘉蘆名氏先東北群雄修職有賞、以使者盛備任遠江守、已而蘆名氏嗣絶、群臣迎佐竹義重子爲主、是爲義廣、天正十三年、與伊達氏構兵、與岩城常陸石川昭光、率兵三萬五千、攻陷中村城、政宗出拒之、義廣等諸軍進赴、政宗營敵出邀之、昭光等擊斬其兵百餘人、政宗苦戰退岩

角、義廣引兵還、十六年、出兵入安積郡、政宗出拒於杉田、十七年、政宗誘降我猪苗代盛國、義廣未知之、聞政宗來侵、遣兵助盛國守岩、自率兵入岩瀨郡、與政宗對陣、聞盛國叛應敵、俄引兵還、政宗入猪苗代、義廣整軍復出、摺上原、政宗軍八森、其將富田將監督叛將來軍于吹渡、我軍奮進大敗之、敵全軍將潰、已而敵別軍襲我背後、義廣怒、率麾下四百餘騎、直衝政宗營、接戰六七合、不能克、義廣與數十騎走黑川、敵兵追躡、金上盛備、佐瀨平八郎等死之、盛備平八並以驍武稱、時諸將皆無有鬪志、盛備苦戰、鎧袖血淋漓、駐馬約肚帶、謂其下曰、累世蘆名氏、可無一人死難之臣乎、吾且留戰死、適有二騎揚鞭來、卽佐瀨氏臣也、盛備呼曰、平八何如、曰既死矣、我等爲亂兵所沮、不得共死、是以至此、盛備曰、吾

伊達政宗

見不動像

大內定綱

則後矣、汝第速去、遇爾所識、爲傳我戰死之狀、二兵曰、我固決死、奈何偷生、終與邀敵軍、健鬪死之、無幾諸城悉瓦解、義廣遂投佐竹氏、蘆名氏絶、

伊達政宗、其先出於左大臣藤原魚名、其裔宗村、任常陸介、文治中、從源賴朝伐藤原泰衡、以功封陸奥、其後曰政宗、食陸奥五郡、出羽一郡、六世孫晴宗、徙居出羽米澤、兵勢益熾、將軍義晴、以晴宗爲陸奥探題、當是時、蘆名、相馬、南部、大嵜、及田村、結城、大內、二本松、二階堂、岩城、石川、競起互相呑噬、伊達氏尤强、晴宗子曰輝宗、政宗之父也、政宗幼名梵天、年甫五歲、嘗出遊佛寺、見不動像、指問近臣曰、此者其貌何猛也、對曰、不動明王、其貌雖猛、其心則慈悲、梵天曰、武將宜如此、及長、輝宗爲加首服、改今名、天正十二

年、政宗承家、時年十八、治米澤城、是時、蘆名氏據會津仙道、爲政宗勁敵、十月、四本松城主大內定綱來降、政宗以其嘗黨蘆名、留之不遣、定綱乃請率妻子來從、政宗許之、定綱復叛附蘆名氏、政宗怒、十三年五月、遣兵擊蘆名氏、不利、政宗自將攻大鹽城、遂城檜原而歸、七月、政宗招降松田、城主青木修理、命爲鄕導、與三春城主田村清顯、俱攻定綱於小手森城、清顯、政宗妻父也、初伊達氏與蘆名佐竹氏不惡、及娶清顯女、遂構難、至此蘆名氏遣兵救定綱、政宗以城難猝拔、退兵、城兵出尾我、前軍返戰、政宗遣銃手五百、繞山橫擊破之、定綱留兵走小濵、政宗攻而拔之、新城樵山築館諸城皆下、政宗軍築館、清顯説曰、小濵兵衆食足、未易拔、不如先攻旁近屬城、以孤其勢、政宗從之、九月、留兵築館、自將圍守

小濵之變

觀音堂

片倉景綱

降猪苗代

波内城、遂攻下岩角、定綱懼、夜棄小濵走二本松、政宗入小濵、二本松義繼因我族實元乞降、政宗不許、再乞、乃許命、致其地、十月、義繼詣小濵謁政宗、謁輝宗於宮森、從者某就坐與義繼耳語、及其辭去、輝宗送之内庭、義繼抜刀劫輝宗、從者皆露刃擁之而去、政宗適遊獵、聞變直追義繼、擊而殲之、輝宗遇害、政宗奉父喪還小濵、葬資福寺、索義繼屍磔之、本宮、玉井、諸城兵皆走二本松、政宗遂攻二本松、不下、十一月、佐竹義重、蘆名義廣等連和來攻、兵総三萬五千、攻陷中村城、政宗遣諸將分守要害、自將軍岩角、義廣等合我叛將前澤兵部、兵進、軍政宗聞之徙軍本宮、分兵守觀音堂、遣伊藤肥前守、高倉與伊達成實來擊破敵、而敵一軍自間道迫本宮、片倉景綱等力戰卻敵、政宗入岩角、十四年四月、二本

松氏臣立義繼從子新城彈正、爲主來攻、澁川守將成實、拒戰破之、四月、攻二本松、不下、留兵絶糧道、七月遂下之、彈正奔會津、於是仙道路始通、政宗歸米澤、論諸士功、賞賜有差、先是米澤城下火、政宗自馳救之、適風起火猛、衆無敢近、景綱獨當馬首、直以槍殪惰卒二人、大呼曰、我君親莅而不能撲滅此小火、何以視隣國、汝等當努力、如向大敵、因立下風、左右指麾、衆奮出死力、終得滅火、政宗由是知其能、後數建功、至是與成實等同預機務、十六年正月、政宗攻大碕、我軍不利、泉田安藝、深谷月鑑被虜、敵送之最上氏、最上義光政宗舅也、政宗聞之與義光絶婚、既而和、成安藝等自出羽還、四月、大内定綱自會津來降、十七年五月、政宗密招猪苗代守將猪苗代盛國、盛國應之、政宗軍二本松、遣成實景綱

盛國

併會津仙道

至小田原行營

受盛國降、政宗卽夜入猪苗代、義廣未之知、軍高森山、我軍戰不利、將潰、成實循磐梯山出敵背、會暴風起、斫陣而入、景綱與盛國出猪苗代、乘之、敵兵大敗、義廣將麾下突至、俄迫中軍、政宗令士卒曰、敵來勿動、且避其鋭、合擊之、既薄接戰六七合、終破之、義廣挺身走、我兵追破之於摺上原、北斬獲最多、敵皆開城納降、義廣困憊奔常陸、蘆名氏亡、政宗之伐義廣也、佐竹義重、岩城常陸將兵下境上、諸城至是政宗遣兵擊之、七月、義重常隆引去、十月、政宗攻須賀川、抜之、白川義親、石川昭光、皆降、常隆返侵地乞降、於是政宗併會津四郡仙道七郡、徙居黒川、威震奥羽、十八年、豐臣氏東伐關東、震駭政宗、令人覘形勢、還報曰、軍甚盛、政宗始懼、乃修使幣就徳川氏乞降、秀吉趣政宗來會、政宗卽治行、成實説曰、

豐臣氏之東下、客冬移檄所告也、今而往、亦已晩矣、往而受辱、不若坐迎之爭衡天下也、我帶甲十萬、據地利、何恐彼烏合之衆哉、不聽、率百騎入下野、路塞不得通、還由越後、信濃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狀貌如何、曰、齡可二十餘歳、眇而被髮、奇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人詰責之、曰、吾受王命、經畧天下、雖遐方絶域之人、莫不來歸、汝屈强東北、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蘆名義廣歸心王室、而汝擅攻之、是何故、政宗答曰、義廣納臣之叛將、結佐竹岩城、以圖滅臣、臣欲討二本松氏、以復父仇、又爲義廣所距、故臣日夜攻擊、終得克之、臣在敵中、不知四方事、及殿下東伐、然後知天下有所歸也、是以來謁、秀吉又使言曰、汝之所陳、果無僞也、則盡獻所侵會津仙道之地、不則亟歸汝國、徐修守

不用寸兵取五十四郡

貼金磔柱

備吾討滅北條氏然後見汝於戎馬之間也政宗曰臣生死唯命況邑土乎請速致之於是始許入見秀吉慰勞之問曰卿在陸奥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是特村巷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出下臨深谷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內軍也彼阪以西軍也彼海道軍也政宗唯唯不敢仰視既罷遣歸諸將交勸留之不遣秀吉曰吾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人曰關白天威也遂去之國秀吉既滅北條氏徇陸奥政宗往謁於宇都宮片倉景綱從焉秀吉悅自點茗賜政宗及景綱從容言欲封景綱之意景綱辭曰臣受主恩敝邑風習恥易君不能拜命秀吉義之政宗之致會津仙道秀吉盡賜之蒲生氏鄉爲陸奥出羽守護賜木村秀俊於葛西大崎葛西大崎民苦秀俊新政相聚陷城邑氏鄉聞變趣政宗會師政宗乃發兵會氏鄉時政宗臣須田伯耆叛詣氏鄉營告曰政宗失會津怨望陰誘土兵作亂氏鄉大驚明年正月西上訴之秀吉又獻政宗通賊手書秀吉怒馳使召政宗政宗即至曰吾自分誅戮也作貼金磔柱使人揭前行及詰問陳謝甚辨乃示其手書政宗佯愕曰其書甚肖特華押有微異者驗之果然秀吉即釋之削其伊達信夫刈田柴田數郡加封氏鄉更以大崎葛西賜政宗六月政宗歸陸奥徙岩手山居頃之賊起據宮城政宗擊平之獻首京師以功任侍從文祿元年征韓之役政宗將千餘人從秀吉屯那古耶六月政宗與淺野幸長航海至孟津距釜山浦十里韓將元均以兵艦七百艘扼閑山嶋政宗以舟師五十艘進擊均破之奪艦十艘斬首二百

深德家康

賞以上杉氏封

仙臺

餘級均遁走我軍盡達釜山二年六月與諸將俱攻晉州下之政宗以寡兵善戰以功任少將九月秀吉召還政宗護那古耶行營四年氏鄉卒其子秀行猶幼命政宗歸鎮其國尋歸岩手山七月豐臣秀次以反誅有譖政宗黨秀次政宗聞之大驚西上至京師訴冤秀吉不釋欲徙政宗於伊豫時德川家康在伏見邸政宗因請家康營救終得釋由是政宗深德家康五年家康討上杉景勝政宗在大阪入見曰臣常虞景勝覘間侵掠我統內請先歸爲之備家康戒之曰景勝强敵也彼若出兵則當拒之不可自我擾彼政宗曰不乘此時取敵地安得爲大家家康哂曰英雄本色自發露事平當割地行賞愼勿輕擧以取敗政宗歸發兵攻上杉氏屬城白石取之會家康使者至自小山告三成反且問去就政宗固誓不貳使者因授家康密旨使政宗收兵還以守其疆曰事平賞以上杉氏封政宗聽命乃使其臣石川昭光守白石而歸岩手山八月景勝將直江兼續攻最上義光義光使其子義康來乞救政宗許之片倉景綱說曰兼續戰勝則兵疲君承其敝兼續可擒而山形舉矣君因乘勢攻會津會津可指日取是君一擧而收大利也不如竢其敝擊之政宗曰規利忘義幸親戚之危我所不爲也乃使政景將兵赴援與義光合兵屢擊兼續既而傳關原事平兼續退兵我兵追擊政宗遂爲會津可取乃攻福島及湯原不利而還家康賞政宗功賜景勝舊封陸奥十二郡宇多郡九村倂舊封食六十萬石七年政宗城千代崎徙居焉更名仙臺十一年二月加封常陸龍崎二萬石十九年大阪之役政宗爲先鋒十二月長

政宗進言

子秀宗、封伊豫宇和島十萬石、元和初、軍再起、政宗自大和進、先鋒片倉景綱與本多忠政、松平忠明、擊後藤基次、破之、我銃手狹野又市狙擊基次斃之、進軍、遇真田幸村、軍退、以功拜參議、寬永三年、進權中納言、九年、將軍家光發秀忠喪、下教盡召諸侯、問其向背、列侯未答、政宗進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對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於是德川氏威權大定、因深德政宗、

諫言

政宗嘗赴江戶、過千手、會家光獵千手、政宗從士告曰、聞今日將軍遊獵、請疾馳及其未至、政宗不聽、故徐徐而行、家光方臂鷹立田間、從臣未來屬、時政宗在輿、爲不見而過、後謁於營中、家光曰、吾放鷹千手、卿何爲不知而過、政宗對曰、臣過千手時、見一男子臂鷹、未嘗見殿下矣、家光曰、是卽吾也、政宗佯驚、因諫曰、殿下任天下之重、好游獵、數輕出、不待衞士、臣恐一旦有不測之變、爲殿下危之、家光嘉納其言、政宗晚留意民事、待下以寬、屢出獵、謂人曰、吾之所以頻出者、欲察吏胥勤惰、問民間疾苦也、國之設目附横目、本要知臣下善惡、以賞罰之、今任此職者、徒以鉤訐擿發、爲能事、未聞擧一善人、是豈可謂盡其職哉、由是其下犯小過微罪者、大率措而不問焉、十三年五月、政宗病卒、年七十二、子秀宗、忠宗、宗勝、忠宗嗣、政宗嘗設伎樂於國、家康聞之、欣然、加藤清正聞之、謂左右曰、今凶亂既平、海内寧息、雄疆如政宗、亦娛意聲伎、可以卜天下之無患矣、此内府之所以喜也、吾亦當輕裘緩帶、近歌童舞女、以追蹤政宗耳、其見稱慕如此、然政宗晚年雄志仍不衰、遣使海外、探國情、知其不能中止云、

論曰、庚子之役、德川家康遣歸伊達政宗、謂之曰、謹與上杉氏勿爭、守我封疆、以壓之則足矣、無乃發故態乎、及上國兵起、遣徒有所戒敕、且許事平之日、加封百萬石、當此時、天下群起、敵家康、家康宜以重賞啗諸將、而繫天下之望、如前田氏、不敢發一使、而獨眷眷於政宗、至許以百萬石者何也、蓋當是時、政宗附上國、則上國勝、附德川氏、則德川氏勝、天下之大權殆在政宗之嚮背也、家康將資政宗之力、博天下之霸權於一戰之下、則區區百萬石、何有於政宗哉、夫家康之於秀賴、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亦知之者、石田三成仗大義、擧大兵、上國諸將響應雲集、率三十萬兵、踊躍而東、上杉景勝與之協謀、扼其背、家康之勢、浮寄孤懸、殆委命餓虎者矣、而家康悍然驅烏合之兵、敢當大敵者、無所恃而能然乎、且景勝擁父祖之餘勢、負山河之形便、猛將如林、勁卒如雲、使之席卷乘家康之後、則不出旬月、而天下之事定矣、而景勝不出于此、逡巡踏跙、甘爲降虜者、何哉、嗚呼、此家康之所以眷眷於政宗也、源右府、豈不知諸平之無足與者乎、而富士川之勝、所以不敢長驅躡其後者、虞佐竹藤原二氏、候釁其背也、景勝之不敢乘家康之後者、慮政宗乘其虛、衝其巢窟也、是時、佐竹相馬南部諸族、皆通景勝、假使政宗中道變其圖、協力景勝、則八州之險、可唾手而收焉、而關原之勝、在彼而不在此、大勢轉局、面一變、家康父子全輸、就虜亦未可知也、故曰、政宗附上國、則上國勝、附德川氏、則德川氏勝、

忠宗　宗勝　宗重　淺岡　松前重光　片山隼人

天下之大權、在政宗之嚮背、家康之至眷眷於政宗、許百萬石、實有故也、而及事平、諼言破約、加封止六十二萬石、噫又巧矣、忠宗襲封、任少將、兼陸奥守、將軍養池田輝政女、配之子光宗、蚤卒、其子綱宗嗣、曾祖父宗勝輔國政、宗勝蚤蓄異圖、至是與老臣原田宗輔謀、使綱宗近於群小、荒於酒色、遂聲其過失、以幽之、時萬治三年也、其子綱基嗣、年甫二歲、宗勝恃輔立之功、跋扈日甚、伊達宗重稍知其謀、不軌、使女弟淺岡爲乳母、松前重光爲近侍、以詗其擧止、已而宗重與片倉小十郎、俱請幕府曰、使宗勝獨攝國事、恐不厭衆心、願使田村宗良與俱當國、幕府許之、宗良忠宗子也、宗勝與酒井忠清婚、益威權薰灼、勢傾中外、又引宗輔佐其謀議、宗輔傾險有材幹、國事悉決於二人、宗良備員而已、綱宗屏

居品川第、鍛刀劍以自娯、一日淺岡視綱基將食、心動、召庖人嘗之、即死、與犬、犬仆、蓋宗勝密置毒於饌、以欲害之也、宗勝覺事不就、殺醫滅口、又陰使人夜刺綱基、爲重光所沮、國內恟恟、逆黨神並某竊其盟書來自首、及郡境獄起、宗重慨然曰、吾不忍坐視國家之危亡、寛文十一年二月、託後事於片倉、驅至江戸、上書老中、訴奸臣迫君之狀、板倉重矩召之於家、詰問、宗重辭理明晰、應答如響、皆有證左、三月、老中會酒井忠清第、召宗重宗輔對辯、宗輔辭屈、二人既退、同憩一室、宗輔出書袖中、謂宗重曰、吾有一冤事、而未得申雪、願賜一見、言未畢、前刺宗重、將入擊老中、一坐驚起、擊斃宗輔、宗輔老片山隼人在仙臺、聞事破、奉宗輔子大內藏擄信夫城、片倉使人諭大內藏曰、欲嬰城以抗王君、豈非以罪人之

宗村　田邊希文　秀宗

子必見誅耶、我與子父親善、將爲子營救子、其速出城、大內藏詒之隼人曰、郎君毋爲彼所賣、請斬其使、大內藏不聽、遣人謂使者曰、隼人而在焉、吾不得出城、使者曰、子果欲保首領、何不殺隼人自降、大內藏乃發銃殺隼人、使者聞銃聲入城、執大內藏及其弟小十郎、皆誅之、幕府命流宗勝於土佐、其子宗興於豐前、連坐者甚衆、因召綱基曰、卿家諸臣暴橫、一國將亂、而卿不能理之、罪亦非輕也、雖然卿尚幼冲、未嘗豫國事、故釋而不問、自今以後、卿其親政、毋使群臣懷覬覦、綱基拜謝受命、是月、幕府命田村宗良屏居、綱基孫宗村、爲人仁惠、巡視封內、定育子之制、以賑貸窮民、初宗村從儒臣田邊希文、巡視封內、次某村、是夜希文夢嬰兒數十牽衣哀訴、曰此村産兒皆不擧、請救護之、既覺問之村民、果如夢

中所言、宗村聞憫之、至是定、每産子給米一石錢五百之制、宿弊悉改、子重村、天明中、鑄方鐵錢、行之其部內、文曰仙臺通寶、當六世慶邦時、德川氏奉還政權、朝廷召慶邦、慶邦乃遣參政三好清房、還傳詔令於藩主、先是慶邦受討會之命、而藩宰阪英力者執迷、自江戸歸、議東征非出真敕、藩士皆在僻陋、不解事、翕然應之、清房百方辯駁、不可、反遂爲讒間所中、幽憤而死、既而王師所向如破竹、百敗之餘、遂斬英力歸順、

秀宗、政宗長子也、幼之大阪、侍豐臣秀頼、時年六歲、秀吉悅之、賜名曰秀宗、後政宗以其親于豐臣氏、不欲爲嗣、立次子忠宗爲嗣、德川家康憫之、封伊豫宇和島、食十萬石、子宗實、宗實時、宗利、宗純、宗實宗時、先父卒、宗純領其封、食吉田三萬石、宗利嗣家、裔孫宗

城時、蕃船屢至、國內漸多事、宗城憂之、修武事、又與德川齊昭交、屢議國務、及內敎事起、坐見黜、剃髮稱伊豫入道、文久中、幕議一變、被釋而出、後奉敕至京師、與島津久光、松平慶永、山內豐信、參豫大政、慶應中、幕府再征長防、宗城呈書幕府曰、以薄小舩向堅牢砲臺、不見勝負、且未審長罪狀、請示之、不報、遣使促令海路帥兵入長防、時松山藩兵與幕軍倂、兵入大島郡、攻其無備、焚聚落、宗城又呈書曰、征之爲言、征其暴民也、今未見責長人罪狀、先暴其民、是以暴伐暴也、弊藩不能繼之、敢辭出兵、幕府不能强之、及將軍家茂薨于軍、德川慶喜請奏召諸侯有資望者議事、宗城亦與焉、於是解西征兵、而天下益多事、幕府不能復令四方、三年四月、下詔召四諸侯、宗城亦與焉、議五卿及毛利氏復爵及兵庫開港、及德川慶喜辭軍職、納政柄于朝廷、大會諸藩士於二條城、議之、宗城遣都築莊藏與薩人小松帶刀、土人後藤象次郎等、慫慂之事遂決、宗城尋爲議定官、兼外國事務、而宗藩慶邦、黨松平容保、與奧羽諸侯、俱抗王師、宗城大憂之、奏請往諭之、朝廷以其在劇職、不聽、遣子宗德、有故不果往、宗城以書諭之、慶邦亦悔之、遂歸順、宗城後以全權大臣、出使支那、修鄰交、訂盟而還、

最上義光、其先出於源義家第三子足利義國、義國九世孫兼賴、事足利尊氏、爲出羽按察使、徙最上郡、因氏焉、治於山形、兼賴之裔曰義守、義守生義光、義光幼時、從父義守、嘗浴高湯溫泉、會盜數十人來劫、義光斬賊一人、傷二人、餘衆逃走、義守大奇、與傅家寶刀、天正八年、義光與谷地城主城取家衡搆兵、家衡請援於織

田氏曰、臣家世爲出羽守護、而最上義光數侵臣、統內願藉君威討之、是時信長旣定畿內、兵力强盛、義光聞之、亦詐信長、辯其詐、且告家衡不能治民之狀、請代之、信長許之、於是義光遣使家衡、佯和、請婚、頃之、又紿曰、吾疾日篤、恐不起、願一見足下、託後事、家衡信之、乃來問、義光預伏兵、刺殺家衡、遂發兵攻下谷地、寒河江、諸城、圍天童城、招降城將野邊澤某、當是時、上野山城主上野山滿兼、與伊達輝宗連和、來攻、輝宗義光妹夫也、義光聞、警出兵拒守、我先鋒野邊澤某奮戰、大破之、輝宗滿兼尋爲其臣里見越後所殺、越後來降、十三年、義光攻蕪山城、令士卒絕汲道、遁去滿兼城主佐佐木典膳棄城、走莊內、依大寶寺光安、光安據莊內三郡、義光陰圖倂之、使其臣草刈備前僞得罪亡命、歸光安、光安漸寵任之、備前密爲我內應、十四年、義光發兵攻莊內、與光安戰、大破之、光安自殺、典膳降、更名鮭延越前、義光遂取莊內、鎭之、是時伊達政宗、荐攻畧鄰境、與佐竹蘆名二氏、攻擊不已、十五年、義光與佐竹蘆名岩城諸族連和、圖伐政宗、政宗臣鮎貝某來降、十六年、與政宗和、十七年、上杉氏將本莊重長來攻尾浦城、義光聞急、使草野某赴援、我兵大潰、草野爲敵兵所殺、城竟陷、於是莊內悉屬上杉氏、十八年、豐臣秀吉東伐、義光素通款於秀吉、率兵往會、師十九年秋、德川家康助豐臣秀次東下、義光携次子家親往會、使家親仕家康、秀次寵其女、載歸、文祿初、秀次被殺、女亦被殺、有訛言、義光與秀次通謀、家康爲白其冤、事得寢、以故義光深德之、慶長五年、上杉景勝與石田三成謀、除德川氏、陰說東諸侯起兵、使

鮭延越前　義光受金　丹野某　追擊

者至山形、義光欲斬使者攻會津、鮭延越前說曰、景勝雄武關東無敵、今欲舉事抗内府、必有諸侯應之者、未察彼情狀、寡兵遽挑强敵、是危道也、不如佯應、審聞之内府、以觀其變、若景勝覺之來攻、主客異勢、破之不難、義光從之、景勝得報大喜、贈金二萬兩、義光乃受、盡分賜家臣、及德川氏討景勝、命義光率陸奥出羽諸將攻會津、義光使其子義康統諸軍向米澤、未發、會三成起兵美濃、家康途還軍、南部利直等聞之懼逃、衆請追之、義光曰、舍諸、彼各慮其統内有變、歸而自守、固其宜也、今迫爲私鬪、是爲内府謀不忠也、苟汝等不我負、大敵亦不足畏、何假人之力哉、利直等既去山形、馳至金山關、義光臣丹野某戍金山、急閉關、綻單衣挂之樹爲旗幟狀、木梘安火繩列銃眼、以張疑兵、使人謂曰、非有寡君命、關不可開、且諸君遽去、得非黨景勝乎、利直等怒、欲攻之、見其有備、乃止、既而義光報至、丹野始開關得出、時人稱其膽智、九月、景勝怒爲我所欺、使其將直江兼續將兵二萬來攻、義光遣義康乞救於伊達政宗、政宗遣族政景將千餘人來援、兼續既拔幡屋、進攻長谷堂、城兵擊卻之、義光自將繼進、未戰居數日、會關原捷報至、義光大喜、令士卒曰、敵且走、擊之勿失、頃之、兼續果燒營退、義光有膂力、馬上揮鐵棍、先衆進戰破之、日暮布陣相持、明日、兼續退軍、義光復追之、兼續乃據山瞰射、我兵不利、堀某諫之、義光叱曰、當是之際、吾退一步、士卒潰散、卒爲之擒、唯當進蹈敵耳、堀愧憤、挺身而進、中丸死、義康踰山赴援、路險不可騎、下馬、以二千人横衝兼續陣、城兵出繞其後、三面合擊、大破之、斬首千五百級、

下編卷二十九　十七

莊内悉定　父子有隙　里見越後　族越後　殺義成

兼續遂遁去、既而三成就擒、景勝乞降、六年、家康命義光取酒田城、城兵不下、義光遣其子義成將兵攻拔之、莊内悉定、以功益封莊内三郡及仙北、食五十一萬石、任左近衛少將、義光有四子、曰義康、家親、清水義成、山野邊義忠、家親仕德川氏、家康以諸侯子爲家人、始此、以故眷遇甚渥、義光年既老、未致仕、義康近臣謂義康曰、主君老矣、而不欲傳國郎君、無乃欲立二郎與、義康信之、頗怨望、或告之義光、義光惡之、父子始有隙、一日義康入佛寺、飲酒笑謔、刀挺傷股、或讒之義光曰、郎君怨望、入佛寺、欲自刄、左右奪刀、郎君被創、義光大怒、詈義康曰、汝勿復來見、舉族調諧之不聽、義光尋赴駿河、謁家康、具以告、家康驚曰、父子天性也、何乃怨釁至此、卿善處之、顧卿諸子能幹蠱者誰也、義光以家親對、家康頷之、義光還國、使人紿義康曰、前將軍命我宥汝、汝速來見、義康喜至父所、義光不見、命曰、汝且往高野山待吾報、義康不得已而發、義光密使戸井半左衛門帥衆要於途、發銃殺之、義光驍將里見越後有孫曰權兵衛、與義康善、義光欲殺之、越後憫之、與子民部帥士卒五百餘、以權兵衛逃、前田利常以三萬石招之、義光遣使加賀請、遂之越後、乃去、松平忠輝祿之、義光又許之、越後遂往高野山、薙髮、義光遣人紿曰、汝既爲僧、吾當宥汝、汝速還國、至則捕而幽之、義光遂以家親爲嗣、慶長十九年正月、臨終遺言曰、吾死七日、必族越後、家親如其言、及籍越後家、獲豐臣秀頼手書曰、汝誘清水義成害義光、必有重賞、家親遂殺義成、其後家親出狩、過家臣楯岡甲斐燕飲、及還暴病卒、子義俊嗣、時人謂甲斐與鮭延

下編卷二十九　十八

松根備前　已兆

越前謀、託遊宴酖家親、欲擁立山野邊義忠、於是松根備前往江戶、訴之秀忠、命按驗之、竟無證左、乃流備前於筑後、遣島田利正等於出羽、命其老臣九人協心輔義俊、義忠及越前請、曰、臣二人令縱奉命、異日必招讒口、是再擾國家也、請及今日辭職去國、秀忠聞之、以為最上東國衝阨、而義俊穉孺、家臣攜離、不足鎮東陸、遂奪其國、賜采地一萬石、寬永中、削其半、食五千石、初、東海有一大木摚漂至金浦、長十餘丈、土人斧斫開之、中有一長人屍、即婦女也、無幾、最上氏國除、人以為其兆、

論曰、最上義光知東照公可依賴、令其子家親事焉、及關白秀次之獄、義光殆不免禍、由公營救、而得釋、關原之役、天下諸侯大率迷於向背、義光於公、已荷再生之恩、又為上杉氏宿仇、以

下編卷二十九　十九

故斷然屬關東、亦其勢然也、天下已服、公家親寵遇日隆、義光乃信讒間、使長子義康寃死、可悲夫、吾嘗尤義光任用里見越後及民部、又使民部子權兵衛屬義康、使其爭權相軋、遂釀成其禍、皆有以自取也、古之英雄、因收降附、以為己用、但弒君父之賊、雖有大功、必誅絕之、何者、弒逆大罪、天下所同惡、且彼已忍傳刃於其君之腹中、安知其事義亦不如此哉、越後殺其主上野山滿無以降義、不可私容也、義光不誅之、以懲不忠之臣、乃反賞之以其主之邑、所以招莫大之禍也、吾度權兵衛說義康之言、蓋亦越後父子同謀、其意欲除義光立義康、而已專其權也、義光已失刑於越後、至是又不先捕越後父子、窮治之、而遷殺義康、可謂惑矣、假令義康有罪耶、廢之可也、幽之可也、必

南部信直　西御所　京師人清藏

殺之、不亦太甚哉、自古人君父子之間、當艱難之時、無不親愛、及天下無事、漸生愛憎、狡險姦佞之徒、又從而離間之、漢武帝、唐肅宗、皆聰明英主、猶惑江充李輔國、而寃殺戾太子建寧、可不察哉、　岡田僑

南部信直、陸奧人也、其先出于源義光、義光玄孫光行、從賴朝於石橋山有功、賜邑甲斐南部鄉、因為氏、文治五年、從伐藤原泰衡、厚樫山國見嶺之戰、皆有功、賜奧州糠部五部、徙居焉、光行十世茂時、屬北條高時、死于鎌倉、孫政行從足利尊氏有功、領舊地、政行子守行、應永中、屬足利持氏、戰于秋田、陣中斟酒、有雙鶴翺翔、影入杯中、因為旗號、子義政稱南部莊司、永享十一年、鎌倉之役、攻前門破之、義政十世安信、稱右馬允、當此時、津輕三郡、叛津輕

下編卷二十九　二十

素為南部芻牧之地、安信令弟高信伐之、高信進擊、獲魁酋、平之、為津輕守護、居石川城、安信子晴政嗣、年十三夭死、諸老議立高信子信直、稱大膳大夫、信直一日出途、遇賊擊却之、時族九戶實親亦欲奪宗家、窃挾異圖、七戶家國黨之、謀托觀射于馬場野、而殺信直、放銃狙射、信直又斬其徒、於是懷貳者畏懼來服、實親兄政實亦降附、信直乘新勝之威、伐斯波氏、斯波民部大輔、居高清水城、自稱西御所、時家政大擾、信直時之率兵三千、攻拔之、併斯波六十六鄉、天正十八年春、豐臣秀吉伐小田原、信直未知也、會京師人清藏者來、謂曰、關白賜言、挐戮北條氏、進伐東陲、不奉王命者、征旗今在小田原、北條氏之滅、無日矣、君盍發聘使、信直驚、欲自赴、以國亂不果、清藏曰、宜先遣使者通信、乃擇使者東北久

南部津輕釁端

與上國不通言語不辨莫知禮節遷議不決清藏自請爲使者赴行營獻駿馬且告以國有叛賊不得自到秀吉賞通聘之速曰令信直保城以竢征旆之至八月秀吉進營于大森信直赴之途遇我叛臣大浦爲信自上國還視其帶近衞氏之章畏不敢撃見秀吉愬曰臣屬爲信起兵掠略津輕三郡請伐之前田利家在側曰爲信先卿三日既賜朱章今已爲王臣不許私鬭信直悔恨尋秀吉賜秀次及淺野長政來巡撫郡邑置戍鳥屋碕水澤江刺等無幾葛西大崎土冦群起信直率騎五百會蒲生氏鄉撃之

政實

先是政實稱病不出渉獵山野調練兵馬十九年將擧兵襲淺野氏族重守於鳥屋碕重守聞之走政實兵威日張近鄰多屬之信直出兵日夜接戰不利於是重守及信直子利直俱經北州憑前田利家乞援于上國政實聞之以精兵五千據福岡城自誓曰吾當竢征

福岡城

討使至縱火自殺豐臣秀次德川家康爲征討使蒲生氏鄉伊達政宗奉命就國爲之先鋒來征師凡十萬氏鄉等先至上杉景勝亦會之松前慶廣亦以蝦夷兵至信直爲鄉導大軍圍福岡城其地僅通波井一徑苗淵白鳥馬淵三河周流三面背山據嶮大軍頗苦攻撃會莊内土冦起景勝率軍反撃殲之氏鄉遂歷嶮登後崖俯瞰城中連發大熕政宗亦拔佐沼斬三千人而進政實懼乞降秀次等至斬政實燬賊巢誅餘黨慶長四年信直卒子利直嗣是歲徙居利直城盛岡尋利直及津輕秋田仙北諸豪受德川氏命屬最上義光

多田忠親

初南部有多田忠親者作亂遂出亡憑伊達政宗潛居大林政宗嗾忠親募兵侵南部給以芻糧火藥是歲忠親起兵攻北信愛入道朴齋于花卷城朴齋撃卻之忠親走入岩崎城利直時在最上聞警旋兵十月攻岩崎忠親困政宗出兵救之利直迎撃之夜乘風雨縱火燔城忠親又走依政宗利直愬之政宗畏懼殺忠親以滅口利直十世利敬以幕命出兵蝦夷禦魯人時文化四年也明年進爵益封并原封爲二十五萬石

津輕爲信

津輕爲信陸奧人也初仕南部信直信直使弟政信爲津輕郡代置於波岡城爲信及大光寺左衞門爲之佐二人不和爭鬭大光寺脱走出羽天正十七年政信暴死或云爲信鴆之信直使南右兵衞檜山劔帶代政信左衞門還復舊邑爲信懼焉乞援于秋田實季募兵得騎七百卒五千俄起圍波岡城右兵衞帶劍不能拒乘風雨而走爲信遂有津輕三郡因以津輕爲氏居弘前焉信直來撃敗走爲信往京師賴近衞家請屬豐臣氏時天正十八年也

秀吉伐小田原爲信造行營受朱章而還尋九戸政實作亂爲信率兵會蒲生氏撃平之征明之役護那古耶行營庚子之役攻大垣城有功尋卒子信牧任越中守配家康養女九世寧親以幕府命出兵戍蝦夷禦魯人以功任侍從增封并原封爲十萬石維新之際有功賜賞一萬石

日本史記　下篇卷之二十九　終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三十

藩翰列傳八之十四

松平秀康 忠直○光長○忠昌○昌親 慶永 ○直政○直基○直良 ○德川義直
慶勝○成瀨正成○正肥○渡邉守綱 ○德川賴宣 安藤直次 ○德川賴房 光圀
○賴重○中山信吉

松平秀康

松平秀康、德川家康第二子、秀忠庶兄也、幼字菸丸、母永見氏、孕而獲罪、出生於其卿本多重次、竊育之、以告世子信康、信康喜而撫養焉、天正四年、家康如岡崎、信康承間出見之、家康乃使重次護視之、年甫三歲、十二年十月、羽柴秀吉請養家康一子為義子、家康遣菸丸、重次子本多成重等陪從之、秀吉大喜、養菸丸以為子、授氏羽柴、更名秀康、因給以河內田一萬石、十三年七月、任侍從、兼三河守、未幾、秀吉欲家康西上、而家康不肯、或諫次郎將不免、家康曰吾不以秀康為質、彼養為子、吾何與焉、尋入京、豐臣德川二氏和全、成於是、秀吉無東顧患、十五年、秀吉自討島津氏、秀康時年十四、從軍有功、因進左近衛少將、習騎於伏見馬埒、秀吉

斬牙騎

牙騎失禮、秀康即馳斬之、衆愕其膽、時關東諸豪往往因德川氏降、十八年春、結城晴朝亦降、乃來請得豐臣氏族、以繼家祀、秀吉遣秀康、晴朝修婚、乃讓邑秀康、

結城氏

又稱結城氏、食十萬千石、十二月、家康伐陸奧、秀康從軍督諸部、文祿元年、秀康率兵千五百抵肥前行營、慶長二年、任參議、四年三月、家康赴大阪、秀康為伏見留守、時衆情恟恟、豐臣氏諸將將殺石田三成、三成來投秀康、受父命、携兵護送三成於澤山城、五年七月、秀康自結城來會小山行營、時上國報至、親信將士皆會焉、本多正信進言固守四疆之策、衆多然之、獨井伊直政說以進取之計、秀康曰、直政言是也、宜留

宜政言是也

一強將、而舉軍西上、家康用其言、明日擇留守之任、秀康當其撰、秀康曰、兒願效力西討、何留守為、家康曰汝年少、不知留守任重耳、且諸侯置質江戶、非汝無以繫群心、秀康猶不肯、家康叱曰、汝畏景勝邪、秀康曰、兒應留矣、苟許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寸步出白河、大人莫有東顧之憂、家康聞之、濺泣取一甲、授秀康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視背於敵、今以與汝也、秀康拜辭、乃以兵一萬陣宇津宮、蒲生里見諸侯皆隷之、佐竹義宣心抱兩端、按兵不動、家康使人詰之曰、子撫四萬之衆、而無一人東馳者、我不能無疑、苟不懷他心、則速擊會津、且納質、義宣答曰、僕於足下素無怨仇、何他心哉、至妻子、則在大阪、無復可納者、諸將請討之、家康曰、且置諸、上國本也、東鄙末也、苟覆其本、末不患其不靡矣、乃使平岩親吉、松平信一、總下總諸豪、以備之、東北豪傑皆受秀康節度、適宇津宮軍中訛言、會津悉甲南下、秀康使人言於景勝曰、小子受父命、居守於此、不能從上國軍、甚苦無事、願與公一戰、公能來乎、抑小子當往也、景勝辭去、未幾、上國悉平、秀康回師還伏見、家康論功、遂賜越前六十七萬石、治福井城、明年、使子直基承結城後、其始就國、恩威並行、封內悅服、家康以西事已平、使秀忠往平關東諸國、景勝屢因秀康謝罪、秀康以為景勝方失勢、乘之非武、因為請納其降、家康許之、七年七月、秀康自越前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氷關、時西國諸侯會同者、禁過齎火器、於是關吏呵禁之、秀康怒

汝畏景勝邪

賜越前

不知越前宰相乎

忠直

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秀忠聞而驚、命使勿問、自迎謝焉、十年四月、累遷正三位中納言、十二年、爲伏見留守、三月、以疾告歸、閏四月、遂卒、年三十四、初秀忠聞秀康病篤、乃遣阿茶局於駿府、具狀家康、哀憫之、欲加封近江下野田、併爲百萬石、因畀書以告焉、局受其書而歸、途遇訃使、與倶還駿府、卽返致其書而去、因是越前氏不及加封云、秀康爲人英武、好名、嘗名京師娼阿國者、阿國色藝爲當時第一、觀之歎曰、彼以女子聲伎冠天下、吾爲丈夫顧乃不如也、憤悗激勵、聲涙倶下、其平生懷抱如此、或曰、幕府聞秀康嘗與福島正則言、且忌其英武、且鬻爲秀吉所子養、因遣一美女爲妾、女有瘡毒、秀康遂不起云、子長忠直、次忠昌、直政、直基、直良、第四子吉松丸、早卒、

論曰、烈祖之征上杉景勝也、石田三成等擧兵於大阪、關西諸侯大半應之、而從征諸將之妻孥、亦爲敵所收、强敵在前後、其危猶駕破舟、鼓瀫楫、破萬里之波濤、烈祖召諸將會議、秀康決西討之策、嗚呼、有此命世之英斷、是烈祖之所以定天下也、無此英斷、則鹿未知墮於誰手也、故推公爲諸子中第一、

忠直、幼字長吉、母結城氏、及父秀康卒、襲封、任左近衛少將、兼三河守、慶長十九年、大阪冬役、帥兵二萬、備茶臼山、十二月、加賀師攻眞田郭而不利、忠直聞之、明日進攻、死傷甚多、不克而罷、夏役、忠直與其老本多重成等、陣四條畷、沈醉不逮事、時家康秀忠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日已暮、家康次千塚、秀忠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之、忠直與忠輝、以逼留失

我既食矣

先登第一

越前家之鄙

旨、本多成重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家康罵曰、惰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惴恐、還報、且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吉田修理請爲先驅、是夜整兵於矢尾磧、黎明至天王寺南而陣、眞田幸村率衆奮鬪、成重自高阜顧麾軍、軍競進、忠直呼餐、立而食之、食畢、被冑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直入閻羅廳、騎而揮鞭、馳全軍鬨而從之、忠直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修理等、左右縱擊、幸村軍終退走、忠直進至川塲、縱火市舍、城中有爲內應者、忠直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幟于城上、是爲先登第一、水野勝成繼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煙焰衝天、諸軍齊呼入、修理追敵於天滿、濟水溺死、城遂陷、忠直抵茶臼山、謁見家康、家康乃

執其手曰、眞吾孫也、六月、賞功、陞從三位、任參議、初秀康好士、國用常乏、及卒、國用益窮、大阪之役、群臣奮勵、欲建戰功、獲大封、由此功冠諸將、而其賞不過位階、群臣憤邑、往往謝病、忠直積不能平、常謂吾父於將軍爲兄、而僅食一國、我又有戰功、賞何薄也、自家康薨、沈酗酒色、無所顧憚、參府期至、而不發、老臣固諫、乃發途、臂鷹遊獵、經日不進、或稱病還國、左右忤意、輙手刄之、嘗聞老臣永見右衛門、母美召之、永見父卽殉秀康者也、母固辭、忠直大怒、欲誅之、永見族人咸聚其家爲守戰備、老臣本多丹波單身往訪、衆勸永見殺之、永見曰、吾當因此人、訴寃、丹波從容慰諭、而還、永見稍懈、適屬除夜、衆散去、丹波等乘虛急攻之、悉屠其家、時諸國旣定、獨越前屢用兵、殺戮甚多、然將軍不忍加罪、欲其自悛、而暴

一伯　光長

行日聞、元和八年、流忠直於豐後、除越前六十七萬石、遂命府内城主竹中重次錮之荻原、給五千石、忠直薙髮稱一伯、尋徙居津森、慶安三年九月、卒於配所、年五十六、子光長長賴、長良長賴稱市正、長良稱大藏、光長寛永初、以叔父忠昌請、封於忠昌舊封越後高田、賜二十四萬石、任左近衛少將兼越後守、慶安四年、轉從三位中將、光長憫永見宽死、令二弟長良長賴冒永見氏、以其妹嫁家宰小栗正矩、光長子綱賢先卒、無子、長良亦蚤死、時人謂長賴必爲嗣、正矩狡黠多權詐、建言曰、長賴當立、長賴大悅、傾心結托、正矩赴江戸、請光長立長良子萬壽丸、光長從之、遂請將軍家綱、立爲嗣、賜名綱國、任參河守、正矩頗有得色、欲擁綱國以擅威權、

越前家再亂

長賴積怒、密與荻田主馬謀、欲殺正矩、謀泄、一國大擾、遂訴江

戸、經歲不決、天和初、將軍綱吉親聽訟、正矩曰、臣豈以私曲行事者哉、某事則有某券書、某議則令某連署、皆歷歷可證也、老中阿部忠武曰、汝果忠邪、何須券書、爲取信於券書、以備他日、亦足以見奸計也、正矩不能對、乃廉問、悉得其實、賜死正矩及子大六、流長賴及主馬於八丈島、遂錮光長于伊豫松山、綱國于備後福山、沒高田二十六萬石、諸侯連坐得罪者甚多、貞享四年、光長遇赦、尋復爵位、寶永四年卒、年九十三、養支族直矩子長矩爲嗣、稱備前守、承光長後、元祿十一年、賜津山邑十萬石、任少將、改越後守、

忠昌

忠昌、幼字虎之助、侍將軍秀忠、慶長十七年、兄忠直老臣久世但馬等、結黨作亂、事聞江戸、忠昌聞之、急請暇、人問其故、曰、頃聞北莊有亂、請與家兄議、以鎭定之、時年十六、諸老以聞、家康召其黨於江戸、糾問其罪、事尋平、十九年、大阪之役、從軍於岡山、元和元年、任侍從、稱伊豫守、夏役、忠昌躬自揮槍、刺敵、令從者馘之、遂破天王寺口、直衝入城、獲首五十餘級、及事平、諸將謁家康於二條城、忠昌時在第三列、衆皆俯伏、忠昌特揭首、自呼名曰、伊豫守、家康偉之、封川中島十二萬石、五年三月、從高田城、倍賜其邑、及兄忠直獲罪、轉其舊封越前、食五十二萬五千石、治福井城、忠昌謂執政曰、將軍念故黄門、欲不絕其祀、眞盛擧矣、然使吾爲後、非忠昌意也、前參州有子仙千代、願使之襲封、執政曰、罪人之子、不得襲封、君勿辭、忠昌曰、願錄仙千代、然後受命、家光許之、忠昌乃奉命、寛永三年八月、至從三位參議、正保二年八月、卒、年四十九、

杉田壹岐

忠昌雄武有膂力、善識鑒人、委任國政於坂井與三、杉田壹岐、頗有

治蹟、壹岐初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諫、以匡救君過爲務、忠昌嘗放鷹而歸、意色欣欣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患矣、諸老臣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黙不言、忠昌恠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不可賀也、

可歎不可賀

臣聞、侍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擧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爲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爲可用、是臣所謂可歎者、忠昌艴然怒見於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背後、進伏于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忠昌不荅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候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

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愼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妻泣未答打門之聲徹於耳壹岐躍然起曰君命至矣是夜忠昌召壹岐乃引入寢室致謝賜佩刀忠昌改過如此子光通昌勝昌親

論曰明主居位愈久而愈無過國家益治者賢臣匡之補之也賢臣得位愈有功者明主容其說聽其諫也忠昌從諫如流故其臣亦諤愕不諱也

光通

光通襲封任越前守爲少將性恭謹質直善守父祖遺訓慶安中將軍家光薨諸侯伯會于西城光通大呼曰世子尚幼稚如有窺窬者臣爲將帥先赴伐焉延寶二年卒年三十九光通好學欽仰伊藤仁齋德業贈致幣物能厚禮之先是光通弟昌勝稱中務大輔任侍從食統內松岡五萬石其弟昌親稱兵部大輔食統內吉江二萬五千石及光通卒昌親併采邑承宗國四十七萬五千石

昌親

任侍從更名吉品初光通愛侍婢舉一男名直堅育於民間延寶中賜糸魚川田一萬石稱備中守寶永元年三月昌親與二三諸侯奉命修江戶城石壁昌親訪柳澤吉保將有所諮禀當是時吉保勢傾內外輿馬塡門常使家臣待客是日昌親至則吉保不在欲見家宰平岡平岡辭以公事鞅掌明日復往又辭如初昌親大怒其倨傲欲獲平岡而甘心焉遣人報其第老臣帥步騎千餘來圍吉

第　圍吉保

保第同族諸侯皆發衆助之吉保之子吉里見昌親謝之不聽吉保在營中聞之大驚夜與酒井忠擧等潛還入自後門先令平岡

急治裝還國後與忠擧等出見昌親低頭謝其罪一坐從救解之昌親意釋而還初吉保親近平岡是以平岡特勢驕縱動輒侮慢諸侯諸侯俛首不敢忤贈遺相屬及昌親有此事聞者皆快之昌親無子後取養兄昌勝之子爲嗣改名綱昌昌親致仕綱昌稱越前守至少將貞享中有心疾國除更賜福井二十五萬石於父昌親復承宗祀又養昌勝六男吉邦爲嗣吉邦無子支庶宗昌併已邑承宗家又加封邑二萬石世稱越前宗家昌親九世齊善以將

齊善　慶永

軍家齊庶子入襲封無子中納言田安慶賴弟慶永來襲封嘉永六年蕃舶大至國事頓變慶永上疏曰外國貿易蓋係國家大禁除漂民撫恤之外速固辭之可也彼以兵威來侵則策在必戰耳抑外患防禦策在元帥得其人也苟得其人則收天下銅器以造銃砲專嚴兵備固守沿海皆在元帥籌幄之中若夫締假約以緩數年則我國家之命脈庶幾乎頽廢冀莫遲疑書入將軍家定弗報已而天皇詔拒絕外交家定依違不奉勅慶永乃禀曰縱令破假約背虜情不可違勅意也家定恒有疾身體痿痺不能耐軍職安政五年七月病革而無嗣子慶永憂之與德川慶勝德川齊昭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等相議欲立一橋慶喜爲嗣爲井伊直弼所沮德川家茂入爲嗣乃幽慶永等慶永屛居自稱春嶽藩人松

松田和孝

田和孝因大憂憤詣井伊氏邸呈書欲爲其主雪冤謁者拒而不納去自後門入適遇舊友熊谷某乃出書請曰寡君廢黜係於冤枉僕不堪悲憤子其幸爲吾洗雪之某諭以不利國家慰藉卻之和孝憤慨曰寡君一以祖先之心爲心而貴藩之君何獨不然哉

且利幼儲而擅權寵、欺天朝以和洋人、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乎、子其弗能救乎、不知平生所學何事、子君吾讎也、子則非吾友也、涙簌簌下、某感嗟受書懐之、曰、平生視子事親愉婉、如執玉、今移以爲君、果不負所學、予豈敢不盡力、既無一所建、竊欲有所爲、亦不得志而止焉、遂結轖成病、時藩人橋本左內大憂國事、欲藉詔勅遂事、亦不就、決肚而死、時年二十三、斃於獄、慶永並愍之、潛弔慰

文久二年六月、家茂奉詔、擢慶永、昇居擢爲政事總裁職、遂決家茂上洛之議、緩諸侯會同之期、許其妻孥就國、又改服制、禁奢靡、天下刮目仰新政、三年二月、慶永入京師、與一橋慶喜、松平容保議鎮撫浪士、浪士益憤激、苟係佐幕議者、多罹殘害、慶永怒、欲逮之、或曰、所謂浪士者、其黨不一、若急之、則井伊氏之亞耳、或曰、攘

夷期已迫、閣下職在總裁、而不速決焉、恐生奇禍於蕭墻、慶永答以攘夷至難、無幾、稱病辭職、未得允可、俄發京師、還越前、是歲七月、慶永將率兵入京師、館東山高臺寺、浪士等火高臺寺、榜大津驛、拒其入京、慶永知耳目不善、乃止、元治元年二月、慶永入京師、代松平容保爲守護職、三月、朝廷創置參與職、詔慶永兼之、已而廢其職、慶永乃以病辭守護職、尋就國、因留兵於京師、護衛禁闕、初慶永之致仕也、族松平直廉入襲封、直廉、日向守直春子、初襲直春封、拜日向守、居越後糸魚川城、安政中、爲慶永嗣、賜名茂昭、拜從四位少將、兼大藏大輔、尋轉越前守、是歲七月、長門人國司親相等擧兵犯京師、藩兵戰而有功、家茂遣慶勝及茂昭於長門、讓其罪、事一旦而平、既而慶永在京、區畫事、慶應三年、將軍慶喜

辭軍職、國事益擾、十二月、慶喜率兵、夜退於大阪、慶永與慶勝奉詔抵大阪、諭降其官、收其封、慶喜肯降官、而難納封、慶永等乃還京師、率兵入護禁闕、明治元年、正月、及慶喜兵敗、使人致書慶永、奏曰、慶喜將詣京師、有所請、何圖途上生紛亂、惶懼無已、是以東退、表恭順意焉耳、慶永獲書以聞、大政復古、慶永拜議定職、任民部卿、出兵東北、有功、因加封、

論曰、聚諸侯妻孥於一城下、以爲質者、豐臣氏始爲之、而德川氏亦倣其轍焉、當時承數百年喪亂之後、人心向背不恆、馭之之術、勢自不得不然、亦不足深怪也、而世世因襲、不有革其轍、諸侯亦以爲常焉、是以邸第之設、車服之備、其財費於江戸者、居租税之半、於是乎國用匱耗、一旦有緩急、亦無奈之何耳、慶

永聘橫井某、夙察宇內形勢、憂內國衰替、斷然除三百年因襲之弊者、可謂不負總裁之任矣、本莊一行

直政、秀康第四子也、母小田氏、直政膽勇超衆、歳甫十四、從大阪軍、直政先登、建幟濠上、及事平、家康召直政曰、予聞汝見敵而走、有諸、對曰、苟逃走者、奚爲有今日之言乎、不待辨而明矣、元和五年、稱出羽守、尋任侍從、五年、初封大野五萬石、寛永十二年、加邑、徙松本城、十五年、轉封出雲十八萬石、徙松江城、管隱岐、寛文三年四月、受命朝京師、勅陞從四位少將、六年二月、卒、子綱隆襲封、稱出羽守、次近榮上野介、次隆政右京大夫、並割予食邑、

直基、秀康第六子也、母三好氏、幼而承結城氏後、任侍從、稱大和守、寛永二年、賜氏松平、十二年、再轉封姫路十五萬石、爲西國旗

頭職、慶安元年八月、卒、子直矩嗣、從村上城、任侍從、稱大和守、寬文七年、再從姫路、天和二年、坐事、徙豐後日田、食七萬石、元祿元年、徙封白川城、復十五萬石、後從治河越城、

直良

直良、秀康第七子也、正保中、賜大野田五萬石、任侍從、稱但馬守、延寶六年、卒、子直明襲、稱若狹守、繼父爲侍從、天和二年、加封一萬石、從明石城、元祿十一年、美作國主森長成坐事國除、直明受命往收津山牙城、尋卒、直明六世直昭、養將軍家齊第二十五子齊宣爲嗣、加封二萬石、

德川義直

德川義直、家康第九子也、幼字五郎太、母清水氏、慶長八年、初封於甲斐、義直尚幼、未就國、使平岩親吉攝行國事、十一年、任右兵衛督、十二年、轉封尾張、食六十萬石、家康巡視名護屋、爲築城、課

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助役、明年竣功、十六年三月、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是月、與弟賴宣往於大阪、見秀賴、十九年冬、大阪兵起、義直與其傅成瀨正成、俱從軍、義直至藤堂高虎營、登井樓、覘敵形勢、城中連放鳥銃、高虎奉兜鍪、義直置之側、神色自若、高虎服其沈勇、元和三年七月、任權中納言、尋轉從二位大納言、寬永十年、

何不請命而來

家光不豫、時義直在藩、聞之馳至江戶、家光不悅、使人問之曰、何不請命而來、義直曰、外聞皆言將軍疾革、嗣未定、如有不諱、以天下屬誰乎、某於宗室中、齒尤長、故馳至爲善視之耳、家光意稍釋、

流言

明年六月、家光朝京師、將宿尾張、比至參河吉田、忽有流言、義直謀不軌、家光使水戶賴房採之、賴房捨衛士、單騎疾馳入、探視馳使、保其無他、家光乃入尾張、不宿而發、義直憾家光疑己、不肯赴江戶、紀伊賴宣乃過尾張、勸之、義直曰、將軍疑我、我不欲往、以此獲罪、抱城而死耳、賴宣曰、君若不往、吾亦留此城、義直乃俱發、家光悅曰、尾張氏不來、吾將往而見焉、今乃來、何幸也、時酒井忠世、以去年留守江戶、失火、屏居寬永寺、三藩相議、因井伊直孝請宥之、直孝曰、三公之請、爲將軍乎、爲忠世乎、義直曰、祝融之災、何處無乎、以此罪之、尤爲不可、今日之請、爲將軍也、直孝曰、紀水兩公意奈何、義直勵聲曰、卿第以吾言白將軍、直孝乃請之、家光許之、

拒先驅命

十八年、家光世子竹千代生、明年詣山王祠、酒井忠勝傳先驅命於尾紀水三侯、時家綱未有官爵、義直曰、余未聞納言以上、執僕御之禮於無位之人、忠勝曰、大樹乃氏長者、且大臣也、何不可之有、義直正色曰、以父論、則我大相國之子也、昔北山行幸、足利義

滿以幼兒義嗣班關白上、後世譏其僭、今日之擧、吾恐將軍之貽譏後世也、忠勝恐謝而去、慶安三年五月、義直卒、歲五十一、初、病篤、謂子光貞曰、頃者浮屠盛行、死者必命釋氏名、吾不欲之、乃豫

凶禮用儒

製神主、自謚曰敬、凶禮不用浮屠、自義直始、義直幼時在駿府、諸公子皆學舞曲、義直不屑爲之、常曰、此非武弁之所爲、我何學焉、及長篤好文學、崇尚儒術、爲林道春建先聖殿於忍岡、幕府後徙

聖堂

之湯島、聖堂是也、又集書千餘部、祀先聖於名護屋城中、行釋奠禮、又尊神道、正神祠之謬誤、作神祇寶典、又作東照公年譜及成功記等、爲人寬弘英毅、儼然有不可犯之色、能容直言、嘗在藩、有爲匿名書、數屬事者、列爲惡者九人、名氏題曰十人、義直怪問其故、書吏持田某進曰、九人之惡、人皆知之、而一人闕名氏者、蓋爲

光友　書三蹟　宗春　亂行

書者不欲斥言、即公也、因條陳十事、義直視之大怒、欲抵罪、竹腰正次曰、聞持田有所條陳、臣亦嘗欲諫之、而不能、彼乃能之、臣實愧之、願加超擢、以賞其忠、義直乃增其俸秩、後使與國政、延近江人堀正意、為儒臣、

論曰、元寬之間、國家初定、民未知嚮學、公以宗室之賢、牧伯之尊、崇尚學術、首建聖廟、海内文學、自此而興、其有功於斯道大矣、義公嘗議欲從祀公於聖廟、蓋以此也、青山延于

光友襲父封、初任右兵衛督、累歷參議中將中納言、至大納言、元祿中卒、光友躬自節儉、能守國制、莫所改革、又善書畫、當時稱後西院天皇及關白信尋、光友為書三蹟、光友子綱誠、義行、綱誠累遷從三位中納言、襲封之後、割賜食邑三萬石於弟義行、義行任右近衛少將、兼攝津守、居美濃高須、綱誠生六男一女、長子吉通襲封、有一男早世、以綱誠弟繼友為嗣、繼友亦無子、讓於弟宗春、吉通以下、宗春並拜從三位中納言、宗春為人放慢、好華奢、及襲兄繼友封、寵用胥吏星野彌右衛門、予食邑五千石、舉藩務與之議、彌右衛門所言、無不聽、遂創遊郭於名護屋、徵京師大阪妓、置之、絃歌之聲、達四境、宗春微行過之、留連、乃稱病、潛遊京攝、遂携娼妓五百人還、置之城中、彌右衛門專橫日長、於是士民困苦、一年、宗春在江戸、將軍吉宗詣增上寺、宗春先往上墻、見簿鹵、吉宗衛士呵之、不避、吉宗還、誅衛士、宗春亦殺其從士謝之、後屢遊娼家、寵一娼、授偏諱、曰小春、留連、及正月朔、故事列藩登營賀正、宗春宿醉不能登、吉宗遂錮宗春于江戸麴街邸、使其族松平義淳

下編卷三十　十三

宗勝　慶勝　外交之議

襲封、因謂義淳曰、卿勿與宗春以父子相接、吾特命賜封於卿也、改名宗勝、宗勝義孝子、義孝綱誠第二子也、初宗春襲封也、將軍家繼薨、宗室及諸老議其嗣、德川綱條年最長、位在宗室第一、曰、繼友為烈祖孟孫、宜紹職也、家繼母勝田氏、意在吉宗、繼友知之、謙辭以多病、遂迎吉宗為嗣、無幾繼友卒、宗春襲封、其意我為伯氏、紀居仲氏、吾兄繼友謙讓、吉宗乘之、以仲氏侵伯氏、何其驕乎、吾與吉宗、但宗室庶孽、有何面目、北面事之乎、縱令不能富有四海、樂不可不極也、日夜宴遊無度、遂被廢黜云、宗勝有五子、長子宗睦襲封、宗睦有五子、皆夭、弟治行襲封、無嗣、一橋治濟孫齊朝襲封、次齊溫、次齊莊、皆以將軍家齊庶子相繼、齊莊無嗣、田安齊匡子慶臧入襲封、亦無嗣、松平義建子慶恕入襲封、後更名慶勝、

嘉永六年、將軍家定下米國上書於列藩議之、慶勝曰、合衆國使節所要請、舉犯祖制、旨趣事非輕也、幕府所不允焉、僕固知之矣、縱令謀一時無事、權允之、彼之貪欲無限、不集不饜、雖然粗暴却之、恐非良策焉、僕意不如正信義、温言謝絶之也、如此則縱令挾鄙野兇心、豈有舉無名師來伐有名國耶、若夫不服吾國制、來侵邊境、則盡闔國之力、決安危於一戰、亦不可耶、往年魯國之要通商也、幕府不允焉、而與米國結通商約、魯國必謂疏於我、而親於彼焉、如此則信義果何在乎、且我民心之所不歸嚮、是故斷然謝絶、以全國制、庶幾乎不背祖宗建國之意也、如其漂船流民、付之和蘭人、送還其鄕國、亦無妨焉、又曰、大凡守禦術、不保必攻之勢、則不可也、然以吾脆薄木船、當縱横自在鐵艦、其勢固不可較也、

下編卷三十　十四

慕府繼嗣之議

征長總督

於是遂命和蘭人造鐵艦且購大砲小銃使列藩及麾下士講習其術協心戮力誓保護國家是僕之所願而已然事固係皇國之安危如其裁斷則宜奏以仰天旨也幕府諸老竟不能用慶勝怒與德川齊昭松平慶永山內豐信鍋島齊正等議外交拒絶策安政五年六月家定病篤因議定繼嗣慶勝謂一橋慶喜年長才敏衆望所屬立爲嗣皇張武威亦非難也乃登營將謁家定決事大老井伊直弼沮之其意謂幕府置大老以將軍幼弱也若立慶喜爲嗣則吾輩爲尸位必矣不如擁幼主以全自已威福也遽迎德川慶福爲嗣更名家茂直弼以家定命黜慶勝使其弟義比自高須入襲封更名茂德後以朝旨釋慶勝幽屛稱前大納言命參大議於是慶勝屢登營與家茂款語移晷文久三年三月家茂西上

慶勝從之乃說曰君臣和而外夷可攘也諺曰去者日遠矣願緩東歸當此時英國使節迫江戶責薩人專殺罪促其贖金日急江戶爲之騷擾東人思歸乃勸家茂東下慶勝憂之奏請停其東歸天皇優遇家茂使慶勝輔鎖港攘夷議此時茂德留守江戶城將西上有所奏請慶勝在京師聞之使人留茂德於途遂入名護屋城稱病不出尋致仕以慶勝子元千代爲嗣慶勝亦移病就國元治元年十月慶勝為征長總督帥諸侯伯征長獲罪魁而還語在于家茂傳無幾長門人再構兵事聞幕府家茂欲躬討之慶應元年四月命茂德爲先鋒總督茂德辭曰去年慶勝奉命使長門今以吾代之如不喜慶勝者故辭焉老中松平宗秀說茂德曰非謂兄氏不善處長門事將軍優慰不欲再勞之耳卿卽避嫌將不利

諫言

大義滅親

於幕府也若使兄氏奮起從軍將軍喜可知也茂德不奉命於是家茂再下命以中納言德川茂承爲先鋒茂德爲後軍慶勝乃上書於家茂曰毛利氏已刑三渠帥謝罪而今殿下親征之何也彼卽有著罪則天下共討之若信細作言加憤於彼彼或有辭慶勝恐宗家隆替在斯擧願殿下熟計焉家茂弗報茂德亦辭命不從軍二年七月家茂薨於大阪城無嗣中納言慶喜在京師奉家茂遺命紹職乃移親書召慶勝以參大議慶勝議多不協將就國天皇慰諭留之三年冬慶喜在京師辭職慶勝以自在親藩扶翼無狀自劾奏辭官爵朝廷不聽更勅慶勝及慶永建白時務十二月公卿諸侯會議小御所慶勝與藩臣成瀨正肥田宮如雲等會之及慶喜走大阪天皇勅慶勝及慶永令諭慶喜析幕府歲入收之

於朝廷慶勝等奉命抵大阪說慶喜曰朝廷既廢幕府政權歸一宜納其歲入幾分以充朝政經費且朝廷更議祿制將班宗家於列藩上公願奉命慶喜陽諾焉而心頗難還封之議三十日慶勝還京師以聞當是時幕府新撰隊士數十人在伏水慶勝危其存形迹遣田中不二麻呂等說德川將吏永井尚志塚原但馬等曰內府將入朝宜先撤伏水兵尚志然之而未能收居數日慶喜將率兵入京師慶勝乃與慶永謀使人諭止之曰聞公將入京師宜輕裝副朝旨願勿用兵馬公若有戒心僕等以尾越兵抵死護之慶喜弗省於是慶勝遂與慶喜絕曰大義滅親焉率兵護禁闕時藩人私結黨欲以援慶喜慶勝遂請奏就國賜其魁首渡邊新左衛門榊原勘解由等十三人死褫鈴木丹後成瀨豐前等十七人

秩以鎖鑰之於是一藩方向始定

論曰征長之役雖以五尺之童皆知其百戰不捷也何以知之曰以師出無名也以帑藏空竭國計殆不支也夫師出無名則人心不服也帑藏空竭則糧餉不給也驅不服之兵糜不支之財懸軍暴露深入敵地用孫呉之畧行韓魏之兵吾知其決不勝也夫兒童既已知其不勝而幕府獨以爲可勝群臣諸將莫敢諫之者俛首聽從屢戰屢不利遂致令幕威自墜地豈由幕府無人邪蓋由威權盛上群臣箝口焉耳當是時獨能直言讜議極諫其不利者有德川慶勝而其說不用也有勝安房擯斥以爲沮軍議遂與無名之師討無罪之國宜乎人心不服以自取大敗也　菊池純

成瀨正成稱隼人曾祖國重與祖正賴爲德川氏攻安祥城戰死父正一與其兄正義一向徒亂每戰有功二人後獲罪出奔甲斐已而來歸家康待之如故二人感激味方原役正義與鳥尾忠廣爭先鋒將鬪傍人和解之忠廣謂正義曰大敵在前一士尚可惜今我與子以私鬪死不忠莫大焉死一耳明日同死敵何如正義意解乃與訣飲且日正義受命監織田氏援軍忠廣監我前軍二人既誓必死倶馳入敵軍忠廣獲三甲首還視正義正義亦獲三甲首二人哂棄首級又馳入敵軍忠廣又獲一甲首索正義正義已冒山縣氏陣戰死忠廣聞之曰成瀨先我乎廼揮從者還聞其狀直衝信玄麾下死之正義無子以弟正一爲嗣正成卽正一之子也正成初長湫之役獲一甲首獻之時年十七家康奇之命留

麾下既而先鋒軍不利正成欲出戰從士叩馬曰君已有首級功可以已矣正成怒曰畏死忘義非武也惟當進勦敵而已從士猶擘轡正成益怒以刀脊擊之家康望見曰是壯士死所須從其志乃縱轡正成直馳衝陣奮戰卻敵後家康擢爲隊將日隼人長湫之戰不愧老將也豐臣秀吉在大阪嘗命德川氏將士習騎自登千貫櫓觀之有騎驪馬者問之曰成瀨正成問祿曰二千石秀吉曰佳士若仕我封五萬石家康聞之謂曰汝能事豐臣氏富貴立至我亦悅焉正成流涕曰是何言也臣雖不肖豈貪祿忘君乎願自殺以明臣赤心家康謂群臣曰可以託三尺之孤者正成也大久保忠鄰之得罪正成上書駿府訴寃左右皆懼不敢通正成奮然獻其書且爲申理家康嘗命松平康重永井直勝爲公子義直

賴宣傅二人倶固辭曰臣等願得在麾下雖執賤役不辭也家康不能強而憂思形于色正成聞之與安藤直次謀請傅二子家康大悅乃以正成傅義直直次傅賴宣十九年大阪之役與義直倶從軍家康命發卒塡壕塹壘列侯爭助役正成董其事既而役夫塡外隍遂及内隍城中大愕大野治長詰其甚迫正成對曰我唯聞塡周池之命則凡城下所周匝之隍池是已未聞内外之別且是孺子公所以明無他志也天下已平何用濠塹之險今欲存内隍豈有意再擧乎治長不能答正成益發役夫晨夜併手終功元和二年家康病篤召正成屬以輔導正成奉遺命常盡心輔翼大稱職焉食封三萬石世爲尾張藩世臣正成九世孫曰正肥正肥輔藩主慶勝屢贊幕議元治元年從慶勝征長防獲三巨帥首奏

功而還、自是一意致志王室、勤慶勝終其志、朝廷加賜五百石、叙正五位、後賜族爲華族、

德川賴宣

德川賴宣、家康第十子也、幼字長福、母正木氏、慶長八年、初封賴宣於水戶、食邑二十萬石、十一年、任常陸介、十二年、轉封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於濱松、安藤直次爲之傅、十六年三月、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十九年冬、大阪之役、家康賜白旗於賴宣、明年夏役再起、賴宣請進爲前軍、家康乃慰諭之、與兄義直俱令在後拒、賴宣謂兩軍方接戰、非可姑息、數將自發、既而見輜重陸續輸諸隊、曰、是軍既捷、將舍矣、我恐不及自把麾而馳、與義直俱至茶臼山、家康撫之曰、可惜若等軍無斬獲之功、賴宣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意甚憾、因泫然泣下、賴宣時年十四、松平正綱在傍進言曰、君前途修遠、必有建功之日、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家康喜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因愛賴宣過他兒、臨薨遺命、徙賴宣駿河、稱駿河參議、三年七月、任權中納言、後累遷從二位大納言、五年七月、徙封紀伊、治和歌山、自是與尾水二藩並稱爲三家、寬永中、島原賊起、大熾、遣板倉重昌、不克而死、又議遣松平信綱等、幕府危疑之、親藩會議於營中、賴宣離次言曰、此役賊必滅矣、以其焚井摟察彼畧、則知其無謀也、未幾捷報至、慶安初、將軍家光薨、家綱襲職、處士由井正雪謀爲亂、事覺被誅、賴宣嘗延正雪令講兵書、以故正雪僞稱我藩士、執政信綱等藉賊黨、獲彼所僞造連名簿、首記我藩名、因議伏甲士於城、召賴宣、示以其書、賴宣徐覧之、從容曰、此國家之福也、方今主幼國疑、萬一賊作諸侯手

吾復有十四歲乎

書、則人心疑懼、處置太難、今乃擬吾書、此易辨耳、卿等若不釋然於我、則我當納吾國以待命、天下無復可憂矣、喜見顏色、一座歎伏、初正雪之抵藩邸講書、會熊澤伯繼在焉、見其骨相非凡、相視而不交言、見賴宣曰、今見一士人、彼何人、曰、彼爲吾講經書、熊澤蕃山者也、正雪正色曰、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者、他日伯繼曰、曩日見一士、未知其爲誰、曰、彼爲吾說兵書、由井正雪者也、伯繼正色曰、熟視其容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正雪遂請曰、願執賤役以事公、老臣加納直恒曰、焉有兵家而執賤役者、是不可信也、黜之、於是人服其先見、明曆三年、府下大災、令諸侯就國、內外流言、賴宣有重望、口耳相囑、適紀伊漕舩以穀三千斛至、賴宣悉呈之、流言乃熄、寬文七年、賴宣致仕、賴宣謂近臣曰、吾將與卿等遊宴鬪茶、以終身、近臣曰、臣等恨不復能見公之指麾三軍耳、賴宣笑曰、卿等獨不聞神君浪華兩役、皆在退老之後耶、十一年正月卒、年七十、謚稱南龍公、賴宣豪邁有識量、尤爲家康所愛、於諸子中享年最永、聲名震天下、晚年好學、能通大體、殊虛己受諫、每曰、人有所言、擇善從之、衆人之智、即我智也、嘗放鷹於郊外、見村民曝麥、戒從者勿踐、村民深感其仁、老臣等皆稱嘆、水野重良獨曰、國君之仁、不在瑣屑之事、賴宣深納之、時三藩好學、延聘名儒、賴宣聘那波道圓、藤原肅弟子、爲人剛直、不苟合、賴宣嘗以佩刀試死囚、應手立斷、左右以讃、道圓獨蹙額而無言、賴宣問曰、異邦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道圓曰、龍泉大阿干將莫邪之類、是皆名器、其利不讓之、又人君手斬人、而快於心、

正雪伯繼

加納直恒

那波道圓

剏業記考異　光貞　重倫

者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者稱織多最至卑也賴宣變色直入卧内既而召道圓謝曰卿言極善厚加褒賞賴宣又謂有司曰予不幸無良士時道圓在側曰公不知士之賢否而誣以無人是不明也夫擇賢舉能不以親疏豈無智能之士哉公不自知其不明厚誣一世何其悖也賴宣大感悟又與儒臣李全直共撰創業記考異全直韓人真榮之子嘗爲賴宣所聘賴宣初娶加藤清正女無子側室中川氏生光貞越智氏生賴純因封賴純於西條賜三萬石任左近衛少將

論曰賴宣以英邁之資能容群臣之諫且信用儒臣雖唐宗用魏徵不能過也德川氏有此親藩以輔之覇業固而不動不亦宜乎

光貞承父後任參議元祿中卒光貞少時學手搏父賴宣謂其侍臣曰夫手搏匹夫之技非將帥之所宜學也若夫理國家撫卒伍臨戰陣決勝敗此所當盡心也汝宜以此言告參議光貞聞之遂廢其技子綱教襲封弟賴職賴方賜邑並食三萬石綱教無嗣賴職入襲封未數月卒無子賴方爲嗣賴方更名吉宗當是時幕府無嗣吉宗以賴宣孫入繼宗統賴純子宗直自西條移襲封宗直孫重倫爲人放縱酗酒數殺侍臣遂致藩務紊亂時宗直第二子賴淳在西條沈勇愛士用意民事頗有令聞至是藩老等欲迎之因與重倫女壻一條輝良議請廢重倫立賴淳將軍家治聽之乃賜賴淳名治貞入襲封爲政深沈偉斷闔國向化先是燕室禦寒設爐四邉治貞厭其侈止設一爐餘悉給侍衛直房其儉德如此

僧月性來　里見次郎　安藤直次

無子重倫子治寶襲封亦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自清水邸來嗣齊順養其弟齊彊爲嗣已而齊順生慶福慶福立爲齊彊嗣時外寇事起周防僧月性來見國宰久野丹波談海防丹波嘆曰方外人杞憂如此吾輩肉食不自愧乎而不能用安政五年慶福入爲將軍家定嗣更名家茂左京大夫賴學二子茂承自西條入文久三年八月大和有天忠黨之亂茂承使老臣水野多門率兵伐之我兵屢失利多門傷走茂承欲自將討之無幾大和平當是時諸藩士多脫藩圖事藩士里見次郎等憤其藩柔惰無所爲亡命走于京師元治初寄書家宰令勸國事藩老竟不納慶應元年家茂再征長門以茂承爲先鋒總督二年六月茂承出陣廣島屢事失當軍屢不振會家茂在大阪城罹病茂承危懼遂引兵還大阪明

治元年正月慶喜擧兵大阪茂承欲佐之出其兵三千陣天王寺無幾慶喜東走其將佐臣僚亦皆逃散茂承恐懼尋上疏表其無異志

安藤直次稱帶刀爲德川氏臣長湫之役從家康獻計從南山左麓發銃破池田氏陣進殪信輝子之助慶長五年關原之役爲弓銃隊長從軍十四年以直次爲賴宣傅賴宣尚幼直次更盡心輔翼焉十八年爲駿府老中執天下諸政十九年大阪之役直次爲巡使傳令諸軍元和元年正月以秀忠命至岡崎見家康告大阪再擧之計既而軍起直次與七隊長戰不利直次受命督衆返擊破敵將走之二年四月家康病篤召賴宣等遺誡之又召直次勗以輔導初關原之役本多正純請斬父以解秀忠之過頗有得色

直次名言

直次語人曰上野介其無後乎言傷倫而要名殆矣哉既而正純增封邑人問直次曰殆者如何對曰未也及秀忠爲將軍益有寵增封宇都宮十五萬石人復詰直次對曰殆者正在此居無何正純敗其子弟皆死衆服直次識鑒云

德川賴房

德川賴房家康第十一子賴宣同母弟也幼字鶴千代慶長十一年九月封常陸下妻食邑五萬石轉封水戶二十八萬石初任左衛門督累遷至正三位中納言寬文元年卒諡曰威公時戰國之餘諸侯以親臣殉死爲禮賴房臨疾革遺命始禁之自是天下漸知其非寢焉賴房天資材武善技藝嘗從將軍家光獵挍撟射麑猪數頭家光每曰水戶侯今之能州也賴房性明敏每召儒臣講書又疏通國學子光圀幼時不喜學賴房每使人見卜幽辻聊適

勸以讀書光圀由是好學遂以德業著鍋島勝茂有功于島原之役然以犯法當國除賴房曰嚴令懲後戰國之法不宜用之今日若罪勝茂異日誰復効力國家者勝茂因是免焉明曆中江戶大火延燒藩邸近臣向阪某至火所取賴房所愛之書而出賴房不賞之曰吾若賞之後有以軀命易賞者也賴房在藩有發銃獲城上鷺者召責之曰臣善病食鷺則瘥臣今見鷺忘犯法然知君必不以一鳥之故殺臣也賴房笑曰吾固不以汝易一禽也竟釋之

不易一禽

賴房常謂老臣曰封內一視卿等體之初家康遺命尾紀二公隅年就國獨賴房留江戶護衛幕府不與二藩交代於三家中尤見親厚故子孫雖就國自異數云子賴重光圀賴元賴隆賴雄賴元任侍從稱刑部大輔賴隆亦侍從稱播磨守賴雄稱大炊頭並稱水戶支族子孫各相襲與宗家世存

論曰威公以人見壹辻達侍讀義公義公以中村顧言侍讀肅公肅公以顧言及栗山愿爲世子侍讀其後世子少傅必以宿儒爲之竊謂成公文公之崇尙學術靖伯恭伯二世子之留意墳典蓋祖宗之貽謀有以致之云

論曰威公天資明睿兼備文武尊仁義以教厥邦重孝悌以化厥民其所以施設者足以維持國家固結人心矣觀其崇學術愛士民納直言抑僥倖可謂能貽孫謀也至遺命禁殉忠厚惻怛一致於至誠海內受其賜後世庇其德嗚呼仁哉　青山延于

光圀

光圀幼字千代松母谷氏光圀生而岐嶷風神俊邁年甫四歲與群兒嬉戲眞弓山等覺院僧某相之曰此兒非常何不使之居城

中時賴房多子未定嗣寬永十年家光命賴房擇諸子五月傳中山信吉至水戶觀諸公子皆修飾出見光圀年六歲呼信吉以翁直把盤上打鰒賜之信吉大喜抱光圀曰眞吾嗣君也乃復命十一月立爲嗣十一年五月夏始見家光賜文昌星像一日從父觀斬囚於小石川邸後櫻馬場既夜賴房曰汝往提來晝間之首乎光圀無難色直赴之摸索獲首而還時年七歲十三年七月加首服家光賜諱字叙從四位下左衛門督年十二善騎及泅賴房試之於淺草川即絕流而濟賴房壯之賜宗近所鑄小刀十七年三月除從三位右近衛中將初光圀有兄賴重而已爲嗣內不自安嘗讀伯夷傳有感欲傳茅土於賴重子寬文元年賴房在國疾光圀請就國及賴房卒哀毀不食三日中山信治曰臣等恐公過哀

賜文昌星像

讀伯夷傳

定嗣

吾亦儒也

傷生願強進糜粥光圀曰吾亦欲強食如不下咽何信治涕泣而退會幕使井上正利來弔光圀問曰三年之喪勢不得行本朝嘗有服朞之制吾欲請而行之正利曰國家有制必不見許公宜服心喪乃從之轉藩士嘗蒙譴責杜門屏居者使之拜柩於路傍賴房近臣山野邊義忠眞木景猶田代吉音等欲殉光圀親往其家止之慰諭甚切景猶等不得違命乃止時四方侯伯承戰國流弊較殉死之多相誇於是幕府下教禁之實光國首倡之功云是月襲封二十八萬石任參議前一日會賴重及諸弟於賴房神位前謂曰某以弟踰兄負心久矣隱忍至今者以先君在也明日上使之來意使某紹封也願得兄氏兒爲某嗣不然則某不敢奉命賴重固辭弟賴元賴隆慮事有不測慫慂賴重然後可九月請割封

内墾田頒二弟各一萬石是爲守山長沼二藩祖其餘諸弟賴雄賴泰賴以房時各給采地三千石至天和中賴雄別封宍戶頒一萬石是爲宍戶藩祖三年四月從將軍家綱詣日光山去賴房之卒三年嘗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惟不能忍至三年之久熟知賢否則擧措可以無大過矣光圀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且銳志於修史開彰考館廣聘才俊初藤原肅之徒以儒見聘於幕府皆剔髮髡首受法印官光圀非之使儒臣皆蓄髮自是史臣及侍講皆以士兼之幕府嘗布新令光圀讀之至曰儒者醫者許乘輿議曰儒非啻挾冊之稱凡學道者謂之儒吾亦儒也今與方伎之流並稱恐貽嗤後世幕府乃改爲醫陰二道光圀嘗聞明遺臣朱之瑜航長崎慕其賢聘爲賓師自執弟子禮常受其規諫四年八月

又立嗣

鳳足硯銘

定社寺法令毀淫祠者三千八十八賜藩士墳墓地於常盤及阪戶擴朱子家禮制葬祭之儀頒之毀新建寺剎者九百九十七使破戒僧蓄髮還俗者數百人新立供佛施僧之法復古剎廢寺初賴房學神道又好文學排釋氏亦未暇施諸事業光圀紹述其志至是修造吉田靜二祠吉田者祀日本武尊靜者祀手力雄命列在延喜祀典乃命祠官修其廢典其他正祠在封内者亦命修造每一村必奉一祠以一民心先是賴房建東照宮原廟於水戶城外常盤山使江戶寛永寺子院適主之名曰別當至是光圀停之命國中僧攉攝其事每祭使騎卒戎衣扈從神輿歲以爲例十年正月世子綱方卒請立賴重次子綱條爲世子光圀謂父子各臣其臣則立黨立黨則父子生隙故使令不分臣僚人皆服其志堅

慮遠延寶元年五月就國將造先聖殿於水戶假設殿堂於江戶駒籠別莊使藩士就朱之瑜習釋奠儀式三年正月應後西院天皇制賦雩朝遠望詩上之六年正月修和文三十卷成天皇賜名扶桑拾葉集以準勅撰天和二年朝鮮聘使尹趾完等至江戶賀將軍綱吉紹職併贈方物於光圀儀不及焉遣中村顧言詰之曰所贈土宜唯錄物數不具姓名曰楮尾押一印而稱三使所贈曰印文似尹公二字古人交際自稱名不稱字今如是者是貴國之法乎三使不能答遣其判事來謝前過光圀寄書作詩送其行副以各樣紙七品三使次韻謝焉十二月受詔作後水尾天皇遺物鳳足硯銘并序上之三年正月參議平時成傳詔光圀折衷類例考索舊記上立坊立后儀節尋賜宸奎於光圀有備文兼武絕代

作歌言志　西山

名士之語、貞享元年正月、獻尚齒會詩一卷於朝廷、初關東風俗不知尚齒、光圀嘗賀中山風軒人見卜幽七十、賜壽詩及几杖、親臨其廬、爾後賀壽盛行、是歲建伯父信吉所生秋山夫人碑於下總平賀邑寺、置田園資香火、親祭其墓、初光圀謂信吉以東照宮公子、始封水戶、無嗣絶、乃徙香火寺於向山、宏敞規模、更號淨鑑院、至是又建母氏碑、元祿三年、命養疲癃殘疾貧困單煢、及八十以上之民、光圀謂民有凍餒、安用人牧、故豫蓄雜穀、歲歉則賑濟其鰥寡孤獨老廢無告者、歲給雜穀、後世遵其制、有病馬不能養者、給芻豆、其十月致仕、明日任權中納言、光圀作位山歌、言其志、初、將軍家綱弗豫、光圀與尾紀二侯入省之、老中傳旨議立儲、光圀曰、宜立館林侯、議即決、侯入紹職、綱吉是也、待遇殊厚、後綱吉

欲立子德松為嗣、光圀曰、故甲斐侯當嗣、不幸即世、故殿下得承統、今宜立侯子綱豐、而以德松為之嗣、則恩義並行矣、弗聽、遂立德松、以此忤旨、意不相得、以終身云、十二月、歸國、臨發留詩戒世子綱條曰、嗚呼汝欽哉、治國必依仁、禍始自閨門、慎勿亂五倫、既歸、諭諸臣曰、以弟襲封、忸怩久之、今讓國於少將、志願畢矣、卿等能以所事吾者事少將、吾復何憂、君舟臣水、水能浮舟、又能覆舟、勗之、又諭藩士子弟、以讀書明倫之要、四年五月、卜居於久慈郡太田鄉西山、先是相地至北郡、見一區佳山水、問地名、土人曰、逃山、光圀顰蹙曰、遁逃武人所尤忌、往遇林泉幽邃、曰西山、乃喜曰、可以居焉、遂居之、闢榛莽、倚巖谷、不設垣墻、茅屋衡門、僅蔽風日、放懷詩酒、澹然自樂、侍臣數人、多取老廢者、婢妾纔給灑掃、粗食

立碑湊川　著書

澣衣、意晏如也、自稱曰西山隱士、又曰梅里先生、蓋皆取於泰伯伯夷之風也、會有村民殺其所養鶴者、獄已決、將自斬囚、忽輟曰、為禽殺人、吾不忍也、召監司、逐囚於疆外、乃給資而放之、數巡行封內、賞孝節、獎學問、或正社寺緣由、或勸民人種藝、造壽藏於坐域、建石自題曰梅里先生墓、創遠祖賴義義家兩鎮將祠堂於郡旌櫻寺、以奉祀焉、又建楠正成碑於攝津湊川、親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朱之瑜贊於碑背、買田屬僧寺、永充香火料、久慈郡天神林有七代天神祠、里氏傳為菅相祠、光圀修造之、親書扁額曰七代天神宮、奉幣以落之、歲時祭享、七年三月、以幕命至江戶、將軍綱吉知光圀好學、一日命講大學、乃講三綱領、至止至善、則曰、至善即至德之謂也、孔子嘗稱至德者二、泰伯文王耳、儀刑泰

伯文王、是止至善之謂也、於平天下乎何有、聽者竦動、明年正月、歸西山、是歲建朱之瑜碑於瑞龍山麓、親題碑曰明徵士朱子墓、備禮祭之、蒐輯其遺文三十卷、十三年夏、患痞癪、羸、十月轉劇、綱條就國侍疾、幕府遣使視疾、尋使醫來診、光圀力疾入城待焉、不欲煩幕使於莬裘也、十二月、遂卒於西山、年七十二、諡曰義公、光圀天資英毅仁恕、御衆雖卑賤疎遠者、推腹心、假辭色、人樂為之用、凡自天象地理、濟民行兵之要、至制度典故、擊劍發銃、醫藥算數、鳥獸草木之微、無不盡綜、而貫以學術、所著有常山文集二十卷、詠草五卷、所參訂有六國史、都氏文集、惺窩集、而開史館招文士、集而大成者曰大日本史、禮義類典、光國生長太平、未嘗忘警備、雖老每出不步則騎、不用輿轎、故事勅使臨三家第、則遣使

拜闕問神廟

謝之。光圀謂不敬莫大焉。乃親往旅館而謝其辱。親王大臣臨第、亦必如是。每歲元旦。晨起整衣西向拜闕。至老不廢。每烈風雷雨、必馳書於日光。遣使寛永增上二寺問曰、神廟得無恙乎。其尊王室敬幕府率此類也。藩士更番在江戸者、父母兄弟妻子疾且死、即賜暇還家養視。有病者即給藥。又憫僻遠窮民乏醫藥、往往致斃。命侍醫集單方、頒行民間。躬親巡行封内、問疾苦、察寃枉。最盡心民事。闔境被其澤。特命有司曰、凡斷獄寧緩。不宜急。其處死刑案、雖決必復告焉。嘗植漆楮於閒曠地、以廣紙蠟之利。開牧於大能村、野駒馬蕃息。又放文蛤於磯濱。潮來湖積年滋息。取石松前海、移之大津濱。自是濱出昆布。最憫紙工艱難、命工採木樌三叉、柳竹、麥稈造之。麥光紙最行。下総小金、地當驛路。原野渺遠。人或失路。光圀乃栽松標路。行旅便之。至天保三年五月、詔贈從二位權大納言。明治二年十二月、詔追賞光圀方兵革始息、文教未明、而唱尊王正名分、盡心修史、以興千古廢典、特贈從一位。光圀子賴常、以幕命爲賴重嗣。綱條襲封。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享保三年卒。謚曰肅公。子吉孚蚤卒。養松平賴豐子宗堯爲嗣。宗堯子宗翰、宗翰子治保、治保子治紀、並至參議從三位。治紀子齊脩相繼襲封爲德川氏宗藩。

贈官

論曰、公生於建櫜之後。大猷公方紹述先志。霸業益盛。天下之事、莫復足憂者。但戰國餘習未盡除。尊王之道、正名之義、猶或闕焉。苟非明其道義以植風教、則安知異日反亂之徒不復藉口於北條足利。此公之所以深慮而修史之業所以篤任也。青山延于

下編卷三十　廿九

論曰、德川綱條序大日本史曰、先君十八、慨然慕伯夷爲人。光圀以幕府宗親、位列侯之上。何所取於首陽一餓夫耶。且光圀將編輯國史、決千古之是非。伯夷於選著之大旨何所關係、而光圀不慕左氏遷固之爲人、而惓惓於伯夷者何也。嗚呼、此余之所以推光圀爲德川氏一代第一等人物也。蓋伯夷非武王之亂君臣大倫。故餓死於首陽、不敢食其粟。光圀見鎌倉以來武人占有朝權、天下不知其非。謂是亦天下宗周也。而身爲幕府宗親、不可斥言其非。故編輯國史、是非千歲。其意謂武人專權、天下不知其非者、由是非之不明也。是非一明、則亂臣賊子知所懼焉。亂臣賊子知所懼焉、則武人專權至此者、有所懲戒而國體可復六百年之舊也。今觀其所編、而微意所在可知也。蓋其托始於神武者、以神代荒遠不可取也。其終稿於南北一統者、惜建武中興不終其業也。其置將軍傳及家臣傳、罪其蔑朝威、黨亂賊也。此皆一篇之中、三致其意者矣。而恐後讀其史者不察其意在于此也。故本書其首、曰慕伯夷爲人。其旨微矣。蓋伯夷餓死、而後藉口湯武者畏憚不敢。光圀撰日本史、而後三尺童子猶知霸治之可賤也。光圀之資於伯夷也大矣。且光圀之資於伯夷也不止一日本史。察其所居、得西山祠。其庭曰夷齊廟。感嫡庶之義、讓封土於兄子。脱屣千乘之富、躬耕農畝納租、食其餘。此其心有大所不屑。如伯夷者而爾焉耳。嗚呼、德川氏一代、其能恢弘祖業者、有若吉宗。談其相業、有若寛永三

下編卷三十　三十

輔、列侯以治績聞者、有若上杉治憲・池田光政・細川重賢、其業非不偉、其績非不美、而餘澤所覃有限、比之光圀發一大憤於日本史、黜僭亂、明是非、正國體、使三尺童子猶知覇治之可賤者、固不可同日而論也、余故推尊光圀、為德川氏一代第一等人物也

頼重

頼重、頼房長子、母谷氏、與光圀同出也、生甫二歳、父頼房乃送京師、長於大納言藤原季吉第、寛永十五年、任左近衛少将・讃岐守、十六年、封於下館、食五萬石、十八年、徙封高松、食十二萬石、明暦二年正月、後西院天皇行即位禮、頼重受將軍家綱命、入朝賀焉、頼重子孫、例充正使、天下以為榮、頼重與井伊直澄、常參老中議政事、元祿八年卒、子綱方・綱條、俱為光圀所子養、初光圀未成婚

侍女生一男、不以為子、頼重私養之、光圀未知也、及長、名頼常、請幕府為嗣、六世頼恕時、部下民梶原某、撰歴朝要記、頼恕嘉之、増修為六十巻、獻之朝廷、此書記自後醍醐帝朝至後水尾帝朝云、

歴朝要記

中山信吉

中山信吉、初名左助、後稱備前守、父家範、戰死小田原之役、德川家康錄其孤、常侍左右、慶長初、從家康在伏見、有盜與群下雜居、欲竊佩刀、信吉見之、赤手縛盜、衆服其勇、家康嘆賞曰、吾且用汝、作舟楫、乃命為公子頼房傅、頼房封於水戸、年幼、未就國、信吉奉命視國政、奉上接下、衆士倚頼焉、頼房稍長、喜任俠、好奇服、裝佩刀以黄金、信吉數諫不聽、元和二年、家康病篤、召誡頼房等、又召信吉、勗以輔導、尋薨、將軍秀忠聞頼房近狀、大不懌、召信吉、信吉入見、執政曰、將軍所以召臣者、問寡君之事也、以實對、是彰主過也、不對、則欺上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竢罪、乃趨出、執政留之、不聽、歸見頼房、具白其狀、因大諫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讜論謇言、以匡君過、一也、先公命臣以輔導之任、而亡狀至此、深負付託之意、先公而在、何面目見之、二也、左右小人迎君之惡、虧損君德、臣非不知也、而不能誅之、三也、臣雖死、遊魂不離左右、願君悛之、頼房大感悟、直脫刀服撤之、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能自新矣、初信吉之去也、秀忠聞之、悅曰、頼房行事必悛矣、果如其言、後信吉至水戸、見諸公子、察其賢否、遂抱光圀立為世子、世稱其識鑒云

大諫

日本史記巻之三十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三十一

參河　近藤餅城　編次
仙臺　岡　千仞　閲正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參訂
東京　新井　新

藩翰列傳八之十五

德川忠吉○德川忠輝○德川忠長○德川綱重○德川宗武○德川宗尹○德川重好

德川忠吉
十二歲戰功

德川忠吉、家康第四子也、母西鄉氏、初繼松平家忠家、文祿元年、賜忍城食十萬石、慶長五年、從軍征上杉氏、已而上國軍起、忠吉爲海道大將、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先于家康西上、九月十五日、兩軍會戰關原、忠吉時年十二、與直政馳踰先鋒、兵已交、忠吉親冐島津義弘陣、與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及軍旋、忠吉裹二創見于家康、傳井伊直政大稱之曰、俊鶻生名雛、真不虚矣、家康愛之、欲立爲嗣、召諸將議之、將佐皆屬心於忠吉、大久保忠鄰獨爭之、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人皆謂忠吉不得爲嗣、由忠鄰之言也、忠吉聞之曰、吾於世子爲弟、且材智庸劣、不能負荷、忠鄰之諫、國家之大計、真忠臣也、甚器重之、每至江戸、必寓其家、不以往事爲纎芥、人皆服之、尋封於尾張、任侍從、又叙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兼薩摩守、十一年卒、忠吉頗愛才、聞細川忠興怒其臣稻富直家、欲收誅之、爲請宥死、直家遂以鳥銃之伎、鳴于世云、

德川忠輝
忠輝誣臣下
逗撓
長坂血鎗之弟

論曰、鄙彥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前輩有稱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善夫、公子以貴重之身、與卒伍爭首功於鋒鏑之下、一時大人君子皆以是爲盛烈、其大者蓋闕如、戰國餘習、豈不哀哉、兵部氏、國之柱石、舍老謀而用壯事、亦非所聞也矣、中井積善

德川忠輝、家康第六子也、母阿茶局、甫八歲、出繼長澤松平氏、慶長七年、賜佐倉城、稱上總介、八年、徙川中島、十年、任少將、翌年、娶伊達政宗女、忠輝自受封於信濃、嬖人花井遠江專行事、忠輝暴戾自恣、其傅皆川廣照與老臣松平讚岐山田長門、數諫之、且請斥小人、忠輝不聽、於是三人往駿府、告其狀、忠輝聞之、自江戸馳至駿河、却誣二人譖言、及廣照負功逼主、令本多正純又媒糵之、家康怒責二人、使之自盡、黜廣照幽之、十五年、賜越後國、居高田、食六十萬石、大阪夏役、忠輝自越後率兵南上、行至森山、從兵與幕府牙騎鬪、殺長阪某等三人、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五月六日、戰已接、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及城陷、往賀家康、家康不顧、家康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責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觧之、家康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不進、花井歸咎於山田某、逐之、次年、家康召忠輝、母阿茶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如此、又擅殺長阪血槍之弟、在吾在時、既然、將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阿茶懼報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秀忠放之伊勢、後徙飛彈信濃、卒、忠輝之獲罪、命阿部重次錮其子德千代及母、母善書、重次家士某使其女就學、書重次大怒、某自殺、德千代憂懼、放火焚死、時年十八、

德川忠長　鳥居成次　獵淺間　吹火

德川忠長家光同母弟也幼名國千代元和四年賜甲斐國時年十四六年任參議九年轉權中納言寬永二年正月賜駿河遠江併甲斐領之青山幸成來傳命忠長默然傳鳥居成次謂幸成曰大國之賜誠可慶也忠長作色曰身是將軍之弟此何足慶成次徐謝幸成令還諫忠長曰我邦幅員狹小國僅六十君相國之愛子將軍寵弟故得主三國亦已榮矣況君既列諸侯籍幸成國之重臣奉君命而來奈何不禮言畢流涕乃勸之登城謝恩三年以秀忠家光俱之京師忠長造浮梁於大井川秀忠大怒曰孰建此策者宜速窮治因立花宗茂之言得免忠長從至京師任大納言九月健步來報秀忠母淺井氏病篤令忠長先還看疾後奉命營祠廟忠長素奢侈紺構窮極華麗初家康遺言勿宏壯廟宇以啓靡麗之弊故其廟尤爲撲素至是忠長始事奢靡後世廟宇之壯始于此八年夏忠長驕恣益甚秀忠惡之命就國實幽之也忠長不悟聞命大悦會傳成次病甲府忠長遣使告之成次流涕曰前將軍老矣主君不宜離左右而一旦被遠乃以爲喜耶令我猶健必能諫前將軍止之且我不病安有此命暴卒聞者哀之忠長暴戾日甚是冬忠長將獵淺間衆諫曰自平城帝搬淺間社已八百歲威靈顯赫殺生有禁不可以爲獵場忠長曰吾國主也鬼神不得違我乃帥衆數萬合圍獲猿一千二百餘歸路從輿中刺輿夫輿夫大驚走令從者追斬之尋又出獵會天陰寒甚忠長憩道旁佛舍小濱某不知騎而過忠長怒小濱覺而來謁命爇柴禦寒小濱乃俯吹火忠長斬之清水某進收尸又命吹火柴濕不燃旁人

安藤重長　德川綱重

爲股戰忠長還九年九月家光聞忠長驕暴益甚遣阿部重次傳命流忠長於高崎忠長從之令高崎城主安藤重長防衛忠長老臣鳥居成行朝倉宣忠皆坐失邑十一月重次往高崎傳旨重長曰吾已錮忠長於卿欲其悔悟而彼猶不悛狂暴日甚吾不忍加誅卿勸之自殺重長黙思久之曰吾不幸而受此命不知卿齎將軍手書否重次曰此出將軍口入重次耳安得手書重長曰前亞相相國之子將軍之弟准之八議已有其二吾必獲手書然後從事重次還白家光手書授之至是重長設柵於庭忠長怪問役夫曰蓋將軍命也其夜忠長自殺年二十八

論曰吾嘗讀盲史周公黒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也辛伯諫曰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遂亡其身如辛伯者可謂能洞見禍源者也大猷公於甲府忠長嫡庶長幼之分已明以東照台德之二公或供糕以正名分或吐哺以抑驕橫其禁非望塞亂本不可謂不密也然而匹嫡兩政豆萁泣釜骨肉相閲遂令鴒原棣鄂之至親與淮南東阿同其歸是其故何哉蓋由宮闈以有啓之焉耳夫釀成共叔之畔者則武姜啓之也胚胎忠長專橫者則夫人氏導之焉耳幸賢良慈孝有如大猷公其君不至於城潁之寘黄泉之誓以全母子之親亦足以償同根相煎之累也要之皆匹嫡兩政之所致嗚呼如辛伯者可謂能洞見禍源者也　菊地純

德川綱重將軍家光第三子也幼字長松丸母藤枝氏慶安初以美濃近江田十五萬石爲封邑任左馬頭承應二年陞三位中將

德川宗武　三卿　德川宗尹　德川重好

寛文元年八月轉封甲斐二十五萬石徙治甲府城十二月進參議延寶六年九月卒歳三十五追贈正二位内大臣初綱重驕奢無度國用告匱請貸金濟事大老酒井忠清議爲不敬家綱因賜死綱重子綱豐嗣累遷中納言寶永六年十二月入爲將軍綱吉義子承嗣即家宣是也次子清武嗣越智清重家

德川宗武將軍吉宗第二子家重弟也母竹本氏享保中任左近衛中將兼右衛門督十六年九月徙田安館延享二年任參議明和五年遷從三位中納言先是吉宗爲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故祿宗武不復建封土給廩米十萬石是爲田安氏之祖後併一橋清水稱爲三卿云八年六月宗武卒歳五十七追贈權大納言宗武自幼有才學能和歌後人傳稱焉子治察嗣任大

藏卿兼中將次子定國稱隱岐守爲松平定靜義子次定信爲松平定邦嗣稱越中守

德川宗尹吉宗第四子宗武弟也母谷口氏享保中任刑部卿兼左近衛中將寛保元年十一月徙一橋館延保二年任參議先是吉宗給宗尹以廩米十萬石是爲一橋氏之祖後與田安清水稱爲三卿明和元年十二月卒年四十四追贈權中納言子重昌稱越前守承松平宗矩後次曰重富承重昌後至中將越前守次治濟乃承宗尹後稱民部卿累遷從一位准大臣其子豐千代入爲將軍家治義子承嗣家齊是也次治國承家

德川重好將軍家重第二子也母松平氏寶暦中任左近衛中將兼宮内卿尋徙清水館天明元年遷參議寛政四年任中納言初吉宗祿其二子賜第於田安一橋家重又沿其例祿重好給廩米十萬石是爲清水氏之祖七年八月卒無嗣將軍家齊第六子齊順繼清水館任式部卿尋至大納言

日本史記下篇巻之三十一終

日本史記下篇卷之三十二

藩翰列傳八之十六

松平信吉〇松平信綱（輝綱）〇松平清善〇松平家信〇松平康安〇松平宗次〇松平好景（伊忠 家忠）〇〇松平康高〇松平重勝〇松平親乗〇松平長家〇松平正勝〇松平親次〇松平信定〇松平義春〇松平信一〇松平信孝〇松平康孝〇松平正之（容保 正貞）〇〇松平康元（康俊）〇松平定勝（定信 定敬）〇〇松平康長〇松平忠明〇松平武元〇小笠原秀政（長重 長行）〇

（松平信吉）松平信吉、德川泰親長子、信廣曾孫也、曾祖信廣以疾家居、領松平卿、祖長勝從親忠戰死于伊田、時明應二年也、父勝茂及兄信成從清康戰死于岩津、時天文二年也、信吉繼父後、稱太郎左衛門、（松平太郎左衛門）十一年、從廣忠戰死于小豆阪、子由重從家光戰于刈谷、被傷、四肢不具、幽居松平卿、迨田中吉政治參河、失邑、子尚榮慶長十八年、之駿府謁家康、復松平卿、子孫稱太郎左衛門、世居松平卿、

（松平信綱　長澤松平）松平信綱、幼字長四郎、德川泰親第六子久親後也、稱長澤松平、久親孫正次無子、養大河內秀綱第二子正綱為嗣、以女妻之、正綱遠江人、十七歲初仕家康、累仕家光、常掌度支、後司天下郡國吏務、租稅結解、居劇職、一事無淹滯、寬永十九年及正綱告老、幕府始置勘定奉行三員、正綱時歲七十三、正綱好殖草木、謂衆曰、生殖須檢地味擇其應之者、以殖焉、信綱實大河內久綱子、為叔正綱所子養、慶長九年、信綱年甫九歲、給事家光、家光幼時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謀然有聲、秀忠提刀、夫人執燭、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覩雀兒愛之、竊來捕也、秀忠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秀忠怒、（內於囊中）內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秀忠出視朝、夫人憫信綱之志、而慮其飢、私啓囊口、以餧餡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秀忠乃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秀忠目送焉、謂夫人曰、彼年幼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元和中、秀忠如大阪、召信綱、更命架橋、亙形勾股、披扇二三間以請旨、秀忠曰、未、又加一間、曰、可、乃命土工監、以扇為規矩、人皆服其警敏、九年七月、稱伊豆守、為小姓隊番頭、兼少老、

（天草征討）寬永十四年、島原賊起、板倉重昌赴討不克、尋遣信綱率西國諸侯、令便宜從事、十五年正月三日、信綱至、傳令諸部、益嚴攻圍、四日、細川光尚帥兵萬餘至、燎火燭天、賊望見奪氣、五日、寺澤堅高來會、以松倉氏多死傷、使光尚代為先鋒、信綱巡視曰、賊皆頑民、諸君侮之、所以取敗、請合長圍困之、尋立花宗茂、黑田忠之、細川忠利、鍋島勝茂等相率會軍、信綱召紅毛人於長崎、命發巨銃、二月、賊糧乏、二十一日、賊三千出襲鍋島寺澤黑田氏、皆破賊、卻斬二百五十人、水野勝成來會、遂議以二十八日進攻、時長崎奉行（榊原職直）榊原職直監鍋島氏軍、子職信從焉、是夜職信聚衆議先登、藤田某曰、議不決者、欲生還也、郎君以百餘撃三萬、唯有死耳、二十七日、諸將復會信綱營、鍋島氏兵已薄外壘、職信帥左右挺進奮戰

有馬塚　信綱相忠彌　謗譽相半　仁政

而登植旗城上、職直望見曰、車輪旗、必吾兒也、吾不得不救、乃進、
鍋島氏齊進、有馬康純、水野勝俊、先登奪外城、二十八日、諸軍乘
曉攻牙城、黑田氏先登、火箭雨集、廬舍皆火、延及賊中營、諸軍乘
煙塵擊、至午時、城陷、賊男女三萬七千餘、屠戮無噍類、細川氏部
將斬天草時貞、諸軍死者一千百三十餘人、三月朔、信綱令寺澤
有馬氏毀原城石壁、信綱與氏鐵、巡視天草長崎、梟時貞首於長
崎、瘞賊首級二萬於西阪、呼曰有馬塚、四月、凱旋、十六年正月、補
老中、二十年十月、任侍從、食邑累賜至七萬石、慶安四年、由比正
雪謀逆、其黨丸橋忠彌等在江戶、將並起、處士田代又右衛門者、
因事知之、訴信綱、信綱與諸老議、命吏速逮捕之、先是信綱遇忠
彌於和田倉門外、忠彌踐而敬、信綱相之、謂人曰、彼有反相、天下

有事、必爲賊魁、後數月、忠彌就擒、人服其識鑒、寬文二年二月卒、
年六十七、信綱爲人才敏、智慧超衆、裁斷如流、初信綱受家光之
顧命、佐家綱聞國政、時家綱年幼、信綱與諸老議、未曾有褒賞之
事、是以謗譽相半、信綱聞之曰、今公幼穉也、縱令有功者賜褒、則
傍人必謂執政之私、而卻釀憤怨也、是以家綱幼穉之際、雖無加
賜邑祿之命、臣僚各奉其所職、無敢倦怠者、明曆之火、人疑由井
正雪餘黨所爲、上下喧駭、衆情恟懼、信綱從容區畫事、無壅滯、人
心賴安、議者以爲不愧古之賢佐、及病篤、阿部忠秋往省之、因曰、
子天下奇才、不才如我、若得代之死、亦無恨、信綱出書一軸、授之
曰、此書吾生平欲施行、未果也、子幸取舍而行之、其用心國事如
此、罷諸藩任子、禁天下殉葬、毀大佛、鑄錢、皆信綱之所議定也、寬

引玉川　輝綱　甲斐殿様

永以降、名臣盈府、信綱自家光爲世子時、常侍左右、最有輔翼之
功、又善用人、嘗在邑、欲引玉川水、漑其封邑、命邑宰開渠九十餘
里、以通玉川、已成、踰歲水不入渠、信綱召邑宰問之、邑宰曰、水當
至、君宜無憂、居數歲、水遂不至、信綱又召邑宰問之、對曰、水之所
以不來、由民之灌漑田野者多也、若潤澤瀰野、水必至矣、又踰歲
水不至、信綱又召邑宰問之、對亦如前說、信綱怒曰、汝不知地之
卑高、妄穿溝瀆、故至此、爾邑宰固執前說、毫無撓色、已而秋大潦、
雨水果至、溢于溝洫、由此田野大闢、磽确之地、盡爲膏田、信綱召
邑宰、大稱其功、增其俸祿、後遂擢爲顯職、信綱子輝綱、
論曰、刑賞者、主人之柄、所恃以爲治者也、故有功不賞、有罪不
誅、假令聖人、不能爲理矣、當嚴有公初立、主少國疑、爲之政者、

宜賞有功、罪有罪、使天下知其一出於至公、庶幾足以甄別善
惡、而服天下之心也、不務爲此、而抑功蔽善、乃曰、待人主親政
之後、而後賞之、欲以避專權之嫌、可乎、使信綱知道、論功行賞、
顧其當否何如耳、至於市怨招謗、非所宜論也、所賞果公耶、不
宜以人主未親政避嫌、所賞果濫耶、雖人主爲政之時、安得賞
無功、以紊紀綱、信綱居宰輔之職、任天下之責、狥一己之私、廢
天下之法、其不知道、亦甚矣、昔周公輔成王、封康叔、誅管蔡、天
下以爲至公、廢刑賞之法、以爲公道、吾未之聞也、青山延于
輝綱、稱甲斐守、常好武、督勵其下、講習武技鞍馬器械、莫不精良、
往往創意造戎具、世人模其制、呼曰甲斐殿様、輝綱以時從父討
耶蘇賊、城將陷、輝綱單騎馳進、信綱大怒、命家士岩上某止之、岩

上和、馬曰、主君爲總督、不欲與諸將爭功、郎君奈何違之、輝綱不聽、將馳岩上、脫冑曰、必欲進戰、先斬臣首、遂手轡廻之而還、以故非有戰功、而終身以武著稱、人以爲奇、

松平清善

松平清善、信光庶長子、守家曾孫也、曾祖守家居竹谷邑、稱竹谷松平、清善幼字與二郎、清善送女于今川氏爲質、永祿元年、從家康攻廣瀨、枝之曰、左右皆敵、未可深入、乃還、三年、德川氏與駿絕、今川氏怒、殺質於吉田、清善異父兄鵜殿長照、猶屬駿在西郡、五年三月、清善攻之、斬敵七十餘人、而未能下、久松俊勝等來援、竟拔城、走長照、虜其二子氏長、氏次、遂以二子易我質、元龜三年、武田信玄次守津山、絕我糧道、清善往戍之、

松平家信

松平家信、稱形原松平、信光子與嗣七世之孫也、天正十年、家信年甫十四、屬酒井忠次徇信濃、一夜諏訪賴忠俄侵營、家信等卻之、後私從長湫之役、家康名問、汝齎甲否、曰無、賜朱甲、列先鋒、攻森長可於羽黑、獲野呂某首獻之、家康怪問、家信曰、是從者之所獲、家康賞其眞卒不僞、十九年、從赴陸奥、與松平信一等、攻岩手澤有功、賜形原舊地、關原之役、守岡崎、大阪之役、守駿府、食邑二萬石、稱紀伊守、曾孫信庸、元祿中、爲京師所司代、會天皇不豫、故事祈禳之法、諭旨幕府、而後修之、信庸曰、事不可一日遲緩、請修之、後告焉、在京十八年、至正德四年、東歸爲執政、

眞卒得賞

論曰、德川氏累世養士如此、他日烈祖雲蒸龍變、以至雄霸天下、皆賴此輩子孫之力耳、嗟夫所以戡定數百歲大難、以開泰平無窮之基者、其豈一人一朝之故哉、大觀 崇

松平康安

松平康安、幼字善四郎、信光五子光重六世之孫也、光重居大草邑、五世祖親貞、據岡崎及山中、以掠傍近、爲宗家清康所攻而降、讓岡崎城、復退居大草、姪昌久繼之、有女子、適水野忠政、生正俊、忠重、大歸後、又適清康、大永五年、再大歸、昌久孫正親、戰死于桶峽之役、正親子爲康安、仕世子信康、屢有功、天正十八年、爲大番頭、慶長六年、稱石見守、

松平宗次、信光第六子、光英孫也、居宮石、永祿中、戰死于桶峽、子康次嗣、

松平好景　五井松平

松平好景、信光玄孫也、初曾祖元芳居五井、稱五井松平、祖忠景、徙居深溝、稱深溝松平、父忠定、取小美保母領之、子五人、好景其長也、好景稱大炊助、板倉重定據中島不下、永祿四年、遣好景攻之、重定遂走佐脇、賞功賜中島、保之備吉良義昭、四月、義昭攻上野、好景使子伊忠赴援、義昭俄來襲中島、好景擊走之、追至善明堤、墮馬、敵反擊、好景中矢而死、年四十六、弟景定、定清、好之、景行、皆死之、好景有膽畧、兼善和歌、聞者惜焉、子伊忠○伊忠、永祿五年、攻上鄉城、拔之、六年五月、家光放鷹近郊、至深溝、伊忠邀而饗之、賜之以鷹曰、長澤要地也、武田信玄所窺、非汝莫以當之、乃徙守長澤、一向徒亂、伊忠拔野羽寨、長篠之役、助酒井忠次襲鳶巢壘、五更達壘下、伊忠謂子家忠曰、我必戰死、汝全軀以事主公、家忠泣請共死、伊忠叱曰、國恩未報、又絕先祀、忠孝安在、乃分兵附之、訣飮而去、昧爽、伊忠力戰死之、隸屬皆戰沒、大敗武田氏、子家忠○家忠、天正三年、攻吉田城有功、後賜武藏忍城、食一萬石、文

善明提戰死

長篠戰死

家忠

伏見戰死
禄中、徙下總小見川、慶長五年、與鳥居元忠、内藤家長等守伏見城、西軍來攻、家忠出戰不利、乃收兵固守、及城陷、西軍攀壁、薩兵入城、家忠自揮槍拒戰、數卻敵、遂戰死、從者八十六人皆死之、家忠年四十六、子忠利、忠貞、忠一、忠隆、忠重、

大阪戰死
忠貞、元和之役、謂從者曰、大阪必敗矣、天下無復兵革、今而不激勵、則墜祖訓也、五月七日、戰死、忠利、關原之役、命忠利守小見川、辭曰、臣父祖皆死事、臣獨奚守閑地、願列先隊、以莅先人之死地、家康諭曰、[illegible]勁敵也、小見川當其衝、非汝而守者誰乎、忠利不得已而止焉、尋稱主殿頭、

論曰、中島之守、爲巢之捷、伏見之居守、好景、伊忠、家忠三世相繼死事、忠勇壯烈、如出一轍、而家忠之子忠貞、亦慕父祖之風、奮死于難波之役、何深溝之多忠義耶、鵞峯先生本光寺碑、以康保斋三世殉難擬之、其知言哉、岩津之子孫、皆鷹揚龍驤、而此特其翹楚者、宜其祚之茅土、而世居方面之任也、安積覺

松平康高　長澤松平
松平康高、信光第八子、親則曾孫也、世稱源七郎、爲長澤松平、康高不受祿、老于京師、豐臣秀次聞康高名譽、以祿十萬石招之、亦辭不受、家康招之、亦不應、高尚其志、子康忠、稱上野介、母清康女也、無子、家康使子松千代承祀、夭、復以子忠輝繼其後、忠輝國除之後、松平清匡存長澤祀、

松平重勝
松平重勝、稱能見松平、信光第九子、光親四世孫也、天文中、家康在駿府、重勝父重吉與鳥居忠吉管國事、永祿中、攻寺部城、重勝被傷、兄親吉死之、重勝繼兄後、慶長中、爲大番頭、稱越前守、封關

宿、子重忠徙杵築、食三萬二千石、

松平親乘　大給松平
松平親乘、稱大給松平、親忠子、乘元曾孫也、任和泉守、弘治初、今川氏攻蟹江城、親乘以參河衆爲先鋒、至子眞乘、五世爲大給城主、眞乘永祿中、攻掛川城、陷之、與石川家成守之、天正八年、家康率兵刈麥於藤枝、敵朝比奈政貞襲之、戰已合、眞乘橫擊卻之、獲首八十餘級、子家乘食二萬石、家乘子乘壽、從大阪之役、獲首五十三級、加封六萬石、慶安中、爲執政、

松平長家　安祥松平
松平長家、親忠第七子也、稱左馬介、居安祥、稱安祥松平、天文九年、織田氏來攻岡嵜、援軍松平信康等至、長家排門出、來擊之、會信康馬蹶、爲尾兵所獲、長家等皆戰沒、

松平正勝　瀧脇松平
松平正勝、親忠第九子、乘清曾孫也、稱助十郎、爲瀧脇松平、元和之役、與明石守重戰死之、松平家信、子勝信承後、爲大番頭、駿府城代、稱丹後守、

松平親次　福釜松平
松平親次、長親第二子、親盛子也、居福釜、稱福釜松平、仕清康、屢有功、享祿三年、清康攻宇理、親次赴南門、松平信定繼之、不利、親次力戰死之、信定不動、清康從阜上望見之、大怒、督戰誚信定曰、一旦之急、胡越相救、今至親而陷死地、卿立視其斃、又何心、孫康親、爲大番頭、稱筑後守、

松平信定
松平信定、長親第三子也、享祿二年、清康攻尾張、取品野、信定領之、三年、信定攻高力重長于宇理、從子親次攻南門、戰死、十月、清康出軍、信定稱病不從、信定初負父寵、驕士落合某者、因事抗之、衆爲危焉、清康曰、士者先公以來所愛養、叔父傲之非也、彼不可

自立　無害姪孫之意　清定又叛　家次又叛　忠正　忠賴　忠喬寬人

屈撓洵可嘉也信定御之及親次死以不救見譖信定深懷懟恚因清康出師欲乘虛以作亂清康軍中屢有飛語言安部定吉通信定謀不軌定吉子彌七聞之遽弑清康信定遂欲除清康子廣忠自立定吉懼擁廣忠出奔信定遂立居上野自結于織田氏定吉乞援于今川氏奉廣忠入牟呂信定攻之而聞諸士通謀于定吉頗危疑宣言曰我初無害姪孫之意徒誅諸亂人而已乃引兵還及廣忠入岡嵜信定以長親命折節事之七年信定卒子清定及長親卒懼而以上野畔酒井忠尚亦與清定合廣忠攻之不利明年清定忠尚皆降置清定于櫻井子家次永祿三年守科野爲織田信長所攻家次夜斫營獲百五十級信長解圍去六年令川氏真使人修岩谷寺寨侵掠傍近家次率部下屠寨一向徒之亂

家次以櫻井應之七年吉良義昭戰敗來投家次遂請降家康怒三世圖不軌欲殺家次因大久保忠俊言得免是年卒子忠正忠吉忠正永祿十二年掛川之役元龜元年姉川之役皆有功又助菅沼定盈守野田從長篠軍多斃敵於柵下五年卒家康使異母妹子信廣嗣之而以信廣猶幼使叔忠吉配寡嫂以攝家傳之信廣十年忠吉卒子信吉忠賴信吉出承松平信一後當此時信廣漸長承忠吉後小牧之役斫森長可營獲首級慶長六年賜濱松城忤旨自殺年二十五於是忠賴入濱松食五萬石十四年忠賴爲人所殺沒城邑子忠重賜田八千石後累賜食四萬石曾孫忠喬資性愛人嘗使侏儒正齋者點茶誤墜碗燋傷忠喬宥而不問家宰安藤惣太謀逆和藥於茶勸之忠喬正齋趨進奪碗仰之而

松平義春　東條松平　信一　膽生毛　松平信孝　生一信定

斃惣太執忠喬袂抽刀刺之近侍高木某斫惣太殪之忠喬得免危

松平義春長親第四子也幼字甚太郎稱東條松平義春攻奥平貞置於日近城進薄壁中矢而死子家忠猶幼宰松井忠次攝事

松平信一長親第五子利長子也稱藤井松平父利長天文中援松平長家於安祥格鬭而死信一稱勘四郎永祿中代松平家次守科野信一乘夜雨斫織田氏營敗之四年家康攻長澤信一先登入城是歲守東條一向之亂信一與野寺賊戰賊射中其左目信一不屑之馳逐之十一年織田信長攻近江乞援兵使信一以二千餘人往攻箕作城城固不拔信一疾攻冒矢石而進太呼曰參河人松平信一先登矣諸隊繼登城遂陷信長面褒信一曰卿

可謂膽生毛矣賜桐號胴服後信一每軍役皆從屢有功食邑三萬五千石

松平信孝稱藏人信忠第二子也初信定之叛廣忠出走信孝爲岡崎留守大久保忠俊潜來謀納廣忠信孝曰吾亦欲之未得間耳念公等事不成死誰繼之者吾且全身焉乃稱疾赴有馬是歲廣忠入城信孝亦歸後信孝屢有軍功竟橫肆遣叔祖親長及弟康孝卒自併其邑廣忠不能制衆謂復生一信定矣天文十六年代廣忠如駿河廣忠乘其不在收其邑信孝還無所歸請之今川氏令川氏詰參河將士將士告故令川氏不能強信孝乃走輸田依松平忠倫終降織田氏酒井忠尚亦叛應之廣忠來攻戰于亘邑信孝斬鳥居忠宗廣忠敗走尋忠倫爲刺客所殺織田信秀長

松平康孝　松平正之　放鷹目黑

子信廣丞守輪田、十七年、信孝自輪田犯岡崎、至明大寺村、爲伏兵所叢射而死、廣忠泣曰、盍生致之、

松平康孝、信忠第三子也、天文四年、清康遇弑、廣忠猶幼、織田信秀率兵八千來侵、衆推康孝爲將、見兵僅八百耳、分爲二隊、軍于伊田、信秀亦張左右翼進、我一隊遇敵左翼兵而卻、敵亂、次競進、植村榮安、揮槍先冒陣、一隊四百人殊死而戰、高力重長、其子長安奮戰死之、遂敗敵右翼、左翼勢沮、遂潰走、信秀請和而去、此役也、德川氏殆亡而存也、康孝功第一、永祿中一向之亂、康孝攻鉞崎、不克而死、

松平正之、將軍秀忠第四子也、母神尾氏、初爲秀忠侍婢、既而有身、避夫人妬忌、出而生正之於其鄕、深秘匿之、秀忠命土井利勝、

密賜章服、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於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正之時甫六歲、會保科正光無子、請養正之以爲嗣、因冒其姓、及正光卒、襲其封、稱肥後守、居高遠城、寬永中、將軍家光一日放鷹於目黑鄕、群騎散而自息、家光與近臣數人、憩邑中佛寺、家光曰、吾番衆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家光顧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境、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之不足、有爲吾闍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家光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群騎乃至索將軍、問之僧、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憩、騎曰、是將軍也、僧大驚懼誅、居無何、正之任侍從、賜山形二十萬石、冒松平氏、給目黑鄕寺香火邑二十年、正之徙封會津、加三萬石、

會津不祥之地　治教　誅叛民　黃鳥篇

累遷四位中將、會津自蒲生氏已後、城主皆亡、時以爲不祥之地、正之就國、勵精圖治、定法令、老臣草數十條進之、首云、禁鬬爭、正之曰、將家立法、在使一國■尚武勇、若禁鬬爭、是使武夫忍恥茍免也、安在其尚武、且法令繁則人不得不犯、今治吾國、十餘條足矣、乃改定之、蒲生氏用刑最酷、正之命悉除之、正之後讀小學大悅、遂焚老佛之書、興學校、建社倉、敎化大行、陸奧獷悍之俗頓革、島原之亂、賊勢大熾、諸將相繼發兵、時論謂■日命將、必肥後守也、已而家光召正之曰、西國有變、宜留意東國、卿其就國、以鎭東陲、正之就國、謂老臣曰、賊兵始起、兇黨未集、應時掩擊、一麾可殲也、而西海諸矦、無有爲國家出身以任其事者、故賊得擁大衆據堅壘、夫將帥之任、國宜忘身、何可顧慮失機會、時出羽白倉民作

亂、殺幕府代官、正之即日出兵、擒其魁首三十餘人、磔之、或曰、此皆幕府之民、宜報江戶而後誅之、正之不聽誅之、遠近震懾、東陲無事、寔由正之之力也、慶安四年四月、家光疾篤、召正之於病牀、令遺托後事、輔翼世子、及家光薨、家綱尚幼、而正之特位於諸老之上、視大政、且輔佐家綱、夙夜匪懈、寬文三年、幕府令天下禁殉死、初、秀忠家光之薨、諸近臣殉焉、時四方侯伯、承戰國流弊、以殉死多相誇、正之讀詩黃鳥篇、慨歎不已、遂禁家臣殉死、德川賴房亦同時出令、人以爲奇、於是洽于天下、世爲會水二藩勸牀之德、明曆中、江戶城災、執政以營殿守爲急、正之曰、殿守之設、出於近世、實不關要害、徒供臨眺而已、不宜以此屈民力、殿守遂廢、正之時登營、路見遇災死者相籍無葬之者、建議收瘞、寬文九年、辭職、

小櫃素伯之對　崇儒兼神道　正之正論

老於會津。十二年十二月病卒。年六十五。葬于盤梯山。私諡曰土津靈神。正之嘗與侍臣語。問其所樂。小櫃素伯對曰。臣有二樂。家貧而不知奢。樂天安貧。一樂也。正之問其一。素伯曰。言之恐觸忌諱。正之曰。第言之。素伯曰。臣幸不生於諸侯。二樂也。正之問其故。曰。臣視諸侯。雖有聰明之資。多為群臣所愚。夫卑賤之士。師友規誨。日聞其過。諸侯則不然。臣咈其意。不利於己。故阿諛迎合。稱道盛德。於是驕心漸生。無由聞諫。雖有英明之資。不學無術。何以得辨淑慝哉。此其所以愚也。臣幸不生於諸侯。以是為樂。正之曰。汝言是也。爾後吾以斯言為戒。因增其俸以賞之。正之由是益好宋學。延山嵜嘉待以賓師之禮。竟以德業著。又延吉川維足。兼學神道。板倉重宗為京都所司代。嘗問正之以湯武之事。正之正色曰。放伐異域之事也。本朝皇統一世。萬歲不替。為之臣子者。非宜言也。

論曰。會津東國重鎮也。自蘆名氏之亡。蒲生氏上杉氏。皆以武人治之。及土津公以幕府懿親受封於此。漸敷文教。人皆知向學。而君子豹變之化。是可窺其一班云。大槪崇

又曰。人君者莫大於慎所好也。其所好之淑慝。國家治亂之機也。夫正之以聰明之質。好聖賢之學。從諫如流。是以諤諤之臣。常滿左右。雖小過無不聽其諫。其治會津也。本乎人倫。正風俗。敦化大行。功德施民。芳名流後。為後世有國者模範矣。嗚呼。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正之長子正賴早世。次子正經襲封。任筑後守。無子。弟正容襲封。

容頌　容保　京都守護職　容保入京師

正容之孫容頌。為人溫毅恭謹。行政腆恤。封內多險隘。不便運搬。於是疏瀹一水。以達越後。至今民利之。容頌孫容衆。將軍家齊召容衆曰。卿父容頌。積歲勤恪。奉職弗懈。實為列侯袖領。今捨寡人而沒。卿能幸修祖德。勿墜家聲。亦寡人之願也。容衆拜恩言。深自奮勵。文化五年正月。出兵于蝦夷。備魯寇。陣列整嚴。世稱其武。容衆聘家齊女元姬為室。元姬為家齊夫人島津氏所愛。嘗曰。願擇壻家自大城應臨觀者。妾朝夕望之。以遣惓惓之情。於是家齊嫁元姬于容衆。蓋以其邸在和田倉門內也。容衆無子。弟容敬襲封。容敬無子。攝津守松平義建第六子容保入襲封。當此時。外患內憂交迫。幕府危懼。文久二年五月。容保參與幕議。日夜思報効。閏八月。幕府創置京都守護職。以容保拜之。容保辭以國在東僻。不便守于京都也。將軍家茂使松平慶永諭之曰。卿幕府懿親。豈可坐視近狀耶。藩老橫山常德亦說容保曰。今日之事。當從義所宜。成敗非所問也。容保意決。遂拜幕命。自揣曰。當審大計而後從事。近時輿論紛起。要之不出尊攘二事。乃首陳尊王鎖港論。而參酌時勢。議纔開三港。家茂納之。初容保拜命也。使二士先入京師。觀察時勢。無幾二士歸報曰。臣等入謁三條公。公曰。嚮大原宰相之東下也。幕府待勅使典禮不備。今吾奉勅東者。期在近。幕府因循不改舊禮。恐人心向背因以判耳。竊為危之。汝速東歸。宜報中將以改其禮。至京師。事吾將黽勉彌縫之。容保因緩西上期。制幕府待勅使之禮。至十二月西上。入京師。館黑谷。時公卿諸侯多唱攘夷。浪士從慂之。橫行京攝間。容保憂之。以謂幕政失當之所致也。

治浪士獄

長人憾我

因下令曰、論國事者、莫敢避忌諱、宜就我面建言討議焉、猶且避嫌者、宜封書投之、肥後人轟武平者、説容保曰、將軍業已奉攘夷詔、總裁守護諸職備、而幕議紛紜、蓋有沮之者也、其可最疑者、爲一橋公、且詔召將軍、將軍依違不輙西、如此則分崩離拆、其知天朝幕府何、吾請説一橋公、以促將軍入朝、容保陽諾焉、是夜使人執武平、不獲、是時、慶喜慶永等在京師、憂浪士横行、容保乃曰、諭浪士各歸其主、其無主者幕府養之、以備國家不虞、不亦可耶、因命京都町奉行捜索之、更置一館、爲浪士容身之地、浪士聞之、蚩曰、豈食醜幕之食、以求活耶、唱集數十人、入西山等持院、毀足利尊氏等三世木偶、梟其首于三條磧、容保議曰、浪士横逆、至是不得不制、乃命捕之、獲其黨三輪田綱一郎、師岡節齋等十餘人、容保奏曰、此輩外托尊王、逞私意、結黨横行、僇及木偶、其慘虐與發墓鞭尸者同罪、尊氏等拜大臣大將、令朝廷詢芻蕘、若有意見、即可以奏也、而借古誘當世、以蠱人心、辜不可釋矣、因下令曰、假名營私者、罪之、其精忠正義、志在尊攘者、將與之同謀、毛利氏[illegible]眷罪、朝議亦然之、容保慶永等爭之、不聽、捕獲分拘之諸藩、八月、天皇將行幸大和、以議親征、有日、容保與中川宮尊猷及慶喜等議奏、黜三條實美、免毛利氏堺門宿衛、俄鎖九門、與松平定敬及越前因幡等諸藩兵守之、槍砲成列、長人遂擁七卿而去、自是長人憾我容保等、遂下令曰、浪士横行日甚、放火毀家、戮亡辜、企非望、宸衷爲勞焉、因欲使此輩各得其所、下民勿惑無根説、乃發兵捜索其黨與、悉欲驅浪士出京師、九月、家茂賜金五萬兩容保、以充

與長兵戰

辭職

南走

經費、元治元年正月、又增容保封五萬石、賞京都守護之功、尋轉軍事總裁、以海陸兵屬之、是月、詔以容保拜參議、容保固辭曰、臣紹述先臣正之之遺緒、以奉職輦下、明曆寬文之際、學術未明、正之獨信皇學、表尊王之意、請移任臣者、賜諸正之、何榮加之、朝議允之、追贈正之從三位、四月、容保再拜守護職、參與朝議、七月、長門老臣福原元僴等、率兵逼京師、欲有所要請、時容保有疾、力而朝、遂以兵卻之、家茂將征長門、乃推容保爲先鋒、容保辭、以職在京都守護、九月、幕府賜容保月金一萬兩、定敬五千兩、以充在京費、定敬桑名藩主、時爲所司代、及幕府再征長門、兵機不振、家茂尋薨、國事不可爲、容保在其間、彌縫朝幕、周旋任益勸、慶應三年、迎將軍慶喜、弟喜德爲嗣、容保嘗約養喜德兄昭武爲子、慶喜自謂不肖不堪大任、欲揀戚族有器局者、以讓軍職、顧昭武其人也、乃將遣之外國、以觀風博識、因以喜德爲容保嗣、十月、及慶喜辭軍職還政權、容保亦罷守護職、定敬亦上疏辭所司代、遂相率入二條城、詰且詔令容保定敬就國、於是慶喜意中變、容保定敬亦頗不平之、遂舉部人守二條城、當是時、與薩土諸藩守闕者、屹然相對、各嚴守備、人心洶洶、口耳相屬、已而長門藩入京師宿衛、於是容保定敬説慶喜曰、事已至此、坐受奴輩箝制、孰若徑下大阪、據金湯之固、扼天下之咽喉、俯以制海内、遂託言鎭撫、留書於朝、南走、朝廷大疑其舉止、詔禁容保定敬入京、慶勝慶永以朝命至大阪、諭慶喜容保等曰、尾越之言、不可輙信、令主公欲入朝、臣等以死護之、清君側、圖回復、在此一舉、乃傳令而發、時明治元年正

月朔也三日與薩長藩兵戰伏水鳥羽軍大敗遂擁慶喜棄大阪城東走尋慶喜恭順奉朝命容保等執迷抗王師是年九月若松城陥容保出降東北黨藩皆歸順後賜陸奥斗南地三萬石存保科氏祀

論曰正之志嚮朝家於其對板倉重宗之語可見也而何圖爲之子孫者一朝而蒙賊名夫會津氏際元治之變機務或與西南諸藩不相協其處浮浪志士一極慘刻以故議者或毀之然廷議亦倚據不一及王政維新之際怏怏不懌終爲奥羽亂賊之倡首蓋可惜焉若移不懌之心爲相懌之心倶起勤王事可謂不背正之之心也謀不出於此以取敗壞雖勢出於不得已而誤機務之所致也

保科正貞正光弟也幼仕德川氏尋稱彈正忠後忤父兄旨幽居及大阪軍起自決死與從士三人潛西上邀本多忠朝於勢多橋下自名請從部下致功忠朝辭曰僕有所志請屬他隊正貞粗察其情強請忠朝乃給器仗士卒以列部下五月七日忠朝戰死於天王寺正貞傷腋墜馬從兵扶載歸家以功復家寛永七年為大番頭十四年正之受命以祖父正直所賜感章及家所傳刀冑悉附正貞封於上總飯野賜二萬石以爲保科氏後

松平康元初名勝元家康異父弟也父曰俊勝稱久松氏其室實傳通太夫人也舉三男乃康元康俊定勝是也永祿三年五月家康巡視大高城而入阿古屋謁太夫人及俊勝三兒侍其側家康厚撫之曰吾兄弟希少自今視三兒爲同胞乃賜族松平是年八

月家康攻寺部舉母轉攻山中醫王山寨俊勝先登敵以搶鏦其肩俊勝舉刀截其搶幹入寨縱火衆繼進遂拔寨後每有軍事令子康元爲留護天正中受命攻床鍋陥之尋稱因幡守十八年秋賜関宿城食二萬石十九年率騎一千與本多忠勝井伊直政等列先隊向陸奥加二萬石庚子役爲江戸留後八年八月卒年五十二子忠良稱甲斐守襲父封大阪冬夏二役從軍有功忠良子忠憲卒無嗣國除次子忠利食邑五千石

松平康俊家康異父弟也永祿三年與兄康元同賜族及諱字七年六月康俊與酒井忠次女倶出爲質拘於駿河及武田信玄入駿被執至於甲信玄喜曰是取遠參之奇貨也時康俊年甫十二元龜元年冬逃歸參河跋涉氷雪足指凍墜家康憫厚撫之天正十一年賜久能城稱豊前守十四年四月卒年三十二無嗣以水

野忠分子爲後改名勝政稱豊前守文祿元年初賜采地從家康於那古耶行營累加食邑一萬五百石歴大番頭爲駿府城代卒於任所子勝久嗣

松平定勝家康異父弟也永祿三年與二兄康元康俊倶賜族松平天正十二年羽柴秀吉請養家康子一人家康將遣定勝治行裝生母傳通夫人哀歎固止因令荻丸赴馬荻丸即秀康也庚子役定勝守掛川城明年加封三萬石尋稱隠岐守十年十二月家康謂定勝曰汝二子未有室頃聞藝薩皆冀連姻於我余且令汝主之乃使長子定行聘於薩次子定綱聘於藝及成昏又曰島津雄藩衛儀必重因給以資用遣近臣視事阿茶局以下女使十名

遣諜置關　定綱　定信　爲老中　節用　侍女大　節儉令

亦趣相馬時人榮之十二年定勝爲伏見城代加賜邑五萬石賜掛川城三萬石於子定行大坂將舉兵定勝與井伊直孝板倉勝重議遣諜大阪悉消息報之江戶置關于淀葛葉以檢兵士往來元和九年八月任左近衛少將寛永元年三月卒年六十五子定行定綱定實定房定政定行大阪之役從將軍秀忠先驅獲首級後襲父封稱隱岐守寛永中任侍從尋轉松山城食邑十五萬石正保元年爲長崎探題明曆中致仕號勝山子定頼嗣〇定綱稱越中守大坂之役從軍有功元和元年賜下妻城食邑三萬石尋加封賜桑名城至十一萬石後裔封白川九世孫定信也定信幼字賢丸田安宗武第七子也安永中以將軍家治命襲封天明七年將軍家齊新爲政首舉定信爲執政時年三十定信少有重名最好學自謂昔人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苟長國家者不事斯語不可以爲民父母也因著國本論嘗歲飢悉免封内租税痛自節儉盡放家婢唯遺一女及其參幕政身衣澣濯食不重味諸老驚愧爭惡衣食初吉宗節用禁奢既而禁弛政息稍赴侈靡定信舉吉宗政省冗費而禁侈靡勵勤惰而修武備毎一令發手額相慶海内翹足想望其風采初家齊在一橋邸有侍女大崎者頗有勤育勞及其入西城從爲女監有寵至此執内權爲田沼意次私謀復舊職納貨於大崎大崎數白家齊將起用之事稍覺遂逐大崎後房女嬬恚之相黨援請免職定信從容告之曰女婢辭仕宜聽其所請也獨舉後房請之是謂之比黨比黨者國家大禁自有常刑在衆嬪知而請之與不知而求之與後房震怖定信之布節儉

太上天皇議　拒移生父於西城　擢學士　善相者

令能行于一時者由此一語之效云八年正月爲輔弼賜雌刀三月以大内災經營之以定信董役定信按舊規改造殿門以復上世制度家齊賜名刀賞其功寛政五年春議奏使中山愛親等至議尊天皇生父爲太上天皇之事定信建議曰親王雖父弗兒爲臣天皇雖子弗失爲君今若尊親王爲上皇恐名分淆亂啓諸王覬覦之心非君臨天下之道也議遂息當此時天皇自閑院殿繼皇統家齊亦自一橋邸爲大將軍君臣皆以支族入紹本宗並有尊崇生父之心東西隱然贊成其私定信隱排之而家齊仍欲移父治濟于西城諮之定信定信不可一日家齊召定信强欲下命定信固執前議家齊大怒拔刀欲手刄之會側衆平岡賴長在側陽爲不知其意者曰越中守拜賜刀家齊不得已拋刀而入定信拜刀而退及青山忠裕爲老中家齊又諮之忠裕對曰殿下願用曩年定信公議宗社之慶莫大焉家齊意塞其議遂寢文化九年定信辭職致仕自稱樂翁其爲執政節用愛民舉賢使能舉世倚賴嘗擢用宿儒柴野邦彦尾藤孝肇古賀樸赤崎貞幹賴惟完等令天下一學派文教欝興寛政初政尤多可觀者所惜偏信宋學欲率天下一學派而異學益興黜林子平之言禁議海防而邊海漸生事除此二失則於定信相業可謂全矣文政十二年定信卒先是有善相者就人之墨跡預判斷其貴賤禍福其言歷歷莫不命中定信試書數字竊示之且射吉凶相者睇視曰此貴人之墨跡耳而具乞丐風骨此可怪也吾閱墨跡多矣未見有如斯之異也定信怪之而不復經懷既而江戸大火定信三邸皆罹災寄寓

評古人

宗家邸、未幾而卒、云定信嘗評古人曰、寛永寛文間、有四君子十善人、所謂四君子、乃紀伊南龍公池田光政阿部忠秋板倉重矩、是也、南龍公豪邁有識量、好學取善于人、仁愛周澤、民皆悅服、光政雅性謙謹、儉約廉直、以民政爲己任、忠秋温順忠直、不言而信、不動而誠、有古大臣之量、重矩勇斷沈毅、靖難撫民、能備不虞、所謂十善人、水戸義公爲第一、公英明弘毅、德兼文武、尊王室、勵民治、且盡心于修史、保科正之、天資剛正、潜心儒學、兼精神道、嘗撰輔養篇、進之將軍家綱、以輔佐之、其治會津也、命除蒲生氏之苛、興學校、建社倉、民懷其德、教化大行、又修武備、留意東陲、其他、久世廣之、松平信之、相馬忠胤、板倉東市正、服部備後守、鈴木伊兵衛、河野權右衛門、五味藤九郎等、亦以善士稱、僕所願學正之、又曰、僕嘗生長田安邸、僅與五六小臣、講究儒學、凝思治道、唯憖固陋寡聞、等井蛙之見耳、定信尤善和歌、夕顏歌最爲人所稱、又著花月草紙、親書上梓、當時神祠佛龕、以至王侯亭館、其所掲匾額、率係定信之筆、定信致仕之後、放思於丘壑、不以塵事經於懷、嘗有一學士、與定信親善、一日候其起居、定信平素接客、咄嗟欣迎、此日久而不出、既而款學士、怪問定信、曰、時方春首、節屬探梅、故灼艾以欲健步耳、其韵致率如此、子定永、幸貫、幸貫爲真田氏所子、養定永嗣、定永孫定敬、

採梅灼艾

論曰、確立民憲國法、以治其國者、雖有司不得其選、其禍不甚大、而君相專政、以治國者、其君必賢、其相必良、而後始免其禍也、余於德川氏之末路、有所感焉、古今治國之道不一、其要歸治而已、故當國家多時、財用不給、民心不安之日、爲之君相者、專行儉素、以矯民俗、德川家康創業以降、名賢不乏其人、其發令無不中於時者也、及中世以後、能繼祖法、矯時弊者、寛政有松平定信、天保有水野忠邦而已、此二人者、清儉果決、忠正端嚴、爲幕府改革百弊、而定信功成名立、忠邦名挫功敗、令天保改革、遂不能如寛政者、何也、蓋二人所爲、出愛民之意與否耳、定信之代田沼氏、大憂士風民俗之敗壞、躬親儉素、矯正民俗、其初有水至清則魚不住之諺、然而未三年、民皆謳歌其德、是其誠心之所徹、有不得不然者也、忠邦之爲政、人皆想望其風采、以爲寛政之政可復也、在職未久、怨謗載路、及罷職、四方歡呼、至擲瓦礫其邸門、三日不絕、是其愛民不誠一之所致也、當是時、勿論無講自由之理者也、無爲非君相之專制者也、而民庶謳歌詬罵不同、亦可以見有天下耳目之不可掩者而存焉、二相所志同一、守儉而成績之異、何霄壤而已、不鑒于茲、則專治之世、猶不可爲政也、況當民權漸張、人智漸開之今日、若有以不愛民之心、欲專政以令天下者、何爲其可哉、

定敬

定敬、實松平義建子、容保弟也、爲定和所子、養元和元年、爲所司代、初爲溜詰、特旨以本班就職、與容保偕協力執事、及戊辰正月之事敗、從慶喜東走、後又赴越後及會津、一旦抗王師、亦悟其非歸順、初王師東下、黍名一藩首、謝罪見赦、

松平康長

松平康長、參河人也、本戸田氏、永祿十年、家康賜族及諱字、養久松俊勝女、配之、天正九年、攻高天神城、康長縱火陷之、庚[illegible]亂

與水野勝成津輕爲信等攻大垣城康長傳令曰銃豈特長兵亦
亦是攻具乃叢銃毀堞遂克羅城下之十七年移封笠間城食邑
三萬石大阪冬役爲先隊夏役與本多忠朝並列陣進及接戰躬
把捨驅敵元和二年徙治松本

松平忠明

松平忠明奧平信昌季子也家康以外孫故賜族封龜山慶長十
九年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統美濃將士從軍繼先鋒井伊藤堂氏
自南而進夏役與本多忠政等進破後藤基次六月賜大阪食十
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里期年而殷實如故寛永中任侍從加賜
六萬石徙封姬路城補西海道探題後又徙治忍城

松平武元

松平武元本越智氏初越智清重子養甲府宰相綱重遺子名清
武清武稱右近將監叙四位侍從寶永中復松平氏封舘林城食

五萬五千石子清彥武雅清房任內藏頭蚤卒武雅任肥前守武
雅子卽武元也武元實松平賴明次子也武元爲人方正嚴毅固
守舊章以吉宗遺命輔政家重家治竝委以政務敬重之不名常

西城叟

稱西城叟蓋其邸以有西城外也或謂武元曰君封多惡田易之
以善地無益邑之名而府庫倍之君執政數十年將軍已以其前
世功臣最敬重焉盍及于今圖之武元正色曰夫舘林之地昔在
常憲公藩屛于此吾祖清武以從同宗之後封于此及于吾身地
之肥磽豈所論乎安永中田沼意次已食三萬石又增七千石將
辭之武元曰子秩未及五萬有德公嘗有命曰秩不滿五萬石者
或因其積勞可益邑也且鈞旨一出弗受乃不恭矣假令將軍過
賜之子以正議辭之彰君過於天下而獨潔其身也意次感泣曰
受君之賜也意次嘗欲以其子爲奏者謂武元曰世子盍就職也
武元辭曰吾兒弱而碌碌不勝任況舍諸侯長者不錄先以己子

抑權臣

充之人言之何意次意遂阻馭權寵抑隱謀大約如此故終武元
之職意次亦不得逞意及武元卒意知之爲奏者尋爲參政至父
子擅威相軋當是時松平輝高爲首相松平康福爲次相皆充位
而已莫能抑之也徙封濱田六世武世養德川齊昭弟八子武聰
爲嗣慶應中奉幕旨出兵征長門兵未及出境遇長軍掩襲戰屢
不利遂度濱田城難保焚城遁于出雲

小笠原秀政

小笠原秀政長時孫貞慶子也貞慶得罪豐臣氏奪其邑深志天
正末秀政來關東仕德川氏家康以其名族善待之封古河食二
萬石遂以世子信康女妻之秀政有三男一女家康取女嫁之蜂

須賀至鎭秀政深思報傚元和之役與榊原康勝俱進軍至若江
爲監軍藤田信吉所沮秀政恨之其夜詣戚屬本多忠朝曰明日
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亦以事決死俱約而別五月七日戰已合

父子戰死

敵將森勝永竹田應永競進秀政力戰死之長子忠脩亦死二子
忠真被創欲死家臣澁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忠真稱右近將監
時忠脩子長次尚幼因命攝國事忠真固辭秀忠嘉之封舊地松
本又城播磨明石封之食十萬石後徙之小倉別賜長次以一萬
石秀忠養忠真女嫁之細川忠利初島原之亂西海諸藩皆出兵

鎭西探題

而無一統帥故諸軍觀望不敢進賊遂熾至是置此職以忠真爲
之統鎭西軍事七世孫忠固時家宰族出雲狼抗專政群臣憤恚
皆出奔他國忠固不能制幕府欲罪之會以當其祖忌齋將滅其

與長有隙　自燔城　長重　重諫

罪禁錮私邸時文化十二年也文久三年長門藩奉詔旨砲擊蕃舩過赤馬關者忠固孫忠嘉以守幕府之旨不應援長藩咎之對曰將軍在職幕命即勅命不敢爲無謀之擧自是與長有隙幕府再興征長之師忠嘉使隊將島村志摩率精兵千三百守田浦長人來寇志摩擊破之肥後柳川援兵至軍機頗振長人又大擧襲大黑田浦拔之藩兵與肥後兵邀擊赤坂破之長人死者百人而長人加兵益迫肥後柳川皆班兵忠嘉自燔城走香春長人窮追不置忠嘉大窘乞哀薩肥兩藩調停之長人要誓忠嘉令子豐千代代嗣豐千代及支族連署謝事長人撤戍去○長重秀政第三子忠知孫也忠知初爲奏者封杵築後徙參河吉田食四萬五千石稱壹岐守子長棟爲寺社奉行其子長重元祿中爲執政將軍

綱吉封柳澤吉保於甲斐許行裝中用薙刀長重諫曰二事皆不可願以他國易甲斐祖制土地非有功者則所不與然他日欲褫則可褫也獨至薙刀雖以親藩諸侯猶且不許濫用而況於吉保乎綱吉不聽由此忤旨及家宣襲職間部詮房以伶人得顯榮遂爲列侯長重恥與之齒稱疾辭職時寶永七年也

論曰名器者則天下之名器非一人所私也故天子不得以予之諸侯諸侯不得以授之大夫雖以父子骨肉之親不許濫授受之此名之與器所以爲重且貴也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與之温原之田夫一隧之與奪何關於天下之得失乎然而與田而弗許隧者以名分不可紊也今夫幕府之薙刀則猶周室之隧道周室雖微弱尚能守名分如此今幕府乃溺愛一寵

長行　長國呈書

臣以紊亂祖宗之典刑併識者見當今形勢安得不流涕而痛哭乎哉嗚呼前狼已斃而後虎進一姦未除而一姦得志專恣跋扈無所不至而當時大臣宿將袖手傍觀莫敢爭之箝黙以待其斃士之無氣節一至於此德川氏之事可知而已昔唐高宗時群臣無敢諫者有李善感者嘗因事一諫人以爲鳳鳴朝陽吾今於小笠原氏亦云菊池純

長重十世長行稱圖書頭文久二年九月爲少老攝老中事尋從將軍家茂如京師當此時英人以生麥之事責償金於幕府長行奉敎東下將行鎖攘而幕議枘鑿言遂不行長行獨抵橫濱說各國公使曰邦人不喜與外人交通動至殺傷漏憤京師詔幕府鎖港絕交各國諸公使其諒之公使等對曰訂約在彼無之或渝今

乃反覆如此貴國已有毋望之事則不保無毋望之變吾儕唯知奉本國使命而已安得縱斷大事以汚蔑邦家邪其宜謀之本國以決事之當否耳長行欲見英人面諭之英人固辭使人責其不信幕府慮外人生變和議遂決於是長行獨任其責海路抵大阪將赴京師謝罪朝議不許入遂禁錮於大阪幕府尋復職元治中長藩謝罪許之長行兄長國呈書幕府曰承敎慶親父子伏罪綏其攻擊未審伏罪如何使父子面縛降陣門納城地以待命則可也若夫支藩末家分疏請哀而緩戰休兵曠日彌久諸藩解體士氣沮喪不可挽回今日失機他日生禍噬臍無及不如嚴我備收其城地彼不肯則征之機不可失請熟計之幕府不能用慶應元年長行又從家茂西上會外人逼攝海家茂欲東歸長行與慶喜

容保謀、連署奏請條約勅許、事得解二年、再興征長師、長行督之
之廣島、屢召毛利氏長臣不至、已而宍戸備後等至、稱病不見長
行、陰探軍情、長行覺之、拘留備後等於國泰寺、長人鳴冤不止、長
行尋督師於豐後、至小倉、豐前軍不振、長行走長崎、

日本史記下篇卷三十二終

大久保忠俊忠茂　軍略　射書城上　蟹江七鎗

日本史記下篇卷三十三

藩翰列傳八之十七

大久保忠俊 忠世○忠隣○忠教 ○酒井忠親 忠世○忠清 ○本多重次○鳥居元忠○酒井忠次○本多忠勝 忠朝 ○榊原康政 康勝

大久保忠俊稱五郎右衛門其先出於宇都宮泰藤泰藤七世孫忠茂即忠俊父也忠茂仕世良田長親永正中今川氏親来犯忠茂從長親拒之夜渡矢矧川襲敵途謂曰我必捷矣果捷之長親問曰何以知捷曰敵将長氏貞寵侮士士無鬪志是以知之忠茂因其所居稱大久保氏長親孫清康立時清康族松平親貞據岡崎及山中以掠傍近忠茂曰先拔山中則岡崎不攻而下乃夜襲取山中親貞降清康徙岡崎欲賞忠茂問其所欲不答强而後答曰願賜城下市租清康許之而疑其貪忠茂盡召市人以君命除其市税四方商旅聞之爭至岡崎終由是富實矣天文中松平信定之亂廣忠在牟呂忠俊佯從信定往射書城上告迎廣忠於岡崎之意期以四月廣忠大悦已而信定危疑忠俊三進誓書解信定意五月潛迎廣忠入岡崎忠俊功第一十四年廣忠自将擊尾張兵於清畷軍大敗忠俊力戰卻敵十七年松平信孝来攻忠俊與酒井正親射殺之弘治初今川義元出兵尾張攻蟹江忠俊等七人有功稱曰蟹江七槍時嗣君竹千代在尾張忠俊等攻織田信廣於安祥囚之牙城議以易質竹千代得歸岡崎永祿六年一向賊起忠俊與從子忠世忠佐以下守輪田十一月忠俊進攻鍼崎連戰不決賊議曰徒戰無益今分兵於妙國寺扼其歸途夾擊

忠諫　以賞代命　忠世　以銃相擬

陷之土井水田中蜂谷貞次忠俊婿也痛其族不免單騎低面寺前忠俊悟之收軍而還明年正月土呂針嵜野寺賊合攻輪田忠俊率族接戰被創家康單騎赴援踵馳者凡三十六騎擊卻賊既而賊勢日衰蜂屋貞次詭忠俊乞降忠俊因說家康曰方今群雄務勵兵拓地而我有内變舊臣宿将半爲仇讐有如隣國乘隙来侵傾覆不旋踵不若容其自新使各効力家康聽之貞次乃與衆議請三事曰将士復祿曰僧徒安堵曰魁首減死家康曰他皆如所請唯魁首不可不誅忠俊泣諫曰去歲以来臣宗族幾殲公若錄微勲臣請以賞代此輩之命以爲前鋒攻吉良荒川立功償罪則疆土日拓矣水野信元亦以爲請家康勉從之乃逐正信等五人以其餘爲先鋒攻東條荒川逐走吉良義昭等九年忠俊卒年八十三忠俊弟忠次忠員忠久忠平忠員子忠世忠佐忠教

論曰德川氏功臣衆多矣而擧族盡忠莫大久保氏若焉忠俊復岡崎城與織田氏約以信廣易烈祖其大功最可稱焉一向賊之降烈祖欲誅巨魁忠俊諫止之悉赦其罪雖似失罰處戰爭之世勢不得不如此乎

忠世稱七郎右衛門年甫十五從廣忠攻上野力戰有功弘治二年尾張将柴田勝家来攻福釜忠世與弟忠佐等善戰幾得勝家永祿元年家康攻廣瀨忠世與織田氏将津田兵庫鬪斬之六年一向賊起忠世與伯父忠俊等倶守輪田賊将筧正重等来攻進陣於伊田忠世與本多正重以銃相擬忠世先發正重傷走遂與賊連戰明年賊復攻輪田忠世與忠俊防戰被創家康来救賊平

大敗之後夜襲

永祿末、忠世攻掛川、斬日根彌吉、攻堀江、降大澤基宿、忠世從戰手姉川、有功、味方原之役、我軍敗績、忠世大呼曰、戰既急、臣與諸將留集潰卒、主公宜速入城、家康乃與三幟、建之犀崖、以收敗軍、敵以爲大將、爭赴之、相擠墮崖、忠世又發銃手、卻之、甲斐軍轉逼濱松城、家康召諸將議守禦、忠世進曰、一衂不振、則敵益乘銳、臣請以銃手、夜劫其營、家康壯其膽勇、輯諸部銃手、僅獲三十人、以忠世將之、忠世與天野康景、近藤秀用、五更登犀崖、亂射甲斐營、營亂、多陷谷死、信玄愕曰、克捷未可恃也、明日去、陣刑部、家康攻乾城、會霖雨、引兵還、忠世與水野忠重爲殿、城主天野景貫、乃出兵襲我軍後、忠世且戰且退、忠世自峭崖過、有敵兵來衝、忠世時使從者執背幟、殆爲敵兵所奪、忠世格鬪、斬敵三人、自捧背幟退、

蝶徽鑑徽

長篠之役、家康簡鎗手三百、屬忠世及弟忠佐、以爲前鋒、織田軍出柵外挑戰、忠佐謂忠世曰、尾張援兵也、我主兵也、援兵先戰、我之恥也、忠世曰、然、乃告家康、請自我軍先戰、家康許之、謂忠世忠佐曰、柵內狹隘、馳騁不便、宜下馬指麾、忠世忠佐出柵誘敵、敵將山縣昌景、勁騎三千、鳴鼓來攻、我軍放槍、鏖擊、勁騎騰躍馳突、忠世忠佐臨陣督戰、信長遙望其背幟曰、彼何人哉、馳驟縱橫如意、其督衆如臂使指、遣人訊之、家康對曰、蝶徽爲大久保忠世、鑑徽爲其弟忠佐、皆僕舊臣也、信長嘆賞曰、德川氏何多佳士、我麾下莫能及焉、當是時、敵軍爲二將所擊破者、悉轉赴織田氏軍、因遂大敗、戰畢、信長巡視長篠城中、召忠世忠佐曰、汝兄弟能指揮槍手、擊破勁敵、可謂曠世偉勳矣、家康往岐阜、謝其來援、忠佐等從、

長髭一不來

揭燈

之、信長召扈從將士曰、長髭胡不來、蓋謂忠世也、忠佐對曰、家兄有故、不得拜趨、信長曰、兄弟勇悍、可謂絕類逸群矣、手賜衣服、賞之、家康攻二股、忠世守蜷原岩、當其衝、轉攻光明岩、下之、家康與勝賴隔大井川相持、時風雨累日、崖岸崩壞、我兵以爲勝賴慓悍、必乘雨暗來襲、諸軍擾亂、不可制止、忠世高揭一紙燈於中權、馳抵前軍大呼曰、牙兵列整、今將出戰、衆心始定、世子信康性剛暴、數殺戮無辜、忠世與酒井忠次驟諫、弗悛、家康遂幽之二股、忠世受命監護焉、尋賜信康死、天正十年六月、信長遇弑、甲信又亂、家康以忠世爲將、率石川康通、本多廣孝等、入甲斐、國中風靡、酒井忠次往信濃、降諏訪賴重、小笠原信嶺等、忠次短于綏撫、諏訪不服、家康更遣忠世、乃服、二人遂有隙、已而北條氏以兵爭甲信、家

鎮信濃

康抵甲斐、召忠世等、忠世與忠次爭殿、不決、衆和解之、甲信尋屬德川氏、忠世之功爲多、忠世留鎮信濃、忠世武而循良、爲政公平、國人畏愛之、明年、忠世助松平康國、攻拔小室、走守將宇佐美氏、真田昌幸侵上野、取沼田、終屬豐臣氏、忠世與鳥居元忠、平岩親吉、率將士攻之、秀吉使景勝援昌幸、我兵攻上田、不利、敵追至刹川、忠世以十餘騎殿而濟、陣南岸、欲返擊、元忠親吉不肯、明日、忠世濟筑摩川、陣八重原、使柴田康忠還告二將曰、公等壓河而陣、與我夾擊、必殲之、二將曰、吾暗於地理、不若持重、忠世怒、又使謂曰、公等怖敵、猶當來我後、以爲聲援、亦不肯、往復之間、昌幸已退、陣於城下、忠世切齒曰、脫籠禽也、於是諸將列壁相持、昌幸不敢出、諸將尋還、忠世受命、留守小室、以備景勝昌幸來襲、家康後使

七不食　忠隣　定繼嗣功第一　遇譖　馬場忠時

人召忠世。忠世曰、景勝曰伺我隙、而小笠原貞慶舉兵應之。又聞昌幸迎故信玄孽子、以煽將士。吾一動、則甲斐信濃皆覆沒矣。弟忠教曰、請敢代守。生死以之。忠世喜、乃發會大雪、踰歲、景勝昌幸不能出兵。忠教得代而歸。及家康朝京師、忠世輔世子秀忠、守國。十八年、賜小田原城、食四萬石。文祿三年卒、年六十二。忠世竭心國事、親吏務、平生儉嗇、衣服器甲、不敝不造、例月不餐七日、謂之七不食、縮衣節口、以養戰士。始咸詬詈。數年能任之、上下相安、親如父子。死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流涕。子忠隣、忠成。忠政○忠隣稱新十郎、姉川之役有功。天正十八年、封武藏羽生、食一萬石。及父卒、嗣封守小田原、兼世子秀忠傅、稱相模守。文祿四年、輔秀忠在京師。豐臣秀次使秀忠會朝餐。忠隣疑有變、潜令土井利勝奉秀

忠奔伏見。使者復來促。忠隣故留使者。度秀忠已遠、乃出見曰、世子夙在茶會之約、赴於伏見。秀次聞之、悔不早取。關原之役、秀忠後不遇于事。繼嗣之事頗搖。家康召諸勳舊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井伊直政右公子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忠隣曰、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家康頷之、嗣乃定。十八年、爲老中、執天下諸政。忠隣爲人純良、與本多正信並執其職。正信爭權、心忌之。初忠隣子忠常、有寵於秀忠、早卒。忠隣哀悼、告就封。士大夫爭往慰問。正信憎之、乃誣其專任招權。忠隣嘗以外孫女爲己女、配山口重政子重信、吏劾其不告、奪重政封。忠隣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十二月、家康狩於中原、將館小田原。忠隣具供帳。先是甲斐人馬場忠時、蒙譴放於小田

斂局就錮　忠朝　忠真

原、請忠隣申雪。不見省、怨望。於是馬場上變事曰、大久保忠隣謀不軌。馬場又聞忠隣與正信有郤、因本多氏誣告。家康驚、還入江戸。令忠隣如京師、檢耶蘇教。明年正月、忠隣至京師、館藤堂氏。遂譏寺觀、奉天主者、焚毀之。逮捕其黨。正信傳命京師、放忠隣於彦根。又毀小田原外郭、逐其士臣。設兵備於箱根。家康乃歸駿河。板倉勝重奉命詣忠隣館。人走報。忠隣方與客圍碁、徐斂局而出、聽命。京師驚擾。忠隣乃縛鎧仗送之勝重。終赴彦根。其族皆連坐。叔父忠佐卒、亦除國毀城。里見氏亦坐與忠隣交通、奪國。忠隣乃自配所上書駿府曰、臣縱伏誅、而明無反心。有司不敢告。獨成瀬正成爲通之。僧天海亦從容申救。以秀忠怒不釋、乃止。彦根主井伊直孝勸忠隣再訴。辭曰、是顯君過也。亦止。子忠常、忠総。忠総嗣石

川氏。忠常先父卒。子忠季當祖忠隣被黜、襲忠常遺封二萬石。後及其子忠朝、終復舊封、再鎭小田原、增至十一萬三千石。時貞享三年也。至是大久保氏封邑復其舊。忠朝七世孫忠真、頗有匡救之志。及爲執政、屢與德川齊昭論北地之事。齊昭言頗激烈、忠真持重未有還對、亡幾卒。

論曰、本多正信以元從之勳、膺樞要之寄、謀畧決機、贊衷盡忠、計謨彌縫之功、莫與爲比。松永氏所謂不柔不剛、不野不飾、迥出常流者、殆非過譽也。然其蹇蹇匪躬之節、不勝錮寵弄權之心、席勢乘機、欲傾大久保忠隣、日已久矣。昔齊管仲對桓公之問、相不以非人情者爲可。夫父子天性也。忠隣喪子、悲慟不能視事、此人情之常、而不能自已者也。正信喪子、不哀矯激蒞政

忠成　賀火

此豈人情哉。其欲借公私之說以排擯忠隣、識者有以窺之矣。蓋庚子之亂、正信忠隣從台德公攻上田城、議既不合、而費隙自此生矣。一旦得馬場忠時之告、容事其投機、巧言如簧、組織成錦、漢絳灌之讒陳平、其言淺而易見、故高祖立辨其誣、晉馮紞之陷張華、其言深而難測、援據古今、從容近理、武帝聞之動心。正信之讒、殆與紞言相為表裏也。日月之明、浮雲有時而蔽之。自古傾陷大臣者、皆用此術也。忠隣幽囚端居、思過不欲申理冤枉以傷君上之德、能得大臣之體矣。正信辭封大國、善以功名自終、則誠智矣。其子正純相繼秉政、威權烜赫、謀不軌而覆其家。忠隣竟昭雪冤、而子孫復其舊封、世秉鈞軸。正信讒慝之迹、不能掩。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斯之謂乎。安積覺

又曰、亂離之際、被堅執銳、致忠於矢石之下者、多矣。忠隣以一時賢臣、罹無望之禍、毫無怨尤之色、從容安命、能不失臣節於枉屈之中、寔其翹翹者矣。當時幕府方典、而天野康景不殺一無罪、終棄封而去。忠隣不揚其君之非、終幽囚而没、皆衰運之事、而非盛世之所宜有。此誠不可知者也。野尚敎景

忠隣弟忠成、稱玄蕃頭。慶安中、為駿府城代。由井正雪之變、指揮諸屬吏圍正雪僑寓、正雪自裁。明曆三年、江戶大災、延及牙城、列侯至弔。忠成獨賀。家綱聞問其故、對曰、公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不知二祖歷艱難成大業、而閭閻變故、忽疾苦。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是蓋祖宗之靈所以教公也。四世有天下、可謂盈矣。四海之積、一朝而盡、可謂虧矣。公願奉二祖之教、以固太平之基、國家之

忠教　酒井正親　正親洪和議

幸、何以加之。若夫府庫之財、倉廩之資、都市之匠、胥吏之職、不足煩公慮。臣是以賀。家綱嘉納、衆稱格言云。○忠教稱彥左衛門、忠員子也。事家康秀忠、為長槍隊長、數立戰功。家光時補主旗、尋卒。年八十。臨終、家光使使就家封萬石。忠教曰、生不得封侯、死何為。請辭之。使者曰、君受之、子孫享其福。忠教曰、我子有材、當自得之。不待我傳。竟辭不受。忠教嘗侍將軍家光、語及古昔戰鬪之事。家光曰、在義經之時、則有嗣信忠信、辨慶之徒、皆忠勇絕倫、以為股肱爪牙。何其樂也。忠教曰、今時豈無辨慶之徒、恨無源廷尉耳。

酒井正親、參河人也。其先出於德川親氏。親氏嘗窮困、寓參河酒井鄉、生子廣親、因賜酒井氏為嗣。廣親五世孫為正親。正親稱雅樂助。酒井氏累世有勲勞、為德川氏元老。天文中、正親密與安倍

定吉通謀、請援於今川氏、納廣忠於岡崎。十七年、小豆坂役、正親獲敵將鳴見大學。四月、松平信孝叛、襲岡崎、與大久保忠俊擊殺之。家康徙駿河、正親使子重忠從行、自留岡崎、待家康長。永祿二年、家康從今川氏入尾張、納糧於大高。正親及石川數正夜伐鷲津為聲援。四年、與織田信長講和。正親從子忠次、勸和。正親與石川家成言曰、忠次言是也。嚮義元併為好意、歲收我食、月戰我兵、而每陵我於敵鋒、丸根大高之事、可以見已。宜速許尾張矣。質之在駿河者、取之非難。氏真重與我絕、必不能害也。家康與織田氏和。氏真怒、使人來詰。正親令人徙駿河。因三浦義鎮謝曰、三河之孥皆在駿河、豈有貳心。獨病尾張日強大、勢將及我、故佯和以紓旦夕耳。氏真不復責之。荒川城主吉良義虎與兄義昭有隙。因正

割地之始　賜白旗

親乞降、俱攻拔西尾、走牧野成定、遂攻東條、東條禑將富永景通陣藤波畷、欲攻小牧、松井忠次、本多廣孝皆來會、正親合兵擊東條兵、走之、追北至城、降義昭、家康賜其邑正親、妻義虎以異母妹、家康割地封家臣、是爲始、酒井氏世執事、至正親事無大小無不與聞、頗有威權、衆皆畏敬、一向賊起、正親受命捕其主謀者、斬以徇、僧徒益怒、大招聚門徒、遂舉兵而反、七年二月、正親會水野信元、兵與賊戰于櫻井野寺、大破之、家康取諏訪城、正親挺衆奮戰守將室賀小泉等力屈而遁、家康賞功賜白旗、正親傳子孫以爲榮、今川氏真之懸川、就正親請和、天正四年、正親疾篤、家康使人賜醫藥、尋親來訪疾問政事、正親令子重忠忠利執謁曰、臣嘗荷洪恩、不可忘矣、唯願二兒擐其器使之、六月卒、正親嘗白家康曰、

忠世　三輔之一　忠清

神谷某屢與臣抗、雖然臨大節建殊功者、非彼而誰、請倍其俸、家康賜祿千五百石、擢爲步隊長、正親爲公忘私、獎勵士風、率此類也、子重忠、忠利、重忠稱河內守、小田原之役、爲前鋒、移封後賜廐橋、加封至三萬三千石、大坂之役、奉世子家光守江戶城、其子忠世稱雅樂頭、大坂夏役、從秀忠爲右先鋒有功、累封十二萬石、繼父居廐橋城、任侍從、爲老中、忠世爲人嚴毅肅正、寡言敦厚、與土井利勝、青山忠俊共傅家光、盡忠輔導、寬永中卒、

論曰、正親當主家艱難之際、謀慮戰功、有足稱者、可謂不失大臣之體、雖然及霸業既定、封賞超置功臣之首、無乃私葭莩之親乎、

忠清、忠世孫、忠行子也、稱雅樂頭、任從四位少將、爲大老、爲將軍家綱所親任、威權薰赫、勢傾中外、四方贈遺相屬、以其居近下馬牌、時人呼曰下馬將軍、家綱薨、忠清欲迎親王爲嗣、依鎌倉故事、議不協而止、及綱吉立、罷大老、尋致仕、天和初卒、世或謂忠清憂憤不食而死也、綱吉聞而疑之、欲遣使診視、女婿藤堂高久、松平定有相偕請曰、流言何足信、臣等以百口保之、綱吉乃止、

下馬將軍　本多重次　三奉行

本多重次、稱作左衛門、三河人也、父曰重正、永祿初、德川家康攻寺部城、重次先登斬敵三人、弟重玄及重次二子死之、遂走鈴木重敎、拔城、六年、一向徒之亂、攻上和田、奮鬪敵應、及而倒、八年、始置奉行三人于三河、以重次及高力清長、天野康景充職、重次資性剛直果斷、不避貴戚、清長溫厚寬裕、康景沈重善謀、相與和而不同、政治大行、境內悅服、民爲之語曰、佛高力、夜叉作左、彼此無

患疔醫

偏天三郎、十二年、家康攻掛川城、及城降、重次與石川家成、酒井正親守之、味方原之敗、重次後爲馬傷斃、敵數騎迫之、重次奮擊、殪一騎、乘其馬還、初重次嚴設守備、蓄糧仗、及是敗、告家康曰、臣嘗儲軍貲、今雖一敗、君勿爲意、衆皆賴焉、天正元年、長篠之役、重次守濱松城、迎擊甲將穴山一條等、大破之、十年、家康入甲斐、與北條氏構兵、重次守沼津城、九月、相模兵自韮山至、重次邀擊破之、獲首三十餘級、小牧長湫之役、重次守岡崎城、十三年三月、家康患疔危篤、召老臣屬後事、臣民憂懼、重次造枕請曰、臣嘗患此疾、有一醫治之而愈、君請命焉、家康曰、毋爲也、吾已決死、且醫技已窮矣、重次勵聲曰、前醫不必無遺治、未盡人事、而輕自取決、非臣所知、君已絕命、臣請先殉、乃走出、家康驚、命左右止之、乃諭之

忠諫　育秀康　鬼欲殺　强腹

日、吾頼有汝輩、以足瞋目耳、汝欲先死何乎、重次泣曰、臣不欲生也、近視甲斐將士喪其首領、折腰於我門、情狀可差、今臣喪主公、亦將如是、臣少小從軍、面目創、手足鈌、一疲癃翁耳、特以主公眷顧、頗爲人所畏、主公一瞋、鄰國四襲、我子弟沮喪不支、事可知矣、當是時、臣彷徨支吾、人將指曰、彼疲癃翁、何不恥之甚、臣故欲速死、不欲生也、家康曰、然吾能從汝意矣、乃召其醫、醫曰、宜灸、重次手灼艾進藥、其夜疔潰而瘥、重次喜極而哭、初家康姬人永見氏孕而獲罪、出產其鄉、世子信康潛擧之、家康不子也、一日重次抱持而賀曰、酷肖君、君擾戰國、宜多子矣、臣請育焉、是爲越前秀康、是歲家康擇岡嵜處守、本多正信曰、緩急能手刄妻兒枕城死者、而後可、家康曰、作左其人也、乃以精兵數百屬重次、往守之、重次意色甚決、先是以秀吉請和、家康遣秀康爲其義子、重次子成重從焉、既而重次以謂我兒在上國、恐受携貳之疑、乃竊使使大阪曰、兒之母有篤疾、請使一訣、因取重成而還、十四年、秀吉請家康西上、令其母氏大廳東下、以爲質、岡嵜役卒日積薪其館外、侍婢怪之、召役卒問故、對曰、作左遲中納言歸也、曰上國若有事、焚殺大廳、此老性急、今且欲縱火、井伊直政留之而止、婢大怖、相謂曰、往年三河任子來、關白指其一人曰、彼鬼作左之兒也、今其鬼欲殺我輩、泣告大廳、大廳亦懼焉、十一月、家康歸三河、重次以下迎賀大廳、尋歸京師、侍婢交愬重次無狀、請加罰、秀吉哂曰、德川多佳士、予羨之耳、十八年、秀吉東征、重次受命掃除海道諸城、秀吉發京師、入岡嵜、重次留守焉、不肯出迎、秀吉召見之、重次曰、非我

下編卷三十三　十一

罵且出　遠慮　田舍翁　烹人釜

君也、何謂爲辭、遂不見、秀吉抵駿府、家康謂秀吉會重次以事來、自後詈曰、咄、主公爲此大怪事、主於國者、豈有空其城假人者哉、如是則人或欲借夫人、亦許之乎、且罵且出、諸將相視而嘻、家康曰、彼本多重次者、僕舊臣也、自僕幼時、從而百戰、僕亦愛愍之、然質頑縱、及老益甚、今於稠人中詬僕如此、諸公可以想其平時矣、衆謝曰、聞此老之名已久、今乃得見、眞可依賴也、秀吉平陸奧、歸路過駿河、是時重次守府中城、秀吉以加藤光泰爲使、諭重次曰、我滅北條氏、以關東八州地封德川氏、收駿遠五州地、今夜當宿城中、汝宜灑掃郭內、重次對曰、寡君多年領駿府、將士妻孥悉在城中、今擧城奉於殿下、則似棄寡君于郊野、妻孥之心、其能安邪、必不得已、請取寡君書牒來、不然臣不奉命、光泰復命、秀吉又使光泰諭之曰、我非收城、惟欲一宿耳、重次固執不聽、謂群下曰、不聞主公命、不能假城人也、關白多權畧、其意弗可測、卿等不見織田信雄事乎、我不能蹈其覆轍、以之蒙譴責、則重次當伏其罪、不敢累諸君矣、守備益嚴、秀吉竟次野而去、家康聞之大驚、遣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於行營陳謝曰、本多重次擧措狂悖、僕所不與知、甚恐懼焉、秀吉反稱賞之曰、田舍翁資性剛直、其言極有理、吾毫無所狹、如作左、眞可謂留守之任者、家康猶憚之、黜令致仕、置之上總井戶鄉、潛給三千石、時使人慰問之、竟卒于此、年六十八、初重次遇阿部川、見輸送巨釜於濱松、問之、曰、烹人釜也、重次立擊碎之、乃謂衆曰、汝赴濱松、爲我告主公、凡有大志者、不可用酷刑也、故作左命碎之、家康聞其言、改容而謝、重次能識下情、在三

下編卷三十三　十二

追錄

河之日、布法令于國中、民或不奉令、重次曰、下民盲昧、豈得了解文字乎、乃用國字、揭示其條、民不敢犯禁、重次子成重、稱飛彈守、小田原之役、從軍、未幾父重次忤秀吉、被幽屏、後家康賜九岡城于成重、食邑至四萬三千三百石、追錄重次功也、大阪冬役、從忠直軍、爲左先鋒、斬獲有功、家康召成重、屢諮問軍事、正保四年沒、

論曰、重次以伉直頑固聞、衆人亦以之待之、然其智謀大過人、當烈祖患疔、付醫不服藥、其諫之也、言直理達、及不聽、欲繼之以死、公亦感悟、用其言、病得輒愈矣、烈祖應秀吉招、而往大阪也、豐臣氏之母大驪質於德川氏、群臣至國民、憂公歸國之晚、人心恟恟不安、重次積柴嚇大驪、於是不促公之歸、而使秀吉不得不速還公、可謂巧矣、少壯之時、爲岡嵜奉行、國人憚其威嚴、不敢爲惡、亦可見有治國之才、惜夫、爲秀吉所忌、公不能大用之、若大用之、則其功業將有大者焉、

鳥居元忠

鳥居元忠、稱彥右衞門、三河人也、其先熊野別當重氏、建熊野一鳥居、人呼曰鳥居、法眼其子行忠、嘗以訟獄奔三河、居亘邑、因氏焉、行忠九世孫忠景、屬新田義貞、以膂力聞、及義貞敗、逃歸三河、後以鳥居爲氏、忠景九世忠吉、稱伊賀守、始任岡嵜、天文十六年、廣忠族信孝、戰于亘邑、忠吉子忠宗死之、廣忠因賜亘邑于忠吉、

忠吉

時世子竹千代在駿河宮嵜、供給不繼、上下困之、忠吉家素富、陰給衣糧、衆皆賴之、又遣次子元忠侍之、弘治二年正月、家康歸岡嵜、人爭郊迎、忠吉進曰、臣老矣、既逾七旬、不能効驅馳、特爲郎君、置倉廩岡嵜、粮食以備異日之用、今幸未塡溝壑、及覩君歸、何慶如之、乃執手嗚咽、家康亦泣謝、後及家康保國、會計軍須、無所匱缺、得以展力拓業、忠吉之功也、元龜二年沒、元忠繼事家康、桶峽及廣瀨沓掛之役、力戰多獲首級、家康欲賞以功狀、

辭功狀

辭曰、功狀者遊士所以藉口也、臣矢不事二君、莫用功狀爲也、十二年、掛川之役、元忠邀擊朝比奈泰能兵、走之、姉川之戰、爲先鋒、味方原之役、甲軍逼濱松城、元忠率兵三百、出門突戰、遂卻敵、天正三年、長篠之役、元忠爲先驅、與本多忠勝等、攢槍接戰、七月、攻諏訪原、元忠中銃傷左股、遂跛、

傷左股跛

而壯武不衰、八年冬、攻高天神城、元忠督衆力戰、獲首級、十年、織田氏自信濃、家康自駿河入甲斐、元忠率軍過田中、依田信蕃據城、縱銃、元忠督兵攻之、七月、甲斐亂、家康率兵至

自陣新府、元忠與水野勝成・松平清宗・三宅康貞等、守古府、北條氏政遣弟氏忠、將兵三千、侵畧郡内、元忠等聞之、率兵二千、襲擊大破之、獲首五百餘、氏忠遁去、家康因賞元忠、賜郡内地、十二年、小牧之役、元忠留鎭甲斐、令子忠政從軍、明年、眞田昌幸侵上野、元忠與平岩親吉、率將士攻之、軍不利、元忠殿而退、昌幸不能追躡、喚其子信幸、指示之曰、用兵當如此、

用兵當如此

十四年十一月、秀吉賜德川臣僚官爵、元忠以爲、是秀吉假朝爵、結納我輩也、乃固辭曰、臣關東野人、創痍之餘、不便跪起、豈任衣冠哉、後秀吉使羽柴勝雅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養爲子、元忠辭曰、昏媾拜命、辱但臣族策名于東藩、今使賤息有二君、非私心所願也、秀吉弗能强焉、

辭婚

小田原之役、元忠等助前田上杉氏、入上野武藏、轉戰下諸城、攻岩築

華表公　伏見留守　答增田長盛　守城

北門、奪外城、元忠進薄牙城、城將乞降、曰、客兵皆勇、不可敵矣、但華表旗一軍最猛、願致城於華表公、華表爲元忠徽號、元忠乃受降、是年、封下總矢造食四萬石、慶長五年、家康伐上杉氏、發大阪抵伏見、命元忠爲留守、松平近正・内藤家・松平家忠副之、元忠嘗傷股而跛、至是益艱步履、於是家康聽堂上用杖、翌夜入謝、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會津事勢重大、家長・家忠皆宜扈從家康曰、京畿不保、無變、四將吾猶以爲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此城先被兵、而四無應援、臣當死以報國而已、乃在圍城内者、倍亦殲、徒亦殲、留多人、莫以遺敵獲、家康慰勞之曰、無爲也、吾嘗寓于駿河、汝自三河來侍、蓋十二歳矣、今何老也、因留而語、夜已半、元忠辭曰、駕當星發、請少就寢、畿甸如有事、臣得見則今日耳、將

起、足益痺、家康命左右扶之、元忠掲袂攬涙而出、旦日、家康遂東、七月、石田三成等擧事、議欲攻伏見、增田長盛遣使者諭元忠曰、大兵東下、將攻伏見、孤城無援、徒死無益、令致城、則吾爲子保護必得無他虞、元忠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有死無隕、足下如思舊誼、當勉以節義、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長盛隕涙曰、惜夫失一名臣、元忠勒諸將定部署、兵蠆二千、木下定勝心持兩端、奔投父家定於京師、元忠乃馳使關東告變、是月、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等合兵四面來攻、元忠盡焚城下街市、謂諸將曰、吾與諸君、以寡兵守大城、不可相救、各守其所、死而後已、乃命酒訣飲、分隊而守、秀秋與島津義弘送款于元忠、請入城倶守、元忠不納、攻擊彌旬、堅守不下、八月朔、松城大起、西軍鼓譟而登、上林政重死之、家忠

殺敵一人非報國乎　市川茂左

近正等力戰亦死、羅城盡陷、殘兵僅四十人、元忠有一卒、勸其自裁、元忠呵曰、未也、殺敵一人、亦非報國乎、勵衆上陴、矢丸雨注、敵兵多殪、敵發火箭、焚樓櫓、隨撲隨燃、元忠麾兵奮戰、所向無前、既而衆寡不敵、從兵皆殲、元忠杖薙刀而息、雜賀人鈴木重次踰尸而進、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來取首、重次揖曰、僕豈敢、君請自裁、元忠乃使重次扶解甲、伏劍而死、年六十二、重次刎而裹之、併諸將首級、梟於大阪、賈人佐野某竊元忠首、葬之知恩院、此役、元忠家人等在關東、相率赴難者四十餘騎、聞西軍扼關津不通、東人稍稍途歸、有市川茂右衛門者、獨身西上、入道傍佛寺、祝髮爲行脚僧、欺關吏、行達伏見城、而西軍環守、不得入、乃詣敵營、告以實請從已主於城中、無幾城陷、元忠戰死、茂右衛門殉焉、子忠政成

次、忠勝・忠賴・忠昌・成次稱土佐守、庚子之役、從秀忠于山道、大阪冬夏二役、從軍有功、忠勝稱左近、子孫仕水戸、忠賴美濃守、仕幕府、忠昌稱伯耆、爲忠政家人、

論曰、捨生取義、見危致命、固人臣之大節、而能踏之者鮮矣、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受留守之任、守伏見城、四將誓心天地、捍禦大敵、孤城無援、内有反者、勢蹙力殫、而志氣不撓、裹創揮鎗、伏正而斃、其忠勇壯烈之氣、烱烱上貫霄漢、真足以植綱常而扶世教也、家長之子小一郎、弱齡勇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或咎元忠不通權變、而拒豊臣秀秋・島津惟新之歸款、以致城陷、非也、元忠豈不知二將入守、則城可以全衆可以生、而轉危爲安哉、誠慮敵多詐謀、萬一見欺、則上無以報

神祖下無以見士卒寧喪元而不受黍故守大經而不爲動此乃所以爲人臣之勸而或者權變之説非所以垂戒後世者也宜矣四將子孫世居方面以膺藩屏之寄旌忠褒美疇庸之典既厚而四將之烈垂于不朽矣　安積覺

忠政

最上二十萬石鎭奥羽

忠政稱左京亮庚子之役與弟成次從秀忠于宇都宮及西上忠政爲留守加封出羽岩城食邑十二萬石酬父元忠死義也元和八年轉封于最上城至二十萬石以鎭奥羽二國徙忠政戚屬酒井忠勝於莊内戸澤政盛於新莊以備應援寛永五年卒子忠恆嗣十三年卒無子愛弟忠定欲養爲嗣忠定廢出也其母性頑初怨忠恆之不立忠定因天德寺僧欲許忠恆大驚自往迎之後不言繼嗣事於是將軍家光欲使忠定襲封井伊直孝曰忠恆多病未嘗恪勤而怨廢母不立嗣奈何存其祀忠定則別封之可也没山形封忠定於高遠三萬石忠定更名忠春寛文三年九月忠春爲大阪城番至大阪未入城爲醫某所殺京師賈人佐野某来迎

忠春

忠春會變作乃以身扞敵被創而死初忠春祖元忠死伏見之難商人佐野某潛収葬其首某即其裔也

酒井忠次

酒井忠次稱左衛門尉三河人也與正親同其祖父左衛門尉氏次仕徳川氏忠次自幼智勇超衆天文中與安倍定吉大久保忠俊及正親等迎立廣忠永祿四年織田氏使瀧川一益求和于徳川氏家康召諸將會議忠次進説曰我以微力介二大國而圖自立非便計也今川氏真忘仇廢武泥溺酒色不足與有爲與信長和便請許之正親及石川數正等倶賛其言和遂成五年九月忠

忠次和議

次及松平親俊爲先鋒率兵一千餘伐佐脇六年一向賊起忠次伐其徒於野寺九月族忠尚以上野畔家康遣忠次撃之忠次指揮適機忠尚屢蹙忠尚部下士憎數叛相率出降忠尚奔駿河

忠尚

忠尚正親弟也初在上野聞家康與織田氏和来諫遂稱疾不出及松平清定叛往歸之廣忠攻之不克數攻降之令忠尚守上野尋松平信孝叛據輪田忠尚亦叛應之一向徒起忠尚復據上野叛忠次築其傍備之及事平乃降至是復叛遂卒駿河賜其邑忠次

鎭東參

家康以其姑配之忠次率諸將攻吉田城諭駿河將小原氏致城去參河悉平東參諸將屬忠次姉川之役忠次以先鋒撃淺倉氏九月織田氏乞援忠次與石川家成率兵二千會信長于勢多數撃六角承禎克之味方原役撃小山田備中陣獲利乘勝隊亂爲勝頼所横撃敗天正元年忠次攻鳳来寺壘拔之敵兵皆望風潰散或來降焉二年九月勝頼將襲濵松軍于天龍川家康親督騎兵七千軍上流忠次軍下流欲待其半渉而薄之甲軍不戰還勝頼復築鳳来寺忠次縱火攻之斬獲頗多三年勝頼率師二萬圍長篠分軍逼吉田家康乃出忠次以爲衆寡不敵不如保吉田家康從之忠次爲殿山縣昌景統五隊兵躡我軍忠次還鬪日暮觧去明日廣瀬景房亦出忠次接戰街口凡三次水野忠重渡邉守綱等三十餘騎翼忠次奮鬪景房収兵既而信長引軍来會當是時長篠圍益堅城中殆不免我將士頗懼甲斐兵力家康召諸將命忠次爲撈鰕舞將士縱觀忠次極詭異之態座間皆大笑家康黍之議軍事忠次乃説家康曰敵鋒向我鋭甚請分兵遠出其

撈鰕舞

背焚鳶巣壘、令敵顧後、則克、家康曰、善、汝當速告織田氏信長之來會、屢發候騎、覘甲斐軍、皆報曰、兵熾陣整、未可遽戰、尾張將佐相顧失色、翌日信長會諸將、問計、諸將氣沮、莫敢獻策者、忠次離次曰、臣使人間視甲斐軍、主驕師老、敗北恣備、一戰必致尅捷矣、信長喜曰、怯夫之瞳、草木皆敵、我聞左衛門武畧、海道無雙、今量敵若此、事無足憂者、乃置酒大饗諸將、信長擬觴忠次、令傳其觴于世子信忠、曰、聞卿善撈蝦舞、為我一為之、信忠起舞、衆敲箙為節、既而器械作聲者、皆擊鳴之、以佐其勢、兵氣大振、舞畢、信長因議戰畧、諸將未對、忠次進曰、是役係寡君國事、臣不敢辭讓、因進襲鳶巣之策、信長作色罵曰、癡漢哉、大敵在前、惡用此迂迴之計為、遂起而入內、忠次慚憤而退、諸將亦皆罷、信長陰召還忠次曰、

卿策大善、但機事尚密、我恐其漏泄、佯叱斥卿、卿當亟往、乃分兵五千屬之、戲謂曰、我不自為之、令汝勒奇勳、可惜焉、忠次謂曰、願賜軍監、信長因遣金森長近、家康亦命松平伊忠本多廣孝菅沼定盈阿部定次奥平貞能等、遣騎步三千助忠次、約曰、至則舉燧、忠次不歸營、而發子家次從焉、忠次以貞能為卿導、啣枚結勒乗夜踰險、黎明達壘下、舉燧如約、縱火燬鳶巣久間二壘、武田信實惶遽出拒、伊忠力戰死之、忠次作三覆、斷路擊殺信實、斬首二千級、武田氏軍顧大潰走、甲斐自是衰焉、信長賞忠次功、賜眉尖刀、是月、家康攻二股城、忠次為先鋒、轉攻光明砦下之、尋攻諏訪原城、踰月拔之、家康議進取小山、忠次諫曰、我已得光明諏訪二城、師暴兵疲、不可不收、勝賴慓悍過父、我攻小山、必來援之、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取敗之道也、家康不聽、進攻小山、勝賴出兵、陣大井川上、果如忠次言、十年七月、家康入甲斐、忠次與大久保忠世等以兵三千徇信濃、十二年、小牧之役、忠次與奥平信昌等、以前軍先發、敵攻城邑者、往往鮮去、家康聞秀吉軍至、議戰守之策、忠次進說曰、以我老兵敵彼銳氣、難矣、宜修小牧故壘、留一將守之、全軍入清洲、養銳待敵、全捷之策也、家康從之、令忠次守小牧、忠次請曰、森長可軍羽黑、彼得夜又武藏之稱者、試一擊使京兵知參河伎倆、乃與諸將進戰、擊走長可、斬首三百級、秀吉聞羽黑之敗大怒、自將而來、軍于犬山、既而我軍大捷長湫、秀吉空壁赴之、時忠次與石川數正本多忠勝留守小牧、忠次欲乗虚襲犬山、数正有貳心、沮之而止、翌年和成、秀吉遣富田知信等、就忠次請婚、忠

次請家康許之、十四年、家康議西上、忠次曰、彼雖婚、未可輕信、宜確得其情、然後往、是年、家康入朝、忠次從焉、十一月、秀吉予忠次近江田一萬、及宅一區、十六年十一月、忠次請致仕、家康優旨答之、固請、乃莅其第、盡驩、竟日、忠次遂致仕、慶長元年、卒于京師、年七十、子家次就封上野碓氷、食三万石、庚子之亂、属山道軍、攻上田城、大阪冬夏二役、從軍並有功、元和四年、卒、子忠勝嗣、稱宮內大輔、後轉封莊內鶴岡城、食邑十四萬石、

論曰、忠次從自沛起、忠勇固非屠狗之比、其統治之整、軍略之敏、可與酇侯淮陰伯仲、織豐二氏雖有功臣、莫可與比焉、宜哉、二公稱賛之甚也、嗚呼創業功臣、孰出其右、烈祖酬之亦至矣、

本多忠勝、幼字平八郎、其先助秀居豐後本多鄉、因氏焉、助秀六

忠豊戰死　忠高戰死　忠真　童年敢著名　姉川　截蜻蜓鎗　忠勝大功不在戰鬬

世孫徙參河仕德川氏忠勝祖忠豊天文中從廣忠攻安祥不利戰死焉廣忠得脫取忠豊金扇馬表置之牙營以旌其忠十八年又攻安祥不克忠勝父忠高又死之忠勝時年甫二歲也永祿四年家康赴清洲將入門觀者喧騰忠勝時年十四舉薙刀先驅厲聲曰我君來此汝輩何無禮也衆皆讋伏是年家康畧東參河攻鳥屋忠勝與叔父之忠真從軍忠真縱斃一人顧忠勝取其首答曰孺子不欲因人成功自斃一人馘之忠真敢状曰平八郎後必爲君用也家康聞之大喜一向徒之亂服部正成平岩親吉追及蜂谷貞次貞次咽曰卿等不能當我忠勝年十六挺槍直前貞次叱曰童子避我鋒忠勝曰吾不辭死不能避也貞次歎曰我過矣我當避鋒以成子名七年忠勝攻吉田有功姉川之役朝倉景健

縱精兵百餘先濟忠勝在中軍請曰彼欲擊我横我當逆戰家康曰善忠勝馳擊走之三年十月武田信玄將兵三萬来侵内藤信成大久保忠世將四千人出與信玄遇信玄曰敵兵輕出勿使一人還麾兵來逼信成曰濱松八千之兵其半在於此而衆寡不敵一敗塗地何以再戰乃退家康聞先鋒危自出陣馬龍乃使忠勝率精騎往援之忠勝至一言阪信成欲退兵結而不解忠勝善運大槍所愛一槍嘗有蜻蜓觸鋒中斷以銛利如此名曰截蜻蜓此日忠勝戴鹿角冑提截蜻蜓單騎馳入兩軍之間舞鎗數回星電奔馳敵大驚兩軍乃開終收兵而退命卒積薪於阪頭而伏銃其側敵至銃發火起敵不能復尾時我兵多蒙唐首甲斐人爲之語曰家康有過分者二唐首也平八也已而信玄合兵逼濱松進陣

小栗　諫言　忠勝大功

味方原忠勝與石川數正等擊敵將小山田昌行走之我軍大敗忠勝叔父忠真殿戰而死長篠之役初參河人小栗某有故走甲斐至是勝頼遣小栗覘岡崎小栗來忠勝營曰苟赦罪則請爲反間以致微衷忠勝即告家康家康召見賜酒曰汝歸報勝頼以家康欲救信昌乞援尾張尾張不肯家康不遑拒侵掠之状忠勝亦授以密計小栗領旨而去乃報勝頼曰信長畏甲斐武威樹柵設塹爲守備計公若出兵一擊勢如摧朽勝頼大喜傳令諸部速渉瀧澤川家康命忠勝爲軍監及勝頼來戰其驍將山縣昌景叱衆直逼家康令忠勝觀旌旗皆赤知其爲昌景令銃手狙昌景被彈墜馬而斃既而甲斐軍大亂忠勝與諸將横擊敵陣甲斐兵遂大潰十年五月忠勝從家康西上六月二日自界浦將還入京師忠

勝先發至枚方會京商茶屋晴延單騎馳至回指謂忠勝曰公不見夫煙乎明智光秀作亂右府已被弑矣忠勝大驚回馬還報家康已至飯盛山聞變謂導騎長谷川秀一曰吾於織田公恩義不可背今入京師殉死而已乃引隊北上使忠勝前行數里忠勝回轡諫曰今光秀方得志擁大軍據要地吾浪戰爲擒徒取笑天下而已曷如歸國擧兵徐圖誅討哉願公熟察之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皆曰老成之慮乃出於少壯之人吾輩慚愧家康乃取間道還至木津奪二舟而濟忠勝從以槍鏦橦破其舟以防追兵得達參河十二年小牧之役家康回軍擊池田信輝等於長湫勝之而兵亦頗勞矣秀吉聞敗發大軍赴之忠勝與忠次數正等留守小牧忠勝望之曰我率部衆當與秀吉一戰不然則主公危矣率兵五

不在戰鬪
膽
忠政
忠信胄

百馳及秀吉軍並隊行相距數百步秀吉知其爲忠勝歎曰名不虛也家康之愛重之宜矣每兩軍相近忠勝輒發銃挑戰部兵馬逸其騎追入敵中忠勝見其危單騎犯陣遂獲馬授其騎自舞長槍而還秀吉見家康已入小幡而止忠勝見家康說曰臣不與於戰人馬皆鋭秀吉之兵衆而不整是可擊矣願主公借臣一隊兵乘夜黑襲之於龍泉寺必獲其首於犬山以南致之麾下家康壯其言而不許十四年九月從家康西上秀吉謂忠勝曰小牧之役汝與我軍抗而行可謂一騎當千也忠勝任中務大輔小田原之役北條氏勝保甘繩城秀吉令黑田孝高誘降不聽忠勝遣家臣都筑松下二士就氏勝伯父僧龍達諭以禍福氏勝遂降送質致城忠勝與松平康重等攻鷹巢拔之進取江戶佐倉土氣東金驪南諸城秀吉謂家康曰驪南二總要扼宜使忠勝守之忠勝又與諸將攻岩築城主北條氏房在小田原令其宰妹尾兼延守之忠勝奮戰擊破城門子忠政獲兼延首從兵亦能奮鬬多殪敵又屬前田利家上杉景勝屠八王子城秀吉東下抵宇都宮有獻古忠臣佐藤忠信胄者秀吉召忠勝賜胄曰擇忠勇之士於當今無過卿者宜戴忠信首鎧也忠勝拜謝子忠政謂曰忠信源豫州家隷耳大人以德川氏將領被之不足以爲榮亟還之家康移治江戶封忠勝大瀧食十萬石征韓之役忠勝從家康在那古耶肥後盜起陷佐敷城秀吉遣淺野幸長勦之謂家康曰以本多中書爲副秀吉又謂忠勝曰幸長青年未諳兵機大小軍務卿宜決忠勝拜命即日赴肥後既而賊平途還慶長四年石田三成有異圖京畿

澤閒軍機
將略
三國驪
爲擯延諸將

物情騷然家康遣忠勝於澤山視之三成郊迎饗讌並渥忠勝反言其無他蓋欲鎮靜動擾也明年東西兵起家康班師小山家康召諸將訪方畧曰進伐會津與班軍京畿二者宜孰先忠勝曰臣觀方今形勢當捨景勝以伐三成伊達政宗在岩手澤最上義光在山形堀秀治在越後而皆通款於我景勝雖強烏得長驅追尾邪三成矯豐臣秀賴命以令諸侯不亟戮之必爲大患宜令結城中將鎮宇都宮直引兵而西此爲方今上策井伊直政榊原康政即議同家康乃傳令畢會諸侯伯從軍者於小山發西上令忠勝與直政自請先發監前軍諸將兵攻岐阜城拔之家康至清洲稱忠勝等謀畧無遺筭家康建牙桃配野毛利秀元吉川廣家雖潛輸款家康頗疑其意忠勝曰彼若懷詐則當下南宮山張陣而至今猶在山上則其非詐可知矣且輝政幸長置陣牢固無復可慮宜亟進大旆家康從之三成欲分兵橫擊我軍家康遙望之召忠勝忠勝曰臣以右軍當之三成上阜挑戰家康復召忠勝忠勝曰臣當矣是日忠勝乘所賜三國驪者既破三成衝撞島津義弘軍敵兵驚靡既而三國驪被銃彈斃從兵掘金平授已馬乘之而退獻首九十餘級先是忠勝以驍兵屬忠政是以忠勝所率不過四百人戰畢諸將赴中堅効首虜家康以忠勝爲擯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今日之戰勲烈皆絶類離群福島正則曰忠勝驍猛善戰指揮諸隊實過於所聞忠勝曰敵甚脆弱伎倆無所施矣秀忠愆關原戰期家康忿不見之康政辨其無罪家康意釋井伊直政招飲忠勝及康政酒酣直政謂曰近日武功孰出式部右者犯顏

（斷鎗柄）

直諫、爲天下忘其身者而能之耳、康政色喜、忠勝曰、知言哉、然而僕有不解者、式部能辨之乎、康政曰、願聽之、忠勝曰、君能犯顏以解太公怒、而臨戰不與本多佐州論、惟從其後者、何歟、昌幸小醜、盍屠上田、捉其首来、縱令不及大戰、太公之怒必不至此、然則君直諫亦將無所用、康政不能答、相與笑而止、忠勝與康政同庚、自少壯交誼莫逆、互吐露肺肝、如此、亂平、徙封桑名、食十二萬石、忠勝自幼從軍、大小五十七戰、未嘗被創、慶長十四年、以老病傳封忠政、明年辛年六十三、家康嘗謂侍臣曰、鐵衣不可好重厚、與綺麗、兵部常擐重鎧、屢負創、中務常着輕甲、未嘗被傷也、忠勝晩歳馬上舞截蜻蜓、斬柄三尺、人問故、忠勝曰、兵仗當隨其軀製之、我年老、非復昔日之力、忠勝自幼咫尺家康、服膺其言、記載以警勅、

孫子後人、目曰、忠勝聞書亦可以見平素用心於武也、子忠政、忠朝、

論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賣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以爲己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大槻崇）

又曰、忠勝纂成洪業、其忠肝義膽尤可嘉尚、非其無折衝之才也、而所長勇猛絶倫、令強敵望而畏懼、故忠勝之爲世所大賞者、非戰鬪也、若使忠勝與鴻門之會、則其功必不讓樊噲矣、（近藤正安）

（忠刻）

忠朝稱出雲守、忠勝第二子也、關原之役、從父斬敵將二騎、進擊甚勉戰、終赴中軍、刀及不入室數寸、衆壯之、忠勝臨死分封、大阪夏之役、小笠原秀政来見忠朝、言期必死、忠朝曰、我嘗以過失違旨者再焉、明日之事、我不聞收螺矣、先是忠朝病、其營所多沮澤、請易之、家康曰、乃父爲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慚恨、終與秀政約死、忠朝與秋田六鄕等、由忠直軍右、進、眞田幸村見之、乃使森勝永當忠朝、自麾衆来擊、忠朝與勝永接戰、前軍稍卻、忠朝見之、即乘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銃追之、射洞馬腹、忠朝跳而下馬、抜刀斬銃者、其圍進、鐵撾、乃左奮撾、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尸上、扞敵而死、秀政亦力戰死之、家康聞之、甚歎惜、忠朝性狷介、父忠勝嘗授室老以羨餘

（愛馬百里）（鐵撾）（狷介）

之金一萬五千兩、與忠朝、已而兄忠政不須室老、以告忠朝、忠朝曰、宗家經費浩繁、或有世變、軍須亦不可欠、我受支封、足以自給、雖先考有遺命、而吾不敢求、忠政聞之、心媿、出金付之、不可、相讓久之、諸父兄諭平分之、忠朝聽命、因請曰、且留宗家、以俟我不虞之需、後及軍興、忠朝曰、事幸措辦矣、卒不取一金、忠朝子幼、以家康命、以忠政子政朝承後、○忠政稱美濃守、任四位侍從、大坂之役、從爲左先軍、與井伊直孝、松平忠明、率兵屯東寺、以護京師、夏役、與忠明、自大和口進擊、破後藤基次、欲殲敵、屢促後軍伊達氏、以伊達氏不進而止、元和八年、修江戸城、世子家光来居忠政第、忠政娶故信康女、生三子、忠刻、忠義、政朝、忠刻從大阪軍、有功、醮秀忠女、生一女、適池田光政、忠刻先父卒、無嗣、政朝爲叔父忠朝

（忠政）（家光居邸）

政勝　政長政信　忠英　政利　忠國　遜讓得全　榊原康政　好學善書

嗣食大多喜五萬石及兄忠刻卒政朝襲封食姫路十五萬石以
忠朝子政勝既長還大多喜其後政勝徙封播磨食四萬石政朝
卒以子政長尚幼讓姫路於政勝曰待吾兒年長還之於是政勝
併食十九萬石然待政長甚薄十六年徙大和郡山仍食十九萬
石政長既長任中務大輔政信任監物而政勝負兄言不還十五
萬石於政長僅割三萬石授之割一萬石授政信政信卒政勝又
使巳子忠英爲之嗣政勝卒始還十二萬石於政長傳六萬石於
巳子政利自是政長政利相惡如水火政長無子欲養同族族人
不肯應乃養松平賴元子忠國爲嗣至是忠國請幕府曰臣異姓
也同族內記嘗承臣家臣願讓國於政利政利亦請曰忠國雖異
姓中務既子養之闔族誰敢侮之但臣父內記嘗襲本宗故國家
割中務邑三萬石賜臣臣非不欲辭之顧臣與中務不相善致兩
家騷擾所以濡滯至今臣願讓三萬石於弟忠英使之輔忠國徙
封忠國於陸奧福島賜十五萬石復父祖之舊徙封政利於播磨
明石忠英於肉栗本多氏初相忿鬩而終以遜讓得全焉至是併
忠政二子忠義別封十萬石等一門采地納三十餘萬石人以爲
忠勝餘慶後忠義之裔忠列幼死國除忠英有罪國除政利子政
眞流于伊豫宗家忠國子忠孝亦幼死減封爲五萬石以族忠良
繼祀

榊原康政幼字小平太其先出於仁木義長子孫居伊勢榊原邑
因氏焉其裔清長徙三河仕親忠清長子曰長政長政次子爲康
政康政幼沈靜好學讀書大樹寺又善書年甫十六先登於上野

姉川之功　全軍而還　據小牧山　作檄文　土山下射

擊一向賊有功永祿十二年掛川之役康政擊城將朝比奈泰能
走之姉川之役越前軍競進逼麾下家康怒自執鎗進顧康政及
本多廣孝曰盍以偏師衡擊康政顧左右前有水澤底皆砂石水
不甚深怒馬直前與麾下犄角衆皆殊死戰呼聲動地遂大破之
元龜三年味方原之役破敵將山縣昌景及我軍敗康政整部伍
屯西島待敵傅城欲擊其背而敵遂不至康政乃乘夜出斫武田
勝賴營收敗兵後至者以入城家康攻乾城不拔退軍大久保忠
世等殿軍殆爲敵所獲康政整衆擊敵全軍而還長篠之役留守
濱松備武田信綱在于森鄉已而與松平康高本多重次擊走信
綱小牧之役家康與信雄會議康政進說曰小牧山有舊壘請置
牙營敵若據之下瞰國中非吾利矣家康曰善命修之康政居守
小牧既而羽柴秀吉自將軍於犬山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家康與
信雄合兵復陣小牧山康政爲信雄移檄敵曰秀吉蔑棄君恩爲
鬼爲蜮遺孫聲罪及値豺狼之抗吞噬之黠黔黎欲屠彼肉寡四
之極狗鼠豈食其餘又曰士臣疇昔之同列何心服事仇讐公子
今日之主盟竭力芟夷禍亂滌慾歸順寬典之從不然則併誅戮
之身首異處其勿悔秀吉覽之大忿購康政首千金四月長湫役
敵充滿山野康政爲先鋒進至小幡砦家康遣斥候五十窺敵既
而有來告者曰先鋒再戰大敗尋康政歸至家康執其手泣曰汝
得無恙乎康政曰臣等一捷而兵疲爲秀政所乘以君在也忍恥
至此耳從家康圍蟹江康政起土山下射城中城中大困遂降十
四年三月以與豐臣氏爲婚使康政往告禮成館于富田氏秀吉

奇計　肥遯　康勝

就見曰、吾欲見子面久矣、小牧之役、醜詆我者、非子乎、吾嘗購子頭千金、今德川已爲我婿、我婿有材臣如子者、吾所喜也、尋任式部大輔、十八年、封上野館林食十萬石、與井伊直政等、爲士隊長、更番京師、十九年五月、陸奥寇起、康政將前軍而赴伐焉、亂尋平、文祿元年、征韓之役起、家康命康政輔世子秀忠爲處守、康政請從家康、不肯曰、留守重任、非卿不可、三年、秀吉大城伏見、康政諭管内將士、貸徭錢出役丁、慶長四年正月、康政以藤杜更番至勢多、聞伏見有警、疾馳至大津、故止不進、塞關以壅行人、行人塡咽、乃開關通之、京師以爲東兵大至也、於是三成等之計大沮、五年、關原之役、康政輔秀忠、以兵三萬西上、七年、家康欲以水戸二十萬石封康政、辭曰、關原後期、臣爲首罪、苟免刑戮、臣幸多矣、豈敢

當殊賞、且臣邑密邇江戸、緩急得以致身、不可徙也、遂馳還館林、本多正信使人止之、弗聽、十一年五月、康政卒、年五十九、長子忠長、稱伊豫守、先父卒、次子忠政出承外祖大須賀康高後、三子康勝襲封、

論曰、德川氏之興也、世臣有攻城野戰之功者、比比皆是、至康政、則其戰功、姑置不論焉、烈祖伏見之危難、康政假設關以留旅人之入京者、以張我兵勢、使凶徒膽寒、計沮小山之議、能測敵以決西上之策、開霸業之基、以秀忠後關原戰期、遇烈祖怒、康政能棄身犯顏、百方解諭、使父子間和舊、是非匹夫之勇所能辨也、至辭大封、則可謂能體股肱心膂之任也夫、

康勝、元和之役、擊敵將木村宗明於管江、時康勝患瘍、膿流至鐙、

清政　照久祠祀

氣不爲撓、奮戰敗之、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抳之而止、尋瘍劇而卒、以忠政子忠次爲嗣、嘉永中、番舶入浦賀、幕府大議海防、裔孫政恒呈西洋製巨砲六門、幕府賞之、後征長師起、政恒與井伊直憲爲先鋒、屢與長人戰、幕府軍令不整、數敗績、及大政復古、獲罪朝廷、闔藩謝罪、出兵勦賊有功、加封、○康政兄清政、輔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晚年依康政、家康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最親近之、照久稱内記、元和二年、及家康病篤、謂照久曰、孤當塋於久能、汝其掌祀事、言畢挑其膝以麾、照久因守久能廟、子孫世掌祀事云、

國史弘簡錄下篇卷三十三終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十四

參河　近藤瓶城　編次
東京　岡　千仭　檢閲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考訂
東京　新井　新

藩翰傳八之十八

井伊直政 直孝○直弼○安藤信正 ○水野忠重 勝成○忠清○忠春○忠之○忠邦 ○大須賀康高○菅沼定盈○本多廣孝○奥平信昌

井伊直政

汝名族也

井伊直政、幼字万千代、遠江人也、藤原冬嗣七男良門之後裔、父曰直親、稱肥後守、為井伊谷豪族、因氏焉、屬今川氏、永祿五年、以讒言為今川氏真所殺、万千代甫二歳、氏真欲併殺之、新野親規乞哀收養焉、是年直親寡婦再醮三河人松下清景、清景迎取直政鞠粮、及氏真亡、直政與乳母逃鳳來寺、後居于濱松、天正三年二月、德川家康出獵城下、見一成童姿儀端正、風神秀徹、便問其名、對曰、臣名万千代、井伊直親子、父嘗以讒死、故亡在此、家康曰、汝名族也、仕我、直政曰、奉命、乃載皈命為近侍、賜其舊邑井伊谷統故部曲、自是寵遇日渥、六年三月、家康徇駿河、攻田中城、直政從軍先衆擊破其外郭、十年春、武田氏亡、甲信二國豪傑屬德川氏、家康收山縣土屋原一條四族兵卒屬之直政、為一隊長、旗幟冑鎧皆用赤色、人目之曰赤隊、自是井伊氏赤隊名大著、十二年長湫之役、直政帥銃手先驅、部曲三科形幸請潜師繞山麓出敵

旭日映赤甲

小田原之役

小田原陳首功之魁

背、直政不聽、近藤秀用攢直政轡繞至敵背、是時旭日方上、與赤甲相映、敵顧見大愕、家康至、直政分兵為三隊、據一阜縱擊敗、堀秀政軍奪其陣據之、自是西軍目直政曰赤夜叉、十三年、上杉景勝出兵援真田氏、我諸將戰而不克、直政殿戰於筑摩川南破之、明年、關白秀吉母大驗來在岡崎城、直政及本多重次受命護衛焉、家康令直政送還大驗于京師、直政嚴而有禮、能致恩意、大驗及諸侍女稱譽之、秀吉聞而大悅、厚饗直政、使石川數正接伴焉、終饗、直政不交一言、指數正謂衆曰、彼人面而獸心、我恥駢肩接膝耳、一坐為失色、十六年、天子幸聚樂邸、直政陞從四位侍從、任兵部大輔、衆榮之、小田原之役、城東有橋、家康召直政謂曰、橋歟、直政不曉其意、默思久之、乃謂此或問水深淺也、往探深淺報焉、家康言如初、直政沉思累日、乃悟、往視橋梁則危弱、因還報曰、吾意在此、於是知其不可濟、命松平康重等泄湟水於海、直政白家康曰、諸軍攻圍連日、頗似懈弛、請由海濱進兵攻篠郭、以綽屬諸軍、家康曰、須與松平康親合兵攻之、勿擾諸營、先是牧野康成松平康重攻篠郭、地勢險惡、我兵多中鉛、至是命直政攻擊、直政便募礦夫鑿地道、會夜暴雨、壘壁崩褫、樓櫓摧陷、直政乘城兵恇擾、令衆曰、城中有內應、宜急攻之、督士卒填壕、適結城秀康贈機橋、直政設之而進、城中燎火煌煌、晃若白晝、城兵麕集、出死力拒之、飛鉛雨注、直政以竹楯掩身、自發火鎗、誤裝二丸、鎗炸傷手、於是鋏梃奮戰、衆隨直政深入、然軍無後繼、直政躬擊鼓、收衆而退、城將山角上野追躡、直政豫設伏壍外、夾擊卻之、家康送其所

更番藤杜　不入曲在我　直政関原建議

獲首四百級於牙營秀吉大悦曰我圍城累月唯弓銃相挑而已短兵接戰而有斬獲之功特井伊兵部耳直政麾下近藤登今年十七驍健善鬭秀吉賜馬賞之和成令氏政自盡直政乃與石川貞清蒔田正時等監之秀吉徙封家康於關東八國且諭曰善視直政等乃分地封直政於箕輪食十万石後受命更築高嵜城徙治焉十九年家康征陸奥直政為先驅與蒲生氏鄉議須令禁鹵掠安輯居民遂攻下九戸城亂悉平慶長元年外征復起直政與本多忠勝等受命更番伏見頓於藤杜以備非常三年八月伏見城下一夕大擾直政自藤杜馳至出詗之還報曰石田大野二氏遽納甲伏諸第相告自備故致此騷擾也直政與天野康景等縛石田氏僮夫數人至事尋寢衆莫知其由四年春家康觀散樂於

有馬氏邸直政來請間曰今日外間騷擾恐有變宜及未昏還也強扶去九月直政從家康赴大阪石田三成等竢其入城將刺家康家康知之與從者議本多正信曰宜稱疾不入見直政議曰不入則曲在我臣等從焉請以死衞家康乃徵兵於伏見而入見焉直政等擁衞外堂衞士呵止之直政厲聲曰内府有戒心關東野人不復知禮節遂隔障而坐俟家康出乃退庚子之役家康在小山聞上國報竊召秀忠及親臣問計正信曰從征諸侯其質盡在大阪必不為我用宜盡罷歸之而獨諸舊臣固守四疆焉衆多然之直政進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今日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盍速叉大旆掃蕩群雄區區保一隅臣所不知也作色而出秀康意亦與直政同家康曰然使秀康出迎直政入畢前議且日下令

監軍　徙治彦根

盡會諸將而議令直政忠勝等宣西討直政與忠勝請曰池田福島等諸客將之意藉令無他使此輩下手以成功異日必曰我輩取天下以授德川氏臣等為主君羞之請以臣等充監軍當相率以往焉家康命二人為監軍直政與忠勝引前軍二十七將騎卒五万發至清洲留藤堂高虎黒田長政等備大垣犬山令福島正則池田輝政攻岐阜城向背二將交爭之直政與忠勝諭正則曰公已受先鋒之任誰能爭之但公主本州舟筏可辦向尾越川為然也又諭輝政曰公德川氏之婿當務利其翁何倖々與人爭尺寸乎二人乃服攻陷岐阜石田三成島津義弘自大垣援岐阜長政高虎又擊敗之九月家康至大賞二人勞已而會戰關原直政與中將忠吉為之申驅以精兵三百踰福島正則陣而前正則家

人可兒才藏誰何之荅曰公子忠吉井伊兵部親為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兵也直政乃附兵其將木俣右京而自與忠吉以十餘騎馳既而中隊皷螺起諸隊大鬨弓銃已交直政進冒敵軍接戰立馬而憩時島津義弘軍不利牽隊下馬徐徐而過直政急起追擊忠吉殪一人被傷直政打戰中銃丸墮馬傷其臂裹創而至家康起視之手自注藥以其餘賜忠吉後一日直政忠勝率小早川脇阪以下諸將攻佐和山直政自城後水道入縦火焚之終殲石田氏族十二月論關原諸將功改封直政於佐和山十八万石賜三成故邑尋受命徙治於彦根改城金龜山土功方興會直政罹病七年二月卒年四十二子直勝直孝直勝稱右京大夫襲封直勝羸疾不堪事辭職讓弟直孝自老焉

直孝

旗將孕石廣瀬

直孝忠愛

論曰直政勇猛不及本多忠勝智謀無過榊原康政但其至誠忠信雖世臣有所不及況庚子之役皆危疑思四境之固直政片言決大策稱為開國元勲第一豈在于此不在于彼乎

直孝直政遺腹子也幼字辨之助初有故母氏懷直孝赴箕輪父直政寘之里長家年十一歳有強盗數十夜入里長家直孝拔刀斫一人捕其餘父直政聞之容召見直孝以常所執軍麾授之慶長八年二月始謁家康十年給事世子秀忠十四年為書院番頭尋任掃部頭明年賜上野碓氷田一万石從秀忠狩于田原為左隊長適隊下二士以事相争至接刃直孝望見馳至下馬以竹杖劃其間制止之尋守伏見城十九年大阪冬役起兄直勝有廢疾家康使直孝代督兵從師直孝曰臣未嘗有所試請辭督師家康

咨詢安藤直次更命直孝為先鋒直孝遂拜命用柹色棉幕十一月與藤堂高虎並次天王寺直孝旗將孕石備前廣瀬左馬並武田氏遺臣而知軍礼是從秀忠在伏見備前左馬捲旗赴其營直孝望見之怒曰何不張旗二人對曰此事唯委臣等直孝數使人讓之二人竟不服行抵伏見始張旗蓋遵軍法也後戰死日各握旗竿云一日直孝與西軍戰進至生玉臨空壕而陣或詣其陣欲議事直孝方瞌起頃之揩目而出迎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夜襲故終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瞌耳已而阿波營遇夜襲而敗聞者嘆服元和元年二月秀忠在岡山論賞諸將士令直孝襲父封邑直孝固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粮士在每有事臣攝軍務亦足以奉公事效臣節今以庶孽先嫡長紹其封非私心所安也又因安

類不恭

若江之戰

直孝入大坂城

藤直次力請焉秀忠嘉賞而不許乃分舊封賜彦根十五万石於直孝別賜安中三万石於直勝以自粮時直孝為大番頭班在執政下拜命之次日入謝進坐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而直孝無遜言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也吾竊慶將軍明鑒能知人矣聞者兩美之尋大阪夏役起直孝率兵往護京師進陣東寺尋與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為中軍先鋒諸將繼發五月自河内口進大阪轉與木村重成戰於若江堤其將長阪某及山口弘定内藤政勝等相遇於若江山口重政及子重信屬直孝在前隊率直孝宰菴原助右衛門等與重成戰飛丸雨注直孝兵争進重政曰敵軍據堤發銃我兵進犯死傷必多不如我亦排隊發銃衆勢

蹙之衆不聽重政重信與敵接鋒菴原進擊遂奪堤據之先是河野通重皆川隆庸並嘗譴屏居此役潛從直孝軍至是通重隆庸並健闘獲級重成亦麾精鋭二百縱騎突戰重信及直孝臣川手成次戰死直孝大怒秉白旄厲衆曰敵兵甚寡且無後繼曷不一擊殲之諸隊殊死戰重成兵疲不能戰菴原以十字槍縱擊重成遂斬弘定政勝等既而眞田幸村來戰直孝復迎戰我兵不利廣瀬左馬孕石豐前死之因得郤強敵七日敵將森勝永鼓譟而至我軍大亂直孝奮勇與敵隊長等戰天王寺東北遂擊勝永破之及秀頼入糒倉直孝與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奉命入城守糒倉以俟命已而赦命至治長出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注目願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有一輿右府請

發銃三

不賀譲軍職

直孝決議

折伊達政宗

驕徃復不果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頼以下皆縦火自殺家康方進至櫻門以待秀頼出直孝等出告狀請罪家康頷之是月秀忠召直孝賜豊臣氏所製金法馬二其價直大鈑千枚云六月加賜長濱田五万石尋任侍従三年益封十五万石寛永三年為老中與保科正之土井利勝等輔翼世子家光慶安四年為大老進左近衛中将先是秀忠年方壯而召群侯令利勝傳命曰明年将譲将軍職衆咸慶賀直孝獨黙不賀利勝潜問其故直孝對曰大阪之役未久且府城土功荐興侯伯罷勞加以大禮則費耗益多遂至倍賦厚税黎民苦塗炭是所以啓天下之騷亂也利勝頷之以告秀忠秀忠召群侯傳諭直孝言譲職之議中寝秀忠欲治福島正則之罪衆

議累日不決板倉勝重曰直孝雖年少智計絶人宜諮詢焉乃召問之直孝曰諸臣既議之臣豈有他策乎秀忠曰試言卿意直孝曰今召正則於京譲其罪曰欲分疏則速白之欲還國許陳則吾當遣卿此一策也不則遣使江戸傳命彼若方命則令留守諸将剪滅之耳高虎曰直孝年少不知戰闘精兵據第宅拒戰是為巷闘不易遽克也直孝曰近古巷闘唯聞駿河飯尾氏之事耳卿亦未必知也議不決而罷明日秀忠召直孝曰卿言正合吾意吾意決矣乃遣使収封正則奉命後家光紹職親政乃下教曰事無大小盡徴東照公故制伊達政宗上狀曰先公曾約封我百万石願如約幕議病之乃命直孝辨其事直孝直赴政宗邸面見曰聞公擧前代約請封信乎政宗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蓋偽

停援明之戰

也政宗曰何得言偽即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宗艴然大駭直孝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公若以此累請其極必至生變故我燬之耳政宗謝曰老夫誤矣因笑而止正保中明将鄭芝龍遣使於長嵜乞援兵家光下其議執政及宗室三藩義直頼宣等皆言宜援之直孝獨議曰諸公所言亦有理然撤本邦以救外國可謂非計臣以為無救之便也家光嘉其言由是援兵之議遂寝明暦初都下屢火牙城延燒老臣松平信綱患之欲誅失火者以懲其後幕議不決直孝語信綱曰火災之起固不可測若三家貴族失火何以處之若釋而不問政何以行信綱憮然謝過直孝英敏果斷有大臣度量率此類也万治二年六月病卒年七十子直

滋直寛直時直澄直滋稱靭負佐任侍従頗有器度早卒直寛称修理亮直時称内匠頭並先父卒季直澄初名直治継父後称掃部頭任左近衛少将子孫相襲以掃部頭為其常銜食彦根三十五万石常為徳川元老直澄十五世直弼

論曰大阪之役直孝前後戰功赫々照青史足垂不朽焉而及嗣宗家之命降固辭不受辭富就貧避榮不居不特盡弟道又有君子退譲之操求諸治世不易得而況戰國乎且數決國家大事裂燬封券以拒政宗邀求其膽畧壯大雖古大丈夫何以過焉稱為功臣之巨擘亦宜哉

論曰世稱井伊氏及用武田氏遺臣兵鋒益鋭余觀孕石廣瀬二人之事而益信其言也夫二人之仕井伊氏職僅為旗将其

祿可知矣而能守其職臨危爭死亦足以窺武田氏兵法一班矣蓋武田氏兵鍛錬撫摩坐作進退必講而後用之故至卑官賤職皆有法度可觀然要之在爲主者指揮如何耳勝頼不能守信玄之業雖有鍛錬之兵亦無如之何勝頼所以自亡井伊氏所以自強均此兵也古人曰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余於二人亦云　岡田僑

直弼

直弼左兵衞督直中十男也以兄直元發即世嗣襲封當是時外夷來航海内騷然將軍家定命直弼曰汝家世扞衞京師後有緩急宜努力因免其近海屯戍命以大内常備屯本能寺安政元年也五年四月任大老職時外人以訂盟逼之朝廷以失國體責之内外艱難交至直弼受職此間以爲非專擅則不能遂事罷堀田

不請勅結盟

正篤職以間部詮勝安藤信正有黠智擧之與事詮勝信正亦受直弼意能爲其聲援遂不請勅裁遣有司與五國訂盟許開港互市會家定薨直弼排水戶尾張二家及幕府同族諸侯之議迎紀伊宰相立爲嗣幽尾水二侯及松平慶永伊達宗城山内豐信等黜川路聖謨等諸有司異于己者勢焰大熾及水戶黨議起令其臣長野主膳入京與九條氏臣島田某謀遂賂關白尚忠幽黨議

深文結案

諸公卿令詮勝西上大逮捕黨人同文以結鐵案梟斬流徙畧盡於是衆怨歸直弼萬延元年三月爲水戶人蓮田正實薩摩人有村兼清等所斬首文久二年削遣封十萬石以其與安藤信正間部詮勝酒井忠義等比周亂政也初直弼之遭害也家臣陽爲被傷者作自署書文啟事幕府幕府因遣使賜藥餌屢存問之尋免

木俣某

大老職聽便宜就國先是闔藩聞變爲謀報讐老臣木俣某戒其妄擧乃呈書乞賜俘因幕府弗聽下教慰撫之衆心寢定既而告直弼病卒幕府厚賻之尋命嫡嗣直憲襲封奏叙從四位任少將文久中出兵擊天誅黨後又出兵長防屢敗績慶應三年將軍慶喜失意走大坂直憲獨留京師戊辰更始之變出兵有功加封二万石

安藤信正

安藤信正其先重信元和中爲執政世佐幕府政務信正爲人慧黠爲井伊直弼爪牙及爲執政欲以專壓張幕威然納交於洋夷也受其猥褻亦不能抗專以結甘心遂至欲圖不可言之事人神倶怒於是遇堀利煕諫死不能悔後遇志士刺擊被傷尋罷職削封一萬石

水野忠重

水野忠重尾張人右衞門大夫忠政少子也忠政爲刈谷城主嫁女德川廣忠天文十一年生家康于岡崎忠政卒忠重兄信元襲封時與織田氏接境勢日逼信元知其不可爭附織田氏遂與德川氏絕婚再嫁尾張人久松俊勝會家康爲織田氏所拘執在熱田與俊勝邑近矣出母遣家士平野某竹内某存問之給以衣物永祿三年今川義元戰死家康時在大高信元私使來告曰信長獲義元將遂復諸城宜乘夜速去明年六月信長謂信元曰吾既獲義元以爲子之甥當不戰而降強項侵我境何乎信元恐嫌疑發兵攻岡崎戰于石瀬明日戰刈谷下四年二月信元復攻岡崎

信元說信長

戰于石瀬信元知信長素有覇心欲出兵京畿而武田信玄在甲斐北條氏康在相摸皆窺其後常患之信元往說信長曰僕甥以

信元結織田徳川之和

信元自裁

氏真故抗於君其實怨氏真可誘為我黨而彼雖小弱天質剛鋭必不肯請和公以力取之恐費歳月不若自我結和使彼當東面而公専略其西覇業成矣信長大悦曰是得我心乃使瀧川一益來就石川數正求和信元又使使來勸之和遂成七年正月信元之岡崎見家康先是有一向徒亂徳川氏臣多脱在賊中家康聞急報率兵而出信元不忍去以其卒援之與家康兵合撃斬賊将二月又出兵援之戰于櫻井野寺敗賊後信元與織田氏老臣佐久間信盛有隙譖其通岩村欲殺之信元懼走于徳川氏家康為信元固請宥之信長弗聽遂自裁國除信元季子留匿参河土井利勝是也忠重初称藤十郎兄信元率兵侵岡崎與家康戰于石瀬忠重奮闘殪敵織田信長聞而稱之嘗以事忤信元退居参河

鷲塚一向徒之亂聞賊勢日張與族人及村越直吉倶赴岡崎援之與土呂賊戰于小豆坂忠重大呼突撃斬石川清久大見豊六家康殊称其功從攻今川氏真於懸川戰于天王山敵勁騎伊藤武挺衆而闘忠重運槍縱殺之将馘焉一騎來乞其級忠重予之又進撃殺大谷七十郎緒谷姉川味方原之役皆有戰功武田勝頼來攻吉田城忠重開城門出戰勝頼部将廣瀬景房與酒井忠次接戰街口甲斐驍騎競進忠重與戸田一西渡邊守綱等三十餘騎邀截其進路既而流丸中其左臂以右手運槍慷慨激發指揮士卒信長以忠重累建戰功與書褒嘉且悔信佐久間信盛讒殺信元乃諭家康以信元舊邑刈谷小川等悉與忠重織田信雄将近治将監據星崎城叛家康遣忠重其子勝成及石川數正往

諫挨康政

遇害

助信雄攻之圍城縱火城兵致城而去小牧之役西軍襲参河忠重以部曲五百與榊原康政松平康高潛軍躡其後夜入小幡城忠重曰三好秀次為後軍掩撃其不備則彼必敗矣諸将從其議即勒兵疾驅及秀次軍於高根山忠重麾衆奮撃自揮槍馳突秀次中堅秀次敗走忠重追奔至岩崎為信雄所撃部伍大亂忠重收之登邱康政來呼曰此吾輩死所子曷為不戰忠重叱曰汝老兵何出此言今吾所将不過數騎一戰送死果何益不若俟後軍至而戰未幾長可挺衆來戰忠重令銃手攢發長可中丸死敵軍大亂家康入小幡城秀吉陣于龍泉寺忠重請襲之不聽後屬秀吉秀吉以忠重及石川數正任武者奉行天正十五年賜姓豊臣氏為和泉守叙從五位下筑紫関東二役皆從後又還仕徳川氏

慶長五年家康東征使忠重守刈屋以備畿甸之變適堀尾吉晴将還越前忠重邀饗之知立驛相得盡驩前是三成遣加賀井重望刺家康重望東行不獲志歸途遇吉晴乃倶與來岡崎同飲皆醉将睡重望猝起斬殺忠重事起倉卒燭滅靡所辨忠重從者意吉晴殺之入亂斫忠重氣息纔通謂其臣鈴木與八郎曰堀尾救我慎勿傷之忠重之兵在外者不知其故争集圍旅寓将攻吉晴鈴木奔至告忠重之言衆乃解去然莫知其所由撿重望屍頸上挂錦嚢得秀頼印章有書曰得殺家康則功居最殺井伊本多水野等将帥一人則封郡國以酬其功於是方知三成之所使也忠重時年六十子勝成忠清

論曰忠重以外戚之親初從兄信定敵徳川氏後歸順數有戰

功、長湫之役、最有功。聞秀吉陣于龍泉寺、欲乗夜襲之、雖烈祖不許而止、足以見其膽勇有餘矣。

勝成

勝成称藤十郎、更六左衛門。年十六、從忠重攻高天神、進入城中、舞槍鏦敵。家康入甲斐、陣于新府。勝成與鳥居元忠入古府。北條氏直帥兵至娍口。元忠聞之、拔軍獨先進。勝成怒奮衆進、手刄敵騎、獲首百級。

父子不諧

後勝成與父不諧。長湫之役、以目疾不被兜鍪。忠重見曰、汝何不被兜鍪。豈用兜鍪為溺器耶。勝成憤激挺前、衝三好秀次軍、運槍鏦敵、是為首功。一日勝成逼計吏出錢、有司不聽。勝成怒斬有司、奔長島、欲事織田信雄。忠重大怒、告信雄曰、公若置我兒於封内、我當引兵往。信雄不得已遣勝成去。勝成乃詣小牧。忠重又愬之。於是往清洲、依僧寺。瀧川一益奪蟹江城。信雄請忠重等攻之。勝成聞之、潜抵蟹江、横撃一益軍、身被二創、敵遂大敗。

游仕西國

天正十五年、如肥後、事佐々成政。所在賊起、勝成討之有功。後助小西剿志貴賊、又討木戸賊。去仕加藤清正、黒田長政。又去九州、無所可委贄。乃匿備中、仕毛利輝元將三村氏。未幾斬人去。

歸仕

慶長四年、間行抵京師。適石田三成等將襲家康於伏水、勝成即夜馳詣家康第、請自効。家康諭忠重宥罪。於是為父子如初。明年從東征、至下野小山。及忠重遇害、便命勝成往守刈屋、撫循將士。又發兵赴美濃、令守曾根壘。勝成請曰、臣願與前鋒諸將戮力攀戰。家康不許、曰、曾根我軍糧餉轉運之要衝。敵設出兵于樂田、大垣之間、梗塞岐阜、赤阪之路、則諸將不獲屯赤坂。汝勿貪功名以忽大計。勝成奉命而退。勝成等遂攻大垣城、降之。亂平、賜刈屋城食三

萬石。拜日向守。大阪之役、勝成率堀直寄、丹羽氏信軍于住吉、為後拒。一日秀忠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壘樓。城兵狙發大熕。從者請去、不肯。勝成曰、元帥巡師、與尓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去。明年大坂復擧兵。家康以子忠輝及伊達政宗為帥、自大和路入、召勝成命以前鋒、曰、此任莫汝若也。松倉重正、堀直寄等十餘將、隷前軍者、汝左右之。如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

前鋒重任

且我命汝以前鋒重任、指揮諸軍、最宜持重、與藤堂高虎、井伊直孝相為策應、期全勝、慎勿作一隊槍故態。前後以藤堂高虎為先鋒、督大和路軍、而諸將不循其節度、故有此命。勝成引軍至山城長池。聞城將大野治房冦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遁、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耻也。疾馳赴之。治房至、知其有備、不敢逼、遂退去。勝成追躡至法隆寺。家康褒其功、使秀忠賜黄金五十枚。勝成分軍為二、以直寄、重正帥之、分日迭前屯國府。單騎出視陣營之地。諸將請從行、勝成曰、偵邏不宜衆。諸將乃皆單騎從、出躋片山、縱觀形勢。諸將曰、好戰場也。君宜陣此。勝成弗聽。本多忠政亦遣使謂曰、子當陣片山、我將移兵國府。勝成荅曰、在諸軍後、安得指揮。遂弗聽。謂諸將曰、平野地勢廣衍、甚便驅馳。敵若夜過譽田而據山頂、乗建瓴之勢、則我軍靡險之可恃、必不能支。不如陣國府之為愈。諸將執異議。勝成作色曰、子等敢執異議歟。主公面命隷前鋒諸將、有如不用命者、許我斬之。節制在手。皆不敢復言。乃率諸將還國府。此夜見炬火陸續至藤井寺而滅。勝成即知敵出、告諸將備之。

與城將基次所見一

遲明、敵將後藤基次自譽田上片山、發鎗挑戰。果如勝成所料。既而重正及奥田忠

勝成將略

運槍健門

澄戰不利忠澄遂戰歿勝成見之叱衆奮擊丹羽氏信横衝敗之逐北至譽田勝成兵河村新八郎鋋薄田兼相斃之敵遂蟻散敵又陣藤井寺勝成覘敵陣旂幟動搖遣使謂伊達政宗曰敵將退追尾擊之則比抵平野必殲之政宗辭曰我兵士馬皆疲不能復戰勝成強之政宗竟不聽乃遣使忠輝忠輝亦拒之勝成憤惋既而敵火民舍乗烟而去明日家康傳令勝成曰昨日之戰汝部兵多死傷當屯兵住吉勝成不獲已赴住吉時越前軍赴城勝成以為戰既合至住吉則失機會乃屯阿部野家康遣使曰欲使義直頼宣習戰陣汝宜按兵無動勝成俾其使言曰日將晡敵兵漸集利在速戰敢請進戰既而越前軍發喊逼城勝成乃獨發奮戰敗敵追奔抵天滿川勝成頓諳京畿地理自度城南平衍而近諸軍

必聚難以立功乃復率部兵赴仙波遇明石守重潜兵適今宮輙接戰守重縱勁騎三百衝突我軍軍士撓敗勢不可遮家士廣田義太夫反顧呼曰請從是訣言未畢敵攢槍鋋之勝成亦運槍健鬪敵圍稍開勝成即戰斬守重獲首九十七級馳入建旂櫻門家康聞其輕鬪不賞至其歳七月賜大和郡山城加三万石元和三年又益四万石徙封備後福山以鎮守西海道寛永三年叙従四位下十四年島原之亂板倉重昌討而無功遂又遣松平信綱督軍事命勝成及子勝俊出兵信綱將發家光命曰勝成練達軍旅宜俟其至倶謀信綱先至島原設長圍待勝成勝成故遷延其期以明年二月率兵五千至島原信綱乃會諸將詢方畧戸田氏鐵曰將軍有令曰宜以計殲滅敎匪勿力攻以損我將士當四面重

愛士

山棲野宿

圍以待糧竭信綱謂勝成曰君精戰畧請以君言決勝成曰當今海内統一共樂昇平孰能與死匪爭命者惟使彼餓死于圍中而已昔歳照祖拔高天神實用斯策勝成少壯游鎮西嘗聞斯城要害未易遽攻也氏鐵曰善勝成曰諸君之合圍至今日是為良策賊本烏合糧食必欠一皷屠之今其時也信綱稱善細川忠利鍋島勝茂進曰吾陣迫近賊壘請先攻之諸君大喊助之勝成曰使二君拔城其功固偉然諸軍誰復旁觀者勝成雖不似自年十六從軍大小五十餘戰雖不能過人未嘗後人然而發喊助兵勢類晨雞夜狗之伎勝成不能為也且子等貪功至此必多致死傷雖烏合賊決死拒戰不協謀戮力以攻之不能拔也而各自出異見號令無所統一如無頭者謂之竹釘戰豆州奉命督軍進止宜受

其節度勝成年老不能久坐議決宜命吾兒留勝俊歸營先令鍋島直澄攻外郭軍士喧騰紀律不肅時勝俊在信綱營議事勝成勒部伍待勝俊來之直擣牙城建其幟功為第一勝成尋剔髮號宗休勝成嘗謂國君艱士猶父之艱子汝等既親視我我何不子視汝等哉一日獵郊外途上見士々褰事勝成者勝成謂曰聞汝仕越前受秩千石何以來此士泫然流涕曰臣無状去公仕越前然公恵愛難忘是以歸來公而赦臣罪臣願一死報之勝成大悦與原祿後勝成傳封勝俊一日復出獵見其士宅門閉問諸左右左右答以忤新君致仕而去勝成大驚曰彼棄越前千石祿食我三百石其志欲有所報也勝俊少在都門不諳武事失一好士可惜殊甚我少壯失愛於先考為普化僧歴游數州山棲野宿馳鶩

忠清　忠友　忠春　四天王　忠之

於艱難膠轕之場。是以稍通達人情，獲多士力。今領福山十萬石，皆棄身於虗無之所致也。且士忤君者忠也，不忤者佞也。今勝俊驕縱，憚其佞而棄其忠，水野氏恐不血食，慨嘆者久之。慶長四年卒，年八十八。子勝俊四世孫勝岑幼立，年甫二歲而卒，國除。後以舊功賜族勝長於一萬石，存其祀。元祿中，勝長加封，食一万八千石。

論曰：勝成慷慨勇敢，其少也有踈暴之過，失父之歡，至為所逐，流落四方，數年而後歸。是以諳知人情世態，始悔曩時之無行，慎身節用，盡力主家，議論允當，有可聽者，非尋常武辨所及也。

新井　新

忠清，忠重季子也。大阪冬夏之役，與青山忠俊競進爭功。家康欲

栽之，遇疾而止。賜父祖舊地川谷，食二萬石。後加封至七萬石。徙松本，享保中，忠清六世忠恒喪心，傷毛利師就於營中，國除，賜忠清孫忠直九子忠毅采地七千石。子忠友附田沼意次，被薦擢，食邑至二萬三千石，後食五萬石，築沼津，徙居焉。一時執幕府權。

忠善，忠政孫忠元子也。正保中，徙封岡崎，食五萬石。忠善為人好武，繕修器械，講習兵法，與本多政勝、松平輝綱、青山幸利齊名。時人呼曰四天王。嘗微服往尾張，潛入城偵伺。大納言從城樓望見，將捕之。忠善遽出城，鞭駿馬逃還。大納言大怒，潛遣死士，夜入岡崎城，取其兵器棄之城外而還。延寶中卒。子忠春，四男忠之，享保中為執政，加封一萬石。吉宗委度支於忠之，忠之竭力省費。凡諸吏所請者，雖關國用者，擱置而不報。至再三，則躬親撿之，不得已

忠邦　欲復寬政之政　大須賀康高

則或聽之。於是宿弊悉去，府庫漸充，然有亦甚者。嘗神田橋焚毀，不通。他日吉宗問其造否，忠之對曰：計度未決。吉宗不懌，曰：平生之節用，方為之也。盡夜以繼日。吉宗一日遽召見大目付於室屏左右，問士民之所疾苦，又問忠之行事。曰：廉則廉矣，治少溫藉，吏民凋弊。吉宗領之，召忠之，賜佩刀以賞勤勞，罷之。裔孫忠邦，天保中為執政。忠邦慨松平定信政蹟漸弛，廢不振，屢議下令禁奢靡，欲復於寬政之舊。天保十二年，遂令天下，定米油薪炭賣法，以平均物價，婚娶飲膳類皆立制，圖書冊子以至兒童玩具，禁施五彩，設金粉，政令頗煩苛，上下苦之，衆心不服，遂違言競起。十四年九月，罷執政，屏居。

論曰：天保之改革，法于寬政，而謬者也。皆出于萬不得已，天保

之際，幕府威力日衰，非如寬政之盛，天下之事漸不可為也。然定信以兼權臣跋扈，士風奢侈之後，忠邦矯國弊極耗，百度弛廢之弊，兩者殆無大異也。改革俱出于萬不得已者也。假令忠邦用人若定信，則天保之改革豈至如彼哉。夫為政之要在得其人。苟不得其人，則其政不足觀也。忠邦之所信果何人，非溪刻殘忍之鳥居燿，即苛察好賂之榊原主計也。宜乎忠邦之政失於苛刻。如定信則不然，其所用者參政則堀田正敦，儒流則有林衡、柴野邦彥也，純良有若諸人佐之，而欲苛刻殘忍之政，豈可得哉。而論者或以二改革之成敗歸之時勢，無乃不可乎。

大須賀康高，稱五郎左衛門，參河人也。從松平廣忠，戰于拂楚坂，有功。家康舉為騎將，賜松平氏，授偏名康高。愛士，能獲衆心，每為

以奇為勝

橫須賀家

先鋒、用衆如意、所向必摧、當時諸將、躬斬獲以為功、獨康高好謀持重、以奇為勝、信長録天下士、參河十一人、康高其一也、家康略遠江、從攻久野城、拔堀川城、今川氏眞據懸川、家康圍之、敵軍夜襲我營、康高設伏掩擊、敵亦乘船襲我軍後、家康使康高等邀擊、斬獲頗多、敵兵遁去、小笠原長秀營於室井、康高曰、我不破長秀、不復生還、乃先登、遂降長秀、姉川之役有功、味方原之戰、與本多忠勝進衝山縣昌景、挫其鋭、部兵小笠原正次斬甲斐驍兵、俘其酋憾、獻首麾下、與酒井忠次等、乘勝而進、而為武田勝賴馬場信房所橫擊而敗、天正元年、武田信綱出兵森鄉、康高等擊卻之、斬首百餘級、又進戰于堀越、破之、甲人圍高天神、小笠原長忠不能守、以城降、於是甲斐侵地益逼濱松、其間無復一堡障、家康乃修

蝎塚舊壘、改名橫須賀、令康高守之、以其當甲兵之衝也、收長忠邑、以城東郡賜康高、又召郡中之士、久世廣宣、渥美勝吉、筧正重等、及駿河故臣潜匿山林者、咸屬之康高、康高感知遇之厚、誓挫甲斐兵報之、乃選將校、撫士卒、整守備、謹偵諜、經畫布置、無所不至、屢出奇計、大小數十戰、連破甲斐兵、廣宣、勝吉、正重等皆有戰功、勝賴將兵來、欲納饟于高天神、憚康高、不果、長篠之役、擊破勝賴麾下、又攻拔諏訪原、尋圍小山、勝賴潜兵來援、家康避鋭於櫻谷、敵兵競進、康高與康政等、阻大堰川而陣、敵不得涉、遂引去、又從家康拔持舟城、勝賴來救、不及、家康引退、大堰川水溢、不可涉、我軍皆懼、勝賴追躡、康高與酒井忠次為殿、我軍得還、是以威名著遠近、家康築中村、大坂、小笠原、大嶺、鹿鼻、能賀坂六砦、翼橫須

設伏

守城八年

占旗標知敗

伐樹休士馬

賀、迫高天神、發師圍之、一日康高設伏城外、誘出城兵、城兵果出、覆發夾擊、廣宣善射、一箭洞貫敵騎、著松樹、相持踰年、城中粮竭、乞救甲斐、勝賴不出兵、城將岡部與行、將突圍出奔、遂為我兵所擊殺、獲首七百三十、康高守橫須賀至此八年、家康賞賜三萬石、久世廣宣、渥美勝吉等亦賜賞有差、世謂之橫須賀衆、十年攻甲斐、康高與有功、信長將川尻鎮吉鎮甲斐、為其下所殺、家康入甲斐、遣康高及岡部正綱、成瀨正成、日下部定好等鎮甲府、招武田氏遺臣、撫納降附、遂入信濃、與北條氏直戰于乙骨、還、敵追尾、康高挺槍反擊四次、既而屯新府、不知敵所在、康高兵有善斥候者、審知敵所在、諸將乃發兵、康高與榊原康政為先鋒、奮擊拔砦多、獲首級、家康為織田信雄出兵尾張、康高為先鋒、酒井忠次進擊

森長可、戰未合、康高望見敵營占旗標曰、有敗兆、我必克矣、覆兵於其走路、令曰、敵來則突起擊之、長可果敗走、遇覆人馬騰踐、康高兵乘而奮戰、斬首百八十、家康賞其功、既佩刀、曰康高高明知未發、軍旅之帥也、池田信輝等襲參河、康高率千五百人、裹馬蹄、尾其後、天明抵稻葉會、三好秀次頓軍傳餐、康高與康政大喊撞擊、秀次倉皇起戰、康高等終大破之、乘勝鋭進、堀秀政回擊池田信輝、及森長可亦合兵來擊、我軍遂卻、至越原石佛、康高康政為殿、康高舞長槍、與追兵死戰、敵不復薄、康高令其兵伐樹梗路、休士馬、士卒散者、至此悉集、遂與麾下兵合、大破敵瀧川一益衆船入蟹江城、江潮方落、船膠不能進、康高馳至、乘之掩擊、敵兵不能支、一益窘甚、請康高入城而致之、康高輙脫甲、單騎入城、曰子亟

横須賀家附于紀州

菅沼定盈

野田籠城

去我不敢迫一益大悦走伊勢家康有精鋭四萬五千分為六軍康高將第二軍領兵五千十三年遣大久保忠世等討眞田昌幸我軍屢不利康高與井伊直政松平康重率兵救之収軍而還卒年六十一粮外孫榊原忠政為嗣忠政康政子也尋卒子忠次繼之及榊原康勝卒而絶嗣奉命繼之大須賀氏部騎皆屬於德川頼宣

論曰康高勇而有才先事見機故進退神速毎出敵不意所向有功如其自為質取蟹江城所謂滿身皆膽者歟

菅沼定盈称新八郎參河人也居菅沼因氏焉父定如仕今川氏義元死定盈仕德川氏氏眞怒遣兵夜襲野田城定盈拒戰寡兵難敵遂棄城去至岡崎氏眞置兵戍野田定盈窺間發兵復野田

家康欲以定盈為郷導略遠江定盈曰井伊谷險阨未易以力取近藤秀用鈴木重時及臣叔父忠冬皆谷中之豪也主公降三士則不血刃而井伊谷可舉也家康從之三豪乃為導拔井伊谷刑部二城姉川之役守野田使其宰今泉延傳從軍武田信玄既奪駿河更侵遠江俾其將秋山信友誘降銃手城主奥平貞能段嶺城主菅沼定吉進兵至定盈與設樂貞通西郷清貞迎撃卻之先是東參諸城懼信玄威力多叛屬甲斐獨定盈堅守孤壘三方原之敗信玄乗勝將兵三萬五千圍野田家康遣松平忠正設樂貞通援之城兵不過四百人家康軍于笠頭山請援織田信長信長循豫渉日敵兵蒙竹楯逼城募礦工鑿壘壁樓櫓顛覆定盈竭力拒之受圍數月羅城既破僅保牙城糧日乏匱信玄環以鹿砦穿

吹笛誘敵將

楠廷尉不遠過

地道洩井泉衆苦飢渇定盈告急而信長不出兵家康以兵寡不得進戰救軍還吉田定盈姪貞俊叛應信玄定盈益窮請自殺以免士卒初城中有伊勢人村松芳休者妙於吹笛連夜登譙樓吹笛敵數騎潛來城外聽之注紙竹竿標而去城兵鳥居三左衛門晨起見之曰聞信玄喜音得非是乎密定準安火鎗逮夜使芳休復吹笛敵騎亦來聽鳥居發鎗瞄一騎數騎驚噪擁護而去且日敵中傳言大將有疾來諭致城定盈出城城兵悉散信玄設覆擒定盈啗以利諭降不可幽之長篠定盈不屈先是山家三方將奥平貞勝菅沼定吉菅沼正貞等置妻孥於濱松至是貞能定吉等有乞于信玄信玄遂請以定盈易貞勝等質家康許之定盈得歸家康嘉其忠烈賜采地于遠江定盈名聞四方已而信玄死聞焉

家康聞武田勝頼出命棄野田山家三方兵來攻定盈力拒弗屈殺傷相當既而諜報勝頼大衆踰和田嶺衆請從命棄城去定盈曰不戰棄城非吾志不克則死耳將佐皆諫曰衆寡懸隔死無益國宜及圍未合退而謀再擧定盈黽勉從之使人候敵如厠不出衆促之定盈從容而出盥漱如平日誦謡曲一闋出牙城至南郭謂左右曰吾偶遺鷹汝等歸而持來且縱火城中莫使敵兵蹂躙吾沝第中山與六年十八請往縱火臂鷹而出途遇敵死勝頼進至玉川定盈與西郷家貞邀撃卻之勝頼圍長篠城信長來救路過野田召定盈曰城不堅兵不多而再受大軍攻圍與武田信玄戰汝之武亦多矣雖楠廷尉不遠過也命與酒井忠次襲鳶巣城多獲首級小牧之役信雄謂家康曰誰能為我守一宮者諸將畏

秀吉之強、相顧無應者、定盈進曰、臣請往、但臣非能守者、能死之爾、而秀吉竟不攻、尋與松平家忠守小幡城、小田原那古耶二役、皆從、慶長五年、家康西上、定盈留守江戸、明年、徙封長島、食二萬石、九年卒、年六十三、

論曰、定盈之守野田城、武田晴信率大軍圍之、攻擊數月、定盈隨方善防焉、既而糧乏水亦竭、尚且不屈、設策晴中傷晴信、晴信收軍而去、凡晴信所攻必陷、所戰必克、獨定盈防而却之、其武多矣、

本多廣高

本多廣孝、初名彌三郎、後稱豐後守、參河人也、父曰信重、戰死於御油、廣孝繼居土井城、此時參河兵力衰微、將士多叛、或屬織田信秀、或屬今川義元、獨廣孝無有貳心、從戰于和田、佐崎、上野、皆

擒信廣

有功、前此、家康將為質于今川氏、為織田信秀所奪、義元欲取之、天文十八年、發軍圍安祥、廣孝與精兵五十餘人、進逼壘壁、揮槍血戰、守將織田信孝、素驍健善戰、廣孝銳進遂擒信廣、於是互替質、家康得歸、永祿元年、義元使家康出兵、削平西參、廣孝從攻梅坪廣瀨等數城、取之、而義元留家康於駿府、以是家康地悉隸義元、

請三事

廣孝與諸將議、如駿河、拋疏請三事、曰、寡君既長、願得返岡崎、諸老臣代衞駿府、一也、寡君既返駿、兵戍岡崎者皆撤、二也、岡崎舊邑皆歸屬寡君、三也、義元曰、我定尾張、在近將舉、松平氏祖考地悉歸之、何獨岡崎而已、廣孝等不能強、義元出兵尾張、廣孝扈從、家康攻拔丸根、既而義元敗死、氏真使吉良義諦屯東條、以備岡崎、家康命廣孝壁小牧、屢與義諦戰、義諦使其部將富永景通

鏦殺景通

屯藤波、廣孝與酒井正親、合兵防戰、景通、義諦勇將、猿臂善射、引滿向廣孝、廣孝跳起而進、鏦殺景通、景通既死、義諦兵撓敗潰亂走入城、我兵緊躡攀壁、義諦力盡而降、家康舉景通地、給之廣孝、賜書褒賞、廣孝又與氏真將大原資良戰、斬首五十、敎徒作亂、推義諦為將、據東條城、我舊臣宿將、惑其敎者、爭起黨賊、獨廣孝守土井城、介立于賊境、屹然不動、爭戰殆無虛日、又出兵攻東條城、遣子質岡崎、明其無貳、家康嘉之、賜偏名、質子名康重、既而廣孝勦土呂鍼崎之賊、擊破義諦、家康賞其勳、加東條地、明年、家康出兵東參、廣孝為前鋒、獲首五十餘級、部兵死者三十人、今川氏真遣朝比奈元智、據田原城、廣孝屢挑戰、有一勇兵、與敵騎交槍相刺、衆繼之、遂破外郛、城將請和、致城去、家康賞其功、賜田原城、及

為田原城主

六鄉地、廣孝居田原、略隣境、尋攻遠江久野城、拔之、又從攻懸川、廣孝進兵天王山、與松平康高伏兵門外、俟城兵出、奮擊破之、家康分參河將士、屬石川家成、酒井忠次兩旗、廣孝與鳥居元忠、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直隸麾下、姉川之役、家康以廣孝康政為左右翼、勝敗未決、命廣孝康政橫衝越前軍、破之、味方原之役、我軍敗績、廣孝父子回轡邀鬪、天正元年、與平貞能及子信昌、憑廣孝納款、乃命廣孝及松平伊忠迎之、擊破追兵于瀧山及築手、家康入甲斐、從攻小山諏訪原高天神諸城、五年、廣孝致仕、傳城於康重、家康略甲斐、廣孝與大久保忠世、陣于乙骨、遇北條氏政兵大至、廣孝勒軍而退、小牧之役、廣孝守小幡城、以便參道、秀吉征薩摩、家康遣廣孝問起居、會秀吉攻岩石城、廣孝先登有功、秀吉賞

奥平信昌

渉書史

賜佩刀及羊裘、慶長二年卒、年七十、
論曰、清康之時、徳川氏兵力微弱、今川織田二氏頗強大、是以世臣往々叛屬二氏、廣高獨守義、卓然不顧、烈祖幼、織田信秀強奪為質、群臣皆憂、廣高圖安祥、克而獲織田信廣、以易質、烈祖得歸國、其功大矣、嗚呼、天之所興、必生偉人為之輔、其在廣高乎、

奥平信昌、初名九八郎、後称美濃守、三河人也、其先出于赤松則景第二子氏行、後為兒島黨、其子孫居奥平郷、因氏焉、氏行十一世貞勝、称監物、初属今川氏、永祿中、與子貞能共仕徳川家康、貞能乃信昌父也、十二年、氏真據掛川、遣貞能講和、氏真走相模、姉川之役、貞能與酒井忠次先登、斬獲若干級、貞勝遂削髮、改名道

文、居筑手、族大而多士、遂降武田氏、貞能諫之、不聽、及信玄去参河、危疑已而聞信玄疾篤、意其死、竊懐去就、貞能子為信昌、信昌幼而俊邁、略渉書史、乃以周易筮之、曰、蛇年人死矣、蓋謂信玄生歳辛巳、必死也、遂決意送款、勝頼在黒瀬、徴質於貞能、貞能曰、勢弗可辭、乃送幼子仙、或告貞能有異心、武田信豊召之、貞能即往、途戒從者曰、縱使有變、未見我首、慎勿動、入見信豐、信豐詰之、貞能佯驚曰、是敵間我耳、請勿輕信、信豐共圍棋、從容畢局而出、勝頼軍監城道壽復招飲、又往、道壽故使人出呼曰、奥平氏以叛誅、從者夷然不動、信豐意解、貞能回、舉其族屬、乘夜來奔、甲斐将甘利晴吉追尾反撃、卻之、家康遣本多廣孝松平伊忠逆焉、明旦、勝頼發兵五百追之、貞能與信昌率兵二百、戰于瀧山、破之、與廣孝

守長篠

扞禦備至

鳥居勝高

進攻筑手、與晴吉戰、復破之、勝頼怒、磔殺其質子及信昌妻、尋家康以長女配焉、於是賜長篠于信昌、信昌以其當甲斐衝、益修塹壘、守備甚嚴、家康大悦曰、信昌雖少、可任也、乃使松平伊昌助之、尋勝頼大舉圍長篠、信昌與伊昌厲衆堅守、勝頼乃築寨爲巣山、遣武田信實戍之、又築伏床熊山姥懐諸砦、以偪長篠、必欲屠之、俾究山信良屯西川、斷其粮道、進攻南門、信昌力戰、敵兵多陥壑死、勝頼穿南壁、信昌在中鑿地道邀之、敵不能入、既而乘夜黒奪甕廓、益造攻具、信昌厲衆奮戰、焚其攻具、殺傷八百人、勝頼起望樓、拔地數仞、下瞰城中、信昌發鉅銃撃碎之、勝頼又樹立塹柵四面、薄城、蜿蜒如長蛇、攻撃益急、城堞破壊如簣、信昌時年二十四、奨勵士衆、撫恤死傷、扞禦備至、衆皆致死力、日夜不休歇、而糧儲

既罄、衆謂與徒餓死、寧出城戰死、信昌曰、今戰士不乏鎧仗箭鉛、亦未告匱、所欠糧食已、請待援軍至而決戰、而旬日之外救援不至、則我當自殺以出吾民、孰能為吾通聲問者、衆相視不答、信昌乃命其族平次左衛門、平次辭不能、信昌曰、然則我當自盡、鳥居勝高進曰、出圍代公死、但敵圍甚密、濟否未可知、幸而得達、舉燧前山以為信、會小雨夜黒、縋壁入濠、泗而斷警索、自瀧下上陸、攀前山舉燧、城中驩呼、明日至家康營、致信昌書曰、城兵未疲、鉛硝亦具、所欠者糧耳、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免士卒、家康召見、慰勞之曰、織田公既帥師東下、吾亦處分已定、将以明日發、汝亦留而從軍、勝高辭曰、城中延頸遅報、臣豈忍淹滯、乃乘夜馳還、為甲卒所獲、勝頼命解縛、諭之曰、汝往語城兵、織徳二氏畏縮、不能來救、

勝高節義

宜速出降、吾則厚賞汝。勝高曰、諾。勝賴乃使壯士十餘人夾以槍露刃而往。勝高仰城大呼曰、主公與織田公精甲十万電擊而至。殲敵解圍、不出三日。努力堅守。言未畢、敵攢刺而死。家康進軍高松。信昌望見之、作書曰、大援既至。敵若急攻、則撞鐘報之。城尚足堅守。請勿輕進、誤傷一卒。使鈴木金七齎其書而往。金七夜踰濠、截敵所設網索、乃泅而達。家康得書大喜。貞能導酒井忠次等襲攻鳶巢山、先登奮戰。敵兵皆殲。信昌乘機突圍。甲軍潰走。遂大克之長篠。圍解。信昌與忠次合兵、悉焚列砦。甲軍望烟褫氣。家康命信昌守作手岩小屋等諸砦、又賜以刑部黃倫山梨等三千貫。是秋佐久間信盛攻武節城。信昌與父貞能共會師拔之。信長因投城於信昌。尋與忠次如岐阜拜命。信長見二人、嘉賞不止、且稱信昌

武者助

驍勇曰武者助。小牧之役、信昌為先鋒、與森長可戰于羽黑、多獲首級。小田原役終、以功賜上毛宮崎、食二萬石。慶長三年、貞能卒。五年、關原之捷、信昌為京師守護。此年賜加納城、食邑至六万石。元和二年、病卒、年六十一。有四子、家昌、家治、忠政、忠明。皆德川氏出也。

論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漢閻溫之於馬超、東晉周埼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杲、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溫為超所殺、埼為魏人所殺、仁杲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為勝賴所磔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取義、勝賴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丈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意得其力。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安積覺

家治　家昌　內藏助　隼人

家治稱右京大夫、為家康義子、賜族松平。尋卒、無嗣。忠政稱飛彈守。慶長中、為菅沼定利義子、繼領上野吉井二万石。庚子之亂、攻上田城。十五年、賜美濃加納城、食十万石。無嗣、國除。忠明稱下總守、賜族松平、別為家。家昌稱大膳大夫、任侍從。慶長中、賜宇都宮、食十萬石。子忠昌襲封。忠昌之卒、族內藏助與同族隼人會於僧寺、為隼人所嘲罵。內藏怒、斫之不克、遂慚憤自殺。及忠昌子昌能襲封、逐內藏子源八、而不問隼人。於是傳藏及夏目外記皆致仕而去。外記、源八母弟、而傳藏其同族也。二人皆欲助源八報仇。隼

復讎

人懼、走江戶。三人遂東下。隼人潛匿麾下士戶田氏第。源八偵而知之、夜帥衆襲之、擲炬門外、連呼失火而入。會隼人不在、乃殺其父半齋及左右數人去。黎明、隼人自騎馬、擁數十人、追及牛籠。傳藏奮槍返鬭、鏦隼人仆之。隼人衷甲、甲堅不傷。乃投槍相搏、遂擠之塹、令源八馘之。源八與傳藏外記投一士人家、使其徒皆散。既而幕府下令大索。三人詣大老井伊直澄第、請就死。直澄感其孝義、具狀將軍家綱、為請減死、流三人於伊豆大島。時寬文十二年也。後遇赦而還。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十四　終

藩翰列傳八之十九

石川清兼 數正○家成○忠總○內藤清長 信成 清成○植村榮安○平岩親吉○本多正信 正純 正重○松平康親○永井直勝○牧野忠成○戶田一西○本多康俊○秋元長朝

石川清兼

三世執事

石川清兼其先居河內石川郡至政康移往參河其子親康親康子忠輔皆仕德川氏忠輔子即清兼也與酒井正親俱仕清康以下三世爲執事還納廣忠於岡崎又娶于水野氏後與駿河兵攻陷安祥城迎家康於尾張皆出于清兼之謀也永祿元年家康至自駿河攻寺部廣瀨克之清兼進曰郎君始臨陣兩戰兩勝斯已多矣宜全勝類威也乃還子右近丞死其子爲數正四年數正與

數正

往護世子

受射禮期戰死

水野氏將高木清秀鬪織田信長使其將瀧川一益就數正議和數正因勸之和成時世子信康在駿河今川氏眞怒欲害信康數正欲往護之度家康不許留書而往聞氏眞惜我所屬鵜殿氏二子因關口親永請易質氏眞許之乃馳使還報家康大悅送二子於駿河數正乃奉夫人關口氏世子信康而歸人稱數正忠義元龜元年武田信玄侵遠江數正之美濃乞援兵就其國人淺岡某受射禮曰僕欲戰死死而不依法者恥也乃引援兵還信玄聞之曰參河士可侮乎還軍而去長篠之役家康乞援信長信長危懼不果來又令數正之美濃請之數正竟迎信長父子至力戰有功羽柴氏築大坂家康令數正賀之天正十二年小牧之役數正攻前田拔之十一月又之大阪以與秀吉和也尋家康二子秀康爲秀吉

走大阪

石川氏除家成

所養之大坂數正令二子勝千代侍之已而秀吉屢趣家康上洛家康不敢往時有違言秀吉怒欲害秀康及勝千代數正遂舉家走大坂秀吉大悅賜以和泉國與水野忠重俱爲奉行職十八年徙松本食十萬石數正尋卒子康長定政關原之役康長從山道軍留信濃備于眞田氏慶長十八年坐大久保長安賍罪與弟定政俱國除○家成初戰于大高有功後屢有功永祿六年一向徒之亂舉族與賊家成獨不與賊及事平率鐵砲降將赴土呂呼而諭之賊投戈而降十二年家康圍今川氏眞於掛川城氏眞就家成請和出城之相撲家成賜掛川城元龜元年秋與酒井忠次援織田氏戰于近江數有功味方原之役家成捍東面不能救濱松士氣稍屈及家成入援又大振武田氏遂引去天正元年九月武

忠總

陷博勞淵

田勝賴率兵至掛川見家成守禦有法不攻而去長湫之役子康通與本多忠勝馳至小幡砦康通小田原役有功家成移伊豆梅繩關原之役家成守江戶康通從軍翌年康通賜大垣城食五萬石尋卒家成又視事以孫幼甥大久保忠隣二子忠總襲封家成尋卒忠總後由實父忠隣之事屏居會大阪之役起忠總欲力戰自効私從軍諸將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生蘆葦敵以銃卒守之東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者又不可守忠總乃請以手兵往得舩二隻以槍爲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銃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港阿波坐港還效首虜家康曰不愧忠世之孫矣已而城將棄諸寨卻走燒城獨存淡路本街高麗三橋忠

內藤清長　敵還矢　伏見殉難　信成　濱松八千　清成　植村榮安

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諸巡使請救之家康叱曰
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及城陷
與京極氏發高槻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後賜膳所城
食七萬石分封賜餘子嫡孫昌勝移龜山食五萬石
內藤清長初仕德川廣忠守上野城天文十一年織田氏來攻清
長擊卻之子家長信成家長善射長篠之役有功又攻二股城射
殺敵朝比奈兄弟城將依田信蕃以使贈還家長所射之矢天正
八年家康刈麥於田中城外敵出家長等擊有斬獲十年入甲斐
守大野壘與北條氏戰有首功及石川數正走于大坂家長領其
部下士小田原役為先鋒有功賜上總佐貫城食二萬石庚子役
守伏見城已而城陷家長開門而射殪十餘人被創退入作書附

一卒曰汝潰圍達之關東遂縱火自殺子小一郎與安藤定次佐
野正吉山岡甫安皆死之子政長繼併父遺領加賜一萬石○信
成實廣忠庶子為清長所子養也元龜三年冬武田信玄入遠江
陣于袋井信成與大久保忠世將四千人出與信玄遇信成曰濱
松八千之兵其半在於此而衆寡不敵一敗塗地何以再戰乃退
味方原之役信成殿戰其屬皆死長篠之役與忠世兄弟進戰大
敗敵高天神之陷也信成截敵走路大有斬獲小牧之役守清洲
小田原役奪韮山外郛後賜近江長濱食五萬石○清成清長弟
清政子也繼兄亦政家自秀忠幼時為近昵後與本多正信掌關
東之事十一年獲罪屏居
植村榮安從清康在軍安倍彌七為弒逆衆大騷榮安誅彌七織

井田戰功　再誅逆臣　平岩親吉　殉節

田信秀聞有內變來攻榮安先進敗之井田廣忠之時榮安一日
入城城內騷然堂庭忽傳呼蜂谷某為逆蜂谷提刀而出先是蜂
谷為廣忠近侍喪心入臥內刺廣忠股趨出廣忠執刀追之榮安
遇蜂谷於橋門上相搏墜乾湟蜂谷多力未獲松平信孝提槍來
並湟曰縱之我刺之榮安曰縱則逸併我刺之信孝猶豫榮安遂
斬蜂谷元祿四年家康與織田氏修和始抵清洲信長出迎導入
內城榮安操刀而從衛士叱之榮安瞋目曰吾植村新六也奉主
人刀渠何為者信長揮衛士曰我聞新六名久矣勿怪貺寶刀於
榮安曰汝今日舉動如樊噲在鴻門天文二十一年攻沓懸城戰
死子家政從軍屢有功天正五年卒年三十七其子家次長篠之
役有功慶長四年卒年三十三其子家政稱出羽守寬永二年為

大番頭十八年賜大和高取城食二万五千石文久中天誅黨一
千人襲高取力拒卻之獲敵五十人及兵仗幕府賜書褒之
平岩親吉為德川譜代臣家康初赴於駿河親吉以童年從之以
其數年侍于幽栖特為家康所親愛而親吉勇有武略為人寬厚
愛衆傅于世子信康居岡崎天正六年信康獲罪織田氏會酒井
忠次赴安土信長示其十二罪而問之對曰信矣信長欲遂殺之
忠次還過岡崎不入信康憂悸家康欲殺之謝織田氏親吉請曰
世子材武今遽殺之後必悔焉臣為傅無狀願斬臣首以謝信長
家康泣曰是喪我良臣耳而兒終不免悔更甚矣十年家康平甲
斐亂令親吉留而鎮之親吉務因武田氏舊制無所更變甲斐大
治十三年諸將攻真田氏敗退為昌幸所追躡親吉擊卻之十六

隊長

本多正信

智畧

慳嗇

慳嗇

慳嗇

年任主計頭、十八年、與諸將攻岩槻城、下之、親吉又攻築井陷之、是歲、家康分兵為五隊、親吉與直政忠勝等、各領一隊、封厩橋食三萬石、親吉無子、家康賜其七子子養之、未幾而有關原之役、親吉留鎮東國、八年、家康賜其子義宣於甲斐、親吉傅焉、移府中、食六萬石、十二年、從義宣移于尾張、受封犬山、至十萬石、十六年十二月、親吉卒、年七十、無嗣國除、

本多正信、參河人、俊正長子也、仕德川家康、任佐渡守、初一向徒亂、與賊、家康諭之不聽、及亂平、遁匿姊川之後、歸仕、家康嘗悉其為人、故許而用之、常置左右為謀臣、天正十年六月、家康困上國、正信聞之馳、至宇治河、與山岡景隆議、諭茶商上林、發土人、護入信樂館于鰤尾氏、使土人馳還、設篝火河上、宣言德川公將來於此、明智氏斥兵聞之、卒以侯焉、家康已入伊賀、益被親重、朝鮮之役、正信入見家康曰、公亦欲知朝鮮邪、家康默然、又問不應、其問及再三、曰、我若征朝鮮、使誰守箱根哉、正信曰、公慮及此、臣又何言、秀吉之薨也、石田三成等害家康為政、日議欲作難、細川忠興令避難於大津、當此時、正信監税西上、聞之兼程至家康、召而問計、正信曰、不可、夫忠興知避害、而不知避害之為害、大抵物勢一詘、不可復伸、諸侯覘我避三成、必去我而適三成、為今之計、莫若陽為不知、陰為之備、三成之黨雖衆、無首發難者、家康從之、又曰、三中老要我於大阪、可往否、正信曰、不可、因問曰、淺野長政近為何狀、曰、久不至、正信即赴淺野氏、與俱來、家康讓長政負心、既而知為三成所賣、長政陳謝流涕、自是益傾心焉、加藤清正黑田長政

慳嗇

慳嗇

父子執政

治要七事

一天道

二正身誠意

等七將與三成有大隙、遂欲殺之、三成窘縮、以身歸德川氏、七將夜治兵、各第家康、心自計之、寢而不寐、正信入謁、欸曰、何亟就寢也、家康自中呼問為誰、曰、正信稟事、曰、所稟何事、正信曰、謂治部何、家康曰、吾方思之、正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必勿除三成、家康大悟、旦日諭七將使解兵、既而增田長盛等譖前田利長於家康、家康召正信問之、正信曰、利家即世、未逾年即圖除之、人心必不服、且強藩大鎭、皆其姻戚、願公善遇之、三成之敗、諸將皆降、惟島津義弘獨不降、正信遺書諭之、西州遂平、三成子有為僧在妙心寺者、寺僧請宥死、家康猶豫、正信曰、三成擧六十餘州之地、悉歸我籍、何不思三成之功、家康遂宥之、加藤嘉明以功將受五十万石之地、正信諫止、嘉明聞而怨之、正信乃往諭嘉明意解、及家康老于駿府、以正信為江戶執政、令子正純為駿府執政、正信遂呈書秀忠、論治要七事、一曰、臣聞天道以仁為德、天下和寧、萬物生養、天之所好也、故天命有德以司牧斯民、故知天道者、不勞而治、不知天道者、雖勞不治、二曰、凡有天下者、正身誠意以行仁政、則天必為之降福矣、縱欲窮奢以虐萬民、則天必為之降禍矣、昔堯告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天之所以與之天下者、在於安民而已、反之則天必奪之、天下所謂執中者、順天理也、天下後世、由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蓋人主溺於所好、不能自知其不善、夫人主之所好者曰利、曰奢、曰聲色、曰奕棋、苟留意於此、忘國家之政、莫不底危亡、人主宜以此自省焉、夫學者聖人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須講求其理、不可

三分忠佞　**四巡視風俗**　**五輔導**

留意文詞、以書為玩具也、弓銃刀劍者一人之敵、非人主之所當學、不留意於此可也、古之聖人、不善一藝、而名傳萬世者、無他焉、廣其聰明也、傳曰、舜好問、而察邇言、夫舜不以聰明叡智自恃、問卑賤察邇言、擇善而行之、是舜之所以廣聰明也、本邦之俗、耻問卑賤、人主當擇股肱大臣明敏誠慤者、每事諮訪焉、取捨可否、而行之、夫人有訥於言而敏於事者、使之記所言、以盡其心、苟如是、亦足以廣其聰明矣、夫國家將亂、必有災孽、天子失德則天必見災以譴告之、人君修政施德、則災孽自消、殷湯時、天下大旱、湯以六事自責、言未終、澍雨忽降、聖人至誠感格如此、而庸主暗君徒事祈禳、可謂惑之甚者也、三曰、忠直之士、捐軀狥國者、言國家得失、咈逆主聽、諫佞之士、希合冒進者、承順主意、不諫其過、夫忠吉忤主、不顧其身、故君雖喪國、不敢携貳、諫佞阿主、苟圖寵祿、一旦緩急、賣國背主、雖然忠佞難辨、明君猶難之、況於庸主乎、夫天下、治亂係近臣之邪正、近臣之邪正、係人君好悪、蓋佞人在側、大臣箝口、故左右之臣、不可不擇、自古近臣邪佞顛覆國家、不可勝數、四曰、天下州郡、當遣監察使巡視風俗、國主奉法而不驕、臣下忠上而不貳、風俗美厚、國無横政、此國主之賢也、若國主聚財、苦民、肆己私欲、堅城浚湟、連結諸侯、如是者後必謀反、宜先其未發而圖之、語曰、毫釐不伐、將用斧柯、雖宗室懿親、不宜忽焉、五曰、性有上中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至中人、可以為聖、可以為愚、唯在所習耳、欲立家嗣、宜擇賢而立之、自幼弱之時、使正士輔導之、又擇誠慤賢良之士、為之左右、居常與之言古今之治亂、人君之得失、

六人主之樂　**七節儉**　**呼為老父**

旁及兵法行陣之事、切不可使言聲色貨利者在側、明主賢君猶為諫佞所惑、況在幼穉、趣向未定、唯在其所導、若承意希寵之徒、一得親昵、群下倣之、面諛競進、天下之亂、恒由此起、可不慎哉、六曰、天之立君、所以牧斯民也、古之聖人、何嘗不好美女玉食瑠臺金榭、然恐其滅國亡身、故焦勞心志、以養萬民、得安則雖食珍羞居瑤宮可也、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夫人君欲撫字黎民、傳祚子孫、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又何暇逸遊之耽哉、然人主或好俳優、或好和歌茗宴、不憂民之憂、百姓飢餓而不知、横斂掊克以充府庫、故天降禍以亡國家、夫不以百姓和樂為樂、而苦民以奉己、國家滅亡、社稷絕祀、可不謂愚哉、昔延喜帝寒夜解衣以思天下寒者、故慶流子孫、後白河帝反是、禍溢天下、故安民者昌、虐民者亡、自然之理也、七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躬行節儉、以安天下、故傳祚數百載而不亂、降及後世、窮奢極欲、以虐萬民、故不數世而失天下、唯漢唐傳祚久長、然治不如古者、由以權謀得天下故也、皇朝開國以來、傳祚延長者、由祖宗之撫民行仁也、及源賴朝執天下之權、外假仁義、內實多欲、毒痛百姓、殃逮後嗣、北條時賴慈仁愛民、垂裕子孫、高時侈虐、一朝而滅、足利尊氏雖執兵馬之權、無撥亂之才、細川賴之能佐義滿、澤被後世、信長秀吉才略蓋世、然皆一再傳而亡、此由君臣不知道、虐民窮奢故也、故為君者、能用心治道、以安天下為務、實萬世無疆之福也、正信臨事納忠、如此、正信長家康四歲、家康優待之、呼曰老父而不名、常著巾幘出入寢房、寵遇隆重、一時無比、正信自筮仕至屬纊殆五十年、

執政十七年、終始恪勤如一日、然正信以幄籌在手、衆怨歸之、毀譽並起、云家康欲益正信封邑、正信辭曰、臣衣食既足、願以所賜臣地賞軍士、終身所食二萬石而已、正信病將死、啓秀忠曰、殿下幸思臣微勞、欲存宗祀、無益臣子正純之封邑、又以此事命正純、君與子俱不能用、終至絕祀、

論曰、三代以後、興王之佐、漢曰蕭曹張陳、唐曰房杜王魏、是其盛者也、皆雄才英略、曠世偉人、然其所以佐其主而戡亂致治之術、蓋亦可窺而知焉、唯本多正信之於東照公、其所以憑翼謀謨者、皆目語頷領而成、未嘗見其辨爭論疏顯然之迹焉、豈啓機秘策外人不可得而知乎、抑亦道同氣合、相投之機、冥會默契者乃爾也、世有本佐錄、云正信所手錄、以告台德公者、其

言一出於王道之正、而無隻辭涉權詐詭譎、蓋三代之後、佐命之臣、未聞有此議論也、此其所以佐東照公而開國成治之道也夫　栗邦彥

論曰、讒易入庸主而難入英主也、夫庸主昏愚、讒固易入也、然左右有人營救得宜、則或可以申雪其冤枉也、獨至英明主、則事之當否、理之曲直、以至夫將卒士民賢愚邪正、莫不洞知、而明察、是以雖有群小無讒可入、其唯難入也、故其一入之、必信固守、牢不可拔、又安獲申雪其冤枉乎哉、本多正信衆一向門徒之亂、身為之謀主、嫉德川氏親臣、以擬及其君、是亂臣賊子、罪不容誅者、斬以徇國中、不足以霽威也、東照公忍不可忍之怒、赦不可赦之罪、延以參與謀議、為正信者宜鞠躬盡悴、圖其報効而酬豢富貴、搆陷同列、雖以東照公英明、弗忍取卑諸豺虎、又信其讒、放流勳舊世臣、所謂良木寸朽、可惜哉　菊池純

正純、自父時、在家康左右、參贊政務、論事謇諤、極刻薄、關原之役、父正信從秀忠西上、不及事、家康怒、不見秀忠、諸將百方懇請、意未釋、正純請曰、臣父正信、為世子謀主、世子愆期、職此之由、請加顯戮、以白世子無咎於天下、家康稍霽威、秀忠喜曰、今日之言、沒世不忘、及正信相秀忠、父子分居駿江兩府、並為輔弼臣、及家康薨、正信尋卒、正純召至江戶、參與政事、元和中、坂崎成政有罪、以其情可憫、諒秀忠諭執政曰、卿等宜諭之、為自殺、則令同族襲封、正純駁曰、成政果死、存其祀乎、曰、叛人之家、奈何存其祀、正純曰、成政不臣、我將誅之、又教其臣以不臣、非所以示天下也、且國家

一失信於天下、何以為政、不若發兵剪誅、以示大戮、烏有設詐廢信、以亂天下之風、然以衆議已決、不欲變、正純獨不署名、論者韙焉、四年、賜宇都宮、食封累加至十五万石、八年四月、秀忠詣日光、途宿宇都宮、正純豫命工人、營旅館、使每戶啓閉自在、以備不虞其制、時人未知也、督責工人、日夜營作、無得歸家、其家怨之、飛語云、正純營繕極巧、思必有異志、秀忠遂不宿而去、是秋、正純與鳥居忠政、永井直勝、酒井忠勝、內藤政長等、徃出羽、收最上氏城地、八月朔、正純獲罪、放於出羽、由利、沒宇都宮十五萬石、給二萬石、正純秉柄二十餘年、威望薰赫、衆顏指目、家康嘗以步卒百人屬正純、正純擅修城、令步卒助役、步卒辭之、正純大怒、一日悉斬百人、同坎瘞之、自此浮言沸騰、卒以疑似得罪、貶謫以死云、

論曰、齊小白問相於管仲、管仲答以非人情者不可近。九非人情者莫大於弑父以適君焉。夫父子之親、根於天性。孝於親故忠可移於君。未聞有遺親而忠於君者也。源義朝之無道、猶請宥父命、不見聽、而後弑之。正純請斬父以適君。是豺狼也、非人也。如正純者、宜投之四裔禦魑魅。而秀忠也感其恩、家康也愛其才、擢之顯職、與之大封、欲使不孝子忠於我家、豈可得乎哉。宜矣其釀成後嗣之禍也。本莊一行

三彌忠重

正重、俊正次子也。名三彌。屢有軍功、領一萬石。及卒減封為麾下。四世孫正永、天和中任書院番頭。元祿元年、加封為列侯。九年任少老。十六年賜沼田城。寶永元年為執政、任侍從。及家重入西城為傅。二年加封食四萬石。正永孫正矩、徙治田中城。

松平康親

松平康親、初名忠次、称松井松平。仕德川長親子義春。弘治二年、義春戰死、以子家忠幼、奉旨攝其家事、以功賜津平邑。五年三月、松平清善攻西郡、不利、忠次與松平俊勝攻之。忠次招甲賀細作十八人入城、舉火、外兵應之、定城將鵜殿長持、虜其子氏長氏次。六年二月、忠次攻拔岩略寨。是冬、一向賊起、忠次守土井、攻東條有功、分邑賜族松平。

姉川之功

元龜元年、從戰於姉川、我前鋒少卻、忠次承之進。為敵射、矢貫左手、著鞍橋。命卒拔矢、反射殪之、遂大敗之。

牧野

天正三年、家康下諏訪原城。田中高天神之間、以當敵衝、難其守。忠次請守。家康喜、賜偏諱、改名康親、称周防守。名城曰牧野。以武田氏比殷紂也。康親留此八年、武田氏遂不能侵而亡。十年秋、家康入甲斐、使康親守三牧橋、備于北條氏。北條氏規率兵至。康親與沼津守將本多重次、擊破之。翌年卒、年六十三。子康重嗣。康重小田原關原之役、並有功。大坂之亂、奉命守龜山城。子康映任周防守。

永井直勝

永井直勝、幼字傳八郎、三河大濱人也。祖父廣正、父直吉、並仕德川氏。天正中、世子信康好躍舞。直勝善擊鼓、為信康寵臣。後如濱松、仕家康。十年、從赴安土、織田信長親饗之。及信長遇弑、家康自伊勢航海抵大濱、父直吉迎入私第奉餉。十二年四月、長湫之役、池田信輝軍敗、憩小阜上。直勝及安藤直次等數人赴鬪。直次揮鎗刺勝入、直勝趨進獲其首。以功賜武藏相摸地五千石。

斬池田

文祿元年、從那古邪行營。豐臣秀吉過其營、見直勝、問為誰、應以姓字。曰、是往年獲池田者、真勇士也。四年、任右京大夫。庚子之亂、直勝有功。

諭直政

是役、麾下將士奮戰各樹殊功、有賞。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並以為輕賞。直勝乃說直政曰、卿等實我一二世臣、貪賞不拜、恐不可矣。曰、雖新附群牧、或得大封、我儕連年粉骨碎身、所謂為犬勞而被鷹獲者。曰、何言之鄙陋也。如卿及我輩、奕世宿臣、不可論賜與厚薄。今日之事、我輩死生之所界也。且卿等雖十臂奮孟樊之勇、麾下而已。而無福島等列將、則豈得有今日哉。群牧疆界、我輩墻壁。以往時比今日、賞亦不以為尠。所冀匹夫之論、而非將帥言也。直政作色曰、非足下之比。勿復言。直勝哂曰、我輩亦領部下。如卿則胡為可劣乎。直政悟焉、折臂定其交。

故事典礼

時細川幽齋善諳室町禮式。關原亂平、家康即遣直勝就問故事典禮。大阪之役、為軍奉行、與阿部正之、安藤直次等俱巡邏、傳令諸軍進退操縱、莫不如意。

尚政　尚庸　牧野忠成　不殺無辜逃亡　戸田一西　兵畧

及城陷家康使直勝撿覈諸部強怯八年移古河城食邑至七万石寛永二年十二月卒年六十三子尚政称信濃守関原大坂之役從秀忠軍有功元和中為羌中兼書院番頭及父卒継家割予食邑於諸弟寛永十年免職轉徙淀城為京畿鎮護子尚征称右京大夫承父後食邑七万三千石移宮津城子孫相襲延寶中尚長有事削其食邑賜大和一万石於弟直圓承家祀尚庸仕将軍家綱父致仕之日領予食邑称伊賀守為京師所司代任侍從其子直敬嗣子孫居加納城食三万二千石直勝次子直清称日向守領食邑分家後累賜三万六千石移高槻

牧野忠成東参河人成定孫康成子也成定初居牛窪城永禄初為吉良義昭守西尾尋還牛窪屢與徳川氏戰八年歸降長篠之役從酒井忠次攻鳶巣後屢有功賜牧野城関東移封之後賜上野川食二万石忠成甲子之後從将軍秀忠西上路径上田城城兵遮之忠成帥衆苦戰将薄城秀忠馳使止之本多正信令忠成殺其兵犯法先驅者一人忠成曰彼為我冒死奈何殺之乃以其兵逃亡父康成坐獲罪元和中遇赦而還封越後長岡

戸田一西三河人也祖父氏輝仕清康父氏光永禄七年導攻吉田城一西称左門天正十八年賜武蔵鯨井五千石庚子之亂從山道軍至上田本多正信勸秀忠攻之一西勸置守西上不聽攻而不克置守而至則関原軍已散家康在大津見秀忠曰為天下猶奕碁也既勝其全局則雖有敵子存者何足較輸贏哉汝未聞此説乎秀忠曰向左門諫兒勿以小失大誠如大人所言家康曰

一言博　氏鐵　小原寛　本多康俊　葵三葉　秋元長朝　使會津

彼微者也故其言不行耳乃召一西襃之曰吾使汝言可行矣命為大津留守任采女正慶長六年賜近江二萬五千石以大津非要衝地命諸藩撤其舊壘更城膳所封一西是為関原後築城之始卒子氏鐵嗣氏鐵諳韜略有父風大坂兵起大備戰艦于矢橋以旋元和二年移封尼崎尋移大垣俟加賜領十万石及島原耶蘇賊起與松平信綱赴伐平之及裔孫氏彬時老臣小原寛有才略文久中率兵守藤森長将福原元僴夜襲京師破彦根戍兵而進寛伏銃手於道傍瞷長人近襲之長人驚潰死傷甚多元僴被傷匿免征長之後寛又督藩兵往伏水事起藩兵為徳川先驅寛知事不可為潛詣京師百方謝罪於是為東山道先鋒樹功自贖功與土因伯仲因賞賜三万石

本多康俊實酒井忠次二子為本多忠次所養曾祖正忠為伊奈城主享禄二年徳川清康攻吉田正忠迎降正忠攻破其東門遂陷之清康定東参河還會飲于伊奈正忠獻盤敷藉用葵三葉清康視而悦曰吾凱旋得此當以此為徽號徳川氏自是用三葵號祖光忠父忠次皆有功于徳川氏康俊関原大坂二役並有功初封亀山食五万石後徙膳所食七万石

秋元長朝称越中守上野人也為宇都宮朝綱後裔嘉禄中食上総秋元荘子孫因氏焉父曰行朝世属管領上杉氏為深谷宿老領上野總社及北條氏震威山東往属焉長朝亦隷北條氏天正十八年在小田原及城陷長朝依井伊直政皈徳川氏仍賜食邑居総社庚子之亂受命赴會津見直江兼續達旨使會津兵不得

踰白河軍平再赴使上杉景勝遂降慶長中加封領一万石寬永五年八月卒子泰朝十年為甲斐郡内城代十八年二月賜谷村城累封一万八千石十九年卒子富朝早卒粮子喬朝嗣元祿中為老中尋任侍從累加食邑賜河越城領六万石後轉邑館林城維新之際有功因賜賞一萬石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十六

藩翰傳八之二十

酒井忠利 忠勝○ ○板倉勝重 重宗○重昌○重矩 ○阿部正次 重次○正弘 ○土井利勝○青山忠俊○阿部忠秋○久世廣宣○土屋數正○戶田忠昌 忠眞

酒井忠利稱備後守、正親次子也。從軍屢有功。庚子之役、從秀忠于山道、不會於事。家康怒、不見秀忠。井伊直政右忠吉、聞之。忠利謂直政曰、世子後期、以攻上田爾。主公不必深尤子。何遽詬之為。直政曰、吾為世子歎恨不能。不言。忠利勃然作色曰、藉令世子失驩於主公、子之勳戚也。宜彌縫之。今乃衆彰其過。果何意乎。願得聞其說焉。扣刀而進。一坐救解、乃罷。衆指忠利曰、彼今日之勇過往年武功萬々。後預聞政務、累賜三万七千石。寬永中卒。子忠勝。

論曰、古人有言、創業易、守成則難。何則創業之主、夙夜憂勤、而守成之主、縱心佚樂。憂勤則興、佚樂則亡。故天下常得之於憂勤、而失之於佚樂。豈非取之易、而守之難耶。故英雄之主、創業垂統、非繼體之主克承、丕圖潤色洪業、安得歷紀久長哉。東照公聰明神武、戡定禍亂、肇基東武、繼以台德公之恭儉仁厚、制馭得宜。而大猷公以英明之資、施德天下。其所以培殖國家、若可謂厚矣。設令東照大猷之間、欠守成恭儉之台德公、則於德川氏之事業、必傳二百餘年與否、未可知也。於是忠利之言、眞知勝百戰武功矣。青山延守識取

忠勝稱讚岐守。母德川秀忠之姑女也。元和六年、父卒、繼增封十

万石。任侍從。寬永初、為側用人。又傅世子家光。初秀忠問土井利勝曰、忠利漸老。孰可與青山忠俊輔佐世子家光者。利勝薦忠勝。大稱其職焉。九年秀忠薨。諸臣欲秘喪。忠勝獨為不可、即夜發喪、告諸侯。十一年賜小濱邑十二万石。十五年補大老。二十年忠勝使京師、賀後光明帝登極。任右近衛權少將。先是執政未有拜此職者。執政拜之、自忠勝始。明曆二年以年老致仕。而諸老有司就問政事者、輻湊其門。三年正月、江戶大災。諸侯邸宅悉燼。執政信綱議使諸侯就國。多危之者。諮之忠勝。忠勝曰、國初以來、火災無有如今日者。諸侯罹災、所宜矜恤。賜告就藩、足以弭其急。若有謀不軌者、即撲滅之可也。議遂決。寬文三年七月卒。年七十六。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為天下所倚賴、稱名臣第一。嘗在政府、慮行旅艱辛、因建議架橋于六鄉隅田二河。或曰、二河為武城東南要害之地。不宜架橋。忠勝曰、治天下以民為固。而不卹其艱苦、失所以為固。夫為政之要、在卹民而已。若不修其政、而苟恃要害、武城不能一日守也。家光嘗欲封以駿河十八萬石之地。忠勝辭曰、此東照宮菟裘之地也。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二十四万石。又辭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也。臣不敢當。家光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吾當給隣近之地近江二郡。卿勿復辭。忠勝又辭曰、臣之所以辭封者、亦有說焉。自古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如本多正純、可以見矣。臣而受厚祿、安知異日之不生侈心。臣縱能恭謹終身、又安知子孫之不招禍。故臣之辭封、非特為一身也。家光嗟歎而止。忠勝晚年好學、博涉典籍。語人曰、令我學於十年前、必有所施

設今不及矣、

論曰、漢史稱、昔二疏乞骸骨歸郷里、或勸為子孫置田宅營産業、答之以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今見酒井忠勝辭封、亦與二疏所言相符焉、可謂能燕翼厥孫謀者也、吾嘗聞、忠勝晩年尤嗜讀書、今見其言皆如從讀書中得來者、忠勝豈武夫之從政者哉、菊池純

忠朝

忠朝為忠勝長子、稱備後守、寛永中為少老、尋以病免、次子忠直、稱修理大夫、襲父封至四位侍從、為人溫厚、且勵修文武、子忠隆、忠稠、忠隆嗣、初忠隆忠稠年少嗜武技、忠隆有愛馬、曰新月、忠稠欲得之、屢請之、兄不聽、忠稠頗有膂力、乃從容謂忠隆曰、我力能揮棋局滅燭火、以博阿兄一莞、忠隆曰、危矣、一擧錯手則絕臏、或不可測、忠稠奮曰、果有所能、願以愛馬得請、忠隆許諾、於是設大燭於室中、隻手擧棋局、一揮滅之、忠隆驚歎、遂出馬與之、事聞、乃父忠直、忠直弗懌、召忠稠誡之曰、汝雖小侯、亦受方面之寄者、而不秉麾指揮衆士、負區區膂力、與匹夫奴隷角其勝劣、雖勇無益也、抑將之所以為將者、雖有扛鼎之力、深藏而不見、此裡自有勝算在焉、固非兒輩所知也、忠稠慚服、其裔忠義、安政六年六月、為所司代、會水戸讜議起、受井伊直弼意、極力陷讜議士、以是最為浮浪士所指目、忠義遂惴々懼焉、文久二年、島津久光率浮浪士至伏見、以事爭鬪、忠義聞之大驚、棄邸保二條城、自衛、自是幕令不復行于京師者、忠義之咎也、尋罷職、至十一月、削封一萬石、以其與直弼表裏亂政也、

愛馬　膂力　忠直誡子　忠義　幕令不行于京師

板倉勝重

板倉勝重、澁川好重次子也、幼為僧、喜讀書、父好重弟定重皆死事、兄忠重卒無子、徳川家康乃令勝重蓄髮為嗣、天正十四年、駿府城成、終識拔勝重為奉行、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焉、家康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告夫有慶事、勝重脱正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且辭而歸、顧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妾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為吏者、誰不以內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為、無一有議、於外人苞苴、無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諾、勝重與之誓、復被正服、穿袴而出、妻送見其袴後拗也、呼返、欲正之、勝重怒曰、何背誓也、妻惶謝、因拜命、勝重與加藤正次並為京師所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正次尋坐事免、勝重專任之、是時喪亂新平、衆心未一、近畿狙詐常藉口於豐臣氏、未安東政、施舍四民之賦斂、鬪訟及神祠佛舍之控訴請求、悉領於一官、勝重奉上御下、孚誠條達、威和並行、裁決如流、府無滯案、獄無淹囚、貴賤拭目推服新政、勝重早從吏事、在職二十餘年、未嘗怠懈、家康傾心深信任焉、八年二月、任伊賀守、尋拜侍從、十四年、廷臣有結伴姦淫者、勝重奉詔按治之、誅其首罪一人、流竄其餘、十九年、大阪擧事、括取府下藩邸及商賈穀、勝重使謂織田大野二氏曰、仄聞城中纂嚴、有所問罪、軍須或有欠、幸有我資糧五萬石在外府、宜就取之、若無所需、我其取之、留以資寇亡益也、二氏答曰、不煩支給、勝重乃令賈人漕送、津吏留遏之、勝重復告之二氏、二氏牒津吏勿問、遂盡數致之、不勞一卒、時人服其智、家康至京師、大坂發刺客、欲狙擊且焚二條城、勝重覺之、盡捕其黨下獄、元和

計妻　鎮京畿

薦子　方圓盛鹽豉　重宗　直次妙諭　先見　沉重

元年三月京師相驚曰大坂兵來皆負擔四走勝重鎭以恬靜便
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後勝重以年老辭職秀忠問曰孰代
卿者勝重曰群臣固不乏人何必問臣必欲使臣薦之臣子重宗
可也秀忠乃以重宗補之果称其職大板尚寬簡小板務精敏爾
後居此職者往往極一時之選而輿論以二板為称首云池田光
政嘗問為國之術於勝重勝重曰予常從事獄訟至治國家未之
學也光政強之勝重曰為國之道如內鹽豉於方器以飯匙取之
光政默思良久曰其妨碍處則如之何勝重歎曰公明敏絕人恐
過苛察夫治國家不寬則不能得人心故以此試公耳寬永元年
勝重卒子重宗重昌○重宗称周防守元和中以父勝重薦為京
尹重宗固辭秀忠曰卿父薦卿卿何得辭之重宗不奉命而退執

政以重宗與安藤直次善令直次諭之直次過重宗重宗曉其意
然直次竟不語及其事將還重宗曰將軍命僕代父君聞之乎直
次曰吾固知子之不勝任也重宗曰君亦以為不可乎直次曰子
非無才但失之怯重宗驚問直次曰父薦之君命之奈何辭之徂速
就職萬一有過剖腹以謝耳乃逡巡畏避非怯而何重宗乃受命
天艸之亂弟重昌往討至京師見重宗重宗給以士卒百餘語人
曰吾不得復見弟矣重宗訟獄如神明又好學師松永遐年數延
聽其說為人愼密廉平世以為不愧其父會秀忠有疾困劇遠近
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重宗答書至曰臣游獵數日而歸以
致奉答稽緩秀忠覽之曰周防守務示暇豫非鎭衆情乎乃服其
宏量重宗在職四十年間令行禁止獄訟屛息其聽訟常設茶磨

碾茶　重宗守志　勝靜

於廳事躬親碾茶且臨廳必西向遙拜有所默禱人問其故重宗
曰我心靜則茶之落磑必細我心不靜則茶必不細吾以此認心
動靜然後聽訟又西向遙拜者吾聞愛宕神甚有靈驗吾聽訟一
有不公欲神殛之故常禱請焉其純誠奉公率此類也寬永中至
江戶時家光命老臣召飛鳥井亞相重宗乃乞解職酒井忠勝固
止之不聽忠勝見家光具白其狀家光召重宗慰勉曰吾過矣卿
宜就職即退忠勝謂重宗曰公自謝過慰諭甚至而卿不拜謝敢
問其故重宗曰予任職京師委以朝臣之事而今召飛鳥井亞相
予不與知是公侵吾職也且烈祖之制西州之牧朝臣之事一委
京尹公偶不之記故謝過烈祖爾予是以不拜謝其有所守亦如
此子重郷重形重形為伊豫守食邑三万石居安中城重郷嗣後

称阿波守居松山城食五万石安政中裔孫勝靜為寺社奉行以
論京因過寬被黜文久二年幕府稍奉朝旨黜陟諸有司百事釐
革勝靜為執政從將軍家茂赴京師及戊辰事起東走尋歸順
論曰德川氏時以循吏稱者有板倉氏父子獄訟廉平民至今
称其治抑父子之折獄寓肅殺於南薫寄秋霜於春雨以騶虞
之仁行鷹鸇之威求之古人中劉江陵于定國之流亞而其才
幹治術負過之宜乎子孫綿々握封侯之爵擁茅土之富與德
川氏倶榮偕盛哉昔人豫知子孫有興者有植三槐于庭者有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者父子之陰德淪浹民心奚翅于公
主祐之仁且惠而止哉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
履將之夫樛木固莫意於葛藟而葛藟不得不荒之也君子無

重昌　能辨　征島原　將畧　持久圍城　元朝進兵

求於徳履、而福履不得不將之也、父子之陰徳、天豈得不以福履報之乎哉、菊池純

重昌称内膳正、大阪和成、重昌入城監秀頼誓書、秀頼問曰、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曰、宜呈太公、持書而歸、家康目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所呈、如何、重昌告状、家康喜曰、非汝不能辦也、明年夏役、城陥、家康俄赴京師、重昌獨從、家康曰、驅之大戰後、當雨、従者不信己、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寛永十四年、故小西氏餘黨以邪蘇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家光命鎮西諸將討之、使重昌督其軍、重昌受命、即日就途、十二月至島原、賊黨聞之、據城固守、諸軍乃合長圍、重昌會諸將曰、吾緩攻曠日、安知近國愚民之不應賊哉、吾當以明日攻城、鍋島氏先攻東面、松山賊必聚西、立花氏宜乘虛攻東面、二十日、合細川黒田鍋島有馬立花小笠原寺澤等兵十二万五千攻之、鍋島氏攻松山不利、立花將立花大蔵攀埤中丸而墜、苦攻不利、重昌命斂兵、遂與諸將謀曰、賊勢方熾、欲速破之、死傷必多、不如持久以困之、因令諸將勿軽戰、家光遣松平信綱戸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乃會諸將謂之曰、嚮吾為持久之計、欲待其窮蹙拔之也、今信綱氏鐵受命討賊、彼以大兵速拔之、吾與諸君何面目視息人間、請及兩將未至拔之、明旦適正旦、賊必不設備、可乘而襲也、乃以有馬忠頼為先鋒、重昌子重矩請屬之、重昌不聽、命屬松倉重次軍、十五年正月朔、忠頼率兵三千餘鼓譟而進、城中竭力拒守、發木火箭如雨、我兵死傷無算、已而賊兵五千開門出戰、我先鋒不利、重昌指揮諸軍、乃挺槍下馬、先衆而

戦死　重矩　天主閣災　堂扁咬菜　阿部正次

進、城兵砲箭愈急、重昌率部兵奮戰馳突、槍折冑碎、遂中箭而死、重昌之死也、重矩獨策馬而前、會軍監石谷貞清被創、收兵而退、兵士執鞚止之、不得進而止、城陥之日、重矩戰最力、水野勝成賞以名刀、重矩称内膳正、寛文中、為大阪城番、五年正月、雷震大阪天主閣、火之初發、天主閣衆謂重矩曰、奈火藥何、重矩曰、吾已遷之私第、乃與城代青山宗俊議曰、天主高峻、不得救、若他樓櫓、乃或可救護也、即部署士卒、以守諸門、重矩自守京橋口、植柵列銃以備不虞、又令別隊救火、三層天主盡蕩盡、火終夜不滅、府下驚擾、皆懲萬治之災、呼號曰、吾輩復為烏有邪、重矩令曰、火藥已投壕中、衆乃定、初重矩豫以鉅貝為符、授近地市民曰、異日城中有火、汝其持此入城扶士卒、妻孥徑避火于城外、至此市民爭來救之、婦兒老幼不損一人、八年五月、為所司代、十年、復老職、重矩在京師、獄訟公平、恩威並行、築鴨川堤、通市原路、及其任滿東還、民皆惜之、重矩為人謙謹、不喜奢侈、嘗居本所、灌漑園蔬、扁其室曰咬菜、其分司大阪、入輔大政、權行京尹事、所至以扁額自隨、及再為執政、賜第瀧口、亦掲以舊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人至貴顯、必忘布素之時、予以不才備位執政、祿賜過分、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奢之心矣、其恭慎如此、

阿部正次、三河人也、曾祖正俊、祖正宣、並仕岡崎、父曰正勝、称伊豫守、天文中、數有功、正次称備中守、天正中、為書院番頭、尋進大番頭、元和元年、大坂之役、正次陣岡山左邊、時秀忠進旂、起列左隊、與板倉重宗並賜麾、五月七日、酣戰塵大起、彼此不可辨、正次

將略　先見　死城中　死所願　殉死　正弘

以為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傚之斬獲無算及城陷正次退備天王寺口元和元年累封至五万五千石徙岩槻城尋為執政寛永三年加封食三万石赴守大坂城天草亂起警達大坂正次曰賊黨未聚利在急撃今報之江戸曠日彌久適足資賊不如致書府内目附應機勦賊乃致書目附遷延不發使賊自大已而板倉重昌至正次見之曰賊不可侮子勿輕戰正保四年正次疾病子重次在江戸馳抵大坂省護疾既危篤重次謂奉行城番等曰父命逼且夕若瞑於此恐汚瀆殿庭願令徙別邸以遂其終衆議然之重次因請徙床於正次正次不肯曰余不肖嘗奉命荷此重職幸而世屬太平莫一人覬覦者以故余雖老耄存一呼息之間唯以

鎮撫為任不敢托城於他手設令死之何謂汚瀆殿守子宜記我言及衆議東聞以乞決乃馳撤十日間達江戸家光嘉奬正次意即許可之復命至正次聞而感泣尋卒年七十九子正澄重次正澄称修理亮及大坂軍起從父力鬭有功賜邑一万石居大多喜城寛永中先父卒子正能為族忠秋嗣重次承兄後称對馬守自兩番頭進至老中家光召重次諮謂之曰卿能為我死乎對曰固所願也家光曰吾將流弟忠長於高崎卿往傳命不聽則刺殺之重次往畢事家光薨重次謂堀田正盛曰吾與君倶殉葬正盛驚曰君當輔翼幼主安得此言重次曰將軍之流故大納言令重次傳命當時已以死許將軍今日必踐其言乃執正盛手出城還皆自殺子孫相襲食十万石從治備後福山裔孫正弘称伊勢守為

土井利勝　經濟遠略　寛永三　輔　薦舉

寺社奉行天保中承水野忠邦之後為執政自嘉永安政國家益多故加之以米人要請慚憤不能自禁乃欲舉人代己不獲勝其任者卒恣酒色速羸疾以歿時嘉永五年也

土井利勝幼字松千代實水野信元季子也土井利昌養以為嗣初信元之亡利勝毋適依土井氏天正六年及秀忠生其母西郷氏請以利勝為侍臣利勝尚幼給事秀忠夙夜勤勞不懈慶長中任大炊頭時幕府以節儉倉廩充溢伊丹康勝等議令麾下群臣給以廩米故諸州漕運經費居多且倉粟陳腐耗損不訾五百石以上賜之采地以省漕運之費利勝曰昔照祖時有進此議者烈祖曰方今海内諸侯輻湊江戸萬民走集故期月之間漕船少絶則物價騰踊萬一天下有事漕路梗塞則江戸數百萬之衆何以

給之故雖倉米腐損不得不厚其儲積以為之備是有天下者之任也夫營目前之利而不慮久遠計吏固宜爾耳至長吏何得無此慮怒形於色然則此議至今日何得行之固執不可由是議寢世子家光尚幼以利勝及酒井忠世青山忠俊為之傅共盡力輔導焉利勝資性溫和忠世嚴毅忠俊矯直三士之侍家光忠世正色寡言風采凜然家光或有過舉忠俊必諫諫而不聽必脱腰刀袒裼而前曰請斬臣而用臣言二人退利勝執觴獻曰令二人在坐將何以為驩願釂一觴家光色解利勝輒進曰忠俊言是也請幸用之否則忠世亦將入諫矣家光常從其言後秀忠命利勝更擇輔臣利勝薦酒井忠勝為傅寛永三年為老中尋任侍從九年家光與執政議徙細川忠利於肥後議未發而府下已傳之家光

大怒召執政讓曰吾與卿等密議於内而衆已喧傳於外機事易泄如此何以馭海内言面甚厲利勝曰此國家之福也家光厲聲曰卿以密議漏洩為毒耶利勝曰臣常令人遊周閭巷聽輿人之誦其日臣猶在城而既以此言報臣是將軍欲賜肥後於忠利而輿論亦欲忠利得之上下相合豈非國家之福耶家光意乃解十六年六月始置大老職以利勝補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大議正保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一初秀忠之薨也物議沸騰人心危懼利勝建議鎭定天下晏然恒秉政務總大體不尚苛察天下稱為名相晚年忤旨稱病不出及病篤家光思其功親臨其家問病利勝感泣尋卒或嘗謂利勝於營中曰卿美鬚髯何酷肖大君對曰何為其然也明日悉剃鬚髯而出自是世人多倣之剃其鬚髯云一日陪家光登城樓瞰視府下會有盗巨材劉餘而走者家光曰賊去矣利勝從容對曰昔日先君在參遠設令雖令誘賊未有若斯大者也方今世治四民浴恩澤延及鄙夫豈非昇平之兆乎釋而不問先是營中每有密議老臣等會以數寄屋利勝更坐千帘院中央盡撤屛障密議不敢憚人其宏量可識也家光嘗欲急改造一城樓松平信綱即督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堊者利勝譲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為戒利勝子利隆嗣領七万石徙古河城至六世利厚加賜一万石

論曰人臣之事主雖各有一長必相協和以為一體然後為之仕人主之使臣雖悉知其能必合并之以為一體然後為之使

夫手資乎足目待於耳目之所欲視耳必注焉手之所欲執足必從焉其為一體而相為用也如此三輔臣之在當時以三德為一體協和而合并相持而相濟嗚呼有此君而有此臣也斯可以見君範矣可以見臣範矣佐藤坦

青山忠俊常陸介忠成子也初名藤五郎後任伯耆守尋為侍從元和元年十月秀忠命忠俊及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為世子家光傳忠俊以其與底臣同命深榮之乃盡心輔導家光最敬憚焉家光平生好觀歌舞自為冶容每理髮以雙鏡自照忠俊適見之乃進取鏡投地曰此豈人君之所宜為乎家光大怒沒岩槻五万石流於相模是後家光悔悟欲召之忠俊辭曰公幸納臣言何以臣為臣而再出是彰君之過也遂屛居寛永十九年卒于配所家光念其忠召子宗俊賜三千石為書院番頭堀田正盛問衆曰彼為誰曰為青山因幡正盛曰伯州子耶宗俊問曰是何人也衆曰加州宗俊曰勘左衞門子耶一座失色時正盛權勢薰熾内外趣附聞者歎曰真伯州子也慶安元年賜小諸三万石召見曰卿父自吾幼時傾心輔衞忠懇切至而吾年尚少未通事情黜貶竄之使忠節之士齎恨而死悔無及矣今吾之所以封卿者欲慰卿父之靈於地下耳卿善繼父志以輔吾兒言訖泣下宗俊感泣而退

論曰嗚呼寛永之朝何良臣之多也掃部頭井伊直孝讃岐守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綱伯耆守青山忠俊並在政府和而不同外間疑其有隙告之大猷公公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共和而依

遑無所争則何由能得致太平之道公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也彼陳其所見耳大槻崇

阿部忠秋

阿部忠秋正勝孫正吉子也正吉自幼仕徳川氏天正中從軍圍小田原城中丸被創元和大坂之役正吉獨駐勵戰節制散兵擊敵遂破之以功加賜食邑為大番頭忠秋年甫九歳近侍家光夙夜勤勞弗懈元和九年為小姓番頭稱豐後守寛永九年冬為少老兼番頭明年補老中累賜食邑至八万石慶安四年家光薨嗣子家綱年甫十一忠秋受命為之傅尋任侍從是年由井正雪伏誅

不逐浮浪

諸老會議酒井忠勝議曰浮浪之士居江戸者甚多謀反者動嘯聚此輩請一切逐之忠秋曰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不安一人而苦天下也夫浮浪之士未必皆與逆也所以至江戸者求仕諸侯也諸侯亦因得異財異能之士以裨益於國家者不尠且出之海外則可若居内地與居江戸何異驅朝不謀夕之人曰汝必遠徙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是驅之使為亂也臣以為不可家綱竟從其言寛文中酒井忠清稻葉正則久世廣之土屋數直等前後任老職而忠清進大老遂擅威權嘗欲造誹謗之法忠秋與井伊直孝等止之其後有設主客論時世得失者忠清又議欲推之忠秋執為不可其議遂寢

挫大老之驕

忠清日益驕奢居第近下馬牌人謂之下馬將軍一日忠秋招忠清及諸執政數忠清之不奉法曰足下善予言則已若不善之僕與足下辨於將軍前忠清避坐謝曰微君焉得聞此言既聞君之訓戒不敢不改忠秋因謂正則廣之等曰厩橋之富非諸君所及也然不尚儉約莫厭衆心諸君何為競奢侈

不思善其職大猷公以臣為愚戇不諱大漸時命臣國家大事得便言之臣之致仕今公亦以其言命臣臣以為受命至重利害得失知無不言凡在此坐者咸公之所甚重天下之所瞻仰也今予所言為天下而不為身諸君善思焉衆皆敬服十一年夏辭職致仕請以再從父弟正能為嗣延寶三年五月卒歳七十四忠秋為人廉直敦厚行政無私嘗在職毎退食召家人兒童各任其意遊嬉左右或賜物試察其度量

鞫棄兒

又途巷有棄兒則命収拾撫育之或窮之不能鞠養者候忠秋過輙棄之其路忠秋謂左右曰我今居重職以四海為心四海之内有棄兒則天下之醜也且天倫至重為父母者遽割愛捐子其情最可憫也其所乳粮者終至數十人令男子給仕女皆婚嫁

放鷄

當忠秋執政之日士民皆好粮鷄至佳者價極貴重忠秋亦好之常置籠鷄於坐隅會有一諸侯欲求知於忠秋購求一佳鷄縁醫員某餽之忠秋忠秋不應已而命左右開籠盡縱之醫員怪問其故忠秋曰予具員執政為人所趨附不宜有所嗜好頃聞士民争粮鷄此風一長其弊害易極哉自今而後不敢復粮鷄子正能嗣食邑至九万石延寶中為老中尋有疾辭職致仕

正武

子正武為老中任侍從初為寺社奉行會越後氏訟起召小栗正矩永見長良荻田主馬於江戸聽其諍論正矩辯口明晰取數通印書以為證左正武言曰汝不忠既顯於印書苟執主家國政收證書以備他日之變豈非奸邪巧謀之甚乎

折姦邪

我儕在職處事以公直清廉為主胡為因印證乎正矩詞屈譴問探覆遂伏其罪賜死於配所正武子正喬嗣正徳中為老中任侍從殊加封至

久世廣宣　三四三十　固備非怯　廣之

十万石後遷於白川城
久世廣宣幼字三四郎三河人也祖父廣長仕徳川廣忠父曰長
宣一向之亂黨賊戰死廣宣以父故忤旨因母氏再醮大久保忠
吉廣宣俱從之忠吉家天正四年廣宣年甫十六屬大須賀康高
與坂部廣勝擊敵俱獲首級廣勝称三十郎時年十五二人並屢
樹武功人呼称三四三十云六年夏家康伐田中廣宣先登乘三
郭橋與敵接槍七年高天神之役據山險拒敵射殪數人或獲首
級後每有軍事屬大須賀康高數有功小牧之役廣宣下騎抗敵
軍放銃會諸部繼進連丸如雨敵旗擾亂乃大呼曰軍已勝矣我
兵競進擊大克之六月從攻蟹江城下之十八年小田原之役廣
宣及廣勝受命登箱根山試俔敵兵軍終賜上總田三百石庚子

秋廣宣廣勝受命列後拒後及康高卒其子忠政被移封廣宣廣
勝有違言乃忤旨幽居於武蔵十九年大坂兵起家康念廣宣廣
勝及渥美勝吉等熟軍事廢錮日久召而復其祿命為使番從師
於秀忠城兵搆柵醎野口置戍固備廣勝自奮勇進擊廣宣不出
或嗤其怯恇家康曰不然廣宣剛不怖敵者廣勝暴勇非臨變可
生還者明年夏役起秀忠在須奈遣廣宣等於井伊藤堂陣促戰
期五月七日秀忠行軍城兵出屯岡山廣宣曰今日敵必出戰我
軍必有利矣請速戰期秀忠乃命二人傳令促戰遂得大捷是歳
賜下總田二千七百石明年增加至五千石為步騎隊長改称三
左衛門寛永三年三月死年六十六子廣當勝宣廣之廣當繼父
食邑五千石勝宣為坂部廣勝粮子大坂夏役戰死廣之自幼仕

諸侯贈遺　土屋數直　經濟遠略　寅直

將軍家光寛永中称大和守為小姓隊番頭慶安中增封至一万
石列侯籍寛文中自若年寄為老中尋任侍從累賜采邑徙關宿
城廣之始食五百石至是食五万石時人榮之延寶七年六月卒
年七十一廣之嘗為側衆最有權寵家光一日卒然問之曰汝今
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
條對家光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懐檢之果然因惶汗而退更
與同僚相告警皆不至横恣子重之嗣称大和守任四位侍從
土屋數直任但馬守忠直子也事將軍家光家綱為執政數直盡
心司計初慶長中所鑄黄金曰慶長金純質也至家綱時鑄司建
議曰鑄銷舊貨殽以白金黄金不啻倍蓰其利天下亦不可言數
直不應頃之復申前請數直曰夫貨之所以為寶非以純粹不雜

邪今殽以他質此令天下之至寶為瓦礫也瓦礫山積何足貴哉
議遂寝及綱吉時行之悪幣之出上下益窮云寛文九年數直徙
封于土浦數直始食七百石至是食四万五千石時人榮之十一
世孫寅直任采女正嘉永中為大阪城代時學士林煒目付津田
某等以奏請外事勅裁之京師以事至大阪大阪町奉行久須美
某深憂幕政之不厭衆心欲建言執政諫争之示書於寅直寅直
大然之因連署託之煒煒以其不合時阻之寅直正色曰如此則
朝議亦可違乎因大究論之煒語塞乃避旋京師
論曰古今錢貨利弊可兩言決耳曰規民利而造則官亦利規
官利而造則官民共不利何以言之彼錢幣者非天下之寶也
所以疏通天下之寶也何謂天下之寶曰米穀也布帛也無之

戸田忠昌　忠次　忠昌　與奸邪爭

則饑無之則凍若夫錢幣有之不飽有之不暖故穀帛不可一日無而錢幣可百年無可百年無者官何汲汲於造之而民何汲汲於獲之乎曰以穀易帛以帛易穀不可合勺分也分則耗矣以帛易穀不可尺寸裂也裂則弃矣而數石之重數匹之大不可輒轉齎焉則彼不可一日無者或將不給也若夫錢幣可析之分之而資日用可藏之懐袖而行千里輕以轉重微以輸大以通有無以疏滯聚民是以汲汲於得之民汲汲於得之是以官汲汲於造之焉爾唯然故造焉以規民利者足以制天下之貨權造焉以規官利者不足以制天下之貨權頼襄

戸田忠昌参河人也其先忠次初屬一向徒為亂勇而善戰一日交鎗三家康遣人諭之忠次應命出野寺壘顧衆曰我今辱使命不可不往往則三日將陥之遂獻策與酒井忠次倶攻野寺夜穿水樞入外郭縱火衆仍堅守收兵而歸攻吉田城有功味方原後在麾下力戰護家康達濵松與菅沼定利倶守羅城屢有功天正十八年領伊豆下田子尊次食田原一万石任土佐守尊次子忠能称因幡守艱姪忠昌為嗣忠昌延寶中為京都所司代累加封邑列老中稱山城守竟食七万一千石忠昌廉潔有才智為衆所推重永禄中萩原重秀議將賜麾下采邑忠昌爭之曰凡食廩禄者遭凶饑而幸不至凍餒此國家之深仁也今諸侯之國土地廣遠故雖有水旱之患未必遍於闔境麾下士則異之今一賜采邑異日或遭凶歉所恃僅在雜租而雜租亦以充禄數則土田縮小其何以得免凍餒哉外託憂恤而内實朘削之恐非所以待士也

忠真　父子狷直　忠恕　山陵　忠至

綱吉不聽於是麾下士既失廩禄又不得速受邑人人大困幕府始買米府下以給之府下米價日貴時人無不皆悪重秀惜忠昌議不行元禄十二年九月忠昌卒子忠真嗣初忠真為奏者兼寺社奉行別賜第宅食一萬石父子貴顯時人榮之柳澤吉保民與隣邑爭境吉保民不直忠真欲決其訟以吉保權寵無比恐禍及父一日從容謂忠昌曰兒欲斷訟欲正則不孝於父不正則不忠於君全忠之與孝當何如忠昌曰處公事以正正而取禍亦所甘心若計較禍福裁決或不正則不獨不忠其君併不孝其父忠孝兩闕則何以視息于世汝其勗之無何綱吉臨吉保邸聽訟忠真直隣邑民無所回避一坐駭慄吉保失色裔孫忠恕請幕府修山陵不報文久中勅使三條實美等東下幕府奏擢忠恕族和三郎忠至為山陵奉行西上董役忠至實忠恕諸父首建此議者忠至尋除大和守

論曰古今聽斷獄訟者非阿付權姦則計較禍福曲直易位皂白異地以為得其計此所以冤民日屈不伸也今忠真決曲直於片言下挫折權姦于廣坐中以全忠之與孝何等快擧何等快人蓋青砥以後一人而已菊池純

又曰山陵屬頽廢既久矣中古以來喪亂相踵無復所修蓁蕪生焉葛藟繞焉實臣子之所不忍也而政每在覇府百事不能如朝廷意雖有深慨者亦無所施焉特蒲生秀實唱之首戸田忠至成之終於是乎朝廷報列聖之意方始得暢而臣子之情亦得安焉嗚呼如秀實忠至者可謂能得勤王之旨也哉一本註一行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十六

下編卷三十六

十九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十七

藩翰列傳八之二十一

稻葉正成〇堀田正盛 正俊 正篤 〇牧野成貞 貞道 〇本莊宗資〇柳澤吉保〇間部詮房 詮勝 〇大岡忠元〇田沼意次

稻葉正成

稻葉正成本姓林氏為稻葉重通所子粮正成初仕豐臣秀秋後為德川氏臣大坂之役有功為松平光長傅居糸魚川城正成初妻重通女生子政貞正次妻沒後娶齋藤利三女生子正勝正定正利齋藤氏大歸為德川家光乳母於是正勝被召為家光近侍年甫八歲既而正成自越後還復仕幕府賜眞岡食二万石正成在糸魚川娶永見氏生子正房留仕越前氏正成又娶山内氏生正能正成卒正勝嗣及家光襲軍職正勝為執政寛永九年加藤

正勝執政

忠廣國除正勝往肥後傳命是歲徙小田原食八万五千石十一年正勝卒年三十八子正則幼而嗣之二十年祖母齋藤氏卒齋藤氏初自為家光乳母傾心保衛家光弟忠長特寵耦嫡齋藤氏

乳母齋藤氏

憂之往駿府啓告家康家康來江戸使人言秀忠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家光忠長乃來見家康迎家光于上坐忠長欲踵升家康曰叱叱汝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餅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竹千代家光幼名阿國忠長幼名也於是嫡庶之分定家光得無患由此深德齋藤氏別給三

名分定

千石待遇甚厚外孫堀田正盛亦獲殊寵齋藤氏嘗往京師明正帝召見賜號春日局及病家光臨其宅者三尋死賜賻銀三千錠米一千苞正則依祖母故尤被寵任為人持重執事明曆三年為

春日局

正則

執政寛文初任侍從前後併加封食十萬五千石綱吉嘗欲賜馬寵臣牧野貞成使近臣曾我祐久告正則正則曰賜馬非名族不可子得無謬聞乎祐久曰實不謬乃白之綱吉怒曰正則識故事汝何不速還告因錮祐久其見憚如此尋罷職正則少而慓悍嘗乗怒手殺近臣其子某怨甚每思有所以報之未果也一日正則

正則強直

率衆士大獵於野外正則立小邱上擧鞍觀其驅馳某喜曰時至矣竊伏丘隅丸於銃狙擊之傷其左股貫鞍橋正則顧眄不驚見徒御之逐賊者故麾之諸老臣皆諫曰賊之妄擧未可知請罷獵而歸正則不聽曰勿用彼何為游獵終日及夜乃歸入城孫正知

膽力

以後徙封山城淀〇正能襲兄正次封為駿府城番正能為其臣安藤甚五所殺家綱執甚五誅之連坐者甚多初甚五有罪正能

正能

欲誅之甚五陰與近侍松永喜内謀弑之告以喪心自殺家綱遣北條氏長等驗視其屍狀不類自屠者氏長等召家衆按問之甚五乃謂衆曰主君一旦棄群臣事至於此洵可悲也言畢涕泣衆皆憫之獨太田資次疑之問正能近臣最與甚五親善者衆對以

逆臣

喜内乃捕喜内鞠問果獲其實至是家綱執甚五喜内賜宗[illegible][illegible]則正則楚殺二人正能子正休天和中為少老職正休與大老堀田正俊善及正俊特寵專權正休屢規諫之正俊不聽會攝津人請浚川正休受命巡檢乃聚衆議之僉曰此役也非費四万金則不能成也還報之正俊正俊潛召富人河村隨軒曰汝能以二万金成功吾當薦汝置顯職隨軒喜而許諾遂往與其役正休聞之

正休

大怒謂人曰昔甲人高坂者忠鮫之士也恒以不誅鋤跡部長坂

營中斬堀田氏

二奸為憾、兵因正服将出、出利刀示之左右醫眞某戲之曰、以此斷人、雖有醫藥不能救也、正休悅、遂以其刀斬正俊於營中、一尖挺刀亂斫正休、田顧徵笑而死、正俊素有權勢、弔者塡門、而正休家人不敢赴弔、其會葬者、唯親戚數人而已、獨徳川光圀攜世子弔焉、於是國除、

論曰、稲葉正休之殺堀田正俊也、後人求其說而不獲、或目正俊以奸邪、或誣正休為喪心、皆非也、余謂正俊非姦邪、正休非喪心、蓋二人忠諒有餘、而局度不足、以致喪其身、而其心事不得暴白天下、何其不幸也、然而正休之死、尤有足憫者矣、正俊以寵臣之子、不次登用、數歲間、增封進爵、遂至受元老之重任、其感激知遇、固非他人之所及、故當初言行頗有足記者、家綱之薨也、酒井忠清欲請有栖川幸仁為嗣、是時忠清威權薰灼、諸老莫敢可否、獨正俊毅然爭之、事得以止、以綱吉之驕肆猶憚正俊、終其身未有過失、是其強毅不屈之氣、有足鎭驕主之心破奸臣之膽可知也、惟其器局狹小、淵而易溢、迨晩年以為諸有司皆奉吾旨者也、侈然自大、專權驕肆、無復忌憚、或獵取有司之事、以為己功、正休憂之、屢規之、而正俊不特不容之、反怒之、及正休巡檢攝津水利、以為工費宜用四萬金、而川村瑞軒啗正俊以利、乃擧瑞軒、以二万興功、正休狷介、至此必不能堪也、其意謂、吾受命幹事、而彼乃間吾事、是疑吾贓汚也、士而受贓名、不如死、且身為元老、賺商賈要細事、辱政體也大矣、况彼恃寵專權日久、今而不除、為禍不小、其擬高坂彈正以自况、

堀田正盛　執政　殉死

其心事明明質諸鬼神可知也、是雖器局褊狹所致、其峭直為國之心、有可憫者矣、余聞正休之見斬、自咬斷食指銜之而死、幕吏付屍曰、發狂賊害大臣、其臣怒、不肯受其屍曰、臣主非發狂者、其咬斷一指、豈非不狂之明驗邪、幕吏說諭百方、乃受、又聞正休之死、人無敢往者、獨徳川光國與其子綱條往弔、夫光國父子豈無故而弔人之狂死者乎、此一事可以禮正休心事、足以質鬼神也、

堀田正盛、勘左衛門正利子也、正利與稲葉正成、俱事豐臣秀秋、娶正成女、其後二人皆去國、正成妻齋藤氏、為將軍家光乳母、二人亦皆引薦入為列侯、大坂之役、正利有功、食七万石、正盛自幼近侍、親寵無比、正利歎曰、老父不死、吾兒不得極富貴、剳腹而死、正盛果為頭職、元和九年、為番頭、称加賀守、寛永十年、為執政、當是時、正盛及酒井重隆、為寵臣、冠秩祿賞賜、二人如一、已而重隆寵衰、称病不出、或聞其生子、言家光曰、病夫安得生子、無乃詐病邪、家光大怒、幽之、至是重隆聞正盛寵遇益隆、不食而死、正盛權寵極盛、慶安二年冬、正盛病、家光親臨邸問之、三年正盛病益篤、衆醫束手、服狩野玄竹藥而愈、正盛贈以千金、家光大喜、又賜玄竹千金、其殊寵如此、十七年、任侍從、十九年、移佐倉城、累封至十二万石、慶安四年四月、家光薨、正盛殉之、時年四十六、嘗正盛巡視營中、監察喜多見重勝為之副、囬過群吏便房、適有吃莨菪者、望見正盛、遽閉其戸、餘烟未消、時禁莨甚嚴、重勝言曰、莨烟甚臭、正盛不聞而過、乃徐顧曰、足下何時為鼻付職耶、為目附者宜以

正信　不告就國　正俊　鎌倉故事　正俊大義

耶為要、蓋監察稱目附、正盛因諷喩之也、正盛臨殉遺囑曰、我今雖殉君、諸士必莫殉我、能為子孫爪牙、吾不死也、子正信、安吉、正俊。○正信称上野介、繼業列詰衆、萬治三年十一月、正信坐喪心没佐倉十万石、賜子正休粟一萬苞、以嗣其祀、初正信致書執政、極言輔臣失道、上下困弊、宜施仁政、賑窮民之事、由請獻其城邑、以充費用、乃不告就國、蓋有所激也、松平信綱曰、正信喪心致然耳、保科正之曰、彼志在報國、何謂喪心乎、信綱曰、否、彼苟存志於報國、先輸其城邑、唯當待命邸中耳、何輕擧妄動、就其國之為邪、抑彼非名臣之子邪、吾不忍絶其後也、一座称善、乃使弟安吉錮之其第、延寶八年、正信聞家綱薨、悲惋不自勝、作遺書自刄而殁、年四十九。○正俊幼時為春日局所粮食三千石、後割父邑賜之、

食一万三千石、寛文中、徙于安中、增五千石、稱備中守、初家綱之薨也、諸老議其嗣、酒井忠清欲傚鎌倉故事、迎親王為關東之主、衆無可否者、獨正俊執為不可、衆遂賛其議、迎綱吉於舘林、立為嗣、正俊代忠清為大老、天和二年、正俊建議、毀巨舩安宅丸、時昇平日久、上下恬嬉、為遨海無事、故毀之、是後有司不復修舩艦、長崎奉行赴任、借舩於西海諸藩云、正俊增封食十三万石、稻葉正休以私怨刺正俊於營中、執政大久保忠朝、戸田忠昌、阿部正武等大驚、偕擊殺正休、正俊歸第死、時年五十一、子正仲、正虎、俊音、正仲称備中守、襲古河十万石、割二万石於正虎、一万石於俊音、正虎孫正亮、

論曰、元祿年間、正俊為大老、以安宅丸徒大無所用、而歲要費額巨万、發議毀之、我邦四陸皆海、浮載搬運之急、唯恐其艦之不大、而其用之不遍、而正俊發議壊之、豈非以家光停舟艦用三檣、天下不復知舟艦之為大用之故乎、蓋家光懲島原之亂、其意謂欲禁耶蘇教徒、莫若絶其海、而海路不可徒絶、若定舟艦之制、令之不得用三檣、則帆力有限、舟子束手、四方航路不塞而自絶、耶穌教無緣渡海、禍源永絶、我可以安枕而寐也、嗚呼、家光憂耶穌教徒之煽亂、則禁其來渡可也、憂愚民信邪穌、則盛儒釋教旨、祛其惑可也、我邦國于大海中、其所以特而為安者、舟艦之利也、豐太閤西征島津氏、東征北條氏、實以舟艦濟其軍之半、後遂用兵三韓、擅威強於海外、舟艦為我邦大用、固無論也、而家光不察于此、遂至禁三檣、併我所以擅威強於

海外者、喪失之、而曰、我能絶禍源、此何異行走者壊輿馬、毀縛銜、而自誇蹻捷也、自是操舟者、認內地山頂為標識、一逢風波、茫乎不知方向、航海諸術、棄而不講、大艦如安宅丸、無故壊之、規摸日狹、見聞日陋、環海四隣、聲息不通、夜郎自大、取笑万國、可慨也、而當時距亂世未遠、諸英雄達天下之大計者、不乏其人、而無一人陳其失計者、何也、嗚呼、我國勢之不振也久矣、嘗閲四裔年表、正俊之發議壊安宅丸、實當魯帝彼得即位之歲、彼得憤其國無達造艦航海諸術者、親以帝王之尊、微服詣荷蘭、伍工夫、執賤役、研究各科術、魯國以窮北一偏土、與百工技埶開、強大基礎、實源于此、而我不姑論其無游海外與學造艦術、也、三檣艦遍行國內也、禁絶之、安宅丸大艦之所以備不虞也、

正亮　正篤

而破壞之、無識者隨而賛之、曰彼能禁異教、彼能省浪費、較之英謨大略、達宇内大勢、知彼得者、不亦遠乎、嗚呼我國勢之不振也、久矣、

正亮寛延寶暦間、爲執政、多興利、以佐費、諸侯問遺不絶、遺之者必進爵就職、威權藉甚、正亮爲人頗俊朗有才、甞爲寺社奉行、治獄能爲鈎距而察微、大岡忠相每推之、然少仁愛、非執政器也、辭職老於家、尋家宰以卒聞焉、正亮實不死於此、後有見微服過市者云、子正順嗣、請修日光廟、爲正亮散怨府也、正亮四世孫正篤称備中守、安政四年、爲執政、掌外國事務、班老中首位、於是總裁外務、屢接米使、遂延外人於江戸城、令見將軍家定、五年、奉幕旨入京師、請求外交勅裁、廷議不許、正篤遂不得要領東還、禁裏附

都筑峯重甞以正篤内囑欲遂奏請、事不諧、遂自裁以謝之、正篤還則井伊直弼已爲大老、正篤尋罷職家居、

論曰、幕吏率爲米使所恫喝、氣飢心悸、風聲鶴唳、皆以爲墨魯大至、是以其所施設、出于一時苟偸、不可已之策、非有遠謀深慮以處之、不云假則云權、殊不知其當時假云權云者、異日則爲直且實、遂至不可制禦、要之皆國力衰廢、氣飢心悸、莫元氣可以防邪氣、以養成開國以還、未曾有之禍害、昔人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者非邪、不然則墨魯雖暴乎、突如來踏藉人之家國、劫掠人之財貨、無亡失遺鏃之費、以逞谿壑無饜之慾、寧有此理邪、夫怯人見鬼傷鳥驚弦、皆所自速、幕吏爲米使所恫喝、以爲城下盟、亦怯人傷鳥之類耳、其見鬼驚弦、亦奚足怪

本莊宗資　三扇函　寓警戒　宗秀　秘策

邪、　菊池純

本莊宗資、京師人、仕二條氏、父曰宗利、宗利養女爲綱吉生母桂昌夫人、夫人本京師牙婆也、初名辰、後更名玉、辰自京師來、爲春日局婢、頗有姿色、屢從其主侍於家光、家光見而悦之、遂幸之、有身、乃徙置別房、生綱吉、辰慚其門地側陋、私請宗利爲假父、冒其姓、曰本莊氏、及綱吉紹軍職、宗利已卒、子宗資嗣、綱吉以桂昌院故、招宗資置江戸、元祿二年、爲列侯、食一万石、宗資爲人循謹、常以盛滿爲戒、常掛五十錢於梁上、自書曰三扇函、人怪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會幕吏迎我、吾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之一緡紳以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耳、其貧窶如此、今者身極顯榮、獨忘貧賤之舊、非所以保身也、曰揭自寓警戒耳、元祿中、以萩原重秀

建議、授江戸近地於麾下士、宗資采地在上野者、換以善地、租入大過舊、宗資不受曰、吾無功而爲列侯、奈何貪善地、子資俊、称伯耆守、寶永二年、幕府命賜松平氏、加賜二万石、遷濱松城、寶暦中、資俊子資昌、徙宮津城、併領七万石、後裔宗秀、元治中、爲執、以從將軍家茂征長防、在大坂執事、及小笠原長行之豐前、宗秀至廣島、及石州盡陥敵勢日熾、頗有所謀慮、乃以專斷釋囚人宍戸備後介等、放還之其國、督將茂承恚其沮軍機、報狀大坂城、且乞解總督之任、幕府慰喩不聽、乃召宗秀詰之、宗秀對曰、臣行秘策、而未啓事由、宜矣督府之讓臣也、臣觀者在廣島、探索軍情、其可以取敗者不一、而足抑此役、幕府徴諸藩兵、而諸藩不輙出兵、其或應募非羸兵則弱卒、至麾下士臣、則務求軍需耳、此我軍欲不敗

得邪東軍多用倭銃彼雖農兵皆執洋銃是以我師益不競而彼鋒愈鋭此我軍欲不敗得邪薩人已與敵通欵敵又多潜匿府下所在間諜我情見形露無所復遁此我軍欲不敗得邪英人窓賣兵艦硝鉛于敵敵因益得力果如此又生一秦也此我軍欲不敗得邪夫敵既已有此四勝莫我悉具四敗形臣恐每戰每敗卒戡定無期故鄙心自斷授旨備後令放還之此以毒制毒之策庶幾足少折敵鋒邪曰上書乞罪家茂乃褫宗秀職幽之大坂

牧野成貞

牧野成貞成儀子康成孫也仕綱吉於館林綱吉入繼軍職成貞為側用人累進至執政任備後守初在館林食二千石後食關宿七萬三千石寵賚無比綱吉臨其第觀歌舞飲酒亦無虚月成貞性頗謹慎未嘗至弄權時進補益之言初綱吉喜怒無常近臣多忤旨獲罪成貞憂之勸召儒臣講經由是綱吉始好讀書至暗誦孝經大學又學猿樂由是綱吉頗改性云元祿八年成貞致仕以柳澤吉保勢威漸逼已成貞遂避之也

成貞方便

成貞嘗粮故館林老黒田直相子以為嗣名曰成住以女妻之綱吉過其邸見女悅之私焉成住聞而大怒自殺女亦病之死成貞聞而慍之與其妻胥議不復欲養人子綱吉屢勸之成貞固辭綱吉命粮小姓山名泰豐泰豐本姓金田氏為山名矩豐所養於是辭曰臣既冒山名氏奈何再冒他姓敢辭綱吉怒欲抵罪成貞請曰泰豐固有罪然彼拒君命乃所以報義父其孝可嘉彼而獲罪臣不忍復立嗣願宥彼罪綱吉許之乃取成貞妻之母兄其子為僧隆光弟子者以予成貞命為嗣名曰成春成春孫貞道延享中為大坂城代摘伏發姦人

綱吉褻行

貞道

皆称神明盜賊屛跡時有巨盜濱島庄兵衞者世所謂日本左衞門者也物色索于天下甚急遂度不可免造門自首曰願得就刑戮貞通使吏傳命曰今且屬休暇宜竢明日來見也或止之曰夫奴首惡自來就戮是天與我也今無故縱之無為而已貞通曰卿等第舍焉彼亦日本吾知其不苟免也縱而不再來惡在其為日本乎哉明日果來人皆服其識鑒不差庄兵衞所為常與凡盜異常語其徒曰天之於物至大至公弗可豐於彼而約之也況貨財則所以頤養人民猶雨露育草木無是則不得養其生也今豪富商儲畜不義之財不知賑救窮民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我今代天貿通有無取乎彼而與此庶足贊成造化之工乎已播然改轍卒為大盜從是亡論都鄙遠邇凡富於財者偷攘掠奪不遺餘力而鰥寡孤獨賴以得全活者不知幾百人云於是就戮亦與其言相附矣貞通尋為所司代任執政皆有政績為時人所推

識量

巨盜卓識

柳澤保明

柳澤保明称彌太郎其先出自甲斐武田氏父曰安忠保明初仕綱吉於館林藩及綱吉紹軍職保明從入貞享元年少老稲葉正休殺大老堀田正俊於營中會牧野成貞將告變趨入保明遏之成貞曰執遏我者保明曰君安得佩刀而入成貞驚謝乃脫刀而入綱吉覵知之擢保明為小納戸寵遇日厚累增食邑至一万石称出羽守元祿元年為側用人始列侯籍四年綱吉屢臨保明第保明新營亭榭供設甚盛綱吉大悅賚賜及家人七年徙封保明于川越增一万石尋任侍從為老中十一年任左近衞少將賜名吉保授松平氏至是吉保獨擅政威望過大老權傾内外大小侯

保明受寵之始

山陵議　聘一時名士　醜行　所以封其子

伯、争候其門、寵幸滋盛、先是朝廷衰耗、山陵頽廢已久、民或至耕
薙其上、吉保臣細井知慎竊歎之、謂吉保曰、今海内無事、君何不
白幕府修山陵、吉保然之、乃請之綱吉、綱吉命捜其兆域、更加修
築者、凡二十五所、時吉保聘招一時名士、知慎及荻生茂卿最著
云、寶永元年十二月、綱吉以甲府参議綱豊為世子、徙封吉保甲
斐、食十五万石、故事、甲駿二國、非幕府親屬不得封、而吉保以特
命受封、人皆異之、吉保初娶折井氏、無嗣、因蓄妾十餘人、更生子
女、毎綱吉臨已第、吉保潜與家人謀、出其妾最美者侍宴、綱吉悦
稍親狎之、已而生男安暉、吉保常謂安暉不類己、既長、吉保入侍
讌間、微言安暉肖将軍面貌、綱吉曰、其或然也、於是賜名吉里、毎
入見、飲膳金帛賜與甚多、列侯宗室以下、敬禮之、見猶世子、問遺

日盈其門、吉里不慧、加焉以寵貴驕恣無度、或謂吉保曰、郎君成
長、何不擇師傅教之、吉保曰、子言誠然、唯吉里品流自別、非吾所
能教訓也、聞者益疑之、及吉保受封、人皆謂将軍之封吉保、所以
封其子也、五年、吉保請鑄小鈑金、世称甲州金、綱吉好内、内嬖有
加夫人者三人、一為小屋氏、二曰大佐、三曰新佐、大佐有女粲粮
在房中、吉保取嫁之大久保忠郁、送装資賄甚盛、大佐深徳吉保
數、称其美於綱吉、又愛吉里、日夜發於語言、蓋欲綱吉悦之也、初
秀忠封次子忠長於駿河甲斐二國、食百萬石、甲山國、而駿瀕海
且有魚鹽之利焉、故甲非併駿、不可以為國也、吉保既領甲、因欲
併駿有之、乗間請之綱吉、大佐亦從旁賛成之、綱吉乃與大佐胥
謀、築北城以為菟裘、取吉里為世子、令大佐為之母、又封吉里以

吉保隠謀　夫人之賢

甲駿二國、綱吉與吉保将享其粮、議已決焉、命有司築北城、使細
川綱利助役、當是時、大小諸侯率皆諂事吉保、為其耳目爪牙、而
松平頼常、細川綱利、松平綱政、藤堂高久、最善吉保、密議皆預焉、
既而頼常卒、綱利等皆以吉保請進爵、吉保以為行大事則三侯
可與謀也、竟包蔵禍心、竊以謂綱吉薨後、世子可圖、其勢力駸々
殆將逼之、六年正月、綱吉有疾、待愈將封甲駿百萬石、又封吉保
親戚其非諸侯者、増秩以為羽翼、綱吉夫人鷹司氏、賢而果決、欲
入諫之、不得、九日、綱吉疾瘳、十日受賀、夫人以其夜刺綱吉戕之、
夫人斷吭薨、於是議俄止、吉保請家宣曰、臣受故将軍殊顧、宜以
身殉、而國有大禁、請披剃以報之、尋致仕、薙髮號保山、初吉保在
職之日、寵其宰平岡某、使之謁将軍、平岡恃寵驕縦、侮蔑諸侯、諸

侯不敢違忤、贈遺相屬、至是吉保致仕、荒淫日甚、老臣平手某專
為迎合、摧寵無比、家臣或至請誅之、正徳四年十一月、吉保卒、年
五十七、子吉里、称甲斐守、後遷郡山城、次子経隆、時睦、経隆時睦
並受封一万石、

論曰、自古人君帷薄不修、以醸成天下之大亂者、史不勝書、而
其尤甚者、為唐玄宗、玄宗寵楊妃、愛禄山、遂馴致漁陽一敗、六
龍西幸、皆由宮闈不正也、雖然、禄山之於玄宗、未至潜消黙奪
危其社稷之甚也、獨不血一戈尺兵、而奪家國於袵席之間者、
李園於春申君是也、呂不韋之於荘襄王是也、此二人者、勇非
以兼人也、才非以冠世也、其所施行者、特以詐謀危術、熒惑人
主、僥倖富貴焉耳、幸而中矣、一以博封侯、一以取卿相、視諸血

間部詮房

執政皆就之白事

挫僧徒

戈汗馬百戰瘡痍覬覦非望以就刑戮者其巧拙智愚之懸不唯天淵也柳澤吉保於常憲公蓋有甚於此者也何則常憲公好色甚於玄宗吉保姦謀淬於李園呂不韋欲奪德川氏篳路藍縷之業於衽席閨閤之間計已垂就常憲公即世不獨為德川氏賀之併為天下億兆賀之也使公之即世一日而晚吉保詐謀詭術莫適不中行李園呂不韋所為德川氏之天下盡為姦豎黠胥之有土崩瓦解亂何所底止哉故內則教人尤加謹於夫婦間曰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亦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常憲公於柳澤氏不唯不能深宮固門令閽寺守之男女雜居內外無別以致帷薄不修其一朝即世不至踏春申莊襄之覆轍者豈不亦至幸乎哉　菊池純

間部詮房從伶人見顯擢為側衆斑少老下稱越前守將軍家宣寵遇日盛前後增封至五万石封上野高崎詮房常宿留城中執政皆就之白事正德二年家宣薨遺命葬於增上寺先是增上寺僧正得乘輿入城與寛永寺座主無異而綱吉時停之至是住持祐天請復舊詮房問之新井君美君美曰今嗣君幼冲政在臣僚奈何變常憲公之令請待嗣君年長議之詮房從其言樞既至增上寺寺僧曰所請不見許不敢脩佛事執政憂之詮房曰嚴有公以後葬寛永寺已二世先將軍以台德公獨葬本寺遺命從之可謂厚矣寺僧宜感其德而今乃狂悖敢爾何也佛事本屬無用彼不欲為不為亦可但其請果出於祐天耶祐天可流也其他魁首悉皆抵罪万一僧徒擾動則速發兵滅本寺耳方今諸侯有彊驁

節儉之令

醜行

江島

外聞

方命者猶將滅之況僧徒乎僧徒輭弱非諸侯之比一舉滅之亦足以示威矣寺僧大懼謝罪詮房又與君美議嗣君居喪之事請如礼先是府下風俗奢靡婦人衣服創意制造靡麗日甚執政等議矯其弊使詮房白大夫人藤原氏所生勝田氏曰奢侈之弊實在婦人服飾今欲禁之令不行於後宮則無以令府下請留意焉二氏曰善遂定服制詮勝自家宣時日夜在閤房非賜沐浴無敢皈私第及其薨將軍家繼幼穉在生母勝田氏所詮房受遺囑乃奉護家繼當是時閨闥之禁稍弛詮房通勝田氏遂自脫公服戴暖帽與共擁爐私語時或見有遺簪詮房含而弗問之勝田氏傳媼江島年二十餘美而淫屢遊於勾欄因招戲子於酒家恣宴飲焉或盛戲子於厨櫃使人扛以入城匿于房者數日出入淫縱無

忌憚法吏莫敢詰之勝田氏使江島詣增上寺歸路過木挽街戲場召戲子狎飲後房小吏在坐江島叱曰奴輩不敬安得與我同席小吏怒曰戲子且同席何乃叱之比還城城門既閉乃請門引於勝田氏然後得入至是目付劾江島無状小吏亦發其姦連坐者數十人府下為之洶々正德四年江島流於信濃而勝田氏與詮房仍不改其行醜聲聞于外享保初詮房與勝田氏擁家繼遊內園家繼性羸不勝寒暑及數遊有所感冒遂成疾而薨詮房與勝田氏議迎立吉宗為嗣而執政不與議吉宗入襲職詮房辭免

論曰嗚呼詮房之事忍言之乎家宣好內詮房以側役日夜在閤非洗沐不得歸私第家宣薨後與家繼母月光夫人私通初尚掩之後寢發見無復忌憚詮房一日脫公服戴煖帽與夫人

詮勝
直弼爪牙
大岡忠光

擁爐私語家繼戲之曰侍中恰褻君矣披房禁弛男女無別近臣侍醫直宿之所晨旦洒掃者或見有遺簪珥詮房雖知之不禁以分謗也溢縱之甚恰駕於晋賈唐韋豈又有君臣倫理耶家繼禀質虚弱遊内園冒感夫人與詮房飲酒自如視其勳嗹設爐熾炭家繼流汗煩悶乃奉之出于園外重感竟至不起家繼之死實夫人與詮房所速也而溢縱如此江島之事何足譏乎素非首悪也然二人首議納吉宗入嗣則能改政法躬節倹挽回衰運德川三百年之社稷得吉宗而中興嗚吁措二人所為而以其立賢則其有功社稷勝於晋賈唐韋李肇武三思者耶

詮勝詮房八世孫也称下總守天保八年為大阪城代明年四月

轉所司代安政五年為執政附井伊直弼佐其勢威将軍家茂之立詮勝與有力焉此時廷議徴大老且水戸内勅黨議起幕府大多事詮勝啣直弼旨西上館于妙満寺称病不朝縱吏四方捕朝紳諸家臣及處士三十餘人檻送江戸乃與關白尚忠及所司代酒井忠義謀遍前關白政通前内大臣實萬皆削髪屛居十月遂入朝奏曰攘夷宸旨幕府將奉戴之然非官武同心上下戮力則不能奏功也請姑緩其機當此時逮捕黨人屬吏四出幕吏耳目横行輦下皆詮勝與忠義所指麾勢焔一時横熾後罷職至文久二年削封一萬石以其與直弼表裏亂政也

大岡忠光從父祖相繼仕幕府為番士及家重紹軍職忠光最被寵幸為側用人任出雲守列侯籍寶暦中封于岩槻至二万五千

忠光宦者之流
損良善者
田沼意次
憚武元
附凉朝

石家重耽溺聲色病酒口吶語言期期雖左右侍御之臣時有不易了解者獨忠光解其意以故毎下教命忠光代傳之老中稟事亦因忠光以聞是以忠光威權自熾贈遺日盈其門家重嘗遊于苑囿顧左右而言焉左右不能解其意會忠光不在側走詢之忠光忠光曰是殿下悪風也宜速奉衣左右從之家重果喜取衣御之其解家重意如此執政取吉皆因于忠光故毎直月畢贈魚以致謝後為例故事執政参政限一月輪次参決庶政是為直月當此時田沼意次稲葉正明等黨權市恩獨忠光雖贈遺盈門性頗謹慎能恵臣下毎歳中秋設賞月宴樽酒盤肴堆如丘林雖蒼頭婢妾無不醉飽十年四月忠光卒嘗謂其子忠善曰余起于卑賤遂至封侯可謂榮矣雖然忘故以驕人是人之常情汝慎勿效焉

忠光無世臣及為列侯遽徴窮巷處士聚之于門故其臣多篳門圭竇之徒云

田沼意次父曰意行本和歌山小吏及吉宗入紹軍職從為近侍称主殿頭意次襲父後延享中為西城側衆任主殿頭與大岡忠光稲葉正明等專用事而諸老臣皆不能制焉獨松平武元方正執事意次憚之明和四年秋為側用人列侯籍為相良城主加封至三万七千石初秋元凉朝為将軍家治所親任故事諸臣遇執政於營中必拜而過例也意次嘗遇凉朝趨而不拜凉朝告之同僚咎其不敬而家治不問凉朝畏讒称疾辭職退謂人曰意次何無狀也若不咎之則恐損将軍威也蓋其意在諷家治黜意次而家治許之凉朝遂為意次所詿誤安永元年意次為老中先是松

意知　上下拑制　將軍可憫　意致　佐野政言　家宰之權

平康福、板倉勝清、並任老職、而意次寵幸日盛、意次欲以子意知為奏者、謂松平武元曰、君為執政久矣、何不令嗣子就職、武元曰、有他人長且賢、豈可使愚弱超之乎、意次不能得意而止、及武元卒、以意知為奏者、意次固憚武元方正、於是無復所畏忌、拑制上下、威權薰赫、諸藩進退黜陟、以賄賂成、意次常曰、方今人主不可令近儒臣讀書、苟知古今成敗得失、則我輩失勢、今殿下好繪事幸足以令消日耳、於是薦畫工榮川養川永德等、日侍家治側、又令近臣一切莫言外事、近臣山村良旺、深慨之、每宿直侍讀三河後風土記、家治拱手聞之曰、不圖有外間如此好書也、意次知之意甚不懌、俄出良旺補外官、由是近臣皆箝口、事無大小、取決意次、諸老皆仰其鼻息、不能敢出一語、八年二月、家治世子家基有

疾、意次薦市醫池原雲伯、為西城侍醫、家基尋薨、或謂、意次惡家基賢明、有所囑託于醫也、天明元年、家齊自一橋第入為世子、意次薦引一橋氏老田沼意致、以為其傅、大加祿秩、意致意次姪也、子意知尋為少老、父子叔姪並居顯職、勢焰益熾、四年、意知為幕士佐野政言所斫、負重傷、即日死、意知嘗假政言家譜不還、蓋欲裝飾己家也、政言每憤意知擅權、至是益怒、遂害之、五年、意次薦井伊直幸為大老、直幸與意次不敢並行、隨行以媚之、意次遂生勿望之意、欲得大坂城、使其宰井上良矩、私往觀形勢、良矩之發江戶也、諸侯皆發使餞之、車馬塡塞、驛路殆不通、所過城主、莫不迎勞、大坂城代迎饗之、延于城中、使縱觀焉、是歲、意次命大坂町奉行佐野政親、諭富商、請官票貸金于諸侯、折其息七分之一、納

聚斂　[illegible]　黜免　意尊

官、諸侯若不償、則得憑官督促之、衆商以為雖有官命、諸侯不得償則毋金已散、而我不得、不輸子金於官也、明年、又令諸國每田十頃、出銀二十五錢、每肆每六尺出錢三錢、輸之官、以是稱貸諸侯、限以五年、過五年而官償之、名曰融通金、令出不能徵收、用事者亦病之、天下益恟々、而意次意益銳、其他采鑛於吉野、埋卬旛沼、大約利國家之策皆行之、而折入意次家為多、度支市尹皆爭呈富國之策、販油鬻紙者亦皆征之、其價倍蓰、奮商賈專利、士民愈窮、六年、家治病、意次使日向陶菴、若林啓順、斑侍醫、即日入診投方劑、家治服之、忽嘔吐、怒而黜之、從惡意次、及疾已重、意次欲入侍、蓋欲矯遺命、罷黜不與己者、以大張威福也、侍臣某知之阻而弗内、意次欲強入、某作色曰、公不聽我言、則方命也、意色甚

厲、意次知耳目非常、畏怖而退、從是稱疾不出、執政諷諭意次、免職收侍醫日向若林之俸、奪其官職、二人釋褐、歷九日而罷、時人誹笑之、時諸侯通婚於意次者、恐連累獲罪、並絕婚斷好、水野忠友、出其養子、絕交忠友、出身原意次所推輓、及其得罪、出子絕婚、見、非其黨人、識者竊訕、以為不近人情、十月、意次以罪、幽于築地別第、嫡孫意明承祀、賜秩万石、蓋以累世寵臣故、從寬典也、意次幽閉無聊、復納貨於後房、謀復舊職、事垂成、覺而止、是冬、相良城被毀、未幾而卒、其送葬、市人怨惡、有罵詈之、擲瓦石者、意次孫意尊、安政中為少老、元治元年、水戶彪黨數百人、據大平筑波諸山、煽亂、幕府令近傍諸藩伐之、未能平、已而與武田正生合、兵勢益猖獗、意尊奉旨督師伐之、黨兵糧絕、潰圍西走、意尊率兵追之、正

生捉加賀藩營請降明年春意尊受旨莅斬之

論曰人君疎外君子而昵比小人未嘗有不喪其身者也謂小人蠱惑其君以喪其身是豈獨小人之罪也哉蓋人之將喪天奪之衷其心先喪於是乎小人從而蠱惑而已矣苟使君心光明正大則雖有百邪由何而入哉君先喪心而後身亦隨亡豈唯小人之罪乎哉其君自蠱而後小人勸奢靡逸樂已將行其所欲也田沼氏以昵近之選逞諂諛之態籍君寵以握政權讒諂壅蔽無所不至其窮奢極欲增土得爵而掊克漁奪天下之民朘削日甚而為之主者不察焉晏然以為得良佐彼所好我亦好之彼所為我不知之彼行新法營私利天下多事百姓厭苦之我常坐深宮以為四海無事是人君疎外君子而昵比小人者之常過也如家治者蹈此轍以喪其身而不至失天下亦徳川氏之幸也矣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十七

徳川齊昭　屋上如平地　樹發烟　繼嗣

日本史記下編巻三十八

参河　近藤瓶城　編次
仙臺　岡千仭　撿閲
信濃　木澤成粛
筑後　笠間益三　訂正
東京　新井新

藩輸列傳八之二十二

徳川齊昭 藤田彪 ○島津齊彬 ○山内豊信

徳川齊昭、宰相治紀三男、頼房裔也、母外山氏、齊昭幼而容儀俊爽、甫四歳、請曰、兒願代乳母侍養、以士人、因命近臣二人、為傅、嘗疾行屋上、如平地、觀者危之、自夷然曰、視高如卑、則神常定、且無失足也、又與侍臣試健歩、侍臣不能及、文政七年、演習鳥銃、日不減千發、自是藩士研究火技、有造精妙者、十年十一月、齊昭歩庭、視蟄蟲動、樹發烟、曰、方冬不可暄、此必有災矣、既而邸火、徙駒籠邸、有邸人汚稲荷祠、而為狐憑者、齊昭遣使神祠、諭宜除其害、狐魅立退、十二年九月、兄齊修有疾、齊昭日夜侍養、時将軍家齊多子、尾紀及諸藩、多子将軍子、媢幕府時有流言、齊修疾即不諱、則請公子為嗣、齊修卒、喪主未定、闔藩屬意于齊昭、物議沸騰、藩士藤田彪等數百人、不告走江戸、日夜痛論、於是藩老中山信寶請幕府、立齊昭為嗣、衆心始安、齊昭襲封、觀天下形勢日趨衰弱、藩政亦就萎靡、将有大所為、年三十、詔叙従三位、任左近衛中将、明年、陞参議、天保元年正月、令群臣興張文武、洞達言路、鋭意一

告志篇　山陵建議　蝦夷之議

洗舊弊、黜陟諸臣、屢召官吏問事、曰、凡我臣僚、無内外貴賤、皆一也、若有可問、雖賤吏、召之亦可也、至是風俗頓革、布倹黜奢、而賑封内窮民、二年四月、娶有栖川織仁親王女、為室、三年八月、使諸臣航海、銃撃鯨魚、以習防海之備、四年三月、自作告志篇、諭藩士略曰、自元和建櫜、殆二百餘年、上下坐食安眠、享太平之樂、是果孰之力也、可不思報其恩耶、忠孝一途、文武一致、是天下之大道、臣子之所當勉勵、若謂外此有道者、皆是異端邪説、誣世惑民者也、八月朔、大風、倒壊民屋、乃命縦鷹鷂、發内帑、賑士民被災者、召藩老鈴木重矩等、勗以崇節倹、修武備、轉禍為福、又諭巨室有田園者、使家臣土着、十二月、置櫻野牧、五年三月、謁鹿島香取祠、尋建議幕府、曰、神武天皇山陵荒壊、國民嗟歎、請及紀元二千五百年、期圖修繕、蓋繼其祖光國遺志也、又曰、蝦夷北接魯國、西隣満州、為我北門鎖鑰、而魯蠶食屬島、恐為後來之憂、且本藩封疆狹少、而交際與尾紀二國同、故國用不足、乃請賜蝦夷、為封地、躬至其地、開拓鎮撫、驅逷異類、長絶其憂、議皆格不行、齊昭致書老中大久保忠真、曰、蝦夷固我神州之地、今魯夷傲然據其地、千島之多、我屬守國後擇捉二島、所失之地、不啻尺寸、豈非千古之憤哉、然則鎮撫之術、不可不講、開拓之策、不可不畫、誠使偉略雄算如神禹者、随山伐木、泝水得源、直踰中央、大移封内之民、糞田耕野、以銷陰霧、變氣候、則愚者漸智、弱者日強、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為一大國也必矣、忠真往復辯論、因謂今欲修嚴備、則在移封松前氏、復置松前奉行、而長崎奉行二員、每難其撰、今更撰松前奉行

之其人　置水軍　遞番交代之制　賑饑　行軍礼

恐之其人、齊昭難之曰、昔者東北海路未通、故外寇常在長崎、方今蝦夷直與魯為鄰、則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復置松前奉行、徒從事鎮撫開拓、則社稷之福、何加焉、今姑息偸安、既不能置奉行、徒以之拒吾、不亦異乎、忠真持重未有對、忠真尋卒、齊昭又謀於水野忠邦、忠邦以其鋭氣難抑、陽是其說、齊昭自信愈厚、有暇則按地圖察形勢、時寓田獵、勞身於霜雪中、以試時云、是歲置磯濱友部大沼水軍、七年正月、以國用缺乏、降其女嫁藩臣者資用、乃謂有司曰、諸藩參會江戸、在守幕府、戒非常而移居於江戸者、誤認旅寓以為家也、若一朝緩急、則兒女啼携、以誤大事矣、於是移江邸之士二百餘人於水戸、復遞番交代之制、以一歲為期、給新莊於水戸城西、以賜其無家者、五月、築助川堡、以備外寇、是歲大饑、齊

昭間行、視道有餓莩、召吏曰、封内之民得無饑乎、倉穀盡而餓、吾無如之何、苟未盡而餓、奚在為民父母也、乃發昔時所建稗倉穀、轉富者粟、定糶糴法、賑恤甚至、齊昭與夫人躬食饘粥、痛抑損齋戒禱神、於是野無餓殍、家無流離、八年正月、修武庫器械、閲藩士戎衣、謂諸臣曰、方今兵備衰廢、外寇可慮、加以凶歉、安知無盗賊横行之患哉、尋親擐甲拜家康所賜寶鎧、以行軍礼、群臣戎服謁見、賜宴而退、歲以為例、居數日、大鹽行素作亂於大坂、遠近騷然、諸藩或遽命修兵備、人稱齊昭先見、八月、任權中納言、是歲幕府下攘夷之令、嚴禁漁民竊貿易洋中、即齊昭所建議也、九年三月、江戸西城火、先是、齊昭感悪夢、諭老中戒慎、命郡奉行預備材、至是即日獻巨材一萬及龍盤、人驚其神速、至明年、幕府賜寶刀二

大蒐千東原　畿山陵及謚　謚號復古　鑄砲

口賞之、五月、團結國中輕捷可用者百人、目曰床几廻、是歲、呈書幕府、論大計後憂有所建言、當是時、將軍齡已高、老中水野忠邦少老林忠英等、擅威福、齊昭謂天下之事未易遽挽回、無已則修文勵武、變一藩俗、為中興之嚆矢、戒藩士以田祿多寡備兵馬、十一年三月、大蒐城南千東原、鎧甲耀日、砲聲震地、四方來觀者如堵、呈所獲禽於幕府、後為恒例、五月、礫川邸災、七月、齊昭自侵雨至成澤村、觀郡奉行丈量田畝、散萬金糴穀、戒非常、十月、復常平法以備凶荒、十一月、憐藩士困乏、除放其公債、而逐年完償私債、不出其息、禁借貸収重利、及典兵器、是月、太上天皇崩、齊昭嘗建議曰、議者或謂、尊天朝則損幕威、異哉言也、山陵荒廢日久、天下義士孰不欲培一坏報國恩、而不敢為者、憚幕府也、若夫不軌之

臣、首修山陵、以義唱於天下、則非幕府大耻邪、然則尊天朝者、所以明忠孝、絶窺窬、而天下將服幕府之義、何損威之有、幕府不能用焉、至是建葬祭之議、又上書鷹司関白政通、論之、書遂入乙夜之覧云、政通以為葬祭難遽復古、至謚號則不可不奉也、乃下議関東、齊昭贊之、遂上謚曰光格天皇、謚號始復古、十二年閏正月、前將軍家齊薨、齊昭請入奔喪、幕府有旨不果、二月、命諸臣書其職掌及古今沿革進之、三月、至大能村閲牧地、踰入四間高鈴二嶽、山路險艱、舎馬緣巉巖、徤步飛行、日行十八里、經助川堡、沿海而南、至那珂港、諸臣困疲不能及、五月、命治工鑄巨礮、工未慣鑄、糜銅亡算、慙懼欲自死、齊昭曰、始鑄之錯謬、當爾、乃再鑄之、復失、工請罪、齊昭曰、吾自指揮之耳、乃臨視指授方法、明年重鑄一舉

經營學校　鎔銅鐘銅佛　太極陣

而成七月幕府免齊昭會同遷延五六年先是老中太田資始寄書勸令會同齊昭答曰幕府用吾邪宜老中連署傳命倘使其忌吾邪吾既不奔故將軍之喪而今納私言自請會同恐招躁進之謗也至是水野忠邦寄書曰公不欲參府故有此命齊昭歎曰吾豈不欲入補闕乎顧虜突進取徒為小人所諧是以持重而誣以厭參府何歟也齊昭經營學校命諸臣議當祀之神不決齊昭曰武雷神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常陸宜建鹿島祠孔子明唐虞三代之政教為萬世之師宜營孔廟乃拟泮宮建館名曰弘道自造記明其義自文武礼樂射御兵法銃砲至醫方數術各備兵文武司業督率書生秋冬之際自莅撿學業行黜陟十一月泉涌寺災齊昭欲因以廢佛刹清其地謀諸老中事不行是歲獻所著丙

丁録將軍家慶書言忠信行篤敬六大字賜之十三年幕府廢丁酉攘夷之令用寛政文化之令不許沿海之國輙彈碎洋舶齊昭歎曰天下之事不可為也若一國則不可不盡力廼請幕府曰封内民俗愚戇日布攘夷之令猶恐其昵洋人今發其令則貿易之奸決不可防請暫從丁酉之令以全愚戇之民矣九月下教嚴飾管内海防鑄大砲欲鎔銅鐘銅佛議者難之齊昭曰昔者松平信綱毀佛像以鑄錢夫佛能濟度衆生鐘能戒怠惰今用之為海防之具以濟衆民戒怠惰其用豈不亦廣大哉乃諭封内佛寺鎔梵鐘鑄大砲十一月發令始肄銃陣名曰太極陣時家慶欲詣日光廟齊昭議曰自幕府至大小名悉傾拜神廟之資以充兵銃之用俟數年之後風俗儉素戰用漸足然後有日光之行奮武追孝兩

毀滛祠佛寺　均田之議　寅壽怨望

得其宜矣老中移書曰公即不欲從行則宜辭以窮乏齊昭慨然曰水戸雖貧豈闕數十里旅資乎吾所議固非為一身之謀而疑吾營私不亦異乎十四年四月從詣日光五月幕府賞齊昭修内政親賜寶刀鞍鐙黃金益紹述光國遺業六月就國先是學校稍整經界已改兵銃亦備齊昭尚憂釋教蠹民心襲光國廢滛祠汰僧徒定一村一祠之制而經歳一百其弊復生乃發令伽藍傾頽不及修補者則毀之沙門強壯請為氓者則歸之俗神祇混祭浮屠者務改正之諭破戒者歸民其尤甚者譴罰之毀佛刹者前後二百數十區祭葬之禮殆布都鄙至明年春改東照宮原廟祭典是歳獻八洲文藻於朝廷幕府弘化元年先是藩祖均田之法既壞貧富異税齊昭憂之以繩索丈量田土度廣狹辨肥瘠定三等賦

法閲五歳至是竣功因斑士大夫田祿九秩百石以上齊昭躬自頒賜地券或慮其倦於頒賜請使家老代之齊昭曰人君賜家臣祿何樂如之吾固欲多賜至於倦也遂悉親斑在國之士其在江邸者使世子慶篤代焉四月老中阿部正弘召中山信寶詰以七事其目頗類疑齊昭者齊昭聞之曰將軍英明豈信讒言疑骨肉之親而使破戒僧甘心於吾哉初藩老結城寅壽為人慧黠有寵於齊昭後知其奸遂疎之寅壽怨望陰誣告齊昭修武備圖不良時僧侶亦怨其廢佛之議寅壽竊嗾之放流言於是幕府疑齊昭云齊昭常謂慎形迹避嫌疑者外藩之事耳至於親藩則宜示治而不忘亂致忠於宗家之意也五月以幕命參府故事三家參府即日老中就第賀之而是日闕焉衆情洶然齊昭召戸田忠敬等曰

幕譴　戸田忠敬　大日本史刻成　出參幕議

吾不似不能安民以事獲譴固所不辭但以包藏禍心受寃則不
獨吾之辱子孫累世之辱矣天即假數年則一雪之耳汝等體吾
意少項支族賴侗賴誠賴縄倶來傳幕命曰齊昭近來政事不肅
驕傲自用將軍不懌其致仕屛居別第若其襲封則命諸世子老
中阿部正弘牧野忠雅倶來傳旨世子慶篤邸中肅然其夜齊昭
遜于駒籠邸忠敬等以輔導失宜奪職禁錮忠敬稱銀次郎爲人
溫和容貌整秀愛客下士終日怡怡如也然臨大節確然不奪志
當時正人賴以爲蔭庇以其與藤田彪始終同出處國人稱曰二
田嘗以事賜白金乃造車架銅銃以爲邊用已而遷參政爲執政
至是坐褫祿更給口俸後幽于水戶二年八月齊昭遺其著明君
一斑抄於阿部正弘論以仁爲本停奢侈開言路事期於刑措治

不忘亂排佛教攘戎狄等急務嘉永元年九月將軍家慶臨礫川
第齊昭自駒籠率諸子來謁焉家慶勞問賜物五年二月以大日
本史紀傳刻成齊昭作跋使慶篤獻之天朝幕府且遣使告累世
廟六月上表獻地球儀於天朝十一月家慶召見齊昭是歲始築
神勢館於細谷村廳屋倉庫製藥所大小畫備命藩士習熟銃砲
六年六月米艦入浦賀乞通信事生意外幕議或曰可姑延其期
修武備以待彼再來正弘以齊昭名望尤高且其言有驗請駒籠
第稱將軍旨勸出參與幕議齊昭固辭起入內正弘坐至夜分齊
昭出曰台旨如斯何敢自逸乃出參政特建議十條五事尋獻大
礮七十四門挽輸江戶時人未目巨砲群集觀之幕府亦納齊昭
言益鑄大砲課富戶充貲且許諸藩齎火器入江戶又獻地球儀

旭日艦　大震　刻破邪集

於幕府是月家慶薨初齊昭請造巨艦以飾海防幕議執舊制不
許乃使洋學者譯西書造洋樣小船藏之船廠時時練習至是幕
府造旭日艦命齊昭董役迨安政中艦成自是諸藩爭倣造巨艦
十二月幕府嘉齊昭勤勞歲給廩米五千苞是歲復從礫川邸罷
結城寅壽再用藤田戶田今井等安政元年三月幕吏與米使會
議橫濱開長崎下田函館三港齊昭不欲焉屢爲幕府言之以其
言不行請解任幕府優勞許之九月改築那珂港砲臺時皇宮災
帝在于外齊昭以行宮湫隘外患迫切欲紓宸憂手製琵琶一曲
因鷹司關白獻之二年春幕府布鎔梵鐘鑄大砲之令又收松前
所管蝦夷地爲直轄皆齊昭嘗所勸也三月米船乞測量近海幕
府下教戒嚴賜望遠鏡於齊昭齊昭以我軍制不合時宜新級陣

法畫發弓槍手列大砲小銃使家臣調練太極軍法五月都肆於
礫川第中後樂園八月將軍家定復起齊昭參幕政增給廩米五
千苞辭不受十月江戶地大震殿屋第舍崩壞壓死者亡數戶田
忠敬藤田彪死焉齊昭大悼惜立碑謚彪曰表誠忠敬曰旌忠忠
敬當國難之間群言沸騰構誣百端能出身調停於是歿年五十
二齊昭憂邪教誑民獲明人所著破邪集梓而公世尋命儒臣纂
息距篇至萬延中成三年六月都肆於後樂園九月飭水戶海防
四年數遣使老中論米國措置幕議以業已與外國和則變通更
始不得不因寬永以前之規齊昭非之七月請辭職將軍家定優
賜副刀十月家定延見米使于城中齊昭與子慶篤入諫之不省
乃憂懣因前關白啓奏曰夷情内覬外和不可測國體不可蠛請

幕府之嗣

下勅、遏米使入營、五年正月、朝廷勅幕府、停開港、勅公卿及諸藩、各奏意見、六月、齊昭致書大老老中、論外事、尋與慶篤及尾張藩主慶勝、俱登營、請奉勅旨、當是時、大老井伊直弼、為米使所恫喝、不須勅允、與諸蕃假結條約、物議沸騰、是月、家定病篤、議定嗣、齊昭謂、方今國家多難、其嗣非長且賢則不可、初齊昭第八子慶喜、嗣一橋氏後、任刑部卿、長有聲望、慶勝及松平慶永等屬心、乃與齊昭謀、相率登營、請見家定定嗣、直弼固忌齊昭、欲迎紀伊宰相為嗣、乃託將軍寢病、不為通、會幕族及老中相議、齊昭等曰、今朝命嚴、外事急、宜迎刑部、紹征夷職、而宰相為之世子、則萬全矣、直弼以舊制定嗣、以親疎沮之、齊昭勵聲曰、卿不憂天下乎、直弼亦作色抗論、既而直弼以家定命入內、齊昭等歔欷而去、直弼迎立

水戶內勅

宰相、七月、幽齊昭於駒籠邸、禁慶喜登營、其他親藩有司、貶黜有差、八月、發將軍喪、先是水戶安島帶刀、鮎澤伊太夫、京邸監鵜飼邦廣等、與越前橋本左內、薩日下部伊三次、陰謀藉朝命、援立慶喜、及幕嗣定、事阻、乃更相議、有所啓奏、是月、賜內勅於齊昭、令齎成朝旨傳勅四方、邦廣伊三次等奉勅書東下、直弼諜知之、大索執帶刀等二十七人於江戶、捕公卿家臣及處士讜議者三十四人於京師、俾鷹司前關白政通、近衛左府忠凞、三條前內府實萬、剃髮、十一月、命伊達宗城退隱、十二月、檻致京因三十四人於江戶、明春、幽粟田宮、命山內豐信退隱、皆坐內勅議也、六年八月、大老老中連署、數齊昭曰、安島帶刀等、暴白關東秘政、與公卿謀、納刑部卿、私請勅書、惑亂人心、雖事係家臣、然罪自有所歸、夫君職

比東林黨錮

在輔幕府、而憤言不行、亡狀至此、幕府特存懿親、不究極之、宜就國禁錮終身、諭慶篤不能幹父蠱、禁其登營、使慶喜退老屏居、黜老中太田資始以下幕府有司縉紳家士藩人游士、及我臣中山信寶等十許人、為受齊昭啓旨、詿惑朝紳、要求綸旨、處帶刀於自裁、邦廣及幸吉、茅根伊豫之介等數人于斬、餘禁錮流竄、世比之東林黨錮云、邦廣稱吉左莅、遺詩於家、序曰、安政六年己未四月二十六日、以幕命與安島大夫及大竹儀兵衞同抵評定所受審、此行禍殆不測、將出得詩一篇、乃把筆一揮、留以與兒熊太郎、他日成立、其有以知余之志也、時屬天明、曉雲慘澹、杜宇悲鳴、如訴冤者、然、詩曰、長鯨橫海驕、妖氛蔽日昏、奈何春秋義、擧世付空論、簧言入左腹、羅織在宗藩、歔弁既無地、痛哭聲每吞、忽値紫泥

絕命詩

詔遠傳自大闕、我公感且奮、禍福寧遑論、修攘翼幕府、正將答至尊、皇天未悔禍、逮捕驚禁垣、况此蟣蝨微、齏粉亦何怨、嗟吁真不肖、學術無淵源、壯歲得虛名、要地浴殊恩、感遇不自揣、欲撑狂瀾翻、報效無涓埃、疎漏忽禍根、今日逢窮鞠、豈復望平反、丹心尚如火、誓欲雪君冤、生前所未報、竊期椒山言、直弼恐齊昭藏勅書、欲収之奏請見允、乃遣老中安藤信正、傳旨藩內、繹騷、謂是必出幕吏私意、縱出朝旨、宜直奉還京師、不宜屬之奸吏、在府諸老臣聞之、頗憂苦、胥議、遣白井織部赴國、以諭士民、事聞水戶、萬延元年正月、士民屯聚封內長岡驛、以拒之、織部不覺兼行抵長岡、至則數十人既要於路、織部諭以幕命、衆怒、執送之于江戶藩邸、又議曰、事已至於此、寧負藩士、毋背幕府、因遣側用人久木直治、直治

屯長岡驛

櫻田之擧

善撃劍。闔藩子弟、悉係其門籍。直治自奮曰、此行所不繳還詔書者、不復生還也。二月發江戸邸、十八日至水戸。上治城議事。激徒八人候其歸路、要之郭門、奮鎗鏦直治。直治力闘奮撃、走之。身被數創。於是闔藩諸臣交相鬩、分為正姦二黨、國内大訌。幕府乃令旁近諸藩嚴備非常。當是時、大老直弼擁幼主、張私權、性好散樂、至借公金給其資。世目為跋扈元老。於是脱藩諸士密議曰、吾儕屢犯國禁、幾至尋干戈。獲罪幕府者日多。雖然、事已至此、今而不誅權姦、雪君冤、輙坐就重刑、豈為得計邪。諸君以為何如。擧坐感激、同聲應之。乃訣飲數刻、各刺血為誓。二十七日夜、發長岡、赴江戸、至有村兼清家。兼清、安島帶刀弟也。幼出為鹿兒島藩士。嗣時寓麻布邸、以撃劍顯。尤與我士人親善。由是高橋愛諸・金子教孝

大風雪

等、咸會有村氏、密謀除直弼。日夜覘其動靜、期以三月三日。議乃決。三月一日、間行抵品川。擧事前一夕、衆訣飲于大森酒亭。酒已闌、各走筆題絶命詞、慷慨激昂、有易水壯士之風。四散入府下、約聚愛宕山。會者十餘人。約束盡定、僉曰可矣。三日、自曉大風雪。衆大喜、蚤聚櫻田門外、雨衣奴裝、以俟直弼至。已而日加辰牌、直弼正裝將登營。肩輿出邸、儀從百餘人、喝道而行。垂及櫻田郭門、忽有數人傾笠自路旁出、自呼訴人、直近輿側。從士叱却之、隨却隨近。逡巡間、又有數人横截其前驅、立殪一丁。儀從大擾。從士咄嗟爭赴援之。訴人得間、蹶起脱雨衣、皆儼裝挾白刄。一人挺進、斫其輿丁。輿丁錯愕、舍輿走。一人以小銃狙撃其輿、丸軼而不中。從士視事急、走返救之。於是前後叢闘、互有死傷。有一人揮刀突進、横刺

輿中。直弼重傷未殊、曳出轅之、貫首刀上、大呼曰、吾有村次左衛門也。已獲井伊公矣。與數人歡呼、提首去。從士皆被重傷、視之不能追、切齒而斃。彦根邸内聞變大駭、叱咤赴援。至則衆已散、不復見隻影、而僵屍委路、濺血染雪、相視愕然。纔收屍而還。兼清等既得首級、徇行至日比谷門。番吏懼而不識、衆輙過之。時兼清創劇、不能行步、自屠而死。餘皆散去。是日、擧事者詣老中脇坂氏邸、自首上書就執者、佐野光明・蓮田康・黒澤勝算・齋藤周德。其被重傷、相扶掖赴熊本藩邸者、大關勝忠・森行宗・森山正德・杉山某。其他稲田重藏死于闘。廣岡學次郎・山口辰之助・鯉淵要人、皆自殺於途。廣木松之助・岡部三十郎・關鐵之助・増子金八郎・海保嵯峨之助等、皆得間而走、挐舩于一石橋、徑達金川、間行遂赴京師。後皆或

上封事

追捕、或就戮。以上十八人、世稱為櫻田義黨。初大關忠勝等之抵熊本邸也、呈書告故、且云、僕等當抵有司、苦無向導。願得累執事、以待刑于貴邸。幸辱一日之存視。邸吏延之一室、而急報幕府。時佐野光明等四人、既詣脇阪氏邸、自首請罪、遂上封事。略云、臣等覩井伊大老近狀、乘將軍幼冲之機、逞要路顯職之勢、秉柄貪權、黜陟與奪、一任之私意。一可誅也。有司布旨、阿諛成風、苞苴私謁、無所不至。二可誅也。皇上方憂戎夷陸梁、未嘗一日安聖慮、數下詔戒幕府。海内聞風、莫不感奮興起者矣。而大老姑息、不肯奉詔、深忌天下之公議。苟有迕意者、輙誣以罪、遂罷斥柳營羽翼之良將。三可誅也。嫉間部閣老詿誤九條殿下、幽閉廟堂輔弼之名卿。凡讜議直言之徒、率不免羅織。結怨上下、嫁禍社稷、此覆載之所

唱義者彌衆

齊昭卒

不容神人之所共憤、豈唯德川氏之罪人、實神州之巨賊、四可誅也、懼洋夷虛喝、聽其登營、甚則勅允未下、而擅結條約、大開貿易、終損神州亘古之威、而萠醜虜猾天之禍、五可誅也、夫業已有斯五罪、而大老偃蹇罪悪日長、天下既成累卵之勢矣、昔者周室之衰、婦人尚且不恤緯、何況臣等荷無上之國恩、見危授命者乎、故今正大老之罪、代天誅之、固非敢干犯大府、伏望當路諸執事、一洗舊汚、大布新政、以措天下於富嶽之安焉、疏入脇坂安宅、達之營中、因大議處分、是夕光明病創死、兼清光明並有謝世歌、世爭傳、乃送蓮田等于熊本邸、與大關忠勝等同舍而置焉、既而周德亦死、其存者猶六人、幕府分拘之松平某等四邸、命寺社奉行松平某大目付久貝某等、乃召六人于評定所、鞫訊事狀、衆無異辭、

遂大索其黨於天下、於是髙橋愛諸、其子荘右衞門等、皆自殺于大阪、金子教孝、佐藤鐵三郎等、並就拘、明年七月、與前六人皆處之死刑、於是櫻田之處分始定焉、而遺黨唱義者彌衆、初齊昭患胸痛、歳餘方痊、至是復發、幕府特聽慶篤省侍、尋釋齊昭禁錮、而慶喜慶勝慶永等亦見釋、八月十五日、齊昭與諸子閲樂譜、其夜疾大作、遂卒於水戸城、時年六十一、謚曰烈公、景山其號也、齊昭為人英氣高邁、有風格、少學韜略、博綜衆藝、最善銃砲、嘗自鍛劒呈之幕府、用為日光拜神時佩刀、其建弘道館、好文亭、神勢館等、皆自經營規度、性節儉、常浣衣麤食、國人化之、然至於補國濟民、雖費巨萬金、不少顧惜、嘗得讒屏居駒籠也、禮服端坐終日、雖寒暑不變、如正歳拜闕及登營儀、盡遵藩祖家訓、每上表、必親書、不

寅黨

彪黨

筑波山

使人代焉、故雖左右不能知其事、苟裨益于國家者、知無不言、以身係天下之望者、殆三十年、所交如鍋島齊正、山内豊信、伊達宗城、真田幸貫等、皆當世之俊傑也、最用心經濟、有暇則執筆著作、使諸臣討論潤色之、嘗歎曰、輓近婚姻論貨財、養子取權勢、傷風敗俗、漸不可長、乃命定法禁、又言昔英勝夫人、子粮南龍公及威公、因建鎌倉英勝寺、爾來世舍女為尼、武公欲除其弊、以大姉之請不得已粮内女為尼、今英暉院是也、時尚幼、言吾剃髪為尼則将捙替何處乎、侍女哭泣、夫以幼穉為尼、廢綱常絶倫理、今後禁止之、雖養女亦斷不許為尼、因命今井惟典書其事藏之寺社局云、文久中、詔贈從二位大納言、距齊昭卒纔九年、而大政復古、天皇親政、明治二年十二月、詔曰、齊昭紹乃祖光國遺旨、存心王室、内

憂綱紀之衰頽、外患邊備之怠弛、自奮維持國家、今追感其誠衷、特贈從一位、五年三月、特賜祠於水戸、與其七代祖光國合祀、號曰常盤神社、初藩老結城寅壽媚幕府、陷其主、黜藤田彪、執國政、於是彪寅分黨、彪黨稱謂之正黨、寅黨稱謂之奸黨、及彪既死、齊昭尋卒、仇隙不解、而奸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郎等、執藩政、彪第三子藤田小四郎、及田村稻野田中源藏等憤激、乃舉兵宣言、紹齊昭尊攘遺志、武田正生憂其輕舉、将有變之、元治元年四月藤田等遂載齊昭木主、率兵三百奔下野、經宇都宮入日光山、拜德川氏祖廟、聲言屠横濱攘諸蕃、度太平山、徴軍需於橡木驛、驛不堪誅求、幕府聞、警下教於水戸及諸藩討之、五月吹上兵撃之、迭有勝敗、藤田縱火屠驛而去、六月據筑波山、設柵嬰守、奸黨請

武田耕雲齋

藩主討之。藩請援於幕府。藤田等據險力戰。然兵皆瓦合。號令不一。幕兵與市川等攻擊日急。藤田殆不支。奸黨益得志。執正黨在國者。正黨三百人亡命。欲愬藩主於江戶。幕府遣小金井命藩主鎭之。正生請往諭兩黨。幕府命支藩松平賴德鎭之。使正生從焉。途率小金井之徒向水戶。八月十日。市川等出兵拒之城外。攢銃亂擊。正生大愕。奉賴德猝走磯濱。十二日。出襲奸黨於磐舟山。斬川上某等十人。餘黨捿那賀港。十六日。正生追擊拔港據之。市川等訴狀幕府。執正黨妻孥繫之獄。悉衆攻正生。而甘言迎賴德。正生危之曰。渠獨招公而不容臣等。其意不測。請勿往。賴德弗聽。從數人抵城下。市川等讓其奉鎭撫之命反與正生比周作亂。以幕命執之。正生聞之怒曰。逆豎敢爾。欲與藤田合兵誅鋤奸黨。而

下編卷三十八　十五

太田原

筑波之軍多諸國客兵。聞之曰。吾輩擧兵志在尊攘。何關二黨私鬪。相率逃亡。幕兵乘虛之。藤田率殘兵三百奔投正生於那賀。勢復振。幕府命少老田沼意尊督諸軍討之。近旁諸藩及市川朝比奈等亦分路進討。正黨邀擊之。爲壬生兵所敗。退據險保守。而軍糧竭。幕兵四逼。亦有爲內應者。乃相謀欲入京訴情。十一月。正生率見兵八百潰圍北出。擊走須嵜須賀川戍兵。出於奥州道。拔鍋懸驛。所過豫遣使陳情乞假道。沿道小藩欲拒之則恐取敗。欲內之則恐受幕譴。窮蹙不知所爲。人人荷擔而走。太田原藩主以其城當要衝。遣藩臣金枝彌五左。詣鍋懸見正生。正生不敢見。命一人出接。問其來故。金枝曰。敝邑力弱兵寡。萬非諸君之敵。唯國君死社稷。經有明訓。義不可苟免。諸君若出城下。唯有一死耳。正

天下之士也

生感其言誠實。使言曰。僕等至此出不得已。固非甘爲亂賊者。且無有宿怨於貴藩。明日將取別途而進。勿以爲念。禮待殷勤。金枝謝出。金枝觀我軍容。他日謂人曰。其兵數百。分屯數所。或唫詩或觀書。無一人亂擧止者。耕雲齋眞天下之士也。慷慨赴節。從容就死。古聞其語。今有其人。耕雲齋即正生也。金枝嘗師事安積信。頗有學識。故當是撰云。正生抵世良田。宵濟刀根川。取途於山道。行破高崎兵。入信濃。松本高島兵扼之和田嶺。皆敗。正生歷美濃。涉太田川。抵加納驛。欲西入京。彥根大垣兵塞路。乃轉而北。踰蠅千嶺。至大野。金澤兵扼海津。乃遣使貽書曰。某等爲奸黨所讒。獲罪幕府。跼蹐至此。今欲西見一橋公以雪其寃。非有宅膓。願大藩憐微衷以假其途。不聽。是時慶喜奏請親討正生。將福岡會津桑名小

下編卷三十八　十六

請除賊名

田原兵至湖西小松驛。正生聞之。捧書乞哀。不許。正生窘蹙。復詣金澤乞降。至再不納。乃呈書請除賊名。且曰。自戊午攘夷詔下。以降贈大納言鞠躬盡瘁。畫策遂事。而言不行。今中納言奉勅輔將軍。以謀攘夷。而海氛自如。殆使神州陸沈。區區之志不勝悲憤。今茲五月。幕府始布鎖港勅。某等喜謂千歲一時。乃糾合同志。欲以一擧徇義。庶幾可效涓埃之報。以成寡君累葉之志。是豈某等之好兵嬻亂乎。顧攘夷事重。詔旨匪輕。志士不可一日偷安也。何圖一旦爲奸黨所陷。遂弄兵潢池。以煩大藩之守。乞諒愚衷。以賜處分。則死不恨也。金澤報狀幕府。乃命分拘正生等於敦賀三寺。使金澤藩等監之。先是藤田黨別據太平山。至是就捕。幽其俘於佐倉關宿高嵜。慶喜西歸。鳥取等五藩主連署。乞假正生等死。立功

絶命詩

昭武

天皇臨御

賍罪、幕府不省、二年春、意尊受旨臨敦賀、斬正生等二十餘人、正生嘗有詩曰、崖山妖血涴乘輿、禮樂衣冠掃地虚、借問文章經術士、年來畢竟讀何書、於是彪黨略盡、初慶篤弟昭武在京師本國寺、嘗及正生擧事、從者多黨之、市川等欲召而按之、在寺者恐、乃謀之松平容保、容保素有子粮昭武為嗣之約、於是緩其期、奉之而守衛宮門、頼以藉口免禍、而寅黨執藩政、不給之禄、由是困乏、容保賑濟之、慶喜謂容保曰、孤不肖、不堪大任、欲撰親藩有器識者以讓軍職、顧昭武其人也、今將遣之外國、觀風博識、以練事、乃以弟喜徳代昭武、喜徳為容保所子粮、後還家、又出嗣支封頼三、後於是昭武之佛國就學、戊辰事起、藩政已皈寅黨、曰寅黨大熾、而彪黨亦稍起、二黨相軋、慶篤不能鎮之、已而慶喜至自江戸、屏

居慎身、市川朝比奈等、在藩擧兵不利於藩主及慶喜、遂擧黨出上野、轉戰至越後、為容保守長岡小千谷、屢敗入會津、及容保歸順、率其黨數百人、入水戸、據弘道館、彪黨武田金次郎等戰不利、城殆陷、彪黨馳使訴於闕、急詔近藩討之、市川等大敗、挺身匿下総、金次郎等逮捕無不至、併其老幼殺之、於是寅黨殲、金次郎即正生孫也、尋慶篤致仕、迎昭武於佛國為嗣、明年昭武出兵與薩長諸藩兵、俱戡定箱館賊、朝廷賞功加禄、昭武遂任陸軍少尉、明治八年四月、天皇親臨昭武邸、覧光圀及齊昭手書、嗟賞其久勞王事、特詔昭武曰、勿墜汝家聲、昭武感泣辭職、復遊學海外、仍未還、

論曰、烈公負天下重望、上書朝廷、論幕吏之專横、以振作四方義氣、遂以是蒙重責、幽憤至死、而其所素粮之士、爭起繼遺志、視死如歸、餘風所動、東西群起、遂使我國體復千年前之正、其功比之楠氏據金剛山、奏回天之功、無甚徑庭也、岡千仞

論曰、偃武以降、諸侯之以賢名治蹟顯者、會津有松平正之、岡山有池田光政、細川重賢之於熊本、上杉治憲之於米津、松平定信之於白川、鍋島齊正之於佐賀、晨起旰食、勵精圖治、而言行兼備、治教並擧者、以徳川義烈二公為之最焉、至今天下言治者、皆推水府云、本莊一行

論曰、盛哉水藩多士之濟濟、能護其邦家、一至於此也、哀公即世、繼嗣未定、有司迎合、希旨幕府、欲奉其庶子、當是時、哀公之血胤不絶、如線、岌岌乎亦已危矣、而藤田斌卿等、忠慨義憤、陳

力就列、奮身弗顧、挽回既倒之狂瀾、雖以幕府之積威、弗得奪而逐之、使衆廢再開、雲霧而仰天日、皆斌卿諸人忠慨義憤之所致、要之皆哀公以還、奕世所培養、予嘗遊于水戸、跡西山之考槃、弔桃源之遺蹤、雖馬夫牛卒、愚痴無智之氓、咸能知尊王室、攘夷狄、重節義而勵廉恥、編戸尚且如斯、而況於濟濟多士邪、唯其忠慨義憤之氣、屈而無所伸、聚而弗能散、拗怒欝勃、抑而不遏、發而為櫻田之變、又發而為筑波之屯集、遂至於兩黨分爭、正邪相軋、豈可勝慨乎哉、不知者訕以為過激、為麤暴、殊不知其所謂過激麤暴者、皆忠慨義憤之氣所胚胎、豈可與庸常過激麤暴之徒、同日而論之乎哉、菊池純

論曰、水戸之有奸黨、猶長門之有俗黨、而長門之有吉田久坂、

高杉諸子、猶水戸之有藤田、戸田、武田諸子矣、正黨之敗於初
而勝於後、亦相似也、惟水戸變早發而遲、平長門變晩發而速
定、其幸不幸、豈有數存耶、蓋長門雖失此數子、然慷慨激烈之
徒、接踵輩出、以扠回天之勲、而水戸無復接武數子者、是其所
以異盛衰耶、雖然、水戸唱之於東、而長門和之於西、各用瞑眩
之藥、以攪亂幕政、挽回暮氣、二藩之功、未易遽軒輊也、抑方今
文明日新、誰不悟昔日攘夷之妄者、蛾螂變而蟬鳴、為善變者、
龍變而鰍、為不善變者、使烈公君臣及今、將復善變矣、昔仲尼
前無軍旅之對、而後有沐浴之請、然其尊王則同、故巢於雨飛
於晴、鳥之變也、蟄於冬、啓於春、蟲之變也、攘夷於醉、開化於醒、
人之變也、愛國之士、宜審時勢、不宜易節操也、小笠原勝修

藤田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號東湖、常陸人也、父一正
始仕水戸、彪幼有穎才、年十四、遊江戸、受業龜田鵬齋、太田錦城、
又學劍岡田十松、文政七年、米舶出沒東海、遂上陸剽掠常陸大
津村、一正慨然謂彪曰、近年番人駛入邊海、數以大砲劫我國民、
極其驕傲、而我國偸安、竊恐貽後患也、汝宜兼行赴大津村、覘彼
形聲、幕吏即放免之、則力戰勿使一人生還、是雖觸國憲、亦足能
示神州之精氣矣、彪曰、謹諾矣、曰、酌酒訣別、會有飛使報曰、蕃舩
已去矣、彪大悵恨、時年十九、後又遊江戸、受槍法於伊能一雲齋、
力學武技、廢讀書、既而憤然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英雄所笑、遂
潜心讀書、時庶公子敬三郎養在江邸、嘉彪勉學、親書不息二大
字賜之、彪揭之壁上、自信愈厚、亡幾、父歸國、補進物番、為彰考

館編修、攝總裁事、嘗論駁館中五事、議論文辭雄健、闔藩始服其
學識、藩主齊脩病篤、繼嗣未定、當路有異言、物議沸騰、彪憂憤、將
赴江戸筮之、凶、乃拔策曰、臣子赴國難、何問吉凶、即與同盟馳至
江戸、見支藩松平頼誠、論繼嗣事、言甚痛切、居數日、齊脩卒、遺命
傳封弟敬三郎、即齊昭也、彪等感喜、即北歸、齊昭襲封、擢彪為郡
奉行、累遷至側用人、眷遇日渥、参預機務、應對四方、每草新令、立
成、文辭優暢、事理明徹、雖老練政事者、不能及焉、數受命奔走武
常之際、以通事情、其在江戸、與真田幸貫、及矢部定謙、岡本成、羽
倉外記諸名士深交、彪容貌魁偉、眼光射人、而愛才容衆、雖在劇
職、常延異能之士、酣暢談論、詞賦唱酬、盡其歡情、當時以人才稱
而輔齊昭、破偸安、獎習新、天下耳目、以彪為唱首、遂為幕府所忌

云、弘化元年、齊昭以幕命遜於駒籠別第、彪亦獲罪屏居小梅別
墅、自是復攻家學、博涉群書、和文文山正氣歌、以述懐、又著常陸
帶、回天詩史、居三年、事解、還郷里、尋聽與親故往來、遠近問政乞
教者、日填其門、嘉永六年、外舶入江戸海、天下騷然、孝明天皇宸
憂深、嘉齊昭留意邊備、彪名亦達朝廷云、尋幕府起齊昭、議軍國
大事、齊昭召彪於江邸、復原職、天下想望風裁、彪慨然作詩曰、寶
刀難染洋夷血、却憶常陽舊草廬、彪頻遇事變、常以死自誓、然以
狂狷誤事自警、藩侯感其志操、親書誠之進三字賜之、尋命彪總
督學政、安政二年冬、江戸地震、彪馳候公室、値梁屋破裂、終壓死、
彪時年五十、齊昭慶篤深哀惜焉、命歸葬水戸、齊昭親題其碑曰、
表誠、有四男五女、長小野太郎殤、次建嗣家、次任、次信、稱小四郎、

島津久光　昌平艦　諸侯諫書

事見于前。

論曰、當氣運之未開、以烈公之賢藤田之誠、猶且未免海賊視文明各國、自今日觀之、攘夷之論、概屬暴虎馮河、然攘夷之變復古、復古之變文明、以致今日之隆盛、有不偶然者、而藤田等不為無功於其間、要之精神氣魄、固非依人成事者、使之當路於今日、則株守舊套、不知變通耶、將張開活眼、以策富強也、小笠原勝脩

島津齊彬宰相齊興子、兵庫頭義弘裔也、齊彬性英豪、善粮士、時外人來航、國家多事、摸西洋制、造軍艦、名昌平號、納之幕府、舩長九丈七尺餘、深三丈二尺、寬二丈二尺、旁板厚尺有餘、寸木料多用松材、舷端以楠板覆之、其吃水處包以銅片、內為二層、上層兩

邊安礟十位、下層三室、左右厦閣藏彈丸及九百器械、桅三柱、長各若干尋、材皆用杉、每桅分為三截、用布為蓬、蓬索數十條、紛如蛛絲、艫端有橫桅、長若干尋、舳尾有玻瓈窻、有快蟹、懸在舷外、以鐵鎖上下之、凡司舶之操縱、舫人之慣熟、時人驚異云、時安政三年也、翌年將軍家定將見米國使節、齊彬與細川齊護等二十一人連署諫之曰、聞將軍蹈寬永以前舊蹤、延見外使、僕等謹拜命然寬永以前諸蕃來朝者、卑己重禮、以貢方物、方今外使則不然、尊大驕慢、以蔑視皇國、幕府有司、申諭國典、彼不肯、則恐懼議允其請、以馴致今日之事、損國體莫大焉、吾曹深慽汙先祖、名為子孫、瑕敢請延見米使之日、一免連署牙參、且比年物價騰貴、列藩疲於會同、敢請依寬永以前例、使之自今年限十年、就國以勸農

西鄉隆盛等　僧月照　浪士要于路　久光入京

講武、富國強兵、而倚萬一之幸、甚不報、五年家定薨、齊彬亦卒、以弟久光子茂久為嗣、當是時、藩士西鄉隆盛、及海江田武次、伊地知正治等、入京觀時事、皆與清水寺僧月照、來往謀事、居亡幾內勅譏人獄起、隆盛等最為幕吏所指目、然憚薩威名、不輙逮之、獨索月照甚急、隆盛武次護月照走南都、追者在後、武次欲斬追者、隆盛止之曰、子唯吾劍之視、追者畏憚、不敢近、隆盛等歸國、月照亦來投、既而為俗吏所沮、或謀陷隆盛、於是隆盛與月照逃、日向逮捕益嚴、隆盛與月照相約、踏海而歿、會漁舟來救、二人月照竟死、隆盛甦、藩憚物議、流隆盛於大島、先是隆盛坐事再流大島、至是凡三、因變姓名、假稱大島三左衛門、後赦還、家出與藩政、所規畫極多、時諸藩士多脫籍走京畿、盛唱尊攘、海內騷然、茂久諭其臣

曰、聞有結交四方、圖國事者、吾嘉而危之、勿徒與處士謀、以謬大計、空竢吾命、既而藩士稍脫出之上國、萬延初、水戶人三十餘來投、薩江戶邸、願藉力以為攘夷先鋒、諭之遣還水戶、文久二年春、毛利氏在江戶、唱朝廷幕府調停之說、勸將軍朝覲定國是、幕府執政亦漸納其說、欲託毛利氏行事、當是時久光已發藩、至播之室津、浪士平野國臣、清川八郎、及我藩士向所亡命、有馬新七等、數百人來投、欲藉我藩力、遂攘夷討幕之事、久光危之、慰諭留之、伏水、獨入京師、因前左府忠熙上書曰、獨幕府刑戮志士、而志士益激、日甚一日、臣雖嘉其志、恐其釀國亂、不能勤王、而却陷夷術中、臣紹齊彬遺志、在致力於朝廷幕府、不忍坐視近狀、欲東建言幕府、途遇處士、欲迎臣舉事、臣諭之、竢命、敢請處分朝議、恐其過

久光東下

激留久光鎮京師處士聞之相率入京久光聞警遣從士大山綱良等遮之伏見諭之新七等不肯遂相鬪互有死傷所司代酒井忠義聞變倉皇入二條城自衛自是幕府威令不復行于京畿天皇詔久光曰關東奏請絕外夷十年為限汝其奉旨運謀以更張國威往昔兒島三郎存心王室朕欲汝傚焉因賜名三郎尋長土及諸藩入京者至八十餘藩而三藩威望最顯天下特稱曰薩長土薩最為稱首於是朝廷追褒故齊彬誠忠詔贈從二位權中納言幕府亦屢慰勞久光賜刀賞之六月久光御內旨護勅使大原重德東下命將軍入朝等事也久光為之規畫歸途過生麥村英國記室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怒殺之尋勅使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東下促家茂入朝初毛利氏建議學習院論協和官武令定廣奉內

歸國

旨往江戶山內豐範亦護勅使往於是幕政一變家茂將覲當此時實美公知親長土粟田宮尊融關白忠凞親我奏請內旨俱有所由勢遂相軋及明年春家茂入朝毛利氏奏請舉加茂八幡行幸之典專主調停官武及鎖攘之事會英人以生麥之事逼幕府且襲鹿兒島久光不自安遂上書曰臣憂者觀天下形勢駸駸日危迫叨不自量歎陳鄙見敢干清要而微衷未見讒口益多以不信之微衷速滋多之讒口此所以建言不行而徒慷慨也夫所建言既已不行而徘徊遲疑置身於無用之地臣恐讒謗益沸騰以致關下之紛擾且攘夷之期在近弊邑方當其要衝不可不以為之備願賜臣以數月之暇令得以盡方略書纔入身已上程時英

英人逼幕府

人率其兵艦數隻直逼橫濱以書讓幕府曰聞去年殺本國士官者為島津三郎一黨乞速捕縛主使與殺士官者附之於我我縣首誅之以甘心焉耳否則取償金五十萬元於政府且欲別取三萬元於島津氏以存恤死者妻孥今日之報不得猶豫萬一猶豫過期乃有一戰已貴國其勿悔焉書辭極倨慢幕議大難之欲俟家茂東下對之馳騑告急而家茂被抑留不得還英艦益輻湊殆至十餘隻幕府大怖依違遷延已過月餘英將益忿觀兵逼之茂

呈書幕府

久聞之使家臣島津將監等呈書幕府曰生麥之變事由弊族三郎大累政府茂久憂懼焉雖然彼本失禮於我我因戮之曲直未易判而彼求償於我寧有此理邪彼若誅求益急吾用我兵當一戰以決死耳幕府勿復憂念敢乞指揮書入老中皆稱病不出時德川慶喜老中小笠原長行至自京師遂議輸償金四十五萬元

於是英人與幕府事始平適有人刺殺姉小路公知朝議疑我藩所為逮捕田中新平仁禮源之允新平怒自刄鷹司輔凞三條實美等亦疑之罷乾門宿衛藩人大不平之然以外患既逼不及辨之七月英人以兵艦七隻入鹿兒島港以書來逼曰生麥之事既與幕府平顧貴藩何所決乞速輸償金如額以存恤死者妻孥否則得主使者以甘心耳對曰殺人者死自有典刑在焉而其人亡命追捕未獲且衝突諸侯前驅者吾亦處之以吾法議之議之政府詢之君等事定而後償金未為晚也英將怒闖入內港奪我漁船三隻引還本船蓋質之也會大風雨我兵乘之砲擊英艦英艦應之向陸砲擊火移市街炎焰焦天踰日不滅我兵防戰甚力英

與英戰

艦七隻壞其六艦死傷亦數十人英不得志而去又圖再舉而我

入京　與長生隙　湊川　甲子之役

砲臺戰艦、悉爲所毀壞、於是借金於幕府、償輸如額、生麥之事平、飛書報狀朝廷、聞而壯之、下勅獎勵、此役也、事起匆卒、英一艦不逞拔錨、倉皇斷纜而去、我兵奪錨、及和成、英人懇請獲之、凡海戰之法、戰勝奪錨、傳之四方、以誇耀之、事平後、出金贖之、今不費一金獲之、英人感其高義、此時毛利氏首建天皇親征之議、欲移驆於春日山、令于四方、天下浮浪士、踴躍赴之、或傳內旨召久光、以其命不公、未應、既而尊融專執事、議逐長藩、長人不退、我藩士在京師者、請討之、長人遂去、三條實美等亦走長門、浪士擧事者不克、又走長門、十月、久光入京師、奏請召將軍家茂及慶喜慶永豐信等、皆踵至、詔曰、鎖港事重、列藩受幕府指揮、勿輕擧、十二月、我商船發兵庫、向長崎、路泊豐前田浦、距長門砲臺甚近、長人僞爲

不知、宣言曰、蕃船至、砲擊摧之、火發硝庫、一艦悉焚溺、死者三十人、我藩欲遣使長門、問其事、由幕府慰諭止之、元治元年正月、久光敍從四位、任少將、兼大隅守、二月、奏建祠湊川、祀正成等、天皇敕家茂曰、島津少將與會津中將、越前中將、伊達前侍從、皆是忠實純厚、汝親之與謀焉、又曰、三條實美等與長防藩士、不察大勢、矯詔爲過激者、宜議鎭撫之、既而毛利氏將士、率兵逼闕、我藩士守乾門者、助會桑等藩兵、襲長兵背、夾擊大破之、來島政久、長之驍將也、此日衝中立賣門、破會兵、幾至宮垣、我隊將仁禮某、令狙擊之斃、政久又援越前彥根兵、縱火焚鷹司邸、斬久坂通武等、於是長兵大潰走、翌日、我兵追索至嵯峨、長人已遁、不見隻騎、乃火其營、獲資糧五百苞而歸、分給之京民、長人及浪士之迹、幾絕于

與長成　阻征長

京畿、我藩之力爲多、幕府依賴焉、自是重違我意云、幕府遂下令征長防、未及交兵、一旦而鎭定焉、幕府意亦驕、下教曰、長門事已定、將軍在江戶、虜之不復西、我藩人聞惡之、既而幕府聞長防有內變、發再征之令、於是西鄕隆盛等議曰、方今之勢、在一敵愾以護皇國、而動兵邦內、以角銖錙、非策之得者、乃善待長俘、因禮而還之、遣伊知治正治、黑田了介等於長、時土佐坂本龍馬等在長、聞之大喜、調停之、媾和、於是薩長復交、而幕府未之知也、八月、家茂抵京、時外國公使航抵兵庫、要請交際、勅許及開兵庫港、家茂內外事迫、欲棄軍職而東歸、朝廷詔問諸藩、意見多可之者、我藩密奏曰、聞老中阿部豐後等、接見夷於兵庫、欲刻十日開兵庫港、將軍亦將入朝奏事、自米夷入港、天威不震、況兵庫接近帝都、爲

海內要港、如許之、貽悔於千歲、請下議諸侯、問以向背、夷或突入、則茂久久光率軍、以備京師、如有緩急、爲之先鋒、以報皇恩、廷議納之、許其結約、特不許開港、家茂仍困之、時以征長事迄不復爭之、至大坂城、督諸藩及麾下兵伐之、四月、久光使藩士奏曰、嚮尾張總督諒長事情、容其謝罪、班師、而今復問罪、是爲無名之師、夫征伐、天下重典、名正理明、則師不令而會、今妄動凶器、階亂好殺、豈將軍撥亂反正之意哉、我藩敢辭出兵、請虛心容之、藩士大久保利通至大坂、見老中板倉勝靜、亦諫西征、軍情大沮、已而幕軍不競、長人啓四境、七月、長人寄書於我、請解救、久光傳檄於三十六藩曰、長防士民、賴弊邑哀訴、今日之勢、爲之救解、似有嫌疑者、然武門之情、不得不見急而救之、各藩以爲、如何熊木佐賀安

奏

濃洋久保矢米澤柳川忍等謂幕府奉勅問罪不可救解也茂久久光奏曰內憂外患國步艱難自我受外侮已閲十年幕府一旦失統御之術國是不定衆議不和勤王諸藩不遺餘力欲以輔聖朝挽回衰運而憂國之士殉難者不可更僕內亂之機起於甲子歲尋有五條亂而有若州信州之兵變又有兵庫大坂江戸之紛擾將軍今在大坂遠近嘗觸風而鄙商賤民不知畏憚犯法於咫尺之地事雖匱定然物價益貴加之以水旱外寇不知何以防之廟堂內政維持皇國急於救溺而征長之擧開緒者何也嚮尾張前黄門諒謝罪之實班師奉事臨機為之處置非豈有辭而失機誤計不奉朝廷寬仁之旨而起討伐之師臨境問罪彼分疏有辭則變討伐為裁斷而無其實假使用兵出于不得已奏而從事亦

當就條理否則何能服之今兵庫大坂之商猶且不畏法令而況於長防數百年呴濡生聚之士乎其所歎訴一切郤而不納以為背命則起師問罪是豈可謂至當哉渠遣宍戸備後來則疑而拘留之即按之得當使彼無容喙則國民自知罪今則不問其情妄拘之强箝其口渠益激怒以為無義不負如大島郡之擧事類海賊固不忍言不唯激其士民國家興亡之所係焉不可不鄭重宜審緩急之辨察治亂之機開視聽於四方盡天下之正義下寬大之詔持危扶顛修政振武以基中興服遠人上報先王之恩下救蒼生之苦長人又託書請上奏久光附奏曰壅蔽不通臣民之情者非昭代之政傍觀不援列藩之急者非武門之習謹取疏以聞朝廷未答會家茂薨尋天皇崩數月間上下多事詔班征長師而

小松帶刀

小御所大會議

長防處置未得當久光與豐信宗城等多規畫政体今上踐祚之九月慶喜召我藩士小松帶刀土藩後藤象次郎等於二條城議奉還大政之可否帶刀等苦口勸進之慶喜遂上書奉還之關白齊敬留議不下帶刀請齊敬第說曰朝議不決議者以為殿下沮之是殿下受天下之怨也危在旦夕齊敬恐懼遂奏可之十二月八日公卿諸侯及諸藩士悉會于小御所茂久曰朝廷已收政權然不有土地人民有名無實宜課德川氏割其八百萬石以充經費議不決徹曉九日遂廢攝關幕府茂久等任議定職小松帶刀西鄉隆盛岩下方平大久保利通等為參與慶喜知我議大怨之會處士數百人結隊犯江戸奸商募軍資而投我邸請庇陰之藩士過激者許而置之時常野亦土寇起慶喜等自謂嚮薩人首鼓

舞朝議又嗾使處士擾動關東是覆我根本也遂使酒井忠發圍藩邸縱兵焚之邸中人殲我士在京者聞之大恚於是薩幕大隙遂成先是我藩及長土諸藩守衛禁闕容保等據二條城屹然相對十二日夜慶喜等遺書走大坂奏請黜我藩士參朝政者以其不肖遂宣言曰清君側率大兵犯闕我兵與長人拒之伏水鳥羽大破之慶喜等東走尋棄大坂城出兵四方伐不庭佐幕諸藩皆歸順隆盛佐總督宮東下収江戸城利通議遷都定鼎東京後又首納藩籍天下始一定焉於是島津氏為復古功臣之第一

論曰余觀近世之時變至於嘉永安政之間有不可勝言者於是天皇宸怒將擧膺懲之典幕吏悖怖其陰謀不忍復言也八州生民誰不被先王之澤况天日照鑑遂使幕吏暴戾於道路

山内豐信

而幕議猶與朝旨牴牾、厄及孝明天皇宸憂日深、一日四方志士聞之、西東出沒、欲以安宸憂矣、然大率烏合魚集、影響不定、或罹幕吏憑怒、遭竄就戮者、前後數百人、頗嘗其慘辣、蓋德川氏之指斥志士、不啻如馬屎牛尿也、未嘗不厭而竄戮焉、以為自得法矣、何其反耶、於是天下侯伯重踵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者也、島津氏以英偉之姿、雄睨當時之大勢、奮然挺身入京師、如揭炬暗室、延欲齊世道、匡名實、維持王憲於萬世之下也、及毛利山内二氏、亦相踵入京師、俱鼓舞四方志士之義氣、振起天下侯伯之誠意、使之與偕匡濟將亡之世道名實、其機會之來、間不容髮、遂贊成中興之大業、使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亦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島津氏為之倡、焉能至此、其藩勇悍冠東洋、英人猶落膽矣、況東北人之弄兵潢池者乎、一鼓揚我武、夫誰為其儔、馬杉繁

山内豐信、土佐守一豐後也、時宗室豐熙無子、繼為嗣、豐信性英毅、臨事好謀、安政中坐將軍繼嗣之事、見黜屏居、號容堂、子豐範任土佐守、文久二年、豐範奉勅入京師、此時浮浪士充洛中、無能統馭之者、朝廷令豐範與薩長二藩俱總轄之、薩長土三藩名始見于天下、四月、幕府奉朝旨、解豐信幽居、是歲毛利定廣奉勅至江戸、其臣麻田公輔等屢來謁、豐信為有所規畫、會聞我藩士與長門士會于大森村、議襲横濱、豐信窃報之定廣、令停之、定廣單騎追之、公輔亦至、公輔遂罵曰、休矣、莫為也、如容堂公亦摸稜耳、我士怒、公輔曰、公負朝廷之望、新參幕議、而曠日彌久、却沮此舉、

入京

非摸稜而何也、我士大呼曰、可否不暇論、君辱臣死、固其所也、執刀起、長士視事急、扶公輔上馬、公輔罵不已、長士揮刀斫其馬、逸不中、還其邸、我士往請與公輔耦刺、定廣慰撫還之、自至豐信謝之、豐信笑曰、勿以為念、益為二藩之好矣、更遣使以勿嚴譴公輔、十月、豐範奉勅使三條實美等至、令幕府舉新政、尋還京師、三年、有人投棄一首級於我京邸、揭示曰、千種少將嘗助幕吏奸謀、將以極不義之榮華、遂與島田左近賀川肇等謀、陷大臣公卿、其罪跡有不可舉者、因呈一首級、驚閣下聽、如其深旨、天地神人所知、請諒察焉、豐範使人撿其首、則非少將也、蓋少將引罪屏居於唐橋村、其里正揔助者、嘗得千種氏寵、故戮之以諷云、豐範頗悟、慶應元年十月、幕府下外國條約勅許之詔、曰從前幕府所約、皆出於專斷私議、宜更正端緒、斟酌時勢、以制其宜、我士民聞之、紛論不已、

諭藩士

豐信與豐範作書慰諭曰、古者天子親理天下之大政、聖德光於海外、而中葉以降、綱紀漸弛、自兵權歸武門、七道相侵伐、干戈無止、何暇光聖德於海外也哉、若夫北條時宗斬元使、破元軍、豐臣秀吉攻韓國、碎明軍、固雖非常之舉、而不過一時震武威耳、上古天朝盛時、殊有外國接待之制、降自寛永年間、建邪教禁、除滿清和蘭之外、拒絕外交、事出於一時權宜、然而以鎖港為我皇國古制者、蓋自信之誤也、嘉永中、米國使節來乞互市、天子憂其窺窬、詔拒絕之、幕府不奉勅、私締條約、遂至國中紛擾、唱攘夷、以副叡旨、今也朝議斟酌宇内形勢、詔建締約之制、則復上古之制也、吾已奉詔拒外交、吾又奉詔接外人、其進退出處、一從詔令、固

藩士入長
豐信入京
勧政權奉還

臣子之分也、蓋接之以信義、則彼應無凄悔我矣、雖然如北條豐臣二氏、充實武備、以防外侮、吾固所希望也、汝等宜理會斯意、勿以暴論誤國事、士民不服於令者、脱走長門、長防兵機益強、先是薩長有隙、我士坂本龍馬在長、為調停之、薩長交合、兵鋒大熾、幕府不能征、自是大藩不復受關東節度、三年二月、詔召諸藩主宗城久光慶永齊正等、皆應敕入京師、豐信謂時勢切迫、不得不獻鄙見也、乃令士民曰、客歳蒙朝召、已再三、吾不幸罹病、不得以應命、今也新帝即位、而幕府亦新紹職、吾且力疾入京師、為國家獻一議而後已矣、然事頗重大、國國士民、其勿期吾生還、四月、與族山内整之助以兵三千入京師、次方廣等與公卿諸侯將大有所議、朝議為之動、豐信欲見慶喜、慶喜容保等避豐信、不輙相見、豐信遂不得與之議、六月、移病就國、憂憤不能自已、九月、遣寺村左膳、後藤象二郎等、代已呈書幕府、條陳其意曰、我邦中世武門握政權、海内奠安、以致無虞者、殆乎三百年矣、既而外舶來航、求通信乞互市、於是人心弗服、物議囂然、繼以内訌、終速外人嗤笑、此無他、以政令不一也、今日之勢、不可復畢守舊制、宜當還政權於王室、以立萬國竝立之基、因條記其所見於左、以具采薱、一曰、天下政權、宜在朝廷、朝廷者、則制度法令所出、宜設議政局、以經紀之也、二曰、政局宜分為二、稱以上下、議官宜選舉正明純良之士、不必問貴賤也、三曰、制度典禮、自有舊規在焉、不要別設新法、雖然時有近古、世有同異、拘泥一方、弗通時宜、非政之善者也、宜更革宿弊、折中舊制、以立當今良法也、其他設學校而教育人材、結軍

後藤象次郎

圜而守衛帝京之類、縷述詳陳、不遺餘力、時淺野茂長亦呈書説以大義、因勸解其政柄、慶喜召象次郎及薩人小松帶刀於二條城、諮詢之、二人固執前議、慶喜意即決、乃草疏示幕臣、將士大愕、各陳所見、多非之者、慶喜遂上表奉還大政、豐信勸諭之力也、已而朝臣佐幕者、諫朝廷輕易執政之非、策象次郎與帶刀首駁之曰、天下將定於一、而廷議不斷、何坐失事機、遂激切論之、於是議遂決、當此時、豐信在國、猶恐其生奇變、益修方廣寺、營運輸軍須、欲以大兵入京、以廷議決、詔召諸侯、十二月、豐信與島津茂久淺野茂長各率兵三千、前後入京師、豐信即夜入朝、島津氏議收德川氏封、豐信曰、幕府固不堪其職、然事至今日者、雖尾越薩土亦非無愆、而今獨收德川氏之有、恐非公平、諸侯亦宜從國之大小剗其幾分、以貢土地人民、且如會津者、雖屢事有過然、非有惡意、宜使之就國也、朝議徹曉、詰旦、詔免慶喜及容保等職、併廢幕府、復五卿及毛利氏官職、許其入京師、豐信與茂久茂長自將兵入護禁闕、十日、豐信任議定職、左膳象次郎等亦尋補參與、明年、與薩長諸藩俱出大兵鎭定東北、又首建奉還藩籍之議、賛皇室復古之大業、實豐信之功為多焉、

論曰、薩長土三藩所以擅聲譽于天下者、豈非首唱尊攘大義之功之故邪、嘉永癸丑、米使來我浦賀、乞和親、幕府畏怖、不經勅允許之條約、於是朝廷與幕府生嫌隙、天下志士、所在樹黨與、盡力國事、當是之時、三藩主發抱憂國之念、欲使幕府速奉朝命、以飽天下之望、匡濟効力、百蹶不撓、遂相俱入京師、要幕

府以尊攘之議薩有大島三右衛門大久保一藏藤井良節本田彌右衛門等長有桂小五郎高杉晋作久坂義助時山直八周布政之助佐々木男也等土有小南五郎右衛門坂本龍馬武市半平太間崎哲馬等皆豪傑之士輔翼藩主竭力國事於是三藩聲威殆出幕府之右天下之望亦歸焉遂鞏朝權基礎奏明治維新之大勲功繼之大政奉還戊辰戰爭封土奉還世謂之三大變革皆三藩之所為也有此三大變革而後趨開明之域竟致今日之旺盛也而其所以至此皆由三藩侯之協心戮力與其藩主鞅掌王事也三藩之功豈不大哉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十八終

毛利慶親　村田織部　天皇寄勅　僧月性

日本史記下編卷三十九

藩翰列傳八之二十二

○毛利慶親　吉田矩方○久坂通武○高杉晋作

毛利慶親、元就十五世孫也、世襲大膳太夫、初襲封、善治國政、幕府賜鞍鐙賞之、天保末、蕃舶漸出入內海、慶親修鎮海園於江戶別第、講武、藩老村田織部呈書曰、大江氏修武兼文、申來尚矣、其兵法發源於維時卿、而匡房卿以是傳之源義家、後時親朝臣又傳楠公、有廣元朝臣之功、有秀光朝臣之義、延及仰德公、處世混濁、而尊朝廷誅逆萎、義動天下矣、保庇足利義昭、威震一世矣、天樹公紹業、輔豐臣秀頼、亦能為救溺扶顛者矣、方今外事日棘、幕政日非、主公宜孝順以對揚前烈、講閲以報効皇恩也、慶親善之、

乃整頓藩士、閲兵羽賀臺、織部授二旗於沿海之民、一書聞字、曰聞外艦至即揭之來、一書見字、曰是外艦至則揭之來、於是闔藩勵武、弘化中、慶親忠蓋為國之志、達于朝廷、天皇使正親町三條實愛傳內旨、泄宸憂、慶親感憤、誓欲以藩殉國、時封內有奇僧、號月性、與織部等善、常以外寇為大憂、嘗讀西蕃紀傳、至葡人以祆教誘吼哇、遂奪其國、慨然謂、彼即以其所施於吼哇者、來而施於我、則其為患非細、彼所以得民心者、一天主教耳、彼既以教誘民、則我亦不可不以教結民、民之易感、且入者、莫如吾鸞教、而國家使託釋氏以防祆教者久矣、吾將以我教結此民、由是講法、必先申此意、至誠懇到、聲淚并下、聽者皆感激趨之、萩城士大夫爭請以聽講、常數千人、藩老益田福原浦三氏尤親愛之、數延見、且遣

麻田公輔

之其采邑講說、時人呼曰海防僧、長防二州士民殉於國難、百折不撓、遂能興起皇威于既墜者、雖依慶親父子之忠懇、鼓舞二州之民心、倒而後止者、月性之功為大、當此時、藩人吉田矩方、以氣節鳴于世、安政初、矩方在江戶、疾外人凌辱我國體、慨然講擯斥策、遂欲就米艦航海、事不成、而就縛、二年、織部卒、三年、月性歿、織部嘗曰、凡讀聖賢書者、須以吾眼光入彼心腸、而角伎倆、知其心術才藝、不可企及、則當反省勉勵、以進彼地位、若夫販夫販婦、拜釋迦金像、意不免泥塑也、又曰、富嶽之基廣衍、蟠三國、跨八州、乃所以屹立凌摩絳霄也、為治者亦嘗愛民富國、淳風固基、若夫聚斂冨上之臣、實國之蟊賊也、又曰、事理之精蘊無有究極、時運之推移無有定勢、堯舜之智在壺、已資於人、吾黨之學、徹頭徹尾、無不

於此者也、其言如此、平常施於事業者可知也、月性平常所交亦二州善士也、如久坂玄機、土屋松如、皆合志者、有一村女、與母相依、貧無自活、常聽月性之教、一日語母曰、女所以生育者、君親恩也、今聞官有鑄礮舉、願沒身為婢、得其傭錢獻之、遂抵里正請之、其感格民心如此、五年、水戶黨獄起、幕府疑矩方、令我江戶邸宰永井時庸檻致之、六年八月、矩方刑死、時庸稱雅樂、學識卓絕、練達世務、為慶親所信寵、數受主命、往來京師江戶之間、悉官武事情、時庸持論與周布翼相合、而與矩方及久坂通武等、異意見、而通武等與之論、屢屈、當此時、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等、為幕府所貶、時庸恐慶親亦得譴、兼程西下、勸慶親東覲、慶親已上途、先是藩人麻田公輔抵役京師、歎曰、朝威沈淪久矣、幕府已失政柄、安保

慶親説老中　佐幕　永井時庸

神州不遂為腥羶之俗要之明大義則朝權可復攘外寇則國體可全自是公輔日夜區畫藩務屢陳前議於慶親於是公輔追及於途固執前議贊王政復古之事慶親善公輔議延參機務遂詣江戸極論外夷不可親之状幕府不省慶親謂幕府先締條約於外國而後奏焉朝廷責其專斷大吏托事左右不肯奉勅雖勢出於不得已而天下衆庶不以幕府為直也夫朝廷幕府相和乃本也而諸港開鎖抑末也先可奉戴王命以立我國體矣國體已立則開鎖之權在我自我航海互市西洋各國亦無妨也文久二年二月慶親説老中久世廣周曰今幕府承井伊氏擅政之後未能洗除餘弊抑皇妹之降嫁也將軍當入朝謝恩且如攘夷宜勿徑朝旨而將軍或食言於是天皇宸怒世或以幕府為違敕近時自

黜鍋島齊正山内豐信伊達宗城等列藩觖望各為自守之計國勢已如此今而無大處分則必有噬臍之悔也僕為幕府危之廣周等愕眙請教慶親奮曰今日之計在以松平春嶽為大老以刑部卿慶喜為輔將登庸川路聖謨佐佐木顯發等以一新大政不能則吾欲與薩肥諸藩奉詔以令四方也廣周曰謹奉教至是薦時庸於廣周時庸常謂時務在開港而不在鎖國其議協老中意因厚遇之授密旨西説京師時庸謁中山忠能説以時勢不可已請得外國條約敕裁言甚剴切當是時京師盛唱攘夷上下俱惡時庸終不得要領而東藩人在京師者欲陰刺時庸要之大津驛時庸諜知之間行出京師取路東山道入江戸初來原良藏副時庸至京師及歸屠腹遺書曰為官武計畫者塞而不用自以為忠

入京　士民始附毛利氏　奇兵隊

為義者今反為不忠不義故一死以謝之明年時庸亦以事自裁慶親使人謂細川齊護曰客冬以來數説久世安藤二氏請定國是久世氏乃召我臣某授密旨往説京師事非容易矣願聞高明之論又説幕府諸老曰近日之状列藩游士不經幕府直奏大事於朝廷勿論得失恐失政體若有奉詔以要關東者則釀群雄割據之勢而不知公論所在奈損國威受外侮何請將軍入朝奉皇旨撰於列藩參豫國政獻替可否每事奏而後行則人心服而國威張矣其背詔者嚴譴之臣言可取則入京謀之諸老弗答慶親遂使子定廣就國五月定廣奉敕入京師帝召之簾下詔曰乃祖元就勤王事已尚矣乃父慶親嘗憂外夷強梁欲佐幕府副朝旨其意可嘉焉今也汝不忘祖先勤王之遺志奉勅入京師朕太嘉

焉宜在輦下與島津久光戮力以鎮衆心定廣感泣奏曰臣雖無似謹奉詔願勿煩宸慮自是定廣在京師與久光屢入朝獻攘夷策討論國是意謂幕府自締條約開諸港奸商投機恣昂低物貨世擧困之況京師三塞之地士民訴窮乏太切豈可坐視之哉乃使人諭京攝豪商勿恣昂低物貨於是京坂士民始附毛利氏四方志士亦聞其聲譽競入京師贊成其議六月慶親入京師建議學習院論協和官武七月勅使大原重德東下令幕府擧新政幕府大行黜陟家茂以明年春入朝皆如慶親前議當此時故吉田矩方黨高杉晉作久坂通武入江弘毅山縣狂介等在國日議攘夷策乃不論士民揀強悍耐事者編入兵籍呼曰奇兵隊以備海防八月山内豐範奉勅入京師自是語尊攘者必先以薩長土稱

浮浪士皆附

攘夷

天皇深嘉三氏忠誠、詔曰、今也幕府已擧新政、而有未擧行者、朕將遣使督促之、況既解係水戸疑獄親王公卿及諸侯幽屛、而士庶罹縲紲者、未解、朕疑其意、欲且招集死者寃魂、使子孫長奉祭祀、汝等謀之、定廣奏請曰、臣先勅使之江戸、往豫爲之區畫、詔聽之、八月、定廣赴江戸、與幕府諸老議可奉詔旨、公輔從往出入老中及土越之間、規畫甚力、尋勅使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至江戸、定廣隨還京師、三年正月、將軍家茂入朝也、處士入等持院、斫足利氏偶像梟之、以譏指幕府、幕吏欲置之極刑、定廣苦口解救之、自是浮浪士皆附于我、定廣密奏請曰、車駕幸加茂及八幡、就神前賜攘夷節刀於將軍、幕府必不得辭也、天皇乃幸加茂、家茂率諸侯從焉、而及幸八幡、託病辭之、蓋難受節刀也、然家茂逼于朝議、告諸藩以五月十日爲攘夷之期、於是我藩情大伸、朝幕之間、當是時、尊融親王及近衞忠凞等、結於島津氏、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等、善於我藩及山内氏、勢稍相軋、松平容保爲京師守護、居間陰謀其排陷、朝廷未察也、慶親陞從三位宰相、公輔曰、幕府稍思愆奉詔旨、而朝威之衰、非一朝所挽回、今未見有列藩大致力於國家者、吾公立危疑之間、孰與就國固根本、於是慶親奏請就國、還居山口、置關四方、課卿勇嚴海防、家茂欲託播海巡視東歸、抵大坂、姉小路公知亦南伺家茂動靜、我臣清水親知等從之、阻碍東歸、五月十日、佛國軍艦碇赤馬關、我戍兵發礟擊却之、廿三日、英國軍艦冒風雨來碇、我兵在阿彌陀寺礮臺者砲擊破其艦、英兵放輕舸來逼、戍兵力戰、英兵死傷者多、時英艦在龜山洋者突

下編卷三十九　五

與小倉有隙

進來襲、我兵死者數十人、英艦亦退去、馬關距山口十餘里、砲聲震地、衆皆色動、公輔東嚮拜曰、是我公所以報天子也、廿六日、英艦更自玄海入、我兵在觀音寺礮臺者逆戰、英艦砲擊龜山礮臺、我兵不屈、三面合擊、遂走英艦、六月朔、英艦又自周防洋進、阿彌陀寺龜山二臺兵以巨砲連射、英艦破龜山礮臺、向南濵、定廣聞警、率精兵三千、自八重山下航向馬關、英艦望見之、要擊定廣於龜山洋、馬關戍兵以甲眞虎勢二艦援定廣、英艦砲銃連射以却之、定廣益急、自麾兵取長槍、拋英艦、英將傷頭而斃、於是英兵沮靡、甲眞虎勢二艦乘間逼英艦、英艦急彈甲眞艦、艦敗而沈沒、虎勢踵進、英艦乃去、定廣駕虎勢艦追躡、至周防洋、不及、五日、佛艦二艘自周防洋來襲、左京亮元周以兵三百力拒、不利、佛兵駕輕舸縱火前田村而進、定廣以精兵千餘逆戰、大破佛兵、時幕吏數人在艭中、因知幕府嗾外夷以攻我也、向告急豐前小倉、請戮力攘外寇、小倉人不應、我士民皆怒、已而佛艦乘曉霧東去、定廣使人謂小倉藩曰、危急相援、鄰國之義、今也袖手傍觀、特背攘夷詔令、一旦有事、則對岸之地、吾不保彈丸之至貴藩其領之、小倉答曰、將軍在職、僕等唯知奉幕命、未知奉詔令也、如其受彈丸、吾不能從命也、國人益怒、帝聞慶親父子先諸藩擴斥外夷、遣少將正親町公董來、下詔慰勞焉、且下詔四方、建近藩互相應援、以掃攘外寇之制、初慶親聞勅使至、獻旅費金萬兩、朝廷頒賜之公董等、是月、幕府裝一艦、使目附中根某來責啟兵端、小倉人戴兵器從焉、且宣言曰、齎將軍手書來、受而視之、則係老中書、藩人議曰、朝旨

下編卷三十九　六

征幕府有隙

朝廷陳毛利氏

不可不奉也、外蕃不可不攘也、乃欲奪艦以供海防、定廣親出止之、命吉田稔麻呂監護東使之艦、有人夜襲邀殺傷幕人、殺中根某、稔麻呂恐累及藩公、請東説幕府、定廣喜之、進其班、賜資遣之、稔麻呂因幕臣妻木某見老中板倉勝靜辨之、遂不釋、自是與幕府生大隙、當是時藩士深怨小倉藩依公董請征小倉、公董報之京師、帝欲拜尊融親王為總督、以征小倉、親王沮之、事遂罷、八月有詔以十八日行幸大和、拜神武天皇陵、駐驆春日山、議親征幕人流言曰、謀待行幸火禁內、沮還幸、徙驆函嶺、東征幕府、是毛利氏本謀也、先期一夕、尊融竊入朝、與容保等議、矯詔俄解我宿衛高杉晉作入江九一久坂通武等奮怒、欲詣鷹司邸禀事、是日禁門皆閉、不許我兵入禁中、晉作等益怒、遂毀鷹司邸後門而入、謁

關白輔凞、曰我藩誠忠、世皆知之、何圖俄遭擯黜、臣等不知其所以也、請蒙明示、而制部下、不然則我兵暴動、恐生不測之變、輔凞亦受朝禁、未悉事端也、吾且入朝、布敕旨、汝等宜鎮撫部兵、以俟報、兵、親衛兵亦悉集三條實美第、實美乃率其衆急騎入朝門者稱旨拒而不入、亦至輔凞第、於是一第喧擾、不能制之、尊融遂假詔曰、親征則出敕旨、至大和行幸則長藩所託言、三條中納言等黨其暴議、矯旨布令、強請行幸、大犯宸怒、當嚴正其罪、因下行幸中止之命、柳原光愛來召、輔凞實美請依之以朝、朝議欲允之、容保等沮之、乃以詔旨責罰實美、屛居其第、晉作等大怒、請除姦賊、實美諭曰、且勿速矣、吾輩熟計以處變、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謌錦小路頼德壬生基修澤宣嘉等、亦皆至、乃相率挍方

禁長藩入京

翻攘夷旨

廣寺、毛利氏兵三千餘人從之、近衛兵不待令集方廣寺者、殆萬人、欲奉實美等討容保、晉作等乃曰、賊皆在禁中、不可襲也、請誘之郊外、以決戰、諸子其努力焉、急部署其所向、旗元純吉川經幹等、諭止之曰、動干戈以擾輦下、其罪不細也、不如退而謀之、實美等亦然之、遂相率而西、帝驚遣柳原光愛留之、不及、遂詔削實美以下七人官爵、無幾禁長藩兵士入京師、藩士守舊者爭咎公輔等在京生事、公輔出走大坂、欲有所為、而七卿已西走、乃度事不可為、將自引決、曾慶親使人召還、公輔泣曰、臣未可死邪、乃歸主機務、當此時、浮浪士擁中山忠光入大和者、聞七卿西走、我兵還國、遂舉兵據天河、與幕兵戰而不克、忠光脱投于我、九月國老益田親施上書、請復實美以下官爵、慶親亦因右少辨勸修寺經理、

上書請入京師、皆弗報、十二月慶親再使國老根來下總井原主計至伏見、訴戀闕之情、豐信及長岡護久等請欲召而識之、或曰、縱之入京師、則游説公卿、其生奇變必矣、不聽、是月薩摩商船發兵庫、將至長崎、泊豐前田野浦、馬關戍兵誤認為外國船、砲擊之、元治元年正月、將軍家茂再入朝、詔曰、毛利慶親輕忽攘外夷、固非朕所望、而三條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議親征、欲帥師討幕府、而長人亦忽其主命、砲擊夷舶、暗殺幕使、勾引實美等、其罪至矣、然朕不德之所為、幕府其鎮撫焉、時謂之翻覆綸旨、二月慶親遣邸監奏請曰、今春有蕃船侵長之説、請詔蕃舶往來上下關者、每往來下錨於遠洋、豫報知、且不許夜行、批之曰、蕃舶不發砲者、勿停往來、三月又遣人奏曰、客年使家老請事、而不許入京、今又幕

清水親知

福原元僴　益田親施

府召臣旗於大坂恐懼無已臣父子不堪戀闕之情願許入京又曰客秋闕下之變停臣父子入京未審事實臣奉攘夷不渝倚賴之詔欲致力攄威瞻望思慕寢食不安謂積年叡慮確乎行于今日然澆世輕薄不保無石敬塘其人七卿之西出憂國之情請復其職以確定大計區區之誠不堪泣血又不省又使京師邸監奏曰長人軍旅之服素用胴服小袴爾後倭衣洋服各從其便又不省於是遣清水親知於因幡備前有所議親知一行三十餘人過石見山陰訛言長門因幡連衡將攻出雲雲石頗驚擾幕吏在大森者要之鄉津驛親知召驛長土豪諭以順逆皆服曰不敢致力為說幕吏沿道執箒前驅自因之備時水戸脱藩士在太平山者致書備前侯促其奏請攘夷先鋒親知聞之說曰公以天朝之

大藩無幕府之懿親為天下所屬望即不能及今之時自詣闕下遵奉明詔而匡幕府則不啻義徒失望天下之亂將由是生公何以謝天下乎池田氏不能用六月幕吏以會津等兵韯三條坊客舍殺獲寄志於我之士宮部鼎藏松田十助等數十人粟屋良臣報變西下途聞國老福原元僴至伏見而還時元僴率兵四百入伏見藩邸宣言將赴江戸益田親施亦率兵數百泝淀江將登山崎郡山藩兵方守關我兵稱以詣八幡祠有所祈請遂入屯山崎入江弘毅等上疏曰寡君宰相父子一意奉攘夷勅旨拮据經營用力敢愾者多年於茲何圖去歲八月忽蒙朝譴日月晦冥一藩驚駭不知其何故而寡君恭謹深自創艾憂懼待罪荏苒已一年矣未得仰天日哀籲路絕徒望闕號泣爾臣等跼蹐弗自禁敢有

國司朝相

三路入京　中立賣門　蛤門

所私願伏願復七卿官爵召寡君父子於闕下親賜勅問則積日宸疑一朝氷釋足以白其無他矣而是非曲直之所在亦有不待辨者焉是日真木保臣久坂通武來島政久寺島呂昭等四百人脱藩而抵山崎舍寶寺既而久坂等抵嵯峨次天龍寺七月幕吏永井尚志來諭使退去國司朝相稱鎮撫脱藩士亦率兵至天龍寺於是福原元僴在伏見國司朝相在嵯峨益田親施在山崎及天王山三營掎角兵凡三千儲糧列炬以四窺京師所請不見聽則欲用兵以清君側十八日朝廷召邸監乃美織江傳旨徹兵而依違不去乃有六師爾邸監達之三營衆奮激曰薄恩至此皆由容保等讒搆盍一舉殪之以清君側元僴等百方鎮之不聽久坂通武陳其非計真木保臣等仍不聽衆議乃定是夜三營之兵舉

衆同發分路入京師元僴率兵數百以夜半傳發破彥根戍兵而進為大垣藩兵所暗中銃擊元僴傷肩而走半田成久死之成久銃後人鬪戰天河者至是殉難十九日昧爽嵯峨兵至帷子衢分兵為三隊伏其一於朝紳第中一隊向中立賣門國司朝相將之一隊向蛤門來島政久兒玉某率之分路並進朝相與會桑兵戰伏兵起擊其後斬其良久保田半次等會兵乃潰政久等追躡進迫凝花洞洞容保所屯諸藩守者披靡不能支殆破洞門薩兵俄起擊我橫會桑返戰我兵苦戰當是時朝相已破幕兵馳赴蛤門則來島政久等戰方酣因合衆突進我兵復振薩人狙擊政久丸中其腋政久墮馬戒姪北村金吾曰刎首送國勿為敵兵所獲於是兵氣頹沮一軍遂敗朝相遂以身免先是久坂通武入江弘毅

堺町門

征長議

舊船役長

真木保臣等發山崎、取途久世、進至東寺、間道入河原町、藩邸乃火邸而出、薄堺町門、守兵披靡、乃入據鷹司邸、因輔熈哀訴、言未訖、戰已合、通武等破越前彥根桑名兵、前向凝花洞、已而敵得薩會援兵、返擊、發巨砲、放火邸內、我兵遂潰、通武等死之、粟屋良臣亦殉死、良臣膳所人、良臣生而跛躄、衆憫之、欲置于軍後、良臣大喝曰、丈夫已分必死、安可甘居人後乎、乃捧雪寃書、進健鬪而死、我兵之發山崎也、隊將益田親施率兵百餘而留焉、以備後繼、已而及前軍敗走、通武以下悉戰死、保臣脫圍還山崎、諭親施等去之、自焚營而死、尋沒大坂江戶邸、於是京畿無復長人之跡矣、幕府案我兵犯闕罪、奏請削慶親以下一族官爵、以德川慶勝、松平茂昭為總督、部署島津氏以下二十一藩、討長防二國、八月五日、歐米諸國亦以軍艦十八艦來攻馬關、二艦率先砲擊前田擅浦砲臺、我兵在陸應擊、砲丸雨注、砲烟蔽海、日暮交綏、六日、再戰、我兵不能支、遂棄礮臺而退、外兵乃用輕舸就陸、自拔谷村進、我兵邀戰破之、外兵死者無算、而佛艦別隊自前田村進衝我軍後、我兵敗績、七日、佛兵據山結寨、以狙擊高杉晉作、山田市之丞等、分兵格鬪數合、互有勝敗、慶親意、今也幕兵在前、而外艦拊我後、是腹背受敵也、我兵雖萬死、未可保必勝也、乃令諸軍以彈藥已竭為名、使人至外軍、以議和、外將責以客歲之舉、慶親乃舉攘夷詔書及幕令為證左、其書曰、自去年以來、奉詔受幕命、與外艦戰、不圖却咎我暴舉、遣使戒之、乃使定廣入京請旨、會有京變、途還、去月、外艦泊姬路、我欲縱外艦往來馬關、使家臣報之、不及、乃欲待

與洋人成

二黨

闔藩恭順

艦入馬關報之、而急遽相戰、遺憾何已、吾不忍國民陷塗炭、固非有宿怨、故申約請和、其諒之、約曰、嗣後縱外舶往來、善遇之、石炭薪水糧蔬取價給之、外艦遇颶風、不拒上陸、停新築我砲臺、及修舊臺、如償金四國協議而定、見報、媾乃成、各國公使乃詣幕府曰、毛利氏所以讐我者、蓋奉朝旨幕令也、彼已有其證左、是幕府食言以賣我也、宜償軍資三百萬元也、不然則吾輩再抵長門、可直議之、已、幕府諸老困之、遂為公債與之、券課年償之、是月、家茂使伊達宗城傳命曰、曩日其藩士恣入京師、敢犯禁闕、罪非輕也、宜慶親以下一族屛居以待命、當是時、藩情紛然、分為二黨、其一為過激黨、麻田公輔、清水親知、高杉晉作等、佐三國老為之黨魁、唱戰守、主尊攘、而京師一敗之後、稍不振、其一為恭順黨、吉川經幹毛利能登、毛利伊勢、與志道安房等、為之黨魁、時以京師之舉為暴動、排擊尊攘說、諭一藩主恭順、於是使慶親答曰、嚮使福原元僴分疏藩情、何圖元僴違節度、率兵犯闕下、亦教戒無素之所致也、願以寬大至仁、緩吾罪、因使族元純拘執元僴、朝相親施以下首謀十餘人、受命處置之、十月、幕軍總督德川慶勝、副總督松平茂昭、入安藝、以廣島國泰寺為牙營、刻期逼長防、遂議使人因淺野氏分疏曰、聞征討期已迫、憂懼不措、願審吾衷情、以得寬大處分、慶親定廣出山口城、屛居天張寺、闔藩恭順、每戶閉門謹愼以待命、遂刑三國老以下十餘人、使安房齎首、躬至國泰寺獻之慶勝本營、慶勝止戰期、約以四事、曰毀山口城、曰出五卿於境外、曰慶親父子自來謝罪、曰鎭激徒、經幹尋至廣島奉命、於是治激徒

公輔　親知

高杉晉作

將捕公輔等。當此時、馬關新媾和、公輔與親知在外區畫國事。聞俗黨已執事誅鋤正議士、人人懷危疑。公輔歎曰、吾才短任重、使公有今日、唯有死以報耳。絕食數日、留書自殺于其邑。親知亦臨死東嚮再拜、按劍顧其弟及家士曰、公室有難、不以死報國者、非吾弟也、非吾臣也。死年二十二。先是激黨三十人相率投三田尻、護三條實美等。經幹等諭就恭順、時錦小路賴德已以病卒。澤宣嘉脱走、不知所在。於是實美等五卿出徙筑前。高杉晉作等亦走筑前。激黨解散、一時如洗。於是毀封內柵門、撤要衝守備。閑將士邸宅、會故膳所藩士川瀨定等與榊原專藏・澤島新三郎・村田清一俱仗劍至長防。至則觀一藩肅然、如亡國之狀、不堪悲憤、呈書慶親曰、近年神州之氣委靡不振、攘夷之詔沮格不行。是天下之

士所以扼腕切齒也。嚮閣下入朝首唱尊攘之義、而奸吏挾天子、以拒正義。閣下不忍傍觀神州之陸沈、於是乎有客年七月之舉。而時不利、兵吏却、目閣下為朝敵。雖然天下之士、誰不願推閣下以報國恩者。獨怪閣下恭順深自引罪、輒刑僇憂國之士也。昔北條高時舉天下之兵、攻楠廷尉於千窟。當時高時假光嚴帝之勅、則亦必指廷尉為朝敵。即使楠公畏縮恭順、則安能回天日於虞淵乎。閣下苟以楠公之心為心、以長防二國為千窟、則恢復之業非甚難也。定在草莽、竊為閣下惜之。將欲鼓舞長防及四方之士、以致報國之意。不圖同盟或死或散、今廼伴三士闕閭至貴國、請蚤釋志士幽閉、與俱計畫、則天下之事必集矣。區區之志不勝懇到。書入、俗黨沮之、不得達。定等不得志而去。既而幕府大目附及

舉兵馬關

國論一定

與薩成

幕府征長

問罪

軍監數人來檢按焉。總督部將成瀨正肥率兵三千屬之經幹等迎之山口、以示恭順之實。於是慶親班師。將議以有所處。當此時、晉作等在筑前、聞三國老遭刑、不堪悲憤、潛歸下關、傳檄四方、聚黨與、聚者五百人。與其黨太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謀、舉兵馬關。時慶應元年正月也。十一戰而拔荻城、解慶親幽屏、斬恭順黨椋梨藤太等數人、徇軍門。於是闔藩定嚮背、國論始歸一。晉作奉慶親定廣入山口城、大修守備。會薩藩西鄉隆盛密使人來通好曰、當今之時、結兵邦內、爭銖錙、非策之善者。願天下協和戮力、以護皇基也。因送致京師俘虜。我將士相議曰、受天下兵於孤國、素不保必勝之利也。雖然竭力社稷、斃而已焉、固其分也。今際存亡之秋、與他藩通好、後世其謂之怯。或曰、事勢誠然也。然島津氏厚意

至此、敢拒絕之、則理義恐塞矣。不如協同露我誠意於天下也。時土佐人坂本龍馬為奇兵隊長、在長大贊其議、遂再與島津氏通。而幕府未之知也。但聞長防二國內訌、怒以為毛利氏背前約。閏五月、幕府再布西征令。家茂大舉西上。時川瀨定等在京師、募同志二十餘人、欲要家茂宿膳所謀之。先事發覺被獲。其妻聞夫就捕、燒簿記自殺云。家茂至大坂、置行臺。十月、當幕府下外國條約勅許之令、土佐士民物議沸騰、藩主以書諭之。國人相謂曰、君侯遂陷幕吏奸計、吾輩豈求坐食者邪。相率來投我軍、益振。十二月、幕人永井尚志來詰曰、今春藩人分黨相爭、慶親父子身在幽閉、親出鎮之事雖上報、而信否未知、何如。將軍是訊、事已鎮定、則慶親等當屏居萩、而現在山口、巡行其境內。將軍是問。我對曰、寡君

屏居在天張寺、其下令鎮之則有焉、巡行則無之、且夫寡君父子、
恭順謹愼、欲待罪於萩、聞大師臨疆、臣民動搖、制之弗肯、其在山
口、出不得已爾、曰若山口城、已命毀之、而今再修築之、峙糧仗畜
甲兵、將軍是疑、曰山口則昔東照公命我先君煇元曰、山陽諸侯、
汝實鎭撫之、修理此城、以夾輔王室、勢不可任荒廢、是以伐弃竹
木、芟夷草莽、令不至茅塞耳、若其峙糧仗畜甲兵、則絕所不知、曰
多買大小砲有諸、曰無矣、移五卿於筑前、遣使饋之物有諸、曰無
矣、召支族及老臣、刻期而遷延者何也、致藩老宰臣於大坂、托事
辭之者何也、曰其士臣則曰、老臣東上、幕府遇之以禮、萬保無虞
焉耳、其民人則曰、諸老上坂、必不免也、是以遷延焉耳、辭理明晰、
尚志弗能詰、乃還大坂、於是藩士陳情上書太閤忠凞、分疏其略

藩人訴寃

曰、昔者正親町天皇、詔我曩祖元就、曰、汝元就、世懷忠貞、存心王
室、命以大膳大夫、子孫以為常銜、蓋賞其功勞也、台德公亦賜我
祖煇元、以松平氏、曰自今厥後、子孫永世、艱難相濟、莫之或渝、親
若重婚媾、蓋以其為累世名族也、今幕府亡狀、不問罪之輕重、褫
我常銜、削我松平氏、毀我江戶大坂二邸、捕我士臣、奪我金穀、忌
我害我、擯我辱我、社鼠城狐、挾皇威以肆威福、岳武穆所謂不除
內奸焉能攘外夷、故欲先洗除君側、延追外寇、至須兵輦下、遂坐
大不敬、誅三老臣、夫幕府忌我毀我邸宅、奪我金穀、雖亡狀最甚、
猶能堅忍、不敢與幕府抗、獨大膳大夫則朝廷官爵也、松平氏則
幕府祖宗所恩賜、幕府豈得專恣奪之哉、而幕府讒搆擅褫朝廷
官爵、擅削祖宗所賜、臣等惑滋甚、且夫武田正生、則天下之名士

也、筑波太平二山之舉、雖得譴於幕府、要之幕府蔑弃朝命、以激
成其變耳、後之修史者、將曰德川氏不虞攘夷可務、而殺戮勤王
之士、幕府其何面目復見天下之人哉、幕府又曰、汝何故背吾遂
毀我城郭、幽閉我君主、特怪幕府不自責背朝廷、而責我背幕府、
此所謂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無乃勞而無功邪、抑我之與外人
戰也、一意奉勅、闔國焦土之死弗渝、以見藩祖元就於地下耳、凡
此數者、皆殿下之所親視而目擊、今朝廷聖明、公卿百僚正議者
亦不乏其人、殿下其協議制定是非、二年二月、幕府置牙營於廣
島、遣使召吉川經幹等、未有所荅、四月、我兵屯集國南境者、聞東
軍逗撓不進、立石孫一等百五十人、亡命隊長某等、憂其輕躁生事、
追之不及、乃遺書於藝藩曰、藩主父子既表謝罪之實、闔藩企望

宍戶備後

寬典、而大兵臨境者日衆、上下危懼、屯我南境者、持兵仗亡命不
知所之、有如至貴藩、請逮捕以通我情於幕府、亡命徒遂襲備中
倉敷、放火進焚略淺尾、已而與松山岡山等兵戰、而四散、是月、幕
使來岩國、促我至藝、吉川經幹臣鹽谷鼎助等、告之山口、二十三
日、遣宍戶備後、小田村素太郎於廣島、支藩亦遣其老毛利伊織
福間式部、平野鄉右衛門、今田靭負、備後有疾、不能詣督府專對、
老中長行數召之、仍不出、窮詘驛以報幕情、五月、長行召素太郎、
曰其不能專對、乃召支族四臣於國泰寺、督將德川茂承與參將
長行、傳幕旨曰、慶親父子、統馭失道、俾其家臣敢犯大法、雖斃誅
罪人、恭順謝罪、然失職之責、亦無可得而辭、當加嚴譴、以鳴天下、
而幕府特念乃祖之功勞、枉從寬典、處以三事、曰削封十萬石、令

拘使者　大島　執州口

納上下關大島山口地曰禁錮慶親父子使嫡孫承後曰絶三郎後出高杉晋作桂小五郎等十二人又曰汝傳命於支藩及經幹而支藩與經幹傳之父子刻本月二十日復命四臣御命而出長行等拘留備後素太郎伊織等還至高森驛託藝人請督府曰嚮某等欲有所哀訴而有命曰事係幕裁者不見採用而削封廢立之命已傳播國人危疑道梗不通某等淹留高森願貴藩通之於督府督府報之曰不許復命後於二十日如有塞道者諭之不可則當討之而開路也二國士民聞之益忿恨已而備後介等報亦至支藩屢遣使因執藩請曰宗家已得嚴譴使臣亦爲所拘執國内紛紜未得報命唯群臣聚首徒議事而已其如剋日復命請暫緩其期幕議不報於是支藩及老臣等託書於執藩控訴曰信賞

必罰恩威竝行是臣等之所以仰望幕命也而今倉卒拘執使者求還之不許臣等不知其何謂也抑奉使命於外者供其職耳固無罪之可罰萬一有罪宜罰其主使者何問於使者書入皆不報於是慶親徇幕府處分於藩内士民憤恚遂決戰守故緩其期益修防備以竢幕軍至而督府屢促奉命之期呆然居三十日我軍實益備六月幕軍自三路大至一軍海路襲大島攻無備焚聚落晋作聞警至設伏夾擊之斬松山將佐久間一學東軍収兵夜遁我將士相笑曰東軍脆弱吾知其易與耳時執州口東軍海陸竝進我軍張疑兵待之東軍及尾瀬川我將太田市之進石川小五郎等率見兵八百潛舩上流伏兵山下猝襲其後別出兵邀擊其先鋒前後砲擊東軍棄銃器而走我兵尾擊進入執地取大竹小方

石見口　濱田陷　豐前口　佛艦至

玖波三村隔四十八坂而陣以扼守險要贈書東軍先鋒彦根高田二營曰卿等酷不熟武事何不類其祖今將一擊鏖之而特釋之者爲幕府假借之耳其若俘獲則予資金還之其被創瘍者治而養之當來而取之若夫至器械宜以兵力授受之乃每俘予物放還之又榜大竹玖波曰嚮託藝侯數訴幕府幕府不報拘留我老臣今將取所拘留老臣非敢侵略鄰國布令固戒兵士剽掠若有犯禁者請告之有罹兵燹者即濟之當此時我石見口守將井上聞多大村益次郎等率兵千二百人石見也雲雀當麻山麓松江兵上嶺俯擊我兵不利更散布兵上當麻以狙擊濱田營因大敗之取當麻横擊松江軍於雲雀山又敗之十七日乘曉霧襲福山濱田別隊於益田斬濱田將山本半彌奪糧粮進涉周布川逼

濱田又戰斬幕府監軍三枝刑部十八日松平武聰知其不能支自燒城而遁我兵入濱田城盡散城内積聚分給士民民皆屬心於是紀伊松江福山軍皆退入藝遂収大森代官廳略石見布政令於國中高杉晋作山形狂介以海軍守馬關時佛蘭西軍艦受幕府囑託抵馬關謂我兵曰我國已與日本政府連和故敵政府者即我敵也我將援政府因哄我勸其降附約答期去晋作等議曰内地之事非外人所關宜及其未來速擧事遂遣兵艦三隻襲豐前田浦不利又向門司關砲擊聚落與小倉及肥後久留米兵戰不克又戰取大里及田浦築壘據之遂遣兵攻小倉至是佛船來讓之我將士曰幕府以朕屠我大島火我聚落殺我亡辜而小倉負隣交啟東軍無日不攻擊此我所以抗幕軍而攻小倉也佛

使臣還　哀訴　小倉陷

人怒欲戰英艦來居間和解佛艦乃去十九日我軍扼四十八坂者分道而進一由坂一由松原乘大霧襲大野東軍力拒殺傷相當二十五日再進襲大野不克東軍由山上攢銃俯射我兵布散仰山射擊遂連發野戰砲竄之東軍潰我兵乘勝而進東兵返戰日已加午兩軍交綏是月宍戶備後等還因託薩人致書於督府曰問罪之師四面環攻弊邑不得已出兵應之遂進借地於鄰境頃者松平伯州察我情以放我使臣於是弊邑企翹待被寬典而聞道路言有大師來襲之說不堪恐愕再騷擾皇國倒懸萬民事起於匹夫不得其所耳明良遭遇賴貴藩請哀島津氏與列藩議欲救解之熊本佐賀藩等不聽於是薩藩具奏控訴之二國士民遂託薩藩奏曰長防士民昧死上表伏惟天日照明雲霧覆之變

親父子多年致力於朝廷幕府蒙聖上之識鑒受將軍之委託不敢自寧處一旦被譴責不得雪寃枉而大兵再臨境野人不知其故仰不得拜天日跼蹐不知所厝顧雲霧蔽明讒構亂聰以知非其出於叡旨何則癸亥之詔勅曰攘夷而幕吏欺罔之跡著矣遂至使夷横行攝海正邪混淆是非顛倒故知今日之事出于幕府專決也夫君辱臣死固其所也非有毫末叛天朝之心鬼神森列在側天如未棄二州之人則再有見青天之日願賜垂鑑昧死陳情是月我兵戍大里田浦者以見兵三百與肥後小倉兵戰赤坂肥兵力拒我兵多死我在馬關者聞急出兵砲擊日暮交綏已而肥後柳川引兵去小倉危懼八月朔小倉人遂燔城走香春我兵窮追不止小倉人乞哀肥薩肥薩遣使慰解之小笠原氏及支族

向廣島　家茂薨　與幕府成

連署謝事納誓書我兵撤守還至是與小倉平二日東軍踰四十八坂海陸並進攻玖波小方我兵邀戰砲聲震地別布散兵進擊自巳至酉東軍大潰退入大野八日乘風雨分兵襲大野東軍氣沮不戰而走廣島我兵追躡拔大野進向廣島此役也東軍或擐甲或用刀鎗而我兵輕裝短衣專以銃隊當之進退操縱無不如意東軍遂不得入吾境十一日將軍家茂薨於大坂竟詔班師幕使勝安房來諭解兵將士不聽隊將廣澤兵介井上聞多嬢硬朝命且以安房有禮諭兵士聽命俱收兵四境始安十二月孝明天皇崩朝廷幕府俱多事以故恩命未下仍不解嚴置戍兵于石豊二州以待朝裁又屢因藝藩申陳國情幕議與薩土諸藩不合遷延至明年五月詔曰長防之事宜從衆議以寬典處之七月藝藩

入京　木戶廣澤為參與

傳幕旨召我支族及老臣於大坂十月將軍慶喜奉還大政二州士民聞之驩呼震地十一月我藩與薩土二藩通謀將東上有所為謀稍漏十日慶喜急傳召于大坂之令聞島津淺野二氏已入京恐其失機使族親信率兵八百抵西宮十二月八日朝議遂決復慶親父子及支族官位許入京復三條實美以下五卿及故錦小路頼德官爵九日以我藩士木戶準一郎廣澤兵助等為大政參與徵之于國準一郎即桂小五郎也十日親信發西宮進入相國寺薩藩陣營十二日罷新在家門備前藩宿衛命代之隊長山田顯義參謀交野十郎等率兵踴躍走命於是與德川氏事全平而構兵之餘互相猜忌會桑二藩亦自危疑是夕慶喜從麾下及會桑二藩舉屬走大坂朝廷以其舉止非常命我兵及薩藩扼鳥

慶親遺表

羽伏水、停其入京、尋戡定東北、鎮撫內亂、皆長薩二藩首唱之功也、朝廷論功行賞、以慶親任大納言、加祿十萬石、明治四年三月、慶親有疾、自知不起、草遺表而卒、定廣上之、曰、臣敬親以不肖之身、叨蒙洪恩、更無報効之實、日夜不堪惡悚、嚮天使之西下也、忝賜宸翰、申以聖諭、寵幸何極、臣將速詣闕下、以謝聖恩、適罹微恙、不得拜趨、荏苒渉旬、病勢加劇、自度不可愈、遙拜九重、止俯伏悲咽耳、臣今臨終、熟考宇內形勢、宸誓之實蹟未舉、行封建之餘習未脫盡、動則朝威下移、漸有尾大不掉之勢、臣深憂焉、抑當七百年武門擅政之後、一旦而收其權於朝廷、宜一任用、執輿論、新士民之耳目、以布仁聲於海內也、而輿論仍紛紜、有司殆分離、衆庶迷方向者、其實由政礎未確定、百事未興起也、伏冀朝廷以誓約大旨為標準、使政令不出二途、則皇威歸于上、天下定於一、固無疑焉、為今之計、宜在踐內治外接之實、以立獨立不羈之基也、臣敬親泣死、淬血拜表、天皇嘉納之、悼其死、遣侍從堀河康隆、詔就其墓贈從一位、於是諸藩盡上茅土、賜族移居兩京、自慶親之祖廣元出王政壞亂之世、佐幕府移政府、至是七百餘年、而至慶親善清其祖之汚云、

論曰、長防之為州、三面皆海、而東控山陰山陽、其收穫之利殆踰百萬石、昔日輝元之削疆土也、壓以長防二州、為其有焉、部下將士、或困跟縮、輝元使從弟秀元計其歲入、秀元答曰、大凡不下於七十萬石、輝元曰、可矣、由是觀之、當時二州之歲入已如此、爾來塡海開山、其冨強可知耳、毛利氏以累世勤王之勳

舊受眷遇於天朝、特渥矣、嘉永安政之際、深憂國運衰遷、屢上書諫幕府、弗省焉、猶且欲匡濟之、百方苦議、與幕府諸老反覆論辯、殆碎肝腦、而議遂不相協、乃奉勅入京師、與島津氏山內氏相俱協力、東西馳驅、務副宸慮、幕吏厭苦之、陰謀離間、島津氏推中川宮、毛利氏推三條公、勢似相拮抗、山內氏居間、務謀之協同、而一旦分裂、釀成癸亥甲子之難、毛利氏之窘厄、殆至不可援也、然而勤王之宿志、未嘗衰退矣、所以然者無他、慶親父子之志素定也、況所據長防、據山海形便之地、募兵馬於南海鎮西、以扼山陰山陽之要衝、加以高杉、桂、大村、山縣諸士、用兵如神者、其利不啻踰百萬石、以通志於京師、而山內、蜂須賀、淺野、有馬、兩池田諸氏、皆一時雄藩、俱懷勤王志、乃如暗相應者、島津氏亦復窮結歡、以為其外援、於是乎幕府大兵、英佛軍艦、雖環攻之、不能遂抜長防矣、賴子成曰、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為智慮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論者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余謂大勢一變、毛利氏得伸志者、是不因其智慮、而因其地利與人和、不因其地利與人和、而曰其事之合義也、子成又曰、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欝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余復從贊今日之毛利氏、毛利氏守志於窘厄之中、以奉宸旨、可謂義之大者也矣、而明治之初、出兵保護王室、討平東北亂賊、其功績非啻孫氏之比、況為國家畫王政維新之大策、其功之大成、果何

如乎、亦以其事之合義也、馬杉繫

論曰、毛利敬親以公侯之身、先天下唱勤王大義、一意報國、以為改進之先、誠忠大節、至死不衰、如公者余未見其比也、世或觀公擊外舶于馬關、以防長二國抗幕府之兵、遂用正議之黨以黜幕兵、略石見豐前、而逞其武等數事、以為公畢世之偉業者、此未為知公也、蓋此數者則吉田高杉久坂桂諸子贊正之功也、然則所謂公一大偉業者果安在焉、曰、在奉還藩籍使全國政令歸一途也、蓋當明治維新之初、所謂政權歸朝廷者、徒其名而已、其實政權既為一二强藩所占、朝廷徒手無如之何也、當此時、微公率先奉還版籍、則其勢又將生一德川氏也必矣、當時藩士概懷疑念、欲併所前略石豐二國、以謀割據之計、公

斷然排其議不用、令木戸廣澤諸士一意圖改進、此皆出公真心奉上者矣、而公欲為之非一朝夕之故也、如其臨終遺表、亦可以見其謀之素定也、而其藩人猶或有欲復昔日封建者、吁、如此不啻我政府之罪人、又可謂公之罪人也、余聞公之死也、長人追慕不已、其情之切、至今不休、又可以見公恩德感人之深也、

吉田矩方

吉田矩方、稱寅二、號松陰、長門藩士也、為人慷慨勇傑、沈毅有大志、以名節自勵、天保末、聞佐久間修理名、就學韜略、與語大悅、益講防海、既而米魯事起、將軍家定托荷蘭購戰艦、修理語矩方曰、方今形勢、苟為男子者、不可不游海外學習其工藝、弘其知識也、且邦人屢航海外、不特習慣其事情、併熟操舟之術、一舉兩全、他

送別之詩

澁木松太郎

航海

就縛

日緩急、必可資用、矩方大善之、因請之官、不報、慨然以為事苟利社稷、獲罪不辭、遂決航海之志、會魯艦來長崎、欲赴計便宜、託言於西游、告別修理、修理察其意、作詩送之曰、之子有靈骨、久厭蹩躠群、奮衣萬里道、心事未語人、雖則未語人、忖度或有因、送行出郭門、孤鶴横秋旻、環海何茫茫、五洲自作隣、周流究形勢、一見超百聞、知者貴投機、歸來須及辰、不立非常功、身後誰能賓、矩方至則魯艦已去矣、乃還江戸、更謀之修理、時米艦在下田、修理為授計、周旋甚力、於是矩方密與其門下士金子重輔相謀、重輔亦長門人、初稱澁木松太郎、後改今名、重輔少有酗癖、既而自悔其非、折節讀書、癸丑歲、抵于江戸、悒悒不得志、重輔初不識矩方、及其自長崎還始往見之、遂從學焉、尋與矩方同寓鳥山氏、問為學之

方、矩方曰、無地斯無人、無人斯無事、故欲識人事者、先觀于地理、重輔然之、從是益潛思地誌、未旬月略得其要領、矩方曰、大者既獲矣、細者亦不可不講也、因授以禹貢及項羽記、曰、是可以觀漢土一斑也、重輔誦習益勉、既而聞矩方航海之議、奮曰、機不可失也、矩方大喜、乃與之間行、抵下田、日已暮、海濱無人、因掠漁舟直馳米艦、請與俱航海、艦將陂理不聽、曰、頃日與日本政府結條約、自非獲政府左券、不肯許遣人、送致之港廳、至是矩方與重輔俱被捕囚、二人交膝同在獄中、具極艱苦、既而藩主請幕府檻致二人於本國、先是重輔在獄罹疾、至是益篤、明年遂病死于藩獄矣、初矩方之在獄也、曾自作二十一回猛士說、曰、吾以庚申歲生於杉氏、已長為吉田氏嗣、甲寅歲有罪下獄、夢有神人與以一刺文、

呈時勢論

曰二十一回猛士覺而熟思杉字有二十一之象吉田字亦有二十一之象且吾稱寅寅則屬虎虎之為德猛也吾孱弱而卑賤非以虎猛自勵安得為士且吾臨事為猛者凡三矣而或獲罪或取謗今則下在於縲絏之中事皆抵牾無復可為而猛之未遂者尚有十八回其為任重且大矣顧神人懼其日益卑弱而弗能濟其志也故示其意以策勵之者非邪吾之畜志豈得已乎哉其平素所樹立率如此踰歲禁錮其家藩人固服矩方有氣節從游者日進會藩主歸自江戸覽矩方所著狂夫之言憫然曰寅二經萬難何能淬勵如此乃更命草所蘊蓄以進矩方講論益力日以尊攘期望幕府而幕吏懾懦漸主和議或勸矩方以舉事討幕矩方以其背大義諭解止之時大老井伊直弼專用事蹂斥三家操弄國憲五國之約不經奏而許之朝廷宸怒志士痛憤矩方度幕府之不可復集乃以所著時勢論呈廷臣大原宰相宰相激勵之為書七生滅賊四大字賜之矩方益感奮會藩老永井時庸銜程至自江戸報曰幕府忌山内豐信逼而告老我公東下宜承順幕旨不然則不免也又曰薩越諸藩士謀刺大老議未決矩方聞之大息曰吁已晩矣江戸既為人所先我將直入京師誅姦臣時老中間部詮勝西上收捕黨人矩方奮然決死欲狙擊詮勝遺書父兄脫家而去書中有事成歸主不成獨自坐耳之語父常道亦以氣節自勵故不敢止之事不成而止本藩憚物議復繫之獄矩方怒曰余以前日坐獄得虛名於天下余豈避苦偷安者邪今無罪可名徒然下獄雖死所不服其徒寺島昌昭佐世一誠福原信冬等八

檻致江戸

人詣吏問其師罪名辭色抗厲吏畏怖避之明日藩吏幽八人於其家目曰暴徒罰矩方以學術不純將下獄會常道疾篤矩方仰天號泣告吏曰矩方心膓今將寸斷請幸緩數日以得侍病父湯藥見病少間輒當疾走就獄舍耳見聽居旬餘日常道病少瘳於是會門生設酒膝下訣別常道欣然擡頭曰往矣兒縱屈一時可伸萬世兒也莫傷既而幕府命時庸檻致矩方于江戸久坂通武高杉晉作等受業門下者悲不自禁犯藩規出送之酒酣浦無窮為矩方畫其肖像矩方自賛其上曰三分出廬兮諸葛已矣一身入洛兮賈彪安在哉心師貫高兮而無素立名志仰魯連兮遂乏釋難才讀書無功矣樸學三十年滅賊失計兮猛氣廿一回又囚中作歌曰孤臣此行萬人觀生豈容易死亦難遂繫于江戸囚獄幕吏詰以投匿名書於禁中及與梅田源二郎謀事矩方固不知源二郎投書之舉亦始無其事因明辨其誣更告以呈書廷臣及圖刺詮勝故幕吏所疑非矩方所為而矩方所謀則出幕吏意外幕吏始驚遂處之斬時年三十矩方沒通武晉作等起兵幕府遂以止

論曰余曾觀彼理日本紀行歴舉矩方投書且論其為人曰容貌魁偉氣宇不凡喜作漢文下筆成章又曰日本罪斯人真可惜乃發使若懇說下田奉行嗚呼矩方方憂國事以身投不測百死不悔米人亦知其為奇偉非常人有以也當時若使幕府賞其志托之米艦歴遊外國學航海術達其志則矩方感激其恩成就其藝以供國家大用果為如何矩方真天下難得之士

久坂通武　燒毀殿山英館

矣、而困辱之岸獄、而猶不足、遂至處之重刑、外國事起以來、幕府之縛志士、往往如此、其一蹶不振、亡滅隨之、不亦宜乎、抑矩方懷經濟大略、不得有施、遂死于非命、此亦時勢不得已者、唯毛利氏以一藩挽回大勢、翼戴聖上、開今日之隆業者、皆出于矩方之以名節鼓舞一藩士氣者、矩方雖不及目擊之、亦可以作氣于泉下也、矩方嘗草七生滅賊說曰、楠公有七生言、決非誕言、今猶信也、岡千仞

久坂通武、稱義助、號江月齋、長門人也、世以醫仕藩主、兄玄機慷慨有志節、喜談海防、通武幼敏慧、博綜衆藝、學兵於吉田矩方、矩方大奇之、後配以女弟、居恒憤幕府偸安、嘗賦詩曰、投筆請纓志轗軻、秋風孤劍發悲歌、皇州未報擒夷將、邊柳蕭疎胡馬多、通武

年十七、遊鎮西、又歷山陽東海、至江戸、一日慨然曰、西洋之學、主利用厚生、其益神智成偉器、非經史則不可、於是入吉野世育門、矻々攻究經史、嘗曰、邦人而無尊攘之志、非邦人也、與川本正安、松田和孝等意氣相投、當此時、四方正議士頗多、及井伊直弼為大老、首與閒公卿、逮捕志士、鍛鍊羅織、遂起大獄、人々屛息、道路以目、既而有櫻田坂下之變、通武大喜踊躍曰、天下局面從是變矣、先是幕府為英人築館殿山、通武謂是為江戸要阨、不可使彼據、一夜往而火之、人以為快、而無知何人所為、明年春、與高杉晉作、入江弘毅等入京師、一日與肥後士轟武平等、胥俱踵闕、泣血抗疏、以請定鎖攘之期、朝議遂逼幕府、以五月十日謝絕洋人、不聽則繼以戰、志士敵愾之氣大振、於是通武之名益見、及晉作編奇

通武憤戰　高杉春風

兵隊、通武贊成之、創兵制、鍊隊伍、衆推通武為隊將、屢礮擊米佛戰艦、奮戰攘之、文久元年正月、朝廷開學習院、受四方建言、通武周旋其間、遂有大和行幸之詔、既而朝議中變、通武憤恚、以為幕府所沮、將控訴關白、會禁門已鎖、不內長人、乃毀鷹司氏後門、直入見關白、三條西三條諸卿踵至、藩人亦聚、通武扼腕呼曰、幕吏亡狀、敢矯詔旨、沮盛舉、以擯勤王之藩邪、因議恢復之策、關白不應、通武拂袂而去、與晉作等會於方廣寺、議討幕府、我督將諭止之、與俱西歸、尋詔禁長人入京、時三年八月也、通武謂鎖攘固發宸衷、而逗撓至此、安知不有梗而隔者乎、是猶粟中加礫、不汰則不可食也、元治元年六月、遣人京師、且有所為、為寇所覺、不遂而死、通武遂從國司福原益田三老臣、將兵東上、次京郊、聲言訴藩

主冤、通武與真木保臣等據天王山、幕人矯朝旨討之、通武議曰、事方急、不如先發制人、乃分兵為三隊、七月十九日昧爽、通武率一隊兵、自山碕入京、進襲界町門、守兵披靡、乃排門據鷹司邸、擊走幕兵、將取凝華洞、適薩會兩藩兵馳至、前後犄角、縱火於第、通武叱咤、冒烈燄、督勵將士、戰甚苦、已而飛丸中其膝、通武知不可免、退入廳、小刀抉其膝丸、迸至廂、攀登樓四望、呼入江弘毅、託以後事、由閒道去、刲腹而死、時年二十六、

高杉春風、稱晉作、號東行、長門藩士也、父曰春樹、東行有故、別賜祿、性勇決果斷、夙有大志、與久坂通武、入江弘毅、倶學兵法於吉田矩方、常以外寇為憂、矩方以通武為國士無雙、得晉作大喜、以為可比通武、矩方每議事、多延晉作詢之、通武歎曰、非吾所能及

入馬關營　肉食者不堪事　奇兵隊名最彰

也晉作亦曰通武天下奇傑我豈與之抗乎矩方聞之曰二生推讓如此是國家之福也晉作通武同庚時人稱為聯璧文久初以藩主吉附幕吏抵上海伺察其形勢二年冬與通武及土佐藩士欲火橫濱蕃館竊相率至大森村定廣驚單騎馳止之罷藩主不問其罪晉作自幽而責之後屢往來京師游說鷹司關白及諸卿促攘夷於是攘夷之令出及馬關役起吾軍不利慶親召晉作赴援先是晉作削髮號東行至是髮未長搓捋如栗殼而錦袴綺服張蛇睛傘穿高木屐拉娼妓數名高唱聲曲舞蹈入營一營大驚赤根其班原在其上至是威權即日歸晉作自是更姓名稱谷潛藏晉作建議曰肉食者孱弱多不能堪事新編行伍不問門地不論士庶一選強健者以充之厚其餼廩明其賞罰是以雖冗險亡

賴者折其牙角爭樂為之用名曰奇兵隊自是藩人望風編隊兵曰金剛曰遊擊曰干城凡百十一隊號六萬人而奇兵隊名最彰三年六月親征詔下晉作與有力焉既而朝局一變禁長人入京晉作憤恚會議方廣寺相率西歸翌年七月長師入京晉作與通武弘毅及真木保臣等為之首謀戰不利通武等死之晉作西走幕府遣德川慶勝於長問犯闕之罪當此時恭順黨執藩政幽閉三老臣及首謀者而謹慎竢命晉作亦就逮慨然賦詩曰孤身在縲紲胸間百憂集只知有今日不知有明日曉鴉叫喔喔旭日遠獄窗拜之空潸泣聞之又斷腸斷腸非恨冤潸泣非惜命外患迫我君如何此邦政乃脫走筑前聞藩主幽屛三老以下就刑憤懣不自禁欲擯俗黨以圖恢復慶應元年春竊歸馬關揚言曰恭順

擧兵馬關　取萩城　十一戰

謹慎則藩議所固然也唯社稷與君主何分輕重今擯君以為輕者此責君者也責君者天人所不容苟有報國志者何不相與起而誅夷之耶因傳檄募兵應檄來會者約五百人晉作與太田市進山縣狂介等分兵略馬關據藩廳取彈藥募軍需於土豪具糧仗將進薄萩城俗黨大驚告變幕府擁藩主父子於城中下令國中禁賣衣食於奇兵隊國老栗屋某將兵邀戰晉作提一百人夜乘大風雨襲而斬之連戰皆捷長驅取萩城或居間和解乃刑俗黨首謀椋梨藤太等數人徇于軍門於是晉作奉藩主父子於山口城議曰幕府罪我得三帥首未慊今聞吾曹舉事則大軍壓疆可僂指而待也請與諸君力戰以慰死者諸君努力衆皆踊躍從之晉作以是月四日舉兵至十六日收兵凡十一戰而長防二州

晉作不知所之

兵權悉歸其掌握幕府聞變布令天下起征長之師二年六月東將河野戶田及松山隊長佐久間等率兵艦進拔大島郡晉作聞警以水軍來援設伏誘之東軍乘勝追北伏兵四起東軍大敗棄糧仗航走藝晉作笑曰東軍伎倆吾知之矣初東軍逼大島長人相議曰東兵衆多器械完備今與之戰於海恐非我利也不如延而蹙之於陸也議已決警報交至焉會晉作不知所之衆皆疑懼言未畢晉作便服突如來曰我預知有此事故購瀛艦于長崎以修戰備耳計吏或以軍須不繼沮之晉作大喝曰國家危急已至此極何問軍需有無邪計吏聞之慶親慶親曰此可購也幸有內帑在焉以應不虞之需徑拋萬金與之事立辨矣晉作抃舞曰此可以一戰也因求軍須於計吏吏曰幾何曰三百圓足矣取而付

奇策

如一國侯

之又乞善馬乃繫囊金於馬鞍締衣韉洒策馬而馳夜潛衆瀛艦自大島東繞突出于幕艦中央猝發砲擊之幕軍驚駭失措晉作激瀛煙疾馳突圍而抵豐後洋幕艦欲逐之既而以為是薩兵援長誘我也乃止由是室津以西得免兵禍皆晉作善用兵所致也晉作勒兵于馬關會佛艦自橫濱至曰佛與日本政府盟故不得不援政府而討叛者貴國其計之致書約答期而去東行怒曰封內之事何須外人指揮不如及其未來舉事攻陷小倉城威震鎮西初晉作在馬關烏帽大紋踞胡床指揮偏裨威風煥發儼如一國侯其與肥兵戰于足立山下晉作便服臨軍或曰盍戎服晉作笑搖扇曰破鼠軍是而足矣三年四月晉作罹疾不起時年二十九遠近悼惜長人為之乞命於神者數百人遺言葬其屍營吉田村清水山墓距萩城十五里收其胎髮臍帶瘞諸城東護國山以為祭奠所云

論曰坂谷素曰余知久坂義介而不知晉作今讀其傳其磊落奇傑比義介更加一層使之生存則其造詣能為從赤松子之張子房為咏寶劍之郭元振皆未可測也余曰久坂元端與高杉東行同出于松陰吉田氏之門雄傑奇才聯稱連璧松陰嘗評二子曰元端則才有餘而識或不及也晉作則識尤高而才或遜之其出處事行果如松陰所言而能兼此才識者有之者松陰氏則其人也然而一師與二生畢世不獲其志或下囹圄或斃鋒鏑其幸全首領而歿亦不免短折豈天之與才識不予其壽者非邪不然則以三子之才識勇智為勤王率先令其少全生命長為公侯干城其戰闘策略可傳者寧止於此乎惜夫

菊池純

村井貞勝　所司代　前田玄以　五奉行之一

日本史記下編巻四十

参河　近藤餅城　編次
仙臺　岡　千仭　檢閲
信濃　木澤成肅
筑後　笠間益三　考訂
東京　新井　新

雜行列傳九之一 良吏

村井貞勝、稱長門守、仕織田信長、永祿中、信長修造皇宮、召貞勝董其事、天正元年、及信長代足利氏出政京畿、首擢貞勝為所司代、令行禁止、盜賊息、行旅通、京畿肅清、貞勝之功為多、十年、本能寺之變、貞勝馳迎信忠、計於馬首曰、右府已遇弑矣、君宜急保二條第、信忠從之、使貞勝從皇太子于禁內、而入保之、初中使之詣信長也、信長每使貞勝讀詔領旨云、

前田玄以、稱德善院、後任法印、仕織田信長、天正十年、本能寺之變、帶信忠遺命、逃至岐阜、奉其子三法師、走入清洲、立以為嗣、是為秀信、十三年、豐臣氏始置五奉行、使玄以掌僧祝、封以篠山、食邑五萬石、十六年、秀吉奏請臨幸聚樂第、時喪亂日久、典籍殘亡、

謀于公有識自謀無識　高力清長　重長　三奉行之一　正長

玄以奉秀吉令、采應永中幸將軍義滿第、永享中幸將軍義教第之儀、及公卿記籍、與禮家議定其儀、文祿中、為京都所司代、巡視京師、會牛車橫巷路、玄以怒使從者斬之、見者相戒、莫敢犯令、關原之役、織田秀信惑去就、其老木造具康以秀信旨問之、玄以曰、速東嚮、勿惑猶豫、具康還、則已西嚮矣、時玄以以有疾不出、使子利宗與諸將攻田邊城、德川家康以玄以坐視田邊大津之難、黜之、後徙丹波八上、尋卒、子利宗風顚、殺其老臣、見籍沒、子直勝称安藝守、仕德川氏、

高力清長、称與左衛門、三河人也、父曰重長、初居参河宇理郷、與德川清康爭地、屢戰後降之、天文中、織田信秀犯参河、重長與嫡子安長奮鬪破之、伊田郷、父子俱戰死、二男重正亦戰死、大高之役、於是重長三子新三繼家、是為清長、自幼常從軍有功、仕德川家康、永祿八年春、與本多重次、天野康景為三河奉行、而清長為人寬裕慈祥、善得人望、十一年、家康徇遠江、清長從軍、久能城主宗能、族強地險、清長度不可其力取、說降之、天正十年、從家康于界浦、掌輜重歸路、土寇群起、清長數擊寇啓路、八月、從守田中城、十八年、賜岩槻城、食邑二万石、清長掌浦和郷貢賦、文祿元年、家康在那古耶行營、使清長造戰艦、庚子之役、從家康西上有功、慶長十三年正月卒、年七十九、子正長、三方原之役、從軍有功、称土佐守、先父而死、其子忠房、封於島原、時幕府始平耶蘇賊、以其地仍多賊餘黨、命撫輯農商、以安反側、屢賜金穀、以助其費、子隆長、苛虐少恩、百姓大困、巡察使入其境、訴者相屬、隆長坐之、流于陸

奥。没島原、三萬七千石。時寛文八年也。天和中、幕府召隆長次子忠弘、賜禄。

天野康景

天野康景、称三郎兵衛、三河人也。其先出自遠景、嘗居伊豆天野邑、因氏焉。遠景十七世孫景恒、仕岡崎。是為康景父。

幼童有識

康景幼従家康之駿河、途而有変、航海抵尾張。初艤船、森平太告変。衆不為意。達熱田、岸上有兵、与従船至自尾張者相招。康景覚変、謂其僕曰、平太之言信矣。比上岸、汝亟混敵兵、走帰岡崎、具白所見。已而上岸、僕走帰告。故上下大驚。後従大高之役、攻鷲津砦、有功。永禄中一向之乱、康景進与矢田作十郎、馬場小平太等戦、破之、遂斬小平太。家康賜諱字賞之。

三奉行之一

八年、家康置三河奉行、康景及高力清長、本多重次任之。因命曰、夫妻雖不相睦、挙一子、則和且諧。汝等倶

勿失此意。康景性慎重、能得寛猛之中、不偏不党、国政治平。家康初政之功、康景居多。姉川之役、従軍有功。三方原之敗、康景守前門。日暮、率銃手十六人、馳抵犀崖、乱射甲斐営、営乱、多陥谷死。

俚諺

吉夢

天正三年正月、康景有吉夢、以為克甲斐之兆。献之、因命為連歌会。幕府著為恒例。十一年、松平康親守沼津城、与相模兵戦于韮山。康景赴援、屢撃走之。長湫之役、有功。十八年、賜下総田三千石。庚子之役、従公子信吉、守東府。慶長中、賜興国寺城、食邑一萬石。康景修繕城屋、令役卒伐竹木。会有盗竊竹木、吏捕殺之。盗係田原邑民。邑為公領、代官井出甚介、恃勢、誣以擅殺良民。康景哂曰、縦令為公民、有盗罪、豈可釋哉。甚介因本多正純愬之。家康曰、康景淳朴、不為非度。命審覈之。正純誣之、以枉殺。康景恚曰、屈直伸

棄封而遁

曲、我不能。吏雖微賤、不可誣以非其罪。正純執政偏頗、与其殺不辜、寧我受罪耳。遂棄城遁、匿狩野城。家康聞之、念其旧勲、欲復城邑、而不果。十八年卒、年七十七。子康遠、為麾下士。

論曰、士尚志焉耳。志必以廉潔耿介立矣。廉潔耿介之士、亦能悉職致治績。不幸而遇変、則必竭節、不枉其道。如天野康景、是也。康景之食邑駿河、嘗修繕城屋、会公邑民夜竊木材。守卒追捕、殺其一人。逃者誣訴之。其邑宰邑宰亦誣以擅殺公民。康景不服。宰告本多正純。正純強康景、令斬其卒償之。康景恚、棄封乃出亡。嗚呼、康景不忍殺無辜、至棄封土。其耿介廉潔、雖古賢士、何以加之。康景嚮在三河、与本多重次、高力清長為奉行。重次剛直、清長慈祥、康景沈重善謀、共掌国内政刑、民治大行。時人為之語曰、仏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天三郎。是皆言廉潔耿介以行其志也。家康幼時、出質今川氏。有叛者、転舵向尾張。康景亦年猶幼、覚変白其所見。果如其言。康景幼慧已知変。長顕政績。老高尚其志。其果決、非所謂彼此無偏者也。而民間呼為彼此無偏者、即糊塗小事也。康景果糊塗小事、豈糊塗大事者也耶。

伊丹康勝

伊丹康勝、称播磨守、駿河人也。父曰康直、称大隅守、為武田氏隊長。康勝仕徳川家康、掌吏務貢賦。大坂之役、従軍有功。寛永十九年、与酒井忠能、杉浦正友並為勘定頭。康勝勧農通商、与民同利、称為循吏。

小紙之税

時甲斐国産小紙、一貫人納金幕府、以摧其利。或請増納千金、有司将許之。康勝固執不可。老中問曰、千金雖微、亦足資

島田利正　正言不諱　利正之對　石谷貞清

國用、何謂無益也、康勝曰、公等有禦盜之術、則可、老中怪問之、則曰、小紙者貴賤所用、不可一日無之、唯其價廉之、故上下皆用而不困、今彼欲增十金、以奪其利、此不過貴紙價之計耳、紙價一貴、而百物皆騰、其勢必至小民窮而為盜、不知公等將何以禦之、夫以千金之微、困天下之民、何以異於剖肉充腹哉、衆皆歎服、承應二年六月、卒、年七十九、子勝長食一萬石、居甲斐德美、割予邑二千石於弟勝重、為勘定頭、称播磨守、其子勝政卒、孫勝守元祿中、有狂疾、自殺、因律邑除、

島田利正、任彈正少弼、重次子也、利正自慶長中、為江戸町奉行、在職二十餘年、事無延滯、人皆賴焉、執政嘗患米價騰貴、與有司議之、利正曰、執政買米儲蓄、米價安、得不增、皆問誰為之、利正曰、

酒井讚州為之、讚州忠勝也、忠勝愕然、曰、吾未嘗為之、乃召家宰問、家宰曰無之、利正作色曰、某日買穀于某所、非為儲蓄而何、其他何可舉、衆駭、其矯直、利正素称多智人、呼為智嚢、將軍家光興建日光寶塔、欲制作堅緻萬世不朽、召執政議之、不能決、時利正致仕家居、召問之、對曰、宜修豐國廟國家萬世之後、修日光廟亦當如之、後卒于家、

石谷貞清、任左近將監、清定子也、事將軍秀忠家光、為步兵長、遷監察、島原之亂、貞清為監軍、家綱時、為江戸町奉行、捕丸橋忠彌、万治二年、致仕、尋卒、貞清為人、好武技、膂力絶倫、尤善騎射、歷仕三世、多所聞見、常好談家康以來忠臣義士之事、内睦兄弟、外厚朋友、善遇士類、多所薦舉、性又好學、日延書生、令讀書而聽之、其

松前喜廣　大岡忠相

在職、公正無私、榜屋壁、以規戒之語、以自警省、及去職、民咸思慕焉、

松前喜廣、元祿中、為江戸町奉行、有古良吏之風、府下帖然、一日馳過江戸橋、有一卒急持其鐙、欲擠之水、喜廣捽其頭、呼從者縛之、明日謂卒曰、汝盖有怨於我、然我之決事、初無偏私、豈復畏汝汝他日再任、狙擊我、乃釋之、時有富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者、嘗請有司、統管寬永寺土木、受直五十萬金、由此富冠一時、驕僭無比、一日詣評定所、有所陳請、喜廣叱曰、商賈有所請、當就吏白之、安得自請、汝非不之知、縱恣乃爾、命出之、其家遂衰、喜廣惡其頹風俗也、

大岡忠相、家世仕幕府、元祿中、為山田奉行、先是山田民與紀伊

民爭田、而曲在紀、奉行憚其宗藩、弗敢斷者數歲、及忠相為奉行、獄訟公平、直山田民、於是數十歲疑獄立決、邑人皆称焉、及德川吉宗自紀伊入纂軍職、偉其為人、首徵忠相、為江戸町奉行、忠相強敏英果、能雪冤枉、多所平反、其在職、盜賊絶跡、雖銖錙之姦、弗得有所隱伏、民皆愛敬、號称神明、寬延中、忠相列諸侯、食一万石、嘗奉命、與石河政武、作律九十條、列之令甲云、

論曰、忠相為町奉行、定律百條、聽斷公明、民無冤枉、後世称為明奉行、余謂、忠相之業、善固善矣、然亦有所從來也、夫吉宗之明哲、夙知忠相之才器、擢為奉行、信而不疑、縱而不掣、任官以終身、是以忠相感激、一心專力、公正其事、以得能副吉宗之心矣、聞泰西諸國、約以法官為畢生之官、蓋重其職與其人也、吉

石川政武　池田金時　近藤守重　岡本成

宗之用、忠相、豈亦有見於此而然耶、乃知非就明哲之主、焉能得展其驥足乎、（三浦意）

石川政武、明和中、為京師町奉行、任滿而東歸、民惜其去、相率送之、遂至石部云、政武聰明明決、聽訟如神、初就任、前尹不能決者、一時裁斷、至十餘款、曰、予已辱此職、窮直而獲罪、毋曲而要譽、其開東寺南門、便路人、改京師戶券、正印記真贋、其他停石刑、雪冤枉、善治良法、不暇悉舉、先是、大坂町奉行曲淵景澄、大以薦能稱、政武與之齊名、市民至今稱其治、

池田金時、稱筑後守、豪邁善斷、天明中、為京師町奉行、每言、罰一免、懲群衆、吾律則然也、天明大災、薄息稟貸九衢、以贏餘增築預備倉、時秋木豐穰、穀價漸低、姦商牟利、猶不減其價、金時微服沽米其魁商家、斬而徇之、奸商落膽、米價頓賤、其果斷率如此、寬政二年、任滿還江戶、京師皆惜之、

近藤守重、天明中、以幕旨按蝦夷、守重到惠土呂府、會西亞獨摽其十字柱於是地、守重命木村謙、拔十字柱、易以木標、守重撫蝦夷、頗有功、慍賞不酬勞、屢有建言、遂觸刑憲、幽囚四歲、竟憤悶而死、守重著書極鴻富、有外蕃通書、右文故事、邊要分界、安南紀略、阿瑪港紀略等數十種、初守重按行蝦夷、憲夷民不服、竊謂昔源九郎義經流寓此地、夷民至今服其威武、乃會夷民、身親被篠章緋甲、莅之宣言、曰、我是源義經遠孫也、夷民慴服、莫敢仰見、蓋篠章即義經徽號也、其機敏率如此、

岡本成、字子省、稱忠次郎、號豐洲、世幕府小臣、父忠貞為計吏、有民犯禁造金銀器、幕府籍沒之、將市諸外國、忠貞建議、曰、收貨而利之、非政也、老中松平定信驚曰、胥吏中尚有如斯者乎、貽書以謝過、成亦少為計吏、與矢部定謙、川路聖謨、羽倉用九等相善、文政初、建議請停惡幣、忤老中水野忠邦意、黜、天保八年遷擢為信州代官、時年七十、鄉人相謂曰、使君嘗與權相抗、豈可欺乎、信有一里分黨爭事、積年不和、成為文諭之、訟即止、又有狼害人、為詩曰、毛族藩生國土恩、住山何得害山民、折看狼字是良犬、諭汝從今知愛人家、相傳為符、狼不復出、十二年、幕府有意復享保寬政之政、登崇俊賢、成以寬政遺老、超遷勘定吟味役、藤田彪嘗訪成、談及貨幣、成曰、是吾所以日夜腐心焦思也、昔元文中、金一兩換銅錢二千、追鑄南鐐、以銀二斤為金百匹、然行於關東、不通上國、官多方通用、而金一兩適四千錢、尋鑄當四錢及鉄錢、至寬政中、

狼詩

以六千錢換金一兩、鑄錢益濫、遂至七千錢、錢直益賤、物價益貴、延及今日、可勝歎哉、居亡幾陞勘定奉行、任近江守、

小島衷　山内董正

小島衷、號蕉園、江戶人、性清廉、善讀書屬文、少時為代官屬吏、赴任甲斐、甲斐風俗頑悍、稱為難治、衷勵精講治、首薦民利病、居數年、皆稱神明、父老相謂曰、從前吏徒擾之、而島君獨安之、樂不可支也、既而為儕輩所媢、自劾歸江戶、學醫磯野弘道、究其薀奧、常慕甲斐德本之為人、有乞治者、則肘青囊而往、得藥資而去、僑居本鄉竹街、矮屋陋室、僅蔽風日、喪妻不復娶、獨與母居、

山內董正、字治卿、號鴻谷、幕府小吏、董正為人溫藉、好學善詩、最注心民事、天保末、為勘定奉行屬吏、至野州東鄉、時管內土瘠租

代官白耕　高井實德　水野軍記

重民相胥追末其亡頼者往往為博徒草竊是以田園日荒逋債歳加董正會吏民諭農事公暇則單騎往來阡陌間問民疾苦祁寒暑雨殆無虚日嘉永初幕府擢為真岡代官管七萬石董正務董墾田修路事初真岡地小路迂回曲折荊榛塞路至是禾稼連雲行旅四通又修堤堰以便灌漑置義倉以備凶荒卹老羸以敦風俗悍民革面公無負租流逋四歸董正僦數畝田自執耒耟耕耨輸之賦租乃知其羨餘無幾益歎稼穡艱難其用心如此

論曰武治之世置代官以委民政由來尚矣猶言代官府以執民政則宜布教化砥礪風俗其責豈不綦重乎舊幕之制代官隷勘定奉行班卑而任大所管率五万石乃至十餘万石當時貪惏事掊克者不可更僕而其循良者亦不止數子姑隨得隨録耳至今之縣令則管地百萬石屬吏數十人其班秩非復曩時代官之類也抑國家施生成之澤人旨講自由之利一境之民樂則縣令喜一境之民不樂則縣令懼開明之世丈夫官至縣令蓋亦勞矣

高井實德文政中為大坂町奉行時上國有傳祅教者道路嘖嘖而有司不得其所由官命實德探逮之初京師有一娼妓貢者都雅有姿色以事發狂乞食彷徨于路卜人水野軍記遇之於途軍記嘗受祅教於蠻顛拯其闇奥憫貢年少而發狂以奇術治之疾立瘳貢感其恩誼請為弟子日夜學習其術有所領解後軍記老病將死也戒之曰我死之後固秘此法毋令他人知貢初守其教戒已而來于京師寓於八坂以符水咒患者盲者明而躄者立

大塩行素　新見正路　矢部定謙　兄弟之爭

極有奇驗遠近喧傳來乞符水者輿馬常塡其門號曰天母愚民翕然從之於是實德疑貢使其部下與力大塩行素竊按之不得其要領行素變服為其家奴取其秘書檢之果奉天主教者乃捕而磔之其弟徒連坐而誅斬者數十人從是行素威名震慴于都鄙群盗屏息無敢犯法者實德益器重之加賜其祿秩擢進班於與力之上實德摘發有神明之稱

新見正路少有志於吏治文化中為西城小姓嘗講打毬戲於雉子橋馬埒誤為同僚所傷甚艱行歩家居數日及創瘳將軍家齊特召正路曰武士講武技以角其勝負固其宜也假令毀傷其身體不可為不孝聞汝曩者衆少壯血氣鬪技於悍馬奮躍之間是所以誤被重創殞躬汝雖欲盡忠於我豈可得乎汝自今已後宜應養勇武於深沉寓鋒鋩於温厚以全忠功於遠大也正路感泣不能答後勵精勤學講武為大坂町奉行頗有治蹟天保中淀川土砂塡塞水害不圖正路督役搬運土砂浚川築阜名曰天保山後累遷為側用取次

矢部定謙任駿河守家世仕幕府父某寛政中為界奉行定謙幼從父在任所及承家自兩番轉火盗改役陞界奉行界浦有富商不恤其弟者定謙下輿鞫兄曰小人無弟推問族人則明矣弟曰小人為先人遺腹子先人晩贖妓為妻族人醜之使先人老於別莊而兄嗣家兄以某係妓出不比為弟宗族亦無視養者母子糊口於外今不能自活乞哀於兄則遇以路人官請察之定謙知言不偽諭兄養之兄固執弗屈定謙改容曰吾不幸無昆弟兄伯

黜大塩行素　論行素　經濟　邊禦

仲相友愛、一義一悲、乃願得良友以比同胞、而今汝兄弟相軋轢、恨吾德不足化汝曹、漣然涙下、二人感悟、叩頭謝罪、兄弟分產云、

天保初、遷大坂町奉行、尋轉勘定奉行、而跡部良弼代、定謙為町奉行乞教、定謙曰、有故寄騎大塩行素者、為人鷙悍、君駕御得宜、則足以成事、否則將生亂矣、良弼退謂人曰、吾謂駿州良吏、今乃教以馭一騎之術乎、會年比不登、民多凍餒、行素贈書良弼、請重課大坂豪戶、出錢穀、以賑貧民、弗聽、行素果憤、散私財六百金餘頒給窮乏一万人、未歡、乃謀殺奉行屠豪戶、以散貯積、糺合其黨五百餘人、放火作亂、事敗、行素伏刑、於是人識良弼而多定謙、先是或問行素、定謙曰、行素志於有用之學、其折豪商、濟細民、禁邪教、汰奸僧、皆有足稱者、吾在大坂、嘗相對命食、談及國事、行素怒

髮上衝、齒決火魚炙、自首至尾、今尚想其面貌、家宰諫吾近狂客、吾弗聽、然全交誼、若使行素有逆謀、則宜據阪城、何止射火箭於坊市乎、吾論行素罪案、宜不曰叛逆、曰大不敬、當路不納、尤吾庇逆案、又有奸子婦之文、行素實以婢為妾耳、且彼自焚死、非辭服、而加曖昧罪、豈可謂公裁哉、人之有過、反覆規諫、是之謂忠、即怒言不用、起毆其面、是之謂不敬、行素之意出忠告過激、構亂使吾斷獄、則將曰憤激作亂、不畏公法、跡類反逆、大不敬、則行素將服地下矣、幕府以歲歉議發倉賑貧、定謙謂、惠而未洽、則不若務低穀價、老中又憂物價騰貴、議罪奸商以戒其餘、定謙覆議曰、官鑄惡幣、而委罪賈人、其源未塞、何能止其流乎、議乃輟、時魯舩出沒蝦夷北疆、多事、定謙憂之、遣松田傳十郎航得撫島、採魯情、魯人

被黜　筒井政憲　魯使應接　撮影戲

在島者獲海狸為業、竊輸內地、以易米麥、謂松田曰、和蘭自恐失利、間我於日本、日本以我為暴、絕不許貿易、而捨此土、吾則來住耳、日本捨土不事正疆、而魯欲開、不以忠於天主也、九年春、定謙遷留守居、十一年冬、轉小普請支配、十二年春、水戶烈公聞定謙為人、作和歌賜之、藤田彪問當世人物於川路聖謨、聖謨稱定謙、彪與頃蓋如故、是時幕府欲復享保寬政之政、擢定謙為江戶町奉行、十三年春、坐事除籍、禁錮於桑名、定謙憤惋絕食、幕府遣醫視之、憔悴骨立、謂醫曰、吾決死、何用藥餌、吾以三月二十一日獲罪、以此日報構陷吾者、君幸記之、遂死、明年三月二十一日、鳥居耀等果敗云、

筒井政憲、好學、善書、最善于吏治、嘗為江戶町奉行、昌平黌書生

取他手簡折緘、遂相爭于庭、政憲叱曰、詩不云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汝書生未記此語邪、一語折服、其機警此類也、安政中、魯國使者至、與川路聖謨奉幕書至長崎、接見魯使、魯使議書旨答問往復、政憲等分辨甚力、魯使終屈而退、魯艦之泊崎港也、政憲等使港吏馬場某、數往訪艦帥、艦帥款接、一夕饗以撮影戲、百技遞奏、最後寫其本國邊防狀、砲臺對峙、一無隻立、馬場問曰、砲臺皆似不用瓦石有故邪、彼答曰、石造似堅而脆、一砲以可崩之、本國皆用土豚為之、雖銃丸洞之、不搖、且布置如此者、亦非為觀美也、敵或衝突、乃砲門遮開合擊夾攻、使其適於此則陷於彼、進退兩失、可以鏖之、此制海國皆然、貴國亦宜倣焉、知托撮影戲以示其富強、政憲等還江戶、會以其所辭於魯國已許米國、政憲與聖謨

諫執政阿部正弘曰、僕使長崎、復命未報、而公既命吏接米使于神奈川、應輸入石炭、開二港、給欠乏、然是猶可、如何無故假以七里之地、加渠威、廢我制、況米使所私請、彼之國書中所無也、僕等固知不能以古例律今事、乃奉使長崎、陳邦禁、退之、而今如此、若使魯使聞米使之得所請、必謂幕吉許之、而僕等沮之、彼將獲僕等甘心、被執被戮、固非所避、故初赴長崎、令福岡藩將命曰、苟悪張皇國制、須焚殺吾二人、渠得折、僕等面請老中則魯事決矣、然事至於此、必損國體、不自我擧兵、則天下志士恚怒、必釀喪亂矣、諸吏暗機、不能有所爲、願熟計之、夫浦賀神奈川應接得具聞之、請努力謀、空陳之不省、

川路聖謨、初稱彌吉、後改三左、任左衞門尉、家世仕幕府、父某爲寄騎、聖謨少、以石川某薦、爲勘定所小吏、遷寺社奉行掾、天保六年冬、有仙石氏獄、聖謨助奉行脇坂安董按之、世稱其無私云、亡幾、累遷佐渡奉行、小普請奉行、藤田彪深奇聖謨、聖謨謂彪曰、聞子之君勵精圖治、盍與松代侯締交、以吾所視、三百諸侯未有過松代之賢者、以子之君之明、交於松代之賢、其切磋之益、想不亦多乎、烈公見眞田幸貫、果恨相得之晩、而聖謨與矢部定謙亦知于烈公、嘉永六年、米艦入浦賀、魯艦入長崎、各呈書請事、聖謨以勘定奉行與大目附筒井政憲等使長崎、接見魯使、事詳于前、安政元年、遣聖謨等接魯使於下田、許其泊三港、給欠乏、借下田函館地各方數里、四年、老中堀田正睦遣聖謨會米使於蕃書調所、質問其告中疑義、米使要請府下置宰、十港開市、聖謨建議互奏

而許之、五年、正睦西上、奏外事、請勅許、聖謨從焉、聖謨前後鞅掌外事、而掣肘牽累、不得其志、遷西城留守、亡幾、連累黨人之獄、褫職屏居、

志賀某、稱金八郎、爲幕府輿右筆組頭、安政六年、井伊直弼命志賀書尾水越三侯罪案、不肯而屠死、

論曰、矢部川路諸子、皆以英邁之姿、生禍亂已崩之日、欲挽回頽勢、而爲幕府所疑、往往不得其死、然抑近日時勢變換、人事更迭、其紛紜錯綜、非復昔日之比、使此輩目擊近狀、則未知其悲喜如何、而昔日之論、恐不過家常茶飯耳、雖然諸子非懲噎廢食者也、

堀利煕、任織部正、家世仕幕府、嘉永中、利煕擢函館奉行、給役俸二千石、後兼外國奉行、爲人正廣、屢諫老中安藤信睦待外國之失國體、及假殿山痛切論其不可、弗聽、有言信睦謀不軌者、利煕慨然與書信睦、伏刄諫死、略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嚮者僕激論妄荅、不服閣下之論示、罪當萬死、乃塗肝腦絞腸血、聊攄鄙衷、閣下裁之、米國都督米理努留潜造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父、遂與刑典數部、是可怪一也、閣下與渠結伯仲之義、渠贈衣帛珠玉巨万、閣下酬以慶長正保金一万鎰、是可怪二也、渠醉倒之際、挑閣下侍婢、閣下許而與之、是可怪三也、渠固請築殿山、閣下遂許之、是可怪四也、此四者辱國體之大者、而有甚於此者、渠聞朝廷固持異議、論廢帝之事、閣下慫慂使國學者探索舊典、私議其事、僕聞之、血涙如雨、鐵腸九裂、

諫執政　川路聖謨　與藤田彪交　志賀某　堀利煕　死諫　極諫賀火

河野顕三等

誰不慟哭仆地、實天下逆賊、天誅固不免也、可鑑彦根元老矣、是僕所為閣下深憂而不服諭示也、伏祈閣下不忘我邦大義、奉忠天朝、致身幕府、施仁政於氏、今僕屠服而死、其言也必善、請容焉、臨疏泣涕不知所言、時萬延元年十一月也、

論曰、殺權姦于朝、從容就死者有焉、未及諫權姦于朝、還家而自刄之勝也、還家而自刄者有焉、未如遺書而諫之之優也、堀利凞能抑不易忍之憤、還家而自刄、偉矣、不特能還家而自刄之偉、又遺書而冀望其悔非改圖、今讀其遺書、其忠愛憂國之意、溢出于肺腑中、使讀者津津涙下、世傳利凞詩云、曠世奇才欽兩賢、行藏易地業皆然、氣節千秋出師表、清高萬古去來篇、唯此數語、可以見平素所養也、而堀氏猶有一賢士也、須坂藩

主直武、其人也、直武當幕府末路、預内政、會慶喜自上國逃歸、直武切諫盡言、教慶喜屠服、以謝朝廷及祖先、退而自刄、以明其志、此説也、余耳聞之、而目未見載之竹帛也、假令賢者所為、不欲君惡之見于世、操觚之士、何無執一簡而往者耶、遂使余輩併疑其事之有無也、久矣、頃者見米國人記德川季世之事、有云時有一宰相、欲令慶喜屠服以謝于世、未聽、却令其人自刄而殁、雖宰相不記其名、余所曾聞堀氏、恐其人也、果使此説真、則堀氏何賢者之多耶、豐公嘗謂陪臣而執天下之事、而不炫惑者、獨有堀監物耳、監物之後、有斯人、更執大義殉于國、豈不炫惑于事而已哉、

利凞臣有河野顕三、以為君辱臣死、乃脫籍潛匿謀事、遂變姓名、

斬奸趣意書

兒島強助賢母

曰三島三郎、與其黨平山兵介、小田彦次郎、黑澤五郎、高畠萬藏河本杜太郎等、候老中安藤信正登營要撃之阪下門外、刺輿傷脊、信正從士十餘人捍之、而死、信正得間脫身而遁、杜太郎揮刀逐之、幾及、為從士所遮、遂健鬪而死、信正走入郭門、顯三等六人皆負重創、切齒而殪、事聞、幕吏檢其死、各袖一封書、題曰斬奸趣意、其略曰、曩井伊元老之擅權也、安藤閣老實為其腹心、横政暴行、與有力焉、皇天赫怒、假手義黨、竟誅元老、以示懲創、閣老宜悔過改圖、以與天下自新、而偃蹇自如、肆虐日加、其罪惡貫盈、更淫井伊氏、而自知輿論不服、欲藉口外虜、以抑制之、於是其待虜甚厚、愈交愈昵、恩如骨肉、勢成脣齒、甘之以要地、許之以測量、内政外務、擧委之外夷、其辱國體、取外侮、蓋無所不至矣、主上聖明、屢

促攘夷、閣老窘迫、乃設機計、強請皇妹釐降于將軍、欲藉以要賀易勅允、弗聽則逼以讓位、使幕府奕葉恭順之旨、一旦委之地、嗚呼、豈非天朝之罪人、而幕府之賊臣邪、臣等痛哭流涕、不忍傍觀、今乃指儆軀、殺戮鯢鯨、非敢凌犯大府也、伏請大府諸執事、鑒二奸之覆轍、正尊攘之大義、以副天下之望、時文久二年正月也、是日其徒河邊某、投長門邸、乞面藩臣桂小五郎、會其不在、及昏始接其曰、僕亦今朝坂下之黨、誤失機會、遺憾何已、抑僕之於足下、非有半面之識、然耳聽高誼、則日久矣、因欲托身後、敢踵門下、幸為辦之、小五郎慰留之、入報状邸吏、出視之、則已伏劍矣、乃請収其屍、幕議不許、小五郎坐之、係管於本藩、幕府捜索遺黨甚嚴、坐者數十人、下野人兒島強助等死于獄、大橋順藏亦幽死、初強介

傾産資給同志、約留以經紀後事、其病於獄、毋至見之曰、為國殞命、此汝素志、予知其銜笑入地也、有兒如此、吾何悲、而吾老矣、見汝重泉亦非遠也、

論曰、義黨之唱尊攘也、其謀不過天誅暗殺、而二門之舉、為之嚆矢、自今視之、勿論其暴舉、然而使天下益振氣力、更進知識一轉以躋文明之域、要之有攘夷之論、天誅之慘、而致今日之開明、可謂不愧義黨之名矣、井伊元老早察彼我形勢、欲有所張弛而議於衆、分謗自忌、無勇、以暴威罪朝紳、以酷刑網志士、遂辟為天下之僇、可謂拙矣、而如信正者、利照所言、果使真則萬不容誅者、而仍能脱之、豈天誅之蹤乎、抑人事之未盡也、

國史弘簡錄下編卷四十一

雜行列傳九之二　風節

立入宗繼〇濱田彌兵衛〇魚商八兵衛〇山縣昌貞〇高山正之〇蒲生君實　平山潜〇林子平〇高野瑞皐　小関三英〇渡邊登〇佐久間啓〇高島秋帆〇橋本紀〇日下部信政〇梅田義質〇泮田可為〇勝野正道〇真木保臣〇松本衡〇藤本真金〇伴林光平〇平野國臣〇僧月照

立入宗繼

立入宗繼、為左京亮、自父祖居京郊、多田業、天文永祿之際、京畿大亂、供御乏絶、每取給宗繼、宗繼慨然、念匡救天下之策、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頹敝、給御之邑、盡為武人所占、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剸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絶世之才、君盍請綸旨囑信長、以撥亂反世之事、惟房畏憚内外、不敢決、宗繼再進說曰、事若漏泄、臣獨任其責、惟房奏之、帝大喜、使宗繼及磯貝久次、奉密旨之尾張、宗繼素知尾張人道家氏、因館之、信長會過道家、因告以故、信長大悅、奉旨、宗繼反命、時永祿三年也、自是信長日議西上之策、十年十月、宗繼復齎詔旨及賜袍之美濃、見信長、信長感激、翌年率師入京師、宗繼從勅使維房、迎見于粟田口、信長指所服錦袍、曰、是卿所賜也、信長尋造皇宮、奉供御田、復公卿舊職、多出宗繼之勸云、

濱田彌兵衛

濱田彌兵衛、長崎人也、為代官末次平藏、航臺灣、収其所見奪貨物、攜紅毛人還、初明人鄭芝龍、來長崎、與平藏善、及芝龍還明、平藏屢遣商舶於明、買絲、其舟嘗泊臺灣、紅毛方據其地、衆夷掩襲掠財物、舟人逃還、彌兵衛聞之、謂平藏曰、吾能為子、報怨、為吾具一鉅舶、使一百人從我、平藏素豪富、乃如其言、彌兵衛與弟小左衛門、航海至臺灣、紅毛入其舩、檢視、惟有耕具、乃問其所以來、彌兵衛曰、此地青壤、而未嘗墾闢、請給我地、為諸君墾之、紅毛不許、彌兵衛兄弟、匿小刀於袖中、行見夷酋、請之、彌兵衛佯為恐怖狀、蒲伏而進、突起搏夷酋、衆夷挺劍而進、小左衛門斬其一人、餘皆逃去、彌兵衛拔刀、擬夷酋胸、曰、汝何為掠吾國商舶、夷酋謝曰、請倍其數奉還、彌兵衛乃曳夷酋、令衆夷速出財物、欲以夷酋還、夷酋請曰、願以吾兒為質、弥兵衛乃取財物、以其兒還、將軍秀忠聞而歎異、命幽其兒、元和九年、夷酋來謝、兒已死、乃還其從者、

熊谷八兵衛

熊谷八兵衛、京師魚商也、以業常出入朝紳家、以其朴直、為公卿所愛、居常傷皇家衰落、若有事則將以身殉之、悲痛發之言、聞者亦悲之、及後光明帝崩、朝議納八兵衛議、葬儀遂廢火式、明治維新之後、召其子孫、賜祿旌之、

論曰、後光明帝、近世聖主也、幼而英明、慨然有志於復古、不幸短命、春秋二十有二、以痘瘡崩、時朝議依舊將火葬、有一民鬻魚為業者、呼八兵衛、常聽命於宰夫、出入宮門、聞之大悲慟歎曰、嗚呼聖天子、何天命之薄也、可奈之何、且夫火葬者、非聖人之道也、況今大行在天之靈、蓋嘗疾浮屠氏之虛誕、斥異端、最甚、而其送終、尚猶從事於其所斥邪、吾小人、苟目不瞑不肯從朝議、敢諫爭止之、不能、則身死之、於是奔走於仙洞及執政之

門所至號哭悲泣敢請止火葬以從大行之志也朝議輙為之
改而火葬止焉蓋感八兵衛忠誠也噫匹夫有志何事不成上
之人不為則其可慚已甚矣蒲生秀實

山縣昌貞

山縣昌貞字士明称大貳號柳莊甲斐人幼有器局涉文字尤精
兵書初寓京師後教授江戸以事被誅歳在庚辰天子賜祭旌之
論曰米使之逼請貿易幕吏拒之以虞浮浪處士衞生事端余
當時竊謂堂々大府延外使議大事舉浮浪處士為說失體亦
甚既而浮浪處士雲起為十津川為筑波山幕府遂亡嗚乎幕
府之虞浮浪處士也久矣蓋德川氏怙濕為治列侯門族生長
深屋胥後肉漫柔懦如婦人而其為藩士者亦皆顧身家重祿
倖惴惴焉唯過失之懼獨浮浪處士涉書史有志氣者切齒幕

府之所為曰僭横如彼若以名分正之則亂臣耳賊子耳退顧
身家浮氣孤懸無一足顧惜於是奮然一决意謂大義之所在
以是觸刑辟不害為烈士若彼高山正之蒲生秀實梅田定明
皆是也而名分所在四方雲集天下翕然遂至明治復古然則
聖朝中興雖曰天命亦浮浪處士唱義天下之功居多而為之
首唱者山縣昌貞也今據圖冊所記寛延年間處士竹内式部
授徒京師出入公卿公卿悦其言馳馬學射專講武事式部坐
之放逐權大納言光胤權大納言公城左中辨資望以下十七
人累坐削官爵昌貞與式部及劍客藤井右門集徒江戸講兵
談武於是有上變者告其舉動不常明和四年八月獄成昌貞
右門坐考索江戸甲府兩城要害梟首式部減死放逐事連小

幡侯織田信邦削封土世所傳如此而不記其所謀何事以余
所聞昌貞始來京師仕一縉紳家一日為主理髮不称主笑曰
頻卿再理昌貞退曰朝爵至貴而難役一賤人其為武人所雁
一至此自是切齒幕府所為嘗著柳子十三篇以擬孫子首篇曰
正名云名不正則事不順今也以神聖大統之所屬億兆瞻仰之
所歸屈于一武人名之不正無甚焉就是二事推昌貞所為可
知也而其就戮本末不傳豈當時諱之不傳歟嗚呼彼以一處
士欲捧頽日於中天雖三尺童子猶知其敗而彼猶為之不已
斃刀鋸異身首不少自悔此豈非有滿腔忠憤欲抑而不可者
而然焉耶余獨怪世談節烈者追賛高山蒲生諸人而昌貞先
二子五十年致死于此其所樹立有過二人而無不及而其名

漂滅不稱豈志士之顯晦有幸不幸而存歟將待後任史筆者
洗雪表識也歟世揚逸事記異蹟者可無所慨于此乎

高山正之

高山正之字仲繩称彦九郎上野新田郡人也為人精悍有奇節
好擊劍年十三讀太平記見中興忠臣志業不遂慨然發憤有功
名之志年十八游京師交道日廣高門巨室多為布衣交嘗讀室
直清所論著至弁論楠公與諸葛亮憤然罵曰腐儒不解事矣亮
之於劉備素無君臣之分也則自重也固矣我延元帝則異於此
恭恭天朝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之
下苟食此土者將疾奔勤王之不暇况楠氏則廷臣之裔而畿内
之民也其待王命而出吾尚以為晩安得與彼諸葛輩同出處哉
讀書如是雖有萬卷何益乎取其書擲之（擲書駿臺雜話）正之嘗入平安至三條

鞭塚三百　自刺　唐崎常陸

橋上、向皇居、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指目、不顧也、又遊京郊、過足利尊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天明中、田沼意次為政、天下風俗大壞、中外愁怨、正之抵掌謂諸同志曰、非將軍所知也、今也、樹紙旆於山廟門外、招有志輩、則可立得千人、於皐暨子何有焉、聞者掩耳、正之在東、不得志、仗劍周游四方、西至筑後、主宮川嘉膳家、居數日、正之自刺、嘉膳驚問故、不荅、曰、子自求吾館、無他證左、吏來檢屍、何辭荅之、願勿殊平之誥、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荅、固問、曰、狂發而已、臨死、嘉膳問所欲言、正之豁然瞪視曰、為我好寄語天下豪傑耳、正之既死、人莫知所以死者、嘉膳乃瘞葬久留米治下遍照院、後數月、有自死其墓側者、其人狀貌魁偉、蓋唐崎常陸介也、正之初聞其名、

未識其面、一日詣聖護院法親王、遇一士人、骨相非常、見正之曰、君非高山殿乎、正之曰、君唐崎殿乎、因執手相泣曰、天下之事、何為至於此極也、卒相與結為膠漆之交、適聞正之死、有所相感、因自殺、明治維新之業成、贈以正三位、子孫賜祿、

論曰、仲繩曠世偉人、而先儒錄其事者、前則淇園、栗山、石梁、茶山、後則幽谷、復堂、山陽、拙堂、有序、有傳、有祭文碑銘、多且備矣、顧獨未推究其所以死、或目為病風喪心之所致、余竊憾焉、蓋仲繩忠義根于天性、而其先又殉節南朝、嘗讀太平記、大有所感憤、當此時、光格天皇在位、妙齡英發、佐以九條中山諸公、而幕府則大將軍俊明公罷任、田沼意次群小弄柄、綱紀大紊、仲繩謂此可以復古權矣、乃託名文事、周遊四方、觀地形、察民情、

蒲生秀實　今書　山陵志

每遇人、輒論正閏王覇、以陰募同志者、既而公斃、文恭公繼立、黜意次、用松平定信、衆賢茅茹、百弊頓革、德川公之業復興、於是仲繩自知其時機未至、殺身以滅其跡、昔者、鳥羽上皇遣善走者押松、歷說東國、後醍醐帝藏人頭藤原俊基佯為修驗者、巡察諸州、今仲繩之所為、殆有類焉、向使其遲疑偷生、為府吏所逮捕、則承久元弘之患、可立而待、何其見機之早、且明也、或議其不受勅而妄動、是亦過矣、何者、事成則功歸朝廷、不成亦害止一身、又安問乎其受勅與否焉、且夫九重深嚴、尊卑懸隔、而仲繩以東鄙一匹夫、納交公卿、嘗得竊窺天顏、則奉其密旨以募義故、亦未可知、不然、其將死、寸裂手記、以投水中者、何也、其東向遙拜帝都者、何也、其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者、何也、嗚呼、

仲繩之死、上救公卿流竄之禍於當時、下啓志士勤王之端於後日、其忠不愧藤原公、而其智勇果決、萬非押松輩之所企及也、川田剛

蒲生秀實、字君藏、一字君平、下野宇都宮人也、生而英異、好讀書、慨然有自立志、常謂人曰、吾生也晚、進弗能觀大化大寶之世、退弗遇天慶天正之亂、則大織冠淡海二公之相業、與吾祖秀鄉氏卿兩將之兵略、皆非所企及、無已則稽古以徵今、居安而思危、尊王室、以明名分、富諸侯、以固邦基、斯吾志也、因著今書一卷、又嘗慨古先帝王之陵、往往湮晦不顯、是以躬自歷視陵地、雖在遐陬窮島僻遠之地者、必往覈其實、作山陵志、獻之京都及江戶當路者、文化初、魯人寇北地、秀實呈書老中、論時務、弁解林子平冤、又

九志　平山潛　林子平　千里殺地理

著不恤緯五篇、以議邊防之事、老中有司、見之以其立論非處士所宜議、召見詰之、秀實不屈、引證故事以對之、神色揚揚、辭令激烈、有司惡其不遜、批處之重法、大學頭林信徹素知其為人、謂艸野有危言之士、國家之福也、乃弗問、秀實業已屢弗得志、自晦以酒、極飲大醉、歌唫笑呼、以適其樂、至此、杜門謝客、日以著撰為務、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與山陵弁為九志、九前後所著之書、其言卓卓、皆中肯綮、而不得少試、終沒、維新後子孫賜祿、

論曰、嗚呼名分者、天下之大關也、而其不明也久矣、冠履倒置、順逆同轍者、往往而有焉、蒲生君滅獨自拔乎流俗之中、抗尊王明分之志、大聲疾呼、死而後已、可謂天下之偉男子矣、藤森大雅

平山潛、字子龍、稱行藏、號兵原、世仕幕府、及魯人寇北地、呈書論

事曰、夫夷狄者猶禽獸也、固非常度可駕御也、請驅酒徒博漢及囚虜罪至大辟者、當之有功則減罪一等、彼善應其命、如楠河州驅使山賊、株守都宮公綱是也、冀勿顧望貽禍于他日、人皆壯其言、

林子平、姓越智、名友直、以字行、仙臺藩士林嘉膳之弟也、子平有女兄曰清、有姿色、善和歌、聘為伊達宗村側室、生世子、乃召嘉膳祿之、賜百五十石、實寶曆六年也、子平時年十九、從嘉膳來仙臺、幼而機警、既長孝學慷慨、有大志、好周遊四方、健步無比、每行必穿屐、雖數千里之遠、如往隣里、遂西窮肥薩、東北入蝦夷、所過觀古昔英雄戰爭之跡、以考其攻守勝敗之所由、而尤所注意在乎邊防、居數年、歸江戸、寓醫人工藤球卿、球卿亦有志邊防者、議與

海國兵談　高野長英

之合、因勸之祿仕、子平不肯也、復從奉行抵長崎、適唐商在館者、激事作亂、奉行命子平及諸士勸之、子平先衆奮鬪、生虜數人、乃曰、唐人伎倆亦易與耳、既歸、慨然以謂、近時西北諸蕃、概以闢地拓境為務、其駕軍艦挾巨礮、以橫行大海、如履坦途、而我神州四面皆海、諸蕃之來、無有方處、若有包藏禍心以窺邊境、何以防之、宜先節國用、設砲臺以為嚴備、遂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梓以行世、當此時、海宇清寧、人皆安無事、外寇之事、置諸度外、事聞幕府、有司擬議、以張皇無根之事煽惑民心罪子平、命燬其刻板錮之仙臺、子平作六無歌以自嘲、號曰六無齋、自是端坐一室、足不復出戸庭、竟歿、後聖駕北巡、就基旌之、

論曰、嗟乎士負不世之才、抱絶人之明、而輒軻困頓、不待施於

用、無空言以傳世者、蓋有待乎後之在位者、而後之在位者、徒誦其言、而不能有所施、雖則有所施、而不能盡用其言、竟致天下之禍、潰裂四出、而莫之救、使其人獨獲知言之名、如吾子平、者是而已、子平家貧無妻子、常痛心於外夷、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諸書、言觸忌諱、坐因以死、自今觀之、何其見之明、言之切、而當時在位者、槼狃承平、曾無遠慮、無怪乎以子平為罪也、凡與子平前後同以偉稱者、上野有高山仲繩、下野有蒲生君平、而其最盡心於海防者、子平也、松林漸

高野長英、稱瑞皐、陸奥水澤人、蚤業刀圭、博通蕃學、僑居江戸麹街、譯述西書、論兵制、講醫術、意在審外國事情、以供國家之用、名聲籍甚、從遊者日進、先是長英著書、極駁攘夷、非計頗觸忌諱、為

乞丐榮藏

姦吏所羅織、逮捕下獄、牢屋奉行石出帶刀、心憐其寃、頗善遇之、明年、長英自獄中寄書鈴木春山、附以遭災日記、書辭懇款、具記遭禍顛末、深悲孝養不畢、既而蕃社獄始決、或禁錮、或流竄、獨長英不解、禁獄終身、獄吏使長英治囚人疾、往往有奇驗、乞丐榮藏在獄、深感長英德、既而榮藏罪解出獄、夜竊放火於獄、以脫長英、長英乘變脫去、潛匿水野大監物臣松本健藏家、幕府遣吏捕之、長英度不可免、燒簿書一篋、而自殺、時弘化三年也、幕命流竄健藏、或曰、舍匿長英者、西諸矦竊庇之也、

論曰、我國論外國之事、始于林子平、然子平憂外國來寇、專論防禦要之不達、海外情實者矣、獨渡邉登高野長英佐久間啓、能通彼事情、或著書、或獻策、為國家指畫大計、以是觸世忌、不

令其終、惜夫、菊池純曰、高野長英著夢物語、自首下獄、在予少時、而其所援據、則全出于芳賀市三郎、言市三郎者予父執也、狀貌魁梧、一見知非常人、幼而讀書、學劔、特妙丹青、性至孝、欲以功名自顯、幕府擢為勘定、慎德公時、為巡見使、按檢關左諸州風俗之醇醨、記而錄之、土地之肥瘠、圖而表之、裒然成冊、既成而呈諸有司、有司嘉賞、行將登庸、偶嬰疾而歿、蓋一奇士也、長英下獄、獄吏詰以夢物語所出、而絕莫肯言、逮及市三郎、令其脫虎口、由是觀之、長英不獨以俞跗技顯、亦勇乎義、篤於信者、而幕府處以造言、刑禁錮終身、令華山等諸人同死乎非命、終外患內憂竝起、致不可救、豈可勝慨哉、今華山長英與市三郎、其人千古、墓木成拱、不唯為地下有志士悲之、亦重為幕府

渡邉登　小關三英　尚齒會　鳥井耀　花井某

哀之也、噫、罔千仭

渡邉登、名定靜、字子安、號華山、田原藩士也、少遊林氏門、涉獵經史、博交文士、兼善繪事、又講究萬國地誌、與高野長英小關三英友善、剖其俸給二人、雖吏務鞅掌、專覃思於蕃學、是時都下名士宿儒設尚齒會、以天保九年十月十五日為期、長英有病辭會、其門人內田奧村二人、皆為幕府小吏、頗有才學、又善算數、奧村居常歎我航海術未開、往往覆沒、欲講究泰西航海術、新製經緯器、將列之尚齒會、博衆評、而獻幕府、是日、齎器訪長英、請與俱至會、長英乃力疾赴之、至則客半散、在者僅十數人、中有幕吏芳賀英者、近為巡見使、新自兩野甲信歸、及夜、談論風生、當此時、荷蘭控事於長崎奉行、英等容謄寫蘭人書疏、乃取之於懷、以眎坐客、略

曰、在長崎荷蘭甲比丹、謹白久世賀州、執事、今者英艦護送日本漂民、不經長崎、直至浦賀、名託護送、實請貿易也、奉行啓之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謂宜準文化中逐魯使吟咱涅吐例、於是長英登等謂英使茂利曾武材武絕倫、專總督貿易、其權力非吟咱涅吐匹儔、而幕府未詳海外事情、擬以海寇、其迷謬可笑也、且彼冒萬里風濤、厚意以護送我民、我遇之以亡狀、擯斥而驅逐之、其結怨外國、洵非細小也、吾輩平生講究外國書者、豈可坐視而不白之邪、登乃著鴂舌小記慎機論等、未示諸他人、長英亦據英所言、著夢物語、專駁攘夷非計、監察鳥井耀藏素不喜蕃學、竊謂茂利曾武朶頤我國、而蕃學者流尊信之、不啻主張妖言、以洞喝幕府、為今之計者、不如誅著夢物語者、以懲後也、幕府小吏花井某亦媒

鈴木春山

孽以為出身之計、告擢以蕃學黨與欲訖開無人島以通信外國、且曰、其舉在近、而蹤跡詭秘、不可捉摸、即不蚤罪之、則禍且不測、請誅此輩以絕禍原、英耀啟之水野忠邦、忠邦驚、乃命吏所在逮捕、登等就捕、三英自殺、長英聞官索已甚急、寄書其友鈴木春山託母囑後事、而自首下獄、幕吏鞫問甚嚴、詰夢物語所引出於何人手、長英諉以得於道路之說、辭不連及於英等、幕府處長英以林子平例、而以其籍為市醫、禁獄終身、登坐誹謗時政罪、當死、以其歉歲賑民、假死一等、花井某亦坐皇張浮言、禁錮其家、而長英名益顯、世爭珍其書、尋登亦就國、幽囚于田原、嘗製萬國旗章圖以示傍近小民、以備緩急、其意在報國、而或以為有異、又與友人書柬往復、事傳一藩、幕府讓田原城主、以呵禁怠弛屏居不慎、登懼復累主家、即自殺、死時年四十九、

論曰、我邦洋學、淵源於蘭書、而流行於醫術、其源已遠、其流漸大、延及今日、所讀之書汗牛充棟、不止魯獨英佛所習之術、千緒萬端、不止曆算刀圭、且迴回文明之海、然而先哲之破天荒、則可謂天民之先覺者、其功勞固不可沒也、嗚呼、今日譯書之盛、教育之多、其為之之難易、比之當時、天淵懸隔、而凡百緒業、猶不免傭洋人、何則邦人未能獨立也、青衿子何不以前哲之精神、講今日之洋學乎、

佐久間啓

佐久間啓、號象山、稱修理、松代人也、幼聰敏、夙受易其父神溪、略通象數、長而豪宕、不屑細行、藩主真田幸貫奇其才、擢為近侍、請遊學江戶、幸貫給資遣之、乃從佐藤坦學焉、與梁川孟緯坪井信道、渡邊定靜等、相俱結交、講和蘭書、修銃陣築城諸術、嘗發明迅發銃、意匠精巧、當時薩長諸藩、擬洋製鑄大礮、修理與有力焉、又擬易象、著砲卦一篇、呈書幕府、請梓播四方、不允、時輿說紛紜、曰墨艦將來、先是、修理巡視江戶沿海、憂砲臺不適機宜、欲呈書論之、有故不果、亡幾墨艦闌入浦賀港、修理從藩主衞沿海地、長人吉田矩方、竊見修理、有所謀、不成、修理亦坐、就錮、矩方繫萩獄、竊裁書、托高杉晉作寄修理、其略曰、知時務如先生者、則今之俊傑也、矩方非復昔日之少年、驅納諸岸獄、身可繫、而狂不可繫也、今而一朝獄死、恐非丈夫死所、仍問當今諸侯何處可恃、神州恢復何處下手、丈夫死所何處最可、幸以微言示高杉生、則僕之至願足矣、修理知矩方晉作可有所為、深警戒之、修理後應幕府命之

砲卦

知吉田矩方

剌死

先識以身許國

京師、一日造山階宮、途過京師木屋坊、為人所刺死、初修理應幕府之召也、門人或危其行、切諫止之、修理慨然曰、二三子將愛吾邪、抑愛國邪、苟愛國、勿止吾行、吾豈不知開港不行邪、顧國是未定、方今之時、為國家建正議者、捨吾其誰、縱令殞命損軀、他日必有從吾說者矣、門人皆揮淚而別、至是果罹奇禍、死時年五十四、或曰、修理與朝紳胥謀、欲遷鑾坐于江戶、或曰、平素喜用洋製服飾、浪士憎之、遂及之、修理能詩賦、嘗作櫻寄懷傳入宸覽、孝明天皇嘉賞焉、自是修理聲名轟海內、諸侯皆遣使聘之、並固辭不就、薩人西鄉隆盛等、亦就問事、勝安房見修理、大喜、意氣相投、修理娶安房妹女為配、修理沒後五年、王政維新、國是一變、更與海外各國結盟約、自政刑兵曆以至衆藝百工、悉取法於彼、於是嚮慷

慨擯夷之士皆改轍歸向之世始服修理先見云
論曰花之先於春者爲殘霜所傷說之先於時爲舊弊所危雖
然不有先者則後者何以警起乎余新姻象山佐久間翁先唱
開化日新之說於數年前終遭厄遭厄中筆數策題省諐錄歲
之侄底男格亦連累流離顚沛之間守此遺稿項携來示余同
助貲上木嗚呼說之魁於衆者不免遭厄今世人若以此書爲
平平無奇耶則余將曰子之見識至此者豈非遭厄者之賜耶
勝安房

高島秋帆稱四郎大夫長崎人學砲術於荷蘭人及與日本地圖
被罪禁錮焉嘉永中解罪屬江川太郎左衞門授火技於衆於是
砲術之士大起

橋本紀字伯綱稱左内號黎園世仕越前侯戊午歲坐要求勅書
下獄吏詰密旨係何事左内抗言曰既曰密何得明言以己未十
月七日見斬時年二十六左内博學有才識在獄注資治通鑑至
漢記就刑又論獄制云獄非所以懲惡勸善乎而所接者弑逆之
徒盜竊之奴所談者穿踰擄奪之術耳方其脫歸不齎一錢無家
之可寓於是急迫竟爲穿踰擄奪之術而小盜亦爲豪賊矣嗟乎
獄制如此安在爲勸懲哉宜授囚人以其所堪之業而能撿其勤
惰勤者允入曠局惰者置之隘室一局撰教師或講人倫之道或
說稗史野乘之所以爲教者諭之導之及其脫出與作業所得之
金則惡可自懲善可自勸也此說自與先師所作福堂策符合夫
刑獄政教之大者而不可忽焉我古聖王往往親錄囚奴仁明帝

過獄問誰家今以其屬穢汚不敢近不敢論是以獄制日壞囚人
不知所勸懲可不歎哉近讀亞墨利加總記各府置牢獄獄倉用
大石數人一房或一人一房皆極清潔開四方通空氣窗房外繞
之以欄楯以便運動監官與衣食勸善言各授之作業而分精惰
勉者居之寬所惰者居之狹所於是使善惡不得相雜糅嗚呼彼
尙用心於刑獄如此堂堂君子國安得忽勸善之道乎二姪綱維
綱常輯黎園遺草其獄中詩曰二十六年夢裡過顧思平昔感滋
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猶吟正氣歌

論曰本邦祿去公室政逮武門名與實判人不沾被皇澤者七
百餘歲矣加以邇年洋舶四集輿論騷然皇上屢有鎖攘之詔
而阻格不行於是乎志士不勝痛憤呶呶叫號以犯法憲屠戮

放竄者不知幾十百人也然猶有相繼而興者遂能轉剝爲復
變否爲泰名實再合得復其舊雖云聖上威德有以幹旋于丹
扆之際彼志士仁人碎首齎身奮而不顧者豈可不謂與焉有
力乎哉今夫巍巍之山其下必有卷石之聚矣汪汪之水其上
必有勺水之積焉若曰是硜硜頑石耳曰是涓涓剩水耳豈爲
知山與水者哉　芳野世育

日下部信政稱伊三次薩摩藩士也戊午歲坐要請勅書下獄吏
責訊苛酷伊三次慨然曰如僕陪隷賤臣尙臨國家榮辱不吝性
命諸君幕府旗下之士獨不顧外夷日逼祖宗天下竟瀕危急乎
僕不欲與如此人言閣老列坐若問事則吐露誠衷吏拷問令之
坐稜木載大石於膝上稜角嚙皮膚伊三次泰然忍痛楚不發一

言吏無如之何、改命其藩保守、是日風雪凛冽徹膚、伊三次獄衣坐庭、受諸拷劫、遂得風疾、獄死、検其屍、兩膝殆無完膚、將瞑憤激曰、幕吏誤大事、幸能悔悟、一變國論、則不能悉如廠旨、猶可得保存、只恨其不悟耳、實戊午十二月十七日也、子裕之進處流、

論曰、攘夷之論不行、而有黨人之獄、事固不可訓於今、然當時天下之勢方激、而幕吏陽戰陰和、不能自主、於是憂國之士奮然蹶起、捐親戚出郷里、流離間關、從事於尊攘、斃而後休、其跡雖暴、其所自執守、有足稱者存焉、此間振動天下、鼓舞士氣者、非數士為之倡哉、而一獄斃多士、悲夫、

梅田義貫

梅田義貫、称源次郎、號雲濱、若狭人、天質豪爽、學宗山嵜闇齋、嘗在江戸、從游藤森大雅、藤田彪、佐久間啓等、年三十餘、下帷京師、

謀事

西遊長門、與高杉東行、久坂通武、僧月性等、意氣相投、專唱尊攘之義、安政初、魯艦入攝海、十津川處士、窃謀攘夷、推義貫為謀主、會魯艦去、不果、當是時、朝議主鎖港、而事不輙行、義貫憂憤、與諸同志、窃奉朝旨、橋本左内、清川八郎、安積五郎等、亦來會、義貫議曰、幕府昏弱、不足與謀、為今之計、不如推水戸前黄門為將帥、使之奉詔、以張皇威、安宸衷也、衆然之、於是因青蓮院宮、及鷹司三條久我一條中山諸卿、有所密奏、及戊午難起、義貫臥病、感慨題壁曰、身在病林、兒叫飢、此心偏欲拂戎夷、如今死別兼生別、只有皇天后土知、幕吏捕義貫等、檻致於江戸、責曰、汝籍口朝旨、敢企隱謀、必有主使者、

知尊攘之義

義貫夷然曰、吾知尊攘之義而已、拷劫百方、令之坐圓木、推大石於膝上、義貫氣息奄奄、吏投藥看護、絶而又蘇、終無他辭、六年九月十四日、死于小倉藩邸獄舍、年四十、葬淺草海禪寺、

論曰、近世勤王正議之士、捐軀殞命、甘就鼎鑊者、吉田松陰、橋本左内等以下、不暇悉擧、而其人類皆讀書種子、非劍客武人之比也、然而往往為武人劍客所難為、以擅名於天下者何邪、蓋皆從讀書中鍛錬來、忠慨義憤根于心、竟至於捐軀殞命、死而弗顧、書生之可懼、豈武人劍客所能企及乎哉、不知者指目書生文士曰、是書生焉耳、是文士焉耳、以為不足慮者、往往而有焉、殊不知其文士書生為無足慮者、聚而為戊午之難、發而為櫻田之義黨、又發而為坂下門外之擧、要之率皆文士書生忠慨義憤之氣、欝結而不申、遂斬殺天下元老大臣于白日城

門之外、以漏其憤、於是乎幕府之威權墜于地、而天下之局面丕變矣、書生文士之可懼矣、翅武人劍客所能企及乎哉、菊池純

浮田可為

浮田可為、號一蕙、京師人、少學画於田中訥言、別成一家、嘉讀孝經、子弟學画者、必先使之讀孝經、其郷有以孝聞者三人矣、平生不以技屑、慨然志于勤王、毎漫游、行李中貯鉄衣、嘉永中、米魯事起、適可為在江戸、謂其子可成曰、志士報國之秋至矣、女宜仕長門、吾雖老矣、志未灰也、乃請毛利氏、以可成充卒伍、迨幕吏講和、

神風圖

可為憤懣、有乞画者、則作神風圖以與之、安政初、米艦測量江戸海、可為命可成圖地形、是歳禁闕災、召可為画御屏、舊屏画子日游、係將軍家光所獻、可為欲上乘其右、日夜經度屢改、粉本及成、頗絶妙、又作孝經圖上之、是時外憂切迫、可為竊上時務策、疏入、

罵池内時

孝明天皇嘉之、問知畫御屏者、可為聞之、益感激、托繪車說縉紳屢上封事、五年、處士山本貞一郎、私募志士、可為父子奮應之、貞一介可成及僧月性、謁近衛關白、白關東事情、尋賜內勅於水戶、既而幕府起大獄、可為父子下獄、檻致江戶、幽大聖寺藩邸、與京人池内時等共對簿、時辭涉曖昧、可為起罵曰、咄女非士也、男兒當為溝中瘠耳、顧謂可成曰、汝當與時絶交矣、口角噴沫、聲徹于外、獄決、籍沒其田宅、被放、可為在獄得癈疾、尋死、年六十五、後三年、時果遭害、可成又奔長門、

論曰、幕府罪處士、而攘夷之論益起、終至使將軍辭其職、於是乎政權歸一、而互市通信交際之盛、日又一日、事勢之至此、雖有百時宗、亦未如之何、自今日觀之、攘夷之議、為不知時勢者、

然有攘夷之論、而致當今之隆盛、則處士亦不為無功、其有死後賞典之榮、亦由此歟、小笠原勝修

勝野正道
盡忠報國

勝野正道稱豐作、號臺山、江戶人、寬永中有勝野正清者、剛俠好氣、與麾下士阿部四郎五郎締交、阿部割祿給百五十石、歷數世至正道、正道有奇節、與水戶志士藤田彪・安島帶刀・高橋多一郎・大野謙介等親善、烈公書盡忠報國四大字賜之、正道謂幕吏無朝廷、親外國、而吾世受恩幕府、今不禁其橫暴、則不能救其危亡、顧非賴水戶、則不能成吾志、而水戶非藉朝命、則不能成大事也、安政五年、與帶刀間行入京、與鵜飼吉左父子等協議、密奏請下內勅於水戶、事既行、而幕吏沮之、大獄隨起、正道挺身去、匿於謙介家、幕府大索天下、不獲、乃捕妻孥下獄、明年、正道疾死、年五十

眞木保臣

一、謙介寄瘞屍於水戶城下、

論曰、關東志士非命相踵、夷考其時、志士亦有自取者焉、然朝士大夫率既於室、而愉於朝、置國事於度外、以苟一日之安、使忠鯁激烈之徒、糜爛於黨禍、而國亦從敗、幕府末造、寧可復言焉哉、田口江村

眞木保臣稱和泉、筑後人、世為水天宮祠掌、居常憤幕府驕僭、嘗讀會澤安新論、感奮不自禁、遂游水戶、師事會澤氏、後在京師、廣與當世諸名士交焉、屢往來于薩肥間、會島津久光奉內旨上京、保臣等擁迭、將賴舉事、久光恐其輕舉誤事、止之大坂邸、自入京、而處士所議各異、田中某欲嗾九條氏、久坂通武欲攻酒井氏、柴山愛次郎・橋口壯助欲皷相國寺、奪尊融親王、奉王及久光、以攘

帷幄之任

洋夷、議遂決、乃推保臣為首領、整旅至伏見、久光恐其暴舉、使人止之、不肯、至鬪諍有死者、保臣坐而幽閉其藩中、山侍從在長、遣使救之、長門津和野二藩、亦請原之、會有朝命、莫問保臣之罪、藩釋之、送致長門、保臣自長上京、公卿多禮遇之者、保臣日夜周旋其間、最為三條黃門所信任、內議將托言大和行幸、移蹕函嶺、以正幕府之罪、事敗、保臣從七卿走長、專參帷幄、後從長藩老福原元僴等上京、與久坂通武等據天王山、遂出兵攻京師、及長兵不利、通武等戰殁、保臣逃至天王山、受敵自刃死、時年五十三、

論曰、眞木保臣建言秘錄有言曰、親征之舉、駐蹕男山、命朝紳諸侯各一人、朝臣用有豪氣者、諸侯用有資望者、詔書落渠手事乃了、奉詔與否、非所論也、又曰、執攘夷之事、以劫之、由是視

松本衡　謀地理　吾事已矣

之非、托行幸以謀攘夷、而托攘夷以謀討幕也、非朝紳諸侯之用保臣等、而保臣等之用朝紳諸侯也、數子雖一敗殉難、遺黨隨起、遂廢幕府、以致今日之中興、其初心非謂事成必受利、不成禍有所歸也、方今開明之運、人人無不說自主自由、而往往不免因人成事、得不能愧前人乎、小笠原勝修

松本衡、稱謙三郎、號奎堂、參河刈谷藩士、初衡在藩嘗演武技、傷其左目、遂為偏盲、嘉永中、東遊入昌平黌、與仙臺岡天爵豐後松林白鴻友善、去浪遊京畿、當是時、島津氏毛利氏、率兵入京、海內義徒多從之、四方勤王之士、爭從攘夷、而二氏持重不輒發、或欲奉一親王據畝山、以舉事、衡曰、畝山狹小、非用武之地、延元覆轍可以鑒焉、不若據十津川險、且其土豪率任俠好義、說以大義可

集事、即馳赴大和、而事中變、義徒或死或散、衡亦匿淡路、明年將軍家茂入朝、諸侯多會焉、攘夷詔下、衡適在京師、踊躍曰、時乎時至矣、凡行幸親征之議、衡與有力焉、既而奸人離間、朝紳議攘夷者、相踵罷黜、正議之士、舉朝掃地、島津氏亦觀望兩端、以待事定、衡度事不可為、乃與藤本真金吉村寅太郎等、奉中山忠光、詣觀心寺、拜後村上天皇陵、祭楠公首冢、衆推衡等為總兵攻略近縣、聞朝議遽變、議曰、事已至此、勢不可中止、乃率兵逆擊幕兵、衡等本一介書生、倉卒起事、糧餉弗繼、器械不給、至製木為砲丸、天川之戰、敵丸中其右目、衡慷慨太息曰、吾事已矣、寧與盲而就擒、不如自殺也、遂自屠而死、時年三十四、衡軀幹短小、音吐清亮、喜彈須磨琴、風流自娛、所著有奎堂文稿、

藤本真金　據十津川　激戰

論曰、當數子唱義也、覇焰翕然不可獨遏、而慷慨奮激百折不挫、或死於鋒刃、或斃於縲絏搒掠之間、粉身齏骨、不復顧惜、何其烈也、想其英靈之氣、必將磅礴乎天壤、雷霆與煙風雲共流也、然而大政既復、開化之說大起、於是才俊之子、靡然歛黨、偶講功利、我儕小人、則放浪自適、不復撿束、世之稱說節義者、寥寥無聞焉、終則義人烈士之蹟、其將歸泯滅湮晦也耶、龜谷行

藤本真金、字鐵石、稱津之助、一號鐵寒士、以字行、備前人、善畫、嘉永初、下帷京師、常曰、五日讀一書、十日畫一山、自覺胸裏琤琤成金石聲、及米使事起、慨然曰、虜情貪婪、谿壑弗啻、其不止和親貿易、可以概見也、苟愛國者、豈可不桑土綢繆、以備陰雨乎、乃締交天下正議知名士、以匡復自任、文久三年夏、親征詔下、真金大

喜曰、此天下所翹足而冀望也、吾輩安可不正名分、定民志、清君側、討幕府、而後從事攘夷邪、衆皆然之、遂擁中山忠光、起兵于大和、襲五條、火代官廨、移檄罪狀幕府、士民應檄者、殆千餘人、邀擊諸藩兵、迭有勝敗、既而真金等聞朝議中變、議曰、據十津川、進拔新宮、航四國九州、以為後圖也、衆以為然、乃進至十津川、土兵解散、退據天河衢、使澁谷寬行詰津藩隊將藤堂某曰、吾輩將奉親征之詔、以迎乘輿、今除姦吏、以為勤王率先、而貴藩敵視之者何也、津藩執寬行、檻致伊賀、因奏言其事、不報、寬行竟死于獄中、真金麾兵攻津軍、津軍糾合諸藩兵、四面圍之、攻擊甚急、真金度不可免、先令主將忠光潰圍西走、謀再舉、放火其營柵、見兵三十餘人、駢戰揮槍、豨突殪敵十數人、身被數創、建闘死之、時年三十七、

伴林光平　書記　獄中講書　戰塲揷菊　平野國臣

伴林光平稱六郎號斑鳩隱士攝津人幼為僧嘗遊京師且還鄉里僦舟下澱川舟中有一士人與光平語極口詆釋教悖倫理光平聽之大悟乃脫衲衣投於河中由是蓄髮寓大和斑鳩村講說國書光平憂國之念雖夢寐食息未嘗少懈開口必及尊攘文久三年親征詔下光平大喜欲募近畿志士以迎乘輿會中山忠光擧兵於大和咄嗟赴之時光平年過五十是日步而馳者十七里衆皆壯之黨兵推光平為書記說十津川鄉兵白銀和田之戰能以寡破衆光平之力居多凡移檄召募書真金艸創之光平潤刪之敵皆傳之以珍其書及真金戰歿光平賦和歌哭之遣人報狀於忠光欲與俱西走會罹脚疾難其步履遂為幕兵所執繫京獄獄中請光平講書光平諳記萬葉集隨讀隨講聞者感喜又與同盟諸人記義擧本末命曰南山踏雲錄元治元年刑死時年五十二初黨兵敗于天河衞津軍追躡甚急光平與黨兵數人揮槍拒之時屬重陽節見菊花開道旁光平手折一枝挿諸其甲背口唫一首和歌以表其意云

平野國臣稱二郎號獨醒軒福岡人嘉永中米艦入浦賀國臣上防禦策幕府賜銀賞之及假結條約國臣呈書藩主不省國臣憤皇威陵夷外國猖獗謂千歲一時之機乃變姓名上京糾合同志將有所為事覺藩老疾其犯國禁欲捕按之國臣與僧月照西走至福岡捕吏尾之搜索無所不至乃裝道士間行入薩求西鄉隆盛捕吏搜索益急隆盛與二人潛行航日向隆盛與月照投海國臣驚使水手救之月照死隆盛蘇國臣又變姓名入京時幕府防

入薩四回　上書　大策　藩主首鼠

處士甚嚴乃道備中為賈人尋移馬關往來南筑東肥間潛結義徒文久元年又入薩摩草尊攘英斷録培覆論二篇示島津久光久光奇之國臣入薩凡四回至是始達其志將去久光賜金十圓國臣固辭高山仲繩為人以其十圓製一石燈立之仲繩墓下及久光上京與諸同志要於兵庫有所論說先久光入朝上書朝廷曰幕府駕御失術內憂外患交至鳳闕之危甚於累卵微臣唱尊攘之說有年於此四募義徒持重未發聞幕府案廢立故典其無所忌憚一至此是天下之所以扼腕憤激欲鳴其罪也今島津久光在浪華義徒響應是千載之機不可失者謹獻三策以請聖裁一曰賜綸旨於久光拔浪華火彥根居二條城親率一隊入京除去幕吏解粟田宮幽寃奉皇駕於浪華頒告勤王大義於天下六師東下以函嶺為行宮幕府果悔過謝罪則褫官削祿降與列藩伍即逆命抗順則六師問其罪是為上策二曰待久光至伏水下詔召入一掃在京幕吏解粟田宮幽閉據二條城發號令募義徒取浪華迎大駕正幕府之罪是為中策也三曰久光入京之日會議陽明氏除去幕吏解粟田宮幽閉拔二條城募義兵張皇威而後拔浪華問幕府之罪是為下策當是時四方處士輻湊京攝之間而國臣首進大策其名動天下適福岡藩主東覲藩主為久光從王父或曰將見久光沮其義擧國臣聞之與薩人伊牟田尚平馳見藩主於大藏谷陳義徒振起之狀且勸勤王藩主驚稱疾逡回會薩人以尚平犯法亡命逐捕之併縛國臣致之藩主藩主特寬待之溫言慰藉曰西歸之日將大用汝言至馬關縛載檻車至福

但馬擧事

岡下獄、其一時幾之慮處士、奪去也、三年、勤王諸藩、入在京師、周旋國事、藩主稍悟、赦國臣、令之上京、其秋出仕學習院、預參朝議、乃讃親征之議、會中山侍從擧兵大和、朝廷遣國臣鎮撫之、至則事已不可為、乃歸入京、朝議已變、同志四散、國臣姓名亦在追捕中、乃與其徒西走、又改稱佐々木將監、欲糾合同志以應侍從、馳至長門、説澤宣嘉、擁之至但馬、擧兵陥生野銀山、既而諸藩兵四逼、戰不利、乃使其徒護送宣嘉於長、與殘兵止戰、中丸碎腰骨、終為豐岡藩兵所獲、繫京獄、在獄講神皇正統記、聞者感動、明年七月、處斬、絶命詞曰、憂國十年、東驅西馳、成否在天、魂魄歸地、時年三十九、

論曰、余游京師、訪左右二京之遺跡、捜羅城兩陣之遺礎、茫乎不知其所、輙按舊圖、想見八省群寮、巍然聳蒼空、特欽朝家盛時、而俯仰今之禁闕池溝、慨然泣下、曰、是九重宮闕乎、陋何甚、顧而之關左、則城堞萬仞、宏壯偉麗、其結構不可窺測焉、於是乎、卒土之士、有不勝於懐者存焉、此一綫如縷、憂國心人人皆在焉、遭遇事變、勃焉而興、則如洪水下壑、不復可防遏、遂能擧六百餘年既墜之朝權、使之復古、豈不偉乎、其先王不忘、亦遺澤之洽于民心者所致也、憶當時志士之論、非托尊王以謀攘夷、而托攘夷以謀廢幕也、其事變萬狀、亦何足怪、是復政之機、已動於慷慨悲歌之中、悲歌慷慨、亦當時有大用于國家矣、然其事既已往矣、無復所用、非無所用而已、用之則有害於國家、苟志士而有害於國家者、豈可復為邪、自今志士唯師其志、更

僧月照　泛海　殉死

其行、以脇力勵治、是得國臣等心歟、

僧月照、清水寶性院僧也、慷慨喜氣義、恒以國事自任、嘗受近衛忠熈眷顧、以方外參機務、與西郷隆盛平野國臣相親善、安政中、屢受朝紳容托、往來薩筑間、及水戸黨人獄興、幕吏索獲甚急、月照與國臣遁薩摩、依隆盛、既而為藩吏所沮、夜半隆盛旅裝而來、就坐默然、目光如炬、月照顧國臣曰、煎茶來、國臣入廚、隆盛曰、參政有旨、使師避難日向、月照曰、吾悟之矣、日州風濤險悪、吾之所死也、不屑為幕吏所辱、間關千里、均死、寧死於同志之手矣、隆盛悲憤不自禁、遂約踏海而死、與國臣及僕十助四人、倶入船、時屬十五日、明月在海、隆盛預具酒餽、謂月照曰、今夕之酒、唯當痛飲快談、以慰平昔耳、悲歌慷慨、無肯為也、於是吟哦懽笑、興方酣、既而月照立船首、望月執墨斗書和歌、復坐、示隆盛曰、調未佳、隆盛朗唫一再、納諸其懐、又與月照徐出船首、立談、國臣與僕枕籍舟中、二人乃投海、國臣驚呼僕及舟子救之、扶持看護、隆盛乃甦、月照終死、後隆盛為建碑、春秋祭祀、以表幽明不相負之信、無幾國政大變、政皈朝廷、明治七年十一月、當月照十七年忌辰、隆盛遣人其墓、作詩哭之曰、相約投淵無後先、豈圖波上再生縁、回頭十有餘年夢、空隔幽明哭墓前、

論曰、月照住洛東清水寺、觀嘉永以來國家多事、恒以匡正自任、嘗受知近衛左府、以方外潜參機務、同時周防僧月性、號清狂、常以外寇為憂、遇人垂泣論邊事、時人目曰海防僧、亦奇僧也、二僧以方外之身、慨王威之陵遲、東馳西走、或死於非命、或

憂死、而士人聞風興起者、不為尠也、昔釋文觀憤北條義時之
僣亂、謀討滅之、及其事覺、流竄陸奥、千里望鄉、泣血思慕、蠻風
苦雨、獨哭死塞北、可謂悲且慘矣、若使仁觀暫得志、不過為黒
衣之相、擬安城之公、齷齪自喜耳、嗚呼二僧之所抱負者、固文
觀之徒、夢想所不及、終齎志没、則與文觀同其歸、可勝歎哉、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二

雜行列傳九之三　儒林

藤原肅（松永昌三。那波道圓）〇林信勝（恕〇信篤）〇中江原〇石川凹〇谷時中〇松下見林〇木下貞幹（梁田邦美〇祇園正卿〇松浦儀）〇貝原篤信〇朝山素心〇安積覺（陷朱之瑜）〇栗山愿〇熊澤伯繼〇山崎嘉（佐藤直方〇淺見安正〇三宅重固）〇伊藤維楨（長胤。長堅）〇物茂卿（太宰純〇山縣孝孺〇服部元喬〇安藤煥圖）〇三宅緝明〇室直清〇新井君美〇雨森東〇青木敦書〇中井積善（積德）〇紀德民〇宇野鼎〇新井祐豐〇賴惟完（襄）〇皆川愿〇柴邦彥〇尾藤肇〇古賀樸（燾。煜）〇村瀨之熙〇山本信有〇太田元貞〇佐藤坦（安積信）〇松崎復〇齋藤謙〇塩谷世宏（曾我景章）〇藤森大雅〇梁川緯〇賴醇〇大橋順

藤原肅

藤原肅、字歛夫、號惺窩、播磨人也、中納言定家十三世孫、肅幼穎達、祝髮為僧、已而專志于儒學、博覽遺編、始表章濂洛關閩之書、以興聖道自任、而患世無名師、將航赴明、阻風濤而不果、庚子歲後家康屢召肅、肅儒服入見、講讀經史、僧承兌不悅、肅棄佛為儒、謂之曰、以子之才、棄真還俗、我惜之、肅曰、自佛言之、有真諦俗諦、自儒觀之、人世皆真、未聞呼君子為俗也、承兌語塞、肅居常恬退、不樂與此輩伍、乃謝病、深自韜晦、元和五年、歿年五十九、子名冬、門人有林信勝、那波道圓、堀正意、松永昌三等、尤著見、

四先生

論曰、自古國家之治亂、未嘗不係斯道之興廢也、本邦應仁以來、干戈相踵、風俗頹敗、亂臣賊子、接武於世、人倫之道、幾乎熄

矣、及德川氏勃興、崇尚文學、首延惺窩羅山、以講求治道、於是乎教化行乎上、而風俗美乎下、迄今海宇寧靜、禍亂不作者、未必不由教道維持之力也、二先生之有功於天下、可謂大矣、

林信勝

林信勝、字子信、稱又三郎、號羅山、京師人也、年十四、讀書于東山僧舍、時屬喪亂、典籍甚乏、乃百方索借、諷誦每達曙、人稱為神童、既長、有曠世之才、益馳騁百家、凡字成冊者、無所不關、究其浩瀚、而反諸六經、自謂後世能得六經之旨者、唯有程朱之學、於是銳意聚徒、講說四書新註、從聽者盈戶外、是時學湮日久、民間無挾冊者、故遠近駭異、以為奇事、

舟橋秀方

舟橋秀方訴信勝曰、明經博士、朝廷有其人、經筵奉故事、未講新註、今匹夫而居師道之尊、叨倡朱學、其僭甚矣、遂論列請罪之、廷議為可、告之於德川家康、家康曰、固哉舟橋氏、匹夫而倡道、實可嘉尚矣、於是程朱之學大行、時藤原惺窩居京師、既倡正學、信勝景慕為弟子、惺窩亦以為得人、推為高足云、慶長十一年、家康延聘、擢為博士、以備顧問、後薙髮、稱道春、敘民部卿法印、信勝際家康創業之時、創朝儀、定律令、歷仕四朝、即位改元行幸入朝之禮、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預議、以明曆三年、而卒、年七十三、信勝強記宏覽、有著書一百三十種、文集百五十卷、子恕嗣、次子靖、字彥復、祝髮稱春德、信勝弟信澄、號東舟、並仕幕府、為博士、

春齋

〇恕字子和、稱春齋、號鵞峯、博雅淹通、專用力述作、後屢奉旨、著本朝通鑑、王代一覽等、有二子、長春信、先父卒、次信篤嗣、

春常

〇信篤字直民、稱春常、博覽多識、當天和新政之際、參庶務、初信勝私建書院於忍岡、號弘文館、安置聖

像、以奉祀焉。元祿四年、信篤奉旨移之湯島臺、始蓄髮解衲、幕府奏請任大學頭、列士籍、子孫世職。

論曰、羅山林氏弘記宏覽、實不世出之才也。但世屬草昧、儒術始興、是以文章之業、鬱而未伸、若羅山氏製作、雖從橫富膽、氣益一時乎、自今觀之、詞理顚躓、體製鹵莽、大絀於其記覽之才矣。蓋時運使然耳。已而升平有年、諸儒輩出、至元祿正德間、文運大闡、殆化侏離於夏音。假使羅山氏生當此時、則其所成立、豈止於彼哉。今人動議其文辭之陋、一筆勾之、特不諒其有係乎時、而不係乎人者也。予獨惜其遺攀龍附鳳之會、所建明未得弘大矣。是豈有今昔後先之異耶。青山延于

中江原

中江原、字惟命、號藤樹、近江人也。幼而如老成、篤信王守仁之說、先躬行後文詞、人無賢愚、感其行之厚、遷善者多。嘗之京師、在轎中說心學、轎夫聞之感動流涕、時稱近江聖人。

石川凹

石川凹、初名重之、號文山、參河人、仕德川氏、好讀書、善詩及國雅、大坂之役、挺進先登、以其犯軍律、賞不行、即日棄職、養母、從藤原肅遊、及母沒、棲遲東山、號六六山人、築詩仙堂、揭漢晉以來詩三十六首、使狩野守信圖之、山人起臥其中、皷琴自娛、世推其風韻、後水尾法皇聞其名、命作隸書、稱旨、召見、固辭、上國雅、以表其志、法皇嗟賞焉。

谷素

谷素、字時中、土佐人、從野中兼山、山崎闇齋游受業、土佐士人知讀書、蓋時中為之倡也。子松、號一齋。

松下秀明

松下秀明、字見林、號西峯、京師醫也。博覽多通、能治廢痼、嘗著學

源一卷、古語拾遺考、又著前王陵廟記、自瓊瓊杵尊、至正親町天皇、窮討極搜、不遺餘力、於是奕世陵墓、歷歷可徵也。

木下貞幹

木下貞幹、字直夫、號順菴、京師人、幼穎悟、僧天海一見奇焉、欲度為弟子、貞幹不肯、年十三、作太平頌、詞旨淳正、世以為國瑞、後光明帝大奇其才、將收用之、會宮車晏駕、不果、後貞幹入松永遐年門、業大進、竟為幕府學士、善教人、一時英才多出其門、梁田邦美、號蛻巖、武藏人、祇園正卿、號南海、紀伊人、松浦儀、號霞沼、播磨人、而新井君美、室直清、雨森東、最著云。

貝原篤信

貝原篤信、字子誠、號益軒、筑前人、初好陸王說、後信朱熹、著書百餘種、多書以國字、其家道訓、樂訓、養生訓諸書、尤行于世、又有宮崎安貞者、與益軒兄樂軒友善、嘗著農業全書十卷、樂軒為補正之、民至今便之。

朝山素心

朝山素心、號意林庵、京師人、宮內少輔久綱子、篤志於學、嘗受經韓人李文長、游事德川忠長、後退隱北白川、後光明帝聞其名、徵而講易、寵遇異常、多有書器之賜、歿年七十六。

安積覺

安積覺、字子先、號澹泊、水戶世臣、幼師朱之瑜、撰烈祖成蹟、為大日本史總纂。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明浙江餘姚人、先是、以其國祚既蹙、欲得我援兵、以舉義兵、來我邦者、前後三次、遂不得志、滿清既混一四方、之瑜義恥食其粟、至是來投、終不復還、德川光圀聞其賢、聘禮以為賓師、水戶文學之勃興、之瑜與覺之力為多。

栗山愿

栗山愿、京師人、撰保建大記、議論明確、文辭雅健、為世所稱、後應水戶藩之聘、與三宅緝明等、修大日本史、寛永中、年未四十卒。

熊澤伯繼京師人為人儁才絶倫年甫十六游學師事中江惟命仕池田光政秉政十有餘年治績施遠邇後致仕寓京師所著有大學或問小解集義和書武將感狀記等諸書

山崎嘉字敬義號闇齋京師人初為僧後就谷時中受程朱之學有所發明遂斥釋氏講正學晩年學神道於吉田惟足極其奧秘所著有朱易衍義中和集說等數十種門人佐藤直方備後人淺見安正號絅齋近江人三宅重固號尚齋播磨人

伊藤維楨字原佐號仁齋京師人初奉宋儒著太極論心學原論後頗疑之據漢唐古訓以發明經意時人以為真儒每一篇出四方爭傳之所著有論孟古義中庸發揮語孟字義童子問等寶永二年歿維楨有五子曰原藏重藏正藏平藏才藏人呼稱伊藤五藏皆以儒雅聞而原藏才藏最著稱伊藤首尾藏原藏號東涯博覽該通能襲家學著書甚多

論曰太宰純與南郭書曰平安伊藤原藏歿其門生立碣於其墓華山大臣銘八條中將書坊城中納言篆額亦聞華山公允序其集予喟然歎曰昔者水戶義公與其世子共輯明人朱舜水遺文而自題其名於卷端且冠以門人二字當時以為奇事今華山公之於原藏也既許序集亦作墓銘其人其事皆相類可謂奇矣夫義公者幕府親藩華山公者皇朝大臣而舜水原藏皆一匹夫也匹夫而受是尊寵何其榮也

中村之欽字敬甫號惕齋京師人篤崇信程朱與伊藤維楨齊名有著書數十種鈔說筆記二書尤行于世

荻生茂卿名雙松號徂徠其先三河荻生人茂卿為人豪邁博學洽聞睥睨一世排宋儒學自立一家言著書等身門人山縣孝孺號周南長門人太宰純號春臺信濃人平玄仲號金華陸奧人安藤煥圖號東野下野人服部元喬號南郭京師人

三宅緝明字用晦號觀瀾京師人初師淺見安正後從學木下貞幹博學善文源光圀見拜楠子墓文大加感賞召為文學正德中擢幕府侍講後致仕歿于京師年僅三十八時享保三年也

室直清字師禮號鳩巣初仕前田氏遊木下貞幹門後擢為幕府儒員遂為吉宗所信任所著有左傳辨疑駿臺雜話義人錄等書歿年七十餘

新井君美字在中初名璵號白石生而岐嶷三歲寫字六歲誦書既長器資宏偉才負經綸其學洽聞多識通曉和漢古今典故有著書一百六十餘種藩翰譜讀史餘論等書尤行于世君美為將軍義宣所寵任頗有政績詳于家宣傳

雨森東號芳洲京師人仕對馬掌朝鮮應接及新井君美勸幕府稱日本國王東以書諫之言極剴切君美不聽識者惜焉

青木敦書稱文藏師伊藤長胤嘗建言幕府伊豆諸島之穀多餓死者蕃薯良菜亞穀願徵其種於薩摩使民間種之乃刊行其所著蕃薯考頒之民大被其利先是新井璵開和蘭學而世未知之敦書欲倡之乃如長崎從象胥習洋字質諸蘭籍譯近蘭學漸開始有種痘亦賴其所倡云

中井積善號竹山大坂人弟積德號履軒俱博覽善文積善以其

積德　紀德民　宇野鼎　新井祐豐　賴惟完　杏坪　山陽

所著逸史、呈幕府、修懷德書院教授市井、幕府賜金帛、積德著通語、不應幕府聘、老于市井、積善二子、曾弘、曾縮、並有學行、

紀德民、尾張人、受業秋元維寧、學成教授江戶、仕尾張、為講職、兼明倫堂司教、其講書、聽者感泣、後客米澤、論得失、省政刑、民被其澤、

宇野鼎、字士新、京師人、幼而耽學、修古文辭、著論語考、痛正徂徠誤、弟子武田欽亦善文、為妙法院親王侍讀、

新井祐豐、字謙吉、江戶人、居京師、號白蛾、以占筮顯、兼通國典、

賴惟完、號春水、安藝人、學宗程朱、寬政中、與薩摩人赤崎貞幹俱受幕府聘、為教官、惟完弟惟強・惟柔、並好學、柔號杏坪、仕藝藩、為郡顯政績、惟完子襄、字子成、號山陽、以其三樹草堂近望東山、號

下編卷四十二　七

皆川愿　柴野邦彥　古賀樸　尾藤孝肇　村瀨之熙

三十六峯外史、文名震一時、著政記・日本外史・通議・新策等書、襄友僧大含・篠崎弼・弟子牧輗・後藤機等、皆一時著流、

皆川愿、字伯恭、號淇園、京師人、能文工書畫、幼與朝鮮人唱和、為朝鮮人所嗟嘆、有四書譯解等數種、

柴野邦彥、號栗山、讚岐人、受業後藤世均、博學善文、嘗慨宋學衰廢、極力起之、名動京師、天明中、應幕府徵、為侍講、佐賀人古賀樸、備中人尾藤孝肇、亦被徵、邦彥稱彥助、樸稱彌助、孝肇稱良助、同時並興、人稱昌平黌三助、樸子燾・煜・孫謹、皆傳家學、大鳴于世、

村瀨之熙、字君績、稱嘉右衛門、號栲亭、京師人、受業武田欽繇、博學善文、初賴襄入京、訪之熙、他日謂人曰、久太多才、吾酷愛之、請為傳言、傚吾博覽、襄聞而不御、推服之云、

山本信有　太田元貞　佐藤坦　松崎復　齋藤謙　鹽谷世弘

山本信有、稱喜六、居江戶、號北山、受業井上立元、善文、其所著有事類集成等書、龜田鵬齋・葛西因是、各名于府下、

太田元貞、字公幹、號錦城、加賀人、少能文、從皆川愿・山本信有學、後折衷諸說、唱一家學、同時有朝川善菴・東條逸堂、俱以經學鳴、

佐藤坦、字大道、號一齋、門人安積信、號艮齋、俱為幕府儒員、文章經學、並為一世之宗、

松崎復、字明復、稱退藏、號慊堂、肥後人、享和中、為掛川城主太田氏所知、參政務、文化中、以幕命之對馬、接伴朝鮮使、

齋藤謙、號拙堂、津藩文臣、以善文有名、同時野田笛浦有魯衛之稱、

鹽谷世弘、號宕陰、稱甲藏、水野忠邦臣也、幼時以君命、與同藩士

下編卷四十二　八

曾我景章　藤森大雅　芻言

曾我景章、俱入昌平黌、二人學術並進、景章以微譴被逐、世弘修學益勤、後為幕府儒員、上書屢請修史、不果而歿、有昭代記若干卷、

藤森大雅、字淳風、稱恭助、號弘菴、居江戶、博學有氣節、身雖賤、心憂國家、時年穀不登、物價騰踊、大雅家無擔石之儲、而舌耕筆耘、講讀不懈、意晏如也、最善詩、妙筆札、性又強記、然常以氣節文章自許、土屋氏延為賓師、大雅以羈客用事、流言沸起、乃託疾辭去、嘉永中、米艦至、大雅著海防備論、既而水戶烈公奉旨建白事務、大雅上芻言六卷、議論切中時病、戊午之難、大雅與焉、大老井伊直弼惡大雅名望言論鼓動人心、深文羅織、將陷其罪、大雅坦然曰、吾得與范滂偕游於地下、不亦快乎、且死生有命、吾將委命以

梁川孟緯　頼醇　絶命詞　大橋順

待天定之日也。吏欲處以重刑、而無其實、乃罪誹謗時政、逐之。大雅名聲益高。未幾歿。

梁川孟緯字公圖、稱新十郎、號星巖、美濃人。其詩自為一家。吉田矩方嘗寄所為策論數篇、緯奇之。貧緣上廊廟、遂入乙覽。孟緯晚年竭力於皇室。勅書之下水戶也、與頼三樹池內陶所等周旋尤力。戊午九月、孟緯病篤。久坂通武訪緯談論時事。緯推衾言曰、聞老間部詮勝將西上。吾與彼有舊。今將要之大津驛、有所論及。事不果而沒。年七十。後三日黨獄起。所在逮捕。而緯不遭禍。幕吏謂緯妻張氏紅蘭與知密計、下獄考訊。紅蘭曰、妾實不知。且假使良人有密謀、豈漏洩事於婦人哉。遂不復言。

頼醇字子春、號三樹三郎、襄第三子也。有氣節。與梁川梅田等周

旋國事。内勅之下水戶、最有力焉。及就逮檻致於江戶、醇途上口占曰、當年意氣欲凌雲、快馬東馳不見山。今日危途春雨冷、檻車搖夢度函關。幕吏詰其私議國政游説朝貴。醇曰、僕幼受訓家庭、抱尊攘之志、與天下有志之士奉朝旨耳。在今日逆旨者非賊則夷。僕誓不肯為夷賊。遂決死慷慨、自比宋文天祥、詬詈不止。為幕吏所斬。時年三十四。絶命詞曰、排空手欲拂妖螢、失脚墮來江戶城。井底癡蛙過憂慮、海邊大月缺高明。身臨湯鑊家無信、夢斬鯨鯢劍有聲。風雨他年苔石面、誰題日本古狂生。大橋順收葬其屍、立石表之。二兄曰協、曰復。協蚤死。復作醇墓碣文。

大橋順號訥菴、江戶人。為人倜儻有大志。喜讀書屬文。稍長游林氏門、業益進。下帷府下、以興正學自任。嘉永中墨艦至浦賀要請

大事去矣

貿易。幕府命林健等應接墨使。順藏見健、大論使事。健不能用。自是不復踵其門。又嫉邪教惑人、著闢邪小言。及賜内勅於水戶、順藏聞之大喜、詣水戶邸、為之計畫。居無幾、幕吏大索黨人。又徵收勅書。順藏歎曰、大事去矣。既而井伊直弼遭害。安藤信正承直弼遺意、按廢帝故事。順藏憂憤、與外國奉行堀利熙諫信正。信正不悛。於是順藏與河野顕三河本杜太郎等竊謀刺信正。幕吏疑其蹤跡、捕順藏下獄。尋有坂下之事。顕三等殉難。幕吏目順藏為主謀、拷掠百方、具極夏楚。遂不服。卒。絶命詞曰、尊王攘夷豈無時、何計危言却被疑。今至蓋棺吾已矣、秋津洲裡一男兒。

日本史記下編巻四十二

吉川維足　荷田春滿　賀茂真淵　平宣長　平田篤胤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三

雜行列傳十之二　神學

吉川惟足○荷田春滿○加茂真淵○本居宣長　平田篤胤

吉川維足、界浦人、學神道於卜部繁兼、後游事會津、寛文七年、徴於幕府、於是神學大興、

荷田春滿、称族羽倉、世為伏見稲荷神官、春滿自幼好學、篤志於皇朝復古之學、精覈國史律令古文古歌及諸家紀傳、博該莫不通曉、享保中、德川吉宗聞其名、特使侍臣就而學之、

賀茂真淵、遠江人、師事荷田春滿、善國雅、尤長詞學、名噪一時、門人成家者多、為近世古學之祖、

平宣長、本居氏、伊勢人、寓江戸、從賀茂真淵學、一時推服、圖像傳播、後平田篤胤亦博覽有一家識、唱神道學于都鄙、當尸祝宣長、詣墓、矢為弟子、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四

雜行列傳十之三　釋氏

光佐 光壽 ○天海 ○澤菴 ○隱元 鉄眼 ○了也 祐天 ○隆光

僧光佐

僧光佐、號顯如、證如子也、居攝津石山、永祿四年、任權僧正、織田信長嘗相石山地形、謂是可以城焉、乃使人來請見致石山、可換之地、宜由所請、其必給資造立伽藍、以依布金之例、光佐以迹似見逐、又恐其食言、於是聚衆議之、皆貼之曰、吾法之闡揚者、實係蓮如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有寸移、光佐辭之、信長恚曰、以力取焉耳、當是時、一向宗派蔓衍諸國、堅田慈敬寺亦其徒也、信長嘗恚之、光佐遣下間某乞和、信長弗聽、元龜元年、會三好康長據野田福島、擧兵、信長督兵軍于天王寺、其意在擊石山、不意光佐

石山徵兵

謀知其情、移檄于五畿及紀越諸國門徒、就寺設塹壘、一夜撞鐘告變、四方末寺門徒聚會者五萬餘、信長度其難猝制、移軍天滿、逼野田福島、康長等出降、光佐仍搆壁浚塹、乞救于越前朝倉氏、九月、下間頼純率兵五千、取守口、未信長遣佐佐成政福富貞次等擊之、光佐多出銃手拒戰、信長兵死傷頗多、斬野村高勝、乘機追擊前田利家單騎而殿、其翌再戰亦克之、是月、朝倉氏應之、與淺井長政合兵攻坂下、斬森可成、遂與延曆寺合謀、斷信長歸路、信長大困、二年五月、淺井氏聚所在之宗徒、擧兵攻鐮羽、不克、是月、北勢之宗徒擧兵據長島、信長率大軍攻之、戰于長島、宗徒充斥水陸、覺進信長大敗而遁、天正元年、先是信長滅延曆寺、至是滅朝倉淺井氏、又遣兵擊長島、遇甚雨而還師、宗徒出射手三千、

長島門徒

下編卷四十四　一

越前加賀門徒

依阻隘、叢射破之、是歲、信長以前波吉繼為越前守、二年、光佐竊信長自奈良還、出兵遮路擊之、初越前守護前波吉繼驕而虐國人、多叛、富田長秀嗾宗徒擧兵應大坂、朝倉氏舊臣亦覺起據守加賀國人亦應之、聚者十萬八千餘、急襲一乘谷、殺吉繼、進攻北莊、明智光秀等乞和去、長秀等遂侵掠郡邑、二月、宗徒議迎七里參河于加賀、為酋長、益掠郡邑、朝倉景鏡聞變、棄大野堺寺而遁河北、宗徒攻灘江長速于金津、陷之、下間頼述進屯平泉寺、杉浦法橋屯龍澤寺、煽動大野郡、於是土冦復大起、以寺尾新左衛門天方右馬允、收牧新三郎為魁、搆菩提林勝山寺數寨、相盟曰、宜滅非我宗者、遂犯平原寺、燔寶塔、掠僧舍所在、縱火燬諸神祠、掠奪貲財、和田本覺寺藤島超勝寺大町專接寺石田西光寺森本照護寺相議、請光佐迎下間頼清頼俊、若林長門三宅權允等于大坂、捺石山印信、編貫戶籍、其豪族係他宗徒者、或拒且怒曰、浮屠以五戒為要、今恣貪利、奪財、所謂國之蠹賊也、相俱裂其鄉帳戶籍者、卻不受、四月、信長置佐久間信盛于天王寺、備大坂而去、光佐遣宗徒阻撓其路、戰而不利、七月、越人修盂蘭盆會於藤島寺、宗徒聞之、相謂曰、今會者皆裂帳之徒也、宜殲焉、俄起圍寺、鎖四門、把槍揮劍、斬殺其衆、及婦女老幼、悲叫聲聞數里、既而聞信長大興師來討、緇素始懷怖畏、聚黨與數會議、杉浦一岐本覺寺照護寺、及荒川興行寺宇坂本向寺三國正薰敎順河尻正光森田祐儀等、合宗徒三萬、修夏目鄉三里濱三國湊舊壘、據之、七里參河超勝寺及久末照巖寺加賀江沼宗徒二萬、據北海波松濱

國人裂帳

裂帳之徒

下編卷四十四　二

長島戡　越前門徒戡　毛利氏納糧于石山

坂浦，寨下間頼清據今莊宿，石田西光寺據木目嶺，橋立眞言寺據鉢伏，下間頼俊守板取口，大町專接寺守杉浦口，自餘宗徒保河野口，總軍過六萬餘人，軍資糧食，皆就所在抄掠用之，國人棄貲，携孥奔竄山谷，九月，信長遣堀秀政阿閉某守木目山，城宗徒圍攻，防禦勢屈，避城走近江，於是光佐命以下間頼清為越前守護，杉浦一岐為大野郡司，下間頼俊為足羽郡司，七里參河領上郡府中，國中一揆，分黨割據，閏十一月，攻剽豐原寺，二年夏，信長攻屠長島，餘黨走歸大坂，信長遂大舉伐越前，遣明智光秀，丹羽長秀，羽柴秀吉等，率尾濃等十州兵五萬，自海津進，德川家康督師一萬三千為之後距，柴田勝家率部兵一萬二千為先鋒，入越前，下間頼清等議欲阻之木目杉浦口，募宗徒，宗徒畏縮，莫應之

者，織田氏諸軍乘勢進入，諸道皆潰，被斬獲者甚衆，其潰走者就所在斬獲焉，信長尋至，歷府中一乘谷，次豐原寺，下令大搜索，逮捕渠魁及從者之為首者，皆就斬，九月，信長次北莊，焚宗徒僧坊堂舍，門徒屛息，四年四月，信長復遣諸將攻石山，光佐築壘於木津難波，塹舟路，下間頼藝粟津右近等戰木津，獲原田長俊，覺圍天王寺寨，信長聞敗奮怒，直發抵若江，頼藝等不利而還，七月，毛利氏發軍船，輸糧于石山，和泉國人間部貞詮沼野伊賀守等，率舟軍三百餘艘，禦之尼崎小畑花隈野口，迭發銃相挑，適炮炸燔伊賀船，貞詮等皆殪焉，毛利氏兵納糧于城而去，諸國宗徒益蜂起，八年春，天皇遣右大臣藤原前久權大納言源重通至石山，諭致城弭兵，信長亦使楠友閑來說，光佐聚徒屬議之，下間刑部

石山請降　留後亦撤　光佐引決

等皆贊其降，曰，我有宮降者四，我與織田氏交兵十一歲矣，諸國宗徒並起應我，而今皆被誅殺，不知其幾千萬也，可不憫乎，一宮降也，本城諸將久在圍中，粉骨虀身，藉不能賞之，猶息其肩，二宮降也，織田氏用武，所當者破，所擊者服，若別所荒木秦氏，莫不絶其根，殲其類，我雖因地利，遇人和，以至於今日，而意亦如此矣，是非自絶滅我教乎，三宮降也，天子之詔不可不奉，四宮降矣，且夫天下英雄豪傑抗衡織田氏者，孰若我耐久乎，我武多矣，誰得嗤我，光佐從之，請盟，信長使青山虎竝焉，四月，光佐散遣宗徒，移居天滿，後匿紀伊鷺森，留子光壽處分後事，約以孟秋輸城門，族或勸光壽曰，斯城也天險，以信長之威，不能陷者殆一紀，今一朝棄之，信長殘忍譎詐，而讐我已深，晨而出，夕必禽光壽，乃修守備，再

募兵，光佐使止之，光壽竊言意不聽，信長怒曰，發詔背盟，罪不容死，乃發兵拔其屬壘勝蔓尼崎，光壽懼，謝罪請成，信長詐許之，而發兵數萬，如石山收城，光壽致大坂城及所在堡塢五十，將犇紀伊，信長欲殺之於途，伏兵於貝塚狙之，光壽適留大坂，潛載輕舸，覆以蓬，兩三夜，宵遁走貝塚願專寺，寺主匿光壽于道側，信長兵求索不能獲，十年五月，信長囑三男信孝及族信澄丹羽長秀等，督衆入紀伊，急圍鷺森，六月三日，光佐引決，積薪於堂下，將併像屋燼焉，光佐與衆拜佛，告死，讀誦將終，會日午，信長之訃至，信孝等遽撤圍，捲旗而奔，光佐竟得免，十一年七月，移貝塚，十三年閏八月，徙攝津中島，尋置一寺於天滿，十九年八月，建巨刹于京師淳風坊，稱本願寺，文祿元年十一月，光佐病中風，逝，五十歲，有三

子、曰光壽、曰佐超、號顯尊、為興正寺祖、曰光昭、

論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為豪之之暴兵、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為恥、遷啟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歳、彼此之民肝腦塗地、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蓋不可言矣、吾聞之也、浮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為業、貪嗔殺生、為戒、今而如此、可勝歎哉、　中井積善

（僧光壽）

僧光壽號教如、天正八年、去大坂而奔紀伊、文祿元年、父光佐寂、十二月、襲其後、繼母細川氏、携弟光昭、遷北殿、豐臣秀吉、賜書、令光壽繼宗統、細川氏訴光壽之立、非光佐之意、秀吉不聽、二年八月、秀吉浴有馬温泉、細川氏携光昭往而請、立光昭、細川氏有姿

色、秀吉見悅之、誘令獎之、細川氏遂獻身以請焉、秀吉乃召坊官家宰、言其意、皆對曰、顯如常定光壽為嗣、莫敢違之者、設令雖他有讓券、不足為證也、秀吉曰、光壽既嗣踰年、似承顯如、肯可今更退隱、使阿茶為嗣也、阿茶即光昭小字也、遂詘光壽而立光昭、是為准如、光壽移北殿、號裏方、准如號表方、門下宗徒、憤秀吉濫授、舉衆歸依光壽、母氏復請秀吉、禁皈光壽者、且使光壽屬本寺門下、光壽憂懣、杜門屏居、德川家康聞之、意憐之、為通音問、召光壽于伏見、諭曰、幽居不出、則似背太閤之旨、母氏姦計、衆能察知、宜詣太閤謝罪、光壽從其言、秀吉給以大津廩米一千斛、迨庚子亂起、家康東伐、光壽將往東、石田三成遣人阻之塗、光壽曰、我隱居也、亦何與焉、遂間行而東、光昭尋發三成、復遣人留之、弗聽而達

（裏方表方）（隱居東行）

岡崎、三成馳人謂曰、若不聽則壞本寺、於是光昭西還、光壽如小山、見家康、會上國變至、光壽受命、賜馬先發、皈至美濃、三成出兵阻之、光壽往賴織田秀信、岐阜城中、有土方弥次右衛門兄弟、為宗族竊納內應、請放光壽、秀信許可、欲遣光壽於東陣、道路不通、乞路引於三成、三成曰、我嘗抑留不聽、光壽恐受東旨至矣、我與諸將議而後決焉、以竢我報、秀信促之、淹留八日、強得三成手印、秀信自護送遣之、既而關原軍終、光壽迎駕于大津、尋詣伏見城、家康慰勞甚至、且曰、賊之敗、亦汝之幸、居亡何、議光壽再任之事、本多正信曰、彼嘗一本寺、恐後世為大害矣、不如割為二派、家康肯之、慶長六年八月、命賜銀三百枚、細布三百端、殊命建一寺、明年、遣板倉勝重相地形、為創一寺於本寺東、命以同號、品格一如

（本寺為二）

本寺、乃令天下支流門徒、分屬之、尋陞大僧正、建子院于大坂界浦和河勢江越等諸州、門徒緇素、遍于天下、十九年十月、寂、年五十七、子宣如光従嗣、

論曰、一向宗徃日之變、大君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乎、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大君審知其磐錯之勢、未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為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滔天之禍、或可以默銷、易曰、豶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　中井積善

（僧天海）

僧天海、會津郡高田人、蘆名氏族也、幼而嫌酒肉、及為僧、止觀台

皆天海所謀　僧澤庵　僧隱元　通元

旨無所不究加以俊才為徳川家康所寵信常預帷幄之議世比之明之道衍復延暦寺興寛永寺遷家康屍於日光山及奏請其神號皆天海所謀也先逝一年天海謂諸執政於營中曰吾將遠行矣衆怪問之曰昔時神祖在駿府有疾召余曰吾創業既有年以今鑑古以二十年似為一期吾歿後二紀欲令天下平穏願僧正延齡以扶吾後嗣余奉命在世已過期遺託已報矣余將赴安樂國耳將軍家光聞之使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就房問事天海廼與二人容議遂奏請迎親王於京師以定置日光門主終徳川氏不絶皆天海密謀也寛永二十年十月歿年百三十三謚慈眼大師建墓廟於叡山及東叡日光二山

僧澤庵但馬人年十歳為浄土派僧非其意也去而學禪業大進名聲籍甚澤庵以不為意寛永中將軍家光學劍於柳生宗矩宗矩曰學劍者當定心定心之法宜訊之識者家光問為誰宗矩以僧澤庵荅家光召見大悦為創一寺於品川東海寺是也以澤菴為開祖以報其貺

僧隱元明人也慶長中歸化徳川家綱為創萬福寺於山城宇治是為黄檗派祖先是我邦禪學盛行迨永禄天正之際稍衰唯僧澤庵月庵之徒僅存而已至是後水尾上皇信之徳川家光亦崇焉元所學晩唐趙宋之禪而非梁隋盛唐之古禪云其徒通元初欲刊藏經積募金若干會歳饑悉散之賑救復募金歳饑又散而濟之至天和中前後三募終能全其功云通光字鐵眼肥後人智識超凡鑽研諸經勸學弗懈嘗登黄檗山師釋性瑫後創瑞龍寺

僧了也　祐天　諷吉　僧隆光　護持院

於大坂居馬俗呼曰鉄眼寺

僧了也增上寺僧也以碩徳為將軍綱吉所重奏請為大僧正自是增上寺貫首例拜僧綱綱吉屢詣增上寺講經令紫衣以上僧聴之其從祐天亦增上寺僧也初居傳通院宏才而不訣寶永中富士岳噴火雨砂幾五尺駿河田殆沒將軍綱吉召僧徒問曰天雨砂吉凶如何祐天曰沙在地者也今從天而降不可謂順禽獸待人而生者也將軍以禽獸殺人此亦不可謂順綱吉不懌時綱吉大禁殺生秋田滙季臣只越某山本某坐殺燕處斬流其子馬醫橋本權之助坐殺犬賜死蓋諷之也

僧隆光初居神田知足院自徳川綱吉在藩邸已有寵其躐軍職亦以為隆光祈禱所致元禄初移知足院於神田橋外地更造營

巨刹地方一里堂宇宏廠輪奐之美無比更名護持院為隆光奏請任大僧正初綱吉喪世子百方求嗣不得隆光曰人之乏嗣皆前身多殺之報也今欲求嗣莫若禁殺生且將軍生年在戌戌神屬狗最當愛狗於是布殺生禁及粮狗之令云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四

堀正意　江村專齋　長田德本　多紀元德　吉益為則　香川修德　賀川玄悅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五

雜行列傳九之六

堀正意○江村宗具○長田德本○多紀安元安長○吉益為則○香川修德○賀川玄悅○川村壽菴○華岡隨賢○橘南谿○前野達杉田翼○小石道○大槻茂質○桂川國瑞○青地盈○宇田川晋○璘○榕○十東特達○堀井信道○鈴木強○箕作虔倫

堀正意稱杏菴、近江人、受醫於曲直瀨正純、又受學於藤肅、有藤門四先生之稱、

江村宗具號專齋、播磨人、從曲直瀨氏學醫、以儒醫仕熊本加藤氏、著有老人雜話、

長田德本參河人、以醫仕武田氏、後隱居諏訪邑、出則掛藥囊、踞牛背而行、有請治者、與藥一貼、取價十八錢、

多紀元德稱安元、丹波康賴之裔也、高祖元泰自別族為金保氏、始以口科仕德川氏、及父元孝、改今氏、復業內科、元德最傳家學、著有廣惠濟急方醫家初訓等、子元簡稱安長、號桂山、受父學、記性絕倫、一覽為誦、著數十種行于世、子孫仕幕府、傳醫業、

吉益為則號東洞、安藝人、世業金瘡産科、至為則、家世大興、世曰之古法家、同時有山脇東洋、亦以醫聞、

香川修德字太冲、以字行、姬路人、受醫於後藤達、又受學於伊藤維楨、著有藥選行餘醫言等書、

賀川玄悅彥根人、治産科、蛭田克明亦善此科、其術大備矣、

川村壽菴南部人、業醫於江戶、

華岡隨賢　宮川春暉　前野達

華岡隨賢紀伊人、善外科、子孫傳業、

宮川春暉姓橘、自稱橘南谿、京師人、以醫學周遊海內、有東游西游二記、

前野達稱良澤、仕中津奧平氏、達以為外科方法、多出自洋醫、非講洋書、則不能極其術、非通醫行文字、則不能解其意、聞青木昆陽通和蘭言、從學、又往長崎、就譯士問之、以意攷讀焉、略得梗概、學者稱曰蘭化先生、尋唱其學者、如桂川國瑞、杉田翼、中川鱗、石川世道、青木則、大槻茂質、嶺春泰、宇田川晋、杉田勤、石川深、進村勝之、皆一時之選、而推達以執牛耳、茂質以蘭化及新井白石、青木昆陽、杉田懿齋、為和蘭學四大家、小石元俊、十東井齋、青池林宗、鈴木春三、亦蘭學之先哲也、而宇田川氏始講化學、其門出坪井信道、藤井方亭、戶塚靜海、箕作阮甫等、皆大興此學、

論曰、世之欲有所為、而其志在外物、不能獨立者、何足以維持於永遠也哉、故或止得名與得利而已、若夫不求名、不求利、勉強以發特絕之精神者、始謂之不羈獨立之士矣、距今百年昇平日久、天下株守舊套、拘泥時論、而前野杉田大槻諸先哲、獨首唱蘭學於其間、世不以為新奇、則以為妖怪、誹謗擯斥、以塞發論之自由、而百敗不屈、遂能為萬世開真理、其辛苦困難、果如何也、夷考其時、以得容說之地、為無上之幸福、豈望首唱新說、以籠絡一世乎哉、是故自信而不疑、為世所投棄、而不顧、為之愈難、則喜之益深、不樂人之所樂、而自樂其所樂、則非因外物以勉強者也的矣、嘉永以來、外交日開、文物隨進、延及今日

學事一新争講洋書洵為人事一大豹變而反本溯原安得非發揚我所鍾之精神以擴充之哉假在寶曆明和以前欲遽交外人開洋學使擬渠之文明則我必無應之之精神也所謂真理之精神者固先哲精英之所鍾而傳之後世原原混混以致此道之隆盛其功徳可謂遠且大矣世人概不免皮相故觀政府改革則驚其偉業觀水軍砲戰則驚其雄壯觀策略施於政治者則驚其開明而以為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夫改革兵制策略者皆人事之一端而其原已胚胎於無形中藉人心之變動以發暢者也先哲蚤粮變動之原素通其塞脱其範以導文明之域比之將大兵殪強敵以奏奇捷者事之輕重功之大小不可同日而語也由是觀之今日之成蹟豈偶然乎哉雖然今日

文明未至其半則可為之事十分而未盡一可行之道百里而厪企歩學者其可不勉乎洵不恐其發論之奇不憚其事業之難以發達特絶之精神則庶乎不愧前哲也　福澤諭吉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五

細井知愼　名藝　親名烏石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六

雜行列傳九之七

細川知愼○佐佐木志津磨○在原業廣○趙陶齋○僧浩然○釋元政○僧顯常○菅晉卿○北村季吟○僧契沖○塙保己一○香川景樹○狩野守信○池野無名○謝寅○呉春 僧玄瑞 ○圓山應擧○谷文晁○岸駒○墨水道人○澁川春海○建部賢弘○小野職博○司馬峻○左甚五○僧桃青○千宗易○賣茶翁

細井知愼京師人號廣澤知愼慷慨有氣節尤善行書學文徵明書法書名大顯會堯延法親王見知愼書大奇之俾書焚香聽雨四字獻之靈元上皇稱旨賜書賞之中有字様奇勝叡賞不淺之

語知愼號曰奇勝堂所著有觀鵞百譚篆體異同歌碑字考證等知愼初尸祝洛閩學後悅餘姚之說淹雅博通貫穿百家旁至騎射劍槍天文算數之術莫不博綜精究而爲書名所掩識者惜之知愼最重氣節嘗說柳澤吉保勸將軍綱吉修理山陵歿年七十九門人三井親和烏石散人皆成一家

論曰我邦建議修補山陵者擧世嘖嘖以蒲生秀實爲首唱而未識秀實之前有細井知愼先爲之倡不獨不知細井知愼着先鞭亦未識知愼之前有松下見林者著前王廟陵記爲之先鳴擧世嘖嘖歸功於秀實不及見林知愼者吾竊不得不爲二人惜之也唯知愼以慷慨之士委身非其人識者竊憾焉雖然當是時柳澤氏以幕府寵臣操弄國權生殺與奪盡出其門故知愼藉以就其志未必無功王家也且夫柳澤氏一佞媚寵臣僥倖取不義富貴其出處事行固不足論也唯聘一時名士修陵墓擧廢典其美事善政有足稱道者豈可以人廢言哉　菊池純

佐々木志津磨　在原業廣　趙陶齋　僧浩然　釋元政　僧顯常　菅晉卿　北村季吟

佐佐木志津磨號松竹堂京師人書法大行于世

在原業廣京師人住青蓮院宮以善書聞名曰御家様御家書法蓋伏見帝皇子尊圓親王所創王住青蓮院取法於右軍父子正親町帝猶子尊朝亦住青蓮院書名大顯業廣尸祝二尊別出機軸遂主張一家門徒大進

趙陶齋界浦人書法入神

僧浩然薩摩人住智積院嘗獲董玄宰眞蹟法華經有所會得擅名京師寬政中上皇召書御障

釋元政京師人爲人精力絶倫博渉内外二典有袁宏道之風居深艸霞谷寺持律精嚴少間不解袈裟與歸化人陳元贇心機冥契爲方外交

僧顯常字大典號竺常近江人居京師相國寺博覽多通能屬文工於歌詩

菅晉卿號茶山以善詩聞焉有黄葉夕陽村舍詩鈔豐後人廣瀨淡窗旭窗倶以詩名于關西同時亦有市川寬齋菊池五山大窪詩佛等皆以詩鳴于世

北村季吟近江北村人嘗從松永貞德受歌學其所註解自源語以至徒然草土佐日記等凡五十餘部命源語曰湖月抄名枕草紙曰春曙抄皆盛行于世寶永中歿

僧契沖

僧契沖攝津人好萬葉集著代匠記水戶西山公使安藤為章就受之

塙保己一

塙保己一兒玉郡保己村人幼而失明習絃歌殊好讀國朝古書寶曆中往江戶師事荻原宗固博學洽聞時無及之者嘗訂正諸舊書定神祇官職律令系譜和歌物語管弦文筆數百部梓之曰群書類聚寬政中為幕府和學教授文政初致仕卒于京師

香川景樹

香川景樹因幡人妙于和歌出一機軸為德大寺臣香川氏所養冒其姓任長門介門徒極衆穗井田忠友能嗣其業

狩野守信

狩野守信京師人號探幽元信五世孫善繼其箕裘掌畫局名擅一時寬永中將軍家光徵為畫博卒年七十三

池野無名

池野無名京師人幼善書畫長就柳澤里恭而學摸元明名蹟又法清蕭尺木遂成一家號大雅堂又霞樵數登不二山作百不二圖妙寫其秀逸峭拔之勢

謝寅

謝寅本名長庚號蕪村善寫山水取法元明諸家尤妙諧歌

吳春

吳春字伯望號月溪京師人師蕪村後就應擧學門人岡本豐彥

小田海仙

小田海仙亦有名同時僧玄瑞大有畫名號月仙一歲潤筆殆至千金後皆散為世用人名曰月仙金

圓山應擧

圓山應擧名仙嶺丹波穴太人入京師學守信畫法於石田友汀迥然出藍既數諸畫匠專摸擬遺形似專應物寫形成一家最善花鳥兼工人物山水二子應瑞應受弟子長澤蘆雪渡邊南岳森徹山吉村孝敬駒井源琦西村楠亭山口素絢奧文鳴等皆有畫名

谷文晁

谷文晁江戶人善丹青摸倣元人別出一機軸弟子成業者多

岸駒

岸駒加賀人以善畫名喧于一時子岱亦著稱

墨水道人

墨水道人傚清人徐稼圃筆意善畫梅道人本係下館藩士有故辭仕去寓大坂為人寡欲尤有膂力戲奮空拳打鐵甕盎皆盡凹又踞榻一嘯榻脚盡挫折嘉永中米使兵艦來浦賀自鑄百餘斤鐵杖曰吾若得彼宥罪戾願以此扞主公

澁川春海

澁川春海初名保井算哲精曆法時海內用宣明曆者殆千歲錯謬稍多春海據元授時曆造新曆名貞享新曆將軍綱吉置天文局擢春海為司天職更今名

建部賢弘

建部賢弘以幕府命校曆算全書撰之訓譯賢弘最精推步術時有京師銀工中根元圭亦精數學世謂中根流之祖也賢弘與之

同校撰

小野職博

小野職博京師人主殿寮主事佐伯職茂子也號蘭山以精本艸知名寬政末幕府聘之著本艸啟蒙

司馬峻

司馬峻稱江漢峻傳和蘭蠟畫及銅彫者文政初歿

左甚五郎

左甚五郎伏見人有名於彫伎而性寡欲資不竭則不執具竭則孜々作業寬永中歿

僧桃青

僧桃青名宗房松尾氏嘗仕藤堂氏好和歌遂禪理常慕僧西行為人致仕入京師從北村季行學焉頗極其閫奧特妙誹歌遂為斯道宗工足跡殆周於海內晚結廬于江戶深川多植芭蕉自號芭蕉翁

千宗易

千宗易初名與四郎稱族田中泉浦人也其先仕室町氏為同朋

天下成風

宗易學茶事於奈良僧珠光及界浦人武野紹鷗初仕織田信長後仕豐臣秀吉天正十六年秀吉大張茗筵於北野宗易督之時武人桿卒暴富猝貴無他技者爭以此為享好之資務以器玩好尚相耀天下成風宗易投時好恃寵嫮奢家得富贍遂以事背秀吉意被誅子孫傳其技號千家至今未衰

論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後高人逸士遺世絶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刱意出奇自後轉相倣傚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大人競相尚慕一器之微至貴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清簡寡欲脱

略世務以為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無用之事茗飲之為害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為強臣所牽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為人君者可不以為戒哉　青山延于

賣茶翁

賣茶翁俗氏柴山名元昭號月海肥前人壯歲究禪理隱居行志常自擔茶具山林幽處設席待客輦下名流傾慕麕至自是嗜煎茶者多而翁意不在茶世人不知之也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六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七

雜行列傳九之八

小幡景憲〇北條氏長〇山鹿素行〇長沼澹齋〇小笠原直經〇吉田重勝（茂氏〇重氏〇石堂如成〇田中秀次〇木村壽德〇伴一安〇関一安）〇上田重時（加藤重益）〇富田越後〇鐘捲自齋〇加藤景久〇神子上典膳〇柳生宗矩（三巖）〇川崎鑰之助〇瀬戸口某〇宮本政名〇大内無邊〇寶藏院胤榮（中村尚政）〇津田監物〇田付景澄〇稲富伊賀〇竹内中務〇關口氏心

小幡景憲

小幡景憲、稱勘兵衞、甲斐人也、父昌盛仕武田氏、景憲年十一、仕德川氏、關原之役、從井伊直政有功、大坂之役、僞為獲罪、歸大坂、仕大野治房、因城中機密皆漏泄、景憲賜采邑千五百石、景憲傳武田氏兵法、補甲陽軍鑑之闕、世為甲州流軍學之祖、門人過二千人云、

下編卷四十七　一

北條氏長

北條氏長、任安房守、幕府世臣也、自幼好讀兵書、從景憲習武田氏之兵法、

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稱甚五左衞門、就北條氏長傳兵書、述武經全書等、以兵學大鳴于世、然素行學問頗有淵源、嘗擬宋儒理學、著聖教要錄、為時所惡、竄於赤穗、

論曰、林信勝講四書新註、三位秀方曰、經筵故事未嘗講新註、信勝以一匹夫、叨倡異學、僭妄亦甚矣、廷議擬其罪、德川家康不肯、曰匹夫唱道、實可嘉尚、大哉家康之見也、是後野中山崎諸氏以宋學、中江三輪諸氏以王氏之學、伊藤維楨物茂卿各出異見說經義、友人學士、比肩華出、以開一代之文明、實家康是言啟之也、山鹿素行撰聖教要錄、曰孟軻以外無真儒、當是時、執政保科正之師事山崎嘉、偏信宋學、深惜素行為異說、曰唱邪說惑亂人心、錮之赤穗藩、停聖教要錄刊行、陋哉正之之見也、自正之起是獄、天下漸以語言為忌、學風日陋、及松平定信當路、遂用柴野尾藤古賀三子之說、使諸藩學悉用宋學、目排程朱者為異學、學途日隘、朝野分黨、文士弄筆墨者、片言隻語、少觸時諱、則論其罪、林子平以海國兵談禁錮終身、渡邊登以慎機論幽閉自刄、高野長英以夢物語出走自殺、自是志士論時事、文士業鉛槧者、惴惴焉唯不免之恐、有記時政、譯洋書、述清英紛狀、江戶風俗、刻清人新著、而得罪者、天下心知其非、不敢口其說、猶隄防阻氾濫、及其一決、不支滔天襄地、無知之何、而其所以至此、正之之偏見為之俑也、嗚呼、天下物理、非一人視聽所能盡、人々思想、非三尺死法所能局、故明主之為治、必令天下盡其言、言有得有失、有是有非、猶玉石相磨、以發光澤、水火相克、以資人用、唯然、故天下人々礪磨真智、發明至理、駸駸焉日進文明之域、不自知也、聞西洋各國設刊刻令甲、以護撰者之特權、庶幾得明主為治之意也、

長沼澹齋

長沼澹齋、名宗敬、稱外記、以別號行、初仕明石城主某、十六歲上疏言事、不合而去、黒田氏招以厚祿、固辭弗就、澹齋篤信洛閩說、以聖賢為可企及、遂沉研經術、旁學甲州兵法、著兵要錄二十二卷、一時聲譽噪于海内、諸侯爭延為師、游其門者數百千人、其尤

下編卷四十七　二

佐枝宮川　小笠原直經　吉田重勝

著者為佐枝尹重宮川尚古二人門徒甚盛各持所見故澹齋之學後分為兩派云享保中有人進兵要錄於將軍吉宗吉宗嘉賞稱為無雙兵書

論曰或問澹齋先生曰握奇書果風后所作乎先生曰不必論作者眞僞吾取其陣法之蘊括乎此耳必欲觀聖人之兵大易師卦盡之矣觀乎斯言其所詣蓋超然遠矣世或以先生生在偃武後貶其書以為紙上空談殊不知思之通也必神而智之至者變來即應古之名將有少年就戎者有脫蓬挾被介冑者彼豈經事閱陣而後能乎且大江匡房身未嘗汗馬而其門下乃有源奥州明俞大猷稱一代良將而其師趙本學眇然山澤癯儒耳學之不可以已也先生之道大行于世庸詎知百戰之後涉其流遡其源者不有奥州大猷其人出焉乎哉　豊谷世弘

小笠原直經称丹齋小笠原氏一族也直經傳弓馬諸禮仕將軍家光

吉田重勝称六左衛門好射傳日置正次之學別立雪荷派初居丹後田邊子孫仕藤堂氏世以善射有名○吉田茂氏称大藏仕加賀藩世傳射術為大藏派祖○吉田重氏称源八郎江州人本姓葛卷氏後繼吉田業茂後始以善射仕豐臣秀次後仕德川氏世称印西派祖○石堂竹林以射術仕尾張藩称竹林派祖○田中大心居京師學射吉田重高傳大心派○本村壽德江州堅田人學射吉田重綱傳壽德派○伴一安學射吉田雪荷別立道雪派天正中試射京師蓮華王院所謂數矢之權輿也○關一安称六蔵受道雪後時堂射有尾張士星野勘左衛門紀伊士和佐大八郎等尤名于世

上田重時　富田某　鐘捲自齋　伊藤景久　神子上典膳　柳生宗矩　有輔導之功

上田重時世傳大坪流御術慶長中仕富田氏守安濃津城有功後仕阿波藩世傳上田流御術重時祖但馬守重秀弟子加藤重益参河人仕德川秀忠賜采地九百八十石傳其術

富田某称越後守從富田治部左衛門傳中條院刀法仕前田氏食采邑一萬三千餘石

鐘捲自齋傳富田氏刀法世稱山崎長谷川鐘捲三氏為富田三流

伊藤景久称一刀齋伊豆人也從鐘捲自齋傳刀槍之妙

神子上典膳伊勢人也仕萬喜少弼居上總與一刀齋試術為之雌伏典膳從受業以師命斬同門善鬼者一刀齋賞以所其善破

餅刀者典膳伎益進時江戸郊外有殺人者負術據一屋吏來訴德川家康遣典膳捕斬之使小幡景憲撿其伎典膳抵戸外呼曰神子上典膳奉旨至行兇人聞之跳出戸外舉大刀進典膳一刀斬其首景憲返命賜邑三百石

柳生宗矩大和柳生人也父宗巖善刀術宗矩傳其法世稱柳生兵法宗矩以刀術侍將軍家光寵遇甚渥宗矩嘗學禪理而得刀術妙意常假禪喩術假術喩政多所彌縫家光每曰宗矩通曉大體吾於政事亦師彼耳及卒悼惜特奏請贈從四位下後或有所疑每歎曰宗矩既沒吾詣之何人人以此知宗矩有輔導之功矣天艸賊起幕府遣板倉重昌討之宗矩諫曰重昌資望未隆諸侯

川崎鑰之助　瀨戶口某　宮本政名　大內無邊　僧胤榮　津田監物　田付景澄

恐不用命若遣將換之則重昌必戰死矣是大損國體願殿下留意家光不聽既而重昌戰死果如其所料云宗矩子三嚴早死無嗣讓邑其弟宗冬宗冬称飛彈守傳劔法於將軍家綱宗冬子宗春称大膳延寶中先父死臨死遺囑曰我家世以劔法為業傳之於幕府是以後世子孫未熟其術者莫令濫繼家乃使弟宗在為嗣

川崎鑰之助不知何國人受刀法於天台僧東軍坊者故自称東軍流

瀨戶口某稱備前守薩摩人嘗赴伊王瀧遇自源坊者受刀法称自源流

宮本政名称武藏父曰新免無二齋達十手刀術政名以為十手

非常用之器不若以雙刀換用其利學之漸熟與吉田拳法較術不決與佐々木巖流擊劍殺之

大內無邊出羽人也達槍術傳無邊流山本宗久其甥也亦傳山本無邊流

僧胤榮住南都寶藏院好刀槍之術與柳生宗嚴俱學刀於上泉伊勢守又學槍於大膳大夫盛忠傳寶藏院流槍法胤榮門人中村市右衛門以術仕越前松平氏

津田監物紀伊人也天正中到種子島究砲術在島十餘年悉傳其精妙其子自由齋傳津田流砲術

田付景澄称兵庫助近江人也以砲術仕德川氏子孫四郎兵衛傳業曰田付流

稲富伊賀　竹內中務

稲富伊賀丹後田邊人世傳稲富流砲術

竹內中務大夫山城人善造小具足世傳竹內流

關口氏心称八郎右衛門駿河人以柔術為德川賴宣所知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七

日本史記下編巻四十八

荒服載記十九之九

蝦夷　松前　〇琉球

蝦夷

松前慶廣

蝦夷自嘉吉中松前氏世據其地南邊撫使全島夷氏數世至慶廣之時聞豊臣氏勃興上國遂决意以天正十六年修貢職至京師謁關白秀吉秀吉嘉其先東北諸藩入貢乃與朱章令領其地慶廣自是執貢賦與忩文祿征韓之役從至名護屋秀吉因命慶廣統轄蝦夷及松前使諸國商船往來夷地者皆奉慶廣指揮若有不從命者告其國主誅之又賜自津輕至北陸及大坂驛遞文書慶長九年謁德川家康九年賜治夷地條令書先是築新城於封內地至十一年落成名曰福山十四年賜自津輕至南部仙臺秋田酒田由利仙北最上驛遞文書元和六年秀忠命賜松前金山慶廣孫公慶前後賜黃金甚多後從家光朝京師寬永十四年

城火

松前城火公廣被數創十七年戶梶亀田海嘯漂人家民夷溺死者五百餘人內浦嶽燒灰滿空中國內為之晝暗者二日公廣曾孫矩廣時東蝦夷有釋仙者勇力絶倫鈔掠諸島衆夷畏服礦夫莊

夷人鬼菱

太夫娶其女與俱謀弁松前夷人鬼菱者歸心于我屢與釋仙戰而未遑報之松前也一日閒行至礦夫文四郎家地距釋仙居僅

釋仙

三里釋仙偵而知之遣衆攻之鬼菱單身潰圍出遂為所殺既而松前吏與商人衆船至東蝦夷釋仙部下殺之奪其財數人僅遁

松前八左

還矩廣始知有變馳使江戶請討之家綱使麾下士松前八左援之松前將蠣崎作左進入夷地釋仙聞之遣兵二千逆拒矩廣又

毒矢

遣佐藤權左松前儀左仁井田瀨兵等繼進八左亦來會與夷夾水挑戰我兵發銃斃夷百餘人夷多發毒矢我兵甲堅不傷夷遂敗走我兵濟水追擊夷據山我兵吹螺進薄之夷下山泅水遁逃

佐藤權左

擒其十六人權左命解縛為導夷又阻大川而陣權左使譯官誘諭之譯官祖禓登高呼曰大將從江戶來矣汝等擒戮在近盍及今降即降吾必為汝乞命汝猶欲相抗乎試射我胸拊胸示之夷大驚解甲投刀以船二十艘來降八左直乘夷船擊餘黨斬釋仙一將而還諸將繼進釋仙懼以六十餘人來降權左延見之曰汝罪不容死宜獻方物一千個以贖之釋仙乃取雜貨一千獻之權左收八百品卻其餘曰是不足取乃留釋仙及魁首二十四人婦二人於礦夫家以酒數斗賜之使人密報之後軍夜後軍咸至圍

端坐受刃

之夷驚逃我兵追擊悉斬之釋仙獨端坐受刃死我兵燒殺莊太夫夷地悉平時寬文九年也元祿元年德川光圀造快風船使崎

水戶北略之初

山某衆之至蝦夷石狩試航路且貿易以米換鰍魚留四十餘日而還至光圀卒船壞不復修云十一年魯西亞人據加模沙斯加地自是魯人窺我北地享保中松前氏始得列諸侯班受六載一會同旨為荒服之地松前依山海為國地勢南嚮北極出地四十一度距津輕三厩僅五里諸國商船雲集自暮春至季秋次松前者曰箱館曰江差茲人烟稠密舟車流通故總稱曰三港其統轄

戶口

東西鄉戶八千八百八十餘口三萬一千七百四十餘夷人居內地者戶一百二十餘口四百五十餘蝦夷合東西地戶五千九百一十餘口二萬六千三百五十餘是文化簿籍之大略也蝦夷謂

松前經濟

内地人曰脊毋自稱曰愛儂凡松前之政自古來專資商税不喜農
耕故其民少長爭務漁獵市易至夷人殆有不知田作者舍利宗
谷北蝦夷謂之三場是其藩主之所親治其征税法制頗與臣下
異其他漁獵之場某所至某所某地至某地遠近廣狹皆有分域
是其部下之所治內外商賈請其門甘言重幣以請各處分地君
臣擇其價最貴者付之凡內外漁場税金至六萬餘兩商人乃建
舖遣幹事者居之船載米酒諸物與蝦夷土產交易轉輸之內地
各獲其利外人絕不能到蝦夷惟宗谷厚岸倶奈尻三處松前遣
家臣駕商舩至其地謂之上乗其待夷人法制大異禁與五穀種
教文字夷人習我言語被簑笠著脚絆草鞋凡深漬我教化犯之
者有刑多出物以贖罪益欲愚之使易治也三港各有沖口番所

松前政事此類

諸州運舩到有其武士及虛無僧則皆卻之不許登陸他州民貿
作過年者命輸越年役自正月留住至五月者輸半役錢六月後
必驅他州人出境蓋謂自六月至秋冬有無漁獵皆不可知也他
州人留滯松前則糜費國財故逐之又嚴禁民戶滋殖益恐戶口
增則米價沸騰也松前政事大率此類也安永七年魯人至東蝦

魯人至

夷請通信貿易松前士新井田大八在税舖言今歲宜速歸國明
年重來以聽指揮使人乃歸國至明春復來獻土物請允互市松
前言外國交易非蝦夷所能辨宜至長崎請乞乃與糧食卻還之
寬政元年南部賈人請松前吏開市場於具奈尻遣連物產賂吏

酋長月野柄

射利夷民憤怨酋長月野柄者乃將其部下五百人夜襲市場盡
松前監吏及南部賈人九十餘人松前道廣令其將某率兵艦三

魯人又至

十餘艘先發未至賊皆逃亡五年魯西亞遣使至蝦夷根室復乞
通信互市送歸我民二人幕府目附石川忠房來諭使者曰此地
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崎然如互市不得許之十年十二月幕府使
近藤守重按蝦夷守重到惠土呂府魯西亞既建其十字柱於是
地守重易以木標十一年幕府使松平忠明石川忠房羽太正養
巡察夷地戶川安倫羽太正養管轄東蝦夷地方撫夷民為交易

出兵戍

命南部津輕出兵戍箱館十二年遣目付渡邊亂大河內政壽勘
定三橋成方等戍東蝦夷北界惠土呂府諸島享和二年置蝦夷
地奉行以正養安倫為之屬吏八十七名從焉冬改為箱館奉行
文化元年幕府建天台臨濟淨土三宗寺院于蝦夷布佛敎三年
魯船寇蝦夷樺太焚鼲高柵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四年三月松

前章廣坐父道廣馭蝦夷亡狀褫封徙之陸奧梁川賜九千石南
部津輕所遣箱館戍兵出戍東西蝦夷四月魯國兵艦二隻寇惠

魯人入寇

土呂府火名簡穩柵執戍卒進犯舍那寨時戍兵壘數十人力戰
卻之是夜魯人潛登寨後山發巨熕來襲戍兵衆寡不敵退保蔓
米羅山魯人乃焚寨掠器械而去又泊鼲高家齊傳檄東陸諸藩
嚴為之備命仙臺秋田守松前初吟咱涅咥送我漂民來長崎固
請互市幕府不聽卻之吟咱涅咥以辱使命自殺故其部屬入寇

侵理井尻島

以報之也五月魯人侵略理井尻島焚抄舩數隻使其所捕樺太
戍卒齎書放歸其書曰敢乞互市若不聽則明年大舉來略蝦夷
六月家齊遣老中堀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等巡察蝦夷地方
七月漕米一萬五千石於箱館以充軍糧十月置松前奉行以河

執魯人　掠商舩去　高田屋嘉兵衛識力

尻肥後守村垣淡路守二人充之十一月函館奉行羽太正養坐
指揮失宜褫職十二月家齊命會津仙臺二藩發兵六千餘人戍
蝦夷命小管正容村上義雄等監之五年四月貶箱館奉行戸川
安倫坐控御失宜也十月正容義雄既抵蝦夷不見一寇撤戍而
歸十二月家齊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鎮東西蝦夷八年五月伊
利古留至理井尻其八人上陸請泊嵜言語不通戍兵執之伊利
古留見柵中兵執火器轉舳遁于洋中掠我商舩虜三人而去九
年八月伊利古留又至理井尻使嚮所虜之三人上陸請還八虜
不聽三人惠土呂府戍卒嘗為魯人執者二尾張安藝商人嘗漂
流至魯者至是皆還十年五月伊利古留復來上書曰往年犯惠
土呂府樺太皆屬國加模沙斯加無賴少年所為而非吾王所知
也王今既罰之禁其赴貴國使臣等謝之不圖貴國見待如此請

察其無他以還賜八俘六月使松前奉行服部貞勝報伊利古留
曰獻嚮所掠器械及入犯謝書則聽其所請伊利古留大喜九月
伊利古留詣箱館壘獻謝書還器械乃賜八俘給糧及薪水遣歸
自魯人擾北邊至是八歲始平初虜所掠去之商舩即兵庫商嘉
兵衛得幕府許可常航蝦夷以貿易為業者嘉兵為人有膽略而
頗知重國體常言我雖小民當事不在人後當為其所虜以死誓
義不屈辱虜亦不敢加無禮居有年稍悉虜情遂說虜以我國情
於是虜有所悟遂使嘉兵還調停國事嘉兵受其謝狀至居間周
旋甚勤因兩國不至啓大釁云文政四年幕府命松前章廣還賜
松前蝦夷地方松前氏復舊封天保二年七月蕃舩寇東蝦夷松

水戸北門之議　幕府難奉行選舉　米人至

前兵砲殺數人餘皆遁去五年冬德川齊昭謂老中大久保忠殼
曰昔者大猷公戒長崎奉行曰內地戰爭彼此勝負皆一家之幸
不幸耳至沒土地人民於夷狄則日本之辱孰大焉雖寸尺以死
守之可也夫蝦夷千島本屬我神州之地其加模沙斯加者既出
於蝦夷方言則其地亦安知非源豫州所割據而今魯西亞傲然
據其地千島之多我僅有具奈尻惠土呂府二島所失之地何啻
寸尺豈非千古之憾哉然議者皆謂蝦夷之地瘠鹵不可耕氣候
極寒陰霧四塞僅有沿海諸港之可居而其人愚暗柔弱不知禮
儀得其地不能生穀殖財得其人不能施政為治此信尋常迂腐
之論耳誠使偉略雄算如神禹者隨山伐木泝水得源直路其中
央大移封內之民糞其田耨其野以銷其陰霧變其氣候則愚者
漸智弱者日強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為二大國也必兵鎮撫之算

不可不講開拓之策不可不盡也忠殼答曰往年幕府以松前
氏微弱不能當折衝之任徙之梁川新置松前奉行從事鎮撫開
拓既而又還之於松前氏今欲嚴其鎮鑰則有循往年故事干然
長崎奉行二員每難其選而更置松前奉行恐乏其人齊昭乃詰
曰昔者東北海路未通故外患常在長崎今蝦夷直與魯西亞為
隣則今日之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於是幕府復置松前奉行
弘化三年米人七名漂泊惠土呂府嘉永元年冬北米人十五名
漂泊蝦夷令荷蘭送還是歲蕃舩往來北海者太多三年米人三
十二名至東蝦夷六年魯國舩至長崎請貿易及正北蝦疆界安
政元年幕府復置箱館奉行以竹內保德堀利凞為之二年春松

松前氏納地　開箱館港　魯大起土功

前崇廣奉幕府命、納東蝦地、因賜崇廣於陸奥伊達郡四萬餘石償之、四月、米艦測量東北海、幕府命仙臺藩戍東蝦夷白老以北勇拂、根室、惠土呂府、國後等、秋田藩戍西蝦夷御神居以北增毛、宗谷、及北岸知床等、津輕藩守箱館壘、戍江刺落部、及御神居以南、松前藩戍箱館岬、江刺岬、七里濱、木古内、及東蝦夷惣別、十月、幕府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先是、清水氏絶嗣、乃遣其遺臣千餘人于蝦夷、經田野、蕃牧畜、採藥、捕鯨、使之各營其業、五年、箱館奉行堀利煕、與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等、以幕吉與魯米英佛諸國結約、開箱館港、為貿易場、文久二年、幕府遣竹内下野守、松平石見守等、抵魯西亞、議樺太島分界、其地魯儇及須免連來、人種分處各所、故欲以北緯五十度、定兩國境界、遣我吏於其地、以治土民、且作地圖、以紅青二色分境、以五十度線之、魯人爭曰、何得以此地為貴國之有乎、以輿論言之、謂之滿州屬島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曾見魯儇人種、而徒欲分之於五十度乎、此土素無境界可定、而強定之、則生兩國紛擾、然彼此接壤、而不界之、亦非我之所好、故我在下田、與貴國假約、彼我人民雜居、貴國措而不問、曰他日目擊實地、以議、雖然、今如無已、以阿丹和港界之、二人察其言荒唐、不啻有掠奪全島之意、然茫不知其地勢、故不能論駁、乃約再就地勢定之、交取劵以歸、具其狀請命、熟知其地理者謀之、幕府欲更遣使撿之、而邦内多事、居五年、魯幸我使節不至、大起土功、開拓樺太島、事聞、幕府大驚、乃遣小出大和、石川河内等、至其都府、執舊劵、議就地勢定界、而魯為不知者、欲與千島以

隨開隨居　北海道　琉球

代樺太、蓋誤以千島為魯有也、小出等讓其食言、論駁辨難、魯曰、不以口舌爭、今與貴國偕開之、隨開隨居、不亦善乎、小出等議曰、雖論辨盡力、然魯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是吾儕瞽緩失機也、終約彼我人民雜居、明年春、歸朝復命、大政更始之際、副総裁岩倉具視、會三職及公卿諸侯、策問開拓蝦夷地之議、置府箱館、開拓蝦夷地、十月、脱走賊榎本鐮二郎等、偽率兵艦來襲、取箱館港、明年、官軍大至、賊徒降伏、尋詔改蝦夷曰北海道、為渡島、後志、石狩、天塩、北見、膽振、根室、訓路、日高、十勝、千島十一國、置開拓使廳於石狩國札幌、大開鑛山、拓田野、勸漁獵、内地人民相携徙居、

論曰、以北門重鎮、委之一小藩、固不可之大者也、幕府竟有見于此、安政中、令松前崇廣上蝦夷地、置箱館奉行、盡力開拓、謀國之善者也、然墾田移民、相須為業者、不能全擧行、徒以收其地為利、乃幕府末路之事業耳、遂不可為也、今也朝廷復政之始、首策問蝦夷數事、是源烈公所謂北門鎖鑰、不可不嚴者、況國之貧富、由於地力之盡否、地力之盡否、由於民力之聚散、墾田移民、果得其善、則壯國力、不外於此也、

琉球王尚德者、暴戾而政亂、國人廢王、立舜天王之裔金丸、即位、號尚圓王、即中山王始祖也、至王尚寧時、久不修貢職、以我内地兵亂、不急責之、慶長中、島津家久以幕吉責修職、不應、十四年、家久來擊、王戰大敗、遂降之、自是永屬島津氏、以時貢獻會同於幕府、嘉永中、米佛諸國並來、繫舟那覇港、通商、和蘭亦請幕府、幕府令島津氏經理之、明治維新、封琉球王為藩王、會琉球船遇颶海上

漂流臺灣

漂抵臺灣、為土蕃所殺者五十四人、藩王具狀以聞、天子赫怒、遣兵討臺灣、遂獲清國償金、頒之球民、撫其孤、尋廢藩置沖繩縣、

論曰、琉球孤島爾、而來我則受藩王之封爵、往彼則奉光緒之正朔、是猶一臣而事二君、一婦而見兩夫也、吾嘗試之琉球人、其人曰、實有如是者矣、顧琉球人之頑陋、為支那所籠絡、今姑置之、獨怪支那政府、默許其兩屬、不敢一言及之、吾不知其何意也、今也清國公使來住、其有及於此、亦不可知矣、聊陳所見於此、按隋煬帝始使朱寬等入海求異俗、寬等到邪久、言語不通、明年復使寬慰撫之、琉球人不從、取其布甲以歸、時倭國使者來見之曰、是邪久國人所用者也、島人之貢我、在推古帝二十四年、此歲為隋大業十三年、後天武帝遣使於多祢島、使者

歸獻地圖、曰、多祢距我京五千餘里、在筑紫南海中、乃知多祢即今琉球也、文武帝大寶中、合併掖玖於多祢、以為大宰府所管、又仁明帝天長之始、隷多祢於大隅、乃知南島之貢獻、不見史籍者、以其地之隷於西海道也、而方今所以支那封冊琉球之者、我中世以降、紀綱漸弛、懷遠之略漸疎、遂至令奉彼之正朔也、後德川氏命島津氏降琉球、琉球隷薩者二百有餘年、未嘗怠布政也、未嘗絕貢獻也、且就地勢而言之、則其地脉連我九州、言語風俗、亦皆存我古風、獨其衣冠倣効支那者、受封爵之所致也、由是觀之、琉球藩屬於我之理、灼灼乎明矣、且夫土壤之屬保護者、萬國公法之定理也、今保護琉球者、果何國也、向者琉球人為台蠻所害、而問其罪者誰也、賑給其窮民遺族者誰也、賜貨財以盛貿易、給氣船以便海運、置臺兵以備非常者、亦誰也、皆我邦之所為也、而支那今不是之省、而徒責我以藩屬、待彼則我不為無辭也、然而支那於我邦、地勢如唇齒、然宐與之親和協以禦歐州諸國之侮凌也、而兩屬之一島、為之鬩隅、則猶口中銜物也、苟欲厚彼此之交誼、則不可置是事於不問也、頃日廷議更廢藩置縣、亦不可止之政畧也、支那照之公法、勿爭是、為東洋政略之得策、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八

明智光秀　坂下　丹波　光秀潛村重　殺母成功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九

叛亂列傳十一之一

明智光秀

明智光秀、土岐氏疏屬也、流寓諸國、無所遇、終仕織田氏、信長愛其智勇、擢為士隊長、永祿中、光秀伐丹波、攻赤井城、赤井直正出降、元龜元年、光秀伐若狹、圍佐分利石山城、斬獲頗多、二年、信長焚叡山、光秀有功、食滋賀郡、城坂下居之、食邑十萬石、天正元年、信長與足利義昭構兵、光秀與柴田勝家渡勢多、招石山兵降之、七月、信長賜木戶田中二城於光秀、併滋賀郡領焉、九月、及越前平、留監假守前波長俊、二年、任日向守、更族稱惟任、信長乃謂曰、封汝於丹波、使細川藤孝為嚮導、任意取之、二月、光秀率兵三千

涉桂川、與藤孝父子會、入丹波、乃取龜山、國人降服、四年四月、北坂復叛信長、遣光秀等將兵三萬赴討、五月、賊以萬餘人圍天王寺、光秀與佐久間信盛・筒井順慶等堅守拒之、五年、屬織田信忠攻片岡城、拔之、六年四月、光秀與丹羽長秀攻荒木村重於大蜘蛛城、光秀從子光春先登、絕其汲路、村重乞降、信長賞光春、為左馬介、先是、村重糶於大坂、光秀告之、信長不信、光秀常嫉村重、以新進釁績出己右也、力媒孽之、村重不知也、信長詰村重、村重欲面謝、光秀馳書止之於途、曰、主公怒、弗可犯、足下何自投虎口為、村重乃還、據伊丹城、遂叛見誅、七年、光秀攻丹波、招降國主秦秀治、秀治不降、光秀送母為質、秀治乃降、光秀誘執之、押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怨憤、斬光秀母、光秀遂平丹波、居龜山城、城接愛

周山　好禿顱

宕嶺、因築周山、信長之待將士也、不設禮節、嘲謔嫚罵、以為常、而光秀為人文深、喜自修飾、以材藝自高、先是、稻葉通朝家臣齋藤利三、那須其等、有罪去、仕光秀、通朝訴之信長、信長令光秀還致那須、賜齋藤死、光秀弗奉命、信長怒、召光秀罵詈之、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親追捉而伏之、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釂一觥、信長乃披光秀手、擊其頭曰、好禿顱可以代鼓、光秀慙憤、以為信長欲殺己、故形於言動、森蘭丸、既仕信長有寵、以其為父舊領、請得滋賀郡、信長曰、三歲後當充汝望也、光秀偶在屛後、聞之自疑曰、滋賀今屬我、我之被誅、其在三歲後乎、既而信長命光秀以蘭丸為女壻、欲令予之滋賀也、光秀不復奉命、十年五月、德川家康與穴山信良過安土、信長令光秀為司饗、乃

治帳具、周旋甚勤、俄而有出征之命、令他人來代之、光秀大恚曰、使我徒勞、悉投其具於湖中而去、於是遂有反心、而信長不之覺、自以近臣百餘人入京師、館本能寺、光秀積憤日久、治行于坂下、遂皈丹波、途詣愛宕山祠、拈鬮再三、夜泊祠下、寢而不寐、數有嘆聲、從者問何故嘆、光秀叱曰、非汝輩所知也、或供糉、光秀不脫苞而食、衆異之、既罷皈龜山、六月朔、光秀召從子光春、族光忠、及齋藤利三、溝尾茂朝、藤田行政五人、謂之曰、汝等能為我死乎、則有一事可與議、議苟不合、則速斫吾頭、五人相目、不能答、光春曰、臣等既委質矣、何必問也、抑所議者何事、光秀曰、吾殆為右府所殺者數矣、因具語以故、曰、今事已迫矣、吾將先發之、五人欲諫止之、視光秀意色既決、不可諫、乃贊成其謀、光秀使五人納誓効質於

敵在本能寺　將自刄　招女壻友人　光秀遺算

是悉丹波兵，即發宣言奉命西援秀吉，夜度大江山，至老坂右折則走備中道也。光秀乃左馬首而馳。士卒驚異。比渉桂川，光秀乃擧鞭東指麾言曰，吾敵在本能寺。兵衆始知其叛也。昧爽圍本能寺，呼譟而入，弓銃交發。信長在臥内，驚起，則前隊已亂入殿庭。信長乃手弓而出。蘭丸以下宿直者皆肉薄拒戰。信長親射斃數人，絃絶執槍而闘，傷右肱，走入内寢，殘燭寫影於障。安田國次進刺其影。室中火起，從士皆死之。光秀索信長首，利三乃得其衣焦爛者示之。光秀意不安，大索之。光秀遂合二萬餘騎圍信忠於二條第。不能陥，乃遣弓銃手登近衛第屋上瞰而亂發。信忠自殺，從者皆死於是。光秀已獲志，大索織田氏臣僚在京師者殺之。是夜光秀入妙心寺，拈筆題一聯句於壁，將自刄。光春等入諫曰，願揚旌京畿，護衛禁闕，以傳武名於後世。光秀因定京師，欲取安土城。即日馳至瀬田，遣書於城主山岡景隆。景隆斬使者，燒橋而逃。光秀發卒修橋，達安土，則其留守蒲生賢秀已擁信長家族走日野。兵光秀乃與其將士分取寶貨。會天使來勞之。光秀傲然以將軍自居。益聚合黨與，遣使招其女壻細川忠興。忠興不肯，招其友人筒井順慶。順慶依違答之。而織田信澄，光秀女壻也，時在大坂，應光秀。光秀入京師，務行惠政，免地子錢以收人心。復適安土，欲攻賢秀。聞秀吉至而止。初光秀之發難也，與其衆謀曰，方今柴田勝家當上杉氏，瀧川一益當北條氏，羽柴秀吉當毛利氏，而丹羽長秀佐信孝將赴四國，我出空虚之地，得以成大事，天下不足圖也。至是聞秀吉至攝津，大驚，使其從子光春守安土，而自至洞嶺，遂入

下編巻四十九　三

利三之諫　勝龍安在　竹槍刺賊　騎渡湖

淀城。秀吉遣使告明旦會戰於山崎。光秀諾之，乃聚將士議戰。齋藤利三在洞嶺，以使者諫曰，秀吉大衆新來，其鋒甚鋭，戰必無利，不如且避之，退入坂下，以為後圖。光秀怒曰，天下視右府如鬼神，而吾一擊獲之，天下誰能敵我。汝逮來戰，何畏藤吉乎。利三不得已來會。遂分兵為六隊，夜半冒雨渡桂川，至山崎。筒井順慶擧大和兵萬人軍洞嶺，為後援。光秀召松田某以兵據天王山。秀吉亦爭之。我軍敗還。先是光秀進利三等三隊至山崎，接戰，殺傷相當。敵將高山友祥，中川清秀，池田信輝等競進合擊，軍遂潰走。洞嶺軍不戰而走。秀吉直逼麾下。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叩馬諫曰，敵鋒不可犯，請且入勝龍城。光秀惶惑曰，勝龍安在。比田騎而前導。敵充塞前後。比田等戰且走，纔得達城，上閣而望，則敵已圍城。城[illegible]兵稍散亡，所餘僅百人。光秀即夜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阪[illegible]至小栗棲，土兵四起，自林中以竹槍亂刺。光秀被創，墜馬自切茲曰，我命盡矣。悔為土兵所傷，乃屠死。年五十七。光秀自起兵僅十三日而敗亡。世謂稱十三公方云。有三男三女。長光慶，疾臥龜山。聞父作逆，病益劇，尋死。次自然，季乙壽，並死坂本城。女適細川忠興，織田信澄，明智光春，即光秀從父弟也。山崎之戰，光春守安土，聞敗出還坂本。途遇堀秀政來擊，戰而走大津。光春長于湖上，知水之淺深，於是騎渡湖上，入坂本，手刄光秀妻孥，火城自殺。光忠病創臥京師，聞之，剖腹死。利三等以下皆被捕誅。秀吉徇光秀首於京師，梟于本能寺。初光秀築周山，蓋以己擬周武也。秀吉性豁而言傲，光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周山，

下編巻四十九　四

將以謀叛信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費無用之辨光秀謁愛宕山祠會于西坊為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湟深幾尺矣紹巴驚曰君不畏天耶何為謀此不順之擧於是光秀反形始顯然云

論曰光秀狂謀祇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為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覇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壓境而罷抗干之義何在信孝悦秀吉之至徃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為也可見矣 中井積善

論曰大逆之臣或出於多恩之君而謂少恩之君必出大逆之臣者非也明智光秀之弑逆世皆謂信長少恩所致不深罪光

秀吾獨謂天下之多恩者孰若信長哉光秀非一流人乎信長乃推衣而衣之推食而食之其所百戰取者擧而封之土地兵馬儼然大諸侯也故一流人為大諸侯天下多恩者孰若信長哉且夫君之於臣僕苟忤我意捽而誅之耳至若夫箠罵則父之於子希其改也信長箠罵光秀子視之也其恩意不亦厚乎且受其箠罵裂眥而報是路人不相下之情也光秀報父子之恩以路人之情其逆滔天矣而論者不深罪之而謂信長少恩所致是助大逆之臣而擊多恩之君也我則不忍然我亦將有罪信長多恩也曰何謂曰不啻其土地兵馬輙與之臣所謂多恩也然彼以為當然自視不下君君一辱之咆然而起而不勝固誅勝亦誅是君陷臣以恩而陷諸苦死也而猶謂之多恩乎夫所謂少恩何也殺其權少其力嗇而與之節而授之斗斛之祿彼將感戴然後駕而驅之雖有百光秀則逐々然隨我所指箠之可也罵之可也各保其祿傳諸子孫非少恩致之也乎而信長不少恩而多恩猶飽悍馬縱其御勒而箠之莫怪其踶齧而踶齧之後馬亦為人所斃馬何罪罪在飽而縱之我罪信長罪之也耳我故曰大逆之臣或出於多恩之君 賴襄

日本史記下編卷四十九終

明治十二年十二月廿二日版權免許
同　十六年七月廿四日改題改式御届
同　十七年二月　七日　出版發兌

編輯人　東京府平民　近藤瓶城　東京府下深川區富岡門前町七十番地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柳原喜兵衛　大阪府下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五番地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前川善兵衛　同府下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八番地

日本紀年表

繩文文化時期

約 10000 年前～約前 3 世紀）

神武天皇（前 660～前 585）
綏靖天皇（前 581～前 550）
安寧天皇（前 549～前 511）
懿德天皇（前 510～前 476）
孝昭天皇（前 475～前 393）
孝安天皇（前 392～前 291）
孝靈天皇（前 290～前 215）

彌生文化時期

約前 3 世紀～約公元 3 世紀）

孝元天皇（前 214～前 158）
開化天皇（前 157～前 98）
崇神天皇（前 97～前 30）
垂仁天皇（前 29～70）
景行天皇（71～130）
成務天皇（131～190）
仲哀天皇（192～200）
（攝）神功皇后（201～269）

古墳文化時期

約 3 世紀～約 6 世紀）

應神天皇（270～310）
仁德天皇（313～399）
履中天皇（400～405）
反正天皇（406～410）
允恭天皇（412～453）
安康天皇（454～456）
雄略天皇（457～479）
清寧天皇（480～484）
顯宗天皇（485～487）
仁賢天皇（488～497）
武烈天皇（498～506）
繼體天皇（507～533）
安閑天皇（534～535）
宣化天皇（536～539）

飛鳥文化時期（約 6 世紀～約 645）

欽明天皇（540～571）
敏達天皇（571～584）
用明天皇（585～586）
崇峻天皇（587～592）
推古女皇（593～628）
舒明天皇（628～641）
皇極女皇（641～644）

白鳳文化時期（645～710）

孝德天皇（645～654）
大化（645～649）
白雉（650～654）
齊明女皇（655～661）
天智天皇（662～671）
弘文天皇（671～672）
朱雀（672）
天武天皇（672～685）
白鳳（673～685）

持統女皇（686～696）
　朱雀（686～696）
文武天皇（697～707）
　大寶（701～703）
　慶雲（704～707）

奈良文化時期（710～784）

元明天皇（707～714）
　和銅（708～714）
元正天皇（715～723）
　靈龜（715～716）
　養老（717～723）
聖武天皇（724～749）
　神龜（724～728）
　天平（729～748）
　天平感寶（749）
孝謙女皇（749～758）
　天平勝寶（749～756）
　天平寶字（757～758）
淳仁天皇（758～764）
　天平寶字（758～764）
稱德女皇（764～769）
　天平神户（765～766）
　神户景雲（767～769）
光仁天皇（770～780）
　寶龜（770～780）
　天應（781）

平安時期（794～1192）

桓武天皇（781～805）
　延曆（782～805）
平城天皇（806～809）
　大同（806～808）
　仁和（809）
嵯峨天皇（809～823）
　弘仁（810～823）
淳和天皇（823～833）
　天長（824～833）
仁明天皇（833～850）
　承和（834～847）
　嘉祥（848～850）
文德天皇（850～858）
　仁壽（851～853）
　齊衡（854～856）
　天安（857～858）
清和天皇（858～876）
　貞觀（859～876）
陽成天皇（876～884）
　元慶（877～884）
光孝天皇（884～887）
　仁和（885～887）
宇多天皇（887～897）
　仁和（888）
　寬平（889～897）
醍醐天皇（897～930）
　昌泰（898～900）
　延喜（901～922）
　延長（923～930）
朱雀天皇（930～946）
　承平（931～937）
　天慶（938～946）
村上天皇（947～967）
　天曆（947～956）
　天德（957～960）
　應和（961～963）
　康保（964～967）
冷泉天皇（967～969）
　安和（968～969）
圓融天皇（969～984）
　天祿（970～972）
　天延（973～975）
　貞元（976～977）
　天元（978～982）
　永觀（983～984）
花山天皇（984～986）
　寬和（985～986）
一條天皇（986～1011）
　永延（987～988）

永祚（989）
正暦（990～994）
長徳（995～998）
長保（999～1003）
寛弘（1004～1011）

三條天皇（1011～1016）
長和（1012～1016）

後一條天皇（1016～1036）
寛仁（1017～1020）
治安（1021～1023）
萬壽（1024～1027）
長元（1028～1036）

後朱雀天皇（1036～1045）
長暦（1037～1039）
長久（1040～1043）
寛徳（1044～1045）

後冷泉天皇（1045～1068）
永承（1046～1052）
天喜（1053～1057）
康平（1058～1064）
治暦（1065～1068）

後三條天皇（1068～1072）
延久（1069～1072）

白河天皇（1072～1086）
延久（1073）
承保（1074～1076）
承暦（1077～1080）
永保（1081～1083）
應徳（1084～1086）

堀河天皇（1086～1107）
寛治（1087～1093）
嘉保（1094～1095）
永長（1096）
承徳（1097～1098）
康和（1099～1103）
長治（1104～1105）
嘉承（1106～1107）

鳥羽天皇（1107～1123）
天仁（1108～1109）
天永（1110～1112）
永久（1113～1117）
元永（1118～1119）
保安（1120～1123）

崇徳天皇（1123～1140）
天治（1124～1125）
大治（1126～1130）
天承（1131）
長承（1132～1134）
保延（1135～1140）

近衛天皇（1141～1155）
永治（1141）
康治（1142～1143）
天養（1144）
久安（1145～1150）
仁平（1151～1153）
久壽（1154～1155）

後白河天皇（1155～1158）
保元（1156～1158）

二條天皇（1158～1165）
平治（1159）
永暦（1160）
應保（1161～1162）
長寛（1163～1164）
永萬（1165）

六條天皇（1165～1168）
仁安（1166～1168）

高倉天皇（1168～1180）
嘉應（1169～1170）
承安（1171～1174）
安元（1175～1176）
治承（1177～1180）

安徳天皇（1180～1184）
養和（1181）

鎌倉時期（1192～1333）

壽永（1182～1184）

後鳥羽天皇（1185～1198）
文治（1185～1189）

建久（1190～1198）

土御門天皇（1198～1210）
- 正治（1199～1200）
- 建仁（1201～1203）
- 元久（1204～1205）
- 建永（1206）
- 承元（1207～1210）

順德天皇（1210～1221）
- 建暦（1211～1212）
- 建保（1213～1218）
- 承久（1219～1221）

仲恭天皇（1221）

後堀河天皇（1221～1232）
- 貞應（1222～1223）
- 元仁（1224）
- 嘉禄（1225～1226）
- 安貞（1227～1228）
- 寛喜（1229～1231）
- 貞永（1232）

四條天皇（1232～1242）
- 天福（1233）
- 文暦（1234）
- 嘉禎（1235～1237）
- 暦仁（1238）
- 延應（1239）
- 仁治（1240～1242）

後嵯峨天皇（1242～1246）
- 寛元（1243～1246）

後深草天皇（1246～1259）
- 寳治（1247～1248）
- 建長（1249～1255）
- 康元（1256）
- 正嘉（1257～1258）
- 正元（1259）

龜山天皇（1259～1274）
- 文應（1260）
- 弘長（1261～1263）
- 文永（1264～1274）

後宇多天皇（1274～1287）
- 建治（1275～1277）
- 弘安（1278～1287）

伏見天皇（1287～1298）
- 正應（1288～1292）
- 永仁（1293～1298）

後伏見天皇（1298～1301）
- 正安（1299～1301）

後二條天皇（1301～1307）
- 乾元（1302）
- 嘉元（1303～1305）
- 德治（1306～1307）

花園天皇（1308～1318）
- 延慶（1308～1310）
- 應長（1311）
- 正和（1312～1316）
- 文保（1317～1318）

後醍醐天皇（1318～1331）
- 元應（1319～1320）
- 元亨（1321～1323）
- 正中（1324～1325）
- 嘉暦（1326～1328）
- 元德（1329～1330）
- 元弘（1331）

南朝（1332～1392）

後醍醐天皇（1332～1339）
- 元弘（1332～1333）
- 建武（1334～1335）
- 延元（1336～1339）

後村上天皇（1339～1368）
- 興國（1340～1345）
- 正平（1346～1368）

長慶天皇（1368～1383）
- 正平（1369）
- 建德（1370～1371）
- 文中（1372～1374）
- 天授（1375～1380）
- 弘和（1381～1383）

後龜山天皇（1383～1392）

元中（1384～1392）

北朝（1332～1392）

光嚴天皇（1332～1335）
正慶（1332～1333）
建武（1334～1335）
光明天皇（1336～1347）
建武（1336～1337）

室町時期（1338～1573）

曆應（1338～1341）
康永（1342～1344）
貞和（1345～1347）
崇光天皇（1348～1351）
貞和（1348～1349）
觀應（1350～1351）
後光嚴天皇（1352～1370）
文和（1352～1355）
延文（1356～1360）
康安（1361）
貞治（1362～1367）
應安（1368～1371）
後圓融天皇（1372～1382）
應安（1372～1374）
永和（1375～1378）
康曆（1379～1380）
永德（1381～1382）
後小松天皇（1383～1412）
永德（1383）
至德（1384～1386）
嘉慶（1387～1388）
康應（1389）
明德（1390～1393）
應永（1394～1412）
稱光天皇（1412～1427）
應永（1413～1427）
後花園天皇（1428～1464）
正長（1428）
永享（1429～1440）
嘉吉（1441～1443）
文安（1444～1448）
寶德（1449～1451）
享德（1452～1454）
康正（1455～1456）
長禄（1457～1459）
寬正（1460～1464）
後土御門天皇（1464～1500）
寬正（1465）
文正（1466）
應仁（1467～1468）
文明（1469～1486）
長享（1487～1488）
延德（1489～1491）
明應（1492～1500）
後柏原天皇（1500～1526）
文龜（1501～1503）
永正（1504～1520）
大永（1521～1526）
後奈良天皇（1526～1557）
大永（1527）
享禄（1528～1531）
天文（1532～1554）
弘治（1555～1557）
正親町天皇（1557～1586）
永禄（1558～1569）

安土桃山時期（1568～1598）

元龜（1570～1572）
天正（1573～1586）
後陽成天皇（1586～1611）
天正（1587～1591）
文禄（1592～1595）

江户時期（1603～1867）

慶長（1596～1611）
後水尾天皇（1611～1629）
慶長（1612～1614）
元和（1615～1623）

寛永（1624～1629）
明正天皇（1629～1643）
寛永（1630～1643）
後光明天皇（1643～1654）
正保（1644～1647）
慶安（1648～1651）
承應（1652～1654）
後西天皇（1654～1663）
明暦（1655～1657）
萬治（1658～1660）
寛文（1661～1663）
靈元天皇（1663～1687）
寛文（1664～1672）
延寶（1673～1680）
天和（1681～1683）
貞享（1684～1687）
東山天皇（1687～1709）
元禄（1688～1703）
寶永（1704～1709）
中御門天皇（1709～1735）
寶永（1710）
正德（1711～1715）
享保（1716～1735）
櫻町天皇（1735～1747）
元文（1736～1740）
寛保（1741～1743）
延享（1744～1747）
桃園天皇（1747～1762）
寛延（1748～1750）
寶暦（1751～1762）
後櫻町天皇（1762～1770）
寶暦（1763）
明和（1764～1770）
後桃園天皇（1770～1779）
明和（1771）
安永（1772～1779）
光格天皇（1779～1817）
安永（1780）
天明（1781～1788）
寛政（1789～1800）
享和（1801～1803）
文化（1804～1817）
仁孝天皇（1817～1846）
文政（1818～1829）
天保（1830～1843）
弘化（1844～1846）
孝明天皇（1846～1867）
弘化（1847）
嘉永（1848～1853）
安政（1854～1859）
萬延（1860）
文久（1861～1863）
元治（1864）
慶應（1865～1867）

近代（1868～）

明治天皇（1866～1912）
明治（1868～1912）
大正天皇（1912～1926）
大正（1912～1926）
昭和天皇（1926～1989）
昭和（1926～1989）

日本幕府將軍表

鎌倉幕府歷代將軍及執政年限

源賴朝（1192～1199）
源賴家（1201～1203）
源實朝（1203～1219）
九條賴經（1225～1244）
九條賴嗣（1244～1252）
宗尊親王（1252～1266）
惟康親王（1266～1289）
久明親王（1289～1308）
守邦親王（1308～1333）

室町幕府歷任將軍及執政年限

足利尊氏（1338～1358）
足利義詮（1358～1367）
足利義滿（1368～1394）
足利義持（1394～1423）
足利義量（1423～1425）
足利義教（1429～1441）
足利義勝（1442～1444）
足利義政（1449～1473）
足利義尚（1473～1489）
足利義植（1490～1494）
足利義澄（1494～1508）
足利義植（1508～1521）
足利義晴（1521～1546）
足利義輝（1546～1565）
足利義榮（1565～1568）
足利義昭（1568～1573）

江戸幕府歷代將軍及執政年限

德川家康（1603～1605）
德川秀忠（1605～1623）
德川家光（1623～1651）
德川家綱（1651～1680）
德川綱吉（1680～1709）
德川家宣（1709～1713）
德川家繼（1713～1716）
德川吉宗（1716～1745）
德川家重（1745～1760）
德川家治（1760～1787）
德川家齊（1787～1837）
德川家慶（1837～1853）
德川家定（1853～1858）
德川家茂（1858～1866）
德川慶喜（1866～1867）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22
SS号=14664022